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八

新安文献志

总集类

提要

臣等谨案新安文献志一百卷明程敏政撰敏政字克勤休宁人幼以神童召试诏读书翰林院中成化丙戌进士授编修历官礼部右侍郎赠礼部尚书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书乃采录南北朝以后文章事迹之有关于新安者其六十卷以上为甲集皆本郡先达诗文畧依真德秀文章正宗之例分类辑录其六十一卷以下则皆先达行实不必尽出郡人所论撰分神迹道原忠孝儒硕勲贤风节才望吏治遗逸世德寓公文苑材武列女方技十五目其中有应考订者敏政复间以己意叅核而附注之征引繁博条理淹贯凡徽州一郡之典故荟萃极为赅备遗文轶事咸得藉以考见大凡故自明以来推为巨制其中小小踏驳者如凡例称朱子诗文录其涉于新安者而通判泰州江君墓铭竟尔见遗又朱子所作其父松行状松所作其父森行状既已并收而松韦斋集中有录曾祖父诗后序一篇又复不录皆不免于脱畧然司马光资治通鉴已称抵牾不能自保是书卷帙繁重未可以稍有挂漏遂掩其搜辑之功也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畧上

（明）程敏政 撰

齐

程郢州（茂）休宁篁墩人齐永元中为郢州长史会萧衍起兵襄阳分兵围郢城与守将张冲协力拒守移书责衍反正诏以茂都督郢司二州军事辅国将军郢州刺史会援绝城降义不受梁官（篁墩本属休宁后割隶歙）

梁

程秘书（警）郢州茂之子幼能文以诸生选为司徒左长史累迁散骑侍郎大同中为秘书少监与柳惲齐名尝作东天竺赋以自况为文士所传忠壮公灵洗其孙也

唐

吴侍御（少微）歙人第进士中兴初官至左台监察御史以文名有集五卷（见本传）

程密州（谏）字仲几忠壮公七世孙开元二十七年进士再选蓝田尉累迁著作郎大理司直汾州巡官入为卫尉卿京兆少尹终于密州刺史所莅有政绩

许山人（宣平）歙人隐于城阳山李白尝访之相传以为仙（见本传）

张正甫（友正）歙人有文见唐文粹

吴中舍（巩）侍御少微子开元中为中书舍人以文行知名人为改故乡石舌山为凤凰山莲池为凤凰池

汪户曹（万于）字叔振歙人有诗名宪宗时为江陵府户曹参军

方玄英（干）字雄飞歙人迁桐庐以兔缺有司不与科名隐居镜湖任情渔钓卒门人谥玄英先生有集十卷

汪极甫（极）歙人大顺三年进士

程工书（岩）忠壮公十三世孙自七世祖大辨徙中山博野岩少事节度使王处直为牙将尝会三镇兵败朱温破刘守光歷官成德军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封安定县开国伯（见碑铭）

程祭酒（淘）字南金忠壮公十四世孙干符中与兄澧起乡兵拒黄巢保全州里官至歙州都知兵马使东密岩将兼马金岭防拓等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见本传）

程都统（宗楚）字子荆忠壮公十七世孙其先自歙迁德兴少事涇原幕府累官侍御史懿宗朝涇原军乱宗楚抚定之擢留后僖宗初加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黄巢乱扈从入蜀诏以左仆射郑畋为都统宗楚副之率诸道兵讨贼中和元年四月大破巢众收复京师战没赠司徒

南唐

郑工书（延光）祁门人司徒传之子从父靖寇以安州里歷官保义军押衙左先锋第三部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宋

舒馆直（雅）字子正歙人南唐保大间举进士第一随后主入宋为秘阁校理预编文苑英华续通典校七经疏义别纂孝经论语正义歷官直昭文馆（见本传）

查侍御（元方）尚书文徽长子南唐建州观察判官宋既下金陵卢绛据歙州传檄至建元方斩其使及绛平太祖优獎之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

张密学（秉）字孟节歙人太平兴国五年举进士第二歷度支员外郎知制诰以文名官至枢密直学士（见本传）

谢諫议（泌）字宗源歙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歷官右諫议大夫判吏部铨以风节闻（见墓记）

洪比部（湛）字惟清休宁人贯上元入试举雍熙二年进士歷比部员外郎判三司知制诰为王钦若所阴中谪化州卒有集十五卷（见本传）

黄屯田（阙）歙人迁宣城官至屯田员外郎

程文简公（琳）字天球其先自休宁篁墩转徙中山博野大中祥符四年进士官

至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为庆历名臣赠太师中书令追封魏国公谥文简图像景灵宫仁宗题其碑曰旌劳有文集奏议六十卷（见碑铭）

聂内翰（冠卿）字长孺歙人咸平三年进士歷官翰林学士兼判昭文馆以文名有蕲春集十卷河东集三十卷卿（见本传）

曹山人（汝弼）字梦得休宁忠孝乡人以经术德义高蹈州里自号松萝山人有诗曰海宁集

丘殿丞（浚）字道源黟人天圣五年进士官至殿中丞精太乙象数之学有诗一卷文集十五卷（见本传）

孙郡推（闕）黟人庆历六年进士授永州军事推官以文名（见墓志）

程殿撰（师孟）字公辟歙人徙吴皇佑二年进士歷知洪福广越四州为时循吏加集贤殿修撰封广平郡侯卒赠银青光禄大夫有诗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见本传）

吴密学（溱）字济叔歙人贯扬州入试举景佑五年进士第一歷官著作郎欧阳公举以自代遂知制诰官至枢密直学士赠礼部侍郎（见本传）

王提刑（汝舟）字公济婺源武口人皇佑五年进士仕终夔州路提点刑狱歷十七任皆有治迹晚号云溪翁有文百卷手校书万余卷（见本传）

程太中（珣）字伯温文简公琳从弟居河南歷官太中大夫司农少卿上柱国封永年县伯文彦博苏颂言其清节于朝给墓事

程纯公（颢）字伯淳太中公长子嘉佑二年进士歷官监察御史里行以论新法罢元佑初起为宗正寺丞未至卒谥曰纯追封河南伯从祀宣圣庙庭元加封豫国公（见墓志）

程正公（颐）字正叔太中公次子元佑初聘为崇政殿说书以言者论罢隶党籍编管涪州赦还卒谥曰正追封伊阳伯从祀宣圣庙庭元加封洛国公（见年谱）

洪丹阳（中孚）字思诚休宁黄石人元丰二年进士歷官龙图阁待制封丹阳县子崇宣间以风节闻赠少师有春秋解义二十卷（见碑铭）

汪青溪（革）字信民歙人迁抚州宋绍圣四年省试第一人御试第一甲进士及第文章雄古自号青溪居士江西诗派推信民为右

程都官（祁）字忠彦歙人迁浮梁景德镇举进士官至都官员外郎着世谱三十卷程氏宗之（见本传）

胡司业（伸）字彦时婺源考水人唐明经府君昌翼之裔绍圣四年进士歷官辟雍司业出知无为军与同邑汪藻齐名时人语曰江南二寶胡伸汪藻（见本传）

凌待制（唐佐）字公弼休宁人元符三年进士歷官直徽猷阁南京留守建炎初以节死赠待制有易解一卷（见本传）

江石室（致一）字得之休宁石佛人师胡安定与陈东同上书论事有文集五十

卷（见本传）

汪直阁（若海）字东叟歙新平里人中武举歷官直秘阁知江州受知张魏公以恢复自许赠太中大夫号城山（见行状）

胡三山（舜陟）字汝明绩溪人大观三年上舍第歷官徽猷阁待制广西经畧使封绩溪县伯忤秦桧而死赠少师号三山老人有奏议文集论语义孔子编年咏古诗师律阵图若干卷（见本传）

汪公泽（存）婺源大畷人师吕广问以私淑二程子之学学者号四友先生（见本传）

罗彦济（汝楫）歙呈坎后罗人政和二年进士歷官吏部尚书龙图阁大学士封新安开国侯赠少师开府仪同三司有东山藁四十卷

程龙图（瑀）字伯禹歙人迁浮梁程山政和六年上舍释褐第一歷官龙图阁学士封广平郡侯以风节闻累赠金紫光禄大夫有论语说四卷集解十卷周礼义十卷尚书说一卷諫垣论疏奏议各四卷黄门忠告经筵讲读三朝对话各五卷资善堂口义二卷饱山集六十卷野叟谈古两汉索隐唐传摘竒诗话杂志各一编（见志铭）

汪龙溪（藻）字彦章婺源人迁德兴举进士歷官显谟阁学士封新安郡侯为南渡词臣称首谪居永州卒赠端明殿学士有浮溪集六十卷（见志铭）

程北山（俱）字致道歙人迁开化北山举进士试南宫第一廷试中甲科歷官徽猷阁待制封新安县伯与汪龙溪对掌内外制为南渡词臣称首累赠少师有北山小集四十卷麟台故事五卷默说三卷（见行状）

朱奉使（弁）字少章婺源人官至直秘阁主管佑神观使金不屈与洪皓同归有聘游集四十二卷奏议一卷尚书直解一卷曲洧旧闻三卷续馱馱说一卷杂书一卷风月堂诗话一卷新郑旧诗一卷南归诗文一卷（见行状）

胡制机（闳休）字良弼婺源清华人汪直阁若海妹婿靖康中中武举岳飞制置京湖辟入幕为主管机宜文字飞死闳休发愤不仕佯疾十年卒所著有勤王忠义集（见本传）

朱献靖公（松）字乔年奉使弁之从子迁建阳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歷官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学者称韦斋先生有集十二卷外集十卷元至正中追谥献靖（见行状）

朱逢年（择）韦斋先生弟号玉澜以诗名有集一卷

金忠肃公（安节）字彦亨休宁下东人宣和六年进士歷官吏部尚书封休宁县子史称南渡后完名全节一人而已累赠少保谥忠肃有文集三十卷奏议十卷表疏一卷周易解（见家传）

程章靖公（克俊）字符吁歙人徙浮梁宣和六年进士歷官参知政事封鄱阳郡侯赠资政殿大学士谥章靖有文集五十卷内外制集二十卷易通解十卷（见本传）

程知军（端中）伊川先生长子从南渡居池州子孙迁徽州尝编伊川文集而序之歷官知六安军事金人入境死其官

汪公弼（襄）绩溪人宣和中太学登第除南陵主簿歷官宣教郎（见本传）

陈漫翁（尚文）字质夫休宁陈村人与兄尚忠并游太学皆特科仕止簿尉尚文以杜鹃诗知名人号陈杜鹃

汪金枢（勃）字彦及黟人绍兴二年进士歷官金书枢密院事封新安郡侯与秦桧不合罢追复龙图阁学士（见墓志）

汪文定公（应辰）字圣锡婺源人徙广信玉山绍兴五年进士第一歷官端明殿学士封上饶郡侯为时硕儒尝举朱子自代累赠少师谥文定有玉山集八十卷（见本传）

汪正夫（若容）直阁若海之从弟绍兴五年进士官至将作监丞有集三十卷（见墓志）弟若思字行夫绍兴十二年进士歷官秘书丞

张衡州（敦頤）字养正婺源人绍兴八年进士为南剑州教授与韦斋友善邀与还徽而韦斋入闽尝质其先业百畝归无以为食敦頤为赎之会韦斋歿乃以书慰文公于丧次而归其田升倅宣城摄郡事有汰卒请给而噪者敦頤好谕之密疏诛倡乱者七人一郡肃然歷知舒衡二州致仕所著有韩柳文音辨编年诸书附祀文公家庙

查元章（钥）待制道之后累官太府少卿迁户部侍郎以材譔闻

胡荈溪（仔）字原任待制舜陟之子仕知晋陵县以诗名所著有渔隐丛话六十卷

程庄节公（叔达）黟南山人绍兴十二年进士歷官华文阁直学士封新安郡侯以文名赠特进谥庄节有制草论諫杂文共三十六卷（见墓志）

程士南（宏图）龙图瑀之从子绍兴间入太学以气节显登干道二年进士司左帑特对五礼尤激切孝宗曰朕在东宫闻卿名一日论政府拔士又曰程宏图他日有事中原实国家得用人才为司农丞卒

程从道（易）伊川先生之孙知军端中之子以荫入官桐庐县令汪

庄靖公（大猷）字仲嘉婺源人徙鄞绍兴十五年进士以风节闻歷官敷文阁直学士谥庄靖所著有适斋存藁备忘训鉴等书（见本传）

李钟山（缙）字参仲婺源人号钟山所著有论语西铭解义山窗业书及诗文等集朱子尊称之（见行状）

朱文公（熹）字符晦更字仲晦韦斋先生子绍兴十八年进士歷官焕章阁待制侍讲封婺源县男以伪学党褫职卒谥曰文累赠太师追封徽国公从祀先圣庙庭元改封齐国公今不行（见行状）

程文简公（大昌）字泰之休宁会里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歷官龙图阁学士封新安郡公为时硕儒赠特进谥文简所著有文集及禹贡论五十二篇演繁露六卷考古

编易老通言易原雍録四书各十卷北边备对六卷书谱二十卷（见碑铭）

吴文肃公（徽）字益恭休宁上山人少与兄国録俯有名太学时人语曰眉山三苏江东二吴中绍兴二十七年进士师张南轩歴广南西路安抚谥文肃有竹洲集三十卷（见行状）

方堂溪（有开）字躬明歙人隆兴元年进士授南丰尉擢国子録岁饥轮对切中时弊迁司农丞又献屯田大计知和州提举淮西茶盐兼三司事除转运判官兼庐帅措置屯营增加滕埂人服其能有诗十卷奏议五卷屯田详议三卷

朱工侍（晞颜）字子渊休宁城北人隆兴二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封休宁县男所歴有治绩赠宣奉大夫颜（见行状）

罗郢州（頌）字端规尚书汝楫第四子以荫入官歴知郢州所著曰狷庵集（见墓志）

罗鄂州（愿）字端良尚书汝楫第五子干道二年进士官终知鄂州所著有新安志十卷尔雅翼三十二卷鄂州小集五卷文公亟称之论文者以为南渡后第一人（见家传）

罗蕲悴（颀）尚书汝楫第六子以荫入官至蕲州通判初议娶汪氏将作监丞若容女骤纏痼疾监丞请别议颀不可曰如此将安归邪卒成礼夙恙亦愈人咸高之

程蒙斋（端蒙）字正思歙人迁德兴新建师朱子所著有小学字训学者称蒙斋先生（见墓表）

程克庵（洵）字允夫婺源环溪人朱子内弟仕为吉州录事参军号克庵所著有尊德性斋集十卷（见本传）

滕溪斋（璘）字德粹婺源人与弟珙俱师朱子仕至主管官诰院闽浙帅司参议官所为文曰溪斋类藁学者称溪斋先生（见墓志）

李季子（季札）钟山先生缙之子从学文公见语录

汪柳塘（莘）字叔耕休宁西门人师朱子自号方壶居士所著曰柳塘集（见本传）

程傅之（先）休宁陪郭人团练使全之子与子永奇俱从学朱子所著曰东隐集（见墓表）

祝和父（穆）歙人初名丙朱子内侄因从学家建阳编方輿胜览七十卷

程次卿（永奇）东隐先生傅之子号格斋父子著述多毁于兵燹惟格斋集及朱子往还书札间存（见墓志）

王双溪（炎）字晦叔提刑汝舟从曾孙干道五年进士累官至军器监封婺源县男为时硕儒所著有读易笔记尚书传行世又有礼记论语孝经老子解春秋衍义及象数稽疑禹贡辨考工记乡饮酒仪诸经考疑编年通纪纪年提要天对解韩柳辨证伤寒论总曰双溪类藁（见本传）

程尊己（实之）字士华歙人迁德兴博洽工文尝从学朱子累举不第自号尊己翁子淳淳佑四年进士衢州法曹

汪理丞（羲荣）字焕之枢密勃之孙干道五年进士歷官大理丞

方鉴轩（恬）字符养二字仲退歙人初筑室茅田号师古林试礼部第一教授荆门丁母忧服除周必大李焘程大昌交荐之方议除京官径诣部授太平州教官归朝廷嘉其静退除太学博士其学贯经史务为可用有正论十篇机策三篇人传诵之

汪伯游（泳）休宁旌城人干道五年进士歷湖口主簿知蒲圻县有声提辖榷货务主将作监簿言王者仁政必自均力役始迁大理丞临安府狱有观望不能决者輒缴送棘廷泳言如此则天狱反为京府一院乞下临安自后无得缴送从之歷知太湖处三州以中奉大夫致仕封休宁县男赠通议大夫泳晚居吴中以其田之半与诸弟且置田百畝于歙以膳先茔给宗族

程惠正公（卓）字从元文简公大昌之从子淳熙十一年南宮第一賜进士歷官同知枢密院事封新安郡侯为时名臣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谥正惠有奏议文集二十卷（见行状）

汪李顿（雄图）字思远中奉大夫泳族弟淳熙十一年进士博学强记以明经讲授所居石田据平坡植李四方学者筑室其傍号李顿先生歷峡州建昌军教授所著曰李顿集

吴基仲（厓）文肃公从子为学有源委私淑考亭之说虽党事起笃好不移与程若庸范弥发友善所著曰自胜斋集

汪焕章（文振）字子泉休宁资村人淳熙十一年进士第八人调黄州教授知荆门长林县首击豪猾知永丰县举荒政振民知台州召为吏部郎斥韩侂胄开邊事迁司农少卿提点浙西福建刑狱活囚徒四百人进直焕章阁主管冲佑观卒

金野仙（良之）字彦隆忠肃公族孙以荫为奉新尉一旦弃之相传以为仙（见本传）

汪恕斋（纲）字仲举枢密勃之曾孙以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铨试歷官寶谟阁待制帅越十年为循吏称首进户部侍郎卒赠宣奉大夫所著有恕斋集左帑志漫存錄（见本传）

朱默斋（权）字圣輿休宁首村人淳熙十四年进士歷官知惠州以材局闻有讷言十篇末议四篇默斋文集二十卷（见行状）

许环山（文蔚）字衡甫休宁东合人绍熙元年进士幼居贫苦学从游东莱晦庵为文词皆根源道义积平生笔耕所储倒橐买田百畝为义庄以贍宗族申省立约为悠久计官止著作郎（见墓志）

朱知军（申）默斋权之从子绍熙六年进士歷官知无为军尝刻道命錄

汪太初（楚材）又字南老焕章文振从兄弟绍熙元年进士师朱子仕至承直郎

广东运司干官

程端明（秘）字怀古休宁汉口人绍熙四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封新安郡侯为名词臣赠特进少师号洛水遗民有洛水集六十卷内制类藁十卷外制类藁二十卷（见行状）

罗府教（似臣）尚书汝楫孙绍熙四年进士楼参政钥美其文有家法张尚书伯垓入词掖荐自代以安庆教授致仕

汪司法（知言）歙人祖希旦大观初进士官直秘阁知言领乡书嘉定中为蕲州司法参军

汪康范（暉）字处微绩溪人为时硕儒西山真公尝以逸民论荐不果卒邑令及三老士人会于学宫私谥曰康范先生德佑元年特赠通直郎所编有曾子十二篇子思子九篇诗文曰环谷存藁（见墓志）

吕左史（午）字伯可歙岩寺人嘉定四年进士官至右文殿修撰封歙县男立朝以风节闻赠华文阁学士所著曰竹坡类藁（见本传）

程监丞（源）伊川先生玄孙嘉定十七年用伊川荫授将仕郎籍田令改太社令进将作监丞通判江州以朝奉郎致仕

程通直（淮）监丞源之弟荫补将仕郎初调扬子尉用尚书李性传侍郎杜范等荐歷通直郎知兴国军永兴县

程文清公（元鳳）字申甫歙槐塘人绍定二年进士歷官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封吉国公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赠少师相理度两朝为时硕辅谥文清有讷斋文集经筵讲议奏藁及内外制总若干卷（见家传）

方秋崖（岳）字巨山祁门人绍定五年进士甲科第七人仕终吏部郎官数忤史嵩之贾似道所著有秋崖小藁及重修南北史一百一十卷宗维训录十卷（见本传）

汪提刑（应元）字尹卿歙稠墅人绍定五年进士歷官直秘阁两浙提刑（见墓志）

陈志问（庆勉）尚文之族绍定五年进士知蒲圻县终福州通判（见本传）

程盘隐（介）婺源人诗文曰盘隐集

汪世显（应晦）歙人迁广信绍定五年进士

赵吟啸（戮）字成德休宁龙源人器识英迈三请漕贡试南宫不利遂隐居徜徉池园以自娱号其诗文曰吟啸

江主敬（宋符）字景章石室先生孙乡贡两魁授本府学正

朱敬之（在）文公先生第三子荫补承务郎歷官工部侍郎封建安郡侯侍经筵日讲文公四书因言人主学问之要理宗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也在因奏闵损以下九人并封一字公独曾参封郕侯盍与闵损并封扬雄剧秦美新乃列之从祀乞毁其像国家有程颢程颐又有张载得孔孟以来不传之绪得从

祀夫子庙庭斯文幸甚上嘉纳之卒赠银青光禄大夫

孙楚望（吴会）休宁雷溪人迁六安端平二年进士监无为军昆山镇寻避地寓南徐淳佑初歷淮东西运干制干知高邮溧阳二县开庆初充沿江制参知常州罢领建昌军仙都观卒吴会诗文不尚绮靡当世利病莫不练核

胡经谕（麟）歙人嘉熙中为本学经谕

汪山泉（仪鳳）字翔甫歙人嘉熙丁酉漕试第一荐授隆兴司户仕终江东抚干号山泉有山泉类藁四十二卷程文六卷（见墓志）

钱融堂（时）字子是歙汝溪人迁淳安蜀阜师杨慈湖为时硕儒仕终史馆检阅所著有周易释传尚书演义学诗管见春秋大旨四书管见两汉笔记蜀阜集冠昏记百行冠冕集学者称融堂先生（见本传）

汪秀山（若楫）字作舟休宁藏溪人歷官宣城县尹以诗名咸淳间为紫阳书院山长尝作秋吟亭有秀山文集十卷

金子潜（文刚）忠肃公之孙荫补将仕郎潭州司户师真西山官至直龙图阁（见墓志）

朱子明（鉴）文公孙以荫入官歷奉直大夫湖广总领

方乌山（澄孙）歙人迁开化

许山屋（月卿）字宋士婺源许昌人师魏鹤山淳佑四年进士官至江西运干号山屋尝进百官箴以諫宋亡服斩衰不出五年卒所著曰山屋集（见行状）

程伯茂（森）黟南山人庄节公从子淳佑七年进士歷官宣教郎通判抚州秩满改衢州未赴卒

汪紫原（立信）字诚甫婺源大畈人迁安丰淳佑七年进士歷官端明殿学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讨使宋亡以节死赠少傅（见遗事记）

程南窻（洙）端明珉之族弟淳佑十年进士授贵池簿景定初改上元德佑乙亥建康守将以城降元洙不屈以死所著曰南窻藁

胡定庵（升）制机闕休曾孙淳佑十二年进士仕为史馆编校忤丁大全谪居卒所著有四书增释及丁巳杂藁（见遗事）

程山窻（元岳）字遠甫文清公从弟寶佑元年进士歷官工部侍郎封歙县男以风节闻所著曰山窻集（见本传）

程武魁（鸣鳳）字朝阳祁门善和人寶佑元年武举第一歷官知南雄州号梧冈所著有读史发微三十卷（见本传）

陆晓山（梦发）字太初歙人寶佑四年进士歷官太府寺丞德佑中死其官赠朝请大夫遗文曰乌衣集圻南集又有别集曰晓山吟藁（见墓表）

汪常簿（复）字晞颜婺源浮沙人景定三年进士歷官太常簿通判扬州号溪阳宋亡不仕（见本传）

俞艮轩（君选）婺源人景定三年进士仕至扬州司理参军宋亡不仕

程月岩（绍魁）歙人迁贵溪程源仕为象山书院山长为时硕儒宋亡不仕学者称月岩先生（见墓表）

程述翁（时登）字登庸歙人迁乐平梅岩宋太学生为时硕儒入元不仕所著有易学启蒙历象赘语诗传遂意礼记补疏深衣翼孔子世系图春秋集传太极图说通书西铭补疏参同契语近思录律吕新书赘述过庭训易轩开卷甲子续纂大学本末图中庸中和说伊洛渊源续录臣鉴录处士传读书会意录万卷赘藁感兴诗讲义古诗订义八阵图解文章源委泊阳录诸书学者称述翁先生（见行述）

胡玉斋（方平）婺源梅田人从学董介轩沈毅斋以易名家所著有易启蒙通释（见本传）

汪所性（深）歙人迁鄱阳与胡玉斋友善尝着易占例

范求迓（启）字弥发休宁博村人从学沈毅斋家资巨万不乐仕创风月亭以讲学自娱理宗征不起赐号风月处士所著有鸡肋漫录管锥杂志井观杂说

江明德（润身）婺源旃坑人咸淳元年进士授庐州梁县尉号事天师北山何先生（见墓志）

程徽庵（若庸）字达原端明秘之从子咸淳四年进士师沈毅斋历官武夷书院山长别号勿斋所著有性理字训讲义百篇及太极图说近思录注（见本传）

吴麇坡（山）字镇国休宁江潭人仕终宣州通判工诗词

吴兰皋（锡畴）字符伦基仲之子年四岁而孤立志于学慕徐稚茅容之为人伯氏破其产或教之讼谢曰贫窶命也二祖以孝友名家吾兄弟讼宁不辱其先乎闻者贤之师程若庸咸淳间南康守叶闾聘为白鹿洞书院堂长不赴所居艺兰以自况有兰皋集

程继孙（述祖）文清公仲子荫授扬州制置司干办公事入元不仕

胡梅岩（次焱）字济鼎明经裔孙咸淳四年进士历官贵池县尉宋亡微服还山以易教授从者常百许人晚更号余学（见本传）

汪竹牖（韶）字东美一名荐黟人咸淳四年进士

江天多（心宇）字虚白明德之子着杜诗章旨六卷

江古修（霭）字天泽明德族侄咸淳七年进士授兰溪县主簿晚号陶陶翁有文集虚谷序称之（见附传）

吴古梅（龙翰）字式贤歙向果人曾大父昶字叔夏师朱丁龙翰咸淳甲子亚乡贡后用荐授编校国史院实录院文字至元丙子乡校请充教授寻弃去有诗十六卷杂着文二百余篇

朱深源（浚）文公曾孙历官右文殿修撰吏部侍郎宋亡仰药死浦城詹必照拜文公祠堂诗云有孙抱道修清节不负朝廷不愧天

吴友梅（资深）字逢原文肃公曾孙尝上竹洲集于朝授国史编校入元江东道聘充南轩书院山长不赴自卜墓地曰全归庵所著诗曰友梅集索笑集

吴义夫（浩）兰皋次子号直轩博学工诗笃意理学所著有大学口义

汪紫岩（宗臣）四友先生族玄孙师宗老梅礪私淑沈毅斋咸淳中两中亚选入元不仕别号■（宀禹）所著书曰世乘窥斑诗文曰紫岩集（见行状）

胡逊斋（敏翁）明经裔孙所著有史评世多传诵

程国谕（彻）字通甫南窗洙之子仕为国学谕号申斋

孙艮山（嵩）字符京休宁埜山人宋太学生入元不仕有艮山集（见本传）

孙爽山（岩）字次皋艮山之弟所著曰爽山集

胡双湖（一桂）字廷芳玉斋方平之子宋乡贡进士入元不仕为时硕儒所著有易本义附录纂疏本义启蒙翼传诗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人伦事鉴历代编年诸书学者称双湖先生（见附传）

程前村（直方）字道大婺源龙陂人为时硕儒尤精邵子之学与傅立友所著有续玄玄集易启蒙易传四圣一心观易堂随笔书蔡传辨疑学诗笔记春秋诸传考正春秋旁通及前村吟卷（见家传）

江雪砮（恺）字伯几明德族孙师许山屋誓不仕元山屋甚爱之妻以子

汪古逸（炎昶）字懋远紫岩宗臣族孙师江雪砮誓不仕元所著有四书纂疏及古逸民诗集（见行状）

吴达斋（应紫）休宁黄原人年十六领乡荐升上舍国谕左史吕午奇其才以女妻之宋亡不仕尝有诗云自甘白屋为间叟敢说青云有故人子冕仕为饶州路医学教授

滕星崖（螭）字仲复婺源人誓不仕元隐居教授以终（见本传）

元

陈弗斋（宜孙）字行可休宁文昌坊人宋开庆元年进士歷官常州学教授元初之乱授知休宁县事有安辑功歷通州判官（见行状）

方虚谷（回）字万里歙人宋景定三年进士歷官知建德府元初改授建德路总管兼府尹所著有碧流集桐江集又有读易释疑易中正考皇极经世考古今考厯象考衣裳考玉考先觉年谱瀛奎律髓名僧诗话诸书（见本传）

汪杏山（梦斗）字以南康范先生子号杏山宋景定辛酉魁江东漕试授江东（阙）咸淳间转史馆编校元初用尚书谢昌言等荐授徽州路学教授嘗受檄考郡县儒人为定籍所著诗文曰云间集北游集

程荀轩（龙）字舜俞前村先生从子宋咸淳元年进士歷严州推官元初改授永嘉县尹累官以同知徽州路总管府事致仕追封新安郡伯所著有尚书毛诗二传释疑礼记春秋辨正及弄丸余说三分易图诗文曰归田录（见家传）

曹弘斋（涇）字清父屯田矩之裔休宁人迁歙之叶有宋咸淳四年进士擢昌化县主簿元初为紫阳书院山长所著有讲义四卷文藁俪藁书藁（阙）共五卷又有服膺录读书记杂作管见三场管见过庭录课（阙）杂记曹氏家录古文选（见本传）

鲍子寿（阙）歙棠樾人宋江东漕解第一世号慈孝鲍家仕元为寶庆州学教授（见遗事记）

程和民（一夔）休宁率口人仕至教谕号西堂

鲍鲁斋（云龙）字景翔歙人所著有天原发微五卷又有大月令筮草研几书（见本传）

程文宪公（文海）字巨夫休宁闵口人迁郢州再迁建昌歷官翰林学士承旨为时名臣赠大司徒追封楚国公谥文宪号雪楼有文集四十五卷（见碑铭0

刘晓窻（光）字符辉歙人幼孤力学授徒五十余年郡守许楫深敬之请主乡邑文学行省差充宁国路学正不赴喜为诗有晓窻吟藁

江顺德（浚）雪砭之弟尝编新安之诗曰徽风

江石卿（砢）雪砭族弟号巢枝书室诗长于五言有古瓢诗丸一卷虚谷序称之族侄珂字名卿号草塘亦能诗

汪昂甫（云龙）李顿先生族曾孙至元中（阙）取台州有功用承节郎同知徽州路休宁县事以廉能闻举为浙东道巡盐官捕磔奸猾盗贼屏息论功当迁寻弃官归不复仕治命勿修二氏道场以污名节

程桂岩（恕）字以忠休宁富溪人与方虚谷汪紫岩为诗友

赵可斋（象元）字长卿吟啸戮之从孙元平江南徽既下邻邑有持兵未服者将加屠戮象元尽发私藏诣军门请而屠戮不行由是贰令休宁迁婺源丞改信州司狱以疾辞授杭州仁和令未至卒

黄国谕（应旗）祁门人元初为祁门学教谕升国子学谕

江宾旸旗（光启）明德之孙号云山族叔定字号山月亦能诗

程潜夫（文渊）文宪公从弟仕为咸阳尹号玉泉

叶梅峤（朱）字孔阳一字宗晦休宁人有诗集曹弘斋序

朱松所（焘）字寿国侍郎晞颜之孙

杨初庵（复）歙人

程斗山（以南）字南仲休宁千秋南乡人有诗集虚谷序

许古清（闾）休宁人

唐筠轩（元）字长孺歙人仕终徽州路学教授所著有易传义大意十卷见闻录二十帙诗文五十卷（见墓志）

胡存庵（初翁）字成性婺源栢田人别号敬存有集曰存庵吟藁

戴晋翁（阙）婺源桂岩人与弟焯焯皆有至性笃学父卒同庐墓三年焯尝着歷

代人臣正邪龟鉴二百卷世号三戴

程敬所（子敬）字和一山窗元岳之孙性嗜学凡先世文翰及诸经史悉有节畧尝编事文摘奇一集贯云石学士为题敬所二字

王栗里（霖）祁门人仕为本路副使

俞心遠（皋）婺源人师鼎峯赵良钧良钧宗室举进士教授广德军宋亡不仕皋所著有春秋释义一守良钧之说吴草庐序之

汪璜隐（蕴玉）字孚尹柳塘先生族孙

汪称隐（阙）柳塘先生族孙仕终建康府判号退密老人

汪子相（阙）祁门人尝着祁闾志

程二敷（荣秀阙）斋先生五世孙师许山屋延佑中用学士邓文原荐授明道书院山长歷官江浙儒学提举所著有诸经子史记录（见墓志）

郑仲贤（阙）歙长（阙）人仕终江西廉访司經歷以子潛贵贈礼部尚书追封荥阳郡侯（见墓志）

朱敬輿（阙）休宁（阙）人有经（阙）倪道川尝师之

吴和叔（礼）休宁城南人为江浙行省令史调江西行省掾转静江路經歷至正庚寅除廉州推官时（阙）临郡兵起礼独署事团练义卒保障廉州以功升钦州总管海南海北道元帅守钦州所著曰野航集

洪杏庭（焱祖）字潛夫歙人仕终遂昌县主簿所著有杏庭摘藁别有续新安志十卷尔雅翼音注三十二卷（见序事）

汪石田（绍奇）字正心知县云龙之子仕为绍庆路学教授所著有姚江集及汪氏渊源录十卷

吴渊甫（先登）休宁人号松冈

孙芝田（国瑞）字君玉一字温玉休宁草市人

查德宇（仪韶）休宁人

汪仲暹（曙）婺源人迁舒

王太古（埜翁）双溪先生之族为时硕儒尤精于易尝注易号行易广吴草庐亟称之（见墓志）

陈定宇（栎）字寿翁福倅志问之族孙初师乡先生黄常甫常甫出于婺源滕氏私淑朱子为时硕儒延佑甲寅中浙江乡试遂不复仕所著有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又有论孟口义书解折衷读易编读诗记六典撮要三传节注及通畧等书别号东阜学者称定宇先生（见墓志）

胡云峯（炳文）字仲虎明经裔孙仕为明经书院山长调兰溪州学正不赴与陈定宇先生同时倡明理学为时硕儒所著有周易本义通释及四书通又有大学指掌图四书辨疑五经会意纯正蒙求尔雅韵语云峯笔记讲义二百篇文集二十卷学者称云

峯先生后有言其学行于朝者赐谥曰文通（见本传）

程畏斋（端礼）字敬叔歙人（阙）蒙卿学宗朱子歴教六郡为时硕儒官终台州路学教授所著读书日程三卷诏颁行为学制诗文有畏斋集十卷

程积斋（端学）字时叔畏斋之弟至治四年进士与兄齐名号大小程官终太常博士所著春秋本义三传辨疑春秋或问共六十卷多扩前贤所未发

王菟庵（仪）字仲履双溪先生之族延佑甲寅乡贡进士授本州岛学正转池州教授有集汪文节公序

程仲叔（逢午）徽庵若庸从子仕终海盐州教授所著有中庸讲义（见墓志）

郑贞白（千龄）字耆卿歙双桥人官至泉州录事学者私谥贞白（见行状）

汪文节公（泽民）字叔志婺源浮溪人迁宣城延佑五年进士歴官礼部尚书死于忠赠江浙行省左丞追封谯郡公谥文节所著有巢深燕山宛陵三藁（见碑铭）

许仲鹏（飞）山屋先生之子所著诗文曰小山集

汪尚志（庄）柳塘先生族曾孙号履尚以诗鸣

王伯恂（洗）婺源范溪人领至正甲申乡荐用荐为翰林编修辞不就授瑞安州学正丁艰服阙调池州元末以节死（见墓志）

王彦恂（永年）伯恂从弟

金伯明（若愚）忠肃公之族师陈定宇

郑师山（玉）字子美贞白先生子学徒筑室居之名师山因以为号至正末征为翰林待制不赴戊戌岁以节死所著有周易大传附注程朱易契春秋传阙疑诗文曰余力藁（见行状）

程黟南（文）字以文婺源箬岭人起奎章阁生歴礼部员外郎至正末以节死所著有蚊雷小藁师意集黟南生集（见本传）

方鉴泉（伯鉴）字德新婺源平盈人

吴亨寿（观望）休宁大溪人笃尚考亭之学着潮说夏小正辨闰月定四时成岁讲义皆扩前人所未发

程林隐（复心）字子见黟南先生族孙居高安师朱子从孙洪范为时硕儒所著有四书章图纂释二十卷授徽州路学教授致仕学者称林隐先生（见本传）

倪道川（士毅）字仲弘休宁倪干人师陈定宇所著有四书辑释学者称道川先生（见墓志）

汪又善（九成）婺源人师胡云峯为宗文书院山长

吴伯章（程）婺源人所著有四书音义朱凤林更其名曰四书经传释文

马敬斋（肃）字叔敬婺源人以儒医名虞揭二公亟称之初为三山路医学教授升江西医学提举有诗曰竹庄吟藁

王伯武（偁）双溪先生六世孙师胡云峰号絶壑居士所著书曰惇叙图天象考

坤象考格物编凡二十余帙兵燹后多不存（见本传）

周石泉（原诚）字彦明歙人号澹如居士所著有春秋王正月辨先天图太极图河图洛书论

汪拱辰（午）休宁城北人

吕安贞（谅）休宁水南人子盘字公大洪武十七年举孝廉授建昌知县

张子经（文在）婺源人诗蕴藉闲雅隐居溪东自号紫阳山樵

程仲江（汉）婺源人号樗庵逸人

蒋云岩（师文）歙人有诗一卷

汪以质（斌）紫岩从孙有诗曰云坡集其记元季乱离间事曰壬辰藁

俞水村（师鲁）字唯道良轩之族仕终松江府知事着易春秋注说（见行状）

赵云心（若惺）歙人

仇松逸（自坚）歙王充人祖大都为徽州路总管府达噜噶齐有惠政因居歙大都又名（阙）犹台哈布哈自称达兼善阿尔斯兰哈雅自称贯子素也松逸以荐举为扬州路学录

胡石丘（孟成）师族祖云峰自号石丘生遇乱不屈死

汪路教（幼凤）婺源符村人伯会先生之子至正元年乡贡进士授衢州学正转采石长仕终州照磨着星源续志

程正斋（养全）字子正歙人迁德兴南溪至正二年进士历铅山州判死于忠所著曰白粥斋藁（见行实）

汪竹友（琮）字公玉四友先生七世孙

吴克敏（讷）总管礼之子至正末为建德路判官兼义兵万户死于忠有诗集五卷（见本传）

胡彦良（公留）云峰之族领至正甲申乡书除旌德县学教谕

谢章甫（俊民）祁门人所著诗曰寓意藁

鲍伯原（深）子寿之曾孙至正末为师山书院山长

程云楼（枢）字伯机苟轩从子

方诚甫（叔诚）歙人

汪自明（俊德）直阁若海之裔从学郑师山师山死节以孤托之

胡虚中（虚中）存庵之子

国朝

朱风林（升）字允升休宁回溪人迁歙石门元乡贡进士池州路学正入国朝授翰林侍讲学士有帷幄之功别号隆隐所著有易书诗周官仪礼礼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小学旁注名数医家墓书之类皆有记录（见家传）

詹承旨（书）字同文一名金赐名同婺源人至正中举茂才异等为郴州路学正

遇乱因家黄州陈友谅以为翰林学士承旨兼御史入国朝歷官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卒所著有海涓集天衢吟啸集（见本传）

陈实卿（光）定字先生从子文学该博人以书厨目之

赵东山（汾）字子常可斋之子师黄楚望为时硕儒元末起乡兵辅元帅汪同保乡井授承务郎江南行枢密院都事国初召修元史不愿仕而归所著有春秋集传十五卷属辞八卷左氏传补注十卷师说三卷诗文曰东山集学者称东山先生（见行状）

汪素隱（周）字子文婺源大畈人居璜源师宗老古逸洪武癸亥诏求儒士有以明经举者遂往戍西安道卒所著有愚斋集李一初序

汪环谷（克寬）字德辅又字仲裕祁门桃墅人师胡云峰及吴可堂仲迂元泰定丙寅乡贡进士为时硕儒国初召修元史不愿仕而归所著有春秋经传附录纂疏左传分纪春秋诸传提要易程朱传义音考诗集传音义会通礼经补逸周礼类要纲目凡例考异六书本义环谷集学者称环谷先生（见行状）

汪东湖（德钧）字叔达四友先生七世孙有诗一卷尚书文节公序之

汪叔善（德庆）东湖从弟号见山

程邦民（国儒）歙人迁德兴程村至正十一年进士授余姚州判官摄绍兴录事元季兵兴以招谕功升行省管勾浙东枢密举为都事屡以谋却敌进經歷至正十九年七月天兵下衢州执送金陵安置天界寺自经为仆者觉免已而闻子仲镜丧恸哭曰儒不顾身者以镜代养也镜死二亲畴依乎数月授内省都事岁余除南昌知府兵革之际抚摩备至既而坐事被逮暴卒年四十二民抚尸而哭者踵接祠于东湖书院国儒早与刘基杨维禎輩俱负盛名有雪崖集

汪蓉峯（叡）字仲鲁四友先生八世孙师族祖古逸及黄楚望元末与弟同起乡兵保州里入国朝以字行授安庆税令召为左春坊左司直郎号贞一道人所著曰蓉峰集（见行状）

郑樗庵（潜）字彦昭經歷绍之子由内台掾歷官太子正字监察御史福建行省员外郎海北道廉访副使泉州路总管入国朝以故官起除寶应县主簿升潞州同知洪武十年致仕卒所著有白沙藁樗庵集（见序事）弟晦字子明尝编朝野诗选八卷

朱子范（模）休宁苦竹人师陈定字及三山余载癸卯应贡授来安县主簿时兵戈之余民无百户建言并入清流县从之改授六安州判秩满再任洪武三年有胡五輩纠众为逆躬亲捕之遇害事闻朝廷擒其贼首及党与二百余人皆伏诛有白沙行藁二卷

叶茂斋（保翁）字宗茂以字行休宁星洲人从学余复卿至正末与汪同协谋起兵御寇国初授婺源知州升饶州知府坐事免所著诗文曰茂斋集（见序事）

唐白云（桂芳）字仲实以字行筠轩元之子师洪潛夫自歙城徙槐塘仕为南雄路学正国初摄紫阳书院山长所著有武夷小藁（见行状）

姚廷用（璉）又字叔器歙渔梁人元至正中以文学举为池州路学正累授太平路学教授江西行省平章新济辟为幕属升理问所知事尝献十策于参政董孟起寻以病免号云一懒翁国初与唐仲实同迎蹕于街口被顾问事见五伦书

俞子茂（茂）一名荣休宁溪西人早岁读书授徒通兵法元末从元帅汪同辑宁乡邑入国朝从取婺源捣严陵授枢密院判官及靖三衢定德兴克乐平江西诸郡以次收服还守南昌击鄱阳平章贡授武德将军守御永新正千户茂修城池兴庙学刻陈定宇三传通畧李一初文集以示学者

程德坚（弥寿）祁门善和人国初从下江西有功授行枢密分院都事捍御景德镇辞归召不起遁之淮西终于家有诗曰仁和遗藁

任本立（原）休宁万安人父鼐筑精舍于富川之上延汪环谷主师席原与弟序皆受学焉环谷着春秋纂疏纲目考异原序皆预其事既又从学赵东山学成会天兵下徽州原出佐军实从捍御歷官至昭武将军雄峯翼管军万户卒弟序代之从镇明越及闽中坐事废兄弟皆有诗文集

吴季实（国英）歙鳳凰山人富而嗜书从学汪环谷一时名公巨儒师友畧尽至正末以荐为长洲县学教谕歷宁国建平二学号蓬轩

金元忠（居敬）休宁县阳干人师朱凤林赵东山凤林经传旁注东山春秋属辞居敬校正之力居多

詹以南（烜）婺源庐坑人师赵东山屡预乡荐值元季之乱归隱筑青山白云庵于龙川东洪武初用海宁令杜岳荐授海宁学教谕有诗集子庭芳洪武间仕为户科都给事中

舒道原（頔）绩溪人洪武初举明经为台州学正

吴季扬（显）休宁古整人与兄彬皆定宇先生之甥就从之学并有文名

金伯明（梦岩）休宁人

陈此山（天迪）歙石门人号此山翁博学好古与黄后圃斋名

汪德懋（天应）以字行休宁万安人师汪环谷赵东山

王士积（善庆）歙北隅人号秋斋元季徙歙南环溪有吟藁曰秋斋野趣

范缉斋（再）字续卿求迓先生族孙又号耕隱洪武中知县周德成有惠政为民所诬系再走南京白其冤诏诘问再三应对毅然遂释德成载与俱归有诗曰耕隱藁

鲍尚褫（颀）山长深之子从学张子经郑彦昭洪武初以荐起歷官翰林修撰承直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出同知耀州卒（见行状）

黄后圃（枢）字子运休宁古林人从学赵东山朱凤林洪武初被征以左臂免隱居教授尝与二弟权机分产悉以祖屋让之自取后之隙地以居乡人号后圃先生有遗藁曰后圃存集

吳石溪（舜举）字士源歙石潭人洪武初以耆儒举授本府教授有诗曰石溪吟

藁

吳汉臣（买）又字之翰休宁溪口人洪武初屡举以病辞自号约溪

郑以孝（忠）师山族孙洪武中以荐为歙学训导号溪西渔隱

朱礼侍（同）字大同小字外生学士升之子洪武中举明经为本郡教授修新安志进之朝庚申举人才召为吏部司封员外郎于五年二月以覃恩升礼部侍郎后坐事废有文集曰覆瓿藁（见附传）

詹宫保（徽）承旨同之子洪武中歷官左佾都御史进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以公勤复其家二十五年冬加太子少保后坐事废然大诰称其刚断嫉恶不容奸伪子绂为太子洗马改尚寶司丞（见附传）

范平仲（准）缉斋族子居汉口从学朱风林赵东山汪蓉峯洪武十一年以明经举为本县学训导擢陕西吴堡知县秩满升工部主事死于官自号病懶所著有壘瓮藁繆藁悉白藁何陋轩藁西游率藁准与礼部侍郎朱同中军都督府断事程子静同庚同师同业同仕而死亦同亦可怪也

曹东白（迁）字从善歙人幼从父宦游鄱阳师覃怀尚正叔洪武二十五年以明经举授本府学训导升辽府审理永乐初致仕卒

吕德昭（旭）左史午之族洪武四年以明经举授本府学训导升延安府延长县学教諭有东篱吟藁

孙思杰（英）休宁城南人洪武十四年应秀才举授县学训导以字行升江西试佾事分司九江裁减久之召试授福州怀安县丞后谪河南偃师县主簿卒于官有松萝吟藁

汪养晦（洗）字彦晖柳塘之族迁汉口从学朱风林赵东山有遗藁一编

倪明善（尚德）道川先生之子早从父学卒業朱风林赵东山洪武初有司以明经举死不愿仕

倪思敬（尚谊）明善之弟与兄同学东山所著春秋集传未成尚谊为校定成书尝出绍从叔士仁求代戍颍川未行死

赵彦全（頊）东山从子洪武初以明经举县学训导升河南柘城教諭

程明遠（用晦）正惠公之族洪武初有司以明经举不就所著曰清隱藁

程子元（忆）桂岩之孙所著诗曰泉石斋藁

金舜钦（舜钦）绩溪人

程汝器（昆）休宁横水塘人师朱风林赵东山洪武初以明经授黟县学训导以本县知县晋之用荐授金华浦江县调山东寿张县永乐三年应求贤举升蕪州知州以疾卒有覆瓿集

韩樵墅（廉）字仲廉婺源人家贫好学能诗文兼工翰墨时人目为三絕

曹汉川（子纯）弘斋四世孙从学朱风林以儒士举授汉川知县

余子韶（鏞）休宁鳳湖人洪武初以贤良举为荣泽县丞有诗文曰尚友斋集（见本传）

吳韞中（斌）休宁隆阜人师余子韶洪武中用范准荐授温州平阳县主簿终于官所著有韞玉山房集

郑居贞（桓）樗庵之子丰颊美姿髯从父官闽中因从尚书贡泰甫游洪武中以明经举授巩昌府判升礼部郎中终河南布政司左参政坐累卒于南京有文曰闽南集关陇行藁归来藁随藁桧庭藁子孙居福州瓜山

邵思宜（谊）休宁东门人洪武初以文学举任本县学训导调黟县学与兄孜皆能文善绘事受知故县尹唐子华诸先达

祝中山（彦晖）婺源人朱子母家也奉母至孝母治命以其舅伉俪病风托迎养之彦晖奉命墓祭如礼彦晖祖寿朋建中山书塾尚书汪泽民记之兵毁裔孙孟节茂瑞茂隆茂衍公瑄等重建

叶大年（真寿）知府宗茂之子宗茂坐事系大年年十九上书请代诏嘉其孝而释之

陈自新（鏊）定字曾孙师朱凤林赵东山号伴竹洪武中有荐之者不就

金彦忠（符午）休宁瑯溪人号竹洲渔隐

吳纯中（駑）达斋曾孙洪武间当遠戍以父老诣阙上书乞就戍郡城以便奉养诏从其请时人孝之

陈伯固（嵩）定字族玄孙授易于朱子范洪武初举明经授本府学训导升国子学録

胡翠屏（安）字伯康歙琶塘人太守三山黄公举怀材抱德不就

唐伯和（和）学正仲实之从子居歙表城间从学汪彦修国初为平章何文辉所辟授吏目升经歴洪武庚戌以疾辞再举贤良授和州历阳湖泊官致仕卒子吉祥庚辰进士累官户部主事

江斐然（敬弘）石室之族师赵东山博学能诗洪武初以吏谪濠梁时会稽唐肃钱唐董嘉猷中王端临川元瑄甬东王胄天台梁楚材刘昭文皆谪居濠上相与结诗社后免归所著诗曰斐然集

程彦亨（通）绩溪人洪武中太学生庚午中应天府乡试以孝闻歴官辽府长史靖难初被械瘐死（见家传）

吳校书（牧）字彦守休宁稍云人由邑庠生坐事从戎洪武末以从靖难功授纪善永乐初除户科给事中升工科左给事中兼司经局校书所著曰约斋集

李本立（道生）休宁五城人师黄后圃有诗曰清意味集

俞樵云（韶美）休宁千秋南乡人洪武中以明经举任黟县学训导

游兰仲（阙）婺源济溪人师汪蓉峯族侄子原洪武中为靖江府纪善

汪士弘（阙）东湖兄伯卫之子有诗曰挠鸣集

汪士晦（文亮）一字用晦士弘从弟晚号简直翁

唐梧冈（文鳳）字子仪学正仲实之子永乐初仕为贛州兴国知县被选为赵府纪善所著曰梧冈集

程叔春（仁发）山长逢午之族义民兼善之子从学朱凤林汪蓉峯以孝廉举为本县学训导升兰溪开化县学教谕选为楚府伴读

呉子春（生）休宁鴈塘人诗间见海宁风雅续集子恠妻抱遗腹子嵩孀居九十四岁卒人称其节

陈太史（寿）字克永婺源人永乐元年乡贡进士预修大典书成御试称旨与浦江郑叔美莆田黄约仲同除翰林典籍屡扈从北征九年升检讨卒号樗庵

朱詹丞（原贞）婺源香田人庚辰科进士授吏科给事中迁詹事府丞出知荆州府以逸囚左迁黄州府同知

金仁本（德玘）休宁汪坑桥人家贫嗜学极力搜访先达遗书三十余种又编新安文集十卷及道统源流程朱氏录小四书音录

方怡庵（勉）字懋德歙潜口人永乐九年进士改翰林庶吉士歷官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所著有怡庵集（见行实）

程都宪（富）字好礼歙河西人永乐甲午乡贡进士歷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自号冰月道人（见行状）

杨刑书（宁）字彦谧歙人宣德五年进士歷官南京刑部尚书所著曰白云藁（见墓志）

呉兵侍（宁）字永清歙新墟人宣德五年进士歷官兵部右侍郎

汪益谦（敬）婺源城西人宣德八年进士仕终户部主事

程礼曹（思温）字栽玉婺源种德坊人正统元年进士歷官礼部仪制员外郎正统己巳扈从北征死其官

程襄毅公（信）字彦实提举荣秀六世孙迁河间正统七年进士歷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还居休宁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毅所著有晴洲集又有容轩藁榆庄集尹东藁南征录（见墓志）

鲍廷谧（宁）修撰颊之孙所著有天原发微辨正诗文曰谧斋集（见行实）

赵文弼（德相）一字汝弼歙岩镇人宋尚书郎善璪之裔有复斋遗藁

呉以恭（逊）歙人号可筠（见墓志）

呉以声（箴）纯中之从子号竹埜

汪以名（德）柳塘先生七世族孙善琴工诗有集曰袜线藁

程文实（孟）文清公七世孙尝编程氏诸谱会通五十卷外谱二卷世忠事实源流录十卷明良庆会录三卷黄山小录一卷（见墓碑）

张九达（逵）休宁南街人正统辛酉乡贡进士歷邯鄲叶县二学教谕升南安府学教授尝陈时政十事多议行之

汪思敬（敬）祁门人所著诗文曰养浩斋集

程文通（亨）休宁城北人号友云

苏景元（大）休宁城南人号钝斋所著有瓮天集及编新安文粹十五卷皇明正音十卷

江伯琛（珑生）歙江村人

汪希茂（荫）以名之族子号市隱

郑腾海（鲸）师山之族有云邀摘藁

孙士辉（阳）休宁汉口人号云隱诗间见钩玄集

余存修（修）歙岩镇人号钝斋所著有缶音一卷

张惟达（逵）歙城东人号慕庵

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畧上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畧下

（明）程敏政 撰

唐

姚常侍（思廉）字简之吴兴人徙雍州万年隋秘书丞察之子贞观中官至散骑常侍弘文馆学士尝奉勅撰梁陈二史谥曰康

李北海（邕）字泰和江都人以荐入官歷北海太守为李林甫所害后白其枉赠秘书监

韩庶子（义宾）深州人事成德军为判官检校太子左庶子御史中丞即忠獻王五世祖详见莹域记

张司议（士宾）事昌武军为推勾官朝议郎行太子司议郎

五代

刘谯公（昫）归义人仕后唐歷官吏部尚书门下侍郎封谯国公监修唐书唐亡事后晋为司空同平章事卒

宋

胡安定（瑗）字翼之海陵人以范文正公荐入官歷苏湖二州教授官至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治太学事追谥文昭

李盱江（覲）字泰伯南城人以范文正公荐入官至太学说书卒所著有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诸书熙宁中门人上之朝诏官其子

张理评（式）端拱初仕为大理评事知祁门县

宋宣獻公（绶）字公垂平棘人大中祥符元年进士歷官参知政事赠司徒侍中

谥宣献尝受诏撰三朝国史传

刘原父（敞）新喻人举庆历进士第二历官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号公是弟放字贡父历官中书舍人号公非

欧阳文忠公（修）字永叔庐陵人举进士甲科历官参知政事以观文殿学士致仕赠太师追封兖国公谥文忠号六一居士

苏子美（舜钦）铜山人参知政事易简孙以荫入官历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负才望中丞王拱辰等忌之讽台官劾除名后起为湖州长史卒

韩持国（维）雍丘人参知政事忠宪公亿之子以荫入官历资政殿大学士进门下侍郎以元佑党坐谪卒年八十二大观初悉复其官

王岐公（珪）字汝玉华阳人徙舒举进士甲科历官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岐国公赠太师谥文恭尝受诏撰两朝国史

苏文忠公（轼）字子瞻眉山人老泉先生洵之子嘉佑二年进士仍策制举历官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封武功县伯以元佑党坐谪赦归卒年六十六累赠太师谥文忠号东坡

苏文定公（辙）字子由文忠公之弟与兄同年进士历官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封栾城县伯以元佑党坐谪卒年七十四追复官爵谥文定号颍滨

王荆公（安石）字介甫临川人嘉佑二年进士历官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荆国公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卒赠太傅谥曰文号半山

陆农师（佃）山阴人举进士历尚书左丞以元佑党罢追复资政殿学士

曾文定公（巩）字子固南丰人嘉佑二年进士历官中书舍人谥文定

周都官（頔）嘉佑中以都官贡外郎知婺源县事

黄文节公（庭坚）字鲁直分宁人治平四年进士官至秘书郎兼国史编修官为章惇蔡卞等所害屡被谪卒后赠直龙图阁谥文节号山谷

曾文清公（几）字吉甫赣人徙河南从学舅氏孔文仲武仲赐上舍出身又从学刘安世胡安国历官礼部侍郎卒谥文清有经说二十卷茶山集三十卷

孙端明（覿）字仲益宜兴人历官兵部尚书端明殿学士所著有鸿庆集

胡忠简公（铨）字邦衡庐陵人建炎二年进士初为枢密院编修官乞斩秦桧谪海外孝宗朝历官资政殿学士卒谥忠简号澹庵

刘季高（岑）武进人历官徽猷阁直学士

洪文敏公（迈）字景卢鄱阳人学士忠宣公皓之季子绍兴十五年举博学宏词科历官端明殿学士谥文敏号容斋尝受诏撰四朝国史传

周益公（必大）字子充庐陵人绍兴二十年进士历官少傅左丞相封益国公后以伪学党首坐谪卒年七十九追赠太师谥文忠号平园

陆务观（游）山阴人以荫入官仕至宝章阁待制卒年八十五号放翁

杨文节公（万里）字廷秀吉水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历官宝谟阁学士谥文节号诚斋

黄文肃公（干）字直卿闽县人朱文公之婿官止承议郎主管亳州明道宫追谥文肃学者称勉斋先生

陈北溪（淳）字安卿龙溪人师朱子以特奏恩授泉州安溪簿未上卒学者称北溪先生

傅忠简公（伯成）字景初济源人徙闽徽猷阁待制忠肃公察之子从学朱子隆兴元年进士历官龙图阁学士谥忠简

汪子颖（珙）监丞若容之子干道八年进士历知新建县事号信山

叶忠定公（适）字正则永嘉人淳熙五年进士历官宝文阁学士谥忠定号水心

叶茂叔（秀发）金华人师吕东莱唐说斋庆元中进士授桐城丞御金人有功制阍忌劾之得白擢知休宁县又论夺之后起知高邮军卒

真文忠公（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历官参知政事谥文忠学者称西山先生从祀先圣庙庭追封浦城伯

程忠文公（公许）字季与叙州人嘉定四年进士历官龙图阁学士谥忠文号沧洲

李秀崑（心传）字微之井研人隆山先生舜臣之子用崔与之魏了翁荐入官历工部侍郎屡为言者所排摈卒年七十八

章山堂（如愚）字俊卿官至史馆编校兼宫讲所著书曰山堂考索

姚橘洲（希得）字逢原潼川人嘉定十七年进士历官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大学士致仕卒赠少保

谈料院（钥）嘉定中仕为承议郎干办行在诸军粮料院

李以申（以申）四明人端平中为徽州学教授续新安志八卷

章秘撰（琰）嘉熙中为秘阁修撰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

王伯厚（应麟）庆元人淳佑中进士历官礼部尚书翰林林学士卒尝守徽州号厚斋著述最盛玉海其一也

马碧梧（廷鸾）字翔仲乐平人淳佑七年进士历官右丞相兼枢密使致仕值国亡卒于家

林竹溪（希逸）字肃翁艾轩先生谦之之孙官至直宝谟阁号虜斋着三子口义

周溪园（应合）景定中为马光祖所辟授江东安抚司干办公事兼明道书院山长尝请为明道先生立后及编程子书八卷

周郡推（彦约）景定中为临川推官编临川志三十五卷

杨端如（本）鄱阳人尝着本郡名臣事畧三卷又编金石录十卷

元

胡汲仲（长孺）永康人宋进士福宁州倅入元被征授集贤修撰出为海宁簿所著文曰瓦缶编

戴帅初（表元）奉化人宋进士入元被荐为信州教授所著曰剡源集

吴文正公（征）字幼清崇仁人宋乡贡进士入元历官国子司业翰林学士卒年八十五赠江西行省左丞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学者称草庐先生从祀先圣庙庭

邓文肃公（文原）字善之绵州人徙钱唐宋乡贡进士以行省辟入仕历官翰林侍讲学士谥文肃

姚文公（燧）字端甫柳城人翰林承旨枢之侄亦官翰林承旨谥曰文

张山长（铉）金陵人仕为奉元路学古书院山长续金陵志十五卷

许瑶父（瑶）乐平人程登庸先生门人

董时义（时义）德兴人初德兴傅立传康节之学于廖应淮立复传于程直方直方又以授时义今其传泯焉

杜清碧（本）字伯原清江人隐居武夷至正初遣使聘为翰林待制称疾固辞所著有四书表义六书通等书学者称清碧先生

虞文靖公（集）字伯生青城人徙崇仁宋丞相雍国忠肃公允文五世孙以荐入官历奎章阁侍书学士谥文靖号邵庵

揭文安公（傒斯）字曼硕富州人以程巨夫卢挚荐入官历翰林侍讲学士谥文安

贡文靖公（奎）字仲章宣城人以省檄入仕历官集贤直学士谥文靖

黄文献公（搢）字晋卿义乌人延佑二年进士历官翰林侍讲学士谥文献

柳文肃公（贯）字道传浦江人用察举入仕官至翰林待制谥文肃

欧阳文公（玄）字符功庐陵人徙浏阳延佑二年进士历官翰林学士承旨谥曰文号圭斋

于寿道（文传）平江人登延佑二年乙科历官礼部尚书卒尝知婺源州还朱子故宅建祠以祀俾朱氏世守焉

陈众仲（旅）莆田人以马祖常虞集荐历官国子监丞所著曰安雅堂集

杨志行（刚中）上元人以荐入仕官至翰林待制所著文曰霜月斋藁子翻尝主休宁簿

曾悔中（策）茶陵人乡举第一廷试第八人授同知婺源州事

杨铁崖（维禎）字廉夫会稽人泰定四年进士仕至江西儒学提举

贡泰甫（师泰）学士文靖公奎之子天历二年进士历官户部尚书行部闽中召为秘书卿值国亡卒于道

贯子素（阿思兰海涯）畏吾人酸斋学士云石之子至正中为宁国等路榷茶都提举

李一初（祁）茶陵人元统初进士官至江浙儒学副提举尝同知婺源州

张子长（枢）东阳人以修三史荐为翰林修撰辞不至所著文曰敝帚编

李季和（孝光阙）人至正中以隐士征累授秘书监丞泰不花师之

王路总（球）从学汪太师公至正中为宁国路总管

陈子山（祖仁）汴人至正二年进士第一歷官中书参知政事国亡死节初为太常博士时常一至新安游黄山赵东山輦赋诗送之

管子瑜（瑾）松江人至正中为休宁县学教谕

国朝

危太朴（素）金溪人元中书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洪武初授翰林侍讲学士兼弘文馆学士谪和州卒年七十

宋潜溪（濂）字景濂金华人元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洪武初累授翰林学士承旨兼太子赞善大夫谪茂州卒于道年七十二

王忠文公（祜）字子充义乌人洪武初以聘起累授翰林待制奉使谕降云南死节赠翰林学士谥忠文

朱备万善丰城人洪武初以荐起为府学教授歷官文渊阁大学士卒号一斋

刘三吾（如孙）以字行茶陵人洪武初以荐起累授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左赞善号坦斋

吴国正（维新）德兴人洪武中任国子学正

沈花溪（梦麟）吴兴人元婺源州学正迁武康令洪武中五考乡试会试

胡隆成（隆成）山阴人号萍轩仕潜邸为长史

王景彰（景）松阳人洪武初乡贡进士累授山西右参政谪云南洪武末授翰林侍讲永乐初进学士卒号常斋

方正学（希直）宁海人

解学士（缙）字大绅庐陵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授监察御史谪河州洪武末召为翰林待诏永乐初升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出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改交趾坐事卒

杨文贞公（士奇）名寓以字行庐陵人洪武末举贤良方正授吴府审理正永乐初升编修官至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贞号东里

杨文敏公（荣）字勉仁建安人庚辰科进士初名子荣御改名荣歷官少师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敏

杨文定公（溥）字公济石首人庚辰科进士歷官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定号澹庵

胡頤庵（俨）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丁卯乡贡进士授华亭教谕升桐城知县永乐初授检讨歷国子祭酒兼翰林侍讲以太子宾客致仕卒

曾西墅（棨）字子棨庐陵人永乐甲申进士第一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

读学士赠礼部左侍郎

王文端公（直）字行俭泰和人永乐甲申进士历官吏部尚书赠太保谥文端号抑庵

王文安公（英）字时彦临川人永乐甲申进士历官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安号泉坡

赵子益（曾）缙云人永乐二年进士改翰林庶吉士选授周府伴读以事改歙县儒学训导

锺启晦（亮）庐陵人永乐初历赵府伴读终国子学录

魏文靖公（骥）字仲房萧山人永乐四年会试乙榜除松江府学训导迁太常博士历官南京吏部尚书寿几百岁谥文靖

林宫谕（志）字尚默闽县人永乐八年进士历官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侍读号葆斋

张文僖公（益）字士谦江宁人永乐十三年进士历官侍读学士死土木之难赠翰林学士谥文僖

张式之（楷）慈溪人永乐二十二年进士历官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赵辅之（弼）南平人乡贡进士为汉阳县学教谕

江正字（秉心）开化人宣德初为司经局正字选授襄府纪善

李文达公（贤）字原德邓州人宣德八年进士历官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达号浣斋

刘文安公（定之）字主静永新人正统元年进士历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赠礼部尚书谥文安号呆斋

钱文通公（溥）字原博华亭人正统四年进士历官南京吏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通

吕文懿公（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统七年进士历官翰林学士赠礼部右侍郎谥文懿号介庵

薛兵书（逵）字季逵巢县人正统七年进士历官南京兵部尚书

商文毅公（辂）字弘载淳安人正统十年进士第一历官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赠太傅谥文毅号素庵

周宫保（洪谟）字尧佐长宁人正统十年进士历官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号箐斋

夏大理（时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统十年进士历官南京大理寺卿

彭文宪公（时）字纯道安福人正统十三年进士第一历官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师谥文宪号慎庵

刘文和公（翊）字叔温寿光人正统十三年进士历官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和号古直

杨文懿公（守陈）字维新鄞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历官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赠礼部尚书谥文懿号镜川

戚太史（澜）字文湍余姚人景泰二年进士仕终翰林编修

徐少傅（溥）字时用宜兴人景泰五年进士今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号谦斋

丘文庄公（浚）字仲深琼州人景泰五年进士历官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庄号深庵

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畧下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一

（明）程敏政 撰

○辞命

李继捧责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赐第京城仍赐姓名赵保忠制 张秉

王者推车毂以命将本赤心以待人傥臣节之有亏于国法而何道前定难节度使李继捧家于邊徼世嗣弓裘顷者自构阅墙始求宿卫朕含容待遇恩礼有加大旆双旌屡委十连之任解衣推食亟承三接之恩既换高牙俾还旧地兼佩相印仍齿宗盟赐予殊常宠荣备极而小人革面狼子野心潜结手足之亲自为唇齿之援离城郭而野处协比狡童诱戎敌而内侵挠败王略此而或恕孰不可容载念累世之勲特免三章之议曲贷阖门之戮俾参环卫之班尚预列侯无忘省过屈兹典宪深用愧懷可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赐第于京城中仍旧赐姓名赵保忠

讨蜀贼李顺谕两川招安使手诏 张秉

朕以凶民啸聚蜀郡惊骚俾聊举于偏师务速令于平荡已闻虎旅将覆巢巢既显戮于鲸鯢虑俱焚于玉石须令分别用振恩威宜令王继恩候前军所到处其贼党或敢恣凶顽或輒行抗拒即尽行杀戮不得存留其或有先被胁从或自能归顺更不问罪并与安存不惟推好生恶杀之心亦用举惩恶劝善之典谅尔将兵之意知予及物之恩春寒比各平安遣书指不多及

真宗即位大赦文 张秉

门下创业垂统于以貽后昆嗣仁承祧于以绍前烈为股肱之元首俾亿兆之宅心洪惟永图属在明辟夫何凉德享是不休先皇帝膺篆上玄受遗太祖临御殆踰于二纪忧勤遂冠于百王无一日不举皇纲无一事不亲圣览宵衣旰食焦思劳神禹迹混同方致太平之运尧心未倦俄兴不豫之灾弃大寶以上仙付冲人之神器仰遵顾命下迫推崇若涉大川罔知涯涘黽勉负荷兢畏交并宜覃作解之恩聊展奉先之意可大赦天下恭念先朝庶政尽有成规谨守奉行不敢失坠所宜开谏诤之路拔茂异之才鰥寡孤独之民悉令安泰动植有生之类冀获昭苏庶几延祖宗之鸿休召天地之和气更赖中外

百执左右芩臣各罄乃诚辅兹不逮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平蜀贼王均赦两川德音 洪湛

门下朕君临万■〈宀禹〉德覆兆民执大象以御时应上玄而为理何尝不慈惠在念旰昃为心思保太和用敷至化昨者王均包藏逆态孤负国恩啸聚危城惊骚远土逮乎扑灭寻至梟悬言念烝黎骤罹困弊既洽和平之运宜推旷荡之恩应川峡两路诸州军监县限德音到日味爽以前除十恶故杀劫杀谋杀并为已杀人者及官典犯枉法赃不赦外其余罪无重轻并与释放于戏国家垂化务洽隆平王者推恩必从广大经胁从者并令宽释在縲系者咸议哀矜或固护城池或捍御妖孽或不徇凶党或显立功劳各许加恩仍令申奏更有蠲放永保舒苏庶臻亭育之心用合皇王之道惟彼士庶体朕意焉

亲征契丹回銮曲赦河北德音 洪湛

门下朕绍寶图之重荷宗社之灵丕显视朝焦劳思理寰海庶臻于宁晏生灵永保于乂安思禁暴以戢凶岂佳兵而尚武蠢兹北敌忽萌不逞之心入我邊陲輒有无名之举军旅虽懷于勇銳将臣有误于倚毗致其邊朔之徒深入封圻之内憑陵县邑杀掠居民朕受命昊穹常思于亭育为人父母尤切于痛伤所以躬御戎衣巡幸河朔选求羣帅分命六师方麾貔虎之威一靖蠭螭之塞邊部已观于清肃生民倍念于伤残宜疏旷荡之恩式布哀矜之念可自咸平三年正月十三日己前应河北州军并淄济州诸色罪人罪无轻重并从释放于戏布德施惠式敷从欲之仁含垢匿瑕庸格止戈之武布告朔部咸体至懷

削夺赵元昊官爵并除属籍诏 聂冠卿

昔苗民弗懷首罹虞窜郅支自立终伏汉诛盖犯顺者无赦于国章除残者罔限于夷服炳焉通议畴或敢踰赵元昊戎漠余妖邊關小种性含虺毒志负狼贪昏顽表于稚年傲悖成于壮齿曩者德明即世西夏控哀朝廷録方寸之忠悃称嗣之礼拔于童孺付以节旄名袭真王宠示同姓金紫有秩络绎以周其穷關市弗讥贸迁以通其货假我明命取重诸羌固当竭犬马之勤効涓埃之报克守先业以称大恩而乃背惠反常毁忠蔑孝僭举国号扇惑蕃渠跳梁井蛙之能旅拒秋螳之辙公遣军校冒服使车列牒自陈欺天罔畏既亏臣节合举明刑朕深怜旧勲特加涵覆横遏羣议密赐手书贷其辞命之愆开以自新之路护送来介俾还穹居无迁善之革音益恃遠而迷复至敢驱率丑隶攘窃塞民腾布文符诱逛番寇而廷臣列奏邊吏抗辞愿举偏军往平狡穴趣梟称乱之首以正不庭之辜朕每念一夫肆狂余众何罪况元昊胁从济欲滥杀逞威名酋外奔诸帐懷貳苟戈鋌并进则玉石奚分且俾列于购科止用取于魁恶其元昊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仍令宗正寺除其属籍惟彼诸部素奉本朝迫此奸凶遂成詿误倘能结党归义执贼効功必当昭洗前污申明厚赏国有信誓言焕丹青应赏募科格委中书门下详为条件以时布告庶体朕怀

馆阁校勘欧阳修转太子中允制 聂冠卿

朕意尚儒雅博考辞艺使优游并进以光我太平之业恩亦厚矣尔往参典校属以事遣会从荐引复叙官荣方思拉拭而用宁限升迁之次宫坊美秩册府清涂嘉乃隼才尚勗来誉（年谱修坐范仲淹党谪官召还故制词有事遣叙复之言）

求贤诏 吕溱

朕思得贤才故开荐举之路虚心纳用皦然弗疑而比年以来率多缪滥不知而言兹曰不知而弗言兹曰蔽以此事上予何赖焉自今所举非其人者其令御史台弹奏当寘于法见任监司以上毋得论荐

禁献羨余诏 吕溱

转运之职本以澄清官吏绥抚人民岂特事诛求以剥下乎有能尽岁入以致增盈者留为本路移用毋得进羨余务宽民力以称朕怀

殿中丞致仕同详议大乐胡瑗授光禄寺丞充国子监直讲制 吕溱

勅太学者教化之原俾天下之士守道而服业任至重也朝廷谨荐举之令以为成均博士非儒贤极选未始轻授汝瑗行为物矩经为人师以处士拜官不屑从政致仕在里无忘讲学向被诏议乐赅然来思辩论精深邕明士蕴考正述作顾已多効今上庠虚席司成表才宜还服于君事俾改丞于膳府训明胄齿恢演化风时乃休德可授前件

平广贼侂智高曲赦江西湖南德音 吕溱

门下朕绍承基绪维御幅员丕循燕翼之谟慎固盈成之守内之则询求文理外之则讲练武经冀此烝民臻于至治属溪蛮之兴孽承边吏之失防踰越土疆绎骚生聚薄言问罪爰命行师蕞尔狡凶寻抵擒殄然念江湖之列郡实邻海峤之遐陬封域犬牙道涂碁错或护巡城堞或输挽糗粮奔驰险艰暴露丁壮凡此调发岂无劳烦兹惟睠瞻采用嗟恻宜推宥典曲示矜怀可曲赦江南西路及荆湖南路于戏寇盗猖狂既仗剪平之画生灵瘵弊必资生养之方咨尔庶官体予深意

孔子四十六代孙文宣公宗愿改封衍圣公制 吕溱

勅孔子之后以爵号褒显世世不絶其来远矣自汉元帝封褒成君以奉庙祀至平帝时改封褒成侯始追谥孔子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国也宣尼其谥也公侯其爵也后之子孙虽更改不一而不失其义至唐开元中又追谥孔子文宣尊以王爵封其嗣褒圣侯为文宣公孔氏子孙去国名而袭谥号礼之失也盖由此始朕稽考前训博采羣议皆谓宜去汉之旧革唐之失稽古正名于义为当朕念先帝崇尚儒术亲祠阙里载加至圣之号务极尊显之意肆朕纂临继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坠而正其后裔嗣爵之号不其重欵宜改封至圣文宣王四十六代孙宗愿为衍圣公

元佑太后告天下手书 汪藻

比以敌国兴师都城失守褻纒宫阙既二帝之蒙尘诬及宗祊谓三灵之改卜众恐中原之无统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于危而非权莫济内以

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纾邻国见逼之威遂成九庙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质起于闲废之中迎置宫闱进加位号举钦圣以还之典成靖康欲复之心永言运数之屯坐视邦家之覆抚躬独在流涕何从缅惟艺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同定安危之至计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陈定宇曰龙溪汪公为中兴以来词臣冠冕其四六实典雅温厚此篇光武重耳一联尤脍炙人口）

修职郎王伦改朝奉郎充大金通问使制 汪藻

朕惟疆事未宁亲庭在远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色求人佺忠信行于蛮貊眷兹久矣今乃得之以尔胄出公侯资兼勇智言念主忧而臣辱何有于生如皆已佚而人劳孰当其责虽淹回之未试独慷慨以请行宜升郎秩之荣仍委使华之重朕既俯同晋国用魏绛以和戎尔其远慕侯生御太公而归汉勿惮徂征之远伫期归报之休（陈定宇曰此篇用事极切词亦极工）

张邦昌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汪藻

以死偿节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圣人所嫉佺或志存于躯命则将义薄于君亲具官某身受国恩位登宰辅方宗社有非常之变乃人臣思自尽之时而不能抗虎狼强暴之威徒欲为雀鼠偷生之计陷于大恶所不忍言虽天夺之明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宜大正于典刑用肃清于名分尚以本繇于迫胁惻然姑示于矜容黜授散官窜投荒服其体好生之德毋忘自讼之心

宋齐愈罢谏议大夫送御史台根勘制 汪藻

义重于生虽匹夫不可夺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几于丧邦具官某蒙国厚恩为时显宦方氛裊结萧墙之内至军民谋闰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获奈何投笔以遽书遗毒至今造端自汝睦孟五行之说岂所宜言袁宏九锡之文兹焉安忍其解谏垣之职以须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汪藻

梁信侯景之奸而台城不守唐养禄山之乱而灵武仅存惟议者失于毫厘之间斯敌人玩于股掌之上尔迂儒无断循默苟容道君疑萧傅之贤选参储禁渊圣用并盘之旧擢预政机方强敌之凭陵举中原而震扰克绥多难所恃老谋乃憑欵敌之言坚主弭兵之议积其愆眊成此艰危朕念夫当垂白之年宁为尔受失刑之谤而烦言荐至重比难私姑黜置于散官用窜投于荒服汝虽知免吾悔可追

资政殿学士刘鞫赠特进制 汪藻

忠人臣之大卒全者几希死天下之至难在乎所处嗟我仰成之耆哲挺然不屈于兵威既没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天资庄重心术邃明内领藩条懋治民之政外临邊锁

扬威敌之功方资廊庙之谋遽履朝廷之变不幸闻名于境外将令毁节于境外龚胜饰巾心肯移于二姓仲针临穴人将赎于百身升华一品之班加贲九原之襚庶几精爽不昧钦承

知懷州霍安国贈延康殿学士制 汪藻

贤者事君岂为保妻子之计国家多事所贵死封疆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靡从威武之夺既遭奇祸宜峻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屡更烦使昨任州符之寄适当边徼之冲婴无援之孤城抗方虜之敌国壮矣张巡之百战躬履颜行哀哉卞壶之一门几无噍类属予初载闻此沉冤念逝者之何辜为潜然而出涕兹升华于秘殿仍加恤于遗孤庶尔精忠光吾信史

故将姚平仲复吉州团练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 汪藻

汉室备边复魏尚云中之守秦人御敌赦孟明殽龟之奔与其选众而收新进之材孰若弃瑕而责老成之效具官某禀资沉鸷事上朴忠昨緣外侮之侵尝畀中权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庙胜之谋坐此逾年隱于亡命肆朕纂图之始求时敌愆之良议者皆言汝为可用执干戈而卫社稷方急壮猷听鼓鼙而思将臣宜盼异数爰复州团之秩俾趋岳狩之朝庶分北顾之忧尚掾东隅之失勉图而绩仰副朕知

徽猷阁待制提举嵩山崇福宫杨时授工部侍郎制 汪藻

朕不堪多难思见老成如升堂而闻箫韶庶几还风俗之厚若入国而望乔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当縻以秩具官某言垂当世名配前修学必可行得师友渊源之正心无他虑惟国家饥渴之忧兹复綴于清班将每询于黄发虽闵劳以职事之剧然重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夫之心非起部优闲无以寬耆艾之责勉留助朕勿复言归

故端明殿学士苏轼孙符改宣教郎制 汪藻

论世者岂惟乔木懷人者犹及甘棠伟哉千载之英繫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见有孙而才宜加改秩之荣用示好贤之意昔贾生明王道汉录贾嘉之能魏公进忠规唐表魏謩之烈人门兼用今古所同其振尔之家声以待予之器使

御营左军都统制江湔制置使韩世忠除检校少保武宁昭庆军节度使进封开国侯加食邑食实封制 汪藻

门下提貔虎以振天威采入山川之阻取鲸鲵而摅国愤永为宗社之休既执讯以来归宜酬勲于不次肆颁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朴忠临机英果禀刚故俗甘陈兼六郡之良决胜重围闕张有万人之敌蚤备师干之试旋膺节钺之除岂惟蹇蹇以匪躬每见多多而益善昨属时巡之遽因成国步之艰羣小窥朝元凶干纪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敌鼓行靡待前茅之侦禽囚归报遂成独柳之诛华夏由此以知威天地为之而卷褻凯歌一奏盟府交书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规加两镇久虞之渥视班亚保升爵元侯增食邑于爰田衍井腴于真赋并为异数用表元勲于戏见无礼于君尔既殫于

忠荩归饮至于庙我何爱于宠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终惟爵禄有邦之典制尚图后效更
纘前休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汪藻

门下御敌者莫如自治动民者当以至诚朕自纘丕图即罹多故昧绥懷之遠畧貽
播越之深忧虽眷我中原汉祚必期于再复而迫于强敌商人几至于五迁兹緣仗卫之
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携于道路饥疲蒙犯于风霜经从或苦于绎骚程顿亦劳于烦
费所幸天人协相川陆无虞仿治古之时巡即奥区而安处言念连年之纷扰坐令率土
之流离乡闾遭焚劫之裁财力困供输之役肆夙宵而軫虑如水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
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专克己以焦劳欲睦邻休战则卑辞屈礼以请和欲省费恤
民则贬食损衣而从俭苟可坐销于氛祲殆将无爱于髮肤然邊陲岁骇而师徒不免于
屡兴馈饷日滋而征敛未遑于全复惟八世祖宗之泽岂汝能忘顾一时社稷之忧非予
获已止俟寇攘之息首图蠲省之宜况昨来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祸亟虽朕意日
求于民瘼而人情终壅于上闻主威非恃于万钧堂下自遥于千里既真伪有难憑之患
则迩遐銜无告之冤已勅辅臣相与虚懷而听纳亦令在位各须忘势以咨询直言者勿
遣危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尔众咸体朕怀尚虑四民兴失职之嗟百姓有夺时之怨
科须苛急人心难俟于小康狂狷蕃滋邦法有稽于末减乃用迎长之节特颁在宥之恩
于戏王者宅中夫岂甘心于遠狩皇天助顺其将悔祸于交侵唯我二三之臣与夫亿兆
之众亟攘外侮协济中兴（尚书孙公覲曰建炎绍兴间新安汪公为中书舍人翰林学
士一时诏令多出公手开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户窥牖而天威只尺坐照万里学士大
夫传诵以比陆宣公 吴草庐云代言之臣南渡讫于季年惟显谟汪公最优多难之秋
德音所被闻者凄愤何其感人深哉盖其制作得体不但言语之工而已）

戒百官勤修职事诏 程俱

朕惟治古之时在位者皆有秉德率义干城卫上之心在职者皆有守官徇国砥节
励行之操故下焉如手足之卫头目上焉如元首之有股肱是以有所不为为无不成有
所不征征无不服于戏何修而可以臻此欤朕遭时艰危枕戈尝胆者五年于兹矣强大
之国憑陵之势未已凋残之境愁叹之声相闻仰惟祖宗之谟烈遠懷二圣之北狩中夜
待旦如临深渊眇然深思未知攸济夫内修政事外固边陲固朕之志也然明将励翼作
而行之于下者非公卿将帅士大夫之任乎乃若行污而寄治静言而用违进无去病辞
第之忠退无羔羊素丝之节收恩媚俗者莫肯去敝伺时夺便者常怀利心以长虑为私
忧以偷惰为得计有一于此朕何赖焉兵不兴将二百载四方无虞士大夫所以保族类
而享安荣者固我家之泽也今天下骚动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书曰无旷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夫天工是代而神实临之其可
食其食而慢其事哉士大夫其恪勤无忽则亦有无穷之闻可不钦哉（石林叶氏曰余
自翰苑罢领宫祠居吴下致道亦以上书论事与时异籍不得调寓家于吴始相遇则其

学问风节卓然有不独见于其文者即为移书当路并上其文数十篇宰相见而惊曰今之韩退之也自是二十年间卒登侍从为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时)

知枢密院事川陝宣抚使张浚弟迪功郎滉改官制 程俱

勅具官某惟枢臣浚开济忠畧勤劳王家经营山川以至關辅朕甚赖之以尔同产之亲从幕府请以故赏勲尔京僚朕方思劝宣力之臣成乃弟之美岂有爱于一官乎尚克钦承以图报称

杨康国特赠徽猷阁待制制 程俱

勅钩党之祸岂不痛哉惟时怙权罔上之臣实始斷丧忠良以骋志于天下几元佑靖国仪刑之余守正之士傅以大戾举而纳诸丹书朕用盡伤思有优恤而况残酷之害被其闺门而天下冤之者乎具官某才业之美奋于昌辰摄贰天官升华书馆出入中外时论具宜遭罹以来殆将三纪待制延阁虽非故官时惟渥恩以慰沉抑

同知枢密院事富直柔加封祖父母制 程俱

祖任武宁军节度使太师守司徒致仕韩国公谥文忠弼追封魏国公余如故勅朕仰念仁祖聪明慈俭燕及于万方永怀宗臣端亮忠嘉功昭于四辅是为不朽施于后昆肆予厘事之成与享湛恩之被具官某祖某官某贤业经世王功在民闭邪责难莫如孟子之事上盛德至善有若武公之佐周措国家于九鼎之安息兵革于百年之久逮兹涂炭之极益见蓍龟之明宜世济之有人知庆余之不爽举斯宠典表以大名用易国封且仍公位亦何加于旧物姑申命于恩纶

祖母韩国夫人晏氏赠魏国夫人

勅景佑庆厯之际有旧学之臣曰临淄公殊以隩德遠业克相睿明乐善不倦以得天下之英才举而进之布在显列数世赖焉是生贤女作配人杰福善之庆逮其子孙具官祖母某氏庄静明淑礼法具宜闺门之中有叙有爱鱼轩翟茀命服赞书居而有之以至偕老朕宗祀上帝敷泽绵区恩数首行于四邻宠綏上及于三世无以加厚易封大邦匪唯告第之增华抑俾有家之知劝

故相李纲除观文殿大学士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制 程俱

勅朕睠彼荆湘之上流旁连交广之五管震扰未靖辑綏是图必得重臣用康遠俗具官某器质英迈才猷敏明忠诚足以动众心刚果足以任大事向繇人望首置宰司去国累年公议攸属晋军谋帅莫居郟穀之先周室任贤有若召公之翰俾专阃制往布恩言仍跻秘殿之华式为南服之伯顾位均分陝矧繫国步之方艰庶功比平淮无使古人而专美惟余旧弼无待费辞

给事中黄叔敖兼侍读权吏部侍郎廖刚兼侍讲制 程俱

勅圣人之言譬水火之为用前史之载实龟鉴之具存朕思广聪明旁资讲读庶兼取于直諒抑有助于艰难以尔某官黄叔敖儒雅饬躬温良成性以尔某官廖刚渊源有自劲挺不回皆以时髦深明古训继金华之业盖无事章句诵说之繁读倚相之书亦当

有切磨讽议之益其敷尔旨以沃朕心

龙图阁待制利夔路制置使王度加徽猷阁直学士进官二等制 程俱

勅自兵连祸结暴师中原六年于兹矣而戡定之功未之获也其有分绥御之权制阃外之事而能所歴有纪威声隱然至于夷险不回绩效尤着则陟明之典其可后乎具官某忠莩出于天姿才猷见于累试蚤被器使投刃之下无全牛比属时危疾风而后知劲草爰更师路屡奏肤公载抚兴元有嘉豫备枢臣来谗功状卓然岂唯寬朕北顾之忧抑以张吾犄角之势延阁之邃学士之班是为清华以旌功伐仍进官之二等亦示劝于一时益懋乃庸以称休宠

起复明州观察使吴玠兼陝西诸路都统制制 程俱

勅孝移于忠者圣人之格言国尔忘家者人臣之彝宪而况分阃外之寄统诸路之师淬厉以须枕戈待旦而可以亲丧废乎具官某比以功伐寢阶显荣却敌有沈果之机驭军适威爰之济战多中率懋赏既行遽深风木之悲方从金革之事矧临敌忌于易将而军制容于夺情其安厥常毋旷尔职苟能扬名于世以显其父母则忠孝之道两得矣尔其懋哉

新安文献志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

（明）程敏政 撰

○辞命

绍兴十年九月明堂赦文 程克俊

门下朕嗣承大统躬履多虞属炎正之中微致绵区之俶扰惟二帝出狩不敢忘者亲爱之恩而一纪拏兵尤可痛者生灵之命邦之不靖罪实在予每念累朝之至仁兼爱两国之赤子冀休兵革各保封疆徒以安天下为心岂在修匹夫之怨至于遣使致币屈已讲和然朕诚不足以孚强敌而俾革心德不足以保遗民而俾安宅靡成言之固守复始乱以侵陵是使南北之民永无休息之日咎繇菲薄疚切蠹伤幸赖帝鉴孔昭大畀丰穰之岁人心共愤咸懷敌忾之忠兵民足食以无虞将士叶谋而有济载念九筵之盛典盍循三岁之彝章合天地以奉圭币之恭侑圣明而登牢醴之荐式崇大报痛致精禋惟上下神祇临我而格思惟祖宗功德在人而未艾两仪助顺偃开偃革之期九庙重休益壮肯堂之业是用诞敷霈泽溥及多方示孚惠于函生庶导迎于和气于戏精意以享熙事既成敛福锡民忍向隅之独泣同仁一视期率土之举安尚赖文武一心忠贤同德共戡多难永底丕平

獎諭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 程克俊

勅岳飞自金师入境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万曾未闻遠以孤军当兹强敌抗

方兴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麤鬪屡合敌人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兵气之克扬而吾军之方振尚効功名之志亟闻奏凯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闕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獎諭想宜知悉

賜少保枢密副使岳飞乞叙立参知政事王次翁之下不允批答 程克俊

勅岳飞得卿奏近蒙恩除枢密副使令参知政事王次翁叙位在臣之下契勘参知政事叙位旧例在枢密副使之上臣虽谬忝孤卿岂得遽紊班列欲望圣慈令臣只依旧例叙位在参知政事之下庶使邦仪不易愚分可安具悉卿蚤建殊勲显登亚保虽赞西枢之务实聯左棘之班肆同列之有陈请会朝而居下朕嘉其自抑盖有能逊之风俾尔在前且昭右武之意情文俱得礼法无嫌胡为守谦未安厥服勉体睠意勿复有言所请宜不允

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尹焞转一官致仕制 程克俊

昔孔戣告老韩愈上疏请留言贪贤之美疏广乞骸道路观者有贤哉之叹夫贪贤而惜其去固朝廷之美事而据经引年以全进退之节者亦士君子之素风也我有耆德之臣兹上乞身之请宜颁渥渥以示至懷具官某行配古人名垂当世蚤受大儒之道独传圣学之归顷以特招来仪迺列露门劝讲顾未厌于详延真馆奉祠遽愿即于闲燕阅时甫迈抗章复来乃备沥于恳诚祈悉逖于官政虽嘉尔志良哂予衷其仍次对之班往遂丘园之乐勉亲药石益介寿祺

随州观察使李显忠授威武军节度使充左金吾卫上将军封食实封如故制 汪应辰

门下朕运文武之大柄以济时操赏罚之至权以御下念秦伯用孟明之意与冯唐面文帝之言眷乃劲臣久于闲地肆颁新渥靡限旧章随州观察使提举台州崇道观陇西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一百户食实封壹千贰百户李显忠挺志坚刚稟姿剽銳生知大义既敌愆以从王洵奏朕公期捐躯而徇国顷者成师以出惟敌是求方志驰于伊吾乃威损于■〈衤旬〉邑勉从绌典以塞輿言然而折馘执俘亦云戮力动心忍性抑又累年矧羣材之彙征岂一眚而独弃粤若国朝之制凡厥将帅之臣或元戎拥节之行或周卫执金之守昔鲜闻于并授今特出于异恩内以增鞬鞞之严外以为屏翰之重皆将观政非以假人于戏与人之周庶几得颇牧而能用共武之服尔其继英卫之善兵肇敏戎公对扬休命

賜尚书左仆射陈俊卿上表再乞解机务不允诏 汪应辰

勅俊卿朕惟比岁以来大臣数易规模不定何以成事功廉陞易陵何以严国体谓将久任要在得人以卿道义纯全谋猷闲遠洵更众职而名愈重参翊大政而力愈强考卜既精咨询咸允乃真百寮之冠式图庶绩之熙方沃嘉猷遽祈释位岂习见近事但以轻去为高而未谅朕心盖以既往为戒苟纷纭之如故奚经济之可期宜体仰成益勤励

相尚念分阴之惜无徒累牍之烦所请宜不允不得再有陈请

赐尚书右仆射虞允文再乞解机政不允诏 汪应辰

勅允文卿名振华夷枋经文武方兹注意维以仰成曾坐席之未温乃抗章而欲去义将安出势岂宜然已明喻于至懷尚荐陈于前说惟左右之宣力盖将有为非初终之一心何以能济勉安厥位益究乃猷所请宜不允不得更有陈请

赐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陈良佑乞畀外祠不允诏 汪应辰

勅良佑朕惟本朝之盛谏官御史类多以称职久任其辨明是非纠逖邪枉盖不遗余力然未闻一去言路乃切切然顾畏引避而亦无有轻议其后者卿顷在谏省殆将三年既而出纳命令铨综人物朕所选用每有加焉今忽以尝任言责欲避仇怨而去是何故邪传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卿其安之所请宜不允

赐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安远军承宣使吴拱辞免除兼知兴元军府事充利州路安抚使恩命不允诏 汪应辰

勅吴拱朕惟乃父尽力百战以保卫全蜀蜀人德之如并棠思召公也尔又能服父训不违公忠洁廉是以士尤乐为之用乃者即其驻军之地付以牧守之重从民之欲因势之便用材之宜庶几建一官而三物成焉往其钦哉毋替朕命所请宜不允

赐显谟阁直学士荆湖南路安抚使沈介招到三衙军兵奖谕诏 汪应辰

勅沈介朕常患今之郡县有所兴为往往骚然烦费而事未必集虽然岂不存乎其人邪卿任分阃之重坚体国之义招致锐士入备禁旅愿从者听中率者取初不以一毫扰民而道路云远糗粮毕具又未尝仰给大农也呜呼兹亦可以观政矣予惟尔嘉之

赐新除寶文阁学士致仕凌景夏辞免恩命不允诏 汪应辰

勅景夏朕闵劳卿以官职之事故特进名秩以示贪贤弗获之意盖古之里居者亦岂自暇佚而已哉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祇辟卿其钦服朕命勉尽此义所请宜不允

察郡邑廉吏诏 程叔達

朕惟天下治乱系乎风俗之美恶风俗美恶系乎士夫之好尚盖士夫者风俗之表而天下所赖以治者也故上有礼义廉耻之风则下有忠厚醇一之行上有险怪偷薄之习则下有乖争陵犯之变朕尝戢奸贪黜浮靡躬节俭以示天下而歷纪逾久治効未进意在位者未能率德改行以厚风俗故廉士失职贪夫长利将何以助朕兴化致理无愧于古乎部使者郡守其为朕察郡邑廉吏来上朕将甄獎待以不次其或持禄养高崇饰虚誉应诏不以实使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时汝之辜必罚无贷

罢鬻爵诏 程叔达

朕惟鬻爵非古制也夫理财有道均节出入足矣安用轻官职以易货财朕甚不取自今除歉岁民愿入粟賑饥有裕于众听取旨补官其余一切住罢

立皇侄贵诚为皇子诏 程秘

朕以菲凉获承休绪念国嗣之未建尝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为子矣审观熟虑犹

以本支未强为忧皇侄邵州防御使贵诚亦沂靖惠王之子犹朕之子也聪明天赋学问日新既亲且贤朕意所属俾并立焉深长之思盖欲为异日无穷之计也其以为皇子改赐名昀（程雪楼曰少侍微庵先生语及文章事读宁宗遗诏邵州防御使某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犹子亟称洺水所为文不在汉制下）

理宗即位大赦文

天生烝民而立君所以任父母抚绥之责父有天下而传子所以绵祖宗统系之基祇仰先皇自承丕绪不以大寶为乐惟以万方为忧懷保小民钦畏上帝消斥奸佞登崇俊良勤不倦于宵衣俭至形于澣服坐臻感格聿底康平二气叶调羣生茂豫中原云附故境日归允惟中兴之功浸复太平之观乃以焦劳之久遂愆节适之宜忍闻憑几之言方切号弓之痛顾令眇薄获纘休明仰奉母仪俯临海■〈宀禹〉正皇皇如灼之际加兢兢载惕之思然创剧摧心尚旷万机之务而政先及物岂稽四海之恩可大赦天下

谕经筵讲读官诏 程秘

朕初纂丕图亟奉慈训既御经幄日亲羣儒深念进德立治之本实由典学朝夕罔敢怠忽尚赖诸贤悉心启迪毋有所隱朕当垂听益加自勉即令学士院明谕朕意

仓部郎官潘樵除大理少卿诏 程秘

朕惟天下国家之本在身每于躬行之际尤所致谨比览仓部郎官潘樵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大理少卿以示嘉獎

谕监司守令恤刑诏 程秘

昔成王立政之初于庶狱庶慎曲尽其敬忠厚积累圉圉空虛治道所由昌也朕践祚以来举廉戒贪兴能拔滞亦欲郡县闻风政平讼理也而懦者汨于吏奸莫恤人命强者輒持巧心析律贰端久系株连遂易瘐死其或叨愆自丰庶威夺货五过之疵是非舛紊蔑弃中兴民冤莫伸哀矜之意微剥敛之风着岂朕为民父母之意哉继自今监司守令各思天牧之重躬务审克无僭乱辞勿格诏而弗遵勿任情而自肆深培根本共守中和庶几羣吏视仪罔敢弗率儆犹翫狎习为蔽欺贪残淹留莫之纠刺上负朝廷之委任下辜斯民之宅生则国有宪章罚加失职非予一人所敢私

太师鄂王岳飞改谥忠穆制 程秘

昔在高皇中兴炎祚如吕丞相勋实着于勤王如岳鄂王烈尤高于卫国盖御侮复辟均为社稷之臣而秉事握枢咸受腹心之寄夫既稽功之无间岂容论德之或殊顷焉异议之莫齐今也师言之允穆同一辞而作谥垂万世以为公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赠太师追封鄂王谥武穆岳飞赋河朔之雄姿熟左氏之兵法遁乌珠于中宵之急拔刘豫于一鼓之余西京之地既还河南之境寢复惟其张马步蒋山俘馘之势故能定业于江南使其合晋絳泽潞豪杰之谋諒已策勲于昔日虽以忠而许国屡形于天语之褒嘉奈畏敌而急和深沮于权臣之私意此身卒至于莫保天下至今以为冤朕获纘丕图敢忘宿愤方将壮薄海之义气可不伸当日之忠魂爰易嘉称用彰

实美鄙奸夫之遗臭不崇朝而肉寒伟烈士之英风将千秋而发竖果孰得而孰失抑可劝而可惩今有名孙久司兵饷得非忠义之报足验天人之符噫遗庙峩峩虽或游神于古鄂英灵凛凛岂能忘意于中原（右翰林学士程公珙所拟撰也先王初被竇庆乙西诏书实先赐谥忠穆时程公以刑部尚书与今吏部侍郎王公暨对掌纶掖始聆听庭之旨跃然喜曰此圣上初政大庆赏足以慰天下公议矣退即拟制以俟録黄之下继而宸衷未愜犹曰穆不如武当以诸葛亮郭子仪二谥之美者以旌异之于是复改忠武画旨至中书适王公当视草遂盼今制继而程公以书来曰某甚愿附名英烈而词头适不相值念具藁已成虽不得敬宣德意而快覩之初心不可不着见己寘所集外制中而表其事于其下闻将嗣金陀之编幸并传以示来世因録以寄呜呼代言鳳池忠邪之所取正即更定之次第以知上睠之宠因所録之颠末以见人心之公天下从可知也先王于是不亡矣既刻是编不敢负程公所以加惠九京之意辄叙梗槩以为附录云珂谨识）

故崇政殿说书程頤孙源授籍田令制 程珙

勅故崇政殿说书赠直龙图阁谥正程頤四世孙修职郎程源爵禄朝廷之名器固能砥砺于一时贤者风俗之枢机实可作兴于百世激劝有道今昔所同睠惟尔祖之贤一出濂溪之正尽心知性无非根本于大原启钥抽緘用以开明于后学求其嗣裔得尔端良隆然受道之资甚矣典刑之旧锡之命秩擢寘班聯庶几风动于听闻无或偶蹈于邪僻克迈先训尤殫乃心可依前修职郎特授行籍田令

故华文阁待制朱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诏 程珙

朕每观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注解发挥圣贤之蕴羽翼斯文有补治道朕方励志讲学缅怀典刑深用叹慕可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谥如故

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赠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文正制 程文海

允文允武遽兴殄瘁之嗟懋赏懋官庸举报崇之典故具官何某家传忠孝德备柔刚事军旅而敦诗书生闕闕而习政务践馘台省悼汲黯之在廷勤勩蕃宣式樊侯之维翰教兴庠序惠洽闾阎论事后成败国之蓍龟以身系安危朝之柱石朕方求助天不憖遗兹用胙以召棠跻于周傅表功锡号节惠易名视台宰之多仪籓邦家之八柱昭予异眷慰尔遗忠于戏华屋山丘采思贤于既往丹书带砺尚济美于方来尔其顾歆是为不朽（欧阳公玄曰公之文以气为主至于代播告之言伟然国初气象见于辞令之间）

平章政事王桓故祖父金吾卫上将军知中山府事善赠银青荣禄大夫司徒追封冀国公谥武靖制 程文海

有功当封虽远必録无德不报既往可追矧予宣力之臣复有谄谋之美宜隆命数以备哀荣具官王某故祖父某官某以忠孝立身以仁义发迹用士致其死力治民得其欢心入真定之兵三百余人定中山以南四十二郡不杀降以规赏常捐己以活人为吏则称其廉循为将则号为智勇宜子孙之盛大皆德泽之深长是用仿周法以易名表冀

方而启宇仍跻崇秩庸示殊恩呜呼仕至执金吾缅想勲劳之旧名在太史氏荣书邦邑之新英爽如存休命勿替

安南国王遥授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陈益稷加金紫光禄大夫制 程文海

委质归朝既去逆而効顺以爵驭贵宜崇德而报功诞播明纶用孚众听具官陈某知畏天者事大期保境以全民慕帝王之有真见几而作惧祖宗之不祀自拔而来以忠孝之诚受知于世皇蒙天地之恩嗣封于故国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吊民终焉舜帝之诞敷班师振旅彼迷不复尔守弥坚拯溺救焚从王师凡一再举适馆授粢留湖右几三十年身歷事于四朝志不踰于初节肆朕践阼亟其来朝是用增新秩以示恩仍旧封而授职呜呼内宁外抚朕不忘铜柱之南近悦遠来尔益拱辰星之北祇若休命永肩一心

侍御史赵世延故祖父蒙古汉军征行大元帅按扎尔赠推忠効庸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秦国公谥武宣制 程文海

应天顺人惟祖宗之仁圣建邦启土亦将帅之勤劳睠此盈成申之褒赠具官赵某故祖父某官某才兼文武德备忠良挺不世之姿佐方兴之运率师灭夏莫不望风而降假道破金咸谓自天而下以帝王之兵不杀为本故秦蜀之众长驱而平遂收百战之功迴出诸将之右慕兴唐之英卫老不辞难方佐汉之良平谋无遗策九京不作千载如生是用进位台衡表勋柱石冠四字以锡号节二惠而易名荣开白社之封载在丹书之府呜呼望三千之组练古名将何以加渺百二之山河尔嗣孙其是似尚维英爽歆此宠嘉命相诏 程文海

中书政本也军国之务大小由之朕自即位以来厉精求治爰立辅相以总中书而期年于兹大効未着岂选用之不当欤何万几之犹紊而羣生之寡遂也今特命中书左丞相某为右丞相太保某为左丞相统百官平庶政便者举行弊者革去一新综理诸内外合行大小事务并听中书省区处闻奏违越者论罪于戏设官分职慎毋紊于条纲持盈守成务先安于黎庶

科举诏 程文海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才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遠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贡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于戏经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风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揭文安公曰时议行贡举法公请用朱文公私议革词章之弊上即命公草诏行之）

谕立鲁斋书院 程文海

勅陝西行省行台大小诸衙门官吏人等中书省奏御史台言故中书左丞许衡首明理学尊为师儒世祖皇帝在潜邸尝以礼征至六盘山提举陝右学校文风大行西台

侍御史赵世延请依他郡先贤过化之地为立书院前齐哩克琨总管王某献地宅以成之延请前国子司业某同主领教生徒乞降旨拨田养士将王某量加旌劝准奏可赐额曰鲁斋书院仰所在官司量拨系官田土入学奉朔望春秋之祀修缮祠宇廩饩师生务在作养人材讲习道义以备擢用从奉路正官主领敦劝行省行台常加勉励其王某令有司别加旌表仍禁治过往使臣官员人等毋得在内停止褻渎饮宴聚理词讼造作工役应瞻学产业书院公事毋得诸人侵扰彼或恃此为过作非宁不知惧

中书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封宣国公诰 朱升

君臣际遇方当开创之初辅弼尊崇在得勲庸之旧以掌邦治以亮天功矧朕股肱之资重此钧衡之任弘扬大诰昭布明廷中书左丞相李善长柱石良才国家宿望曩于举义之始即推佐命之诚军幕竒谋鼓舞风云于淮甸省垣综理收藏图籍于京师出入戴星精诚贯日礼乐刑政悉总其纲维钱穀甲兵必经于筹划意气孚于将帅惠爱被于黔黎当予亲征之秋居中控镇及予治国之际遇事敷陈华发丹心其勤劳如一日清风黄阁能表率于百僚金鼎调元斡熙和于世运青宫养德取法则于师模领此兼官加其封国于戲汉廷命相萧何在曹参之前唐室纪功玄龄居李靖之上益恢遠治以副至懷可授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録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封宣国公

中书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封信国公诰 朱升

命将出师立兴王之大业建邦启土资佐运之功臣仗斧钺而成显功秉钧衡而宅右揆才为异等赏亦非常孚告朝廷诞宣纶綍中书右丞相徐达刚资英杰遠量深雄岩岩山岳之崇矫矫虎貔之猛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气冠万人而无敌拔帜摧城威行四境以推恩抚民安堵牙旗指顾淮海风清雷鼓鏗鎬湖湘率服西连巴蜀东际溟洋有征则总水陆之军戎所向则收郡邑之图籍削平二强国古之名将何以加辛勤十余年吾之封疆由此定奏苏湖之捷俘臣主而归允谓元勲宜膺上爵尊荣相府仍加开国之褒辅导储宫尤重兼官之选于戏太公韬略当成一统之规邓愈功名特列诸侯之表用颁宠数尚克钦承可授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録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封信国公

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封鄂国公诰 朱升

朕闻德创皇图期遂安民之志武定天下实资开国之臣古昔盛时事皆如此英雄奋发本非偶然适当逐鹿之秋乃得如虎之将作朕心膂为国爪牙爰建振古之勲宜考优崇之典任人惟旧与治同新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常遇春知周而量弘才沉而气鋭毓兹瑞器韞辉光于里中建我义旗从飞渡于江左栉风沐雨擐甲挥戈身经百战之劳勇却万夫之敌侍帷幄而决胜千里仗麾钺而宣力四方施号令惟加谨严与士卒则同并苦威名服众武畧超羣方朕草昧之经营托尔中外之翊赞鱼得水以相济云从龙而上升戡定江西战必胜而攻必取廓清淮右老者安而少者懷及大战于鄱湖暨鏖兵于赤壁取强陈于电扫驰羽檄以星奔况旧馆之蜂屯既除而姑苏之兔窟皆破矢石如雨登

坚城而不惊王帛如山禁秋毫而不犯可谓冯异功不小于邓禹潘美义无忝于曹彬计其勲庸礼当恩锡燮调金鼎保辅青宫位乎中书之平章升以上公之兼职于戲若股肱之戴元首若舟楫之济巨川日月旗常纪崇勲于光大山河带砺誓积世于久长可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兼太子少保封鄂国公

浙江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朱文忠诰 朱升

惟天惟祖宗相佑我国家朕起自田野克成大业命汝小子文忠在兹浙土浙之为省左江右湖地大物繁其民工巧其习侈靡朕以俭朴为天下先庶几移风易俗俾守此土莅此民者明知朕意以尔文忠仁而有勇国之懿亲乃者守金华戍严陵塞乌龙之隘扫苗獠之羣长驱邻国之境浙江之平与有劳焉朕嘉其能于是寄以方面委之腹心位至平章权兼将相任亦重矣于戏尔克俭谁敢复奢尔克勤谁敢复怠尔克正谁敢复颇慎厥身裕厥职予则汝嘉

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邓愈诰 朱升

开国之初必藉威武英明之士廓展疆土佐兴大业使居台辅则可以作朕股肱司宪台则可以作朕耳目是用选兹勲德登于要清邓愈起身虹邑協力辕门阵法合乎韬铃射艺精于毂率佐予兴运嘉尔策勲由淮泗以从征歷滁和而扈蹕江流飞渡姑熟慰云霓之思水栅扫平建业恢龙虎之胜驻戎麾于京口开帅阍于桐川克敌宣城长鎗闻风而慑服抚安歙郡蠹苗犯顺而就擒蹂浙西以辟封疆拓鄱阳而资保障顷颁殊渥任至平章素懷彰善瘅恶之才宜膺绳愆纠缪之职兼佐储副聯肃朝班于戏延揽英雄光武纳邓侯之策激扬清浊太宗善王珪之能勉企前修期臻至治

太史令刘基诰 朱升

帝王膺歷数于天顺时令以颁政教建官择人宜莫先焉昔在唐帝乃命羲和三代太史之职察天文纪时政占候纪载同出一官推天合人古之道也当斯之任者实在通儒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少壮之年策名科甲扰攘之际控驭一方逮从朕游首陈遠略为邦之本末用武之后先尔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诸所建明一存成效太史之事盖所优为是用因其旧官锡以新命尔其用协五纪允厘百工勗耆德纳嘉猷以副钦天图治之心则予以悻

翰林学士陶安诰 朱升

盖闻国家之立也必有一心之臣尊戴而光辅之张其纪纲植其仪表正其号名善其词令展基图之大弘功业而昌之以着其弥缝先后之力焉朕之初渡江也江南之士杖策谒军门者陶安实于今十有三年矣宣号令则军民信提案牒则要领成牧民而民安治吏而吏服陈列之词无愧出纳之命惟允虽艰难繁剧一不动其心惟尊戴光辅之为务可不谓一心乎迩者开翰苑以崇文治立学士以冠儒臣重道报功领兹新命尚论思以紬诸已献纳以成其君章明世教润色皇猷朕惟汝嘉式登永誉

新安文献志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三

（明）程敏政 撰

○奏疏

论宰相枢密不宜禁接宾客疏 谢泌

臣窃见王禹偁上言请自今宰相枢密并不得于本厅接见宾客以防请托有诏从之仍令御史台宣布中外臣以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张说谓姚元崇外则踈而接物内则谨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体今天下至广万机至繁陛下以聪明寄于辅臣自非接见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见则羣官请见咨事无时是大臣常须候百执事于政事堂无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则勿用用则勿疑若政在大夫禄去公室国祚衰季强臣擅权当此之时乃可为虑今陛下囊括宇宙总揽豪杰朝廷无巧言之士方面无姑息之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今日之谓也奈何疑执政为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温室中树顾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谢安石对客围棋捷书至而客不觉大臣当密慎如此虽妻子犹不得闻况他人乎使非其人当斥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设若杜公堂谒见之礼岂无私室乎塞相府请托之渐岂无他径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体羣臣以责报礼之道也王禹偁昧于大体妄有陈述上累圣德蒙蔽聪明狂躁之言不可听用取进止（宋史传曰太宗览奏即追还前诏仍以泌所上奏送史馆）

乞用宿旧大臣以小人为戒疏 谢泌

臣伏覩诏书以近日不逞之徒所陈述者皆閤閤猥媠之事臣闻古先哲王询于刍蕘察于迕言者盖虑视听壅蔽故采此以達于物情亦罕闻用其言不察其实而遽行其事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先朝时候莫陈利用陈廷山郑昌嗣赵赞之徒喋喋利口人心惟危赖先帝圣聪寻各诛剪然为患已深矣此皆陛下稔知者也自陛下临御以来尽去此輩是以天下咸知日月之明乾坤之大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望陛下行之久而惟新唐明皇初用姚宋则治晚用林甫国忠则乱此亦望陛下深加圣虑臣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者辅圣帝佐明王建万世之基立不拔之业者必倚老成之人至于成康刑措盖从周召之谋文景清静亦用萧曹之画夫精练国政斟酌王度未闻市井之徒尘走之吏可当其任也陛下深察前古用小人则乱用大臣则治然后小人不敢萌心而大贤得以毕力也（咸平元年上）

论伐辽札子 洪中孚

显谟阁直学士中大夫真定府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兼知成德军府事提举本府学事及管内劝农使兼点检牧马丹阳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赐紫金鱼袋臣中孚今月十二日奉御笔以臣议论收复燕云故疆与诸路帅臣异同仰具的确利害奏闻臣恭依圣训条具于后

一臣前谓政和三年可大举者正以朝廷岁赐百年皆积燕山暨山前山后州粮糗颇丰编民富盛庶几有玉帛粮草人民可因获广土地之实而谋臣不于此时建策今日徒余空城机会已失不可复举诸路帅臣皆不知兵饷而执燕云不根之语云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知拯救无路自归何啻大旱之望云霓若兴吊民偏师不独箠食壶浆当具香花楼子界首迎接也臣久历边鄙粗知敌情此乃游手之人不能自存者觊觎南归以窃爵禄实非大姓之言臣典勘维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县等官无非汉儿学诵诗书识字者必取富贵岂不知国家英俊如林若南归其权贵要途燕云数州学究安能一一据有此士人无归意也饷粥粗给者必连戚里而刘六符相辽疾且笃耶律洪基临问遗言燕云实大辽根本之地愿深结民心使无南思也洪基乃诘其深结之道六符对以省徭役薄赋敛洪基深嘉纳之遂减税赋三分之一以人情揆之岂肯舍姻娅而就重敛此大姓无归意也香花楼子之语果足凭乎

一委积不厚兵家所忌臣稽考朔部河东粮草若用武不免添屯粗给半年如下山前山后州倾朝廷帑藏不足以支一岁第不知献谋者当以何策贍其后

一承平日久兵骄将惰动輒靡溃而欲以无纪律骄兵伐人之国何异缘木求鱼轻举妄动其理必然徒自取辱丧师而貽患于将来也

一权贵以侈丽自矜而贱节义海宇匱乏小雅尽废四维不张方且虑人乘我何暇谋人臣未见其可也伏望圣慈早回天心特降睿旨内修文德外谨邊陲思患预防以备不虞切勿轻忽以取不可测之祸重念祖宗积累二百年之基以宗庙为念福此黔黎万万幸甚

一臣蒙国厚恩虽粉骨碎身未足报称苟有闻见岂敢缄默以避黜责迎合权臣上罔陛下为苟容计以危社稷若谋臣必欲收复燕云故疆臣虽万死不敢恭奉诏旨伏望陛下诛臣以谢谋臣专委经营收复庶几他日诛误国者以谢天下而不得幸免也臣暗昧不烛事机愚衷感激义不顾身语言抵忤上渎天威甘挨斧钺

右谨录奏闻伏候勅旨谨奏政和四年四月日（武进刘公岑曰洪公此奏言甚切至会遣中贵人谭稹来议公曰为此谋者国之贼也禛大不乐竟劾公使奉祠去降待制又夺之时政和六年也）

乞斩蔡京等六贼疏 江致

臣等闻尧之时有八元八恺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尧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谓我将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遗之使大明诛赏示天下耳故传曰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天下诵之至今不息臣等窃谓在道君皇帝时非无奸臣贼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遗陛下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聚敛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辽金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创开边隙使天下之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而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靖康元年正月日与陈东同上）

乞复用李纲种师道疏 江致

臣等窃观今日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庸缪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棖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陛下拔纲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为执政中外相庆知陛下之能任贤矣斥时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纲任而未专时中斥而不去复相邦彦又相邦昌自余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贤犹未能勿贰去邪犹未能勿疑乎闻因金人罢纲职事臣等惊疑莫知所以纲起自庶官独任大事邦彦等嫉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纲用兵小有不利遂得乘间投隙归罪于纲夫一胜一负兵家常事小胜固未足为喜小挫亦岂足为辱况示怯示弱竒谋秘计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窃闻邦彦时中等尽劝陛下他幸见事有急各除亲党外任遣家属随之远去岂有身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难其意止欲仓卒之际各保妻孥耳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闐然骚动弗安其居若非纲为陛下建言则乘輿播越在外宗庙社稷已为丘墟生灵已遭鱼肉陛下将有弃宗庙社稷之名赖聪明不惑特从纲请中外闻之虽愚夫愚妇莫不举手加额仰叹圣德之盛纲之力岂曰小补之哉是宜邦彦等譖谤忌嫉无所不至若以纲用兵小挫遂当罢黜则童贯创开边隙以贻今日之祸近又引兵数十万以事云中之役几于匹马只轮不反朝廷曾不议贯之罪何纲小挫而加罪乎邦彦等执议割地河北实朝廷根本无三關四镇是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间以北之后邦彦等能使金人不复败盟乎一进一退在纲为甚轻在朝廷为甚重社稷安危在此一举幸陛下即反前命复纲旧职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师道以阃外之事陛下不信臣等之言请徧问诸国人必皆曰纲可用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际可不审诸取进止（靖康元年二月与陈东同上）

论反正六事疏 胡舜陟

臣观春秋传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国家自熙宁间王韶建开边之说王安石主其议遣将用兵无岁无之泸南广南勤师遠伐至崇宁以来尤甚西开青唐以及夏国南筑溪洞以及丹州西南则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驱赤子陷锋镝死者不计其数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余年而又王黼童贯合谋以弃契丹百年之好约金人以墟其国是以上帝震怒祸我国家金人强悍莫之能御屠戮士庶攻陷城邑长驱于中原问罪于都城亲王宰执为质北庭犹入境弥深称兵未已我师之出无不败衄蹙国丧气失威损重此岂非所谓弗戢自焚其事好还者乎陛下践阼适于斯时宵旰焦劳未见其效盖天怒未解人力岂能胜哉然天之人相去虽遠其应甚迩今欲上解天怒当修人事以应之书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先王修省以应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观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泯灭而未举王安石刻急之法为梗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诞漫尚循旧习骄奢贪鄙曾不少悛风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见功赏已骤至及其败事罚不加焉赏罚未得其正也阍宦近

习犹执事权颀颀恣睢无所忌惮任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宠者未加镌削怀材抱器者陆沉州县爵禄未得其正也昔之侥幸富贵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于重敛赋敛未得其正也数者不正岂所谓正厥事乎伏望明诏三省凡是数者悉反之正庶几人事修而天意得震怒一解妖气自消坐致太平增光祖烈（靖康元年十月上）

乞救中山状 胡舜陟

臣伏见陈亨伯蜡书其词哀切首陈真定城破屠戮生灵不知几万人凭据高城愈难追退臣读之流涕切叹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尝遣一人一马为援也李邈三四十状奏陈略不见报朝廷岂不惜土地而爱人民但以见在讲和不敢动兵一何失计之甚邪臣请为陛下言之古者列国兵交使在其间推论利害释二国之患是以息民而贵和今彼遣使来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动乃所谓和也然金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侵寻而南有并吞席卷之志时遣一使邀求宝货诡辞为顺使不为备我之使往胁之以威不得吐一语但以金人甘言奏闻而朝廷不察其情伪便谓和议已定宣抚司见讲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于亡陈亨伯所以言彼受和议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无人救解彼何计之得而我何计之失也今闻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讲和之故不令宣抚司应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则河北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则京师不可都而宗庙社稷危矣陛下何不以宗社为念乎亨伯又言彼既攻城杀人放火而我师援之理不为曲朝廷若任诸镇之存亡不复顾恤则更无可论若欲保全伏乞速赐指挥宣抚司火急遣兵前来亨伯之言如此可谓切矣陛下若听大臣之论谓既讲和不复应援则非惟失宗社至计窃恐土地人心必两失之若大臣谓今日无兵何以为援臣以为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诸郡县倾廩库与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为用但系措置何如耳亨伯乞宣抚司兵自深冀来祁会合马忠兵宣抚兵击其西祁兵击其东中山为内应则转祸为福易败成功其言似亦有理伏望陛下诏三省枢密院日下详酌施行（靖康元年十月日上罗鄂州云舜陟李子仰为太府丞轮对以舜陟所论江淮事进呈高宗语曰岂非钦宗朝作台谏者乎朕观实录惟卿父奏疏甚多殆指此类也）

论蔡攸罪状 程瑀

臣闻乱在外为奸在内为轨奸御以德轨御以刑古之制也刑当其罪则刑一人而四海服焉此息乱弭奸之道也蔡攸之罪四海之人皆以为可杀陛下未能明罚勅法遂使公议鬱结至今臣谨按攸豺狼种类固不可以人理责考其挟媚道以干权操譎计以固宠窃弄威柄至于位师傅之尊躬俳优之贱侮慢君上污蔑宫庭则厥父或未至是盖死有余责矣又况燕山之役攸与童贯同为宣抚丧败师徒盖以万计卒不能取燕山乃开闢以招金人复厚与岁赂易其空城招尤纳侮实自此始及金人为南犯之计首议于夏初决策于秋末攸任枢府边吏来告不以上闻及其犯塞不复计守御之事合家南游名为扈从上皇实皆叛也上皇南归非独思念陛下本于天性其深见远识正应如此攸

盖弄臣上皇岂复与之论议乃敢肆为诬罔谓劝上皇南归盖欺罔君上愚弄朝廷虽已败犹复尔也罪恶彰着海■〈宀禹〉愤疾言章交上名为逐之广南其实处之善地修其政刑今日正不可缓伏望陛下奋发明断投之海岛不使污我海内实快天下之望取进止

乞内中置籍录台谏章奏疏 程瑀

臣闻君犹心也宰执犹之股肱台谏犹之耳目耳司听目司视视听不废运用股肱无为于中而治者此心所以为君也人君亦何为哉相与论治道者台谏也相与行治道者宰执也天下之事不过利与害台谏曰是宰执曰非人君察焉果非也过在台谏不在宰执若以是为非则宰执何所逃罪哉宰执曰利台谏曰害人君察焉果害也过在宰执不在台谏若以利为害则台谏何所逃罪哉万机至繁吾之所以用聪明者特在于审是与非辨利与害此以一应万之要也苟不能致知乎此使是非利害灼然胷次则真贋不分朱紫混淆劳精疲神于末流天下之治不可冀矣盖人非尧舜不能举事皆善罔计其善而悦人赞己是谓求谄谀而成暗昧昔诸葛亮当主幼国新之际独总朝廷顾何所赖于羣下一旦发教乃谆谆力求转相匡救以补旷败太宗贞观之治庶几成康一时辅弼亦少贬矣尝谓执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愿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已之所欲恶人违之使宰执能以此待台谏人君能以此待宰执天下之治不难图矣朝廷之上事无过举则台谏何所复言及其有言必与朝廷违异乃所以相成也唯朝廷不以异己为嫌而事求其当则天下幸甚本朝之盛无踰仁宗稽考治迹盖周成王汉文帝不足拟焉宰臣则前有王曾李迪后有韩琦富弼执政则有欧阳修范仲淹之徒由今视之其人何如哉然当时诸臣深逵治体朝廷之上既已务和而不务同至于台谏有所论列不以人微而易之不以意异而诘之唯是之从而不嫌议不出已亦不难于改过从善当时议宰执以为奉行台谏文书是不知此乃诸臣深逵治道用心过人者洎王安石用事以来专以摧折台谏为事然当时人才承累朝养育而砥砺名节之风不衰论议风生以斥逐为荣未为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师法安石而残很过之议已者置之死地台臣引用私党藉为鹰犬搏噬正士创置官司冗滥蚕食而谏省列位寢闻弗补恶政弊事流毒四方陛下既亲见之临御以来疏通说直之士布在台谏虚已听纳下诏敦谕是诚有意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观陛下盖喜受人言而未可谓之善用言抑喜纳人谏而未可谓之能从谏何者用言从谏必深思而熟计之当理则行不候旋踵若受而不能与不受同实无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从谏者无如汉高祖唐太宗盖高祖智略初无踰人奋布衣取天下未尝画一谋出一计唯其善用羣策非独张良陈平之腹心外如酈食其娄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帝业太宗胁父杀兄以就大事其天资何如哉唯其乐闻已过有谏必听始也孙伏伽之徒赏之使言久之得魏征往往谕意于言辞颜色之表不待力争强辨此所以躬平祸乱而坐致太平人主诚欲听言纳谏以二君为法可矣陛下天性元良忧勤庶事听言纳谏宜无艰者顾尚有愧于二君臣知其由矣陛下以

沉晦为事而有累于明以柔逊为事而有累于断明与断两未见焉而大臣承蔡京余风不能以韩琦富弼诸人之心为心故台谏章疏或沮格而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阅数月已有挤陷之事如余应求陈公辅者踪迹孤外志操凛然金兵在郊京师震动之时抗章乞对慷慨论事蒙陛下延问开纳寇过之后擢为台谏士大夫方庆言路得人而应求等亦感激奋励知无不言正道少伸邪人侧目一旦论事稍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执政因而挤之是何异蔡京所为哉覆辙在前不惮蹈之亦可哀矣夫任耳目以广视听将以运用股肱今也壅蔽耳目有伤害之者矣陛下将谁与为治乎臣闻真宗时常诏谕谏官御史各令举职仍令中书籍记其言事行与不行岁终具奏盖非特稽所言当否用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之患伏望陛下特赐举行仍内中创置台谏章疏文籍随所上录之听政之暇雍容观览不唯裨补治道因考其事有合行而稽留未进呈者时时督责执政庶几耳目股肱之任不致偏废而治道可望在明断而行之臣备负谏省赐对之初已恳恳为陛下言之伏望曲留圣心天下幸甚（靖康元年六月日上胡忠简公曰程公识趣超诣自少至老未尝一日释卷夜分乃寐博极羣书故其文闳深雅健粹然自成一家在谏省中台论思献纳务以责难为恭而正国体救民瘼辨贤不肖别白是非必反复尽言之）

论追夺冒进人不当叙复状 汪藻

准中书省送到词头一道奉圣旨宋晦落职令臣撰词进入者臣闻庆赏刑威曰君言赏而人不以为庆刑而人不以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临御以来半年于兹矣宵衣旰食侧躬修行非不厉精焦劳是宜天下之人无不畏威懷德然兵出则叛将用则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德上其何故哉以赏不当功罚不当罪故也其赏罚不当莫甚于因赦复职之人昔齐侯之郭问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恶恶也曰若子之言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去所以亡自崇宁以来纪纲日紊其兼官据势者非货结权幸则权幸之亲也非误国开边以取赏则奴事阉宦以进身也如此等輩皆仆厮之材本非士类乘时諂谬攘取公器如盗贼然考其平生一无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议不伸縉绅道丧天下切齿驯致今日之祸幸陛下中兴清议亦望稍伸縉绅亦望行志承平之风庶几可复彼一时饕窃之人虽尽行削夺适还其素分耳况名位已极矣家货已积矣子弟已官矣亲戚已显矣士大夫犹有谓不可以追夺者为国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复使累累然玷污清时将使终身保其宠荣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邪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恶之戒而四方解体也或谓登极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于此而不复非所谓旷然一新者臣以为赦所当复者复其阶官耳职不当复也何以言之阶官者积岁月可至而职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时甄擢之权苟非其人终身莫得而至也且谓之复者言其才足以当此偶縁过失夺之今赦其过失复之耳既止縁侥幸初无当得之理何名为复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后夺之如此其难则英俊之人有以相谓矣曰我何以砥砺为哉正使褒迁不过与此曹等耳欲望风节之强事功之立岂不难哉议者又谓彼职名者朝廷既已与

之矣若夺而不还如咨怨何臣以为人主与夺但问其当与不当而已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宪宗省冗官八百员吏千四百员亦不闻其咨怨也彼吉甫管仲人臣耳犹能使人退听如此岂陛下以人主权势之重革数十年名器之滥而忧此数鄙夫不乐哉臣以为如宋晦輩治之不胜其多何足一一烦朝廷辞命伏望陛下诏有司取会凡有职名者自观文殿学士而下直秘阁而上共若干人每职分为一等每等集为一类各具得职夺职因依及其人劳效过恶申三省用祖宗旧法每等止留数人无其人则阙其余取旨虽未夺者悉行追夺不止于不叙复而已又有虽尝落职而寄禄官叨窃至银青或通奉正议正奉者皆前日奸凶邪佞之人非所当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闻昨降指挥前宰执子弟因恩泽带贴职及待制以上者并罢而近日郑修年亿年公然以杂学士乞恩朝廷亦不问而许之钱盖以诞漫落职初未尝复也而于奏状擅带龙图阁待制而羣臣亦无一言及此臣窃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亿年并明降指挥孰为当得孰为当罢指定姓名镂板施行如钱盖者问其何以复职如无所因即重行黜窜庶几卿士大夫共为陛下守此名器辅成中兴之业所有宋晦落职词头臣未敢撰进谨録奏闻伏候勅旨（黄氏东发曰浮溪之文明彻高爽欧苏之后邈焉寡俦艰难扈从之际敷陈指斥尤多痛快殆有烈丈夫之气）

乞修日厯状 汪藻

臣昨待罪禁林尝于经筵面奏本朝实录自艰难以来金匱石室之藏无复存者伏观列圣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书流传人间颇有其本朝廷已访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渊圣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余年并无日厯乞诏有司纂述未见施行臣窃惟自古无国无史史未尝一日无书晋谓之乘楚谓之檮杌鲁谓之春秋以此见无国无史也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四时具谓之编年以此见史未尝一日无书也汉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书榻前议论之辞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厯修而成之谓之实录所以广记备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旷三十年之久漫无一字之传将何以示来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则国家守文者不可无史萧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与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图书也则国家创业者不可无史今陛下躬受天命虽名中兴实兼创业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残缺如此恐于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聪明睿哲之资孝友温恭之德畴咨臣下言必成文裁决事机动皆合道在位二十余年未尝刑一无罪杀一不辜涵养生灵耕桑万里视前代之盛无不及焉渊圣皇帝恭俭忧勤招延听纳虽登至尊之日浅而膏泽浹于人心止縁奸臣误朝驯致遐狩今若无书纪实恐千载之后徒见一朝凌迟之祸亟不知二圣积累之功深兹事非轻羣臣当任其责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无所不録况三十年之间朝廷之施設豪杰之谋谟政事之废兴

人材之进退礼文之因革法度之罢行岁事之丰凶羌人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书则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载则一事隳且当时羣臣间有在者以为忠贤邪不着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为邪佞邪不条其宿奸安知其可弃苟因散逸遂废其书岂孔子及阙文之义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孔子作春秋于定哀则其事详于隐桓则其事略圣人犹尔况其它乎中原失平三见闰矣及今耳目相接尚可追求更数年间事将湮没虽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风俗之衰公论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爱憎因一事为一人而著书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时订正则数世之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是非浑殽白黑颠倒小人之说行而君子受其诬矣可不惧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历东观凡例臣与闻焉今所领州又幸经兵火之余独不残毁视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笔手诏赏功罚罪之文尚班班可考失今不辑臣实惜之古之有国家者虽颠沛中史官不废况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搜补阙遗之时也伏望睿慈许臣郡政之余将本州岛所有御笔手诏赏功罚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间分年编类仍量给官钱市纸札募书工之类缮写进呈以备修日历官采择伏候勅旨

新安文献志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四

（明）程敏政 撰

○奏疏

上朱昭等忠义奏疏 朱弁

绍兴十三年九月日前大金军前通问副使右宣教郎直秘阁主管佑神观朱弁奏臣闻义心所激知死必勇非徒好勇也忠臣所以报国也恤典所加实哀其死非独厚死也明君所以教忠也报国之志获伸则死者益荣教忠之道必行则生者知劝此三代以来所以防范维持天下之要术也臣伏见军兴以来忠臣义士勇夫劲卒奋赤心蹈白刃趋死如归者色色有人但慷慨激烈或出于仓猝或发于微贱而名氏湮没为可悯惜者不可胜数臣今以所传闻及目所亲睹明白显著如震威城朱昭专为作传外其余虽本末未详而大槩可信不诬者条次论列又其间有毳衲高流名在僧牒与夫幽闲之淑姿闺闈之懿范守节赴义毅然不回可助名教者皆见于后

朱昭

宣和间邊隙大开北人冯忠信知西夏与北兵有入寇之约者窃其书以单骑夜望星行榛莽驰告邊臣邊臣得以闻而不言其人名氏时主疆事者漫不省告者直趋京师枢臣虽赏以官而不饬武备乙巳冬北兵陷我鴈门又陷定襄踰石岭關围太原凡戍邊士卒皆入援夏人乘虚犯河外河外诸城如宁疆斥堠宁丰府谷安丰保宁靖化诸处悉望风褫气独朱昭者率老幼婴震威城拒敌敌攻益急昭募蕃汉士得銳卒千余人与之

约曰彼知城中虚实有轻我心我若出其不意攻其营可一鼓而溃于是夜缒兵分数队昭先士卒驱直薄彼军彼军果惊乱城上鼓噪兵民悉锐乘之斩获不可胜计众心愈固彼设木鹅冲车飞梯傅城矢如雨竟无所施而昭所遣兵士往往皆得志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为孤远诸城既先下敌怒独不得昭来春约北兵自下镇渡河并力来攻且先遣人大呼于城下以祸福动昭昭讫不对久之金帅乌勒希苏介胄来以毡牌自障请昭议事昭常服登陴披襟遥问曰彼何人乃尔不武邪我固知此城决不可守汝辈欲见我我既来矣今有何事希苏却毡牌而前曰宋天子听用奸臣失信邻国大金约我夹攻自河以北大金得而有之自河以西我国得而有之大金军已在京城城下之盟画河为界太原朝夕不保麟府诸垒悉已归附公何待而不降乎昭答曰我皇帝知奸邪误国有成汤改过不吝之德遂行内禅新君自东宫即位圣政一新汝辈独未知邪乃宣读太上皇禅位诏暨嗣皇登极赦命等文音吐华畅众皆愕眙服其勇辨当是时诸城有降将吏多昭故人从傍语昭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曰食人之禄死人之事汝辈背义偷生不异犬彘尚敢以言诱我乎今日我只有死耳因大骂矢石乱下兵众散走遂引军昼夜攻不止后二日城有攻摧处昭智思出人御之皆得法众莫不恟惧已而下城坐于听事召诸军议曰城且破妻子不可为兵污汝辈幸先杀我家属出城血战胜则迤迳西图大功不胜则收吾骨于境内大丈夫一生事毕矣众未应昭之幼子戏阶下昭遽起手杀之其长子惊来视则又杀之因领数卒入门尽杀其家人无留者出据胡床坐使人舁尸纳井中适见部将贾宗望母过前昭起呼曰媪我乡人也不欲手刃汝请自入井媪从之遂并以土瘞焉而军士有家属在城中者亦尽皆自杀之昭因谓其众曰我与汝曹俱无累矣傥我先死汝有得脱者愿驰入府谷言我今日事会部落子度城将陷阴与敌通者且告之曰朱昭与其众各杀其妻孥将出战人虽少皆死士也敌大恐以利啖守陴者果得登城昭知之勒军士于通衢接战自暮达旦尸填街不能行遂于城所摧处跃马出马蹶堕城壕中敌兵四集雷噪曰得朱将军矣北兵欲生致昭昭瞑目仗剑卒无一人敢向者既知不可得矢争发昭大骂而绝时年四十六昭字晋明府州府谷人父克勤礼宾使赠潍州团练使昭以效用进累官秉义郎初浮沉班行不自表异而遇事不可辄与上官争是非不少屈其在震威用帅臣之辟止于一兵马监押耳及摄知城事乃能以孤垒抗方张莫制之众使谈者动色如此人岂易知哉性不喜读书颇能与士卒同甘苦方城之将陷也出家资与官库所蓄金币赏鬪卒慷慨流涕虽哽咽不得语而志感奋人百其勇被围实在乙巳冬十有二月其死之月即靖康元年夏四月二日也北兵入城发仓廩于积粟中得首数千级物色之多其所将亲军顿足哭命收葬焉明年今上兴复以建炎纪元徐徽言君猷守晋宁军义烈暴耀与张巡许远异代争不朽名其平日见人谈忠义常叹曰我岂不如朱九耶然则徽言之忠虽出于天资亦昭有以发之也弁以节旄留平城友人雒阳吴鼐英叔善谈忠义得昭行事于保义郎张浚当时目击以其言质诸传者皆不诬因备书之云夫知死而处于忠立患而济以果兹捐身殉国者之事也身歿名显遑恤其它

歷觀自古登忠義之牒者類皆如是也昭以孤墉餌強敵慮及身後誓不使妻子為兵所污以義奪愛手自刃之同井而瘞怡然鋒鏑如歸且以胷中無所累為言求諸古人未之見也豈不誠烈丈夫哉弁聞慶曆中元昊犯順兵圍府州甚急折氏之先聚其骨肉閉于西樓積薪于其下與眾約曰城破我自焚之決不以遺敵也眾皆感奮城賴以全昭府谷人也固不喜讀書其所習見抑有所自邪雖然功有成敗之異則系乎天若夫英氣憤激不肯使城獨破其為義烈一也

史抗

抗河內濟源人宣和末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城未陷前一夕召二子稽古稽哲與其客繁景修至屏左右謂之曰吾常語用事者曰鴈門控制一路宜擇帥重戍以摧方張之勢若使橫流則無所措矣言皆不吾省今重圍外合而援不至吾用六士術占之翼日至巳午間城必陷吾將死事矣汝輩不可以家為念而負國也能如吾言當令家屬自裁可同赴義至午如所言抗與二子突圍大戰俱死城下

張忠輔

忠輔不知何許人宣和末為將領宣撫司令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忠輔可與嬰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之崔中度北軍不可遏有貳心忠輔宣言于眾曰必欲降請先殺我崔中設伏給約議事斬忠輔首擲陴外以示敵既開城可與對大帥以辭色不屈見殺可與兄可求建炎初言其事已行恤典而官其子若兄弟共五人忠輔不預焉士論嗟惜之

高景平

景平代州崞人宣和末以訓武郎為隆興府第六部將兵再陷隆興士卒奔潰景平單騎入重圍手刃十數人眾為少却竟死圍中

孫益

益宣和末為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被旨解圍太原時北軍張甚或言如引兵至云中彼之血屬皆在此攻其必救之策也益曰此策固竒奈君命何因躍馬突圍至城下以張孝純不肯開門遂死之益天資忠勇傾家貲賞戰卒能得人死力小呼嚕與夏人為邊患遣將討之而益之子在遣中兵無功益謂其子必死朝廷恤其孤遺資給甚厚久之其子遣人賫書來報平安益怒其子不能死事以狀自列盡納官所資給而斬其賫書來者

孫谷

谷朔寧府人孫益知朔寧府日知其可用奏為僚屬待之甚厚益解圍太原以後事付之太原既破又攻朔寧愈急且別命郡將眾議欲開關迎之谷曰吾身已許大宋矣又不可負孫觀察之托也眾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以兵脅之谷無懼容因見殺

僧真寶

真寶代州五台山僧正賜紫衣惜忘其姓氏及師號學佛能外死生威武莫能屈也知北兵益張與其徒為武備中山孝慈淵聖皇帝時召對便殿眷賚隆渥真寶還山聚兵助討焉代不守北兵大索至台下真寶拒之杀伤甚眾援師大至焚蕩殿宇俘掠遁逃下

令生致真寶盖义之而不欲杀也真寶既至抗词无挠主帅遣知代州刘騊百方诱之不听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我既许大宋皇帝以死矣岂妄言邪临刑怡然委顺北人嗟异闻者动色

丁氏

丁氏丈简公度五世孙世为郑州新郑县人年十六嫁进士张晋卿靖康中与其夫避兵大隗山北兵入山丁遭掠北兵挟之坐马鞍上丁投地大骂连呼曰名节至重我宁死耳誓不辱于汝輩也北兵始不怒再三扶上马丁骂不已乃忿然瞋目遂絶于槌下

晏氏

晏氏其父孝广迪功郎邓州南阳县尉丞相元献公殊四世孙年十五小字师姑从叔孝纯官于广陵建炎三年北兵至在俘囚中军人悦其色欲侵袭之輒擲身于地僵仆气絶或自经或投于井皆掇而获免主母爱之每加护焉抚育如己出今年三十一岁犹无恙也北方傅夸以为此千万人中一人耳

阎进

进隶宣武被差通问使司为下节既至云中府监军建言遂遭分散进以逃捕回留守高庆裔问何为逃去进云思大宋耳又问郎主看待汝甚好汝去奚为进云锦衣玉食亦不恋也庆裔义而释之其后又逃去凡三逃乃见杀临刑进谓行刑者曰吾南向受办南则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进踊身直起盘旋数四卒面南就死兹事与魏审配为曹操所杀谓持兵者曰令北向我君在北也唐卢奕西向再拜临刑慷慨事絶相类不意进出于军伍而能如此不可不暴白于人耳目也

朱绩

绩以进武校尉充奉使随行人分在尼雅满处绩见尼雅满数日便求妻室尼雅满喜令于所掠内人中自择绩择一最丑者人皆莫晓不半月逃去人始悟曰求妻所以固尼雅满之心使不疑受其丑者无顾恋也既捕回尼雅满亦以此大怒绩笑而受槌一无恐怖进绩二人在人臣中亦少见也臣愿访其子孙特加存恤

右谨件如前皆臣在云中广搜博访质之传闻实不诬者臣常忿兵甲年深去朝廷远默祷于神曰愿俾残喘早得复命精思竭虑笔其事实上達天听使忠义之鬼伸于地下传于无穷今既还朝获见天日岂敢缄默以负夙心哉伏愿皇帝陛下广古今防范维持天下之要术以臣所言宣付史馆仍乞睿旨厚加褒恤下进奏院镂板徧行天下使天下后世知圣宋德泽在人心肯为朝廷死者不为无人则死者益荣生者知劝而懷安苟活之徒稍知愧耻臣之区区志愿毕矣谨録奏闻伏候勅旨（右叔祖奉使直阁公还自北庭乞表朱昭等死节事状也叔祖字少章少从景迂晁公先生学建炎初以诸生应募奉使北庭守节不屈被留云中积十六年绍兴癸亥和约定乃得归召对便殿公言今虽议和然不可恃宜有以待之又言敌国虽强而我朝之陵寝在焉恢复中原几不可失愿益修德振兵以俟其变秦丞相已不乐及上此奏桧益怒遂寢其事不报而公亦旋卒

昭等忠义之节遂不复有言者熹每读其书未尝不为之歔歔流涕也今观歷阳龚君所纂中兴忠义錄至织悉矣然亦无昭等名乃錄此状以寄和州史君敷文张公请刻而附于其后庶几此数人者得托以不朽也绍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书)

论时事札子 朱松

臣闻人主操庆赏刑威之柄以御天下之智力如运诸掌盖所以处之者必切中于理然后有以深服其心是以无为而不成善乎裴度之言曰今淮西荡定河北底宁承宗斂手削地宣武輿疾讨边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傥使人懷耿耿不满之意以非上之所建立则虽事之至易而无难者亦何由而成仰惟陛下总揽羣策图济艰难于兹八年谓宜求所以深服天下者莫若垂精延访尽臣下之谋夫大听之朝裁决万几侍立逡巡之间虽嘉谋至计未必皆能罄竭以自効于上唐制天子闲见大臣輒开延英坐论从容数移晷刻仁宗皇帝庆厯中召大臣于天章阁赐坐给札使条具其所欲施行者是以人人得竭其所懷而反复议论之间足以周知情实曲中事机以至识虑之浅深亦足以察知其才智之所极是以天下之事小大毕举而便文自营窳言无实者不得容于其间百弊悉除天下久安由此故也窃谓今日宜修举延英庆厯故事时以闲燕博延羣臣必皆削去琐细无补阔踈难行之言而求所以安危治乱之故卓然可施于实用者总揽参订次第施行政令之出上下厌服莫敢腹诽而窃议虽强大桀驁不可指麾者皆将屏息退听徯志趋事之不暇而无敢旅拒天下之事将无足为者取进止(傅氏自得曰韦斋文温雅典则至表疏书奏又皆中于理而切事情盖公闻河南二程先生之遗论既久而所得益深故发于文自然臻此非有意于求工也)

论两淮利害状 金安节

奉圣旨杨存中等采访到淮南西路事宜欲废庐州并管下四县以附舒州徙和州于东關并改和州为歷阳县而合肥歷阳二县并升军额仍各差兵将屯戍臣窃谓朝廷有并省移易州县之意令侍从台諫看详大要不过有三一曰据形势要害以御寇二曰酌道里遠近以便民三曰减官吏浮费以足用今据存中等所申欲废庐州一郡四县之地以附益舒州则是舍形胜而就僻陋如备御何欲举庐州一郡四县之人而供输帅府则是舍近便而趋险遠如绥抚何今两淮经兵火之后城郭室庐焚毁户口牛畜散亡见虽招集犹未复业帅司欲行措置茫若捕风无所用力今遽移郡置堡刱建官府岂无骚动谓之省费得乎即此三者无一可行然参酌事宜权衡轻重缓急先后当有次第今所甚急莫若以戍兵为首屯田次之修城堡以控要害又次之盖州郡无兵则不可为守百姓无兵则不敢安业如庐之合肥和之濡须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尝云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敌来輒破于三城之下盖地有所必争也而孙权筑濡须坞魏累攻不克守将如甘宁等常能以寡制众盖形势之地攻守百倍岂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而今日有之反弃不问非良策也伏望朝廷特于沿江量遣将校及兵一二万人早为经画分戍二州使垒壁相望足为沿淮一带声势以絕窥伺然后广开屯田使兵民杂耕仍

修筑东西關之险以备固守自余就募弓箭手之属以次施行无不可者况闻濡须巢湖之水上游店埠下抵江口可通漕运则二州之戍兵与就食沿江初无少异而舒卷之间成效相遠欲乞朝廷参酌施行

除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状 汪应辰

准令诸侍从官受诏三日内举官一员自代者右臣伏覩左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朱熹志尚宏遠学识纯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为本不事华藻而以躬行为用尊其所闻充养益厚举以代臣实允公议

论士大夫敦尚节义札子 汪应辰

臣比者进见伏蒙圣谕如何得士大夫敦尚节义臣虽率尔以对猝遽之间未能究极本末又蒙圣谕令臣陈其说者窃以风俗之邪正未尝不系乎人君之取舍所谓邪正者虽曲折万状要不出乎利与义而已君子所知者义也故为人臣则尽心戮力而无所避直言正论而无所隱凡义之所当为虽死生祸福临之而不顾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则惟君上之从外若柔顺而其实危险外若恭谨而其实欺慢及其见利则趋见便则夺又何有于君上哉故传曰未有好利而爱其君者未有好义而忘其君者夫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不能辨别之者盖顺从则取悦违异则致疑介特则无助阿党则多与廉静则易退巧佞则难遠故以同异为爱憎为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真矣恭惟陛下明智聪察洞见幽隱凡中外羣臣其材分高下皆无逃于圣鉴矣然而风俗犹未能变者臣窃谓当今之失在于取人不观其行用人不核其实今但曰是能办事也是能趋时也则其它不必问也夫天下之事以忠信诚懇之心行之犹惧不济况付之于无行之人乎欺罔以售其说刻剥以营其私盖将无所不至矣而其益人之国者果何在哉此不观其行之弊也今有言曰某利可兴某功可就往往进之以爵禄予之以事权徐而考之则名实相反绩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爵禄事权犹且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核其实之弊也夫不观其行则顽钝者无所愧耻不核其实则诞谩者无所忌憚是驱天下之人使去义而就利也其积浸久其流浸遠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伏望陛下为久安长治之计思清源端本之道于邪正义利之辨特留圣意獎任忠厚正直之士贵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节而不求其备若其浮虚倾躁前后反复者则懲沮而差择之以明示好恶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则公论伸正道明人皆化而为善所得者皆实才所行者皆实事矣何患士风之不美节义之不立也取进止

论讲读官进见希阔札子 汪应辰

臣伏见近日以来讲读之官进见希阔盖自昔人君有所佚豫或不留意经典有所私昵或不亲近儒生今陛下省览庶务不舍昼夜非有所佚豫也延接臣下不间踈贱非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劳政事故不遑暇于此耳然臣窃谓六经之典籍祖宗之谟训此乃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劝戒而省之于己则可以致日新之益因其有所损益而验之于今则可以得时措之宜汉光武唐太宗皆百战以取天下而与其臣下讲论经理往往夜

分乃寐盖必不虞费日力而为无益之举也仁宗皇帝诏双日御经筵而只日亦召侍臣讲读足以为万世法伏望陛下特留圣念天下幸甚

论勘合钱比旧增重状 查钥

左承议郎直秘阁权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臣查钥状奏臣闻天下之利取之若甚微而所害为甚大行之若始易而其患将无穷此一方休戚之所系明主之所宜深思而分牧养之忧任耳目之寄者所当具以实闻不可默默坐视而不恤也臣伏见干道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圣旨依臣僚所奏诸路州县受纳人户二税等每钞收勘合朱墨钱三十文今欲每贯石匹两以上随数收勘合朱墨钱比旧却减作二十文依旧作总制钱每季起发赴左藏西库其下户钱不成伯米麦不成斗絀绢不成尺丝绵不及两者并免收纳庶得优润下户付户部施行臣窃以为自外而观之向也取数三十而今也减为二十向也畸零减半而今也畸零尽蠲可谓美意此陛下之所知也订其实而议之向也三十盖以钞计今也虽减为二十而自钱之及贯者帛之及匹者米斛之及石者物之及两者皆出之矣是阳为减之其实阴加而取之也且所谓下户赋入虽微钱之不及伯者能几帛之不及尺者能几物之不及两者能几米麦之不及斗者能几是所谓优润者十无二三而所哀取者常至于数百千万所取名为减十而所增者多至于数百千倍虽名为优润下户其实中下户重罹其困也如此曲折陛下岂能尽知之哉且勘合之名与头子钱取义不同头子钱本起于除陌钱此已为唐末五代之弊法本朝因循不能改然旧法止于一十三钱至绍兴十一年增至四十三钱干道元年十月又增一十三钱今四川州县出纳每贯实出五十六钱矣所谓勘合钱者初因宣和间讲议司措置令人户从便写钞旁输纳官库谓之合同印记钱至绍兴四年为军兴用度随宜措置改作勘合钱令人户输纳税赋将写到文钞每副收纳勘合钱三十文以此观之是头子钱因贯陌而除勘合钱因钞旁而出其制名之意各有所本今尚以每钞取之为未足而必于每贯每石每匹每两加微文而取之则并头子钱之数每贯为取七十六钱矣且以成都一路计之一岁赋入总为三千万有奇若用今日所增勘合之数当为六十万缗而新增头子钱一出一入之数又为七十八万缗一岁额外出纳之数又不知几倍于此以四路计之其数甚伙蜀民困于供亿四十余年凋弊之极惟望息肩盖亦数有以闻于陛下者矣圣意惻然轸念远方屡诏有司议减虚额方惧无以仰称宽恤之意今乃无故增赋以百万计又非一时取之而已也自今以始永永无极陛下视民如伤保民如子亦安可不少留圣念乎方无事之时宜爱养民力以备缓急则一旦取之而民不怨力不伤今边鄙无虞而巧作名目重为掊敛使邦本先蹙非计之善也且两税之外又有所谓田契税钱者民间典卖田宅每贯输四十钱此旧法也今每贯增至百钱矣又加头子五十六钱勘合二十钱若民之田宅有直万缗者是当出契税钱一千缗又当出头子钱五百六十缗勘合旧作一钞为钱三十今又增二百缗而后可也富民见其租入之薄不足以偿费则必至于不肯典买贫民为富民之所要则虽欲易其产业而不可得其害又有不可胜言者矣昔有唐太宗谓

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矣恭惟陛下临御以来恭俭节用逺法舜禹区区太宗何足儼伦特以经费不足诚有不得已于其间又见臣寮所奏比旧为减且有优润下户之言故圣意因以为可行耳陛下深居法宫之中虽明烛万里勤劳庶务苟非中外执奏陛下亦何从知之此臣所谓司耳目之寄分牧养之职不敢默默以负陛下者也自古巧于征利者必其于小焉者取之使百姓莫觉莫悟斯盖聋瞽天下之术而曾不知害王道伤国体莫此为甚唐武后将造浮屠大像度费数百万诏天下僧日施一钱助之狄仁杰犹谏以为不可况使天下之民输官之物贯石匹两增赋二十钱以为经久可行之利乎伏望陛下断自宸衷特诏寝罢今来指挥更不施行仍依绍兴九年四月十九日指挥每钞收纳勘合钱三十文一半应副四川大军支用一半作总制起发则蜀民凋瘵之余复有更生之望矣（汪文定公奏云臣窃以唐刘晏理财以养民为先今如查钥所为可谓知理财之本矣欲望圣慈特赐奖谕以示陛下勤恤民隐之意亦使远方监司守令皆知圣意所在有所劝慕奉圣旨查钥令学士院降诏奖谕）

请罢和议决意用兵疏 程宏图

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子之至情也臣等蒙被教育之久当今日国家危疑之际正宜捐躯効命讵敢默默而无所献臣闻之近日北使之来桀骜不逊喧传金主之命姑以还天眷减岁币为辞乃欲增割淮汉地界邀取将相大臣道路传闻中外愤怨且淮汉国之要害也求淮汉则是欲撤吾之藩篱将相国之倚重也需将相则是欲夺吾之腹心使吾藩篱既失腹心既去天眷虽还岁币虽减其能国乎是决不可从之请也夫北方谋我固非一日今重兵压境而使人乃有此请知我之难应而冀其必不从也不从而衅生衅生而兵举变在朝夕灼然无可疑者是犹贼在户外而索物于主人不得必无空返之理物既决不可与则主人必有以应之可也今日之事国家之所以应之者其先务有四焉一曰留使者以欸北人之谋一曰下诏书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举事以决进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义之心夫所谓留使者以欸北人之谋盖彼凭陵之计为甚久而供取之具为甚备决意离旧都冒长涂亲董重兵压我境土乃遣使者要以难从之请非真请也启衅之端俟使者一报耳且闻所遣二使皆国主之肺腑平日所亲信者未必非其主谋之人前日殿上之对军民士夫恨不闕其口而夺之气臣等愿朝廷姑善留之为之辞曰前日所请皆汝等口语初非国书所载吾将遣使以实汝言非独使其未知所请之可否吾且得以措置为前进之策亦可以挫彼之锐而示吾之未弱也此而不留恐我之所为备者彼皆得以知之其谋一泄则北使臣今日回彼界北兵明日入我境必矣夫谓下诏书以感南北之士者盖举天下之大事必先有以作天下之气国家自和议既行之后为故相秦桧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三十余年矣一旦思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动于其心而奋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诏不可不亟下圣诏一下南北之民当感激流涕争为之奋事岂有难举者哉然诏不可徒下也首当正秦桧之罪复无辜之冤以舒天下不

平之心而振其敢为之气且秦桧所以失吾南民之心者自赵鼎以不任和议而窜逐海外身灭而家亡则学士大夫忠愤之气沮矣自岳飞以决意用兵而诬致大逆身戮而族诛则三军将士忠愤之气沮矣至于长告讐之风起罗织之狱一言及时事者不问其是非必致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己为圣臣则天下匹夫匹妇忠愤之气由此而扫地矣秦桧之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士大夫一时陷于北庭而家属在吾国者两国已和桧既不能官其后庇其宗族以结其心而徒使之怨艾以报我乃返徇北人之请而悉还之彼又何所恋哉且其遣时如赴死所悲号之声彻于道路甚者宇文虚中有举事之谋计策已就乃以谕桧桧意忌其功在己上既匿上闻私遣首者告之北国遂致宇文族诛使中原忠义南乡吞声感愤絶望于我今者要当令有司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追赠宇文之爵而为之立祠雪赵鼎岳飞之冤然后诏书朝下而暮赴必矣又当重为檄文声言哀切令中书刊板告诏四方择有深谋密计效死之士授以檄文副之空名告牒令潜入中原开谕招诱思我君德之人约其徒党仗义而起期以日月为吾之应择端慤服众守义之士授以檄文副以空名告牒令游江浙淮汉招集土豪乡兵与贩私盗窃之徒俾启其忠义用命而起期以日月为吾之援陛下然后下亲征之诏移蹕建康命将帅勉励军士应敌所临尽命死战是其气固足以吞勅敌矣盖内有吾南民义兵之援外有吾中原反间之应使敌人进不敢前退不敢后则祖宗境土可传檄而定也夫所谓先举事以决进取之计者臣等非不审事几妄劝陛下轻易动兵以开未必然之衅也使败盟生衅之端未露举国长驱之势未逼则吾之动也固未可轻今其重兵已临汝颖而其先驱已至边境此其意欲何为者使不先发则屯汝洛者直窥襄阳罗边境者突至淮泗襄阳失利则可以控蜀且有顺流东下之势两淮失守则唇亡齿寒江非所恃环海而东又有不可以不早计者海之南北延袤万里攻备之所不知其几使敌至而我备之则备多而力分使我先之则彼不能无东顾之忧而江淮之势可以少缓朝廷今日若尚犹豫欲前而不敢前臣恐要冲之地为敌人所先而我失其势矣我失其势则用命之人将无所措惟能先敌而动则天下皆谓国有人焉故虽驱而赴之万死之地人知有恃而无恐矣又况四方奸雄之徒凡师旅之际未尝无鼠窃狗盗之心吾又示弱而不决则彼将伺隙而动大而窃据小而啸聚有必至之患傥从臣等为先发之谋示恢复之意则非徒可以坐消此患而为此流者又将起而为我之助所谓以敌御敌一举而两得之也夫所谓用人望以激忠义之臣者虽不可徧举如张浚张焘胡铨辛次膺皆其人也且浚尤天下所属望者夫天下所属望者而朝廷尚未用之臣知之矣是非以轻躁之故而惩之邪五路之失骁将之诛此固浚少年轻躁之过然久在行阵熟知险阻敌人之情素所谙究而又罢废二十余年想其少年之心必能深思而痛惩之矣崑函之败非不可惩而孟明再用卒霸秦国夫岂可以一失而遽弃之哉侧闻浚于秦桧初死之时亦尝上书言兵事矣陛下何不试召而问之何以应敌何以制胜何以为善后之策使其言无可取黜之未晚也如或可用何苦拂天下之心而不用之哉或者疑之谓其罢废之久必有忿

怨不平之恨此尤不然臣尝以天下之望而考浚之心焉且天下之望不徒归也是必有爱君忧国之心而天下亦必以是心望之况一浚未足道也而天下之忠义实视之以为进退陛下试思之浚一用而忠义激浚一废而忠义颓其利害孰轻孰重愿陛下不以浚而用浚以天下忠义而用浚可也至如胡铨以直言得罪于秦桧不死于桧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以台谏之任是必知无不言虽当多事之时可无奸邪之虑使其一日立朝则说陛下为苟安之计操两可之论者与诋忠直而慢事功者皆屏息而不敢为矣如张焘辛次膺则陛下固尝亲任之矣处之庙堂之上皆可定国本断国论作天下之英才此而委之可胜惜哉呜呼今日之事势已急矣然臣等又恐朝廷之上犹以强弱不敌为忧财用不足为虑以臣观之为是说者是皆无谋以沮谋者也盖兵之强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胜负系焉国家自讲和之后聘问所往不为不谨玉帛所遣不为不厚今者北使请命方欲刈吾藩篱之地取吾腹心之臣不知吾何负于彼而敢有是哉中外闻者扼腕思奋今日之事直在我矣持直而往士气百倍束甲渡淮北向应彼将索然自失虽有百万之师无所用矣臣等因知强弱之势不足忧也国家自休兵以来故相秦桧务饰太平以着己功凡百司庶府莫不毕备南北艰虞岂无可以减罢者且以学校事言之养士之额员以千数公私一试费以万计官吏廩禄岁又不知其几苟从一时之宜权省罢之未为乏事然此特臣等所知者耳其它冗费岂无百倍于斯愿俾有司枚举条具凡非系军民之急者不以大小一切罢去则民不加敛调发有余臣等因知财用之乏不足虑也亲征之举陛下何惮而不为虽然臣等固知陛下必为矣前日和亲之议陛下岂得已哉徒以梓宫未还太后未返又恐北方肆其兵力致吾渊圣皇帝不安故勉为此举想陛下二十年间念七朝之陵寝思两河之人民朝夕于怀不能暂置陛下岂不欲奋神武之威以雪父兄之耻第长虑却顾未敢轻发今者陛下于父母兄弟之间生无所累死有余怨以前日爱亲之心发为复讎之举则何攻而不取何战而不胜哉汉高帝以义帝之故三军縞素犹足以起义气而取天下况我国家雪先帝积年之愤其视高帝尤易为也今观北使却我岁币邀我两淮其辞气很戾与向者殊此必有所恃而然也臣恐憑陵之患直旦暮耳此而不决则欻然骤至虽欲御之已噬脐矣臣等愿陛下行之以果守之以坚首留北使亟下哀痛之诏促发渡淮之兵速召人望以慰天下之心中外向应士气激昂中兴之功指日可冀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不得不为陛下言之大抵北人之情变诈百出吾与之和彼则以我为弱取我无厌直欲坐困吾国一举而有之我欲与战彼则虑我有谋缓而不进以挫吾锐逮其师老财竭又将变矣北人之情或和或变或缓或速安其所欲岂直岁币而已哉靖康之祸使者交驰而兵已扣城矣覆车之辙可不为鉴臣等激于事势之逼诚恐朝廷或堕其计异时仓卒虽悔何追故不避斧钺之诛仰干天听愿陛下以臣之策谋及二三大臣苟以为决意行之诚天下苍生之幸（鄱阳名臣事畧曰宏图绍兴末以太学生上书言进取大计诏以其书列入中兴新语淳熙中北使来庭语及之诏宣索以进）

新安文献志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

（明）程敏政 撰

○奏疏

乞赐晋太尉陶桓公庙额状 朱熹

据都昌县税户董翌等状伏覩奉军榜示询访先贤事迹数中一项晋侍中太尉长沙陶桓公兴建义旗恢复帝室勤劳忠顺以没其身谨按图经公始家鄱阳后徙浔阳见有遗迹在奉军都昌县界及有庙貌在本军城内及都昌县水旱祷禳皆有感应未委上件事迹是与不是确实且翌等系都昌县居民县境之南北的有陶威公庙二所其神聪明正直阴有所助庙貌建立年代深遠逐时居民商旅祈祷无不感应兼本庙邊临汇泽大江水势湍急纲运舟船往来祈祷风涛自然恬静前后庙记声述分明今来翌等不敢没其实陈乞详酌具録陶威公灵应事迹保明奏闻乞加封号本军所据前项状述寻行下都昌县勘会得董翌等所陈委是着实保明申军及缴到江南刘羲仲所撰公赞曰晋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于晋读其书凛乎若见其倡义于武昌破石头斩苏峻何其壮也东坡苏公尝为予言威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晋史书折翼事岂有是乎且就其说考之威公梦生八翼登天门九重登其八閤者以杖击之坠地折左翼及握强兵居上流潛有窥觐之志辄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为志神之所寓者为梦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书梅陶称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岂不信哉魏武起徒步倡义兵非若威公威名之着也以汉德之深盘石之固可折捶驱之以息天下之祸非若成帝削弱之资也董卓之乱未必大于苏峻魏武之功未必过于威公保兖州以为固挟天子以为资其意安在则其托兴复以为名是乃窥汉之计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无忠臣之节其所谓机神明鉴者奸雄耳威公岂其比哉始苏峻之祸贼将害其子者冯鐵也冯鐵奔石勒为戍将石勒畏威公之强杀冯鐵石勒自以为一时豪杰标置二刘之间俯视曹孟德司马仲达而气出其右顾畏威公如此威公没距今几千年所在庙祀之都昌县南北庙为尤盛庙屡废而屡兴由其有功德于斯民者厚也又缴到近世抚州布衣吴灏所著辨论曰卓哉陶士行之独立也方魏晋之际浮虚之俗摇荡朝野一时闻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于末流罔知攸济唯士行深疾时慨然有作蓄其刚毅沉厚之气秉其忠悫正固之节以与流俗争衡虽动而见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荆棘万状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渝终日自运百甃于竹头木屑间纖悉经营虽一束之穉劬劳不怠当时名士观之宜若老农俗吏无足比数而士行确然为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庇斯民当晋室横流之中迄为底柱自非明智独立安能臻此哉然览庾亮之传应詹之书则疑侃有跋扈之心观温峤之举毛寶之谋则见侃有顾望之迹比至洒血成文登天折翼动可疑怪岂有是事哉此盖行高于人众必忌之加以苏峻之诛

庾亮耻为之屈既士行溘先朝露后嗣零落而庾氏世总朝权其志一逞遂从而诬谤之耳秉史笔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见曲出乃所以证成其罪也然观士行义旗既建一麾东下子丧不临直趋蔡洲一时勤王之师蔑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实主盟而退然不有旋师归藩既坐拥八州据上流已重泰山晋轻鸿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节益修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悼其勳名每加疑备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芻次及末年卧疾封府库而登舟举愆期而自代视去方伯之重不啻脱屣其臣节终始夷险无一可訾有晋二百年间卓然独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舍其灼然之实而信其似是之虚岂可谓善观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诬人而不得者必污以闺房之事以其难明故也今晋史欲诬士行而乃以梦寐之祥是其难明殆又甚于闺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实懷异志则如此梦寐之祥正合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晋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得与小儿等其说固不待攻而自破云本军今检准干道重修令诸道释神祠祈祷灵应宜加官爵封赐庙额者州县具实申转运司本司验实具申及详本县缴到文字所以发明公之心迹尤为明白有补名教理宜褒显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当时所以品节寿名者亦已称其行事之实今据士民陈请欲乞朝廷详酌特赐庙额以表忠义更不别赐爵号须至申闻者

奏均减绍兴府和买状 朱熹

臣闻祖宗初立和预买法先支见钱后纳絀绢民间实赖其利至形于歌謠而当是时本路漕臣有私于越州者其吏复私于会稽故此郡县所抛独多其后请本之数遂为岁额钱不复支绢日益贵以至今日而白着之科反为一州无穷之害故建炎元年太上皇帝登极赦书有曰和预买法本支实价访闻官司立价甚低或高抬他物价值准折或以无实虚券充数甚者直至受纳未支本钱不遵条限前期起催急于星火今来上供之类欲依祖宗法其和预买有前项违戾守今并转运司并以违制论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觉察每岁于依限后一月内具有无违戾闻奏不以实闻与同罪则是太上皇帝再造之初圣虑之深固已及此矣两圣相承于今五十余年迫以军国之须所资至广卒未能有仰称睿谟预支实价以复祖宗之旧者臣等窃思其次独有择其甚处如绍兴府者少解其倒垂之急为庶几尔然欲去绍兴和买之害使无奸弊稍得均平而不先减其当日请本之额譬如负千钧者背膂之力既已不堪乃不知减其所负之物但欲移而寘之懷袖亦必无益于事矣故臣等于此首陈减额之说而议者以为有亏经费必不听许臣等虽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臣等仰观陛下爱育黎元如亲父母有以病告如切其身如顷年四川之虚额饶州之金徽州之绢汀州之银青阳星子之税放免蠲除不可胜计而连年水旱施舍贷给何啻数十巨万何独于此知其为害之甚而不出捐数万匹者以纾之乎况近者已蒙圣恩减免天庆攢陵等处和买一千余匹固已渐示救患除弊之端矣然通计之人戶所减每匹纔及一尺有奇而坊本煎盐坍江放生四色所放尚未除免则臣等所以望于陛下者不但如此而已臣等窃见浙西和买最重去处无如临安府而其数纔

及八万余匹欲望圣慈将绍兴府且依此例为额蠲其余数至于版曹经费或有所阙乞量拨内帑之蓄以补其数则圣泽下流人知德意旧弊庶乎其可革矣

论恢复状 吴徽

臣切惟陛下英略神武度越高光粤自龙飞锐志恢复忧勤宵旰十有七年考其成效邈未有期皆由前后将相之臣为陛下建恢复之策者初未尝知天下之大势与天下之大计故其进也或失之太锐其退也或失之太速进退迟速屡失事机驯至自沮以至于今间有言恢复者或笑为踈狂或指为迎合虽陛下十七年之锐志未必不厌闻而轻议之臣本书生岂足以言恢复之策然臣尝深究自古英雄所以争天下混区宇之计试为陛下陈之臣闻天下之大势有二取天下之大计亦有二有纷纭未定之势有立国相持之势纷纭未定之势利疾战立国相持之势宜缓图利疾战而缓图则有养虎遗患之祸宜缓图而疾战则有丧师自蹙之灾自汉唐以来英雄之所以争天下混区宇者虽所遭之时不同所成之功或异而其大计未有能易此二者国家靖康建炎之初纷纭未定之势也绍兴治定之后立国相持之势也尼雅满乌珠不能得志于靖康建炎之际而海陵乃欲大举于绍兴治定之后北人之计既已失矣方海陵之就戮中原之势几至纷纭迨葛王之定位南北之势复成立敌海陵就戮之初诸将不能度淮而发一矢葛王定位之后张浚虞允文乃欲长驱而定中原前日之计又已失矣今之议者不深究前日之失而审察天下之势故持苟安之说者则惟欲保守江左为欲速之计者则便谓中原可平臣愿陛下考自古英雄所以取天下之势而决一定之计公择将相而久任之君臣相与日夜为谋治兵积粟涵勇韬力以竣彼之势若彼之势寢以陵夷则以舟师出其东以蜀兵出其西且战且守稍稍前进东自齐以图晋西自陇以图秦使之见可而进则得以争利知难而退则可以固守为祖逖谯梁战守之计而无桓温刘裕深入远鬪之患则中原固在吾度内矣若彼之势遽已壤乱则纠合诸路之兵水陆并进陛下身将重兵以天声震之则一戎衣而天下可定若彼之势未至陵夷未至壤乱则吾一兵一骑未可轻动然自夹攻燕云甲子行一周矣彼之陵夷之形已见壤乱之期可必惟陛下日夜图之若厌迎合之论置中原于度外狗苟安之说姑为保守之计臣闻有志于上而止于中有志于中下焉而已臣草茅贱士非所宜言惟陛下幸赦其愚（锦溪洪氏扬祖曰至论也）

论大臣近臣状 吴徽

臣闻为天下国家者必有朝廷大臣亦必有左右贵近之臣二者其职不同而圣人所以待之之体亦异朝廷大臣当待之以诚而使之任天下之责左右贵近之臣当待之以恩而勿令预朝廷之事待之以诚既尽矣而不能任天下之责则国家有公法不可得而废待之以恩既至矣而复预朝廷之事则天下有公论不可得而掩陛下圣学高明博极今古其于前代帝王是非得失之迹固已历览而熟究之矣何待蝼蚁之臣区区之言然臣之私忧过计欲望陛下更垂圣鉴深察事体凡所以待朝廷大臣者公择其人而责之以天下之事其不能任责则国家有法惟陛下所施凡所以待左右贵近者高其爵禄

而勿令预朝廷之事则天下公论无得而非国家之法既正则总揽权纲莫此为天下之大论既息则君臣之恩可以终全非惟盛世之美事亦左右贵近无穷之福臣草茅之人不识忌讳然非恃陛下圣明亦安敢及此惟陛下赦其愚（朱子与南轩书曰吴儆者闻对语亦能不苟不易不易此等人才与温良博厚之士世间不患无之所恨莫能总其所长而用之耳）

初开讲筵札子 程秘

臣闻人主之学贵乎力行而已傅说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又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夫知而必贵于行闻而必见于事是岂徒知徒闻哉三代而来英君谊辟知以讲学为务者必以功业见于天下至若叔季之世岂无聪明之君惟其不务君人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与臣下较工拙于一章一咏之间而纪纲凌迟政刑败坏生民涂炭则未尝一过而问焉夫如是则又何取于学哉我宋龙兴圣圣相继观尧舜之用刑而深惩近代之密网我艺祖岂徒学乎观周公之无逸而重戒人主之自豫我仁皇岂徒学乎观大禹之俭勤而力非人主之贪心我孝宗岂徒学乎先皇嗣统仰法明谟推其所学而见之躬行则敬天而爱民进贤而斥佞壅谗说容直言恤兵而省刑轻徭而减赋严将帅之选谨符节之择用能三十一年之间方内又安旧疆浸复卓然有中兴复古之渐是皆学形于治而治本于学也恭惟皇帝陛下仰膺历数丕绍基图飞龙在天万物咸覩既能以讲学为先必当以躬行为急凡经训之垂史册之载事之涉于事亲者必反复讲明而躬行于宁神养志之间事之涉于进贤斥佞者必反复讲明而见于观人察事之际事之涉于严监司牧守将帅之选者必反复讲明而见于博采公言之时凡事之关于治体言之涉于教条必辨明审是而力行之若夫多闻以为博德记以为富无益也徒以惑圣志而烦圣听耳夫如是则志虑坚定聪明益开措之政事功业日隆上有以称先皇付托之意下有以报慈帟拥佑之恩上天眷休与宋无极宗社幸甚生灵幸甚（曹弘斋曰洛水文尊重局量大好处极高乃其天才之不可及然亦有容易处）

论臣下当同心协议疏 吕午

臣闻兴起天下之治易和平士大夫之心难盖士大夫之心乃治乱安危之所系也使其心和平无分彼此则念虑一务于治国言议必期于可行高不沽激而为苟异之空谈卑不诡随而为苟同之腐说词符于意事应于词讲明精详规画坚定上以是而出命下以是而奉行纲目牵联臂指应顺内与外相叶人与己皆同心力既齐朝夕申儆一日行之有一日之效一岁行之有一岁之功何至于皇皇而不可为哉奈何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私见角立公道消亡此有谋焉未必非也方欲行之而彼之窃议已摇于其旁彼有言焉未必谬也方欲举之而此之异议复梗于其后宁于误国莫肯降心以相从宁于败事莫肯屈意以协济十羊九牧一国三公取舍既难推行罔定前法淆于后令旧章讹于新制晨朝之说不保其莫夜之复尔今日之事不保其明日之皆然但闻议论之繁多不见施行之事实此岁月所以虚度治功所以不立而微臣所以痛心疾首而不容已于言

也方今外患未息国步方艰陛下宵旰靡遑虚懷无我冀一闻于至论宰辅寢食俱废弊精竭神期共济于艰难而士夫不能一心以维持国论戮力以共图事功胷中各险于山川语下互生于矛戟九重之听之也罔知所适从四海之闻之也益加其皇惑事之小者尚不可望其有立功之大者何以望其有成臣恐楮币称提之以渐此平穩而可行者也又将以求快意而变矣和战备守之相为用此断断不可易者也又将以立偏见而摇矣当人才乏使之时欲从事于舍短取长之说未必不又以罔功为言而易之当财用窘匮之时欲从事稽考措置之说未必不又以生事为言而已之凡事如斯日复一日天下不复有可为之事事功不复有可成之期岂不大可惜哉揆厥本原端由士大夫之心不能以和平是以议论之多不能以归一也臣窃思之天下之事其始也不厌于多议其终也必贵于有以主其议始而议不多则无以反复讲明而求真是之归终而无所主则无以果断力行而期事功之济是必羣工百执事聚而议于下陛下与二三大臣相与主其议于上不责其议之全利而无害惟择其议之害少而利多见之也明行之也果不轻徇而渐变不乍为而遽已则其成也可候而其末也无忧矣商鞅不足道也犹能坚持示信之说以赞孝公而卒以强秦范蠡未足多也犹能坚持骄吴之说以赞勾践而卒以伯越孰谓以自有之天下乃泛泛而无所主以危迫之事势乃悠悠而不早图哉王猛之遣麻思也及暮而符已下出關而郡县皆已被符韩滉之遣何士干也归家而薪米已罗门登舟而资装器用无不周备安有使一人则迟留而不果行举一事则牵制而不能决者盖上有定义则士大夫之心不容于不和平而天下之治不容于不兴起矣一得之愚惟陛下裁之臣不胜惓惓

论权纲不可下移奏状 吕午

臣闻有以收天下之大权必有以持天下之大权大权者人主所以奔走四方鼓舞羣动使之惟上所命而共起治功者也故可收而不可散可持而不可纵方其散也而知所以收之及其收也而又知所以持之则庶乎不至于纵而且不至于散矣臣恭惟陛下新政以来于今六年矣权之散者亦既收之矣是宜天下之人举承上命而无有所违天下之治悉如吾意而无有不举然日复一日岁复一岁下肆玩侮上务姑息作之而不应倡之而不和文移往复非不可观事功繆悠初无其实得非以大权虽收而未知持之以奔走鼓舞欤且国用莫切于财赋也今也非违法以横取则有变公而为私尔国事莫急于军期也今也非傲令而不从则有具文以相应尔侵疆所当早复也其肯慷慨而任责者谁欤徒闻敌人据吾要害役吾人民耕种吾土田以为长驻不退之资掠取吾财用以待时会攻之举盖向者以易我而致丰黄之败今者将惩创而为报复之谋此其为患益可畏矣流民所当安集也其能多方以区处者谁欤徒闻淮民强者噬弱众者并寡无业可复而徘徊于沿江诸郡之间其来日多而浸入于江东内郡之地盖向者兵退则可归今者军留则难返转眼又是枣红不容不为逃生计矣欲诸阃同心以为备也而相忌相倾者益甚缓急安能左右之相救欲总制通融以足军也而相诋相戕者不已缓急安

能彼此之相谋应天陷而两淮颇失其藩篱江防空而内郡孰为之门户不容不守也而所以为守者未必可恃不容不和也而所以为和者未必可信守将不素择而又有数易之患士卒不素附而又有不饱之忧蜀道泥改弦易辙之图而因仍于故常庙朝忘厝火积薪之念而玩愒于岁月以自有之天下乃若有碍而难行以祖宗之境土乃当吾世而日蹙此无他有其权而未能持其权故欲举其事而莫能成其事履霜不慎坚冰可忧是可以为细故而不凛凛于此哉夫以臂使指乃可运动指大如股则难屈伸吾不持以臂使指之权而反使有指大如股之势则人将难使动有拘牵事机鼎来何所倚仗虽然权固患于不能持而亦有所不难持持之如何在得其道而已方今朝廷清明纪纲具在明圣当宁忠贤敷施夫岂有难使之人特贵有能使之道道之所在权之所由行也用舍必当而公是用舍得其道也赏罚必明而速是赏罚得其道也号令必审而信是号令得其道也措置必切而断是措置得其道也人有不平而闻于朝则明白而剖决之不至含糊而两无是非则处之之道得矣下有窘迫而告于上则斟酌而急报之不至稽缓而漫无可否则应之之道得矣事事得其道则人人合其心权安有不行而事安有不成者乎臣故曰权不难持在得其道耳昔汉宣帝惟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光武惟总揽权纲明慎政体是以恢复前烈身致太平唐至宪宗时事岌岌而淮西荡定河北底宁承宗敛手削地韩弘輿疾讨贼裴度以为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夫所谓处置得宜者即臣之所谓得其道也此三君者中兴之贤主也只不过有持权之道是以能致中兴之功陛下天生聪明久亲政事固将超轶乎三君之上而何待于微臣之说盖当明主可言之时则不得不效明目张胆之忠也伏望陛下审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乞振纪纲疏 程元凤

臣闻善计天下者察纪纲纪纲之振弛天下之治忽判焉人主以一身立于羣臣庶民之上我如此其寡彼如此其众举天下之人环向面内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绳绳然不敢紊何也有纪纲以维之也一日无是则勇者矜怯者惧强者抗弱者离权谋者杰黠者暴鸷而很戾者皆将溃裂四出而不可制矣是故纪纲既正天下以定乱其纪纲则灭亡继之矣由古迄今未有舍纪纲而能治者圣人知其然常使纪纲之在天下有扶持无废弃有振饬无纵弛而天下之势常如泰山四维之安纪纲之关系于国也大矣然纪纲不能自植立也必有植立之者朝廷纪纲之所自出也懷有我之私者或挠之百司庶府纪纲之所自张也昧匪躬之节者或壞之监司帅府郡县之职纪纲之所自行也强梁干纪贪浊冒法者或玩视之国之所恃者纪纲耳而彼固若此吾将何赖哉于是有台谏焉台谏者人主之所赖以植立纪纲者也避驄者止行进马者落胆何其畏台谏也非畏台谏畏纪纲也言及乘輿则天子改容事關廊庙则宰相待罪何其重台谏也非重台谏重纪纲也苏轼有曰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有天下国家者詎可一日使台谏之体轻而人不知所畏邪茶惟皇帝陛下亲擢言官主张公论

未尝以直言罪人间尝奋发干刚片纸斥逐其奸回险贼罪所当诛者固不容贷或语言过当心实忠忱者未尝不随加擢用天下莫不惧雷霆之威仰日月之明治体尊安国势巩固实于是乎基之迹日以来一二台臣不得其言而去陛下未尝罪之也远近观望良可骇怪白简霜凝罪状暴着纵有回护人谁不知自宜羞见吏民幙被宵遁今乃顽然无知舒徐候代反揭榜以禁台章之传记纲安在乎职司耳目事许风闻掩耳盗钟焉能欺众自宜退思内省痛改厥愆今乃公然强辨巧肆诋讦欲以此为钳制台谏之术纪纲安在乎纪纲陵迟何所不至识者为之凛凛陛下不可不亟救之臣窃观干道八年御史萧之敏因言事及大臣除直秘阁司臬江东告词有曰造膝之辞有犯无隐正人去国岂朕所欲哉孝宗皇帝爱惜正人褒宠其去如此所以为扶植纲常之地也当时朝廷尊而乱萌遏中国盛而人心和岂无自而然也此陛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孝宗之待之敏者待二臣使天下晓然知陛下果不以言罪人则言路之气脉不壅国家之纪纲获振昔之挠坏而玩视之者稍知所畏其于治体关系非轻臣非为二臣计为纪纲计也如是而顽然无知公然强辨者尚得以肆无忌惮臣当不避仇怨弹击以闻（按淳佑九年台官潘凯吴燧劾丞相郑清之郑不悦迁二人官故上此奏）

论救灾疏 程元凤

臣闻救灾有实政弭灾有实德修政可以救灾而具文不足以安人心修德可以弭灾而虚文不足以回天心天心未回人心未安天下事势不亦大可畏哉恭惟陛下克肖天德丕纘鸿图临御以来垂三十载日星风雷之变饥馑疫疠之灾兵戎寇盗之警所以动圣心而骇羣听者史不絶书今兹夏秋之交淫雨大作洪流沸涌闽浙江乡同日而水浮骸蔽江哭声震野田畴成砂砾之阜城郭变泥淖之场华顛之氓目所未覩嗟夫比年以来民之死于饥死于疫死于兵者已不知其几今又罹此大变何生民之重不幸也昔人有言自右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也冒数十城湔焉为壑非小变也陛下视民如伤遇灾而惧爰飭有司急加赈恤分命朝臣布宣德意而发廩捐金蠲租缓赋救灾之政亦既举行然果实政乎抑具文乎义廩之储率多虚额无异唱量沙之筹运粟之往道阻且长殆类激西江之水官贪吏猾岂暇顾其惊魂之未还黄放白催已垂涎于生计之未复若是则仁政之行亦具文而已矣谓宜疾首痛心视弱犹己以生民之命为重以帑庾之储为轻酌地里远近之宜为钱米兼用之策所给钱米又当参用曾巩之说一顿畀之勿使日伺升合之惠一顿得几硕粟几缗钱则渐可经理生业日伺升合之惠则势不暇他图巩之说可行于今者也至于蠲阁之惠尤当示信急赋官吏匿而不行宜令监司镂榜徧揭使闾阎之民无不周知或郡邑违令仍前督催则劾官黥吏必无轻贷庶几实政修明实惠徧及流离荡析之余有救死扶伤之望矣虽然此政也所以救灾者也苟实德不修无以为弭灾之道则乖气日滋展转致异非止目前之灾而已是故有九年之水无捐瘠之民固由善政之素讲而泂水傲予惕然修省曷尝一委之有司之事哉陛下但布温诏有曰由朕不德在尔何辜深用疚懷曷敢宁处所以反躬自责者至矣然训谕虽详

而修省不力亦虚丈耳大抵灾异之来必有攸召臣尝观汉五行志论阴阳调则水得其性且歷述董仲舒之言谓春秋大水之灾皆阴气盛之所致是知水阴物也阴胜阳则水为灾气类感召焉可诬也以一心言之公为阳私为阴理为阳欲为阴以天下国家言之君子为阳小人为阴中国为阳外藩为阴陛下之心率由乎大公安行乎至理一毫私欲詎能间之或者妄议公私之讲贯虽熟而私有时乎累公理欲之界限虽明而欲有时乎胜理姻娅躐班行之峻节麾宠恩泽之侯猥琐授职或以中旨而除奸儉遭弹或以宣諭而止公乎私乎琼林之藏宜戒而内司田园几与民以争利露台之费宜惜而精庐蚕食拨赐动以万亩阉寺亟拜事或从其恳祈有司奉行讼或决于得旨理乎欲乎倘不于此力加惩艾则私欲得以害公理非所以调阴阳弭灾咎也谓宜反之圣心痛自警省如前数者之病根一旦豁然而克去使私欲屏絶公理昭融则阳明既胜阴浊不行天下之事可以徐举小人者君子之阴也宜遏絶之大奸投闲当防虎兕之出桺巨贪屏处当虑狐虺之含沙儉朋佞倖之斥逐当杜蝇蚋之鑽罅如此则君子小人之阴阳调矣外藩者中国之阴也宜豫备之选将练兵必严攻战之具设险据要必谨守御之方储财峙粮必思调度之策如此则中国外藩之阴阳调矣由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常使阴不得以胜阳此乃修德之实弭灾之本也陛下深思感召之由力求销弭之道恐惧修省廩廩若危亡之迫乎其后可也昔汉三辅水凡杀四千人卒基王氏之祸唐河南北水溺死者二万余众卒兆藩镇之叛灾异匪虚祸乱踵至汉唐覆辙可鉴也詎可谓小惠之施空言之布已足以感动天人之心而遂愒然不加念虑也哉抑臣闻之财成辅相者人主之事均调變理者大臣之责佐天子理阴阳遂万物之宜陈平犹能言之况鸿儒对秉钧衡名胜并列廊庙以贤臣辅圣主天下方延颈以望太平而灾异荐臻莫不疑惑大抵人主之心与天为一格君即所以格天也二三大臣所以格君心者必有道矣独怪夫公私理欲有时溷淆未闻进正心诚意邪僻不入之说如纯仁者任贤斥奸或不坚决未闻进欲理会邪正两字之说如蠮叟者财殫于无益之用未闻进厚一浮屠恐天下风靡之说如浩者恩褻于亲旧之私未闻进外戚有才何必袭唐人斜封之说如修者上殿不闻争论而下殿反失和气内降不闻封还而但曰实如圣諭是以陛下之畏相不能胜大臣畏威之心大臣之规过不能成陛下改过之美天变之来夫岂无所自哉交修之实意不足以致祥引咎之虚文无补于销变悠悠愒日祇废事耳臣愿陛下明示训饬俾图事功共殫承弼之忧交尽和衷之义咸熙庶绩协济万机勿以无益之弥文虚掷有用之岁月君臣相勉天人交孚转灾为祥尚可冀也诗曰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惟陛下亟图之臣不胜词意迫切震栗悚惧之至

请罢诣西太乙宫疏 程元凤

臣闻恭谢之礼国有彝典固当举行然东西太乙同此神也连日款谒未免重复礼曰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重复款谒不几于烦而不敬乎未覩降福之祥适贻不敬之渎有损无益一也冬序渐寒人求安处指挥一降趣办必严道涂之窄狭者必修宁无

劳民动众之扰闾阎之窒碍者必撤宁无惊老恐幼之嗟祈福本以为民民和神降之福怨嗟或起乖戾攸基有损无益二也陛下临御踰三十年不侈宫室不饰苑囿不事游幸天下所共知也龙翔未几而集庆集庆未几而延祥土木繁兴丹雘华丽或者已疑为临幸之渐所可信者圣心坚定于三十年之间必不转移于三十年之后今禋祀礼成驾幸西宫虽以恭谢为说然羽卫莅湖山之胜貔貅严郊垧之屯传播四方但见游幸之疑似安知款谒之本心是陛下三十余年之诚心实德一旦无以取信于天下而向之疑者果如其所疑矣所失岂小小哉有损无益三也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日昨奎画诞颁涓长至日行资善冠礼正宜谨举动以示观法今也方备成人之礼乃覩西宫之行恐非所以示则子孙也何者三十年无所行幸不接于见闻而严警蹕于湖濱乃得于目击人之情未必不狃于所覩而忽于所不见也可不虑乎有损无益四也以内地言之年穀幸登而枵腹未饱近寇甫息而疮痍未瘳以邊陲言之蜀之竹隘虽复而忿兵未退淮之合肥虽捷而哨骑尚留加以窥襄闾广传闻不一敌多狡谋巧于觊伺万一行幸之语一传宁不启敌心而谓中国无谏臣乎有损无益五也夫天下事损益相半犹当审处无益有损何苦行之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为陛下告也或谓仁庙尝因旱魃为虐祷雨于西太乙矣今日之行亦为民也徽庙尝因郊祀礼毕恭谢于中太乙矣今日之行亦旧典也臣窃以为不然仁宗当盛暑蘊隆撤盖遠祷故甘霖随应遠近驩呼非今日恭谢比徽宗宣和间礼成恭谢徧诣阳德醴泉凝祥上清诸处在今日亦难以为法今日所当取法者有中兴之成宪在禋祀礼毕择日诣景灵宫次日诣太乙宫此干道以来一遵绍兴之制而未之有改也陛下率而行之无敢不虔天心眷佑人情悦怿未尝不协应今遽添此一事舆论籍籍咸谓陛下因比者总章裸享转雨而晴喜动圣心遂有是命夫天道难谏祸福倚伏倘喜心一动而肆心乘之则一时降格之可喜安知无大可畏者继之乎臣愿陛下不弃刍言深入圣虑顺天人之意察损益之宜复颁睿旨亟寝诣西太乙宫指挥一照前来屡次恭谢体例施行则刻印销印在俄顷间而敬天实意潜孚默感非特天下歌颂外藩畏服而天命延洪将亿万斯年未艾也

新安文献志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六

（明）程敏政 撰

○奏疏

代范丞相（锺）论时政十事疏 方岳

臣老朽无堪待罪宰揆当务之急谓宜知无不为非若言语侍从之臣专以论思献纳为职业也而臣玩愒无补仰负隆知过烦训辞条列所见臣有以仰见陛下望治之切晷刻为迟若稽仁皇开天章阁之时实同轨辙一念奋发可致隆平然臣观庆历中所谓宰执者曰范仲淹曰韩琦曰富弼此其经济之畧宜必素蕴于胷中方仁皇以太平责

之数令条奏当时切务仲淹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后非朝夕可能也况如臣者碌碌庸材忝当其位则其猝承天问忧恐谓何伏念月余罔知攸措惟是一二同列敢不尽情苟愆和衷岂逃圣鉴每自忖度有犯无隐臣不如范直谅多闻臣不如似明允淳笃臣不如性传宁不自知敢肆胷臆盖尝与三臣者讲求祖宗立国之意其所以垂之数百年而端命上帝惠笃不忘者曰仁而已是则我国家之元气也国之元气补之则实泻之则虚调之则通壅之则滞以今天下之势譬之于人四体百骸其疴羸亦甚惫矣所以绵绵延延视昔自如者元气存焉耳当此之时以参苓养之而不足以野葛伐之而有余臣如庸医惟知畏谨察此证候姑亦徐徐意谓平常之剂虽不大快人意而亦不至于误事瞑眩之药投之是则可以立起而投之误则有不可追之悔矣故惟神医方敢用瞑眩而庸医不若守平常此非臣之愚借之以自解免也实惟一线之脉不容逞快以戕之耳自昔能富国强兵使人主思其材而不置如裴延龄等辈者其算计见效岂不有可喜者哉然而胷膈一快而元气衰矣此非久生之道也惟仲淹惟琦惟弼其经纶辅相近世罕俦然皆不以聪明称不以智术着惟能为国家护养元气故无赫赫之绩而庆历之治盛世莫加焉至如王安石吕惠卿夫岂无才而能以丰亨豫大悦上心者不知财聚而民散兵强而本弱于是庆历之元气至熙丰而伤至绍圣而索矣臣老且耄虽识见浅陋而阅事亦多实不敢为新奇可喜之谈以耸动一时之观听而已谨列其大者十条惟圣明采择

一曰正人心臣窃惟人主正心盖老生之常谈迂儒之腐说也臣虽愚暗夫岂不知然而司马光所谓歴观古今之行事竭尽平生思虑质诸圣贤之格言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举在于是不可移易者也臣是以敢为陛下诵之夫人之心至虚至明至神至灵举天下之事物物森然纷至乎吾前者以此心照之了无遁形而以物欲汨之以人伪乘之则虚者窒明者昏神且灵者冥矣于是乎邪与正倒置于是乎公与私逆施于是乎君子与小人迭胜而终负然则治乱安危岂不自是出欤陛下以道宅心他无嗜好万几听断神动天随而臣犹以平常陈熟之言尘滓聪听盖以大臣无他职业惟在格君此而不陈事孰为大臣愿陛下以天之心为心罔有间断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惟日兢兢终始惟一危微之际实非他人所能用力惟陛下留神（贴黄臣观前代土木玩好女谒宦寺皆足以蛊人主治心之学圣明在上一无此事臣所陈不过庸庸之论拳拳之忠耳）

二曰定国本臣歴观前代人主讳言储嗣其臣虽有远虑莫敢白发其端至我仁皇乃有昌言其事者圣度容受广大如天国史书之为盛德此仁皇之圣所以为度越千古也伏惟陛下春秋富盛无疆维休前星之祥未为迟暮而中间羣臣已有以宗庙社稷之计为言者宫闈教育盘石维城庆泽延洪根本深固此陛下之圣所以为同符仁皇也然则何以臣言为哉实以身为宰辅乃不能言羣臣之所已言则是首鼠惧祸有负宗社伏惟陛下以天下之大虑行天下之大公揆之圣心自有真庙时故事在其若事已久岁月悠悠则叔孙通所谓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为戏者不可谓过计也惟取之广择之精

而断之果天下幸甚臣不胜昧死

三曰别人材臣闻司马光有言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自古小人之为天下患岂其庸愚不肖无所用于斯世者哉如其无所用也时君世主亦安肯倾心向之惟其所为实快人意以之治财则直有钱流地上之富以之治狱则真有察见秋毫之明刻核之能罔不如志故人主倚之集事未免回视君子为无能为矣天下之治所以众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之而有余者职此之由也何者君子虽众其道易孤小人虽寡其势易蔓善乎苏轼之言曰君子犹嘉禾也封植之甚难小人犹恶草也不种而生去之复蕃歴观前代之君未尝不欲近君子而君子常疎未尝不欲远小人而小人常密其故可观矣书曰继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又曰时则勿有间之惟是以其所可喜者忘其所可忧者则小人乘间而入矣陛下黜陟惟允好恶既明区以别之固已在天运神化中臣犹愿加圣心焉

四曰谨王言臣闻王言作命在三代为训诰在汉唐为制诏其所以鼓舞天下者不轻用也汉人有言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故古之称人君者曰恭默思道曰躬行元默未尝事为之训每每丁宁盖恐轻褻王言习常为玩则人君所以鼓天下之动者有时而为空言矣伏惟陛下天纵之圣聪明冠伦焕发巽申动中事会播告不匿洋洋圣谟而臣区区之愚妄有意见切以为劳神于翰墨之间者不若储神于渊听疲精于训饬之严者不若聚精于静观陛下望治之深曾不遑暇厉精更始亦既有年而所下御笔史不絶书传之方来足为总核然而圣心澄穆虑有所分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臣愿陛下法天以恭己而已所贵天下颂王言为大而不敢玩王言为常则心之精微一有所发莫不耸然丕应矣

五曰节邦用臣切惟圣心所甚忧今日所甚急者得非考图数贡以东南一隅之赋入而用度过于全盛之时乎今日之东南亦非祖宗之东南矣而兵食之费十倍于昔吏禄之费百倍于昔只此二事已难支吾若公若私真可哀痛民力困惫几不自聊财非天雨鬼输则所能干运者君子之所蹙頞而不忍为也故刮之两税而农民穷刮之盐筴而商贾穷刮之牙帖而州县穷田里萧条所在愁叹则夫生财之说固识治者之所不敢道也国贫甚矣而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安聚敛之臣惟知富国不知民有不安其生者且将去为盗贼矣财聚于上民散于下为国者亦何利于此无已则有节用而已仁皇庆厯之盛先自宫禁裁损一切用度至于圣躬奉给亦令罢供于是诏张方平等议减浮费此陛下家法也陛下克己恭俭圣德彰闻而悠悠之言或以为琳馆一墙无虑数巨万如此等可节者恐亦不但一事也臣愚谓宜如庆厯故事于两省官选才敏之士据国用岁计之数通其有无一切裁减条具节目三省公共斟酌而奏行之冗费既除经用自足其与巧取以妄用者相万也（贴黄臣窃见所在州郡或献羨余在于朝廷所补无几其实掙克之吏有嫌于中姑取九牛一毛以塞众议朝廷何苦乃为奸贪受此名哉臣愚欲乞立为科条务令禁止）

六曰计军赏臣尝谓自兵农之分而列营坐食仰给县官于是乎国用屈而军愈贫军籍单而国愈困悉力供亿不赡饥寒平时怨咨缓急何恃是知养兵贵精不贵杂用兵贵少不贵多前代用兵寡者常胜昆阳之战纔六千人而却王寻百万之师淝水之战纔二三人而破苻坚百万之众是非以少胜也以精胜也今内外兵籍不下七十余万不可谓少矣然而手艺人十之一占破者十之一虚籍者十之二老弱者十之三此其大较耳是七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无怪乎愈增而愈少常战而常负也坐坊卖饼亦谓军人此固韩愈所叹今之吹竹弹丝描金画翠之类要不可以言兵矣而诸阉也三衙也其所以树旌旄罗弓矢夹道而疾趋者必皆伟岸雄桀可以言兵而徒以供出入輿卫为塞涂之从者耳臣愿陛下赫然奋威严饬诸将絶其手艺人收其占破者核其虚籍者处其老弱者则于此七十万之中便可得四五十万兵矣古人以一当十今固未敢望但得以一当一亦不至枉费钱粮不然则但务增多耗民耗国政使边方安静天下亦坐困矣

七曰征士习臣闻风俗之厚薄上之人实为之故士大夫不言风俗以风俗自士大夫出也西汉有一孔光张禹便能化其风俗为柔谏东汉有一李固杜乔便能化其风俗为洁激虽洁激与谏柔不同而其失一也今天下风俗亦矣知有利禄而不知有名节知有权势而不知有义理蝇营狗苟惟得之趋推其受病之源盖必有任其责者夫一念私意起于芽孽之微耳然而推是心以往则贪爵慕禄而宁负天子矣简贤附势而不恤清议矣义利之界限可不谨哉而世之士大夫方且有为吏商而舳舻相衔以壞朝廷之钞法者方且有为狙侏而市井交鬪以亏朝廷之楮令者方且有为城狐社鼠而浆酒藿肉囊金柜帛以渔猎朝廷之百姓者此士大夫心髓之病非针艾所能达药石所能疗也惟在陛下清心寡欲以神化转移之耳书曰不寶遠物则遠人格所寶惟贤则迓人安而况于躬行以厚风俗乎

八曰清士涂臣惟今日东南一隅之天下其郡县曹局不能当祖宗时十之二三而入仕之涂曰进士者十倍于昔曰特奏者二十倍于昔曰资荫者数十倍于昔而所谓武举所谓军功所谓杂流者又不知几百倍于昔矣纵使以祖宗全盛之天下犹且无以容之苏轼当神宗时已有一官而三人共之之叹而况今日乎是宜差注不行愈益浮竞向犹曰贤愚同滞也今则惟贤者不免于壅滞向犹曰清浊混淆也今则虽清者不免于攀縁盖有登科十余年不能沾一日之禄而老死者有三年大比阖郡除校官外无可与考试者然则入仕之涂亦太不清矣臣愚以为自唐以来进士一科得人为最盛此固未易轻议至于特奏止縁乡贡遂列簪绅资荫不限才愚尽居禄位较之进士不甚差殊充塞铨曹无阙可补如此等类盍思所以通变之乎臣观孙沔之论磨勘迁转欧阳修之论举主改官一则以但居三周不问贤不肖例迁一级为非一则以举主数足不问贤不肖便与改官为否傥以二臣之议下之有司更加讨论惟务才实则公勤者有以自见而浮竞者将不至甚侥幸矣（贴黄臣窃惟左戚媼联从昔所重谓当富贵亲厚之不烦以政苟

惟不尔实费保全)

九曰结人心臣仰惟艺祖肇造区夏传之数百年而屹然太山之安三代以来有道之长无如本朝之盛者非徒制度纪纲有以维持之也夫亦德泽在人心沦肌浃髓有不可得而解者故其财以不聚为富兵以不用为威人以不作聪明为贤祖宗相传惟此一道盖所谓得天下以仁守天下以仁者也王安石不知此故以开边而失人心章惇蔡确之徒不知此故以杀士大夫而失人心是则熙丰之人心尝怨矣而元佑收之靖康之人心尝怨矣而绍兴回之夫岂不甚可畏哉伏惟陛下远览古今克迈前圣治乱兴衰之监其得之圣学者固已高明而老臣愚忠无出于此意谓天下所欲惟陛下行之天下所恶惟陛下去之盖天下之所欲者在安生天下之所恶者在失业未有好恶与天下同而人心离者书曰予临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马可不谨欤

十曰祈天命臣闻人君之所以祈天永命者非牲牲玉帛祝史荐辞之谓也非占筮推测求之幽远之谓也盖天命不在天而在人则所谓祈天永命者要亦求之德而已书曰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非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天命也恭惟国家克相上帝申命用休天之所以顾諟者有加无已而卜祝之流传讹听舛妄言丙午丁未率与咎征会逢不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陛下不可委之于数以为厄运当然日监在兹峻命不易天人之际影响相符臣故以为陛下舍己以稽众则可以祈天命违欲以遵道则可以祈天命远儉佞而亲忠良则可以祈天命杜谗间而广谏诤则可以祈天命是在陛下一念间耳陛下果尽此道不沮不疑伊迺明禋对越无愧上帝降鉴方将垂亿万年无疆之休臣不胜至愿

论经界 汪应元

臣闻经界之政所以仁民也非以暴民也所以利民也非以利国也今之经界其能尽如古井田乎夫版籍不正田税不均贫民无常产而有常税公家失常赋而有重征公私之害甚可哀痛国家所以经界者固欲其赋役之平贫富之均也然而暴官污吏或示欺于其上豪民猾吏复肆欺于其下臣见其公私之俱弊也不知为公上之所利也其害盖有四焉曰烦费以扰民也曰隐实以罔上也曰虚数之未核也曰重敛之未除也方经界之行也朝廷必责之部使者使者责之郡守守责之县令令责之丞与佐躬行畎亩间将以度地也故有吏卒之费有文檄之费有供亿之费吏之诛求不与焉是民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也一矣富者田连阡陌拥厚货以赂其吏或以多为少贫者家徒四壁立吏受富者赂或以少为多是富民常受其利贫民常受其害也二矣又民家户产有没于官者归于寺若观者壤于水而壅于沙者地虽削而赋自若也县家惟以常数督之民曾不考核其田之有若无也只不过均其赋于有田之家而已富民中产日受其弊三矣经界井田之遗意也则壤作赋取民未尝无制也今或益耗而加量输楮以抑钱民所输者皆数倍于前名曰繁赋日重中人之家必至于荡析四矣丝纟之铢两折券之奇抄耗入之多寡皆视其所存产而为之制毋责之以旧比毋取之以数外吾民庶乎其有瘳也不然徒

以长贪吏刻剥之风使吾元元实受无穷之困尚得谓之仁政乎（公论奏甚恳切上为之改容曰今版籍何如对曰郡县之政不同有籍者尚可考无则不得而知此公私所以俱困也上曰要在于得人尔对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前此辍于行者正以不得其人而任之故也上益以为然遂诏天下皆推行之）

论贾似道十罪可斩书 方回

臣闻霍光拥昭立宣而骖乘之逼卒貽身后之族诛李德裕佐武宗平藩镇而宣宗既立终不免朱崖之谪死何则权非人臣所得窃也今贾似道才不及光德裕而窃权过之明皇未有蜀道之行举天下孰敢指杨国忠之非德宗未有奉天之幸虽通国知卢杞之奸莫敢谁何盖势之所在足以杀人而制其命也今贾似道之恶浮于国忠杞而所召之祸尤有甚于天寶建中者焉此臣所以日夜痛心欲一陈之而无路者也且开禧之衅微矣而侂胄殛开庆之变未至如今日之甚也而大全戮是故靖康中微六贼伏诛今似道非六贼之蔡京乎臣尝数其罪有十可斩而设似道者有羣贼焉皆可斩也臣请申言之何谓十罪一曰幸幸者非分之福故传曰小人行险以徼幸似道假手科第本不知书理祖妃弟法当换班藉是早窃麾阃沉酣富贵垂四十年幸也由荆易淮无大勲誉枢宣西上吕文德为断藺市之桥王坚为全钓鱼之守幸也已未透渡南岸乃似地道分史子翬屡书告急坚不谓然漫无一兵之备而乃专罪袁玠鄂之围頼印应飞张胜坚守于前吕文德赴援于后而似道之幸心炽矣彗星告变宜斥而留陛下幼冲因以为利积是数幸以谓抱子弄孙没世无患江淮再失始又欲傲幸于买和此罪可斩一也二曰诈朝三莫四狙公故智欺天罔人终不容伪窃闻庚申之入相也实尝于鄂为城下之盟许以岁币欺给理祖自诡再造责偿之使拘留真州岁费廩饩亿万以弥缝之又闻使至京湖久留汉阳之沌口不知其后何所处分是虽要盟姑以纾急然似道上以欺君下以欺人而外以纳侮今日为彼问罪咸以似道为不直为失信则岂非诈术败露之尤大者乎其它一话言一举动无非因诈以肆其顛倒戏弄之术笑语甚和而弹劾已至酬答颇恭而譙责随之召是人也实不欲其来恶是人也外则扬其美宰执充位姑代朝叅台谏备员目为月课人皆洞见其肺腑而谓天下为愚此罪可斩二也三曰贪太祖革乱贪吏罪至弃市自有天地以来未有如似道贪者则安得不败人之国泉之诸蒲为贩舶余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殿岩所入四六分张陈碾玉掌玉寶谭天文辨古器赵与枏收骨董法书圖画御府所无石刻兰亭至八千匣霅之向推官者后家也发其先冢珠玉以献而金椎控颐之祸徧及畿辅余玠墓木拱矣倡为思忠钉脑之说改卜葬穴者为似道取玉带也西碛门北榷场之费悉据之而马逢胜居南浔号海翰笼天下縶波之利毒取而奢用已独富而天下之军民无不贫此罪可斩三也四曰淫常舞酣歌相服戏朝古有明戒似道游荡博徒蚤纳猥妓入相之后轻车往来每饮必用数十人名曰奉母莫敢谁何逻卒夜覘有昵之者立遭不测或至贬窜宫禁使令尤合避嫌有如新开南巷之叶氏出自淑妃之合闻其美而胁致之民间有一殊色虽已聘嫁亦强渔取女冠尼师交通关节婢媵

富儿雄霸畿甸光范化为平康翹材秽于狭邪此罪可斩四也五曰徧国家以容受直言为命脉而似道一切塞之赵谢陈杜诸人一言其过愤恨切齿废之终身陈宗礼为言官欲言某事即徙之徐经孙以短札谏公田虽引入翰林寻屏不用魏克愚不奉行公田贬逐至死高斯得敢言心内畏之虽招致从列终不与要职李芾以公忠受谪冷应元以鯁直被勘忌俞浙而污之以催科近徐直方之去怒其上书比已侂遠街谈巷议及其繆政则为骗局之狱赌局之狱皂白不分陷之死地场屋程文一有所指则虽已擢科第必籍记其人稍有廉声才誉学问文采而觉其意不附已即堕机穽鬼蜮魑魅未足喻之天下侧目重足十六年此罪可斩五也六曰骄小白九合诸侯震而矜之尸虫出户似道宣抚上流汧黄失险吕文德尝语臣以贾似道放之过江千百万众衔冤九泉似道之罪也天厚其恶尽攘吴潜向士璧赵葵掎角之功廖莹中福华编文过溢美朝廷制诏一则师相二则师相臣僚章奏一则元臣二则元臣度考拜之太皇拜之似道以为周公大圣人亦不吾若年未五六十而自比于文彦博深居不朝鄙弃相府酣豢湖山葛岭冷泉之间不容有船舫之声车马之迹术足以劫持威足以恐喝而使其徒夸于人曰我能使贵戚不牧民似道之姻娅则牧民曰我能使宦寺不挠政似道之使令则挠政曰我能使近习不与事似道之爱客则与事曰我能使宫妾不怙宠似道之姬侍则怙宠骄亦甚矣然独不能使盗贼弭于内敌国屏于外此罪可斩六也七曰吝刑印拜爵乌江刎积金惜赏渐台诛古今一揆似道初以捐财邀誉用吕不韦负贩之术致身鼎辅本性乃见予人一官一职操纵抑扬每不可测中外百司虽一举削之微亦取决于已比年朝士常虚数十员监司州郡有佳阙輒踰年不除使鑽刺之徒盼盼然目穿眦裂而望之制总当科降者不科降水旱合蠲除者不蠲除自更易關子以来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屨而以供战士一日之需襄破之后臣尝力请增支仅增一百夫楮币出于国而无穷何所见而执不造之说饥寒窘困难责死鬪何所见而必欲困夫征戍之人此罪可斩七也八曰专人主不能自治故责之宰相大权不可旁落故立台谏以司察之宰相台谏合而为一则人主无权矣台谏用宰相风旨自王安石始章惇祭京桧侂遠全相承一脉而似道为甚理祖之时犹密倚何逢年吴子聪荐于内庭台长荐于经筵以欺理祖至度考即位似道自为废置名曰革大全之弊不复由谏议执政然无不三除而权从四除而正从狡险诡贼之夫为柔媚易制之状人主所欲擢用所尝称獎无不排击似道所不取所甚忌无不文致幸而似道之子如弥遠之子俱不肖不然移鼎改步如操于丕谁得而议之凡似道所以尊于九五威于万乘而度考拥虚器怏怏上仙者实似道自为台谏以专天下之权此罪可斩八也九曰忍祖宗以忠厚得人心民之戴宋有死无二不谓似道柄国斲丧殆尽一是申韩鞅斯之术以溺杀大全以鸩杀戴庆烜以刘宗申杀吴潜以李雷应杀皮龙荣金谓大全致寇可杀也庆烜谋出似道视师九江龙荣进不以正有入相意不为无罪然不至杀如潜之杀则天下冤之十六年无人作自陈词而一挂刑籍者难于改正五更大赦礼两更非常赦而永墮瘴乡者终不量移公田勒佃十室九空遂非愆谏又将类田何其忍

也以治阍之威治朝廷以驭军之法驭士庶人人离心中外瓦解此罪可斩九也十曰缪是是非非白黑易见逐臭弄粪非愚则迷公田腴富民关子昂物价赃贼辄仇怨绿柜开告讦帅蜀非人激整使叛援襄非人误焕使降补闾舍选省场廷对率有私人而科举具文御史谏官宰相执政俱用谢启而吏胥窃笑凡此者举天下以为非独似道以为是乃者十二月十四日之报岂有两袁玠之可诿平生自诡知兵至此一筹不画恸哭内廷趣期复土欲逼三宫乘间渡越正月十四日引兵出督由新安旬余可湖口由四安七日可池口顾乃迂道京口辘重泝流二十日始至芜湖则舒池亦失矣军次鲁港一再以宋京请和报使亦来所以覘我遽已弛备议和不成如光弼鞞刀死战可也相与失色遽办快船臣一闻之即知其必败矣畏而退退而溃僨军失身宜也今一元恶已挫而天下大难不解宗社生灵何辜焉臣数似道十罪至此虽斩之万段可也臣以是欲望朝廷明诏赐似道死取其首级以献鞞其子孙而籍其赀勿如靖康间治一蔡京徒费岁月其次则贼客廖莹中贼吏翁应龙贼干马逢胜贼将王起宗已至者斩之未至者捕斩之皆流其子孙籍其赀又其次王庭黄公绍张濡胡元叔陈协道赵与柎俞昕陈碾玉谭天文胡总管吴鉴瞿桂堂蔡幼习王景思皆与追勒遽窜赀多者籍其赀仍下台谏察其城社之尤者与夫蠹国害民失人心亚于刘良贵等者悉与劾奏施行

论求才奏状 程文海

臣闻治天下者必尽天下之才故曰立贤无方曰旁招俊乂若限以方所征以技艺虽曰用人犹无人也国家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参用而环视中外何寥寥也岂以其疎远而遂鄙之欤此羣臣之私意非陛下至公之度也臣何以知之臣往在江南屡闻明诏一则曰求好秀才二则曰求好秀才而以好秀才致之陛下者几何人江南非无士也亦非陛下不喜士也是羣臣负陛下也陛下遣使江南丁宁之曰求好人夫所谓好人者大而可以用于时细而可以验于事盖无所不该矣而凡出使者皆昧陋愚浅不达圣见之高明止以卜相符药工伎为好人之尤此何谓也不惟不达圣见且使远方有识之士或以浅窥朝廷臣窃耻之臣之愚陋虽未足以为好人然世所谓好人者倘无则已有则臣必识之江南百余州之广袤数百余年之涵养岂无一二表表当世不负陛下任使者臣奉命而往宣布德意庶几遇之如得其人以验臣言则望陛下先试之以一职任事使之自卑而高自难而易小有益则小进之大有功则大用之磨以岁月自见能否且陛下如用若人则不但愚臣得举所知而已他时奉命出使者皆知陛下德意将见异人辈出不远数千里为朝廷用得人之盛视古无媿臣不胜大愿

论灾异五事 程文海

中书省臣钦奉圣旨以恒昉暴风星芒之变同御史台集贤翰林院会议者窃惟事有本末政有先后今特摭其本与先者言之其畧有五一日敬天二曰尊祖三曰清心四曰持体五曰更化具列于后

一敬天天育万物不能自理乃立之君以主之故君者所以代天育物也惟明君能

知天监在上赫赫甚迩凡一言动一政令罔不兢兢业业思合天则期当天心若论官则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不敢乘一时之喜怒而轻予夺之也若论刑则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不敢因一时之喜怒而轻出入之也凡事如此谨守勿失于是阴阳和风雨时而万物育天相之也乃若政令之或爽天必出灾异以儆之而儆之者所以仁爱人君欲其久安长治而万物得其育也故明君遇此则必省躬以知惧昭德而塞违诚格政修天意乃得于是灾变弭而和气复矣故虽尧汤之世不能无水旱而卒以无患者尧汤用此道也

一尊祖自古帝王创建国家无不自艰难而得之而传之子孙犹菑畬者之望播获作室者之待堂构也夫固不易哉我太祖皇帝起自朔方身歷百战收附诸国恶衣菲食栉风沐雨何如其辛勤也世祖皇帝亲歷行阵心筹计划恭俭敬畏以有天下混一南北何如其辛勤也主上以仁明天纵之圣绍膺景命盖常以此存心思祖宗开基建业之不易而遇是儆也固益兢兢业业用一财则必曰此民力也自祖宗艰难而得之也岂可轻用官一人则必曰此国柄也自祖宗艰难而致之也岂可轻与动静整饬每事如此则百司自然共职庶政自然修举祖宗在天之灵必皆欢悦而天佑响答福祿日臻邦基益固矣

一清心心者一身之主而万事之本也夫目之于视耳之于听口之于言手之于执足之于履皆惟心之所使心得其正则接物临事之际视听言动皆得其正而无有缪误乖戾之患况四海之广万几之重皆仰治于一人而一人之所仰者非惟心乎盖水必止乃可以涵物象镜必明乃可以别妍丑故帝王贵清心清者静一不迁之谓也若声色之娱饮宴之乐所不能无尤当节适使不至挠吾心之清心清则四海之广无不烛万几之重无不察光明洞彻不言而信谗谀不得施邪伪不敢前百官有司各安其职无有挠格之患则法制流行纪纲振举灾变息而天下治矣语曰本立而道生故帝王以清心为本实总揽权纲之要道也

一持体事莫不有体体者得其要之谓尔人君任宰辅以驭百官守法度以信万民斯其体也若乃任一小官罚一小过有司之事耳而人君亲之则有司惧矣夫上下正政令壹赋敛以时用度有节赏罚必信此天下之守也而朝行夕改无所适从则臣下恐惧皆思为已而怠其所职殃害及民怨讟不免而或召灾异故为君之道在乎持大体先有司裁制予夺必信必一则雍熙之治可坐而致何灾异之有哉

一更化传有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为政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今有司所甚患者曰财用不足曰选法挠乱曰官府不治三者而已改弦更张此其时也盖亦思其所由乎财用不足岂非所入者有限所出者无穷与选法挠乱岂非贤不肖混淆越格者多而非格者不少与官府不治岂非赏罚不明而名节素不励与宜敕有司详校一岁钱谷所入几何所出几何若所出皆为当出则财之不足将无法可理若犹有不当出而可以已者如不急之营缮无名之赐予据其名件一皆止之则财用必足矣又详校铨选除合格外越格与非格者几何任回量其根脚功过定夺仍原其所由迹辙一禁絕之

则选法必行矣官府之制上下内外相维相资各有条理果皆得人何有不治然人材不齐善恶必有故赏罚立焉若善者当赏而不赏恶者当罚而不罚则善者变而为恶恶者狃而益甚又如犯至不叙大罪也或巧图复用老病谢事常理也或恋不忍去至有贪欺害民善于自蔽不即败露上官不以审风宪不以察因习成风不知有耻治何由兴宜严敕省台公赏罚励名节由京朝始则官府自治矣凡此三者更化之大略也三者果更民力必纾人材必多祥瑞必集国势必隆然非更之难行之之难也非行之难守之之难也惟圣天子以敬天尊祖清心之德守而行之又何难哉

新安文献志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七

（明）程敏政 撰

○奏疏

建言时政 曹子纯

臣闻继天立极由禀上圣之资济世安民皆荷神武之略钦惟皇上德配唐虞功隆汤武犹虑一夫不获一官不职访求俊乂使一介书生入覲清光屡闻圣训官民利害各许进言臣子纯生长山林见闻寡陋既承下问忘其狂愚輒有莛言冒干天听

一儒者之用本以经邦辅国致君泽民然能立天地之常经适古今之通义为致用之学者每不多得朝廷取士拳拳于安生民而资治道者至矣厚矣见取到儒士多系未曾谙历若且选为卑官下职使学为政以试之数年之后有能裨圣化励廉耻则以次进秩亦未为晚果有文学德行政事才能者委之有司职任待其功绩显著量加升擢若即委之重任才不称职则又为后日之悔

一礼禁于未然之前法施于已然之后圣人用刑不得已也故舜之刑罚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夫人之为恶父母妻子多所不知陛下远绍唐虞三代遵舜文之典着于简册颁行天下使圣子神孙永为定律则立生民之命建太平之基端在于此

一古之贡赋随地出产赋则如夏秋税粮之征贡则土地所生以时而献今秋粮出自田亩多折收布疋以便于民惟茶课出于山场尽征粮米且产茶之地多系高山大野往往农废其业于异郡百里外负米输纳民留罔圉吏苦催征自暮春及终年未脱桎梏陛下视民如伤岂不恤此然有司位卑而不敢言下民草莽而不能诉臣幸近九重僭敷蒙陋若于秋粮征本色却就茶粮收钞及布疋或折收军国百须之用则民又两便（洪武年上）

请赎父罪书 叶真寿

臣闻鲁论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大学曰为人子止于孝为人臣止于敬臣幼蒙父师之训服膺圣贤之言立身行己必以忠孝为本是以入而事父出而事君期不负忠孝之实而已伏念臣父早习诗书期忠孝之道通王霸之略值中原乱离避兵

江东举义保障王师渡江邓平章胡参政克取徽州府彼方山寨负固抗拒邓平章察臣父姓名令李克鲁访寻臣父知天命有归畜身劝谕元帅汪同等同诣军门投降郡邑宁谧退身田里值婺源邻境土兵反复杀害官民陛下照见万里察用人言除臣父为婺源知州不敢辞避奔走赴任此州彼时三边敌境山寨占据人民离散臣父披草莱立官府奉宣朝廷德意招谕一方修筑城栅区画粮储且耕且守后院判汪同弃军逃去头目军士背恩为恶互相仇杀臣父忍死坚守劝谕元帅俞茂方清一心向义诛杀叛人汪助等保全城池仓库军马迎接亲兵王指挥尽心赞助指挥深知臣父忠义同安静方面歷任六年并无公私过犯任满赴京命臣父奉使西川夏国继而中止寻授鄱阳知府到任四月朝夕奉职本府粮储军需依期办集民庶安业为因按察司官委问刘方寨叛卒程先锋掳掠民妇事本人身故坐臣父枉勘罪名迁谪无为住坐九重天遠无由申诉丙申三月间天日开明取回京师听差后省府将江北官吏发下兴筑大城臣父以公罪未发今次与一般官吏发下垒砌砖城实臣子所当报效已尽将所有家私竭力见行买办奈力小家贫一时措手不及日夕愁苦臣祖父遠年间曾于徽州府置买田土急欲变卖緣隔越数千里不能接济诚恐工程迫近触犯罪责臣实痛心稟知臣父愿将本戶产土尽行入官外愿以己身上事东宫効力行伍以赎臣父余生昔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其少女缁萦愿身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帝悯其孝忱而释其父罪臣今年踰弱冠视彼女子之义深有所愧洪惟陛下聪明神武遠过汉文如天之仁同乎尧舜曲赐怜悯哀臣蝼蚁微忱愿乞臣父骸骨归老山林或察臣父始终事上之心俾得如秦之孟明齐之管仲立功补过俱为至愿臣闻王霸之君义动天下使智者献谋勇者献力富者献财臣之父子家财不足以助国愿効老马之志一夫之力或能补报国家之万一当今景运天开立圣子神孙亿万世无疆之基传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明忠孝之道请自臣始将见忠臣孝子不一而出光昭史册岂臣父子之私幸实天下后世之大幸也伏望圣慈乞赐怜悯臣冒犯天威死罪死罪（洪武十年上）

论边计事 杨宁

臣窃见正统十四年八月边塞烽警独石龙门一带及永宁懷来边将皆弃城不守以致数十年之经营数十万之蓄积一切委诸草莽罪不容诛事往难论比闻欲调官军复守独石龙门等处斯固攸宜臣切惟为政当理内及外守边当自近及遠京师者四方之本永宁懷来宣府直抵大同皆京师藩篱也各处见在军马以之专守尚虑未足为固而又分之以守独石等处则兵愈寡而势愈弱一旦边报卒至救援不及切恐人心惶惶事如前日未可知也独石等处一摇则永宁诸处人心必不自安诚不可不虑又况足食而后足兵今宣府大同皆告缺粮以近边犹尔又安能遠供馈也今之计边储者或曰军运或曰民运或曰纳粟冠带或曰开种盐粮或曰银货杂买言者纷纷而皆不求其本夫有播而后有获春耕而后秋敛奈之何不务其本而惟末之圖古人屯金城屯渭濱屯塞下具有成法实边之道无以逾此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中国之于外患来则御之去

则备之法之良也不赏边功以沮外傲生事之人议之善也今之为边将者士卒不恤而一意希求升赏外侮不御而一概妄报功次有斩获一二首级而报功至一二百人者有止称杀败敌众斩获首级而全不开数者其为欺妄不言可知此果何功于朝廷何益于边徼至如临阵死亡者固皆可愍然军胜而死此勇进而至丧生其忠可褒军败而死此退走而被追杀正当论主将之罪今一概升一级是死者以退走为功而生者不以败亡为惧又非所以示劝惩也臣愚以为永宁懷来宣府直抵大同京师藩篱当益兵积粮选将固守彼固则此自安独石龙门等处姑候此有余力然后议及遗下粮米设法陆续就近搬运给军卫拉特新来和好必不即为边患一带田地可以趁时设法屯种令总兵叅将等官及侍郎刘珪都御史沈固任宁并巡按御史分投委官提督亲行劝课如是田多军少先尽军种遗下余田听令近边有力之家尽力开耕无种子者官为借给秋成抵斗还官明行榜示景泰二年子粒并地亩税粮俱免征纳所得花利令自糶卖仍行纳粟冠带开种盐粮银货杂买等法人人见利而趋则耕者不劝而勤得谷必倍可资边储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近边去处宜令各卫所府州县官专委一员提督春农布种仍与设法置买牛具种子俱从巡按御史管屯金事比较其有用心勤得谷多者指实具奏量加褒赏以劝其余则家给人足可资供馈沿边守将遇有声息且须预将在外人畜收入城堡婴城固守俟敌人气惰然后乘便击之如彼肆无忌惮越关内侵则内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敌计无不克有功官军升赏以信如有似前弃城不守率众在逃无分贵贱不限亲疏必杀不宥然后人知劝惩其有斩首少而报功多及妄报杀败敌众斩获首级希求升赏者其功皆不必录军胜阵亡官军与军败失陷者升赏亦须量行节减以止贪冒以戒退怯庶得爵赏不滥臣诚愚昧仰蒙圣恩莫能补报比因议及边事不得长策昼夜思惟寝食不安輒有所见不敢缄默（景泰元年上）

奏甘肃边务六条 程富

先奉勅谕命臣于甘肃叅赞总兵官宁远伯任礼军务除钦遵外今将访到合行边务开坐请旨

一曰城堡防护臣观兰县过河直至甘肃通运所马驿俱有军夫及余丁不下一二百名各设城堡防护往年番寇犯边多被掳掠详其所以皆因各堡军人平日止是走遁不曾操练及至番寇侵犯缩手不能抵御未免仰乞官军往来策应今边境宁谧诸事减省各堡军人安闲无事乞勅总兵官宁远伯任礼等取勘各堡见有军夫屯军及各户内少壮余丁实数将各卫退下在库军器照名给散除走遁外空闲军余每月操练十日或十五日就令掌堡掌驿等官分队管领仍令总兵官选保精熟武艺公勤都指挥往来提督比试如此则在堡军余操练惯熟遇有警急内可以保妻子外可以相救援

二曰御敌殄寇臣惟御敌殄寇全仗勇敢之士非平日恩义奖劝临时何以责其效力且如甘肃凉州庄浪等十四卫所及腹里调拨在彼操备官军多有勇敢之士即今边境宁谧正宜加意恩奖养其锐气遇有警急可责成功近者给事中薛谦奏准命总兵官

宁远伯任礼等拣选精壮军士设法操练实为良法然所选军士日逐操习武艺比之其余军人劳苦加倍而其月粮赏赐仍前一体关给非所以倡勇敢养锐气也乞勅该部会官计议转行甘肃等处总兵官将军士严加再选如果膂力过人气识勇敢者另编队伍专委都指挥一员管领操练每名一月或全支本色米一石或加赏冬衣布一二匹使之异于常军彼必感戴殊恩心懷补报遇有寇贼必能效死尽力

三曰土军粮差臣观陝西平凉等府静宁等州原有土番人民洪武年间收集寄名安插与民一体当差永乐十八年选作土民前往迤北征进优免杂泛差役宣德十年又各选调凉州等处操备所用军装脚力俱是自备遇有倒死马匹照例追赔户内遗下人丁有司不行照例除豁切照各卫旗军选调备边者岁关冬衣布花行粮家属在卫关支月粮又无别项民差今土军土民余丁本同一户一家居住三下备边俱无粮赏所用军装脚力及追赔马匹俱在家余丁措办其余家下余丁自要办纳子粒应当民差又令备办在边军余衣装马匹不免典卖孳畜等项殊属艰难乞勅该部行移陝西都布按三司从公取勘各卫如有此等土民余丁一户三人或二人在边者本户一应民差尽行优免其在营如有余丁屯种亦免合纳子粒或一二石令其自办军装赔买马匹如一户止有一名在边者不免子粒仍免杂泛民差如此则在边土军知所感戴可以责其効力矣

四曰屯军备御看得洪武年间各卫旗军守城者岁给冬衣布花下屯者例不给与近见陝西都司所属屯军调拨甘肃等处备御者冬衣布花照例不与臣以为彼先屯军为因自种自食可以自备故不给与今调拨边上与马步军人一体被坚执锐劳苦不殊优恤有异乞勅该部行移陝西都布按三司今后腹里屯军调拨在边操备者一体给与冬衣布花如是不敷将各军户内余丁屯粮免纳一二石使其自备供给如无余丁者官为供送如此则恩赏均平军皆効力

五曰番人散处访得永乐年间甘肃寄住回回杀伤都指挥刘秉谦据城抢劫屠戮居人及有永昌番人逃叛劫掠出境正统三年甘州北关回回潜藏阿尔台细作被尚书王骥擒获梟首示众切见甘州北关仍有寄住回回等项番人玛哈穆特彻尔等一百八十一户指以牧养羊马取讨钱债为由出入无常往来惯熟道路险易烽堠遠近莫不周知倘有警急恐生异谋乞勅总兵官并陝西行都司照洪武年间将前项夷人除通事指挥哈克伞伊彻千户沙布迪音等通事三五名以备各番使臣往来不动外其余悉差人管送腹里散处福建浙江沿海卫分居住庶得烽警永絕亦消边患之一端也

六曰科举名限臣惟古人立贤无方取士非一途至唐宋以科举得人为盛然有文学者或迂于政事有政事者或劣于文学若不广取恐未能尽人之材得人之用乞勅礼部行移各处乡试不拘名数至于会试亦然登科之后授之以职严加考察则科举之得人胜于他途取士多矣（正统七年上）

奏紧急军情事 程信

钦差守城吏科给事中臣程信谨题为紧急军情事节该奉勅今命尔往京城西边

一带协助太监尚义都督王通左副都御史杨善守护城池严督军民整顿器械务在精利申明号令务在严明可守则守必固必完可攻则攻必捷必胜京城在外四面军民人等但闻声息不无搬移惊动尔须抚谕安插务令镇静得所九门内外守御通塞等务尔须处置得宜务使敌不能窥有事须与提督太监尚义等计议而行无或顷刻怠忽致有疎虞取罪非轻钦此除钦遵会同各官督令官军将各门严加守备外谨将合行紧急事宜开坐请旨

一新号令以振军威臣观大军自土木之败人无战志非大新号令无以责其效死如都督孙镗领军与彼对敌各路正当分军策应则军威自张其势可败然皆各以分地自诿袖手旁观臣于城上遥见西北军马约有三四千人一见上首挫锋其余不战乱逾城濠致令五六敌人乘势追赶臣与都督王通督令军士将短鎗火器于西北城楼放打当时敌人四散奔溃然已遁之军既不加诛未遁之军又不用赏都城安危系于顷刻而号令犹复如此臣诚寒心乞严勅总兵官石亨尚书于谦等将大营移出关厢外面驻扎彼众则坚壁不动设伏以待敌寡则分军截杀互相策应如有退缩摇众实时处以军法不许坐观成败以误大计

一募勇敢以备警急切见京城召募军匠人等或赏或升故皆乐于効用然近察其议则曰有功则今日可得官赏无功则未免他日有为军之累是以中间多有勇壮匿而不出乞勅兵部再行出榜晓谕不分军民官舍土人匠役但有果敢奋勇出奇制胜者初立为勇士之名照例给赏有功不次升擢无功事宁不愿者听如此则人疑释而功可图也

一召勤王以遏南侵臣观敌人见我城池完固军马尚多连日四散举火惊人其势似有南行之状若不预为御敌之备诚恐州县居民闻风惊移事出不测乞写勅星夜差人调集山东河南等处勤王之师顺关南京所取在路衣甲或真定保定或河间霸州按兵待变相机以动敌近则完壁自守敌远则赴京夹攻如此则声援多而其计沮矣

一设武备以防内变臣惟外城既固内门尤不可不谨如西直等门虽有官军二百余人各舖已分一百五十余人又有缴闸等项分用门下止有五六十人亦皆老弱不堪又兼盔甲移用门外巷中城下虽有摆列官军不过攢聚闲坐倘有意外仓卒难为乞将城内官军着令分管头目每门添选二百人量给弓箭鎗刀庶几有备无患

一养锐气以备战守夫军夫以食为天食足则气壮而后战可捷守可固且如西边一带多系上林苑监四署人夫原非食粮人数称系守城月余蒙每人给米三斗即今坐派通州未敢片时下城前去关给其各夫俱皆离城三五十里居住家下多被敌人惊散有称一二日无食者气馁无措乞照军匠事例给与口粮充养锐气庶几遇紧可以责其効力（正统十四年十月初十日上）

陈言中兴固本十事 程信

臣切惟抚国家于多事之际中兴为难论政务于中兴之时固本为要本之不固而

欲求中兴之治者未之有也仰惟皇上嗣临大寶治化一新北敌求和南蛮授首于兹二纪遂底丕平天下臣民皆已仰戴圣德神功如祖宗之时矣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孔子之戒昭如日星矧陛下日御经筵缉熙圣学固已知之明而讲之素有不俟乎人言者矣臣一介凡庸以言为职不敢谓圣德已至而不尽责难之恭谓圣治已成而不效拾遗之义夫中兴之要虽在固本而施行之次必有节目谨将所见条陈十事以上伏乞万几之暇少垂睿览采而行之岂独臣之幸哉臣无任伏阙战栗之至

一曰敬天臣闻天者理而已矣人君一心上与天合则阴阳顺而寒暑时迩来日食星陨雷雨阴霾变生不一必有感召此固上天仁爱君人之心然修省之诚要不可一时而或替也仰惟陛下即位以来节供奉严祀典凡诸不急之务多已停止而天心犹若此者岂非修省之诚有未至欤夫人君一心万理总会而求端莫先于孝弟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诗曰其仪不忒正是四国会子释之曰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臣以为敬天之道非陛下湛然此心懋昭大德隆孝友于两宫示亲亲于天下恐未足以答天心之仁爱伏惟圣明留意

二曰求贤臣惟国朝取人有常途用人有常制盖文以科贡吏胥武以荫袭功授中外任使自不乏人然屡勤明诏俾吏部有人材之荐兵部有将才之举者何哉诚以多事之秋思得长才异能者共图治功故也奈何有司奉行全失初意所举荐者类多奔趋请托之人非廉正高洁之士大本已失将焉用之孔子称鄙夫不可与事君谓其患得患失而无所不至也伏望陛下于左右文武羣臣之中果有朝廷未究其用宫寺不知其名如古范仲淹富弼其人者留神简拔以为之倡然后勅所司通行天下果有怀抱经济精通韬略隐于山林屈于下位者有司务在礼聘送赴京师或亲策以治道或命试其艺能随材器使用济时艰无则已之不必取具若有司仍前滥举即坐以罔上之罪

三曰纳谏臣观经史所载历代帝王未有不以纳谏而兴拒谏而败者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实国家多事之际四方臣庶无不得以尽言陛下容纳亦无虚日虽尧之舍己从人舜之好问好察不过如此迨日以来渐渝初政岂进言者亦多涉于泛常过于矫激而弗当圣心者乎虽然纵使有之亦未可执一以废其余也如圣心简静厌见繁文臣愚请用宋仁宗开天章阁以十二事问近臣之例推而广之勅令文武羣臣及山林草茅之士询以阙政如强敌之讎必何策而可复天象之变必何修而可弭诸如此类逐一条示俾之各陈所见各尽所言中间必有上补于聪明之万一者仍乞陛下于时常进言之人当理者采纳狂妄者不问庶几周悉民情以幸天下

四曰谨灾臣闻书曰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是知灾异之来非上下同加修省不可得而弭也迨者天变河决皇上下罪己之诏曰君失其德臣失其职臣捧诵之际知陛下一念之诚可以对越上帝矣然羣臣之中能如陛下之敬天修省者几何人哉宋儒胡安国曰体元者人君之职调元者大臣之事自汉以下遇有灾异策免三公盖为是尔乞勅台谏于内外文武羣臣之中有引日偷安怀奸蠹政之甚者指实陈奏罢归田里

庶天变销而人心慰

五曰节用臣闻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而大学论生财必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者反是而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今邦畿千里民多逃移江南数郡盗尚劫掠河道枯涩漕运艰难而京师僧道之徒来自四方充斥街巷内府供事官员较之往时十增八九率皆以难运有限之粮供冗食无用之辈又闻河南山西转输边饷犯风霜之苦冒剽掠之虞辛劳何止万千费用不过数月臣以为朔方之役未举而中原之民已疲伏望皇上省财节费图雪国耻勅令沿边一带文武官员随机护军趁时屯种以免馈饷以防强敌并勅各衙门禁游食无役之人汰冗设不职之官庶边备充而浮费少民力苏而根本固然后静以待动逸以待劳则无事不克济矣

六曰祥刑臣闻兵乃刑之大者古之帝王于一夫之罪一刑之施尚且恤之而况行刑于用兵之后哉窃见福建广东浙江湖广等处叛贼邓茂七黄萧养叶宗留等本因贪官激变动劳大军征讨渠魁虽幸就诛良善多已被害近闻商贾耕凿之人一概绑縛到官将士收其功而平民罹其毒夫淫刑以逞而不致伤和气者未之有也书曰殲厥渠魁胁从罔治臣愿陛下以为法勅令所司将解京犯人监候待其覆勘虚实之情然后处以轻重之法仍勅各处总兵镇守等官今后止将首恶解京其余胁从量情释放俾之各相效顺庶人无冤抑而和气可召

七曰选将臣闻三军之命系于将然将之贤否不止系军士之死生实有关国势之强弱不可不慎也即今三营大将固亦有百战已试之人不可轻议至如坐营把司掌号领队数者之名即唐之所谓偏裨宋之所谓首领亦他日以次而备大将之选者顷自国家多事以来选设太滥不无贤否混杂且人材难得不有以储之于前则无以获用于后昔李光弼起自郭子仪偏裨岳飞起自宗泽首领则其选亦岂可以不慎哉乞勅总督总兵等官修明军政简汰贤否遇有阙员必须推访廉介智勇之士具名奏闻以充不许私相补授重贻后患

八曰练兵臣观周之成康皆守成贤主而其事见于书者一则曰诘尔戎兵一则曰张皇六师彼当承平之时尚不敢忘忽武备如此而况多事之际乎我国家养兵最厚月粮以贍妻子行粮以贍本身不时赏犒银两依期给散衣绵盖养之于无事之时欲用之于有事之日而管军官员不体朝廷恤军之心大肆蚕食公行贿赂反以操练为故事如此而求克敌制胜比隆前代何可得哉伏望皇上降勅总督总兵等官严加戒谕仍有似前侵牟军士妨误操练者处以军法示众勿事姑息臣又见三营之制五军所以肄营阵神机所以肄鎗手三千所以肄巡哨今三营各自团操则武艺不能相通其临敌必难相应乞将三营军马一月同在一处相兼操习五日凜如对阵之时久久成熟庶几有效臣又闻之军中老穉相参有名无实闲居则虚糜粮赏临事则负累精壮乞大行拣选不堪者退回守城精壮者加意训练庶兵将之意相孚而外攘之功可举也

九曰尚俭臣观太甲之告伊尹曰欲败度纵败礼伊尹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圖而汉

史之赞文景二帝亦不过曰恭俭而已是知俭之一字尤守成之主所当力行者也伏惟陛下即位之初无宫室之兴无游幸之举日讲圣学亲揽庶政恭俭之德可方前王然而民食日艰民俗日薄何哉岂陛下以北敌请和国事稍暇而遂为之少变乎臣又见承平日久礼法渐隳结婚者不计户之高下送丧葬者不循家之有无閭阎得以服锦绣倡优得以饰金寶全无贵贱之等惟逞骄侈之风甚至千日之赢余不禁一物之费用如是而求民食之足民风之厚不可得已伏望陛下愈励勤俭之德以先天下仍勅礼部申明旧制凡服食器用各分等第毋得违式通行禁约庶几民德归厚国富可期

十曰隆师臣闻先儒周子曰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今府州县儒学官皆受朝命以为人师者也祖宗之时犹重其选或亲策而后命之近时以来有久在监学惧淹岁月而出身者有偶中副榜因念艰难而就职者有儒士不能应乡荐而干有司以举任者布列中外多不得人迁延岁时妨误后学九年之间使俊秀子弟长者老而少者长甚可惜也无实才之用而望济天下之事岂不难哉乞勅所司照旧于南北直隶及各布政司推选御史或副使佥事各一员专一提调学校造就人才以副皇上求贤图治之意其各处教官先令提调学校官员考核但有文理不通教条不立者就便送部别用其九年考满到部举人果有学识异常者所司仍加考察或试以台谏之职或授以州邑之长则人皆尽心才各当用时贤辈出而国事可办矣（景泰二年九月上）

新安文献志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

（明）程敏政 撰

○书

责萧衍犯顺书 程茂

假中郎将征虜长史程茂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将军学擅文武权兼中外国家之寄悬于将军主上春秋方富令德未震茂愚懵意谓将军当外护戎垒乃心本朝旁招俊乂在帝左右不识高明过计误听反旆内向甘为戎首若事之济否虽在彼苍脱或不自旌识当如之何茂实不爱死敢献腹心惟将军图之南郢城小而坚张将军忠贯金石将士虽不武然众寡力倍愿节下勿以为念风马相异契阔死生将军永终令闻当以伊霍为得失之监不具茂死罪

与人书 程颐

前书谕使求光禄丈神道碑文今得范内翰祖禹许撰此公文章德望世所称许可托也已送行状去数月间可得得即求的人附去也颐上颐子侄共四人长侄端懿近长安吕丞相辟知京兆醴泉县未受勅长子端中授汾州介休尉来阙次侄端本应举未第少子端彦今秋方就铨试承问及故具言之（右伊川先生亲笔书一纸本出程氏而沦于师山郑氏旧矣书称光禄丈不知为何人考范太史集止有枢密赵公瞻神道碑一篇

其赠官为银青光禄大夫岂指瞻邪范又尝志银青光禄大夫宣徽郭公逵逵子忠孝实从先生游则所谓光禄丈者又似指逵也但书称碑文郭乃志铭为不同尔惟宋南渡以来若杜正谭善心辈惓惓访求先生遗墨或仅得其门状与断简亦什袭谨藏之况其手笔出于海桑之后燔蚀之余而纸墨完好炳然如新者哉是可寶已师山讳玉吾郡硕儒子孙居歙西敏政过之获拜观焉因摹归刻之家塾敬识其后弘治五年岁在王子秋八月朔十四世孙敏政拜书)

上曹枢密（辅）论兵书 汪若海

若海裁书献于枢密阁下昔三国争衡以崎岖之蜀斗絕一隅固不足以当全魏然蜀有魏延者谓先主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仆每读魏延之事未尝不掩卷太息以谓往古下之人敢言如此上之人肯信如此今者金人横行莫敢谁何老将名臣相继败事有一倡于众曰若金人举国而来我能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我能吞之则众莫不传笑其不遭嫚骂者几希仆江南人也束髮读书不喜缀缉时学方太平无事惟务谈兵其遭父兄朋友嫚骂殆与齿偕老乃者天子下诏求知兵之士仆銳然从之喜以为获伸素志及赴有司展卷一挥笔不停手日未三刻纸已告穷白麻袂属环观如堵是日多士皆曰必居第一而仆亦以此自负未几榜揭乃在优等第十有一忽有谓仆者曰适从主文所来闻子之兵书本魁多士有以子之言犹河汉而无极出乎绳墨之外是以置于十人之后晨过御史某御史某曰闻太学之士皆谈兵于有司若曹书生尔安能知兵仆乃翻然悟曰今日之御史昔日之有司实不知兵尔如曰出乎绳墨之外则陈平岂细行韩信岂曲谨邪如曰书生为不可用则杜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不能取强吴矣恭惟枢密阁下昔日敢言于不敢言之日今日必能为于不能为之时是用敢借魏延之事以进昔魏延请于诸葛亮欲从子午道与亮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魏延叹恨已才用之不尽以仆揣金人顿兵大梁之址其实非策盖用兵之法其下攻城冲车距堙势且半年顾我守之有其道攻不足畏也河北者我之心也攻金人之权也且耿聂既以大河之外界金人金人宜自为守御未暇窥我中原然而弃河北之重履孟津之危者非恶河北而不取也河北之心弗与也故斡里雅布狼狈河北以为既摇京师则河北自定今我岂可不收河北之心以揽天下之权因河北之愤以击金人之惰哉而乃怯懦自守闭关养敌则金人将以饱待饥而我将坐受其敝欲城之无危胡可得哉顾朝廷能用河北则河北可以救中原不能用河北则河北可以乱中原何谓河北可以救中原善用天下者必观天下之势往日天下莫敌势在陝西今日天下莫敌势在河北往日天下有事出兵函谷指麾天下无不如意故天下所恃惟陝西之兵自燕云之役陝西之兵纪律大坏遇敌掉臂迸走如鹿则汴京以兵为险何所恃也诚能用河北则今之河北变为昔日之陝西矣斡里雅布自得真定以来民心滋怨保伍蜂起揭竿为旗所在数万杀弃地之使而留康王逐不才之吏而自置守倖悼国家之弃地而有不臣金人之心是其气固足以壮河山而保宋之社稷矣朝廷诚能遣

使立康王为元帅使其分师为二一自孟津渡河阳直捣西洛以攻尼雅满一自相台由大名直抵城下以掩斡里雅布则二人当只轮不返此与魏延欲从子午道何异故曰用河北可以救中原也何谓河北可以乱中原朝廷既弃其地不恤其民矣彼将曰与其北面以事金人孰若从衣冠之豪故河北之势其可虑者有二留康王自置守倅是也留康王何以可虑康王弗得其柄亡以令众则留康王实虚名尔自置守倅何以可虑彼握兵日久废置自如因曰保己弃之地我固非叛则朝廷固不可咫尺而罢二者固为中国之讎也故曰不能用河北可以乱中原也二者方虑为中国之讎欲望其提师而援王室胡可得哉史记称阖闾惟能用其民故败楚子于栢举然则河北顾所用之何如尔若康王为元帅是所以用民之术也以仆揣金人所为其势且有耶律之事若康王得拥重兵则金人之谋不攻而自破以仆料之朝廷非不知立康王为元帅计之善也然其议含糊而弗决者有二朝廷则曰康王已位极人臣矣异时成功不知何以待之呜呼为是说者不知成王之用周公乎周公者成王之相也淮夷既叛成王曰汝往征之及成功不闻更封之以王也朝廷则曰国家未尝以宗室本兵柄恐分天下之心启五王之祸呜呼为是说者独不知成王之用周公乎周公者成王之叔父也淮夷既叛成王曰汝往征之则不闻以宗室为疑也■〈氏鸟〉鸛之诗曰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非周公之室也周家之室也杖杜之诗曰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依焉言卿大夫当推其兄弟之亲以助其君也枢密阁下胡不歌■〈氏鸟〉鸛之志述杖杜之情俾主上廓成王之量去晋昭之狭乎仆闻之古之能用其民在于抟民力一民心能一民心则民力搏矣今者河北之民贰于金人则民心不可一各保乡闾则民力不可搏虽有众何所用之必有豪杰之士倡义于其间结数百万之心如同舟而遇风合数十郡之力如常山之蛇则金人之所备者众而我之所与战者约矣仆闻鲁仲连布衣之士尔仗义游谈能使赵不帝秦夫以秦赵之势数十万之众未必能任其事而仲连乃解纷释乱于谈笑之间则布衣之士安可忽哉以仆揣天下之士能一河北之心而搏河北之力能扩康王之志而固元帅之权无如某者枢密阁下诚能请于朝立康王为元帅使仆得参佐则异日昆虫之志与枢密阁下共庆太平也伏惟枢密阁下无为诸葛亮之听而使仆有魏延之叹幸甚（宋史传曰若海豁达高亮深沉有度耻为世俗章句学为文操纸笔立就蹈厉风发高宗尝以片纸书若海名谕张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会浚去国不果召）

与金尼雅满请息兵讲好书 汪若海

太学生汪若海谨披心腹露情素献书于大金元帅闻之知天者可与论安危之计不知天者不可与论安危之计天道甚远人心可卜往者天将有警于宋是兴燕云之役以假手于大金我上皇天命是畏惕然内禅于是大金乃戢干戈乃伸盟好我实怀惠略以名都我寡君朝夕恪勤奉以忠信不敢有怠惟是一二庸臣轻议浅谋肆其愚衷以眩惑我寡君之耳目是用再辱军师之临恭惟大金既并契丹又服我宋有以见元帅之勇

料敌无遗百战百胜有以见元帅之智城邑望降迎刃而解有以见元帅之武功振天下
光临邻国有以见元帅之名破人之城不恣屠戮其谁不归仁坚上皇之约成寡君之孝
其谁不与义勇智所以行世而武不可黷威名所以张国而势不可必仁义所以成德最
获天人之助何谓武不可黷物至则反冬夏是也智至则危累碁是也以古之善用兵者
必观天极究数而止用能保世以滋大如或不然则杀人之父孤人之子头颅相属暴于
原野天安得而不厌哉此所以为元帅惧也何谓势不可必今元帅之于中国也有令必
行者有令不能必行者战必胜攻必取此令必行也因号四方曰尔无叛则令不能必行
也何则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人君不足以自存匹夫可以承帝业使宋不得而事大
金则大金不得有河北也此所以为元帅惧也何谓德获天人之助元帅诚能无骄知勇
保守威名黜攻伐之心行仁义之德则人心知归天道必喜此所以乐为元帅道也抑尝
闻之富人之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曰不筑且有盗暮而果失盗富人
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今某之于大金也相距数万里惟是风马牛不相及则其迹踈于
邻人之父而元帅左右腹心之臣亲于富人之子某乃饰小说以触雷霆之怒诚不自量
虽然为宋人解倒悬之命而为大金立不拔之基事有相当理有适然何者元帅智勇若
是威名若是大功既立大效已着苍天在上必不食言然而区区窃有疑者寡君越在草
莽中万姓摧心折肝号呼叫天而奉使之言乃以金帛为约如此则是质寡君以要利也
夫人一日无主则皇皇三日无主至旬日无主则思乱元帅则乱之不恤而寡君之不归
是将大泯其社稷蔑杀其民人也顺人心以致天讨者果若是乎语曰下令如流水之源
顺人心也元帅亦知人心之所归乎昨南门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伛偻扶杖挥泪而
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圣君因望行在而顾众曰今上寛仁似仁宗汝
等当以死事吾老无能也今日先死以为诸公劝城中闻之不问老小无不歔歔流涕皆
曰有君如此何忍负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帅岂可不承于天不和于人哉请以兵为
喻矢之可以射远贯坚者力也所以中的剖微者心也宋固弱也人心已戴七世之仁元
帅固强也而人心未洽大金之政以河北论之大金何德之布以怀柔之故此河北人未
敢承命若惠及之惟官司之所守其谁敢拒大金之命元帅舍此之图惟利是要利声日
播而大德浸微河北安所归哉河北之地号为奥区兹固不涸之仓不竭之府若镇抚而
有之何金帛之足云元帅必欲得河北则不可矣大金与大宋结欢之本在于有礼礼不
可无无礼则乱此其所以私忧过计恐宋不得而事大金也今日宋之存亡权在元帅存
亡有二不可不知也百姓之心欲在存宋奸雄之心欲在亡宋宋存则民得而安故曰百
姓所欲宋亡则四方蜂起故曰奸雄所利自古取天下者岂全在于耀兵而在定名分今
夫天下犹一兔走则百人逐之非一兔可以分为百名分未定也卖兔于市盗不敢取者
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以元帅之强未能有河北者名分已定虽以宋咫尺之檄
下河北可也自天地之判限制疆域中外不杂居两国不同治考之前史可以为证而契
丹得割全燕而有之耶律有德于石晋而假中国之力也使耶律不挟以石晋之命则天

下安知名分之所归哉故曰为元帅计莫若亲宋元帅其无恃甲兵之众而有无宋之心宋虽蕞尔绵地四百州安知无豪杰士起于中哉语曰民之嗷嗷新主之资也豪杰之起非元帅之所敌矣请推明其利害夫宋之所以不敌元帅者何也太平日久民不识兵而大金之兵以军中为家马上为生而宋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悬望易以奔北是以元帅驱数万之众可以得志中原若豪杰并起则中国之人亦以军中为家马上为生所以蜂屯蚁聚各为报国家之难势至操戈而逐兔则元帅能横行于中原乎亦知元帅之不能也当三国鼎峙之时元帅能横行于中原乎某亦知元帅之不能也盖游击者易为力坐守者难为功为元帅计莫若按甲休兵无庸有事于民以亲宋焉宋于颠覆之际受君之赐报德万世无有穷已窃恐事出仓猝元帅舍万世之德而起新主之讎也其为利害相与万万明矣某布衣之士久困太学匹夫之命甚微而一身之狗甚易居此围城中非有事于宋君也又非守城之人骨肉亲戚也然而每念天地之间人为贵古人斩一木杀一兽犹或不忍况其俱谓之人而相为屠戮哉窃为元帅之行慕义无穷是用敢议于军前伏惟元帅尚以某之言为可取则愿宽文武之怒如或不然则愿先斩某以狗

责张邦昌反正书 胡舜陟

窃观相公正位非出本心外迫金人兵革之威内念黎元涂炭之苦良不获已总揽权纲自居摄以来谦虚畏抑命令起居不敢侔于至尊故自士大夫以至闾阎僮仆翕然称颂皆知相公忠爱之心坚如金石不肯朝北面而事人夕南面而亡之也此有以知相公处富贵崇高聊以从权非固执以为已有也今金人已反其国君臣之大义安可一日而废相公之高明洞达释然去位宜不为难第恐奸言荧惑聪听谓金人为可恃谓天位不可失谓自古有亡必有兴此皆小人轻虑浅谋但顾目前之利四海岂有一夫不心怀赵氏者自二帝播迁人皆泣血但恨敌国势强力莫能回所以兴灭继绝报本反始天下正有望于相公若奋发英断斥去奸言使赵氏之祀已亡而存此伊尹周公盛德之事名与天壤不朽庆流子孙无穷若曲徇小人之言顿失君臣之义则中原干戈相寻无已生灵屠戮何有噍类相公不得已而登大寶忍复使之若是耶今四方勤王之师云蒸雾集比为赵氏而来岂肯从公号令闭门拒之有同儿戏伏望即降指挥正其名位请元佑皇后垂帘听政于内相公以太宰治事于外特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将士孰不欣然悦服此实天下之盛福相公卓越之殊勲万世一时者也伏望采择狂愚而加意焉

见谢给事书 汪藻

古之欲以才能见世而卜于大贤君子者有从收器而立于堂下有扣牛角而歌于辕间甚者或扫门拜尘幸一日之眄睐切以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声芝兰之有臭其实既立名则随之灼然有不可掩者何至为区区乞怜自苦之态哉然使其屈道伸身邪虽深居简出牢关固距如水北山人终南快捷方式何足补于进退之数如诚拙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则其告之者不笃其见之者不恭则其与之者不至虽重骈之劳执鞭之辱未害其为好贤慕善也盖大贤君子方其从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

玉叱咤生风云其势位益尊则其门墙益峻门墙益峻则非素侍于左右者终莫得而进焉及去国弥年絶意当世释事权之纓拂而自遂于逍遥之濱非特一介之贱得以接末光而承余润也虽樵夫野叟亦或并游而争席焉当此之时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拙身伸道者从焉某自儿童时闻阁下之名如东隅之日虽未赫然经天而温厚之气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济之流虽不浩然行地而浸润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论者以王佐之材许阁下既而歎贤士之关闻南方之学者与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际为荣某慨然欲在斯人之列而阁下方任言责某以疵贱之身莫能与也乃者屏迹此方而阁下在焉私自喜幸以为终身愿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谈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于此满愿见者之志耶然天下之理莫难于相知之间盖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阴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为也故以牖间半面而终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岂可以久近亲疎计哉某于阁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余里其仕也位之相悬有不可胜言者而又无肺腑之亲介绍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阁下之知邪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则为不足与夫半面之顷者顾有间矣听其言而知真伪观其容而识邪正考其文而见所养亦足以得其麤矣而曰必试之事待之久而后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干典谒而自托于无能之辞以为贄焉悚息俟命

答郑教授论文书 程俱

迺者辱贄以书与所为文六篇且告以读书业文恨不及古人为文以示人或过情面誉又恨世之人莫可与言而思先进于是者出其有以警其所未至而猥以见推虽公之嗜学则然而猥以见推与夫称借之辞皆非所敢当也然讲学废久矣古者士相与处于燕闲其所谓切磨之益者为是故也岂独师长之任哉然古之所为讲学者行与文而已盖文之用于世尚矣六经百氏皆文也世之人有以经议文辞判为二是既其文未既其实也且六经者义理之所在也文而不根于理何足谓之文哉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昔之作者自六经百氏世传之史方外之书无不读之而后取舍是非了然于心也探其原撮其英华而摭其实汪洋闳肆充然于内也而后时发于文辞故不诡于圣人之道经世而行遠者皆是物也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资焉者实六经百氏载籍之传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见其迹也譬之饮食稻粱脍炙醯醢果蔬无不食也所以养其血气充其体肤者不可以枚数也而涣然渐渍于内盎然浹于吾之身者实饮食之滋也若夫食饭一升则果然如饭者长于背食炙一脔则块然如炙者隐于面则亦不可以为人矣非是之谓也故知诵六经百氏歷代载籍之传以发于文辞者非一日之积猝然之功也是所以贵于学也发而见于行己一也然则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观执事之文如所示书及策问比下蔡县门记毛内相书似有间矣以岁月求之适数年尔而进之不已如此其未可量也诚爱吾子才质之美于微言细事皆若不苟又嗜学如此既有意于是从事之久知其不可以易言之也蘄至于古人之所至而已某空无有辱吾子之勤敢以鄙见陈于前惟择之而已荒愤不文得一忘十不能卒所谈寡浅尚冀面歎前月所言文章以气为主

者非豪举怒张高言急节之谓也如柳子厚之所云殆是不次

与李枢密（纲）论事书 程俱

某窃以天下多事取人之路虽不可不广然亦当使君子小人各当其位不可以艰难多故而遂逆施倒植也何谓各当其位常使君子使人小人使于人君子治人小人治于人则虽市井屠贩之人鸡鸣狗盗之伎与夫羣盗大猾杂处并进而无害也况今与汉高祖时不同汉高祖起匹夫方与豪杰竞逐争天下所用将才策士尔不如今立国有天下二百年所谓圣智之法适治之具具在主上绍业垂统正当与贤能内维持纪纲外攘备寇敌虽艰难之时不可失体统也又况汉高所取皆实名将之才世乱无所用适在市井屠贩中尔非取市井屠贩之才而假以名位也至叔孙通所进羣盗亦皆善战而已不使之经体赞治谋国牧人也萧曹虽出刀笔吏亦贤相之才也世乱无所用适在刀笔吏中尔观其所立识大谋远又有公天下之心持身以恭谨佐治以清静有后世名相硕儒之所愧叹而莫及者不可一概论也某窃忧当国任事之贤急于事业广于搜罗不究古人之所以而操其所谓不遗市井屠贩与夫使贪使过之说而思之不至取之不精也事业诚不可缓矣若使君子小人不当其位则适足败事而已盖数十年来以凶很犯上无所顾忌者为敢为以刻薄贪躁夸诞不逊者为智谋以居家则持吏短长为奸利以致富为吏则御下如束湿任喜怒以骋私者为才豪以伺颜色于眉睫之间射权利于角逐之会者为机警若此类者虽小有才可以使于人而不可居师表一方之任可以治于人而不可当承流宣化之地可使效一官营一事而不可使牧养小民又况过此任乎盖使之当一州一州不安当一路一路不安不惟不安又不服天下之人不安不服而求事功之立岂可得也不然极其凶躁之心射利之术则亦至于乱亡而已矣天下赤子罹兵革离乱之余若又引此曹以临其上使依势倚法以肆其毒斯亦不仁之甚矣譬如以莛为柱以狼牧羊有倾压伤残而已盖无辜也此区区嫠不恤纬之心所以强聒而深忧者也愿明公无忽浅鄙之思苟以为是一为明主精言之亦天下之幸也

上赵枢密（鼎）论恢复书 朱松

某未尝有一日洒扫之劳于门下然听于下风阁下论天下士可以与于斯文者无闻之名氏必在数中以此久欲摛摭平昔骫骳之文因介绍以贄见于下执事复念自胜冠以来妄尝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回视少作之可愧者虽无扬雄篆刻之工而有其悔诚不愿以此自见于当世而况君相忧劳于庙堂之上方总揽羣策率励众志以图恢复尤不当器人于篇什语言之间是以区区所欲效于执事之前者又无因见焉日者天子擢阁下本兵柄又以四路之地东抵河华西包巴蜀外连陇阪南尽荆汉延袤数千里使阁下以一节护诸将节度其进退自太守部刺史有所黜陟遂行不请权任忧责可谓重矣或谓阁下负四海之望当在庙堂调护根本某独以为不然顷者宥密之臣袭其家学进误国之计谓秦蜀襄沔之得失不足为吾轻重是以漠然置于度外以至今赖宗庙社稷发寤圣心绌其说不用夫金人保三秦而分兵亟肆以疲我其意未尝一日而不在东

南使不幸而秦蜀之郊有蚁漏可乘之隙则东南将无措足之地尚何中原之可议也哉使阁下救宁反侧绥辑泮涣拊循士大夫东向以扬祖宗之盛德遗烈则中兴之功犹可以岁月冀此某所以虽有受知门下之幸方以天下之大势为忧而不敢致私怨于远其所依归也区区管见怀不能已敢不以告于下执事夫身去朝廷而任事于外外有垂涎侧目之人危机交急间不容息内则率励士大夫各率其职以奔命于边鄙是以其势不可以不专其权不可以不重权重而势专者人主之所甚恶而间言易入人惟无所欲也人皆求得其所欲而势有所不获则失职者众而谗慝滋多积众口之谗以投易入之间此天下之危机仁人志士之所深患也君子于此必求同心一德之助使在人主之侧启迪聪明以善其心而无妨功害能之意是以功成而国家可保诗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吉甫征伐四方而在王所者如张仲以调护于其中夫是以能展四体以徇国而无后患裴度以太原之师讨镇人元稹之徒沮梗于其中是以巨猾逋诛终不能有所立方锋镝交于原野而以事机之会有望于朝廷在人主之左右者小有不合于其心则嘖笑俯仰顾盼唯阿之间亦足以败吾事固不在于坚持力争然后足以快其私也为阁下计凡今廷臣有如张仲可为同心一德之助者显言于上而厚结其意必求有利于国家而无忌乎吾之成功然后吾无内顾之忧而得以悉意于疆场之事今日之虑孰急于此其次莫若宏德义殖忠信以折穷诈极凶之人世常患儒者之言迂缓而不切于事至观羊祜陆抗处倾侧扰攘之势而雍容拱揖乃有三代王佐之余风然后知先王所以得志于天下者必可行于后世而无难古之君子处敌国相倾之间覆人之军不足以为武隳人之城不足以为强惟能秉天下之大义以优柔浸渍乎斯民之心使其欲释我而不可夫谁与吾敌降及后世以苟为道凡可以谄敌而得志者虽犯天下之不韪而获须臾之安亦泰然为之秦以区区虎狼之强号为无敌于天下纡息未定而子孙为戮由此故也是以后之君子于羊陆之事窃有取焉北兵自覆京师横行中原饮马于江海之滢犹徜徉四方歉然有所不满之意虽拓跋耶律之暴不极于此矣善观天下之势者必因吾之所短以求出于敌人之所不能为今日计谓宜按羊陆之规务宏绥御之畧毋必屑屑于功首俘获之间要使沦陷之民知吾所以从事于兵革者凡以欲拔吾于涂炭而非以为利使其咆哮吞噬之势不得逞而索然以惫将不折而自亡是谓日计不足岁计之有余不可忽也抑又闻之矫枉者必过于直君子之于道求中焉而已矣苟有意于矫是亦未免乎私也往者西帅之失正坐自诡大功之必成是以自今观之不能无夸大之过今若惩既往之失过自贬损恐精彩销伏而士气不振君子之向慕于是人也惟恐其无成功是以不胜过计之忧阁下幸留听或有取一二焉（朱文公曰皇考吏部公文汪洋放肆不见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腾蹙沓浑灏流转顷刻万变不可名状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尝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观而叹曰是则昌矣如去道愈远何则又发愤折节益取六经诸史百氏之书伏而读之以求天下国家兴亡理乱之变与夫一时君子所以应时合变先后本末之序期于有以发为论议措之事业如贾长沙陆宣公之为者）

答张定夫书 汪应辰

蒙颁示旧作四篇至言奥旨皆自得之后学之所未闻幸甚幸甚然其间鄙拙之见犹有不能无疑者敢试言之以求教于执事闻之圣人之教有小学有大学若周官所谓六艺来书所谓胡安定教人以吏事知兵与水利象数等事者小学也若中庸大学之所谓者大学也学无大小之分小学盖所以为大学也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又曰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使局于一技而无知新上达之功则不免于艺成而下致戒远而泥矣后世学者高谈微妙而阔畧名数度越绳墨荡然无所执守枵然不适于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学亦非所以为大学也以刑名法术名其家以章句训诂传其徒陋而无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学亦非所以为小学也以此论之学无小大之分知其一则万事毕否则两失之矣自秦汉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发明微言使学者知本末不二体用同源而圣人之书始可得而读其有功于道甚大来教以谓荀扬王韩固非其比此可以为定论也而犹谓其道则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窃谓学者学此教者教此而已不应于道之外又别有以教人也沈涵渐渍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则虽不责之重禁之切而人自归于善矣彼其诈伪者非也以此治经以此读书以此作文何不可之有彼其自处于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学晚进不能知其详抑其止于此乎或又有所谓知新上达之功乎此则未敢以轻论也

与朱元晦书一 汪应辰

蒙以延平先生铭文见属自顾不腆何足以发明道学之懿所幸元晦论次皆已详备庶几有所证尔福唐久旱奔走祈请殊未沾足朝夕廩廩不知所措奈何奈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可得而闻者第合堂同席一东一西不知如此做得否令人念念不已窃闻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年傥因而下顾莫大之幸

二

丞相云尝作书相招又以堂帖促行盖自得上已手帖后寂无嗣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暑雨恭惟德履禔福元晦当一来似无可疑若既到之后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处既尽然后可无愧于道也愿以此道为准不必过为疑虑疎拙最亡补犹覬未罪去间或得瞻见于此以展发所欲言尔

新安文献志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

（明）程敏政 撰

○书

答程成甫书 朱熹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虽幸得诵其诗读其书然犹以未得识其子孙为恨兹乃辱书欣感无量且承叙述世次行治之详使得闻之又叹大贤之后中间流落不偶至

于如此甚者遂至沦陷隔絕而无闻独幸贤者于此乃能守其门户而不失其问学之传犹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为学校之重其所以望于贤者岂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诵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动其学者而勉励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说以致区区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与程允夫书 朱熹

往年误欲作文近年颇觉非力所及遂已罢去不复留情其间颇觉省事讲学近见延平李先生始畧窥门户而疾病乘之未知终得从事于斯否尔大槩此事以涵养本原为先讲论经旨特以辅此而已向来泛滥出入无所适从名为学问而实何有亦可笑尔示喻苏程之学愚意二家之说不可同日而语黄门议论所守仅贤其兄以为颜子以来一人而已恐未然顷因读孟子见其所说到紧要处便差了养气一章尤无伦理观此想渊源来歷不甚深也正蒙建阳旧有本近来久不曾见俟病少间当为寻问也然此书精深难窥测要其本原则不出六经语孟且熟读语孟以程门诸公之说求之涵泳其间当自有得然后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见好处如今不须杂博却不济事无收拾也若果于此有味则世间一种无紧要文字皆是妄言绮语自无功夫看得矣近集诸公孟子说为一书已就稟又为诗集传方了国风小雅二书皆颇可观或有益于初学恨不令吾弟见之又恨相去稍远不能得吾弟来相助成之也（程君允夫文公先生之内弟也尝为着尊德性斋铭者家问谆谆尤极忠爱君子片言只辞皆足观感如此夫虞集敬书 紫阳朱夫子于程氏为弥甥允夫其内弟也此帖辞意质直亲爱弥笃世之人同气且不相恤况其疎者哉观者亦可自反矣乡后学汪泽民敬书）

与汪伯虞书 朱熹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顿首复书伯虞茂才乡丈执事熹之外家于门下有姻（女连）之好而执事文人行也久客闽中未获一见独幸从亲故间讲闻声誉之美差以自慰兹承不鄙远致长书礼意既隆而所以称道期许之者又过其实熹不敢当也示喻尚书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赞一词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顷岁尝获拜之临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复来海若复得望见其衣冠而闻其警效者甚矣金公之厚于执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当也邕州使君往见张荆州吕著作皆称其才今读记文又有以见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听议论之余也顾二公之意所以望于执事皆非他人所能与独在明者精择而力行之尔况如熹之浅陋其又将何以辱其礼命之勤哉加以拙疎乍亲吏事公私倥偬日不暇给尤觉荒涩不能一吐胷中所欲言者因风敬谢先辱旦夕傥得脱此羁轡归卧田间呻吟之暇乃当有以报执事尔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报此间石刻各往一通幸视之未有承晤之日正惟进德自重慰此愿言不宣

答汪太初书 朱熹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顿首复书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于足下虽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闽中以故少得从故里之贤人君子游顾其心未尝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属

随宦牒来官庐阜同郡诸生间有肯相过者而足下乃以手书先之三复诲谕喜幸无穷又承示以文编益钦德学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从容也然间尝窃病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而常妄意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之外别有一物空灵玄妙不可测度其心悬悬然惟傲幸于一见此物以为极致而视天地万物本然之理人伦日用当然之事皆以为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无害云尔盖天下之士不志于学则泛然无所执持而徇于物欲幸而知志于学则未有不惰于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盖尝深为康胡二君言之而复敢以为左右之献不识高明以为然否抑尝闻之学之杂者似博其约者似陋惟先博而后约然后能不流于杂而不揜于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诚身之前而大学诚意在格物之后此圣贤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试思之未即会晤惟进学自爱为禱

答程泰之书 朱熹

熹昨闻禹贡之书已有成编转借累年乃得其全犹恨绘事易差间有难考究处近乃得温陵印本披圖按说如指诸掌幸甚幸甚此书之传为有益于学者但顷在南康两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东陵敷浅原之间而考其山川形势之实殊不相应因考诸说疑晁氏九江东陵之说以为洞庭巴陵者为可信盖江流自澧而东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东也若谓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少东便合彭蠡之口不应言至东陵然后东迤北会于汇也晁氏所论敷浅原者亦有理而未尽盖详经文敷浅原合是衡山东北一支尽处疑即今庐阜但无明文可考尔德安县敷阳山在庐山之西南故谓之敷阳非以其地即为敷浅原也若如旧说正以敷阳为敷浅原则此山甚小又非山脉尽处若遂如晁氏之说以为江入海处则合是今京口所过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东北尽处而言即为庐阜无疑盖自岷山东南至衡山又自衡山东北而至此则九江之原出于此三山之北者皆合于洞庭而注于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过九江也此以地势考之妄谓如此不审参以他书其合否又如何但著书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歷故其说亦难尽据未必如今目见之亲切着明尔阁下向者固尝经行而留意之久记览之富其必有以质之故敢輒献所疑伏惟有以教之幸也

答滕德粹书 朱熹

仆与足下虽幸获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乡井中间才得一归扫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余年以故于乡里后来之秀少所接识计其不相存录亦已久矣而昆仲方独惠然枉书道说过盛非所敢当然所论为学之意则正区区所望于乡人者甚幸甚幸夫学者患不知其所归趣与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能得所从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学不异于孔孟之传而读其书矣又知科举之夺志佛老之殊归皆不足事则亦循是而定取舍焉尔复何疑而千里以问于仆之不能邪意者于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脱然于胷中所欲就者又杂然并进而不无贪多欲速之意是以虽知其然而未免于茫然无得之叹尔足下诚若有志则愿暂置于彼而致精于此取其一书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

使过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复有他书者如是终篇而后更受业焉则渐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将有以自得之矣论语一书圣门亲切之训程氏之所以教尤以为先足下不以愚言为不信则愿自此书始因风寓谢他未暇及昆仲书无异指故不复别致幸察

答汪叔耕书 朱熹

十月二十三日熹叩首启叔耕茂材乡友辱书并示诗文论说甚富三复不置足以见乡道之勤卫道之切而所以用力于词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笃也顾惟衰晚于道既无所闻不足以堪见予之意而少日麤亲笔研终不能窥作者藩篱且自觉其初无补于身世遂用绝意弃去不为今数十年矣又无以知所论之中否而上下其说也然私窃计之乡道之勤卫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谓道者而修之于己之为本用力于文词不若穷经观史以求义理而措诸事业之为实也盖人有是身则其秉彝之则初不在外与其乡往于人孰若反求诸己与其以口舌驰说而欲其得行于世孰若得之于己而一听其用舍于天邪至于文词一小技尔以言乎迩则不足以治己以言乎远则无以治人是亦何所与于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恳反复至于连篇累牍而不厌邪足下志尚高远才气明决过人远甚而所以学者未足以副其天资之美熹窃惜之又念其所以见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尽其愚足下试一思之果能舍其旧而新是图则其操存探讨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请继今以言人还姑此为报向寒千万以时为亲自爱不宣

与祝直清书 朱熹

熹顿首直清贤表解元昨还里中屡获请见抚存教诲恩爱甚厚别来切记尊候万福熹侍旁幸适不足烦遽念屏迹闭门读书有可乐者恨莫与之同尔近视太叔翁发至论孟训释看得程氏之理透彻涵泳其间多有好处颇合鄙意内疑惑未敢据所见俟荣旋讨论且留之恨此中前辈寥寥幸得古田林择之邀至家馆教塾埜二人其见明切近得湖南张魏公子钦夫者一二文字观所见正当尽有发明欲往见相与讲释所疑而千有余年道学不明士之陋于耳闻目见无以知道入德其识趣往往如此然世衰道微邪说肆行而莫之禁士夫心术安得而不日趋于坏大抵为学是自己分上事孟子谓归而求之有余师是也附去二程先生语录详备可观但患人之不读亦须积累涵泳由之而熟脱然自有知处人能勉励学古人着工夫把做一件事深思力行不患不到圣贤之域两年来集得孟子说稟成或有益于初学后当录一本去末由相见千万保爱老母道意阁中郎侄一一佳胜奉状不宣

答程傅之书 朱熹

熹与足下为同郡人然彼此未相识面而足下以书先之此意厚矣夫佛老之言不得以道名足下之说是也至于吾之所谓道与其所以求之之方则足下之言有畧而未究其蕴者无从面讲临风怅然异时因来有以见语千万甚望过此则有非衰拙之所敢知者不知所以报也（又答傅之子次卿书示喻存心之说此固为学之本然来喻又有所谓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从而察之邪若如所谓当应事然后思是事之理当

接物然后思是物之理则恐思之不豫而无所及若豫讲之则又陷于所谓出位而思念虑纷扰之病窃意用力之久必有说以处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复之)

答孙吉甫书 朱熹

德粹之来逖辱惠书虽未识面然足以知贤者之志矣所喻气质过刚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转移变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胜之在吾日用之间屡省而痛惩之尔故周子有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之说是岂他人所得而与于其间哉然此亦或有说焉不明于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矫枉之过而反失中也故古人之学虽莫急于自修而读书讲学之功有所不废盖不如是无以见夫道体之全而审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未由相见幸且勉力

答汪会之书 朱熹

所寄大学愧烦刊刻跋语尤见留意千圣相传门户路径不过如此前世儒者未尝熟读而深求其意故所以为学者不知出此而堕于记诵文词之末其好高者又转入于老子释氏之门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才少风俗衰也但今虽幸畧窥大旨然循其序而实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语同志而求其辅仁之助于今乃得吾会之于中表间岂不幸甚更愿益深考之而实从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见之验则其进步自不能已矣

答汪次山书 朱熹

别楮诲喻良荷不鄙已托德和弟布曲折矣千万千万周礼文字此所无有令郎今几何年矣他经何所不治而必为此何哉大凡治经之法且先熟读正经次则参考注疏至于礼乐制度名数注疏得之尤多不知令郎曾如此下工夫否若资质大段警悟亦须着下三年工夫于此自然精熟贯穿何待他求彼学成而名显者岂必皆有异书乎今人欲速每事必求一快捷方式不肯安心循序下实工夫为此所误一事不成者多矣不可不自悟也愚陋无所知于此尝究心焉颇见利病如此敢以布闻称塞厚意他不能有益于左右徒以为愧尔(吾宗与朱子世联姻娅此二帖眷谊缱绻溢乎辞表四友堂记已遂其请而明经之训所获多矣正大详尽真足为百世师法览者尚兴起焉从叔仲禹家藏此本踰二百年什袭以传者百世可也至正戊子十月丙戌后学汪泽民谨识 二帖谓此与求作四友堂记帖也)

答詹帅(体仁)请罢诸书锓梓书 朱熹

熹向蒙下喻欲见诸经鄙说初意浅陋不足荐闻但谓庶几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写呈不敢自匿然亦自知其间必有乖缪以失圣贤本指误学者眼目处故尝布恳乞勿示人区区此意非但为一时谦逊之美而已也不谓诚意不积不能动人今辱垂喻乃闻已遂刊刻闻之惘然继以惊惧向若预知遣人钞录之意已出于此则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见事之晚虽悔莫追窃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陈所系已不细矣又况贱迹方以虚声横遭口语玷黜之祸上及前贤为熹之计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祸今侍郎丈乃以见

爇之深卫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虚之理推之至于刻画其书流布远近若将以是与之较强弱争胜负者熹恐其未能有补于世教而适以重不敏之罪且于门下亦或未免分朋树党之讥盖未论东京禁锢白马清流之祸而近世程伯禹洪庆善之事亦可鉴矣岂可遽谓今之君子不能为前日之一德大臣耶况所说经固有嫌于时事而不能避忌者指为讪上而加以刑诛亦何不可乎去岁建昌学官偶为刻旧作感兴诗遂为诸生注释以为谤讟而纳之台諫此教官者几与林子方俱被论列此尤近事之明镜虽若无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触此奸慝之锋耶欲布愚恳便乞寝罢其事又恐已兴工役用过官钱不可自己熹今有公状申使府欲望书押入案收索焚毁其已用过工费仍乞示下实数熹虽贫破产还纳所不辞也如其不然此辈决不但已一身目前利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为此道无穷之害尔切乞更入思虑不惮速改千万幸甚德庆刊本重蒙序引之赐尤以悚仄此书比今本所争不多但紧切处多不满人意尔序中所用善学圣贤之语极有意味但今日纷纷本非为程氏发但承望风旨视其人之所在而攻之尔若此人稍尚清虚则并攻老子幸修斋戒则兼诋释迦曾读三经字说则攻王氏曾读权书衡论则斥三苏怒室色市彼亦何尝有定论而可与之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与之争则必反以激成其势而益坚其说或遂真为道学之害亦不为难此尤不可不虑尔（附与杨教授书熹忝为长吏于此而使同官用学钱粮刻己所著之书内则有朋友之譙责外则有世俗之讥嘲虽非本心岂容自辨又况孤危之踪无故常招唇吻今乃自作此事使不相说者得以为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咕嗷使人厌闻甚或缉以成罪亦非难事正如顷年魏安行刻程尚书论语乃至坐赃论此不逮之鉴近闻婺源有人刻熹西铭等说方且移书毁之书行未几遽自为此彼之闻者岂不怪笑其被毁者岂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于乡党宗族而执事者反谓其谬为谦逊不情之语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恳于左右幸辱矜照一言罢之所已刻者熹请得以私钱奉赎毁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面议别刻一书以成仁者开广道术之意自不失为善事不审尊意以为何如）

复表兄朱元晦编修书 程洵

洵拜覆至孝编修表兄坐前洵去岁在祁门奉起居状初不知表伯母恭人之讣既归拜所赐教乃闻钟此酷罚惊呼失声不能自己惟淑德懿范表仪闺阃奄弃荣养孰不惊叹矧中表子侄姻亲契分之厚者其悼恻之情宜何如耶伏惟天性之重于孝敬矧此大故悲恻奈何来书言家世南来八人今无存者读之使人感叹不已洵不肖常恨之生也后不逮事王父尝见祖母及先君为言朱程二家昔日中外往来之好乡闾莫及自先表伯赴官闽中遭时多故因家于建于是骨肉始有南北之异自兹瞬间垂五十年中间人事变迁如雾如电有不可胜言者今两家所存当时之人惟祖母幸无恙每为洵言此未尝不流涕太息也祖母八十四矣视听幸不甚衰饮啖亦健但屡经忧患子孙未有以少慰其意者前日闻表伯母之丧感涕不已盖人暮年值此逆境其伤今思昔之情固宜倍于他人也今岁不欲遽出侍下以刘丞坚相挽不得已复为此来二月初到此初欲此

月末畧归偶刘丞檄出建宁鞫狱须其归乃告次第尚在闰月末也来书见教委曲详尽皆至当之论敢不服膺又蒙寄以程氏遗书大慰所望盖洵前此所见惟建阳旧刻必明集河南夫子书及大全语录此数者颠倒错缪大全为甚今兄所编虽中间尚有阙疑者然大畧已有条不紊矣兄之有功于程氏甚大而洵拜兄所赐甚厚也洵本欲办少奠礼以表区区偶刘丞行速姑寓此纸托附便至余俟中夏还家当奉状襄事闻在去冬计已毕矣路遠不能助执紼申一恸之哀何怅恨如之四月二十日表弟洵拜覆

上周益公书 程洵

洵新安书生也少时不自料妄有意于禄仕因业进士求之授经之暇则取所谓时文者啜嚅诵习而学焉然非其好也间独取河南程氏眉山苏氏之书读之则心开目明耸然增敬恍然若与数先生者对于卷中而亲闻警欵也久之今秘阁修撰朱公自七闽还一见以为可教因勉使成就朱公于洵外兄也其见爱甚笃而所以启迪之者亦甚力然洵天分自卑凡所辛苦而仅有之者终不足以进于圣贤之域而所谓进士业者又益荒唐自志士言之弃去不复为而一意学问可也而洵忍穷不固又不能然盖行年五十而后以累举得一官主衡之衡阳簿抗尘走俗人莫知者会故奉常属刘侯自常州移守衡洵以县吏见刘侯见其容貌枯槁无所象似命坐问曰子所遗吾书自为之耶抑倩人也洵对曰自为之也刘侯颌之他日又召与语乃大异之曰子吾党也自是每趋府议公事竟往往延入便斋相与讲所疑上自圣贤精义致用之要下至古今属辞比事之旨无所不及风晨月夕杯酒流行则又更倡迭和以写其乐不以属吏遇也洵何足以辱侯之知如此无乃亦以朱公故耶居二年侯得请奉祠去洵亦解官北归声闻遂不相接洵诣流内铨阙缺榜适此州录事乏人即自占署意将复从侯于此也又明年乃闻侯以疾不起洵栖迟田间亦五易寒暑而后造官嗟侯之不复见为之戚然以悲移日而不能止属者侧闻明公被命移镇上章力辞将弭节里中待报则又跃然以喜夫以天子之宰位貌尊重号礼絕百僚而叅军古所谓居百僚底者贵贱悬絕如此踪迹何由輒闻于钧听而洵心独喜者非特一世宗工三朝元老得以瞻望仪型慰平生敬慕之心抑闻朱刘二君子皆明公异时屈辈行与之交者斯文之统盟善类之宗主于是乎在而洵也乃以薄宦故获从门下士窃闻议论风旨之一二岂不甚幸也哉岂非甚可喜也哉今其来也非事造请抑其志固有所在也洵早好为文而才气卑弱不能自拔于流俗无足为明公言者顾宿昔之心扫除未尽輒复缮写一通以献伏惟明公功业之盛既追踪韩富而道德文章之妙亦俪美程苏燕居之暇试一观焉就使无取亦足以见其穷不易业老犹能学也干冒钧严以愧以惧（莆田方氏直孺序曰克庵文简而深粹而雅优游恬淡而无毕露之华盖其渊源之出有自来矣）

辞晦庵朱侍讲书 汪莘

莘读史至有国家者衅敌讎隙生于父子兄弟之间未尝不为之伤心以至流涕也曰嗟乎父子兄弟天伦之最切者也其休戚之浅深惨舒之大小每与天地鬼神相为感

动而况人乎侧觀今日之事有可为伤心者矣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为也先生劝讲经筵实居师保之职前日责在大臣今日责分先生矣财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强惟主上父子之间诸公所不能济者待先生而济先生道大而德粹才高而义精其必有以处此惜乎非莘之所得闻也虽然徐徐乎其为主上感动之实而汲汲乎其为泰安之居恐不可得而遂也惮于为父子深爱之本而利于为体貌臣工之末以是为治未有能久者也莘生平闻先生之风慕悦之父母如也尊敬之神明如也想象愿见而不获者凡二十年具有本末以二十年尊敬慕悦想象之心幸而一旦天与获见之便岂欲以背时之言挠其亲而慢其神哉诚以言行素高者流俗所忌向用颇隆则窥伺滋甚自顷诸人以道学为口实牙相磨吻相鼓加之时事多艰则名节难全端倪多变则机会易失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缓切恐言者已伺其后是非特不能为天下学道者之地亦不能为后世学道者之地矣主上发明诏设优赏以待言者莘志不在焉大不能亡莘性命小不能救莘饥寒所为来上封事拳拳惟以主上父子之间为务非敢轻也始为之疑而终为之不必疑始为之畏而终于无可畏踌躇四顾而虑之甚周其言之甚明其施之必效诸公视之以为背时之论莫有能举而行之者是以徘徊京都日夜待先生至不同流俗不避权要建明于羣昏之中鼓动于皆醉之际言众人之所不敢言辨众人之所不能辨然后先生素履之志可不谕而孚经纶之业可次第而举莘所上封事所论主上父子间与夫民穷吏污之弊既已献诸先生矣先生尝谕之曰所论过宫事甚好当说与诸公今治行西归敢复以告此所谓先生事也先生责也于莘何有哉冒渎师严无任激切恐惧之至

见张南轩先生书 王炎

炎闻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有愿见之心不可有亟见之意外不失人内不失己然后其道两尽是故学者谨之三揖而进一辞而退古人于去就之际有义以权之礼以为节也炎幼而学学而仕非为道也而出于为贫是故浮沉于下位不敢求当世君子之知而敷文刘公惠然顾之众人之中引而进之炎之所以事刘公者有公事而无私请刘公亦察其粗能安于分义也而以不肖之名闻于下执事执事者以刘公之言为信以炎为可教也亦引而进之炎于是踊跃一来其意以为学问而非敢有他求也炎尝闻学圣人之道若颜子曾子则见而知之若孟子则闻而知之孟子之后道之正统绝而不传由汉以来士非不学而所以学者不以章句而以言语文章章句之学胶于陈言而不知古人之用心其以言语文章为重者亦未能入圣人之门而窥见其奥也今世论道学之传学者往往曰自孟子之后汉有扬氏唐有韩氏然扬子以言语求道韩子以文章求道惟以言语求道故为法言曰吾以拟论语也为太玄曰吾以准易也无西子之美而效其颯亦增其丑而已矣惟以文章求道故为之说曰易奇诗葩盘诰声牙而春秋谨严与庄骚太史一概论之六经之旨晦矣且言语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则非言文章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则非文何者不落其华不探其实也炎之所谓学者不过举子事业云尔言语之辨也文章之工也而其技极矣道则未之有见也夫易始于伏羲明于文王书始于尧舜诗

始于商周而春秋笔削于夫子方其未有易书诗春秋也而禹皋陶伊周之徒其学何从得之数君子者为圣为贤静而正心诚意动而开物成务天下之故不能眩其所见之明成败死生不能摇其所立之固也则其学固有超乎言语文章之外而得之心传默授者炎反而求之心索之以思茫然其未有得也故愿见先生而请益焉炎以为学道者其始必有所传而其终有以自得之有所传者学之方而自得之者其至也孟子之学传于子思子思传之曾子曾子则亲见圣人而师之一贯之妙夫子不以语门弟子虽赐之達不与也而独以告曾子曾子曰唯一唯之外曾不容声而门人问焉乃以忠恕语之忠恕非一也非一则曷为语之忠恕非一而可以入道故也子思之所传者忠恕尔曰中庸曰至诚子思有以自得之孟子之所传者中庸尔曰尽心曰养性孟子有以自得之故曰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取之逢其原而自得实难其入有门则其初不可无传也盖自孟子之后道之正统絕而不传二程先生鸣道于伊洛之间则道之正统絕而复传今世语伊洛之学者非无其人然其下者不见于践履其高者未免于差也夫不见于践履则言遠而旨近似达而实蔽而不免于差则将以明道适以害道而已矣先生之学其传之也得其宗其行也力其守也笃其自信也坚此今世学者之指南也语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夫学者于其所见毫厘有所必计惧其差也故必即有道者正之况未有所见者而可无以发其聵聵乎炎为举子时迫于伏腊之不给甘旨之无以奉亲也而假馆于他人之门得学之功十三及出而为吏虽不敢一日舍学而嬉然有公家之事食其食亦不敢苟也而得学之功十一今将挈其孥以归杜门却扫于歙山之阳早作夜寐以求增益其所未能策励其所不逮是故愿一见先生以发药其愚夫隳括多枉木不然则直良医多病夫不然则不瘳圣贤之门来者无絕法也先生以为可教而教之则幸矣论十篇以为贄固以占其是非也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道四海之所尊仰也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先生肯赐之教诲之言炎不敢不奉以周旋也干冒台严不胜悚惧

与朱元晦先生论諒闇中开讲书 王炎

炎近读邸报伏见八月八日指挥增置讲读官且于中旬择日开讲夫始初清明崇尚儒学以辅圣德此固帝王之盛美然择日开讲则炎窃有疑焉且三年之丧三代之达礼也二十七日而公除后世之权制也其意盖曰军国之务不可以不躬自听断则公除而莅政亦势有不得已焉尔服释于外哀存于内则礼之节文虽变而礼之情实未泯也古礼不复可见其详矣记曰斩衰唯而不对齐衰对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议夫大功之视衰麻其情有降杀故服有等差而记又谓大功废业又曰大功诵可也可以诵不可以议大功且然况衰麻之至戚乎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左右讲读之官以备顾问丧祭之礼欲得其详每事问焉可也一日万几不得已而亲事于法宫之中听断有疑时以访焉可也大行至尊寿皇梓宫在殡复土未有定期而开讲于清闲之燕炎为是有疑焉三代之礼固无所考汉唐之事亦不足证未审祖宗典故有是乎炎晚生何足以议礼然

待制乡邦之先进后学宗之且处经幄之长炎为是有请焉乞赐垂教以开释所疑幸甚
(世传双溪与朱文公不合未见所出考双溪集有与文公论谅闇开讲事文公集无答书岂即谓此耶)

答友人论读尚书书 程实之

前辈谓读书要识圣贤气象某谓读尚书亦当识唐虞三代气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后则多臣戒君尔禹皋戒君儆于未然辞亦不费夏商以后则事形而后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且反复详至不惮辞费矣启与扈战于甘以天子之尊统六师与一强诸侯对敌前此未闻也汤之伐夏自汤誓汤诰外未尝数桀之恶且有惭德武王伐纣则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歴歴陈布惟恐纣恶不白己心不明畧无回护意矣伊尹谏太甲不从而放之前此无是也使无尹之志则去鬻拳无几然太甲天资力量越过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归周公则谗疑交起虽风雷彰德之余宅中圖大之后不敢去国又切切挽召公同心辅佐用力何其艰也尧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岂细事而天下怙然无异辞盘庚以圯于耿而迁国本欲安利万民而臣民謹晬至勤三篇训諭而仅济然盘庚犹可也周之区处商民自大诰以后毕命以前药石之饮食之一以为龙蛇一以为赤子更三纪之久君臣共以为国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讫于无虞视尧舜区处苗顽又何其甚暇而甚劳也精一执中无俟皇极之烦言钦恤明刑何至吕刑之腾口降是而鲁秦二誓见取于经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变有隆污风俗有厚薄故应如此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读书者其可苟乎哉

新安文献志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

(明)程敏政 撰

○书

与史丞相书 程璘

近日淮北之事明公亦尽知之乎舟车焚烧輜重复没三军积粟反以资寇精甲利器更为敌用此前史所记殷浩山桑之败也而今日又甚焉乃者寿阳之役叛兵执卖主将官军民兵互相屠杀或投降或溃归逃亡纷纭百里不絶只轮尺鐵不反淮南绍兴器用至是殲焉今两淮骚动势摇长江矣而公议籍籍以为朝廷尚多壅蔽凡所奏请沮抑不下呜呼此为何时而犹有如议者之云云乎四月二十五日大星如瓮坠于建康六月四日黑气围日日没乃散天之示变不小矣天变见于上人心离于下而朝廷不知往古危亡之监复有甚于此者乎明公忠义奋发对越三灵而左右壅蔽其聪明陷明公于万世之罪人者明公不知也今天下利害所弥远当施置罢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于其言未必上闻闻之未必下行尔是故不暇缕数其事独愿斥去左右屏彻壅蔽四方章奏即为敷陈将帅之有功者以公议赏之不可以无关节而不行至于逗遛不进怀奸误

国专事苞苴今悉败露者则以公议僂之不可以有关节而輒已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言无偏听无私昵如此则上下流通人心思奋易祸为福亦反掌尔如是而犹无成焉则明公忠义之心亦有辞于天下矣前日之误明公者固已无及今日顾堪再误邪世之士大夫号为强有力者以官爵之故无敢吐气而其下者又惧罪而不言区区愚憇忧国爱君之心昧冒为言者先焉惟明公重圖之（按此书谓淮北之事如前史所记殷浩山桑之败寿阳之役叛兵执卖主将两淮骚动势摇长江者考宋史寶庆三年六月楚州忠义李福作乱逐制置副使姚翀八月盱眙忠义张惠执知军事彭■（卜 乇）降金盖指此也吾郡虚谷方公每谓端明比于弥遠与废立之事而此书乃公斥其非且谓左右陷明公为万世之罪人与前日之误明公者固已无及今日顾堪再误等语其言凜然如斧钺无一毫阿私之意是岂乘时傲利而不顾大义者哉又考史明年端明出知建宁府则其邪正向背之迹亦有不可掩者盖宁宗立理宗为皇子诏书实端明所草理宗即位首擢端明为讲官故虚谷疑之而宋史据之诚有如静修之所谓无边受屈者矣虚谷又尝着宋季诸臣小传东山赵先生辟之以为出于忿嫉则其所以书端明者岂足深据哉）

蒲圻回叶殿院论钱会书 陈庆勉

窃见近年称提有以日增一文为说者有以月申陌百为说者有以易十九界会为说者有以铸当十钱为说者何其如是之纷纷也就其中而优劣之惟铸钱之说为近盖自作俑于易楮而貽祸于折陌前人一误后人再误四十余年之间言楮而不言钱此钱所以日耗而楮所以日轻也何以言之今日之钱莫甚于阑出之禁鈔销次之藏钱又次之藏之钱犹在也特出之无术尔若鈔销之家一郡一邑有之一市一镇有之工于此食于此者不知其几日夜造作无非耗钱以为器以东南一监铸之而东南百千万家销之铸之者日计不足销之者月计有余端平间達来犯边两淮铁钱如山如阜今经几年而耗于冶者殆尽以此知鈔销之为害也不浅矣而阑出又甚焉且浙西之钱泄于浙东至浙东而泄于海矣江东之钱泄于江西江西之钱泄于福建至福建而泄于海矣湖北之钱泄于湖南湖南之钱泄于东广至东广而泄于海矣阑出之不禁而漏卮之难塞钱之耗莫甚于此庆勉前二年仕东广见民间之交易虽千缗无非钱官司之输给虽万缗无非钱故尝以为天下之楮偏聚于江浙而所以救江浙之楮者当提之以钱天下之钱偏聚于二广而所以斡二广之钱者当疏之以楮其说尝敷陈而献之先生矣是时东广大交一缗易钱三百今不知易钱几何矣仆去年至下鄂见大交一缗易钱二百五十今年至上岳见大交一缗易钱一百八十闻之湖南下至一百五十他非见闻所亲者不敢言也然湖阴一路大率不过为陌二百文而已夫以二三年之间自三百而下至二百自二百而下至百五十是岂称提之说上不申明而下不奉行也哉然左之而民不信右之而民不信盖无一官以专其事朝行而暮不守前倡而后不和其信愈失其楮愈轻故尝以为今日之称提不可均于一说惟当朐置一官以新天下之耳目重之以责委之以权任之以久俾之朝夕以思之日夜以访之某路当行出钱之说某路当申藏钱之禁某路当

用钱会中半之说随其病而用其方因其俗而为之术钱于何而泄必思所以戢其泄钱于何而销必思所以禁其销由是而推之某处钱监可复某处铜坑可采搜天下之铜锡以杂铸为当二当三当五之大钱凡沿海之诸郡许用大钱而不许用小钱许用新钱而不许用旧钱盖南番之寶者小钱尔而大钱彼所不寶也所寶者国家银铜之钱尔而铜锡之钱彼所不寶也以彼所寶者斡之于内郡以彼所不寶者用之于沿海重为赏罚以严其禁多为防闲以遏其泄又由是而推之淮之淮交湖之湖交与吾十七界小交皆当有所区别盖今十七界小交之陌多者十三四文少者十一二文举淮湘之间未有越于此者人见淮交湖交名曰一贯而其陌日下则孰不逆料如川引之一文者乎以川引视淮交湖交又得不以淮交湖交而逆料十七界之至此乎凡牵倒今日十七界交者皆淮交湖交之名以一贯者取之也人见十七界小交亦名曰一贯而其陌日下孰不逆料其将至如淮交湖交之十二三文者乎以淮交湖交视十七界会子又得不以十七界而逆料十八界之至此乎凡牵倒今日十八界交者皆十七界之名以一贯者取之也其名不正其体无别譬彼泉流沦胥以败义况十七界之破碎补掇者民以故纸视之而京城之内阳收阴用抑以行使以是交易物价乌得而不重乎物价一重无复可轻楮价一轻无复可重故今导楮之轻导物之重者又皆自其损会之不收不毁者始也今之计莫若阴以十七界之损者撩以为纸而造为十八界之二百三百五百以二百三百五百而总计之十七界之会三贯可以造为十八界小会一贯以十八界小会一贯可以收十七界五贯如是则十七界三万可以改造而阴收五万十七界三十万可以改造而阴收五十万特在乎一转造间尔若一二年之间转造殆尽而行于民间者一色十八界会如淮会如湖会如十七界新造小会并皆废去如是则小而二百者十八界会也大而一贯者十八界会也体统归一而令可行明白洞达而民不惑吾之楮既无如是之多端而吾之钱新者不泄于海旧者不毁于工而新旧之钱又俱不藏于戚里府第富民巨贾之家钱可以济楮则楮亦可以溢陌行之以久守之以坚楮之气脉日有勃勃然浸长之意则凡所以苏民生而寿国脉者尽在是也及今不图逮其大坏极弊而后救之则无及矣惟先生于论思之暇及之（陈定宇曰说利害亦明白）

答汪帅卿（纲）书 钱时

某窃以四阳用壮东郊事兴恭惟判府安抚提刑龙圖大卿尊乡丈望隆方面化浹畿封对越神天台候动止万福某仰惟执事恢宏硕大之誉炳耀当时林下幽人不敢扳援畴昔以庶几其一盼素分则然也去年春小儿樛辱与之进所以盼睐者甚厚归来父子相与言虽极感藏终不敢僭通姓名以为礼孰谓谦德之光特洒珍汗走使介数百里问路穷山深谷中入下里舍首崇先契高谊卓然且以古道相期谋风俗根柢于愚且贱者自非道心洞照一毫势分之念不留于胷中不及此尚论古人容或有之但施之不才岂所宜辱伊川义学之建使人起敬起叹士习浇讹甚矣沈冥顛倒日入于污险而不自知视古昔圣贤几若异类此若婴儿受病药至即服妄死妄生悬于医手婴儿本何罪也

某每谓力足以及一乡者有以善一乡及一邑者有以善一邑随力所及推而广之亦或救正其万分之一然而有力者念不到此也殖已崇私束于蜗角一身之外隔处藩篱何暇问乡人之不为君子而思所以拯拔之哉某切切为之痛心而莫能如之何敬闻高论如痒得搔四海同风此其发轫敢不端拜祇赞为吾乡莫大之幸邪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执事举之见属殆过听矣某气质凡下一无所堪支离俗学靡杂半世老境侵寻始稍知用力之地惟恐已分不了有负此生安敢遽为人师邪今家事已付儿曹从容山谷间方与唳鹤吟猿共此朝暮处之英俊之上以解蔽去惑为己任非惟不敢正自不能是以惕然莫知所承不暇顾方命之为罪也虽然执事斯举关系风俗不细天地间会当有任其责者惟不以某之出处系事之举措则幸甚某又辱台谕令子侄辈一人与令嗣同处执事不以某为愚陋且并信其家之子弟而采录之益难荷矣心非木石如何可忘但子侄辈素不谙处馆之事其间气未老者固难浪出而可出者则未免牵制为是颇难其人小儿樵旦夕过慈溪敬令晋拜面陈衷恳矣谨熏沐褫笏仰酬先辱莫究谢悰千万瞻望惟切拳拳执事昭代伟人行当大用以福天下俗间长语某不敢赘区区并乞尊照与贾平章（似道）书 汪立信

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从古已然此诚上下交修以迓续天命之几重惜分阴以趋事赴工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愒日缓急倒施卿士师师非度百姓郁怨非上以求仰当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挥而折冲万里者不亦难乎为今日之计其策有三夫内郡何事乎多兵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算兵帐见兵可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为选兵五十余万人而沿江之守则不过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輒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长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齐会战守并用刁斗相闻馈饷不絶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之固选宗室亲王忠良有干用大臣立为统制分东西二府以莅任得其人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请礼而归之许输岁币以缓师期不二三年边剧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战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则天败我也若衔璧舆榘之礼则请备以俟（按史似道得书大怒中以危法废斥之后元兵大举入侵立信卒于高邮伯颜得其二策叹息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乎有无名子诗曰厚我藩篱长彼贪不然衔璧小邦男庙堂从谏真如转竟用先生策第三）

上谢迭山先生书 胡一桂

二月六日新安学生前乡贡进士胡一桂谨熏沐裁书百拜献于提刑殿讲迭山先生阁下某尝读周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夫所谓道德者何也其纲有三其伦有五原于天品节于圣人通行于千万世由乎此则安不由乎此则危由乎此则为诸夏为人不由乎此则为蛮貊为禽兽断断乎其不可易之论也然尝怪夫自开辟以来宇宙不知其几变而所谓道德疑若

与之而俱变者冥冥之表盖有天焉每于其交际之间必生一二杰特瑰伟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于不坏不灭之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托于其身谓宜爱之护之俾得优游适志以顺乎其天顾乃不然或使之忧患困苦直至杀身而后仅可以成仁或拂乱其所为使之饥寒流落濒于万死而不得死栖栖焉寄只影于遐陬僻壤间而时俗富贵洋洋得志切齿唾骂以为至愚至痴不通时变自陷于困穷所谓可怜不足恤者若是而望其把握扶植此道德于不坏不灭之地真不啻如一髮引千钧之难何哉盖不然天地间万形皆有弊惟理独不朽宇宙间固有囿于气数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谓道德之理则实未尝一息可变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是以必于是托然人品有不一有盗名欺世者有慕名矫拂者有不能忍于饥寒而流涎于富贵者有牢关固拒于其始而卒丧其节者有自度其才足以应世而姑守穷约者有其初无力以自奋忽乘机而遽起者若是者皆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往往天亦尝厌弃于此是以付托一二人于斯世必使之忧患困苦杀身以成仁必拂乱其所为饥寒流落濒于万死而不得死如精金百鍊曾不变其所守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者亦以其身不足爱而道德之为可爱且将以愧天下之曾僇人爵食人禄者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韩子所谓千万世一人周子所谓道德有其身者是也游目八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于其身者为之依归则舍先生之外其谁哉恭惟先生抱三光五岳之正气负三纲五常之重任涉世于强仕之年秉操于立朝之日一时权奸如虎豹九关磨牙摇毒而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曾不为之挠屈居常抱膝林泉朗诵先生大雅之章想见人豪而云泥悬绝无阶趋拜兹者恭闻蛰神龙于九渊翔凤凰于千仞俭德自持而爵禄不足以移高尚自立而王侯不足以屈斯文倚为命脉衣冠赖以纲维义夫节妇得所标表以益坚乱臣贼子有所观望而羞愧道德之兴废关系于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责甚重而匪轻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得以议其评今也危行言孙人亦莫得以议其脂韦梅福之于炎刘渊明之于司马时不同而处亦异也呜呼天地犹有憾粹乎先生之行终不能疵日月犹有蚀昭乎先生之心终不能蔽雷霆犹有伏烈哉先生之气终不能遏此真所谓道德有于身而千万世一人也稍有志于道德之士敢不承下风而望余光哉某安定微宗古歙士族五六岁而读父书十八而登名天府年少气锐粗亦为有志于当世者夫何天池之翼未展而回溪之翅已垂孟明之舟未焚而郟鄏之鼎已易事盖有大谬不然者我之为我亦无复有志于斯世矣且比年以来天疾其躯神夺其听庸人孺子莫或肯半指屈中夜以思默然领会意者造物仁爱之深故欲使为无闻之人专心致志于学行乎仁义之途游乎道德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而已乎环视其家图书满屋而紫阳夫子之易门庭幸而获入独谓本义提纲振领而节目未详于是又取语录而附之纂集诸说间赘己意至若卦象之异同文言之疑义自汉儒以来千有余年未能有灼知其说者某一旦若有阴相而默启之于是作为卦象图说又作为疑文言辨卦体之未有图也而图之十翼之未有论也而论之启蒙本义有大功于天下后世而人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岂谓絺章绘

句以为能记事纂言以为多哉亦以明经乃儒者事况大之为天地幽之为鬼神明之为君臣治乱别之为贤奸进退于以立三才之道于以顺性命之理于以尽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毕备于易于此乎有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敛不至外驰而所谓至尊之道至贵之德亦由是以不失焉尔书成而乡之老师宿儒亦或为之许可某亦自庆岁月之不虚度矣今海内以先生为道德之宗主人物之权衡某是以不遠千里往拜函文尘滓视听求片言以为之黼黻倘傲先生之高名令誉传之无穷施之罔极某何幸吾易何幸惟先生进而予之实惟门士之至愿干冒师严下情不胜战栗俟命之至

答方虚谷问天原发微书一 鲍云龙

来谕谓冬至子半前半月属旧岁后半月属新岁夜半子时前四刻属今日后四刻属明日因衍为玄武龟蛇二物之说而以朔易对罔冥为非遂举朔方朔漠朔党朔雪皆指朔之一字为北方之一而未尝分西北为朔东作南讹西成与朔易止是一义而未尝分朔易为二先生之言伟矣愚谓不然以地理方所言之则指北方曰朔方足矣以包涵义理为言则不容不变文以名之曰朔易也故尧典三方皆曰东西南而独于此不言北而言朔易一不同也三方皆言平秩而独此一方言平在二不同也蔡九峰解朔之一字谓万物至此死而复苏犹月之晦而有朔既明其有二义矣又解易之一字谓冬月岁事已毕除旧布新所当改易之事亦明其有二义也以至月令所言数将几终岁且更始程子亦曰北方终其阴而始其阳其分朔易二字为二义尤明白玄有罔有冥释者谓干贞一德而罔冥二焉谓冥当为北罔当为中正与朔易相为对待者也此正固两义龟蛇两物人身两肾皆有得于北方朔易之象焉不可诬也因是推之坎北方卦也亦有两义焉其在先天圖本一坤而在北尔干以九二之奇下交于坤六二之耦于是成坎之象两合为一一又分两奇耦耦奇生生化化变为十百千万之不齐者皆不能逃乎坎精之两矣渊乎微哉

二

来谕不满二百余字而天地之机剖矣因记儿时尝侍东里叶公知天者也问乘槎之事谓水从海逆流入天河循环天地中皆水也水溢无去处则奈何公笑而不答有友从旁代对谓海有沃焦石水至一吸而干海有尾闾穴水至一泄而尽愚曰吸与泄有限而水无穷亦未之信也及阅隋志谓阳精炎炽入水则竭百川归注足以相补故旱不减而浸不溢此说固善又遗气而说未莹至子方子之言一出不取沃焦尾闾而取日众贖俱醒真名言也足以破千载之惑矣愚犹有水与气之说附于后以求印证焉葛洪释浑天曰地居天内天大而地小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浮此以水与气并言也何承天曰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日东出暘谷西入蒙汜亦曰咸池四方皆水故云四海朱子曰日月出水乃升于天其西下又入于水此专以水言也初不言日能涸水水从何归虞耸曰天形穹窿如鸡子髻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气之上譬如覆奩于水而奩不没气充其中也张子曰虚空即气减一尺地则有一尺气但人自不见尔

又曰气之散于太虚犹冰之凝释于水邵子曰其形也有涯其气也无涯程叔子曰有气莫非天岐伯对黄帝问曰大气举之皆以气言者也愚谓言水不言气水从何生言水与气而不言日二者何从消长合而论之水也气也日也三者相为循环于无穷此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也故曰天依形地附气邵子之言当矣水不涸于沃焦尾闾而涸于天之日先生之言卓矣盖日圆镜千里无幽不破升天则万物焦入海则万水涸水不涸则盈而溢易至泛滥涸而不生则气与水俱竭天何以包地而运转不穷愚以意为之说曰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气也所以浮是气者水也气与水合生生不穷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者也夫天一生水神为气主神动气随气为水母气聚则水生所以呵气而成润今云蒸雾滃则水珠流出山川出云则时雨以降是其证也故天地阴阳二气日夜流转日夜熏蒸氤氲相感自有许多气亦自有许多水生气则生水生水则助气气与水未尝相离使水溢而无日从地下以涸之则阴气日盛而阳气日微有日以助之则扶阳抑阴而水不能为天地间之沴矣然日为火而常明月为水而有盈亏者随日以为之进退也验之潮汐可见易曰明入地中明夷日从地下转也天在水中为需浮之以水也故日一升而在天之阴气无不散所以为昼日一入而地下之水气无不消所以为夜是日也者所以下抑阴上扶阳以与天地相为长久者欤

代胡安国通吴草庐求明经书院记书 胡炳文

九月十五日新安后学胡淀再拜奉书司业草庐先生师席是日也文公先生始生之日昔臧荣绪用庚子日拜五经是为夫子始生之日婺源文公父母邦礼以义起黎明释菜竣事复再拜而作是书惟先生其鉴之淀切谓六经者圣人明天下万世之大经以经天下万世者也其体全体其用大用六经未作六经之理在天地化育中在圣贤事业中六经既作天地万物之蕴圣贤之心之事业又在六经中三代以上经未全而经之道行秦火而后经不全而经之道弥破至竇元明道间安定先生始教人明经学然后为士者稍知经有体有用既而明于伊洛大明于我新安经非不明也然学者沦于旧习非絶类离伦以为高则以希世取宠而安于卑于是经学始若无用于天下近年科举未兴学晋帖诵晚唐诗笔迹声气稍似之哆然以士自名漫不知经学为何事某新安晚出于道未有通晓然自我明经翁以来十四世矣经学之晦也不能不朝夕为已忧輒不自画创书院扁曰明经三年始溃于成告于有司又三年始从所请延明师膳养讲肄日以为常近来者传科诏新班第一场明经书院题扁若逆知天意而为之者天相斯文其在兹乎然非大手笔记恐无以诏方来传永遠也仰惟先生道高而器宏经明而文古监学坐皋比天下士皆想慕其风采及幡然而归又莫不钦仰其德义易讲所传仅一二如以阖辟往来为神物分合之妙明经如此真可谓明经也记我明经微先生其谁归欲望师慈特挥名笔阐明六经全体大用之妙俾学士有所觉悟一扫旧习可以继絶学可以开太平经遂不为无用于天下其所关岂浅浅哉创造緣由并上梁文谨用拜呈侑书以币深虞輶渎惟师慈其采纳焉答

高岩起论潮书 吴观望

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足下观潮浙江亭有诗明日书以遗予若致疑于逆流之水有可诘者吁其可诘也耶其不可诘也耶予不得而知也然朱子注骚谓潮以月加子午之时一日而再至则亦未尝无说敢即是试为足下诵所闻焉盖坎者月之体月者水之精月与水一而已矣在天为月在地为水天有阴阳太少而月为太阴地有刚柔太少而水为太柔古人以方诸取水于月其气类固相感也而况夫子午之位乃阴阳之始于其所始而月加焉则阴与阳感而阴以升阴与阴遇而阴以盛水阴类也当其所加之时涌而逆上从其类也月一昼夜几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迟于一日所以初三之潮昼迟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夜迟而入初三之昼也一月之间生明生魄潮一再盛焉生明之潮则自前月二十六长水谓之起信歷晦朔至月三日谓之太信初四潮势渐杀谓之落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谓之小信生魄之潮则自十一始长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杀歷下弦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时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于一月之间渐迟而缩一日潮于两信之内渐迟而缩两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尝即易考之坎为月魄离为月魂震生明也兑上弦也干望卦也巽生魄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生明之盛非无故而盛也坤一索而得长男故盛过兑少而往则衰矣生魄之盛亦非无故而盛也干一索而得长女故盛过艮少而往则衰矣验之于月参之于卦潮之理其殆庶几乎或曰诚如是则阳之盛莫如干阴之盛莫如坤潮不于是焉大而顾大于震明巽魄何耶曰兹又先天后天之说也不本诸先天无以见造化之全体不参诸后天无以见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卦体也乾坤离坎位于四正震巽艮兑位于四维而月之周天实配之后天之卦用也退干于西北退坤于西南父母老而不用而长男代父长女代母居东南生长之方天地间万物万事咸于此乎权舆故其为气也莫盛焉而潮之大信实配之月配其体则阳为明阴为魄而乾坤当望晦之位乃阴阳之极也潮配其用则长为盛少为衰而震巽当大信之候乃阴阳之长也夫如是则其不乾坤而震巽也有由矣或又曰亦何以知其必取于卦耶曰以纳甲家知之纳甲者如生明之月昏出于庚震则纳庚生魄之月晨见于辛巽则纳辛之类是也阴阳者流用之率验则月与卦相为用也审矣潮而有取于月也不亦有取于卦乎哉或又曰月之说然耶则潮之为候亦宜月半以前由微渐大月半以后由大渐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亏可也今乃于明魄之生两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固已如前所云矣然月一月一周天而一日之内则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于月加子午之时一日再至故亦于月生明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实相感召非深于理者未易以语此或又曰子所论浙江潮也他江亦有潮其迟速不同何与曰潮之生必生于月出之海浙江之去海为近故其至也如时他江所去有远近故所至有迟速尔或又曰古今言潮者必推浙江亦谓银山雪屋有头数丈此为异尔他江之潮第如涌水复与此不同何与曰浙江去潮生处近掀天沃日之势方

盛而不可遏赭山龛山横鎖江口顿然敛寬就窄其势必至于冲激奔射也他江去潮生处遠遠则必杀故但涌水而已又何疑焉管蠡如此未知其与先儒合否也不敢自以为是亦不敢出以语人既承下教岂可虚辱倚韵賡呈并着斯说微足下无以发予之强言尚相与订正之幸甚

上苏参政（天爵）书 赵汭

汭生穷山下邑赋性愚拙自其修于身者犹扞格不胜是惧于四方事盖不待言是以当科诏屡颁羣材彙进之秋而终不敢持不足之资以侥幸于一得盖羽短者蜚近足蹇者步迟理势则然非由矫饰而阁下一见乃独悯其沉沦欲进诸俊选之场以增益其所未至噫阁下之心岂徒为汭发哉计天下之贤者阁下莫不皆欲其出为世用不贤者阁下莫不皆欲进而教之顾小子不当厚意推阁下之用心收效于天下可也是以姑苏舟中侍坐时尝以郡邑学校废弛为言而使命亟来言不及究故敢申其说以献阁下幸一览焉窃闻天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废学而民不知义使士大夫皆知学而民知义则学道爱人之政举而尊君亲上之俗成政举则渔夺椎剥之风息俗成则倍畔崩离之祸无自而生其得失盖甚明也三代盛时教民养士之法达于天下皆由内及外相为终始莅官从政悉取诸其成材而用之其或上下不相应和听其散漫四出而欲一旦收其人以充任使恃其心以为垣墉者盖未之有也国家混一天下许文正公首开成均之教以辅成治世之隆列圣责成具有明法故虽小有废坠易为兴举郡邑无遠近大小庙学具修先贤歷履民间义塾列为学官者不可胜计亦云盛矣乃独教养无法弟子去留不常其甚者大抵与市井聚徒相类材德之成否何由可见田租廩粟蠹蚀于庸人鄙夫之手往往傅会生员姓名连简累牍以待稽考奸民更相劫持所在金穀狼籍殊甚前代欲聚士而教者尝患无以食之我世祖皇帝定制郡县长吏不得擅用一钱独在学校者捐以与士无所爱惜其恩德甚厚而士终不被其惠真可为长太息者矣其失在生员无定额选补考察升贡无通法为教官者又皆循资而来故长吏得以好恶为缓急风纪之司亦无从而察其实矣大抵下之于上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货物粟米之政督责严密间不容隧而育材兴化之方漫不知省西方秘密之教行乎王公大人之上祷祈禳祝朋呼膜拜家自为俗人自为法者又纷然于卿大夫之间道宫佛宇所在增盛支流旁出与居民杂处不可胜言而所谓先王之道人伦之教者天下郡邑之间湮微泯废如此欲士大夫皆知学而民知义难矣窃谓为今之计当从朝廷定为条画使郡县长吏择民间子弟之可教者大学小学随所在参酌为额其流官子孙皆补郡学生员乡贡罢归愿入学者听之数多则均诸书院及廩食有余之处大小学职由科目入官更采前代优崇之意升其品秩均赐印章使得以成官府严簿籍治田粮行赏罚其专任训迪则士大夫之老于其乡者有官而需次者山林奥学者皆得为之然必使诸生求其道德经艺可为一乡一邑师表者长吏卑辞厚礼以延致之身率学者而敬事之以尽古者公卿大夫隆师取友之谊田租寡少者许于官田添给或从义民捐输其所以为教者则以国学成规为准又

取前代法本经外益以吉凶二礼律令书算皆许兼习其敏学修行恬静有守者则长吏加礼貌以表异之县间岁校其优者贡于郡其不与者得推择为县吏甚不率教者屏之郡三岁试其中等者与乡贡之士偕行赴省不与者得择为郡吏自行省罢归者即郡学讲业以俟再贡自乡举者亦须试于郡而后遣以革凡庸轻妄玩扰场屋之弊凡郡邑校试只以经义对策合为一场长吏亲临糊名誊录而后考诸经各取一句为题则非通全经者不敢幸中经题临试各拟十数以上使一人射而取之揭以示众则请托不行凡部使者至学诸生皆得赞名祇谒间取一二观其所业以勉励之假托占籍者去之如此则为士者蒙教养之实在官者获师友之益然后可以塞债吏冒儒之路广贤才进身之途回斯民向道之心一四海未同之俗而又必察之于几微持之以悠久使善人日多而世鲜乏材之叹民风渐美而人怀尊上之心庶几学校之设不等于具文者矣夫先王恐斯民之易散而难聚易分而难合也故养以井田教以学校而因其法以维持之收其贤者能者而共理之使中外远近均齐方正精神徧摄喘息贯通天地之间共为一体卜年虽近终必过之今土宇广大亘古莫俦盖有前代帝王之所愿见而不得者既以画地为限揭其品彙之名以分异之而亲疎贵贱崇卑劳佚之殊益悬绝矣惟教民育士无间迩遐苟以阔于事情不为修举则所以一道德同风俗起斯民之视听而结其心者果何在乎今圣天子求治如不及既选贤守令以嘉惠疲民则兴学育才移风易俗此其时也阁下以人材世道为已任志念所存见乎辞色故敢忘其僭妄窃述是说以献焉法先王乡校之实成许公未究之心以赞国朝治教之美于无穷非阁下尚谁望哉京学之盛必有成法亦可推之天下否沔居家养亲读书冀有少进以无负于门墙惟静修先生曹学士虞先生碑文无由一见尔干冒清崇不胜悚息

答倪仲弘先生论中庸辑释书 赵沔

沔屡读中庸辑释纂录儒先精义大畧不遗良不易矣思欲罄竭愚虑少副谦德之万一而涵泳所闻未之有得袁氏所录吴先生诸说多宗程子其异同之故亦非一再省览所能骤决也是以虽欲妄有指陈而自知其非未敢辄竟其说尝观朱子自序有曰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此盖语人以其先难之故后得之由使毋以易心求之也既曰恍然又曰似有则有非指要纲领四字所能发明者矣夫是之谓知德夫是之谓知道而知言其效也其曰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衷则可见前是殆有所未暇焉盖其于明善诚身真修实践如行者之赴家其至可期饥者之得食其饱可必至夫一旦豁然贯通之日而后众说之同异得失折之于此无一不得其衷焉非揣摩比较从事于行墨者所可同年而语也区区自谓如沔等辈资质之凡近心思之羸浅苟不能于为己为人之际一刀两段发愤刊落然后实求反己亲切之训以致其下学上达之功而徒尔朝翻暮阅口诵手钞则是终身无由知至毕世不能意诚而释迦达磨果贤于孔孟矣若夫先生志意之诚确工力之专勤而虚己择善无间物我其所存所就岂晚学所能与知但近日前辈著述殆类夫借仆铺面张君锦绣者恐不足为先生道尔仰戴亲

爱之厚常切愧叹深惧有负所期故敢倾倒其胷臆之私其是其非尚幸明有以教之是所愿也

新安文献志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一

（明）程敏政 撰

○记

歙州披云亭记 张友正

处高明所以荡阴滞临显敞所以穷远睇故有岳峙九层云峩百里极玄功以壮址殫山木于崇构者人力也今则排层空架重峯高出星汉之上坐驰寰区之表者天造也州之阳渐乎水水之阴攢乎山山有佛寺而回廊翼旋飞阁云褰万家井邑在我宇下实一方之胜槩也柱史魏公将命驾游焉公徘徊赏味情有余致恒美其中峯耸绝灵气纷郁乃竦劲策跃轻屐缁蔓梯崖径造其巅焉高哉旷乎果天下之绝境也乃命铲巉岩夷翳荟心匠密构亭形虚无而宾客莫之窥也然后跨峻谷掖修木迭石为趺无寻丈之地其崇卑广袤与断朴朽涂之节称焉峩峩绝顶一上千仞未几营之屹而冠焉属东风敷和春物烂山公乃敞层轩披晴空凭九霄以高视周八极而遐观块如众山杯分百川笼吴楚之封境领江湖之气象有足廓虚怀而摅旷抱矣眺览未既壶觞云举瞽史陈艺笙簧合奏仁风洋洋下里同观而吴哇褭空楚舞骄春随天籁以远去映花林而半出迎之者有若子乔方平弄玉飞琼相与乐羣仙于上清自公之暇理于兹抚伤夷怀流离流离旋矣伤夷痊矣而犹阜俗康民之志慊如也今市器在耳村烟在目可以廉风俗之趣尚省农桑之丰耗况又畅四肢摅七情神王气全宣为太和自当淳源普洽上下交泽况有襦袴谣乎公问俗之来四序分矣莲府将复星轩莫留人之情也步武所及有一物契于素怀者虽细必录况目经心摄获千古之遗胜者爱而不书得毋寤寐思之乎然歙人被公之仁化也深思异日攀公之轅不及则必瞻此亭也友正家在此山之下获游此亭之上思刊■〈樊，心代大〉绩辄课庸词若筵扣钟而蠡挹海蓬勃之音溟茫之波可得而希也又兹峯之高栖天宇上簷云族朝荟蔚而暮氤氲亭无处所晴景一照夔焉标空今建名披云义在兹也其润浥寺宇辉华郡郭增东南之巨丽者无终极乎贞元壬午夏四月大火南次之七日记（见文苑英华虽未脱骈俪体然序事整洁亦一时佳制）

浯溪三绝堂记 孙适

永州祁阳县南浯溪之北有奇石焉元次山颂唐中兴颜鲁公书世名三绝次山去道州即家溪上作亭二峯垂三百年碑缺亭圯吏于县者莫能兴皇佑五年平乐齐君术始来为令替月称治行视其亭闵然惜之乃作堂以护其文又复东西峯■〈广外吾内〉亭二公之迹江山之观洗然复新觴寮寮以落之而属予为记夫鲁公之方元子之介文翰之劲发于其心至者莫不慕焉传而习之周于天下岂贵其人而珍其粕哉然不心

其中而徒迹其外吾未见其得也齐君所以振饰夸耀风动来者其志不亦美哉东厓之岭次山尝铭右堂颂之左皇甫湜诗文漫不明浚而新之傍有徐彦若题石水发其光洞鉴百里因并列之以示观者皇佑六年三月一日记

婺源新开巽渠记 王汝舟

婺源为邑居山溪之间邑中冈阜蟠薄相倚如掬掌焉县治所当其中而地势东北极高夏秋水潦暴集贯县墙而西岁岁补其缺终不可以久完非独民居垫圯而府库狷狂多在东序直墙所缺处库无穿窬狷无■〈兑〉囚特天幸尔绍圣戊寅三月宣德刘全美来治县事问邑人莫不患此皆以为无如之何乃行视得叶家■〈土幻〉者在县之巽隅可以通东北之水然议者疑以为高而不可通或以为其下有石而不可凿至欲沮之则以为民居不能无所害而全美决不恤此遂堑以为渠随地势之高下而浅深之浅则甃而为露渠深则甃而为晦渠不浹日而成无费于公而不扰于私众水自东北趋溪无坏墙之患民获安处无垫圯之虞陈年之弊一旦革去人始休然以获无穷之利全美辞学治行为时闻人将推其所蕴以见于世或者以谓邑之利害盖有大于此岂足为全美道哉予曰不然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者也全美之不忍于此则其大者将继今以观焉邑人欲记其事故为之书是年五月改元元符八月二十一日朝请郎前知虔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事提举南安军南雄州兵甲司公事借紫王汝舟记

双应堂记 凌唐佐

歙之休宁有夏侏载道者夙有至性其母曹氏衣冠之后嫠居时二十有八侏方幼而曹氏自誓守志享年七十有一以令终侏以早孤无昆弟思欲朝夕从事于窀穸之侧遂于大观元年九月初吉即其居之后圃而葬之既克葬乃栽花植竹构堂于其旁以致其生存之孝三年春于墓之后生瑞竹一根其节自十以下则骈而为一以上则岐而为二交枝对叶有足嘉者明年四月又于墓前东南隅开双头芍药一枝政和改元又于其本复生一枝于是乡人士君子乐道人之善者间游其堂以为邑居为善者劝此固休宁之盛而前所未有也载道之祖母于予为祖姑乃绘二瑞属予名其堂且记其孝感之实予因以双应目之而为之言曰昔人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而公卿士流在戚而有嘉容与嚙臂不归庐墓生子者多矣今君之妣以君戢然之孤能确守其义而君又厝丘墓于其居制兆域于其圃以示思亲不忘之意其贤于人远矣天道虽远应人甚迩孝之所感如笋冬生木连理者其应非一今君笃于亲而草木荐瑞盖有召而然也君其勉之予将见君高门广路贻子孙之庆者自此始矣政和元年六月十五日朝散郎权发遣提举江南东路常平公事凌唐佐公弼撰

婺源县清风堂记 汪藻

婺源去州二百余里皆取道山间攀缘不可舟车之地当四方之穷非人物都会土著之民且十万寡求而易足多负豪使气争为长雄难于弹治故吏之宰于婺源者往往

畏避隱去如探汤然蒙被恶声既久而不衰然邑有溪山之秀足以登临有鱼稻之珍足以宴乐平岁无过客使者厨传之劳足以安佚其人实聪明廉武好义而尚施苟幸而得平有终身不肯违法者故至而悉其风土者亦乐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孙元功之为政也曾中泾渭甚明既来而得民所以易治之意则畧除烦苛一镇之以清静蓋未几月而数百年之陋坐失于谈笑之间于是昔之吏俗朋党投隙抵巇为凿穴首鼠者既已化而为心膂股肱而椎埋擄轻武断乡里为奔蜂乳虎者亦从而为婴儿处女元功多民之洗濯刮磨果可以与治也乃筑燕居之堂而以清风名之予闻而叹曰天下之物蓋无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非深于理者不与焉今夫徜徉于万物之表而人得之以除烦解暑者惟清风为然是故至人之所御隱君子之所赏骚人才大夫之所乐政足乐也如使不善为政者结意于绳墨之端置民于牛羊之地物我俱弊矣乃始丝棼而禽猕之政之愈劳而愈炽而其于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风所以涤烦解愠之理而与民同快适之乐哉惟元功才有余而不区区俗务之是营徒以从容无为使斯民洒然以新释然以喜而元功亦将鸿渐于此而羽仪于天朝也宜其所得清风为尤多且吾邑雅多秀民安知无儒者作穆如之颂歌咏吾子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静深君子也观其命名之意足以知其为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记 汪藻

先生以永贞元年冬自尚书郎出为邵州刺史道贬永州司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诏追赴都复出为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长安四千余里极南穷陋之区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先生谓不幸可也而零陵独非幸欤先生始居龙兴寺西序之下间坐法华西亭见西山爱之命仆夫过潇水翦薙榛芜搜竒选胜自放于山水之间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结茅树蔬为沼沚台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诗于溪石之上其谓之钴鉞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谓之南涧朝阳岩袁家渴芜江百家濑者泝潇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数里间为先生杖屨徜徉之地惟黄溪为最遠去郡城七十余里游者未尝到则岂先生好奇如谢康乐伐木开径穷山水之趣而亦遊之不数邪绍兴十四年予来零陵距先生三百余年求先生遗迹如愚溪钴鉞潭南涧朝阳岩之类皆在独龙兴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芜不可复识八愚诗石亦访之无有黄溪则为峒獠侵耕嶮危径塞无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华亭故处而龙兴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欤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汉唐贾谊驰骋于孝文之初时汉兴纔三十余年尔其谈治道述骚辞已追还三代之风如此自是踵相躐有之末而至于刘向扬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贞观开元习治之余以文章显者如陈子昂萧颖士李邕燕许之徒固不为无人东汉以来猥并之气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于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韩公之力欤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韩柳而已岂非盛哉先生虽坐贞元党与刘梦得同梦得会昌时犹尊显于朝先生未及

为时君所省而遽没于元和之世事业遂不大见于时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而先生之文载集中凡瓌奇绝特者皆居零陵时所作则予所谓幸不幸者岂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于学于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几而莫之敢废顾未有求其遗迹而纪之者予于是采先生之集与刘梦得之诗可见者书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图志之末庶几来者有考焉

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 汪藻

孟子之言气曰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夫直之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为富贵贫贱威武之所摇夺虽乘田委吏之卑亦必尽吾诚充吾职卒而至于立国家定社稷安边境伏羌戎其功烈与日月争光而精神折冲万里之外谓之气塞乎天地之间可也后世见古人功名之盛以为类出于偶然不知早正素定于胷中者未尝无所从来而其铭鼎彝书竹帛者非一日之积也文正范公未第时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逮遭明天子有为于时其立朝如史鱼汲黯其忧国如贾谊刘向其守边如马伏波羊叔子虽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独筮仕之初有卓然大过人者国史失其传故不得而不纪也公以进士释褐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数以盛怒临公公未尝少挠归必讫其往复辩论之语于屏上比去至字无所容贫止一马鬻马徒步而归非明于所养者能如是乎狱官有亭以公名之者旧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邮孙觉莘老为广德军始以诗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阳洪兴祖庆善来守读莘老之诗而慕之初广德人未知学公得名士三人为之师于是郡人之擢进士第者相继于是庆善乃求公遗像绘而置之学宫使学者世祀之而属予记其事呜呼公之盛德岂待文而后传而藻亦岂记公者哉昔段秀实尽忠于唐世徒以为一时奋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书之事柳宗元为摭其实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发之也秀实固不足以拟公而予幸从庆善得公之详与夫征夏无且董生为无所愧安知后世不采此以补史官之阙乎然庆善为政而首及公可谓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贤如缁衣庆善有焉其可以不书

殖斋记 汪藻

予少时喜之垄上与知田者语其始过焉苗之芄芄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过焉稼之薿薿然者若成人之愿而欲进也其三过焉穞之肃肃然者若壮夫之材而欲试也于是予三过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时地利之得乎农者曰吾于此致力焉进乎天时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尝食顷舍田而嬉于孺子也惧其仆日再视焉于成人也惧其汨日三视焉于壮夫也惧其摇日五视焉天时有雨旻雨之过也能腐之旻之过也能槁之吾而节之以畎浍之盈虚地利有肥瘠肥之过也能淫之瘠之过也能耗之吾而时之以菑畚之深浅于是乎有稂莠之伤螟螣之灾吾惏惏然防之甚于盗贼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岁焉良农之耕其获三勤也常农之耕其获半

怠也吾力田于兹数世矣而未尝知水毁木饥火旱之变汪子闻而叹曰善哉吾闻力田而得学者日新之道焉闵子马曰学殖也岂欺予哉长兴周如愚辟便坐于其居之旁而求名于予盖有志于学者故予篆其楣曰殖斋而并书其说以告之（黄氏东发曰此说本刘向说苑以苗喻德文极委蛇）

梁新安太守任公祠堂记 罗愿

任彦升在南朝以学问文章与沈约齐名而行义过之尤乐题品人物有许郭之鉴凡经甄藻必致闻达故当时士友所宗号曰任君与汉三君为比其见推仰如此闻其风者犹复慨然兴慕况吾州常辱镇临遗爱在焉德政之思何时而斲城北四十里有溪旧号昉溪其旁有村号昉村实皆以公得名公梁天监中出守新安常因行春爱富资水累日不返即此地也事见图经与夫故老所传而乃以名斥之此何理哉昔郢州有亭名曰浩然郑诚易之曰孟亭商山有驿名阳城元稹易之曰避贤驿是特心所归重故不忍斥其名尔荆人之思羊祜也屋室皆以门称且易户曹为辞曹则虽嫌名犹避之如彦升者实吾州之羊祜也以昉名地有愧荆人多矣唐大中九年刺史卢公始改是溪曰任公溪村曰任公村乡闾习熟其旧未能尽革介其间有精舍尚号昉寺寺之建莫详其始中废日久国朝祥符初僧如泰请于州即旧址起废以承旧额元丰元年县移文命易之揭号任公遵大中之教也其后相继增葺寺寝以兴为屋数百楹其前为飞阁尤雄凡所以隆其师安其徒者种种悉备顾独未知为公祠其有待于后人邪初公之为始兴捐俸以活饥人而境无流民给资以济孕妇而俗无弃子圭赋五取其一余悉蠲贷政绩固已异矣其守是邦计不减始兴时而清省之政仅有传者然观其寝调香之扰捐采蜜之利父老八十以上遣掾属访寒温至于曳杖徒行词讼就决于途慈祥之风蔼然可想比其亡也止余桃花米二十斛且戒家人毋以新安物还都呜呼何其贤哉吾州之人百世祠之不为过也本传称尝立祠城南无复存矣诚能即此遗躅追而复之少慰邦人之思不亦善乎他日以讽主僧行迪领可惟谨归而相视得屋于法堂之右恢拓除治稍加丹雘为公像置其中夙夕奉之且议岁时致享可嘉也已尝观甘棠三章实美召伯之诗思其所爰所憩所说戒以勿伐勿败勿拜盖怀想若人思其甘棠今此地亦云公旧游而肖像俨然如侍燕坐如接诲语典型所寄不犹愈于蔽芾之木乎先是行迪与其仲行遵议欲书公事迹置之寺庭使访古者有考焉居士许君德准赞成其事且愿施金刻石因与教授俞君舜凯求文于予许之既而祠成乃为论著本末以为之记庶后人益知严奉永永不懈若夫斥小而大革敝以新内外缮修之功僧子忠为最推原所自不可畧也忠之后静方继之至行进而大成焉进与迪遵受业于方视忠为祖云

饱山阁记 程俱

吾宗伯■（宀禹）世家浮梁浮梁山水之胜名番阳绍兴七年伯■（宀禹）以提举太平观归里中二年矣始治第室龙潭之上以据山水之会舍之东有山曰洞灵番水出焉行三里为龙潭酿而为渠映带左右琤琮演迤宛转成趣浅有荇芷深有蒲荷茂

林丰草荫翳霾作亭其上名曰漫吾踣蹻四顾百里之内奇蜂秀巘间见层出而伯
■〈宀禹〉犹以为未足也又为阁东偏以尽登覽之胜而名曰饱山以书抵予道其详
属予为之记予方抱末疾心志雕耗未能也其后伯■〈宀禹〉书来必以饱山为言予
惟伯■〈宀禹〉少长游学上庠壮而仕于朝廷方其形疲于道路之阻修衣弊于京汴
之尘土心劳于声利之畏途也夢想龙潭之上而邈在千里之外其于故乡山林之胜犹
饥渴之于饮食未尝须臾忘也今以辞剧就闲之故得徜徉食息于其间不离广厦之间
几席之上俯而观仰而听所以快心满意说耳目而还旧观者从容自得于指顾之间宜
其乐而不厌也虽然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其于失中道而囿于
物等尔伯■〈宀禹〉少年力学自奋方大比两学三舍郡国宾兴之士而褻然为第一
取荣名登显仕如拾地芥伯■〈宀禹〉非无意于世者也进而用于朝廷区区常有纳
忠陈善爱君许国之心又非愬然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况上方励精嘗胆专任兼听修
庶政整六师将以复大烈而成中兴盖求贤用吉士之时也如伯■〈宀禹〉其能久而
自放于山林乎浮梁饶属邑也饶歙开化诸程系皆出黄墩陈安西将军司空忠壮公之
后予与伯■〈宀禹〉生同姓系同出仕同朝志同道初隶职道山后以给事中中书舍
人对局东西省又同僚也以伯■〈宀禹〉之质厚端谅予之蠢愚狷介其质性疑若异
趣抑臭味同也故乐为之记因以见其出处之概焉

婺源义役记 李缙

淳熙七年春二月玉山周侯来宰邑事甫浹日缙因间见周侯谓缙曰婺源素蒙最
剧之名吏部出榜梁间踰岁时熟视不敢睥睨岂不以赋役繁重为病乎若赋则窠条俱
在以无为有费于供亿固可惮若役则健险之辞是非变惑不尤可惮乎异时刚决之吏
犹或引避矧如巽懦衰迟自诡过误虽悔何追今神明耗于诉牒始之不图将何以终
国家良法美意具在何者为便呜呼三代而上比闾族党之间时雍之化比屋可封载于诗
书使人羡慕今也不然兄弟亲戚匪顾情义相为敌讎推求其原悉起于役尚气喜鬪计
析先后告讦有亡破产荡屋甚于流离颠踣漫不自省固有在役而讼役满而讼不休自
数十年来议者纷然既无定议于是有为义役之说者所谓因不义而义之名始立于一
乡之望者也盍取其说诏其父兄子弟择其中而行之请从子始缙谢不敏因不辞而承
其事缙所居之里合士民十有六人相与视其户口赋税之多寡与夫事力之剧易衰金
与穀聚田百亩量其租入召募一夫募者乐就为要约三十有九条遇田有登耗则较量
多寡以裨益之募无阙事自是歲秋七月始人情翕然无复乖易虽悍吏之来东西叫嚣
南北隳突昔之哗然而骇者不过募人起而应之士者安于士农者安于农熙熙而乐恂
恂而和其效之易见如此遂上其事于县县闻于州与常平司又二年缙因事至县室周
侯复曰县有六乡总五十都自吾告子之行是役也他都事吾亦以是告之奈何气习不
齐难以一律吾冀其速成也未欲因其俗欲求其如二都立约之善不可得也虽然自始
之为此也大要主于息争而已自吾之至斯邑水旱饥饉之相因事之丛至沓来不可胜

计向使讼后不已吾将日不暇给抵牾过差其能免乎吾去此将有日末途之艰不如始至之犹可为也益有惧焉天下之事固有百歲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余何独于此而疑之然此非法也推上之令致之民而已恶知数年之后不有暴戾贪沓之人喜于作为以是虽便于民庶而不利于官吏一切之政趣办为先其能免于不沮斲乎有桀黠嚚顽之民苟于目前以强陵弱靳铄两斗斛之入致募者之不至伺隙侦罅纷争肆起其能免于不沮壞乎昔人谓难与虑始可与乐成吾惧成未易乐也幸吾子告戒彼都之人晓之以利害祸福所在无使如吾之所虑者而终守之庶有益乎增退而书之以为第二都义役庄记周侯名师清官为通直郎云淳熙九年十一月谷旦钟山园翁李增记

新安文献志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二

（明）程敏政 撰

○记

名堂室记 朱熹

紫阳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尝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学于郡学因往遊而乐之既来闽中思之独不置故嘗以紫阳书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归也既而卒不能归将没始命其孤熹来居漳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贫病苟活既不能反其乡又不能大其门闾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厅事庶几所谓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者后世犹有考焉先君又每自病其卜急害道尉尤溪时嘗取古人佩韦之义榜其厅事东偏之室曰韦斋以燕处而读书焉延平罗公仲素先生实记之而沙阳曹君令德又为之铭官署中更盜火无复遗迹近岁熹之友石君子重知县事始复榜焉且刻记铭于石以示后来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传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则又取而揭之于寝以自鞭策且示子孙蓋厅事寝堂家之正处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呜呼熹岂敢不夙兴夜寝陟降在兹无或不虔以忝先训晦庵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弃诸孤遗命来学于藉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刘先生三先生饮食教诲之皆无不至而屏山独嘗字而祝之曰木晦于根春容晬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后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异乎三先生之说而其所谓晦者则犹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践修服行是以颠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请得复从事于斯焉堂旁两夹室暇日默坐读书其间名其左曰敬斋右曰义斋蓋熹嘗读易而得其两言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以为为学之要无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读中庸见其所论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惧为始然后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读大学见其所论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为先然后得夫所以明义之端既而观夫二者之功一动一静交相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极之论然后又知天下之理幽明巨细遠近浅深无

不贯乎一者乐而玩之固足以终吾身而不厌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义云者名吾二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见熹之所以受命于父师与其区区讲学之所逮闻者如此书之屋壁出入观省以自诏云

婺源县学藏书阁记 朱熹

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在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须人言相发皆不可以一日而废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则其大伦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故自伏羲以降列圣继作至于孔子然后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备天下后世之人自非生知之圣则必由是以穷其理然后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终之固未有饱食安坐无所修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则君子所以为学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汉以来士之所求乎书者类以记诵剽掠为功而不及乎穷理修身之要其过之者则遂絶学捐书而相与驰骛乎荒虚浮诞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于古人之意则胥失之矣呜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与婺源学宫讲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书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虚知县事始出其所寶太帝神笔石经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广市书凡千四百余卷列度其上俾肄业者得以讲教而诵习焉熹故邑人也而客于闽兹以事归而拜于其学则林侯已去而仕于朝矣学者犹指其书以相语感叹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门谓熹盍记其事且曰比年以来乡人子弟愿学者众而病未知所以学也子诚未忘先人之国独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晓之哉熹起对曰必欲记贤大夫之绩以诏后学垂方来则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无所辱命顾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违者其敢不敬而诺诸于是窃记所闻如此以告乡人之愿学者使知读书求道之不可已而尽心焉以善其身齐其家而及于乡达之天下传之后世且以信林侯之德于无穷也是为记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记

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 朱熹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于其县之学而使人以书来谓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闻于先生之学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记也其亦为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则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乡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国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于礼何依而于义何所当乎则具以告且谢不敢后数月周侯又与邑之处士李君缙及其学官弟子数十人皆以书来曰惟濂溪夫子之书性诸天诚诸己而合乎前圣授受之统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传之而其流遂及于天下非有爵赏之劝刑辟之威而天下学士靡然乡之十数年来虽非其乡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国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学官争为祠堂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间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学者日夕瞻望而兴起

焉尔且吾邑之人所以得闻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与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为之言乎抑先生之学其始终本末之趣愿吾子之悉陈之庶乎其有发也熹发书愀然曰明府之教诸君之言其命熹以记者熹不敢复辞矣乃先生之学则熹之愚惧不足以言之也虽然诸君独不观诸濂溪之图与其书乎虽其简古渊深未易窥测然其大指则不过语诸学者讲学致思以穷天地万物之理而胜其私以复焉其施则善始于家而达之天下其具则复古礼变今乐政以养民而刑以肃之也是乃所谓伊尹之志颜子之学而程氏传之以觉斯人者而亦岂有以外乎诸君日用之间哉顾独未之察尔今幸以贤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见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则曷若遂读其书求其指以反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着其事与其辞如此以为记以为学者由是而用力焉则庶几乎三先生之心不坠于地而于吾先子之志贤大夫之意亦可以无负矣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讲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乡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东西乡以侑焉周侯名师清玉山人好学有文而尝仕于朝矣其为此邦寬以抚民礼以待士而所以教诲之者又如此非今之为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丑县人朱熹记

休寧县新安道院记 朱熹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书来曰休寧之为邑虽有难治之名而吾之为之已再岁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为虑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则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实鄞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厉而水清澈故禀其气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而尤以不义为羞故其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苟吾之所为者出于公论之所是则虽或拂于其私而卒不敢以为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无不说者而今则驩然无与为异吾尝困于事之不胜其繁而今则廓然无事之可为也吾将更葺厅事之东参采宾佐属咏之什而榜之以新安道院子能为我记之则后之君子益知所以为治而无吾始者之虑矣予惟汝玉之为此可以见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无事矣然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无事之谓也夫以汝玉之始至坐于堂皇之上则左簿书右法律日夜苦心劳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则又不免冲寒风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劝民之善而惩其恶兴民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则何以致今日之无事哉顾其名此乃若专取于今日之无事而反病前日之勤事为非道其无乃出于老子浮屠之谓而汝玉未之思邪抑尝计之天下之事虽有动静劳逸之殊而所谓道者则无彼此精粗之间汝玉之学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于政成之无事而不避异学之淫名岂非朝夕之间犹欲从容于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卒以究夫无彼此精粗之间者而大发于功名事业之间乎予故邦人且汝玉予旧也乐其意为书本末以示来者使于此邦之俗贤宰之志尚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记

通州三贤堂记 程大昌

三代以后取士之法大抵畧于行而详于言至唐极矣而犹许其兼采誉望虽询听

不无失实亦时时以请属挠法而陆贄梁肃王起辈凡所选荐后皆行副其言不愧古昔以是知法无偏有人焉与之通之则皆适于全也予同年进士蒋元肃知足以周于事材足以达其学淳熙十年知通州岁当大比而考阅无所旋葺佗屋以试喟然叹曰此岂礼士防微之道与于是先之以富庶申之以教养既克登济则斥赢财相爽垲为屋踰百楹以待异时大比之用走书告予具道所以且曰吾此营建有外乎试而创意者焉或能与试法相扶翊也此邦之彦有张次山者守道不曲徇用包孝肃荐为邑宰擢京西转运判官坐与程明道邵康节同好恶得罪则其贤不问可知矣徽庙初政谏官陈莹中任德翁因排击权臣洵遭陷责隶是州风迹犹凛凛也夫陈任天下敬仰而张君在通亦陈任也扬子云曰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则夫专以学闻者非子云所上也此三人者之于学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古谓有道有德生则可师歿则可祭者正其人与于是即试堂西偏别建祠宇肖三像而敬礼之书其扁曰三贤岂见者有慨于其心邪士之以学发身者所至而是通之人其出而仕也与他方之人来而寓者不知几何其辈而三人者独见礼异则实将执德抑言而与士立则也夫行遠莫若文幸焉识之覬此意长白也予曰善哉公之立樞也乡举里选后世不复可行而有司鉴裁不及行实法则纷然无可救者出乎试事而于进士选中表三贤践履以风厉之是用乡举里选之实而责夫人于发科决策之后也科第始自汉世而圣门亦有之高下常相形焉公孙弘董仲舒俱以大儒为贤科举首而万世公论不以汉相加诸江都之相之上者天爵固高于人爵也通之秀民其勉之哉元肃名雝

莆田人淳安县社坛记 罗愿

士有出于五帝之世而见祀于今礼有隆于三代之时而不废于后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谊之所该至深遠矣蓋自去古既邈五帝之臣其传者无几而高阳氏之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独相与社而稷之见于展禽史墨之说其礼坛而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而无杯器又皆商周之旧典上下数千年嗣王不敢有所变岂可以不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于诚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事无精粗表里之异知土谷者民情之所重而社与稷实司焉则自丘民以上随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以建诸侯而诸侯以有其国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平土殖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灭属之以雨暘寒燠之事无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际又如此其不异也因其沐浴斋宿登降荐彻者有为人下之道则从而训民以为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变置之说而诸侯之不职者亦不得免焉则等而施之以为馭臣之法一岁之间春以出火秋以卜稼冬以息老有属民读法之事有用弊救变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于兵小则受賑而行师大则衅主而出境有功献于是有罪戮于是如家人父子之出告反面而从事于其庭非以是为希阔之典而行之也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不迂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惑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训故令行禁止而风俗成民日见上之亲已而所施又无悖乎四时之序是以其上易为而其神易福也呜呼古之求社与稷者其详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蓋知至意

诚无精粗表里之异则散于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于政者可以观其礼此所以为不二也后世与民相接者至简矣惟其治财听讼施于官府者然后以为政初非殽于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无与也里中之社喧嚣而醉饱惟其习仪歳事存于有司者然后以为礼鸡鸣而行事未明而瘞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不接而欲变化其心术已不可得况所谓出火之早晚与来岁五种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救之变则其说既古矣兵农已分而师祭者迁矣是后世之求社与稷者甚畧也然据其存于今日者而尚论其故则其人盖五帝之佐而其礼乃三代之旧生人之类所以得相収至今者赖其力为多而前世祀礼之仅存者此而已故犹相与守之而学者犹乐道之云尔长乐陈君晔来为淳安县方是时议者以社稷坛壝多不葺诏长吏修筑守护月检察之君于是即县西二里故所谓社稷者并风雷雨师之壝更伐石治之且为屋者三以待事筑墙七百尺而外闭之淳熙七年二月上戊既成而祭请记于愿愿为之言曰夫坛壝之费可能也长吏始至亲谒而视之使者行部察修饬不如仪者此又甲令之所有也令明着之而吏或不务何哉彼其心私以为迂远于事情况欲推古谊以合之民事以称国家命祀之意乎有以知其难也君之五世从祖枢密直学士以经行名当世始为仙居令过社稷孔子庙必下而趋故君因上之命而知奔走其事愿虽不识君然闻其听讼平恕修学校治桥道沟渠又劝大戸出田为义役类有意于民者因为推考古者社稷之谊以今之良有司将有取乎此也（弘斋曹成日鄂州此记引据精博晦庵见而服之以为一集之冠）

陶令祠堂记 罗愿

渊明之为县八十余日尔然称陶彭泽用县配其姓以传县亦世世祀之味斯人风旨非假雕饰直取诸胷臆便自宏远语有之曰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人生相与正在情实中三季以前共由斯道不知有心口表里之异故在己者无愧在人者不劳世远道微俗既流遯士亦不深得教意凡出真情者一皆掩仰覆护察其意本欲求全乃更入于不情不知人情所宜有者饥食渴饮劳惫欲息在有形者均所不免倘直以此指表见于外非必明教所禁而为此委曲者自吝心未遣尔易之象天地万物皆以其情见而礼经大顺之世然后人不爱其情乃知情之闕为日已久又自东汉之末矫枉既过正始以来始尚通旷本欲稍反情实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胜其伪叫号裸袒便足以欺世倾身障麓犹为名士若渊明生百代之后独颓然任实虽清风高节邈然难嗣而言论所表篇什所寄率书生之素业或老农之常务仕不曰行志聊资三径而已去不曰为高情在骏奔而已饥则乞食醉则遣客不藉琴以为雅故无弦亦可不因酒以为达故把菊自足真风所播直扫晋魏浇习嘗有诗云羲农去我久满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呜呼自顷诸人祖庄生余论皆言淳漓朴散繁周孔礼训使然孰知鲁叟为此将以淳之邪盖渊明之志及此则其处已审矣在县日浅事虽不具见然初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缱绻之意与视俨等不殊只此一语便可祀之百世迹其求邑虽指公田为酒之利然来去以秋冬仲月非播植之时而传遽有种秫之数又督邮小儿虽不束带向

之固自未害不必遽用是日法去留也此为未深知渊明者祠屋象设久益弊愿兄端翔为县始新之而命愿为记兄为人无机事其仕进常委分为渊明之县心益向慕之盖将希风昔人而未能也官今为奉议郎名颉字端翔云（朱文公与刘子澄书云他时李文奏议与罗鄂州小集皆愿附名其后然亦只能作题跋无力做得大文字也社记朴拙粗踈不成文字不知端良以为何如渠文字细密有经纬可爱）

竹洲记 吴儆

子吴子儆自永宁郡丞终更造朝以淳熙戊戌四月日蒙恩赐对儆言朝廷所以备北边者甚至而于南边经久之备容有未尽明日有旨擢守邕管且令疾驱赴戍儆复言儆有父年且八十以儆为命南边之事顾岂少如儆者惟朝廷幸哀儆事亲之日短而事君之日长也愿得散地以便养亲宰臣以其事白上上方以达孝治天下为之惻然改界祠禄儆自弱冠宦学流浪余三十年率间一二岁乃一归家故新安之南六十里有田百畝有宅一区仅如古井田之民自祖父而上凡七世皆安耕稼守丘墓无乘危涉险折腰忍耻匍匐趋走之劳至儆与兄益章始弃祖父之业失其身于场屋之间益章筮仕为太学官不幸早世儆凡三仕州县皆不偶不惟不偶且重得罪以为亲忧用是思欲自屏于无人之境藏其身于庸陋寡过之地渐复祖父之业以安吾亲之心至是始以无庸叨冒优恩月俸钱三万米五斛量入而约用之可以育鸡豚燕春秋乃即旧居稍稍葺治居之前有洲广可数亩旧有竹千余个因其地势洼而坎者为四小沼种菊数百本周其上深其一沼以畜鱼鳖之属备不时之羞其三以植荷花菱芡取象江村之景且登其实以佐觞豆既又乘地之高附竹之阴为二小亭其一面溪溪之上有山山多松杉楮樟之属葱蔚蒨茂贯四时而不凋尤老人之所乐而数休焉以流憩名之其一曰静香以其前有竹后有荷花用杜子美风摇翠筱娟娟静雨浥红蕖冉冉香之句为名亭之南为堂三间环以岩桂万年枝及诸后雕难老之木东西二室为洞牖使子弟之未胜耕者读书其中堂之北视上庠炉亭之制为小斋堂名仁寿谓其幸生尧舜之时得奉吾亲长见太平如击壤之民也斋名静观取明道先生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之意是中有大佳处惟天下之静者能见之静香之东有杉甚直而秀其枝下垂如倚盖可数人容膝其下因名之曰直节庵盖木之类至众而至直者莫如杉苏少翁直节堂以杉名也庵之西有梅旧为灌木所蔽枝干拳曲苔莓附之与会稽之古梅无异盖梅之隐者老而甚癯如山泽之儒其下平夷可罗胡床十余然胡床于意行适至非便乃断木如鼓之状可踞而坐者十辈列于其下冬仰其花夏休其阴渴想其味不施栋宇而梅之美具得俛仰之间因名之曰梅隐庵庵之西种桃李卢橘杨梅之属迟之数年可以馈宾客及邻里桃蹊之外借地于邻复得一亩许杂种戎葵枸杞四时之蔬地黄荆芥闲居适用之物庵之西开小径旁贯竹间夹径植兰蕙数百本周其上与地相宜颇茂循径而南有堤如荒城高出氛埃旁临旷野溪流其下潺潺然与风疾徐登之令人心目俱豁复据堤为二亭曰遐观曰风雩于以见天空地大万物并育之趣柳子厚谓凡游观之美奥如也豁如也是洲藁

尔之地而高下曲折幽旷隠见殆具体而微者时具壶觞奉老人及致老人之所狎者徜徉其中遇夜及风雨乃归老人虽不饮酒然见人痛饮则为之抵掌笑乐佐其酣适间为小词道其闲适之意与景物之过乎前者使童稚辈歌之以侑酒噫能使予忘贫贱安农圃而无复四方之志者匪斯洲之乐也欤

尊己堂记 吳徹

新安汪伯举作堂于所居之西与其弟伯虞伯言藏修游息于其间静深简洁悦可人意弹琴读书怡怡然不知身之在闾闾中也故尚书金公过而乐焉以尊己名之仆嘗从公问所以命名之意公为仆言士大夫多失其身者皆不知所以自重之故夫天爵义荣己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势荣得失在命予夺在人不可常也士大夫丧其可常之尊而无以自重且无以取重于人也乃切切然藉夫不可常尊者以华其身得之则荣不自胜失之则忧莫能堪甚至于汨丧廉耻惟其得之扬扬然峩其冠高其蓋良自适也世俗之人亦从而尊荣之莫知反而思其所从得之为可耻也孟子谓墦间之祭醉饱者归而骄其妻妾其妻妾方羞且泣也而彼施施未之知也尚书公以直节敢言事知大体事光尧太上皇帝为殿中侍御史排击权臣之党为所斥不用者二十年后事今上皇帝歷给事中礼部尚书复以徧忤权贵竟不至大用然公之道德益尊名益重其所自得与所自立蓋本于能尊其己者伯举兄弟孝友人无间言伯虞虽应进士举预乡书于得失出处之际甚雍容异时出仕于时庶几不失其身者尚无忘公所以名堂之意（朱文公曰往者张荆州吕著作皆称吳邕州之才今读此文有以见其所存矣）

相公桥记 吳徹

淳熙七年秋九月尚书郎曹侯来守新安岁大旱廩无余积民无宿藏人心皇皇莫知所以为计侯讲求古今救灾之政其宜于俗便于民者力行之厯厯焉无所不用其至既又以其余闲求其凡可以利人者郡之境多山山多涧谷水贯其间脉络如织断崖絶壑间出通道侯谓桥梁不修昔人以为刺史之过乃出私帑属富民梁其险絶之涂而安夫人之所甚病有将仕郎程仔者嘗下其谷之直以助侯救灾之令为二石桥于休宁歙邑之境上相公湖之侧既成求记于某某嘗病今之为郡者侈游观自娱乐饰厨传称过客而吾民之不恤不惟不恤之而已又竭其膏血而甘之固无讥也至于寬厚慈惠号长者颇多优游迂阔务姑息事文具豪民猾吏得志以逞而善良贫弱之民实受其病侯贵公子也其为郡不事游观饰厨传而知所以惠其民不为姑息文具而知所以为政故令之而民必从为之而事必集其大者既见于救灾而其小者犹及于此是可书也某居闲且贫其势不能利人其力无以佐利人之事独以文施或可以劝来者乃不辞而为之书侯名耜字仲本故节使开府公之子桥之成以八年十月相公湖者南陈骁将程忠壮公起家之地里俗相传以名其湖以湖名桥涂之人为侯祝也程仔者其家世传为忠壮公之裔能舍其所爱以承侯之志为利人之事于其祖起家之地其贤于倚财为不善者多矣

衡州杜黄二先生祠堂记 程洵

衡阳在湘中为佳郡然近城无名山可登览独城南数里有山曰花光坡陀曼延竹树茂密中有浮屠精舍依山临壑萧然绝俗淳熙甲辰洵始造官即往游焉寺僧导予由寺后俛穿荟翳陟山之巅倚筇东南望则云涛彩翠旷然与天相际而所谓耒阳县者盖可彷彿意求于空蒙杳霭之间也地有废亭遗址仅存僧言是为思杜亭问所以得名则曰往时郡将有慕少陵杜公之为人者谓耒阳公墓在焉欲一至其所酹而吊之不可得因即此为亭以致望思之意然亭颓圯久矣莫有嗣为之者因相与太息久之二年临江刘侯始来典州事暇日复登焉慨然有意兴起之且求诸图记则又知兹山昔豫章黄公南迁时所尝游也黄公以诗名天下而句法悉本杜公其制行亦畧相似方其亡恙时固已神交千载使没而有知安知其不以气类相从于溟漠邪于是捐缗钱俾寺主僧普涇即亭旧址建堂举杜公祀而以黄公配焉既又命洵记之洵曰湖岭自古为迁臣逐客与夫懷材抱道而鬱不得施者羈游之地衡阳又其舟车往来之会自唐以来过焉而徘徊登览于此者不知其几何人往往十九湮灭无闻而二公独能使后世追思慨慕如此夫岂特其词章言语之妙有以起之盖其所立于世固有风节存焉是以若此巍巍而使人不能忘也杜公遭时多故流落饥寒终身不偶而一饭未尝忘君黄公紬金匱石室书不肯少屈董狐之笔卒见挤权臣坐钩党死不悔二公风节不同于事而同于忠其俱为人思慕不能忘宜哉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刘侯生今之世而尚友于千百岁之前其志节抑又可见然堂未成而侯去郡卒成侯之志者涇也涇虽浮屠氏而喜诗其能成侯之志也固宜侯名清之字子澄云（周益公曰允夫诗文议论平正辞气和粹）

新安文献志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三

（明）程敏政 撰

○记

景吕堂记 滕璘

吾弟德璋始仕为旌德县主簿闻前辈中丞吕公诲尝为此官意忻然慕之既考诸传记求公之行事翫于心而思体之于身矣又即听事之东昔人所为大鳌轩者稍加葺治更其扁曰景吕朝夕居处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且为诗以自述当世知名之士和而赋之者盈编矣嘗以书要予记之始未暇他日省亲至其邑升其堂诵其诗而有感焉因语之曰学必以圣贤为师而圣贤言行散在方册泛观博览或者习焉而不察惟有所感触而兴起者其慕之必力其得之必深是固秉彝之自然而不可泯灭者也且吾弟德璋弱冠入上庠几二十年乃归其羣居讲学涉猎经史所闻于前言往行之美亦既多矣岂无慨然于中而思践其迹者乎筮仕之初一居中丞所嘗居之官而踊跃如是夫岂有所勉

强而然哉抑予观中丞公歷仕三朝徧居言职其于国家之大典礼大谋议苟有所疑必直言之虽黜不悔以至一事之或非一官之或旷亦不肯但已忠肝义胆有死无二此固非常人之所能彷彿若乃抗论荆舒于登用之始而逆陈其祸患之必至则又所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者是虽司马文正犹服其先见而自以为不及焉呜呼公之识虑操行焯焯如是吾意其中之所养必非一日之积当其贰令于一邑之时其治民主于爱利而疾奸暴大抵槩以公平有如温公之所志者宜必有可传于世德章勾稽之暇试一访之亦足以是则是效而求无愧于今日名堂之意矣升高自下陟遐自迩毋徒慕其名高其节而反忽乎其初也德章曰然因书以为记德章名珙淳熙丁未进士云绍熙改元九月壬子从政郎新鄂州儒学教授滕璘记（滕德章寄此册来求景吕堂诗子谓后学宗慕前辈表其遗迹固为美事然默而识之求其所以至于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诗为哉至于传之远久使人不忘则德粹之记诸公之诗皆足以垂后矣亦无待于子言也乃书其后而归之绍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题）

醉经堂记 王炎

士志学必志乎道六经载道之器也圣人诏天下与后世者甚厚也故志乎道者其学自经始而今之学非古之学也土方未得志时取圣人经伏而读之盖心乎富贵利达也师弟子之所讨论训诂之所解释与夫出以为新意者例皆求诸其言而以为议论文集章升于乡试于礼部策于庭幸而在选众必指之曰是通经者也而其人亦以是自居吁吾不知夫圣人作经其果为后世求富贵利达者设欤不然则以言语求经是守古人之糟粕也必于言语之外索焉然后为有得矣古人之得志不泰不得志不戚盖进有以行是道退则以善其身能于经有得者也而今之富贵利达者未必能是其穷而在下者未必不能是以穷达论学术君子不与也吾里程君彦信隐居以自晦故非亟于利达者其人明白简易不见圭角不立町畦以其行于身者率子弟故其子弟多良而又笃以学储书于堂榜之曰醉经属记之以识其意炎曰是不可不记嘗闻圣人之经其法简以严其文约以典故学焉而易知其言渊而微其味淡而不可厌故易知而难穷习之不熟思之不精切磋琢磨之不久藏修游息之不诚经之味无能涵泳啜嚼也予知程君训子弟于学者有本故愿为之记因并书其为学之方以告其子弟而于富贵利达在所不论非禁其为彼而强其为此也熟于经而有得于道禄在其中矣

飞翼楼记 汪纲

越之为都距今二千年遗宫故苑漫不可考独飞翼楼范蠡所筑雄据西山之颠楼虽不存邦人犹有能指其处者中间易以为亭曰望海曰五桂既而亭与桂俱废复为望海寶庆丁亥六月予帅越至是六年矣望日大风雨屋瓦飞堕亭几压焉遂撤而新之为楼三楹于其上复飞翼之旧而楼之下则仍望海之名万壑千岩四顾无际云涛烟浪渺渺愁予使登斯楼者抚霸业之余基思卧薪之雄槩感愤激烈以毋忘昔人复仇之义庶几乎鸱夷子之风尚有嗣余响于千百世者予老矣无能为役姑识岁月云

游金华三洞记 程秘

出蓝溪门行可十余里至上中下三洞下洞石壁卓立水深三尺人仰卧舟中羣仆岸立用竹竿箭入丈余乃登岸仰视石门去人面仅四五寸举火烛四壁壁有题名皆五代国初人不见风日墨迹如新中有捣药臼阔可三尺有泉正滴其中终岁不满旁有仙人田丘陌井井有耕犁迹又有仙人衣如折迭罗帛洞中有蝙蝠大如鸦白如玉正类坡仙所记碧落洞中蝙蝠观已乃出洞约阔十丈许此下洞也中洞有水帘飞涎溅沫有石壶深不可测足稍不谨则堕其中幸有石天窻光烛其处此中洞也上洞亦有石天窻其石如乱云如堆卵石崩裂欲落人皆不敢仰视然亦亘古至今终不落也中有洞房侧身乃可入上有玉女端坐如观音纓络具备观音之前有泉蜜甘能愈疾人既饮复筥挈以归时偕行者八人其七不敢登畏其险也聊记之以示未遊者

徽州新城记 罗似臣

徽于江东为支郡而在唐已为大州顾今之封域皆唐旧也其地接于杭睦宣饶四出无不通其州治即山为城因溪为隍而溪山又为天下胜处中兴实为辅郡四朝涵育生齿日繁地利日辟人力日至而溪山日以益胜独城未加其旧过者陋之宣和中睦寇既平城迁于溪北会卢公宗原为守因民弗便请还旧城而旧城已不足恃有旨予费更筑朞年而后成砖文隱起凡百余言垂戒后人其虑深矣承平既久人习于无事积习生玩雨摧潦啗补治不时蹊隧交横旧功湮圯失今不治后计愈艰天台宋侯济下车未几整饬纲条郡以无事周视榛芜起废剔蠹莫此为急乃会羣计检漏罅节浮费旬储月积浸有端绪明年鳩工聚材版筑以兴选于州得尝隶军中习知其事者二人命僚佐分督之始于嘉定庚辰之春二月成于其秋九月为城五百三十丈有奇迭石为址高于其旧其因山为险者无所改辟缮饰前人之未备又八十余丈雉堞属连翬飞炳焕形势增重往来骇瞩南逼溪地峻斗落一遇霖涨驰波涌冽岁受推挤筑堤捍固凡两级聯亘修堰踰于旧城列植桃柳木芙蓉春葩秋卉穠纖间发水光山色左右映带足以助邦人遊览之娱城凡六门门有楼皆撤而新之劳钱宾馆加葺者四称其为互辅之佳胜凡木石瓦甃之材匠夫工食之费糜钱以缙计者四万五千米以石计者二千四百而役使不勤一民科敛不及六邑铢分用度不以诿上斯亦难矣夫诸侯之于天子有蕃翰屏毗之义古者国无大小皆有城卫其民者固所以卫其上也徽为内地而密迩王室其民之休戚利害于本根所系为不轻而城又非可一日而猝具则当闲暇之时为备豫不虞之计亦势之不容已者役大则难兴费重则难继规模前定经画不劳以数月之间而复百年之旧观人乐其成诵勤赞美于此役也可以观政矣似臣昔者窃闻之中书公之镇宛陵也首饬备御崇墉屹立纖尘不惊邦人至今德之侯中书公之季子选于朝而来也材识通敏莅政临民皆有稟法百废修举靡劳弗宣徽击柝闻于宛陵安车迎养东睇敬亭慨然念旧则侯之属意于斯城也有自来矣至是雄峙相望甲乙江左故并书之以侈二邦之盛事云嘉定十三年十一月旦日文林郎监行在省仓下界罗似臣记

休寧县修学记 方岳

学校与井田并古未有去井田而为学者也故自五家之比鳞属而午贯之于是乎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此非古所谓乡校族有师州有长乡有老此非古所谓乡先生歎士生其时出则相耦于同井之田入则相友于同门之学盖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幼吾幼而已然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具是焉井田坏学校废士之羸粮外游者无方而专门名家之学兴大师众至千余人其不违父母舍坟墓而去者几希而人心始漓故汉之号为儒者其下为桓荣之稽古其高为郑康成孔安国之训诂又高为董仲舒之明阴阳而止尔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风俗者不在是国朝学校之盛布满郡邑虽田不井授而欲士之不去其乡以为学则犹古也休寧壮县其道经训以相传习者率尝最吾州异时校官有望府溟滓然第之者盖锡山陈公之茂尉邑时为之也于今百有六年矣厥栋维摧厥甍维頽瞻言宫庭士頽有泚岁时释菜仅仅无落事而已内相程公之归里也一大葺之言言新宫迥殊旧日是岁岳起家入掌故道休阳闻公之言曰是乡校也吾长于斯学于斯而可诿吾父兄子弟为闻士之谓公者曰是乡先生也学如此其行也仕如此其亨也而可忘吾父兄子弟为然则公之兴校虽微井田其犹井田意歎邑大夫吳君遂与凡有职于学者交谒更进而属记于岳辞不可则谗于众曰圣有大训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然而行于蛮貊者易行于州里者难独何与州里得之于其常蛮貊得之于其暂暂者易勉而常者难持也士固有冠冕佩玉天下之通贵而不为乡士大夫所齿者矣月旦之评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修其身者愈近则愈难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妇子也夫子之所以圣不过乡党一书而所谓治国平天下者无余蕴矣诸君能耕而逊畔则畎亩而伊周能行而后长则道涂而颜冉奚必曰稽训诂以为博明阴阳以为高而后谓之学哉是则乡先生所望于乡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敬戒以无忘公之德公名珙字懷古先皇朝翰林学士今为端明殿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云嘉熙五年祁门方岳记（陈定宇曰秋崖亦近年之高才时文议论策皆好）

新安建石梁记 钱时

新安之麓絕流为梁瀦为渊其来尚矣中罹荡圯邦人士辄不利障以木辄利时不能阴阳家言嘗歷星源过祁山皆西流入番江余诸邑东入浙问之三老各三百六十滩石林立势斗下尤险絕者立檣以识踰三十尺是新安地最高环城三面可揭涉势然也辟之于人不为浅涩为澄涵气象则自衍裕梁之利也固宜然立栅磽磧之上而聚石其中霖潦暴豪何能锤固岁一葺或间岁大葺科役民伍覃害不细况木之障水犹絺障风迸漏穿泄草草而已嘉定十七年秋著作都官袁公甫解郡符且东归慨念利兴而害不除非便必大錮石为不朽计乃可于是籍缗钱万五千闻于上绍定二年将指庾台始克议兹役推官赵希慤董之得闽工甚精凿山料材彙别三品直而方者曰眉石层垒绳整严邊幅也狭而长首方而末削若钉若斧者曰筭石斜透中通互穿鑱也其磊块不可尺

度者曰囊石补漏罅实要腹大抵魁杰轮囷有力势梯转而下桴浮而来机运而登皆极巧便眉筭迭用左右篷卷凡十有八层而后周内固外圆不斗于水斗门东泻不怒其流阔三丈高半之横亘可二十倍越四年九月竣事先是时过郡赵属之记辞未获招之往观焉太守谢公采伯且来同观班坐于梁澄潭浸碧顾而叹曰贤使者之泽也与梁俱不朽记何辞时曰噫公自庾台司臬事连大歉连大发廩以民命为己任九州岛四十三县有父母慈往年羣偷啸闽中啸江右今年啸常山咸薄我属部不敢犯四邻真若防之利水又方崇儒学明大道为观风第一急务岌然颓波底柱也独斯梁之云乎虽然邦之人涵公泽则无涯矣遂书之绍定四年十有二月既望郡人钱时记

三潭记 钱时

淳安之西百里有三潭焉在崇冈僻峤极深处源出昱岭至是始折而东泻瀑垂斗绝潞而为潭连三垂瀑而三潭高下相比上者可一亩居中者尤大而其下则差小旁皆崖石圆拱口収而腹衍如釜势束乎两山之间倾注瀕洞声振林麓路临其上撼撼欲浮然而寒碧渊澄波纹不动闻之故老尝有轮麻缕垂石下测之者尽一轮莫竟其底中潭之涯则小山孤起有古祠出苍烟老木间下有岩穴容数十辈水益东出淙淙乱石中流去道左片石侧立过者飏飏闻松风声曰响石又数十百步两崖对峙如堵墙水流其间宛若门阙中过上多怪石其掣然作手形者曰僊人掌三潭之别源当合富流浆二水之冲有石柱尤奇方广三丈许从涧底挺然拔起者几七十寻上下相直不偏倚蟠松寿蔓夭乔纏纠呜呼异哉三潭之名予儿时则尝闻之至若石柱乃得之创见斯二者天地之奇观自开辟以至于今未之有改生长此乡往往寂无知者因念深山大泽瑰伟绝特之胜名不登于载籍不为高人胜士所题咏埋没不闻于世如是者何限天拆此秘使吾一游目焉殆不偶然也后七年有善水墨者因追其髣髴令作两图悬之壁间且为文以记虽然非玩物也聊以志所感云

昭勲崇德阁记 程源

恭惟皇帝陛下躬上圣之资诞膺骏命嗣守鸿图尊贤尚功励志求治固已缉熙十三朝之令绪培植亿万载之丕基矣属时社稷尊安海宇清晏慨艰难之积累思左右之勤劳永惟寧考在御尝有崇显配享勲臣之旨经始未成乃寶庆元年八月申命奉常闡基建阁自赵韩王普而下二十有四人悉登绘而表异之亲洒宸翰宠以隆名曰昭勲崇德之阁云章炳耀下饰万物臣等整襟肃容端拜耸观切谓羣公先正遭遇圣时济业于平定之初图义于惟几之日决策于危疑之顷扶景运而致中兴辅潜德而定大计曰文曰武咸有丕绩可谓协明良之会矣貂纓俨饰烝从袷侑可谓极始终之荣矣至若视功载于奕叶崇杰阁于颂台具昭盛典以示永臧斯千古之旷仪一人之厚锡也陛下钦承先志邃宇聿新扁揭昭回辉映层汉猗欤汉之麒麟唐之凌烟其旧义无所取意比兹典礼恩重事殊岂惟元勲故老精爽飞动潜孚于肸鬻之中而嗣臣志士修名砥节亦莫不思奋于激劝之下龙吟虎啸事业益闢干清坤夷邦家永辑其自今日始臣等猥以謏薄

钦厥攸司幸际明时目击盛举虔奉奎翰刻之翠珉敢稽首拜手恭书于下用对扬丕显休命谨记

韩忠献王赵普周武惠王曹彬卫国文惠公薛居正代国元懿公石熙载郑武惠王潘美祁国文靖公李沆魏国文正公王旦陇西忠武王李继隆沂国文正公王曾许国文靖公吕夷简冀国武穆公曹玮魏忠献王韩琦鲁国宣靖公曾公亮韩国文忠公富弼温国文正公司马光仪国文定公韩忠彦秦国忠穆公吕颐浩丰国忠简公赵鼎蕲忠武王韩世忠循忠烈王张浚鲁国文恭公陈康伯越忠定王史浩郕国文定公葛邲福忠定王赵汝愚

游雪砭记 汪炎昶

江伯几于所居一里许阳昕山之南值层崖飞瀑买而有之其源出他山石罅西流至是始合喷薄悬激而下数十百尺声淅然色如缟雪崖上耸焉孱颜砭然空砭乃迴为平砭贮涧瀑砭与瀑相辅为奇不假疏凿其妇翁山屋先生许公取欧阳子雪砭语名之自是日一至焉至则乐而不能去旁皆土山而多石因薙榛莽而奇自出最奇者曰倚天拔出阳昕山顶数丈若鬼神所剖剝下有石室可一二人石室傍石如台如几可琴可棋又有峭壁弯环香荪族生其上有断石临岸窍穴潜透泉激为风蓼蓼然从窍出皆出雪砭右一峯甚秀特即絶顶为池冒以芙蓉谓与泰华相亚以少华名之在雪砭左前卓草阁冲陶隱居所居也凡诗友之来游者皆自谷口径悬崖而上名縁云径有石印鹤指爪迹者名鹤碕有泉先雨而溢者名作雨泉下有石潭曰冲湍窥之深黑盖雪砭之瀑至是而汇也巨石枕潭为柳矶后有半坞繚而深有田畴竹树树外列悠山内迭苍屏南者石耳北者芙蓉诸峯杰出环峙清昼登雪砭而望咸若画然皆若拱翔乎雪砭而雪砭特为最于是屋于西趾曰乐此之堂日奉其族父冲陶君从诸昆弟友朋遨遊其间盖皆有乐乎此也向非子则此景莫显人得而乐之乎然自开辟而有此今几年子先人居是凡几世何独未有知者山林泉石不遇者之所乐也子之先聯仕版贡礼闈志汲汲在行道所遭之时异也至元癸巳秋里人汪炎昶屡从诸君子遊慨然有感以为景之获遇于人而人之乐乎此者率皆未遇于世者也辄记之

游龙潭记 汪炎昶

龙潭在婺源城东百里山涧僻处颇称有灵异距予所寓馆五里而近主人亦趣尚高洁以其地有悬崖飞瀑之胜约予同遊予亦欣然欲往既有期日而雨弗辍予试默禱于龙其感与否固未必也至是晨雨踈逗已乃大霁遂同游凡八人入其境夹涧石为巉崿风景忽殊左崖间时见瀑布奇甚凡垂如帘者一为三折及直而悬者又各一少前山益峻峭閭寂摸扞萝葛揭厉涟漪盖深涉乎虎豹蛇虺之域予疑已逼灵境主人曰未也又前及里许踰涧循其石崖青壁径崩崖裂石下复踰涧左入潭在大石峯距絶壁下石掬两股为崖瀑自其后乘高怒喷直下数十尺遠望如出穴中雹狂雨很淙淙不絶而其细者空蒙霏微如薄雾潭研而吸之周回可二百余步摇光荡绿莫测其深自是始流平

地为涧潭上阴幽黯黑风与水气合而为清悚人肌骨闻其上复有小潭亦龙所窟水自石门入而注焉径迂险不可上但徘徊潭侧久之而退忽微雨即止回憩山家小饮殊无雨意既归而雨大作涧水暴溢意者龙以其灵虽着兹土而窟于穷僻未托文墨以大显故以是彰其相予之祷而有异乎予虽弗藻于文然其事颇异不可泯遂为之记（赵东山曰古逸先生于文章得昔人用意深处每指其律度绳削以示人而戒毋轻作其自为文奇而有法）

新安文献志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四

（明）程敏政 撰

○记

徽州重建紫阳书院记 方回

紫阳山去古歙郡之南门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讲赠太师徽国文公先生郡人也合山与人称曰紫阳夫子若洙泗先圣然此书院之所以作而名之曰紫阳也始郡守上饶韩公补作书院在门外倚山瞰溪陟其门朱榜金书折旋过风泉云壑轩拜夫子祠趋而横入左右斋庑中而肄讲为明明德堂前为书楼后为宸奎阁而其上又为披云之阁阁之后最穹为大成殿更六政而后大备纪有文刻有图传于世至元十三年丙子冬去始作时三十有一年矣镇帅设险固圉撤城外凡屋为栅郡檄俾迁于南门之内江东道院实古郡学遗址也诸生绵蕤妥灵明年建祠于道院西为外门十五年按察使者至谋诸总府以书院地与古郡学地两易以溪山伟观为明明德堂而书其额得前进士汪君一龙曹君涇为之师前贡士许君豫立为学正相与搏缩租入以其年冬经始兴复得经历赵君仲璋与今治中汪君元龙白总府皆捐贖率同僚为助而士亦醵钱相役平洼亢卑据亥揖巽为先圣庙前门后殿各三楹而从祀之庑各倍之讲堂东西斋庑之数视庙制而在其西又西偏增旧重屋为三以大其门又别为小重屋三面水西以仿披云之旧服具器备以十七年仲春丁祭告成于是诸生相与言曰昔之书院向挟紫阳山于其左今之书院若庙若祠若堂皆南向得紫阳山之正学者俯而读仰而瞻由是以想夫子之步趋警效将必有得其正传者庸讵知书院之迁非风气之所宜乎然回闻之士有广狭势有向背栋宇有隆杀仪文有盈缩皆物也有不物者焉先圣有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尚忠质文建寅丑子可以随世损益曰纲曰常百千世一也则何损益之有古之祀也以尸以主而后世肖形以像之古之坐也以席以几而后世高座以华之古功臣与食于大烝而后世享先圣也以其门弟子及贤者侑之汉孔庙不出阙里许天下建原庙自唐贞观始唐释奠惟侑颜子加以孟子自宋元丰始宋初止有四书院诏郡县皆立学自庆历中始近世所至有庙学书院而又升曾思之侑自濂溪至东莱俱列祀而又无不专为之祠益从今尚损与古

违世也抑所谓虽百世可知者能从而损益之否乎回嘗陟古兗之郭观鲁之泰山与洙泗之水而识孔林之所在汉高祖引天下兵至而闻弦歌之声鲁恭王欲壞其宅而得科斗之书卒全护之歷世无恙歟今鲁也紫阳今洙泗也夫子之教百世千世与紫阳不朽士欲与之俱不朽者其亦有道矣文足征也献足征也五典五礼六德六行待其人然后行天地之常经古今一日也至元十八年八月望日郡人方回记

钓台书院清风堂记 方回

清风堂者桐庐郡钓台书院之讲堂也凡郡县学讲堂曰明伦者多矣而此独曰清风者何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又曰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先生其庶乎伯夷之清风者乎伯夷父孤竹君武王父西伯子陵西都老儒光武南阳宗室均北面事人者也故等夷尔商无纣武王不得有天下太公望焉得而封于齐周公旦焉得而封于鲁汉无莽光武不得有天下邓禹可平世文学掾区区侯霸而可三公乎万乘之主乘其时权也一介之士守其志经也伯夷寧杀身以成仁欲明万世君臣之伦者也子陵不屈道以伸身欲明万世朋友之伦者也一为龙逢比干一为巢父许由无以时易志无以权废经望旦裂土禹霸秉钧心有所不安则不为之而岂有意于清其风以耸动乎天下后世之观听者哉首阳之山富春之濑清风不殊万世永赖皆所以明人伦也初作堂为是名者前郡守赵与歷捐私帑重建堂者郡人山长骆正大方文豹而前郡守方回为之记

广平府重建成信侯殿记 方回

托孤之难未若立孤之难也幼而长之宗祏危而安之托孤固难死而生之血食絶而续之立孤尤难周成王十三践阼姬旦摄政四国流言七年而复子明辟此所谓幼而长之以安宗祏之危难矣哉夏羿浞之变后缙方娠自竄而逃一成一旅遗臣靡立少康不失旧物此所谓死而生之以续夫血食之絶不亦难之尤难者乎是故汉霍光拥佑昭帝保养幼主谓之托孤功为大不如丙吉张贺有恩于宣帝垂死而生可谓之立孤德为大今广平府故洺州肥乡县春秋时立赵孤近世封成信侯程姓婴讳之里也周简王之三年晋景公时屠岸贾攻杀赵同赵括赵氏尽矣而赵武者赵朔之庶子也侯与公孙杵臼谋而藏之后祁奚韩厥言于景公复立赵武史记晋赵世家春秋内外传刘道原通鉴外纪所书不同然成季之勲宣孟之勤若一发悬千钧迄至于今有社稷不坠者谁之力欤肥乡之程侯也则肥乡之人祀之又岂止一乡一国之善士欤厥后江南侯有庙甚盛曰祚德封爵又不止此而肥乡如故南北异也侯之后世居肥乡程君玉欲新侯庙不果蒋君思为玉养子继父志一新之穹殿四楹雕饰完备元贞初元季秋鳩工朞年落成用中统楮币为钱百五十万有奇其里人省郎王君英永记其事夫食人之禄存亡继絶忠臣也程侯宜书为人之后肯乃堂构孝子也蒋君思亦宜得书是为记

横舟亭记 曹泾

吳君叔震既新厥居其西为燕宾之堂轩窗高明廊庑修敞中以花畦见方广亦足

名乐事赏心矣既又得闲地于两庑之外构一亭焉高与庑平广与堂侔上阁如蓬旁阑如唇如舟之制丹青饰之即而饮如风止浪恬帆收棹歇相劳苦以乐也凭以睡如湖舫意行次于林园停篙徙倚花繁柳绿莺蝶妩媚翫以忘归不知日之将暮也其自西堂乍入竦而视之则又如龙骧万斛与岸俱闲渔郎去来鳧鸥上下自为景情而主人若无所事乃命之曰横舟而谓泾宜为之记则应之曰韦苏州寇莱公之诗意也苏州之事未暇论莱公澶渊之役君子有以见素定之畧焉夫水之有舟济险也而横之观变乎哉天下之理拟而后动至而后应然后整暇舒肆迄溃于成莘之伊尹隆中之诸葛是也不三聘不三顾宁有躬耕高卧尔其不然者有悯穷徼幸之心陋之为仪秦鄙之为光禹甚者如林甫国忠辈或浮游飘摇窥切琐细御人于蒲苇洲渚之间以苟朝夕或冒利乘险尝试而前风涛卒起人已两败鱼腹厌之竟为世笑然后思拟而后动至而后应者不如是踈且易也叔震于是所志远矣上方崇儒兴学明诏天下郡国以茂异来上宁得无意乎疾驱者谁唤渡方急愿戒棹郎解维遄发曹泾记（洪潜夫曰曹清甫文典古）

南阳诸葛忠武侯祠亭记 程文海

楚有才尚矣至于丞相忠武侯遂为古今冠冕南阳书院所以名所以祀者书院成六十年而敝部使者广平程某来新之内外完好祠亦补旧而加饰焉行省都事冠氏杨君处恭又即祠前筑台为屋江夏尹滑台赵君仁协谋并力于是亟成翼然华邃其高山景行之意盖倦倦也夫孔明不可作矣观其崎岖一隅所就不酬所愿自太平之时之臣视之曾何足芥其襟府而君辈神交意悟有为平原执鞭之想有志事功之士固非流俗所能并哉虽然尝试言之使孔明生当建武中元事固未易可知使玄德顾不至三其亦终于躬耕而已盖古之君子未尝无志于天下然亦不以所遇而制吾身之重轻此孔明所以不可及已既与南阳耆旧慨叹之余因俾刻之石使学者知所勉且无忘杨君之美赵君之勤大德七年某月某日记（道园虞氏曰宋之将亡士习卑陋以时文相尚病其陈腐则以奇险相高江西尤甚识者病之初内附时公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风作士气变险怪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烂为名山大川之浩荡今代古文之盛实自公倡之）

崇阳县重建乖崖祠记 程文海

爱其人以及其所经从所游处弥远而亲久而益不忘故覩河洛而思禹见甘棠如见召伯焉此一念之真也乖崖张公有遗爱于崇阳邑人祠之至今呜呼可感也已按公之终更而去也民思之生祠公于所建美美亭春秋祭祀不絶绍圣中移置净刹院绍兴复于美美隆兴二年邑令陶楸以北峯亭亦公遗迹乃徙焉而命梵安浮屠主祠事郡志云尔今郡别驾白云翁介其父老言曰美美旧有公祠前令新亭而祠废大德庚子邑长改建社壝于亭前因复立之勒石于祠夫一念之不忘则穷天地亘万世而犹存初不系祠之有无也居而惟恐其久去而犹忌其复来彼亦人也何以得此于人哉有民社者可以鉴矣仁人心也吾以此心彼独无是心乎所谓一念之真也有民社者又可以勉矣此吾所以重有感于斯也因书以遗白云翁使刻之

青田书院记 程文海

道不系于地也然由迹以知其事沿事以见其人使后之学者有所观慕感发则地亦若与焉者此青田书院之所为作也谨按陆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时已十世不异爨先代复其赋表其闾文安公兄弟又以道德师表当世而青田陆氏闻天下中更寇毁星分瓦解陆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十三年广平程某以侍御史将旨江南过金溪顾瞻遗址闵然兴怀乡之耆旧咸请复其家且建三陆先生祠遂以语郡郡下之县县无其人文书苟且大德五年公诸孙如山慨然谋诸贤士大夫且懷牒郡庭以为请众咸义之为助其费适县令尹张居悻政绩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为功乃即义居故址创屋数十间春秋有祠讲肄有堂庑门室房畧备扁曰青田书院而请某为记某盖嘗冀其成而今始克成可喜也抑可叹也传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使家皆陆氏人皆文安弟昆治民者岂复劳其心哉亦既不然而于风厉示效之方又藐然曾不訾省是不亦可叹已乎美哉张令君能知所先务也懿哉贤士大夫能助其子孙继志也大哉公之道德久而弥章也公与徽国朱文公生同时仕同朝学同志其不同者立言有丰俭之殊是以今之知学之士知文公者甚众而知公者甚鲜知不知非道之所计然以义居数千指若此不幸遇患又若此行道之人犹念之况大贤之里居政教之所急而可藐焉畧不訾省若此乎此无他不知之过某虽未足以知公抑嘗知学公嘗有云就使吾不识字要当为天地间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孙与其里之秀民劳于作乐于成庶几藏修息游于永久其亦奚所见乎必有所慕矣然慕其人不若师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实废室迹人遐适足以来无穷之慨叹而已然则父兄师友可弗念与是役也以七月二日建十月成明年三月记

此君轩记 程文海

古之爵五等而有土有民者曰君非有土有民而蒙是号必其德有可尚者也人而能是亦希矣竹物也而何以得此称于子猷哉竹之德固可尚心虚而神清贯四时而不改也晋人尚雅趣颇以不事事为清虚吁比德于竹者如斯而已乎吾至官借宅于人而植竹于西轩之外复借子猷所以号竹者名吾轩吁吾轩借于人也轩之名借于人也皆非吾所自有也独所以如竹者非可借于人而意子猷或未知之然则子猷之君此君亦借尔借欤非欤是未可知也吾将问之此君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记

孝友堂记 汪曙

王君京祥家城南与予为同郡而京祥之先本汪姓育于外氏故姓亦随之则固与予同宗其仲子璩从予游将十年出入起居必偕其于学敏且笃而又最相信爱能文善书德度温裕予中道得璩甚善故在交游最密且厚如璩者不一二人盖所谓同道而同心者也京祥年且六十其母氏亦几九十而京祥之孝不衰岁时上寿称庆必率子妇罗拜极其欢心朝夕定省寒暑温清必躬必慎至于衣服之裁制饮食之滋味又必极称愜调齐而后已居常有言曰人子于亲生不能尽爱敬以致养徒佼佼然悲号孺慕于既逝

无益也故其奉母而乐乡邻皆叹羨之其二子奉其二亲亦如京祥之于母伯子瑛干父之蛊勤勤焉靡敢暇逸家事一不以烦京祥璫之得从容问学以有成立者则瑛有以资之也曙因暇日题其堂曰孝友且为之言曰人子于父母而孝于兄弟而友固天性也然先王教民而必首之以孝友以八刑纠民而不孝不弟者先焉其在于书诗以孝友见称者又不过君陈张仲辈数人而已何也岂非孝友虽出天性而气昏欲炽不能不失其良心乎然先王虽欲不教之行而纠以刑作书作诗者虽欲不称道咏歌以彰其人之善不可得已今京祥父子孝友如此予乌得不为书之也世衰道微行窳俗隳德色耨锄谄语箕帚闾墙紵臂可叹可悲克孝克友万或有一而上莫闻知淑慝靡分而士君子又莫肯奖励纪述而形之歌诗其何以觉斯民之蚩蚩而示劝戒于无期哉吾闻孝弟之德至于通神明光四海至和薰蒸又必生祥下瑞延庆奕叶他日固当于王氏见之予虽才谢昌黎公尚能作诗以咏王氏附之董生行后

游钟山记 胡炳文

江以南形胜无如升钟山又升最胜处予至升首过上元谒明道先生祠礼毕即度關游山夹路松阴亘八九里清风时来寒涛吼空斯须寂然如故路左入半山先是谢太傅园池荆公宅之捐为寺至今祠公与传法沙门等出行三四里又入一寺弘丽视半山百倍龕鏤壁绘光彩夺目诡状万千两庑级石而升四五十丈始至寶公塔塔邊有轩名木末履舄之下天籁徐鸣浮岚■〈日奘〉翠可俯而挹下有羲之墨池投以小石遽闻声出丛苇间径陜荒芜游客罕至独拜塔者累累不絕长老云寶公巢生而人朱氏取而子之后成佛凡祷水旱疾疫如响语多不經由塔后循山而左过安石读书所山石萃确忽敞平原修篁老桧万綠相扶风鸣交加犹作当时呶唔声又行数里休于观音亭其傍八功德泉有声锵然汨汨至亭下则困然以涵或谓病者饮此立瘳众皆饮予以无疾不饮遂回塔后攀松升磴六七里至山椒巨石人立予登石以坐凤台鹭洲渺不知在何许但觉縹白縈青隱见烟雾间城中数万家楼阁如画其闲旷无人处六朝故宫也北视扬子江头一舟如叶行移时不咫浪楫风帆想数十里遥矣盘龙踞虎亘以长江其险也如此黄旗紫蓋王气犹有时而终令人凄然久之下山至七佛庵白云凄润器壻不来一僧噓石炉灰点须眉如雪一僧蓬跣崖邊拾松子以归语容质木絕不与前寺僧类闻其下有猛公庵子文庙山水稍竒丽率为事神若佛者家焉予不复往欲访猿鹤山堂莫得其处遂朗吟小山招隱循故道御天风而下两袂如飞半山僧迎于门欲设子供予力辞亟入關复至明道精舍少憩而归因喟喟曰升自紫髯翁以来几兴衰矣眼前花草无复当时光景伯子春风千载犹将见之至若熙寧相业非不焯焯然炫人耳目迄不如主上元簿者得祠于学何哉欣慨交集遂记之同游者王士晦黄元卿茅安上饶林畔

徽州乡贤祠记 胡炳文

歙婺源为子朱子阙里亦既有专祠矣州学乡贤祠复并祀二程夫子者何孔子之先宋人孟子鲁公族河南实吾新安黄墩忠壮公后也忠壮公字灵洗仕梁陈赠镇西将

军开府仪同三司有功德于民配大享南史有传宋号世忠庙封忠烈王新安志叙先达居第一谨按程叔子撰纯公行状河南之程出自中山博野又按欧阳公撰程文简公父冀国公碑铭中山博野之程出自灵洗文简公讳琳与太中公珣为兄弟如此则新安为河南所出何疑哉或曰朱子自书新安程子不书者何盖由新安而建宁一世而近故书由新安而河南凡二十余世中间迁徙不常故程子不书然程子可不书新安纪新安之人物而不书程子是谱宋之后而不书孔子系鲁公族而不书孟子非缺典欤近有为道统之说者曰圣贤之生天地气化相为循环冀在北岐周在西鲁在东春陵新安在南夫斯道絶续天也自北而南迭生圣贤以续道统之传非偶然也方今程子之学行天下四海之外遐陬僻壤犹有学其学者况兹大好山水乃其云之泰山河之昆仑也哉此乡贤祠之所由作也诗不云乎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吾新安以之又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新安之士当以之祠成于泰定甲子发其议者州学宾前两贡诸生京学谕草庭程公鼎新主之者提学官太守史奉议光祖记之者胡炳文书之者王仪皆州人也（礼部为崇祀先贤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礼科抄出直隶徽州府休宁县知县欧阳旦等奏前事通政司官于奉天门奏奉圣旨礼部知道钦此钦遵查得先该保定府博野县知县裴泰奏称二程先生之先博野人旧有祠堂春秋次丁日致祭縁无明文恐不能久本部已经覆奏听从祭祀去后今知县欧阳旦奏称二程先生系本府应祀梁将军忠壮公程灵洗子孙后迁博野再迁河南伊川子孙复业休宁俱有可考县学旧有企德堂东祀名宦宋丞相吕大防等西祀乡贤唐御史中丞程湊等今量加修完中堂专祀二程乞照博野县例致祭一节看得二程先生乃程湊族属之孙不当僭先世之祖合就檄行该县另选空地建二程祠名宦乡贤仍于旧处如无空地宜即见今处所建名宦乡贤祠与二程相并每岁仲春仲秋措办祭物随宜致祭成化十九年八月初四日）

平川楼记 王仪

平川朱伯时父号也又以名其楼伯时族大且蕃聚居若城邑非他无楼也登焉以望则南麓北栋逼塞近乎前欲求肤寸之隙少放其目而不可得夫如是尚何取于楼哉惟伯时负山而居据其爽垲固已廓然谢湫隘挹高明而是楼也又杰出乎所居之表自堂而视其后隆隆相延皆山也自楼而步其左右绵绵如大涂不知其为山也故一登楼而心旷神怡恍然得所未见焉伯时屡与予徙倚其上而亦每为之忘去记之请其可辞乎夫天下莫不有川也东南之川常不峻激而平然一过于平则土必厚渊必深野必夷望必远草木必茂生齿必繁故凡川之平为贵今伯时之里渊多鱼野多稼居人成聚百年之木参天而视其川为最平伯时取以自号固已独会其旨又为是楼以极眺望使一方之胜不下衽席而尽得之川之外云山烟霭淡与天际如卧吴山而对西兴如倚平山栏槛望江南空蒙一视飞鸟去来曾何计地上之丘陵险阻也复以自号者而名其楼谁曰不宜方昔之未有斯楼也则比屋之楼庐若在若伏若偃若投吾独远览而莫或与争是知处物不可以不平而自处不可以不高处物不平则物有憾于已自处不高则已无

异于物伯时既以川之平处物矣于楼也又见其自处矣此众人所以不及也苟以吾说为无戾于道则有不法川而平不赖楼而高者伯时能进乎此宜别有胜赏在岂惟是记哉

碧环亭记 王仪

凡状山川草木天宇烟云之色而寄兴于悠远者多曰碧夫碧与青相似而不同均是物也近视之则青远视之则碧秋物多碧气清而视远也董君直卿作亭于溪园之上扁曰碧环内之苔萝竹树外之云山烟水极目四周笼以天宇千品万彙混为一碧而是亭也宛然处其中跬步户庭而寄兴甚远客每为予道其胜如此董君予故人也乘兴过之见不暇揖即握手造亭上则日向暮烟樯尽泊沙鸟已归俄而渔火出没道侧洲尾苍茫晦霭无所寓吾目矣夜何其而酒半起凭栏临绝岸茫如虚空大星璀璨影落潭底风露清寒迫人不知身世竟在何许返垂箔更烛极欢乃罢因谓坐客世间好景何限役于声利权势之场者不知也其或厌卑浊而务超远则又绝羣离类去而放于江湖之外二者相视有间矣而皆未免于有欲也必其无欲则彼众人之所役固不足为吾病虽江湖之放浪亦可以无去庄生云枢始得其环中而以应无穷自谓足以齐物矣而犹有应也若董君之悠然弄是环也又且何应哉昔秦陇山泽间有散人焉碧瞳而绿发轻举而不老世皆以为异无他由其饮食呼吸寝处躡藉不离乎山泽清淑秀润之气灌澈骨髓与之俱化而不自知也使予捐绝世故与君游于是久将不为异人乎客皆大笑绝倒主人悠然若有会于其意请书而记之

晋新安太守程公墓志 程逢午

徽之程氏自新安太守元谭始晋元帝兴江左太守由襄州刺史守新安郡及代百姓遮留不得发诏褒嘉之赐第于新安之歙县子孙家焉其墓在州之西十里今名双石前盖指墓前二石人也有地广袤可容数万人先端明少师尝掌其丘域至孙曾四世矣大德丁酉九月裔孙深甫沿檄故乡因得过家上冢与族党亲戚款接甚欢以其年十二月十七日回途至太守墓拜扫焉顾瞻徘徊仅有二石人出土半体余地已寸耕而畦种之矣问之乃属别姓因思程氏为新安望族蕃衍盛大家有诗书世传簪笏其散处诸郡者亦多贵显夫以积世封植之久子孙千亿之多一旦芸夫薨子负荷锄耒纵横其间行路之人且为嗟悼为其后裔者忍此至哉既抵郡之明日访逢午精舍语以其故而白之府公率枝下子孙期以二十六日会墓所诘朝风雪大作不惮冲寒集里社父老指画疆界复还旧物属近墓子孙崧主之收地所入岁时展省世世无替盖根本固则枝叶茂而枝叶之茂者亦足以庇其本根祖德深厚实子孙悠久之基而为子孙者容可昧所自来不以丘墓为念哉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深甫可为能尽其道矣亦其天性仁厚知所重而不敢忽也因记其事以贻后来岂闰月己未朔裔孙紫阳书院山长逢午百拜谨书于明明德堂之西舍

游黄山记 汪泽民

黄山在宣歙境雄镇东南山之阳踰百里为歙郡治其北三十里为太平县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当通都大邑舟车之走集而游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予始得游焉山西之麓田土广衍曰蕉村莲峯丹碧峭拔攢蹙若植圭若侧弁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初开云烟晴雨晨夕万状繇蕉村南道二十五里至汤岭上仰视羣峯犹在霄汉间冈阜蟠结凿石开径巉岩欹危瀑布声訇磕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飞泉洒巾袂当新暑凄然如秋又十里憩祥符寺寺前淙流走万石间山皆直松名杉藤络莎被蓊蔓茺茸有灵泉自朱砂峯来依岩通二小池上池莹澈广可七尺深半之毫发可鉴泉出石底累累如贯珠不絕气馥醇若汤酌之甘芳盖非他硫黄泉比也明日遂试浴垢旋流出纖尘不留令人心境清廓气爽体舒相传沈痾者澡雪立差理或然也寺有南唐碑初名灵泉院宋祥符中改今额又龙池距寺左三里许奔流喷薄泻石潭中亭午照烛五色璀璨诚灵物所居夜闻啼禽声甚异若歌若答节奏疾徐名山乐鸟下山咸无有行寺旁近见数峯凌空僧指曰天都芙蓉朱砂峯其尤高者天都峯也上多名药采者裹粮以上三日达峯顶予心甚欲游而鸟道如线不可乃止凡再宿寺中还至蕉村之三日行三十里游翠微寺古松修篁石涧横道僧桥焉覆之屋以息游者清冷静邃已隔尘杂予为榜曰翼然至寺庭有井泉僧言此麻衣师卓锡处泉亦清美不溢不涸一峯卓然独秀直峙东南隅曰翠微峯其条支回互寺居盘中故诸峯俱隱不见明发行十五里过白沙岭往往攀崖壁牵萝蔓或小木贴岩若栈而度几不容武旁临絕壑惴惴焉不敢俯而窥又七里至絕顶顶平广倍寻方据石少休时山雨倏霁气象澄洁环视数百里冈峦墟落歷歷可数九华綠翠若莲开陆蕉村向所见峯皆平挹座间俄顷白云滃起遥山近岭如出没海涛仅余絕顶槎泝天汉中倏又敛藏如扫如是者三可谓竒观矣日暮纔抵寺亦信宿焉又二日从村北十里登僊源观至元中新安吳万竹习静兹壤嘗衍易宛陵夸诩其胜予赠诗还山今竹存而吳逝已久林阜周密南列翠峯练形引年者固其所哉既还憩吾宗公仲云松楼越十日踰兴岭而南所谓三十六峯者并列舒张横絕天表众岫迭岭效竒献秀尽在一览行田畴竟乃登横岭陟小丘道左竹杉阴森中小径萦纒屋数间一僧竒麗近八十煮茗进果自言结构力田闲则持经翫空歷二十闰矣外营草亭往来休焉庳陋且壞予将改筑亭之右丈余南峯翔舞近乎前北陇奔跃驻乎后左右翼如景益清名之曰芙蓉亭而未暇也循岩曲折抵白龙潭巨石谿砑汹涌冲激深不可测岁旱民渴欵雨立至又度板桥有小庵食淡苦修数辈居焉嘗有逃空谷者出竒方疗人疾颇众既亡瘞浮图中予特征夫山水环绕自为奥区于高峯之下田兴岭抵此四十五里人迹辽邈可屏尘事遂宿焉聽泉而去凡道途为里若干皆樵牧负贩者隱度云然非有堠以步而计也世称黄帝与浮丘容成于此山上升改名黄山江浙诸大山所分以出其广袤形胜若是竒踪诡状固不必尽究然非神人列僊不能称其居虽未暇遍而选胜搜竒余可槩见矣昔大德戊戌岁得兹山图经神思飞越而因循皓首甫幸一至至又弗克久留而去每登山时率宿云收雨紫翠如沐山下之人皆以为山川英灵有相之者予亦窃自喜回思在南

安之日造南原山禱雨龙湫跌揭乱石急流中腰絙梯藤登悬崖上而复下至潭所其岩
险视兹行为甚是故乐清赏以酬宿昔忘跻攀之勤而不知高深之为惧也予当谢事与
二三友结宇读书以毕余生较之充拙于声利而不知止足者不尤愈乎时至元再元之
六年庚辰岁也

堪老园记 汪泽民

古之为士幼而学强而仕迨夫致政得谢则归老于其乡而有养也夫如是岂不堪
者乎泽民七世祖龙溪先生当政和中以奇才伟器发闻词林适憺人居相位繇符寶郎
出通判宣州嘗题官舍末章云生涯未辨亦堪老四世而至大父宛溪翁中年颇治亭台
花木榜其圃曰堪老惟古者养老之礼隆待士之恩至虞之燕夏之飨殷之食周人兼用
之蓋其服食起居与凡动作无不待于养也夫老矣有以养之则堪矣后世斯礼废仕于
四方者膂力既愆土思益切无田以给伏腊无屋以除风雨人人为之不堪具官牵位者
或有之我祖世清白方强仕已兴堪老之咏不计生涯之有无也宛溪翁祖德是程采其
语名其圃超然充拙陨获之表其视纷华何如哉泽民幸不坠诗书之绪苟禄逾三十年
今获谢事而归负郭洲上隙地仅若干步樊小圃拟构草亭双流宛宛洲介其中四絕器
尘俯瞰清泚南揽文脊之秀北瞻敬亭之云闲则携孙子渡小舟纵杖屨汲泉瀹茗撷蔬
引觴祛俗虑于人间延真趣于物外其中诚不能肖前人而生涯寡薄则又过之然亦忘
其堪与否矣作堪老园记至正六年丙戌岁春三月朔新安汪泽民记

新安文献志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五

(明)程敏政 撰

○记

小金山记 郑玉

予年十七八时东游京口登多景楼望金山在扬子江心屹然为中流砥柱念欲一
跻其巔酌中■〈灬 雷〉泉以适平生乐事竟坐他事不果去今蓋七八年乃得小金山
之名而有触焉者新安江自率山发源东流三百里至淳安县未至县之十里江心倚南
少西兹山在焉东北江面十余丈西南仅仅一涧环之如带大旱或可揭四时非舟楫不
能渡古树萧然出烟苍水黄间石色峻嶒苔蘚如绣上有佛寺旧极壮丽岁久寢就颓圯
僧徒星散今无有存者惟败屋数椽而兹山之景无改也济岸而南攀援至山腰为石洞
者三穹然如夏屋大可二三十人坐中半之小十数人余又有一岩嵌嵌特甚如浮屠氏
所塑观音像坐石东望西洲溪分两派居民庐舍栉比鳞鳞黄花翠竹果木桑麻之属蓊
鬱葱蒨无所不有傍一石出滩濑中如龟形溯流而上号龟石滩西去锦沙村纔一二里
燕石岩相对峙若楼阁飞帘出临水上蓋一县山川之胜聚集于此百里间无与之敌者
嗟夫山之为物一卷石之多也其大小固不足论至于景物之多寡胜槩之优劣亦有不

得不论者兹山所少中■〈汙 霈〉一泉尔至于岩洞之幽锦沙燕石之胜西洲龟石之奇金山所无有也试约两山之灵相与可否将伯仲之而忘其大小矣乎予居西一舍近有山出水中曰岑山者气象大与兹山比尝欲以是名之而未果也今乃为其先焉予将归而题之曰小焦山云

耕读堂记 郑玉

鲍生深筑室于所居之前为委积之所暇则弦歌其中名以耕读请记于予予未有以记也客有疑鲍生者问于予曰耕田农夫野人之事读书士君子之所以为学也鲍君欲比而同之不亦难乎予曰噫子之言谬矣夫古之时一夫受田百亩无不耕之士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无不学之人秦废井田开阡陌焚诗书坑学士先王之道灭矣汉兴虽致隆平之治卒不能以复淳古之风而士农分矣于是从事于学者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从事于农者则不知礼义之所从出后世有能昼耕夜读以尽人道之常者人至以为异而称之其去古道益远矣鲍生从予游麤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养其亲读书以修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鲍生皆尽耕田之力皆有读书之功则人情自厚风俗自淳虽复三代之制不难矣子何疑焉鲍生进曰先生斯言非记乎请书而刻之屋壁

富登钓台记 郑玉

歙南山水最胜浙江出焉由浙源百余里至县境曰富登渡一石巍然出江上势欲飞入江中予过吴虎臣数往来其处每一登临或坐或钓辄徘徊不能去人因名郑公钓台石淮阍余公廷心篆隶妙天下闻予之有是石也大书郑公钓台四字以为寄至正十有六年秋八月予以被诏辞还留虎臣所始取余公所书刻之台前而记其所以得名之故镌诸石后里人鲍叶为予结草堂其侧虎臣字道威叶字君茂是月辛未记

拄笏轩记 程文

嵒山之阳箬岭之谷我程氏世居之余五百年矣其土膏沃其泉洁清羣山周回风气绵密俗尚雅素不浮不俚无金玉锦绣之储无高牙大纛之贵无鱼盐商贾之利居者安田里游者轻四海说者以为有先公忠壮之遗风焉岁在戊寅夏五月伯兄宸卿因所居之左庑辟以为轩以领谷中之胜丹青不施雕斲不加虚敞高明优游有余仰观西山俯瞰方施左冈右陵昂青伏翠如拱如揖窅然而深者鳞潜郁然而茂者羽翥樵歌起于烟际农人语于竹外朝阳东升檐影在水夕月西照花阴入帘云霞之鲜明风雨之杳晦四时景物之变皆输奇纳秀于几席之上而是轩又胜于谷中矣文以其面西山也援王徽之故事请名其轩曰拄笏之轩兄曰吾闻笏者公卿大夫士所执以事君者也我无其位而有其名奈何文曰名可有也位不必有也况兄而有公卿大夫士之位则将执笏以事君矣西山虽美可得而坐对乎昔者徽之之为桓冲参军也问之以府事不知也问之以吏事不知也但曰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尔夫西山爽气何预人事而徽之好之宁旷其职而不顾则其逸迈卓绝之怀必有超乎是间者而区区骑曹适足以为一身之累冲盖不识也百世之下得古人于百世之上犹能想望其风采况兄之先君子甌宁公固嘗拄

笏于是矣名轩之义岂虚语哉虽然笏忽也使人毋忽忘也兄旦夕斯轩之上览山川风气之如彼思故家旧俗之如此其益修诗书之业以教子若孙以无忘先君子之德乎兄曰善哉言乎吾其敢忘遂书以为拄笏轩记是岁为至元之四年七月甲午十八弟文谨记（陈氏基序日以文客京师介然自持不苟务造请居穷守约人所不能堪而未尝一日不鑽研六艺紬绎百家湔涤割磨与古为徒盖性能而好之之笃如此非直事剽窃衒华藻以驰骛声势而已予尝评其文如泰山之松气凌青云天风夜惊万籁并作侧耳而听犹季札适鲁而闻雅奏莆田陈公众仲以文章名家亦以吾言为然）

遂闲堂记 程文

济南并东海为郡有崇山巨浸其人敦厚阔达而多大节自伏生以经术开教俗尚文儒盖自古称之矣若我瀛国张文忠公之为人也道行于朝廷思所以尊主庇民者将尽其心力之所能言能为而不顾一有不乐则拂衣而去之入山林伏岩穴读古人之书以咏歌圣贤之道若将终身焉此其志也故于至治之末由礼部尚书为中书参议而归养也构堂于华不注鹊山之南趵泉之北扁之曰遂闲日婆娑焉以谓世无巢由无以见唐虞之盛天子至遣使者六辈征之而不起也君子谓公于是乎能遂其闲矣及文皇即位发政施仁与民更始首诏以公为西台御史中丞当是时西土饥民乃大疫公伤之即日奉诏就道比至關流殍满野公发私装且行且赈關中之民望公嗷嗷若赤子之望母也公设方畧请诸朝大发钱粟躬自抚循饿者粥之病者药之死者棺之涕泣劳徕穷日夜不息郡县如之關中之民获苏而公竟以忧勤捐世矣君子又以悲公之不得以遂其闲也后十有八年文识公之子著作郎引惟遠于京师因得读公之文辞考见其行事惟遠谓遂闲堂未有记请追作之于乎小子后生何足以知公而记公之堂哉然窃闻之古之圣贤未尝一日而忘天下也公岂求闲者哉必也圣明端拱于上贤公卿百执事率职于下四方无枹鼓之虞黎民有养生丧死之赖熙熙洽洽以入于无为之治而后闲可冀也然而遂不遂天也使世之君子无忧天下之心则已如有忧天下之心虽欲闲得乎公之勲业在朝廷文章在简册德泽在子孙所以传不朽而昭无穷者岂在夫堂之有记与否然还而观之当公之时与公上下倚富贵而挟声势高门大第今之存者有几而公之堂翼然园池亭榭花果竹树之植无异也灿然而春荣蔚然而秋实鸟鸣在岑鱼跃于渊犹前日也乡人登之而加敬宾客过之而下马琴书图翫之袭陈俎豆醴笋之序行啸歌游衍如公在时也于是可以观世德则堂之记亦不可无也文恨不识公而幸识公之子又得以文辞托名斯堂何兹其幸若曰鄙拙不让罪其可辞乎年月日记

玩斋记 程文

国子司业贡君居京师僦屋仁寿坊之北委巷之中治二小室一以肃宾客一以为燕休之所室前有地方丈种葵菊杂花数十本插苇以樊之墙外嘉树一株苍翠布护小椿树二离立若相持掩映天光望之如画正与室对禽鸟之声如落空谷野兴横集不知其为闾闾也室中唯砖床木榻几研揭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圆图于壁虚其中之方以示

环中之妙而河图洛书周子太极诸图悉列而陈之经籍之外无他长物命阮甥文銳肄业其间而时其洒扫焉君归自太学则屏冠却佩圆冠矩屨褰衣缓带焚香默坐流观四壁悠然见古圣王开物成务之功后贤垂世立教之意察阴阳动静消息之机以验夫民生日用进退存亡之道于以洗心而澄虑或乐风日启南牕俯幽花望嘉树又足以游目而骋懷偃仄而不拘优游而有余自以为广庭大第名园奥区无以踰也思所以名其室适新安程文过而见之以君之好读易也请名曰玩斋而告之曰君知玩之说乎有玩物以为悦者有玩世以为高者玩物以为悦志之荒也玩世以为高行之亢也君岂为是哉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曰象曰辞曰变曰占辞以着象故玩辞而观象占以决变故观变而玩占玩者观之详此吾夫子所以韦编三絶五十而后学易也果能此道矣天地之化吾则成之日月之照吾则明之四时之运吾则乘之万物之伙吾则宁之微之为鬼神显之为水火雷风山泽吾则因而仍之前千万年而不见其始之合后千万年而不见其终之离吾则将而迎之凡天下之可喜可愕可忧可乐死生夭寿富贵贫贱穷达失得万变交乎前而莫吾撓也若然者馭六气跨八极驾风鞭霆睨视宇宙望之也迩即之也遠与道委蛇物莫能害抑亦玩物之巨黠玩世之雄夫也哉贡君曰子毋多言吾姑与子论易因自号玩斋生云

山雨楼记 程文

叶村之山最秀拔者为飞来峯民居其下者仰而视之不能得其全也唯洪君节夫居北山之麓能得其全而屋又东向飞来在其右出户始见之节夫以为憾乃即左庑之隙因高面势为小楼三间以与兹峯对于是飞来攢青蹙翠排云御风踊跃奋迅自天而下若鸟窥巢而马赴廐也其旁诸山羽翼兹峯亦皆搜竒抉怪以自纳而无隱也楼虽小而胜甲于一方矣置图书几研供张诸物其中客至则相与纵目以嬉然而客之至者或一饷而去或一日二日以至旬日期月而去予独馆于是者一年朝阳夕阴四时之化百物之变花草竹木之状烟霞雪月之态可喜可愕举集于目虽予之所遇欣戚不同而兹峯之倾倒于予亦云至矣嘗欲记其大端揭诸楼壁含意未发久而失之他日以语郑隱君隱君曰吾嘗卧斯楼矣见白云生于山阿飘风冷然时雨骤至潇潇涔涔过予楼而东也吾甚乐之以为斯楼之壮观无踰山雨者欲名之曰山雨之楼而未嘗以语节夫文乃叹曰古人有言人之所游观其所见我之所游观其所变若隱君善观变哉因山雨之过目名斯楼于不朽泽物之心宏矣高世之志遠矣示人之意微矣舞雩之风北牕之卧同一机也后之登斯楼者庶几有取于斯遂书以遗节夫定为山雨楼记

永思亭记 朱升

休寧陪郭程君和卿与其从父饶州路铜冶场提领贵老立亭祖墓之傍题曰永思以享其先又置膳莹之田定合族之约俾后人世守之求记于升升从和卿得其谱云凡新安之程皆出晋太守元谭太守当永嘉末有德政赐第郡之黄墩家焉至梁将军忠壮公灵洗起乡兵拒侯景庙食于乡子孙始盛至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澧复以乡兵拒黄巢

其中子南节领军保永寧遂居邑之陪郭南节之后曰宋开州团练使全与金人战死池州子先誓守墓不仕晚问道于考亭号东隱先生三子曰永正宋带御器械分居杭睦曰永竒从游考亭号格斋曰永彰乡贡进士两派并显于休寧所谓陪郭程氏者也初伊川子端彦从南渡居池州团练为池州统制遂相通谱端彦六世孙祉休寧尉居邑之小东门而格斋元孙六三无嗣祉从子荣秀实继之官至江淞儒学提举贵老之父也乡贡五世孙隆当国初下江南徽有兵变欲屠其民隆冒白刃说止之授本县尉生永盈库副使忠甫和卿之父也自南节至和卿凡十六世坟墓众多不可无修谒之规子孙蕃硕不可无统萃之处故和卿与贵老协议以为此亭而后岁时之间奠献可施昭穆可叙亦诚可谓永言孝思者矣然诗言孝思必继之曰维则使前人可则而后人不求以则之岂得谓之孝故程氏之先若太守之于晋忠壮之于梁都使之于唐团练之于宋县尉之于国朝皆克世其靖乱活民之功功之可则者也东隱格斋之于考亭提举之于伊川皆私淑其穷理尽性之学学之可则者也程氏后人登斯亭也进而享焉瞻祖烈以遐思退而饮焉惧己德之弗类必也处为良士出为良臣则庶几乎永思之名之为称情也哉贵老名文贵和卿名岷山皆读书尚义而贵老之兄福孙和卿之从弟子社子华乐助财力尤多且劳事宜附书至正八年岁戊子春正月晦日乡贡进士邑人朱升记

共学斋记 赵沔

后王降德之道不明士君子能反诸身以为学者千百年来大畧三变以复于古而异端不与焉处污浊之世不忍自同于凡民而又患夫资之不足也于是有佩韦佩弦以矫偏运甕枕圆以警惰昼有所为夜必焚香质于神明念虑善恶之萌必察焉而各以其物识之以观其消长盖动心忍性不如是不足以有立于时则自知也亦明矣于是有君子者出主忠孝以饰其躬以匹夫而立师道使在三之义赫然白于天下后有作者不敢忘焉其视专一善名一行则又远矣于是又有君子者出以其得于天而成诸己者本经训以淑斯人使先传后倦之教下学上达之旨复明于世盖秦汉以来学术多矣至是始归于大中可谓明体達用矣自其教行高明特达之士翕然归之然其间善学者乃复因其性之所近端居默识以极夫反己致曲之功而后传之无弊则君子之学夫岂易言也哉沔学于古人而未之能进窃惧夫气昏力薄不足以底于成乃题山居读书精舍之西室曰共学与同志者居而勉焉噫人固与庶物并生者也苟无以反之则情识利害之间将无以自别矧学不至于知至而意诚其气机之窃发者每起于芒忽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彼愤悻坚制高迈卓絕以自拔于凡行者亦何可少乎易曰智崇礼卑智崇效天礼卑法地圣贤之言无二致也羣居终日而义有不出于此者何足道哉乃书之以为共学斋记（虞邵庵曰反己仄古切至）

月潭八景记 赵沔

由屯溪溯流西南入张公山二百里尽浙江之源水皆自高注下湍流浚急滩浅者可揭也当山水竒会处輒汇为蛟龙窟宅自浮游至龙深以潭名且十数而月潭最竒潭

上两山相揖如牛饮于溪其鼻皆巨石夹溪对峙如门其南有山诸小水来会离立参拱故潭形正圆其深不可测也每春夏溪流大涨束于石门涌而复坠则震荡回湑声振天地势摧山岳水之所入深若归虚汨之所出旋如车轮使人目眩心掉不可端视其水落波平则浅深一碧莹澈无瑕鸟飞鱼跃于溪光山色间皆悠然自适夹溪多白沙翠竹贩舟渔艇往来其间如画图然而雪天尤为清绝此月潭之大都也朱君伯初父世居潭上心独有乐于是乃阁其南曰临清亭其北涯曰观澜造小舟置笔床茶灶其中曰钓雪其取于是潭者备矣其于游观之乐至矣潭之北曰平林竹树蒙密有隐君子居之平林东五里有古丛林曰星洲寺每与客舣舟其下意适则澹然忘归南七里有颜公山相传昔有隐者于此僊去君暇则杖屨独游游辄数日而还盖君之所好乐者如此而廓然无累于其中又如此是故其神不劳其形不衰优游无为若将终其身而不厌也于是好事者即潭之景物曰月潭曰石门曰临清阁曰观澜亭曰钓雪舟曰平林小隐曰星洲寺曰颜公山为诗凡八咏以贶君而属泐记之泐盖未之暇也至正十七年夏五月始来游于潭上而切有感焉时郡邑屡经兵火水村山郭名乡甲第高台别墅凡昔之以纷华盛丽相夸诩者莫不化为丘墟瓦砾荒田野草则人与物之变灭相寻者多矣惟君与是八景俱无恙也然则君之不以此易彼也宜哉吾闻之智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察士无凌谄之辨则不乐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重则夸者悲皆囿于物者也岂惟囿哉舟已败矣而乘风破浪者方新车已覆矣而夙驾疾驱者未已乃若有物使之然然则世之人终不以彼而易此宜也盖于是重有感焉遂为之记使后之人知月潭八景之显于时实自君始（虞邵庵曰篇末之论切时中理）

栎轩记 赵泐

郑之恒侨居黟水之南乌聊之北题其隙宇曰栎轩其言曰栎不材木也无所可用是以能终其天年吾闻之庄生云居无何大夫士为诗文以释其名轩之义者甚众言人人殊郑之恒不怪以其间日之犁阳山中见支离无谓而问焉曰吾以栎名轩而人鲜能喻吾志者言之辄异何也支离无谓曰子无惑乎人言之异也世之所重者材也而子独以不材称材之所贵者用也而子独以无用全子无惑乎人言之异也虽然生之有寿夭岂材不材之谓哉深山之榱桷豫章阅千百年未有过而问者道旁之樗栎未拱把而夭于斧斤其所托者不同也夫栎之不材犹樗也栎以社而存犹樗之以神也社有变置而举或废之则樗与栎岂能自全邪谓不材之木独能终其天年非庄氏意也彼庄子者悲夫世俗之士以材为累不若不材者之无用也故为是不得已之言又悲夫不材者亦有时而不得免也将自处于材不材之间然材不材之间似是而非犹未免乎累也则夫可以害生者岂惟材哉邦君之于国也圣哲之于名也皆累也彼且欲鲁侯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使仲尼辞交游去弟子而逃于大泽其忧患乎一世者岂有涯哉嗟夫乱世多害智愚贤不肖俱困而莫知除其忧此夫人所深悲而非为一己之私也子之不材自处岂其意邪曰然则庄氏昔所谓者非邪支离无谓曰庄子固尝言之矣其所保者与众

异也且子亦尝闻所谓物之初者乎游于物之初则不物于物不物于物者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天地蘧庐也古今一息也死生夜旦也虎兕无所措其爪甲兵无所容其刃无伤于物而物亦莫能伤也是岂材不材之论哉虽然为栝有道即子之居行子之志使董梧无所用其助而舍者争席则材不材皆不为子累矣又何恤乎人之言郑之恒矍然而起释然而悟曰善哉进于道矣虽然吾于栝有取焉请书是说于轩中以为记

新安文献志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六

（明）程敏政 撰

○记

华川书舍记 赵沔

婺州义乌县有泽曰华川王君子充书舍在其上同门友宋君景濂歷叙上世以来为文者之失得而卒归于圣人以为记辨博精诣殆不可加矣至正十一年冬沔与子充相见钱塘子充又俾沔申其说既不得终辞则以复曰圣人之文非一家之言也昔者成周盛时帝王制作大备其载诸方册以垂轨当世者谓之经若韩宣子适鲁所见其类矣诗采诸民间策书辞命职在史氏未尝使学者执笔习为之也吾夫子顺先王诗书六艺以设教而学文之训门人识之亦曰考观圣贤成法以尽其职分所当为者而已盖自一身以达天下弥纶益着而非外求由小学以底大成品节愈严而无二本成德达材之众率由于斯而徒以文学称者非圣人意也是故夫子尝删诗定书赞易修春秋以为万世明法而必曰述而不作曰吾从周则岂以言出于口者谓之文哉战国争强道术分裂则一家之言兴而异端起矣自兹以来吏治不足继以武功而为国者始思息民以黄老经义未明流为笺疏而反身者唯知洗心于释梵由是马班崔蔡之伦以文名家凌厉纵横浩不可遏而先王经世之术微矣贾谊董仲舒掇拾于残阙而莫之行诸葛孔明范希文鞠躬尽力而未足以有明也春陵河南大儒继作然后二帝三王所相传授者始焕然于时關中张子因之崇执礼之教精思以致道修辞而断事以一乡而准天下考三代以示方来卓哉学者之楷模矣迨新安朱子继周程之绪大明经训以觉斯人而浙河以东若吕薛二郑氏取周公旧章离析错综如示诸掌学者于斯得窥见圣人制作之盛焉然当是时陆子静氏起于临川以其得于心者行乎家邦充然自足而诸君子之志荒矣薛郑会归于朱子而吕氏则无间然陈君举薛之徒也乃自以书请益于陆氏此又论先哲于乡土者所宜慎思而明辨也况夫有志于斯文者乎子充早受业于同郡学士黄公黄公之见于文章者岳静渊澄不大声色固非欲以言语文字名世而子充明经洁行卓越不羣因乡先生精神念虑所存以端述作之本原极古人之能事必有征矣则虽俯仰一室而所以系吾徒之望者何可量哉浙东多文献故家他邦莫及昔予尝欲往游而未能异时考德会文之乐舍华川奚适乎至正十一年十有一月辛未日南至新安赵沔谨记

万川家塾记 汪克宽

古之教者家有塾非家有塾也二十五家为闾闾同一巷巷首有门门侧之堂谓之塾仕焉而已者教于是为朝夕出入恒受教于塾而其所以为教者皆因性教民而内诸至善之域礼谿乐治以成其德以达其材敬敏任恒则闾里书之孝友睦婣则族师书之士生斯时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学有师其人材之盛风俗之美非后世所能及也井田既废里闾无学士常轻去乡土而事远游行之修窳无所于考教之者以训诂为贤学之者以葩藻为功非唯无以淑其人而且斲丧人之本然之性矣近代以来濂洛诸儒先继出吾邦紫阳夫子集厥大成揭晦冥之日月开千古之盲聾于是六合之广四海之外家诵其书人攻其学而吾邦儒风之丕振俊彦之辈出号称东南邹鲁遐迹宗焉比年矛戟抢攘列城兵燹学者逃难解散非唯里闾废学而郡邑学宫悉为丘墟此家塾之所为作也予宗友德懋久从予游而有得者世居休宁之万川慨庠序之不兴而士习日靡乃以所闻于予者居家教授集亲族闾里之子弟若干人旦夕修读以自勗亦古者家塾教民之遗意也遂名其堂曰万川家塾请予书其额而并记之予曰人性之初浑然纯粹无间古今果能养正以希圣功则成已成物厥效巨量岂特无负于予而实有光于紫阳夫子之闾里矣尚勉之哉

栖云轩记 汪叟

自予再来郡城马生良德称輒馆予于城东新构之轩病卧若素安焉生请轩名应曰栖云生又请记则又应曰吾老且病忘乎轩矣奚记焉虽然病者吾身也身吾身者初未病也且吾胡为而来也又胡为而止也亦尝观诸云乎何思何为浮游太虚薄日月而翳光景雨下土而泽万物迨其归而栖也倏焉敛藏不见踪迹孰使然哉静无而动有者也今生逍遥乎人世随隙地而构斯轩冈阜环列静安有常涧泉细流清泠自在与人若相得也吾之来而游乎是而止乎是与生夙相契也云乎天游人乎云卧吾何知也吾何为也而亦无不知且为也况吾与生是非利害相忘久矣靡存于中靡形于外而又奚记焉德称默识吾言命其友书于轩中以为记

石假山记 朱模

新安山水天下之奇观也休宁当其中一州清淑之气于是焉鍾故视他邑为最胜其民雅驯其俗简易官于此土者无争辨文书之繁而有登眺嬉游之乐其解而去也往往得书最籍称能官故凡宦游于东南者皆以吾徽为乐土而尤有取于休宁也壬辰以来则兵革之事作矣自井邑以至于山谷间荡然无复民居而生理殆将泯焉为民上者虽有山川之胜岂能乐之哉越七年今钱侯来长是邑慨然以民物为己任扶伤救绝修废举坠汲汲焉遑遑焉不敢少暇又明年政孚俗还境内向治谓侯可以适意于山水之乐矣侯曾不以是而废民事也于颓基败址间得石假山以十数列而置诸庭中凿石为池注泉灌木外为扶栏以障之复取所藏云山图悬诸堂上公退则鸣琴读书其中凭阑则石峯累乎吾前升堂则云山出没乎吾后若不知松萝之为近黄山之为远也邑之士

民相与乐侯之化既赋以颂美之术有记侯之事者乃以命模予惟休寧之民当其盛时不乐其所有者而求其所似者以为乐计其一时园池亭榭之胜宾客壶觞之盛将无以加于此已而散若惊尘去若飘风是山也得如铜駝石马凄凉于荆棘中者不已幸乎况谓其登君子之堂一厕迹于琴书几案间朝吟而暮咏之视夫前日宾客壶觞之盛者相去遠矣嗟夫一物之微而盛衰兴废相率于无穷则夫休宁之民丧亡困苦之极安知天不以仁侯惠吾民而复兴其治于今日乎出涂炭而登衽席者将不止于一物之得其所而已是则吾民之望而亦侯之所乐闻者于是乎书

游钓石记 唐桂芳

去年冬予访周彦明于灵山时予患病痾不良于行不得游方坞所谓茅三间者今年春郑希贡偕彦明陈自新郑以孝强予游茅三间又未识钓石之为胜翌晓芒屨踏雨沙径瑟瑟絕无泥滓彦明命女奴挈榼酒请饮钓石以别予始获据石上而诸君相次列坐其高十数丈其阔如高之二其色黝黑其制甚方如印然而不刊如台然而不颇不倚呜呼天造地设鍾英于是久矣奈何郁而弗彰也荆榛草莽樵夫牧豎日相过焉而不顾一旦幸遇吾徒笑歌徙倚而托迹文字间用贖于世者则石之遇合固有时哉画之者以孝侍而从者程氏子若渊购是石者鲍尚綱因其好可以想见其为人蓋予友云

游石照记 舒頔

绩溪之东涉湍濑踰坡陀山行五六里巨石嵌立崖谷间嶮然而高莹然而明光洞然鉴人毛发为一邑胜槩骚客逸士慕竒尚寂不惮跋涉资以游观者必于是即焉山回路转荆榛翳如崎岖荣确苔蘚积如藤萝交错涧泉涓如直下一亭少憩行客抵北行数十步老屋数椽峯峦夹耸午不见日兰若以石照得名良有以也世传自李唐来已有之三二衲子居其中遠尘俗处荒僻林木蓊蔚禽语相答如闻钧天之音非性空悟寂超然物外不能一朝居也住持曰悟心者颇聪明事修饰时春雨倏霁予与客徘徊其上顾而慨曰自有天地即有此石光明莹洁妍媸必鉴类性空与幽深閭絕尘俗不染类悟寂与俚滄粥趺坐存想其所以为石所以光明者何一旦豁然了悟澄澈本原向之积翳亦稍辟矣原夫至顽者石犹明明烛物吾心匪石本来之光明未昧奚为而弗若慎思笃行含光测微岂石能照我吾心亦能照石悟心弗答俄而天风冷然声振万壑芒芴若幻化而升寥廓也洪武四年龙集辛亥夏五月舒頔道原书

双节堂记 朱同

双节者何马可道夫妇俱死于节也堂者何子所构以祠其亲也其俱死于节者何可道受元命宰新安之休邑强圉作疆国朝兵至欲御则无兵欲避则不可乃携家求援邻郡兵继至被擒不屈而死配亦义不受辱而俱死焉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今可道不死于官而死于他所其谓之双节何死于官者理之经也知其徒死无补而欲求援以为后图者斯事之权也图不遂志经不济权而后死焉始知夫前之不死者为公家计而非为身谋也然则人之不死于官者亦假是以借口可乎曰使后就擒而不死则李

陵卫律之罪不可掩矣惟其不屈而死然后可得而知也臣子于君父之难苟有可以救之者鄙猥污下之不辞不求名之彰而唯其心之尽是以事之迹虽不同要其心则同归于忠而已殷之三仁是也可道之先何定西王某之后也子为谁德称其字良其名也春秋祭祀以时思之人子之常事也其以双节名堂何良以其考妣俱死于节义史未有传世未有闻恐卒泯灭而无以暴白于后也故因祭于堂而以是名之既名堂矣而又记之何曰言之无文行之不逮故必求当世能文之士记而传之以取信于后也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子之事也堂之地何新安乌聊山之麓也记之者谁里人朱同也

西溪渔隐记 唐文凤

新安之为郡据两浙上游而练溪环绕郡城溯其源分为派者三一始于扬之水经朱砂崖汇于绩之油潭直泻如练而抵于城东一滥觞于箬岭流为昉溪潴为钓潭而任公钓台在焉萦纡曲折横于沙溪而过城之北一涌于汤泉之池迤迳注为曹阮二溪渊澄于昌竭漱石漾沙道石门岭聚为龙王潭荡潏于城西门三派合流平衍淳■（汙蓄）是为西溪土人谓之河西碎月之滩导其前披云之峯矗其右渔梁横截于下雉堞峙立于上此西溪之胜槩也而巴永升氏世居之永升为人性识聪敏雅好山水而耽于画嘗得李唐所写溪景装潢成卷题曰西溪渔隐征予记之予考李唐为马远师其画苍古浑朴无纖巧态迹简而意淡蓋名笔也永升固宜心其法造其妙以进于高明之域而西溪之景则天然之画有不待毫素可知矣风晨月夕驾一叶之舟青箬绿蓑笔床茶灶举以自随或吮墨以画或鼓柁而歌天壤之间有此真乐而为永升得之其托于渔岂暂隐乎抑终隐乎予以为人才之生也以有用之才置之不用之地不可方今文明至治之世有起渭濱有召严滩而为国家之用岂徒若志和鲁望之老于烟波者而后为可尚哉然则吾永升其得终隐西溪欤

游问政山记 方勉

问政歙佳山也脉原黟山委蛇蜿蜒不啻若瓜茎萝蔓然笋蔬瓜果四时迭生味胜他出是故唐于刺史为从兄掌书记筑室其间号曰问政山房而聂真人谢谏议咸宾山房之侧今老子居即山房故址也往时华表碑碣楼台殿庑穹乎嶄然金碧照耀四方宾客暨邑人士登游兹山者莫不憩息于斯然而山光物象于春为最予自郡庠滥竽京国垂二十四载矣未及一与同志吊古搜奇甚贻典山灵者之羞宣德甲寅春三月郡儒数辈携琴载酒约赴兹山予喜从之既至风景明淑花卉烂然径岭萦纡鸟音杂奏仰睇天都诸峯高插北霄俯瞰紫阳余麓横絕南港徘徊泛观诸山诸水分屏布练交映睫下所谓达人大观即此可信噫嘻岁不常春日不再晨会别欢悲常情皆尔矧予家艰服阕入覲有期他日归田必加老于今矣又安知复得与诸子握手为欢于是否乎故抽毫纪胜系诗一章以酢同游高意并需和云

晴洲记 程信

晴洲予别号也始予以宣德八年入河间学为诸生见诗之释洲者曰水中可居之

地窃以谓河间郡城四面皆瀛水环之故郡名瀛海而国家承平民庶蕃禧又与昔人晴日尝少之叹异因欲以晴洲自号往来于心焉既而得隙地于城东礪河之旁为村庄一区以便游钓先人墓处实在礪南金沙岭之原故尝为家园十景其一曰晴洲钓月亦指此云后八年举进士得奉使便道展先垄于徽之休寧暇日从乡之父老憩芝山之麓涉纹溪之洲其时风日暄美鸥鹭翔集洲上之景大胜河间顾而乐之恍然有懷土之思始以为若此地者可以当晴洲之名矣三十年来荏苒岁月羈絆于官守屡乞骸骨归故乡而圣情优容所请不遂迨者乃受诏赞机务于南都间积俸金易故尚书李公所居清溪地地上有塘塘有洲焉柳竹交荫荷芰霏香因构亭其间宴坐之际俨然晴洲之胜不知礪河之在北纹溪之在南也噫予以渺然之身随时随地而瞻霁景于太平全盛之日晴洲之号岂可黯然而白乎况休寧祖乡也长儿敏政命家人伐茅结庐为吾投老之计且遍求名胜诗赋咏而歌之装潢成卷驰以寄寿予得之甚喜因记其始末以见志焉成化八年秋八月望日晴洲钓者书

环佩重来轩记 鲍寧

士有生于数百载之上而手泽存于数百载之下者虽盛德之致然亦其子孙之克肖而善承也予于程氏所谓环佩重来者窃有感焉程氏世居歙西槐塘其先世有曰文清公者当宋寶佑间相理宗治天下进退以道有琴一张篆其上曰环佩出处必与偕焉无何公即世环佩亦流落田野间几二百年其五世孙彦美氏始复得之摩挲拂拭手泽尚新且加以重来二字庆其复也而彦美之孙孟念手泽之来也弗易遂构一轩为珍袭之所征言以记之予闻礼之言曰君子致乐以治心又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又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行则有环佩之声然则琴之为物其君子治心之具乎名琴以环佩者虽以声之清越其亦乐之不可去身者乎噫环佩之琴文清公之琴也昔公显名天下凡物之经公品题者莫不为后世重而况是琴者哉公之隱显琴之隱显也琴之存亡手泽之存亡也当公之为相也辅时君以泽万民而是琴之声则鸣乎廊庙融融乎春阳之和穆穆乎南风之薰有阜财解愠之情焉及其解政而归也笑傲林泉起居自适而是琴之声又鸣乎丘壑洋洋乎其无方巍巍乎其可仰有高山流水之兴焉继而人亡物变虽其不幸而流落山林田野之间亦其幸不至于烂亡而为子孙之所得昔而往今而复气数之所寓夫岂偶然哉孟也既得之又珍袭之重整金徽时鼓二三操清微沕穆神人以和其可以振文清公之遗响欤其可以显文清公之盛德欤若然则文清公可谓有贤子孙矣异时青毡出色其有在于兹欤故予于是琴之来复不特庆文清公之手泽犹存又有以嘉孟之克肖而善承也于是乎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七

（明）程敏政 撰

○序

冬日洛下登楼宴序 吳少微

仆抱书剑河洛岁月多矣曷尝不忆林宗想元礼慨然今古追思盛德有太原庄生雄才特达信而好事招獎英奇亦千载一时也取示文翰不孤风景置旨酒命羣公列坐层楼观望天地烟霞咫尺左右娱宾山水凄清纵横在目其时既晚其日将阑度北牖之凉风下南湍之白日揽物增思游子多懷乃眷斯文期乎不坠云尔（见姚铉所编唐文粹虽其文体未变六朝之习然简健悲壮可喜）

尔雅注疏序 舒雅

夫尔雅者先儒授教之术后进索隱之方诚传注之滥觞为经籍之枢要者也夫混元辟而三才肇位圣人作而六艺斯兴本乎发德于衷将以纳民于善泊夫醇醪既异步骤不同一物多名系方俗之语片言殊训滞今古之情将使后生若为鑽研繇是圣贤间出训诂递陈周公倡之于前子夏和之于后虫鱼草木爰自尔以昭彰礼乐诗书尽由斯而纷郁然又时经战国运歷挟书传授之徒寢微发挥之道斯寡诸篇所释世罕得闻惟汉终军独深其道豹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后相传乃可详悉其为注者则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虽各名家犹未详备惟东晋郭景纯用心几二十年注解方毕甚得六经之旨颇详百物之形学者祖焉最为称首其为义疏者则俗间有孙炎高珽皆浅近俗儒不经师匠今既奉勅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经籍为宗理义所铨则以景纯为主虽复研精覃思尚虑学浅意疏谨与尚书驾部员外郎直秘阁臣杜镐尚书都官员外郎秘阁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贤院臣利瓦伊诸王府侍讲太常博士兼国子监直讲臣孙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臣王涣大理评事国子监直讲臣崔偓佺前知洺州永年县事臣刘士元等共相讨论为之疏释虽上遵睿旨共竭于颛蒙而下示将来尚惭于疏畧谨序（按本传宋初编文苑英华校史记前后汉书修续通典校定周礼公羊谷梁传疏及别纂孝经论语正义校七经疏义雅必预焉此篇在本集中题云代学士邢昺作）

春秋指南序 汪藻

六经惟春秋为仲尼作圣人见其所志之书也学而不明乎是非何以为人治而不明乎刑赏何以为国此书之所以作而为万世法也虽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谓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贬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岂故为殊絕甚高之论使后人有不可及之叹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为弟子退而异言之说开后世诸儒相诟病之端使当时诚有异同不应复云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也孟子云孔子百余年后于书武成诗云汉莫不疑之至春秋则曰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尝片言置疑于其间也彼乱臣贼子者岂晓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见春秋而知惧焉非惧圣人之书也惧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传兴而圣人之经始不胜其烦好异者曰圣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当冥思而力探之于是枝叶蕃滋无

所不至人人务其已说之胜而莫知求至当之归乃至子而以父学为非弟子而以师说为愚况其它哉则春秋不明三传乱之也本朝自熙宁以来学者废春秋不用数十年间笃学而好之者盖不为无人然一时章分句析之学胜故虽春秋亦穿凿破碎而不见圣人之浑全政和间予过山阳吴园先生张公在焉先生谓予曰学春秋而不编年无以学为也吾尝以诸国纵横列而类见之圣人之意了然矣当令子见吾书予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几先生之书盛行于士大夫间因得伏而读之曰嗟乎圣人之意岂远人哉曲学蔽之尔先生闭户读书二十余年其见于世者固已硕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则求圣人之心得之者岂独此书哉虽然以此书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见矣

汉儒授经图序 程俱

古者尊师而重道自天子至于庶人故孔安国授经昭帝死为之服桓荣傅明帝于东宫及即尊位幸其第至里门下车拥经而前盖其严如此汉兴诸儒以经谊专门教授故学者必有师承源流派别皆可推考历东汉二晋以迄有唐余风犹有存者然其间大儒间出不专以一经章句授诸生如王通行道于河汾之间韩愈抗颜于元和之际故从之学者其于行已成务作为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后如魏征王珪李翱皇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胜之言也曰士病经术不明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尔夫所贵于学者岂专为是哉而胜以利诱诸生何也西汉之俗固已尚通达而急进取矣又使士专为利而学学而仕仕而显则不过容悦患失之人而已如张禹以经为帝师位丞相而被佞臣之目后世议者至以谓西汉之亡以张禹谷永亦号博通诸经然因灾异之对枉公议以阿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决有识所企望而当汉之所以存亡之机者也然且不顾方懷奸而徇利岂其志本在于青紫故邪抑天资然也后世君子一志于青紫者众求师务学者寡学者亦无所师承此予所以常恨生之晚也方祖宗隆盛之时如孙明复胡翼之以经术杨文公欧阳文忠公以学问文章为一时宗师学者有所折衷而问业焉亦云盛矣予病卧里中读西汉儒林传观其师弟子授受之严所谓源流派别皆可推考窃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释迦文佛传心法与夫讲解之宗至于今将二千年而源派谱牒如数一二下至医巫祝卜百工之技莫不有所师如吾儒师承之道乃今蔑焉所谓学官师弟子如适相遇于涂尔盖可叹也则其事业之不竞语言之不工名节之不立无足怪者因以汉儒授经为图以想见汉兴之风范云（石林叶氏曰北山文精确深邃议论皆本仁义而经纬错综之际则左丘明班孟坚之用意也）

西汉诏令序 程俱

右西汉诏令四百一章旧传西汉文类所载尚多阔畧吴郡林德祖虚实始采括传志参之本纪凡断章析简掇之无遗方荟蕞在纸未遑诠录间以示予予因取其具藁以世次先后自高祖至平帝人别为篇又差考岁月纂而成书且序次其末曰古之盛王与道为一故其酬酢之间里言遗事皆足以为万世法是以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而书之所传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数百载间其存则今之五十八篇而已由秦汉以来置学官弟

子诵说研究至有白首没身莫能诣其极者大哉王言盖圣人之坊表也自五十八篇而后起衰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数百载间其为诏令温醇简尽而犹时有三代之遗法者惟西汉为然其进退美恶不以溢言没其实其申饬训戒皆至诚明白节缓而思深至丛脞大坏之余其施置虽已不合古道当人心然犹陈义恳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风未泯顾犹不可及又况文实兼盛哉昔者文中子以圣人之重自任乃始断自七制之主列为四范以续典谟训诰誓命之文然其书世不传莫得而述故备载如彼德祖以学行名搢绅方将以文辞为时用方今昭回之章丝纶之美固已冠绝中古陋汉唐而莫称是书也虽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隆庶其或者亦足为王言之斧藻尚书之鼓吹云

侑坐元龟序 程俱

治乱之端率常隐于寻常杪忽之间初若不足畏向者积而致之至于不可御善恶皆然治乱因之观秦汉以来享国历世惟唐最长而中绝于孽后败乱于艳妃陵夷于宦官衰弱于藩镇所经之变不一未有不生于所忽而积于至微以至于大坏而不可复振者使祸福之来譬如山摧川溃霆震而至则虽至愚孰不知所避就唯其隐于寻常杪忽之间初若不足畏向者故蹈覆辙而不知常相踵也方天下初定魏征劝太宗以行仁义以致太平者如封伦辈往往笑而排之唯太宗能用其言行于寢食起居造次颠沛之间卒以致贞观之治然求其若为仁若为义者则未易彰彰论之岂非其积微故其成速邪及明皇在位久当盈成丰豫之时春秋既高方且宠一妇人进一小人退一正士逍遥游宴姑以乐其当年意必以为是岂足以伤生害治又况乱天下者乎卒之百敝随生抢攘悖谬至于构衅干戈陷西京焚九庙四海横溃而卒至于衰微此何故也岂非生于所忽而积于至微以底于是哉唐之治乱善恶之大致较然明白者前哲论之备矣予独取其治乱善恶之萌而祸乱之所由生足以为世戒者哀而为书名之曰侑坐元龟云

贺方回诗集序 程俱

鉴湖遗老诗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诗锻炼出入古今为集中第一其余大抵名家作也予少读唐实录与会稽石刻见贺季真弃官本末方开元天宝之交天下号无事文学士见贵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储副极当世华宠然一旦不顾为千秋观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云汉过秦望行剡川未尝不悠然遐想也季真去后四百二十载建中辛巳岁始识其孙方回五湖上盖鉴湖遗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观其诗可以知其人中间罢钱官及通守两郡辄谢病去为祠岳吏又一旦挂衣冠客吴下穷达虽不同其勇退乐闲故有鉴湖余味然予谓方回之为人盖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时侠气盖一座驰马走狗饮酒如长鲸然遇空无有时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黄不去手反如寒苦一书生方回仪观甚伟如羽人剑客然戏为长短句皆雍容妙丽极幽闲恩怨之情方回慷慨多感激其言理财治剧之方亶亶有绪似非无意于世者然遇轩裳角逐之会常如怯夫处女子以为不可解者此也予竒穷肮脏可憎方回多交游乃独以集副授予曰子好直美恶无溢言为我评而序之此亦岂不可解之一端邪

送日者苏君序 朱松

小雅之诗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说者谓所值岁时日月星辰六物之吉凶然则推步人生时之所值以占其贵贱寿夭自周以来有之矣后世卜筮訾相地理之学多着于世而六物之语时斑斑见于简册自贾谊王充皆有禄命之语详其旨殆与说诗者之意合吕才虽着论痛诋其诬可以救一时湛溺之弊而天人之精微才不及也然以其学焯然名世者盖鲜至唐殿中侍御史李虚中始以超诣精奥之思尽发其秘其说见于韩退之之墓志曰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斟酌其人寿夭贵贱百不失一二今之哱世邀利之徒皆祖述其书而未闻有窥其關節机牙者盖其为技兼五行星厯家之学既以日时推其分至气节之浅深以步日月五星之所次又以其五行之生死旺相清浊爱恶参稽错征铢称寸较以处其所赋之贤否厚薄是以其言汪洋虚无而不可执持间有不合则曰是时岂植表下漏之所定乎此所以视诸家之技尤难见其工也近世士大夫束书不学而汲汲趋合于世唯恐不及故此技多售而其言亦往往而合吾常悼其然而不能救太息而已福唐苏生以技来见因以所识十余人之岁时评之盖十得八九吾意挟他术也而穷其说则皆有理与吾所闻于古者不甚相远也岂偶然邪不然韩退之所称何以过然吾方将营百畝之田躬耕于深山长谷之中共为子职以求其志视一世富贵何啻浮云之过目而生乃谓我且进为于世既叹其有学而多中念斯言之将不验也故识以遗之生名黻病目视不踰尺以故不能驰骋其技于四方云

伊川先生文集后序 程端中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孤端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圣人虑后世不足以知之载之六经丁寧教告纤悉具备宜若人见而知之然自秦汉以下泯没无传惟伊川先生以出类之才独立乎百世之后天下学者士大夫翕然宗师之圣人之道蔽瞶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复明昔之论者谓孟子之功可同于禹以其辨异端辟邪说也当是时去圣人未远异端之害教也未深岂若后世沈深固结虽豪杰之士亦无以自脱先生独能如醉之醒如梦之觉其功岂不优于孟子哉元佑初大臣以先生道义荐诸朝召为崇政讲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文章重于时者忌先生名出已右与其党类巧为谤诋遂以罢去其后朝命屡加终不复起居于洛阳天下尊仰之绍圣治元佑诸臣罪先生坐尝为所荐责涪州今上嗣圣得归遂居伊川后七年而终先生既没昔之门人高弟皆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尝谓门人张绎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不肖孤既无以嗣闻斯道姑用记其言且又使侄曷编次其遗文俾后之学者观其经术之通明议论之纯一谋虑之宏深出处之完洁虽于先生之道未能备见其纯全亦将庶几焉

新安文献志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八

（明）程敏政 撰

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 朱熹

喜闻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旧谱云长春乡呈坎人）相传望出吴郡秋祭率用鱼鳖（旧谱云有讳介者世数不可考矣又按奉使公聘遊集目云系出金陵盖唐孝友先生之后考之唐书孝友先生讳仁轨自为丹阳朱氏而居亳州永城以孝义世被旌赏一门阀阅相望而非吴郡之族奉使公作先吏部诗又云迢迢建业水高台下凤凰鼻祖有故庐于今草树荒不知何所指也）唐天佑中陶雅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领兵三千戍之是为制置茶院府君卒葬连同子孙因家焉生三子仕南唐补常侍丞之号（今族谱亦不见）其后亦有散居他郡者（已上并见吏部所录芦村府君作歙溪府君诗序）熹按今连同别有朱氏旧不通谱近年乃有自言为茶院昆弟之后者犹有南唐补牒亦当时镇戍将校也盖其是非不可考矣先吏部于茶院为八世孙宣和中始官建之政和而葬承事府君于其邑遂为建人于今六十年而熹抱孙焉则居闽五世矣淳熙丙申熹还故里将展连同之墓则与方夫人十五公冯夫人之墓皆已失之因亟询访得连同兆域所在乃率族人言于有司而后得之其文据藏于家副在族弟然而三墓者则遂不可复见癸卯五月辛卯因阅旧谱感世次之易远骨肉之易踈而坟墓之不易保也乃更为序次定为婺源茶院朱氏世谱而并书其后如此仍录一通以示族人十一世以下来者未艾徽建二族自今每岁当以新收名数更相告语而附益之庶千里之外两书如一传之永远有以不忘宗族之谊至于芦村府君其墓益远居故里者尤当以时相率展省更力求访三墓所在而表识之以塞子孙之责而熹之曾大父王桥府君无他子其墓在故里者恃有薄田于其下得以奉守不废当质诸有司以为祭田使后之子孙虽贫无得鬻云九世孙宣教郎直徽猷阁主管台州崇道观熹序

考古编序 程大昌

予赋性朴拙琴奕博射法书名画凡可以娱暇消日者一皆不能又任真委命雅不信祈禳可以得福卜相推占之可以择利避害故缙黄方技之士无因而前间因莅官接物之隙兀坐无为则所与交际酬酢者惟古今新旧书册而已自古至今若圣若贤有作有述有释有驳至予而精言奥义畧无遗机矣予方奉训不暇而敢赘出其见哉若诸儒训传歷代故实循其所传稽其所起苟或未至安惬则默识诸心若有结未释者旁求参考久忽究竟揆诸本始而明协诸旁证而合则遂欣然自幸如处闇见晓不知其笔之疾而书之彻也呜呼固有乐予创发古义而跃如不制者矣亦安知无讳非伏郑而消其多事也欤知我罪我吾非所恤姑从务实求是者而行其志焉斯已矣古语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又曰温故而知新予敢安于已措而息于既老哉求闲苟遂益取平日所疑而尽究其极五十九年之非忽其自见则其为可乐岂胜厚哉旧着恐遂散逸辑为一编以便寻绎而序识其所从作苟有见当缀续其后也淳熙辛丑七月一日新安程大昌泰

之书于泉南安静堂

古今长者録序 罗愿

始愿幼时暮从诸兄退自学先君取后汉书指马援所以戒兄子者使诵之益取卓茂刘寛等传畧为解其指意归趣习诵使夙知世有退让长者之行涉事以来备更险易虽或加己以横逆直自不屑者以先训着于心取舍素定故也窃惟长者之名不显于前世独详于战国秦汉之间起于世衰道微时论迫隘相与角长短较险易各务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所恶无复忠厚纯固之气象其有识之士秉心不竞又深知天下之理毁誉之无定说而非一时口舌之所伸利害之无定端而趋利者未必得避害者不必遽免是以己之所安人或睨之则释去而不辞加之以众人所恶事之晦昧者则亦悠然处之而不屑合于论语之犯而不校礼之不报无道书之断断无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长涉事处于众穉之间过而见陵则亦畜之而已尔必不与之屑屑是虽非明君严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者要非众穉之所能蓋超然有为人长之道故命之曰长者昔者汉武帝初立首问天下长者而田叔引孟舒其后张释之亦称绛侯东阳侯张相如之为人以止嗇夫之迁东阳以太子傅免选可为傅者则用万石君比景帝置相亦以魏其为沾沾自喜而用建陵侯綰当是时人厌秦俗之薄相与勉为浑厚而文帝资尤长者以此倡之一时朝廷内外持论皆如此其流至于孝景数十年间人人自重耻言人过礼让兴而刑罚省孰谓长者之论无益于人之国邪故因先世所训者为资益摭取前世所为若此者总之为若干卷命曰古今长者録详夫古人之为此非有意于闻也特其秉心不竞以世俗为不可告语寧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适着则为人所称叹不幸而事不白于当世则亦已矣然要之天下之事捐利以与人者利既去而名归之受恶而不辞者毁誉久而公论出焉是以昔之长者每务假人而常都天下之显号然其本心非有傲于此而为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语不待己之推利引恶虽在我无获长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于不义则昔之人尤乐为之顾其势有不能尔夫长者之道其失使人无所惩予又惧夫或者不务原昔人之心特乐其名而袭其迹姑务以德报怨引恶自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无地以自处此非天下之通道且非愿之所谓也故极其说使览者得择焉

张仲思字序 罗愿

愿前在贛州求客于郡之贤者安福尉李君君言其友张生与之处久而不厌生名合字仲权以权为非进学者之事请易于愿字之曰仲思且为之言曰天下之理无有县隔思苟至焉其皆合也古者于天下之具未立智者以意为之使金与木相附而飞传心目之巧于百步之外患夫劳且遠也则以人之心谕马意合于六辔截然如引绳而燕越县于其辔矣疾痛不可知则又以数取病者长短斜直望表而刺之其入如芒且死僵然以生人谋之所穷则选取昆虫草木之老有智者尊而命之以通于不可测知之鬼神若是者皆不近也而卒如人之求特于理之中有可以县合者古今智者窥见其然因积思以通之以为天下利其始也疏其渐也必密终则悉如人之所欲为无毫发不尽千世之

下以为是固然不知其始之用心至于此极也儒者之道去己之私以尽其所受之分以施于上下亲踈之际此其更智者益多彼作于前者因其心力之所成就固已思而睿睿而圣矣其大经大法垂后世者皆具今之学者亦合于彼而已合者从之其不合者则又思之蚤夜积而不止视前之密者日更以为疏则知所决择矣夫心者易寤者也能从人者也善变化者也不可穷者也惟其置而不用则沉着而不灵败坏而无力终日窃行而莫之觉不然是昭昭者用之得其道彼将自能巧变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亲切忽不自知其合也古所谓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岂谓是欤论语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愿将穷此而未能仲思勉之

新安志序 罗愿

新安在秦汉为黟歙二县汉末别于丹阳以自为郡其山川风土则已见于中古矣浙江之水出于鄞山则章亥之所步禹之所录也桐汭之地为黟故境则楚子西子期之所争丘明之所记也至于汉氏两以疏封骨肉为诸侯王国又丹阳都尉之所理会稽太守之所通皆班班着见至梁萧几为新安太守爱其山水始为之记又有王筠新安记唐有歙州图经国朝太平兴国中诏编广记往往摭取之至大中祥符中颁李宗谔所修新图经于天下则由前诸书废不显而官府顷罹睦寇又失祥符所颁时抄取计簿益之以里魁亭父之所隐实者编以为册余五六十年矣私窃悼之间因阅前史及国典并杂家稗说有及此者稍稍附着后得祥符图经于民间则总目羸设益访故老求遗事思辑为一书然未果就会邦君赵侯闻之勉使卒業约敕诸曹遇咨輒报且谕属县网罗金石之文使得辅成其说而书出矣夫所为记山川道里者非以示广远也务知险易不忘戒也其录丁口顷亩非以览富厚也务察息耗毋繇夺也其书赋贡物产非以给嗜欲也务裁阔狭周民利也至于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风俗之媿恶与其人材之众寡是皆有微旨必使涉于学者纂之自上世九州岛之志与三坟五典偕号为帝王遗书而禹贡职方氏孔子定之以为经若直抄取计簿以为书则凡吏之善书者足以次之矣其施于事也亦然若直据令甲以为治则凡吏之无患者足以聽之矣蓋世常以此为无事乎儒而儒亦卒不可废于世也岂特此哉凡十卷名曰新安志侯帝室之胄父子昆弟皆以文学取第其为政廉清不扰人亦相与安之且去犹惓惓于吾土思欲表章之蓋有不可忘者矣淳熙二年三月癸未郡人罗愿序（曹宏斋曰汤东涧藏小集每为文必读数十百过方下笔客猝至扃篋惟谨）

送陈守入覲序 吳徹

尚书陈公守新安之二年将入覲郡六邑二十万家若吏若民若士君子莫不咨嗟太息思公之德而惜其去先是新安地瘠赋重其民之生甚勤而畏法令奉公甚谨比年守将以其敛之之易而不知其输之之艰也敛益暴期会益急所赋帛必极厚且重以独先诸郡为能尽机杼之巧所不能致中产之民破业不足以输贫民避赋流离转徙且十五愁叹之声闻于朝廷主上为之惻然诏岁减所输帛六之一而公适来上体圣天子所

以哀此下民之意为之中制使上足以备国之用下不至于穷民之力主赋吏循岁例惧以不及致罪且累公公以身任责行之二年朝廷初不责其过制民以是稍获安集又新安岁所赋粟于郡常用有余数前此利其大有余也益纳以大斛吏縁为奸民所输费率二石而致一石公至量郡所用推以予民且日戒给受吏无得踰制巧取由是六邑二十万家人人皆被公之赐其小人知所爱而其君子知所敬庶几自是而后君是邦者皆知奉上德意赋敛有常民不重病盖自公始也某世农民又方以奉祠居里中邦人之情目所覩也故书之（程端明序曰竹洲词章峭直纒余严洁平澹有正笏垂绅雍容廊庙之风）

王昭君辞序 吕午

女无美恶入宫见妬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世率以为名言以予观女惟美故恶者妬之士惟贤故不肖者嫉之明妃入汉宫絶世而独立其辈行妬之久矣当元帝按图召幸时诸宫人皆重赂画工为进身计明妃以色自负独不予故画工恶图之使不得见人莫不归咎于毛延寿之徒不知诸宫人之重赂政所以使之恶图明妃而后已可进也一旦为和戎故召见间帝始惊悔画工皆诛死竟亦何益前辈谓蛾眉先妬明妃为去国之人信哉嘗因是论贤者不幸与羣小并立羣小不惜金珍交结佞幸以图进贤者方厌恶唾骂之不暇决不肯效尤彼又惧贤者之进必不便于己其交结佞幸不特自为并欲倾谗贤者迨事变兴贤者已见挤而去见大夫无可使者人主始追咎左右平时毁誉之失实赫然震怒重寘之法不几于噬脐乎故为人上者于贤不肖之进退能先觉而无后悔不至如元帝之于明妃则善矣虽然明妃近在掖庭为左右所蔽不见御帝昏迷可知及因事而悟尚能奋威断以诛画工望之猛虜为恭显所譖以死而于恭显寂不闻行画工之诛何邪毋乃重于色而轻于贤邪虽悟犹不悟有若涑水易欺难悟与终不能悟之言是可为万世戒矣九华陈君民瞻取明妃出处与古今歌咏会粹成编且録之梓或疑其何必为一妇人属意如此比携编踵门告曰观诸公咏明妃事言人人殊而于世教或有益为我下一转语见不徒编次之意予谓昔之编国风者于咏妇人女子诗靡不备载圣人不删焉所以示劝戒也民瞻之意殆出于此故为即其關於君道之大者书之

送程德章归新安序 吕午

始予游黟之桃源自墨岭入两石对峙如剑门坡陇左袞壑谷右浚心固已异之少进峯峦周遭岩洞嵌空路縹曲深■〈穴上幻下〉可二十余里至黄陂忽轩豁平衍古木挺拔列道旁山从北来横亘端耸宛若屏障东西两臂皆重复蜿蜒其南则丁巽二峯秀丽竒特上入云霄四山相拱揖环绕连属如城郭然中有双溪循两臂流滩濑湍激交会于霭峯之前公侯之居人士之庐与山光水色相照映耕者钓者飞者潜者如在画图使人动心骇目应接不暇李太白所谓别有天地非人间也予意山川若此必鍾秀于人其显者既已登政府列侍从把麾持节表表当世于是山川英灵之气磅礴而上腾矣而未达者岂无书林艺圃鑽研妙理风晨月夕吟咏性情以席珍待聘于烟霞泉石间如山

川英灵之气郁积而未发者乎予庶几见之一日邂逅程君德章清修娴雅和而有守于书无所不读间作为词章诗句无不过人篆隶行草棋琴皆精诣德章少年有志场屋崭然见头角谓功名可操券致至是犹未得一展抱负乃游戏词翰一操一枰以自适岂非所谓英灵之气鬱积而未发者欤见异人胜得异书矣别两年复会于行都酌酒话旧欢甚所愧无以相轩轻耳抑闻之积久者发必宏渭濱隆中决不与草木同腐予于德章深有望焉因其归书以为赠

史权序 汪宋符

史胡为而作曰权是非也孰权之曰心心天也至公之舍也亘古今而一者也古者人极常建人心弗斲权之所至是非定焉尚书之轨范春秋之褒贬是已后世心失其养人而不天然其所以为天者固不泯也故是非或定于一时或定于后世左氏班马以下论赞是已呜呼秦汉以来简策絮繁甚矣一言而当万世不能易一言而谬后世独无公论乎六经仁义不为迁损正直守节不为固轻仪廋名存亮瞻实着松璞相博几兢难诬慨其汨纠其谬盖自有真是非焉此无他权之以心而已今夫衡之所为信于天下者平也衡之所为平者权也世有持一衡者或能轩轻以为轻重及其定也则固不可欺也诤曰可欺持而较之西邻则败矣史乎史乎其可以为权乎吾友赵戮赋性隽茂好学博观絀绎翻阅之余撷古今是非之定论以为一编问名于予以史权目之而并序所为作之意太史公谓知春秋者为君为臣随所处而得其当则是权也岂徒以定古今之是非哉

深衣翼序 程时登

深衣成书司马氏最先出王氏祖司马时有异同而皆不能不为唐孔氏所惑子朱子盖尝病之是以晚岁所服有与家礼异如续衽钩邊之类者惜家礼为初年本既失而不及订定也信斋杨氏既以所闻于节斋蔡氏者附注于家礼之后矣然先生于诸说其所去取折衷不但此一条也时登因不自揆以传为纲注之足以发传者列于传之左疏之足以释注者附于注之下参次诸家而断之朱子名曰补疏而附冠巾屨之属总而名之曰深衣翼其质之经传而无所见求之他书而不知其左验者间以愚意妄述其说以俟来者正焉本篇自司马氏王氏外有曹易者颇取朱子之书以诋其失然其因先生说而正之者既不明言其所自若自以为得有先生所引而未发者又不能参合考订以求其义复不自知其所失且重复不莹视二家若详而实畧若醇而实疵也黄氏说本朱子杨氏早学于朱子晚受薰于黄故附注特详焉呜呼自秦灭六籍古制荡然汉兴无能改于其旧犹赖专门诸儒收合余烬窥见一二然其所尚者训诂或背于经所及者制度未悉于理自河间献王之礼逸无复全经子朱子虽尝以为己任然自家乡邦国王朝之后不及修而授之勉斋勉斋丧未及竟祭未及修而又以属之信斋于是不惟家礼非先生已定之说而仪礼亦为师门未成之书矣呜呼天不欲此礼之秩乎何其失之易而成之难晦之久而明之不大也则夫先王之法服其仅存而未泯如此衣先王之遗文其足征

而能言如此书学者宜知所从事矣时登不敏诚愿与同志共勉焉使服是服者因训诂而有得于经因制度而有得于理谨名分崇爱敬修身以齐其家亦岂非先生所愿乎乃僭识其意如此

新安文献志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十九

（明）程敏政 撰

○序

送呼延参议入蜀调兵诗序 方回

予读春秋左氏传其兵制粲然可喜其于攻围侵伐之事驰驱击刺之艺披甲冑执干戈援桴鼓挟弓矢之际当时名卿贤大夫之祖父子孙或将或佐或御或右鲜不能之及读史记孔子世家私窃慨叹孔子圣人也乃至辙环于齐鲁晋宋郑卫陈蔡之郊拔木绝粮遭颜刻之祸貽长沮桀溺之讥终其身不悔然则古之人立人之朝仕人之国未有不知兵者而历险阻犯霜露以周行于天下虽圣如孔子有所不惮也予窃怪后世之士雍容坐谈取名当代间闻军旅战阵语咋舌缩颈以为非吾职所当为阙庭之下主文墨持议论之臣或身不出都门而取公卿之位四方民物利病风俗媿恶道理远近则皆幽冥而莫之知岂古之人愚不如今之人之智欤斯人也无事则已一旦有急不为墙壁沟壑间物则丧节求活苟且延喘而已尔何者其素所习务安而不知危也国家自蜀弊江惊以来凡宦遊而至荆楚中都贵介已窃笑之稍不羣共相排摈名为麤才至于蜀未有举左足而向者也虽平时偏裨名将习军事尚重自爱不肯往况儒生文士乎简城呼延君号世将家然官通闺籍业儒生文士也于当世事无所不通景定五年春上命荆阩发勇将数十辈将精兵步骑数万西入蜀直捣巢穴呼延君以参议事往调遣之夫兵听命于将者也谓之曰调遣则兵若将又当皆听命于呼延君者也其任重矣且调遣兵将重任也入今之蜀难事也任重事难呼延君以一儒生文士慨然当之予所谓今之人若庸夫下材者可以媿死矣予前之夕方有中年作别之叹而呼延君方浩歌无丝毫黯然态予于是壮之虽然奋不顾身者臣事君之谊也不能为别者朋友之情也序其说为诗以送之（洪潜夫曰方总管倜傥不羈赋诗为文天才杰出）

送安定书院洪山长序 方回

为学者先义理而后事功义理者事功之权衡也明于义理立事建功何施不可先以事功入其心则隘矣夷礼夔乐未闻其未仕而先学为俎豆管弦之事也仁宗寶元康定间湖学鼎盛王介甫作诗美胡安定三以先生尊称之得其邊防水利治道名斋之意熙寧柄国安定歿矣遂行免役青苗市易自实保甲保马农田水利之政殆皆其平日事功之心邪介甫少尝见濂溪耻于下问濂溪亦不屑教之介甫为相之年庚戌濂溪年五十四横渠年五十一明道伊川年三十八九介甫皆不能识其人故不能用其人其所用

者吕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徒急于事功而昧于义理故也学术之弊遗患至今是故二陆氏之学高于事功考亭不然永康陈同父之学专于事功尤所不然学者不可不知也故于安定山长洪君之行微有以发之

送张子敬赴湖南宣慰司都事诗序 方回

昔岁在戊午予生三十二周星矣年壮气盛视万里路如跬步春夏自杭苏常润游軫翼之野金焦山下乘大风泝长江一日间过仪真朱金沙至金陵龙湾而上雨花台未暮心大快之梅潦江涨采石濡须坞以上寸寸攀挽甚难且隆暑抑鬱秋夜泛滥城驰小肩輿入九天采访使者宫万竹皆大如椽水曲折流其间凉彻骨髓心又大快之兴国大冶路涉泥泞良苦出寿昌抵武昌吟崔颢晴川树芳草洲之句心又大快之又久之始登岳阳楼下君山僧迎饭古木隱暎猿猱腾跃心亦以为大快非也蓋行旅以迟滞为愁闷不惬意而山川林壑之奇邑屋人物之盛风涛云物变化之不同故国遗墟成败兴亡之所以异有感于外有发于中觴古咏今亦不能无所快也时获从湖北常平使者魏公戸部行尤莫快于洞庭四大舟发君山西雪浪际天惟遥见桅杪出没其间炊釜水跃出人卧不可起猫犬皆吐顷刻抵鼓楼山落帆数客告曰帆不可落今暮舟不能入武口则殆矣再挂帆入武口大雨作风止日甫暮是日不饭不知饥窘迫艰险同行詈之心独以为大快既而自常武应举如长沙大郡壮邑甲于南邦嘗至丞相张魏公府与潭帅府不殊西廊下面东屋三楹扁曰南轩宣公先生读书之所也今垂四十年如梦向之所谓大快者衰老钝怯不复萌此心矣独忆宣公先生之轩今兵后尚无恙否湖南宣慰使司都事张君子敬将之官烦问讯此轩幸因便风垂报以慰高山仰止之思云元贞二年十二月紫阳山方回序

文公丧礼考异序 曹泾

读书难读礼尤难读丧礼又难郑叔则曳笏却立谓孙昌允子冠何预我事此不学礼之过宰我亲得圣人而师之其时又未有秦人灭学壞礼之事直以期丧为可以食稻衣锦为安又何责于昌邑王阮嗣宗辈丧礼之读信矣其又难也科举行时士以剽窃为学者至不识仪礼为何书其父师授读戴记以问丧诸篇为不祥废其读望其毫分缕析心潛身践求所以自致自尽难矣波流风靡士大夫或以百日为卒哭因之饮酒食肉不为异即有独行之士反诟病之嗟乎礼有学有教将上之人之责反化于俗不少愧也哉呉君孟阳著书一编曰文公丧礼考异自男子至于妇人自始死至于祥禫自斩衰至于緦麻自辟领加领至于笄纁总髻有说有图有像为经为纬为源为委条理秩然其为说本之仪礼礼记若注疏而以文公家礼与嘗言及之者折衷之稍以己见佐其决其书视家礼为详如论一溢米数旁参细核近五百言其不苟往往类是蓋丧亲未小祥而所就如此孟阳之思苦而用力亦劬矣匠氏度材为屋郊原异地杞梓松柏异名长短大小异状既墨既斧用溃于成梁栋榱榱门庭堂室位置如画轮矣矣而孰知斯人之为此亦艰勤矣哉孟阳此作是已孟阳之高祖友堂先生昶实师文公三传为古梅君是生孟阳

以有此书虽谓之文公忠臣可也昔永嘉有张淳忠甫者好学笃行郡守曾公逮见之于其倚庐如见古人视其居处衣服察其颜色闻其饮食无不应礼因以仪礼属其讎正忠甫考究精详特为一书名曰识误曾公亟称之夫不学何以识非笃行亦谓之徒言有忠甫之学之行是以有忠甫之书也孟阳世其家学居丧之礼如其先君好学笃行岂逊忠甫忠甫之识误孟阳之考异一也所谓善言德行非欤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礼坏教衰不至者众是书诚如指掌固宜人写一通使之习于心目尚企先王盛时之风俗以自别于无礼之类又岂特丧礼一则而止孟阳更究为之

双峯先生文集序 程文海

书者修齐治平之方也圣作明述昭昭具存犹之于医定标本察虚实按而用之无难焉而犹云方多效少者非方之罪也理学至伊洛而大明逮考亭而益精学者家度其书归而求之有余矣而拘者束章句虚者掠声称专门户以为高游辞说以为达若存若亡愚智交病双峯饶先生最晚出徒得从其高第弟子游乃独泳泽穷源抉根披枝共派而分流异出而同归廓然焕然于此也仆不肖少获事徽庵程先生知双峯之学为详盖二先生之志同其造诣亦同今观双峯之于言抑何其富也大道之不明非书之不多若双峯之书政患其未多尔其子輒抱以示予凡若干卷且求言以发夫双峯之书顾待予而发哉独念前辈典刑渐落后生闻见之外诵诗读书而不知其人可乎因为序其梗槩盖双峯慕学甚早力弃场屋寻师取友刻意斯文故卒成一家之学如此嗟夫士诚不可不尚志也后生可畏詎不信然好德之士有能刊而布之四方则后之学者虽不幸而不遇亲发药焉得是书读之其亦庶乎不终病也已

王氏孝节序 程文海

予学于临汝书院时信之贵溪月岩先生为之长先生与予同宗其学浑浑而弘其行侃侃而和其言恂恂而善诱其子植甚贤娶五年而歿植之室余干王氏又甚贤宋咸淳壬申年十九归于植植死终丧誓不改嫁事舅姑生死无违礼先生既歿岁至元壬午一夕盗入室姑疾在床王守不去盗欲刃其姑王叩头号泣乞以身代盗两释之姑以考终呜呼世莫亲于父子兄弟不幸孝友之道不明临小利害即相视若秦越以王氏匹妇守其身事其亲死生患难不足动其心卓卓如此不亦难乎予有以知先生之道虽不获大焯于当世其所以仪于家训于后者深矣王氏年已六十康强寡疾勤俭有则子孝妇顺如己事其舅姑闾里族婣轨范之邦人士歌颂之予又有以知先生之世必由是而益昌天道之不爽明矣予自去先生驰驱王事出入中外几四十年幸无大过每思临汝亲炙时如一日今复闻王氏孝节之盛遂书其大者以授先生之孙同文天下有以树教化移风俗佐隆平之治者于此必有取焉王氏名静婉皇庆元年九月程某序

徽风序 江浚

风者天地之用故易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古圣人之治天下曰风动风化风俗皆

此义也于诗则出列国者曰风政治之得失民俗之淳浇皆于此乎见故曰声音之道与政通三代而上专官采内之则诗岂细事哉夫子删诗有正有变陋如曹桀夷如强秦淫如郑卫亦皆有风而吴独不以风见何邪言其地则扬州之野言其君则太王之昭言其俗则春秋之时廉让之风犹耿耿也况季札观乐知政谓不深于诗不可也求其说不可得无乃去王畿之远而然邪今之徽吴土也山高水清峙者将舒为江左淞右之名山名城故有黄山灵岭花屏问政之奇流者将东为淞江而海西为彭蠡而江故有汤泉白水练川绣溪之异是以讴歌弦诵之声代不絶响文公壮道统之脉故其声和以平宣平振物外之踪故其声廉以厉浮溪竹洲双溪虚谷诸公处文章功名之会者得虞廷赓歌之遗而无白驹空谷之韵一丘一壑饭蔬饮水以自乐者有风瓢击壤之声而无濂紫山困之态风之气习虽自不同亦骏骏乎齐鲁矣其为诗也古无所考隋唐而下或见编集或传记诵去天衢又在数千里之外乌保其久而不遗乎此徽风之所以辑也辞赋为风雅之变俚语出性情之真故并搜之以其时为先后之次观风者庶有采焉（方虚谷曰顺德之文古而奇）

四书通序 胡炳文

四书通何为而作也惧夫读者得其辞未通其意也六经天地也四书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之心之寄也其书推之极天地万物之奥而本之皆彝伦日用之懿也合之尽于至大而析之极于至细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实而该至妙之理学者非曲畅而旁通之未易谓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未易谓之穷理也予老矣潜心于此者余五十年谓之通矣未也独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将使学者何以决择于取舍之际也呜呼此予所以不得不会其同而辨其异也会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于似也予不敢自谓能通子朱子之意后之通者傥恕其僭而正其所未是则予之所深冀也泰定甲子九月旦日新安后学胡炳文序

送张以道序 王仪

儒之名考于二代未有也周官始以儒叙于三联治道存焉太史公乃以列于九家则谬矣于是汉唐儒林以货殖游侠文艺方术诸传相先后世愈降习愈卑于人物中离儒自为一辈学者不喻亦悻悻自好曰儒呜呼儒果如是乎皋夔稷契唐虞之儒者也伊傅周召商周之儒者也其事业可见矣孔孟道不行于时垂宪立教以淑万世近代周程张邵朱子五六大儒又从而廓明之学者乃复知儒之为贵而昔之与货殖游侠文艺方术诸传先后而杂见者非儒之至者也班固赞董仲舒大业潜心后学有所统一为羣儒首唐史赞退之排二家比孟子距杨墨功与齐而力倍之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尊之至矣然皆自为列传不入儒林盖知其不可以当世儒视之也然则比肩儒林者亦何取其扬扬哉方今郡县有儒学学有儒官坐皋比谈六艺学者之师表也可以谓之儒矣而儒之术不同王张有世好以道予兄弟也将往教当涂故以是属之予昔居南山下去以道

不二里时杖屨冲风烟论文字今虽契阔故意犹在况赠言者不贵诞而贵有闻非以道其孰与言哉

送郑彦昭侍亲归西江序 唐元

虞廷用贤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盖奏言匪文不彰实以开后世词章取士之原汉世策士如晁董诸公荐名奏对事犹近古异时风益颓靡糊名搜挟周防百端待士之意寢薄向使不世之豪有如荀王庄屈辈尚肯低眉俛首于其间哉同里郑君彦昭吾友称隱汪先生外孙也其气有自其学有传早岁已负诗声力穷经术自试久矣秋场不利于是吟啸湖山间意似有不释然者予告之曰孟氏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与易言致命遂志皆始困终亨之义今而省亲归南瞻养志之余拔置凡近淬励旧闻他日一第溷子又何晚哉迺者宣文检讨太朴危公奉勅以三朝史事来徽过予具言彦昭材谓当荐名于朝观光上国有在此不在彼者矣科名一途安足以尽天下士哉

徽国文公生旦致祭诗序 唐元

天之生圣贤也不数盖将以立万世之法程为人心之大防也是故周庚戌而生孔子宋庚戌而生文公尼丘之禱圩顶輒应与宅井之紫气上腾一生而荣也山颓木壞与大风拔木洪水崩山一死而哀也孔子之道着于心笔于书而六经成先王足其所未尽羽翼之而传注出其道同孔子周游天下仅为侯国司寇先生在朝四十日丐祠补外晏如也其出处又同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先圣后贤之泽虽千万世不斩可也今天下学者咸知尊紫阳而父母之邦专祠在焉至正二年壬午九月既望惟文公始生之辰书院牵循旧典修释菜礼初献则广信张公景范亚献则番易朱公克用终献则三衢张公仲亨裸荐有临昭答灵贖退燕于明德堂醴笋序行酬酢有仪雍雍于于髻冠侍列笑谈交作芝兰芬袭神人欢喜于是新安唐元赋诗以彰盛集明日属和继至番易公命元引其首将刻梓以传山长史君仲衡溧水人元紫阳老诸生也是为序

琴所序 汪巽元

琴者禁也所以闭邪纳正宣和养素故古人多好之渊明常蓄无弦琴范文正公酷爱琴唯弹履霜一操人谓之范履霜寓意而不留意焉同里孙君道坚博雅好古以琴著名常辟小斋于堂之后扁曰琴所图史横陈花木位置日以课子孙为乐薄轩冕而嗜琴书立志亦可尚哉予老懒好静退居里闾相与为莫逆之交风和日丽必诣其所焚香默坐鼓一再行如聆淳音僊曲沁沁乎洒然而喜也彼江湖来游者邈不知太古之音而以浙操江西操媚于时吁安得与道坚同年而语哉安得时康民阜上与重华一賡薰风之为快乎时至元己卯三月望日七十八岁老人汪巽元书

送侄济舟售砚序 江光启

唐开元间猎人叶氏得石于长城里因以为砚自是歙砚闻天下其山为羊鬪岭之巘两水夹之至尽处乃产砚石其一曰紧足坑次曰罗纹坑今曰旧坑又次曰庄基坑相去羸百步而石品絕不相似其旧坑之中又自支为三曰泥浆曰枣心曰綠石去旧坑纔

数尺石品亦异自庄基北行二里泝溪微上曰眉子坑则东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
斲其陵谷变迁之验欤旧坑丝石为世所贵砚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直
悉如之斲者先剥去顽石次得石为砚材而极羸工人名曰羸麻石之心最紧处为浪又
出至漫处为丝又外愈漫处为罗纹故吾郡双溪王公之记曰紧处为浪漫处为丝至论
也今以吾乡杉木板譬之木心为浪出外为丝愈外为罗纹亦物性之自然者也丝之品
不一曰刷丝曰内里丝曰丛丝曰马尾丝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数以石理劲直故
纹如丝而旁为墙壁独吐丝甚奇平视之踈踈见黑点如洒墨侧睨之刷丝粲然工人所
谓砚竇独旧坑枣心坑或有之盖石之精吐出光彩以为丝也至元十四年辛巳达官属
婺源县尹汪月山求砚发数都夫力石尽山颓压死数人乃已今之所得皆异时椎凿之
余随湍流出数里之外者每梅潦初退工人沿流掇拾残珪断璧能满五寸者盖寡世之
求砚者率求端方中尺度非是不取工人患之乃采他山顽黝滑枯羸燥而有丝纹之石
銜于旧坑之下或反得高价而真石卒不售三衢丝石黑而顽南路丝石暗而黝绵潭丝
石浮而滑夹路丝石红而枯水池山丝石枯而燥俱不宜笔墨得之者反竇之予诸侄济
舟忽挟砚以游予甚怪之因语之曰子弱冠时南至交广北渡易水将求当路贵人卒未
有合也今将怀旧坑真材以取不售之辱乎将怀伪石以为欺乎济舟悄然无所答虽然
荆山之璞三献而后为世所珍且子之售砚也不二其价不以伪石乱真石其得不欺之
道乎视工人之为砚也琢以椎凿磨以沙石渐次而不骤其得自修之道乎若是则无为
疑而速行也予家去产砚所三十里而近故知砚为详予年于济舟有三十年之长故勉
济舟甚力行乎书之以告愿知砚者亦以告愿知子者旧坑在双溪时已堙不知何年再
辟至元辛巳再堙而石尽时独紧足颇有巨石今至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堙声如惊
雷隔溪屋瓦皆震禽惊兽骇数年前工人告予紧足石斲凿已尽予不之信至是果然六
十年间两见此事亦可一慨谢公墜之知徽州也于理庙有椒房之亲贡新安四竇澄心
堂纸汪伯立笔李廷珪墨砚则取之旧坑先是坑上有五色云气如锦衾既承郡檄随云
所覆得佳石有白气绕两舷宛转如二龙及穴池得白石如珠遂目曰二龙争珠既贡云
气不复见噫砚微物也其通塞际遇且若有数存乎其间济舟行乎尚有味于予言

王仲仪文集序 汪泽民

至正戊子冬泽民展省婺源再宿武口溪泝里士朱仲纪持王君仲仪文集请予为
之序盖朱氏尝从仲仪游者因获读之抚卷太息曰博矣哉赋诗杂着歌行铭赞题序碑
志凡如干首大篇短章浩瀚明洁盖其笔力驰骋若悬崖瀑泉一落千尺喷薄轰烈目眩
心掉虽樵人野叟亦骇其为奇观也若鼓雷霆奋疾焱驱暑以解蕴隆执热者莫不挹清
凉以快适于时也惜乎不以之黼黻鸿业被之箠弦以歌颂太平之盛遽止于斯尔虽
然士求无愧作于在我者遇不遇乌足计哉延佑初与仲仪同领荐书北上予上世居婺
源长涂旅邸接话言之益敦里闰之好后竟不得再握手而仲仪永诀矣平生词翰朱氏
会粹靡遗固可表见于世抑言为文所以载道岂空言哉观时思白云二记凡人子于其

亲愉色婉容凄怆怵惕存歿慕恋之诚委曲详悉发之无毫发留蕴足以引孝思厉薄俗
盖无智愚无贤不肖同具此天有不可泯焉者噫予衰白滋甚生哀墟墓夙夜不忘使仲
仪犹在当相与三复斯文痛哭流涕念罔极之恩而雪无涯之戚矣（宋潜溪曰汪公为
文不事絺章绘句而义理自足）

新安文献志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

（明）程敏政 撰

○序

送葛子熙之武昌学録序 郑玉

临川葛君子熙将之武昌録学事挟太史危君太朴之书过予黄山之下留连累日
将别征言以为赠予语之曰予家新安朱子之乡也子家临川陆子之乡也请各诵其所
闻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学为己任陆氏之称朱氏曰江东之学朱氏之
称陆氏曰江西之学两家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今二百余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
观之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
所入之涂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
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后之学
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江东之指江西则曰此怪诞之行也江西之指江东则
曰此支离之说也而其异益甚矣此岂善学圣贤者哉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
之说高才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
说妙至于鹵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
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然岂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盖后之学者之流弊
云尔呜呼孟子没千四百年而后周子生焉周子之学亲传之于二程夫子无不同也及
二先生出而后道学之传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以太极图也朱陆之异亦以太极图
也一图异同之间二先生之学从可知矣子之教于武昌也其为朱氏之说乎抑为陆氏
之说乎幸诵其所闻以教我

颂叶县丞平金课时估诗序 郑玉

徽素不产金至元间山民淘涧谷得金如糠粃校所取不酬劳事寻己献利者罔上
病民遂得令令岁入金以錠计五十有二郡既不产金民无从得金猾吏豪右贸他郡待
民急而售之又从索费与贾讎至倍号揽户事觉则以其倍计赃论罪如法官中每月以
民间所用平其直递申所司谓之时估揽户惧事之觉也则请托吏高其估以待觉遣罪
长令署纸尾申达府若省漫不省以为常至正五年市中金买两以钞计才五錠有奇至
增以为十适中原饥议者请以金折收钞为救荒计歙县丞叶君以他事在省知折收与
金贾争县状曰是岂可重困吾民乎亟以牒闻府会郡守合刺公别驾王公皆贤而爱民

惊问故求贾于市卒改从实估民以不害虽二公之善政实叶君有以致之其用心贤矣哉予往留京师见两都和买法凡民间直一钱物中入县官即可得两三钱物竞至而官不强取是以民富而国用足江南州县去京师远不知朝廷德意惟恐亏之官故常疲民以奉上民困而官不恤此岂法之罪哉古之善为国者必先富民民者国之本也国用乏而哀民财以足之犹割四肢之肉充口腹之食其能久乎叶君尝仕中朝知国家大体故能推吾君所以爱民者而爱吾民真今之良吏也使天下皆叶君民其有困苦者乎士友既为歌诗颂之复征予序（程黟南曰郑君子美初至京师或传其文于授经郎揭公读之惊曰是盖工于古文者严而有法艺文少监欧阳公曰使少加丰润足追古作者）

孟君文集序 程文

文犹车也故善御车者必范其驰驱善为文者必正其法度为文而不正其法度犹诡遇御车而不能行远也审矣况虚其载乎今世人莫不能为文大槩有三托物连类因事赋情语丽辞赡悦可人意是曰应世之文识高志远论议卓绝发菽粟之至味振金石之逸响使一世之人皆服曰名世之文编之乎诗书之册而不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不疑圣人复生不易吾言千载之下有好之者所谓传世之文也有志于文者亦莫不欲传世而至于名世者已不可多得往往应世而止尔然则文岂易言哉山高而云兴焉井深而泉冽焉枝叶畅沃其木百围盖积于中者厚则其发于外者大如斯而已矣平昌孟君善为文往年读其拟古数篇不知其生于今也来京师始得请教门下因又得其已亥集者读之弥月而后已其文有先秦战国之风驰骋上下纵横捭阖极其变而不失其正如王良造父之御然予益以喜其合于法度也孟君举进士于乡尝佐使者行治所历天下十七八雄才大畧见诸行事之实而发为文辞又不托于空言如是而进之名当时而传后世岂其艰邪然而世之人知其人而未知其文也其文特余事尔非其志之所存也其志之所存固将有所大用也岂文乎哉予既手录数篇以自矜式复序其集而归之虽然孟君之文后当有大贤君子表章之恶以予言为哉读孟君之文而征予言或者知其不诬也孟君名昉字天暉今某官云

送王子充南归序 程文

予与金华王君子充友善居京师数相从论学爱其年少而气静才赡而志专为文辞典实清润得古作者之意求之流辈如子充者盖不多得也以子充之才之学当朝廷侧席求贤之时宜见施用下而大夫士莫不知之未有能荐之者惟其师今翰林侍讲学士黄公力能荐之而黄公以孤高绝特之操重已轻世之学嫉当时躁进者多思有以易之凡四方之士被论荐于翰林者皆一切屏斥弃去不省故于子充亦无所论荐又不欲令出己门下而子充亦退而益修其所学不敢以不见进望黄公四方之士见子充之久游师门独贤而不获进也乃各相顾罢归于是翰林荐士之风遂息黄公独以文章为当时所宗君子曰黄公一居翰林而朝廷无躁进之士盖善之也呜乎若黄公者可谓斯文柱石哉宜乎朝廷不聽其归老而黄公亦将鞠躬尽瘁以报国不欲为苟去也或曰黄公

非不荐子充也子充自不欲黄公之荐亦犹鲁两生之于叔孙焉尔其信然乎若信然则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子充有之矣窃尝谓国家县三等之爵以招徕天下之士其道若大路然人自不由顾乃迷惑乎旁蹊曲径之岐颠蹶乎荒榛断梗之途良可哀也戒尔车乘饬尔鞭辔中道而行何所不至哉与其奇而捷孰若正而迂返子充之奇以趋于正不使成于此而毁于彼岂非黄公之心欤夫乐道人之善本于父兄师友厚之道也故于子充之归待举于其乡也述黄公之事以为赠

送揭主簿之官绩溪序 程文

天厯至顺间文以笔札从故侍讲学士揭文安公著书奎章阁下公时为授经郎文以师事公公一以故人待文不以诸生情谊之厚藹如骨肉后数年谒公于丰城私第又获识其子弟乡人长者于时士弘以从孙侍侧年未弱冠日就学问娟好静逸为揭氏之秀自是公入朝显贵修三史文以亲丧居山中不得从数年而公薨矣及再至京师士弘褻然由史馆校勘为宣忠扈卫教授已而转官徽州路绩溪县之主簿文亦教授军府将满私窃自喜以为徽吾郡也得士弘为乡邑官吾幸补外万一托在邻近或家居可以有咨询启发之益过从之乐及士弘拜命而文被留前日之喜反为后日不足之憾矣士弘将赴官求一言以为别夫仕者之问政行者之赠言古之道也唯贤而后能知政唯仁人而后能赠人以言其谁敢窃仁贤之名虽然必有以告也士弘以文安之家学史馆之隽才奉天子之命以佐小邑而纪纲法度有常守焉于从政也何有惟其民风土俗则不可以不察也徽之为郡在万山中地高而气寒其民刚而好斗绩溪当宣歙之交尤为阨塞险绝处国初有司者乘其新附虎视而鹰攫之民不堪命遂起为乱朝廷命将出师以讨之塹山垒泽以为固攻之不下其人曰吾非敢反也纾死也若许侯来无事兵矣许侯者名楫嘗守徽有惠爱于民是时迁他官诏召以来许侯掉臂入其巢穴众皆罗拜而出矣人皆谓许侯贤于三军之师而不知绩溪之民可以义服而不可以威屈也其地今设官以守之其事尚传之父老可征而问也夫民犹水也顺之则安流逆之则冲突奔放虽鲁卫之民犹然何独绩溪哉今国家深仁厚泽涵濡百年而徽国文公之教本诸乡里士弘因其风俗和其令长揖而治之将不劳而民自化矣况绩溪多穹林邃壑美泉怪石宋苏文定公遗迹往往而在燕休之日独不可与民同其乐乎虽然文家去绩溪尚远数留外莫能道其详士弘谒大府退求歙郑隱君之庐而拜焉亦文安之友也老于文学而明于当世之务必有以语士弘者矣是则文之所赠言也

送余金宪序 程文

待制余君廷心之在史馆也太夫人居淮南日夜思归会朝廷责成史事不得请既而欲弃官去大臣闻而悯之奏以为濶东金宪使得以禄为养余君拜命忻然束书与一童乘傅而南朝之大夫士与四方之客京师者咸以为余君以德业文章名于世当国家制礼作乐之时兴教崇化之日宜使居中不宜补外便其私解之者曰不然古者明王以孝理天下也岂不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乎余君纯孝人也不忍其亲之年高不乐就养

于遠故惓惓思归其心以为苟在側家虽贫菽水之奉犹足以为欢也苟违乎亲虽有祿位而甘旨祿养不得朝夕左右犹不养也此其素所蓄积也朝廷亦岂不欲余君之留中哉诚不忍孝子爱亲之心而失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不欲夺故祿以成之非便其私也且澗水东七郡生民之众戶数十百万阻山而并海奸贪之所渔猎盗贼之所椎埋朝廷何惜馆阁之贤为风纪之重以肃清一道哉余君是行内不遗其亲外不后其君可谓两全而曲尽者矣至若国家制作兴崇之大有待于文章德业谁如余君后日赐还太夫人固寿康无恙则奉以入朝未为不可也于是大夫咸悅相率咏歌以送之予辱知余君最深故又述所闻以为之序（宋氏元僖曰程黼南文雅驯 潜溪宋氏曰程礼部文明洁而精深虞道园多称之）

送陈太博游黄山还诗序 赵汭

徽之黄山巨镇也北倚九华西拓彭蠡南接广信诸山其东左挟澗河右起桐汭以尽海壖要皆支陇所分谓其隕然中居以降势委和于四表有坤道土德焉故名之曰黄山然其上则连峯极天岩岫深窞下则重冈复岭斗絕环周虽土人有不能遍求而尽达者故自遯世隱沦之士咸乐居之或以为由轩辕得名者近古所传也郡非会通之地四方宾客无因而至独唐李太白尝一游其间为之徘徊而去遂无复蹶其踪者由是兹山之胜槩世罕闻矣至正十一年岁辛卯夏四月浚仪陈公子山实来游焉始至风雨弥月而山之主僧适遠归亟率其徒以先导晨发郡城出西郭明霁开豁郊原穆清旦日既盥始遵其麓涧潦平而波流易涉林洳尽而萝蔓可緣若有阴相之者乃休仆人领宾从相羊乎松隍竹林之间灵苗不采而自芳丹泉在山而常洁德人君子之恒操犹有可见者乎进而据虎头之岩以下临白龙之湫风云淳兴雷雨将作凜然神物不可褻而观也乃循左巘絕大壑陟层崖登莲花之危峯以望八极浑浑焉皞皞焉若有见夫昆崙磅礴兼覆并育之仁然后知兹山之大根同乎五岳润达乎四海而英华发挥精爽洋溢与造物相为流通而莫知其终始也矧可以方隅论哉振衣下迈授馆精庐信宿而还蓋充然若有得者不知我之观山邪山之观我邪与吾游者皆自观其所观邪抑将同所观于游者邪噫以公高情达识如斯其有异乎昔人之来者固宜彼仰首注目望岩而退者于公所存何如也公妙龄积学已超迈等伦俄而贡春官对大廷以第一人及第列官朝着闻誉日隆矣顾犹遠寻名山以发登峯造极之趣则夫究经纶于功载抱根柢于词林者何可以浅近量哉于是郡之縉绅儒士喜公之能来而惜其别去也杂取山中景物有名图志者相与赋诗赠公以寓其向往之私诗皆一章章十句五言以予获与斯游又俾叙其事于右简是用着兹山得名之实极一时之荣观以告夫继公而来者

送叶宗茂还安丰序 赵汭

新安叶宗茂归自安丰讲业父母之邦居无何复还省其亲寓里旦出别所与游者而告于赵汭曰亲庭不可以重违吾惧夫师友之日踈也子何以教我汭告之曰君子之为学固将以事其亲然有急先之务焉非服劳奉养之谓也子亦观乎圣门之学者乎颜

氏之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饮子路衣緼袍食藜藿负米百里之外之二君子者之事其亲非有甘旨之奉也然且从其师周游天下畏于匡絕粮于陈几殆其身而不反何欤吾闻人之得于天而贵于物者即其得于亲者也得之于亲而失之于己虽尽瘁以服劳列鼎以致养不可以为孝孰若得圣人而师之全其得于亲者以事其亲之为盛乎二君子之志庶几在此予不足以知之也今子自视家孰与二君子德孰与二君子二君子者师乎圣人其一时同游之士皆成德达材而子无有也二君子者学成行尊师表百世而子未能也子之亲年尚强桑田足以供衣食僮仆足以备使令日用百需不待子而可足然则即子之身而求其所当务不待予言而后知矣若夫志于近而遗遠舍其大而图细此古人所谓一夫之行者岂足论于知学之士乎然自世降道失学者习于俗之已成迫于势之难返虽闻颜渊子路之事鲜能兴起于是乃有徇外以为学懷利以事亲盛气强力以傲幸其不可必得卒之并其得于亲者失之而后己岂不可哀也哉夫学然后知不足孝然后知困学而不知不足者不以事亲为学者也孝而不知困者不以事亲为孝者也子质美而好修识明而慕古求闻择善不啻渴饥无亦闻二君子之风而兴起者乎是固予之所畏也请书以为赠

潛溪后集序 赵汭

潛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陈公众仲序文浦阳义塾既刻而传之后集笔藁日新而卷帙未有终也宋公以书来俾汭序其意顾久病废学阅岁无以复命又念与公相知有自蓋嘗徧观前集而惜乎陈公有未及尽见者然则后集固不可无序汭既不敢让知其又奚辞乃为序曰修辞以为文非古也其起于汉之西京乎太史公传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之属以善属文见知人主然皆不得列于儒林而孔子弟子别为传谓辞章为文而不本于经蓋昉于此至唐韩子宋欧阳公曾子固相继而出始考诸经以立言其器识之大学问之博志节之固又足振而兴之文辞之用于是为贵虽子朱子纘周程之绪犹且诵法表章而不敢忽焉叶正则显于东南当道学复明之世刻意修辞不践古迹而乖离侵畔自窒其源其视韩欧特起于千载之下而知所宗尚者为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论浙东先达必以东莱吕公为归岂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师虽拟诸孔门游夏之伦而无愧也乎若夫辞达理明不缴绕于陈言而固与之合则百余年间莫善于文献黄公者矣景濂父生吕公之乡而久游于黄公之门其学以经为师而尤长于周礼其出入百家钩深索隱蓋将以自致也而不但资为文其于为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敛之无适不宜而未尝有意于为作当其发愤择术直诋辞章为淫言葩藻为宿秽期于划削刊落以径趋乎道德之涂而于吕公尤惓惓咏思叹慕若不能自己于言者则其于轻重之类得失之几察之明矣别集之行岂徒欲以文辞名世者哉蓋汭所知于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陈公谓为文必传诸师而后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汭又不足以言之顾嘗闻之袁公伯长嘗问于先师虞公伯生曰为文当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为文当问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为庖也

麤块而大脔浓醪而厚酱非不果然属饘也而饮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则不然凡水陆之产皆择取柔甘调其涪齐澄之有方而洁之不己视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鳞介之珍不易故性故予谓为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盖矍然称善也自虞公为是言学者窃论以为非黄公之文不足以当之众仲尝学于虞公而景濂父黄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异于他门者哉善观斯集者则得之矣歛诸生赵沔序（东山与潜溪宋公书鄙文中有数字未安其一二处恐是绣梓时改入者笔墨日新多却一而字似不可读前辈云文章如铁墜子累墉区区何敢言此然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固昌黎律令也久游于黄公之门添一久字味便浅不若无之有包涵旧云侍讲黄公官当在姓上也曰文献黄公则溢不可在姓上矣最是后面有二公之所指授两语而前出先师二字攀附矜持之章遂不可掩使虞门先进见之岂无兀者齐执政之讥乎虽然又有请焉弟子称先师三代遗礼也但后世事体各自不同汉儒传授甚陋然得称先师者以其专门也当秦火之后固以经为重矣后来如韩欧门人最多然曾子固出于欧陈无己出于曾其师资分谊又非如韩门弟子苏门学士而已二公乃未闻有先师之称闕洛门人终身严事宜称先师而文字间未之见至朱子没门人始皆称先师则事体又非汉儒比矣虞先生海涵地负广大精微又尝显仕于朝区区登门最晚管窥蠡测视韩太师包子厨中缕葱丝者犹有愧焉故平日窃尝称学生称门人独不敢称先师此一节自合就正若杨会稽序中则又有大不即乎人心者所谓金华延佑以来凡四三人者何所指邪末乃谓四三人之信于后世吾未知得如今否乎其视疑夫子于西河者嘻其甚矣与左右平日拳拳尊慕师表之意殊不相似旧见此公文字类如此大抵多是以矜气作之于柳子厚答韦中立书似全不得力先生既亲视重刻宜与更一二字如何非恃斯文至爱岂敢及此乃若先生之为文所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者也而自视犹蝸翼蛇跗糝糠尘垢虽欧公之序可也而况于他人乎况于不肖乎前辈遠矣幸而好古博雅泛爱不穷有潜溪太史公存固吾徒之所宜就折衷也）

送操公琬先生归鄱阳序 赵沔

圣天子既平海内尽羣胜国图史典籍归于京师乃诏修元史起山林遗逸之士使执笔焉凡文儒之在官者无与于是在廷之臣各举所知以应诏沔以衰病屡谢征命亦误在选中使者至郡太守将吏皆能言其病状然莫肯受其咎者故不得终辞舟过严陵适前太史金华宋公景濂亦至曰有诏召王子充于临漳矣予曰沔衰病日增非可出者纵出亦无补于事所幸者平生故人重得一见于契阔之余事故有非偶然者宋公曰然盖予与宋公不相见者数载而子充则十有余年矣既至京师闻鄱阳操公琬先生在书馆卧病旦夕以闻即可归私又自念鄱歛接境自弱冠则知先生先生学通诸经百氏述作满家诸兄之家于鄱者与先生有连姻相好也每相见辄能言先生动静而未获一识今乃得相见于此岂非向所谓非偶然者乎自是日上堂与诸公从事笔砚间退则省先生疾先生疾少间輒俾予连榻卧谈论经史昼夜亶亶相扣击不少休予盖有愧焉俄而

礼部尚书崔公侍郎傅公同至局中以先生得旨归且为别先生乃为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先生之归咸赋诗为先生赠予辱知有自则进言于先生曰先生归矣士之在山林与在朝廷异其于述作也亦然纂释羣经折衷百氏处则充栋梁出则汗牛马虽其说未必尽合于圣人非素业与之相出入者不敢议也崇古学贵文章凌厉汉唐上拟三代使穷乡晚进謏闻浅见之士目动神耸不敢出声以诵自揆终身不能为者又况陶冶性情吟咏风月或以单辞或以偶句为人所称皆足以名世虽或无取于作者于人非鬼责亦何有焉此皆山林之士所得为也若夫朝廷之士则不然太史公网罗旧闻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创业文景守成至今使人如亲见之书封禅平准传货殖皆谏书也而后世以为谤韩退之未遇时欲作唐一经以垂无穷既入史馆不敢有为柳子厚苦辞迫之曾不少动仅以执事成顺宗实录数卷卒困于谗口窜走无完篇司马文正公受知神宗作资治通鉴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语以訾之此皆巨人硕德名实孚于上下以著书为大业者也犹或所遭若是今吾人挟其山林之学以登于朝廷之上则其茫然自失凛然不敢自放者岂无所惧而然哉尚赖天子明圣有旨姑即旧志为书凡笔削悉取睿断不以其所不能为诸生罪德至渥也于是先生得以病辞归而支离昏昧如沔者亦得以预闻纂修自诡岂非其幸欤然则沔于先生之行独不能无所感者良有以也先生曰子姑迟之吾待子于鄙歛之间不遠矣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一

（明）程敏政 撰

○序

青阳先生文集序 程国儒

文莫盛于三代而三代无以文名者其名不以文也汉以降始有以文得名而其文已不复三代之盛矣呜呼岂惟文哉文者德之华行之表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伪耳是故山之竇气结为龙文日之回光散为霞采十围之木上干霄汉秀色而繁阴必其节干劲坚根柢深固非风雨所能摇振者有元右文声教所被鸿儒秀士萃于一时绘绣错施韶濩迭奏著作之盛儼诸隆古至如服章缝持翰墨以莅戎事而能树骏功守大节诚无愧于古人则四海之内百年之间青阳余先生一人而已至正之乱天下骚然名都大邑所在为墟文武之臣鲜克勤事而先生以孤军守皖城持必死之志处就危之地岌乎江上与天为谋使国势既衰而复振民心已离而复合者盖五六年城陷先生与其夫人若子俱死于难平生所为文悉为煨烬中原士大夫所尝传诵者南北析离不可复得得诸其门人郭奎仅数十篇而已呜呼汝鳩亡而忠臣之志不泯白华逸而孝子之心无穷以先生勲德之茂节行之着使其文不传自足以名世矧犹有如奎所传者虽然三代之文厄于秦火莫得其全而仅存者世谓之经以其所以为训者皆人道之常也先生处

大变而不失其常是以身为训者也然则植世教励名节以与诗书并传者将不在其文也夫先生名阙字廷心武威人至顺癸酉进士官至淮南行省左丞命下而先生已死赐谥文忠追封夏国公尝读书青阳山中学者称之曰青阳先生故因以名其集云

赠安庆知府谭敬先序 汪叟

臣子趋君父之命不计利害惟忠义之为尚非达于理者不能然谭君敬先知安庆之明年夏六月寇至镇卒不战以溃寇退君倡僚幕之官抚残伤遗民固守三越月或曰郡府无兵甲寇出没难测未若还请命于省府君不聽九月几望右丞徐公达领兵城安庆于是民得安全而官有宠锡之荣又明年八月我吴国公躬率舟师解洪都之围三战皆捷大败陈氏之兵其将校悉已杀溺擒降伪主友谅中流矢死降其卒数十万尽得其楼船公悯江夏之民屡年困迫于陈氏战斗供亿不少苏不忍辄以兵加之谋得其人将命以招谕之而谭君往焉或曰友谅死未知其信否不可以轻往或又曰友谅果死其嗣子必继立亦不可往君曰上命也其可辞避乎于是奉命趋江夏宣明吴国威德怀柔宽惠之恩言论慷慨气不馁竭人为之感动厚其礼遇乃以其官使来复命若是二者岂非不计利害惟忠义之为尚者乎苟不达于理而惟人言之去就鲜有不较乎利害者也以趋利避害为心而能忠于事君者未之有也故曰非达于理者不能然君既复命还安庆九华知府刘君喜而寄颂以诗九江宋伯圻又率郡之能诗者咸歌咏之新安汪仲鲁乃以事之关于大节者二并书以为叙

送彭万里之江夏序 汪叟

王师西平江汉伐罪吊民义明势张人心翕合是故一战而杀其大将焚其巨舰再战而俘其众不可以数计三战而殲其渠魁降其将卒数万尽得其楼船古今大快无逾于此夫杀主自立逆乱天常者人得而诛之国家申明春秋大义于天下江汉之民望风顺服知者献谋勇者効力抱才艺怀道德山林幽远之士率皆振奋而愿有为于时也况其勇健有谋直言好善如吾彭万里者哉万里以万户侯从镇同安战守招怀屡建勲绩向之三战皆预焉兹再往江夏且视予疾以别予覩国家盛事絶古今多士云集而予则病废甚不能振拔有为独壮万里之行也执其手而语之曰王师方拯民于水火之中保之若赤子俘获者尽释不杀仁声达远迩真所谓保民而王者哉夫义之着所以胜敌也仁之孚所以安民也敌胜而民安以定天下不难也大丈夫树勲名于不朽殆不违斯言也夫

赠汪德元序 唐桂芳

我大丞相吴国公以天纵之资恢复疆土不五年奄有东南列郡乃辛丑冬十月提兵声讨破九江湖湘间望风奔溃陈友谅瑟缩若狐■〈彳屯〉然然人才国家根柢内卫外扞折冲万里未尝标文武为两途我国公发诸梦寐惟恐人才求而弗获先是行省责守令举所知一人休寧左万户汪德元出戍祁门境上知县廉其能上荐无何召畀以牧民之职德元谢日撰行有赠言者曰子前日之戍乡邑柳营肃清不闻喘息声白日坐

堂上老校数辈扞虱嗜睡不肯下村疇受私遗间有持酒浆至者摇手辞今舍矛槊而事笔砚弃军垒以莅民部钱粟委积讼牒旁午世之守令六事必以辟田野增户口均赋役为治之端而兴学简讼屏慝为治之验往者遭疮痍之秋下车率不加意輒于县庠公馆悉华而新之民力未苏而就敝可胜慨哉德元胄出越国公初从缙绅先生游类知治体者鲍伯原父子儒林之良咸歌之唐仲又序之是岁日南至也

御书孝义家诗卷后序 程昆

予幼则闻浦江郑氏以孝义名四方思欲一造门征文献而未能也今年夏待次京师获识左庶子仲辨继而其宗长仲渙诣阙谢旌表恩又相遇客邸二公苍颜白发执礼谦厚信为圣代之良臣故家之耆德也仲渙当陛辞日皇帝御奉天门亲书孝义家三大字题其傍曰赐浦江郑渙而识以精一执中之玺仲渙稽首拜受百僚卿士欢欣鼓舞咸为诗文以颂仲渙之孝义荷天子之宠光也会予授浦江县令之官踰两月始过白麟溪又获进谒前礼部尚书仲与公辞气从容谦恭谨恪一门子侄数千余指雍雍于于动中礼度同居已十三世歷数百年而遵守家规如一日也盖为家长者不必张公艺之忍而长幼欣欣如春阳之和煦为师傅者不必焦千之之严而子弟循循雅饬安然于规矩准绳之中信自今以往云仍昆来蕃衍盛大以昭先烈于无穷者虽百世可知也噫旌别淑慝表厥宅里此圣朝化民成俗之良规而承流宣化为民之师帅则刺史县令职也予何能哉独浦阳得郑氏以孝义昭信于天下被恩荣于圣代其乡党州闾必有观感而兴起者则予之治斯邑殆不难也夫

送监察御史万资中序 方勉

台臣国家耳目纲纪所系岂文法吏云乎彼以刑名为任乌尽其职哉然则欲提纲正纪俾百司有所慎四海有所赖非才行卓异之士为御史不足以臻其效南京圣朝旧都自我太宗文皇帝驻蹕行在南京官属其制一也然而台臣之选朝廷尤注意焉今南京副都御史姑苏吴公才行卓异帝心简在实总台纲值各道缺员公荐安成万君资中为御史识者谓宜万君永乐辛丑进士高第始授荣昌令将之邑被留馆阁预修国史升大理左寺副转光禄大官署正寧亲归家以道自娱副都公既荐驿召赴北京循例理刑四川道予时亦自太常博士改是道御史因得与资中聚首知其学富才敏谨于言而达于政既而总北京台纲者进资中与同辈策以宪务资中在优等于是命下授陝西道监察御史陛辞赴南京僚友知资中者交口庆之且惜其去属予赠言予惟讯讞刑狱伸雪冤枉彰善劾恶纠谬绳愆固今御史职事愧予才未称资中之所能至于耳目纲纪之系凡台纲所当为者予不敏愿与资中共相励也若夫舍国家生民安危休戚不虑于心而惟掇拾人之小过文以大失致加于罪求闻于时资中与予必不为矣复何言哉资中行矣予与诸君子日相望焉美

新安太守孙侯诗序 杨寧

周官之制备矣自秦罢侯置守以郡国计之守之职视古诸侯为重其任重若此其

选不尤重乎然岂人人当其选哉东西都之盛得牧史籍若龚黄召杜不数人可见已我国朝治隆前古预是选者必臻简拔其间亦有闻望儒臣在选中若福山孙侯遇其人也哉侯世家也长才异能来为徽州本政教正法则审均辨利不待次而举病不待顽而废哀惻恤孤而惠养不遗折奸禁悍而刑罚不过岂非知虑足以治之仁厚足以安之德音足以化之欤九载考最六邑之民涂奔巷聚乞留复任命下之日黎老童孺舞蹈欢呼更相贺曰吾族克安而生矣予承乏长秋官时闻其声誉日着及致政归益见侯治行卓卓起人若平婺源程烈女休阳贩夫二疑狱其事尤赫赫在人耳目非政通神明者鲜或有此是宜里巷之诗歌搢绅之清颂作矣祁门士汪思敬于是勇激于心铿戛其声以新安山水人物之胜撮其最者发咏德之什以予传卜氏之学请叙其美予固知侯之深者其德泽在是州与山高水长而能并任公之贤不负文公之教以增他日太史循良之籍宜矣顾宁虽在野敢不为吾君分治其民者以得贤为心哉则思敬之诗虽托之麦秀襦袴之作而于比兴之义殆又过焉所谓百世之甘棠者在是矣予故乐道之以为分民牧之麾者劝

去思诗序 鲍宁

去思诗者前太守永嘉孙公既去徽士民思之而作也昔公为秋官主事以多病乞归大臣高其名不聽其请谓徽江左大藩荐公俾卧治焉公为政以清心省事为本始至郡一切事有扰于民者悉罢去不烦其令使民易从其聽讼也情可矜者辨遣之怙恶不悛者绳之莅政几四年病居其半推心以待物镇之以静而民益安呜呼此所以无赫赫之名而有去后之思也欤士民所以思于公者或见于篇章或见于方言不一而足休宁士曰孙鼎嘗亲炙于公最深于是因士民之歌采其近而可知者装潢成卷将诣公庐以申起居之问属宁叙之宁谓公心学高明清风雅德足以表正流俗故在位而民安之既去而民思之思之不足而咏歌之咏歌之不足至有不遠千数百里而造其庐者焉呜呼非德义之感于人心能如是夫昔宁之见公也公待以客礼而忘其势分之高下宁退而言曰孟子所谓古之王公好善而忘势我公有焉虽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宁也亦不敢不勉由是宁虽感公知遇而足迹未嘗轻至公门是岂踈于公哉蓋道义之所存也此鼎所以不遠千数百里造公之庐而宁所以拳拳于述其情者欤鼎往拜公于庭下请以六邑士民之思公者为公寿复为我谢曰宁昔受公明训謹不敢忘公賜梅花与诗尚无恙他日鼎归宁候之于城东门外以审公之安否僥得见公手翰又如亲见公焉是为叙

贈程文实序 鲍宁

予家去槐川不二里视程氏为世戚而予又与文实俱业儒为同道交地近也世戚也同道也其相知之深为何如嗟夫文实世家后裔之贤者也修在己之学以绍德于前述先世之勲以垂声于后此其志也数年前文实以其六世祖丞相文清公所上宋理宗道学表并救灾备邊诸札俾读之予叹曰不图公之造道至于斯也其济时垂训之典乎文实曰先丞相文翰甚多今存者无几家传者若干篇续得者若干篇小子将益图之彙

集以垂永久诚大愿也未几又告予曰先丞相去忠壮公凡若干世忠壮勲烈之大者梁史固载之矣然神而明之以庙食百世膺诰命之褒赠而垂耀无穷则至宋而后大备惜其文辞事实散漫间出而无以覩其全向者尝得一二而珍袭之今也天与之幸十得七八矣僭欲有所论述穷上极下旁通曲畅以备一家之言庶有以垂不朽子谓如何予闻而壮之又二年文实遂以成书二帙属予校其得失其一曰明良庆会录则先丞相在位时君臣赓歌赐奏之辞暨其出处本末也其一曰程氏源流录则述忠壮公为详上溯其源则忠诚君元谭公之遗事可以槩见下衍其流则云仍之贤者达者可附载焉一开卷间上下千数百载如指诸掌而程氏之文章人物如繁星丽天其光芒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呜呼使文实以文学发身得一郡一邑以自効所以显扬其先者又岂加于此哉惟其不为一代之显故能永百代之传此君子所以有取于斯也今年八月望日文实年周五十是为始生之辰诸君子因其述祖之有成而愿其流庆于永久此歌咏之所以作也虽然五十而知天命圣人事也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贤者之希乎圣也文实于述祖可谓有功矣由是而进修不懈则圣贤性命之学必将与有闻焉文实其勉诸予日望之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二

（明）程敏政 撰

○题跋

题酈生长揖图 程俱

李伯时作酈生长揖图直作高皇踞两女子洗而酈生长揖此徒见汉高无礼食其不屈之意而无以见高皇闻善而服改过下士汉所以兴之故要当作辍洗起衣躡履迎客之状乃胜耳方是时天下草昧糜烂土崩之时也沛公踞见一里监门其失亦微耳非汉所以强弱兴亡所系者也而食其遽以谓将以助秦而非所以攻秦何也岂辨士专以捭阖动聼为务而其言不得不夸邪是不然食其为是无当之言可也沛公豁达聪明之君也而可以虚言屈乎夫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有国家者皆然而危乱之时为甚故萧何以韩信用不用卜汉高之霸王晋人以谢安石起不起知江左之兴亡唐室以裴度进退为天下之安危盖士之不可失如此使汉高失一食其可耳然骏骨不收絶足不至巢卵不育凤鸟不下士有深藏高举望望然去之而已况声音颜色拒之千里之外乎则其不足以攻秦而足以自亡也明矣是理也非酈生之夸言也

房太尉传后论 程俱

天寶未天子避盜劍南房管以宪部侍郎上谒建议遣太子诸王镇诸道于是太子为元帅都统治兵朔方颍王璿镇成都凡剑南西川山南西道之师皆属永王璘镇荆州凡山南东道江西岭南黔中之师皆属丰王珙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盛王琦领江东河

南淮南节度禄山在京师见制书抚几惊咤曰谁为上画此谋者吾不得天下矣自燕兵横溃四出天子匹马走西南二京遂为盗守方是时天下不知属车之所在赵魏秦郑梁宋之吏不种族无类则怀印易衣而走耳甚则开闢除道扶服叩军门其郡县之民所为震心褫魄惊动耳目者非大燕之号令则其旌旗兵甲与夫高车大纛为贼谋者也天下必以谓遂无唐矣然于此时诸镇崛然声治兵问其帅则皆天子之子也夫以帝子之众召天下之兵据都会张形势虽不与大盗角逐而天下之心固已有所系矣则是怀忠徇国者有所恃而赴功闻鸡夜舞并驱逐鹿之人亦有所惮而不为矣予尝论之天下之事理近而功显者虽常人可与知焉至于无用而有功言迂而效切者非明于大而进于几盖不足以权此且亚父以楚心致民望武信君以范阳令下燕赵淮阴以赤帜殲赵军楚心非贤王范阳令非国士赤帜非利兵也然三人卒赖以济者岂非所谓无用而有功言迂而效切者类乎夫诸王不足以斗强敌明矣管实以此系天下之心此管之谋大识远所以越常情万万者也然则中兴帷幄之功劳孰为大而贺兰进明徒以偏忿毁言激怒人主反其功以为罪而肃宗遂信而疏之使肃宗有君人之明其思之矣若曰吾既以元帅起北方北方之重兵贤将吾有也西缀關中北俯贼巢便利之地也而谁忌乎虽然天下大物也非有道者不能遗物非有公天下之度莫能达天下之大计若肃宗宜其怨而疏之矣自天寶至德后名相不为不多而管独巍然有大臣之望天下称之曰房公至名世立言之士莫不敛衽改容称其道德此岂私好而然哉然管之本谋言不见于编册顾因进明之譖而后世知谋之出于管也至敌人抚几之事则史无传焉独见于司空图之诗图亲仕唐室司词命至大官其言必有自可信不疑予观德宗之幸奉天也李晟请驻蹕邠梁以系天下之心仆固懷恩给回纥以入寇亦曰天可汗弃天下中国无主众是以从彼敌人智宜足以知此是其所以抚几而叹邪（厚斋王氏困学纪闻曰司空图房太尉诗云物望倾心久匈渠破瞻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拊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管建遣诸王为都统节度而贺兰进明谗于肃宗以表圣之言观之则管建此议可以破逆胡之胆新唐书采野史稗说而不载此语唯程致道着论发扬之晋以琅琊立江左之业我宋以康王建中兴之基管可谓善谋矣）

跋山谷食时五观 朱松

右鲁直食时五观语予受而行之犹有愧于藜藿而况玉食乎今錄以示诸弟而赞之以三语曰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岂欺我哉宣和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建州龙居院上方书

跋冯宿所为某人碑文 汪应辰

裴度征淮西韩愈冯宿皆在幕府后宿为比部郎中愈论佛骨时宰疑宿草疏出为歙州刺史今观宿此文谀佞虚诞识见浅俗词气卑弱决不能作论佛骨疏时宰之疑其不智甚矣

龙川别志 汪应辰

无垢居士昔为应辰言读书考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节若小疵当阙而勿论盖其间往往有曲折人不能尽知者如欧阳文忠公志王文正公墓言寇准从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闻天下岂问人求官者若此类宜慎言之予知斯言之为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尝罪宋子京为晏临淄门下士而草晏公罢相制有广营产以殖货多役兵而规利等语为太甚龙川志所书悚然自失轻议前辈而不知其曲折类此者宜不少矣无垢之言于是益信因书以自傲云

续池阳集 汪应辰

毕渐当章惇用事嘗建请元佑党人所立碑碣宜一切毁坏今观续池阳集二苏二孔鲁直之诗皆载而渐实序之向所建白乃自犯之何邪张丞相天觉在言路尊王介甫而指司马温公为奸邪者也及观其作唐质肃公墓志言温公则曰司马公光谓介甫则直曰王安石而已由是观世之议论谬于是非邪正之实者未必心以为然使士大夫心口如一岂复有纷纷之患哉

读寇莱公集 胡仔

莱公集以江南春二首观之则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

书徽州婺源县中庸集解板本后 朱熹

此书始刻于南剑之尤溪熹实为之序其篇目今建阳长沙广东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张侯又将刻之县学以惠学者熹故县人嘗病乡里晚学见闻单浅不过溺心于科举程试之习其秀异者又颇驰骛乎文字纂组之工而不克专其业于圣门也是以儒风虽盛而美俗未纯父子兄弟之间其不能无愧于古者多矣今得贤大夫流传此书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闻而乐赞其成者也是书所记虽本于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实不外乎达道达德之粲然者学者诚能相与深究而力行之则先圣之所以传与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将有以自得之而旧俗之未纯者亦可以一变而至道矣

书李参仲家藏二程先生语录后 朱熹

程氏书初出时人以其难得而珍贵之然未必皆能讲究而践行之也近时以来传者浸广而后人知其如丝麻穀粟之不可一日无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则亦鲜矣因观吕滕李三君子传授旧编及李丈跋语窃有感焉谨识于后庆元乙卯仲冬甲辰朱熹记

跋滕南夫溪堂集 朱熹

婺源为县穷僻斗入重山复岭间而百十年来异材间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学问文章显重于世至户掾滕公虽稍后出然其才志杰然逵过流辈譬如汗血之驹堕地千里方将服鞵鞞鸣和鸾范其驰驱以追二公之逸驾则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遗文在者不能什一故侍郎吕公仁父嘗为之序云然多一时应用之作未足以见其志之所存也呜呼以滕公之才之杰使得永年益求师友于四方以充其志则其所就岂止此而已哉淳熙丁未其兄孙璘访予崇安出其集与此传示予因太息而书其后

传言公尝为书万言论和战守利害其言甚伟今亦不见集中甚可惜也李丈此传笔力奔放而法度谨严读者可以想见当时朋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朱熹书

跋吕仁甫诸公帖 朱熹

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吕公广问仁父来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问节夫以俱又有维扬罗公靖仲共竦叔共亦来客焉于是李氏父子得从之游而滕户曹愷南夫亦受其学观于此卷可见一时尚学源流之盛矣然惟仁父晚岁宦达其它诸公多没不显滕尤以隗才蚤逝乡人至今嗟惜之而李丈参仲独以老寿终为后进所高仰虽亦不得施其所有于当世而诸公者乃反赖之以传其所著滕君传簿厅记可考也未有建人魏元履与参仲之弟元质书魏时名挺之后改掞之以特起为官数直谏不得久居中既没而天子思之诏褒恤焉元质亦有美才好学不幸亦不寿又可见李氏之多贤也庆元乙卯仲冬甲辰朱熹题

书孟子慕父母章 程大昌

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赵岐曰艾美好也世因其语遂以少艾为少好之女也徧思经传絶无有以艾为好之文或曰艾古女字也传久而讹离析其体则女转为艾此说似有理而孟子之书不经焚毁歷世诸儒无有以疑改易其本用之字者记在三馆汪少监圣锡言衢有士子陈其所见求质于注曰少当读为少长则习骑射之少艾当为义则不劳曲说而义自明矣信哉斯言也凡古书言惩父之艾皆音刈艾即刈也惩艾云者惩絶之也诗曰峙乃钱锸奄观铨艾亦以刈读是其证也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则慕差减于孺慕之时矣至有妻子而慕妻子则所谓孝衰于亲之时不止于稍艾而此之为艾亦衰减之意也

庄子后论 程大昌

庄周之书大抵以无为至以有为初其内篇之首寓意于逍遥游者是其特起一书类例示化有入无宗本而人多不察也夫游而至于逍遥则意欲向而神已达了无形迹得为拘阂矣其曰游岂真游哉精神之运心术之动念虑所及莫非游也其游也与圣人过化之过同也其不游也与圣人存神之存同也而可求诸足迹践履间哉夫游而得至于此则既纵心不踰矩而猖狂蹈大方矣借欲举以告人亦将无地可以寄言则夫托物以喻迹而絶迹以明无乃其出意立则与人致觉者也是故鸪之决起鷁之腾跃鲲鹏之抃击列子之御风虽大小精粗絶不伦等率皆于假物乎言道非徒设谐怪以骋辨博而已也二虫笑鹏是未及乎培风者也不风之藉而羽翰之恃正如下愚自用不从格物以求致知虽作势而上抢枋榆翔蓬蒿稍起輒堕无与为力焉故也鹏搏扶摇一上至九万里发北海望南海背负青天而风反在下无一物能为隔碍则假物之效殆极于是是犹躡善信而致美大超乎其为大人亦既洪矣然有不能逍遥者势资翼翼资之风其大也以物曾不若列子谢弃行迹御风泠然更为无着也凡此三义者每上愈况以至列子则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然亦必有泠然者以供其御而非能自往自复也反复致意既

已详尽然后直抉其奥而为之言曰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也若夫秉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夫其以有待无待譬晓有无浅深而鹏与列子皆未得为逍遥则其化有复无之指岂不因事而自着矣哉得此说而通之凡其寓言所向虽精密荒唐意绪不一而要其归宿瓦砾尘垢无适而非至理也古今多罪周之诋訾尧舜孔子则相与引绳排根一切斥为异端此为世立教者所当然也然而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尚见称于夫子则周之所以自处者清淨无欲而其所排弃者又皆推见礼法败坏之自而归诸见素抱朴之域其折衷轻重别有深意虽甚放其言亦隐遯疾邪者之常不足多责也若夫谈道之极深见蕴奥或时假设古人事为以发其欲言之心肖写世间物象以达其难言之妙凡鲁论周易微见其端者至周而播敷展畅焕乎其若有状可觀而有序可循何可少也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废言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周之言其当槩废乎至于放言已极太无町畦周亦自伤其过也则又取治道本末而究言其精如九变五末使遇尧舜君出为陈之其真荡放无检如槌

■ 〈木是〉絶灭所云也哉

书史记律书后 程大昌

通则为圆机也史记黄帝推策之语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周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谓终而复始者正展转相生法故孟康谓黄帝作厯厯终复始无穷已之意此其说有理而可据者也既已得其终而复始之法则星可推厯可起故曰名察度验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验者即其躔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浊五部气物分数皆可稽考而厯立矣

书阿房宫赋后 程大昌

杜牧赋阿房其意遠其辞丽吳武陵至以王佐誉之今用秦事参考则其所赋可疑者多其叙宫宇之盛曰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按始皇纪作阿房在三十五年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据地理而约计之自渭水而南直抵南山仅可百许里若从东西横计之则自鄠杜以至泾水亦无百瑞安得蓋覆三百余里也及其叙嫔妃之盛则曰王子皇孙辇来于秦为秦宫人有不可得见者三十六年此又误也始皇立二十六年初并六国则二十五年前未能尽致侯国子女也安得三十六年不见御幸也邪按本纪曰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则宫室嫔御之盛如赋所言乃渭北宫宇中事非阿房也阿房终始皇之世未嘗讫役工徒之多至数万人二世取之以供骊山未几周章军至戏则又取此役徒以充战士则是歌台舞榭元未落成宫人未嘗得居也安得有脂水可弃而涨渭以賦也其曰上可坐万人下可建立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而始皇未嘗于此受朝则可以知其初樞未究也而牧皆援渭北所载以实渭南岂非误欤

书寿王议周鼎 罗愿

呜呼人君之趋向可不审哉自始皇欲出周鼎而孝文即渭城也惑新垣平之诈亦以为周鼎当见皆见讥前世武帝适得一鼎而当时又以为周之故物寿王独知其非而明之盖以其君为欲得事实也彼孝武者徒欲美其名不乐其说而遽胁之以死于是寿王遽易其说为称颂之语以为上天报赐鼎为汉出以此为非周鼎然后帝释然称善又从而赐予之以此知甘言之所以进者皆其主驱之使然不然犹有所畏而不敢也若寿王者一为正论几不免于死转而为谀褒赏从之天下趋利之士乌得不劝哉

题五峯先生知言卷末 吳徹

右五峯先生知言一书传于世实甚久凡后学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而吾乡学者或未见焉某受此书于南轩先生谨谕诸同志汪伯虞钺木以广其传异时吾党之士有文词者有学问者有才智而可与立事者有刚正不挠恬退有守温厚而寡过者皆知以此道为终身根本之地如萧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守河内则庶几乎知所税驾不然吾惧其终身之无所归也

题晦庵先生真迹后 滕璘

晦庵先生世家吾乡中徙于闽倡明道学戶外屨满而乡人未有至者淳熙乙未先君始命璘兄弟修书辞以请教先生报书示以为学之要明年先生来归始克谒见而请益焉自后通书悉蒙见答训迪备至今老矣无以仰副先生期待之意而弟珙不幸早世所藏真迹散逸之余仅存三十纸每一览之悚然起敬恨先生不可复见也刻之博雅堂以示子孙俾知先生不忘故乡私淑诸人者如此先生尝铭先君墓又尝跋叔祖溪堂先生传与弟珙景吕堂诗文并附于后云门人新安滕璘书

跋地理书 程先

送死大事也不欲速朽圣门尝明辨而深言之然用伎术者流于迂窃吾道者过于矫迂者惑祸福则几有迂延而不葬矫者昧物理则必至忽畧而妄为二者过犹不及必得中行而与之可也礼经曰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又曰毋使土侵肤又曰卜其宅兆是中行者也然所谓卜者亦岂不求其所可信而可恃者邪所可信而可恃者何理也格物致知之一端也非知道者不足以语此尝读地理书自青乌而降几汗牛充栋皆后世伎术者为之不足信也然无此又无以使后世为人子者知慎终之义识者当如孟子所谓武成取二三策可也暇日取其书之近古者手钞之因题其篇末

题古今事文类聚后 祝穆

记问非讲学所急而亦讲学之一助焉昔上蔡谢公初谒明道程先生颇以记问自多至貽玩物丧志之戒非鄙之也特不欲专以此为学耳窃谓讲学固以穷理为尚而考古订今亦必资记问之博使有一书之未读一物之不知则将羣疑塞胷无说可祛万事措手无术可应此其患在学力之未充而亦记问空疎之过也由是观之讲学之与记问虽若轻重之不侔而又奚可偏废哉然记事为难记文尤难彼答所问数条于宾客对食之顷写党锢一传于远谪无书之乡是乃天稟之异不能人人而然其或抄録以备遗忘

虽去记问远甚母亦犹贤乎已哉穆至愚陋且复善忘凡观古人嘉言粹行大篇短章始固拳拳服膺久则惘然不复可忆未几悔悟随即疏记积以累年遂成巨帙第丛穰猥杂每以散无统纪病之因考欧阳询徐坚所著类书采摭事实及诗文合而成编颇有条理暇日仿其遗意詮次旧藁自羲农以至我宋各循世代之次记事必提其要纂文必拔其尤编成輒以古今事文类聚名之既复自念幼失所怙紫阳朱夫子以母党子姪实教育于考亭书院粗闻绪论今老矣无成犹废日力于此良由善足以为法不善足以为戒或赋诗以吟咏情性或立言以发明理致讲学之士亦将有取岂徒类之云乎抑又尝闻朱子之言曰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记得十件只是十件记得百件只是百件惟温习旧闻以知新意所以常活观是编者盍亦温故知新而不流于玩物丧志斯可矣噫义理无穷见闻有限輒犯不韪自叙其梗槩如此当世大贤矜其用志之勤赐之序引使附以有传而不终泯于覆瓿又幸矣淳佑丙午腊月望日晚进祝穆伯和父谨识

温公隶书思无邪公生明六字跋二首 朱权

先正司马文正公隶古六大字中经党书之禁人莫敢传至绍兴间福州长乐县令杨君德载苏君文瓘相继各得三字刻于县治乃复流布于世然观二君所跋皆以公生明为先思无邪为次某窃谓史克颂晋之一语夫子删诗而存于经他日复特举焉以蔽诗之三百则斯语也其旨可谓宏遠矣尊经之学固当先之今摹刊于如皋便斋东壁

荀卿著书无虑十余万言温公独书此一语何也思无邪者正心诚意之本公生明者治国平天下之要公取卿是语以配经岂苟然哉今刊寘西壁噫圣贤之言虽有先后之序莫非正大之理温公抱诚明之学平居暇日采摭经传格言形诸心画既躬行以光辅元佑之盛流传不朽启迪后来某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书道命錄后 朱申

道命錄者秀岩李公所编也命名之义取诸论语蓋有感于吾道废兴之由子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学者于此又当思君子不谓命之意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三

（明）程敏政 撰

○题跋

书王国瑞料院所刊遗教经 程秘

此编劝善戒恶不啻万言然大旨不离乎仁义礼智信五字而已吾儒之道与天地并约之不盈一指充之可弥六合故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书李林甫传后 程秘

肃宗欲发李林甫之墓李泌諫曰若尔如明皇何肃宗泣曰思不及此泌之言一时承颜之孝也古人达孝其然哉

书绍兴正论后 程秘

尚书金公不附桧者一闲十八年桧死方出此书乃缺之

跋李用之太极问答 吕午

朱文公先生太极中庸说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舍是他求犹厌五穀而欲吸风露以为竒也或知尊其说矣未免轻下注脚则一字一句易流于差又将如五穀不辨种类而以莠为苗者有之惟能遵守先生之学规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致力焉则亦庶乎其可矣此御史李公所以致问于西山旁采于诸人反复讲明以求真是之归也

题增广字训 程元凤

晦庵述近思录首列阴阳变化性命之说或疑非始学者之事东莱曰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讲学之方躬行之实具有科级今观宗人达原所辑字训盖所谓知其名义者也学贵乎名义之知而止邪读之者必于讲学躬行之际加之意庶几非苟知之

跋程少章文藁 方岳

少章少时挟老笔场屋间大畧如李将军与匈奴左贤王战时汉矢且尽吏士无人色而意气自如军中服其勇也既不得与诸校尉等伍輒弃去更为表启箴颂以从诸公贵人游则又似东方曼倩与郭舍人戏为隐语所谓伊优亚狎牙漫不知为何等言而应对锋出莫能穷者今老矣见予辟雍视其谒官人矣亟屣履迎谓之曰飞将军迷失道天也非有先生得无尝给驸朱儒乎何其恩泽侯也少章曰士有桑枢瓮牖矻矻穷年而莫之与者有高冠侈袂放浪江湖而莫之返者要之亡羊等耳予家笔峰下有田一廛予将驾黄犍其中时或作劳酷老瓦盆以醉虽与子州里吾将洗吾耳也况诸公贵人哉予笑曰少章今又一变为汉阴丈人邪

仪礼经传通解目錄跋 朱在

右先君所著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今刊于南康道院其曰经传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盖先君晚岁之所亲定是为絶笔之书次第具见于目錄惟书数一篇缺而未补而大射礼聘礼公侯大夫礼诸侯相朝礼八篇则犹未脱藁也其曰集传集注者此书之旧名也凡十四卷为王朝礼而下卜筮篇亦缺余则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删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从其藁至于丧祭二礼则尝以规摹次第属之门人黄干俾之类次他日书成亦当相从于此庶几此书始未具备顾念先君早岁即嘗有志于是书比在经筵嘗具奏欲请于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编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旨意具存此篇今谨繕录如右读者当有以识其心之所存矣礼缺乐坏千有余年今幸讨论粗见端绪而天不假之年使不究竟其大全而所就者止此呜呼已矣其可为千古之恨也夫嘉定丁丑八月甲子孤在泣血谨记

易吕氏音训跋 朱鉴

先公著述经传悉加音训而于易独否者以有东莱先生此书也鉴既刊启蒙本义念音训不可阙因取竇婺临漳鄂渚本亲正讹误六十余字而并刊之如豫爻之簪（晁作戠婺漳鄂本作戠）损象之室（晁作■婺本作■漳作■鄂作■）则有未详者然非有害于文义已足为善本矣至于嵩山古易跋语先公尝折衷鼂吕之说于其后今三本所载不同而文集中乃有晚岁书委鄂教滕珙以改换最后两版者其为后出无疑云鉴谨志

书楚词后 许月卿

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文公集注谓虚以待之于无为之先恐两之字当作一样看虚以待事于无为之先无为事先也无为之先犹言勿为事始事来然后应之不先以事累吾心也恐屈原本意如此

淑离不淫集注淑善也离如离立言孤特也按离立出戴记离坐离立毋往参焉离立者不出中间则离为两人相丽明矣屈原本意恐谓丽者易淫惟橘丽而不淫此其所以为善丽也离当训丽恐不当引离立若引离立则离坐岂亦孤特乎

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韩汤都亳文王都丰武王都镐身都卿相之类都皆训居今训为大可谓文王大丰武王大镐身大卿相乎建邦设都岂可谓建邦设大乎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予于初度兮肇锡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则兮字予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集注降叶乎攻反能叶奴代反按此六句一韵也文公以为三韵恐非是庸与降叶如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万年保其家邦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之类是也江与庸叶则降岂不可与庸叶乎盖四声通用也庸与名叶如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之类是也名与均叶如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之类是也能与佩叶如嗇于财亲贤而任能（此成王冠祝词也）之类是也财与能叶则佩岂不可以与能叶乎盖四声通用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盖思亦与财叶也观于诗可见

哀民生之多艰终不察夫民心民人也原自谓也集注以为天下之民恐非是但味语脉则可知矣古者民与人通骚经一篇此类甚众如民生各有所乐集注以为人生相观民之计极集注以为人事民好恶其不同集注以为人性民之训人集注既有明证哀民生之多艰终不察夫民心此二民字亦当训人盖原自人也

瞻前而顾后集注瞻临视也顾还视也恐当云瞻仰视也凡后之于前下之于上则言瞻临者以上临下也恐非（诗靡瞻匪父民具尔瞻鲁邦所瞻仰昊天论语瞻之在前）

歴吉日乎吾将行集注歴遍数而实选也恐此歴字只是治歴明时之歴不当作经历字解盖古者只有此一歴字经历用此歴字治歴明时亦用此歴字后世以经历从止歴象从日乃创立此字以别于经历耳如尧典歴象亦后世所改

题五显事实后 胡升

本朝神祠见会要姓氏皆可考惟此独无姓氏何邪升曰莫之为而为者鬼神也周礼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汉仪祠五祀宋朝明堂图五方帝位于昊天侧从之以五人帝五官神皆五行真气也盖五行为天地间至大之物必有为之主宰者故曰元冥曰祝融曰勾芒曰蓐收曰后土皆指水火金木土而言若五神岂非默助五行之造化以福生民乎或者以五圣为五通非也盖本朝政和元年正月诏毁五通及石将军妲己淫祠至宣和五年适有通颺等侯之封前后十余年间黜彼之邪崇此之正昭然甚明尚可得而并论之乎亦缘乡曲前辈偶传会佛有六通弟子五通之说以启后人之疑耳迪功郎国史实录院编校文字胡升书

跋彩选图 胡升

宣和间文物备具淮人王慎修思永博学知故实出入京师从贵胜游尝仿赵明远哀类作彩选图以缙绅之升降诏旨之予夺寓于戏博间绍兴末其季子嵎抱遗书请序于灵石山谢仍景思叹思水官止于一命寿不登于三秩幸此书传世而行远也予尝疑之消磨有限之光阴驰骛不切之胜负人欲滋长其机甚可惜虽然幸彩选于一掷骤进不足喜骤退不足怒所以杨次公于丁谓曰骰子选耳有志者观此亦足以自警云

书易启蒙后 胡方平

易本义一书阐象数理义之原示开物成务之教可谓深切着明矣启蒙又何为而作也朱子尝言易最难读以开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数必明象数而后易可读启蒙四篇其殆专明象数以为读本义者设与象非卦不立数非蓍不行象出于图书而形于卦画则上足以该太极之理而易非沦于无体数衍于蓍策而达于变占则下足以济生人之事而易非荒于无用且其间又多发造化尊阳贱阴之意易之纲领孰有大于是者哉明乎此则本义一书如指诸掌矣然启蒙固为读本义设而读启蒙者又未可以易而视之也

题朱子三书 朱浚

四书广大精微与天地并道之不明千载周子图之书之张子铭之我先文公曰通书与太极图相表里又曰太极图于西铭都相贯穿然则四书之后有三书焉三书者一书也妙而造化阴阳奥而道德仁义大而天地民物之理如日星之揭如雨露之润而乃有疑无极太极者议干父坤母宗子者先文公既发明以示学者又且冲锋破焰而力争之道繇是而无晦蚀今闽府通守黄君益能会粹儒先之言伦通类聚览之何其富也然而旨本师传辞非己出述而不作如此真博学而详说者欤真入耳而着心者欤是知黄君笃志为己之学也向浚需次仙游至官之时黄君去为湖湘帅咸淳辛未浚甫列郎闾君过我甚厚惠示此编意其或有庭闻也涵泳省察之余敬题梗槩而归之是岁季夏中澣朱浚敬书

书皇极经世书二百五十六位本数图后 程直方

右本数十六大位总为一图数起于东南世之世之世一加一为二又加一为三又加一为四用左而右运之世之世与因上而下世之运之世之世皆以二为一加一二为四又加二一为六又加一二为八次右会之世之世与次下世之会之世之世以三为一加一三为六又加一三为九又加一三为十二次右元之世之世世之世与次下世之元之世之世皆以四为一加一四为八又加一四为十二又加一四为十六于是纵横数之则一加倍为二二加倍为四四加倍为八八加倍为十六自横一层至于十六层纵一行至于十六行终西北于元之元之元之元二百五十六莫不皆然明道先生所谓加倍法默有契于邵子者于此见之盖皇极入门第一义也是宜通数之除以此分秒动植既济之行亦以此也（例见后）愚尝以易所得呈初庵先生傅公公谓数本不出于易系天一至地十生两自生八也愚乃悟天一至地十加一也生两自生八加倍也加一倍法兼尽之者两四八不出乎天地十数之外也以是说寻绎诸数惟本数为合因图之将以呈公而公捐馆矣闻公有廖氏玄玄集意其中有是说公之从孙实齐使君以钞本见教亟读之至诸数起祖一图谓其后必有本数起法首尾熟阅无有也曲成诸图不足以当之愚不揆因以附焉又尝取世之世一位为图以明分秒动植既济之所由亦赘于左方庶见曲成四数非吾图也其绪不可得而抽也（货财失之尚可得尊长遗文失之不可复求矣变故之余每抱凄恨一日王用宾出示此图云前村先生所作伏读再四悲喜交集因特录之以附于事述之后恍若穷庐暴富矣后之人当珍爱之族孙七十四岁翁枢谨题）

宋广平梅花赋跋 方回

皮日休桃花赋序有曰宋广平为相其端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石心肠不解吐婉媚辞然观其文而有梅花赋清新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似亦为知言者盖唐人文袭六朝余弊至元和而后大变此赋诚有徐庾之风引傅粉何郎窃香韩寿九疑英皇姑射神人通德拥髻绿珠坠楼温伯雪子东郭顺子灵均憔悴曼倩敬傲文君妩媚飞燕轻盈十二事以况之而缴之曰口吻雌黄儼议殆徧意谓世人之见梅花者其雌黄未必皆中的也然后断以己见谓凡草木皆无岁寒之操而此花独君子之节措迹隐深寓形幽绝耻邻市廛甘遯岩穴此十六字非寻常体物语终之以永保贞固乃广平一生刚劲之气见乎辞者盖其为宰相也争大事不少挫过于姚崇其未相在外跋涉之时多其既相在位之时亦少视彼沾沾自喜以宰相为荣而固位惜宠不肯退者万万矣信乎其为永保贞固也而日休乃谓赋语婉媚是不可不详订本末以示来哲

题吴云龙诗集 方回

古之学者出于一曰义理之学无他学也后世之学去孔子未久异端百出伤义悖理赖七篇之书辟之故其说或亡或存而不行汉尚黄老魏晋而后佛老角立遗世大患今当世之患独存佛老之末流而失其本亦不足畏也已奈之何儒者之学又自为乖异而不归于一哉然义理微言不絶于方册者与人心俱未尝泯也及朱子注四书以贻后

人而义愈明理愈精学者欲舍是而求所谓学可乎传注如毛郑一学也词赋如贾马一学也史笔一学也古文一学也制度考究一学也诗词之学自建安迄晚唐一学也虽各自名家而求其言之合于义理号为知道君子则鲜其人况近世又有所谓科举穿凿之学笺记偶俚之学畔义理而逐时好岂不痛哉物极而返今之为士者一切不讲惟诗辞之学仅存予朱子之乡晚出者也仕而归老去朱子之没未百年求所谓义理之学者不一见焉而以诗歌之学求予讲书者则不胜其众于众之中而察夫胷次笔下之不凡者又仅一见焉歎吴飞云龙不凡之一二者也短篇近体不尚工巧大篇古乐府沛然出特然竒予犹欲其敛豪宕而入细润抑悲感而就和平也虽然义理之学自古圣贤传至朱子固公于天下而非乡人之所得私也生于阙里为颜为曾彼独非乡人乎不此之务俾后世独以诗人见称则胡邦衡以荐朱子者岂朱子之志哉云龙勉之

书婺源龙陂程氏谱 程龙

欧阳文忠公谓程氏之族莫盛于唐族分为七三祖安乡夷考江南之程又七分族之半耳自陈亡隋兴而江南之族有返而北归者自宋南渡而江北之族有转而南徙者盖江北中土始以三国之争继以刘石之乱重之以五季宋南渡之余中原板荡十室九空其族无噍类者盖多矣何独我程姓而已哉独吴蜀僻居一隅以故族姓往往蕃衍虽盛唐七族其姓固有自江南徙者我程自忠壮而下北归已众传而至于黄墩四祖独纂祖一派蕃盛今其直下枝派可接者仅十之一二其子孙众多已难数计然而或以仕宦或以流移彼出此入此出彼入互不可考有如江淮河汉之水同源异派及流而至于海也亦莫别其为江淮河汉之水矣郭崇韬拜汾阳之墓狄武襄谢梁公之谱是非贤否有后世公议在各房子孙欲沿流究源者亦推证而传信可也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四

（明）程敏政 撰

○题跋

跋深衣说 曹泾

徽士自淳佑壬子岁魏公静斋克愚来为守始知服深衣盖由特制赐紫阳生泾在列焉静斋之先君子鹤山先生精于经是必合法自是同侪转相仿慕人具一通学校期集用准褊幘以为简便然习而不察一仰成于缝人行之且五十年而予亦六十七岁耄矣其不察犹夫人也陈君寿翁以旧说见教训故叙次若出于其自为言而未尝不本之先儒要其归于经意卒无背也其为说字字研审其大节目则曲裾圆裾之辨衣裳幅数连属之当令人一见涣然至于以二句十四字为续衽钩边之训酷似孟子说诗例比吕氏尤为峻洁而郑氏之云亦可因是推之以还本旨然微寿翁郑意晦矣呜呼兹古大人格物之学也人人于读书遇事平心而玩触类而长如此亦何经之不可穷何理之不可

通而何事之不可处哉岂特深衣一节也

跋朱文公通鉴纲目藁 程文海

遂良出示通鉴纲目藁一幅书建武二十六年七年事曰朱子之笔维昔道学诸儒于字画盖不数数然也独朱子少尝学书而其字画奇伟卓绝片纸流落人之好之宝之也殊尤虽然朱子之为人纲目之为书其所以可好可宝者夫岂以其字哉览者详焉

题渊明图 程文海

当其时或交臂而不之识亦既远矣乃共以笔墨追求之聊代渊明一笑

书孔明出师表后 陈栎

周公作周礼以冢宰统宦寺宫府一体也前汉此意犹有存者邓通文帝弄臣丞相申屠嘉得召而欲斩之宣帝以后体统寢坏近习之权重于宰相后汉卒以宦寺亡宫府不一体故也孔明深识治体故虑及此其后孔明既没所荐忠贤蒋琬费祋董允相继秉政皆能确守此意后主犹赖以存诸贤皆没陈祗进而嬖幸黄皓用事后主遂亡惟不能遵宫府一体之戒以至于此哀哉东坡曰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出师一表与伊训说命相为表里朱子曰胡致堂议论英发人物伟然向尝侍坐见其数杯后每歌孔明出师表前辈于此篇尊尚如此岂苟然哉

书兰亭记后 陈栎

王逸少东晋人才之杰出者邪一时宗尚老庄清谈无实其论独识时务且尝沮桓温请迁都之议斯人不多见也此篇以一死生齐彭殤为诞妄盖辟庄周矫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书胡云峯二程夫子祠记后 王仪

仪擯于春官退守乡校草庭程公实序宾先祠盖议于此时朱君续郡志仪具二程子世系上自仪同备补遗阙秉笔者弗察未几仪复代去事俱不就议者惜之此记远引孔子殷人孟子鲁公族为证本原的称草庭屡以为属敬谢不敏云峯胡公能为草庭奋笔发鬱识者莫不称快也事苟诬巧饰不足以致信苟信沈抑寥远不敢湮荒垣废墟宝藏夜发去为国器更岁歷代人犹指其故处以为异过而踌躇万一复冀矧吾新安重以朱子乎此记传三十六峯遂与岱峰争高矣草庭此举诚不愧为二程远孙云

跋寧王吹箫图 胡初翁

五王长枕大衾之乐视布粟謡辽绝矣此横轴寧王卧吹洞箫意在凤台之表临淄王执乐句坐节其旁幅巾赭服逸侣无比前有伸掌侑拍开口微笑者不知何人意必高力士等輩也想当时所奏霓裳羽衣耳噫霓裳羽衣乐矣胡笳戍鼙掩抑其间知之否乎夏五予之歌祈招之音垂戒一也使王化明天伦叙立諫者常以此道进天寶末年未必遽肠断于蜀山夜雨闻铃时也呜呼画史之寄意勤矣然非但握干符者之规茅檐荆树下盍思之盍思之

书春秋色鉴録后 程文

古之以女色败国亡家而杀其身者多矣后世犹有乐其祸而不悟者何哉盖男女人之大欲欲动情胜而不知以礼防之若决江河而放之陆莫之能御矣昔太史公作史记载景帝诸王深僻事纖悉具备或疑君子知礼何庸观此小人肆情适长其非心先儒谓与孔子删诗同意太史公盖愤世嫉邪而不能已者许君少渊取左氏传凡女祸类为一编而各论注其下以为世戒名曰春秋色鉴录亦太史氏之心哉呜呼有文王之化则汉广之男行露之女自能无思犯礼况春秋之世乎读是编者其亦有感矣

书河南上程氏宜振录后 程文

右宜振录若干卷凡天下之程姓咸在焉曰不然也是特河南之一派焉耳河南有二程夫子此其后欤曰未也河南夫子胄出中山中山之胄出自新安之黄墩实忠壮公之裔陈末播迁而北者也河南有上程聚盖古程国伯休父所受封也衣冠世守弥久益盛元魏时以两河大族徙实云中又以官徙沙漠子孙散处诸郡皆谓河南此其云中之派而彦明所修谱也然则黄墩之族何自曰自伯休父东晋司马氏同迁江南有为新安太守而遂家焉江南有程氏自此始新安为河南之小宗而二程又新安之小宗上程固河南之大宗而云中又上程之小宗也文以家谱考之由忠壮而上十有五世而与河南之谱通河南而上望出广平嗟乎谱书之不行于世久矣谱也者所以示一本也定亲踈维遠近敦孝敬莫近于谱而士大夫家往往忽之而不讲或讲之而不甚急何哉是使子孙相率而为涂人也程氏受姓以来枝分蔓衍南宗北族诚有若风马牛者一旦合堂同席而坐虽百世之下四海之遠犹曰吾宗人也情谊之厚藹然如一家岂非以谱之可寻邪若汾阳之拜墓梁公之辞像子騫之华胄杜固之异族此皆谱之不明而昧夫一本之义者也昔者圣人作易自太极生两仪两仪而四象四象而八卦散而为六十有四播而为四千九十有六以至于不可穷即末而求同愈遠而愈大苟要其本不同焉者寡矣是故乾坤震巽有不同而同出于四象阴阳太少有不同而同出于两仪两仪同出于太极今彦明与文在程氏子孙之中亦犹二卦之在四千九十六中也四千九十六卦同出一太极则文与彦明族人之身其初同出于一人虽微谱可知而况谱之足征乎故文虽不敢自附于彦明而彦明亦无得而外文者其本一也彦明既为宜振录又谱旁亲外戚之在服者又将博求天下之凡为程氏子孙世次将会为大谱俾谱无不系之族族无不传之谱彦明之用心厚矣庶几明夫一本之义者国家承平已久文教大张民德日趋于厚有好事者必来取法则谱书之行当自彦明始不独为吾宗喜又将为天下贤士大夫望也

书韩文钞目录后 程文

或曰子于韩文止取此十篇何也予曰先之也先读乎此而有得焉而后可以及其全也韩文无选然眉山公谓唐无文章惟李愿归盘谷序宜无以尚之故取以为卷首其送文畅师序则原道之作也送王秀才又以见求道之方于温处士则君子待时而乐于进扬少尹则贤者知止而安于退盛山十二诗则士大夫处患难而不失其常者也是皆

韩公有德之言触于中而发于外有不能自己者非执笔而学为如是之文也至若燕喜亭记孔子庙碑则序事有体获麟解精而约鳄鱼文正而辨世言孔子作春秋文成而麟至麟灵物也韩公之文乃能训鳄鱼之暴而去之则亦文章之极功也欤故窃以为先读乎此而有得焉而后可以及其全也非选焉则止乎此也于是德临请读韩文予手书十篇以畀之又惧其贪多而有或者之疑也故识其说于目之下黟南生云

题四书集注音义 吴程

凡经注内所分句读皆得之前辈讲明非敢臆决如卷首大学序中定读不学为句盖以先君子松坡府君編集先祖潜斋遗藁有曰昔受学于毅斋沈先生谓章句初本下无焉字时有误连作一句读者朱子笑曰上既明言大学之教民非俊秀不预矣而谓无不学其学邪遂增一焉字使析其学以下属下句又曰无不学是说小学以来事其学焉者则专言大学矣诸如此类若悉以所闻载之编中繁琐已甚姑举其一端于此云至正三年癸未蒲节徽婺源吴程谨识

跋曾子子思子 俞师贤

孔子之道曾子得之而为大学曾子之旨子思述之而为中庸道统之传于焉攸系而汉志所载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今皆不存后世乃间取大小二戴礼文相传会要非本书也然二子之嘉言善行杂出于传记寥寥千载未有能哀而集之表而出之者新安汪康范先生与晦庵朱子生同时学同道肥遯丘园笃志师古乃始搜罗彙萃以成二书藏于家塾迨其孙梦斗始献诸朝而未克颁行于天下今其五世孙畴盖将锓梓广传以昭先世之潜德使后学得以稽夫道之正而不惑于世儒之陋其用心公且溥矣方今朝廷表章圣学二子光被纶綍载建上公加谥宗述是编之行将与大学中庸相为表里其于治道岂小补云儒林郎松江府判官俞师鲁叙

书性理字训后 朱升

晦庵门人程正思字训三十条勿斋增广之为六门百八十三条今增善字补以蒙斋之训凡百八十四条德业尽性心正四条训有未妥僭易数字余皆元文程敬叔读书日程八岁未入小学教之读此甚善但此书四字成言其语既简约而题目多涉命性其理又幽深若非根据出处本义而旁取世俗事物以开喻之未见其有益也试以开卷太极之训言之孔子赞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训太极之字当原乎此其曰至理浑然冲漠无朕者理行乎事物之中如身体之脉理如枝干之纹理彻上彻下无不至到所谓至理也脉理纹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统会之处今以八卦观之干兑二卦同生于太阳之象也离震二卦同生于少阴之象也巽坎二卦同生于少阳之象也艮坤二卦同生于太阴之象也又以四象观之太阳少阴同生于阳仪也少阳太阴同生于阴仪也八卦四象各有统会既如此矣则两仪岂无统护哉故孔子指其统会者而名之曰太极极者屋之脊栋中正高上众材之所葺合者也太者大大之谓也太极者大大高上统会之称而已易书之仪之象之卦两而四四而八以至于无穷由本而末

由原而流皆所谓至理也太极者至理之浑然者也浑然云者如水之浑浊然人之视之不见其中之所有盖理之统会其胚胎融聚者固如此也泉之未发曰冲沙地旷远曰漠眊者目未开而有其罅隙也曰冲曰漠曰无眊皆以形容其浑然者也其曰造化枢纽品彙根柢者气一嘘而万物盈所谓造也气一吸而万物虚所谓化也气之造物化物犹户之一阖一辟也究而言之则阖辟在乎枢枢必寄乎容枢之纽易之仪象卦者造化也所谓太极者其枢纽也物之异类曰品物之同类曰彙万物并生于两间而有同类异类者如花叶之在枝干或同或异也究而言之则枝干本于根根必附乎命根之柢易之仪象卦者品彙也所谓太极者其根柢也玩诸易以释太极之本义本义既得则后世儒者所称述可一见而决若异端之所言者固不足论也凡读圣贤之书皆当如此考究令字字有着落非特此书也故举此一条以见例云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五

（明）程敏政 撰

○题跋

书所编李文公集篇目后 赵沔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凡百有四篇江浙行省叅政赵郡苏公所藏本某既从公传寫复总其篇目如上始沔见欧阳公论文每称韩李其读幽怀赋恨不得与之同时上下其议论而老泉苏公亦谓李文其味黯然而深其光油然以幽自是每欲求其集观之不可得所得者文苑英华中数篇而已既又见豫章黄公谓皇祖实录文如女有正色又子朱子论复性书虽病灭情之旨出于释氏而亦善其有如此思虑益以不覩全集为憾至是乃请于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翱字习之中进士第元和间为史馆修撰疏言既以武功定海内当革敝事复高祖太宗旧制用文德兴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因条上政本六事宪宗不能用后迁礼部郎中面折宰相李逢吉过失移病去雅好推毂贤士韩文公尝有书与之云于贤者汲汲惟公与不材尔其复书以为韩公虽好士惟甚有文章兼附己者无所爱惜或不能然则不肯荐拔与己不同又尝以书责裴晋公居相位道不行忍耻内愧不能引退其于师友及知己厚者骨鲠无讳忌如此则视逢吉辈何所惮而唐史乃言由不得显仕怫郁无所发面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惧而去其言抵牾非事实甚明昔人谓韩公于学莫如文章于德莫如好直而习之文行庶几似焉则以韩谥名而韩李并称可无愧矣叅政公将刻梓以广其传于学者故沔窃着其为人大略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欧阳公为知言云

跋东坡尺牘后 赵沔

宋礼部尚书赠太师东坡苏公忠义贯日月名声塞宇宙盖千载一人也妙龄登高科思以文学经济如贾太傅陆宣公中歲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禅伯如白乐天柳子

厚晚节播迁岭海遂欲阴学长年超然遐举如安期生梅子真此公平生学术三变见于手笔书疏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余事传周易尚书解论语亦博洽之余尔要非志气所存然公尝有曰胶西多古君子使盖公真往来其间轼何足以见之与答陆子厚书所论黄黄高人之意适同噫内圣外王之道不明而豪杰之士不能忘情于方外者如此然则世人所求于公者殆其糝糠土苴耳至正己丑秋过倪氏黟川寓居敬书此于其所观东坡尺牋后

题罗鄂州小集目录后 赵沔

右乡先達宋朝奉郎权发遣鄂州军州事罗公文五卷权通判鄂州军州事临江刘公清之所编次公与刘公同官于鄂公既卒官刘公因以是编刻寘郡斋于公平生所著不能十一故题曰小集其藏于家者余五十卷不幸一再传而中絕遂俱亡矣惟新安志尔雅翼二书吾郡尝刻诸梓此小集者郡人亦尝再刻之故家有其书兵火后板本既弗存三书皆不易得矣沔避地还藏书多散失求小集于友人又得乡先生陈公栌所传本而正其疑繆顾二家本皆前缺篇目乃为录如上宋南渡后士大夫经术政理无媿东都惟文辞若与世俱降者虽能言之士参立角出各名一家高文大册照耀先后而庆历元佑之风轨邈不可追矣公之为学自三代制作名物帝王经世之迹古今治忽之变下逮草木虫鱼之隱蹟博考精思靡不淹贯起欧阳王曾氏上接汉秦求其合作而斟酌剂量之故其为文质厚中正而节度谨严本人情该物理关世教而未有无所为而为者使天假之年恢廓光大见诸设施议论风旨自本朝而达天下则韩欧诸子所以弥纶昭代者赫然复见于当时夫岂至于散落仅存如今所传而已然则刘公既深哀之而朱子每见其文輒推让之比闻其即世而叹惜之者其不以斯欤公早歲尝以荫授京官矣考满归即请祠既第进士得县矣复请祠越五载乃起倅贛州既满归又七年乃得郡其于进退取舍之际如此志之所存何可量也而天固嗇之则当世君子所以重为公惜者岂惟以其文哉虽然公之于文则有道矣公尝论儒者之学去己之私以尽其所受之分以施于上下亲疎之际前圣有作大经大法皆具今之学者亦求合于彼而已其有不合者积思以通之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亲切忽不自知其合矣呜呼昔之以文名家者盖未及此也以公学于古人而反求诸己者类得其要如此于文辞其有不合乎读公之文者试以此言思之公讳愿字端良号存斋刘公字子澄后鄂州卒一百八十一年甲午歲十一月日南至赵沔书

跋谢翱冬青树后引 赵沔

予为儿童时尝见文字一篇记杨璉真伽发宋诸陵将建塔钱塘旧大内越中有义士夜募诸少年别求遗骸尽易其所暴露者后虽取去与牛马骨杂瘞塔中悉非真龙所蜕矣其义士与作传人皆不著名氏自马相而下题其后者十数公亦隱其名所叙述却甚详且言是夕事几觉有踰垣折足者然予后游钱塘问于父老乃无人能言其事或云是塔凡三经雷震最后乃焚其金裹浮图尖之若瓠壺者使皆无名氏遗骸何以能动天

如此予无以应之张孟坚所注谢皋羽为唐珏玉潜作冬青树引盖是暗记此事向所闻
义士者岂即珏邪然注中或言是王修竹又何人也此大奇事非季布剧孟之徒不能辨
数十年间岂无族人子孙能言其事者乎孟兼更博访好事君子傥得其实宜详注谢诗
以传傥能一过越中访问南山陞求得植冬青故处封域而表揭之且记其事于郡乘又
一大奇事也毋徒曰疑以传疑而已

书春秋附錄后 金居敬

春秋赵氏集传十五卷属辞十五卷左氏传补注十卷师说三卷皆居敬所校定始
资中黄先生以六经复古之说设教九江尝谓近代大儒继出而后朱子四书之教大行
然周易春秋二经实夫子手笔圣人精神心术所存必尽得其不传之旨然后孔门之教
乃备每患二经学者各以才识所及求之苟非其人虽问弗答其所告语亦皆引而不发
姑使自思是以及门之士鲜能信从领会者而当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临川吴文正公
独敬异焉赵先生始就外传受四书即多疑问师答以初学毋过求意殊不释夜归别室
取朱子大全集语类等书读之如是者数年觉所疑渐解慨然有负笈四方之意乃往九
江见黄先生禀学焉尽得其所举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所辑春秋师说盖始于此尝往
淳安质诸教授夏公夏公殊不谓然乃为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为学本末甚悉久之先
生复念黄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传可惜也复如九江黄公乃授以学春秋之
要居二歲请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辞大义后夏公教授洪都先生再往见焉夏公问
易象春秋书法如何先生以所闻对夏公犹以枉用心力为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书曰
此羲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遗书当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谢之然于二经旧说访求考
索未尝少后也遂如临川见学士雍郡虞公公与黄先生有世契一见首问黄公起居先
生间日为言黄先生著书大意与夏公所以不然者时江西宪私试请题虞公即拟策问
江右先贤名节文章经学及朱陆二氏立教所以异同先生识其意即其对卒言刘侍读
有功圣经及举朱子去短集长之说虞公大善之授馆于家以所藏书资其玩索袁公诚
夫吴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师说为四书日録义多与朱子异求先生校正其书先生
悉摛其新意极论得失为说数方言袁公多所更定至论春秋则确守师说不变先生亦
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絶不与人谈尝以为春秋名家数十求其论笔削有据依
无出陈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传注得失之由而后笔削义例触类贯通纵横错综
各有条理此左氏传补注所由作也既归故山始集诸家说有合于经者为春秋传又恐
学者桎于旧闻因陋就简于交互之义未能遽悉乃离经析义分为八类辨而释之名曰
春秋属辞盖集传以明圣人经世之志属辞乃详着笔削之权二书相为表里而春秋本
旨焕然复明然后知六经失传之旨未尝不可更通黄先生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无憾
惜乎书成而黄先生与诸公皆谢世久矣虽然习旧主常虽贤者不能自免黄先生力排
众说创为复古之论使人思而得之其见卓矣使非先生早有立志公听并观潜思默识
自任不回则亦岂能卒就其业也哉当先生避地古朗山时居敬与妻侄倪尚谊实从山

在星溪上游高寒深阻人迹几絕故虽疾病隱约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因得窃闻纂述之意与先难后获之由乃备述其说于末简庶有志是经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说先生尝以质诸虞公虞公复以得于前辈者授之于是遂契先天内外之旨而后天上下经卦序未易知也尝得庐陵萧汉中氏易说以八卦分体论上下经所由分与序卦之意如示指掌然上无征于羲皇成卦之序下无考于三圣彖象之辞则犹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据羲皇之图以为后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经盖与孔子因鲁史作春秋无异然后知黄先生所谓周易春秋经旨废失之由有相似者盖如此故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状附于师说之后庶几方来学者有所感发云尔

书先子临晦庵夫子书尊德性斋铭后赠曹子纯 朱同

右考亭朱夫子为程允夫书斋铭一纸先子所临玄默困敦之冬予友曹子纯解馆告归因以是贻之而书其所以然于左呜呼此吾晦庵之精义而先子之手笔也予奚敢轻以畀人哉先子以斯道授人盖不为不多而稟姿英敏超迈颖悟者亦不少矣晚歲始遇子纯貌质而言讷内明而外晦人视之鲁者也至其隆师亲友之诚好学践履之笃则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是以先子甚喜得人于暮年而亦甚期其底于成也业未卒道未传而先子已捐馆矣仆虽不敏奚可不推原过庭遗训为子纯正告乎列圣传心宣尼集厥大成三千之徒参以鲁传子思中庸之书原乎曾子其曰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者存心之要而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者致知力行之事也濂洛之学至吾考亭而集厥大成搜寻疏剔会元统宗几无余蕴然其知知仁行勇强之说与夫知及仁守期月之守颜子服膺者不能脗合诸如此类虽矫时弊而于经文本旨不无遗憾焉此陆氏之论所以不能同归而先子每为之长太息也此扁此铭发明蕴奥启迪后人者尚复奚加使子静复生亦当敛衽先子所以临摹传久之意夫岂徒以笔墨畦径之故而仆以是授子纯者亦岂以为常情琼琚之报也哉

跋李忠定公遗墨 唐文凤

右故宋相李忠定公龠李提刑帐綠亭诗而其后裔今承事郎知吴县事曰焕者之所藏也潢饰成卷请某言识之弗敢以无文为解因诗之所及疏而归焉其云昔我列中着识君自南方盖公自政和间由进士累官起居郎兼国史编修宣和初言水灾责监沙县税则时论可知矣靖康初除右丞亲征行营使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高宗即位首召为相时北兵南牧在廷之臣争为割地请和之说公独不然以必守中原必还二圣为计而高宗畏懦恇怯正不胜邪由是谗间蠹起公在位甫七十五日罢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再谪鄂州居住移澧州论责单州团练副使移万安军次琼州放还自便此帐綠亭所由作邪其云苍官俨成列青史立欲僵则公虽托兴松竹而偷安非所志故开新帐綠克媿旧藜香又不以贵贱得丧贰其心亦可知矣方其宴安之时在常人之情孰不私便其身图而公乃有立国叹邾小仰关畏秦强之言于戏爱君忧国之心公盖不忍忘于

一饭使思陵能用其言则中原必复二帝必还不共戴天之讎必报夫岂使大业偏安于海陬而为苟活之计哉诵公之诗求公之心忠义犹凛凛不待读乐毅书贾谊策而后掩卷太息也其称提刑院判者宋制诸路提点刑狱公事以朝臣充而六院有判皆得转对故例为察官之选即诗而观则其人才故非泛泛者卒章翱翔将坛之意所以拟之亦所以自慨之也且公之书别见凤墅续法帖中为世所称重而此幅体势刚方韵度深稳如桧柏峥嵘气凌霜雪公之心画于是乎着至若公之始末具信史固不待赘然公歿不数年国势日蹙以至社屋而此纸独存于三百年后笔墨如新不失为李氏故物岂非天相忠良而有以诒其后人乎则凡后之阅是卷者又当感奋思慕为臣尽忠为子尽孝砥砺名节以不忝前人毋徒视为宝玩而已也

跋唐人临钟繇戎路帖 唐文凤

魏钟元常以能书擅名当世专备于七体而尤善行押其真楷潇散飘逸若宣示诸帖皆二王所祖今观戎路帖盖元常在军报捷而书其用笔意气雄豪凌厉有獎率三军之志齐郡张士行谓有一段铁马金戈气亦可谓善言者矣赵魏公谓真唐人所钩临无疑卷中题名若郑明德陆友仁诸先辈皆先君子白云先生友也洪武己卯春予有荐举之命来京得衡山贺彦昭同选赴任又同舟累日出示此卷故跋而归之俛仰古今不觉三叹

跋山水画 唐文凤

自史皇作画创制立法下逮秦汉间淳朴未散古质尚存唐以下则人文日滋新巧杂出所谓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澹中古之画细密而精微也至唐王泼墨辈出扫去笔墨町畦乃发新意随赋形迹略加点染不待经营而神会天然自成一家矣宋李唐得其不传之妙为马远父子师及远又出新意极简澹之趣号马半边今此幅得李唐法世人以肉眼观之则无足取也若以道眼观之则形不足而意有余矣贛庠广文王潜斋俾予鉴定故书是说以归之

跋罗尚书手帖 方勉

右南宋尚书罗公汝楫手帖一幅远孙以中示子求跋予以公所书国事证之史册知其为绍兴十二年帖于今垂三百载矣呜呼非孝思祖德者能存之乎予自幼景范邑中先辈显名前代者公其一焉每惜史氏论其附时相主和议今观此帖对家人言亦拳拳在国则知公动静不忘乎君忠荃盖可想见大抵宋患重在金师帖云得北书以某日内送太后及徽宗太后梓宫来差某人迎及使金者回皆关国体要其曰别无新事不足言也信矣又谓凡与彦和相识者据以中谓彦和公弟也则此书其与彦和邪当时卿大夫致政皆求奉祠帖谓奉祠之请莫且已否岂彦和欲公奉祠故云然哉按史载绍兴十二年秋七月公为谏议首论胡铨及赵鼎王庶等四人使公早请奉祠则无是矣然则彦和亦贤弟欤为其后者当珍袭之毋忽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六

（明）程敏政 撰

○议

诗议 程大昌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谈经而独尊信汉说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语之可以证经者远在六经未作之前而经文之在古简者亲预圣人援证之数则其审的可据岂不愈于或有师承者哉而世人苟循习传之旧无能以其所当据而格其所不当据是敢于违古背圣人而不敢于是正汉儒也呜呼此诗议之所为作也

一

诗有南雅颂无国风其曰国风者非古也夫子尝曰雅颂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未尝有言国风者予于是疑此时无国风之名然犹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执也左氏记季札观乐历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颂凡其名称与今无异至列叙诸国自邶至豳其类凡十有三率皆单纪国土无今国风品目也当季札观乐时未有夫子而诗名有无与今论语所举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于国风有遗也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二雅独无所系以其纯当周世无用标别也均之为雅音类既同又自别为大小则声度必有丰杀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也若夫邶■〈庸〕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十三国者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则直以徒诗着之本土故季札所见与夫周工所歌单举国名更无附语知本无国风也

二

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赋诗道志者凡诗杂取无择至考其入乐则自邶至豳无一诗在数享之用鹿鸣乡饮酒之笙由庚鹊巢射之奏驺虞采芣诸如此类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后知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钥不僭季札观乐有舞象箛南钥者详而推之南钥二南之钥也箛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叅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之为乐古矣诗更秦火简编残缺学者不能自求之古但从世传训故第第相受于是荆命古来所无者以为国风叅匹雅颂而文王南乐遂包统于国风部彙之内虽有卓见亦莫敢出众疑议也杜预之释左氏亦知南钥当为文乐矣不胜习传之久无敢正指以为二南也刘炫之释鼓钟虽疑雅南之南当为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见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为南而诗及左氏虽皆明载南乐绝不知其节奏为何音何类其赞颂为何世何主惟钩命决之书叙载四夷凡乐适有名南者郑氏因遂采取以傅会其数孔颖逵辈率皆因袭其说凡六经之文有及于南者皆指南夷南乐以应塞古制甚无理也且夫周备古乐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极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

舞而独采夷乐以配此其谬误不待辨而白也假设其时欲以广取为备乃四夷之乐独取其一何名为备反复讨论凡诸儒之所谓南者揆之人情则无理质之古典则无据至于箛之舞象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亲见者明言其为文王之诗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则六经夫子凡其谓南者果何所指邪此予所以敢违诸儒之说而断以为乐也

三

周之燕祭自云韶等类兼采异代以外其当代之乐惟南雅颂三者随事配用诸序序所为作具言其以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庙之诗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于庙也至于商十二诗其存者五皆配声以祀知非徒诗也鲁之颂虽不皆于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请为颂矣其节奏必皆依颂成声故得齿于商周而无嫌也语曰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夫雅颂得所于乐正之后非乐而何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为之为言有作之义既曰作则翕纯皦绎有器有声非但歌咏而已夫在乐为作乐在南为鼓南质之论语则如三年不为乐之为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颂之为乐无疑也

四

南雅颂以所配之乐名邶至豳以所从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实圣人因其故未尝少加损也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复其故列云尔既曰复其故列则非夫子创为此名也季札观鲁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鲁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数之六经之作上距季札无虑六十余年诗之布于南于雅于颂于诸国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则不待夫子既出而创以名之也学者求圣人太深曰六经以轨万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恶或抑或扬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赘添国风一名参错其间四诗之目万世不敢轻议又从而例其义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从其辨而推之有不胜其驳者矣颂愈于雅康宣其减鲁僖乎雅加于风则二南其不若幽厉矣先儒亦自觉其非又从而支离其说曰风有变风雅有变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风雅中分正变是明以璠玕命之而曰其中实杂砮砮不知何以名为也且其释雅曰雅者正也则雅宜无不正矣已而觉其诗有文武焉有幽厉焉则又自正而变为政自政而变为大小废兴其自相矛盾类如此又有大不然者东周之王位号以世虽齐威晋文其力足以无上而俯首归尊称之曰王不敢少变信如先儒所传实有国风而风又非王者总统列国之称则夫子间黍离于卫郑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国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极辨盖皆心知其不然而无说以为归宿故宁置之不谈而已此皆始于信四诗而分美恶故虽甚善傅会者愈凿而愈不通也且诗书同经夫子删定诗有南雅颂犹书之有典谟训诰誓命也诰之与命谟之与训体同名异世未有以优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尔若其善恶得失自有本实不待辞费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汤武文侯之命参配传说世无议者正

惟不眩于名耳而至于诗之品目独譊譊焉是非谓之不知类也乎

五

国风之名汉人盛言之而挈着篇首则自毛氏始戴记迁史凡援说国风或引为自己所见或托以夫子所言盖皆沿并前传不足多辨载尝究求其元则左氏荀况氏既云尔矣曰风有采蘩采芣曰风之所以为风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时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辈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腊矣世未更秦未有腊名是不独不与夫子同时亦恐世数相去差遠矣又况其托说于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见故如指采蘩采芣为风援引颂文而冠商鲁其上皆春秋以后语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鲁府古藏本真也岂可槩徇世传疑其授诸夫子也哉荀况之出虽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参赐之比而况之言又不纯师也中庸率性子思亲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复礼皆易论语中夫子笔舌所出也况乃槩曰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若以善为非性则礼也道义也皆非天赋而自外来设使己欲己克本性已成元无此礼本无放失循何而复不蘊道义则本自无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学术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据矣犹有可诿曰传授或偏见解不至至如唐虞象刑典谟既尝两出又皆虞史所书亦帝舜本语而况直曰治古无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经明有其文者况犹忽忘以为无有则讹诗为风其可坚信以为有所传授乎

六

汉人赘目国风以采雅颂其源流正自况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汉之诗师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诗派亦无能与鲁诗为匹者申公之师则浮丘伯而浮丘伯者亲况门人也高后时浮丘伯尝游京师文帝时申生又以精诗为博士即刘歆所谓诗始萌芽者也汉诗自毛公以外得立学官者凡三家齐辕固事景帝始为博士独韩婴在燕申生在鲁最为蚤出然终西都之世鲁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国王式韦贤贤子元成尝皆以诗显名为世所宗辕韩之学絕不能抗则汉世诗派大抵皆自况出也譬之水然源浊则流浊所受则然何怪乎况说之蔓衍于汉哉左氏之生在况先后则未易亟断然而创标风名以比雅颂则二子同于一误也抑尝深求其故则亦有自盖札之言诗尝曰其卫风乎又曰泱泱乎大风也哉是语也谓康叔太公之余风形见于诗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之在当时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谓风者与雅颂配对又会十三国者徒诗而无他名徒国而无附语遂并齐卫二诗槩取风名加配诸国于是乎风与雅颂遂有名称与之相敌后儒因又加国其上而目曰国风毛氏正采国风之目分寘十三国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马迁四始而扩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风雅颂分为四诗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四始立而国风之体上则揜没二南使其体不得自存又上则包并后稷平王使王业王位下齿侯国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误认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误之所起而可考者如此然是说也予虽有见而去圣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末学回数千载积久尊信之语于儒家俱无疑议之后多见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于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遗训交

相证定非子而出臆说焉耳矣

七

周官之书先夫子有之其钥章所歛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则可以见成周之前无风而有诗雅颂正与季札所见名称相应也大师比次诗之六义曰风也赋也比也兴也雅也颂也列以为六盖类而畅之犹曰诗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郑司农于此遂取季札卫风一语以实其说而曰国风者古固已有如大师所掌也是郑氏亦觉六经夫子无言诗之有风者而特并沿六经以证夫风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断谓左荀之失起于误认札语也且郑不知此之六目特释其义而未尝以命其名也试言其类吉甫之赠申伯也自叙所著曰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是正六义中取风以为之义者也然而夫子厘雅颂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属大雅足以见雅之体可以包风风之义不得抗雅其证甚明也

八

周礼钥章歛豳诗豳雅豳颂则豳疑于入乐矣然予尝取周官凡尝及乐者反复推考以类证类然后知钥章之谓豳诗豳雅豳颂者非今七月等诗也盖自大司乐以下诗之入乐者皆枚数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狸首是其证也而未尝有如钥章所歛槩举诗雅颂三体无分其为何篇何名者也夫既于篇章无所主指固不可亿其为诗矣设如所云即诗雅颂自是三类使一类但有一诗岂其不为三诗乎今考诸豳为诗凡七独七月一篇与迎气祈祭相入至鸛鸣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东时事既与迎气祈祭绝不相类又无缘可混雅颂以为名郑氏必欲附会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风也此雅也此颂也一诗而杂三体吾不敢臆断其然乎不也然独质诸论语夫子以雅颂得所始为乐正则雅颂混为一诗其得为正乎其既不正岂不为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乐其全奏乎抑断章而歛乎使其全奏则一乐所举凡三夺其伦钥章其失职矣使断章而取自应别七月而三奏之不应杂三体以为一诗也郑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实钥章而钥章所歛诗也雅也颂也是已鼎立为三细而推之三者之中诗之名既可以该括雅颂而七月一诗又域于诸儒所谓国风中若从钥章之旧而谓之诗则是于四始独遗国风于是又舍钥章本文而自出己语独改豳诗以为豳风而曰此诗即钥章氏所歛者也此可以见其迁就无据之甚矣欧阳文忠公疑别有豳诗于今不存所谓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为断也盖古今事有偶相类者夫子闻韶于齐而齐亦有角招征招释者读招如韶后世因其语而和之曰角招征招是诚韶之遗音在齐者今去古日远安知前人此说不有传授亦未敢必谓其非也赖孟子载此诗本语曰畜君何尤又从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后今世得以知其为景公君臣相说之乐而非舜韶也今郑氏以钥章所歛之豳诗雅颂适与豳同而遂取是三者于七月一诗则夫招同于韶且又在齐其亦可指以为虞舜

九

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牵合也九诗序世传子夏为之皆汉以后语本无古据学者疑其受诸圣人噤不敢议积世既久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尝觉其违异而致其辨矣予因叅己意而极言之夫子尝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说也夫子非以言诗也或者鲁大师摯之徒乐及关雎而夫子嘉其音节中度故曰虽乐矣而不及于淫虽哀矣而不至于伤皆从乐奏中言之非以叙列其诗之文义也亦犹宾牟贾语武而曰声淫及商者谓有司失传而声音夺伦耳非谓武王之武实荒放无检也今序误认夫子论乐之指而谓关雎诗意实具夫乐淫哀伤也遂取其语而折之曰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其与夫子之语既全不相似又考之关雎乐则有之殊无一语可以附着于淫哀伤也夫其本圣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它何可泥名失实而不敢加辨也欤至他序失当与诗语不应则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荡荡上帝发语召旻之诗以旻天疾威发语盖采诗者摘其首章要语以识篇第本无深义今序因其名篇以荡乃曰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则与荡荡上帝了无附着于召旻又曰旻闵也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不知旻天疾威有闵无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它倒易时世舛误本文者触类有之又如丝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缀其下自是援引他师解诂以释诗意决非古语世儒于其不通者则姑敛默而阙疑焉大抵疑其传授或出圣门焉耳然则不能明辨着序者之主名则虽博引曲谕深见古诗底蕴学者亦无敢主信也矣

十

谓序诗为子夏者毛公郑玄萧统辈也谓子夏有不序诗之道三疑其为汉儒附托者韩愈氏也诗之作托兴而不言其所从兴美刺虽有指着而不斥其为何人子夏之生去诗亡甚远安能臆度而补着之欤韩氏所谓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传卫宏曰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宏从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而郑玄作毛诗笺也其叙着传授明审如此则今传之序为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较卫宏其上距古诗年岁远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传耳则诗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与宏序今混并无别然有可考者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郑玄之释南陔曰子夏序诗篇义合编遭战国至秦而南陔六诗亡毛公作传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玄谓序出子夏失其传矣至谓六诗发序两语古尝合编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汉盖亲见也今六序两语之下明言有义亡辞知其为秦火以后见序而不见诗者所为也毛公于诗第为之传不为之序则其申释先序辞义非宏而孰为之也以郑玄亲见而证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缀语而例三百五篇序语则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十一

宏之学出于谢曼卿曼卿之学出于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传以发意指今

其书具在可覆视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则序文之下毛公亦应时有训释今惟郑氏有之而毛无一语故知宏序必出毛后也郑氏之于毛传率别立笺语以与之别而释序则否知纯为郑语不俟表别也又况周自文武以后鲁自定哀以前无贵贱朝野率皆有诗诗之或指时事或主时人则不可槩定其次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虚发也今其续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传国语所尝登载则深切着明历历如见苟二书之所不言而古书又无明证则第能和附诗辞顺畅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见序之所起非亲生作诗之世目击赋诗之事自可以审定不疑也然则晬谓续序之为宏作真实録矣且夫诗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为也采诗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审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具有实状致之大师上之国史国史于是采案所以缀辞其端而藏诸有司是以有发篇两语而后世得以目为古序也诗之时世上自周下迄春秋历年且千百数若使非国史随事记实则虽夫子之圣亦不得凿空追为之说也夫子之删诗也择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删采既定取国史所记二语者合为一篇而别着之如今书序之未经散裂者史记法言叙篇传之同在一帙者其体制正相因也经秦而南陔六诗逸诗虽逸而序篇在毛公训传既成欲其便于讨求遂厘剝诸序各寘篇首而后卫宏得缀语以纪其实曰此六诗者有其义而亡其辞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十二

予论二南国风既与左荀汉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盖略与夫子等若非即四子之说而有以屈服之则予犹不能自信而能取信于人乎左荀汉儒其理若事既详辨之矣而予意所乡欲求典刑来自夫子或如季札观鲁之类辨之而极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释前疑也世远无古书可考则不免试于毛传乎求之求之既久忽于析类标卷之间见其名称略与札同而时有赘出者因从赘出者而删削之其类例所列乃遂上与札语配合无间因得以确然自信曰季札所见品式其尚未磨而毛公之误其尚可正也哉盖自周南以及召南邶豳十三国小雅大雅颂此古诗之名品次第略见札语而亦毛传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标篇记卷也于二雅三颂每一更卷特曰某诗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颂则别出一简列寘左方未尝举而加诸记卷之首也独至于周南召南十三国者则皆枚数国名升而系诸各卷诗名之上如曰周南关雎传第一邶柏舟传第三而后别出国风一目布之左简二体既异而其书类例由此不能自相参合且多与札语抵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标者而参较言之则二南十三国者之比雅颂既皆长添国土于每卷之上矣以札语而较毛传则二南十三国之左遂又赘添国风一名以已例则自为差戾视札语则有所增溢盖尝详而求之则知其所从差而正其所以误削去国风二字而下周南召南与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国名者补寘今毛氏国风部位则二南十三国二雅三颂皆列寘毛诗二字之下而标卷悉用诗名截然一贯无有殊异而三百十有一篇者与季札所见名称位置色色相合矣其乐名之附国土者则周南召南周颂

鲁颂商颂同为一类其徒诗之系国土者则十三国而无乐名又自一类其小大二雅不系国土独志音调又自一类彼此参会悉无舛误此予所以得循毛传以正毛失而喜古则未泯者此也毛传篇卷散裂难考今取其本目着之于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随着之后苟信予说而即此观之不待求之毛传固已昭昭可晓也

十三

孔子世家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诗之着序者顾三百一十一篇何也龚遂谓昌邑王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讖纬之书如乐纬诗纬尚书璇玑钤其作于汉世者皆以三百五篇为夫子删采定数故长孙无忌辈推本其说知汉世毛学不行诸家不见诗序不知六诗亡失也然则先汉诸儒不独不得古传正说而宗之虽古序亦未之见也夫既无古序以总测篇意则往往杂采他事比类以求归宿如战国之人相与赋诗然断章取义无通槩成说故班固总齐鲁韩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训燕韩之传或取春秋杂说咸非其本义也然则古序也者其诗之喉襟也欤毛氏之传固未能悉胜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该括章指故训诂所及会一诗以归一贯且不至于漫然无统河间献王多识古书于三家之外特好其学至自即其国立博士以教与左氏传偕行亦为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终以不得立于天子学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显积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礼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传始得自振东都大儒如谢曼卿卫宏郑众贾逵郑玄皆笃信传习至为推广其教而万世亦皆师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与抗则古序之于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传毛也曰毛公之学自谓出于子夏则亦以古序之来不在秦后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传而真知其出于何人也若夫郑玄直指古序以为子夏则实因仍毛语无可疑也子夏之在圣门固尝因言诗而得褒予矣曰起子者商也则汉世共信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然子贡亦尝因切磋琢磨而有会于夫子之意其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是亦夫子语也而独以序归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十四

古者陈诗以观民风审乐以知时政诗若乐语言声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诗典乐之官稍有增损则虽季札师旷亦未以用其聪与智矣是故诗之作也其悲欢讥誉讽劝赠答既一一着其本语矣至其所得之地与夫命地之名凡诗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宁舍国号以从之无肯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足为稽据也及其衰辑既成部居已定圣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杂雅其名雅者亦不参颂其不为南雅颂而为徒诗者亦各以国若地系之率仍其旧圣人岂容一毫加损哉知此说者其于诗无遗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陝命之也颂一也而有周商鲁以时代别之也诗陈于夏而类着于豳周人因后稷先公赋诗之地也自七月以后多为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周公豳人所作诗也在盘庚时商已为殷且颂又有殷武今其颂乃皆为商唐叔封唐在燹父时已为晋矣至春秋时实始有诗今其目乃皆

为唐又其甚者三监之地自康叔得国时已统于卫今其诗之在顷襄文武者乃复分而为三曰■〈比卩〉■〈庸卩〉卫凡此数者猝而视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实证类正从民言之便熟者纪之耳本无他意也后世事有类此者中国有事于异域惟汉人为力故中国已不为汉而异域犹指中国为汉唐人用事于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国为唐从其称谓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远也王黍离诸篇既徒诗而非乐不可以参之南雅颂故以诗合诗杂寘列国如冀州之在禹贡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别异知于帝都之体无损也不独此也木瓜美齐而列于卫猗嗟刺鲁而系诸齐召穆之民劳卫武宾之初筵不附其国而在二雅推此类具言之若事为之说则不胜其说而卒不能归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参贯彼此俱无疑碍故知其为通而可据也且夫子尝自言述而不作六经惟春秋疑于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于诗特因其旧而去取焉其肯自己立程邪故因其所传之乐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谓信以传信也亦所谓述而不作也

十五

或曰卫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诗有江沱汉汝而无齐卫■〈庸卩〉晋则其以分地南北为言不无据也曰十五国单出国名而周召独缀南其下以汉人义类自相比较则既不一律矣而谓其时化独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当文王与纣之世也然而纣犹在上文王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为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称之况又大统未集周虽有陝陝外未尽为周周虽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于何地而施其督莅邪又如甘棠之诗正是追咏遗德疑其尚在召公国燕之后于是时也周之德化既已纯被天下无复此疆尔界矣驹虞麟趾盖其推而放诸四海无不准者岂复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国甫有某诗则宏之即周召分地而奠南北者非笃论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诗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则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诗可采亦各随其分地而纪系其实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为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为诸侯之风然则王化所被一何狭而不畅邪此皆不知南之为乐故支离无宿耳

十六

或曰古语曰周道阙而关雎作又曰康后晏朝关雎作戒使南而果乐也安得纯为文王之乐也曰从作诗者言之固可命以为作从奏乐言之其遂不得谓之作乎关雎文王固已有之为夫晏朝者之不能究祖也遂取故乐奏之以申儆讽其曰作犹始作翕如之作则虽人更百世南更万奏犹不失为文乐也宏之序鱼丽也固尝枚数常棣列着文武内外之治是为文武之诗矣至其正序常棣乃曰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夫文武之时安知管蔡失道而预作一诗以待之邪左氏所说盖曰厉王怨郑欲引狄以讨除之其于闾墙外御之义全与文武不类于是召穆公纠合周族歌文王所从燕乐兄弟者以感动王其于常棣言作盖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吊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为之而宏之于二义皆迷失其本遂谓闵管蔡而着此诗此其为误岂不重复可笑哉苟

疑夫关雎作于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常棣之作于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释然矣

十七

或曰子以徒诗不为乐则钥章之于豳诗尝并豳雅豳颂而比竹以歛矣则安得执为徒诗也曰此不可亿度也古来音韵节奏必皆自有律度如从今而读雅颂等之其为诗章焉孰适而当为雅孰适而当为颂也乃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乱者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则列国之诗其必自有徒诗而不堪入乐者不可强以意测也或曰颂则有美无刺可以被之管弦矣雅之辞且具讥怨亲出其时而可明播无忌欤曰此不可一槩言也若其隐辞寓意虽陈古刺今者诗之乐之皆无害也至其片言政乖民困不可于朝燕诵言则或时人私自调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绝也朝廷不知而国史得之录以示后以见下情壅于上闻而因为世戒是或自为一理也欤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观之诗其名若次皆与今同而独无商鲁一颂是鲁虽有诗而不得其全岂得尽据札语而证定他诗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僖虽有颂未必敢与周颂并藏商颂虽赖周太师以存鲁未必遂亟得之后经夫子鸠集删次乃为今诗则札之观鲁其不见宜也或曰诗序今与经文并置学官如是说行独奈何曰不相悖也周余黎民靡有子遗崧高维岳峻极于天周民其果无余乎崧岳其果极天乎而圣人存之不废盖不以甚辞妨实理也诗而一语不附事实圣人在所不删则序之发明于诗为不少矣而又可废乎记礼之书万世通知汉儒所为今其有理者亦偕古经列真学官则于诗序乎何议

郊祀议上 王炎

郊祀国之重事也先王之礼犹可以考之于经而诸儒异论者经之所著不同也盖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号也天地分合之异也春冬时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谓之圜丘戴记谓之南郊又谓之泰坛郑康成之说曰祀昊天于圜丘谓之禘祀五帝于南郊谓之郊而泰坛无说康成之言非也兆于南以就阳位于郊故谓之郊夫子尝有是言矣王肃曰筑丘以象天体是谓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谓泰坛兆于国南是谓南郊然则南郊也圜丘也泰坛也其名有三其实一也天帝之异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泊五帝为上帝孔安国之说也天为昊天元天为上帝五方之帝为五帝郑司农之说也孔郑之说质之于经固已不合而郑康成则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于青帝灵威仰终于黑帝叶光纪也以纬乱经虽不辨可以知其无稽于徧覆无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书言类于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为禋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诗书所载有皇天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无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礼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则张毡案朝日祀五帝则张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则五帝非天帝其证一也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类四望亦如之郊兆于四类之先则五帝非天帝其证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则五帝非天帝其证三也吕不韦之月令尝言五帝矣春则太皞夏

则炎帝秋则少昊冬则颛帝夏秋之交则黄帝不以五帝为天也魏相之奏亦详言五帝矣太皞乘震炎帝乘离黄帝乘坤少昊乘兑颛帝乘坎亦不以五帝为天也秦汉间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其说必有所从受也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礼简则严严则敬是故事天所以报本尊祖故以配天严敬之义也合上帝与五帝而谓之六天则近于诬矣天地分合之异先儒考于经者未审也春秋传曰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尊天而亲地隆杀固有辨焉犹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者有社则又有大社大社谓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阴气也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国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明地不可与天相并尊天之义也周官论国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泽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谓大社也书谓之冢土礼谓之方丘而戴记谓之泰圻圻则方矣其名有三其实亦一也至汉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说则失先王尊天亲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并配之说则失先王之意益甚矣虽然莽之说因周颂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于方丘冬日至祀天于圜丘则曰此天地分祀之证也夫春夏祈谷其诗为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诗秋冬报赛其诗为丰年报有二祭而所歌者丰年一诗也昊天有成命之诗可歌以祭天岂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质之武王东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则类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则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尝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尝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礼之意则天地未尝合祭无疑矣冬春时日之异则戴记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长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继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礼也卜日用辛鲁礼也杂周鲁之礼兼祀之而郊之时日紊矣盖周人之郊有二皆无所用卜日至而郊报本之郊也故其礼行于一阳之初复启蛰而郊祈谷之郊也故其礼行于农事之将兴制礼之意坦然易明戴记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鲁之郊而紊其时日也诸儒异论为礼经之蠹者多矣去其异论之蠹而究其礼经之正经虽残缺礼意则固可知也已矣

郊祀议下 王炎

郊丘之辨有三圜丘以事上帝方丘以事地祇而四郊以事五帝圜丘谓之南郊方丘不谓之北郊何也因礼而处其当然者义也因义而制其节文者礼也苟无节文不足以为礼是故祭地之位戴记谓之泰圻周官谓之方丘诗书谓之冢土而正其名曰大社不曰北郊所以定天地之尊卑也记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而公羊氏亦曰天子祭天诸侯祭土诸侯既有社矣谓之祭土不谓之祭地何也吾于孔安国韩婴之言有证也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之使归而立社则诸侯之国有社而无五土之大社等级有闲是诸侯可以谓之祭社其祭社可以谓之祭土不可以谓之祭地而天子祭天谓之南郊其祭地不谓之北郊皆所以谨礼之节文也夫子曰礼者义

之实也祭天于郊南面阳也祭地于社北面阴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尊卑之大义也汉儒记礼之言曰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国以列地利以帝对社则社主于祭地其证一也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殖以郊对社则社主于祭地其证二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夫杜坛而不屋谓之达天地之气则社主于祭地其证三也天神莫尊于上帝地祇莫尊于后土是故事天于郊所以祀上帝也事地于社所以祭后土也而郑康成则曰方丘所祭神在昆仑者也北郊所祭神州地祇也甚矣其说之不经也若夫四郊之祀五帝亦谓之郊则与祀后土者有异义焉天地相配疑于相敌五帝贵于百神而降于大祇是故祭地不命曰北郊嫌也祀五帝命曰四郊无嫌也故凡经之言上帝者皆天也其言五帝皆人帝也记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诸侯方祀祭四方则祀五帝于四郊是也方祀则祀五神之在其方者也郊丘之义天神地祇人鬼之等于经皆有见焉则先王之礼意犹存自郑康成引纬乱经持诡说以汨正论而先王之礼遂晦而不明盖汉儒之论经党同伐异求伸其专门之说自世祖以来讖纬之学盛行是故何休假纬书以言春秋康成假纬书以言礼皆欲因时君所好借纬为重而求其说之胜也昔人固有知其失者矣王肃曰郑氏学行孔氏之路荆棘充焉盖诋其以纬乱经也后世之言礼者考信于经合于经则得之不合于经则失之故吾之论郊祀详于稽经而略于议史也

良平不与十八侯位次议 江润身

褒功特定于一时之等级论功则难泯于万世之权衡汉初元功十八侯位次高帝有诏定之矣张良陈平揆之功狗功人之论岂不可兄萧何而弟之然不得俎豆于奚薛诸人之列是不可不深求其说也盖高帝起丰沛颠赢蹶项武夫健将多椎埋寡学贩缯屠狗之人韩彭英卢各分王其地而列侯受封者日夜争功不决张良陈平素为帝谋主方是时良辞齐受留翩然起从赤松子游之念平受封户牖亦曰此非臣之功则二公措心积虑与拔剑击柱者度长挈大不可同年语矣意者元功位次良平自执谦退而高帝亦有以谅其心欤然帝于良则曰运筹决胜子房功也于平则曰吾用先生计谋克敌非功而何良平虽不与十八人而帝明示其功以诏万世则元功之位何足为良平荣哉呜呼高帝天资明达最易告语当时安知非良平辈周旋其间而为之论定哉观张良有军吏计功不能尽封之对而高后二年复诏陈平尽差列侯之功藏之宗庙则前乎帝之诏定实可见良平之与计而已不与焉者矣考之高帝功臣表百四十有三人平居四十七良居六十二良平之功岂在十八人下而身为帝谋臣顾自躐居于羣臣争功名者之右智者不为也良平虽不与元功之列而功与萧相国同科者自不可泯此所以为良平欤

○谥议

龙图阁学士赠特进程公大昌覆谥文简议 王炎

朝请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兼皇弟吴兴郡王府教授兼权考功郎官王炎覆谥议曰君子所以着见于世者其道有三德以成己才以集事言以垂训于

斯三者苟有一焉皆足以不朽周公旦之谥文才德备也晋士燮赵武之谥文才德各有所长也鲁臧孙辰之谥文其言立也文之谥一意旨所该括者富矣后世士大夫学识浅陋言辞卑弱浸不逮古于是名公巨卿间有以文章议论奋立于一时诸儒之上者缙绅往往目为斯文之宗其没也遂以文易名如唐权德兴韩愈李翱本朝杨亿之流是也今特进程公其学富瞻而不杂其识精密而渊深其发为文章则根柢六经与韩退之柳子厚相依仿而驰骋笔力骏骥上薄西汉续作者之派流立后学之准的太常谥之曰文谁敢异议然未足以见其行已莅官立朝之大致故又附之以简按谥法简有数议一德不懈曰简平易不訾曰简正直无邪曰简一德不懈太常议之详矣然公才高而气劲疑若不可附近而接引后进谆谆诱训不倦焉苟有一善亶亶称道不厌焉故在学校为师儒诸生敬之在州里为乡先生乡之子弟慕之是非平易不訾欤起于布衣自致达官当官而行惟义是徇虽无崖异不肯瓦合未尝以毁誉更其守也太上龙潜公为宫僚及登大位公方闲退杜门谢事恬淡无求未尝以进退动其心也是非正直无邪欤夫学问文章彰彻如彼德成行立超卓如此合文简以定谥名不浮于其实也请如太常所议谥以文简谨议

刑部侍郎周公端朝谥忠文议 方回

议曰士大夫始终一节之谓贤朝廷纯于用贤之谓治世之贤者本不多见而上之人之用人也不以不肖为贤则以贤为不肖贤不肖混上下千百年间曾未始一遇乎所进皆贤所退皆不肖之时是以贤者每不合而古今天下常苦于治少而乱多惟本朝元佑为能纯于用贤惟元佑始终一节莫如眉山苏文忠公苏公素与安石异亦不苟与温公同使温公少如安石有一毫厌弃苏公之意则是亦熙丰而已何元佑之有后之柄臣动辄自诡元佑有一贤者与已不合则踈之忌之且排斥之贤者之不合何伤焉而世道之不可为可重叹也故权刑部侍郎永嘉周公端朝当庆元初为太学生侂胄造大诬用李沐击罢赵忠定公相位将杀之公与同舍杨宏中张榘林仲麟徐范蒋傅上天子书乞窜沐坐编管信州明年押归本贯嘉泰初始许自便公入蜀避侂胄又六年侂胄殛又明年诏褒六士始免解又三年始试礼部为第一夫以太学生一上书诋权奸而厄以十七年流离转徙之酷侂胄豺狼固不足责也然独于弥远有憾焉嘉定更化自诡元佑非解伪党之禁稍用侂胄所斥实则阴袭其迹始而邪正并用终于邪胜正屈崇长李知孝梁成大之徒废真谪魏以公礼部第一人而黜使再为郡贰自筮仕至弥远死二十三年终不寘之从列弥远也侂胄也特伯仲間耳亦未足深责也端平更化不特自诡元佑虽天下亦或许之为小元佑始擢公登从列然一敌亡一敌兴公力言不可共事不以夹攻为然足规清之之闇洛汴师溃不幸言中公于是丐去而以疾逝矣识者谓公假以年亦终与清之落落者然则端平所用诸贤大率貌同意异如清之者岂可逭春秋之责哉公一不合于侂胄再不合于弥远三不合于清之公以始终一节方苏文忠公可无愧而嘉定端平之相不能纯于用贤不足望元佑之相此可为世道叹非邪抑公大节如此厥有本

源二父得南轩之学以传于公早从水心所闻已博经史百氏无不淹贯国朝典故尤所精熟于信从赵昌父于蜀从刘后溪晦翁之学又有闻焉所以平生萧然孤榻不营一椽有田半顷捐以与兄自连忤一二相臣之外卓行鲠论史不一书学到则理明理明则无欲无欲则刚刚则浩然之气常沛乎其不可御非公之谓邪谥法廉方公正曰忠道德博闻曰文公兼有之元佑从臣眉山苏公之谥曰文忠今公之行文未书于科级忠已凛乎缙绅宜先忠后文谥曰忠文谨议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七

（明）程敏政 撰

○论

舜论 程大昌

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扬雄以其意见言之曰袞尧之爵有尧之道法度彰礼乐着垂拱而视天民之阜也无为矣雄之所言殆重华协帝之义疏耳而非舜之所以无为也竟水功制象服举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皆非尧故而又时巡考制一歲之间车辙马迹率常周徧天下安得谓为垂拱坐视也邪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夫惟察知事物情状而循理以行不自作为其斯以为无为也欤故由仁义行虽曰知至至之而实非自为如此之仁自为如此之义也易之无思无为箕子之无作好恶成王之无作聪明圣人之无常心皆一致也若曰心思作为言语好恶悉屏除谢絶付之无有直偶人矣而治道安所自出也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御也方其理不当作则忘世自适非独不异野人亦将不异于土石无为之至矣举世言行苟有一善则果于有行如江河沛然莫之御遏则其作为孰勇于是系辞之赞易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夫其既洗而寂其密也其不动也人以为土石野人也及应感而通与民同患人以为江河沛然也而木石江河不殊一舜故曰在己无居形物斯着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古之圣人莫不皆然而舜特其可见者也世之言无为者不入于杨子则入于释氏杨之说虽与孔子异见亦未失理也释之说则弃人伦蔑礼法以空为至自空以上无指焉施诸一夫独善者犹不害也若举而措诸天下则应感出治何以为原哉关尹喜之言曰知而忘情能而不为真知真能也发无知何能情发不能何能为聚块也积尘也虽无为而非理也揆之于易有藏有感者之言也若遇事当应犹其寂然则聚块积尘而已耳天下何赖焉故夫水土稼穡礼乐刑教舜皆能之而能不为也以其该而照其偏禹稷契皋夷夔孰可尸是孰可主彼当其可而授之模不强其所不能为不致其所不可遂则凡所分命亦非舜而自为区处也因事而择人因

人而授任理固如是也使舜不能高出其表而见其当然则区处之初已大失当况自亲之欤故曰发无知何能为则又并与无为之所自出而言之矣世谓老释一律吾不信也及其以此之为而致之无为则孔子所谓恭己正南面而已者其何所似哉释囚封墓散财发粟列爵分土敦信明义纷纷更创而犹曰垂拱以治其真垂拱哉（陈定宇曰程文简公泰之穷经考古之学极高）

禹论 程大昌

孔子曰禹吾无闲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闲然矣夫无闲云者有所非间之对也是故贾捐之得以立议曰孔子称尧曰大哉舜曰尽善禹曰无闲禹入圣域而不优也夫功非圣人之极致而其力量大小常于此焉发见也不稽其功孰测其有禹之出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其敷命所承与重华所协几几乎莫可高下则三圣相袭似难作两观也而捐之揣切夫子本语若犹实有等差者何也曰此不可从事为之末而究辨之也乃若孔子必有为言之也汤之代夏也内省却顾其于揖逊实有惭色仲虺作诰以开释其意顾于吊伐救民者不数数然而特详言其不自私己以素信于天下者曰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凡汤之惭惭其代夏而自君也今其所立既以劳心治民而为夷夏之所信戴惟恐诛吊之不先此岂私一己而富天下者所能得此于民哉举兹以诰而汤之自惭者解矣此事理之相形而话言之知要者也禹之传启也德固无嫌于尧舜而迹则近于私己也故万章之问孟子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夫万章既举人言以问则是语也由来已久夫子亦必已闻之矣而不足正与之辨也特究其非闲所起而阴用其所不然者折之若曰人之乐乎为君者为其聚四海之利以供己私也为其天下皆为我劳而我无所用力也今从其宫室衣服饮食而卑之而恶之而菲之则凡其自奉者殆不丰于匹夫矣至于黻冕鬼神凡为天下出度者则致极而不敢薄甚者胼胝手足伤切肤理不子其子而极力疏浚无远不暨则岂肯以天下私其不可传之子哉吾无闲然之语重复而叮咛盖不折其疑而默解其所从疑也圣人之言其高遠而不可浅观大抵如此也且夫天下之道二是与非而已耳入是则无非蹈非则无是苟从其对而明之则不待斥言枚别而意会了然矣子贡未知卫辄之举见黜于夫子乎否也则借夷齐以尝之夫子既许夷齐以仁则辄蒯之不仁在所不问也子贡之于辄蒯设不问之问夫子之于禹有不辨之辨故圣贤不辞费也

刘项论 程大昌

惟天下之至柔为难屈而甚刚者易挫也柔则随随则物或婴之而能堪刚则抗抗而过将摧折不自支矣今夫水天下之至柔而火至刚也水避碍委曲至无力也然可激可搏可潏可泄而不能使其不为水也火之炎也迫而近之立焦以烂烈矣而或扑焉或沃焉不复成其为火何也随者可徐以全而抗者决不两大也若羽者其能抗而不能随者欤方其时利势得见骄辕门以受膝行莫敢仰视之诸侯其刚遂矣一旦势孤援寡或

者以吾兵吾将圜合而见围顾视天地之大意气之盛累然一围之中羽生平未尝此也楚歌未动羽固疑帐下尽敌国矣夜半梦觉之交忽以楚歌乘之遽至于悲伤感慨泣数行下略无畴昔英气者其所立固不可与践此境也溃围南奔犹屈强江淮间而重遇戏给以陷大泽是挫中遇挫也彼尝以匹夫手裂天下付授诸侯王人人拱手退听莫敢窃议而奔亡之余田父得以戏逛纳诸大泽此固足以到羽矣而况迫于方来未既之追骑乎故亭长之船可渡也江淮之地可乐也宁死不去猛虎之落槛弃无乐乎生也若夫高帝亦尝有此刚哉约可背羹可分鸿门可逃成皋可跳而挫不衰者取天下之大计也所谓拙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是也羽乌知拙之为信乎

厚俗论 程大昌

自有天地以来俗几变矣结绳之世民以恬淡相忘故其俗朴可封之世民以辑睦相亲故其俗和至叔世则乖矣以利害相讎而已故其民可诛相亲之不能反乎相忘时也势也圣人无如之何也直以和凝朴使不流于乖则已矣相亲之变而为讎政也身先而民随焉不可禁也则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使圣人能复太古之相忘吾知圣人有所必为使叔世能乐其民之相讎吾意夏商亦自不弃吾独怪夫商君之治秦也民故相亲而立法以携之俗未相讎而设法以鬪之势可为而不为反推而纳之至乖至戾之地吁可骇也鞅之立法也设什五以相师而专以告奸为赏罚有两男者必出分而不分者倍其赋是驱民为告讐而禁民为孝弟呜呼孝弟亲睦之所由生也而禁之则民若何而可亲告讐怨讎之所从起也而导之则民若何而不讎故鞅之法行而秦民无欢心矣怡愉之乐不畅于闺门窥伺之恶交作于邻里使之无熙熙自遂之适而常有惴惴意外之忧鞅固前知其然而为之不恤也赵广汉之治颍川恶其俗之相党设鼯箛以招讐俗行诡譎以启怨讎务使其民不为朋而已而不知告讐之祸惨于民俗之相党也行之未几颍川家家作仇特未相兵耳倘微韩延寿开礼逊之端黄霸阐循良之政则广汉刻薄所致安知颍川之不秦也汉之文帝承秦之余旧染犹在文帝一以君子长者待之鎮之以渊默示之以敦朴行之以质直厚重之人比其久也昔之告讐无行谗语无亲者人人自重耻言人过大汉之人荡然与太和同风乃知书可焚儒可坑是古者可禁惟民生厚不销铄也封德彝曰三代以来骄诡日滋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岂其然哉岂其然哉

存法论 程大昌

法之设以寓公亦以杜私也然则孰为重曰杜私重孰明之以迹明之也着圆于规托方于矩以为方圆之则而格夫不方圓者岂为能方圓者设哉是故法之设以迹绳私也至私行乎无形而人莫得见其情则荡然无所限制故圣人设法以为寓公之具寓公之有具则戾公者有形矣情然邪而法亦然则固得见其公矣法然邪而迹不然则童子亦得议其私也夫惟迹暴于外而人皆有所执着以为参按之形则纵私者其亦有所碍矣是设法之意而行私者之所深忌也春秋之世诸侯相与削去周官之籍夫何讎而为

此直恶夫行私而有迹耳夫籍所著刑政有平制度有中班爵有等分田有限昭昭乎至公之的迹有法揆则有指籍以责私者故子产诘晋曰先王之制大国不过一圻今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致此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乎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凡此皆众忌所萃而周籍之不得不毁者也古语有之不知其形视其影苟未知夫人公私之分于法之存亡观之亦足以察矣曹参之相汉忘天下之凋瘵而放心乎荒酣似不足恤民也而天下歌之政以其不失画一之法也画一之法非唐虞成周之法也天下何乐而歌之闻之曰给长短者不操尺谿轻重者不持衡何之画一至公寓焉参也委其可以行私之势而一切付之定法之无心非天下之至公能乎哉是故非守法之足尚而至公之为可贵也不然参当坐因循之罪而可以功冠汉哉

去能论 程大昌

能莫大于无能而有能为下名莫大于不可名而可名为小夫有形于专专故偏而易见无泯于兼兼故莫得窥其全孰知偏全之分而擅不可名之能者其知宰相之体乎天子之臣一职一事等而上之各有所职而惟宰相无职天下之才明可折狱文可典礼武且仁者可为司寇司马而不闻长于某者可为宰相惟其无职故无所不职惟其无长故无所不长此其能高视天下而独制其表也欤今夫元气之散也得其温且燠者物资以生得其清且肃者物资以成信有能矣方其含四气于未形而求生且成其可能乎能生是春而已谁与启秋能成是秋而已谁与发春惟其自处于不生不成之外则生生而自生成成而自成也是无能之能而非有能之能也知此可以论大能矣书曰如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夫惟其无技也故凡有技者惟我容亦惟我用若彼以其技而吾亦以其技则我与彼同物于物而曾不能以相高其能裁品长短而运用之欤故用技者之不可有技也非禁其有也亦不容有也昔者房杜之佐唐也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而房杜逊其直英卫善用兵而房杜济以文夫自迹观之房杜其亦无能矣君定乱而我不着功人善谏而我不着直人善用兵而我不能武合是数者皆无有也而公议贤之何贤乎贤其不专而兼不偏而全得体故也使房杜亦计其功则济武之文孰与经之使房杜自行其直则王魏之直必不能相逊下也惟其自处于无能故能自泯于无迹所谓辅相弥缝藏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乃其房杜之大者欤

汤论 罗愿

圣人之心有卓然至到常情所不能测者不惟天下后世之所不知虽当世亲炙与之共事者未必尽知也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于是其臣仲虺乃为之道天因民生有欲必生聪明者治之有夏昏德天乃锡汤以勇智而使之代夏次又道商邦之在夏时如稂莠糠粃之见播除小大战战不能以自安末又道成汤之德始于征葛伯东征西怨而民之戴商已久呜呼仲虺果以此晓天下后世邪亦将以慰夫汤之心也若以晓夫天下后世则汤之举以仁伐不仁以义伐不义天下欣然戴之

盖不容后世之议矣若以慰夫汤则汤固非若言者之所慰也世之君子唯其责轻而虑近幸人之不能议已斯以为足于其心而已矣若夫圣人之举措不患不能慰天下之心唯夫天下悦之太深信之太笃不复置疑于其间则圣人方且以此为惧且夫汤之为此天下安有议之者哉然而不释然者岂以桀之罪虽足以致之而君臣长幼名分之间犹有可念者邪方其得一伊尹而进之此岂有意于伐桀者哉然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盖君臣长幼天下之大顺与夫除残去贼天下之大利其势有时而不能全古之圣人不幸而当之必得名世之士相与立同异是非通彼我之情以更相发明然后于情义为尽鸣条之前此所未有使当世之士有若伯夷者一为天下明君臣大义使少有所泄宁在我者无全德之名而使彼得戴义之半则圣人犹有所安于其心今也不然举希世之事民情所宜骇者而天下方相与翕然安之若出一口不复知有所拟议是当世无复可望者矣此圣人之所惧也故以不懋不竦之资当功成事遂天下万国方相与向己之际一旦无故求自处于有愧之地托于后世之将议己以为天下万世受恶其心方且以为旧君礼则其暴桀之昏德与民之戴己者适所以重己之愧而不足以慰夫心至于道商邦之在夏惧干非辜不能以自安则是虑患之至而谋先焉此尤不足以得汤之心也汤之惭其不可以言慰亦明矣是以既征于色又发于言既发于言又形于乐盖大濩之作至于周末已千余年而当时知音者听之其惭犹不掩也此岂尝试言之而伪为之者邪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天下后世惟闻惭也则以汤之德为未至然后为汤者得以安于其心呜呼此岂常情之所能测哉盖尝言之惟圣人而后有大过惟乐天者而后有大忧以其一言一动始为天下万世利害之所系故也孔子作春秋天下尊之无异词圣人乃以为后世将有罪我者焉后世亦卒无罪圣人者若圣人之心特以春秋天子之事在我假之为嫌惧天下后世特以己为圣人不复加拟议是以躬设为罪我之比使天下君子得相与公议之此亦厥祖成汤之心也圣人之无己一至于此故夫成汤之惭仲虺所为作书者世以为能掩汤之惭而不知夫所谓惭德最圣人用心至到之处季札观舞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呜呼世皆以备道全美为圣人孰知夫所谓惭乃圣人之所难者欤（郑师山曰此篇能发千古圣贤之心）

姚宋论 吴徽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变而用其权循天下之常而守其正其道可以为善而可以为不善何者权近于邪正邻于固人之常情每过于用其所长而流于所偏于是而不善用之固以败矣汉高帝谓王陵少戇陈平可以佐之陈平智有余难以独任不以安刘之功许之也唐宰相牛僧孺李德裕皆一代之伟人然僧孺迹涉于邪而德裕亦以刚介取败盖偏于所长而不善用之其敝固至此也唐史臣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夫崇之于应变诚所长矣而推其所为近于挟数用术以欺其君至其临大节断大疑毅然有不可挠者此其所以为善也不然则忽坏梁而建东幸之计与李甫违农时而献西还之策何以异也璟之于守文亦诚所长矣而推其所为近于狷介

忿躁而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者至其体法自将而奸人不得以行其计论列利害而闻者不以为忤进退之际雍容可观此其所以为善也不然斥宫掖之献而触奸臣之锋与周子谅韦月将之徒同被诛殛而何补于天下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宰相之体贵于通而不贵于过用所长若二子者可谓善用其所长者矣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八

（明）程敏政 撰

○论

明堂论 王炎

郊以事天庙以事祖祫三代之达礼也明堂以享帝则非郊以享亲则非庙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归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礼行于朝覲耕藉养老之先而严父配天之义夫子不属之武王而属之周公者盖明堂之礼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则周公明其义而为之也夫义者礼之质也故礼虽先王未之有而可以义起周公达于义者也其在周颂思文后稷配天之乐章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之乐章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变者也而周之王业实成于文王夫易始于乾坤以定君臣之分则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于王天下也虽然诗之国风始于关雎小雅始于鹿鸣大雅始于文王颂始于清庙皆文王之诗也关雎有王者之化鹿鸣有王者之政大雅始于文王则受命作周矣颂始于清庙则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于孟津誓于牧野其伐商而归也告于羣后无不以文王为言则王业成于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于郊则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尝于庙则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义之所当然礼之所从起而非厚于其祫也知此则周公制礼之义明矣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记固尝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庙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寝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郑康成曰或举宗庙或举路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证而考工所记亦未可尽信也其未可尽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无坛墠则严父配天当在宫室之中矣先王之礼非特禋祀上帝于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坛而不屋汉文帝作庙以祀五帝于渭阳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于庙人且议其非礼况祀天帝之尊乃即宫室行事而谓周公为之乎故曰考工所记未可以尽信也夫考工记先秦古书也且难以尽信则诸家之异说纷纷从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于经夫传记有之经无之不得已而从传记可也传记有之经亦有之舍传记而从经可也舍经而从传记可乎哉此理至易晓也二礼周公之经也周官司仪将合诸侯则为坛三成宫旁一门此明堂之说也然畧而未详仪礼所载则详矣诸侯覲于天子为宫四门为坛其深二尺加方明于其上而设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

璋琥璜祀四方也于是拜日礼月祭天燔柴此则明堂之坛而祀神以为盟也既盟王设几即席诸侯之驾不入王门奠圭纁上此则明堂之宫而明诸侯以为朝会也其盟会诏于神明是故谓之明堂郑康成曰王巡守至于方岳诸侯来会亦为此宫以见之康成虽知方岳之为此宫而不知此宫之为明堂是说也吾于孟子有证焉齐国于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时明堂尚存赵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东巡朝覲诸侯之处也是说也吾于班史有证焉汉武帝之东封也泰山东北址有古时明堂处则宫坛不存而其址犹在也虽然郑康成赵台卿知时会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夫所以朝诸侯祀五帝之义也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盖即其坛而祀之辅成王负宸以朝诸侯盖即其宫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与其礼典晓然如指诸掌可以决千载之疑议摈诸家之异说矣夫诸家之说不一皆臆度而意之也是故或失之诞或失之譎或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杂皆非所以论周公之典礼也吕不韦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有个与月迁徙以视朝而布政此失之诞者也大戴之记则曰上圆下方九室每室四户八牖桓谭新论又从而广之以为有四闑以法四时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论又以太庙灵台辟雍合为一区此失之杂者也晏子春秋所传茅茨蒿柱则陋而不中礼公玉带所图复道层楼则诡而不经折之以二礼其说盖不攻而自破也大抵圣人制礼必有大经而寓于度数则有节文大经本也议礼者之所当重节文末也议礼者之所当轻明堂之礼下则以朝诸侯上则以事上帝大经存焉若夫坛墀之有崇卑堂室之有广狭区区节文之末酌其宜而为之虽或异于古人何病焉自汉以来儒者之议明堂至今不决而考礼经残阙之文断以臆见则僭矣虽然汉儒所传不敢尽诬以为非亦不可尽信以为是故详其义于礼经而折衷焉所以不避其僭也

宗子论 王炎

仁义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于亲亲义莫严于尊尊下洽子孙旁洽族属亲亲之道也上正祖祢尊尊之道也祖远而易忘族散而易踈先王于是因仁义而为之节文故礼必有宗所以继祖于上而合族于下也诸侯不敢祖天子不可以二至尊也大夫不敢祖诸侯不可以二一国之尊也是故诸侯之世子继统为君世子之昆弟同所出者为适子异所出者为庶子而适子则先君之别子也曷为谓之别子不得祢其先君也曷为不得祢其先君公庙不可设于私家也是故旁出者以是为始故曰别子为祖别子之适长君命其族人宗之故曰继别为宗别子之庶长子与庶子之庶长子其兄弟宗之故曰继祢者为小宗宗之为言尊也上继祖祢是故族人尊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一而已矣此百世不迁之宗也故曰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而小宗有四其所继者祢祖曾高此五世则迁之宗也故曰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夫亲亲者以三为五以五为九骨肉之戚主于恩爱以为仁因其远近而辨其等差以为义而又修其节文以为礼自斩衰三年而杀之四世而缌五世袒免而服尽则宗易宗易则祖迁昭穆之踈且远者不复可相属也是故有百世不迁之宗明祖祢之正体也均公子也而正体以

适为重有适而无庶则有大宗而无小宗有庶而无适则有小宗而无大宗所出惟己而已则无宗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使宗其大夫士之适者僦适子非止一人适长必有君命然后为宗此则宗道之正也是故有适而宗适此大宗也其服齐衰九月其母之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齐衰三月无适而宗庶此小宗也其服大功九月而其母妻无服夫为之服者敬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齐衰之服重大功之服轻大宗继祖小宗继祢而不得继祖是故降杀其服所以致察于大小之辨也庶子不祭祖祢其祭必于宗子明正体之重也庶子不继祖祢故不为长子斩尊正体而不二其统也适子庶子虽富贵必以寡约入宗子之家衣服车马献其上牲献其嘉若非所献不敢入宗子之门以祖之正体为尊且重不得以爵禄加之也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大夫则有庙矣而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为介子某荐其常事不可以爵命之贵贱而混适庶之辨也宗子去国庶子为大夫而居者其祭谓之摄主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不厌祭不旅不假不绥祭不配不归肉避正主也其无爵而居者祭则望墓而为坛宗子既没告于墓而后祭于家不可遽以庶而代宗也夫总之为服之穷也袒免之为无服也自是以往踈矣昭穆各以其属相从宗则一而不变也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尊卑长幼亲可叙者以有宗也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公族异于庶姓而仁义行焉人道竭矣后世宗子之法既亡非总麻之服相视几如路人冠婚不共其喜丧葬不共其忧又稍踈焉则昭穆不复可齿是无类也谱牒不存则曾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是无本也仁之薄而遗其所亲义之失而忘其所尊礼之废而无以为仁义之节文公卿大夫之贵莫能继祖而收族也其流及于庶人人情日薄风俗日坏又何怪焉

秦论 方恬

天下之诵秦酷也久矣予尝以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及观于汉见其刑罚之施上自王侯下自公卿参夷菹醢往往而是当时犹曰斲雕为朴网漏吞舟之鱼于是益信秦法之酷也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其严如此无奸之可发无罪之可诛矣而豪杰私语以谋之者班班然见于史记夫以张良匹夫之强藉力士之威奋击于博浪沙中其悖甚矣卒之隐匿莫之获此逋逃无归之人也而项伯杀人犹从良匿然则秦之杀豪杰其何若人哉方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秦之法令大抵以死驱民而已先王制为五刑以督奸其入于死者盖鲜非不能威知民之不可威也罪有轻重情有过与故今也一概而归之死则民不服矣不服则相痛相痛之极则思相隐也而又惧于法则与之反仇其上亦势之必然尔所以善为治者必先原夫人情之初不相远也自非至酷之仇恨未有不相恕者甲之罪不及死乙之心不欲置甲于死地况夫人情未有不相恕者甲之罪不及死而不免于死乙其曰彼罪人情之所有安知吾他日之不及此则何若相隐以相全邪夫天下之人皆有恕己及人之心而秦独有不恕之心秦亦岂自安之道哉汉高祖为亭长与夏侯婴善高祖戏伤婴为人所告高祖重坐伤人婴为证之移狱复系岁余笞掠

数百而后免夫以戏而被伤且为之隱此于有司何所施罪然以告讦而讯之至于经歲笞系则高祖之所坐亦不轻矣盖秦之暴日设刑以罔人之罪如捕虎豹如猎麋鹿不待彼之犯而后治之也嬰之所以不忍告者惧不测欤虽然治天下者要不如此岂惟天下哉为一家之主而罚浮于罪则奴婢相隱有罪莫闻矣奚告之云乎由是言之轻刑未必可止奸严刑者长奸以自蔽也秦之所谓豪杰者吾意其必浅浮狂妄之徒彼诚豪杰也秦亦安得而诛之

西汉论一 方恬

西汉之末其俗尚党蔽毁誉混淆忠佞无别以王莽之奸雄生平意气槩可见矣而上书称其美讼其屈者几五十万人刘歆名宗室也而辅其为严尤智畧士也而佐其决扬雄名教大儒也而颂其德若天下蚩蚩蠢蠢随影附声之人又何足道哉风俗委靡何乃至是意者孝宣以来用法令持臣下谏蔽成风理固然邪方子曰否是何见之晚也夫高帝之卢绾盖唐姜皎之徒初非有运筹决胜之畧专典方面之勲也高帝既平燕欲以旧恩王绾恐羣臣觖望顾持议不敢专羣臣知上意皆言卢绾常从平天下功多可王党錡之风殆昉于此然亦非汉之罪也战国以来谋臣说士凭轼相衔驰骛乎天下朝见秦之利则易纵而为横暮见秦之强则易横而为纵乘险抵巇为良计应机附向为敏识重以秦恶直而喜谀钳忠臣之口结志士之舌逢君之恶者受上赏指君之失者蒙显戮天下相师以佞为常故汉之羣臣尤多识变其犹战国之余邪夫人惟正己直行发口直言无阿曲不计生死如周昌汲黯然后能无顾忌若识变则为己者重为人者轻轻重如是则不能无畏避有畏避则不能无阿曲阿曲之甚则更相党蔽党蔽一成则颠倒白黑无所不至矣仁人君子所以深疾乎用智者惧其不可保也顛沛陨越临九死而不变者耻于用智昔慕容燕遣梁琛使于苻秦秉义不屈既还而秦兵入燕燕主暉反疑琛收系狱暉之降也秦主坚释琛问曰卿不能见几而作反身为祸可谓智乎琛对以为臣莫如忠为子莫如孝是以烈士临危不避以徇君亲彼见几者心达安危身择去就不顾家国使臣知之尚不忍为况非所及邪琛之斯言可谓万世臣子之标鉴汉初羣臣知此议者谁乎高帝谓陈平智有余然难独任而以厚重少文安刘氏归之周勃其后吕氏之变平依违其间一彼一此凡险难之际皆勃亲之平雍容而已以高帝犹不敢保平之可任吾亦安知平患难之际无观望之心乎向使吕氏之势一成不可摇动其事变未可知也故观人之国者原其始必要其终汉之风俗因循委靡以成王氏之祸反而求之已见开国之初天下之事安有突如其来者邪

西汉论二 方恬

秦穆公信孟明之说以败于崤作誓一篇谆谆自责圣人定书收而置之周鲁之列吾尝疑焉以为五伯齐桓为盛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盖叛者九国然后悟其说也曰呜呼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始而终之实难不能于始而救于终则犹庶乎不废此繆公之悔圣人所以有取也如汉孝武尚征伐好神僊巡游海内大兴宫室去秦始皇无几然始

皇有刚戾刻深之称武帝有雄才大畧之名若是者何也始皇不能悔而孝武仅能悔耳孝武末年罢轮台斥方士尝自叹惜深恨其前日之非辞意恳苦若不能自胜者是亦可哀也已在圣人之忠厚尚可以补过许之而议者多曰武帝悟之已晚何益子曰不然夫人君者犹之天也大风之所击严霜之所零木无不拔草无不凋及夫时雨而灌之杲日以暖之则昆虫菱甲奋而伸者不待终日此非天之私杀以泛爱也力量大其所被者自广耳然则人君之所尊力量之所及岂可胜计哉喜则冠盖塞路怒则伏尸千里私喜私怒若是可畏惟贤主独观万化之原而审安危之机一噤一笑犹不轻发于噤笑之施必有当休戚者矣武帝虽悟之不早但曰吾不为前所为则天下已受其福何待终日隋炀帝之纵恣又十倍于孝武但云罢征高丽则四海便有更生之望况不逮复者哉虽然道不在多言在人主之方寸耳方寸之间天下之所系命也正心诚意之学诚为人主之要意诚心正然后能知言则诌辞不能欺逊辞不能荡险辞不能激之怒谏辞不能导之喜心正九重之上而万民受福于下尚何过之可补此则尧舜之治也世人以尧舜之治为不可跂以正心诚意为老儒常谈漫不知省则功利之说安能不炽夫功利之乱国如女色之惑身入乎其中昏然不知利害之来使其稍悟未始不惭愧汗发达于面目若其不悟身从之矣武帝虽为明君然多欲易动见主父而叹息睹江充以为奸人在前不惟不辨而且进之天下其何有息肩之所然则胜于始皇者亦未有大过特末年一念之善耳而其益犹如此则知古之圣人独喜人之补过者非徒谓胜于不改由孝武观之则补过之功亦云大哉

西汉论三 方恬

不有以起天下之懦无以绝天下之偷不有以致天下之愧无以杜天下之奸天下之俗天下之人之为之也而风俗成坏则必有为之先者矣非为之先者能成坏天下之风俗也天下之人固视夫斯人者而为趋向也天下之人举不为而斯人独先为之则举天下耸观夫斯人斯人者独奋而上之人莫之阻也则天下争先效之矣是故斯人者天下之锋也天下之锋易以锐亦易以折天下之人其刚毅不屈直道自守虽死而不回者天下固知其少也天下而有斯人也则天下之观必有在矣是以明主因其独为者而优容之以耸天下之观以励天下之锋而不敢轻折天下之锐何者惧其一折而不振也昔者汉武之世汲黯以直道倡于朝矣而黯以此被疏元帝之世萧望之又尝以直道倡于朝矣而望之竟以此遇祸成帝之世王章又尝以直道倡于朝矣而章竟卒不免此三人者皆天下之锋也而当时之君不能优容之以信天下之气而遂折其锋天下之锋一折于武帝而奸佞之风起矣再折于元帝而奸佞之风成矣三折于成帝而奸佞之风极矣故汉之风俗始坏于武帝大坏于元成风俗大坏而汉遂以亡非有能亡之也汉自亡也天下之人其刚者不百一而懦者尝十九是懦者常多也有一人焉立于羣懦之中而卓然有以自奋此羣懦者之所耸观也天下方耸观于斯人而斯人者不旋踵而逐去则天下之观沮矣天下之观沮则天下之气索天下之气索则不懦者将折而入于懦而懦者愈

懦矣天下之士习于偷懦而不羞则安于为奸而不耻平居不敢一犯人主之怒则当大难临大事而不敢争此张禹孔光之流所以误人之国而独全其身者也呜呼悲夫天下之士岂皆务全其身而误人之国邪上之人逆折其锋而勒之使苟容耳平居有敢言之士则临难多死义之人何者义固有以激之也是故明主以名驱人而以义激之使之震励奋迅自拔于庸人而不肯为苟容之行然后天下之懦风可回矣天下之人惟其乐于名而勇于义也是故名可以奉而趋义可以作而起也否则惟利之趋而已而今世议者往往以好名咎天下之士士之慷慨劲正好议论者则遂以好名而诋之不目之以诤则斥之以狂而士之立志不坚中无所守者每有所为复以近名而自沮呜呼近名者不取而惟近利乃可邪古今天下惟两途耳不入于名则趋于利伯夷盖近名之尤者也盗跖不好名之极者也谓近名者之为非则伯夷者曾盗跖之不若邪（李以申曰方太博其学贯穿经史务为可用有正论机策诸篇皆讥切时病传于世）

论梁武帝 江润身

自汉明帝之世金人见梦四十二章之书始入中国然亦不过因果耳其说犹羸浅未至直指人心如達磨渡芦后所云也奈何汉之儒者专门训詁不足以振起圣人之道而因果之说亦乘虚以浸淫乎斯人之心下及南朝蔓延极矣梁武帝三度舍身羣臣率以钱赎卒为侯景所迫饿死台城因果之不可信非不明白而帝之所以惑之则有故矣愚尝以为佛氏劝人为善其设心本不大畔于吾儒至谓凶恶之人爇香一瓣诵经一卷设一大斋会平生罪恶便能涤而去之是乃长恶之大者盍试观之今之为胥吏者乎一入公门恶念蜂起欺上虐下无所不为静夜以思终有不能自欺者乃复奉佛自解夫既恃佛以为皈依则其稔恶也日益甚彼屠儿刽卒操刀欲杀之时或暗诵佛号意亦类此岂非佛氏实长其恶哉武帝之心是正奸胥屠刽之见耳方其为齐大司马也克嘉湖守浔阳围建康杀人多矣及其为相而加九锡也则杀湘东王宝晷其进爵而王也又杀邵陵王宝仪等三人得国之后思为逆取顺守之计要亦人心天理不容泯没者观其语南康侯之言亦良可悲矣惜乎无端人正士长养善端侷侷然莫知所从妄意因果之说谓可以涤愆免罪而奉佛之意坚矣吁萧衍之亡其佛氏无父无君之教实成之欤

论麟阁功臣瀛洲学士 胡敏翁

臣之以名闻者当究其节义士之以学称者当考其德行屈苏武于麟阁之末麟阁之缪也置敬宗于瀛洲之列瀛洲之玷也为二君者事虽公而心则私难遁后世之公论矣汉宣之画麟阁者十一人博陆以定策功丙吉以阿保功赵充国张安世杜延年刘德韩增或劝以书或赞以言皆有功于定策者也魏相梁丘贺萧望之虽不预定策尝因许伯以论霍氏梁丘贺以占剑而发任章之奸望之尝请退霍氏彼子卿虽以故二千石预计谋立帝则定策功视诸臣稍劣者也帝之时吏称职民安业单于来朝号称中兴以诸名臣辅佐之功表之高阁谁曰不可吾独惜其一念之私勃郁呈露十一人中非预策立则预诛霍氏者也或曰子卿之名如是节如是帝特屈之以示外域使知在子卿之上者

尚多也此亦儒者之臆说耳彼充国者非有名于外域者乎何不屈之下也使帝真有意于名臣而以公心处之则如黄霸之治郡夏侯胜之明经于定国之治狱亦皆名闻一时者曾不得少厕其列何哉班史谓以是知其选其引而不发者乎吾固曰屈苏武于麟阁之末麟阁之缪也乃若天策之开馆招徕文学吾又知其私也是时武德四年太宗一藩王尔交通豪杰私植党与岂其职分置官属开学馆升储之渐也储位既正受禅之基也太宗之假以恩宠特欲深结其心俾乐为我用故隐太子之祸房杜甘心为之周旋洁志不仕如收稍知忠义如思廉耻教宫人如允恭耻为之师如凯皆愿进阙下矣由是观之瀛洲之尊宠太宗之微机也岂真有意于文学邪史称文学馆之开与诸贤讨论书籍夜分乃寝厥后登大宝复置弘文馆聚书二十万卷讲论不辍诏修晋史则自着宣武二帝陆机王羲之四论而总题以御撰天下后世莫不曰太宗之好文学如此其甚然帝王之学岂徒若经生学士区区于著书立言呻其占毕而已乎若诸贤果精于讲论则建成元吉之死诚可自附于周公之诛管蔡否也借曰彼欲危社稷王明之封与经籍所载合欤否欤夫内不足者必务外饬使太宗真有意于文学则必先德行后文艺如敬宗父死舞蹈求生而女嫁蛮酋是奸邪之雄者屏之可也史称太宗之于敬宗闻其名而召之是知太宗所以收人才自辅者特欲取一时虚誉之士掠美缘饰为取大位计耳吾故曰置敬宗于瀛洲之列瀛洲之玷也自后唐史置敬宗于义府之列固有公论汉史不能为子卿称屈乃列于李陵之流何哉盖尝论之圣达节次守节臣之有勲名而不本于节盗名尔仲尼论四科之叙必先德行后文学士之有文学而不本于德虚文尔惜乎汉唐之君不足语此虽然汉宣励精为治综核名实卒使功光祖宗业垂后嗣侔德殷宗周宣中兴诸臣左右之功居多太宗百战之余未遑他务急急于学馆之开净洗陈隋释氏之习文学诸贤讲贯之功亦不少彼二君者后世之君亦未易及也哉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九

（明）程敏政 撰

○论

周论 胡一桂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史乃谓其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毋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邪愚尝读周颂至太王实始翦商读鲁论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尝不慨后之论者皆不能不以辞害意也太王盖当祖甲之时去高宗中兴未远也后一百有余年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无非事商之心则翦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之于其口亦决不萌之于其心特以其有贤子圣孙有传立之志于以望其国祚之绵洪焉尔岂有一毫覬觐之私心哉议者乃谓太王有是心太伯不从遂逃荆蛮则是太王固已尝形之于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骇世民之言曾谓太王之

贤反不逮之乎诗称实始翦商特谓王季文王之立由于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则翦商实自太王始尔非谓太王真有翦商之心也夫文王虽大圣诸侯也纣虽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纵使果有之以纣之暴恶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鸷害乃不谮毁之乎此必无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圣道化所及极其形容之广云尔岂谓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图诚归之于周哉且以虞芮一质成之后归文王者四十余国四十国之疆土未必为文王有而四十国之诸侯四十国之心则归文王矣至武王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集者八百国岂八百国之疆土人民先为武王有哉亦心悦诚服而趋之者如归市尔文武之心盖有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矣请得以暴白二王之心于千百载之上

二十四气论 胡炳文

或问历二十四气之论予曰是言气之行有序也而莫不有理存焉俗有相承误读者谷雨如雨我公田之雨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今读为上声非矣芒种二字见周礼种之陇反芒当音亡谓种之有芒者麦也今读芒为忙种去声非矣处暑如既雨既处之处处止也谓暑气将于此止也今读作去非矣每月有节气有中气如丑之终寅之始则为节寅之半则为中一年四立即四时节气二分二至即四时中气九十日气往者过而来者续故谓之立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至有二义子至巳六阳午至亥六阴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间也冬至亥阴极故曰至子阳于此生亦曰夏至巳阳极故曰至午阴于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长至亦然且以上半年论之立春正月节雨水正月中汉律历志惊蛰在正月中注今作雨水盖自秋分水始涸立冬始冰冬至水泉动大寒水泽腹坚今曰雨水者先是为露为霜雪皆水气凝结以至于寒之极春则水气流行而又为暑之始也况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于水春属木木生于水今历立春后继以雨水宜也卦气正月为泰天气下降当为雨水二月大壮雷在天上当为惊蛰今历先雨水而后惊蛰亦宜也按国语四时有八风历独指清明风为三月节此风属巽故也惊蛰者万物出乎震震为雷也清明者万物齐乎巽巽为风也巽曰洁齐故曰巽风曰清明清明有洁齐之义律历亦有明洁之义谷雨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周礼稻人掌稼下地注谓以水泽之地种谷即谷雨之谓也汉律历志谷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观之谷雨似迟半月然风土有不同人力有迟速必至此然后无不种之谷也四月中小满先儒云小雪后阳一日生一分积三十日阳生三十分而成一画故为冬至小满后阴生亦然夫四月干之初谓之满者姤初羸豕蹢躅坤初履霜坚冰羸喻其小蹢躅喻其满霜喻其小坚冰喻其满易言于一阴既生之后历言于一阴方萌之初虑之深防之豫也小雪后有大雪此但有小满无大满意可知矣至若三月中谷雨五月中芒种此二气独指谷麦言者处暑农乃登谷此曰谷雨农家方种谷冀今年之秋也谷必原其生之始者谷种于春得木之气成于秋金克木也麦必要其成之终者麦种于秋得金之气成于夏火克金也木气柔故谷颖垂金气刚故麦颖昂此阴阳自然之理也

无谷民何以仰食无麦民何以续食春秋大无麦禾则书此也六月节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为夏至后暑已盛不当又谓之小殊不知易曰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而曰小暑大暑者不過上半年氣候之辭耳陰陽沖和之氣不頓息大暑非驟至于大也由小而馴至于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为大然則未至于極則猶為小也大小二字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處暑即如豳風首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于此乎處也觀處暑二字便自有豳風七月意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寒始結為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於露中于霜終於雪霜之前為露露由白而後寒霜之後為雪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漸也至小寒大寒亦猶豳風一之日鬻發二之日栗烈鬻發風寒故十一月之余為小寒栗烈氣寒故十二月之終為大寒豳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爾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雷曰風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霜曰雪皆成之氣下半年言天時不言農言農莫急春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盡化為暑矣然曰小暑大暑其化也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為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也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觀二十四氣可見矣大學以格物致知為第一義此亦格物之一端然不特此也調元氣和玉燭者知之參贊變理豈無小補邪

晉悼公論 程端學

會于蕭魚此悼公之盛也而君子亦有不滿焉何以言之甚矣悼公再伯之難也晉楚所爭者二其一陳也其一鄭也悼公紹文襄之後凡有盟會諸侯麇至向也鄭從楚城虎牢而鄭始服向也陳從楚盟雞澤而陳來會自是陳鄭即中國矣而楚之仇于陳鄭者亦如之是故再會于戚為成陳也而楚公子貞為是伐陳諸侯于是有救陳之師又明年而公子貞圍陳而諸侯于是有鄆之會凡以爭陳也鄭侵蔡而獲公子變則楚伐鄭鄭受盟于楚則晉伐鄭鄭同盟于戲則楚伐鄭鄭為楚伐宋則晉又伐鄭諸侯成鄭虎牢則楚救之鄭公孫舍之侵宋晉伐之鄭同盟于亳城北則楚師至楚子鄭伯伐宋則晉師來凡以爭鄭也然而陳卒從楚而晉不能爭鄭卒從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他鄭近晉而陳近楚也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后可吁此晉之所以不能爭陳欤觀子展之謀曰吾以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吁此楚之所以不能爭鄭欤夫惟陳近于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于晉也緩夫惟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于晉也急自鄆之會陳侯逃歸而中國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于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伯之烈其所可稱道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則不能如屈完之來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師

然以荆楚方强子囊为政而凜然有悼晋之心虽或时帅师徒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驾中国者岂无故哉观子囊之言曰今吾不能与晋争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穡商工阜隶不知迁业君明臣忠上逊下竞当是时也晋不可敌然则晋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然尝评悼公之伯而独于会吴之事深不满焉悼公之所以急于会吴者固将以挠楚也然吴犹楚也急于为挠楚之谋而不知适以启吴人之衅楚患虽微吴忧方大异时駸駸强盛以至于黄池之会而春秋终矣是悼公之为也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为大失者尤在于大夫之专也鸡泽之会诸侯实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丘之会大夫得以会诸侯而向之会则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贤而不能抑大夫之专又从而张之是将谁咎哉至于鄆尝预会而听莒人之灭鄆莒鲁同盟而不恤莒人之仇鲁进齐世子光于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乱要皆未纯乎王道者无他急于得陈则不暇恤大夫之专盟幸莒已服则不暇恤鄆鲁之怨喜齐世子之先朝则虽跻之诸侯之上不顾也盖其设心措虑全在制楚而其它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欤

泄冶论 程端学

陈杀其大夫泄冶先儒谓泄冶不能早谏而至于杀身故其罪累上而以国杀然乎曰不然也后世覩传而起疑也于经无有也夫史有详畧或称国焉或称国称爵焉或称国称人焉后人求其说而不得适观左谷之文而知泄冶之事则归罪于不能早谏以售夫称国以杀之说夫经之作岂待传而始见其义哉经之本义在于专杀大夫而极于见弑也且泄冶幸有其事尔若他无其事而称国以杀说者何以措辞乎夫泄冶不能早谏固可讥也其不贤于不谏者乎今有人焉能谏而被杀乃不责夫杀谏者反责谏而被杀者岂公论哉吾知此说之所自矣左氏载孔子曰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先儒所以有此言也岂知左氏之繆哉

黥布论 王霖

薛公论黥布之反曰是故当反往年杀彭越今年杀韩信自疑祸及身故反尔其意谓高祖薄待功臣不能保全终始以至黥布疑惧此言固切于事情而曰是固当反则过矣君臣之义与天地并天地不变则纲常伦纪亘千古而不可紊者也昔却錡欲攻晋公却至曰人所以立智信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又曰待命而已当是时厉公方欲杀之灭亡之祸近在目前而其言犹如此况高祖之于黥布未有纖芥之隙乎韩信自诛彭越自醢于布何与为布之计用之则尽心而前不用则奉身而退守吾忠诚安吾义命则何疑惧之有张子房辟谷愿从赤松子游善处功名之上者也郭令公谗毁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善处功名之次者也黥布近不能为张子房独不可遽为郭令公乎不知出此而乃为反谋其取祸也宜矣吁谋反布之罪也当反之言薛公亦不能无罪焉汉

高祖索羹论 郑玉

以吾身而视天下则天下为重以吾亲而视天下则天下为轻故君子之取天下当大变之来遇父母之难又岂可不权其轻重而为之进退哉方天下乱离生民涂炭以吾身犯锋镝之险蹈不测之渊为天下拯焚救溺者天下重于吾身也及亲陷贼庭危在顷刻则舍天下以全吾亲者亲重于天下矣昔者汉楚之争会于广武项羽置太公于俎上告高祖而杀之所谓危在顷刻者也高祖于此所宜卑辞请降迎归其父然后以项羽既弑其君又欲杀人之父以挟其子兴师问罪与之决胜负于一战定成败于万全未晚也岂可大言无当索父之羹以吾亲之重为天下之一掷哉向非项羽有妇人之仁高祖无项伯之援则太公烹于俎上矣项羽既杀太公分羹高祖然后布告天下谓高祖不顾其父挟人杀之而食其羹兴师问罪则高祖负杀父之名此身且将无所容于天地之间又安能与之争天下哉项羽计不出此反感于为天下者不顾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获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为得计索羹为名言紊纲常之义失轻重之权矣使后世臣子懷必胜之心忘君亲之难者未必不自此言发之也桃应问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舜如之何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濱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高祖当以为法（汪氏克宽曰尝论郑先生平生梗槩大抵学有本原而忠义大节处之有素观其撰汉高帝索羹论章孝女双庙碑则涵養志趣已皦然于胷中矣故能辞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劲气耿耿充塞两间易于困之象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夺也繁先生之谓乎）

汉昭烈顾命论 郑玉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其法固不同矣然圣人岂容毫髮置私意于其间哉亦曰与天下公之而已立子以适三王不易之常经也然为天下得人则兼用官天下之法焉故太王舍太伯而立季歷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其欲天下又安宗社不废则一而已汉有天下四百余年桓灵不道僭乱四起操丕父子遂篡帝位昭烈以帝室之胄拥益州之众三顾孔明于草庐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与披荆棘犯霜露同死生共甘苦者十有七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皆为兴复刘氏也昭烈岂为身谋孔明盖社稷之臣也今刘禅昏愚暗弱纵使伊尹阿衡周公辅相亦必危亡而后已虽百孔明如之何哉此幸有说既曰兴复刘氏则凡高祖之子孙皆天下之共主何必拘子禅嗣位而后为汉祀不絕哉为昭烈之顾命宜曰朕与丞相所以经营天下者凡为兴复刘氏也今天夺我志病不能兴嗣子可辅辅之如不可辅则择刘氏之贤者而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处此而刘氏之社稷复兴矣惜乎昭烈之识不足以及此乃曰如不可辅卿可自取置孔明于嫌疑之地欲用权而择贤则恐天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守经而不变则苦刘禅之昏愚而不可有为终于天下三分不能混一孔明既死刘禅卒就擒缚及其入魏屈辱百端畧无愧耻岂惟刘氏之宗社不嗣遂使高祖光武含羞地下抱恨无穷古人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非但天不假孔明以年不克终大事实由昭烈顾命失言后嗣非人遂亡其国悲夫

张华论 郑玉

呜呼圣人既为经以定天下之常复为权以尽天下之变于是经权相济若体用然而天下事无不可为者矣人君者天下之义主也义之所在天下共为之主矣苟义去之匹夫而已岂得为天下之主乎人臣之事其君幸而遭遇明哲固当尽职奉公竭忠事上守其常分毋或凌犯不幸遭遇昏愚纵情暴虐肆行祸乱毒害生灵倾危宗社为大臣者则权之以义而有伊霍之事焉人主尚尔况母后乎若曰君臣上下素有定分阶级等威不可踰越拘俗儒之常谈守匹夫之小节坐视祸乱至于危亡而莫之救则将焉用彼相矣吾读晋书于贾后之祸不能不深罪于张华焉夫华在武帝时即以文学才识名重一时议者谓宜为三公盖朝廷取以为法宗社恃以为安况惠帝慧驂国家大计独寄之大臣者乎贾后專政淫乱暴虐诬元舅以谋反而杀之废太后为庶人而幽之此大逆无道人神之所共怒王法之所必诛苟不能讨祸乱必矣况贾后为妃之时戟擲孕妾武帝尝欲废之具有诏旨华苟能倡明大义废黜贾后正名定分以安反侧则太后可复储贰不致于动摇国本既安天下自定此拨乱反正之道也顾此不为而乃议曰太后党于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故事称武皇后居异宫此何言哉善乎董养之言曰公卿处议至此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及其弑太后而覆殡之贾模裴頠谋欲废后华尚欲使模頠调停劝戒谓不致大悖则天下未乱而已得以优游卒歲不知何者为大悖何时为大乱乎及其谋废太子刘卞请因太子入朝废贾后于金墉城华犹曰天子当阳太子人子也相与行此是无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卒使太子幽废以死国本一摇天下大乱孙秀之奸谋以起赵王伦之篡逆以成驯致骨肉相残外邦乘间宗社播迁中原不复是果谁之罪哉华之族灭身亡有不足惜者矣呜呼华也昔者力赞平吴之策何其勇也今者力沮废后之谋何其怯也盖华本庸人专于诗书名物之间制度文为之末才不足以制变学不足以适道岂知天下之大义圣人之大用哉若华者所谓具臣而已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华且未知所谓立安知所谓权哉（王公祐序曰郑子美先生为文予十年前尝得其汉唐诸论颇疑其体制往往或出于绳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复获其师山集尽读之观其操议持论务辨道理谈名义盖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见心叹服之于是乃愧向者知先生之不能深也）

经礼补逸后论 汪克宽

周礼一书果为周公所作乎汉武尝谓周礼为渎乱不经之书何休又云六国阴谋之书欧阳文忠公谓周礼可疑者二苏颖滨谓周礼不可信者三是皆论以为非周公之遗制也然则周礼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盖尝以周家法度广大精密言之尝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称之又尝以周公从广大心中流出称之张横渠谓周公治周莫详于周礼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又谓郑玄徧览羣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则又明为周公所作也考之西汉志于周礼未之见东汉儒林传乃谓周官经六篇本孔安国所献隋经籍志乃云汉时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间献王独缺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记补成六篇奏之孝武时盖有其书特未与五经例置博士尔西汉刘歆始置博

士遂盛行于世后世因有周礼作于刘歆之说是则周礼作于周公而非他人之作明矣然冬官何为而缺也经罹秦焰散失之余与汉儒编录附丽之误而始谓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考补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教曰礼曰政曰刑而冬官则掌邦土或坐而论道谓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此冬官之大较也见考工记所载者其属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与商农之职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妇内宗外宗皆宫中之职本属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诸子皆掌士之职本属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质人廛人贾师司武司稽胥各肆长泉府此皆主于商土均草人稻人场人司稼等职此皆主于农皆本属冬官因其职与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类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谓非编录附丽之误不可也况小宰记六官六属各六十考之天官自大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则冬官独缺而为数不及五官皆盈而余数过之理无是也他如仪礼有嗇夫之官国语有司商之官皆不载诸周礼此亦冬官之脱简也要之见载于考工记者固为冬官之属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职不止此当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摭夏官之中掌土者地官之中掌商农者与夫嗇夫司商之数并今考工记所载之工总属冬官则不惟合于周官司空之所职与小宰六官六属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粲然溢着于编使人得以观其会通而为太平典礼之全书也克宽因并录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鬼神论 汪叡

或问鬼神之说曰先儒之言鬼神以阴阳之屈伸消长论也圣人之言鬼神以人之死生论也以人之死生论是故有鬼之名也然而天地阴阳所以流行赋与而造化夫万物者神而已矣圣人于易备言之曰神无方而易无体曰蓍之德圆而神曰神以知来曰鼓之舞之以尽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初岂尝以鬼神并言哉其言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乃因上文言仰观天文气化之运万变不测俯察地理实体之着生息有常此所以知幽明已然之变也惟知幽明之故故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反其终而知所以死至是乃言精气为有形之物游魂为无形之变即为物为变此所以知鬼神之情状尔故答宰我鬼神之问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姓以畏万民以服由是观之鬼也者归也物之死而归于土也乃得鬼之名岂古人所以名状造化之妙者哉故曰圣人之言鬼神以人之死生论也曰然则中庸言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亦夫子之言也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体物而不可遗岂非以造化而言乎曰先儒正由此章而推言造化盖不察子思所以立言垂训之实尔昔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故前此四章言治人此下四章则论事鬼神者也

中庸首言道本于上天之命圣人因而修之以立教于天下道以中庸为至故体道之功不可徇于气质过不及之偏如舜之知回之仁由之勇则中庸之不可能者亦既能之德性全矣斯可推以治人推以事神君子之道费而隐以下明治人之道所谓莫见乎隐至是则明事鬼神之道以终莫显乎微之意章首赞鬼神之德之盛者将言大舜文武周公而先之以此夫大舜文武周公德配天地泽被天下后世虽云既没而其神昭著无乎不在所谓体物而不可遗者仰乎天则其神之昭于天也俯乎地则其神之着于地也所谓见尧于墙见尧于羹大雅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颂所谓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正此意也故下文云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结之曰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岂上文言天地造化之鬼神而遽以齐明盛服承祭祀为言乎盖如舜之大孝文王之无忧武王周公之达孝斯其所以为鬼神之盛德也斯其所以为体物而不可遗之验也事神治人非有二道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则治国如示诸掌由是观之神以造化言而鬼神以人鬼言也明矣况夫子答宰我之问有明言乎后之学者不以先入之言为主而虚心求之则有以知夫子之言精且实矣

新安文献志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

（明）程敏政 撰

○辨

袒免辨 程大昌

礼有袒免郑氏曰免音问以布广一寸从顶中而前交于额上又郤向后绕于髻也予疑不然记曰四世而缙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服之旁杀而至于缙仅为三月则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杀五不可顿如路人故属及五世而族人有丧则脱露半袖见其内服是之谓袒解除吉冠是之谓免免之为言正是免冠之免不应别立一冠名之为免而读之如问也曲礼曰冠毋免劳毋袒免且袒皆变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为不恭而无服者之属用以致哀示与路人异也经于缙有三月而袒免无期日也既无服又无期日第行之始死之时其斯以为戚矣历考礼经本文止言袒免更无一语记其如何为袒如何为免则是小功以上衰经冠杖实有其制而袒免则元无冠服故亦莫得而记也周礼垂衰冠之式于门谓缙小功以上亦无袒免体式也使诚有制如郑氏所言则亦不成其为冠也况袒既不别为之衰又对免而言知当未敛之时第使之袒衣免冠者事情之称也古今言以布绕顶及髻而谓之为免者惟郑氏一人自汉以后并免而数以为冠名则皆师述郑氏也杜佑博识古事而特致疑于此虽其叙载丧制即免加丝借古冕之纁着以为纁若用郑矣而特自出其见于下曰纁制未闻惟郑氏云云则佑固不以为安矣按礼凡因事及免必与冠对丧服小记曰男子冠而妇人笄男子免而妇人髻

又曲礼冠无免则凡免皆与冠对免之为免当正读为免其理已明矣丧而免冠不惟五世无服用之虽重如斩齐当其未敛未及成服亦尝用之盖遭丧之始未办成服姑仍常时衣冠在衣则袒在冠则免以为变常之始故经纪重丧曰袒括髮变也愠哀之变也去饰去美也袒括髮去饰之甚也贾公彦之释袒免首尾遵本郑氏惟于此特循正理而为之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阙）则踊踊必先祖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变常而未及为服者之所为也斩衰重矣故免冠而肉袒免冠且肉袒矣而又被髮不紒则以麻约之较之五世袒免则此为甚重若其袒衣免冠以示变常则斩齐袒免其意同也且免之为免不止始丧然也丧服小记曰既葬而不报虞则虽主人皆冠及虞则皆免又曰远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又曰君吊虽不当免时也主人亦免凡此三节皆以冠对免而免则皆取其进而及于重也葬而成虞也远葬而未及郊近墓也已过免时而君始临吊也则皆以免冠为礼取始死之节以重为之也葬不报虞远葬而未及墓若过时而吊者自非其君则皆仍所丧之冠而不为之免处之以丧礼之常也从是推之知免冠之为始死之节也丧小记又曰斩衰括髮以麻母括髮以麻免而布盖父母皆当以麻括髮而古礼母皆降父故减麻用布示杀于父也此之谓免盖应用而许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若如郑言以兔为免（音问）则居母丧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为免（音问）遂当以兔而加诸齐衰之上则是降斩而齐遽着五世以外轻杀无服之冠岂其理乎至此推说不通矣然以兔为冠万世宗信郑氏予独不以为安故着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

龙门辨 程大昌

秦再思记异录曰地志慈州文城县搔口本夏禹凿山通河年年鱼化之地也每春大鱼并河西上唐人尝勅禁采捕至仲春后有点额不化者傍岸求死终不过富平津浮梁孟州歳以致贡柳宗元尝为文刻置禹庙此盖因地之有是鱼而禹贡又有龙门之文遂从而为之说曰过门者为龙而其浮死自下者则是不能变化而遭黜者也予疑此语久矣于禹贡论不敢辨正者以龙门之名其来已古而化龙之说世亦信之故付之不辨也以书类求之导洛自熊耳熊耳者地书以为形似熊耳也其曰似者肖之而已岂其实尝有熊分耳为山也乎底柱析城实皆如柱如城而何人建为此柱析为此城无有能言其自者也并类而言则夫龙门也者正以湍峻束狭意象如门而又龙者水行之物故取象以名未知真有鱼尝化龙之事也乎然而其事又有不可不究者四渎未尝无鱼何为此地独有大鱼暴鳃而下下又不过富平也以予所见盖河鱼趣水而上于湍急处产子及其困极故翻腹随流不能自主富平虽为大河而有浮梁横亘津面鱼已困浮又为津梁所约不能潜泳以过人因得乘困而拾取之耳其为点额而浮者盖跳掷产子为木石之所撞拉耳非有司其黜陟而点额以记如世传所云也天下事大小有异而理之所在四海一也凡鱼产子必并木根草干戛割其腹子乃得出出则粘着根茎之上离离如珠然后泥不能掩浪不能漂其子乃得成鱼也龙门予所不历无能验其的为如何矣此之

所云乃在吾乡而亲常目击者非得之传闻也鱼之戛腹而子得出也则已奋跃劳惫不复更能潜泳则遂仰卧露白浮水而下边岸之人白手取之不用器械此乃吾乡之所常见以类明类则龙门之鱼可想矣吾乡小溪浅涧安得试龙之地而鳞鳃亦遭损暴耶此其事理可以互相发者故详记之

蟠冢辨 程大昌

汉书误以嘉陵江为西汉予于禹贡论详辨之矣嘉陵既不为汉则秦雅二州及葭萌金牛有山皆名蟠冢者不待辨而知其误也予先着论姑以意定谓蟠冢当在汉中发源之北而不能指其为何地何山每一思之意终昧昧然也水经以为汉中之汉源出武都东狼谷山予尝询诸经行其地者曰由汉中而西有水焉发源之地距兴元不一二百里源既近流又狭秋冬间仅胜一二十石舟而经之所次汉上有沔沔上有漾禹其肯于一二百里间该载三名如此其详也欤予按地书褒水与斜谷分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汉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发源是为衙岭又远在褒口西北角八九百里之上则其源流亦既甚长矣汉时张汤尝创治褒水以通于斜而受山东岁漕则岂支流曲港之比哉禹方叙着水源自不应舍大取小如此不伦古今虽异而人情可以通推也况有可验者禹贡水例凡其流径所及每一易向则别命方面以识其变如河之自龙门而转南以流华阴则书曰南至于华阴自华阴而改东以及底柱则又书曰东至于底柱是其随向书方之例也今漾汉之文曰蟠冢导漾东流为汉则是漾源本未流东至其折东而后始得为汉也然则蟠冢者岂其当在汉中之西也哉水经凡叙狼谷水率皆西出东行而衙岭褒源悉发北而南行直至南郑而流委始东始名汉水则与经谓导漾东流为汉其方向正合也汉人并褒置县而命曰褒中吾意褒中一语前世必已久有而汉人采之以名其县非创为若语也褒中蟠冢二音全相配附得非自虞夏以至战国世人称谓不的而辄相讹易也乎然予论禹贡不敢确证者为其褒之名国已先乎秦不容轻议焉耳然地名因声近而讹古多有之如春秋之邾虽褊小无足言然人民社稷俨然得自名国不可诬矣孟子之去春秋为年绝不远而变邾为邹汉儒已不能究则褒僻且险自蟠冢而讹为褒中安得图志为之详载矣乎予终欲主所意见而未得的据姑书其槩以待详考

禘祫辨 王炎

禘祫宗庙之大事也祫者合也禘者谛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故谓之祫此公谷二氏所传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以审谛昭穆是故谓之禘此戴氏所记也周官以宗伯掌邦礼禘祫无见焉然六享之目一曰肆裸献二曰馈食皆在时祭之上即为禘祫无疑矣郑康成之传礼其论禘祫甚详而有四失焉其乱礼之经者有一其失礼之节者有三祭法记四代之禘虞夏皆禘黄帝商周皆禘尝所记虽未必皆是而禘固宗庙之事也康成则曰周颂靡之禘祀文王也商颂长发之大禘祭天于圜丘而配以太祖也出一已之臆说汨郊庙之定制所谓

乱礼之经者此也既虞而升祔谓之祫事与大事之祫实异而名同祥禋而后禘以定昭穆之叙禘而后祫其先后不可易置康成乃以升祔祫事为证遂言先祫而后禘此失礼之节者一也禘祫之祭庙祧之主咸在然祫则太祖东向禘则祖之所自出者东向而太祖配之祫大于时祭禘大于祫明矣康成乃谓禘小而祫大此失礼之节者二也祫非不酌裸也而以食为主故周官馈食又谓之朝享是以知其为祫禘非不荐食也而以裸为主故周官肆裸献又谓之追享以是知其为禘康成乃以肆裸献为祫馈食为禘此失礼之节者三也去此四失禘祫之礼正矣然则舍康成之失议禘祫可以无疑乎自汉以来诸儒异论其不可不辨者犹有三焉天子有禘有祫诸侯有祫无禘一疑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疑也祫礼行于三时禘礼行于孟夏三疑也夫祫祭太祖东向则天子诸侯之礼同禘非常之祭也诸侯止于及其太祖而王者及其祖之所自出则隆杀有辨而曰天子有禘有祫诸侯有祫无禘此因大传不王不禘之说而失之也国语言荒服终王此蕃国世一见者也颜师古释之曰新王即位乃来助祭此乃禘祭之时非是则不禘故丧服小记论虞祔祥禋之祭而及于不王不禘则天子新即位而后禘其义甚明而谓天子有禘诸侯无禘不已踈乎此不可不正其误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说也公羊盖失之矣而韦元成乃为之说曰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礼纬因之张纯又为之说曰三年一闰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闰天道之大成以是为禘祫之节郑康成又因之且谓鲁礼三年丧毕而祫太祖禘于羣庙自后五年而再殷祭其说益以乖异不同夫新主入庙昭穆递迁则有禘自是以后有祫而无禘此不可不明其失也禘之时月经无明文而戴记则曰天子牲禘祫尝禘烝诸侯牲禘一牲一祫尝禘烝祫春祠夏禴周礼也春禴夏禘殷礼也文献不足夫子不能讨论夏商之礼汉儒何从而知之乎是以知其说之不足证也张纯曰禘以四月取纯阳之在上祫以十月取百物之皆备其说未为皆得也春夏难为备物禴祠之礼薄盖不可以祫于斯时而秋荐新故谓之尝冬备物故谓之烝祫于秋冬夫岂不可安在必以十月乎若夫禘礼取四月之纯阳则失之矣明堂位记鲁礼季夏六月禘于太庙郑康成从而迁就其说曰周六月夏四月也则尤失之矣春秋书禘于庄公则以五月禘于太庙则以秋月未闻其必用四月也盖禘行于祥禋之后祥禋既无定时则禘礼亦无定月此又不可不明其失也议礼者不能正其误明其失故自汉至唐禘祫不合于圣人之经颜真卿曰禘祫懿祖东向而太祖以下列于昭穆则禘祫无辨非经也韦武曰祫宜献祖东向禘宜太祖东向则以禘为祫以祫为禘尤非经也经文固残缺矣其意犹可考也而诸儒汨之辑诸儒之论用经以折衷其是非此吾所以着辨之意也

文王作易爻辞辨 胡一桂

冯厚齐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继统而当明扬之时之象其指大君当明扬之时而传之子则其子亦为明夷矣又谓文王作爻辞移置君象于上六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况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继明

夷之治利在于贞明不可以复夷也后世以其为箕遂傅会于文王与纣事甚至以爻辞为周公作而非文王盖箕子之囚放在文王羑里之后方演易时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说谓班马只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止言包羲文王孔子未尝及周公也马融陆绩王肃姚信始有周公作爻辞之说绝不经见孔颖达始引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而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为周公爻辞之证审尔谓周公作爻辞可也而春秋又将属之周公乎此论确矣愚谓以爻辞为文王作固自有据况夫子唯曰易之兴也当文王与纣之时乎是故其辞危未尝及周公则所谓辞者安知非卦爻之辞邪愚固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诚在文王羑里之后文王决无预言之理而随之王用亨于西山升之王用亨于岐山又诚类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有亨于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义诸侯祭境内山川亦正二王为侯时事以此观之则爻辞未必果文王所作而韩宣子见易象之言诚可证也隆山辨鲁春秋之说盖自不晓其义耳宣子本意见易象则知周公之德见鲁春秋则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犹能为春秋之时之主义甚昭然若厚斋因蜀本其字之误尽疑天下之本反改而从之尤有所未可前汉赵宾正蜀人解明夷六五箕子为芟兹则蜀本箕字初未尝作其字况厚斋谓父当暗世而传子故其子亦为明夷历考前古惟尧舜老而舜禹摄此乃明德相继夏商之王未见父在而子立者惟桀纣可当明夷之主其肯遽传之子乎冯氏见后世北齐末主前宋徽钦而有是说谓文王作爻辞乃取此义乎爻辞称帝乙箕子自是一例况明夷箕子之称又自有夫子彖传为之证据彖传利艰贞箕子以之之辞与爻辞箕子之明夷利贞之辞正相应乌可傅会蜀本一字之误以证爻辞谓非周公作哉愚故不能无辨以祛读者之惑

易文言辨 胡一桂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盖以第一节与穆姜之言不异本义以为疑古有此语穆姜称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犹以为疑古有之初亦未尝质言之者盖尝妄论之曰若果如或疑则何止文言虽大象亦谓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虽多而其要则天地山泽雷木风水云泉雨火电日今考文王象辞自震雷之外离虽取象于日而未尝象火周公爻辞自巽木离日之外虽三取雨象亦未尝专取坎他则未之闻焉至夫子翼易始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于是乎始各有定属如是则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当有同焉可也而左传所载卜筮之辞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则大象亦谓之非夫子作可也谓夫子已前元有可也谓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于夫子而无疑其将何说以证尝反复思之而得其说春秋夫子笔削之经也左传春秋经传也夫子系易实在作春秋之前绝笔于获麟盖不特春秋之绝笔亦诸经之绝笔也左氏生夫子之后尊信夫子春秋始为之传由此观之谓易有取于左传乎抑左传有取于易也又况左传所载当时语其事则仿佛其文多出于自为如吕相绝秦书今观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笔而穆姜为人淫慝迷乱安得自知其过而有此正大之言如弃位而姣等语决知非出于其口如是则四德之说是左氏本文言语作为穆姜之言明矣至

若占辞多取诸八物亦非当时史氏语实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时不暇详密遽以夫子所作之象为夫子以前之人之辞也又如国语载司空季子为晋文公占得国之辞又不特取诸八物且有及于坎劳卦之说如是则并与说卦亦谓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读古圣人书只当以经证经不当以传证经若经有可疑他经无证阙之可也何况夫子十翼其目可数今乃因传文反致疑于经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真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为惑故不得不辨

子纠辨 程端学

或问曰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先儒或以子纠为兄或以小白为兄何也曰各有其说而未可以片言决也谓子纠为兄者公谷之意而孙氏胡氏刘氏邦衡莘老东莱诸儒宗之谓小白为兄者程子之说而康侯朱子张氏诸儒宗之然各无明文可考孙氏诸儒谓子纠为兄者以春秋书法有子字故也据经论理者也然程子则谓公谷之经无子字而小白为兄原程子意不特以公谷无子字亦以论语孔子许管仲之仁之事推之也但程子于管仲之事以大义推之而知其为兄尔非有所据也今以春秋所书齐小白入于齐与齐人取子纠杀之之文观之则子纠为兄之说似亦有理盖齐小白入于齐有篡立之辞齐人取子纠杀之三传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谷前无子字为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证小白之为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尝谓桓公杀兄以争国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则朱子虽宗程说固亦不能无疑于其间也况朱子于集注论王珪魏征事则曰功过不相掩今以子纠为兄而小白杀之正与太宗杀建成相类管仲之事小白正与王魏之事太宗相类岂论语特取其功而春秋则正其义如朱子所谓功过不相掩者欤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孙氏诸儒之说以俟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于论语称桓公为兄而已正于春秋之经辨之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纠弟襄公死则桓公当立是以春秋书桓公则曰齐小白言当有齐国也于子纠则止曰纠不言齐以不当有齐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谷并注四家皆书纳纠左氏独言子纠误也然书齐人取子纠杀之者齐大夫尝与鲁盟于莒既纳纠以为君又杀之故书子是其罪也曰程子以大义推测小白之为兄犹可也以此论知小白之为兄则益疑矣夫春秋于子纠不书齐者蒙上文公伐齐之齐非子纠不当有齐而不书齐也于小白言齐者凡春秋所书必曰某国某名则小白书齐固其书法而非小白当有齐而书齐也且春秋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果子也虽不盟书子也非子也虽屡盟不书子也恶有尝与鲁盟于莒而特加子字之理哉盖春秋传为程子未成之书非易传成书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说亦程子所谓义理无穷之意正学者所当辨也

周公居东二年辨 汪叟

予读金縢之书言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而疑朱子诗传■〈氏鸟〉鸛篇从汉孔氏说弗辟之辟音辟谓致刑辟而诛杀之也郑氏注诗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东都则读为辞避之辟蔡氏注书则从郑说愚读诗书三复致疑而未能决因合诗书之经

反复求之始信郑说为是确然不疑何也流言者传流无根之言也流言危周公间王室然未明其何所由起则一时是非犹昧周公未宜遽兴师问罪故曰我之弗辟则无以告我先王是以退避而居东都二年然后是非明白而知流言出自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盖得罪人之情实也既曰居东则非东征可知矣意者公虽退居避位然必尚得将带侍从护卫之人以自随非如后世大臣贬黜不得一人自随比也其作鸛鷖之诗极言恩勤保育王家先事预防劳勩为甚遭逢外患不得不言其辞促其情哀盖避居之时所作非兴师问罪所发之情辞也苟非成王复感风雷之变而迎之则大诰何由作东征之师何由而出乎奉命东征陈师鞠旅方率友邦冢君卿士司马偕行然前日从以居东卫士未尝易也观大诰一篇参以豳风数诗观之可见矣夫以王师出征三监诛武庚以周公之神圣才艺而将之以讨有罪名正言顺必不久淹歲月不过半年期月间事尔必不再劳师征三年之久窃惟周公避居东都二年罪人斯得于是大诰东征又一年为三年王感风雷而迎周公必轻身奔赴军士居东或未偕行虽行亦不得并留受命出征军士随行武庚既诛归劳东征之士则三年矣故曰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惟公退让而避居东都故再言公孙硕肤以赞美之假令公遭流言之变是非之实未明輒假王命以兴师旅将孰知而孰信从之乎诗人安得有狼跋■〈士冫田疋，上中中下〉尾之况故朱子晚年亦从郑说其答蔡仲默书可考也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一

（明）程敏政 撰

○说

象刑说 程大昌

舜典曰象以典刑皋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说者不一荀况记时人之语曰象刑墨黥搔嬰共艾毕葑对履杀赭衣而不纯也汉文帝诏除肉刑曰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武帝之策贤良也亦然白虎通曰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着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象而画之犯宫者扉（秋未反）犯大辟者布衣无领凡此数说者虽不能归于一要其大致皆谓别异衣服以愧辱之而不至于用刑此遠古而讹传也禹之称舜曰与其杀不辜寧失不经特不杀不辜尔未尝去杀也怙终贼刑刑故无小是岂尝置刑不用哉战国之时未经秦火已谓象刑者示辱而已无所事于刀锯斧钺也荀况既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别援古典以当其有无特能推理以辨而曰以为治邪则人固不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触罪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此数语者虽尧舜复出无以易也扬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时肉辟三千不胶者卓矣雄以肉辟始夏则真谓尧舜之刑无刀锯斧钺矣此盖汉世之所通传故文武二帝诏语亦以为

然也肉刑之制孔颖逵辈集会传记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刵■〈木豕〉黥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数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于淫用尔则肉辟所起岂复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用明有所施而此时未有笞杖徒若无肉刑其阅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论决哉况象刑之次每降愈下方有流鞭朴撻若谓象刑止于示辱则是正丽五刑者反可以异服当刑而恶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朴撻焉是何其不伦也然则象刑云者是必模写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可他求泛说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谓画象可以代刑则人不信尔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杀谓之虐庄周曰匿为物而愚不识皆咎世之教饬无素者也盖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则既详矣犹以为未也则有执木铎以警者执旌节以达者属民而读者书五禁于门闾者谕刑罪于邦国者其上下相承极其重复正虑不知者之误触也以此言之则藉藻色以暴昭其可愧可畏者正圣人忠厚之意也世之有魑魅魍魉人固不愿与之相直也然天地间不能无此圣人范金肖物着诸鼎以示之则山行草茇者知畏而预为之辟也此其铸鼎象物之意与画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夫谓衣冠之为象刑固不足以得其实矣而亦不无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郑玄因有弗使冠饰之文而遂用以证实其语曰不冠而着黑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诸舜典则在流赎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饰质之司寇顾在五刑纠慝之外设使其制诚尝辅刑以行则不过若毕命之殊异井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隶也汉世之胥靡旦舂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数则安可以刑余之轻者而证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皋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则类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凡所以测浅深綦严密无不曲尽而槩谓示耻可以去杀固无惑乎后世之不信也于是结绳理暴秦之绪干戚解平城之围遂为迂左者之口实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则结绳虽简岂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则干戚非武亦岂有不能屈服强梗之理哉是画象者可以昭愧畏而非以致其愧畏也欲知画象之为刑助其必循本以观乃有得哉

三宅三俊说 程大昌

周公作立政三言三宅三俊孔安国曰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岛之外次中国之外意如五宅之有三居然是其所谓三宅也正直刚柔三德如洪范所陈是其所谓三俊也然立政一书颛为用人而作虽以司寇慎罚终竟其文要其丁宁庶狱特居准人职事之一尔三代本末有叙凡其施置率常先德后刑安有未及用贤而遽饬刑罚恐非圣人彝叙亦非立政任人本旨也王氏必谓孔氏外立三居以汨正意遂顺饰本文而别为之言曰己命以位己任以事则为三宅其才可宅而未践此位则为三俊此于经文无忤矣然有不通者周公之称成汤曰克用三宅三俊夫三宅三俊槩言克用而犹谓三俊为未用之才何哉古今法制固不得而同然人情事理可以意想也且使此三人者见谓为俊拔而显之不知其将处之何地若明命其才实试以职则当併已用未用而数之且将参耦而六不得止云三宅也若姑下一等而小试之不居其位且未有职业可以程品岂容虚

并三宅而假立称谓也哉详复考之皆不安愜故予尝反求诸经而推知其实也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此即三宅所起而在夏后氏之世者也周公陈此三宅固云夏创而其时三俊之名未立也自汤文武而后甫曰克用三俊灼见三俊详求其故盖事牧准三官皆人君处以此职使安其位使任其事则随其官而命之曰宅事宅牧宅准也尧以百揆处舜则曰纳于百揆舜以处禹则曰使宅百揆纳也宅也皆自上处下之言也既居此位既升此职而总其见处者之地则曰三宅三宅云者即所居官命之如百揆之初以揆度百事得名及其既已受任遂如后世三公六卿正为官称非如自上处下初语矣此宅事宅牧宅准所从命名以为三宅者然也三宅既为官称则随其职业所能胜任以其言其才其德故得附并三宅而名之三俊也孔安国求其说而不得顾推而入之五流三居者殆因三宅无义民一语尔夫吁俊而训德者大禹所以宅人而其国因以大竞者也合二职而无一义民者末夏之所以不能嗣往而致于荒坠厥绪者也其宅同其所从宅者异故治乱于此乎分经意明甚何有几微以及用刑也哉

运气说 王炎

五运六气之说不见于儒者之六经而见于医家之素问夫素问乃先秦古书虽未必皆黄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战国之际有如和缓秦越人辈虽甚精于医其察天地阴阳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则其言虽不尽出于黄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从受矣且夫寒暑燥湿风火者天之阴阳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者地之阴阳生长化收藏下应之而五运行于其间即五行之化气也天数中于五戊居之地数中于六巳居之戊巳土也化气必以五六故甲巳化土而居于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巳次之此化气之叙也地之三阴三阳亦五行尔而火独有二五行之妙理也盖木王于东火王于南金王于西水王于北而土王于四维戊附于戌而在于干巳附于辰而在于巽而未之对冲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为坤其时为长夏以其处四时之中吕氏月令谓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气绝矣惟土王于西南然后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时之叙循环不穷然火方王于午土遽王于未则火气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气温而未热相火以位与太阴同处未申之间奉君令以行暑气于是火不耗于土不屈于金故丙盛则庚伏此火所以独分君相之位也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曰行四周而为一纪天以六为节故气以六替而为一备地以五为制故运以五歲而为一周运统一歲于四时之表气分六位于一歲之中风雨燥湿寒暑其应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问之无验用其说者知常而不知变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变虽天地之运动往来消息盈虚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变则无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尝试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运是为太过其至先时五少之运是为不及其至后时惟平气则不疾不徐其至以时其大略如此火运上临少阴水运上临太阳木运上临厥阴金运上临阳明土运上临太阴谓之天符木运临卯火运临午金运临酉

水运临子土运临四维谓之岁会五太与在泉气同谓之同天符五少与在泉气同谓之同气会若是者其气和土运上见厥阴火运上见太阳谓之天刑运水运上见少阳金运上见厥阴谓之运刑天若是者其气乖此皆五运之常也主气各居一步厥阴主初少阴少阳次之太阴阳明又次之太阳主中六位不迁客气与岁推移子岁太阳之水为初丑岁厥阴之木为初迭相往来而少阳之为初气乃在太阴之后半岁以前司天主之半岁以后在泉主之其大略如此若其情则有相得与不相得其位则有顺有逆相得者木火相临火土相临之类也不相得者金木相临水火相临之类也父临子则顺木居少阳之位是已反此则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临臣则顺君火居少阳之位是已反此则相火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气之常也及论其变则有正有邪而又有变有胜有复有郁有发有淫有承当时而行者正也非时而行者邪也当时而行其过则为变非时而行其至则为胜其救则为复抑而不伸则为郁郁而怒起则为发陵其所胜则为淫极而必反则为承假如大角之化为启拆而变为摧拉太征之化为暄燠而变为炎烈正化之为变者然也少角木气不足清胜而热复少征火气不足寒胜而雨复邪化之为复者然也寒甚而无阳焰是为火郁热甚而无凄清是为金郁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郁而发则为冰雹土郁而发则为飘骤郁而怒起者然也风淫所胜则克太阴热淫所胜则克阳明陵其所胜者然也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湿土之下风气承之极则有反者然也然摧拉之变不应普天悉皆大风炎烈之变不应薄海悉皆燔灼清风之胜不应宇宙无不明洁雨气之复不应山泽无不蒸溽郁也发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应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应非有候则有不时而应者矣其至非有时则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远其变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变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时当其处随其变而占焉则吉凶可知况素问所以论天地之气化者将以观其变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气皆在焉天地之气有常无变则人亦和平而无灾天地之气变而失常则疾病之所从出也是故木气胜则肝以实病脾以虚病火气胜则心以实病肺以虚病此医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详也至于官天地理阴阳顺五行使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和平之气行于两间国无水旱之灾民无妖孽之疾此儒者所当致察医宗未必能知也素问亦略言之矣五行之精是为五纬与运气相应有岁星有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顺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过者罚之则是运气之和平而为休祥有德者召之也运气之乖戾而为疾眚有过者致之也虽然其说略而未详吾儒之经则详矣洪范九畴始于五行中于皇极终于五福六极圣人建极于上以顺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无六极有五福皆可以康宁矣无六极皆免于疾病矣此其道固有行乎运气之外者是谓大顺成周之时尝见之由庚之诗作而阴阳得由其道华黍之诗作而四时不失其和由仪之诗作而万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极顺五行使民有五福而无六极之验也是故素问方伎之书洪范则圣人经世之大法也知有素问不知有洪范方伎之流也知有洪范不知有素问儒者何病焉

卦变论说 王炎

卦变之说谓乾坤为父母而姤复为少父母六画成卦凡一阳五阴皆自复变一阴五阳皆自姤变二阳四阴皆自临变二阴四阳皆自遯变三阳三阴皆自泰变三阴三阳皆自否变其说不闻于先儒而言于邵氏至汉上朱氏从之且乾坤为父母其交则为三男三女复卦上坤下震震乃干一索而得男姤卦上干下巽巽乃坤一索而得女若复姤为小父母则姤有干复有坤乾坤反系复姤所生而震巽二卦亦非出于乾坤不知从何而来且夫子彖易尝言刚柔之变惟贲尤详曰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诸家即曰贲自泰来盖祖邵氏说也然贲上艮下离坤体得干一刚而成艮是谓柔来而文刚刚柔相反出于乾坤之变夫子之言如此未闻其言泰变为贲也且杂卦首曰干刚坤柔自乾坤生六子则刚柔相杂故六十四卦其刚皆出于干其柔皆出于坤刚来下柔为随柔进上行为晋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为涣皆刚柔之变也且随上兑而下震初上二爻不变则为乾坤变则坤之初居上而为兑干之上居初而成震故曰刚来而下柔晋上离而下坤离卦在上六五以柔而居君位故曰柔进于上行涣上巽而下坎坎得干之刚而为中爻今居二而得中是谓来而不穷巽得坤之一柔而为初爻今居四而附五是谓柔得位而上同然则凡卦二阴二阳变为临遯三阴三阳变为泰否夫子未尝言而邵氏之徒言之诸家皆从其说此吾所未晓也朱子发用卦变以解经至无妄而力主其说且曰无妄上干下震若震一爻其刚自干来则上卦未尝损干一刚是卦四体二柔自临遯而变明矣然详观夫子之言于随于涣皆曰刚来则是上卦一刚来而为初二两爻于无妄独曰刚自外来加一外字则其初未尝损上卦之一刚也盖大畜上艮下干则一刚在外反为无妄则艮变为震或谓大畜一刚在内自外来者自大畜而来也序卦先无妄后大畜谓大畜刚上自无妄而变可也谓无妄刚自外来由大畜而变于序先后不合殊不知序卦先无妄而后大畜杂卦又先大畜而后无妄谓刚自外来由大畜而变何不可之有其说亦未尽盖无妄储贰之卦上干为父下震为长子不损干之一刚所以见其父道之全震为长子初有一刚实自干而得之故夫子加外字以别之也况反对自与变卦不同子发以反对为变卦则尤失之盖邵氏之学长于占筮文王之演易不专于占筮也静而正心诚意动而开物成务易皆具焉惟以占筮论之则古人如管辂郭璞关朗之徒足以尽易之道矣不特邵氏也读易者舍夫子所已言求夫子所未言恐非圣人意也卦变之说存而勿论斯可矣

命侄名字清宁说 程卓

史记萧曹之相汉曰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夫安民之理若非无所事事者可为也然宁一之效清静实致之清静之原则一规一随未尝有所纷更作为而然也天下之理亦行其所无事而已犹之于物风波骇则鱼鳖扰于水网罗密则羽翰扰于山扰之而求安之可乎是理也以之治身则作德而日休心广而体胖以之临民则执简以御繁居静以制动安靖和平之福自然随所至而收其功故名来侄曰以宁而以务清字之汝其诵诗

读书以养其心亲师取友以辅其学此心虚一而能静则触事简易以自安曰寧曰清其功用顾不两得欤尚其勉之嘉定己卯孟夏书于怡山阁

相者说 江蘧

汉高帝初为亭长尝告归之田有老父过请饮因相吕后及孝惠帝鲁元公主皆大贵老父去高帝适从旁舍来追及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儿子皆以君君相贵不可言高帝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唐太宗方四岁有书生谒高祖曰公在相法贵人也然必有贵子及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几冠必能济世安民书生辞去高祖使人追杀之星水遗民曰古今为不肖不义之事求非望之福而卒至于大败者未有不因夫佞人之游辞有以激发而作成之也妇人之涂泽而立于门虽有诲淫之心未能必人之我即也惟其过者寓目一人焉三数人焉乃至无一而不睥睨焉然后自以为天下之至妍而羞恶之心荡然矣童子之戏遇长者诃斥之得不竦然而止惟见者助之笑阳夸其能而授之方彼童子喜其夸而益逞也于是颠蹶不可制至于败面折支丧身而终不悟何也彼皆有作成之者不自知其陷于败也天下将乱人人有杀人自立之心而苟得妄想之徒又从而为虚诞之说人人而汤武之此不肖不义之事所以蠹起天下所以大乱也高帝之老父太宗之书生相二帝皆验史册书以为神由是观之当时欲为高帝太宗之所为者不知其几人也能为老父书生之言者又不知其几人也彼老父书生之言偶验于二帝尔安知其不以是告他人哉以是告他人而不验者固多矣告他人而作成其不肖不义之心以陷于旤败者又多矣匹夫狂言使天下受其乱罪可胜诛哉然则高祖使人追杀之是也高帝以为德非也或曰史称高祖之欲追杀之惧其语泄尔子曰高祖之意则私其行事则是也如以为德乃女子小人歆慕富贵之心也高帝尝遊咸阳纵观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矣此其气吞秦皇量眇天下盖何如人顾德匹夫偶然之虚誉无是理也然则史固有不足尽信者哉

三十六宫图说 朱升

按邵子此诗取先天八卦圆图指其緘要景象而示人以履运处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为教妙在一动一静之间诗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谓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间而言坤震之间阴既极矣微阳将生将生之微阳天所生之根也所谓月窟者指干巽二卦之间而言干巽之间阳既极矣微阴将生将生之微阴月所出之窟也阴阳一元气非有二也动而阳静而阴更相禅代无有穷己天之寒暑时之昼夜人之呼吸物之荣枯其著者也方其动而阳也非全无阴阳渐盛则阴渐微及其静而阴也非全无阳阴渐盛则阳渐微盛之极者消则微之极者息矣知此则知坤震之间乃干之静专既极而动直之初也故曰天根干巽之间乃坤之静翕既极而动辟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后萌坤震之间在图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则萌之所发者愈畅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无光处月之本体也干巽之间在图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极而亏而月之本体无光者始微出

于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气机阖辟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气之流行其阴阳消长固不齐人物囿乎其中其纯驳美恶岂能齐乎以吾身而处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极乎动静之间如足之蹶天根上极乎动静之间如手之探月窟真有见乎气机之消息流行者而后人物之生所以不齐者可得而喻矣见之明体之熟则其所以抚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谓三十六宫指八卦之画为言刚画奇一为一宫柔画耦二为二宫八卦二十四画共三十六宫阳宫十二阴宫二十四三十六宫不皆春也以耳目聪明之身而探月窟蹶天根知物识人而灼见其不齐也而以无所系累之闲心来往乎其间翫对待之象以施泛应之用画之对则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对则皆三阳三阴也如是则泛而应曲而当三十六宫阳宫不暑阴宫不寒无适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宫易之象也知物识人闲来往都是春则其占也此邵子胷中之全易而凡学者所当以为己易者也昔人于此诗遇字逢字翫而未审误以六十四卦图复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于归根内丹之说者是以本指未彻愚故详之以附于易旁注前图之后云

八卦纳甲图说 朱升

按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以八以八纳十故乾坤二卦始终包罗之而纳甲乙壬癸之四日甲壬阳日干纳之乙癸阴日坤纳之也其间六日三男纳其阳三女纳其阴六子之卦各得乾坤之一画者也又艮纳丙兑纳丁者气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纳之犹日之未午歲之方夏时也震纳庚巽纳辛者质之已凝者也长男女纳之犹日之过午歲之既秋时也坎离中男女纳戊巳于正中有不待言者矣易家纳甲意本如此其见于经则盍之先甲后甲巽之先庚后庚与革之己日乃孚而已世言易卦纳甲本于参同契今以其书考之则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于卦画而以所见方位为所纳之甲二者皆非也夫既以干三画纯阳为望以坤三画纯阴为晦则其明魄消长当以五夜当一画若是则震当为初五夜之月而非生明兑当为初十夜之月而非上弦也望后巽艮准此此月之明魄既与所言卦画不类矣又地之方位甲庚相对既以望夕之月为干而出甲则初生之月不见于庚矣上下弦之昏旦同见于南方之中亦初无上弦见丁下弦见丙之异也大抵月之行天一歲十二月间其昏出见之地夜夜推移不袭其位惟有春秋二分黄道与赤道相踏又须气朔分齐则其朔望朏魄出见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纳甲之理也参同契乃是整齐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身之造化姑借易以言之大槩约畧取象云尔而非以说易也

医说赠徐子真 赵汭

医之为术古之君子类皆能之以为养生事亲慈幼之切务非可漫焉诿诸人者是以百家众技莫得而先焉况人之有身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元气之藏神明之谷经之所起脉之所止营卫周流屈伸聚散与天地比运气靡常土风殊理五脏六腑胜负衰旺死生疾病之所以然皆儒者格物致知之目所当必究未有冥然于一身之内而得为大儒君子者也去古既遠由百家众技而上率以空言相师而不既其实惟医则利害得失决

于旦暮间甚远不过旬日非可以文辞隐蔽故学者鲜焉于是判为专门而世俗养生事亲慈幼之际亦惟他人是托其不能无憾者众矣宋之盛时尝命文臣知其说者取前代方剂杂民间所献遴选而慎存以极谨审之道业斯术者赖焉奈何庸人谬为增损一以温平和解掩其所不知而终无益于治疗之效汉长沙太守之书观证察脉以知病之所在而汤剂施焉其道最为精当而近世以来遂为绝学间有剽闻一二曾未得其要领而疏导涌泄率意妄施戕生人于掌股间而目不瞬其流弊岂有涯哉故凡儒者所当为而不知讲则世俗之士将起为之其祸有不可胜言者不独医也河南处士郭公子和尝以其修己治经之余取张氏书精意研覃补其阙畧子朱子为叙以表章之沙随程公可久亦有论著今传者罕矣四海既一河间刘氏东垣李氏之说始行东南其遗书未尝散布者犹数十种有志者由是以溯长沙之学而有得焉可以养生可以事亲可以及人庶几古者大儒君子之能事不遂泯于方来已乎虽然医仁术也其体甚大其理甚微其用物也猥而杂其取效也近而着非通乎天地之化辨乎事物之赜者不足以成其能也非贯乎方论之博极其心思之至者不足以致其用也盖必有明敏之资躬质厚之行而又反诸身以求古人格物致知之所必究者而用力焉使其心静而理明志坚而神定然后圣神功巧脉病证治之说可以意会金石草木形色气味之性可以类推而又博济而匪私善施而不伐庶几医道复古者乎予尝重有慨于斯切意通都大邑或有其人而未之见闻浙东朱公彦修亲得河间东垣之传于其师每欲一从之游亦因循未暇也至正己丑冬来钱塘卧病进士临川葛元哲书舍君时为行省掾以长沙法亲煮药饮予且曰予书佐卢叔原善论医当使为子发药既而叔原至按脉处方乃东垣治内伤法也药三进而病愈予归山中每思叔原不忘辛卯十月予复来而叔原方给事公府少暇日则指徐君子贞相识因造其家得观李氏诸书叹其用力之久客中感疾屡从子贞得药如钥透簧汤沃雪又喜其取效之速闻朱公昔游会府子贞之先君子爱慕之因遣子受其说又知其学为有传书肆老人陈思复为予言子贞之父孝于亲养生送死不堕流俗尤笃友谊则其过庭之间所以为学问之本者必有道矣盖是数者皆非今世方技家所能备而子贞兼有之且年甚富气甚清读书论文日进因之以成其能致其用使得于己者可及于人续于前不绝于后其事甚伟而乃优游独善使其道闇然而不章予盖深惜之故具以平昔所见为子贞言子贞倘因予言而有感其必善施博济不失父师之意有以副交游之望乎

○原

易原一（河图洛书） 程大昌

夫子之言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易于图书固所兼法周人宝藏河图孔子叹河不出图是河图也者古盛世实有之非后世傅会也孔安国曰龙马出河伏牺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又曰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出列于背有数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刘歆乃曰伏牺氏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

范是也又叙洪范曰自五行至六极凡六十五字洛书本文也夫安国之谓文者数着乎象而错综可观焉尔非谓后世文籍之文也歆谓洛书有字则全与孔异矣夫二子在汉皆号精博而违异如此予于是疑此时图书已自不存故各出意想而终无定证也然刘歆专佐符命正使汉家秘藏有之歆何以不得而见此不可晓也郑康成则直曰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说者谓其本诸纬书纬书者哀平间实始有之非古也不可据也而其误有可以理证者典籍之字生于卦画卦画之智发于图书易谓书契取夬为象是八卦已重而文字始生也若图书始出而篇章已具则夫子谓书契取夬者误矣此自可以意晓也特不知汉未远古二图尚皆茫昧而陈抟之徒生二千年后何从得之然而九位者三列数之旁正纵横无有不为十五故刘牧李泰伯悉谓非人智能伪为也刘李之言近也而干凿度本出汉世其书多言河图曰太一取之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十五也夫太一非所论也其所谓四正四维环拱一五无往而不为十五即此图也然则昔之作为干凿度者实尝亲见是图矣其书言七八之象九六之变皆以十五为宿盖于图乎得之也干凿度也者世儒多引之以明易指者矣而郑康成之论大衍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为五十亦自干凿度出也晋张湛传列子至七变为九曰此章全是周易干凿度则汉魏以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后世托为也然则图书也者干凿度实能得之而孔刘反不得见何邪所可言者其四维四正皆为十五正符陈抟所传则其来已古若可信尔且说易者莫古于系辞矣而系辞之言图书正与天地变化天象吉凶同在圣人法效之数也则谓以数发智者信而可证也谓有字有书者妄也天何言哉而况造字成书明与世接乎

二（重卦非文玉） 程大昌

扬子云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非也世之有杵臼书契也盖取诸益夬而益夬乃重卦也如曰卦至文王乃始重爻为六则杵臼书契岂其至周始具也邪夫子言易曰十有八变而成卦夫卦之一爻即蓍之三变也十有八变则六爻矣策之立也以三百六十者为总也而夫三十六者之得为二百一十六二十四者之得为百四十有四皆六其爻而四乘之也则易之在策也已重爻而六矣岂待周邪周官之纪三易也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连山夏也归藏商也夏商之世八卦固已别为六十有四矣夏商二易卦名时见诸先秦之书其名则皆周名也此又可以见夫八卦之为八八已在夏商之前矣夫易也者前世必皆略有其辞特未备尔至文王周公相继补足而后卦爻之辞始备故岐山箕子遂皆列名于其间有以见周人能裨阙而增成焉尔不曰爻之三者至周而始六也其书之以周名也犹言至周而成也盖豳之七月其正朔率皆用夏而序诗者又已明言其为后稷先公之诗则是未有成周先有此诗矣今其系之于豳乃遂戴周为名者识其入经之世也周易之系于周正此类扬氏因其名之冠周也而遂以文王名之其不审哉

三（圣人不专用占） 程大昌

易之尊著也直为其神可以代易而圣人得以洗心受成也洪范之断大谋也凡己意之与国论直不自主而皆取决于龟筮夫其槁骨枯茎果可信仗以及此乎盖圣人尊易而因以及著著尊而后易尊也易之经秦而得不焚者竟以此若求其本则是以著为导而使人向易焉尔若其卜筮则未尝全以主信也古之圣人之猷为悉可考矣舜之命禹也禹请枚卜舜蔽已志以言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岂其专以著定邪周公之穆卜国事也令龟之辞谓许则归而俟命以待其愈不许则屏璧与珪以为不神亦不以不遂所请而信疾之不愈也然则圣人之于人事卜筮其先后固大有序矣易之为书不为卜筮设然而无著以出卦象则临事不知卦之所择故卜筮为用易之要也若圣人立教之道则常置仁义于阴阳刚柔之间不专取成乎卦象如曰师征丈人吉非丈人而属弟子则不吉矣硕果不食一象也而君子以之得舆小人以之剥庐沿此类推之则卦同而人事异其祸福不专从卦也故善补过者终以无咎而悔亡者乃遂往无不利也与

性原 程永奇

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恶扬雄言性善恶混韩文公言性有三品学者疑焉至横渠张子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而后诸子之说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余则所谓气质者也然尝疑之张子所谓气质之性形而后有则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为极本穷源之性又以为万物同源如此则可谓之命而不可谓之性矣程子有人生而静已上不容说之语又于好学论言性本而后言形生疑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于人性果何预乎曰张程之论非此之谓也盖自其理而言之不杂乎气质而为言则是天地赋予万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气质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盖谓天地之性未尝离乎气质之中其以天地为言特指其纯粹之善乃天地赋予之本然尔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其所以有善恶之不同何也曰气有偏正则所受之理随而偏正气有昏明则所赋之理随而昏明木之气盛则金之气衰故仁常多而义常少金之气盛则木之气衰故义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气质之性有善恶也曰既言气质之性有善恶则不复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发之中何也曰性固为气质所杂矣然方其未发中心湛然物欲不生则气虽偏而理自正气虽昏而理自明气虽有赢乏而理则无胜负及其感物而动则或气动而理随之或理动而气挟之由是至善之理听命于气善恶由之而判矣此未发之前天地之性纯粹至善而子思子之所谓中也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则理固无寂感而静则其本也动则有万变之不同焉愚尝以是而质之先师矣曰未发之前气不用事所以有善而无恶至哉言乎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二

（明）程敏政 撰

○考

岐阳石鼓文考 程大昌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数盈十盖纪周宣王田猎之事即史籀之迹也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勉纪其事云虞褚欧阳共称古妙虽岁久讹缺遗迹尚有可观纪地理者不存记录尤为可惜案志此言则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苏勉欧阳虞褚四子实为之先隋以前未闻也故欧文忠虽甚重其笔画谓非史籀不能为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自周至隋数千百载何以无人采录邪开元以后张怀瓘韦应物韩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详考其语实皆臆度以言无有明着其说得诸何书传诸何人者宜乎欧公之不信也若夫窦臯张怀瓘所著则特详矣臯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石寻毁失怀瓘书断曰甄丰定六书二曰奇字即史籀体与古文小异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宣王畋猎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语亦皆臆度言之邪或亦尝有所本也欧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识者过半即韩歌所谓牧童敲火牛砺角年深岂免有阙讹者也就其文之可晓者言之有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者车攻语也有曰其鱼维何维鯀及鲤何以贯之维杨及柳则兼记田渔也凡此数语之可读者又苏文忠所谓众星错落仅名斗者也夫其语既与车攻诗合而其所纪田渔又与车攻相似且其字体又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数者若皆可以归诸宣王则无怪乎说者云然矣然古事有可参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胎后之训伊尹之三风十愆又皆成汤之本语也此乃世臣子孙举扬先训以明祖述之自尔则古语偶同车攻安得便云宣诗也惟其字正作籀体似为可证而大篆未必创于史籀古书又有可考也舍此二说则无所执据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见则谓此鼓不为宣鼓而当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搜杜预曰成王归自奄大搜于岐山之阳杜预之为若言也虽不云搜岐之有遗鼓而谓成搜之在岐阳者即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则鼓记田渔其殆成王之田之渔也欤宣王固尝出镐而东猎矣其地自属东都故曰四牡翩翩驾言徂东徂东云者以方言之则是自镐出洛也岐在丰西三百余瑞安得更云徂东也则鼓辞不为车攻之辞亦已明矣鼓辞既不为车攻之辞则何据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远事之出于传疑者不敢不存其旧等之其为可疑焉且从所据之明者而主之犹愈于泛漫臆度也故予谓椒举之言既能明记岐搜为成王之搜则其不能明记此搜之有鼓虽为不备若较之唐语绝无的据而专用籀体定为宣王之物者其说差有本祖也古田狩与后世不同名为从田其实阅武其事则登兽数获其意则致众而耀武故武王初集大统因伐兽而陈天命以鎮抚在会之诸侯已遂识之于策者所以扬威传远使来今共见焉尔也此古今讲武识事之深意也然则岐阳之记搜也以鼓武成之记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虽异而托物传远则一意也

祭天金人考 程大昌

匈奴传曰霍去病出陇西过焉耆千余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师古曰作金人以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佛像是其遗法也按今世佛像不问范金捏土采绘而其象通作黄色则皆本铸金也武帝既得此像遂收而祠诸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地之内故系之休屠也汉志谓冯翊云阳有休屠祭天金人是也云阳县者甘泉宫地也休屠已降而为浑邪王所杀武帝嘉其向已遂并与金象而尊之既已祠诸甘泉又取休屠王列之典祠而名之以为路径神焉日磾者休屠王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宠养之赐姓曰金则又本之金象也已而日磾之母死帝画其象于甘泉而题之曰休屠王阙氏夫惟寶其象祠其父姓其子绘其母直皆以其来降而尊异之也自此以外史无他闻焉班固汉人也具着其实首尾如此之详至曹魏时孟康注释汉志始曰匈奴祭天处在云阳县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其像于休屠右地而又为去病所获也自此说既出而晋史隋史亦皆据信入之正史予以世次先后考之未敢遂以为然也杜佑曰冒■〈击页〉以秦二世元年自立击走月氏则是秦二世已前月氏之地未为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典其地安能徙像以寘而不为月氏所却也则谓避秦而徙休屠右地者理之必不可者也则孟康之语显为无据不待多求矣若夫金像之所自来则于史有考而非避秦以徙之谓也张骞传曰月氏者炖煌祈连间小国也炖煌沙州也祈连天山也本皆月氏地沙州天山之间有城焉名为昭武昭武者即佛之号释迦弃其家而从佛之地月氏既为匈奴所破则遂散窜乎葱岭之西为十余国凡冠昭武为姓者皆塞种也塞即释声之讹者也此地兴崇释教而月氏国焉故金象遂在其地而为去病所得用何说以为主执而云自秦地徙之月氏也后明帝梦人飞行殿庭项有日月光已而举以问人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其是乎世人信佛者多因饰为之说曰佛之灵能于其教未行中国见梦于帝而感悟之此误也金象既已入汉而浑邪休屠数万之众又已徙入塞内亦有入在长安者凡此数万之人皆月氏故种其间奉佛者必多而又以金象为之宗主则中国人为其所味者又多故其语可以转而上闻明帝先已知之故遂因闻生想而形之于梦此亦乐广之谓因者也金象未得以前无人尝作此梦则又乐广谓未尝有人梦乘车入鼠穴者是也苟云其教未传而其神自见则傅毅中国人也何由而知飞行挟日月者其神尝名为佛邪

罽罽考 程大昌

前世载罽罽之制凡五出郑康成引汉阙以明古屏而谓其上刻为云气虫兽者是礼疏屏天子之庙饰也郑之释曰屏谓之树今浮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之为矣此其一也颜师古正本郑说兼屏阙言之而于阙阁加详汉书文帝七年未央宫东阙罽罽灾颜释曰罽罽谓连屏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罽罽一曰屏也罽音浮此其二也汉人释罽为复释罽为思虽无其制而特附之义曰臣朝君至罽罽下而复思至王莽斲去汉陵之罽罽曰使人无复思汉此其三也崔豹古今注依郑义而不能审知其详遂析以为二阙自阙罽罽自罽罽其言曰汉西京罽罽合板为之亦筑土为之详豹之

意以筑土者为阙以合板者为屏也至其释阙又曰其上皆丹垩其下皆画云气僊灵奇禽异兽以昭示四方此其四也唐苏鹞谓为网户其演义之言曰罍罍字象形罍浮也罍丝也谓织丝之文轻疎浮虚之貌盖宫殿窻户之间网也此其五也凡此五者虽参差不齐而其制其义互相发明皆不可废罍罍云者刻镂物象着之板上取其疏通连缀之状而罍罍然故曰浮思也以此刻镂施于庙屏则其屏为疏屏施诸宫禁之门则为某门罍罍而其在屏则为某屏罍罍覆诸宫寝阙阁之上则为某阙之罍罍非其别有一物元无附着而独名罍罍也至其不用合板镂刻而结网代之以蒙冒户牖使虫雀不得穿入则别立丝网凡此数者虽施真之地不同而罍罍之所以为罍罍则未始或异也郑康成所引云气虫兽刻镂以明古之疏屏者盖本其所见汉制为之言而予于先秦有考也宋玉之语曰高堂邃宇槛层轩曾台累榭临高山网户朱缀刻方连此之谓网户者时虽未以罍罍名之而实罍罍之制也释者曰织网于户上以朱色缀之又刻镂横木为文章连于上使之方好此误也网户朱缀刻方连者以木为户其上刻为方文互相连缀朱其色也网其状也若真谓此户以网不以木则其下文何以云刻也以网户缀刻之语而想象其制则罍罍形状如在目前矣宋玉之谓网缀汉人以为罍罍其义一也世有一事绝相类者夕郎入拜之门名为青琐取其门扉之上刻为交琐以青涂之见王后传注故以为名称谓既熟后人不缀门闥单言青琐世亦知其为禁中之门此正遗屏阙不言而独取罍罍为称义例同也然郑能指汉阙以明古屏而不能明指屏阙之上何者之为罍罍故崔豹不能晓解而析以为二颜师古亦不敢坚决两着而兼存之所以起议者之疑也且豹谓合板为之则是可以刻缀而应罍罍之义矣若谓筑土所成直绘物象其上安得有轻疎罍罍之象乎况文帝时东阙罍罍尝灾矣若果画诸实土之上火安得而灾之也于是乃知颜师古谓为连屏曲阁以覆垣墉者其说可据也崔豹曰阙亦名观谓其上可以观覽则是颜谓阙之有阁者审而可信阙既有阁则户牖之有罍罍其制又已明矣杜甫曰毁庙天飞雨焚宫夜彻明罍罍朝共落榆栒夜同倾正与汉阙之灾罍罍者相应也苏鹞引子虚赋罍网弥山因证罍当为网且引文宗甘露之变出殿北门裂断罍罍而去又引温庭筠补陈武帝书曰罍罍昼卷闾阖夜开遂断谓古来罍罍皆为网此误以唐制一偏而臆度古事者也杜宝大业杂记干阳殿南轩垂以朱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则真网于牖而可卷可裂也此唐制之所因也非古来屏阙刻镂之制也唐虽借古罍罍语以名网户然罍罍二字因其借喻而形状益以着明也（朱子曰程泰之演繁露议论多可取如辨罍罍之类是）

周礼考 王炎

周官六典周公经治之法也秦人举竹简以畀炎火汉兴诸儒拾于煨烬之余藏于岩穴之间其书已亡而幸存汉既除挟书之律武帝时六典始出帝不以为善作十论七难以排之藏于秘府不立于学官其书虽存如亡夫天下之治不可无法犹之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六典之书备焉武帝之志欲驰骛于规矩准绳之外虽

四代之书且以为朴学而弗好其于周礼何有立论排之宜矣东都诸儒知有周礼而其说不同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者何休也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郑康成也六官所掌纲正而目举井井有条而诋之以为战国之阴谋休谬矣而康成以为致太平之迹其说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大备而所以致太平者不专系于法之详也周公辅政管蔡流言不安于朝而之东都及鸱鸢之诗作金縢之书启然后成王逆公以归既归之后伐管蔡作洛邑迁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迁洛邑既成公则归政于成王矣当归政之时成王莅政之初淮夷犹未定也而况公未归政管蔡未平殷民未迁洛邑未成虽有六典安得尽举而行之成王即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无事还归在丰作周官之书以戒飭卿士大夫则周公之经制盖施行于此时吾是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后备非用六典能致太平也夫为治有定法天下无定时时异则法异虽尧舜禹相受以道法亦不能无损益也分画九州岛尧之制也至舜则析为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尧之制也至夏则羲和合为一官圣人察人情观世变立法经治虽不可变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读周礼者至今不能无疑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为九也三等之国不可斥之以为五也井田之制积同为成积丘为县都鄙内外不容异制也或者见其可疑则曰周礼非周公之全书盖汉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汉儒之言周礼诚不能无失然亦不敢遽变其意也考之于经见其可疑举而归罪于汉儒岂得为至论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东西相距而为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则以其方广言之东西相距其地亦止于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职方所无周公岂不能复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内者务广德不务广地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为九服考之不详之故也周之洛邑虽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东西长而南北狭不可以规方千里然温在今之河北下阳在今之河东皆畿内地不以河为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规方千里则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见于商颂则言千里王畿之非实者亦考之不详之故也井田之法凡九夫为井皆以成田言之沟洫道涂不与焉内而乡遂外而县都其法一也然在乡遂则自一井积之方十里为成又自一成积之方百里为同所以言乡遂授田之数也在家邑则自一井积而为邑为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郑康成不察内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积之见其广狭不同而以为井田异制又为之说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为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为同此康成之误有以汨经之文而遂与先王井地之制不应内外异法此又考之不详之过也若夫三等之国分为五等则周公之意盖逆虑世变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天下号为万国然强则肆弱则屈敌则争于是迭相兼并至周之初宇内不过千八百国则向之万国社稷丘墟十七八矣周公于是欲分而为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国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庶几可以小大相维然必建邦国之时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之国尽从而更张之也盖周公虽定六官之制亦度时措之宜而行之盖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后世随时而变者矣定鼎郑鄆谓之建国以为民极然成康未尝都洛幽王之败周

始东徙此所谓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国分为五等法虽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变为祥刑凡三千条穆王去成王未远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吕刑一书夫子盖有取焉此所谓后世随时而变者也若曰徙封数大国则诸侯尽扰司徒之制言封国不言徙国以封为徙此又考之不详之过也虽然前辈之所疑者吾固推经意而辨之矣周礼犹有可疑者先儒盖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于南至服裘为宜祀黄帝于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搢大圭又执镇圭以朝日以考工记考之大圭其长三尺抒上葵首郑康成谓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则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搢之乎王乘玉辂建太常维者六人服皆袞冕夫袞冕王与上公之服也维太常者徒行车后乃亦衣龙袞与王同服不几于尊卑无辨乎太宰六官之长也其属六十而内小臣寺人九嫔世妇女御之职皆与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宦寺宫妾悉为之属不已褻乎天官既有世妇春官又有世妇且曰每宫卿二人谓之妇则不得以为卿郑康成乃曰如汉有长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为卿则又不得谓之妇矣且王后六宫而天子六卿若宫有二卿则卿十有二人何其数之多邪周礼一书今学者所传康成之训释也则康成可谓有功于周礼矣虽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传亦以康成而晦盖康成之于经一则以纬说汨之一则以臆说汨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学者不得不疑也前辈之所疑者不揆其僭而释之吾之所疑则世未有辨之者后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说以待来者考正焉

可言集考 方回

可言集前后二十卷金华鲁斋王公柏字会之之所著也鲁斋祖师愈尝登龟山之门后与朱张吕三先生交仕至中奉大夫直焕章阁为干淳名卿文公铭墓父澣师吕亦逮事朱仕至朝奉郎主管建昌军僊都观鲁斋年十五丧父初自号长啸绍定己丑年三十三矣始弃科举之学见撝堂刘公炎端平甲午以长啸为非持敬之道改号鲁斋乙未见船山杨公与立始闻北山何公基之名而见焉基勉斋黄公高弟遂北面师之平生著述精确峻洁鑽研文公诸书良苦足为勉斋嫡孙无忝也咸淳甲戌九月九日卒年七十八此集专以评诗故曰可言前集七卷一二三卷取文公文集语录等所论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诗之教之体之学而及于骚四五六七卷取文公所论汉以来至宋及题跋近世诸公诗后集十三卷各专一类而论其诗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横渠龟山罗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峯朱韦斋刘屏山潘默成吕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黄谷城黄勉斋程蒙斋徐毅斋刘篁■〈山栗〉刘漫塘附见者五人曰刘静春曾景建赵昌父方伯谟李果斋其第十三卷专取汉唐山夫人房中乐然则其立论可谓严矣文公成公于思无邪各为一说前辈谓之未了公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自古及今皆谓作诗者思无邪文公独不谓然论语集注谓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观此固已谓诗之言有善有恶作诗之人不皆思无邪矣犹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读东莱诗记乃有云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

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尔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考东莱所说见桑中诗后谓诗人以无邪之思作之学者当以无邪之思读之文公则辨之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二公之说不同如此又雅郑二字文公谓桑中溱洧即是郑声卫乐二雅乃雅也成公谓桑中溱洧亦是雅声彼桑间濮上已放之矣予尝详录二先生异说于思无邪章今鲁斋但纪文公之说而不纪成公之说虽引成公读诗记所说十有三条而桑中诗后一条不录无乃疑文公之说谓今之三百五篇非尽夫子之三百五篇乎秦法严密诗岂独全窃意删去之诗容有存于里巷浮薄之口汉儒病其亡逸槩谓古诗取以足数小序又文以他辞而后儒不敢议欲削去淫奔之诗三十有一以合圣人放淫之大训予晚进未敢据从窃谓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为之诗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观之人有羞恶之心故形为歌咏以刺讥丑譬若今鄙俚如赚如令连篇累牍形容狭邪之语无所不至岂淫者自为之乎旁观者为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诗出于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礼义之言亦致疑焉盖谓桑中溱洧等作未尝止乎礼义也予妄意以为采诗观风诗亦史也郑卫之淫风盛矣其国岂无君子与好事者察见其人情状故从而歌咏之其所以歌咏之盖将以扬其恶虽近乎戏狎而实亦足以为戒也文公以为淫奔者自为是诗则其人亦至不肖太无耻矣恶人之尤也圣人何录焉成公谓诗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间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诸篇作于周道之衰虽已烦趣犹止于中声孔子尝欲放郑声岂有删诗示万世乃收郑声以备六艺乎此说不为无理而文公则谓郑风卫风若干篇即是郑卫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二雅之正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变雅无施于事变特里巷之歌谣尔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则未知桑中溱洧之属当以荐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宾客邪此二说者内翰尚书王公应麟与予屡次商略之矣作诗不皆思无邪文公纠成公之说也因是遂辨雅郑二字而及于三百篇或用为乐或不用为乐三节不同所以谓之未了公案学者不可不细考也予考十家所评诗话始于胡荅溪博也终于王鲁斋约也欲学诗者观是足矣

中星考 陈栎

尧典中星与月令中星候之必于正南午位则同而其象以星宿不同所以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略而后渐详一也尧典以中气月令以昏旦而不专以中气二也岁差三也昏刻之难定四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形之圆如弹丸其覆地之形如覆盂其旋遶也如转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八宿亦半隐半见随天而旋焉天左旋一日绕地一周而过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绕地一周而比天为不及一度积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与天会故占天者于节气初昏之时候某星中于正午之位以审作历之差否古今一律特详略不同尔不必拘于南面听治视时授事之说今术家欲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针以为准亦其遗法中星无刻无之特白日不见他时无准惟于节气初昏之时候之正午为便尔是故中星二字始见于孔传历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此

未见也尧典候中星之法历一月而中星移次历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运转不停惟春分星鸟南星昴西星虚北星火东天星与地位合春而夏则鸟转而西火转而南虚转而东昴转而北矣所谓中星移方者如此仿此而推他皆可见尧典中星惟虚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鸟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备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匀停降而求之月令又降而求之汉晋志三统元嘉等历分至中星不皆相对闻之先觉曰尧即位于甲辰其二十一年为甲子甲子冬至日在虚一度而昏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间贞元会合之运旷数千载而一遇者也月令视尧典则渐详矣其果精密与否未可知也尧惟举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则十二月备举之尧典中星举四象十二次月令专举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阔而别举弧建以审细求之尧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则并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见中星去日远近之度焉朱子尝曰天无体只二十八宿便是天体以是知中星之转移即天体之转移也定一歲之运实本于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气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减每十八度此法之由来必已久矣尧典虽略然宾出日饯纳日夏至致日行之惟谨且星鸟星火昴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牵牛中冬昏东壁中郑氏曰吕令与尧典异举月本也汉志亦引月令章句谓中星当中而不中或不当中而中进在节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证三统历后晋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历方退至壁八度尔岂有吕令时仲冬已昏壁中而汉晋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惟举月本也此所以昏东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举月初或举月末皆据大略不细与历齐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内有中者皆得载之二十八宿其星体有广狭相去有远近或月节月中之日昏明之时前星已过于午后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见有早晚明者昏早见而旦晚没暗者昏晚见而旦早没所以昏明星不可正依历法但举大略尔长乐陈氏亦曰月令中星或举朔气或举中气互见也以此二家说言之则月令中星亦未可断以为尽举月本也兼之歲差之说尤所当知而经解家之所鲜知汉唐二孔皆不及此至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论经盖天度于零分而有余歲日于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运而舒日道常内转而缩天渐差而西歲渐差而东此歲差之由古历简易未立差法但随时迁改以合其变至东晋虞喜宋祖冲之隋张胄玄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为百年皇极历酌二家中数为七十五年虽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风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谓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汉四百余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参之大衍历及近世景佑新书又谓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年叙会天历者又谓今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虽歲差年数难以一说定之而歲之必差可知矣又况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长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后乃谓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间中星常过三度半强而昏明之刻乃争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气有阴晴明晦之殊则星之出没必有迟速难准之异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同异难矣哉且是说也一行常

虑之矣其说曰何承天以月蚀衡步日所在又验以中星漏刻不定汉世课昏明中星为法已浅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衡虽近于密而水有清浊壶有增减或积尘所壅则漏有迟莫臣等频夜候中星而前后相差或至三度愚读唐书至此未尝不喟然叹曰嗟乎以昏难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凭若可定矣而又病于水也壶也积尘也以至于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几一刻之差也厯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厯家有厯书有浑仪且世掌天官从事专且久而候中星之难尚如此今吾侪谨据诸解诸史而以方寸之天想象圆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异信难矣哉革卦之大象传曰君子以治厯明时厯之必不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厯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年厯必一改惟不免于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与天合使古厯可胶固守之则何取于治厯何足以明时哉由是言之则吕令上距尧时几二千年仲冬日自虚宿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璧无怪也其不同而不能不异不特难辨亦不必辨也抑又有感焉尧甲子岁冬至日在虚一度昏昴中厯三代秦汉唐迨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尧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营室中日在虚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以岁差中数七十五年差一度约之则二万余年后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与尧时合矣而谁其见之论至此岂不曰俯仰终宇宙哉岂可不遐思而永慨也哉

周正考 赵汭

春秋虽修史为经犹存其大体谓始年为元年岁首为春一月为正月加王于正皆从史文传独释王正月者见国史所书乃时王正朔月为周月则时亦周时孔氏谓月改则春移是也后于僖公五年春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记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又记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皆以周人改时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则循周正分至启闭之候则仍夏时其经书冬十月雨雪春正月无冰二月无冰及冬十月陨霜杀菽之类皆为记灾可知矣汲冢竹书有周月解亦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犹自夏焉其言损益之意甚明经书春烝春狩夏搜以此盖三正之义备矣而近代说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圣人未远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战国之际中国无改物之变鲁未灭亡传于当时正朔岂容有差而犹或有为异论者何也盖尝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据商书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为岁首曰夏时冠周月者则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尝欲行夏之时也按太史公记三代革命于殷曰改正朔于周曰制正朔于秦曰改年始盖正谓正月朔谓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为岁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为岁首而别用夏时数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详汉书律厯志据三统厯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书伊训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蒞行事其所引书辞有序皆与伪孔氏书伊训篇语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则事在即位后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

庙见祖而后正君臣之礼今即位后未踰月复祠于先王以嗣王见祖此何礼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归于亳是日宜见祖而不见又何也所谓古文尚书者掇拾傅会不合不经盖如此说者乃欲按之以证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后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无余分春秋历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后八歲为武王伐纣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礼记孟献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说皆与传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惊蛰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历其在立冬小雪则曰于夏为十月商为十一月周为十二月唐人大衍历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谓殷周不改月乎陈宠曰阳气始萌有兰射干芸荔之应天以为正周以为春阳气上通雉雏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正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盖天施于子地化于丑人生于寅三阳虽有微着三正皆可言春此亦历家相承之说所谓夏数得天以其最适四时之中尔孰谓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颜子为邦之问则与作春秋事异盖春秋即当代之书以治当代之臣子不当易周时以惑民听为邦为后王立法故举四代礼乐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当也如使周不改时则何必曰行夏之时使夫子果欲用夏变周则亦何以责诸侯之无王议桓文而斥吴楚哉何氏哀十四年传注曰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以行夏之时说春秋盖昉于此然何氏固以建子为周之春但疑春不当言狩而妄为之辞至程子门人刘质夫则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尔则遂疑建子不当言春此胡氏夏时冠周月之说所从出也先儒见孟子谓春秋天子之事而述作之旨无传惟斟酌四代礼乐为百王大法遂以为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易吴仲迂曰若从胡传则是周本行夏时而以子月为冬孔子反不行夏时而以子月为春矣何氏之失又异于此故子朱子以谓恐圣人制作不如是之纷更烦扰错乱无章也薛氏又谓鲁历改冬为春而陈氏用其说于后传曰以夏时冠周月鲁史也是盖知春秋改周时为不顺而又移其过于鲁尔然谓鲁有历实刘歆之误按律历志言刘向所总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历及鲁历为六历自周昭王以下无世次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自炀公至缙公冬至殷历每后一日则由历家假鲁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号鲁历非鲁人所自为明矣宋书礼志又言六历皆无推日食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是岂当代所尝用者哉刘歆惑于襄哀传文遂谓鲁有司历而杜氏因之谬矣然说者亦自病夏时周月不当并存故直谓春秋以夏正数月又疑若是则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公不当以寅月即位其进退无据如此固不足深辨而惑者犹以为千古不决之疑则以诗书周礼论语孟子所言时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于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国史记书王正以表大顺与颁朔告朔为一体其所书事有当系月者有当系时者与他经不同诗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书乃王朝史官记言之体或书月则不书时或书时则不书月况伪孔注二十五篇决非真古书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论于春秋周礼所书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诸官制职掌实循

二代而损益之其着时月者又多民事与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时以存典故见因革盖非赴告策书定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则又不可论于春秋矣若论语言莫春亦如诗书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辞也不可据以为周不改时孟子言七八月之间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在左传后则周改月犹自若竹书又记晋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书乃后人用夏正追录旧史故与春秋不同然亦未尝輒以夏正乱春秋之时月也盖殷周改时月与所损益只是一理如尚齿之由贵德而贵富而贵亲亲迎之由庭而堂而户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类皆是迭进法所以顺天道通世变在当时自不为异故孔子以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观听而已彼秦人以三代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后之蔽于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赵而后学者往往习攻左氏而王周正月为甚以其尤害于经特详着焉

通鉴纲目凡例考异 汪克宽

克宽谨按纲目凡例与纲目之书皆子朱子手笔褒善贬恶明着义例悉用春秋书法一字不苟然学者钞录书肆传刊久而漏误者多尹氏发明乃或曲为之说噫朱子论春秋变例谓门人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末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玩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乃如此乎窃详此言则纲目之与凡例时或异同皆钞录传刊之失也况尹氏所纪纲目如秦王迁太后误作秦人隋主坚弑介公闾误作杀慕容泓败死作贬死征士陶潜作处士之类讹舛尤甚克宽自幼受读尝有所疑而未敢决其必然今僭躐谨摭刊本纲目与子朱子凡例相戾者敬录如左以俟有识者考焉

歲年例曰正统于横行之下朱书国号谥号君名年号建国僭国朱注国名谥号姓名年号列国朱注国名篡贼及不成君亦朱注国名（克宽按朱书朱注刊本当用白字今坊本纲目行上甲子字仍用白字则行下大书分注元用朱字者亦当易以白字○又篇首威烈王名凡例于正统君名下注曰如云午今刊本细注亦当比帝奕例大书）名号例曰秦汉称帝注曰其曰上者当时臣子之辞今不用唯注中或因旧文（今刊本唐中宗书上观灯于市里玄宗书上躬耕兴庆宫侧上芟麦苑中上复幸左藏肃宗书上朝太上皇于西内代宗书上如陝州上还长安上幸章敬寺德宗书上生日不受献穆宗书上畋骊山文宗书上有疾武宗书上受法策懿宗书上厯拜十六陵僖宗书上奔凤翔昭宗书上更名上祀圜丘上如石门镇皆不书帝）即位例曰凡僭国始称帝者曰某号姓名称皇帝注云魏王曹丕宋王刘裕梁王朱晃之类（今刊本惟曹丕书姓宋王裕梁王晃皆不书姓）凡始称王者继世曰嗣（今刊本书魏王曹操卒太子丕立不曰嗣）复号曰某国复称王注曰如西秦之类（今刊本晋武帝太元十年书乞伏国仁称单于注云是为西秦十三年书西秦王乞伏国仁卒而不书西秦复称王疑脱简也）改元例曰关义理待失者以前为正而注所改于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后主即位改元建兴而通鉴于目錄举要自是年之首即称建兴凡若此类非惟失其事实而于君臣父子之教所

害尤大故今正之（今刊本癸卯章武三年书后主建兴元年而不数章武之年然唐中宗景龙四年六月睿宗即位是年仍书四年而分注睿宗景云元年至次年书睿宗皇帝景云二年则建兴元年疑误）尊立例曰立太子曰立子某为皇太子注曰汉文帝立景帝为太子但云子启中年以后封王诸子始有称皇子者后遂称之今按封立之命出于天子不应自谓其子为皇子只从文帝初例（今刊本汉顺帝建康元年书立皇子炳为太子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书立皇子明为曹王玄宗开元二年书立皇子嗣真为郾王代宗大历十四年书立皇子五人为王皇弟二人为王误加皇字）非正统因事特书者去皇号（今刊本宋武帝永初元年立子义符为皇太子亦误加皇字穆宗长庆二年立景王湛为太子又误去皇字）崩葬例曰秦汉以后王侯死皆曰卒注曰薨乃臣子之辞不当施之国史也（今刊本唐武宗会昌二年书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薨僖宗干符元年书同平章事刘瞻薨皆误作薨）谥非生者之称而通鉴以谥加于薨卒之上亦非是今亦正之然非贤者则虚美之称亦无所取故不复注（今刊本梁文惠公狄仁杰梁文献公姚崇许文宪公蕞颀广平文贞公宋璟武穆王李光弼文简公杨绾汾阳忠武王郭子仪西平忠武王李晟北平庄武王马燧南康忠武王韦皋邠宣公杜黄裳晋文忠公裴度皆书谥）无统之君称王公者曰某王公某薨注曰上无天子故得因其臣子之辞（今刊本宋魏之间书秦王乞伏炽盘卒武都王杨玄卒凉王蒙逊卒五季之间书吴越武肃王钱鏐卒吴越文穆王钱元瓘卒楚文昭王希范卒吴越忠献王弘佐卒皆不书薨）凡正统之君废为王公而死者书卒（今刊本唐高祖武德二年酈公薨不书卒）篡贼例曰君出走而弑之曰某君出走某弑之注淖齿之类又僭国无统则曰某国某人弑某君某（今刊本书齐君地出走其相淖齿杀之又书周郭威举兵反遂杀其主承佑而尹起莘发明皆曲为之说愚按秦二世隋炀亦皆骄暴无道而仍书弑又如外域臣下杀其君长且以弑书此必传误）凡以毒弑者加进毒字而不地注曰霍显又加使医字（今刊本但书曰大将军光妻显弑皇后许氏而不书使医进毒恐漏）篡国随事异文注曰封其故君则曰废而不曰奉（今刊本唐昭宣帝天佑四年书梁王全忠称皇帝奉唐帝为济阴王不书废）巡行例曰凡正统巡行郡国曰帝如某官府第宅曰幸学校曰临曰视（今刊本唐高祖武德七年书帝诣国子学太宗贞观十四年书诣国子监高宗调露元年永淳元年玄宗开元十年皆书幸东都僖宗中和元年书幸成都皆与凡例不同）封拜例曰凡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今刊本唐玄宗开元元年以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分注宦官之盛自此始而不书宦者字）凡殊礼皆书注曰王莽加号九锡之属王莽是自为之以自为书（今刊本加安汉公莽号宰衡升宰衡诸侯王上加安汉公莽九锡并不书自愚按篡贼例注曰王莽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迁官建国皆依范史直以自为自立书之今董卓曹操司马昭等迁官殊礼皆称自惟王莽不书自盖漏误尔）征伐例曰僭名号曰称注曰周列国称王（今刊本周显王三十五年书齐魏相王四十四年书秦初称王四十六年书韩燕称王注曰时诸侯皆称王赵武灵王独不肯令国

人谓己曰君而赧王十七年下注赵惠文王元年则赵亦称王矣然不书赵称王疑漏)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三

(明)程敏政 撰

○杂着

建康攻守策 张敦颐

晋蔡谟曰时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虽终灭亡方其强盛皆拙而避之要终归于大济而已为今之计莫若养威以俟时王羲之亦曰以区区江左营综如此天下寒心久矣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非所当作二人者能言之而不得行之行之而足以安江南者孙权一人尔陆瑁尝劝权曰九域盘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爰力惜费陆逊亦尝劝权施德缓刑宽赋息调权报之曰发调者盖谓天下未定事以济众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何以多为顾坐自守可陋尔以此知权之志未尝不在于天下然以传考之亦未尝肯求逞于中原曹公来侵则破之拒之而已治舰立坞筑堤遏湖作涂塘明烽燧始终所以备魏者至矣及移笈于曹公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则权固未尝得志也嘉禾中因蜀伐魏一攻淮南闻明帝东行遽即敛避诸将之攻樊城司马懿救之亦引军亟退自后观之谓之怯可也而权不以为耻岂非天下之势既未有可投之隙与其力而取败不若退守而待时也邪史称权继父兄之业有臣以为腹心股肱牙爪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此权之所以为治也及嗣主立诸葛恪为政首侵边以怒敌东兴之战幸捷顾不能持胜复违众大举一败涂地恪既丧驱而孙氏之业因以衰焉则权之兵不动利害果何如也其后孙皓用诸将计数侵晋鄙陆抗曰苟无其时虽复大圣亦宜养威自保不可轻动今不务力农富国审官任能明黜陟慎刑罚训诸司以德拊百姓以仁而听诸将狗名穷兵黷武动费万计士卒凋敝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夫争帝王之资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抗之言兼有陆瑁陆逊蔡谟王羲之论而皓不知用此其所以亡也东晋自庾亮经营征伐皆不能有成谢安父子乘苻坚顷败之余圖之如恐不及至于渡河入邳讫无尺寸之得宋文自恃富强加兵元魏檀道济再行无功诸将以此继败而北遂至瓜步梁武遭魏世之乱陈庆之以数千兵入洛而嵩高之袭几至殲尽及贪河南之地纳叛将弃睦邻而身国颠覆陈宣帝辟土宇于北齐旋失淮泗于后周虽以桓温刘裕之才度越历代诸将而温伐苻健慕容暉皆几成而败裕平南燕灭姚秦亦既得而失则六朝用兵攻伐之策可概见矣

记山海经 朱熹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县南蛮中东入县今钱塘浙江是也黟即歙也浙音折)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余暨县属会稽为永兴县)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彭泽今彭蠡也即寻阳彭泽县)一曰天子鄣右出山海经

第十三卷按山海经惟此数卷所记颇得古今山川形势之实而无荒诞譎怪之词然诸经皆莫之考而其它卷谬悠之说则往往诵而传之虽陶公不免也此数语者又为得今江浙形势之实但经中浙字汉志注中作淞盖字之误石林已尝辨之注中蛮中字罗端良所著歙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庐江得名不知何义其入江处西有大山亦以庐名说者便谓即是三天子都此固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则似不无说也都一作鄣亦未详其孰是但庐江出丹阳郡陵阳县而其旁县有以鄣名者则疑作鄣为是也予尝读山海诸篇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皆为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图画而为之非实纪载此处有此物也古人有图画之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

漫记疫疾事 朱熹

俚俗相传疫疾能传染人有病此者邻里断絶不通讯问甚者虽骨肉至亲亦或委而去伤俗害理莫此为甚或者恶其如此遂著书以晓之谓疫无传染不须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实不然是以闻者莫之信也予尝以为诬之以无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虽有染而不当避也盖曰无染而不须避者以利害言也曰虽染而不当避者以恩义言也告之以利害则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无害而已不知恩义之为重也一有染焉则吾说将不见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义则彼之不避者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也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则虽有染者亦知吾言之无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违矣抑染与不染似亦系乎人心之邪正气体之虚实不可一槩论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时邻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亲公为煮粥药日走其家遍饮病者而后归刘宾之官永嘉时郡中大疫宾之日遍走视亲为诊脉候其寒温人与药饵讫事而去不复盥手人以为难后皆无恙云

演繁露三事 程大昌

古谓日轮规环千里特言其周广当然者尔而无有言其如何其圆者也沈括取银圆为喻曰月如银圆本自无光日耀之乃有光其圆非圆乃月与日相望其光全尔及其阙也亦非真阙乃日光之所不及尔此喻最为精审予已详着之矣淳熙丙申三月予为少蓬太史局言朔日巳时日食西北隅食至一分半而复巳而日行加巳呼台官即道山下以盆贮油对日景候之时既及巳云忽骤起少选云退则日轮西北角微有亏阙约其所欠殆不及一分盖食巳而复非不及一分半也其年某人使金自北而回正当食时其行适及河北自北望之则日轮亏及十分之二是太史之言固不能精亦不全谬也予因此之见益知沈括银圆之说确与之合也临安距河北则向南二千余里矣日食西北人在东南故从东南见之阙处全少是以十其分而阙仅及一也至于人在河北日并东南故其食处多见而遂十分亏二以此见日轮正圆可验也此如东京所铸浑仪今在临安清台则于西北两柱移低两寸以顺天势其痕迹尚在可验南北异地于以准望天度则临安与汴京自是不同也

前史有得古骸者其胫与齿比常人特大世遂命为佛骨曰非佛骨则安得有齿如

许之大耶此固难以口舌辨矣然自佛入中国以来惟傅奕不肯苟随尝见佛牙独曰此金刚石尔非佛牙也金刚石至坚惟羚羊角可以击之试以角扣而牙遂碎裂则时人谓为佛牙者岂真佛牙也哉至其长大倍常则实可骇已而不当骇为真异也戊申七月十六日因读左氏文公十一年历叙鄆瞞种族首尾甚详杜预曰防风之后漆姓也防风也者即禹之所戮谓身广九亩其长三丈骨节专车者也春秋之谓鄆瞞者即防风种也侨如为鲁所获缘斯为宋所获荣如为齐所获简如为卫所获鄆瞞之族自此遂绝后世中国不复有如此长人也此四人者惟缘斯于行为祖而他皆兄弟鲁得侨如埋其首于鲁郭门齐得简如亦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杜预曰骨节非常恐后世怪之故详记其处也当鄆瞞之族尚存长身之种世传而世有之自防风以至侨如骨节皆大不减杀也夫其世世传种如此伟大而不闻常有灵怪可以异乎常人则夫俗传大胫之号为佛骨者安知外国中不有一种人物自尔越异而好佛者遂加夸饰名之以佛也哉左氏详记埋骨之异以示后世正防此类而王莽时有长人巨无霸其长盈丈其大十围汉末临洮亦见长人长亦踰丈史汉所记甚明则虽后世亦时有人物如许长大安得见其长大而遂尊信以为真佛也然因左氏语而详求之乃知鄆瞞之族亦大有异荣如者焚如之弟也荣如以鲁桓十六年死焚如至宣公十五年在计其年当一百三歲矣而其当生之年尚未在数未论形骨大抵其年寿如此后世亦自罕比也以此言之则古人之异今人者不止一事尧舜文武之年皆后世所无而彭祖之寿云登八百季札在吴几与春秋相为终始此皆后世之所无也颜之推曰海边人不信有木大如鱼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信哉

隋志宋齐之间天子宴私着白高帽士庶以乌太子在上省则帽以乌纱在永福省则白纱随时以白帟通庆吊之服国子生亦服白纱巾晋着白接窠苹酒谱曰接■〈𠂔离〉巾也南齐垣崇祖守寿春着白纱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为怪古未以白色为忌也郭林宗遇雨垫巾李贤注云周迁輿服杂事曰巾以葛为之形如帟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帟其中乃废今国子学生服焉以白纱为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乐府白纈歌曰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袍以先驱巾拂尘吴兢乐府要解旧史白纈吴地所出则诚今之白纈列子所谓阿锡而西子之舞所谓白纈纷纷鹤翎乱者是也今世人丽妆必不肯以白纈为衣古今之变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纱帽其下服如裙襦鞮皆以白视朝听讼燕见宾客皆以进御则犹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乌纱则知古制虽存未必肯用多以乌纱代之则习见忌白久矣世传明皇幸蜀圖山谷间老叟出望驾或着白巾释者曰服诸葛武侯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新安志叙义民 罗愿

夫名之所谓君子者岂有常哉义之所在焉而已已诚向义则人操名以从之一为不义则人操名以去之而世之学士大夫得此名者常多以其讲学明而趋操定宜不陷于不义为足以当此然其间固有操名而去之者甚可惧也至于闾阎之人先王之所以望之者有不若学士大夫之详然不敢忽也自霸者齐桓之徒民犹勉于为善与其为善

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是以匹夫有善可得而选至汉氏犹有孝弟力田之科而乡县三老率众为善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后世为治益简吏与民益踈凡吏之所施設者皆非教民之具必待其剖肝股致祥异幸而吏又以为意然后得与于表闾赐帛之宠至于谨身强力率妻子治田桑以奉事其亲聯其兄弟而睦其族党者上之所望于下在此矣而有司以其无显异不复言大率老死而无闻是所劝者不可常而可常者劝有所不及也夫兔置小星之人所以见録于二南万世传诵者特以其施之中林无人之中而不忘敬则以为好德知贱之服役于贵而不敢肆则以为知命如是而已尔岂若后世之云者哉然民生后世循性而动乃亦有自然过絶于人者虽不必合中道要其心主于为义以此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人之性善可以为尧舜信矣诚令世之长民者视人以三代之民而教之以三代之物察之以三代之法其不以古之民自为者则寡矣自黄芮以孝书唐史其后笃行之民因事偶见者仅数人类而録之毋使其无传焉

新安志叙仙释 罗愿

学者多疑于鬼神然言有物又云世无仙特有隱君子至汉刘向乃取古之隱者务光彭祖老聃楚狂接輿之属皆论以为列仙岂古之仙者不欲自异而特欲以出处之迹众所知者见于世邪君子之于仁固静而寿其静者疑于隱其寿者世则以为仙特所从名之异尔要以尽人之性则气志昌大而神不散越有决不与万物俱泯没者此在吾术中矣考之前世传此者皆祖黄帝老子至秦犹以博士领其方而号其人为列仙之儒明犹有所本非若后世夸者之传也由汉以后又有浮屠氏之说乃更以一死生为务其道要使人决择以发明其固有则死之与生惟其所遇而无损益乎其真是以荡然肆志无怵惕乎胸中又岂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非邪自唐书始列神秀于传至国朝景德中诏纂其源流为景德传灯録此其人皆着见于世不可揜矣若吾州许宣平之操真古所谓隱君子者人特以其后裔为尝有见之者而着之仙自余二家学者并及医卜皆以次列之览者择焉而已矣

性理字训 程端蒙

天理流行赋予万物是之谓命人所稟受莫非至善是之谓性主于吾身统乎性情是之谓心感物而动斯性之欲是之谓情为性之质刚柔强弱善恶分焉是之谓才心之所之趋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谓志为木之神在人则爱之理其发则惻隱之情是之谓仁为金之神在人则宜之理其发则羞恶之情是之谓义为火之神在人则恭之理其发则辞逊之情是之谓礼为水之神在人则别之理其发则是非之情是之谓智人伦事物当然之理是之谓道行此之道有得于心是之谓德真实无妄是之谓诚循物无违是之谓信发已自尽是之谓忠推己及物是之谓恕无所偏倚是之谓中发必中节是之谓和主一无适是之谓敬始终不二是之谓一善事父母是之谓孝善事兄长是之谓悌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稟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无欲耳目鼻口斯欲之动

是曰人欲无为而为天理所宜是之谓谊有为而为人欲之私是之谓利纯粹无妄天理之名是之谓善凶暴无道不善之名是之谓恶物我兼照扩然无私是之谓公蔽于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谓私凡此字训搜辑旧闻嗟尔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义以達于长以会于学审问明辨精思笃行孜孜勉焉圣贤可致（朱子曰小学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

錄所闻晦庵先生语 李道生

先生游钟山书院见书籍中有释氏书因而揭看先君问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无所得吾儒广大精微本末备具不必他求

一心具万理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

读书着意玩味方见得义理从文字中迸出

读书闲暇且静坐庶几心平气和可以思索义理

看文字当看大意又看句语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谓仁义礼智根于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义理自出

人只一心识得此心使无走作虽不加防闲此心常在

问存心曰存心不在纸上写底且体认自家心是何物圣贤说得极分晓孟子恐后人不知又说四端于此尤好玩索

再问存心曰非是别将事物存心孔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说话说得不是便莫说做事觉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大学在明明德一句当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进步处盖其原自此发见人只一心为本存得此心于事物方知有脉络贯通处

问明明德曰人皆有个明处但为物欲所蔽剔拨去了只就明处渐明将去然须致知格物方有进步处识得本来是甚么物

问程子谓致知节目如何曰如此理会也未可须存得此心却逐节子思索自然有个觉处如谚所谓冷灰里豆爆

学者解论语多是硬说须习熟然后有个入头处

问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曰资质好底便化不好的须立个制度教人在里面件件是礼后世专用以刑然不用刑亦无此理但圣人先以德礼到合用处亦不容已有耻且格只将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个有到处如王假有庙格于上帝之格如选善远罪真个是远罪有勉强做底便是不至

问圣人十年工夫曰不须理会这个且理会志于学能志学许多科级须着还我

问下学上達圣人恐不自下学中來曰不要说高了圣人高后学者如何企及越说得圣人低越有意思

十五志学一章全在志于学上当思自家是志于学与否学是学个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谓把捉得定世间事物皆摇动我不得如富贵威武贫

贱是也不惑谓识得这个道理合东便东合西便西了然于中知天命便是不感到知处是知其所以然如事亲必孝事君必忠之类耳顺是不思而得如临事迎刃而解自然中节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

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当于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后看如何复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节看后自然习熟此心不至于放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情之发露而后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见

说仁只看孺子将入井时尤好体认

义是个毅然说话如利刀着物

四端本诸人心皆因所寓而后发见

问万物皆备于我曰未当如此须从孟子见梁惠王看起却渐渐进步如看论语岂可只理会吾道一以贯之一句须先自学而篇渐渐浸灌到纯熟处其间义理却自然出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后可以发诸运用

聪察便是知强毅便是勇

天之运转不穷所以为天行健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义礼智皆以四者相为用也

问伊川见人静坐如何便叹其善学曰这却是一个总要处

问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曰此身躯壳谓之腔子能于此身知有痛便见于应接方知有个是与不是

为气血所使者只是客气惟于性理说话涵泳自然临事有别处

进取得失之念放轻却将圣贤格言处研究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风捉影有甚长进今日是这个人明日也是这个人

论方士 程先

自方士之说兴风雨雷霆皆曰有术可致其尤者窃礼经巫祝禴祭之事以自文儒者不能辟也则又曰雷者天之号令匹夫岂能号召哉彼又窃吾儒之说以自文曰人为万物灵与天地并可以知鬼神之情状可以赞天地之化育雷霆特其小者尔儒者愈不能辟之必有真儒者曰飊师雨师载在祀典非有社稷者不得祭司巫太祝列之周官非居是官者不得为而左道惑众司寇之诛不可逭也如是庶可以服其心而救末流之弊也夫

朱文公易箒私识 祝穆

穆观近岁所编文公朱先生年谱其书易箒时事颇有疑误恐不容无辨盖先生以建炎庚戌生以庆元庚申三月薨于考亭所居之正寝是岁春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绝顶有数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势干云霄一旦忽为巨风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涨素所未有宅前之岸为洪涛卷去数百尺则所谓木稼山颓大贤之厄其关于造化盛衰之运固如此

今年谱所书则谓是日大风拔木洪流崩岸二异并见于易箒一日之间则其事近怪能无骇听窃谓不若改是日为是歲则可纪实矣至于先生疾革则惟仲子监酒公侍而季子侍郎公时方调官中都先生首索纸笔作季子书与之诀别次作勉斋黄公书（先生之壻）又其次欲作退守范公书（先生侄壻）则手弱不复能运笔亟命仲子代书尚力疾涂窜一二字且拳拳皆以编辑礼书为嘱纔扶就枕奄然而逝今年谱所书乃谓先作黄范二书而后作季子书则其事失伦何以垂范昔第五伦视兄子及己子且不能无别曾谓先生治命而顛倒其亲疎之序乎切谓行状所纪先后已得其实固不当复为异同也愚以幼孤先生念其外家子数育于家塾方易箒时实与童子执烛之列追念当时所见恍然如昨日事谓宜刊正而年谱摹板乃建安书院掌之僭尝以此二疑白之富沙知郡实斋王公许以更定而未果輒私识之庶几吾党之士尚有考焉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四

（明）程敏政 撰

○杂着

使金錄 程卓

嘉定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有旨以朝散郎尚书刑部员外郎程卓假朝请大夫试工部尚书清化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赐紫金鱼袋充贺金国正旦国信使忠州防御使知大宗正事赵师岳假昭信军承宣使左武卫上将军天水县开国伯食邑七百余户充贺金国正旦国信副使

十一月五日癸丑陞辞

十一日巳未出国门

二十四日壬申至盱眙军

二十五日癸酉遣盱眙军客将往泗州探问先排已至

二十七日乙亥再问接伴使副继至

二十八日丙子遣掌仪高宗愈等过淮传衔继同北书表张震亨先排书表完颜速传接伴使副名衔至盱眙燕馆使太中大夫尚书户部郎中李希道副广威将军东上合门副使富察信从旧礼立饮书表三杯而去

二十九日丁丑三节官属先絶淮装载礼物忽雨作候接伴使副至津亭卓等具冠裳登舟乘马入亭内望拜如常仪次与希道信对揖升中庭酒三行退分位少憩三节官属与左先排完颜速右先排完颜南海互叅使副各上马对揖并行入泗州驿讲私覲正泛送之礼传示安止二更即登车微雪夜行六十里

三十日戊寅晴早顿临淮县驿即行八十里至青阳镇已二更

十二月一日己卯霜晴早顿虹县沿汴河行八十里至灵璧县驿宿至中途虞姬墓

在道左护军千户及先排等羣骑猎于旷野浅草中时获獐兔夜行六十里雪微作

二日庚辰早顿静安镇驿雪已白六十里至宿州永丰驿在州治之侧左有司候司右有司狱司自此数问车夫以金国用兵事或言有诏书敌兵已退或言犹未退但是多用金军把院其言不一所至车夫等又备言官司科敛频仍民间贫乏父子兄弟因金军久不见面词语怨嗟夜行四十五里

三日辛巳晴早顿蕲泽镇四十五里至柳子镇宿西望即凤凰山遇北使数车南上乃贺本朝正旦使也夜行六十里

四日壬午阴早顿永城县七十里至会亭镇宿寒甚将晚雪作夜行四十五里

五日癸未早顿谷熟县四十五里至南京今改为归德州未入城过雷万春墓环以小桥榜曰忠勇雷公之墓八阳熙门至睢阳驿左有隆兴寺乃高宗皇帝即位之所夜行六十里

六日甲申晴早顿宁陵县入永宁驿今改为长宁六十里至拱州宿今改为睢州夜行六十里

七日乙酉晴早顿雍丘县今改为杞县六十里至陈留县宿过空桑及伊尹村村人多伊姓墓在空桑北一里许有砖堠刻云汤相伊公之墓相传墓左右生棘皆直如矢县驿甚壮云是张邦昌故居有留侯庙第王原叔诸家考子房所封乃彭城留城非陈留也自宋武下教修复时其失久矣夜行四十五里

八日丙戌晴黎明至东京门外卓等率三节官属皆朝服同接伴李希道等并马入安利门过储祥宫入宾曜门过大相国寺寺榜乃太宗御书路南转有市井差盛毫稚聚观或以手加额宿会通馆

九日丁亥晴在馆接伴遣书表张震亨借私覬正泛送至真定之数照例从之传得北人二十九日诏书其中云爰自山西及于畿甸掠夺人畜凭陵室庐中都西京路及清沧州今年税赋并行减免其承应人自言敌兵方畧退约春初大相打打言战也

十日戊子晴赐酒果及宴内使合门祇候唐古元佐押宴中奉大夫沁南军节度使兼懷州管内观察使提举河防常平仓事护军彭城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刘思谊卓等巳时过位行礼受酒果赴宴如常仪夜行四十五里暴风大作飞沙蔽空

十一日己丑阴风益甚车多弊渐葺以前至郭桥镇早顿四十五里至阳武县宿夜行三十五里

十二日庚寅晴早顿延津县即旧酸枣县也三十里至黄河先过一小河亦有小桥其黄河浮桥名天汉桥用九十六巨舟一舟十碇每六舟一铺有人居守设幙次于其侧伺候欲从例下车祭河李希道传示不必遂委都辖投文祭于桥中文曰猗欤灵河肇源自天四渎宗之荣光发焉我宋秩祀垂二百年今暂隔壤时祭靡愆使节修聘车徒翩翩必涉于河言往言旋或乘輿梁或履冰坚惟神昭鉴受职如前尚飨过河毕风作四十里至卫州淇泽驿遥望见雉楼题河平军驿前被甲而立者内见一人即荷担之夫乃知官

兵北征担夫通用也二更行四十五里自河以北车夫之屨金民兵其数尤多于河南加之科敛刍粟民间罄竭肆言无忌沿途承应人无非市户随行骑士亦无官中卒马所至率驱市户为之

十三日辛卯晴早顿卫县即望见太行山直至燕京山常在目峻拔绵亘是为地脊县市书壁云征军逃亡五日不出者死停藏之家科以流罪自过淮每传闻金人为蒙古攻掠直抵城下前此屡战皆北兵多溃散七十里至汤阴县未至县过伏道遥望扁鹊墓相传墓上土可疗病祷而求之或得小丸如丹药夜行四十里

十四日壬辰晴早顿相州安阳驿今为彰德府城中印榜条理交易三贯以上并用交钞如违断徒追赏注云罪止徒二年赏钱五十贯市中有秦楼翠楼北过漳河历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凿城为路外即其疑冢七十二金人尝增封之六十里至磁州将入城过滏阳河有石桥如赵州式酒亦以滏阳春为名驿左显应观崔府君庙府君曾为尹三日民以忠正祠之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金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欲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今立祠西湖卓等夜率三节官属望拜祷于神护往来夜行六十里

十五日癸巳晴早顿邯郸县赵故都也即昔人黄粱梦之所文帝慎夫人县人也出北门望见丛台在右今为鬻酒之所县北道上有鍾吕之祠四十五里至临洺镇宿属洺州车夫云洺州吊桥塞路以防敌人夜行三十五里至沙河县换驴夫又行二十五里

十六日甲午晴早顿邢州邢台驿号安国军即信德府吕洞宾之故乡过索水梁园四十五里至内丘县宿内丘有梨为天下第一枣林绵亘磁邢烧石灰色黑微有焰夜行六十里

十七日乙未晴早顿栢乡县彭川驿唐志载尧山即古栢人俗传或以此栢乡为栢仁北行二十里许光武庙在道旁壁绘二十八将皆列坐庙前二石人腰断俗传光武经过遇道上人问途不应以龙辉剑斩之大小石碑二其一后汉光武皇帝庙记一云重修光武庙记有诗二首刻于庙门之外一云庙谩开有汉帝道遁芜蒌洒落君臣契艰危宗庙图山川扶郭邑日月拱东都社稷千秋里风云四达衢北风吹雨雪西日翳桑榆旧物余翁仲荒祠老祝巫宗臣遗像在时有鼠衔须一云贼莽中断汉真人应赤符皇天书令节日月映康衢河北心潜顺關中政已无乾坤开景运将帅赞雄图经畧规模大推扶意气龕车回蓟都急兵合冀城孤东汉中兴主南阳旧酒徒功名俱已往日月易云祖庙古丹青剥祠荒草棘芜空余二翁仲寂寞在庭隅循例下车观瞻卓等炷香而行旋过王郎城次过赵州石桥晚宿赵州今改为沃州夜行四十五里

十八日丙申晴早顿栾城县极萧条苏黄门辙墓尚存县治之侧三十五里至滹沱河河颇阔薄冰亦有渡船在侧又五里宿于真定府南门外驿车夫等云蒙古欲攘真定已逾五台山相去百二十里车弊修车木工云此间官司不恤民一应工役自备工食及合用竹木等费子孙不敢世其业我南朝爱民不如此

十九日丁酉晴在馆接伴使之厮役谬传恐留十日即回程晚飞雪数片即止

二十日戊戌早阴晚晴赐宴于馆内使合门祇候赫舍哩德刚押宴正奉大夫安国军节度使兼邢州管内观察使护军汾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赐紫金鱼袋郭灏已时卓等赴宴见舞高平曲他处尽变新乐惟真定有京师旧乐工故也

二十一日己亥晴风早顿新乐县派水驿四十五里至中山府入昭化门至驿苏文忠轼昔帅此郡作松醪赋金人以碑刻相遗闻有祠堂在府学学在化源坊夜行五十五里

二十二日庚子晴早顿庆都县旧望都县也县人多瘿东接唐县病瘿者众形气相传如此七十里至保州入鸡川门宿金台驿城池高深望见谯楼大书顺天军厅梁题云大定二十年护国上将军顺天军节度使兼保州观察使开国侯太子立重修夜行四十五里

二十三日辛丑晴早顿安肃军梁台驿驿前军学碑尚存旧梁门之城今惟一城由北门即出塞路可容数车方轨二十里过白沟河昔与辽人分界又十里过大白沟河亦名巨马河二十里宿定兴县巨川驿定兴旧黄村金人建为县接伴使副及监察到驿相与言曰此处正秋间南朝贺生辰使回归之地我家是时极不好今且喜将至涿州四更过灰洞掌仪黄昌嗣以病歿于车中夜行五里

二十四日壬寅晴早顿至涿州范阳驿从例留一日牒接伴使副为黄掌仪治丧致赙礼绢布各二十五疋茶毗于城之西

二十五日癸卯立春晴尚在涿州传宣抚问内使中卫大夫孙公弼夜行六十里

二十六日甲辰阴早顿良乡县赐银合汤药内使中卫大夫师宪良乡为敌兵残毁惟存驿在城外

二十七日乙巳阴大风拂明至恩华馆同三节官属下车朝服偕接伴行马入馆分位传馆伴名衔正使嘉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张仲仁副使定远大将军少府少监完颜良弼互展叅见之礼次同馆伴接伴酒三行与接伴李希道富察信别复分位传赐果内使合门祇候乌库哩正臣赐宴内使乌凌噶守道令就馆馆伴正使押宴礼毕并马逶迤行墟墓间多十余里初非寻常使人所经之路始达城门入丰宜门过夺玉桥入宣阳门即西转过文楼侧入会同馆分位传宣抚问内使合门祇候高希愈自此日供牲饩

二十八日丙午晴交礼物赐酒果内使合门祇候姚里铎习仪合副武德将军东上合门副使伊喇居宽

二十九日丁未晴平明同官属与馆伴上马自右文楼过驰道转左武楼行千步廊紫茸青茸军分立廊外望应天门百余步下马行转自东过登闻鼓院壤漏甚入左掖门穿敷德门东宫在左又入会通门宣明门东有集禧门次西入左嘉会门过宣明门至右嘉会门侧入幕次待班客省从例酒三行上中节一杯少候催班合副引至宣明门捧国书入仁政门立甚久俟其百官朝退次引西夏人使朝陈礼物马数十疋珠布之属礼毕方引见卓等于仁政殿进书以次如常礼自仁政宣明门右出拜受衣带归位少憩绿衣

人引三节官属入见出受赐衣带合使再引卓等入殿下谢赐衣带复位而出金国宫阙侈甚乃炆王亮所作自馆至殿皆甲士排立每过一门对立二十人皂衣持弓鞞刀入宣明门内有红金花袍帽八人为列后七人青花袍帽共二十行对立三百人意其卫士之属也殿下两行若行门之类衣紫衫裹帽金带腰弓箭执长骨朶三十余人对殿而立殿上亦有被甲弓箭分左右立归馆赴宴押伴奉国上将军左宣徽使张衍

三十日戊申晴赐酒果内使合门祇候赫舍哩德晖赐宴内使合门祇候富察温押宴昭毅大将军太府监张绎夜馆伴送锡盘

嘉定五年正月一日己酉晴寒甚未明卓等率官属就馆设香案望南阙先遥拜讫同馆伴上马驰道柳木皆凝霜如积雪至如前下马处步入应天门其门有五由东偏入幕次合使置酒如前讫引班自左翔龙门过大宴殿门右月华门入门内山棚名元庆其下左右各障以锦为路通行引棚之索未结各缚为彩狮子凡二十棚前剪彩为花数十株又以彩为金狮玉象各一徒闻用此为美立班拜讫升殿坐于西南隅酒五行再宣劝三节官属皆坐于东廊广佑楼之北礼毕归馆

二日庚戌晴在馆承应人言燕京粟值每石十千足军兵合给月米每石折钱一千仅得时值十之一而已

三日辛亥阴烈寒卓等入赴宴初仪如贺正之礼酒五行出就幕次再入座又酒四行毕归馆赐分食内使合门祇候曹居敬赐酒果内使合门祇候赫舍哩德刚行礼如常

四日壬子阴赐生饩内使合门祇候乌库哩正臣赐酒果内使合门祇候乌凌噶守道随例有射弓宴内使合门祇候李贺押宴伴射昭勇大将军殿前右卫将军完颜守荣自午初射伴射连不中副使师岳先中的次馆伴副使完颜良弼中角花卓继中角花其次馆伴正使张仲仁及伴射完颜守荣方中师岳凡射中椀九十七卓射中椀二十一射至黄昏屡传示礼成请止伴射迫晚不肯已再乞勉射一次师岳连中的金人至是皆脱箭再分位换朝服赴宴礼毕

五日癸丑阴风大作寒甚朝辞受国书出就馆赐酒五行押伴镇国上将军右宣徽使赵瑑

六日甲寅晴卓等同三节官属已午间出门再由墟墓以行乃闻旧路近西南门外方遭残破修葺未就恐本朝人使见之迂回以避之也至恩华馆大风复作赐酒果内使合门祇候完颜惟真赐宴内使合门祇候贾欣押宴昭勇大将军尚书工部侍郎图克坦琳与馆伴相别送伴乞借尽回程正泛送礼私覩礼物宴罢登车风沙尤甚过卢沟河石桥长九十丈每桥柱刻狮子象凡数百所谓天上人间无此桥夜方至良乡县少憩即行过琉璃河又名刘李河

七日乙卯晴早顿涿州州治在北城驿在南城晚宿定兴县

八日丙辰霜晴早顿安肃军晚至保州方见保之人烟颇繁

九日丁巳晴色甚佳早顿庆都县晚宿中山府

十日戊午晴早顿新乐县晚宿真定府途中遇差诸路人丁往添筑燕城无日不见运粮草军往来牛马或毙即载车中车夫怨言征取之扰自常赋外有曰和余又曰初借前途言者亦如是

十一日己未晴风作在真定府赐酒果内使合门祗候孙安民押宴通奉大夫横海军节度使兼沧州管内观察使提举常平仓事护军金源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温德亨二使赴宴如常仪

十二日庚申晴早顿栾城县过小运河至赵州北门亦一石桥水极清驶

十三日辛酉霜晴早顿栢乡县午至沙河道左唐山即尧山也金国讳宗尧改为唐山下有放勳庙宿内丘县

十四日壬戌晴早顿邢州午至沙河县换驴夫过邢沙河亦名白沙河沙可碾玉宿临洺镇市中有灯未燃闻之以人使在馆

十五日癸亥晴未晓至邯郸县早顿过藺相如墓晚至磁州北门城壕内两舟网鱼驿中纸灯十余盏甚草草

十六日甲子晴早顿相州市中纸灯差胜磁州过姜里城文王庙晚宿汤阴县

十七日乙丑晴早顿卫县晚宿卫州将至城过比干墓有碑云忠孝比干之墓纣墓亦在卫河之东驿中人云去冬十二月二十八日雪一尺五寸夜度黄河闻埽兵提铃唱声督守浮桥人戽水甚遽

十八日丙寅晴早顿延津县晚宿阳武县

十九日丁卯四更微雨至郭桥镇未明午后过牟陀冈瓦窑千余昔烧龙凤砖者今半隳毁至城外更衣亭卓等率三节官属朝服乘马与李希道等并马入顺义门即俗名固子门也循龙德宫墙入五虎门经建隆观鷄■〈义鸟〉桥望见丹凤门过蔡河桥太学武学在馆驿行路左右入会通馆

二十日戊辰在馆分三节官属银绢

二十一日己巳晴赐酒果内使合门祗候胥革押宴通奉大夫河平军节度使兼卫州管内观察使护军江夏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黄震赴宴罢五更方行

二十二日庚午早顿陈留县循例在馆一日夜行三十里

二十三日辛未晴早顿杞县晚宿睢州

二十四日壬申霜晴早顿宁陵县将至南京北门外过张巡许远庙世称双庙南京人称为双王庙晚入馆宿照例牒送伴所附牒盱眙军报平安及二月初一日过界二十五日癸酉晴早顿谷熟县午至沙冈换驴夫晚宿会亭镇自此以北往来皆阙雨麦苗如针绝无秀润

二十六日甲戌晴早顿永城县晚宿柳子镇微雨

二十七日乙亥晴早顿蕲泽镇知贺本朝正旦使臣昨夜回至此晚宿宿州驿承应人问方王二奉使今安在指方信儒王柁也答以皆仕于朝问者复云王奉使甚舌辨

二十八日丙子晴早顿静安镇晚宿灵璧县夜微雨

二十九日丁丑晴早顿虹县晚至青阳镇欲趁初一日絕淮每车加二牛挽行

二月一日戊寅晴四更至临淮县即行途中泥淖方知前数日有大雨北去皆无之到此小麦满野向北俱久旱望见龟山塔午后至泗州驿少憩与送伴使副便服三节官属皆乘马出泗州城至淮河畔津亭三杯互展别礼三节与送伴各出装船送伴同乘马至淮河送卓等登舟各相揖解缆继达盱眙军其李希道等往还絕不交一谈无可纪述彼意盖欲掩匿国中扰攘故默默云

诗疑 方岳

孔子删诗何取于删也伤风败俗之辞不可以明示天下后世者则删之墙茨诸诗所谓言之污口舌书之污简牘父不敢以训诸子师不敢以训诸徒岳意其决在删例何以言之礼记左氏诸书所引逸诗其辞皆雅正夫子犹删之则沦三纲斲九法如墙茨诸诗删之决矣秦火之烬汉儒乱之火于秦者不能尽记而孔子所删之诗流传习熟于口耳者犹在亡者不可复姑取其存者以足之此汉儒之罪也

志乐平朱氏荣绿堂 许月卿

银峯曾出两言官专打忠良不打奸察院首弹司马相正言先论李隆山是其绿也祇所以为辱也朱君番人不银峯之慕而荣绿之慕吾有取焉仲舒魁也公孙弘亦魁也孰荣退之进士也子厚亦进士也孰荣魏公相也荆公亦相也温公亦相也蔡京亦相也秦桧亦相也孰荣三年而绿者五百人某也贤某也佞某也回某也孝某也悖绿而辱者多矣绿不绿在天荣不荣在我吾知勉其在我者而已在天者吾何知焉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赤也黄也未有不自绿始孙弘为博士归时子厚退自书府就车司马门时荆公未知制诰时蔡京能令公喜时秦桧未归自北方时绿而辱者尚少赤黄而辱者滋多然则如之何而可孟子曰仁则荣仲舒荣汉退之荣唐魏公荣庆历温公荣元佑亦未有不自绿始朱君方将以绿荣其亲吾愿朱君以仁荣其绿尚勉■〈施，再代也〉哉堂在饶之乐平县金山乡鹤山里朱公芳之某墓为屋若干楹（陈定宇曰山屋方三十一岁有此笔力亦可敬）

井观杂说二条 范启

古者有两子我太史公曰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夷其族孔子耻之家语因之家语后史记出殆孔猛王肃为司马迁所误尔按左氏传哀公十四年阨止子我事齐简公与陈恒争宠属徒攻公宫不胜被杀夫宰予在圣门虽累遭诃斥然而言语居四科之次与子贡并称必不至弄兵君侧以速大祸况子路及难夫子且哭问拜吊至于覆醢齐之乱夫子请讨鲁论与左氏备载颠末若子我身戕族夷祸踰子路而无一言及之岂圣人师生之情独藐于子我哉假使不悲其死亦当有以责其死矣然则王肃受误于孔猛而猛又受误于太史公欤班固以文直事核博物洽闻称太史公在愚其敢轻訾然尚论古之人者不知其人可乎

柳子厚渔翁诗欸乃一声山水绿南城童宗说音注欸音袄乃音霭新安张敦颐音辨亦无异说今按玉篇类篇广韵集韵欸从矣从欠倚亥反拍应声也乃曩亥反语辞也皆无袄霭音者文简程公演繁露谓舟人于歌声之外别出一声以互相其所歌今徽严间舟行独闻其如此若然则倚亥曩亥二反正似舟人相歌之声又何必于篇韵外特创二音而后为得耶

序易占例 汪深

昔者圣人用易以明民托之卜筮然所得之辞或有悬隔者如问婚而得田猎问祭祀而得涉川问此答彼阔然不相对岂有迁就迁诞而用之者哉若是则卦爻之辞皆赘言矣传曰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又曰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又曰探賾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着龟故繫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今占筮所得之辞乃不应合而在于迁就用之则奈何哉盖尝思之易以卜筮设教古人之卜筮盖少也非有大事不疑不卜也其见于书者虞有传禫之筮周有征伐之卜而已故洪范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而从逆之间人谋先之卜筮次焉盖诚以事有两可之疑而后托之卜筮也而其占又必诚敬专一积其求决之真情至诚以达于神明故神明感应之诚亦正告之以利害趋向而不浪漫也且易之初其以六十四卦示人以占之例亦已广矣求君父之道于干求臣子之道于坤婚姻于咸恒渐归妹待于需进于晋行师于师争讼于讼聚于萃散于涣以至退于遯守于困安于泰鼎庖于夷蹇盈于丰大有壤于损蛊家人之在室旅之在涂既未济损益大小过大小畜得失进退之义虽卦名之为七十九字文义明白条例具足亦可决矣此未有文王卦辞之前已可占而断者况又三百八十四爻而示之以变乎夫人诚有大疑谋及卜筮必积其诚意备其礼物斋戒专一以占之大传曰是以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此占筮必得应合之辞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矣此文王所以起占筮之教也夫诚敬不至则吾心之神明不存而神明之应亦爽得不合之辞而犹曰神明之告我也必有他意揣摩臆度迁就曲推强取以定吉凶以至狂妄侥幸悖乱之念皆自此生者古有之矣是惑之甚也况世之占者忽畧灭裂褻渎琐细不敬尤甚乃欲以此求神明之指其所之至于不验又妄以为卜筮之理不可信彼岂知夫告不告之道哉（双湖胡氏曰朱子语録吴必大问何以得爻辞与所占之事相应曰自有此理如今之抽籤者亦多与占意相契若爻辞与占意相契即用爻辞断如屯利建侯屯卦何以利建侯乃占得此卦者之利尔晋文公得此卦而得国然万一占病而得利建侯则又湏于卦爻之上别寻义尔汪公此论真足以发朱子之所未发而且有以得文王之旨故详识之）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五

（明）程敏政 撰

○杂着

易本义启蒙后论 胡一桂

有天地矣可无易乎不可也有易矣可无本义启蒙乎不可也金声玉振集大成众言殫乱折诸圣子朱子真圣人之适欤盖自汉儒始变乱古易至有流为术数之归而卒大乱于王弼且杂以虚无之论吾易遂晦蚀于天下寥寥千载孰觉我人大易有图易通有书发往古不传之秘开万世理学之源斯道始有系属迨夫易传写胷中之成书皇极具经世之大法正蒙阐象数之条目是虽古经变乱未就厘正而术数虚无之学为之一洗吾易粲然复明未几陋儒妄作异端蠹起易置图书（刘牧）指斥邵子（林栗）冒伪著述（麻衣易之类）易道又几晦蚀于朱子勃兴探前圣之精微破俗学之缪妄本义启蒙有作而后吾易始大明于世愚尝谓孔圣以来子朱子有功于易断断乎其不可及已今观本义之为书也图书位定而天地自然之易明先后天卦分而羲文之易辨二篇十翼不相混杂易经始为之复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两言以蔽之曰象占而观玩不涉虚文至于扶阳抑阴进君子退小人发于坤初六之爻者不过数语而天之经地之义人之纪易之要领直包括无遗蕴此本义不可少于天下也启蒙之为书也本图书则揭天生神物章而易之本原正原卦画则表易有太极章而易之位列明明蓍策则发明大衍章而卦扚之法定考变占则博取左氏传以明断例而吉凶趋避之见审合四篇大旨壹皆寓尊阳之微意而小人盗贼不得窃取而用此启蒙不可少于天下也语録成书如太玄關易麻衣刘牧与夫林栗袁枢之徒所以惑世诬民者莫不斥其缪黜其伪折其悖摧陷廓清羽翼数圣人之易于天下此愚所谓自孔圣以来子朱子有功于易断断乎其不可及者岂诬也哉或曰是则然矣易者阴阳刚柔仁义性命道德之书今断然蔽之以卜筮得毋局于一偏而不免汉儒术数之弊乎且系辞明言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今本义惟以象占分之而不及辞变得毋四者之目遗其二乎吁是皆未之思也易固阴阳刚柔仁义性命道德之书而卜筮者正将使人尽仁义之道参阴阳刚柔以顺性命以和道德尔岂徒托之空言而不见诸实用乎又况卜筮之顷至理无乎不在正得圣人作易本意朱子已尝言之奈何以此疑吾易乎至于圣人之道虽有四实不离乎二有象而后有辞有占而后有变不得于象则玩辞为空言不由于占则观变于何所故有象辞有占辞占而后有卦变爻辞举象占则辞变在其中若惟举占则象辞变在其中此四者之序由轻归重辞变统于象占象又统于占所以本义举象占而统论易书一以贯之曰占谓之有遗可乎哉或又曰易之所重在占固也人之于易必占而后可用不占则易竟无用矣乎曰不然也朱子尝曰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辞义之所归以为凶吉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以然求其理之所以然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国皆有所用初未尝不示人以学易而用之之方也必曰占乎而后用之朱子

之志荒矣

读诗 胡一桂

履帝武敏歆按孔氏曰左传昭元年曰邑姜方震哀元年曰后缙方震皆谓有身为震也愚观姜嫄诞后稷之事毛传初无异说不过谓姜嫄为帝誉元妃姜嫄从帝誉禋祀郊禘履帝迹而行将事齐敏神歆其祀美人之福遂止其身于是震动夙然而觉生子而长养之是为后稷其说甚正至郑乃有大神迹之说并改敏字为拇字谓姜嫄履大迹不徧履其拇指之处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已而有身郑氏出于毛氏之后不知何以有是说也严氏谓列子异端司马迁好奇郑氏信讖纬而为是说尔故欧阳氏深辨之云秦汉学者喜为异说高辛四妃皆以神异而生子盖尧有盛德稷契后世皆王天下数百年学者喜为之称述欲神其事故务为之说洪驹父亦云尧舜与人同尔血气之类父施母生耳听目视是圣智愚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诡诞之事然后为圣且贤哉不特此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欧公意亦不过谓高辛次妃简狄当玄鸟之辰祈郊禘而生契生契所以生商也未必有吞黿卵之事其辨尤详而朱夫子犹信郑氏云者夫岂好怪哉亦以圣人之生异于凡人尔而集传于巨迹之说先儒或颇疑之欧公不信祥瑞又言于语録愚故详及之以备参考云

观易堂随笔 程直方

京口濂溪书院旧在鹤林寺右欲询其故未能也程舜俞判兴化时诸老先生言周易太极图实传于鹤林寺僧寿涯刘后村诗曰季宣易尚资袁溉茂叔书曾取寿涯然则书院之临寺其以是欤

或问河图虚五与十何以为太极曰五阳也一三五四生之极也十阴也六七八九成之极也十者分以为一三五四阳根阴也五者合诸一三五四以为六七八九阴根阳也五者五行之一两之为一三四十者五行之二参之为六七八九五行也变化分合其所以为太极之妙欤

三国魏明帝青龙三年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讨曹书班天下以为嘉瑞唐氏论曰河图洛书欧阳永叔攻之甚力今观此图与图书亦何以异惜乎时无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义而陋者以为魏晋之符彼魏晋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畴之数也造化之所为犹有不幸况于人乎

先儒有不信河图之书者又以为神道设教亦愚已哉东方第三宿在卯曰氐音如根柢之柢尔雅曰天根氐也史记汉天文志咸曰氐为天根国语曰天根见而水涸扬雄太玄经玄图篇论人玄曰天根还向成气收精人玄始于减首减天主讫八月中旬属酉而卯还向之玄以疑首准震而置疑于减天之八为首卯之精是天根在卯也扬雄长杨赋曰西压月窟注月出窟也在西杜诗吹角向月窟又月窟注曰颜延年歌月窟来宾窟窟也又月窟西极是月窟在酉也卯为先天离兑中西为先天坎艮中月窟与天根对皆

谓卯酉固未尝以卯之天根降于子酉之月窟迁于午范望集注太玄谓天根冬至牵牛一度始乱雄之本意而于还向处极牵强邵子诗曰干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见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或谓先天六十四卦图以干遇巽为姤地逢雷为复复当冬至似与范望之说合然尝按邵子先天八卦图干画三坤画六为九兑画四对艮画五为九震画五对巽画四为九四九三十六又干一对坤八兑二对艮七离三对坎六震四对巽五亦为三十六言三十六宫者盖指八卦非指六十四卦图也其曰干遇巽时观月窟由干左旋而巽生一阴则坎艮之交二阴可观矣地逢雷处见天根者由坤右旋而震生一阳则离兑之交二阳可见矣邵子之学以不用为用天有四时而冬不用子中其所处也处子中则阳自卯而开物以往阴自酉而闭物以来所谓闲来往也由是而八卦阴阳消长无穷故谓都是春也如此则三十六宫为八卦实与六十四卦姤复不相交涉在西月窟在东天根亦可无背于古其诗前一联曰须探月窟方知物未蹶天根岂识人探者迎其来蹶者袭其往处于中而袭卯迎酉也故其冬至吟曰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谓卯中离兑之交阳其理已几于冬至之子中也非谓冬至为根也

山屋先生许月卿字太虚以易学登科为世名士予年二十时尝从之游为言近世习举业者不明字训多以敬训诚不知中有所主则虚虚则外邪不能居是敬中有所主则实实则外邪不能入是诚干六画皆实故曰闲邪存其诚坤六画皆虚故曰敬以直内坎中实故有孚维心亨孚者信也诚也离中虚故履错然敬之终吉先生融贯理义横探直取无所不合凡有言干虚坤实者安得起先生于九京以诲之邪

揲著者左手之策初余二或三则右手不必揲可知其三或二初余四或五则右手不必揲可知其为五或四次末左余二则右亦二左余三则右必一左余四或五则右必或四或三俱不必再揲或者以为虽知之亦不可不再揲以寓其诚殊不知夫子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者左手之策也至右策不复言揲但曰再扚而后卦是亦未尝数之也池阳甘中立闻其说曰左属阳为天之时四时故数之以象四时之动右属阴为地之四维四维主静承天而已故不必再数亦所以象之也

邵康节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继之曰干以分之此盖先天圆图起干次夫次大壮次泰次临次复次坤皆右行者也朱子引以证画卦横图自下而上未免下剩却一之一而上不可止于六十四经世书祝氏解历代图后口诀末章云此元经会会经运运经世皆圆图之用也乾坤为大父母其卦皆左行从太阳也复姤为小父母其卦皆右行法四时也（言法天运者非）右行之卦皆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至于反生一十七卦而复会无极之数即元终复有元之理也左行之卦自一而二第第相承如环无端即岁尽又改岁之理也二者逆顺异行其数之差至于万万而极阳舒而阴缩也言右行之卦处深得邵子之意故予于启蒙翼传特据之

参同契大率是先天学朱文公先天学为得之希夷先生然则希夷固伯阳之徒欤

唐陈子昂感遇诗曰微月生西海幽阳始化升圆光正东满阴魄已朝凝此旨歷唐不废希夷固有所授矣

干二爻变为同人同人之象曰同人于野故干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干二爻三爻变而为无妄无妄者诚也故干二曰闲邪存其诚三曰修辞立其诚坤三爻变而为谦谦之象曰君子有终故坤三曰无成有终大过二爻变而为咸咸者夫妇之卦而取女吉故大过二曰老夫得其女妻大过上爻变而为姤姤戒女壮故大过五承上老妇此以爻变者也大壮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而大过则上雨旁风有栋桡之象盖大壮上六之栋颠于初六则为大过矣观五观我生而頤初曰观我朵頤盖五下为初则頤矣屯天造草昧而益天施地生盖屯象草穿地而又为上阴所压去阴而阳达于上则为益矣此以卦体变者也卦变法不一此尤可观第难于卦卦推求尔

杂卦似无次第尝玩之则自乾坤至困三十卦如上经之数而杂以下经二十卦自咸恒至夬三十四卦如下经之数而杂以上经十二卦恐此为杂之义

易卦爻初上不言数自昔率皆以初为一而上为六终莫得其要领予尝窃出己意以为初固为一而上则当为十何以明之河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其六七八九既为卦之爻则一二三四五十当为卦之位以六七八九行乎一二三四五十之间于是河图之数脗合无余然一不言一而言初十不言十而言上者何也邵子曰一不可变也百即十也十即一也亦不可变也故初欲言一则上之十亦一也一与十相嫌是以不言数而曰初上也邵子又曰阳无十阴无一无一无十故初上无位也且河图之中莫尊于五与十又莫极于十故上之辞为大君为王侯为国君为天衢为天佑为登于天谓其尊与五等也又为亢为冥为已亢为天际翔谓其势又极于五也以此考之则上当为十矣

邵子观物外篇第二曰奇数四有一有二有三有四策数四有六有七有八有九又曰奇数极于四而五不用策数极于九而十不用奇不用五策不用十有无之极也此言奇者归扐之奇也策者过揲之策也其曰五与十不用则为启蒙虚五与十之说矣

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伯孔颖達曰管子书或是后人所録非本书也经世书以皇帝王伯配春夏秋冬西汉末霸桥灾莽曰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与康节语合岂邵子本莽语欤抑古有是语而莽述之欤

史记宋元王偃立于周显王四十一年经世书作三十九年有两年之差武王十三年伐商当岁在辛巳而经世书则伐商在十一年己卯亦有两年之差岂经世书与元史常差两年邪又以国语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证之则己卯春前岁方当实沈何由至鹑火固当以尚书国语史记为正然不知邵子本何所据

黄山纪游 吴龙翰

咸淳戊辰十月既望鲁斋鲍云龙古梅吴龙翰足庵宋复一来观黄山焱屐登高漉胡麻饭掬泉饮之不火者三日从者皆无人色率不能从予三人愈清狂上丹崖万仞之颠夜宿莲花峯顶霜月洗空一碧万里古梅谈玄鲁斋诵史足庵歌游仙招隐之章少焉

吹铁笛赋新诗飘然有遗世独立之兴次蹶炼丹峯过仙人石桥酌丹泉徜徉久之次纤路游水帘洞踏月夜归少憩兰若把酒临风对天都而酹之曰吾輩与若为熟识他年志愿俱毕无忘此山昔欧阳永叔谢希深輩游嵩山吹箫歌古调吾輩倡酬之乐似之韩退之登华山顶邑令百计取之得下吾輩冒万险人迹所不能到其狂又似之然韩有诗谢有书以纪其奇也吾輩可无一语留作此山公案乎于是乎书

孔元方传 吴应紫

孔元方字子圆其先本铜鞮人也既居中国失其世系乃以孔为氏始祖号王老君在周时常有爱民利物之心及贵显吕望器其为人立九府以尊其职而掌国用自后富贵累世子孙代有其人老君三十世孙泉为汉吴王濞兴利吴王谋反以罪见诛泉三十九世孙铗仕唐又为滕王元婴所厚时高宗赐诸王帛闻元婴用铗无所事乃赐麻二车以愧之及元方父宝膺国重任节用爱民天下富强上甚器使之元方生而有父风性刚鲠志大不拘面冷如铁内方正有才气尝谓人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故颜子虽贤赖仲尼之铸然后成仁吾则不然不学而能文不求而能用圣人之道吾一以贯之于是负其能周流四海屡涉贫困无所弃见者德之曰元方其庶乎屡空每书四字谓识者曰是火帝所授者知此可以究国家历数矣时年尚少人并称为子圆先生或劝之业举曰以吾之才万选万中岂嫌流地上而以举为虑乎累举孝廉不就后入京徧观无所主乃访德义从富人游屡为权豪所昵于是广蓄珍币与民市易家致巨万计所欲无不获遂穷奢极侈筑室环城起山于后圃曰铜山冶金为窟曰金穴又市地为埒时安乐公主等方开府鬻爵号斜封官元方以资入爵至左藏库使既而不乐其职曰始吾言富不如贵故就用之日自谓登金门上玉堂出入华省主国大计使天下之人悉蒙其利今反为守虏臣邪乃往见三司使韦贯之贯之与语大悦见上数其能上召见素知其负才命力士摈于陛欲以杜其辩且曰卿怀宝而迷邦可谓仁乎元方顿伏默然不对徐曰陛下富有四海功崇万世臣之琐才曾何足数上直其对遂问曰卿欲求用邪元方曰陛下用人当观其才不可即置何必商确其意哉如臣者韞椟待贾亦未肯以小数求售于陛下也上曰卿欲以何德致寡人曰使臣得佐陛下当赈万民之艱启致天下之大利国用富强家给人足上折之曰吾闻尔祖在汉时吴王邓通资其术而取败其在晋时与石季伦之败去而与阮子为杖头之饮卒无所事且马援一世名臣也不义尔祖之行夷甫一代之贤臣也讳言乃祖之德今子事寡人进不由道大言无实此所谓跃冶之金获用必与尔祖同贯能致君泽民踵高洁之行乎元方曰陛下徒知少其过而不多其功昔光武龙飞白水我祖奉其真符文德正位后宫我祖昭其秘迹卜式资其义而北输边计崔烈厚其术而弋取三公故吕尚父立九府以尊其权鲁元道着明论以申其德虽隐显贵贱一文一字为世所重迨今天下闻其风者薄夫敦懦夫有立志若臣者直所谓排金门而入紫闼者也上笑曰朕知卿是前言戏之尔于是以名监处之命光禄大夫魏元同著作郎卢从愿二人与之共事军国大计并谏焉由是贵动一时天下想望其风采久

之值军兴国用乏竭有司共计欲出之见上发其谋上即召入计元方条五利其一税间架筭至除陌下民疾之未几坐与颍川守索元礼交通去职遂转侧不安居常若负及第五琦领使尽徙其族元方竟终于民有子数人率轻薄曰重棱重轮者尤为世所重其余聚散无可纪者赞曰元方之为人也志大材踈始折节力行有若可取及夫放弃德义以富取贵卒无远谋筭至除陌为国敛怨鄙哉无怪乎帝薄其先而戲之也或曰税间架筭除陌其策成于赵赞元方特资其计尔呜呼得君遇时谋不以道剥下佐上而以为功使盗跖复生无以加矣

读董仲舒传 方回

予旧读董仲舒传武帝第一策有性命之情四字下文曰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以夭寿论则似近通塞与中庸之天命异以仁鄙论则似带气质与中庸之率性孟子之道性善异仲舒对谓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性情皆非愚臣之所及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此一语与中庸合性者生之质也予初疑此语亦带说气质情者人之欲也此一语亦合中庸喜怒哀乐已发未发之旨第三策仲舒对有曰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读至此始知仲舒所谓生之质者非气质之质也训为质朴之质即孟子之道性善也人皆有此天命之性本自质朴人皆有此人欲之情未尝不善惟圣人有以教化制度之尔仲舒又曰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既又引天地之性人为贵以终之仲舒三策子思孟子以后有此一人故专醇儒之称余人皆不逮此直至濂洛以迄考亭此道始大明于天下

南轩集钞 方回

孟軻氏没由秦汉以来士未有知道之为何物而学之为何事者也韩愈氏能言道之用而未得其要其学由文而入至本朝诸大儒出而后道与学之要大明于天下衣冠南渡得其传而尤亲切者吾晦庵与南轩尔且道何物也仁义礼智是也即天之元亨利贞也元者善之长即仁之所以首四德包万善者也人而能全其本心之仁则道在是矣故曰仁者道之要学所以学是道也世之为学者其说千蹊万端大者放漫猖狂小者破碎纤巧而其归卒无所得先儒独得其说以敬为主而又推广其义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人能终始乎此敬而仁在是矣故曰敬者学之要南轩平生守此二者为之准的所谓言仁録主一箴者皆知要之言也是故能以其身方驾并驱于千古之上为一世道学之宗主夫岂偶然也哉然则道之准的在乎仁学之准的在乎敬敬则仁仁则道此不可易之要也而其所以渐磨视效者犹有人焉南轩以魏国忠献公为之父以胡文定五峯为之师以晦庵东莱为之友而又取诸古人其修身也期以颜子为准的着希颜録其治世也欲以孔明为准的着诸葛忠武侯传上下古今内外体用学莫不得其要以守之其亲切可槩见者盖如此予节钞南轩集分类以观着是说于前将以示士大夫之有志于道学者宜不可不得其要以为之准的也

读洪范五行 王埜翁

五行之生成以奇偶为天地以先后为一二太极浑然初无象数因气成质先后可纪生之类水最先故曰一数奇而阳故曰天火之生次水故曰二数偶而阴故曰地木金土又次之故曰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语其生则土最后盖有水火木金而后土有以为质语其成则土才具而四者皆因以成土又因四者之生以为成本无六七八九十之序也原其生则有是先后之序尔生之者奇则成之者偶生之者偶则成之者奇盖独阳独阴不能以生成也夫所谓水最先者物静而动气以潜润呵而雨啖而涎悲而泣愧而汗牝牡之交感果实之包含其初皆水也湿之气郁于阴则热故火次之热与湿相搏持则凝故木次之俄而坚强不挠故金又次之四者俱备相与冲和故土居其中故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也水火木金非土不能以有成故生成之数水之一加于土五则为六火之二加于土五则为七木之三加于土五则为八金之四加于土五则为九土之五不待加五也以土加土如涂附涂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则土之成数曷为而成十哉全水火木金之生即土之成数积一三四之数而为十也（陈氏师凯曰此论甚精可以发明九宫无十数又蔡传引疏文微着为次之说亦可与此互相发）

书灌畦者 程荣秀

申甫侄因故宅基圃而畦之畦北絢茅为屋以憩病畦者榜曰小汉阴因自号曰灌畦子畦成客有过其兄孟敷之门曰樊迟请学圃于圣人而不与灌畦之事是邪非邪孟敷应之曰圣人之意子乌乎知之蕘也菝也耕也钓也鱼盐也割烹也奚以异于为圃哉而圣贤优为之盖经世者不可语以遯世果且欲经世则奚圃之学果且欲遯世则蕘菝耕钓鱼盐割烹且为之况为圃者乎申甫非取世资者也灌畦亦何以见少况其乐箪瓢如颜氏子无甌石如扬子云幸有地如弓日垦日辟以观物为乐又日享园官菜把之利不犹愈于拾橡栗采薇蕨者乎抱瓮而灌带经而锄献芥不及壅种豆无为萁食芹则思献其上啜菽则思奉其亲烹葵以为祭祀之菹释菜以为事师之礼食藿食瓜断壶升菹则可以慰终朝之作苦至于苜蓿芡蔓芟夷蕴崇之不暇则又思严善恶之取舍日兢兢而省吾是畦乃种德之畦也夫何尤焉昔苏子之对众妙曰见薤水草者是亦一妙乌知灌畦者之非妙邪客无以答遂为申甫书之

辨素问祝由 陈栎

按素问移精变气论古之治病惟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注云移移易变改变皆使邪不伤正精神复强而内守也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移精变气无假毒药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新校正本按全元起云祝由南方神愚谓以祝由为南方神似祝融声转为祝由固为缺文碍理以祝为说亦于理不通书泰誓篇曰祝降时丧孔氏注祝断也今以祝训断谓但断绝其受病之由足矣引书注以释素问颇自为得一医者闻而不然之谓医家自有祝由科如后世庙祝之类以祝为祷祝诅祝之祝其义若通然祷祝祝诅自是素问之大禁如曰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注云志意

邪则好祈祷又曰是祈祷祝何所施于医疗之际孔子曰丘之祷久矣古人疾病行禘五祀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岂医家事邪借使有祝由科如符水之类亦是无知者之所为妄引祝说病由之注以文其奸伪尔注素问者不审启此等之谬妄何足信哉祝断受病之由正与上文移精变气相照应转移自己之精神变改其所感受阴阳风雨晦明之六气而断绝其受病之由则其病自己如病由于寒则断其寒而暖之病由于热则断其热而凉之祝断其由如所谓拔其本塞其源意义岂不显然明白乎

十三伯 俞皋

伯之名何由而起乎当王道流行侯国受职未始有也自东迁日久王泽壅而下权张正理微而力争起徒有振主之号而不循敬君之节此伯之名所由立欤齐桓公实肇其事故以桓公为始然而有伯非美事也春秋何以与之盖黜其过而录其功尔且以齐伯观之桓公以方伯之国任贤良之佐骤合诸侯以纪纲中夏于波流风靡之中使王室既卑而稍尊四夷既抗而少息诸侯羣起而畧定故春秋不能不录其功然而约束诸侯几于改物盟会征讨皆专行之使王室愈卑王迹愈熄故春秋不能不黜其过功过不相掩此伯者之事也逮夫宋襄公继齐桓之后伯虽未成而盟会必先序宋者春秋与之以内中夏也楚虽盛强而不得主会盟者不以强凌弱也自此四年之后晋文公继起城濮一战闢中国之盛衰王畿两盟平周室之内难惜其享国之日浅虽成功速而不能久也自襄公以后世主夏盟春秋之拳拳与晋者实忧天下之切也至于灵成景厉之世晋伯稍衰而于盟会必先序晋者岂非与之以伯乎及悼公之兴八年之间九合诸侯虽数与楚遇而不与之战推诚待人郑不敢畔者二十四年亦庶几桓文之绩矣然而楚虽弱而吴方张其末也以士匄荀偃主盟则政在大夫世变愈下矣此又伯权之大坏也至于昭平顷定愈降愈壤列国之不若也然终乎黄池之会春秋犹以伯与晋则虽晋不能伯而春秋犹未绝之也盖非为晋也为王室也为天下也愚故谓十三伯云

读欧阳公赵盾许止弑君论 郑玉

予观左传所载皆鲁史旧文明白可信及丘明稍加彙括附以议论然后事迹泯灭是非乖谬春秋之旨始有不可得而考者矣及公羊谷梁定为义例之说但有不合则曰此圣人之微意也一切舍事实而求之空言使圣人笔削之妙下同刻吏玩法之文而仲尼之志亦复不可见矣然则春秋之不明三传蔽之也今以赵盾许止之事观之经皆书弑初无不讨贼不尝药之文也自左氏设为君子之言托为孔子之说二传从而和之赵盾许止弑君之情始晦而诸儒议论之辞起矣去之千载卒未有能破其说者至欧阳子始评而议之真杰论也然欧阳子以高才伟论不待考据本末二人者弑君之情已不可遁矣以常情观之非考验事实证据明白未易轻信而不疑也晋灵公欲杀赵盾盾乃谋弑灵公遂使赵穿攻于桃园者情也谋既定则出奔以待其举事既遂则复国以成其乱者迹也盾盖主谋穿特从之尔故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诛首恶也盾以其非亲弑可以自掩欲争以苟免于于是史狐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所以为之辞

而证其主谋乎弑也况赵盾反国非惟不能讨贼既闻狐语之后又使赵穿迎公子黑臀而立之情迹益彰露矣左氏但泥其不越境不讨贼之辞而不察其非子而谁之语故谓狐直以盾不讨贼而加以弑君之罪又从而托为孔子之说惜其不能越境以免二传从之而奸臣贼子之情迹始得以自讳而幸免矣许悼公症饮太子止之药而卒太子奔晋夫饮其药而卒则是进毒以酖其父矣父死而奔则是弑君而避讨矣苟非其弑父死之后居丧即位自有常礼岂有弃父之丧而奔他国者乎左氏因史无弑父之文而有进药之语又从而推之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于是公羊谷梁益得以肆其支离之说而许止弑父之迹几泯矣予故曰春秋之不明三传蔽之也程子曰以经证传之误以传补经之阙读春秋者以是法求之其不合者寡矣（淳安徐公尊生答书云承录示春秋集传阙疑序知先生所以著述之意甚公且平如此只阙疑二字所见已自过人世儒说春秋其病皆在乎不能阙疑而欲凿空杜撰是以说愈巧而圣人之心愈不可见也赵盾许止之弑君独剽取左氏之实录而剔去其浮词以羽翼欧阳子之说可谓美矣然则葬许悼公必不得从公谷之义陈止斋谓悼公书葬所以甚世子之恶窃谓经书世子弑君者楚商臣蔡般许止三人君弑贼不讨不书葬春秋大例蔡般许止以世子弑君父其恶尤甚故特变常例而书葬以甚其恶后传之说殆不可易楚君不葬乃避其号而不葬之例尊见以为如何）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六

（明）程敏政 撰

○杂着

石君世家 程以文

石君者西蜀人也不知其名西蜀之人惟呼之曰石君相传以为汉黄石公之后黄石公以兵法授张良良得其术佐高祖定天下有功封侯卒俱葬谷城山北至武帝时有头子者以刚勇称遇李将军广蚤出伏草间匿李将军引弓射之矢没羽头子坚不动李将军惊以为神子孙散处郡国皆贞白有守汉衰吴魏强刘先主起蜀与诸葛亮戮力谋兴复汉室将大发兵东伐吴下令求黄石公子孙之在蜀者果得石氏夔之鱼复浦上即其地指画三军为八阵以石氏为师惟名礲者得从军礲骁勇有气力善超乘有所攻城畧地不下輒先遣礲冲车击之所中无不摧败与矢氏齐名军中歌曰降我则亲拒我则敌宁犯我矛戟毋犯我矢石矛戟之伤絶司马用彰作脰断吭矢石之伤国以灭亡敌闻之惧号飞将相戒莫敢犯自后军出礲必在行间子孙别为礲氏居夔者名砂砂生矾传十余世至武夫武夫生璞又十余世至砾砾生磳磳生君君有异质小而悍能坚忍持重不与人为同尽得八阵兵法自以先世尚武多杀伤不祥未尝妄以语人介然有高世之志遂辟谷世间奇美珍异珠玉狗马音乐声色服用之物一无所好块处山泽间泊如也

然好急人之难人有急即君君必往随所指使格鬪奋不顾利害不幸遇敌则小者伤大者死或执送官惟坐指使者輒释君不问见者畏惮以为有礮之风焉今上初使者入蜀道出夔武侯祠下访石氏之族观所谓八阵图者君在诸石中礧礧有异使者环视诸石无如君者奇之载与俱驰还京师将荐之上会上方向文学制礼作乐不果荐居久之无所知名客有九江方叔者气岸自喜以能书游诸公间过候使者使者留与语具道蜀山川人物风俗且告以得石君状客问石君安在时君卧帐中使者即起入引君出见客客望见惊喜亟拜曰昔米元章见石友而拜吾敢不拜石君因抵掌笑絶倒恨相见晚固请使者以石君归特下榻奉之顾诸同舍曰石君吾席上珍也幸善遇之日洒扫左右置图书几研惟恐失君意君雅不喜言笑稠人广众谈论竟日君危坐默默听不倦方叔察君静专客至问君乡里姓名来几何时治何业即从旁代对悉如君意至不烦君一辞君大悦谓方叔知己然少戇不为声音笑貌与世若絶无情者人亦以此多狎玩君请与出游未尝辞劝之仕不应或谓君痴戏曰矜矜然小人哉又见其秃无发曰草庵和尚乎举座大笑君亦不怪也时徂徕先生础新自山召入将以为柱下史待诏公交车先生负重名素慎许可独推君已右曰喜怒不形表里如一钻之弥坚磨而不磷吾不如也由是京师之人盛传石君名朝之贤公卿及四方游士莫不愿见至托为歌颂以夸美之名声藉甚有童子见君哗然喜出曰人言石君痴殊不痴顾痴者乃人尔当时以为名言君之去蜀而入京师人人思欲得君八阵兵法君竟秘不传前使者扣之百计不能得也是时八阵兵法不传已久世无能知者石氏谨世守又惟君为能尽其术君亦欲传世顾非其人虽传必不解虽解不尽徒长奸雄尔思得仁厚长者即授之居京师数年无一人遇者后尝以其畧示方叔不尽解因念生儒家者无所事兵法然自是书法大进尤工草书着右军笔阵论语在书谱中识者曰此常山蛇势也方叔遂称善书好事家往往以厚币迎君方叔輒谢絶使者君亦安于方氏遂老焉初君生之月有星隕于石氏其光烛天石氏以为不祥旦诣成都严先生卜先生布策立卦得归妹之艮曰此少阴之精也石氏妇其有孕乎孕生男归妹内兑外震兑为妇震为长子在泽之上巳离母矣小成之卦三不出三日离为戈兵有离象焉艮之繇曰艮其辅言有序唯八不变其将不言而知兵乎艮东北之卦其将显于东北乎后三日而君生生数月有相者过见之曰英物英物神强骨壮寿未可量也卒如卜相者所言蓬萊公者世之言神仙者也及石君归于方氏或言曰方氏有客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果何人哉公笑曰此小混沌也有道术吾尝见其卧金华山中为黄初平所叱化而为羊后入蜀今已五百年矣顾在此方氏闻愈益敬信号小混沌公云太史公曰石氏族蕃衍布天下其世系甚远居歙之龙尾山端之端溪者攻砚居泗滨者攻磬最有声居荆山者好蓄美玉居灵壁者多大雅士大夫颇爱重之唐虞时有与金氏齐名者以通音律掌堂上之乐独见称于夔周之时有名鼓者能纪宣王中兴之功至今赖以传不朽汉有石奋石建而非其族唐有鼎者居衡湘间刘师服侯喜轩辕弥明尝赋诗以咏歌之皆卓卓有见于世惟君以谷城之后席武侯遗烈道值圣明絶口不言兵事

一至京师士大夫交口称誉名流海内亦有道之士哉世传混沌为中央之帝与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相厚善后卒死儵忽之难然非诗书所称蓬莱之云荐绅先生犹疑之（右新安程以文为九江方叔高作石君世家一首而言司马用彰作者新安程氏出周太司马休父之后以用也彰文也犹屈原字平而曰灵均正则也内言方叔者谓叔高也新安俞飞卿使蜀得美石于鱼复浦上归以遗叔高叔高爱之见之者竞为文章相夸诩而以文为作是篇予爱其文雅驯故为之书至顺四年二月十日揭傒斯记）

郭索传 吴观望

郭索者东海人也其先离以外刚内柔显庖牺氏世所居上光常射井鬼间（未宫巨蟹）且曰吾子孙上应列宿不与人同后凡谨恇有风骨者皆其苗裔王子牟公孙捷叔孙敖称焉然惟索声闻最着汉武帝时索祖解学纵横家尤喜武事常曰安得介士横行天下邪出没江湖必拥劔自卫食息未尝置夜见烽火輒举族驰赴之动不量力竟见执解本豪侠自纵始坐帘箔不修受笼络颇不能平泊延见尊俎则又披露心腹无所隐时作酸语尤可人皆曰有味其言之也至其太过议论风生或者恶之又好钳刺人至流血不瞬目用是丑类多为人所迁怒上命召镬有不得志于解者倚阑相窥消解勃然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当五鼎烹耳往年彭越起泽中王梁高帝功臣无出其右者终以菹醢吾何愧彭越哉索时尚幼不在行得不死少长嶄然见棱角然胷次不糾结或谓之无肠公子以故王公大人稍前席之索一日渡漆沮语人曰吾家得姓来久闻诸长老春秋时族最盛雅善申枨独不喜漆雕氏与之居輒败之化为水岂是也邪初在田野不愿仕力耕谷腹外无他耆是时朝廷以名位钓岩穴之士搜访无遗索恐及愈潜深伏奥道经砂磧留迹隐然类西域人画革旁行为书记状人因得踪之强罗致焉朝廷议以为酒泉太守索闻之叹曰吾族素不习關中水土酒泉地益西非所宜处虑不得生还业已出噬脐无及既而命果下固辞不拜元帝初即位姑徇其志拜九江刺史发摘甚力萑苻以不警渔者利之未几上思见甚征拜祭酒先时有与索同年生者好为坚白异同之辨每月十月益壮或谓其能敌虎月旦在索上呼为雄甲子语尖新因索亦得荐进然终不甚见赏索年寢老中愈充实上曰卿所谓霜降水涸之秋矣筮封之得黄中通理美畅四支之象封内黄侯虽见宠用至左手与之携持然尝鞅鞅曰江湖予乐也宁久縻好爵邪即日上印绶归索素有祖风负恃海滨每谓纵横之事意者复起于斯乎时时砺劔戟上闻而怒曰索吾生其死者是欲奚为不早图之必貽田畝忧发兵掩捕悉就縛檻车传诣京师上想见其风味释将复用索入见乃曰介胄之士不拜上察其志异命烹之国史赞曰纵横家祸人甚矣然亦卒自祸郭解以此死而索又不能盖前人之愆祖孙同轨悲夫

广张子论性 程复心

天地之性天之所与我以生者也气质之性生而为气所拘者也歷考经传之中所以言性者多矣自张子之言出而后性之说始定夫子曰性相近也习相遠也此以气质之性言之也夫子不能不言者论性不论气不备故也孟子曰性无有不善此以天地之

性言之也孟子所以极言之者论气不论性不明故也形而后有气质之性者性不自立依气而形形既生矣气或拘之故得其气之正且明者性亦随之而正与明得其气之偏且昏者性亦随之而偏与昏此气质之性也然气质之性实天地之性而气之偏正昏明者不能不间之尔非别有一性也苟能学以知之则偏者可正昏者可明未有不能复吾天地之性者所谓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者也夫既有是性则有是情子思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此论情之发于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此论情之接于气质之性者也至论其才则亦有不同者焉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又曰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此论才之本于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才本于气气有清浊稟其清者为贤稟其浊者为愚此论才之出于气质之性者也孟子于问性而答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又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论者或曰情不无善恶才固有贤愚也孟子之言不几戾乎噫此所以必原张子天地之性而后可以明孟子之情之才之善也况告子之谓性无非以其稟于气者而言孟子析而辨之则无非以其命于天者为说是以于情于才虽或言之少异而其本未尝不同也故尝论之情不离性动而后见才不离性用而后知仁之性具矣动之则为恻隐之情用之则亲亲仁民皆其才也义之性具矣动之则为羞恶之心用之则事君敬长皆其才也此所以其情可以为善也此所以为不善非才之罪也虽然情者性之动然必有形生焉而后动可见也才者性之用然必有气合焉而后用可知也梏于形则情或有不善者矣拘于气则才或有不善者矣然则孟子程子之言果有异乎学者不以天地之性本无不善自宥而必加省察矫揉之功又不以气质之性终或不善自疑而益致勉修克治之力若然则戒谨恐惧以至于必慎其独而吾所谓省察矫揉之功果至矣择善固执以至于弗得弗措而吾所谓勉修克治之力果尽矣中庸之所谓率张子之所谓善反不在兹乎

春秋集传序例 赵汸

春秋圣人经世之书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兴诸侯倍畔夷狄侵陵而莫之治也齐桓公出纠之以会盟率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与国而天下复归于正晋文公承其遗烈子孙继主夏盟者百有余年王室赖之故孔子称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及乎晋伯不竞诸侯复散大夫专国陪臣窃命楚灭陈蔡宋灭曹吴入而盟诸夏则天下之乱极矣孔子生于斯时道足以兴周而患当世诸侯莫能用之盖尝叹曰苟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盖有意于齐晚尤倦倦于鲁也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使仲尼得位明周公之法修桓文之业率天下诸侯以事周则文王之至德吾无间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六卿之晋田氏之齐三桓之鲁出公之卫可正也兴灭国继絶世举逸民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则文武之政可举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则戎狄可膺荆舒可惩也当此之时以夫子而合诸侯匡天下犹运之掌也既而道终不行则又叹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鳳鸟不至河

不出图吾已矣夫夫子之心岂一日而忘天下者于是西狩获麟则夫子老矣嘉瑞既应而天下莫能宗予虽圣人亦无以见其志矣乃即鲁史成文断自隱公加之笔削列伯者之功过以明尊天王内中国之义贬诸侯讨大夫诛其乱臣贼子以正人心示王法盖天之所命也是歲之夏齐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适当修书之际岂欲托诸空言者哉故曰圣人经世之书也书成一歲而孔子卒当时高第弟子盖仅有得其传者歷战国秦汉以及近代说者殆数十百家其深知圣人制作之原者邹孟氏而已矣盖夫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孔门传春秋学者之微言也周虽失政而先王诗书礼乐之教结于人心者未泯故善有美恶有刺人情犹不能忘于其上也迨其极也三纲五常颠倒失序而上下相忘然美刺不作则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灭无余矣夫世变如此而春秋不作则人心将安所底止乎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之卑齐伯肇兴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国日衰晋伯攸废春秋之所由终也方天命在周未改而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诬也是以圣人详焉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一国之事春秋鲁史策书也事之得书不得书有周公遗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所得议也吾鲁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职而修之鲁之君臣其能无惑志欤然则将如之何凡史所书有笔有削史所不书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则史史主实录而已春秋志存拨乱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学者即是而求之思过半矣然自孟氏以来鲜有能推是说以论春秋者蓋其失由三传始左氏有见于史其所发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释经是不知笔削之有义也公羊谷梁有见于经其所传者犹有经之佚义焉故据经以生义是不知其文之则史也后世学者舍三传则无所师承故主左氏则非公谷主公谷则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传者则亿决无据流遁失中其厌于寻绎者则欲尽舍三传直究遗经分异乖离莫知统纪使圣人经世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则其来久矣至永嘉陈君举始用二家之说叅之左氏以其所不书实其所书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为得学春秋之要在三传后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则遂以左氏所錄为鲁史旧文而不知策书有体夫子所据以加笔削者左氏亦未之见也左氏书中所载不书之例皆史法也非笔削之旨公羊谷梁每难疑以不书发义实与左氏异师陈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于左氏所錄而经不书者皆以为夫子所削则其不合于圣人者亦多矣由不考于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盖尝论而列之策书之例十有五而笔削之义有八策书之例十有五一曰君举必书非君命不书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三曰纳币送夫人夫人至夫人归皆书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丧不书葬不用夫人礼则书卒君见弑则讳而书薨五曰适子生则书之公子大夫在位书卒六曰公女嫁为诸侯夫人纳币求逆女归娣归媵致女卒葬来归皆书为大夫妻书来逆而已七曰时祀时田苟过时越礼则书之军赋改作踰制亦书于策此史氏之錄乎内者也八曰诸侯有命诰则书崩卒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

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九曰虽伯主之役令不及鲁亦不书十曰凡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适诸侯虽告不书十一曰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则告告则书此史氏之録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无不书王臣有事于诸侯则以内辞书之十三曰大夫已命书名氏未命书名微者名氏不书书其事而已外微者书人十四曰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君将不言帅师十五曰凡天灾物异无不书外灾告则书之此史氏之通録乎内外者也笔削之义有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凡策书之大体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曰世子生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孙曰夫人大归曰内女卒葬曰来归曰大夫公子卒曰卿大夫出疆曰盟会曰出师曰国受兵曰祭祀搜狩越礼军赋改作踰制曰外诸侯卒葬曰两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类其书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鲁史也策书大体吾不与易焉以为犹鲁春秋也二曰假笔削以行权春秋拨乱经世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不书以互显其义书者笔之不书者削之其笔削大凡有五或畧同以存异公行不书至之类也或畧常以明变释不朝正内女归宁之类也或畧彼以见此以来归为义则不书归以出奔为义则杀之不书之类也或畧是以着非诸杀有罪及勤王复辟不书之类也或畧轻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书是也三曰变文以示义春秋虽有笔有削而所书者皆从主人之辞然有事同而文异者有文同而事异者则予夺无章而是非不着于是有变文之法焉将使学者即其文之异同详畧以求之则可以别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实之际亦变文也正必书王诸侯称爵大夫称名氏蕃服大者称子此春秋之名也诸侯不王而伯者兴中国无伯而吴楚横大夫专兵而诸侯散此春秋之实也春秋之名实如此可无辨乎于是有去名以全实者征伐在诸侯则大夫将不称名氏中国有伯则楚君侵伐不称君又有去名以责实者诸侯无王则正不书王中国无伯则诸侯不序君大夫将畧其恒称则称人五曰谨中外之辨亦变文也楚至东周强于四夷僭王称乱故伯者之兴以攘却为功然自晋伯中衰楚益侵中国俄而入陈围郑败宋盟于蜀盟于宋会于申甚至伐吴灭陈灭蔡假讨贼之义号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书楚事无不致其严者而书吴越与徐亦必与中国异辞所以信大义于天下也六曰特笔以正名笔削不足以尽义而后有变文然祸乱既极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异虽变文犹不足以尽义而后圣人特笔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变文虽有损益犹曰史氏恒辞若特笔则辞旨卓异非复史氏恒辞矣七曰因日月以明类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尽见则又假日月之法区而别之大抵以日为详则以不日为畧以月为详则以不月为畧其以日为恒则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畧将使属辞比事以求之则笔削变文特笔既各以类明而日月又相为经纬无微不显矣八曰辞从主人主人谓鲁君也春秋鲁史成书夫子作经惟以笔削见义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见故曰辞从主人此八者实制作之权衡也然圣人议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见録则为褒恶而见録则为贬其褒贬以千万世人心之

公而已圣人何容心哉辞足以明义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帷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书之大体而治乎内者恒异乎外也则谓之夫子法书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笔削以行权而治乎外者恒异乎内也则谓之实录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经之体要议而弗辨则凡谓春秋赏人之功罚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贬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论圣人矣故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辞说经者其刻深辨急之说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虚辞说经之无益而刻深辨急果不足以论圣人也然后春秋经世之道可得而明矣虽然使非孟氏之遗言尚在则亦安能追求圣人之意于千数百年之上也哉洸自蚤岁获闻资中黄楚望先生论五经旨要于春秋以求书法为先谓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而妙在学者自思而得之乃为善也于是退而思之者十有余载卒有得于孟氏之言因其说以考三传诸家及陈氏之书而具知其得失异同之故反复推明又复数载然后一经之义始完属辞比事莫不粲然各有条理洵经离乱深恐失坠乃辑录为书以为后世学春秋稍知本末者赖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传为之补注欲学者必以考事为先其文与义则三传而后诸家之说苟得其本真者皆傅以己意畅而通之名曰春秋集传凡十五卷尚虑学者溺于所闻不能无惑别撰属辞八篇发其隐蔽传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春秋属辞序例 赵沅

六经同出于圣人易诗书礼乐之旨近代说者皆得其宗春秋独未定于一何也学者知不足以知圣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圣人既作六经以成教于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独与五经不同所谓属辞比事是也盖诗书礼乐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观阴阳消长以见吉凶圣人皆述而传之而已春秋断截鲁史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权与述而不作者事异自弟子高第者如游夏尚不能赞一辞苟非圣人为法以教人使考其异同之故以求之则笔削之意何由可见乎此属辞比事所以为春秋之教不得与五经同也然而圣人之志则有未易知者或属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详则义类弗伦而春秋之旨乱故曰属辞比事而不乱者深于春秋者也有志是经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远而不得闻此故虽博览遗文畧见本末而于笔削之旨无所发明此所谓知不足以知圣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谷梁以不书发义啖赵二氏纂例以释经犹有属辞遗意而陈君举得之为多庶几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于褒贬不能推见始终则圣人之志岂易知乎若夫程张邵朱四君子者可谓知足以知圣人矣而于属辞比事有未暇数数焉者此五经微旨所以闇而复明春秋独郁而不发也自是以来说者虽众而君子一切谓之虚辞夫文义虽隳而不合于经则谓之虚辞可也而亦何疑于众说之纷纷乎善乎庄周氏之言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弗辨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绝大义弗彰于是自议而为讥刺自讥刺而为褒贬自褒贬而为赏罚厌其深刻者又为实录之说以矫之而先王经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谓虚辞者也故曰春秋之义不明学者知不足以知圣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岂不然哉间尝窃用其法

以求之而得笔削之大凡有八盖制作之原也春秋鲁史也虽有笔有削而一国之纪纲本末未尝不具盖有有笔而无削者以为犹鲁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圣人拨乱以经世而国书有定体非假笔削无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笔削以行权然事有非常情有特异虽笔削有不足以尽其义者于是有变文有特笔而变文之别为类者曰辨名实曰谨中外故其三曰变文以示义其四曰辨名实之际其五曰谨中外之辨其六曰特笔以正名上下内外之殊分轻重浅深之弗齐虽六者不能自见则以日月之法区以别之然后六义皆成无微不显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类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文然特笔亦不过数简故其八曰辞从主人是皆所谓议而弗辨者也虽然使非是经有孔门遗教则亦何以得圣人之意于千载之上哉乃离经辨类析类为凡发其隐蔽辨而释之为八篇曰春秋属辞将使学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后圣人经世之义可言矣安得属辞比事而不乱者相与订其说哉（东山与宋潜溪书初尝会萃诸家说合经意者作集传岁久未能脱藁日月之说亦未定始悟属辞比事欠精欠密窃谓先王制礼后王定律事虽不同然其伦理分义治体法意莫不在乎尊卑上下内外之间缓急轻重大小之际况春秋兼该礼法事有常变道有经权而学者乃为一切之说以释之宜其不能通也于是离析部居精别其义类而更以属辞比事之法细推之则凡滞碍胶结处皆涣然冰释因之以考日月之法亦昭若发蒙如有神助矣盖属辞比事之法至是愈见其妙而经之八体始定既又思八体之名虽不可易昉出于一得之愚若非彙别牖分使人一见了然非惟观者未易深察虽吾书亦未必无矛盾也乃分为八篇而类释之名曰春秋属辞尝谓圣人作经虽不可测以今观之二百四十二年简策如山亦必属辞比事而后施笔削所以学春秋者若非属辞比事亦不能达笔削之权故其间纪纲义例皆是以此法求之于经的有证据然后取先儒之说以实之殊与臆断无绳墨者不同此属辞之所以名也第一篇与末篇即是黄先生之意考之经传并不见笔削之迹第二篇笔削之旨乃本二传陈氏择其所当存而补其所未备第三篇至第六篇间有先儒之说而后传之指居多或辨其所未然第七篇发机于二传何氏及西畴崔氏然黄先生日月例亦只守杜氏之说尝取林少颖论日月二篇置六经补注中亦不甚取后传不全废褒贬所取三传义例今皆不能尽合譬如适国都者其道路行程轨辙一遵指授至于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只合据今日所见言之乃为弗畔）

读货殖传 赵汭

货殖传当与平准书参看平准书是讥人臣横敛以佐人主之欲货殖传是讥人主好货使四方皆变其旧俗趋利书首言汉兴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轻徭薄赋故文景之世国家无事百姓给足府库充实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后面序武帝事节节与前相反至赞论始推唐虞三代以来而举战国秦皇功利之祸为证则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辙不待讥议而可见学者先读此赞而后读其书使先后相承则太史公之意了然矣若货殖传乃此书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盖传中所谓当世贤人即书中

所斥不轨逐利之民也传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于治生即书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传言鄙人牧长穷鄉寡婦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书中言卜式以家財助县官天子尊显之以风百姓意尤着矣蓋见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国用不足而后眷眷于此等人也传中歷举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书中置大农諸官尽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无筭之用皆出于此传中言千乘之侯尚犹患貧即书中屢言稅賦竭县官大空是也传中言廊庙岩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閑吏士等皆为財利所以深消当世好貨之俗无貴賤也末言富者必以竒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书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饶亦此类矣循此传之意深陋为天下國家者不当下行商賈之事蓋是当时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书中所謂究觀方士相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后人但謂子長陷于刑法无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为知太史哉虽然迂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諄復如是千百年来讀者犹未能深悉其意况夫六藝之古遠淵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上饒張孟循行卷 趙汭

昔者吳公子札使魯觀于周南召南以及雅頌其德之大小治之盛衰与夫忧勤怨思之情莫不如親見之至孔子教其弟子亦以誦詩虽多而不能从政專对为无益詩道与政通固如是乎蓋嘗聞之古之为詩者辭与声皆出于其情夫人情者礼乐之原而治道所从出也士將学为卿大夫以任天下國家之事交四方之政則必盡人情以通于礼乐詩三百篇虽异事殊时发于人情之天則一而已后世为詩者辭与声既非出于其情則固不通于礼乐而无關乎治忽君子又奚取焉虽然时有古今道有污隆而人情則无以相遠大风作于汉而河汾王子知其霸心之存石壕新安作于唐而魏國韓公有感于兵制之失夫豈皆不出于情而二公所言若是士不以三代卿大夫自期无事于四方而学不足以盡人之情則后世之詩虽有合于古者亦鮮或能通其意焉尔若張侯孟循父之言詩其有志于古者乎侯上饒之選也癸卯之春自盱江來新安为其使君左轄公結同姓之好于總制王公王公所以深敬乎左轄者不于其帑而于其使禮成將返則命郡中士咸賦詩以餞之又出其在鎮所得詩文以觀之侯于星溪之篇蓋有取焉既為詩一章題其后復手書之以寄予海寧山中予寢疾累年旧學都忘因三復孟循父所賦而切有感焉夫盡人情達事變明乎得失之迹本其廢興之由此詩道所以与政通蓋古卿大夫之學也而孟循父得之其卒成二公之好而以嘉賓見重于主人宜矣乃即其詩辭所及推本季子之賢孔門之教暨近世名公巨人高識遠度以廣夫言外之旨焉嗟夫吾聞國風止于澤陂蓋春秋之季也今四方多故雅道陵遲有偉人焉上下古今究觀真濫以其法于人情之天者振而起之其文運復昌之候与吾于張侯有望矣

六安州勸農文（乙巳春） 朱模

民非耕不食非蚕不衣人所通曉不待勸而勤者也六安為淮右名州封疆之廣沃壤千里民醇俗朴安于稼穡富庶聞于鄰境比年以来兵革不息民罹塗炭死傷轉徙存

者无几膏腴之区鞠为草莽奇穷之民以锄代耕歲之所收储无甌石加以急征重敛民每种一石纳粮三石左君弼私田每种一石纳租一十八石欲其无流移荒弃不可得也我等祇承王命作牧此邦承乏之初首求民隐莫切于此已尝申明上司启闻蠲减中书颁降榜文明示于尔百姓尔百姓亦既知之矣今兹春气已分土膏融液草木萌坼农事不可缓矣尔其率尔子弟负尔耒耜奋然东作可也昔者一畝秤粮三斗今者一畝五升孰重孰轻尔民不耕可乎昔者左租困民今者与民田一槩征收孰利孰害尔民虽耕而不力可乎昔者法度废弛上下贪黷民不安业今者典章严明孰不奉法流移者可以复其乡里矣田园桑柘可供蚕丝者戒尔剪伐山林茶漆可资日用者劝尔长茂大抵衣食足然后礼让兴礼让兴然后彝伦叙如此则尔等皆为醇厚之民不负官长之劝矣其或不听教条不受告戒惰其四肢饥寒切体靡所不为甚者去顺从逆陷于恶党以速天诛悔将何及呜呼尔民其劝之哉毋忽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七

（明）程敏政 撰

○问对

内宫问 罗愿

或问礼记所载后夫人嫔妇女御之制其合于古乎曰不然嫔妇女御则信有之若夫人则诸侯之妃不在王宫何以明之吾稽之周礼九嫔实亚后而夫人不与焉内宰曰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以妇职之法教九御内小臣曰若有祭祀宾客丧纪则摈诏后之礼事相九嫔之礼事正内人之礼事此皆自后而下辄及九嫔无所谓夫人者曰夫人坐论妇礼者也乌可以职求曰坐论妇礼则其不见于礼事也可矣然内司服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嫔世妇凡命妇共其衣服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九嫔及外内命妇之首服则冠服亦不及焉何也夫夫人之等视诸侯九嫔之等视卿天子以内之卿代外之诸侯以内之嫔代外之夫人是或一道也曰然则浆人之职何以云夫人致饮掌客之职何以云夫人致礼曰浆人之致饮此职之在诸侯国中者尔王后有酒正致饮侯国无之故以浆人周礼之所记有掌侯国之事如环人讼敌国之类者多矣若夫掌客之职亦诸侯相见之礼若诸侯朝天子皆于其汤沐之邑而取具不以勤王人且致饩致享其礼隆甚皆非天子接其臣之事考其职先言王合诸侯次言王巡守殷国次言凡诸侯之礼次言凡诸侯之卿大夫士为国客则知此言诸侯之礼者诸侯相为宾之礼也有同姓之国有舅甥之国有夫人父母之国则夫人为之致礼若天子之宫固有后在而夫人何至与诸侯行礼邪曰然则王宫之无夫人审矣则嫔妇女御之分处六宫也奈何曰六宫之处嫔不在焉古者六宫九室六宫以象王之六寝王后之所治也世妇为后之属实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嫔之所居也女御为九嫔之属实分处焉此礼所谓后立六宫又

曰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列九卿朝焉者也嫔各有室不在六宫或曰何以知世妇属后女御属九嫔曰内宰上春诏王后率六宫之人而生穉稷之种献之于王而春官世妇每宫卿二人其职曰世妇掌女宫之濯漑率六宫之人共粢盛则是世妇属后之验也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各率其属以时御叙于王所而女御云掌御叙于王之燕寝则是女御属九嫔之验也曰嫔次于后则嫔当以何人为之曰嫔之义尊矣古直以嫁为嫔故书云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诗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所谓九嫔者盖亦从后而嫁者也天子求后同姓之国以娣侄媵之备官而行数至于九皆自彼而具不待天子自择此古所以有一娶九女之说也曰然则御叙之法奈何曰先儒以王后以下分为十五夕其实不然夫内宠无并后以王后之尊而下至与庶妾更进迭退一月而再见其为降也甚矣古以贵笄为接见之疎数故小星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又云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夙夜在公贵者也故其接也数抱衾与裯贱者也故其去也亟以礼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进于王所以正内治故诗序云贤妃贞女夙夜警戒是也取于休沐之义以五日一休一嫔与其御进又五日一休一嫔又与其御进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嫔毕见凡一时而再见凡一岁而八见此嫔御进见之大数也自诸侯大夫以下其妾媵有多少然皆用五日之制内则曰妾虽老年未五十必与五日之御是也曰然则世妇不进御欤曰否周礼九嫔掌以时御叙于王所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寝惟世妇不然掌丧祭宾客之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后妃率九嫔御亦不及世妇世者代也妇又已嫁之名盖先世女御之老而无子者为之故王制云国君不名卿老世妇卿老亦致政而归者则以先世之臣妾在所当敬故也是以内宰于六宫九嫔九御皆教而独无教世妇之说以其素习于礼不待教也或曰诸侯之宫何如曰诸侯之娶五人若三人左氏传曰秦伯纳女五人衰姜之嫁亦有葛屨五緡之语则并夫人为五也公羊言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而陈有元妃二妃下妃之目则是并夫人为三也至其宫则半天子故礼曰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此其降杀之序也至其末也齐桓公之夫人三内嬖如夫人者又六人则是九人也晋文公以夫人礼逆懷嬴然犹曰班在九人则是亦九人也而齐襄九妃之外又有六嫔皆有所依放其僭侈甚矣不可以为法

昏问 罗愿

或问古嫁娶之年男必以三十女必以二十乎曰然圣人为男女之节弱而后冠非美其容也责之成焉壮而后昏非足其欲也责之代焉男至于三十则知虑周可以率人女至于二十则言容备可以事人矣故取是年以为之节也或曰家语之说以为二十三十者期至于此而不可过尔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大为之期者若三十二十云者一定而不易之辞也夫少之时血气未定此其当戒之时然而从之岂特伤生伐性而已将无以责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记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圣人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宁引而伸之主于二十有三终不先之于二十之前者此有以知其为一定之辞也使是制而犹可进退宜曰男二十以上而娶母过三十女十四以上而嫁母过

二十岂不明哉曰若然必以是年则物有不备时有不暇及也奈何曰古者昏礼之费省矣币止于缙帛五两牲止于鱼祭而豚馈盖常人之家累岁计之皆足以预办也自秋成之后至于冰未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为无暇案其年而为之不难也曰然则圣人何为十九而娶曰夫三十而娶吾所论者礼之常亲在者之所为也若孔子之娶则孤子当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礼以代亲故重孤子虽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备则祭祀有所缺又虑民生之不长则绝嗣亡世有不可悔所以许其不待年而娶国君十五而生子亦为是也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则又安可限以年曰此正欲其及是年尔夫嘉事常在秋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杀内诗曰将子母怒秋以为期又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秋者岁之成农蚕之暇也故自秋以往凡男女之至于是年者各为之嫁娶至冰泮之前而止圣人又惧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时少缓而至来年则举趾之后又不复可议故于来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之无室家者官为会之使各从其所欲虽奔犹不禁盖事迫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许其奔使之从礼也曰若尔则不待其择乎曰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其旧所以隆母党安丰杀且不干非耦也若诸侯之制周公鲁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一世娶焉则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妇之父皆谓之舅其母皆谓之姑而两姓谓之兄弟者盖其尊者多已之外亲而其子多已之同侪故也此古之制也或曰六义孰为重曰莫重于纳征始则纳采采者币之色也不敢有所议特若常人然以币交其尊者而已问名则求其名将归而卜之纳吉者卜之于庙而吉反以告也纳征则以币质信焉示不易矣鴈者何也曰男女相见必以摯摯者从所执也执玉之君聘以谷圭鴈大夫之摯也古者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雉死物也鸡鹜无常匹故进而用之也御轮何也曰古者同乘必推其能者御之昏二人共乘也故召南云王姬之车平王之孙齐侯之子齐诗云有女同车妇人无自御之道必男子御之将行调车者事之宜也

春秋或问十 程端学

或问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天王之天先儒以为孔子所加子独以为鲁史之旧亦有说乎曰吾闻诸程子曰春秋因鲁史有可损而不能益也周礼司服凡丧为天王斩衰则天王之称其来旧矣诸侯国史称天王无足怪者况春秋大义固不在加天于王上然后为尊王也凡其所以讥诸侯大夫之僭者皆尊王之义愚故断然以为非孔子所加也曰张氏诸儒以宰为太宰夫子责其奉命赙妾特贬冢宰于上士中士之例而又名之以深其罪子独何以知其不然邪曰此正一字褒贬贼经之弊恶得雷同而许之也况先儒亦有不同其说者乎吕朴乡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从其爵单伯刘子之类是也未爵称字家父荣叔之类是也舍是无名道矣是故经书宰有三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书名而不书氏者士也桓四年天王使渠伯纠来聘书氏及字者命大夫也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来聘书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继使大夫终使三公天子日微诸侯日强矣此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而下赙诸侯之妾

母何必名其使而后知其非哉

或问辛未取郟辛巳取防胡翼之曰书甚其恶也辛未至辛巳十一日之间浹旬取其二邑故谨而日之也后之谈春秋者尽不用日月且如取郟取防之义苟不以日月则其实何以明若但言以此月取郟取防必不能知一月之间十一日内两取其邑也其说然乎曰此论似是而实非也日月者纪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不可用六经诸史将废之矣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废也春秋非不欲尽书日月也然旧史有详畧焉有阙文焉其无日月不可得而益有日月又不可得而去也无日月而益则伪有日月而去则乱故春秋纪事有有日月者矣有无日月者矣公谷见其有日月与无日月也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或牵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则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为春秋蠹矣今壬戌败宋师辛未取郟辛巳取防鲁史纪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事益详鲁隐之恶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既败宋师又取郟取防其恶亦不得掩非圣人特书其日以甚其恶亦非谨其事而日之也苟谓圣人特书日以甚其恶以谨其事则余无日者皆无甚恶皆无甚谨乎此其不书日月者也若并月不书则事皆无恶皆不谨乎故曰似是而实非也曰张氏谓二邑非鲁之版图故书取以着其无名者然乎曰取者善恶通用之词取邑曰为恶诗曰取彼斧斨取彼狐狸亦为恶乎况取者旧史之文非孔子所措之字春秋之作其自然之妙与天地侔天之生物非物物雕琢春秋亦非字字安排其意乃在一句之间而非着一字以为义一字褒贬乃末世相沿之陋朱子曰当时大乱圣人据实书之其是非得失付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间求褒贬窃恐不然可谓善读春秋矣惜其不暇著述也

或问曰夏五无月先儒有曰传疑也疑而不益见圣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犹及史之阙文又语人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书者有矣盍亦视此以为鉴可也然则春秋曷以谓之作其义断自圣心或笔或削明圣人之大用其词则旧史有可损而不能益其说然乎曰此即谷梁之说而益之以辞者也穀梁之辨孙氏高氏备矣此不复论窃谓吾犹及史之阙文孔子盖谓事之不可知者尔若事之显然而可见者孔子安得不正之哉多闻阙疑孔子教人阙其理之可疑者尔若理之断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慎言之邪若夏五而无月乃事之显然而可见理之断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书之谓也孔子亦岂愒然而已乎若曰孔子笔削可损而不可益当并去五字亦不害于此事之义孔子必不录断烂不可读之文为后世训也秀岩亦曰胡氏之说愈密而愈疎矣圣人作春秋固谓空言不如行事也使旧史果有夏五之文则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于义何所当乎此必秦汉以后传者有所脱遗如左氏传成公二年夏有之比尔必为之说则非矣

或问公及齐宋陈卫郑许曹会王世子于首止诸侯盟于首止张氏诸儒谓再称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会王世子在夏又与世子为会盟诸侯在秋又诸侯自为盟会盟既异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书法当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

戴世子之为义而不知要君之非义先儒知桓公之有功于王而不知假仁之非义正孟子所谓久假不归恶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真有者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桓公内嬖冢嗣不立身死而公子作乱其所以正王之冢适者果自身而推之哉圣人安得而虚美之昔汉高帝爱赵王如意欲易太子张良造谋使四皓辅太子以朝朱子论之曰良之为此不惟不暇为高祖爱子计亦不暇为汉家社稷计矣其事正相类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呜呼权谋术数之计起大人格君之道不复见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隐而书欤

或问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谓公子瑕未闻有罪而杀之元咺立以为君故卫侯忌而杀之也然不与卫剽同者是瑕能守节不为国人之所恶也故经以公子冠瑕而称及然乎曰不然也为此说者惑于左氏云元咺归立公子瑕之一语也刘氏固已辨其妄矣使公子瑕为元咺所立而不辞恶得为无罪哉恶得为守节哉其曰不为国人之所恶亦意之之辞尔瑕苟自立则既三年矣使其仁如尧舜孔子亦将正名其僭窃之号安得以不为国人所恶而去其号特冠公子哉其称及乃书法当然亦非无罪而书及也曰高氏谓经书于卫侯未归之前若不罪卫侯者盖以二子之祸皆晋文为之者何也曰二子之祸固晋文之为然孔子不过据旧史先后而录之非卫侯既入而杀咺与瑕孔子特易其先后以归晋文之罪也今观经文事势及左氏事迹乃卫侯杀咺与瑕而后入卫侯虽无大罪而义则未尽也曰叶氏又谓执卫侯称人不以为伯讨为定晋侯之罪复国加之名为定卫侯之罪自晋归以复书为定元咺之罪立踰年不称君为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于一字褒贬之失也夫四人者固皆有罪矣然卫侯之罪轻而瑕之罪不可考读春秋者当于事观之不可于一字求义也春秋执诸侯大夫者皆称人不可谓定晋侯之罪曹伯襄无罪复国亦称名不可谓定卫侯之罪诸侯大夫归国者多以复书不可谓定元咺之罪瑕实不为君故称公子不可谓定瑕之罪四人之事昭如日星然不求之大体而求之一字之间则四人之罪反得以匿矣非学春秋之法也

或问莒我君僖公先儒谓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终之大变不以得礼为常事而不书其或失礼而害于王法之甚者圣人则有削而不存以示义然乎曰崩薨卒于宋公卒既言之矣其曰圣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义则未之辨也夫所谓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义其晋文召王以诸侯见之谓欤此三传之妄而先儒误信之者也夫春秋一经皆非常之事苟圣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则将持害王法之轻且小者以示义此理之不然者也夫害王法之甚者莫如弑君其次莫如用诸侯其次莫如灭国取邑其次莫如专征伐生杀春秋皆一一书之何独于召王讳之且后世儒者覩传文而谓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有三传则削之者不可得而知矣然则圣人预知三传之将作而先为经以待之乎夫春秋大义炳如日星三传直其一助尔而其间晦盲旨意碎破文义者不可胜数学者不求之经而求之传宜其有此说也呜呼惜哉

或问楚子灭萧先儒有曰假讨贼而灭陈春秋以讨贼之义重也末减而书入恶贰

已而入郑春秋以退师之情恕也末减而书围是与人为善之德至是灭无罪之国虽欲赦之不得也故传称萧溃经以灭书断其罪也其说然乎曰不然也圣人未尝诬人之恶亦未尝妄称人之善故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其于誉且有所试其于毁肯诬之哉楚之于陈入之而已实未尝灭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陈而陈复见于春秋则非灭也审矣圣人安得诬楚以灭陈哉其于郑也围之而已实未尝入也左氏之言违经远矣学春秋者不信经而信传故有是言也今其灭萧实夷其社稷取其土地春秋不书其灭而何书哉左氏之言复与经违谓萧激楚怒而楚围萧萧自溃黄氏论其为楚人之言者得之学春秋者复信传而疑经求其说而不得故褒贬凡例之说纷然以兴而春秋之本义晦矣

或问吴子使札来聘三传贤之子既辨而有闻矣然常山康侯张氏诸儒矫三传之弊而以去札公子之称为贬得其说矣子又不然之何也曰书公子不书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也三传为褒而札以名见则楚椒秦术亦以名见诸儒为贬而札去其氏则楚椒秦术亦去其氏然则褒贬之说两不可也且札让国致乱在三十年之后孔子安得预去公子而贬之乎春秋者即此事而论此事之义者也未尝因此事而论他事之善恶也甯喜弑其君者也春秋复书曰晋人执甯喜孙林父逐其君且叛者也春秋复书曰孙林父入于戚以叛皆未尝去氏也楚公子婴齐公子贞公子壬夫伐宋伐郑猾夏者也春秋不去公子公子翬公子庆父弑君之贼也春秋书曰公子翬逆女公子庆父奔莒亦不去公子季札不过因让而致乱春秋乃去公子以示贬何轻重之失宜乎朱子曰春秋正谊明道贵王贱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义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为褒贬之类若法家之深刻乃传者之凿说夫朱子虽未暇及乎春秋而其正大之论亦可见矣张氏亲承朱子之教以受春秋之托乃亦为此穿凿之说岂不悖其师哉或问公侵齐张氏谓阳虎用事无军政用兵无法故以侵书之然乎曰不然也侵曰侵伐曰伐随事命辞岂以用兵无法而改伐为侵乎使实侵者何以命辞乎使侵而有法可改书曰伐乎是皆抑扬予夺之弊学春秋者所当痛扫也

或问公至自夹谷任氏师氏诸儒谓不至以会而至以地为孔子之会异乎常会以礼义胜而地名不可没者然乎曰不然也桓二年公至自唐盟戎也文十七年公至自穀盟弑贼也定八年公至自瓦会晋师也未见其以礼义胜也何为皆至以地乎

墓书问对 赵沔

或问墓地之说理有是乎对曰有之然则其说孰胜对曰墓书至矣问曰墓书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传也对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数而墓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次二曰族坟墓则墓不择地名矣岂有无事而着其法者哉汉书艺文志叙形法家大举九州岛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而宫宅地形与相人之书并列墓地之法其肇派于斯乎予尝读张平子冢赋见其自述上下冈陇之状大畧如今墓书寻龙捉脉

之为者岂东汉之末其说已行于士大夫间至景纯最好方伎世见其墓母暨阳卒远水患符其所征而遂以墓书传诸郭氏邪然无所考矣问曰墓书世所有然自齐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马温公乃欲焚其书禁绝其术何也对曰其言有大悖于理者书固可焚术固当绝也夫盛衰消长之变一定而不可推移者虽圣智巧力无能为盖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测者也后世诸子百氏好为异端奇论者众矣未有敢易此以为言者而墓书独曰神功可夺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谤造化而诬生民也甚矣世俗溺于其说以为天道一定之分犹有术以易之则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细固可颠倒错乱伏藏擒制于方寸之隐发以遂吾私而无难而世道人心遂有不可问者岂非墓书之有以误之与禁而绝之固善问者曰夫其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为墓地之理在焉何也对曰术数之书其言不纯往往类此夫造物之智难以言传固不可以为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问其言之善者何谓也对曰所谓乘生气者是也班孟坚曰形与气相首尾此精微之独异而数之自然最为得形法之要盖与墓书之言相表里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气感备百物之情故地形之书与观宫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后世杨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极其变然后坤灵生息之机得乘以墓而后无失焉盖非殊资异识足以尽山川百物之情逆来顺往旁见侧出皆得其自然之数者不足以语此则事虽鄙而理亦微矣故其书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尽蔽其义盖古先遗语之尚见于其书者乎又问曰星天象也术家以名山岂墓书之旨邪对曰五行阴阳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声色貌象各以其类盖无物不然无微不着而况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说之皆出于古也曰直者吾知其为木锐者吾知其为火转动者吾知其为水而圆之为金方之为土何也对曰易象干为天为金为圆因其从革以观其在镕则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盖体坤而得地之象也问者曰然则或谓人间万事皆顺惟金丹与地理为逆者何也对曰人有五藏外应天行流精布气以养形也阳施阴受以传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机而成变化天有五气行乎地中流润滋生草木荣也网缦上腾发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灵爽而贯幽明知金丹之为逆者则生气得所乘之机矣夫岂一物对待之名哉又问曰今闽巫方位之说亦得墓书之旨乎对曰论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阴阳家事非所以求形法墓书言方在势与形之次而近世临川吴公刊定其书置是语于杂篇之首盖尝与人言方位时日无关于地理可谓得其本矣譬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数长生久视不出乎内外之法象盖形气之间神机合变不系于方其本如此问曰然则欲知墓地之理者将即形法而求之备乎抑合阴阳家而论之也对曰是固当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阴阳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异形而各极其情状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时论祸福吉凶犹或失之者由其为术之本不足以范围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辄大谬者六畜之生不同于人也夫方位之说本非所以求地理况乎随意所择不得形法之真而概以其说加之则亦何异以虚中子平之术而推六畜以论牛马者而论人邪

又问曰然则其说何自而始术家多谈之者又何邪对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赣人相传以为闽士有求墓法于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观诸郡名迹以罗镜测之各职其方以相参合而傅会其说如此盖瞽者扣盘扞烛以求日之比而后出之书益加巧密故遂行于闽中理或然也夫势与形理显而事难以管窥豹者每见一斑按图索骥者多失于骊黄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识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画师喜模鬼神惮作狗马况羁旅求合之巫恶肯改所难以艰其衣食之途哉此可为智者道尔问者又曰理既如是则墓书所谓反气纳骨以荫所生者固在其术中矣何乃于夺神功改天命之说而斥绝之若是邪对曰本骸得气遗体受荫者气机自然之应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墓师尝鲜遇而遇真术者其尤鲜是其术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悬于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夺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岂墓书之所谓君子者乎又曰然则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墓地多验如执券取物至其盛时竭力以求辄无所得或反悖谬取祸岂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对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将兴必先世多潜德阴善厚施而不食其报若是者虽不择而葬其吉土之遇与子孙之昌固已潜符默契盖天畀之也后世见其先之鼎盛而不知所自来于是妙贪巧取牢笼刻削以为不知何人之计则其急于择地者亦殖私窥利之一端尔其设心如是则获罪于天而自促其数者多矣择而无得与得而悖谬岂非神理之显著者哉问曰然则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对曰大贤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类论古者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地风水泉蝼蚁之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弃于壑盖时有定制民无得而遗焉皆昔人知之而无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谓死者安则生人安乃自后世择地而言其自然之应尔朱子之葬必择地亦曰为所得为以自尽夫必诚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尔然而君子之择未尝有加于报施之常则其托斯事于季通氏者又岂有所歆羨期必也哉固非可与常人类论也问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为乃后世之标准也故世之论葬地者必以朱子为口实则仁人孝子之葬其亲地不可无择也明矣今物理之难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悬于天者又如此则所谓为所得为以尽其必诚必信之道者将何自而可邪对曰死葬以礼祭之以礼敛手足形之葬盖与葬以天下一也故丧具称家之有无夫吉地之难得岂特丧具之费而已哉先王制礼致严于庙以尽人鬼之情而藏魄于幽以顺反原之变其处此固有道矣积善有余庆积不善有余殃秦不及期周过其历祈天永命归于有德而心术之坏气数随之此必然之理也圣贤岂欺我哉学士大夫秉礼以丧亲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择术得失之际观乎时义而无所容心则庶乎不悖于性命之常而无憾于慎终之教矣岂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问曰然则孝经所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为何事而前辈谓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择江南水土浅薄不择之患不可胜道则将奈何对曰圣人之心吉凶与民同患也而不以独智先羣物故建元龟泰筮以为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岂以偏方地气之不齐而强人以所难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总总生化化者无有穷时

而地之可葬者有时而尽也又安得人传景纯之说而家有杨廖之师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闢后世而垂训者未之闻也虽然有一于此葬书所谓势来形止地之全气者诚未易言若夫童断过独空缺旷拆水泉砂砾凶宅之速灭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长谷回溪复岭之中岂无高平深厚之地可规以为族葬者虽鬼神之应无及于人而盛衰之常得以尽其天分辟如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其视委之庸巫听其贪戾妄作冥暗颠覆于一抔之壤而不自知者则大有径庭矣昔人谓误解本草为生人之祸今葬术岂轻于本草然药饵得失见于目前而葬地吉凶每存身后故未有能稽终知弊者也事有關於送终之大节儒先君子有所不废而流俗因仍未能极其表里精粗之蘊与夫得失之由故作葬书问对（吾友程君仲本最为留意斯事学之十余岁矣而审问明辨弗得弗措蓋有志乎明理以泽术者非世俗凡近之为也故书以遗之仲本之师则鄉先生朱君允升其人也朱君明達精博于六经之蘊奥文学之源委邃古之初万物之源阴阳方伎之本昔贤开物致用与其精神思虑之存乎艺事者莫不心悟神解诚穷乡晚进之蒼龟冰鉴也于山川情性寧有不得者哉以仲本之善学而毕业于朱先生如王良造父驾轻就熟将有得夫天理之大全岂曰俯察而已至正十三年十月既望赵汭子常书于东山精舍）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八

（明）程敏政 撰

○策问

武学策问三 朱松

自古君子必为执御之学而国马之富足以为駢服之备是以战未有不用车者固有易之以徒而徼胜一时者矣而非其正也后世遂易之以骑其以骑易车者亦有知其所始者乎左氏虽善言陈法其载一时卒乘偏两之制备矣而未始及骑然太公告武王十胜九败之详其说在六韜之战骑武王之时有其法而絕不见于春秋之世此又何说哉或曰六韜非周书也战国知兵之士祖其余论而推广之设为问对以极兵家之变今观其书知畧横出杂以竒诡有颯然忧天下之诸侯合而軋己之意圣人之用心其必不然矣然遂断然以为战国之书则又何以质之故因以推原骑战之始与夫絕不见用于春秋之世及六韜之可疑者而访之二三子

古者兵出而在行则有前茅虑无之警整而就列则有隅落钩连之固止而在垒则有候遮扞卫之严要以使敌人莫能得吾间然后三军不可败而将军安故兵法曰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今夫自汉以来号知兵后世祖述其说以为不可及者莫若韩信曹操信方壁修武汉王脱成皋之围自称使者晨驰入信壁而夺之军既灭楚垓下则又袭夺其军于定陶操方围邺袁尚使李孚入邺城出入历重围而操之军中不知也蓋尝疑

其方连百万之众谓宜候望精明枢机周密无可乘之隙而乃使人厯其几席之侧而莫之寤此与棘门霸上之军何以异有如肘腋之间奸人伏刃窃发则将何以待之不知后世犹以为深于兵法者其故何也无乃虽有是事而不害为知兵欤诸君宜极论其所以然者

李晟之军于渭桥也韩滉镇浙西漕米万斛往馈之晟师实赖以成大功当是时天子在兴元两河之间逆藩悍将往往与贼相首尾舟行所经数千里莫敢睥睨仅若从枕席上过而无龠合之失其规画调护之方岂无有可考者邪属者陝西五路之兵数以捷告复遣上相之重开幕府以经畧淮肥天其或者祚宋以中兴之业行当抚定三河克复旧都王师百万必仰东南之馈如滉之规为有可考者亦子大夫所宜素讲也

策问五 朱熹

问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此言知所以为士则知所以为圣人矣今之为士者众而求其至于圣人者或未闻焉岂亦未知所以为士而然邪将圣人者固不出于斯人之类而古语有不足信者邪颜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所愿则学孔子二子者岂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过为斯言邪不然则士之所以为士而至于圣人者其必有道矣二三子固今之士是以敢请问焉

问圣人远矣六经或在或亡诸子各自为家与夫诸儒之说经者又皆杂乱而无所统壹士之有意于圣人者舍是三者亡以见之矣是将因是以求之邪则其绝亡者不可以属其杂乱者又易以惑人求以自通不亦难哉或者又以为道非言说所载顾力行如何耳二者之论仆未能得其中亦诸君所宜讲而思也

问台谏天子耳目之官于天下事无所不得言十余年来用人出宰相私意尽取当世顽钝嗜利无耻之徒以充入之合党缔交共为奸慝乃者天子灼知其弊既斥去之乃咨人望使任斯职又下明诏以申警之士懷负所学以仕于世至此可谓得所施矣而崇论闳议未能有所闻于四方何邪今天下之事众矣二三子试以身代诸公而任其责以为所当言者何事为大

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而夫子之于告朔爱其一羊而不忍去于齐闻韶至于三月而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属而非玉帛钟鼓之谓邪然则果何所属也幸二三子详陈之

问先王之世士出于田里者有党庠术序之教而公卿大夫之子弟则又有成均之法以养之盖无不学之人则无不治之官矣后世士不皆业于学校而学校所以教之者亦非复古法至于卿大夫之子弟则又有块然未尝读书识字而直为王官者如是而欲吏称民安化行俗美于谁责而可哉今欲使士之学者必在于庠序世其禄必出于成均而所以教之者必自洒扫应对进退以至于义精仁熟格物致知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又当皆合乎先王之意不但为文词而已二三子考于经以为如之何而可也详以着于篇无所隐

拟策问 程秘

问代天惟君助君惟相肃天泽宣皇猷立民极相责甚重也故方论之则稽众叶卜上合下符以示其不敢轻比得之则延置左右礼絶百僚以示其不敢慢既任之则披心腹一休戚都俞唯诺纖芥亡嫌以示其不敢疑盖以为不若是非所以重宗祧隆国体也是以道尊禹皋勋华用昌德崇说旦殷周用亨于振丕祚有自来者独怪秦汉而下登进多涂则选拔轻名称不一则位望损宴见不冠则体貌衰甚者请苑方闻辄下廷尉责以吏事灾异策免成王畏相亡具甚矣而其间随世以成功名史不乏书何邪唐祀三百谓非明君良弼扶持之力不可而稽厥任人则慊然千载箴规朕失不欲暂离其相与之真似矣而退朝未几怒形于色画指书空愤语采甚何亟予亟夺若是邪进见大臣官而不名其待遇之盛似矣而奸佞得志忠直见疎抑何文至实衰若是邪欲与宰相参决大事不欲以烦碎为言若知大体者至奏除郎吏辄他顾不答俛进退黜陟一不与闻则何者为君相职业邪在君者姑置勿言而在臣者抑当自励耳朝廷有政傅经以对话多法义则择之不为不审而奸人用事不时白奏附下罔上輒与平生论议相反何邪彼起自流人一歲至宰相者诚不足言顾乃有意诛宦官复河湟举贤才翕然慰人心絶不类幸进何邪论相以道德为上人望次之而近代以还或由文艺或因劳功皆得坐庙堂而号承弼公餗既覆身名摈落其何论弼成王德震慑奸心上弭天变下镇物望哉虽然代未尝乏才也天未尝不欲平治也展经世之闳谟扶中天之景运蹶前贤之轨范还盛古之风流则将何以邪唐人有言开元初辅相率三考輒去虽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权十九年遂及祸败乃知亟进数罢诚治本也信斯言也则任房玄龄十六年魏征十五年非邪果贤邪患其不久非人邪一日已甚然则久速之论孰从邪人主虚襟以求贤海宇饥渴而望治繇古然也盍相与茂明之

试馆职策问 程秘

问经国莫重于邊备邊莫急于将然今昔异时离合异势攻守异宜虽无常胜之规亦岂无不可败之法詎容不讲之于平时邪晋人有言大丈夫当功济四海詎老一儒哉故晋败楚于城濮晋侯犹有忧色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楚之甲士百万不以为惧子玉一将则晋之君臣侧席而坐为国者其可无人邪被甲请行一饭斗米固取乎更事之多者然官高齿迈或不免于败而年少官轻者乃卒成隼功何邪佩弓四石掺稍二丈固取于万人之勇者而射不穿札战不乘马亦为当时名将何邪定荆之役必六十万三万之敌必用六万兵固贵乎多也然提众三万而天下莫当领骑三千而犁庭蹠血或多或寡何所用不同邪自古立国东南者以江为重所谓五千余里之间仅屯数四则兵力固忌乎分矣然所統七千人筑垒十一烽火相望凡三十所亦未尝败事然则或分或聚果孰便邪抚纳新附声薄河南而灵武河中之事一以为使一以为敌何邪平泽潞征太原讨重进火李筠禁旅十万威震六合官军岂不可用邪其谓禁旅不若土人契丹不畏官军不知二者果孰足恃邪上党之役当时善兵者以谓当发忠武武宁两军青州精甲五千

宣润弩手三千不过数日必覆其巢然则官军士兵亦可杂用邪虽然吴起兵家者流意其非兵不谈也魏文侯一日问以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起曰君能使贤者在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民安其田里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夫谨黜陟培邦本定国度比唐虞三代所以纪纲治本者而兵无与焉顾起乃以为言何邪由前而论则其事详由后而论则其说简将孰从而折衷邪方今残胡未殲久戍未撤其稽今昔之异同考筹畧之得失孰缓孰急孰后孰先酌其宜于今者而言之以备庙朝之采择

试上舍策问 程珌

问频岁全穰余粮栖亩年穀一稔农輒告病圣人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虽干溢靡常而民无菜色奚术而然邪郊野县都咸有委积以之赈乏随在而足后世常平义仓得其意之遗矣何古人之则收实效后世用之则皆虚文邪发廩弛租一毫不靳者君也然推君之惠而致之民则非君之所能自为也独不观汉事乎汉人之言曰方春和时羣生滋茂而吾农甚苦其议除田租则是丰年犹除之也又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名之曰盗则是丰年犹禁之也汉人之顾念邦本整饬吏治使天下晓然知朝廷好恶之意可谓深切较着矣然郡国之间饥民至相食而固保仓廩不敢辄发不知佩符共理乘传观察抑为何事邪夫事迫切者乏宏规鹜荒唐者鲜实用由是书生不达时宜之消渐发于流俗之口曾不思当世之务不问之儒者将孰问邪是故愿相与商畧之且移民就粟与夫载谷免传令民植芜菁与夫入粟拜爵或许留岁储余悉发巢或郡敢遏余坐以违制是皆先代之所已行者也或请籍丁壮以为兵或欲蠲征税以通贾或请借他道常平之粟或欲复官田广惠之仓是皆先正之所建明者也然今昔异时五方异俗智若流水日动不穷亦岂容胶柱哉伊欲上泽旁流无所壅阂使要荒如畿甸畿甸如堂皇吏称其职民乐其生充然如五鳳黄龙之间岂无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绩者邪其以平时泽物之规模勿迂勿迫着之于简有司因得以占焉

私试策问 赵汭

孟子之书于篇末历叙羣圣相传之統而终之曰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先儒所谓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者也至于近代而以兴起斯文为已任者蓋有其人矣何可以不知其传之所在乎或曰由孔子而上圣人以心相传者也由颜曾而下则学者传焉道统之云未可轻议也其信然欤昔者春陵周子之兴河南二程子实受其学自孟氏以来未能或之先也其所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者亦可得而闻其说之详乎伯子尝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两字却是自体贴出来叔子亦谓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则所谓受学者果何事欤其同时则有若司马温公康节邵子横渠张子焉三君子之所造其优劣何如也订顽正蒙之训精思而妙契矣所谓非明睿所照而考索以求至者何所指欤内圣外王之学醇一而不杂矣居洛三十年未尝一语及其数且有偏伯之讥何欤登程氏之门而得其传者可悉闻欤其所造之浅深亦有可知者欤龟山杨氏之

传为罗仲素氏李愿中氏而子朱子出焉其授受之际微言精义犹有可考者欤道南之叹程子之属望于中立者何如也而乃深以著书为戒何欤当是之时道学虽明而六经羣圣人之书俱未有定说乃有转使人薄之忧何欤岂他日有微旨欤胡文定之传为仁仲氏而知言大纪二书作焉其立言之要可得而论欤其于程氏之学果能脗合而无间欤子朱子折衷诸贤之言而集其成盖有不可得而辞者矣然四书之注至于易箒犹改窜未已将无尚有待于后之君子欤尝谓诗集传后有子云必好之矣而若不满于易本义者何欤书属诸蔡仲默而克有成其果能继朱子之志欤春秋尝属诸黄直卿矣而卒无所论著何欤至其晚年尤惓惓礼书弗置深以不克见其成书为忧今其书成矣其述作之本意亦可得而推见欤其同时有张敬夫氏吕伯恭氏其所造之浅深犹有可论者欤又有象山陆氏者相与上下其说终身不能相一而且美之为为己之学何欤为己之说可得而闻欤朱子尝征诗说于陈君举君举辞焉而以书币求反己之道于陆氏果何所见欤登朱子之门者众矣得其传而不悖不惑者亦有其人欤其后又有魏华父氏真希元氏皆学乎朱子之学者也其于圣人之道亦皆有所发明欤夫传道有宗适道有涂而立言垂训则又成已成物之余事也然则即其传而求其统之所由续本其身而论其德之所以成此格物致知之先务也有志于学者愿相与讲明之

○策

试馆职策 朱松

对天下有常势非人之所能为也自古恢复大业之君虽其凭借积累之基有厚有薄祖宗德泽之在民者有浅有深然皆徒手扫地无尺寸可挟之资而卒能有所立惟能因天下之势审择至计而固执之以求合夫当世之变而皆不足以为难也是以奸人矫诬窃弄神器国命移夺大统中微而不足以为难干戈之衅起于骨肉外邦投隙荡摇中夏而不足以为难五大在邊尾大中干强藩阻兵提戈内指而不足以为难此汉晋有唐中兴之君所以趣时合变而各有所立考其行事而质诵其成功虽未易与创业之君同条而语亦各因其一时之势如此而不可诬也昔之君子盖尝有以少康为贤于汉高帝而评创业中兴之难者矣世徒见夫草昧之初四方之奸豪圜视而起必有挟智勇絶人之资者与之驱驰角逐于矢石干戈之间崎岖百战次第削平而后定于一则曰此创业之难也承奕世之弊先王之泽微矣猝然有非常之变发于智虑之所不及乃欲徐起而振其弊疏剔荒秽支柱倾摇以求趋于安全顺治之地则曰此中兴之难也盖尝论之谋国有得失而成功无难易方经营纂集之初其势如洪河巨川横流于中原突荡冲击分裂四出自常人观之虽欲拱手终日以求遏其势之万一而不可得智者因其势而利导之积之于其所当止投之于其所欲趋孰不靡然以听吾之所为者曾何难易之足云哉方新莽之盗汉也汉之遗臣屈首屏息以听命之不暇一时英豪不胜其愤投袂而起举恢复之师者曾未及有为而奔走折北一败涂地光武与南阳故人因下江之众屠寻邑百万之师于昆阳之下遂夷大憝不失旧物而汉中兴方羣雄之蜂起也刘元海起晋阳

石勒起上党苻姚慕容次第争奋元帝东渡总其隼义以为耳目股肱心膂内则王导周顓立经陈纪以安辑邦家外则贺循顾荣喻德宣誉以镇服同异卒以襟凭江汉垂裕来世而晋中兴天寶幽陵之变河南北沦没二京不守肃宗起灵武以羽檄召勤王之师李光弼郭子仪以朔方之兵徇三河以收赵魏张巡许远合豪杰之力婴睢阳以蔽江淮卒以芟夷安史汛扫九庙而唐中兴是三君者虽功烈之崇卑不同其本末始终可考如此是宜明问以谓所遇之时所因之势有所不同不可以一槩论也迹夫生民以来天下之变备矣积功累仁享国长久莫如周而宣王号中兴本末终始见于诗之二雅然核左氏之语则南国有败绩之师验范晔之论则克戎淹历岁之久盖虽未能纯于文武之序而岂后世遭变之君所能及哉诵云汉之诗其辞忧迫勤恳则有以见其侧身修行惻然有应天感民之实百姓所以爱戴归往而不忍忘也诵南征北伐之诗其词切直而奋厉则有以见其将帅协心卒乘辑睦此蛮荆獫狁所以莫敢不震动悚惧而华夏又安也诵侯谁在矣张仲孝友之章则有以见在人主之左右者咸懷忠良以善王心而无沮挠事机妨功害能之行也诵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之章则有以见谋谟帷幄之臣莫不相与协和精白以图事功而无权利相轧冒疾谗惑之行也以至民不安其居大夫为之还定安集劬劳于野而不怨则见于诗之鸿鴈君臣相与爱日待旦以乐事劝功而无玩岁愒日之意则见于诗之庭燎此其所以承厉王之烈而文武之业未坠于地赫然中兴播于咏歌其所以致之之道焯乎其不可诬盖如此也若夫择其善而惩其违察其始以要其终盖有不纯于文武之序者后之君子将酌古以施今不可以不论也是以不知以佚道使民而使爪牙之士不得养其父母而有转予于恤之叹有如祈父之所刺不知建德以保民病其离散料于太原有如仲山甫之所讥以至怠于千亩之藉不知务农以敦本而挠败及之然则淹日持久而功烈不终无怪乎如左氏范晔之所记历观古者中兴之君臣将以大有为也必相与忧勤惕厉勩力一心抚事机之会日计其进而岁计其成将欲图是功也则必有是事事立矣而功随之未有泰然无事而听其自为者也譬如筑室自始基以至于成譬如稼穡自始耕以至于获理之必至不愆于素筑室而草创则必有震风凌雨之忧耕稼而卤莽则必有凶年饥岁之患如周宣王其合于先王之道也足以致中兴其不纯于文武之序也亦足以致克戎之不易后之承前绪而当危乱之后者岂可不鉴哉恭惟国家祖功宗德涵育区夏仅二百年方将复振隆系于辽夏侵陵之后收遗民于锋镝煨烬之中与之竭力以图恢复明问乃谓欲因今之势而图回之何据何易孰后孰先搜拔贤能之方设施政事之统必有卓至之论悉之究之以备采择尝谓自古天下国家兴亡有至计而国势之强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开蹙不与焉一曰顺民心二曰任贤才三曰正纲纪非以国势兵力土地三者为无与于兴亡之数盖非兴亡之所系故也卫之孱微而季子知其后亡楚之败亡而逢滑知其必复则国势之强弱非所论也吴克齐师而子胥有天禄亟至之忧越栖会稽而范蠡决定倾与人之计则兵力盛衰非所论也天寶之功拓地至广而无救潼關之败奉天之守无地寄足而终摧长安之寇则上地

之开蹙非所论也然则天下国家兴亡之至计盖有在矣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大哉斯民之心乎自古兴王所藉以为立国之基本而无敢轻犯焉者也是故思祖宗之所以得其心者而纂述其志鉴往事之所以失其心者而毋践其辙以至发政揆事制令出法必皆求合于所谓至愚而神者是以可以使之蹈白刃赴汤火而不可与为乱夫谁与之敌所谓顺民心者此也天下未尝无贤才也失所以任之之道则汉唐之季举天下之贤才而锢废翦弃之王室亦衰得所以任之之道则百里之国而强邻暴国莫敢肆不义于其君是以兼听博采而务其并进委任责实而要其成功然后举天下之事唯吾之所欲为无不如意所谓任贤才者此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等级相承以建邦家盖有纲纪以维持联属于其间是以长久而不乱若夫风宪之威振而朝廷清明邪枉之门塞而朋党销伏严刺举之责使奸凶者不得以病民申纪律之威使骄惰者不得以冗食夫何患天下之不治寇讎之不灭哉所谓正纲纪者此也厯考前世兴复之君谋国应变之方虽不可毛举其要不出于此三者是以我有卓然可恃之备然后察其四方之变徐起而应之扶衰而错之盛补坏而复于全其必由此矣传曰君子爱日语有之时难得而易失惟上之人实图之谨对

对江右六君子策 赵沔

问孟子取友善士一乡一国至于天下犹以为未足而尚论古之人焉其言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即一乡一国之人可以谓之天下之士者古有其人焉何可以不知其人也以江右论之士之励名节者莫盛于东汉矣豫章有徐孺子者千古所谓高士也巽懦苟且之衰世非斯人吾谁与归观其一木一绳之叹其于圣人之无不可者何如也晋有陶渊明实生于九江出处大节盖世拟之诸葛孔明而先儒观其诗乃或疑其出于老子者也其信然乎宋有庐陵欧阳公以其冲和之气发挥治世之隆盖以其文为上接于孟韩者也孟韩之绪可考乎南丰曾子固当濂洛未兴之先孝友之行经学之懿帝王之制其见于文者无愧于方来也清江刘原父博学洽闻春秋三传之释仪礼之缺遗秦汉以来之典故文学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后之学文者积学之功为德之厚未至于三君子而曰文乎文乎哉其南渡也陆子静先生生乎临川之青田高明卓异前无古人与朱文公起而相望于当世学者从之入德之门或小异焉尝观陆先生之在白鹿也讲君子喻义小人喻利一章学者闻之感动流汗朱子亲执笔而请其书焉其相尊敬如此夫义利之分甚微所谓几也孟子分舜跖于鸡鸣周子发刚柔之善恶此求端之至精者也而二先生曷尝有异哉然而朱氏之学实宗于周子周子之书莫先于太极而有极无极之辨学者有莫逆于心者乎鹅湖之会固将以一道德也而简易支离之说终不合而罢然二家之精微非大贤相与剖击则下二贤一等者殆无从而知之矣道之不行也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所以不可不知其人者其在斯乎夫治道必本于学术环数千里之间必有同志之士得乡先生之微者幸相与讲明之

对大江之西环地数千里名公巨儒相望而起者众矣执事发策承学乃独以徐孺子陶元亮欧公曾子固刘原父及象山先生六君子为问始之以孟轲氏尚友古人之实以开其端终之以朱子象山之异同而尤拳拳于斯道之所以不明不行焉大哉问乎执事之用心厚矣晚学小子曾何足以知之然则请因孟子之言而姑诵其所闻以复明问之万一可乎夫所谓天下之士者不出乎一乡一国也以一乡一国之士而以天下名则其所立必有大异于常人者矣以天下之士而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矣而犹有不知其人之忧焉则孟子之所谓尚友者其亦有在言词之外者乎（学士虞公批云应在后）此所谓必论其世者也今以六君子观之孺子元亮以风节称欧阳曾刘以文章着若陆先生则学乎圣贤之道者也（应在后）然因其言而考其世则皆有未易知者焉昔汉室之将微也所谓天地闭而贤人隐之时与有圣人焉生于其时吾不知其出处之何如然党锢诸贤以身殉国而卒无救于炎祚之亡则孺子之高风为不可及矣观其辞玄纁之征避黄琼之辟问国事则不荅问稼穡则答其察乎时义盖非一日虽以郭林宗之明哲犹有待于一绳一木之言而后感悟则所谓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者非孺子其孰能当之千古而下想闻其风而顽廉懦立者其以斯欤逮夫典午氏之亡也南面之君欣然操笔以位禅强臣而不悔一时在廷之上谁复为纲常计者独彭泽令陶潜以大臣之孙耻事二姓其于君臣之义得矣慕诸葛而以其名为字咏荆轲而惜其剑术之疎则子房博浪之心孔明复汉之志元亮犹有不能忘于心者乎然观乎其诗则敛英气于冲陶寄深心于淡泊有类乎知白守黑之为者而世俗之论亦惟见其杜德机焉此子房所以诛秦蹶项以报私讎而终身不以告人者也故先儒谓其出于老氏其亦可谓知言者矣（是翁心事惟东坡山谷知之出于老氏乃吾朱子论）然其言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自昔清谈之士谓淳漓朴散繁礼法使然孰知鲁叟弥缝将以淳之邪（亦是）此孔明之正大所以不为三代已下人物者元亮其无愧焉嗟夫使晋室之胄而有一人焉庶几乎昭烈之贤则夫子房孔明之所优为者吾知元亮其兼之矣（前数子惟渊明为难知此独无遗憾）后之君子向慕比擬而以为不可企及者其亦有感于斯乎后数百年当宋室之盛而欧阳公出焉雄文直道世盖谓孟韩复生也论其学之所至视知言养气之君子非所敢知然其立朝也与希文以偕贬而不同其进与定天下之大策而不自以为功（指立英宗）其接后学也不以踈而弃不以远而遗世皆谓公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公焉（东坡诗）五代史之作反复乎有国者所以兴衰之由若生乎其时而忧其世者其视昌黎子所谓畏天命而悲人穷者无间然矣子固出于其门文章经术庶几公之为盛而义理之渊微典故之宏博又有以发公之所未发者焉然观其力贫以养母而人无间言嫁孤妹九人而皆得其所善王介甫而深知其非则后之大儒观乎其文而愿学焉者（谓朱子）岂惟以其诰命之不愧三代哉（亦朱子语）若原父则公之畏友也其经学之邃则士相见等篇可以补记礼者之缺遗春秋权衡七经小义之作又有以破专门学究之陋其典故之博则上而秦汉以来帝王之制

作古文奇字之音训下而山经地志阴阳医卜稗官小说之书莫不淹贯虽以永叔之才学而原父犹以其不读书为惜则其抱负亦伟哉然当羣贤彙征之秋而馆职之任七年不迁仁宗亲定夏竦谥则以为侵臣官加上尊号则以为非古礼（公是立朝可见者二事）其官守之际严矣后之君子喜谈而乐道之者岂惟以其立马挥九制之为能哉虽然以三君子积学之厚制行之高所谓实大而声宏者也使非文章之盛犹足暴白于当世然后之论者徒知贵其言辞而不复稽其行事则亦异乎孟軻氏尚友古人之意矣

（应前甚好）若夫陆先生之学与子朱子不同则有非愚生之所能尽知者然朱子之学实出周程而周子则学乎颜子之学者也程子亦曰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以颜子为师至朱子之告张敬夫则又以伯子浑然天成恐阔大难依而有取于叔子以成其德焉其自知也明矣陆先生以高明之资当其妙年则超然有得于孟氏立心之要而独能以孟子为师且谓幼闻伊川之言若惕我者观其尚论古人者不同如是则其入德之门固不能无异矣（讲明有素者出语自别）夫儒者之学莫严于义利之辨而学术之敝率由气禀之偏孟子舜跖鸡鸣之分周子善恶刚柔之论其析之也精矣陆先生之在白鹿朱子请其一言以警后学先生为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深察乎学者心术之微而欲其致于二者之辨听者为之动心流汗朱子请其书而藏之今观先生之言深切明白使人羞恶之心油然而生诚不愧于孟子之训矣然周子太极之说亲授于程子而朱子释之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造化之■（糸区）纽品彙之根柢也以其无形而有理故曰无极而太极以其有理而无形故曰太极本无极所谓阅百圣而不惑者也陆先生兄弟谓太极上不当更加无极字移书争之往复数四累千万言而不能相一何欤夫以中训极者是知太极之本体矣而中非太极所以得名之实也谓易有太极不当言无者是知论太极者之不当沦于高虚矣而犹未知周子立言之妙也然观朱子尝谓子静不知有气禀之性（善看闕目姑引此应前气禀刚柔之说见陆氏于周子之书不甚留意）则其于周子之书庸有未深考者矣鹅湖之论终以不合而罢者则又有说焉夫所谓墟墓而哀也宗庙而钦也即孟子所谓人见孺子将入井之心而朱子所谓介然之顷抑有觉焉则其本体已洞然者也原其所指皆由已发之心而悟其未发之心则其要归亦有不容于不同者乎然而简易支离之说邃密深沉之言终有未合于是毫分缕析者深辨乎疏目阔节之多矣石称丈量者又以铢铢寸寸为必差则其所甚异者殆无过于斯矣执事之言曰二家之精微非大贤相与剖击则下二贤一等者殆无从而知矣至哉言也其深有得于二贤者乎晚学管窥复何所容喙无亦征之于二先生之所自言者可乎子朱子之答项平甫也其言曰自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为用力之要陆子静所说専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于一偏也观乎此言则朱子进德之序可见矣陆先生之祭吕伯恭也其言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气徒致参辰岂足酬议（此一证岂浅学之可及）观乎斯言则先生克己之勇可知矣夫以二先生之言至于如是岂鹅湖之论至是而各有

合邪使其合并于暮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抑子朱子後來德盛仁熟所謂去短集長者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為何如也（甚是甚是正要人知此意）今朱子之書家傳人誦其端緒之明則顏曾思孟以至於周程張子之所傳可征也其工夫之密則自夫洒掃應對進退而達乎修齊治平無間也豈有待于愚言而后知哉獨陸氏之學則知之者鮮故愚亦不足以言之也然嘗聞孟子曰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陸先生之學所從出也是故先生非不致知也其所以致知者異乎人之致知先生非不集義也其所以集義者異乎人之集義（得之矣所謂毫厘千里者在此）他日朱子嘗曰子靜是為己之學又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則其所以夙出千古者豈不在于斯乎若曰苟此心之在則擴充持守為可畧學貴自得則思索講習之皆非則雖學知利行之士不足以語此而況于小子後生之至愚極暗者乎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徒曰易簡之云乎此先生之高明所以為不可及也然則其可以易而言之乎奈何前修日遠後學寡師求之而不得其要察焉而不知其端于是專務考索者傳會繳繞而終不知本心之何在致力持守者師心自用而卒無以異于常人然後知二先生之所為深憂而過計者蓋有在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執事有感于斯言而以江右之先賢為問且深致意于孟軻氏不可不知其人之一語其亦深悲後生之陷溺而思有以救之者乎

（過當過當亦嘉與同志者講明之耳）不然何其言之忠厚惻怛至于斯也且江右鄉先生多矣而執事所舉自六君子之外無及焉豈非以風節關乎世教文章本乎學行而賢聖之道又有大于此欤（字關鍵好）尚論古人而至于此焉其亦可謂微矣夫政治之失由乎學術千里之繆起于毫厘斷木為拱剗草為鞠莫不有法焉有志于學者而于求端擇術之際無以致其思則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愚不敏竊嘗有志于斯而未之能進也惟執事其幸教之文（古人云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居江右而論江右之前賢非敢僭妄辨學以正誼亦君子惓惓不忘鄉黨之意也處忧患之世志有所不得行孺子淵明之心豈苟然乎宋代古文之典至歐公盛矣經學之用曾公何可當哉而徒見于文字者亦君子之所慨也近時學者从事先儒之成言可謂千古之幸然秦漢以來諸儒區區尽心之所存者忽而弗之究則先儒之成言力不能有所盡知者矣此亦鹵莽寡陋之失不小也是以有慨于劉氏焉陸先生之興與子朱子相望一時蓋天運也其于聖人之道互有發明而吾黨小子知者微矣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又有得于陸氏之說其答斯問也于前數君子既已各極其所蘊而于二家之所以成己而教乎人者反復究竟尤為明白蓋素用力于斯事者非綴緝傳會之比也一時友朋若子常之通而起予者鮮矣輒書其後而歸之集離羣索居安得與子常常相見乎進士科得人斯文之幸也得于己而有余隨事應答之無窮舒之斂之惟義所在可也雍虞集書）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九

（明）程敏政 撰

○讲义

经筵讲义二 程俱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臣以为车马衣服之盛如公西赤之家则遗母之粟冉有无请可也故孔子始与之以六斗四升之粟以示意而冉有不达又请益之孔子疑于有爱于粟也故顿益之而至于十六斗冉有不受命遽以八十斛之粟与之孔子所以恶其继富也以原宪之贫所谓蓬户桑枢瓮牖之室则其贫可知矣故孔子为司寇而使宪为宰以禄之而与之以九十斛之粟然原宪辞之而孔子不听姑俾以其余以与邻里乡党者孔子非有固必于多寡之间也亦施之当而已矣然古量比今斗为四升则九十斛之粟当今三十六斛而已以见古之赋予有制而不为无艺之费也至西汉奉给固已用钱如光禄大夫之奉十有二千而已然当时贡禹固已自谓禄赐余多家日以富以此推之则古之国用所以易足而不至于厚敛于民者皆若此也夫孔子与公西赤之粟寡而不为嗇与原宪之粟多而不为汰适于当而已矣圣人之所以云为注措至合于天道当于物理则已矣传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此天之道物之理也孔子与粟而达之于天下是则天之道也后世天下之民至有饥无以食寒无以衣仰事俯畜无以遂其私恩至于父子兄弟不相见夫妇离散以转徙于道路沟壑可谓急矣而为之上者不唯不周之又纵贪残之吏为掊克之术以夺其衣食生生之资而公卿大夫将相贵近之家泉谷之积金帛之多至不可胜数矣方且加之以厚禄益之以横赐倾国帑而用不足则又敛憔悴之民破编户之产而取之其为继富不亦大乎乌在其周急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臣窃以为以颜子之贤而孔子所以贤之者乃在于簞食瓢饮之间何其细也是不然夫将以观人之得道浅深与夫志之小大必于此乎观之则得矣且孔子之门人其贤可以为邦者唯颜子然以一簞之食一瓢之饮屡空于陋巷以人所不堪之忧而方不改其乐则其所养可知矣是其所以为颜子者也能不陨获于贫贱则能不充诎于富贵不为贫贱之所移则不为富贵之所淫此孔子之所谓儒而孟子谓之大丈夫者也夫然后可以任天下之重伊尹之耕于有莘也唯其禄之以天下弗顾系马千驷弗视故能起而佐汤成有商之业傅说唯其乐道于版筑之中故能起贫贱而佐高宗成中兴之功何则其在己者重故不以富贵易其操也则其于为国乎何有若其戚戚于贫贱者是必

汲汲于富贵者也出而仕鲜不为怀利患失之夫矣其能以道事君乎故三代而上其臣之以道自任者不可以爵禄宠利拘而可以礼致也三代而下其臣往往有自衒自鬻图利于其君之心故人君因以谓非我爵禄宠利则无所用其才而显其身于是有骄士之心而待士之礼亦薄故乐道固穷豪杰之士亦自是而不至上下胥失也若颜子之乐道忘忧则虽箪瓢陋巷可以终身虽三公之位万锺之禄若其固有如是而有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者乎此孔子所以深嘉而屡叹也

进故事二 程俱

春秋左氏传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

史记齐世家威王初即位以来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民人贫苦昔日赵攻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夫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

臣观齐鲁方战曹刿问何以战而庄公答所以战者不曰人卒之众多甲兵之坚利将帅之才勇而以惠民事神察狱之事卜之何其迂也史称齐威王起兵西击赵卫因以强霸亦不曰厉兵秣马陈师奋武而言诛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出师克敌如此此又何也岂非惠信孚于上下刑赏当于人心则人悦服人悦服则士气振士气振则赴功狗国忘躯卫上之心生矣如是则唯吾君之所欲为而已苟为惠不足以及下诚不足以格神狱讼则失有罪及无辜而又奸谀苟偷者以蔽蒙而获誉首公尽力者以介特而见毁如是则羣下莫不解体矣羣下解体而有能败敌人而成霸业者乎然则曹刿之问齐威之举非迂阔也不然何以诗序周宣之中兴必曰内修政事而后继之以外攘夷狄乎夫政事不修于内而欲求攘夷狄之功盖未之有也

唐书韩休传休直方不务进趋既为相天下翕然宜之帝尝猎苑中或大张乐稍过差必视左右曰韩休知否已而疏辄至尝引鉴默不乐左右曰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欢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虽瘠天下肥矣萧嵩每启事必顺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寝韩休敷陈治道多讦直我退而思天下寝必安吾用休社稷计耳

臣闻猛虎在山则藜藿为之不采古之为国者其恃以为社稷之重不在于才智疏通之士而常在于忠愬刚鲠之臣所谓招之不来麾之不去忧国如饥渴喟然动众心而

为人主之所严惮臣下之所钦畏允所谓邦之司直者故淮南王谋乱而其所惮者不在于公孙弘卫青以谓弘可说而下青可刺也所惮者汲黯而已黯之居官无以踰人其才智功业未有见也徒以其能面折廷诤有仗节死义之心然则临难折冲之功果常在此而不在彼也后世自宰相以下往往以伺候颜色承顺上指为能而上亦以是为事君之体而责望其臣此是非可否犯颜逆耳之论所以不日陈于前而以软熟从谏者为可喜刚劲朴直者为可憎也天下所以治常少而乱常多者岂不在是欤若韩休可谓知事君之义矣而明皇宁使己瘠而肥天下盖不唯容之又每屈身从其谏此开元之治所以几于太平也使明皇常如是则岂有天宝之乱乎（程公瑀曰致道晚登掖垣侍经席凡命令之下竭思毕虑有不安心者率明白反复言之其进讲若故事必考古验今曲致规鉴未尝有所观望畏避）

进故事（杜牧自治之论） 汪应辰

唐杜牧追咎长庆以来朝廷措置无术复失山东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无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牛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廩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敌为虐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

臣窃以天下之事变化百出不可以胜穷然自其本求之则一言而足杜牧所谓自治是也苟舍其本而执其末则虽千万言讫无益也战国之际亦多故矣孙吴之攻战仪秦之纵横奔走旁午天下为之骚然时君用之利不偿害孟轲居其间独曰盖亦反其本矣轲之反本则牧之自治之说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盖自开辟以来至于今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之说则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而臣犹有疑焉何则自治之外无他策矣今以自治为上策而又有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论也是谓其君不能也若轲则不然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国家则已矣岂复更有中策下策者哉臣窃惟今日所以待夷狄者曰战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末也要当以自治为本吾之国家治矣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所谓修其本而末自应不然未知其说也

新安州学讲义 钱时

时乡邦晚学愚陋无堪蚤暮兢兢惟恐上负师友之训兹蒙知郡著作都官亲屈高轩辱临寓馆俾登讲席诵其所闻而又重之以书词宠之以礼币知县教授且复将命垂谕谆谆推避再三卒不获请噫学绝道丧人欲横奔真知教化之先务为风俗大体虑者鲜矣知郡此日所为轻身以先匹夫者果为何事哉人非木石孰不为之感动虽然论学先论志天下之事未有无志而成者养叔之射庖丁之牛郢之于斤秋之于弈痾偻之于

蝟与夫锤王之于书吴道子之于画虽一艺之微皆定于所志习之终身不厌而后造其极况吾圣人之所谓学乎是故为学当以圣人为的学圣人当以闻道为的三代而下或志于纵横或志于刑名或志于富强或志于虚无异端邪说纷纷千流万派而卒为名教之罪人若是者非无志也不先立乎其大者而志非所志也志乎志乎岂浅中狭量枉己徇人者所可万分一乎有所嗜好即不足以言志有所系累即不足以言志有所拘随有所贪恋即不足以言志有苟焉自恕之念不足以言志有自诡自欺之念不足以言志有剽轻浮动之念不足以言志有藩篱物我之念不足以言志无深固不拔弗得弗措之见而有营求卜度揣摩较计之念不足以言志或陨获于贫贱或充拙于富贵或回挠于忧患变故或变乱于生死祸福皆不足以言志孔子圣人也自常情言之曰天纵曰生知宜若迥出天外不可梯接者及观其所自叙三十而立矣不至于不惑不止也四十不惑矣不至于知天命不止也五十知天命矣不至于耳顺不止也六十耳顺矣不至于从心所欲不踰矩不止也然沿流而溯其源所以首途发轫不过曰吾十有五志于学而已大哉志乎虽圣人从心所欲不踰矩之妙由此而始况学圣人者乎是故学圣人以闻道为的闻道以立志为先此志一立金石可化水火可蹈况天爵良贵我所自有全体浑然匪由外铄而有不可得者乎世之人富贵利达一切难必之事往往决志求之昼夜忧劳莫知所止至于此事不烦措画不费经营一念之回八通四辟出险阻而由大路脱荆棘而居广居所谓素其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者乃或甘心暴弃而不知求亦惑矣孔门高弟独颜氏子最善学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时不敏略明颜氏之学上答知郡之命而决定终身大志以发其端焉幸不鄙而肯教之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洙泗问仁随问而答纵横参错初无异旨然其地步各有浅深而所以教之者不容于躐等至此一章明白洞达精详的切此先圣特以语颜氏子欤仁人心也此心即仁虚明浑融本无亏阙为意所动始失其所以为仁为物所迁始失其所以为仁为习所移始失其所以为仁为欲所纵始失其所以为仁狂迷顛倒醉生梦死昏昏愤愤日用而不知皆已私为之窟宅非本心然也先圣曰改而止又曰过以改除夫所谓用力于仁者果安所用其力哉用力于克己而已如月之明云翳之即昏如水之清泥滓之即浑云散天空渊澄海净则其本清本明者固自无恙礼者天则之不可踰者也一踰此则无非已私有一毫已私即不足以为礼有一毫非礼即不足以为仁先圣于此不曰克己为仁而曰克己复礼为仁非于礼之外而别有所谓仁也曰复礼为仁者所以明复礼之即仁也大哉礼乎分而为天地者此也转而为阴阳者此也变而为四时者此也列而为鬼神者此也此即本心之妙即所谓仁也克己即复礼矣复礼即为仁矣夫以天地之广大阴阳之阖辟四时之运行鬼神之变化而此礼实为之则一日克己豁然清明道心大同范围无外

谓之天下归仁良不为过然而此事断断在我实非他人所能致力古训每曰自强曰自修曰自成曰自牧曰自昭明德皆由己之谓若不由己其见必不决其进必不勇其发必不果其行必不力必摇于外诱必乱于意见必动于浮论虚说支离缠绕必不能断割故态恶习必不能扫除俛俛然中无定守而欲倚人言为之主宰必不能特达先圣既以克己答颜渊之问遂断断曰为仁由己又断断曰而由人乎哉所以截外驰之路使之彷徨四顾略无倚仗而斩截决裂一断诸己也一断诸己直心而用无所回挠安得受制于外物也哉颜子至此闻言不疑即求就实工夫而请问其目其为问也密矣人之日用应酬万端举不外乎视听言动之四者名四实一无非天则非礼则勿是之谓克虽然不特接于目而后为视也暗室屋漏一念邪而不正之色已杂然乎在目知其非礼随即泯然则视无所蔽矣不特接于耳而后为听也暗室屋漏一念之妄而不正之声已哗然乎在耳知其非礼随即泯然则听无所蔽矣以至于言以至于动不特宣之于口发之于事而后见也念虑隐微之地大明澄照微过则改则言动无所蔽矣克己工夫全在一勿字上行之而熟守之而纯变化虚明略无所累则虽纵目而视纵耳而听肆口而言随感而动安往而非仁哉颜子方皇皇然欲从未由发鑽坚仰高之叹一闻斯语如旅而归请事之言其应如响是以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不迁怒不贰过以至三月不违无往而非事斯语之时矣故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

斛峯书院讲义 程若庸

斛峯李尚书戊辰冬寄所得龟山先生全集立轩黄大夫己巳夏初寄所刊新书院讲篇且有地远不得屈至吾徽庵之怅快若庸因述所闻以酬盛心

道

龟山先生杨文靖公曰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其学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见圣人之难为也故凡学者以圣人为可至则必以为狂而窃笑之夫圣人固未易至若舍圣人而学是将何所取则乎以圣人为师犹学射而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后射者可视之而求中其不中则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为準又尝语罗公仲素云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大体须是曾着力来方知不易夫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是学圣贤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为文章作忠信愿悫不为非义之士而已则古来如此等人不少然以为闻道则不可且如东汉之袁处士逸人与夫名节之士有闻当世者多矣观其作处责以古圣贤之道则略无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无所闻故也今时学者平居则曰吾当为古人之所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盖其所学以博古通今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悫不为非义而已而不知须是闻道故应如此由是观之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

言道易知道之体用难言道之体用易知道之全体妙用难道者何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理初非有出于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外者以形器为道而不知其有冲漠无朕之体者非也以空虚为道而不知其有闔辟无穷之用者非也知其体之无朕而不知其

弥纶六合无毫厘之空缺知其用之无穷而不知其贯通千古无顷刻之间断则其体之全用之妙亦有知之而未尽焉者矣或闻而知之或见而知之其知之而尽焉者乎（闻知见知乃专言之知知与行相须乃偏言之知）生而知之不思而得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者圣人也学而知之思焉而无不得利而行之勉焉而无不中者贤人也皆知之而尽焉者也学者之学无他亦学乎圣贤所知之道而已学乎圣贤所知之道无他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已矣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大学明明德之功夫也主敬以立其本则又小学之功夫而大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焉者也程朱子以来谁不知由小学而进于大学然少而习焉壮而勉焉老虽或知之往往未能尽焉何也文靖之言曰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而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读书之法也不以此为法而徒于章句训诂文墨议论之是尚则其于主敬也不过曰有整齐严肃而无怠惰纵肆斯可矣其于穷理也不过曰有诵读记问而无踈脱遗忘斯可矣其于反躬也不过曰有忠信愿恧而无私伪邪慝斯可矣呜呼是岂知圣贤之学斯道之全体妙用有不但如是而已者乎圣贤之学斯道之全体妙用其何以言之道为太极造化之枢纽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心为太极品彙之根柢一物各统体一太极也万化之流行由于元亨利贞之四德者天地之全体妙用也有人心之全体而后天地之全体始于是而立焉人心之全体少有或亏则天地之全体不能以自立矣有人心之妙用而后天地之妙用始于是而行焉人心之妙用少有或戾则天地之妙用不能以自行矣此参天地赞化育所以不可一日而无圣贤之道学圣贤之道者不以一身一家一时一世之心为心而以弥纶六合贯通千古之心为心不以一身一家一时一世之道为道而以弥纶六合贯通千古之道为道则此心为此道之统宗会元浑乎大德之敦化此道为此心之泛应曲当脉乎小德之川流其于主敬也必将如对日星如临渊谷静而无静动而无动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而弥纶六合贯通千古之心在其中矣其于穷理也必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究事物之准则推造化之本原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而弥纶六合贯通千古之道在其中矣其于反躬也必将以无欲为一以无息为诚以日新为德以富有为业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泽为己任以天下后世不传此道为已忧而此心此道之全体妙用皆在其中矣张子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子思所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曾子所谓置之而塞天地溥之而横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是皆吾分之所当为而吾力之所能为者文靖所谓以圣人为师犹学射而立的者此也所谓学圣贤之所为必欲闻圣贤所得之道者此也自非体之以身从容默会而有深功验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余味者能之乎程子曰莫说道将第一等逊与别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说便是自弃虽与不能居仁由义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是志也坐春立雪之时身体心验之旧矣道南之教宁不以是为先务乎由山豫章而延平逮吾朱子大成集焉推其说以教天下后世至明且备若庸尝取其后集所答刘季章书画

为四等之图其一等曰圣贤之学其二等曰行义名节之学其三等曰词章之学其四等曰科举之学有剽窃架漏而不入等者有志于第二等而未能笃实者有志于第一等而不能无过不及之偏者有在二三四等中不安于小成而能勇进于一等者大抵三四等识趣不高夺其旧习虽有甚难而其不变亦自不足为世轻重惟第二等资质稍高一生谨畏循规守矩向仁慕义不为不力惜其不知向上更有圣贤之学切于身心而为事业之根本者焉今之收拾人才推广圣贤学问血脉正须着力救拔此一等人而不可与其下二等槩而视之也若夫圣贤之学无他始由此以为士终即此以为圣人始由此以修身终即此以平天下既知此道是天地间自然之理又知此学是吾人本分之事既能真知而笃信之则其趋向自然正当其志气自然勇决其功夫次第必能向上寻觅不待他人劝率而自不能已矣不幸而或不遇于世亦必有以自乐而无所怨悔焉呜呼此所谓闻道之士也此所谓圣贤之学也文靖曰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若庸亦曰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尔立轩大夫宁不喟然或问弥纶六合贯通千古者道也圣贤之体是道而欲其弥纶六合贯通千古其可泛然言之而无一定之义乎曰以此心言莫若一诚字诚者五常百行之根柢也以此理言莫若一中字中者应事接物之准则也对而言则此心此理不可偏废单而言则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诚可以兼中中亦可以兼诚尧舜禹汤言中立轩名去疾诚固在其中中庸通书言诚中亦不在其外朱子谓理只是一个理举着全无欠缺且如说着诚则都在诚上说着仁则都在仁上说着忠恕则都在忠恕上只是这个道理血脉自然贯通其此之谓欤（陈定宇曰学朱子之学而精到似程勿斋者甚少此公才质钝只见勤其文字颇絮烦然学问精到絮烦得好）

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 程端礼

端礼窃闻之朱子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门人与私淑之徒会粹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着紧用力曰居敬持志且所谓循序渐进者朱子曰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字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则志定理明而无疎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趋限一向■〈走赞〉看了则看犹不看也近方觉此病痛不是小事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其循序渐进之说如此所谓熟读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说诵数以贯之见得古人诵书亦记遍数乃知横渠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但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时今所以记不得说下去心下若存若忘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争这些子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批注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件发明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通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非为己之

学也其熟读精思之说如此所谓虚心涵泳者朱子曰庄子说吾与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随他曲折去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夹凑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使合其虚心涵泳之说如此所谓切己体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门是将这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而今人道在这里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己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覆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体察之说如此所谓着紧用力者朱子曰寬着期限紧着课程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甚么精神甚么筋骨今之学者全不曾发愤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其着紧用力之说如此所谓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最精要方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今学者说书多是捻合来说却不详密活熟此病不是说书上病乃是心上病盖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明须要养得虚明专静使道理从里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说如此

愚按此六条者乃朱子教人读书之要故其诲学者告君上举不出此而自谓其为平日艰难已试之效者也窃尝论之自孔子有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训以颜子之善学其赞孔子循循善诱亦不过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而已是孔子之教颜子之学不越乎博文约礼二事岂非以学者舍是无以为用力之地欤盖盈天地间万物万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之于书者载道为尤显故观孔子责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可为深戒岂非读书为博文之大而急者欤朱子曰约礼则只是这些子博文各有次序当以大而急者为先盖谓是也然则博文岂可不以读书为先而读书又岂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万语总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条而六条者总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读精思切己体察之两条盖熟读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体察即约礼之事然则欲学颜子之学者岂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说具存学者读书能循是六者以实用其力则何道之不可进何圣贤之不可为使朱子复生身登其门耳闻其诲未必若是之详且要也学者可不自知其幸欤世之读书其怠忽间断者固不足论其终日勤劳贪多务广终身无得者盖以读之不知法故也惟精庐初建端礼荒陋匪材夫岂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读书法首与同志讲之期相与确守焉以求共学之益使他日义精仁熟贤才辈出则朱子之训不为虚语精庐不为虚设顾不美欤

○经义（论）

工执艺事以諫 程卓

理无往而不在故言无微而可略夫一物一事之微皆至理所寓不可以其微而忽之也惟圣人切于求言而广于开諫平日之所资以讲究切磨者虽近而求诸公卿之间

遠而訪諸百執事之列猶以為未足故雖百工之賤技藝之末俾各以所見而進言于上誠以藝之至精則見之至妙而至理所通初無間于至微也胤征所謂工執藝事以諫之意夫守之以世謂之工而聖人之于天下固不以人廢言也蓋理有所見則其至畢者皆其至高心有所得則其至微者皆其至妙故良弓之子習于為箕良冶之子習于為裘彼其為之者非一日之故而傳之者非一手之力雖其至卑至微要不為無見無得也故夫天下之事有王公大人不能言之而卑藝末技能別之者烹鮮細事也而治國者取之植木細事也而牧民者得之誠以理本無間而至精者不苟也今夫資政治之得失于朝廷公卿之間搜四方之民隱于邦鄙百執事之遠彼言責官守者非不能以有言也蒙瞽之微得以誦其上而小民之賤得以矢其箴彼士民之疏遠者亦非不能以有言也而古之聖人必求之于百工之賤豈非工各有藝藝各有理而至理所在則治道之所資者邪吾觀泠州鳩之于景王而謂匱財罷民是樂工得以有言也醫和之于趙文子而論六氣五聲是醫工得以有言也丹楹刻桷匠慶言于魯庄飲酒非時宰夫言于晉平凡是數者以匹夫而憂天下以末藝而關風俗得非工極于至精則理造于至妙不可忽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菲且不可以下體棄人言其可以賤而棄之哉當仲康之時羲和廢職而天戒莫察辰不集房而不先期以告瞽奏鼓嗇夫馳而猶罔聞知其罪不容誅矣先王之時每歲謹孟春之始設適人之官使官師相規以興于上而百工之賤猶得執藝事以言其失蓋恐天威之來而省己修德之不逮也吾觀堯典之書于天人之際至備一篇數百言而命羲和之說居其半誠以所職至大而所關至重不可慢也而仲康之時羲和之職廢弛若此其緘默不言之罪反有愧于古所謂百工之職胤侯安得不正典刑而征之哉嗚呼世降愈下不惟羲和之職廢于仲康之時而后世所謂百工者其罪不可追矣蓋后世之工違制越雅極其巧偽于藝事之末非惟無以箴上之缺遺而反有以滋其偽冕弁毀而錦綉御筵豆廢而盤盂用大韶大夏之器不陳而鄭衛繼作管磬祝敵之制不傳而箜篌迭奏大抵制為邪僻縱欲滋偽以啟人君之私而益其惑況敢望其執藝事以諫哉吾于是深有感于上世之百工非后世藝事之得比而先王求言之廣為不可及也夫（傅公伯成云公純靜無他好惟潛心經術遂冠南宮四方學子一經師承其所得必粹其文必有體制可觀）

聖人道出乎一（荀子儒效篇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神固之謂聖人） 方岳

聖人之為斯世也天而已矣（破有含蓄天字是道出乎一）夫苟至于天（粘上天字）則至神而無迹（神則無方之可指○張子正蒙一故神兩故化）至化而難名（化則無形之可名○天字化字是一篇主意）蓋有物物而不物于物者（能物萬物而不物于萬物○用前輩語）故凡天下之事變其森乎吾前者千岐萬轍而未艾也（言事物之不一即後面自其變者觀之則其分殊意）而吾方與之交戰于酬酢之境（交戰是不一）而相應接于爭馳競逐之中（爭馳競逐是不一）則吾心亦扰扰矣

（既与之交战与之争驰竞逐心安得而不扰扰扰扰便是不出于一○胶胶扰扰字出荀子）以吾心之扰扰者（粘上文○以吾不一之心）而应天下之无穷（应天下不一之事物）则人者胜而天者微而乌乎化（语老○应主意天字化字）是何也（唤下文）天下之事自其变者观之则其分殊（事物之不一）自其不变者观之则其理一（吾心之至一○用东坡赤壁赋文法○程子云理一分殊）至于一则所谓殊者化矣应（主意化字）盖道之所在一则真二则变一则纯二则杂（用前辈语）圣人之一其圣人一天乎（语老○应破题天字）荀卿子曰圣人道出乎一一者何也（便从一字说起）一元之气浑沦磅礴于天地间（先说天之一）其滋而萌（三五历纪鸿蒙滋萌）其芽而甲（易解卦百果草木皆甲坼）其生而息（张横渠云物之初生气日至而滋息）其荣而悴（万物荣于夏而悴于秋）何啻什百千亿之不齐也（言万物之不一）使天而无以应之邪则造物之功几乎息矣（无以应之则是无化）使天而求以应之邪则物矣而非化迹矣而非妙也（求以应之则不能化○以上一段以天之一比圣心之一）天下之理一而万万而一者也（周子通书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各正）然则圣人之一其圣人一天乎（应冒头结处○假合得好）故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化也（周子通书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天则一矣一则化矣（好议论）而何事物之能累（化则神妙万物）是何也（唤下文）人惟此心耳天下惟此道耳（有此心则有此道）心外无道（道在心）外心而求之者非也（反说）故凡事物在吾道中太仓一稊米耳（设譬○万物即吾道中之一物）何事乎纷纷为也（何必与万物争驰竞逐）虚静之天云气出没（天为云气之所出没○与下句比并）灵明之府尘土障固（如心为物欲之所掩蔽○如此便是心不一了）则一而二二而三而天下始多事矣（何以一天下之万物○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圣人之为天下也（以下数句说圣人之道是学韩原道文法）其具则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其伦则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其教则仁义礼乐孝慈友悌其位则宗庙朝廷州闾乡党其所酬酢其所经纶盖有万之不齐（应前万字亦应冒头千歧万辙而未艾也）而圣人者以一心而普万物（程子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心顺万物而无情）虚灵无际冲漠无朕（程子语）贯通混融意虑不作澄然其静洞然其空一而已矣（四句形容心之一处）呜呼兹其所以为圣人一天乎（应冒头缴处）舜禹之精一（书大禹谟）汤尹之一德（商书）吾夫子之一贯（论语）皆天也（应主意天字）则凡不出一者不足以言道（反说道出于一字不一则不足谓之道）寂然非静感通非动（易系辞）一干道之变化而已（易干卦）所谓一者固自若也而或者胶胶扰扰与天下相驰于万物之中相将役于物之不暇而道安在哉（荀天论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云云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申韩以刑名而惨此一庄老以虚无而眇此一苏秦张仪以纵横而乱此一而天下始纷纷矣（应原题纷纷字纷纷便是不一了）荀卿

子其知道乎（引本出处）而君子犹不能无憾焉何也（略贬荀子）吾道之一说（一字之原）在易为元在书为极而在中庸则为诚（以上三句亦是关洛诸儒议论）一者诚而已矣（周子通书圣诚而已矣）诚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通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其庶乎（同上）而曰执神而固（见题注）则非所谓觉（朱文公云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则非所谓无意（语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则非所谓心之精神是谓圣（此句出孔丛子而陆象山与朱文公辨无极二字取此一句○批云笔力老苍可逼前辈其议论得之通书其主意本之西铭）

圣王制御常道如何 许月卿

治外之道而律诸古儒者之意遠矣夫乍臣乍叛外邦之常本不足为中国轻重也自昔圣人之所以处之者恃吾有一定之规于其来则薄其愆于其去则固其守于其慕义则姑惟以礼羈縻之操纵阖辟其权在我曷尝舍是以为制御之道哉后世不知出此动有外邦难制之忧而外求为控御之术倚战者威或至于黷恃守者备或至于踈而屈己以为和者恩又失于褻在我者无常道往往随时而为之迁就不知古人制御之道不如是也此班孟坚之赞匈奴歷叙汉家制御之失深有感于圣王之常道也欤圣王制御常道如何请释其说甚矣待外邦之不可无常道也无常道而待外邦则方其强也冀其不吾挠必屈体以徇其欲逮其弱也幸其不吾敌必穷兵以快其忿至其当敌情去来靡定之时则又玩岁愒日借口于备守之一说上之朝思夕惟下之献谋奏虑其所以为控制驾御之策皆不出于斯三者而不知适所以为自弊耳于国家乎何补然则外邦不可得而制御之乎吁天下之事惟常者可以应变彼虽变诈不胜而吾惟以常待之则其去也吾得以释然无后日之虞而其来也亦不能以得志于我制御之规隐然素具卒之国势尊安外变消弭何莫非常道之功用哉其视夫用威者徒逞于干戈相寻之际守备者求详于邊琐慎固之间和亲者又不过金缯赂遗行李往来求之末后宁不大有间邪吾以是知圣王以不制制之乃所以为深制以不御御之乃所以为深御欤昔盛时太原薄伐尽境而还此来则御之常也岂若后世禽获兽狝犁庭扫穴之谓乎采薇遣戍止卫中国此去则备之常也岂若后世戈朽鉄钝老师费财之谓乎四方君长执其寶玉咸造以展覲礼馆次处之国门之外此接之以礼之常也岂若后世啖之以子女玉帛要之以盟誓质约之谓乎乃知备御绥怀之三者诚先王待境外一定之谋歷万代而下不容易也奈何汉世则不然盖自高帝以来平城之衄未几嫚书之辱继至含垢忍耻亦既太甚传至文帝虽知积粟务农守邊备塞然斥堠望烽火将吏披甲胄悠悠岁月其可久乎至于孝武一不胜其忿则命将出师震威沙漠若足以雪前人之耻而士马失亡海内虚耗竟何如哉逮夫清渭之朝屈膝誓首奉珍来贺宜思何道以待之而宣帝君臣方且待以殊礼客而不臣是何待外邦之乖如此邪故终汉之世其备御绥怀之道胥失之矣宜乎孟坚有感于此其传匈奴也既叙其约誓攻守之非宜而终则言来愆去备羈縻不絕为圣

王常道乃昔人之所常行而汉人终不复用宁不为之深憾而重其思古之意欤虽然有苗逆命急于徂征可也而伯益赞禹乃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淮夷既平晏然弛备可也而吉甫作歌且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国西旅献獒谓不必深拒可也而召公作诰必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不以区区外邦强弱叛服为轻重而每以修德为言先王之所谓常道者毋乃在此而不在彼欤使孟坚而果知此则推原古人待外邦之道宜无大于此者矣何修析其言曾不出备御绥怀之事而已哉刘琰所谓班固之言详而未尽良有以欤（此篇出宋论会省解之作也）

新安文献志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

（明）程敏政 撰

○檄

与仆射郑畋告诸镇讨黄巢檄 程宗楚

夫屯亨有数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亏似阴阳之愆伏是以汉朝方盛则莽卓肆其奸凶夏道未衰而羿浇骋其残酷不无僭越寻亦诛夷妖孽之生古今难免代有忠贞之士力为匡复之谋我国家应五运以乘千躔三王之垂统绵区饮化西宇归仁十八帝之鸿猷铭于神鼎三百年之睿泽播在人谣加以政尚宽弘刑无枉滥翼翼勤行于王道孜孜务恤于生灵足可传宝祚于无穷御瑶图于不朽近岁螟蝗作害旱暵延灾因令无赖之徒遽起乱常之暴虽加讨逐犹肆猖狂草贼黄巢奴仆下才豺狼丑类寒耕热耨不厉力于田畴偷食靡衣务偷生于剽夺结连凶党驱迫平人始扰害于里闾遂侵陵于郡邑属以藩臣不武戎士贪财徒加讨逐之名竟作迁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圣上爱育情深含弘道广指万方而罪己用百姓以为心假以节旄委之藩镇冀其俊革免困疲羸而殊无犬马之诚但恣虫蛇之毒虐刘我征镇覆没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残我士庶视人命有同于草芥谓大宝易取如奕棋而乃窃据宫闱伪称名号烂羊头而拜爵续狗尾以命官燕巢幕以夸安鱼在鼎而犹戏殊不知五侯拗怒期分项羽之尸四豕既成待葬蚩尤之骨犹复广侵田宅滥蓄货财比溪壑以难盈类乌鸢而纵攫茫茫赤县仅同瓠貉之乡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内人神共怒行路伤心畋谬领藩垣荣兼将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殄誓与义士忠臣共剪狐鸣狗盗近承诏命会合诸军皇帝亲御六师即离三蜀霜戈万队铁马千羣雕虎啸以风生应龙骧而云起淮南高相公会关东诸道百万雄师计以夏初会于关内畋与宗楚暨同盟秦州节度使仇公遇郾延节度使李孝昌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等已驱组练大集关畿争麾垄上之蛇矛待扫关中之蚁聚而吐蕃党项以久濡皇化深愤国讎愿以沙漠之军共献荡平之捷此际华戎合势藩镇连衡旌旗灿烂于云霞劔戟晶荧于霜雪莫不持绳待试贾勇争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耻矧兹残孽不足殄除况诸道世受国恩身縻好爵皆贮兴邦之畧咸倾致主之诚自

函洛造氛銜輿避狄莫不指铜驼而眦裂望玉垒以魂消闻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愤激速殄寇讎永图社稷之勲以报君亲之德迎銜反正岂不休哉（广明元年三月甲子）

为晋王李存勖谕邢洺卫博诸州讨朱温檄 程岩

王室遇屯七庙被陵夷之酷昊天不吊万民罹涂炭之灾必有英主奋庸忠臣仗顺斩长鲸而清四海靖袄祲以泰三灵予位忝维城任当分阃念兹顛覆讵可晏安故仗桓文辅合之规问羿浞凶狂之罪逆温砀山庸隶巢孽余凶当僖宗奔播之初先大王扫平之际束身泥首请命牙门苞藏奸诈之心惟示妇人之态先大王俯怜穷鸟曲为开怀特发表章请帅梁汴纚出苇蒲之泽便居茅社之尊殊不感恩遽行猜忍我国家祚隆周汉迹盛伊唐二十圣之磁基三百年之文物外则五侯九伯内则百辟千官或代袭簪缨或门传忠孝皆遭毒害永抱沉冤且鎮定两藩国家巨鎮冀安民而保族咸屈节以称藩逆温唯仗阴谋专行不义欲全吞噬先据属州赵州特发使车来求援助予情惟荡寇义切亲仁躬率赋輿赴兹盟约贼将王景仁将兵十万屯据栢乡遂驱三鎮之师授以七擒之畧鸛鹅纚列梟獍大奔易如走坂之丸势若燎原之火僵尸仆地流血成川组甲雕戈皆投草莽谋夫猛将尽作俘囚羣凶既快于天诛大憝须垂于鬼录今则选搜兵甲简练车徒乘胜长驱翦除元恶凡尔卫博邢洺之众感恩懷义之人乃祖乃孙为圣唐赤子岂狗虎狼之党遂忘覆载之恩益以封豕长蛇憑陵荐食无方逃难遂被胁从空尝胆以衔冤竟无门而雪愤既闻告捷想所慰怀今义旅徂征止于招抚昔耿纯焚庐而向顺萧何举族以从军皆审兴亡能图富贵殊勲茂业翼子貽孙转祸见机决在今日若能诣辕门而效顺开城堡以迎降长官则改补官资百姓则优加赏赐所经诘误更不推穷三鎮诸军已申严令不得焚烧庐舍剽掠马牛但仰所在生灵各安耕织予恭行天伐罪止元凶已外归明一切不问凡尔士众咸谅予怀（天佑八年正月）

代岳制使飞移河南郡县讨刘豫檄 胡閔休

契勘刘豫窃据汴都僭称伪号旧蒙任使累黍台臣是宜图报国家执节效死乃敢背弃君父无天而行以祖宗涵养之恩翻为仇怨昧臣子忠贞之义甘作渠魁紫色余分拟乱正统想其面目何以临人方且妄图襄汉之行欲窥川蜀之路专犯不韪自速诛夷我圣朝厄运已销中兴在即天时既顺人意悉谐所在皆贾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师已尽压淮泗东过海沂驿骑交驰羽檄迭至故我得兼收南阳智谋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义以行乘时而动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师继其后虽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圉之梟羣然三令五申岂忍残吾宋之赤子尔应陷没州县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谅皆胁从屈于贼威归逃无路我今奉辞伐罪拯溺苏枯惟务辑安秋毫无犯倘能开门纳款肉袒迎降或愿倒戈以前驱或列壶浆而在道自应悉仍旧章不改职业尽除苛政咸用汉条如或执迷不悟甘为叛人喉跖犬以吠尧詈猎师而哭虎议当躬行天罚迅扫凶顽祸并宗亲辱及父祖挂今日之逆党遗千载之恶名顺逆二途蚤宜择处兵戈既逼虽悔何追谨连黄榜在前各令知悉（绍兴六年二月日○按胡制机閔休在岳王幕下最久

凡表奏军书多出闲休此檄与金陀粹编所载小异)

○表（笺奏附）

代并州长史张仁亶进九鼎铭表 吴（缺）

臣闻鼎者夏后氏作羣牧贡金遠方图物备诸山泽以御魑魅厥后嗣德昏乱鼎迁于商夏之寶也杞不足征殷既有之又终失之周之休明神寶不坠百代可继伏惟陛下光大而当之若乃崇贵之器金玉之鼎鎔首山发睢上列太庙序明堂克明灵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议臣闻礼之兴也始诸饮食故先王之制曰举九鼎盖筠药淳熬澄漚膏餌御九州岛之美顺四时之和臣所以征繕北金敢贡新鼎夫有器必有名臣窃见九州岛同乃述九号夫永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长安及岐所以纪灵瑞也武兴建都所以光帝闰也礼曰观禅云云所以美升中也少阳载青所以冀储德也东原底平所以广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鎮所以制荆蛮也成都奥区所以通珍贡也夫此九者诚不足掄衍鸿休昭振方统庶覩者美其所称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达有惭歌颂厘八命之宠章负中军之重任匪躬厥献伏表流汗其九鼎铭谨敢列上遣某官某奉鼎以闻

谢罢符寶郎通判宣州表 汪藻

众恶必察宜即严诛罪疑惟轻止从薄责袞袞误登于台省漂漂复返于江湖伏念臣家世故寒材能极陋窃慕古人之力学偶陪多士以进身编蠹简之十年最为椎钝隶鸾台之一月俄致顛躓繇非才冒处于必争故公论不容而交击猥烦简札有玷簪绅尚依鱼稻之乡获近粉榆之壤若非洪造岂有余生兹盖伏遇皇帝陛下博采智能疏观情实谓虚船触舟而褊心不怒虽若无他然强弩射市而薄命先遭莫非自取姑捐稍廩使活妻孥臣敢不仰佩训惩俯深循省日嬰簿领甘为俗吏之沉迷坐置铭诗誓复平生之玷缺

谢进书特授左中大夫表 汪藻

臣某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编诏旨等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国史补亡虽日勤于采获君恩馭幸乃岁冒于迁除矧方抱于遗弓忍独荣于载笔上还不获退省为忧恭以太上皇帝圣学高明天资仁厚承熙洽百年之后享安荣两纪之余凡今言动之所传视古诗书而无愧祇緣误国之相继循致陟方而不还既海隅皆服于尧丧宜柱下一新于汉注夙蒙垂付适幸纂成岂谓皇帝陛下明发有怀兼收罔弃嗟夏时之既失于杞莫稽幸商颂之复全以那为首特懋存书之赏猥沾承学之臣敢不仰奉殊私俯殫绵力哀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杀青之求穆王御骏以来归己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尚见其人

谢封新安郡侯表 汪藻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圣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者礼洽中天庆覃外服猥奉十行之诏就加五等之封伏念臣积冒恩私浸踰分愿昨投闲于异

县蒙起废于偏城久客还家方愁南飞之鹊通侯授印忽成左顾之龟虽渗漉以惟均何遭逢之独异兹盖伏遇皇帝陛下调和万类藩籝羣工属宣室之受厘罄寰区而蒙福臣适临本郡仍胙乡州宋人泝以得封望胡及此汉将银黄而夸里荣乃过之宠既逮于子孙忠敢移于生死

泉州到任谢表 汪藻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于他国问蛮夷之俗褰帷如在于中州责重扞心恩深陨涕伏念臣昨从祠馆叨领守符素号迂踈无问马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维桑与梓之州二年而劳力劳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罢免反冒迁除虽卖劔买牛老犹堪于渤海然举头见日身益远于长安兹盖伏遇皇帝陛下总核百工照临万国眷方隅之濒海须师帅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绥遐俗况今闽徼莫盛泉山既旁接书文之同当尤惩狱市之扰臣敢不仰遵寛大俯厉衰残讲求百粤之宜叅诸禹贡奉上三年之计对以春秋

秀州谢上表 程俱

准勅除臣直秘阁权发遣秀州军州事臣已于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讫初布条纲具宣德意所忧绵薄莫副使令伏念臣幼而奇孤长益顽钝上书论事空怀报国之心窃禄代耕每尽守官之义挂名邪籍为世僂人晚陪英俊之躔浸冒典章之选再游东观愧刘郎之复来三至南宫知冯生之已老遭时之变振古未闻穷独余生忧愤不死卧家请急投劾丐归敢于赬飏不安之时而当绵蕞草创之事既遂颛愚之守复瞻天日之中喜不自胜死无所恨顾惟敝邑实介大邦征赋之入有经而不时之须沓至盗贼之忧方炽而即戎之备未修念债骄凋敝之余莫若利其衔勒而匱竭疮痍之后又当事于抚摩靖言以思宁免于咎收此桑榆之景终絜覆载之仁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尝胆济时厉精图治辟至公之路方因任于羣材念无竞维人故兼收于片善致兹疵贱亦不弃遗臣敢不行其所知施于有政使公绰为赵魏之老于用或优而阳城躬抚字之劳自知甚拙唯当竭力少谢素餐

除徽猷阁待制谢表 程俱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依前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阁待制差遣余如故臣寻具奏辞免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不允臣已望阙祇受讫者窃禄眞祠久惭素食升华延阁复玷清班仰戴圣恩俯惭非据伏念臣才非康济性实戇迂仕则慕君不自量其愚贱学思为已期无玷于操修不敢枉尺以直寻率常进寸而退尺名书邪籍知芹献之已踈力尽陈编愧管窥之时见晚逢睿哲骤辱獎知拯之水火之中召自渔樵之野冠蓬山之众俊已媿无堪陟凤阁之华资深知不称仍持末学入侍清光尘飞何益于泰山萤照难施于赫日曾微补报自取谴诃庇身俾托于殊庭就食即安于故里感恩念咎却扫杜门想魏阙以驰神卧漳滨而永叹何图洪造曲记孤踪不遗簪履之余复置论思之列恳辞不遂成命莫回昔张敞以罪废屏居卒见收于后效刘毅虽年耆偏疾亦不弃于公朝顾臣何人

有此厚幸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乾坤侔大日月并明沛然雨露之施涣若风雷之发春生秋肃莫非成物之仁赏庆刑威咸出至公之造求贤用吉士方逵迹于周王嘉善矜不能每同符于古训市骨冀来于骏骏采葑无间于卑微有如慝愚弗忍遐弃臣敢不永思报称仰服恩荣顾虽顛沛之间无忘素守苟有捐糜之会敢爱余生臣无任

谢转一官致仕赐对衣金带鞍马表 金安节

仕合引年亟上还于官政恩深优老重蕃锡于宠章伏念臣名玷儒科迹尘官簿夙际中天之运首蒙太上之知一去台纲七更岁闰和归来之赋将了余生哦羈宦之诗已如隔世迄更张于大化遄收召于孤踪曾靡贤劳更升法从矧英主大有为之日实能臣勉出力之时而臣晚晚凋龄婆娑余荫虽耿耿之尚在顾番番之益愆爰布腹心愿丐骸骨谢事而犹加以职辞荣而反陟其官逮进谢于明廷复併叨于殊锡俾耀服乘之歸归为闾里之荣臣虽老丘樊敢忘魏阙长举头于圣日冀没齿于恩波帝所归来莫续钧天之梦田间息偃尚赓击壤之歌

遗表 汪大猷

引经告老粗适余龄养疾丧生倏遗圣世夙喻有涯之理敢输垂絶之言伏念臣素守朴忠谨传清白思陵策士由延赏而踵世科孝庙应期自冗僚而登朝籍骤膺睿简屡玷亲除郎省麟台安有服勤之誉经帷鹤禁初何劝讲之功进职秋官滥居铨部代匱六卿之长坐叨五使之华深惧满盈力祈闲散班聯次对暂安祠馆之居诏趣起家迭拥泉麾之命峻西清而寓直畀南纪以分符偶督捕之有愆致谪居之寢久皇恩洪施稍刊丹籍之名慈极宠光尽复青毡之旧桑榆既迫蒲柳先零爰稽陈力之文冒遂乞骸之请年踰五袞仕歷四朝颁茗剂于上方锡饩羊于乡国耸闻未央宫之庆又叨大学士之除荷宠疏之沓来徒抚躬而增愧俄有采薪之疾遂怀过隙之嗟定数莫逃遗忠未泯伏愿皇帝陛下宪章列圣兢业万机收英俊以图治功獎忠谊以作士气问安侍膳崇孝养以有加图大宅中巩丕基于不拔葆頤闲燕冲毓粹和臣期逼盖棺志存结草魂游岱岳将先朝露之晞目断神京徒枉明时之恋

辞免江东运副奏状 朱熹

右熹见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忽于今月九日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朱熹除江东转运副使填见阙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满前来奏事熹闻命震惊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疎无取疾病早衰入仕四十余年止是循常窃禄本无奇节可以踰人徒以屡蒙恩私横加除用间有非其分之所当得非其力之所能堪者不得不控辞以干朝听而传闻不察指目多端独荷寿皇天日之照临许全素守又辱圣主云章之藻飾误借宠褒遂得偷安里闾毕愿香火在于愚分已极叨踰不谓圣恩记怜遂加任使仰惟始初清明之日正是贤智驰鹜之秋顾虽残废之余岂不愿效尺寸实以积衰既久百恙交攻心勩形疲视昏听重窃自揣度决然不堪一路耳目之寄若不祈哀丐免必致自取顛隲兼熹祖乡徽州正属本路见有坟墓宗族田产在婺源窃虑在法亦合回避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为

敷奏特与追寝新命令熹复还故官庶几少安愚贱之迹则熹不胜千万幸甚

落职罢宫祠谢表 朱熹

臣熹言臣前任秘阁修撰提举南京鸿庆宫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该满罢至二十七日伏准尚书省庆元二年十一月札子节文臣寮论臣罪恶乞赐睿断褫职罢祠奉圣旨依臣已于当日谢恩祇受讫者罪多擢发分甘两观之诛量极包荒姑示片言之贬逮复寻于白简始知丽于丹书镌延阁论撰之名辍真祠香火之奉兹为轻典允赖洪私捧戴奚胜感藏曷喻伏念臣草茅贱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时已误三朝之眷奖晚逢兴运复叨上圣之深知召自藩维擢参帷幄略无可纪足称所蒙暨遽去于朝行即永归于农亩然犹赋之秩禄使庇身于卜祝之间寔在清流容厕迹于图书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弗谨于彝章致自投于宽网果烦台劾尽发阴私上渎宸严交骇闻听凡厥大谴大河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于众恶之交归亦乃羣情之共弃而臣愤眊初罔闻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惧岂谓乾坤之造独回日月之光略首从之常规既俾但书于薄罚稽昔终之明训僥许卒遂其余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觉大恩之难报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仁广覆舜哲周知谓表正于万邦已极忠邪之判则曲全于一物未伤黜陟之公遂使冥顽获逃窜殛臣敢不涵濡圣泽刻厉愚衷虽补过以修身无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忧国未忘葵藿之初心

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 朱熹

臣熹言臣昨于庆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准尚书省札子节文臣寮奏臣罪恶乞与褫职罢祠奉圣旨依札臣照会臣即于当日望阙谢恩解罢职名仍奉表称谢去讫今于某月某日复准都进奏院逖到某月某日告命一道付臣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者弹文上彻已幸免于严诛诏墨下颁复宠加于明训阅时既久祇命惟新感极涕零惧深首陨伏念臣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顷叨任使已屡奏于罔功旋即便安复未能于寡过致烦重劾尽拮宿愆谓其习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污行有母而尝小人之食可验恩衰为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礼阙以至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规学官之地而改为僧坊谅皆考核以非诬政使窜投而奚憾不虞恩贷乃误保全第令少避于清班尚许仍居于散秩愍玺书之来下恍岁律之还周视要囚讎止于旬时盖存迁就逮数恶难从于末减犹听省循口诵以还心铭敢坠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载明极照临作福作威总大权而在己曰贤曰佞付公论于得人谓罚刑固足以惩奸而播告岂容于匿指式敷显号徧警具寮臣敢不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年龄晚晚虽悲后效之无期肝胆轮困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坚死守冀答生成

靖州谢赐历日表 朱晞颜

鱼符摄守念正遽于天颜夙历明时适肇新于岁首恭颁正朔丕变蛮风恭惟皇帝陛下继圣凝资法天行化在玑衡而取则解琴瑟以更张协气周流天连珠而合璧华风远暨民奠枕以安孟岂惟邊傲之心归已觉丰年之气应臣暂承寄委职在承宣化国之

日舒长敢忽民时之授诸福之物毕至益知国祚之昌

静江府谢赐手诏墨本表 朱晞颜

云汉为章于天岂特尧言之诞布皇极其训惟帝固将洛画以同藏凡预听闻悉知砥砺恭惟皇帝陛下光膺大寶规恢遠图道术作新于人才云为不徒于文具振苟简诞谩之俗张礼义廉耻之维聪明睿知足以有临方躬行于当宁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宜风动于寰区臣仰服训词讵忘奋厉炳然圣作如瞻咫尺之天威逖尔蛮方敢不咨询于民瘼

鄂州到任谢表 罗愿

奏事之官幸天威之密迹承恩易守惊地望之过优徒积感戴未知报称伏念臣早緣世绪叨奉官箴自怜断断之愚第有惓惓之志兹輒行于双劍蒙改畀于一麾张敞汉世之能臣初淹闲郡西华孔门之高弟仅愿小邦深愧往贤骤当剧使眷荆州之内壤推鄂渚之上流星萃使华云屯禁旅武昌夏口传夸三国之地形汉广江沱均被二南之风化矧皇明之所暨兼岁事之既升士马饱腾稻鱼丰贱惟是五方之杂错或假并容加以四野之平寬更宜劝相非夙怀于长虑曷少副于鸿私恭惟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不以内外重轻而略千里之寄不以国家闲暇而忘一日之虞益求循茂之才同遵法度之治岂期绵薄亦与选除臣当恭听训词明宣德意遐不谓矣永坚爱上之忠心诚求之当得字人之术

进易解表 王炎

韦编渊永非浅识之能通斧扞天高覬迹言之致察妄陈末学上渎圣聪窃以道载于经易为之祖马图示象牺画成文首开天地之秘藏微显帝王之妙用六爻以变乃分西伯之二篇八索既除迭有东家之十翼发挥不隐垂示无穷幽至于行乎鬼神显足以措诸事业遭秦虐政仅为卜筮之书在汉诸儒未达乾坤之蕴末流浸甚本旨俱亡虽竭心思各持臆见京孟失之譎诡是生讖纬之端王韩矫以清虚偏杂老庄之说纷纷如是泯泯至今欲扶正学以示人亦有儒先之名世然系辞精矣可信而翻疑且互体昭然当详而反略或说明而义浅或语约而理偏通于数者不及玩辞释其辞者又迷立象自出新意乃裨闔以为奇兼拾旧闻复支离而多凿微臣何者独学无师念先人老死于穷阎以经术窃传于诸子因斯愤悱晚益鑽研味微言于六十四卦之中望先圣于数千百年之上参之众说折衷良难断以己私颡门何取阅朝华之易谢叹春木之方苞卦有画则其象具存象有意则非辞莫达是谓以蠡而测海乌能得兔而忘蹄幸世道之交兴隆圣明之有造微如爝火何裨日出之轮动以震风亦发地鸣之籁兹盖伏遇皇帝陛下体干精粹用贲文明比附得民鼎新凝命悅亲有道率由豫顺之和接下思恭务尽谦光之美升羣贤而交泰育万物以由頤节不伤财旅无留狱飭法于丰亨之后除戎于萃聚之时善皆出于中孚动不闻于小过以成大有之盛而消未济之忧行三圣之所传莫非自得笑九师之甚陋安用多谈尚蕲盛德之日新不恃成能之天纵亶亶政机之少暇孜孜经

幄之多闻既知矣而重知故圣焉而益圣仰望虎生而文焕学兼极于高明俯惟马老则智专见终惭于精博第大道或存于稊稗而先民亦采于芻蕘成篇颇极于辛勤敷奏覬尘于乙览持周璞而过郑贾本自堪嗤用燕说而谈郢书或能偶中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一

（明）程敏政 撰

○表（笺奏附）

代峡州守臣谢赐历日表 汪雄图

统正朔于一王式彰无外执玉帛者万国畴敢不祗课端自于清台颁靡遗于远服望虎阁而拜赐启凤卷以遵行恭惟陛下建极福民对时育物如舜之齐七政辰克抚凝嗣禹而叙九畴纪爰协用定邦廓之鼎而历踰周卜分羲和之宅而命谨尧咨岁八千为一春为一秋各从其类替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皆聚此书欲令承流宣化之臣咸究作事厚生之本宠形宝轴辉动山城敢不嘉与黔黎恪循清问岁月日时无易邦家用庆于平康水火金木惟修土谷益勤于劝课

代贺平吴曦表 程瑛

残寇浸平方讲内修之政狂童忽横輒干自殄之诛宗社叶休人神共快臣仰思列圣积累之盛实基万世延洪之休率土承有截之风含生知向内之义畴谓元恶敢包祸心忘公朝亭育之恩陨私门忠孝之绪三灵愤怒九牧器腾果在须臾悉就摧剪兹盖恭遇皇帝陛下圣武不杀至仁好生虽神戈不至于坤维而皇灵如赫于天际仍俾胁从之类咸染荡涤之恩洒然污染之区熙若清宁之地臣肃将明指幸会熙辰此日藁街已正鲸鯢之戮他年渭上更来毡毳之朝

南康军到任谢表 方岳

戍期偶缩请从置散之宜诏旨弗俞并下趣行之令聿临邦域已布教条臣尝按輿图歴观郡国非不枵然大也莫若庐山之高其斯宜若小然徒得臣熹而重故凡五老之山水妙天下正以四书之义理在人心双朱轮奚所道哉一白鹿足为重矣何俗吏念不到此使是邦为之繭焉而臣少不如人晚未闻道必恭敬梓无亦曰互乡之童子乐采芹要曾是文学之掾夫何忧患未遂瞻仪于今十八稔而与世风波终以二千石而识山面目幸哉承学主此藏书兹盖恭遇皇帝陛下表章六经厉精庶政意儒先所至犹庶几邹鲁之遗凡规式之垂皆发挥河洛之秘以故顿增于地望谅惟简在于天心乃者慨拊髀而思之盖有不旋踵而屏去使承其乏见谓非材臣敢不师仰仁贤奉行寬大岂曰前车覆后车戒固无健决之能将使懦夫立贪夫廉则有典刑之在（洪潜夫曰方吏部气貌清古音如钟诗文与四六不同古律令以意为之语或天出）

代赵直阁（范）谢父忠肃公赐谥表 方岳

星霜代谢未忘没世之忠云汉昭回遄举易名之典感恩之渥有涕其滂伏念臣先臣某起自诸生夙膺繁使誓欲捐糜于昭代实繇遭际于先皇凡阃外制将军曾微掣肘僥舟中为敌国安所容身以故十年无游骑之盗邊四境谓老罍之当道乃莫返长沙之舍已懷鵬赋之忧至今登岷山之巔或堕羊碑之泪痛营屯于细柳共尸祝于亢桑于赫旌题聿严庙貌木其拱矣尚兴当馈之思溢而誅之肆及漏泉之泽此盖恭遇皇帝陛下厉精新政拊髀旧臣永惟华袞之褒荣甚凌烟之画臣教忠之言在耳移孝之志填膺北过涿鹿而西空同常负前茅之恨生走仲达而死诸葛尚邀横草之知

代太府赵寺丞（葵）辞免恩命表 方岳

提师西援偶退贼于孤城赐诏东来骤进丞于外府虽懋赏者国家之典然尽忠者臣子之常何有劳能先承獎賚臣曾微他技实起诸生间尝闻儒先长者之绪余亦羞与武夫健将而等伍迫于师友其义在三愤此强邻有死无二乃者敌窥淮甸兵震江流切忧丙枕之莫遑况复庚牌之甚遽譬之奉漏瓮而沃焦釜敢姑徐徐恨不殪封豕而斩长蛇至今郁郁所幸文城之雪夜大惊淝水之风声迄解重围尽奔羣众此盖将士三军之力与夫守臣百战之功臣则奚为而冒斯宠伏望圣慈深念君臣之谊殆将父子之间干蛊者职分之当然能家者勲劳之焉取亟赐转圜之聽毋抱反汗之嫌

代范丞相（锺）罢政谢表 方岳

嗟维大耋宜拂岩瞻嘖有烦言尚均祠秩清峻紫宸之直光华白髮之归恩与天同涕其雨若伏念臣顷承乏使遂误登庸老世故而三折肱何敢试瞑眩之药陈治安而六太息詎能施髀髀之斤揆衰残则罔然祈退闲之久矣念奏牍未多于造膝而控情几至于犯颜谅犹简在圣心奚以解于物论风其漂女甚槁箝之易危清斯浊纓固沧浪之自取人言不恕帝力何加而乃尽掩疵瑕曲成终始上丞相之印不从册免之规置散吏之员更假禁严之宠洪惟涵育自愧冥顽兹盖伏遇皇帝陛下仁及股肱事存体貌知臣山林清苦之素恐亦无他念臣岁时荏苒之间失于不勇用矜衰朽但与归休臣来日无多大恩难报踰七望八既佚老于幸民咸五登三惟祝厘于圣世

御札训諭知举以下谢表 方岳

思皇多士俾呈甲乙之科遐不作人诞布丁宁之训昭回云汉飞跃天渊臣等洪惟国家有道之长进士得人为盛崇雅正黜浮诞率繇鑒裁之精先器识后艺文岂但度程之合故以忠厚之论则有若臣轼以混成之赋则有若臣曾盖有司既择于名儒宜贡部不孤于隆指岂伊臣等可称上心此盖恭遇皇帝陛下思格丕平敷求哲义方政化更而贤路辟遙观厥成欲俊良登而治具张无竞维烈用勤肆笔申饬持衡臣等敢不仰揆宸衷旁搜众彦凿凿乎如谷粟之用斯谓实材炳炳焉若日星之垂敢忘明诏

进百官箴表 许月卿

臣月卿言伏以一饭不忘夙抱少陵之志六箴具列遠慚德裕之勲敢以愚衷彻干睿听惟周武建万邦之极有辛甲献百官之箴安不自安圣而益圣忧国爱君父之念谓

吾独知全躯保妻子之臣虑不及此故东西两汉之盛舍杨崔数子而谁仰视虞箴仅堪仆命魏晋以降文章可知言虽尊主而庇民意则狗华而逐末于修辞立诚之学类欠实工视正君定国之言殆为虚语本源既浅气象自卑并与古韵而失之其于文体何如也作者驰声之不乏胡为嗣响之独难正坐摹规为圆拟矩为方不知自源而流由本而末宜世道之不古顾民彝之幸存臣琐琐孤寒惓惓忠爱臣于君子于父难忘恳恻之天史为书瞽为诗莫匪箴规之地念庶人之可谏矧英主之兼容輒尔刍言庶几芹献兹盖恭遇皇帝陛下舜聪四达汤德又新退而铭于几焉席而铭于端焉持以小心之翼翼立则见于前也舆则见于衡也凜然大训之明明未尝一善之遐遗盖欲庶僚之交辅恢洪圣德兴起治功臣幸际昌期冒陈宿蕴谏行言听俾膏泽之下于民君明臣良惟时几以康厥事可传于后永孚于休（洪杏庭曰山屋肆意为文章不可绳墨独所进百官箴高古粹密惻然有爱君之心）

赐武举第一谢恩表 程鸣凤

臣鸣凤上言伏蒙圣恩赐臣等闻喜宴于礼部贡院谨奉表称谢者集英唱等仰瞻离照之辉闻喜赐筵旋拜需云之宴仰承优渥俯极欢愉伏念臣等蚤以诗书淹于场屋假途黄石剽余论以求伸赐策丹墀偶强言而见取猥叨龟列仍忝鹿鸣挈彼控地之踪畀以登天之路荣矣甚矣恩斯勤斯兹盖伏遇皇帝陛下清问如尧好言若禹谓饮食以将厚意匪侈外观俾忠嘉然后尽心使知内省致兹駉蹇例受宠光臣等敢不誓殫小忠力酬大造头颅已换岂徒温饱之恩心口自期庶竭涓埃之报

进曾祖（徽）竹洲文集表 吴资深

哀辑陈编悵祖风之悠邈遭逢圣世希宸渥之褒扬进读阙庭退忘鄙野臣窃以唐宗覩故笏犹思魏征之贤孝庙序遗文诞锡苏轼之谥或睠求于数世或褒表于再传伊人之怀惟道所在臣伏念臣曾祖臣徽生而坎■〈土稟〉志则激昂抱膝长吟以伊吕而自许著书垂世非孔孟则不谈才狭垓纮气吞黑虎请终军之组视表饵之策非疏寝淮南之谋于社稷之臣为近挺若伟节着于当时载观干淳之间实号人物之盛朱熹鸣于古歙张栻显于长沙浙左二吕之典刑江西两陆之标致靡不相友咸与齐声故在胶庠则其行尊歷州县则其用显府台论荐交章公交车旒宸叹嘉兴思当宁虽怀才之甚远竟赍志以莫施然礼乐彬彬尚多河汾之弟子而日月炳炳犹存屈氏之离骚傥待时而获彰庶流芳之不泯恭惟皇帝陛下纲维治统寤寐英贤闻巨鹿良将之名思得复用读上林子虚之赋恨不同时盖尝振发潜光褒録往哲凡曰先臣之雅旧皆蒙谥典之徽称忍令太阳之华尚遗枯骨独使九泉之恨空结营魂臣隕涕潜然緘书惕若敢冀燕闲之赐览特昭鸿霈以易名起地下之修文死犹可作效身后之结草义其敢忘臣所缮写曾祖臣徽文集总为一十册谨囊封随表上进以闻

让官表 郑玉

臣闻高祖开汉不屈四皓之心光武中兴终全子陵之志夫所谓隐士者或因忿世

疾邪或欲廉顽立懦故以恬退为事高尚为风未必皆有康济之才经纶之学也从昔贤圣之君所以特加宠异者盖欲养成廉耻激厉风俗为天下劝耳臣幼以樗栎之资深爱山林之趣躬耕垄亩留情著述初无过人之才忘世之意也兹者伏遇皇帝陛下以天地为心亿兆为念求贤不及从谏如流谓臣遯迹丘园特赐尊酒束帛以翰林待制召臣闻命恐悚神识飞扬循墙扣天趋避无所臣窃惟迩年以来士大夫贪得患失尸位素餐廉耻日丧风俗日坏养成今日之祸以致盗贼蠹起生民涂炭遂使陛下宵衣旰食忧形辞色累下哀痛之诏布宽大之恩而天下犹未定也今臣复蹈前辙贪冒恩荣不知退避岂惟负陛下知人之明抑亦有妨朝廷进贤之路非臣所以报陛下亦非陛下所以望于臣也盖臣学问之浅深德量之大小非他人之所能知而臣自知之所谓吾斯之未信者岂敢炫石为玉以自欺其心哉然酒与帛天下所以奉陛下者陛下得以私与人臣不敢辞也名与器祖宗所以遗陛下使与天下之贤者共之陛下不得私与人臣不敢受也伏望天慈特赐俞允收回恩命容臣以布衣赴阙入觐清光摅其一得之愚以为涓埃之助然后退处山林咏歌尧舜以乐太平实臣至幸也而使者坐驿有司临门迫臣就道必欲令臣亲诣辞免臣累更忧患素抱羸疾道路劳役至于海上复感风痺不能前进谨奉表以闻

乙巳年千秋节贺笺 朱模

五百年有王者兴适当今日千万岁愿圣人寿茂对昌辰天地协祥臣民交庆（中贺）继天立极敛福锡民应祷而生弥诞神光之室乘时而起肇基王气之都是皆天眷之所隆夫岂人谋之可致故十载克成乎大业而四方益闡于丕图江汉既已朝宗闽广固宜职贡余浙正须秉麾而顺邊淮岂待仗钺而从盖将北定乎中原抑宜入承乎正统一人有庆万福攸同某等遠牧虎藩遥瞻象魏莫克对紫宸而拜益深抱丹悃之诚航海梯山重译悉圖于王会普天率土三呼咸比于华封

洪武戊申贺即位表（此下三篇代镇徽刘总制作） 陈光

开亿万年之洪基丕昭干运履九五爻之尊位茂对泰交海宇同风人民胥庆钦惟皇帝陛下由舜仁义兼尧武文好生格上天之心创业溥圣人之智驻蹕江左黔黎先被于来苏直指中原黄圖即覩于无外肇登大寶俯徇輿情臣猥以凡才忝司戎寄爵位有守莫陪冠冕之聯班虎拜惟寅遥庆车书之混一

贺中宫笺 陈光

帝同干运兼资内治之功后協坤仪茂正中宫之位九重有庆四海腾欢恭惟中宫殿下稽时为春自天作配柔嘉维则式歌正始之音溥博无疆特着顺承之德膺临轩而发册专主壶以齐家光启椒房益绵瓜瓞臣忝司外镇阻奉中朝覩日月齐光之辰曷胜螯抃衍寿富多男之庆长迓鸿禧

贺东宫笺 陈光

正月维新茂建震宫之长前星增耀肇开泰运之隆一人元良万方欢庆恭惟皇太

子殿下式膺储贰密领抚监整鹤驾而有严大符民望听鸡声而问寝上悦天颜邦本崇盘石之安皇圖益维城之固臣忝镇练水莫造笄班职守是拘惟仰日月重熙之运颂歌有永远同海岳戴德之诚

乞恩归老奏 程信

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臣程信谨题为乞恩归老事切惟古者天变垂象为大臣者或上赐策免或自劾罢归载在史书以明示戒兹者彗星为灾圣情忧惧正君臣交修之日而犬马之心非不自念仰承天地之恩圖効涓埃之报奈何老病侵寻有加于往昔才识短浅无补于圣明迩来言官以御史方汉与臣争坐造言传诬交章论列俱蒙圣鉴孔昭臣不更析但其言臣妨贤一事诚为至当臣已三疏恳乞休致圣慈眷勉至于再三感恩抚躬不能自己况近世以来士风委靡公议混淆致灾之由或出于此使臣不知去就之机犹致是非之辨则已涉于固位保禄之嫌益非皇上弭灾消变之意是以不避罪愆披露衷悃虽皇上诏旨以大臣轻去为恤以人才难得为念自臣观之凡今列职庶位有爱君上惜国体能不为人颀指气使者皆可用也何惜臣一人而不上念天变下恤人言矧臣犬马之齿已迫衰朽风湿之疾动踰岁年眼目昏花精神减少家居之时一惟凝坐趋朝之际必藉人扶力已殫于一身心徒存乎报主理宜恳乞骸骨归老田园伏望皇上怜臣衷情将臣放归闲住以荅上天之谴以完老病之躯且以见朝廷于大臣全进退之礼■〈廿马〉始终之恩出于前古万万也臣不胜激切恳祈之至

南京叅赞机务谢恩奏 程信

南京叅赞机务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臣程信谨题为谢恩事先奉勅谕命臣南京叅赞机务兼理部事臣已于成化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南京会同守备太监安宁李秉唐慎成国公朱仪等到任管事讫臣本一介书生仰荷累朝知遇虽数叨于任使曾无补于圣明往者濫督王师出征蛮徼因犯瘴疠之毒寢成痿痹之躯荷蒙皇上俯从廷议起臣于在告之余特下纶音授臣以机宜之任夫南京乃祖宗根本之地而叅赞实古者留后之臣必得老成之人庶副保厘之寄如臣弩钝岂克胜堪既免其入谢于朝以逭奔趋之苦复赐之玺书而往以重机务之权加之面谕叮咛恩赉优厚顾才弗称抚已深惭窃念唐韩弘以末疾而宪宗特命肩輿护军宋富弼以足疾而神宗特许子扶入对微臣才劣实愧先贤圣主恩深有加前代臣敢不益坚素节固守愚忠操理兵戎恪遵圣训潜消寇变绥辑邦畿务收微效于涓埃仰答大恩于天地远瞻枫陛更献堯言伏望皇上兴文事修武备永垂宗社之规亲君子远小人协副天人之愿臣不胜惓惓感恩激切之至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二

（明）程敏政 撰

○启

贺李右丞纲启 汪藻

伏审恭被策书进居丞弼精忠贯日正二仪倾侧之中凛气横秋挥万骑笑谈之顷国须贤立天为时生恭以某官厚德镇浮英材经远得文武弛张之枢要独运胷中明古今治乱之渊源不专纸上爰自践扬之始每勤献纳之忠老成尚有于典刑天下想闻其风采昨属强邻之扰上贻当宁之忧夕烽既彻于甘泉清蹕将遘于汾水惟公夙夜与国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议九重之邃留家誓死饔血书词销大变于胚胎转危机于呼吸泊干戈之指阙授桴鼓以登陴义动三军人皆奋死威行万里敌已请盟身虽九殒以一生国则崇朝而再造既名高而众媚乃谗就而身危士讼公冤亟举幡而集阙下帝从民望令免胄而见国人游经艰难益见奇伟方主上清明之今日实邦家希阔之昌期欲众贤同建于事功非雅望孰为之师表将万世维持之是赖何一时康济之足言某久托余光欣闻盛事虽无缘进旅退旅陪宾客之后尘岂不能大书特书续山林之野史岩廊多暇岁律方春愿精寝寐之调用副苍生之望（陈定宇曰李公公忠文武硕德全材靖康之难极力扶持建炎之初沮于谗口太学生陈东诣阙乞罢汪黄用李纲士民不期而集阙下者数万未几有此除浮溪以启贺之事词俱妙）

徽州到任谢执政启 汪藻

误膺明诏擢领偏城地接行朝盖今日股肱之郡世聯编籍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废恩深叨荣愧甚盖念某一从去国十见周星投迹异州谁复过门而问字疲精断简徒知仰屋以著书敢图三锡之余乃假一麾之便遵途浹日入境班春城郭重来疑千载去家之鹤交游半在或一时同队之鱼退省惘然曷为臻此惟蟠木离奇之为器自大钧块轧以无垠兹盖伏遇某官间世真儒中兴名相坐筹帷幄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庙堂复万里輿图之旧俯怜衰朽久遂退藏爰力挽于江湖俾再临于民社寻童子钓游之处虽就榛芜望先人丘墓之墟已寃梦寐幸士思之粗慰宜民瘼之深求某敢不专务抚循仰分忧顾褰帷问俗姑荣衣锦之归上印还家终冀挥金之乐（黄氏东发曰城郭交游一聯此潇洒出尘之语）

贺韩枢密（肖胄）启 汪藻

伏审光膺诏册进陟机廷既廊庙之得人知朝廷之能国恭以某官清名藉甚雅望岿然四世五公门阀独高于天下十事九律计谋有补于国家徧扬清近之班深结圣神之眷回翔滋久金属实劳惟豪杰之士无待而兴难稽经济况公侯之家必复其始果被简求某蚤辱误知欣闻休命属拘挛于印绶阻趋造于门墙暑令清微政涂丰暇冀慎鼎茵之节永为宗社之休

贺张韩岳三帅加枢密使副启 汪藻

伏审诞告明廷延登近弼运筹决胜久分疆场之忧当轴处中遂正庙堂之位折冲虽旧注意惟新恭以某官禀气雄刚受材英特任心膂爪牙之寄积旗常鼎鼎之勲惟文武以兼资故君臣而默契昨属羽书之急亲烦幕府之行军容一陈士气百倍殄万里憑

陵之敌安两淮震扰之民累岁贤劳虬虱几生于甲冑一朝醲赏貂蝉果出于兜鍪某早托余光欣闻异数偶左符之拘缀阻东阁之进趋暑气方新政涂多暇冀慎寝饗之节用承旒宸之休（金陀粹编云三帅之拜以启贺者甚众惟汪公虬虱貂蝉一聯人亟称之）

贺毛察院启 汪藻

伏审亲奉诏除进居言责开众正之路立太平之基结知方深有识相庆朝廷以数闻直声为盛治之世君子以得行己志为光亨之时然下或依违而不能充上所求上或忌讳而不能穷下所学岁月忽焉已至功烈如此其卑求一举而两全旷百年而几见若处尽言之朝而叅风宪之任当正色之地而得人材之英举世所推非公谁可恭惟某官阁下性合天道材周世资经术自为名家文章不随人后杰立千百辈上一时争慕于风流漂泊十五年间万口皆为之叹息起自江湖之远归从鸕鷀之游广廷纔望于清光即日立登于要路付柱后惠文之事观胷中云梦之奇盖尝闻议论之峥嵘知能救风俗之颓靡当令藜藿之不采无致玉石之俱焚张胆明目于数步之间收功立名于万世之后虽行藏岂不在我恐弹击非以处公行被褒嘉别跻禁近某离羣甫尔闻问欣然知公道之得人虽懦夫而增气春律晚晚台纲静深愿为清望以自持当有神明之阴相

复待制谢宰执启 程俱

毁瓦画墁久窃真祠之禄簪笔持橐再生法从之班误膺纶綍之恩仰愧陶镕之赐伏念某生而孤蹇老益钝顽操心也危每谨枢机之发临事而惧不踰绳墨之间泊忝备于论思益勉图于报塞断断之愚曷有区区之意已疎省咎空山惊五年于过隙嘘枯寒谷与万木以皆春怵惕靡宁岼嶫有在此盖伏遇仆射相公忠嘉致主勲畧济时八柄诏王毕协至公之道百工熙绩率由亮采之功既乐善以达人每弃瑕而观过致兹拙戇亦预甄收病马已疲岂有腾骧之意老樗无用庶全拥肿之生过此已还未知所措

贺程待制（迈）知温州启 朱松

伏审甫趋召节亟拜纶恩延对西清虽竭嘉猷之告偃藩东道重违荣养之求谅惟物望之金谐岂独私惊之欣属恭惟某官材高国栋望重耆英践履纯明凛奉身之一节风猷强济歷尽瘁之百为越从记注之严出总委输之寄被恩言于三锡素简清衷席峻望以九迁待周华贯丐便亲輿之养就分帅阃之符俘大海之鲸鲵出遗民于涂炭果膺号召益见推明陟降殊庭副仄席辍殮之叹藩宣外服有击鲜戏彩之欢度少愒于名邦即进婴于密务某门阑下列乡党晚生凿枘不谋了无心于经世斗升自役方苟禄以逮亲谬蒙收録之恩因有攀援之意阴虬自跃傥密会于风云朽木难雕或蒸成于芝菌永言欣悻莫罄敷宣

与赵经干启 汪应辰伏审既被辟书即奉俞旨辕门增重桂岭有辉伏惟某官蔚以卿材生于公族信厚皆如麟趾夙着清芬弦歌焉用牛刀亟登最课属南邦之开镇虚右席以招贤锥之处于囊中昔已知其特异罗而置之幕下今岂待于先容姑藉佐戎

之谋实为储帅之地应辰失德云久窃禄于兹将承警欵之音更托帡幪之庇其为忻忭岂易敷陈

与李提刑启 汪应辰

伏审钦奉诏书洵持宪节先声云泊舆论交欣恭惟提刑敷文识虑精明才猷宏博仙李之根远矣世德弥芳棠棣之萼粲然相门未艾视彼黄阁实吾青毡而乃俯就外官坐成遗老郡守监司之寄几徧厯于四方门生故吏之余或先登于要路矧兹夔峡亦辱使轺庶狱纠纷幸平反之无害疲民凋瘵赖賑恤之有方苟种德之可为岂屈身之足问顾惟懒拙久幸依承兹复同寅庶几蒙益枉诲音之良厚知眷意之特隆感愧之懷敷陈罔既

上虞宣抚启（允文） 汪应辰

伏以经武斗枢之庭宣风井络之野安危所寄内外惟均注意特隆具瞻胥庆恭惟宣抚枢密知院受才闳博蕴德纯全以孝为事君之忠以仁为救物之勇我战则克盖传心于圣门匪夷所思独取必于天理经画世故调和政几无施不宜有本如是虽举身而远引亟承命以遄归惟蜀僻在一隅惟帝明见万里当宁太息命公往厘靡惮暑行之勤以宽旰食之虑制胜堂上即坐收于全功拜相军中当复见于盛事益沛为霖之润永扶置器之安某拙疎庸知照有素免于罪戾悉繫庇冒之然奉以周旋兹复趋承之幸其为欣忭实倍等夷

还乡谢人惠书启 朱熹

远勤车盖已欣获奉于清标宠被函书复喜与闻于雅趣第惭衰陋莫称揄扬虽请诵其所闻盖尝自竭尚敬修其可愿式副深期过是以还未知所报

代贺张魏公除枢密使督军启 吴儆

光膺策命进长枢臣兼太公九伯之征督安石诸军之事士气百倍舆论一新某官命世奇才应期硕辅尽护诸将威名素震于边邮再造皇家勲烈独高于今古属太上兼南北之变而宗臣更内外之除二纪山林益系四方之望同时将相独遗一老之尊盖天心有悔祸之期留人杰为兴王之用果亟还于湖海畀专付于江淮人心恃为长城国势重于大吕将成功于不世复出命于非常会羣后以徂征当无待七旬之格至太原而薄伐期立成六月之功某顷守留司深虞边锁颇丰府库以备师徒逮兹幕府之开乃在海隅之远莫预功名之会徒深倾属之私羽檄交驰筹帷良勩愿谨饗殄之节永孚家国之休

与桂帅张南轩先生启 吴儆

大纛高牙想制阓威容之盛属韃戎服望辕门兵卫之严欣悸交怀夙宵假寐某官渊源圣学师表儒林惟有之是以似之太戊赞于伊陟在贤者识其大者孔子传之孟軻凡开物成务之殊功皆养气存诚之余事用能弘济于艰难之日而雍容于进退之间虽素位而行不愿乎外然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徒以交广要冲朝廷最远蛮貊赖威懷之畧

兵民须镇抚之宜官守恃远而或偷边防循习而或弛久资輿望肃付戎昭宅南交秩南讹时重羲和之命觉斯民以斯道况当尧舜之时我公其归天子有诏某州县下列庠序陈人章句诵习之虽勤尘埃奔走之亦久退不能为一身之计进不能取当世之资嗟壮志之几何已邻衰境抗尘容之若此敢意荣途顾以罪戾之余宜置蛮荒之表故虽远戍敢叹遐遗不图流落之余获托照临之下以身受察引领自归虽仰视堕水之鸢不堪上鹜幸南飞遶树之鹊未叹无枝

谢洪徽州适撰休宁县学记并书启 吴徽

木铎振文已新羣听银钩备法更伟遐观凡与承学之流实佩宣风之赐窃以十室之间必有学盖党庠塾序之遗凡学之立皆可书实鲁颂頌宫之意苟学之不讲则德之不修而言之不文亦行之不逮惟休宁右儒之化自颍川筮仕之初载新黉宇之卑用振文风之陋衡湘为进士皆以子厚为师齐鲁言春秋悉本胡毋之说积二纪渐摩之久号一时人物之蕃伐石冶金未有无穷之托思人爱树空懷勿翦之心岂期名世之贤乃假陋邦之守爰拯衣而愿纪蒙泚笔以颁成炳若丹青既不渝于悠久寫之琬琰当有补于将来恭惟某官道德高古人言语妙天下声蜚实茂岂碌碌琐琐余子之为事信辞严得是是非非圣人之意坐令穷僻寶此瑰奇奉以周旋敢怠书绅之戒更相告语庶消弭笔之风

谢辛大卿（幼安）启 罗愿

受察公朝本由推轂疏恩列郡亦既懷章退省孱庸惟深盛荷伏念某顷为别驾得近行台表于属吏之中期以古人之事万乘之器乃取蟠木以为容千石之钟至为寸筵而发响遂关渊听旋被明扬揆以生平知我莫如于鲍子闻之道路逢人更说于项斯意朝廷诸公之贤多门墙一日之雅傥非憑藉曷有超踰兹盖伏遇某官文武兼资公忠自许胥次九流之不杂目中万马之皆空见輒开心不假趨趨嗷嗷之请称之极口率皆沉着痛快之词褒袞甚荣梦刀既叶季布河东之召誉偶出于一人袁安楚郡之除选第因于三府至如羈迹全赖公言慚非共理之良曷称同升之谊某敢不勤宣上意毋负已知荐长史而称宰相之才事无近比期国士而用众人之报人谓斯何抱此愚心要之晚节

回通判刘寺簿（子澄）启 罗愿

登门甚宠夙依君子之光仪得郡鼎来首见故人之姓字况以一时之雅望摄行千里之化权方托交承深欣忭恭惟某官行无瑕玷学有本原表乔木于百年盖遵故物器蟠木于万乘非假先容顷前说于诗书遂入司于礼乐兹屈题輿之寄不辞越俎之劳度今日之事为力求其故既后来之善继兆足以行傥非其人恐孤此意顾历官何算执事所知属恭对于天颜荷晋迁于地望武昌夏口人知三国之战争汉广江沱古有二南之风化皆吾人之所诵与圣世之宜先幸尝交伯仲之间况其寄吏民之上方资警诲小效施为益招耒耜之民庶当有补稍弛锥刀之利兹固无难岁序峥嵘风威栗烈祈谨卫生之节即谐请益之私赞咏之惊敷宣罔既

登第后谢舅汪公（仲和）启 王炎

纔知丁字詎能起于儒家滥玷乙科实借辉于母党未及造门而谢遽勤飞翰之颁静言思之得罪多矣重念炎天资陋甚生计萧然无负郭五十亩之收乌能餬口虽插架三万轴之富何足谋身自伤偃蹇之踪敢有飞鸣之望偶縁天幸获厕时髦兹盖伏遇舅长学探根源识精藻鉴谓生子必过其父固误深知然非舅安有此甥亦由余庇炎敢不铭心自励衔德无忘题进士科名已觉傲荣于此日成外家宅相敢期振迹于他时过此以还未知攸措

代张帅撰除直阁谢宰执启 朱权

边庭息警曾微服遠之功内阁升华亟被陟明之典辞荣靡获拜命自惭顾惟叨忝之优知有遭逢之幸伏念某材拘近用识昧通方偶际遇于明时洊驰驱于烦使乘轺而逾五岭曷着能名授钺而总十连复叨重寄盖自虎符之始合遽闻羽檄之交驰潢池弄兵青海传箭虽守边兆衅之有自而制阃任责以何辞誓之以诛讨之威开之以懷徕之意粗能集事苟道乏兴温纶显播于汉庭异宠就加于尧阁循墙退避莫回天听之高望阙祇承未觉日边之遠靖言傲冒端有夤縁兹盖恭遇某官公议权衡盛时冠冕振平章之道治具毕张居董正之司人材允赖致斯茂渥下逮微劳某敢不仰戴恩荣力图报效抚綏殊俗毋求赫赫之功告语后人尚守平平之策

上刑部李尚书启 朱权

召以十行跻于八座元戎治最久说礼乐而敦诗书司寇位尊乃诘奸慝而刑暴乱正人居要善类交欣恭惟某官伟识际天宏猷经世材雄梁栋克胜任于明堂器重璠玕雅凝珍于清庙早由人望亲结主知献纳于日月之间持荷地禁步武于星辰之上听履班高自分帅阃之严兼领制垣之重雅歌投壶折冲万里纶巾羽扇指麾三军上促袞衣之归公秉介圭之覲从容赐对密勿告猷择乎人材景周公之立政张其纲纪契扬子之法言见几察微而消患于未形深防预备而保治于已定此皆济时之上计无非爱君之至言犹北斗之在天既司喉舌之要率东方而居左即拜股肱之良显册非賒奋庸可必伏念某黟山穷学璧水陈人两举而玷儒科粗偿力学之苦六考之为邑掾苟道旷官之虞曩以一介而负丞尝叨二天之巨庇与义檄于告行之际赐谷札于报书之间深感隆私敢忘高义兹获聆于盛事喜倍切于卑踪拾级西阶阻莫陪于簪履曳裾东阁愿终托于陶钧颂咏惟深敷宣曷既

与钱教授启 朱权

振藻上庠旧识文章之宗伯哦松下邑兹逢贤道之师儒谅同舍之不遗幸为寮之有托将趋丈席敢贡尺緘恭惟教授大中学探艺源行高人表瑰词华国锵掷地之金声清节冠伦耸叅天之黛色早蜚英于学省巍擢第于宸廷来游鹅墨之邦姑庀鱣堂之教青芹在泮岂久驻于谈经红药翻阶即迅登于掌诰某迂疎末学蹭蹬畸人予不负丞而丞负予以为不胜其任也我匪求蒙而蒙求我方就有道而正焉祈向之私敷揄莫罄

贺赵徽州启 程珙

晓朝丹阙尝随冠剑之尘春入黄山近望旌旗之影方念拂缣而自贽顾蒙蜚翰以相先有懷恭梓之言宁免负芒之愧某官家承懿学天子长才唯能沈浸于古今是用发挥于事业早膺妙简亟造周行鸡舌含香金共期于得路虎符分竹乃自请于为州惟是新安今为屏辅洞深云紫昔贤尝慕于空仙人悴烟青近岁不知其生聚自听显除之命咸兴来暮之歌今者卜日开牙諏辰布政澄光拖练顿清门外之溪喜色映人更好城头之柳某无从望履徒切摇旌与田野之氓虽切倾于善状选郡国之表谅难久于偏州赞颂惟勤形容莫既

回五城黄制干（雷利）贺生启 程元鳳

寻盟洛社惊蓬门六矢之垂寄兴郢歌辱梅驿一枝之贶如咸之感佩谦之光恭惟某官罗星斗胸抉云汉手非丝非竹宛然五十弦之锵如松如椿侈以八千岁之祝揆情则过切意良勤崖约一笺莫敌黄绢幼妇之作珍藏十袭顿增白髮老人之华

周礼得举谢启 方岳

圣天子新治平之政饬士习者再三乡大夫登贤能之书推礼经于第一凛有卢前之愧喜无牛后之嘲何德堪之为幸多矣试尝谓士生尧舜之世谁不欲身致晁董之科矧惟琴瑟之更张岂复笙竽之杂袭风飞雷厉汉札十行地辟天开唐文一变乃酌计偕之愿聿回儒学之心于然而来卓乎其杰犹共逐中原之鹿人人自谓得之至独为前列之龟区区祇有惭耳顾如某者仅若而人结发从诸公之遊切考太平之典束书有四方之志愿为君子之儒虽极知文举之才踈未易诋洛阳之年少一灯夜雪两载秋风思昔故家起鱼龙而沐日翳我季父犹鷗鷖之在天寥乎相业之无传幸而书种之不絕贾予余勇与众先登孰云扬糝之前或叹穿杨之巧邑有故事人多诵言谓畴昔当甲午之元尝魁北斗以春秋无己亥之误遄冠南宫意其气数之循环有此功名之故的兹盖伏遇某官蜀文翁之教化今韩愈之声光抉云汉分天章涵浸诗书之泽呈琅玕叫閭阖浓熏翰墨之香言观才屈宋而道羲皇将使家皋夔而人稷契玉我文明之治锵然熙治之朝有嘉燕凝不知螽跃迄致辽东之献亦空冀北之羣某敢不连拔茅之征乘破竹之势鸟之鷖累百数而不如鷖已先雌伏之卑鯤之大几千里而化为鹏遄借乘风之便丹衷所属尺牒奚殫

代贺袁大监（甫）启 方岳

恭审涣发纶函晋升缮监帝曰兹惟师匠入紬金匱之书时则有若儒宗无负玉墀之对夫以海内寡二之学蚤收天下第一之科十年而到凤池窃以为晚五工之居雉正其谓斯何独喜端人之登可为清朝而贺恭惟某官绪守挈斋之训亲得慈湖之传吾之心即周孔之心曾何求于纸上所谓道非尧舜之道不以陈于王前方其发诸词章初无意于科目九万里而风在下奚计修程三千字而日未斜特其余事出用于世欲行所言第观使指之将明夫岂儒效之迂阔乘轺而讲荒政溺由已溺饥由已饥驻车而谈圣经

仁者谓仁智者谓智洪惟箕翼之魁宿端是青齐之福星盖其所懷之春或者不言而化人皆悼汲黯此声在江之东上不见贾生有诏自天而下若曰咸五登三欲帝万世卿其袭六为七作宋一经不然营缮之劳曷究弥纶之蕴某不量其戆敢诵所闻窃惟古之共工皆有关于世变如制度之先朴将风俗之再淳作大匠箴而献诸朝尚何容喙读梓人传而知为相所愿留情

代贺赵大资（葵）启 方岳

恭审诞播制函峻班书殿真儒无敌于天下帝其寬北顾之忧此属已在吾目中时则有东归之喜于皇王佐允穆宗工恭惟某官识际天人勲在社稷蜚声轆轳于五纬有管夷吾则何患为著书羽翼乎六经皆孔安国所未到者惟其平生不为纸上之学以故仓卒能吐胸中之奇属烽燧之障天鼓貔貅而略地顾何负于汉贼折尺捶而笞之所未下者聊城不遗镞而归我方为宗国无穷之计尽复宁人有指之疆誓将挽九河以洗氛埃詎曰画一江而限南北皇灵斯赫儒效岂虚言观畴昔之所成奚至今日而未相翳股肱之寄在忠力当摠坐论之漠然道德之威成安强正赖折冲之畧特异优崇之典升华禁邃之庭增重麟符视仪■〈氏鸟〉阁词掖下丝纶之制盖一命再命三命而益恭太常兼钟鼎之铭其大书特书屡书而未已丕视功载厥有彝章灵夏未服而韩相行共倚瑯戈之重贝州既平而潞公入遄观几舄之还某嘉与斯人铺张伟绩藏在盟府夫谁曰彭越之同功讯之司宗抑岂比汾阳之异姓式徯介圭之覲具隆岩石之瞻闻边吏之戒余氛洗甲兵而不用谓中国之相司马读制册而可知仰斗之私与江俱下

代贺高运使启 方岳

伏审辍自鹄墀诞分虎节引星辰于碧落有开蜀道之天将礼乐之皇华不遠长安之日窃窥帝意深有庙谟若曰当宁思古名臣其维武侯为时王佐每读出师之表无惭伊训之书虽吴魏自裂而三分岂汉贼可岐而两立草庐所蕴竹简莫传盖卧龙之螚匪徒然翳流马之运其小者乃睠西土而凜有遗迹寬予北顾者詎无若人幸今天道之好还大快人情之共愤何止扼吭而拊其背已焚老上之庭恨不食肉而寝其皮爰戮防风之骨然灭夏之未几方邻敌之可忧试尝以唐书与五代史而考之其见于中国亦三百年而余矣既怀残而相啖会肆欲之无厌如使驰突于封域之间奚啻鼾睡于卧榻之侧吾恐患方深耳见谓一秦之复生公其起而图之纵无百参而何缺若然则朝家之委寄夫岂惟使者之将输闻之缙绅伟哉纶綍恭惟某官道山蓬莱之胸次楚泽云梦之笔端当其排闥阖而呈琅玕信已跨昆仑而餐沆瀣乃烦视草出董飞刍意者复周土宇而兴六月之师其必张汉天声而决千里之胜饱吾貔虎取彼鲸鲵折尺捶而笞之不留敌以遗君父无只轮之返者迄安边而立功名使鼎湖弓剑之藏与渭上衣冠之庙王气开而天地辟边尘靖而河洛清则多多益办之勋皆陈陈相因之助以使诵言于诸葛不复比数于萧何某布所闻匪为之佞逢此盛举未尝不叹曰江左之有夷吾迟之几何将亦相戒以中国之相司马惟抵掌而谈天下之事敢折腰而及吾身之私其若翹瞻莫殫忻颂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三

（明）程敏政 撰

○启

代谢升启 方岳

伏以十室必有忠信锦制何功一字严于春秋袞褒甚宠不图今日复见古风每观世道之波流窃叹人情之澜倒一鵬挟兔则必子公帝成之书五羊易牛猥曰孔融通家之契势利之合习俗所同故天下无公是非惟视緘滕之巨力虽常情有私好恶难絶绋袍之故人矧如虬虱之官旁乏蚍蜉之援未及识荆之半面且微蟠木之先容傥然取之猗欤盛矣顾某碌碌徒抱区区盖尝从诸老以游未甘为俗吏之事簿书耳狱讼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间保障乎茧丝乎直付之六太息而已曾何材谄而有声称岂闻堂下之言遂取沟中之断刺驰雄墨绅佩雌黄月明而乌鹊依岂待绕枝之三匝水击而鲲鹏化是为运海于一飞此盖恭遇某官如古人之特达而急于贤慨公道之寂寥而立于独耻胁肩而进者宁取吕医山人以为高市骏骨以先之不縁谏议书信而后予恭惟盛德有激懦衷某敢不自庆所遭勉思其至一经品题便作佳士敢辱已知毋失名誉善事上官不为私谢第持家训仰报师门

两易邵武军谢庙堂启 方岳

同舟遇风其敢视人之溺邻国为壑不虞按吏之遥脱非覆帔以如天谁与转移而易地某知自矣请具陈之伏念某穷且益坚愚而自用当汲黯之妄发不能为性命而忍湏臾虽李广之数奇未尝以屈辱而遽摧沮故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毋得罪戢独宁得罪高明平生所为每坐如此会守庐山之荒垒正临汇泽之重湖飞扬舳舻惟罇舟之湊集隳突闾阖甚羣盗之啸呼每挺刃以骇吾民至杀人而尸诸市可为太息莫敢孰何岂图雄霸之风乃见清平之世此而不戢乱亦非难痛绳治之真是驱龙蛇而搏虎豹稍愆艾矣幸无舞鳧鱗而号狐狸独有湖广之纲稍敢据康庐之石闸薄人于险竟致漂沦吁天何辜有来赴愬然则为之长者得不追而杖之夫奚桀黠吏之单辞已触权贵人之盛怒冠虽蔽不以直履人谓斯何水之激可使在山虑不及此其所谓之体统实可骇于文移纵自卧上床使客卧下床未除豪气然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胡涉吾疆骤腾劾奏之章重费并包之度此盖伏遇某官以皇极容受以大明照临谓尔湖广谓我江东了然汉地理之志劾此邻邦劾彼朝士岌乎唐藩镇之忧于其不得已之中示以聊复尔之意蔽自密运薄言对移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似无伤于毫髮待以国士报以国士敢敬布其腹心尚念某草茅之习固然萍梗之踪方定若曰统临之部本无界限之分恐郡国难而朝廷处之亦难既江东可则福建奚其不可畏首畏尾吾身余几谁云天地之寬何蓑何笠尔牧来思孰与山林之密敢因摧谢并以恳祈（按湖广纲卒过南康肆虐居民公榜之

湖阩贾似道劾公无体统朝廷为易郡然南康不隶湖阩实似道之横云)

谢吴侍郎举著述科启 汪仪鳳

持囊簪笔荐扬匪轻弄翰操觚典丽过许不由媒介之请可谓特达之知尝闻春秋褒贬之公定于一字游夏文学之取列在四科盖简厥修简厥不修者激劝之微机而观所主观所为主者考核之要法揆以宗臣十科之建叅诸冢宰八柄之司虽索骏未必按图然存羊尚能爱礼况夫著述至重尤非踈浅所宜必有本本原原殫洽之胸始擅表表伟伟雄巨之手传作毛颖犹议类俳经续孔麟或讥失僭顾惟庸妄曷副品题伏念某出言无甘刻志徒苦习场屋之破碎安得风行之涟漪事笔砚之雕镂颇识霜降之涯涘每叹漱芳无润几回结柳送穷间于饮墨之余尝效抽黄之对自惭馥馥窃鄙喧啾过蒙蒸菌以出芝徒觉引萝而附栢以端凝而旌其资禀以敏贍而励其词章调八音于哑钟粲八珍于陋簋若为称塞但切凌兢此盖恭遇某官秀孕于台望高乎斗论思密勿龙墀引听履之星师表尊严鹤禁导重离之日为善类立绳准为人材开垆锤雅在拔茅遂叨采菲某敢不激昂自力增益未能仰佩淑私擷文章之小技俯殫誓报守节谊之大闲皈倚之忱铺菜其槩

与曹徽州启 许月卿

趣装曹参已歌来暮受廛许子敢缺恭先(云云)既激西江以苏涸辙之鳞盍运南溟以展垂天之翼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时止时行莫之致而致莫之为而为有义有命丹墀眷渥雄阁任隆亲水地之侯仍木天之阁以昔绣衣之霜凜为今皂盖之春温惟花屏山练带水之奇遭焚林田竭泽渔之后欲回生意必得真廉彼贵职之卿囊帛匱金而已矣此名世之士渊珠山玉如是哉欢迎西屿之儒英快覩东嘉之文献唐之壮郡今则漏卮守令牧民不损犹应言损水旱仍岁有闻更不以闻既无思溺犹已之心安得遗利在民之意传舍而又传舍富州那复富州近因三准金银之闕殊觉十室茧丝之苦折帛久例忽增一斤茶租凿空骤盈五百他可以类推矣其何以堪此哉拯溺救焚帝遣慈祥之父母兴滞补弊公行寛大之诏书民其瘳乎人所欲也因念歛黜之地旧为财利之区近观婺女之范公遠考盘洲之文惠凡而相业一自吾州典举今年尚忆细侯之竹马运筹他日却观诸葛之木牛驾熟路之轻车添新安之故事某三秋萧葛千里婵娟风紧西淮交承托云仍之久地寒东野覆庇谢天幸之多

补中谢魏守(克愚)启一 汪复

伏以侯邦贡士莫能决胜于兰宫帝学储贤偶获叨升于槐市虽抱中眉之愧幸乘奋翼之机复取青毡咸由洪造切谓成均才之囿擷其秀而艺其苗君子邦之基南有杞而北有李是以累朝之化迭崇造士之科或颁湖学教条或立辟雍选法奎画洒圣贤之赞珉刻昭垂王纶演忠孝之言玉音诞布栽培有道润泽无穷学校自数年来议论为一时重排云阖阖争台諫之是非披腹琅玕与庙堂之可否恢恢公道凜凜清飀盖礼义廉耻之维既张而德行道艺之教素熟不负所学是隱然有益于邦家所好非名岂蕞尔争

雄于禄仕必有囊中之颖方堪馆下之生如某者材劣穿杨命穷嗜歎世系分龙溪之派素亲经训以当菑畚严君登虎榜之名亦由贤闕而纾簪笏慨念箕裘末绪益研屋壁遗编幸因二千石之作成遂偕十五名而充赋固尝志其大者徒嗟竽瑟之非抑又思其次焉自叹齏盐之分眷此日圜桥之试惟吾邦中的之多敬义夹持虽渊源于朱子诗书宗主端倚仗于黄堂恭惟某官某秀毓岷峨清涵江汉鹤山正印接周程诸老之传龙首名家有晁董公孙之对声猷藉甚地望巍然白水黄山暂屈尧阶之步武朱轡皂盖首崇鲁泮之涵容聚五魁于奎宿之临揭一邦为天下之最肆令鲁钝两入钧陶某敢不乘此梯阶益加砥砺鞭駑为骥附鳳攀龙圈守约之红喜见父名而起敬解校优之褐愿沾师训以成功过此以还未知所措

二 江恺

言念申泮水之颂夙列诸生诵豳风之诗冒魁多士过厘拂拭自愧荒唐伏念某簪绂家声菑畚经训匪有江淹之笔夤幼稍异于羣儿滥入许劭之乡评长获承于诸老遂滋狂妄輒昧揣量痴守壁中科斗之书期对殿上龙蛇之影仅有一筹之失尝射目而中其眉谓收再战之功将抗吭而夺之气事出不料机每难逢苍狗浮云斯湏改变黄鸡白日荏苒推迁倏过强仕之年竟入无闻之境抱遗经而浩叹抚流运以兴悲承家箕裘与世竽瑟旧传不龟之药期以取封今擅屠龙之能竟成无用未甘终弃犹复沉思尝闻前太史之官奏奎星陷二十年而不见自信吾夫子之心如皦日歷千万世而常明诞告万方飞龙利见思皇多士屈蠖求伸方快大旱望霓之心又作密云不雨之叹政懷抑郁乃值作兴突入词锋笔阵之场叵深伎痒唤回桂花桃浪之夢又觉情伤然成吾党小子之斐然亦事是邦大夫之贤者兹盖恭遇某官地灵佳丽天产英豪侨寓芝山屈临星渚有宋处士仲光之清德追汉宰相弱翁之风猷弹单父之琴宣流德化兴文翁之学主领儒宗化洽一同政成三异由知兵而知国因铸金以铸人久矣花城植盈门之桃李兹焉药笼求医国之参苓于敝帚而享以千金使駑马而价增十倍惊人盛事咸观接翅于鴈行及我嘉宾并羨受徒之马帐虽云画地为饼不可疗饥亦是空谷闻音孰能无喜某敢不益加淬砺无负甄陶江总妙文章既幸受知于今日魏征劝仁义尚备选举于他时

迓邓佺事（文原）启 江恺

言念月令云夏録断簿囚刑官为秋潜消酷暑恭闻叱馭敬迓鸣驄伏惟绣使相公先生产自蜀珍传于曼系高才硕学昭代宗师欲广厦屋而寒士大庇以欢颜儒台出典说古战场而日色不迷于过眼文阵纵观矧思河洛之水功圣朝新崇于庙貌而续岫嶠之碑字明公独被于纶言上已识为行之秘书人亦望其坐而论道必居清切不负文章是何露冕以行春尚未结綯而侍禁为騫有节操忠信而称长者亦彪为聪明康强以号老成夙有家声允孚邦宪故举平反之责爰属慈惠之师已见澄清晏若全闽之峤又烦諏度来此大江之东绰着外庸趣归中直某在士林久叨于宏庇瞻使节冀覩于末光惟徃秋闻分篆以出司已计日候扬旌之入境固知望白玉署而少却是必为朱徽公而一

来无何问俗遽辍于轩车乃讯校文有资于衡鉴未见善人得见君子尚切私心惟可大受不可小知斯为慰望祇饮吴郡水恨挽邓公之不来幸种玄都花还在刘郎之去后神灵河殿南斗亦避文星岭峽炎蒸西山致有爽气謹传骑竹亟起扶藜集衿佩以群趋撤檐帷而快覩修辞以贄事小夫竿牍之为恭仰首以瞻见大巫神气而已索人为嗤点鬼更挪揄夢笔江淹顿焉才思尽矣笑人邓禹为尔声气寂然惟是强颜倘蒙流盼其诸悃悞罔究敷陈

谢徐则山增紫阳月廩启 曹泾

伏以梁炊夢断可能餬口于四方芹水春回不待折腰而五斗见闻为竦被受知慚恭惟路教翰学清气玉山太宗棗埜魏公之笏故在还乃祖风子幼之文最佳源于外氏九万鲲鹏而天路一双龟鹤以璜宫春容讲篇深挾先儒之旨纵横笔阵尽降余子之心方鼎新苹故以尊明伦之瞻亟养老钦贤以奉扬庭之意事闕风教光照云山已分蕉鹿之成空忽似辙鱼之得沫接也以礼受之矣宁湏通乞米之书无所用心难矣哉尚堪为炳烛之学是名称塞敢昧皈依

谢唐长孺和元日十诗启 曹泾

伏以不类而诗已分曹墙之短倚歌而和忽惊唐律之工况侑专书具陈世契赐诚出于望表感固溢于情涯恭惟某官遥胄比阳高流练水六典家学尊翁之臞似梅大雅宗风仙人之谪姓李认自渥洼之种知为梁栋之材闪倏萍云逡巡角弁别三日刮目相待故非吴下之蒙读万卷下笔有神一似少陵之甫慨此江空而岁晚居然色正以芒寒尚念吾衰犹为父党飞鸿之遗泥爪往迹虽陈骅骝之起霜蹄修程自驶何许得永元之赋于焉洒赓载之题泉不择地而流凉同游戏玉乃无胫而至奚以称蒙既昭佩岁寒之古心且穩挹天葩之奇馥十重斯袭万谢为宜某不恨数奇颇怜才尽无青玉南金之报姑循骈俪之遗有风泉云壑之逢定究轮囷之蘊

贺胡云峯先生归教星源启 胡初翁

恭审命颁省闕位正儒宫芹泮生香独为守礼义之国杏坛振响奚必去父母之邦龙象筵开鸞鱼机变窃以天下道为最大涣若日星古人学必有师岿然山斗矧表仪乎学校尤闕系于纲常能百川回强澜韩愈始无慚于博士徒清夜动春酌郑虔亦奚取于广文就兹去取之是在左右也恭惟某官气涵刚大学造本源夏云多奇峯舒卷满懷之乐意秋月照寒水光芒千古之道心洛下林泉日惟玩易城南灯火夜尚读书伯鱼常自适于过庭渊明每不轻于出岫属者锦屏转晓绣斧行秋谓紫阳夫子之乡岂无遗老仰安定先生之裔喜有闻孙敬攀孔席之春风希沛周庠之化雨狐狸号鳧鱉舞宫墙方厄于羣阴虎鳳跃蛟龙翔宇宙划流于正气六籍天开而地辟诸生雾滃以云蒸观听维新氛埃一洗然而尚有管蠡之见以陈琴瑟之间非曰大言不无过计泛观人物厌耆旧如家鸡但喜功名视教化如刍狗欲敦末俗先籍多人丕宣宗旨之精微尽扫异端之凡陋盖天理之昭终古不朽而人心之放有时而收大学中庸发知行之底蘊经义治事全体

用之工夫迥周程有继往圣之功会朱陆而成一家之懿非特揭斯文之日月庶几回太古之乾坤作新之余指顾可俟此日周公仲尼之道咸使北方以推尊他时玄龄如晦之勲端自河汾而选出愿坚晚节式副輿情某徒有斐狂不知讳避少也未闻大道粗加鞭辟近里之功长而懒逐浮名惟抱周流忧世之志节逢振铎殊重弹冠欣虎座之有宗顾蝇鸣之敢后他人不如同姓公无苜蓿盘之吟得贤能立太平将促薇花省之召其诸依向罔既敷宣

上陈定宇先生启 金梦岩

伏以学必有师本传道而解惑贤则希圣思入室而升堂盖将欲溯性理之源流岂徒专习科举之事业玉必琢而成器木须揉而中轮物且如斯人胡不尔窃有请也能勿悔乎恭惟某人学究天人名薰宇宙二帝三王之道融会于心一圣九贤之书贯通其旨学不厌而教不倦折中矩而周中规衍济南伏生之年地行不老高少室山人之价天爵自荣昔尝取重于乡闾后乃宏开于家塾广纳四方之学子乐育天下之英才著述流行施君子之教雨薰陶渐染偃小人之德风如某者虽以至愚亦幸私淑切瞻山斗恨药石之未承每对灯牕喜诗书之窃诵秋风槐棘托交高第之二三浙水舟篷共讲斯文之万一亟欲拜于丈席庶少见于寸诚羈绊百端稽迟数月輒抱竞辰之课上滓耀星之芒疾在膏肓药惟求于瞑眩心同蹊径第有赖于开通生我者父成我者师敢冀传于心法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尚勉竭于吾才眷恋之懷敷宣罔既谨奉启事恭诣席下以陈伏惟尊慈俯垂鉴纳

谢揭学士撰陈定宇先生墓铭启（代先生子明卿作） 倪士毅

伏以学师朱子先美未彰文配韩公丰碑有耀存亡均感遠迹咸称窃闻心无古今迹有隱显故虽心乎古学岂能使今人之悉知盖由迹本隱居正湏待显者之提掇况在深山之寒士尤资名世之巨儒伯牙鼓琴非鍾子期之听而孰察左思作赋必皇甫谧之序而始传固宜奏流水之音因可贵洛阳之纸斯仅长于一技尤不泯于千年矧惟先子之存实竭终身之力耕经猎史人皆推后进之范模著书立言志欲作先儒之羽翼虽已流传而刊布孰能特达而品题恐嘉禾稊稗之同生则美玉砮砮其曷辨既歿世不无遗恨在嗣子未获良图遂集同门博询志墓（此下元作金谓才能若昌黎伯既善为铭且闻严毅类眉山翁不轻着笔其师朱敬輿改云）金谓苏长公之在宋不轻泛于铭文又谓柳公权之居唐尤贵重其书字（此文亦揭公书之故用此事）是惟具美独在我公（此下元作乃越千里以枕求果挽万钧而慨许朱敬輿改）乃凭良友之遠行特走京师而恳请此盖伏遇监丞学士曼硕先生西江派遠北斗望隆一字袞袞灿若分辉于五纬片言鼎重粹乎致意于诸经（此下朱敬輿添四句）抉云汉以成章驱波涛而入笔遂托万钧之力特荣一介之微不谀匪刘义之敢讥无愧岂蔡邕之可比推其余润表此新阡足发幽光永传不朽某恭承嘉惠无忝所生逝者欣然端可慰还家之鹤谢诚率尔譬如存告朔之羊徒知伏楮以懷慚未果诣门而展敬其为感佩莫究敷陈

答枢判汪公（同）请主商山义学启 赵沔

伏以学由义建兴文右武之时士以礼罗折简捐书之日靖惟寡陋过欲称扬恭惟某官雅望人归雄资天赋持节有光于昼绣镇重三吴过家无间于春晖堂高四友拯乡邦于既溺慨学校之久隳当伤痍汨乱思重叙于彝偷况板荡劬勤既克全于我里事有至难而济之若易时非所急而断以弗疑招学士于骇散之余爰中国而受室求亡书于煨烬之末虽一卷而立师谓晦庵夫子之述作幸存而紫源先生之风猷不逮当及典刑之未坠庶几文献之足征苟至德要言能恪遵于先正则良才善俗庶可见于清时岂期束帛之将不弃遗簪之旧自非高谊孰念陈人某朴学无成半生多难疾病空余于皮骨乱离久废于简编惭始隗以何堪念依刘之有自受殄反璧敢逃越雪之讥充栋汗牛奚取郢书之谬尚图良晤以究欲言

○上梁文

秋崖新居上梁文 方岳

折腰五斗米未寒鸥鹭之盟盖头一把茅聊作鱼之主浩然小筑雅矣倦遊秋崖老子本自犁锄误亲笔砚朋友相过而问字劝趋文石之班君王颇说其能诗每与儒臣之选正尔紬书于册府谁令赞画于军门如彼同僚可羞吟伍退而问舍孰与仲多引归袖而拂天星携束书而卧云壑百十年相公碑下久矣寂寥数月间工部眼前忽焉突兀山林有味花柳无私钟山之英草堂之灵当识秋崖此意太虚为室明月为烛未问康庐主人咨尔工师听予謠颂

抛梁东朝暮祈山望眼中霜韭雪菘供夜话砖炉石鼎煮春风

抛梁西弥勒同龕石路低自挹长庚吟皓月曾经太乙照青藜

抛梁南白石尖如白玉簪小小浣花工部屋粼粼吹绿相公潭

抛梁北正与乃翁松檟直山雪行鞭竹子孙溪烟破蕾梅消息

抛梁上心与太虚同一様良辰乐事不难并明月清风无尽藏

抛梁下不用风亭连月榭行春布袜底湏忙耕雨乌犍尽堪借

伏愿上梁之后青山无恙白日舒长早韭晚菘不欠园官菜把左花右竹兼添工部草堂牛衣之暖难忘蚁瓮之春易熟物外乾坤广大宵中星斗光芒

乐斯抛砖文 江恺

伏以砢上之雪飞六月既因以为遯迹之区草头之露陨一朝岂可无藏骸之所非云早计实是长图雪砢主人赋性甚踈遭时不偶再其老矣尚嗟为鱼而蠹书若将终焉甚欲效蚕而成茧治亦进乱亦进元无济世之才歌于斯哭于斯尽了浮生之事土规三尺砖卷一蓬生无益人宜自取不食之地死便埋我更何烦荷锄之夫既非是天启滕公佳城亦何用自为司马石椁鬼以其归之谓谁能分晨暝燕雀蝙蝠之是非葬也者藏之云曾何计上下乌鸢蝼蚁之予夺爰举抛砖胜典式烦振木长歌

东 暘昕山顶彩霞浓晓日初升开万象山城佳气鬱葱葱

西 华盖苍屏迤迤低屈曲盘旋仪彩凤回头自理羽毛齐
南 银河泻瀑落潺湲惊起翔鸾冲碧落望中双翻影 ■ 〈毛参〉 ■ 〈毛参〉
北 门外峰回双马匹固知曾亦到阶除石上留痕深足迹
上 出嶂穿心山展样莫将微倚便为偏后有峰来拥仗
下 明堂尽自容车马他日归来展墓人或有纓金拖紫者

右伏愿抛砖之后神为守护人自平安落木无边长江不尽坐阅天机之自然前山可数后骑勿驱固知此老之未死眷焉兹土虽百岁之后复化鹤以来归乐哉斯丘尽暇日之间必领客而吟啸或表贞曜先生之墓且哦石湖处士之诗

徽州府儒学大成殿上梁文 唐元

伏以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司徒掌邦之教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孔子为圣之时巍巍号帝王之师浩浩配天地之大睠兹新安藩屏之国是为文公父母之乡宗庙百官大备其笱豆有践之礼宫墙数仞凛压于风雨震凌之秋南渡始创经二百年前守增修又三四老惟声教渐被于承平之日适事会将迎于起仆之机啮蠹扫除良工踊跃恭惟嘉议贤侯太守作民师帅为国蓄龟乐育游歌学子遂菁莪之咏躬先劝相篙师来楠梓之材勇猛承当非常事业载惟广文静远博士甫里苗裔东吴儒英掣电奔霆立诺不停于顷刻挥金如土成功岂让于他人光前绝后继于浮溪舍旧图新书于乐石执斧者右执锯者左方勤指使之劳如鸟斯革如翬斯飞甚使观瞻之侈合榱桷栋梁而山积兼治陶瓴甃以云屯俨临七十子于前楹逡续三千岁之正统盖文王既没宁不在兹乎自生民以来实所未有也匪兕何贬于吾道鳳兮宜复于东周斯人庶知邹鲁之风来者不忘河洛之绩昭昭乎王者之服袞冕有严潭潭乎圣人之居溪山巨镇间架旁增于殿陛规模远献于侔图玉振金声拱竣大成之雅奏春祠秋享祇言惟德之馨香蕃策司祥虹梁肇举默助神明之力式闻轮奂之歌

抛梁东赫日当天圣教同鹰爪水分趋歛浦花屏山远护儒宫
抛梁西檐牙上与斗杓齐郭东门外瞻奇颍乡党篇中记执圭
抛梁南香火尊祠祀晦庵濂洛真传元的的紫阳高耸尚潭潭
抛梁北九五千刚奠皇极车书混一古来无礼乐熏陶民作则
抛梁上万里青天堪仰望文昌芒色正分明永属圣师尊素王
抛梁下孰使乾坤长不夜道心炳焕如日星文运流行贯华夏

右伏愿上梁之后经学通明士志高上真知实践由仁义以正人心立孝移忠卑功利而崇王道体认贤侯之劝学懷思郡博之输贖罔极恩深追慕綏来动和之妙化行俗美丕变风声气习之殊侯度增荣贤良辈出兆民頼而一人有庆大道行而天下为公

明经书院上梁文 戴晋翁

伏以圣经如行天之日月亘万古以光明书堂辟胜地之山川来群英而教育此大学也岂小补哉盖吾儒之一脉自羲农来而斯文之元气与天地并或异端或百家众技

匪仁义正大之涂如功利如记诵词章乏道德深长之味恐入于彼出于此合揣其本澄其源九流儒之最高其书用之不弊取之不竭万物理之最大惟经统之有宗会之有原浚昆仑之河而流长垂中天之极而星拱子史集皆其余耳后今昔何以加诸稽古圣贤之传上下三千余载惟兹文献之盛本支四五百年初中大唐取士之科已扫西汉专门之习功名几叶必有先也道义深根惟其有之亦既茂诗书之林益将丽朋友之泽当天下之混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宜学者之众多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爰从两山之间翔此亦岂六艺之外求之徃哲有待于来今春花湏敛于秋实天光半亩源头之活水自来云出太虚雨后之青山更好倘皆明胡氏体用之学真不负文公父母之邦立志要高穷理要密要屏除客气要收敛放心要通今而不流要博古而不腐要以醇古恣实之风而镇浮薄要自高明正大之域而入奥深要知之行之不在多言要始是终是常如一日必如是明经之志幸有此读书之人惟我提学知州朝列野水横舟巨川作楫朝行三十载如今皂盖朱轡人物六一翁独未苍颜白髮极知簿书期会之末无如礼乐教化之深一念惟在斯民真是拊我畜我顾我复我大书以集羣彦于焉饮之食之教之诲之而我书堂主人安国材猷传家诗礼大丈夫肯为寻常事业新精舍能立悠久规模诚心自捐于膏田扁额不忘于鼻祖尊经为尚诸子百家之不书义学宏开一株五桂之齐美训养无远无近经营必躬必亲涉其流探其原采其实咀其膏传李氏读书之脉中为堂旁为斋高为亭深为室仿武夷筑室之规溪演迤以齋澄山回环而秀拔千万间广厦能容多士第一等好事肯让他人方当云集于青衿相与日研于黄卷岂独抱遗经而究终始俱期继絶学而开太平气象一新歌声六伟

东 拓开芳躅旧家风理义我心四书里乾坤元气六经中

西 湏认明经是本题歴歴羣书探阃奥明明万象问端倪

南 六经实学匪虚谈知仁勇湏行者一天地人可立为三

北 六经毕竟先周易至前梅放悟先天水底月圆参太极

上 诗文为末经为尚周程道统接千龄李杜文章光万丈

下 玉归磨琢金归冶造极其如古圣贤明经方是真儒者

伏愿上梁之后人材日富道化春长集深衣大带以徐趋言准绳行规矩明经义诸子之急务小榱桷大栋梁叹学问之奇功而归一原提文章之正印以贻万世于以彰六经四书有用之学于以佐万国一统无穷之基（书院经至正壬辰兵火国朝成化庚子云峯八世孙乡贡进士睿重建）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四

（明）程敏政 撰

○碑

信州二堂碑 汪藻

宣和二年十月盗发青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间以兵围信不克天子为出禁旅付大臣讨平之初青溪民阻山为暴吏不时制浸剧部使者不以闻益放兵无所忌至攻府寺畧人民由是东南皆警时守州令邑者疆比壤连无一人奉尺书为朝廷言者独信州王君曰贼兴篁竹间不旬日其锋如此势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万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陴浚隍修战鬪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余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属高志临付以军政条便宜章十余上且以计策告当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贼覆浙东军张甚顷之焚婺源开化屡以兵逼信知有备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残之于是繚信境数百里皆为贼区君居其中部勒诸将益严与王高二侯戮力缔谋屯韩岩以扞开化屯馆头以扞常山屯竹巘以扞江山率深沟固垒日扬兵境上为不可测者独柳家都不为备匿精甲数里间志临以亲兵仆旗鼓踵其后贼果虞三戍之众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则鼓行寇柳家都营险峙粮益驱人为兵欲必举信初以偏师尝我克之已而尽锐攻号十万志临出奇兵鏖击贼大败拔营去追奔数十里焚荡俘馘至不可胜计縛其伪统军以献因分其兵为三一自韩岩复开化一自馆头复常山一自柳家都复江山长驱迅卷遂复衢州贼之在他境者皆望风遁去东南以平于是天子下诏曰信州守斩虏有功其进职若官殊等通守舜举亦裨赞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临为衢州君与王侯既相与侈上之赐而喜释于守城之劳也乃筑室二曰示喜曰后乐而书其本末来请某曰天下之事所贵于智者以审于祸福成败之机而圖其大者区区一时胜负之功不足议也方盗奋于承平百年之余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独君察于几微慨然以书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无一不如君策及情见势屈而向之为吏者方狃于故常曰吾知谨簿书期会而已吾书生也何以兵为选悞涛张争为完躯保妻子之计视刈其民如草菅然而无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县无秋毫之失归报天子如君者而余顾以为区区一时胜负之功者诚以信于江南为四塞地使猖然吞噬之心西摇抚南窥建北扰宣饶则虽磨以岁月未能遽下也唯信以方千里之地屹然于横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笞其背使气夺力殫不能尺寸进卒歼其众当是时并江循海三路三十余州皆坚壁清野倚君为重则君之建立为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赏书君令甲而信州之名一日暴于天下则斯堂之以喜乐名者君与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经术长于吏治所至皆可纪始君之至州无十日之赢既二年而饷腐粒陈以之赏功募士调兵食皆出于此可谓为政知所先后而非偶然立功者可歌也已乃作歌曰

惟帝奠治以天为区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圣休养狃于丕平有不能训嗚呼以惊奋厥螭敢仇王师帝顾在列孰予徃咎矫矫禁旅统之公侯春馮于野旋师麦秋囚馘刑得第勲策劳孰固吾圉予其汝褒在列咸启信为偏城曰守臣愈实能弭兵惟昔首孽众为不闻曰此獬者吾疆惧纷乃理隍壁乃哀选锋爰按走集严兵待攻贼屡闯境引师环之一遇鏖击崩奔不支坐以支堞扼其三方邻国仰首如川得防帝曰愈哉惟汝予力

锡之命书光宠而国愈拜稽首敢扬王休乃作华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适云杪里民户歌杂以嬉笑君在斯堂宾客粥粥间于忧虞起舞相属民祝君寿长为父师母或去我阡于垫危士曰君材维试之侑如何此州私我贤伯凡厥本末载之民謡来者是式君将在朝我为颂诗繫史之订匪民之私天子之庆（按愈婺源人舜举祁门人见后传）

太傅庐陵谢文靖公碑 程俱

太元八年秋秦苻坚举国来寇众号百万八月度淮十月陷寿春又陷项城声摇京师甲子诏以征讨都督石冠军将军玄辅国将军琰等帅师距之而卫将军征讨大都督谢公实总其事乙亥师及秦人战于肥水大破之坚脱身走十一月庚子诏公劳旋师于金城车驾遂幸金城锡燕诏尚书亟论功封赏焉十二月庚午大赦天下初坚之来寇也军势张甚上下惶惶不自保大臣老于军旅如宣穆桓太尉亦岌然有左衽之忧方是时无疆艰恤实大投于公身而公泊然泰定若无事时徐而内辑外御搜军谋帅若石画然于是人始有固志盖倚之如泰山用能以八万之师殄百万之寇如石投■〈夕段〉宁近威远繫公之休昔祁奚内举其子而不闻高世之勲萧何举宗从军盖以杜疑问之萌未有一举三亲而不自以为嫌一门三帅而人不忌其泰谈笑之下变危即安者公之功德莫大焉公讳安字安石陈国阳夏人曾祖讳某某官祖讳某某官父讳衰故太常卿公生而颖异年四岁时桓宣穆见而叹曰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总角沈旷宏敏遂有当世重名全才毓德器益以大时世道屯塞国家多故公乐道丘壑悠然有终焉之志司徒府扬州刺史再辟朝廷以佐著作尚书郎琅琊王友吏部郎四征皆不就士大夫叹曰安石不起当如苍生何久之幡然有经世意盖于是年余四十矣会大司马桓温请为司马寻为吴兴太守静一无所事去而人思之征拜侍中选吏部尚书咸安末入受顾命迁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总關中书事又领扬州刺史诏以甲仗百人入殿上始亲万机进中书监骠骑将军録尚书事辞骠骑将军録尚书事顷之加司徒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假节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苻坚败进拜太保公遂欲平一华夏乃上疏曰自运遭阳九二帝北狩文华之区委于敌国故宗庙宫室丘墟百年前日苻坚送死邊陲狼狽奔越今兹哀髑请命天其或者将以一天下降休于国家臣请竭弩末帅师北征湏经置畧定臣则乞骸还东誓毕素志于是诏以公为大都督扬州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诸军事假黄钺余如故置从事中郎二人公辞太保县公诏不听十年夏四月公北征戊午上餞公于西池八月公遇疾手疏请旋师且以龙骧将军朱序进据洛阳前锋都督谢玄屯彭沛伺间一举诏遣侍中慰劳还公京师疾遂笃丁酉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六讣闻上震悼临于朝堂三日赐东园秘器朝服袭衣钱百万布千疋赠太傅谥曰文靖粵某甲子葬公于某郡县某原制加殊礼又録肥水之勲更封庐陵郡公既窆门生故吏若干人相与泣而言曰公之名德垂天下后世如日星决不没则是隧道之碑无刻可也然否则无以慰人思惟公性体道奥不迎不随出处之际动与理会方其栖迟东土未始出其绪余而天下固已延首托命于

公及在朝廷独以盛德遠度坐镇危疑上以弼亮一人下以咸和万民惟深惟几济物成务王者之佐蔑以加焉自海西公废桓温逆节萌起及高平因山同轨毕至温来赴墓大陈兵新亭以公与王文度朝之大臣将杀二公遂迁鼎使召公等文度惶骇流汗不知所出公既见温神色不变从容就席徐语温曰某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湏壁后置人耶温茫然不能测则大笑曰正自不得不尔不敢加害王室以宁窃尝议之夫气足以藐天下然后可以任天下气足以藐一国然后足以任一国公起隱约一旦处端揆身负大器而不为重执天下安危之几临死生祸福之变而不栗功全邦社而无喜色彼其气诚足以藐之道大故也其视举天下措诸安何异有力者之视一羽哉某既揆公之大节叙次如此又系之以铭云公夫人刘氏明识贤行为世妇则有子曰瑶官至琅琊王友早卒曰琰为征北将军望蔡公孙若干人铭曰

皇有重器惟神惟几有隍孰定有倾孰持必有元佐力能负之其力维何非贲育获包以洪度镇以鸿德手挈二枋在所措画释而置之泊若无适显允谢公实维其人天祚晋德锡之大臣公在东山世挽莫来幡然赴之不迓不违因理王度不吴不尸有暴如温有寇如坚处之谈笑大沮以颠覃覃镐京延首思复六合垂一斯人无禄公初北征镇于新城释权去位尽室以行湏此畧定逝言东山有岩东山斯人所瞻西州之门有仉其墟斯人永懷有救公功公功匪居惟德之余东山或夷德风不渝（按金陵志谢太傅墓前有白碑无字相传以为勲高难名也北山此文岂拟而作之者耶）

休宁颜公山碑 罗颂

颜公山在休宁为着九域志及新安志皆云昔有颜公尝隱于此后乘风而去因是得名山有瀑泉流出山之东曲折而为溪故又谓之颜溪溪之畔居民多故又谓之颜溪村山气寒花晚而雪早视平地常较一月凭高以望可见黄山而其所延袤南接婺源界此其大槩也旧云山在县南九十里今纔去县五十里地之遠非可缩而近正使指故县而言所增亦无几考之殊不合又旧云上有池方圆五亩多鲤鱼今山行十五里则为山之半又稍前则四旁隆起而其窠处有平地无类五亩许有龙池二在焉各不过寻丈窃意凡窠处旧皆蓄湖水后人堙之而仅为二池其旁有余地若欲留一庵基以有所待盖此山多风自是而上愈高愈凄紧故谋始者不能舍是而他求也抑尝考礼经所载凡山川出云雨见怪物皆曰神是山之高且大宜必有神矣特以颜公栖迹人人敬爱之用忘其山之有神而但知有公遂以至于今公既洒然洁清故来游者未尝携脯醢而有祷于龙者义不击鲜于山中牛奔马走一稍不谨则相惊以蛇虺之变其最异者龙本以行雨为职用力劳今乃有不忍其血食者凡诸乡来请水先白公遇其请于外池迎而置之其乡则用牲如其常乡之人饮食无禁及其请于内池迎而置之其乡则以麩代牲人无敢茹荤奉之之礼殊而皆以得雨计龙池嗜欲非公莫能知则所以从事旧矣但当公之时人知其为鲤未知其为龙后人既别之以二池故龙之意显而公之道益尊又凡田里之人或得子差暮輒夫妇默祷公徃徃赐之兆朕比其应则曰公实使然问之羣儿中以颜

为小字者所在有之公之博大而能泛应又如此山旧无公像建炎庚戌岁浮屠人慧圆来结庵则曰颜公云者犹言远公志公尔非必指其姓于是塑其像如泗州僧伽之像而其称谓亦如世之所以尊僧伽者道之所在诚无僭释之间而野史失其名或者终以为恨慧圆持律严甚金部郎高邮吴开素重之为以全真名其庵岁在戊寅圆坐脱如宗继之众人赏其质直凡殿及钟楼皆其所为今年过七十不少衰昔圆之无恙也邑之士有吴师礼者尝寓其庵以肄业而登第数年来朱权寓焉亦登第于是权之侄申及其从侄况效其叔之为者申以丁未岁入太学况以己酉秋预鹿鸣因相与称公之德予谓数君既名族乃能安苦澹精思文字间山初不即人人有志而后即此山也志立而事成公何预焉虽然藐姑射之神人其陶铸当世固有足大者士之权舆正在一科第公果成就之何假多力耶子既因权之请为作碑且为诗以美公有龙之德俾好事者歌之曰

颜公至人以天为宗有渊有湖豢此羣龙嗟龙之德与公实同在人能人在虫能虫上下八极从公西东公示厌世忽然乘风龙今异池精神则通岁时游戏作此年丰曰谁命之必归于公勉之学列匪其力农立志读书即此山中烝然而来尚其或逢

歙黄墩程忠壮公庙碑 罗愿

壮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显名于时者世常有之然能使其乡百世思之者鲜矣中古以来相矜以权利有啮臂而去其亲为间而焚其孥临阵而欺其友苟取一切不愿所厚其威则伸于敌矣而不见信于族党其位则列于朝矣而不见誉于州里激扬人主之前矜视同列得志富贵矣而不可以见故乡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往往官留止不能复还使其子孙为羈人于四方数世之后燕秦楚越矣而况能使其乡百世思之者哉若吾州程公则不然公讳灵洗始梁侯景之乱公以布衣起义奉太守萧隱以捍州里元帝因命以郡事以故此邦之人得免于乱陈高祖名号既着公晚而后屈犹及为佐命上将当时论其功烈固以定配高祖之庙而乡人追思其义亦相与祠之不忘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黄墩者墓与宅在焉宅既汇为湖其清可鉴时有巨鱼出游渔者莫敢取相传天气清晏往往见宫室其下云又即其墓旁为坛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求必应比近祈报常八十余社于是有方氏者以为古之祭用坛降及后世肖像以栖神设床以安像非栋宇无以拒旁风上雨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百辟卿士在今者例皆庙事矧神出三代后乃独用古之坛无益于实若庙而严之庶于时为称乃以某年月为屋若干楹呜呼吾乃今知有功烈者之不忘也古之见祭于人者当时则祀过则舍之梁陈氏之去今六百余年矣其恩及我者耳与目不接矣不接则宜懈以废然益相与崇奉以坛为未足昉于此乎立庙是非其道有可懷者乎由此观之虽百世可知也于是方氏之进士曰必东因愿所善张师颜以请乃为之诗曰

士生立朝终始于乡一有可称没而不忘有用其力勤于卫上钟鸣魏氏以从大豢有厚其党而薄其躬燕齐相率社彼栾公赳赳仪同义烈两出节扞父邦功书帝室于穆高庙龙姿日容冠剑侑旁俨如在宫其在于乡坛壝是飨羔豚毋薄亦人之力伟哉如公

神明之特优游祀典进退血食载祀六百物有废兴慨思昔贤庙食是矜古今异时器非豆登虚设坛陞榛莽易陵随时称物亦神所凭乃作新庙邦人所瞻物久则替我久益严坎其击鼓黄牢之下牲升于堂乐作于庑以齐以肃以拜以俯我公比邻公我父母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时节请帝以相风雨配食一代有污暨隆不如乡人与其始终始吾莫原终则未已铭诗于石维庙之始

鄂州张烈女祠堂碑 罗愿

嘉佑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诏封江夏民妻张氏为旌德县君表其墓曰烈女勅州县致奠且赐其家酒帛谨按张氏鄂州江夏县人嫁为民妻里中少年有谢师乞者过其家欲通之胁以白刃张氏大骂曰庸奴我宁死岂从汝耶师乞割其咽未即死犹摔师乞以告事闻有是命后百余年愿来为州访问故所表烈女处中更兵火吏民无知者距城东十里有黄鹤山州人之葬者多在焉岁时拜扫必至所谓胜缘僧舍者乃与通判刘君谋立祠其中以称明诏之遗意夫男女之际圣人严之尊其冠婚而定其配偶限其内外而别其氏出粲然有伦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范乎礼义中国之所以贵于外邦率是道也乱之生也起于逸居之小人诱于耳目不胜血气舍其良心而慢其遗体甚则侵寻于非礼如夜行之犯露有不能胜则易爱为忍至于杀人以求之譬如当昼狂走抵株枿而蹈水火礼不能止法不能禁祸多倡于阳而成于阴以失身丧偶乱伦灭类亦何可胜数而妇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分不倍其夫不辱其亲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岂不系于其人也哉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此学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顾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厉操如霜雪信如寒暑之不迁坚如金石之不化故以匹妇之微而齿于封君之贵生百代之后而拟于上世之烈处穷阎之下而扬于天子之庭其家有赐其位有奠其藏有表精神凛凛人益可敬而彼一时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淫昏之魄泯漠不灵夷考其初则生相迳也死相踵也然或荣如升于天或辱如坠于渊系于念虑操舍之间尔虽然是女者非特以一时能死为谅也彼其平居服从君上之教而安受父母之训动静专一中志定矣故虽遇仓卒之际而不乱夫鄂通逵之州江汉会焉周之兴也此方之男女先被其化其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盖女虽闲暇而使人退听不敢存覬覦之念男虽感悦而随即自克以能复思虑之正故系之周南是女虽不幸遭变然能自洁清不屈于强暴亦又出于风诗江汉之域惜其不得如汉女之从容而徒为召南贞信之颂是可叹也自顷岁以来五民侨处为吏者思择令典以示民深维国家每三岁常诏有司崇古丘墓而显孝子顺孙贞妇此祠之设一动而二义附焉使方来之人过而问其故察彼柔弱之质犹能以礼自终况为男子何忍触情纵欲自弃于不义而妇人女子观而化者思彼当事之变独为其所难则凡平居修饬毋失身于苟贱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尔（郑师山曰予观张烈女庙碑及陶令祠堂记理严辞畅读之如登轩陛而闻锺吕之音）

开化龙山显佑庙碑 方澄孙

程之先有大功于赵国朝圣神神传绪无极究厥所元微夫人力不及是于是庙于绛爵诚信侯自元丰始有曰灵洗者仕梁为相国谥忠壮墓祠于歙邦人神之于是庙于黄墩赐号世忠自嘉定始淳佑二年七月诏衢州开化县立程岩将之庙于龙山额曰显佑从其邦人之请也按程谱曰岩将讳旭字明甫国初人诚信忠壮之裔尝出畋而遇虎骑以归呼家人语之曰吾死当为明神后墓龙山岁适苦旱见梦父老曰吾为祈于帝得旨矣厥明早雨岁以大熟自是乡有困厄必祷于墓疫疠而饮土以愈寇盗而见旗以捕蝗飞而倏灭苗槁而后苏此其灵响之大畧也闻诸典礼有功于民则祀能捍患御灾则祀谓忠臣烈士也自淫巫■〈鼓上目下〉史之说起蜿蜒虺蜴之微皆加以像设豕蹄卮酒之奉率寄之祸福诡异诬圣浮怪失经朝家徒以民故影响附会随其建请而加封崇焉于是礼典靡而民志乱矣若神之世牒有功于开国之先神之英灵肇迹于建国之时与国同一气脉则为国捍患御灾于以迓续民命万年无疆列圣在天克有九有之师神其与飨之巍然庙食三方相望岂他祀比哉都显号极封品其谁曰不宜乃为祀神之歌以侑牲俎焉其词曰

猗鼻祖兮造皇基微一孩兮蕴而毓之歷千余年兮始大分玉叶兮金枝宋灵德兮在天伯休父兮裔亦绵血食兮宜与飨况轩冕兮蝉聯伟尔孙兮特起捋虎头兮鞭虎之尾虎逝焉兮安归俨英烈兮已不死顾力重兮游帝居请于帝兮愿为国郭匪郭国兮民实司命凶祸沴灾兮其苏块土兮扁仓神旗指兮蚩尤遁藏疠鬼兮避三舍何忧畏兮旱蝗渺晋绛兮谁封六龙移御兮东南为宫祖拱扈兮躋所孙率职兮焉从歙衢兮近尸岵双庙兮雄峙与国兮同休永相我民兮自今以始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五

（明）程敏政 撰

○碑

婺源朱塘晦庵亭祠堂碑 许月卿

孔子庙终汉世不出阙里婺源朱文公之阙里也上即位之十有八年始以公从祀孔子则天下皆得祀况婺源乎二十有三年滕和叔以书来曰先君从游于朱塘之上钜兄弟子侄既沿文公昨梦之语作晦翁亭又立祠其西为屋若干楹文公南乡坐先父溪斋先生告院君季父蒙斋先生合肥君东西乡以侑焉秋九月庚申告成将彻田聘士以掌扃钥庶几仲丁之祀勿替引之谨伐石请书其事月卿发书叹曰不亦善乎今佛老之宫神怪之祠布满宇内而吾党之于儒先颂其诗读其书顾不得朝夕望其仪型以自振厉则兹举也不亦善乎尝考之二滕公近闻于朱子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人性无不善则无不可为尧舜者要不可以一乡之善士为足也呜呼祠宇崇崇像设严严恍然当时师友之函丈也学者可以自勉矣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穷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践其实虽地之相遠世之相后如会一堂况世若此其未遠居若此其近哉虽然为己为人界限之大者也汉唐之儒以闻道之难而学无本近世之儒以闻道之易而学无实窃道德性命之说以为哗众取宠之资俗日以益薄治日以益卑职此之故欤嘉定以来士大夫專以朱氏之学为仕途快捷方式二滕公当是时退然如未尝升紫阳之堂者人为之莞而莫或顾之也陵阳李文惠公持节江东旁收朱门记录答问之语得之如获拱壁待其人以殊礼溪斋独不以傲利焉闻其风者鄙夫寬薄夫厚矣溪斋讳璘字德粹蒙斋讳珙字德章寿不兄若也月卿既善兹举不敢以固陋辞遂书其事如左又为迎飧送神乐章以遗之其词曰

游子悲兮故乡驾予行兮朱塘山深兮水静荷华澹其自芳昔吾梦兮斯境羌一笑兮徜徉宜为亭兮水上以领畧兮风光去之兮几何季子子兮肯堂亭既峙兮翼翼庙载作兮崇崇蕙馥烝兮兰藉寒泉碧兮秋菊芻以奉兮以尝以拜兮以飧谁配之兮二滕伊师友兮弟兄超忽兮来八荒髣髴兮纷语降若起兮吾思惠我兮光明对越兮屋漏保之兮无疆扶宏纲兮勿之坠万子孙兮余庆

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 方回

东晋元帝肇兴江左在位六载三改元建武一大兴四永昌一初以周玘为会稽都尉顾荣为豫章都尉分兵定东土新定东阳信安等六郡既平以镇东军谋襄州刺史程公讳元谭为假持节新安太守大兴二年己卯也良二千石民爱怀之受代请留竟不得去卒于郡永昌元年壬午也墓在今郡城西十里驿路之旁歙之程氏自此始墓前有双石人至今无恙土人因名其地曰双石程氏自黄唐三代迄于汉魏世有名人蕃衍硕大而居于洛水者最盛故天下之程皆出于广平歙之程氏号黄墩程自洛水徙东晋而后歙程氏又独盛于天下萧梁时有仪同忠壮公灵洗以武勲显南史有传太守十三世孙也至唐有检校御史中丞都使公澧检校祭酒岩将公洵兄弟八房愈盛硕茂又忠壮公十三世孙也都使巘将两房居休宁汉口都使房又十世而端明殿学士赠少师珙为嘉定宝庆名词臣有洛水集行于世尝按古迹得太守双石之墓获视之四世矣大德改元丁酉秋巘将房十三世孙深甫归自北方汛扫汉口先莹上及忠壮墓而太守双石之墓卒难物色或者伪为契券相贸易矣访求久之风雨不辍冬十二月十有七日始至其地求墓道弗能得越十日赖毗邻父老于深雪中微得其处又十日过其处见浮土覆双石上麦苗芄芄然深甫以金币赎之乃会集亲宾划除耕植自晋壬午至今戊戌一千三百三十七年晋新安贤太守神道始复归于程氏噫嘻岂不伟哉双石既归而深甫宗人崧克绍锐意树表作祠且给守冢者食极其心力用成深甫之志抑尝思之古之葬者藏而已矣自有棺槨以来一抔之土愈富贵者愈不能保其藏曲阜孔林以圣人而后能久吾歙虽小有古墓四回之先方氏仙翁墓在歙之东乡后割为睦邑在今淳安县学前自汉至今忠烈庙汪王墓在今郡北七里云岚桥自隋唐迄今然皆不若程氏有晋太守墓又有梁忠壮公墓居古迹之二而深甫于兹不惟能克复其先墓又能辑睦其宗而礼遇之

凡程姓者不问其为阁学迈之后尚书大昌之后丞相元鳳之后一切与进饮食教诲无疎遠卑贱之分则何其用心之笃实忠厚至此极也哉是皆可书以为后来为人裔孙者之劝故特为之书

洛西书院碑 程文海

洛水出京兆讜举山东流至熊耳禹导之又东至今河南永宁之长渊相传即出书之地地居洛邑之西故又为洛西韩岳乌喙明月金门诸峯列其前嵯峩鹿迹鳳翼诸峯拥其后国初贾尚书损之辛征君愿元员外好问杨转运免陈叅议賡兄弟姚少傅枢诸儒皆讲学其间下邳庸斋薛先生玄继至风教大行弦诵之声交于州里孝友之行被乎刍牧诸老既谢薛公云没学者侘傺莫知攸归公之冢嗣翰林直学士友谅思纘前志式承遗则割岁入之奇仿书院之制爰建义塾用廸教事乃经乃营甫涉寒暑上则先圣先师堂陛有崇像设有严下则师承有养讲肄有序学者彬彬粲然复兴又购司马氏独乐园故址创五贤堂以祀伊洛诸儒以广教养之所延佑元年春国子监以闻陟义塾为洛西书院五贤堂为伊洛精舍书院置山长一人领之秋九月以从集贤大学士陈颢之请诏翰林学士承旨刘賡书其额以赐于是山川澄鲜日星浮动绅佩翔舞稚耄嗟叹若神龟之文始出熊耳之源载滌若诸儒先复生而亲炙之噫上之化下其易如此然自三代以来庠序学校之制不废后世又推其意为之书院精舍教养之术备矣而学者阔疎圣人之道寢遠寢微何哉人情役于所利风俗变乎所尚有非圣人莫能制者皇上践阼赫然发愤诞修圣人之政广厉学官之路将俾阙里之俗达于海表矧河洛奥区乎薛氏之举忠孝兼之矣初薛公以郡教授为检察使督卫辉河南饷迁转运使寻谢病讲学洛西中统中王文统用事以平阳太原宣抚使召不起以河南提举学校官印绶即家授之亦不拜着易中庸解皇极经世圖圣贤心学编诸书以终友谅居官几五十年所至兴学崇教以致其治尝请升周程诸儒从祀孔子既建书院精舍又构禹庙长渊之上以箕子配薛氏之学可识已书院之成摭洪范语名其堂曰彝训东西序四斋曰好德遵道叙伦明义尊洛书所自出也呜呼是五者圣人所以建皇极参天地立民命学于斯者可徒以决科射策为学哉友谅既多上赐属刻辞于词臣某谨作诗曰

遵彼洛纳瞻言禹迹洋洋其渊其沚湜湜九源既滌九法攸锡于皇时命作我民极惟极之建哲王所务惟建之艰惟斲之惧譬彼流水必东其注湮之汨之洪流四鹜神禹不作仲尼素王辙环天下我心忧伤孟氏无言予墨予杨倬矣周程烂兮景光我皇聿兴天地与侔时夏辂殷乐虞冕周有洛之西羣儒所游翼翼薛公其音孔休人遠言存谁纘谁嗣词林之老天子之史爰抗儒宫于洛之里教之食之烝我髦士大臣上言天子命之其名孔嘉惟其称之彼愚彼顽此砭订之永協于极神其听之

婺源州新建韦斋先生專祠 江浚

朱文公于婺源犹孔子之于鲁也孔子没而异端炽经籍熄道之不明不行甚矣然孔之宅在鲁坏之而不坏者唐虞夏商周之道统寓焉千五百载而下吾朱子得有所据

著书立言以惠后学帝王之道由是以明国初左丞鲁斋许公首得四书而表敬之朱子之道学由是大明延佑初圣天子崇尚经术以乡举里选取士壹是以朱子为宗于是二帝三王之道靡所不明靡所不行朱子之功大矣前吏部韦斋先生于文公为父于乡土为师夫何文公没未百年祖塋之隶乡都者夫人得而侵之韦斋故宅在婺源毁于火析为民舍幸以韦斋之名其井者不改不智渊乎其甘文公之子孙厯告有司州里不以道脉兴念更四政而不克复士君子之心为何如今知州干侯文传下车公牒交至公稽首曰某承朱子之学辱来是邦朱子先庐祖塋之当复其何敢不肃且闻宋太守韩公补建书院于紫阳前江东道按察使卢公摯前县尹汪公元圭建书院于婺源俱事文公以專祠尚淹韦斋于羣祀子不先父食礼得无歉乎乃集诸老核韦斋之故址议韦斋以專祠闻风服义愿归旧疆者不令而行汪君景周以前令尹之孙起乡祠之念慨捐已帑资以迁复故地从其履为步若干鸠工构祠庭室门庑楹若干买田以给祠事为亩若干经始于元统甲戌月日告成于乙亥月日其为祠也北枕州市南面重冈周其垣以属于门尽官地以拓其衢升斯庭也眺望之间川流山峙鸢飞鱼跃无非道体之昭著书院祖塋相继以复一总诸祠伟矣惟邦君干侯得奉宣之要务汪君景周袭故武之当为道所以明所以行又如此文公而神游乎乡土宁不为之怆然邪汉文翁卓为循史传首者起学宫招子弟除更徭尔今干侯为州吏民畏服甫及期年治绩已着而憔悴之民所望于侯者又宁止于此哉刻石篆记固有大手笔在然见而知者未若吾徒之悉大道之行故老雕谢后死者何幸身亲见之不揆昏髦僭述輿诵以为口碑云

婺源三梧镇汪端公祠堂碑 汪泽民

婺源芙蓉岭之东麓古有三梧镇镇立汪端公祠公歙着姓越国公十三世孙也唐季公父以兵马使守婺源公其次子分戍三梧逆巢肆虐所在为盗区公以勲臣子胆勇过人练兵击贼捍御掩捕莫敢闯境众賴以安自中和迄景福歷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既没镇人追思不忘构祠报祀署曰端公从官称也凡兵戎雨旸疵疠之虞被祉免焉宋至和中欧阳文忠公行部款谒有感植双杉志之繕葺惟谨乡先达王公汝舟王公炎江公事天皆有记泽民之先环珠使君于公为兄居五镇兄弟墓俱在大田昭穆有谱甚详至正戊子冬展墓会宗道三梧憇鱸溪峯峦列秀冈阜四合萦以流泉衍以膏壤族处丰裕文献可征祠当岩险之口负坎面离萃竒畜灵敬飨宣延宜矣公裔孙神秀寄迹浮屠氏取资于医孜孜根本倡出缙钱偕族之人新之明年己丑十月工告毕工栋宇深广灵栖允宁众割田若干亩以奉烝尝而某夙夜董役效劳德本具石征记田之区畔勒诸石后用垂永久泽民羣从子姓也曷敢以无文让乎先王之制祭法有五公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功德在民乡里祠之子孙保之宜在祀典惜乎当时无能陈其忠烈锡命爵号阙焉顾位卑职微不能信既往之埋塞材薄辞鄙复无以发不朽之幽潜祇自慙焉尔虽然厯唐迄宋遗黎遐壤悉归职方其闻家显胄承续不延者有之我汪氏诗书忠孝文武勲庸彰灼简牒非前人积累之厚安能致庆若此噫嘻嗣孙继

今以往尚思克肖克励克光克昌庙食百世冯冯翼翼其可以无憾也夫谨述兴修之由系之以诗并刻之具家乘者不书其辞曰

姿英烈兮不讐贾吾勇兮无前时孔艰兮兵相挺折冲搜捕兮粉榆以全流矢坠兮奋威怒没为神兮灵益着幽冥一理兮永垂休祐枝叶硕茂兮安乐我土五岭耸兮鸦峯迎表独立兮新庙成彼淫祠兮何福之凭公精忠兮报则未盈凤笙兮鼙鼓蕙馥兮椒醕文运昌兮偃武灵馨德兮终古

歙潜口张许二将军庙碑 程文

徽州治万山中地气高寒其神多灵去歙西三十里曰潜口有张许二将军祠莫知其建立所始居民数百家依神以为安水旱疾疫患难之不期出入谋望必祷焉无不响应每以岁三月二十八日羣集祠下割牲沥酒张乐荐献以娱神用答天贶父老相传其来久矣至正十一年夏红巾贼犯郡县大肆焚掠祠亦随毁明年贼平逃匿山谷之民咸归复业营葺垣屋复建祠故址以栖神事之如初潜口之山川本之黄山盘礴深秀张许二将军又唐世忠臣守睢阳以抗安史之兵誓死犹为厉以击贼其英风义气凜凜如在宜其流行天地血食万世岂独睢阳有双庙哉韩文公称其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则江淮以南尸而祝之亦其所也况徽歙地灵神所憑藉民所归向祭则受福有必然者祠之复建也某人出钱以倡之里中子弟起而和之常乞灵于神而客京师者某人率其党共归财以助之祠成视旧壮丽有加蒋岳伯申述其事请记予素服神之烈又喜歙人事神之勤故为书之因系以乐神之祠三章俾并鐫诸石其词曰

坎坎鼓潜山下云为车轮风为马两两霞旌启前路神之来兮谁敢侮潜之水钟铿锵瓶香照几炉吹香蕙馥兰藉奠桂浆精意翕合神顾享钟鼓希丝管奏山川深奇耀华构我民事神无间旧神无我遗锡我福寿

黟横冈重修汪王庙碑 汪克宽

古者盛德必百世祀有功于民恒在祭法矧御灾捍患能福其民者乎忠烈汪王当隋之乱以布衣倡义募集骁勇扞御一方暨唐高祖削平区宇遣使送款朝廷嘉之授以方牧封之越国是时四海鼎沸羣雄蜂起据数州之土窃名字者不可胜计争地争城昼夜战斗斩艾苍生若薙草菅然惟王保有六州奉隋正朔以待真主俾其境内之民得道锋镝如处承平之世邦人追思其义在在立庙祀之不忘水旱疫疠有祷輒应盖七百年于此矣自宋迨我朝申锡王爵徽号八字崇于海渚恩秩寔隆盖王之功德在民者无穷故民报之亦遐久而不怠也黟县横冈故有庙岁久隳圯至正四年甲申春二月里人程仪鳳兄弟捐貲改作秋七月落成堂寝门庑为屋一十六楹栋宇弘丽丹漆辉耀肖像尊严轩牖疎达复构四楹于庙之西偏命祝史某居之以职熏修之役仪鳳割田十亩俾某世食其入而缮葺其庙宇焉十年庚寅夏四月仪鳳请予文勒诸祠牲之碑乃叙其岁月而系以迎飧送神之诗厥田疆亩列之碑阴诗曰桃源之山兮黟之水民思神德兮万世无已庙成奕奕兮有寝有堂觚棱翬飞兮丹碧焜煌神之来兮驂两蚪旌旗若云兮灵风

萧飏黍稷馨兮芼莘牲牢肥腍兮沈齐清醇福我寿我兮俾耆而艾五风十雨兮物无疵疴我民报祀兮弥勤被神之泽兮光无垠（环谷又为越国公论曰仁足以救生民之死而义有所不为此事之至难而不可以两全者也白起破赵兵于长平坑降卒四十万又前后杀敌四十五万其杀人若艾草菅然王莽以外戚受封新都遂窃国柄视弃君如土梗弁髦而因以毙之他日赐劔杜邮传首宛城天道好还无毫髮爽后之諄仁违义可为永鉴矣隋大业之乱天下豪杰并起各为长雄互相吞噬杀戮无虚日惟越国汪公集果毅保州里遂兼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之地救生民于涂炭逮天下既定奉表于唐高祖赐诏褒嘉命为方牧保全始终子侄显荣盖其仁足以救生民之死而义有所不为者也予独怪唐臣编史比于王薄张金称辈以贼名之窃考高祖起兵太原既已私幸晋阳宫人又杀留守取长安尊代王侑而假禅受之礼其与宇文化及王世充李轨刘武周薛举梁师都之流直五十步笑百步耳不省已过而以恶名加之他人亦独何哉欧阳公唐书及司马公资治通鉴并因旧史本文未之有改善乎吾邦朱子着通鉴纲目凡例凡起兵以义曰起兵其起虽不义而所与敌者不得以盗贼名之则曰兵起故隋末白瑜婆王薄之类人微而事未成则书曰兵起凡建国立号者皆书起兵盖深恶秦隋之暴谓人人得而诛之故唐汉之初书法不异乃立论之至公也惜乎越国公之始末史不立传是以纲目不获特书以表之耳予故辨而论之以告后之修史者当以纲目为法）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六

（明）程敏政 撰

○祭文

祭河渚文 汪藻

惟神以海为宗主百谷也雾雹风雷气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笞羣龙起潜伏也方春敷荣俟嘉沐也胡为阴阳戾盈缩也冰澌既融潮未复也戢然千艘尾衔属也圣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饥为嘖嘖也貔貅万屯惧枵腹也神宁忍予倦挥沃也虚呵起难费升籛也诏恩临祠奉牲玉也尚驱云师祝沾足也繫邦是圖匪私渎也

陆宣公祠堂祭文 程俱

维建炎三年岁次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二十一日乙丑具位程某谨以清酌果殽之奠恭荐于唐丞相陆宣公之祠呜呼在唐中微再僨再起至于德宗四海疮痍休之养之手抚摩之犹恐不济胡宁贼之而割而赘而浚而膏腹心内离手足外摇跖盪不治上下无交一夫奋呼鱼服以跳公丁此时为国亲臣乱之未生也固已察齐公之将病乱之既生也则又起虢君于既昏方其安危之机间不容穽仓皇莫振忧辱孔炽而其所陈未尝从权譎而废仁义然直而不讦刚而能济据正而不迁陈古而不泥至于料敌之情揣事之隱钩深中会物莫能遁允所谓足以谋王体而断国论者矣而其王佐之才之学盖施

之未之尽也某也不佞忝兹守符实公故乡墟里既芜始揭公像为此世模英风凛然过者必趋仰高山其安放岂斯世之可诬盖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岂为公而歔歔尚飨

五国城奉送徽宗梓宫文 朱弁

臣等猥以凡庸误蒙选择茂林丰草被雨露于当年絶党殊邻犯风霜于将老节上之旄既落口中之舌徒存叹马角之未生魂销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朱文公曰太上读奉送大行文感涕诏官公亲属五人如故事别赐吴兴田五顷）

代郑德与祭龟山先生文 朱松

道丧千载圣远言湮矧曰国家莫善其身三川之郊笃生至人公甫筮仕抠衣其门圣有遗训俗学所霾手搯层云日星昭回六十余年学者有师斯文所寄天亦耆之靖康初元天子侧席擢从史氏来长谏列国势安危廷议中忒有怀必献曰此予责帝在淮海始初清明日御诗书渴见老成白髮苍颜归侍迩英如周武王丹书是承得谢言旋田里燕息有言有行四海是式谓当期颐难老永锡执馈乞言福我王国云何一卧遽告易箴邦人涕洟朝野太息嗟我冥顽多难所婴避影趋风久愧未能越自世父执经师庭德义之契施及晚生惟先君子谋谟密勿天嗇之年勲着王室公畀铭章黼黻金石幽竈是藏以诏无极盛德之赐曷酬万一祖祭有期来从执紼帝怀元老天不愍遗奠觞一哀岂独吾私

祭故相赵忠简公文 汪应辰

维公两登上宰俱值阽危之时一斥南荒遂为生死之别莫非命也岂有他哉事既定于盖棺恩特荣于归骨仅脱鲸波之险获至于斯孰为马鬣之封未知所向昔任昉无渍酒之彦而刘峻广絶交之书吁嗟此风何独今日念尝游于幕府忍自比于路人奠以告哀言不尽意（按史传赵相死朱崖丧过郡公为文祭之遣三卒相送道出衢州章杰希秦桧意劾公阿附死党符移讯鞫徧收行橐求祭文已付之火事乃寢）

归新安祭奠文 朱熹

一去乡井二十七年乔木兴怀实劳梦想兹焉展扫悲悼增深所愿宗盟共加严护神灵安止余庆下流凡在云仍毕沾兹荫酒殽之奠惟告其衷精爽如存尚祈鉴飨

祭告远祖墓文 朱熹

维年月日远孙熹谨率侄某侄孙某等以酒果告于远祖二十一公制置府君祖妣杜氏夫人之墓惟昔显祖作镇兹邦开我后人载祀久远封莹所寄奉守弗虔他人有之莫克伸理兹用震怛吁于有司乡评亦公遂复其旧伐石崇土俾后弗迷即事之初敢谢其谴谨告

祭内弟程允夫文 朱熹

维庆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谨以香茶酒果奠于内弟吉州録事程允夫之灵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书于便中首言滥得美名恐为师门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贻老兄之忧予盖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谈之适也既又视其字画谨好词气安闲

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则又深以为喜盖初不闻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曾君无疑使以书来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呜呼痛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于此且以何疾而遽然邪予生多艰今复老病中外兄弟盖亡几人有如允夫尤号同志而学与时背仕皆不逢犹冀莫年卒其旧业更相勉励以毕余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緘词徃酌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尚识此意呜呼哀哉

祭张梦锡文 罗愿

顷者州里俊造缺微士保所闻不相告语迨子之出溢于文词周礼春秋最先宾贡自兹秀异继兴者多抱其艺能更取科第子名最早未着青衫颇欲出奇命輒不偶平生谗论思对枫庭云何四十自絶昭代夜静琴冷月明思清岂伊羽人与子征逐追惟平日负才寡与于愿兄弟信为有情我来之官子出就馆惠我百纸先以七言相期之心固在晚莫忽得乡信清泪满颊是夕夢子过我如生城角悲鸣忽悟隔世天高浪阔将子实来岂吾精神自为变眩呜呼夢锡与子同里知相爱慕才及十年俯仰之间便复一世延陵未反徐君先没心虽相许时不待人解劔墓树古人所咤临风浩叹送此一觞死者有知犹吾夢锡遂无知也岂不悲哉

祭张南轩先生文 吴儆

呜呼先生其果终邪道路置邮之传果可信邪报国遗言惓惓于君子小人之际忍复诵邪呜呼先生忠孝之节世有家法渊源之学心契圣传今其已矣呜呼苍天某生不肖为世所弃先生误知见谓忠义相期许国志同生死呜呼苍天负我知己岂惟知己一世所恻士失范模国丧梁栋呜呼苍天窈冥玄默呼之而莫予闻抚之而莫予测惟圣贤之生世几相逢而或失顾所施之不究匪斯今其自昔呜呼先生其又何戚戚某负薪膝下久去行席启手易箒痛已无及抚棺执紼尚期有日千里寓哀惟泣尽继之以血

祭枢密程正惠公文 程琚

呜呼分祝融之派有墨领之峯兮鬱千仞之孤苍峙一气于两仪既分之后兮鍾异人于山之阳余数千载以来兮盖法从之相望独玉枢之一星兮甫再见于黟宁之二邦惟公早岁兮颀颀于词场于蕃于宣兮嘉绩多于阜康归侍玉皇之香案兮簪笔而持囊乃一朝貳本兵兮盖将登庸乎赞襄胡海宁天荒之既耕兮乃弗竟乎千载之明良呜呼畴昔之夜瞻乎紫垣之旁云翥合兮飞扬掩瑶魁兮失光太史占之曰是何祥呜呼允怀平时谱牒维桑言论所及家国遑遑里社数条谋之孔臧曰立忠壮之庙徙閔口之屯兮言而未偿惟望牛之奇伟兮盖参订之甚详曾浹侍之踰旬兮乃变起于杳茫羞蒲供之萧萧诵真谛之琅琅魄之降兮畚山之冈魂之升兮白莲之方泝浙江之波上严君之濼以达于练溪之浦兮此心盖随之而南翔然耿耿兮终莫降徒清泪兮洒涛江

祭丞相程文清公文 汪枢

惟公符半千间世之运会二五淑气之中扶吾道之统正斯文之宗当其登庸之奋也明良相得声色不动跻乎太平之熙雍及其经纶之倦也从容引退宠利弗居独全乎

坤德之成终是故论其身 在黄阁则事业之光明 纶綍之褒宠前掩乎十三相之隽功 论其身 在绿野则九重问晋公之安否 四裔询君实之出处 乃乐乎十二载之春风 虽趣归再柄 厘紫宸之睽睽 而高卧不起 宁拂苍生之颯颯 盖公之位 虽极乎槐棘 而守之以谦抑 公之贵 虽荣乎袞绣 而处之以温恭 胡厌弃兮 浊世遽骑箕尾于天汉之东 某幼被私淑 长荷帡幪 顾顶踵乎 恩造 沥肝胆而难穷 嗟殄瘁之永痛 不胜泪血 以哀恫 輒一觴之酌 尚鉴其惨怛之衷 尚飨

英烈庙告文 钱时

维皇宋绍定四年岁在辛卯七月乙酉朔十九日癸卯 孝孙芑等谨具清酌庶羞 昭告于勅赐英烈庙二大父之神 窃惟非常事业 必有非常之人 而后立 亦必有非常之文 而后显 芑等琐琐 何能铺张 向在祖孙 有言即伐 姑采 江东当路 书词之所称赞者 而诵之 先世英烈 着在人心 天开日明 事久论定 因庙赐额 摭实定名 岂徒子孙之私荣 抑亦风教之大幸 提刑提举宝章秘着 郎中袁公甫之言也 英风伟烈 百载如存 敌使之所发扬 清庙之所崇奖 新安太守 开国郎中 谢公采伯之言也 散家赀 鼓乡兵 水陆并进 奋击边塞 以寡摧众 全护一方 百世闻风 为之兴起 露章朝奏 褒宠夕颁 真足以激颓风 作义气 奉使总领都运侍郎 杨公绍云之言也 虽然 久蛰而霆久晦 而耀巍巍 庙食行且 追封名列 太常功宣 寰宇 垂休后裔 与国无疆 而贤使者之德 不朽矣 可易忘哉 始卜汝滩 距族一舍 岁时月朔 咸谓非便 使者从请 改卜于淳之富才 栋宇恢弘 山川雄抱 光明伟特 益盛而昌 未可量也 勅黄荣降庙像 崇成涓吉 奉安恭伸 奠献尚飨

祭工部侍郎程公元岳文 方回

呜呼公之面不可得而见矣 公之所以为人 犹可得而言 是尝处山林 而有台阁之气 游场屋 而有缙绅之风 者乎 有卫玠之丰神 而不为西晋之清旷 者乎 有黄宪之襟度 而不尚东都之岸异 者乎 孝弟两全 而内行无遗憾 者乎 忠恕一视 而外交无间 言者乎 风俗之下 久矣 落落者 不可与圉 今峣峣者 不可与谋 全抑士 以此出 而不遇也 非特风俗之蔽 亦气质之偏 有以召之 盖士方奋然 欲为所为 棱角耸 撑光芒 发露未形 论谏已闻 强直之声 未试经纶 已见激昂之意 于是乎 不羈之谤 难御之疑 推不去矣 然或有鉴于此 折而从彼 者 则未免 桎于物欲之蔽 以枉取直 以屈求伸 小则熟烂衰颓 大则依阿附和 利其同己 者 稍喜之 而心鄙之 者 亦不胜其众 则士亦何便于此 由是二人而观之 与其蔽也 宁偏 虽然 又孰若蔽与偏俱无 如我公者 哉 和风庆云 盎然春生 大圭拱璧 浑然天成 此上之人 所以乐于汲引 而下之人 所以不至于旁观而严惮者也 一旦为学省官 蹈虎尾 拔鲸牙 去宰相 所不能去之巨珰 谏行身黜 浩然赋归 而后天下知公 非终于柔者 景咸之间 蹇翔言路 霆轰电击 风拉霜摧 怪魅妖魑 缩舌破胆 鼎贵矣 未尝有丝毫嫪恋名位 意未几 丐郡奉亲 回尝谓公 其稟也粹 故人不得以所忌者病 已其学也醇 故人不得以所喜者诱 已不偏于气质 而又不蔽于物欲 斯近世之人 豪也 吾意公 将为泰卦之九二 包天下之荒 而回也 亦不遐遗 岂谓命不可测 而变为离九三 鼓缶之歌 人物

雕残世道狭陋公则已矣近乃有一种卑污浅陋之士敢以霸心雄气行之乡党而不敢以直辞正色行之朝廷能以深机险谀施之朋友而不能以忠肝义胆施之君父颀指气使足高气扬可以狂其仆妾子弟而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不可以诳天下士大夫呜呼此等人不死而公乃死邪回赋姿甚戇蒙赏特深说项之言犹存依刘之念永已阖门跼伏闻讣惊号几筵在陈空言寓奠惟公神爽鉴此血忱

祭吕西城文 曹泾

呜呼歎大好山水佳气磅礴知几何年岩溪之上始有竹坡西城两翁父子一时西城翁生八十一岁矣聪明强健不异五十许人其寿考宜未艾也而遽止于斯今则已矣音容不可复接而平生大槩犹可得而言之竹坡翁之入仕也公生已七岁丰姿标格潇洒出尘则公之宜贵盖天分之素有而非乡誉之独私在宋端嘉号为诸贤之一会公之得于天者既卓而家庭闻见师友摩切又交发而互资如台九层穹土弘基如木百围硕本蔓枝其文如万斛之泉其学如五总之龟其清如无瑕之玉其润如入室之芝备是四者既已度越诸子而浩然之气介然之节不为利害得丧而辄移尊翁峨豸公也趋庭暮夜金来吾畏四知赞幕湖阴才俊并驰为霹雳手为出囊锥然是特谓发硎而不见其及物之施于潜之政牛刀割鸡大姓强宗不得以挠吾健而天目之神精通诚格甘雨连为之应祈婺女之戍有崇题輿郡印曾烦于卧护邦人尚切于去思其最可仰者一时寓公多从橐谏垣之贵而三年公事无旁蹊左腹之窥然是犹止见其州县之政而未见其立朝之奇偃月之堂舞鳧号狸炙手者利于由径畏威者甘于啜醢公为蹇谔不为喔咻谓宰相大臣不当筑湖山之馆谓公田闕子必将阶后日之危匪但移书之私责居然抗疏以显讥彼腹如劔而口如饴连畀竹符之宠辄惊白简之随士大夫识与不识为公咋舌短气而甘贫肥遯出于天性终自信而不疑虽然是承平时也而未见其坎窞之易跋

■〈士一田疋，上中中下〉之诗桑田海水周宫黍离南柯蚁之王侯梦幻奄忽太行谷之宫稼鬼神护持淡无长物和以天倪兰蕙伏于深林芳馨溢于九逵或贵为四辅而愿通尚父鹰扬之谱或威行一道而亲洒鲁公眉寿之词四海风尘十年林壑而不害其为一家之三代一身之怡愉夫然后知吉人之有相知至诚之动物而忠信笃敬之行先圣之言良不我欺兰亭之帖荐福之碑有求辄应虽耄不衰而明道春风之座尧夫花外之车抚时怀旧下贱勤小又几无一物之可遗年年生旦子孙罗列宾客遨嬉箫鼓嘲喧醉舞屡傲今年此日意其复然曾谓开笼之鸽化为鸣座之驴入门升堂竟拜公于灵帟呜呼哀哉某之视公年晚位卑公折行辈与共襟期一自戊秋之漕贡幸依飞羽以差池式偕莘燕同上兰闈暨戊辰之尘忝晋程艺于中书公又察案银绯委蛇寻主江乡之会实聯姓字之题是皆青云道上之攀附岂但桑梓阴中之栖迟厥既还里尤切倚毗两地无一长亭之隔而东阁郎君之姻好又偶尔出乎邢姨音起筵尊报隆琼琚梭擲乎诗筒轡聯兮葱裾不自意失路之仇香环堵之陋室而得此五马之贵公当代之人师也江空岁晚前途嶮巇老成雕落文献其谁幸即温而听厉仰抽闕而启迷山颓木坏哲人竟萎

呜呼九月之初尝造台墀公倒屣迎款以卮匱翫缕乎文章之教繾綣乎腹心之辞盖比年造门蒙爱类如此而此为迎款之终也自今入门而公安在乎重九之前公交车载脂下顾蓬荜容款庾廖偶僧庐之陪饮忽夕阳之分携盖比年之承访其谦光如此而此为公来访之终也自今欲一见公来可复得乎天地全人如公是稀有子有孙其庆必余顾旧感之难忘抚新愁而孔悲北风惨凄雪涕淋漓已而已而酌此一卮尚飨

祭胡双湖先生文 陈栌

呜呼儒者明经莫难于易先生家学易乃世习易百十家不轻所宗启蒙本义独宗晦翁晦翁十八以易荐鄂先生亦然可觐家学晦翁著书以身之退先生著书以耳之瞶大归其力几絶韦编附録纂注海内广传玉斋为父双湖为子启蒙通释并传济美又以余力明晦翁诗虽未拜读以易可知晦翁忠臣先生其一以儒明经功孰与匹方寿斯文栋孔子堂讎音忽传有涕其滂呜呼我侍先生自岁丁酉迩年以来罕得聚首泰山北斗心常仰悬自京南归书问屡传近者秋孟先生赐访留仅七日莫淹归鞅期以秋季为我再来许一月留方赋归哉仅辱遣赐一经堂记匆匆奉答尚邀再至十月下旬董君走伴报公捐馆临没寄声欲托以孙来我家塾平生于人诺无敢宿盖恐来春之官古荆尚俟商畧方报刍灵髹漆之语兹用挂剑表平生好将以薄奠呜呼先生之寿垂及古稀先生之书千古昭垂乾坤若毁大易方已名与易俱可无憾矣吾文不文写先生心先生如生褒如来歆尚飨

祭曹弘斋先生文 陈栌

延佑二年岁次乙卯五月戊申朔越十日丁巳契家侄陈栌谨以絮鸡之奠致祭于判簿弘斋先生曹公之灵呜呼吾郡巨儒方公万里畴其亚之曰曹夫子三百余年泚莒丰芑长育涵濡式克有此止斋之文晦庵之理万选万中刃游肯綮戊辰高科筮仕方始更早十年明堂杞梓岂期鼎革勾稽而止此何足言言聊尔尔倦仕养亲兰膳嘉旨仅长紫阳爰淑多士元佑全人无瑕可指方之方公节尤奇伟不为公惜翻为公喜学者宗师斯文统纪永栋孔堂愿何穷已忽乃风传公疾不起惊呼失声吾愿已矣年开九袞寿算谁比孙枝六人家声演迤立言不朽名垂千祀知足不辱公无憾只栌也仰公昉自稚齿四十有五始获望履一见赏识极辞褒美昔人每恨无一知己知己有公一焉已侈奉书必答答书盈几仅仅去年疎奉尺纸一再留札疎此之以念欲哭公香裊一缕羈縻未前愧汗如洗除丧来前越人可耻徐稚絮鸡诚哀其菲公乎如生奠觴斯举呜呼尚飨

祭郑师山先生文（代金震祖作） 朱升

岁屠维大渊献今日南斗之初躔郑先生墓庙岭兮在既歿之二年来会墓而侍事兮老契生金震祖牢牲厕乎苞籩兮清酒酌乎坟土曰人灵于庶物兮贵无忝于厥初彼庸碌之待尽兮与万类而奚殊繁先生之超卓兮在童年惟好学议论高出古人兮大鸣警乎后觉纷世荣与俗学兮虽信美非所求式据槁而瞑目兮惟世道之是忧天不早吾柄用兮晚币聘焉奚补国鱼烂而焚分兮命书返乎天府上非有大暴政兮第弗振于宴

安材良愚恶而弗分兮民生敝于贪残倘改辕而易弦兮削吏文而摧豪武诏哀痛以感人兮庶支倾于一柱亟趋召以前迈兮乃道梗而无从吐孤忠于一语兮孰梯蹬乎九重初忍死以侨寓兮终逃匿之无所天日远而云冥冥兮知臣心之酸苦美女妬予之盼倩兮致逮捕之纷纭岂予身之悼殃兮尚解系夫亲邻昔禅寂以緘辞兮今涅盘而出世匪感激以捐躯兮实从容而就义夫人心之有此仁兮咸戟手而血泣孰受教而读其书兮弗顽廉而懦立生两间而不怍兮死吉壤之是归介弟敬乎治命兮知魂气之焉依坟嗟峨于道侧兮刻文章于溪石舟车过而瞻仰兮垂千载之名德嗟予少公一岁兮公吾考之所尊治先人之遗经兮隔生死而情弥真历频年之患难兮嗟同县如千里不能相从以终老兮惊葬期之已至今兹桑梓有几人兮知先生之独悲写苦心而致辞兮尚饮食而飨之

祭婺源汪王庙文（代总制王克恭奉使汪广洋作） 赵汭

惟王鄣山之英黟水之灵生为人豪歿为神明保障六州不为己荣识机慕化克全民生庙祀邈绵足以表其忠烈之盛子孙千亿足以彰其惠爱之诚回视当时如世充建德辈不知天命困犹力争残民毒众卒为顽冥飘风遊尘徒污汗青昔王生存尝以殄寇道出星源邑人留像千载犹传则夫一时六郡之内蒙其福泽者又岂可名言也哉克恭钦承朝命来镇于兹抚军字民匪绅曷依广洋世迁高邮奉命出使水木本源敢忘所自惟王诞辰实在兹日虔率宫僚即祀庙宅薄奠斯陈神其来格

祭学士朱允升先生文 黄鳳仪

诸生黄枢等谨以香茶酒果之奠百拜致祭于先师翰林侍讲学士隆隱朱先生之灵呜呼先生之聪明卓絕天下之人皆知之大而天人之道遠而造化之旨精穷闡奥妙析毫厘不雷同而是是不崖异而非非取六经与百氏之书籍悉标题而旁注使后生小子一读则了然而无疑是以萤牕雪案俛焉惟日以孜孜先生于圣贤之学真有益于百世不但表章于一时昔之未達则拟隆中之隱及其功于有司而起也遽遭奇运之流离然维新之朝虽三聘而进宠以玉堂之华要顾退修之志终固辞而归理乎青囊之秘奇不立产业如疏太傅之说不入城府如龐德公之为先生之业不但为一时之矜式真可作百世之宗师俾当世之士势焰薰天闻此令终于牖下亦钦羨而歔歔特可共恨者晨星霜木遗老殆尽帡幪领袖晚进畴依不肖弟兄以先君托斯文之契五十余载故懒钝之质但蒙陶冶而扶持迹者驱于贫而痼于疾于先生门卜迹虽慢而心不违客岁之腊忽讣音之惊听义当奔哭适丁家祸于据藜今兹之来也惟梅花初月浦思山悲先生之音容邈乎其不可见矣如之何其不苦泪之交頤尊魂不昧鉴此芹私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七

（明）程敏政 撰

○铭

尊德性斋铭 朱熹

内弟程允夫以道问学名斋予谓当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请铭因为作此
维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义与仁维义与仁维帝之则钦斯承斯犹惧弗克
孰昏且狂苟贱污卑淫视倾听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纪甘此下流众恶之委我其
鉴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临执玉奉盈须臾颠沛任重道远其敢或怠

求放心斋铭 朱熹

鄱阳程正思作求放心斋汪子卿祝汝玉既为之铭新安朱熹掇其遗意复为作此
天地变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则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测发挥万变立此人极
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诚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复惟手防微
谨独兹守之常切问近思曰惟以相

紫阳琴铭 朱熹养

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深

淳安县学斋堂六铭 罗颂

实焉而若虚有焉而弗恃一谦四益光亦大矣若夫当仁不避见义敢为则舍我其
谁（谦光斋）

汤之新文之纯师圣王善吾身蒙果行蛊振民学而仕两相因（有德斋）

行有玉居有琴散堙鬱之积防非僻之侵今皆无此具矣独大经大法之可寻维孝
弟之真乐在涵养之日深充德性之纯和象祈招之悃悃毁誉不能动富贵不能淫然后
见士之常心（养心斋）

发轫诗书问津贤智游翰墨场处居教地既窥圣域亦上天衢英贤所志万古同途
（致远斋）

壮哉县非十室选其英为士率答问者教之一善诱人亦多术（待问堂）

肃羣贤之蔼蔼为从容之文会刮造化其铺张包古今其淘汰厌流俗之论卑喜吾
儒之道大无轩冕而体胖不鼓钟而心泰幸朋友之相渐故说言乎泽兑悟天地之两间
惟乐此之为最（兑轩）

艮斋铭 许文蔚

心不可挠事感而情牵则扰如蔓斯蒙心不可淫物诱而欲动而驰如马斯逐
降衷惟帝体则寂然情牵欲动乃丧其天心匪由人念亦自我御情制欲谁曰不可大学
之道先于致知格物穷理彼不我欺君子有言王于持敬内严外庄我乃自定知至敬立
靡虑靡思岷然不动乃山之为止以时条理不紊匪曰无心斯易之艮（洪杏庭曰许
公文蔚早岁从东莱晦庵讲学发为文词皆根原道谊粹然自胷中流出）

野航铭 方岳

雪乎子猷剡溪也月乎子瞻赤壁也有入其中者则告之曰虚舟尔请无自为敌国

也

古铜小鼎砚滴铭 汪炎昶

泗水没宝鼎此岂其云仍煅顽炼钝凝赤精小瓠断■〈士冫田疋，上中中下〉
枵以盛篆细麻霞疑古铭如虫嚙余渗枯青石液迸云吸绀清溉我毛颖波陶泓豕腹仰
呀外膨亨■〈奭斗〉而不注闻戛羹量函合龠三趾狩入屡出继常如盈

紫石端砚铭 鲍子寿

至元癸巳冬予备员乡校越明年友人蒋君赋予一砚墨渍不涤砚池尘满予心甚
忽之一日郡侯恒斋侍其公来见谓予曰此端砚也亟以水涤之所谓猪肝色鹁鸽眼皆
具焉予切怪蒋君甚贫家徒四壁立何从得此试叩之乃故丞相范公锺守新安时蒋之
从父为其笺奏吏及事公政府公以此砚畀之如此则信乎其为范公故物矣嗟乎一砚
之难知如此微侍其公一言予几失之献璞得荆明珠暗投自古以来然矣岂惟一砚哉
此予之所以重有感也蒋君名天赋今别去三载书此铭以遗之时大德三年己亥十月
铭曰

五岭之南瘴雨蛮烟端溪佳哉紫云摩天其下为石金声玉质贮水如渊运墨如漆
万里南来际遇公台中道舍旃流落尘埃石眼阅人育夫莫识知我者希珍哉斯石

藏室铭 程文海

藏书名山古人之事也三岛之藏室老氏之藏也三谷之藏室程氏之书之藏也藏
之云乎亦读之云乎铭曰前数千载在方策如见其人后数千载有方策此心此身孰不
灵于物乃谓席珍孰匪秉彝而曰觉斯民吾爱吾庐岂以専壑读书名山尚友先觉方丈
瀛洲玉室金堂远莫致之吾有华冈插架非藏占毕非读咨尔朋来问津三谷大德甲辰
暮春之初华冈子程文海书

瘞梳铭 郑玉

予一木梳用之甚久既坏不忍弃之乃为埋之后园乱兮汝理执兮汝通寒暑十易
兮出处汝同肤裂齿脱兮汝职之供启土瘞汝兮以慰我之衷

立波石铭 程文

郑正字家庭有立石奇甚若水波之涌者因名立波程文为之铭曰

海水怒立高峥嵘天风下吹夜冻凝千载化石敌玫瑰蛟人窃售来东瀛彩云纷披
元气蒸喷沫尚带蛟龙腥疑含珠光蕴玉英势若千仞不可陵米侯起拜牛相惊郑君爱
之如弟兄岁在鹑首月宝瓶谁作铭者黟南生

自警铭 汪九成

仆蚤岁受学于乡先生云峰胡公粗闻绪论一日读子朱子告君为学之格言忽悟
曰此与延平先生所传实相表里为学之要尽于此矣又奚以他求为哉因自思后进为
学之病由于不先立诚敬以为基盖不诚则虚假不敬则昏杂质之钝者常畏之以为难
不知循序渐进积少成多初不难也质之美者又忽之以为易不知妙道精义不潜心积

虑优游厌饫终不足以得之至其用工非颓惰苟且则力取强探或免于二者之病而读书不循其序成法不守其常亦同归于无成而后已尝为韵语铭之坐右以自警勿畏勿忽必敬必诚毋亟毋怠有序有恒

汪山长（师鲁）善复堂铭 朱升

复还也往而返谓之复书巡守卒乃复诗复我邦族是也失而得之谓之复盘庚绍复先王大业鲁僖复周公之宇是也不能不往也而思其返不能不失也而求其得复也者学者之大机欤汪君师鲁读书之堂扁不曰复而曰善复何居复虚辞也则有善有不善焉易震下坤上之卦其名为复阳上往而喜其返也卦六爻辞所谓复悉主初爻潜阳为言皆复于善者也泰九三之无往不复上六之城复于隍泰极而返复于不善矣春秋褒贬尤谨严于一字一卫侯郑也前之归书复归后书归不言复何也诸侯嗣故出而归也继之则称复绝之则不称复复犹善辞也卫元咺归也书复归宋鱼石晋栾盈入也书复入非此族也虽楚比之归书归而已矣何也大夫不世故奔而归也与之则称归绝之则称复恶辞也同是复也自阴而阳为喜自泰而否为戒在诸侯为予在大夫为讥此善彼否天地斯隔不宁惟是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圣人以其复为邪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圣人以其复为私鲁昭三如晋至河乃复圣人以其复为耻往也失也不可以苟非返也得也不可以苟赞是以君子不徒于其复而必欲善其复善也者又复之要道欤汪氏世业儒至某尤精笃仅领乙荐策名称实藏书传家以清为贵孙师鲁资明识敏宜能承以发然自年三十以来希乎无益于得者炙相门之热当宪府之凜以儒以吏靡所不迹前既失而往矣乃今历世故也久揽荣愿也饱于是身复所居之堂口复所读之书心复所学之理返于外而得其故其复也不谓善复矣乎身允蹈之堂徒名诸汪氏实升母族且屡登斯堂而师鲁以作文属甥升也谨述四十八字以为之铭而序其旨如右铭曰

有极其湾有嵌其山公善兹复昭哉堂颜新功弗緝孟母断织故习弗除冯妇下车我铭斯堂将曷来谗克己复礼善复之准

大学正心四戒铭 汪克宽

君子之学孳孳不息欲尽理融中心说怪世俗之喜玩物适情娱于嗜好酖毒心醒小子戒之非喜勿喜室欲闲邪乐善而已（戒喜）

圣贤之怒锄奸拨乱去彼凶顽拯兹涂炭世人妄怒焦火斯炎面頰髮竖蹈祸而癩小子戒之必惩其忿中扃湛然不知不愠（戒怒）

玄圣上达乐以忘忧禹稷忧民櫬■〈木辇〉锄耰与忧俱生世俗所溺患得患失逐利惟剧小子戒之讲学徙义忧之如舜志轲之志（戒忧）

圣贤之心至理熙熙浩气配道砥柱弗移世人徇欲内省多愧其气欲然惟恐惟怖小子戒之惧所不闻自反而缩勇夺三军（戒惧）

○箴

勉学箴 朱熹

百圣在目千古在心妙者躬践傲者口吟（读好书）
莠言虚蔓兰言实菱九兰一莠驷追不回（说好话）
圣狂路口义利关头择行若游急行若邮（行好事）
孔称成人孟戒非人小人穷冬巨人盛春（作好人）
复斋六箴 方岳

适燕南辕尔迷尔岐尚尔未遽跂予改之（不遽复）
休者止也既复则止拳拳服膺颜氏之子（休复）
而既得之则又失之曾几如是而不踣为（频复）
万物皆流止者金石众狂一迷惟君子特（独复）
为复有道患不自觉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敦复）
小有广居曷其勿归惟圣作狂差之忽微（迷复）
友敬堂箴 程文海

长乐亦山陈公请予扁其所居之堂曰友敬申友敬之义作为家训以儆诸孙古今言行有關於天典民彝者尽在是矣且求予言予何言作友敬堂箴

兄弟之身初则一体痾痒疾痛孰彼孰己兄弟其弟匪曰恩斯弟兄其兄乃分之宜是惟人伦是惟天命非自外来惟友惟敬分财取少纖悉之惠食果取小直让之细然而性善于此着形一家和顺千世典刑为兄克友弗敬非弟干戈琴弧何有于悌为弟克敬弗友非兄煮豆燃萁靡念厥生嗟嗟手足友敬惟心其和悃悃其肃钦钦反是不思为犊为禽尔堂曷名敢告司箴

果斋箴 胡炳文

友人高彦道性嗜学其父甚乐而予未有以教之也彦道读书之室请名于予予书一果字与之且为箴箴曰坎水之流始于蒙泉不果其行曷至于川贤必希圣圣必希天果能此者人十已千孰为凡民孰为豪杰万里之程一念之烈迁善而果雷惊电掣克己而果矢去川决干为木果良为草蓂果刚在上蓂柔而堕最戒悠悠亦忌琐琐志高力强果庶其可

刚柔箴 汪石田

予天性刚直不觉忤物视谏如辱见恶若讎人是己非人弃己取以是动招愆谤今年运而往矣惧其卒违于中道也作刚柔箴

谓汝勿刚汝刚以直矫明明恶焉是疾外乏孙言内亡柔克众怒火焚汝曾不惕刚贵近仁柔贵有立兼制则宜偏毗乃失人极其柔惟德之贼汝纯其刚是用不入易着两仪书称三德一弛一张谨兹彝则

义利箴 汪石田

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孟子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夫欲利恶害人之同也古之人义斯利矣又焉有不义之利哉世降俗薄而义利若水火然悲夫作义利箴

古人尚义义和为利今惟利谋与义为仇人胡不古欲迷其字惟彼不今道存诸心义兮利之本利兮害之因故禹汤义焉而得位桀纣利焉而丧身孰能合义利而一贯庶无愧于古人

祸福箴 汪石田

福善祸淫天之道也祸福倚伏物之理也天道有常物理有变变也者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君子乐天知命居常处顺自修而已岂置得失之心于祸福之间邪作祸福箴

君子之穷素位以修小人轻躁行险妄求积善成德积怨为仇福兮固有祸亦有由或幸而全不幸而尤祸福之变君子何疑（叶牛）

名实箴 汪石田

世之銜名者饰智以惊愚矫情以要誉务实者或屈焉其为名也亦得矣智穷而事殆情见而毁随不实之患也作名实箴

名匪外来实由中出循名思义无旷其职勿异以求勿虚以得形大声宏表正景直毁誉在人居蔽必白何以守之戒尔矜逸

○赞

陆宣公祠堂赞 程俱

唐相陆宣公赞嘉兴人建炎三年夏四月信安程俱假守秀州始访公之像圖之资圣佛寺率僚吏祠而拜之谨为赞曰

天下无事湛于宴安视此神器隱如泰山是以前其臣惟得是嗜以谀为恭以儉为智世方纷乱上下岌岌忍于其间觊得患失伟哉宣公兴元之初夷嶮一致为君矢谟如彼大厦载支载扶如彼赤子以调以虞格君之非砭国之育卒以一旅还之异方西平之功宣公之画外戡内筹心膺惟一樵李之郊吴越所虔公生其间种蠡汗颜顾视故国乔木苍然岂无若人奠我九壻

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王逸少赞 程俱

逸少为会稽内史时王怀祖在郡每闻鼓吹意逸少候已汛扫庭宇以待之而终不至也后怀祖起为扬州刺史实部会稽因修故怨逸少疲于简对深以为耻弃官自誓父母墓前不复仕若逸少可谓刚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士生不逢身更殆辱屡矣而犹不知止足者视古人何如也赞曰

观逸少三书所陈皆晋国之至计其忧深见远所以援古今而论成败者其才盖足以经世然进于朝不得用其长其出守也不得伸其志虽秩千鍾更显位是直以犬马鳧鴈畜之尔此逸少之所耻也是其所以浩然独往如机发而飙逝彼懷祖之螯特其虬蚤而已盖所谓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者矣

唐秘书监太子宾客贺季真赞 程俱

天宝三年季真自秘书监太子宾客去为千秋观道士时天下号无事然林甫仙客

固已相軋祿山固已骄三纲固已絶（杀三庶人）治乱之分识者知其渐矣后十有二年而天下乱其风流清鉴固一世所推而先见勇往又絶人如此谁谓季真清狂者邪赞曰

越椒生而知若敖氏之将馁醴酒不设而知楚人将钳我于市古之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者是以动而无悔此季真所以去轩裳如脱屣也世道交丧岂无其人智及之而勇不足以行之者非季真流亚也狗苟而蝇营临深而撻埴以饶万一于尝试者亦足愧矣
米元章墓赞 程俱

呜呼是惟元章米公之墓公少名黻后更为芾常自号襄阳漫士盖襄阳人云中年乐南徐山川风土之美因家焉历官州县入朝为书学博士至尚书礼部员外郎出守淮阳军卒生于皇佑之辛卯卒于大观之庚寅将歿預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槨置便坐时坐卧其间阅案牒书文檄洋洋自若也至期留偈句自谓来从众香国其归亦然舁归墓丹徒五州山之原遵治命也公风神散朗姿度瓌玮音吐鸿畅谈辨风生东西晋人也其为文词与立言命物皆自我作古不蹈袭前人一言元次山樊绍述之流也其书奇逸飞动法本二王虞褚而下不论也为吏所至有名迹简静爱人人皆欢乐之其政事了无俗吏常检阳亢宗元紫芝之流也东坡苏公谓其文清雄絶俗谓其字超妙入神世不以为过公乐善喜推下后进绍圣丙子予初识公南徐贻诗谓予李太白后身非所拟也如叶少蕴闕止叔方以英俊居下僚公一面知其为国器见当路有气力者輒言之不置忘其身之穷也公既歿予他日过南徐便觉招隱鹤林爽气都尽顾尝哀其所遗诗帖帙而藏之为之赞云

珠玑玉石璀璨兀碑卮言之出风云荡滈变化融液惟心之画是千载人不可无一（王厚斋云张融风止诡越齐高帝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致道铭米老墓本此）

丞相李忠定公像赞 程大昌

先事忧未燃之薪独力支将颠之厦念吾身之当致岂惊难而自赦繁沐浴而请讨固齐境之莫躡若因唱而袒左微绛侯而谁藉怅英雄之襟泪繇年龄之不假相武夷之夙夢盖欧丁之石马既岩壑之溪来何经纶之能写噫其生可亡其神不化敬瞻敷腴雍容之仪形足以想夫间闕盘错而思常优暇也（与丞相子申之书大昌尝在史馆获知先丞相靖康规模常窃自叹以为淮蔡用数州陆梁而主议者犹如许其难靖康变故先丞相乃敢身任功之不成天也若此志之忠且勇岂可掩盖也哉所赞诚出夙见非敢溢美伏幸台察淳熙丁未五月日敷文阁直学士通议大夫知建寧军府事程大昌札子）

程正思画像赞 朱熹

呜呼正思退然如不胜衣而自胜有以举乌获之任言若不出诸口而卫道有以摧髡衍之锋俛焉日有孳孳者吾方未见其止乃一朝而至此则天曷为而不假之寿以成其终呜呼此犹未足以见其七分之貌来者亦姑以是而想象其遗风绍熙壬子重阳前二日书

御书六大字赞 程元鳳

清忠

臣尝观夫子许陈文子以清令尹子文以忠未有得其全者臣絕无技能仅守素朴圣主明并日月洞鉴真忱初侍经筵蒙赐清忠三字奎画晔然光照蓬荜春秋二子各得其偏而臣兼得之仰瞻宸翰昕夕警省以不克服膺圣训是惧蒙被恩渥久而益隆窃逃司败之诛敢忘训迪之赐谨赞而饘之翠珉以侈荣遇以诏无穷赞曰

文子去齐子文事楚一清一忠孔门所许二者兼之德业斯巨袞冕易称誓殫心膂昭光

臣恭惟皇帝陛下多能天纵盛德日新皇制昭明范围造化眷鉴炳耀卓冠今古岁在庚戌臣以监察御史侍经幄恭遇讲易彻篇端拜御诗之赐将以杰阁珍藏永为家宝蒙赐昭光二字以华以耀盖取唐刘禹锡所谓昭回之光下饰万物之谊也然韶濩铿锵河汉黼黻岂唐之文可同日语哉臣千载际逢踊跃庆幸自是以来侍讲揆席祗拜宸翰益富而阁甫克就谨摹赐扁刻诸石为之赞曰

天开治平圣皇御极干健文明日新盛德经纬八紘照临万国昭回之光垂于千亿儒硕

臣昨蒙恩赐御制讲易彻篇诗有探求蹟隱资儒硕之句霆声铿錡奎画灿烂臣鼓舞拜赐谨以袞藏为希世之珍矣未几蒙赐御书儒硕二字盖摘取御诗之义以示特异之宠也顾惟么微何以仰称隆渥尝观子夏在文学科岂后之儒者所可跂及夫子警之犹切切于君子小人之辨儒之不可不谨也如此儒有硕德则为君子不为小人矣臣虽无文学可称圣训昭垂即夫子警学者之深意也朝夕观省惟恐德之弗硕有负圣主明训敢不勉诸赞曰

儒有君子亦有小人抱负硕德乃儒之真躬行仁义学富经纶宸翰昭著拜手书绅晋谢太傅赞 方岳

丝竹云林妓女冥壑此亦一安石鬼蜮老奸风鹤勍敌此亦一安石盖太虚之云无心空谷之响无迹要未易窥敌手之碁而訾折齿之屐也

吟瀑圖赞 方岳

客有画予岩谷中抱膝而观瀑布者予目为吟瀑圖而赞之

有山丛焉其畜泄云雨者谷也有水垂焉其凌厉冰雪者瀑也有人兀焉其膏育泉石者仆也

唐越国公追封英烈汪王像赞 许月卿

天下鼎沸六州太平大明既升版圖效灵生为忠臣死为名神此贞观十八年之画可以见唐衣冠之旧王容貌之真

自赞 程绍魁

甘饿西山宁蹈东海仰企若人流芳千载

伏生授经图赞 程文

帝王之道如日行天秦火不蕪在人必传粤稽古书万世成则不有师承微言几息
颀颀遗像式严孔尊如闻其语如见其人

象山陆先生赞 赵沔

儒者曰其学似禅佛者曰我法无是超然独契本心以俟圣人百世

梁将军程忠壮公三赞 鲍宁

伟人之生庶民仰依物为民害我则除之我矢不遗彼妖灭迹民奠厥居恩波罔极
(射蜃)

纠纠仪同万夫之雄出师清尘发号生风为国是谋岂身之惜维忠维壮后人是式
(出师)

龙虎其气金玉其姿收敛英武从容燕私其言有章其仪不忒载仰载瞻永永无斁
(燕居)

○颂

周宣王中兴名臣颂 汪雄图

读诗喜宣王勲烈骏伟一时名臣仲山甫尹吉甫申伯方叔召虎韩侯程伯休父张
仲凡八人功德班班可见惜其杂出于大小雅之间不克合为一简览者殊弗愜快因掇
诗人之句以为之颂若乃仍叔蹶父之徒虽仅以姓字见而功德无闻焉不在此位也颂
曰

于皇时周昔在中叶明明天子临下有赫戎狄是膺一月三捷于疆于理九有有截
绳其祖武无竞维烈烝我髦士置彼周行秉文之德追琢其章进厥虎臣经营四方共武
之服休有烈光允文允武何用不臧维仲山甫显显令德夙夜在公柔惠且直天子是毗
厥犹翼翼百辟为宪威仪抑抑秉国之钧维民之则文武吉甫邦家之基玃狁之故岂敢
定居王谓尹氏整我六师戎车既驾玃狁于夷告成于王王曰还归饗饗申伯其直如矢
终温且惠周邦咸喜王命卿士大启尔宇申伯信迈自天子所远送于南为周室辅蠢尔
蛮荆敢拒大邦显允方叔时维鹰扬天子命我左右陈行奋伐荆楚用遏蛮方畏天之威
莫敢不来王王命召虎率彼淮浦赳赳武夫爰整其旅既克淮夷彻我疆土肃肃谢功天
子所予虎拜稽首媚于天子韩侯受命外大国是疆适彼乐土不敢怠遑谨尔侯度入覲
于王王曰叔父继序思不忘靖共尔位揉此万邦徐方绎骚莫非王土王赫斯怒命程伯
休父矫矫虎臣有力如虎执讯获丑有截其所遂荒徐宅四方以无侮张仲孝友无忝尔
所生孝子不匮则友其兄永锡尔类每有良朋及尔同僚维周之桢不解于位王心载宁
蔼蔼王多吉士令闻不已悠悠我思高山仰止怀哉怀哉正直是与是用作歌式序在位
对扬王休以永终誉

行枢密院判官邓公勲德颂 朱升

岁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蕲渡江者蹂饶陷徽江东大扰至于丁酉六月之间胜负

相寻徽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而犹不知所终也于是泗水邓公奉江南行省平章公命由宣取徽先声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德夙成威信昭著始至则立城堡作庐舍旬日竣事而民不知有役纳降附下条教村疇帖服而民不知有军分兵戍诸县抡才以官治之军民有职上下相维遗黎乃知免矣将官张思聪戍休宁县能宣布公之德美以福其民庶又请邑士朱升作颂以传之颂曰

徽之为郡介乎万山昔有革代招附以安曩岁淮兵渡江窥浙直捣于徽肆其燔劫突来洊至奔北相仍六胜六负哀哉民生猗欤平章秣陵开省勲业崇崇纪纲井井既克宛陵南复楚疆有献于公请事徽方公曰噫嘻无穷于远蕞尔山城其边三面策者曰否彼邻杭封全有三關浙右囊中公曰噫嘻兹为重役总率招徠必资淑德曰邓友德茁其兰芽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宣众未降长枪余党既屯于徽惧残彼壤事有机速为我南行汝亲吾养汝家吾承邓公曰唯惟平章令平章之心徽人之命爰勅渠帅即日启行衙兵之武新附之汤江淮之雄苗獠之銳列骑聯旗两州相綴惟徽厌乱城郭久空诸军毕入诛其菜蓬既栅既城以营以室将士分功成之旬日乃纳降附浆酒温存受其鸡豚为之饗殮使观其军使行其垒意气包涵家人笑语民曰此军与吾为侪曩者辄我吾宁服怀士曰此军非曩之匹阨幙衣冠中原典则曩之来者驱民为兵何为强弱徒殲厥生曩之来者每事报复指擿吹求炽然荼毒今兹下令军民判然不教之众奔北之先今兹下令新自今日毋长浇风酷为指擿流离还定渐复其初里有耕桑家有诗书凡此之功在于镇静万喙同声归功于邓镇静之道制胜之规谢公指顾秦败淮淝镇静之道教治之式曹师盖公民以宁一繫公懿质平章登之进之于学玉而成之云台元功少年杖策人谓我公今之高密以究劳绩以开隆平秉心罔替引我民生徽民愿公祝公眉寿仰彼昊苍夕听稽首戍将承德请作诗章刻之县斋以传无疆

槐塘钓叟颂 唐桂芳

槐塘钓叟者子立程先生自号也先生为讷斋丞相之孙倚山仓使之子其读书汪洋泛滥其文章清新奇崛于风云之舒卷禽鱼蠕动可喜可愕一着于诗故于诗尤多其为人也困然而无迹澹然而莫测其所以先生有子曰萱曰庄亦以文学世其业好风佳日幅巾藜杖呼二子与俱坐嘉荫藉丰草倡诗评画饮酒淋漓以为常人望而知为丞相家故态今先生七十有一年矣龐眉秀发精神坚悍如五十许人意者天将俾公康健寿考以为人瑞也不然何其年愈高而体愈充蘊葆天和如得养生之术者邪先生于世事一不挂眼方以钓自娱某通家也知敬特深故广其说以为颂曰

有方者塘泓澄于涡相国告老于焉来过手植三槐綠阴婆娑遂以名显永矢弗磨笃生闻孙蘊其天和川渟海蓄所学益多年踰七袞白髮皤皤清风一竿羣鳞擲梭涓涓秋水有蒲与荷鱼我两忘其乐如何或潜于渊或跃于波直钩而钓其乐靡他猗欤先生弗棘弗阿岂羨爵禄太公钓磻后来子陵富春嵯峨胡为客星云霄荡摩孰若先生退敛一蓑金玉令德始终不讹尔福尔寿如冈如河伊予作颂永永可哦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八

（明）程敏政 撰

○赋

东天竺赋 程謩

中大同二年秋河东柳恽为秘书监謩以散骑为之贰讎校之暇情甚相狎监署西庑有异草数本绿茎疏节叶膏如剪朱实离离炳如渥丹恽为謩言西真书号此为东天竺其说曰轩辕帝铸鼎南湖百神受职东海少君以是为献且白帝云女娲用以炼石补天试以拂水水为中断试以御风风为之息金石水火洞达无阂帝异焉命植于蓬壶之圃此其遗状也然不复如向时之验矣謩验怪斯言诞而不经因窃叹曰物固有弱而刚微而彰当其时也雷轰而骑翔非其时也穴蟠而泥藏岂特斯草也感而作赋云

彤庭赫兮弘敞入端闱而延顾粤若望直之都旁开羣玉之府则有芸裊湘素兰翳轩庑琳琅曳风琼玖泫雨诚神明之奥壤乃尤物之所处是何弱植之蔑蒙兮干如剖璞之玉叶碎出蓝之绿色含朱膏实正秋熟受中地腴号东天竺盖女娲补有苍之缺公孙佩遐升之策来自西海植之蓬圃飞廉为之辍御冯夷为之止舞于斯时也神农未知药后稷未播谷蓂莢尚晦蕙莆犹伏芝混菌耳苓羣狼毒神禹所未识齐谐所未悉亦既擢质于神皋之苑献名于通灵之室尔乃芳掩茝若气矜篔簹密束霞致骈罗星光菁茆海鳧不足以侔洁薈卜薰陆不足以袭香璀璨于九闱之上而容与乎三阶之旁者也时异事改貌存质昧孰知无用之用而不为斯世之所采畦并稂莠隰兼蒿艾王田植表则有燔茆之酷樵竖载歌则有蒸薪之悔文异沟中之断音乖爨下之桐心类飞灰首如飞蓬岂非有意于上林之积翠而禁籞之摘红者哉天嘉昌明万物咸覩姬姜在御不弃翹楚王鮪登庖旁征魴鱖曾是散材托兹邃宇卿云甘露之所濡白日阳春之所曜天鸡晨翔铜枝夜照倘穷年之若斯敢抢攘于往操愿曳尾于鸿私跼青厢而就槁（六朝赋存世如此篇者亦少）

蓂莢赋（呈瑞圣朝） 程諫

尧阶蓂莢兮实称休祲盖厯代而难值至我后而斯呈植之于前墀左城暎之以镂檻丹楹激薰风而叶转迎太阳而心倾日徃月来深符大小之数时和厯应因见天地之情观乎荣谢以月德为常卷舒以日数成类随初吉以增茂暄然自春度既望以渐零翛然如寄体盈虚而方同得道任消息而匪殊有智金波桂树远合象于雕荣炎汉芝房近方惭于祥瑞彼朱草与蕙莆曷于兹而拟议则知圣作物覩物兴由圣圣于赫而克着元亨物效祥而天莫之令然而蓂之为应也博蓂之为瑞也昭赞令主则太平在迹测阴灵则时变不遥初也则日益一日终也则宵尽一宵弱质浹金茎之露轻姿散玉户之飙或曰麟在郊而合圖牒鳳来仪以听箫韶虽咸见而可贵于列迹而斯超岂如蒙賁者■〈

牛 忽) 集于厚地焜耀于皇朝也哉 (见文苑英华录之以备律赋一体)

感春赋 朱熹

触世涂之幽险兮揽余轡其安之慨埋轮而繫马兮指故山以为期仰皇鉴之昭明兮眷予衷其犹未替抑重巽于既申兮徇耕野之初志自予之既还归兮毕藏英而发春潜林庐以静处兮閤蓬戶其无人披尘编以三复兮悟徃哲之明训■ (口答) 掩卷以忘言兮纳遐情于方寸朝吾屣履而歌商兮夕又賡之以清琴夫何千载之遥遥兮乃独有会于予心忽嚶鸣其悦豫兮抑庭柯之葱蒨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见彼美人之修嫕兮超独处乎明光结丹霞以为绶兮佩明月而为珰怅佳辰之不可再兮怀德音之不可忘乐吾之乐兮诚不可以终极忧予之忧兮孰知吾心之永伤

梅花赋 朱熹

楚襄王游乎云夢之野观梅之始花者爱之徘徊而不能舍焉驂乘宋玉进曰美则美矣臣恨其生寂寞之濱而荣此岁寒之时也大王诚有意好之则何若移之渚宫之囿而终观其实哉宋玉之意盖以屈原之放微悟王而王不能用于是退而献赋曰

夫何嘉卉而信奇兮厉岁寒而方华洁清姱而不淫兮專精皎其无瑕既笑兰蕙而易诛兮复异乎松栢之不华屏山谷亦自娱兮命冰雪而为家谓后皇赋予命兮生南国而不迁虽瘴疠非所托兮尚幽独之可愿岁序徂以峥嵘兮物皆舍故而就新披宿莽而横出兮廓独立而增妍玄雾滃而四起兮川谷沍而冰坚澹容与而不銜兮象姑射而无邻夕同云之缤纷兮林莽杂其葳蕤曾予质之无加兮專皎洁而未衰方酷烈而閤閤兮信横发而不可摧纷旖旎亦何好兮静窈窕而自持徂清夜之湛湛兮玉绳耿而未低方娉婷而自喜兮友明月以为仪歛浮云之来蔽兮四顾莽而无人怅寂寞其凄凉兮泣回风之无辞立何久乎山阿兮步何踌躇于水濱忽举目而有见兮恍顾盼之足疑谓彼汉广之人兮羌何为乎人间既奇服之眩耀兮又绰约而可观欲一听白云之歌兮叹扬音之不可闻将结軫乎瑶池兮惧佳期之非真愿借阳春之白日兮及芳菲之未亏与迟暮而零落兮曷若充夫佩帔渚宫矧未有此兮纷草棘之纵横椒兰后乎霜雪兮亦何有乎芳馨俟桃李于载阳兮仓庚寂而未鸣私顾影而自怜兮淡愁思之不可更君性好而弗取兮亦吾命其何伤辞曰后皇贞树艷以姱兮洁诚谅清有嘉实兮江南之人羌无以异兮载独处廓岂不可召兮层台累榭静而可乐兮王孙兮归来无使哀江南兮

子奇赋 (并序) 程大昌

武皇临御久商度天下利害比旧较审田千秋论事合意超拜丞相相例当得封遂不牵土壤别制美名以佳之号曰富民示将究地利而补兵耗也千秋知指下公交车募能为种植言者悉上相府以待平奏前后十百輩独子奇公实可取二子酬难且有辞义千秋总而奏之武皇嘉纳益诏赵过为搜粟都尉期以究极富庶也绩既效用民益痊复

子奇曰丽土合滋条枝葳蕤何世何地而独无斯有丹者桂有白者榆月窟星躔扶疎陆离牵不根着顾能倒垂柳宿经秋而不零扶桑偕日而升辉赤松霏雨以自润瑞云

布叶以昭奇夫能运大钧而出此巧乃可盖一世而为师公实曰神卉不土而生仙裔不培而孳子特人尔力将安施子奇曰天载幽渺毋容明推请援地产以售吾学珊瑚之枝璠玕之璞瑟其坚凝明与物各然而珊瑚缓收则干烂玉璞嫩采则力弱既可分乎老少理何殊乎种获芝有田而可锄莫受月而应朔石秀而笋身森耸乳滴而鹅翎圆薄是皆载稗说而有状着竹书而不削其理甚神子独无觉公实曰黄金珠玉以币而贵设遇饥冻不可食衣前齐相而后汉文皆尝悼敝而深喟况一日再食几人几喙三年一叶何由家至虽惊大言恐微实致子奇曰凡道上形凡艺下成吾惟择术之已卑故欲抗辞而自宏子既致诘今当有明虞伯益之所掌郭橐驼之所营皆尝推极其妙而遂奉之以行或奉护于己茂或发达乎初萌与物为春与春为青上而明堂之浮空小而茅舍之埋楹非我族类岂其能成况又别荆新机追模圣能合异类为一类符桑槐之寄生故且（古榼字）可蒔梨橘可稼橙碧桃绽红桃之顶姚花仍魏花之茎或时同本而骈末遂能半白而半赭是皆超阴阳之炉鞴斡造化于刀砮遂使有生无知之植物能偕应肖祝之螟蛉吾如有列于上林罄司苑囿之工程分名品之柯藁为他木之孩婴则何用开西域而求葡萄之种责南海而贡蕉荔之名岂无所云补而浪饕美称公实曰物不贵异以适用为大用之所及以该众为伙南箕哆口而不簸雪花六出而不果其观固美其用则那絜吾生涯始时甚陞及其成功良不微么麦则垄布稻惟水播黍苗芄芄于膏雨粟颖苍苍于雷火原阪则旆旆荏菹疆场则绵绵瓜瓞菰有米而香软芋如鴟而蹲坐方其初布窠从未传粒颗与庶草以何别无殊尤而可课然而极宇宙之所抵亘沧溟之所裹此草有实人颀乃朶其积不丰人腹不果今且使子国多玉木而青葱埒布水精之磊珂珠帘可以烛夜象床可以华卧而云汉忽愆于解泽田苗不堪乎马莖鳧茨已竭木酪徒剉余已闕而停炊困无斲而阁磨则咽李仅收乎螯余被锦不充乎鹄饿是故三登所指九歌所贺凡指民天不兼贝货神农惟是援农以识德后稷因之借稷以名我此上古之光烈照来今而馘礲谓他技之能参虽童蒙而知叵子奇于是理屈口喏敞罔（即■〈卜敝〉惘）惨挫顾而他言不遑否可

鸚鵡洲后赋 罗愿

干道六年端规道鄂如荆既感鸚鵡洲之事遇有以祢处士比盆成者遂慨然为赋愿览而继之其词曰

日吾送兄湓浦兮背长江而旋反览吊祢之新词兮惜吾行之不遠叹数极而招盜兮睨龟鼎而欲移中不快而輒杀兮羌甚果而不疑时犹有所畏缩兮惧天下之见议嫁恶名于余子兮盖自以为得计委孝章于孙氏兮曰不能救犹有辞杨公并列而见收兮可退托于不知嘻量人其何浅乎谓一世即此而可欺于正平尤不揜兮盖显然遗之以危方三州之传客兮知欲免其良难念譖人者之不然兮每投畀而获安■〈豸寸〉虎有所不噬兮有北变其贪残揆处士之所至兮实览辉其翔鸾纵不知其亦已兮独不可以少寬何所遇之一律兮争攘臂而冲冠子犹不能得之于父兮忍絕其交游之极欢卒

首难而快敌兮嗟曾独无肺肝均斗筭其何诛兮吾将申诘夫曹瞞噫人固有一死兮庶没世而遗荣生既轻弃其身兮死又吝与之名讽路粹以奏孔兮并追诋其平生絕天道蔑孔颜兮果谁味为此鸣必陨灭其犹未厌兮乃今知伎心之慳于五兵意良史为可恃兮畧浮谤而存高情考终篇其何戾兮纷笑号裸骂而相并因繁城臣子之所记兮又奚以异夫台中之评倘遂信而弗思兮毋怪夫列之盆城赖北海之绪言兮配史鱼之亮正舍斯人其谁信兮吾将按以为程嘉南州之博衍兮萃终古之英豪贾不遇而赋鵬兮屈既逐而为骚风流遠以莫嗣兮江汉日以滔滔迨先生之继往兮想驂驾而游遨精神炯然不没兮起风雅而相高方逍遥于寥廓兮夫岂知俗议之徒劳

秀锦楼赋 方岳

直宝谟阁汪侯守歙之明年政恬事熙民以嘉豫间从宾客僚吏登城西北隅挹山川而乐之喟然曰吾先世郡人也今吾适守于是其得窃自比于昼锦之荣乎乃作秀锦之楼楼成大会宾客落之而使其民方岳赋之其辞曰

俯春城之杳渺兮遡碧汉之绀寒寒朝岚与夕霏兮秀色鬱其可餐挹浮丘之欲仙兮抚玉蜍以盘桓曰山川其信美兮吾曾祖之所家几何时其去此兮窃空老于汀花鹤千载而来归兮览城郭而长嗟皇畀予以左竹兮岂锦衣之昼行森戟卫之靚深兮燕香閨其欲凝睇童牙其子姓兮耄老予之父兄羌昵之以儿语兮肯自诧于新硎索里党之我与兮散佩犊于春耕嘻无事其可了兮寄吾笔于鸥盟伟飞楼之耸翠兮纳风烟于檐楹洗古彝之娟碧兮与畅叙其幽情激妙弹与豪吹兮落孤啸于青冥冈峦忽其翔舞兮纷不暇于逢迎紫阳繚以西转兮何谪仙而自矜北黄山其六六兮轩后轶而上征岿问政之高峙兮逗春雾于花屏飘吾袂以轻举兮讯许聂于云駟纫崇兰以为佩兮激明月以成纓受山气之朝爽兮截鹭波之晚清夕阳澹其未收兮指素娥而将升弄林影以扶醉兮酌吾尊于江山曰尧民其熙皞兮吾何心于铸顽鹿扰扰则骇逝兮鱼自乐于深潜审左餐而右粥兮桁杨卧而昼闲来弁翁以相依兮桑麻采其蓁蓁吾与客而乐此兮覬粉社而皆春公在楼而燕喜兮民歌袴而遨嬉孰有笔其如椽兮梯青壁而劓之酬练江以为寿兮取玉兔以为卮起祝公其少留兮聊暇日以委蛇

石峡书院赋 方回

歙睦两郡之方氏皆东汉贤良真应仙翁之后墓在淳邑庙前歙亦多有而此邑本歙之东乡宗兄府判寺簿君玉于仙翁墓旁近为石峡书院以淑同志回守郡七年始获以劝耕来与谒奠谨成古赋一首求教并呈蛟峯尚书诸公

厯故鄣之遗区兮泝桐江而西上百滩跳以湍驶兮万峯间其清朗挹寒碧以濯纓兮睨空青而停桨维还淳之古邑兮割歙封之东壤昔固尝郡于斯兮犹民稠而土广予家于紫阳之下兮启此邦之来长虽视之若恭梓兮愧曾微于善状七阅岁曷不归兮孩童颠而槁项赖多士之媿俗兮遵砥途之坦荡循阡陌以劝耕兮嘉农畔之洵让伟深衣与大冠兮劳予行之鞅掌曰肄业于精庐兮新石峡之嶢爽领袖者谁予同姓兮又同登

于虎榜鬱经纶其莫究兮聊私淑乎吾党睠吾宗之蝉嫣兮叩古初而遐想方雷氏之媿
轩后兮实得姓之攸昉至姬周而昌大兮叔佐宣而善将参召南于雅什兮咏其犹之克
壮伯牙之师于春兮弦山水之幽响睟西都之九卿兮字君宾而名赏纷猗起以锄新兮
有平陵之相望成败不可以论人兮亦一时之倜傥緬真应之仙翁兮知驾鹤其焉往彼
金盃之出人间兮孰不樵牧于烟莽与钓坛屹其东西兮此佳城岿乎无恙羣云仍之簪
綬兮谨岁时而来飡隱鸕原者曰干兮守雉山者曰亮保土守以绥静兮擅诗名而高尚
皆贤良之苗裔兮匪郡乘之私獎予君玉父之好修兮鼓斯文而为倡昆季俨其连璧兮
迈坡颍之超放出寸云必为霖兮宁退处而孤抗肯斯堂于傍近兮奉圣贤之遗像聚学
徒而莅止兮咸摄齐于函丈俾扫松而释菜兮契予衷之歆仰撫鹿洞之故实兮谓升堂
而受讲嗟予学之久荒兮艰弄斤于般匠拾朱子之糟粕兮窃有闻于畴曩情之动贵乎
省察兮性之静在乎存养未发固无所偏倚兮发则欲各有攸当致知以进其识兮居敬
以除其妄知鸟翼之必双兮如车轮之必两日用饮食无非道兮勿驰情于惚恍一念一
虑之间兮分圣狂于克罔嘻近世所以不古兮冒名扬之置网科举之坏人心兮竞区区
之得丧属夜生子而取火兮幼常视于无诳以干禄为始教兮将终身其奚仗天或者恶
其然兮斯革弊而矫枉无所为而为学兮真儒庶其可访声乃心于希瑟兮盘厥躬于陋
巷颜曾顾何必仕兮胜齐鲁之卿相或塾居而受书兮或野芸而植杖君子碎盎以润身
兮小人给夫一饷化铍锋而牛犊兮息鋤笛之鹧蚌奉豳酒以介眉寿兮岂太平之无象
嬰吏徽而弗予蜕兮言及兹而泚颡予固将引而去之兮畴敢卜邻于思旷

厯象赋 汪石田

昔在帝尧上玄契运钦若干干厥机斯睽于是仰观冥漠俯合顺承中才既同秩秩
明明乃命羲和征于厯象施（以豉反）厥攸行奠其所向于时大化降格肸鬻睟盱无
声或应无臭或符羲和乃澡雪灵台三月闲居拜手稽首对越而陈辞曰盖闻混沌未分
胚胚浑浑（平声）盘古莫筮其幽原天皇莫测其妙门泰真曷剖二气何根象运度分
孰推（吐回反）奚陈（叶存）居高听卑臣愿谛闻于是大化窈窕芴（忽勿二音）
荒（上声）歛（许勿反）阴儻（音叔）阳旷耳殷聪疑闕而张若有言曰爰有太
易始素之凝瀕洞鸿蒙无埒（音劣）无形块兮杳杳北兮冥冥沦網緼而溟（音茗）
滓（忽忽）沕（勿）穆以彭宏极体闇（上声）而弥着玄机嬗以相乘翕砮（霍
虢反）欵（呼合反）纳倏夔崢嶸或黄而芽或玄而萌或叙昆仑之会或流熠煜之晶
合冲融而厚积散磅礴而轻清于是坤豁乾隆贞明离（去声）列罔直蒙酋祛呕（吁）
未彻徒观夫天之体也则莽莽茫茫奕奕洋洋悠悠苍苍倚圆盖而西倾揭毂轴而左
行（叶皇）辽乎百万之程繚北极而回翔枢纽会乎羣帝闾阖开乎无旁沈洪钧于太
一媿蕃彙于东皇丰隆翼其云从兮维轴奄其摧藏雷鬱律于埽窞坎（徒感反）兮电
■（石籤）（先念反）磳（徒念反）于藩度（叶徒羊反）合化育乎橐钥播消息
夫强阳肆权輿于众有蹇刘弥于金衡（叶音皇）戒黄人兮守日顾青女兮为霜诏招

摇使服采兮夹玄冥以纵横（叶胡光反）奉圆灵以献功兮循五胜而会同（叶徒黄反）雌雄代兴而顺至端倪呈露以低昂上漠漠其罔穷兮下滯（鼎）澹其莫量原夫曜灵肇构则燁（充善反）赫工炉转车先道■〈火霍〉（胡沃反）然而赫黯然而颢炯咸池瀆（愤）虞渊浸蒙汜浴甘泉六龙顿馭于扶桑之谷神鸟骇翼于若木之颠晃焕灿烂瞳眈的皪追天健以积迟成岁功而周集于是望舒配德魄影虚恒鑣轡金枢匝地聯升襄回織阿以后阳明世冥（去声）眇而无见若右旋而迅征惟播气之生和次十二而有定（叶平声）朏（女六反）朏（敕了反）献警肱望持盈珥蚩（虹）委气衍嗣垂精敷桂华栖顾兔敛羣芒开太素朝辉沦夜色布盖鼎鼎以示谦亦烝烝而比数其星则乍隱乍彰英荧绰约嚙嚙爛爛（逋闲反）照灼焯烁峙一极之常居紫宫煌于霄堦阁道絕而抵营辰次迢迢而不可度揆（力结反）斗司时携角枕（去声）参（自此至沉并叶其韵）乌龙虚昴殷乎四垠顺轨征休鬪食形愆陵厯合散变现纷纭石化而融肉陨而薰事剧则蚩旗动色时和则良策潜云熙景曜之悠扬挟卿（庆）瑞之轮困鉴治忽于几微节气候之深沉若乃水气金精潜明大稷乘五月以发基肇一阴而符绩英华宛转其上浮经纬包含而东极违坤抵艮左界西流乘槎支石何（上声）鼓列钩认山河于两戒辨分野乎中州倬彼昭回维天河汉秋达于霄地涵犹半二道合津尾箕斯判故任贡者得以上稽而冯（憑）相（去声）者资焉纵观（去声）于是乎庖羲拓制轩辕着谟爰命南黎灵宪是图舆区候景帝仪画运（音围叶乎）调厯既成伶伦隶筹（叶除）起玄枵之厯厯竟营定之渠渠规觜（贄）觶之蹙蹙诞东井之余余白圜彰而黑眚应黄道正而闇辉（运）除控揜枪而不孛掩流火而为乌视中星以布政奠长生而恢摹保章孜孜以救弊推步斤近（居覲反）而告猷（叶于）乃俾爰（七伦反）嘗继统容成垂迹（叶作）用锡尔唐悉其规護（霍）宣夜制存盖浑兼作载二道之玑衡贯四游之仪则（叶作）经纬炳然环轮交错立髀股于徃龄阐神智于来学区躔度验提陬标星纪厯降娄鹑首奔析木周倚盈虚于气朔该次舍而推求王居门兮协构建岁成章兮诸福荐玉烛调兮百谷蕃于万年兮穆天眷于是羲和凌兢徙靡佩服无渝诞依元化敬授人时

帝车赋 王洗

按史记晋书斗为帝车运乎中央说者谓斗君象也故谓之帝运动不居故谓之车以愚观之则帝车之义盖亦因其同运于天而名之尔愚又闻古者造车之初有取于斗柄下携龙角之象则谓之帝车者岂亦因其象而名之欤唐之文士固尝为北斗之赋矣而未有赋帝车者作帝车赋其辞曰

天之何为令北斗而为车兮曰临制乎八埏收六合于一轸兮载元气之填填仰昊苍之窈窕兮森万纬之绵聯帝端拱于紫宫兮夫奚事乎车毂而周旋審予怀之寥廓兮思仰观而遠取厯九關而见帝兮帝玄默而无语遡天津之浩荡兮窥四理之连延灵枢告予以其故兮维景曜之所躔吾俯辖夫四海兮亦维斡夫坤干璇玑权衡璀璨而错落

兮开阳摇光晃朗而相宣挟六气以旁行兮连四时而不息美天路之平平兮转神杓夫
陴侧吾令望舒撰轡兮羲和为予以先驱众星离离总总而拥轡兮蜚廉丰隆奔奏而后
随扶九神而轶羣卫兮历穹玄而轘八维天戈屏迹而自韬兮蚩尤不敢张其旗吾东指
于旻谷兮苍龙劬劬以骏乘万物欣然而并生兮仰阳辉以为命遭吾驾以南巡兮矫朱
舄之翾翾火伞燿■〈火霍〉而前导兮祝融倚较而施鞭吾西旋于昧谷兮羣生为予
以擎斂蓐收策白虎之赳赳兮纷吾行之已远夙回顾夫幽都兮后骑载夫玄冥冰霜纷
糝而拥轮兮雷鼓为予以不鸣羌吾车之駢駢兮日东南而西北吾亦孰知其成岁兮自
于兹而取则却天驷而弗驾兮屏王良而靡冯一北而万物为之虚兮一南而物盈搏阴
阳以为轮兮攢五行以为辐膏之以天泽兮合三十六宫于一轂动不聆其薄薄兮疾不
耳其彭彭奚仲不得致其巧兮造父无以施其能彼下土之蚩蚩兮夸古先之六羽逮奇
肱之险幽兮亦轩车之飞翥亶人力之轆轳兮徒自诬于荒诡夫岂知太虚之车兮终万
古而不踰夫此矩谔曰荡荡上帝孰为车兮维北有斗握其枢兮盘薄万古临八区兮明
建四时辅我皇輿兮（右帝车赋者王先生诜伯恂所作也先生以俊才硕学甲申领江
浙乡贡丁内艰戊子春赴京会试主司黄文献公潜得其文甚叹赏之拟置魁选而同考
归旻张翥诸公谓是赋以匹夫而乘帝车周六合造语虽工立意殊谬宜置第二公曰若
此异才屈居人下宁弃不复录既而哗然称屈诸士子咸负不平三衢沈干以是赋进问
黄公曰何由黜此公曰诸同考谓其以匹夫乘帝车周天而走为大谬尔干曰同考官素
忌嫉南方之士固不足责主司亦岂目迷五色邪赋云帝默无语而灵枢告之故此下皆
假灵枢之词今乃云云盖不自知谬反谓赋者谬昧之甚矣公乃悔恨怒骂即自为文荐
先生宜居翰苑宰相拟授编修先生力辞归养其族子王元成时寓京手书此赋休宁朱
先生升同斯黜者故书而跋之乡人潘叔耕得之元成近岁航海归吕文在又得之叔耕
而以归于程敬之洪武丙辰夏四月敬之要仲鲁为述其故呜呼自先生下第至乙未冬
死于义凡八年迄今又二十年矣俯仰今昔白衣苍狗桑田海波变化无尽人谓斯何人
谓斯何敬之相视感叹未已并以志于卷末云洪武九年丙辰夏四月三日门生汪仲鲁
跋）

广寒宫赋 汪睿

按唐逸史异闻录所载明皇游广寒宫事语各不同然皆怪诞不经之辞也惟广寒
宫之所以得名则有可推者盖日阳精也主乎离月阴精也位乎坎日月运行而寒暑生
焉则是月也者以其配坎生寒而得名也欤世言嫦娥居之者岂亦以阴柔为阳刚之配
故有是说犹干父坤母之义也欤故托为素娥之辞作广寒宫赋

夫何素娥之婵娟兮爰托身于广寒质团团而外融兮心荧荧而内安念兹宫独弘
敞兮匪刻桷与丹楹瓦青云而上覆兮栋虹蜺而中横灵星外峙兮泰阶前平井木东植
兮兑金缕薨烂壁奎以交映兮垣墉周乎列星岂工师之巧思兮惟太乙之玄精虚豁洞
达兮晃朗穹窿照耀无方兮高明有容规天以为度兮环海以为疆炯素肌之晔晔兮播

下土而流光羌独处此中宫兮感四时之代序含柔姿蕴灵德兮朝晦藏而宵睹朏朏警而朏魄充兮识盈虚之有数惊爽籁之潜发兮向清飙以延伫露方灑灑生白兮霜又凄其盈宇盼圆灵既雪凝兮顾柔祗复冰积湛冷光以无眠兮含翠辉而欲滴何默默而靡言兮悼羣类之生生粤阳明之和煦兮匪阴静其焉成志專專而靡他兮物已遂而居贞岂宫居而孤叹兮不貌饰而情更愷长位兹比坎兮配离丽之明明彼兔蟾与桂树兮固无取乎此也杵玉臼之玄霜兮孰谓长生而不死也羿妃窃药上逃兮既怪谬而匪经唐皇托以夜游兮诞惟欺夫童冥倘极一理于天人兮信吾广寒之有征辞曰日月运行寒暑生兮一寒一暑岁功成兮配日惟月秉阴灵兮厥灵伊何匹妃惟贞兮父干母坤柔顺以承兮位坎处中厥宫实名兮内守不渝蕴玄之精兮洞济六合德耀斯弘兮严凜姿容夜煜秋凝兮猗欤广寒悬象着明兮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九

（明）程敏政 撰

○辞

毘陵张先生哀辞（代吕蒙公作） 汪革

毘陵有隐君子曰张先生孝弟成于家忠信行于友而声名闻于人達于遠近当世之巨公伟人莫不闻之有过毘陵而不造先生之门者人以为耻平居萧然自得凡世人之所趋而向者先生不一经意至与之酬酢则无一毫不中节度有劝之仕者推挽虽甚力终不应非若前世隐遯之士事诡激甘槁薄臞悴于山岨水涯穷居独游使影响不闻于人然后为高也自少力学于古书无所不窥时发为诗语皆清新出人意表其善为笔札天性也年既壮益放弃世事遂以终其身是可谓君子也已先生讳举字子厚用叔祖天章公黜之奏补郊社斋郎治平四年科调青溪主簿先生初无意于仕也既无兄弟之助独养其亲故力取科第以慰亲志既得又不忍舍朝夕之养从禄于他郡遂不赴青溪终其身人不能相吏后近臣荐起为颍州学官复不就孙莘老胡完夫范淳夫及外台交荐其能苏子瞻亦数言于朝于是勅郡县以礼遣盖将用之也先生终不屈呜呼今死矣予自幼时已异先生而亲厚之先生亦喜从吾游及长且老相与之意益以笃故其死也予哭之尤哀曾祖秘给事中祖益尚书郎父次道朝奉郎辞曰

维古制行必中庸兮出处用舍道之从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阳柱下更拙工兮山栖木茹初无庸兮鸟兽之羣乌可同兮伟哉先生蹈厥中兮達不苟进退不穷兮以仁为爵峻且崇兮禄虽不富义则丰兮忠信孝友施家邦兮载瞻眉宇心则降兮激贪敦薄助孝风兮固非乱伦而洁躬兮惠泉辽绕山复重兮窅然其深如有容兮桂枝相繚菑青葱兮先生之庐今一空兮目极东南涕沾霄兮伸之以辞寫予衷兮（按汪氏有两名革者其一自歙迁抚州绍圣四年进士号青溪与吕蒙公相友善其一居婺源咸淳四年进

士此文实青溪代茱公作见紫薇诗话而汪正心渊源录归之咸淳进士相去二百余年失之远矣)

怀忠辞（并序） 程俱

颜公之节不待淮西而后显此中人以上晓逆顺立然诺者槩能之非公之所难者而其忠义之性乃在于从容食息之间常有爱君忧国之心不以颠沛易其操盖所谓招之不来麾之不去如古社稷之臣者方开元天宝时天下久无事县官自视有泰山之安献替可否之论不复至于朝廷一旦有缓急相与北面臣贼者皆前日高车大盖出入廊庙都俞和附之人而伏节死义之臣顾出于疏远无闻之地其隐然以孤城抗贼锋者颜氏弟兄而明皇未之识也向使数人者用于朝峩冠缓带而敌人不敢谋矣惜乎公之壮不得为彼以名一代之良臣不幸白首至大官更肃代德宗世政益紊忧益深虽抢攘板荡之际而常持宪秉礼尊王守官曾不为少贬其惓惓之意岂恶安逸而乐羈危诚忠义激于内也公之言行益危而嫉公者益急自干元后连斥丑地歲歷十二辰走半天下中间还之朝席未及燠又幙被而南矣观其爱君之心如伯奇申生孝于亲逐之不忍去谗之不知避之死而无二也忌者知其流离穷饿不足以惩也则委之豺虎甘心焉其势必至于此盖无足惊诧者诗称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御而汉唐末流至假明哲以自便方以柔顺缄默为贤乌在其刚不吐也且诗胡不曰既柔且默以保其身哉夫唯明不足以烛理哲不足以知人而当山甫之任其得全身者幸也若公之见善勇义杀身成仁其于轻重取舍不既明且哲乎其所保身者固存也不如是则是闕播卢杞之徒合于山甫之美而贤于颜公之节矣予游吴兴拜祠下肃然想其余烈退为文以颂之名曰怀忠上言公穷而无闷故能从容是邦适其适而纾其忧遠而不忘君故其忧未尝不在王室也中言公不能与世浮沉卒放弃穷极见笑于顽佞之夫下言公之精诚当与天地长存虽死而不亡也庶几千载之下幽人志士尚能荐芳洲之苹酌苕溪之水歌此辞以祠公云其辞曰

返吾辔兮巴山释吾棹兮扬澜歲晚晚兮道阻修望长安兮未还聊驾言兮出游携美人兮山之幽抚云霄兮遐观恨辰莫兮淹留诛藜菅兮出秀寄雅志兮岩丘蹇春洲兮白苹擢青桂兮冬荣野无人兮谁芳君不御兮安荐予之洁诚抱沈忧兮永叹障西风兮夕尘（其一）

辟食兮侯居朱轮兮塞涂世以是为得兮胡不能饱妻子而全躯狙利兮抵巇钩时君之嚙笑兮于睫与眉世以是为才兮胡独径行而不回岂形羣而情异兮何恶逸而几危纷肩摩而辙结兮谁不乘君车而衣君衣奚独好乖而多事兮耻时之不尧舜与皋夔羌以生而易义兮几何而不谓累之狂痴（其二）

狐蛊兮蝇营夜慚景兮昼畏人生奄奄兮依依矧无知兮窖尘展伊人兮超然何虎兕与甲兵忠为骨兮义以为躯元如生而血为碧兮信前修之不诬发之鬢兮蒙茸颜如丹兮渥腴虽锢九泉而压崧岱兮亦将馭飞龙而抚八区与日月兮齐光极河汉兮争流

左吾颿兮洪崖右吾歛兮远游慰我人之思兮傥复过岷山而税莘洲怅神交兮千载览陈踪兮夷犹（其三）

献占辞 程俱

予数奇多故常有意外之虑春秋輒问占于筮人以知一歲之衍忒春占遇蹇之咸秋占遇蹇退而叹曰物固有有足而不得行无心而能感者枯草岂欺予哉作献占我从筮人讯之占只分策定卦遇蹇之咸只曰此蹇险在前只不利东北利西南只远险无咎近则愆只矧其乘之蹇以颠只子行实难良未央只若临巨川无舟梁只苟惟载之冰崢嶸只大山属天登无车只鸡栖或存雪塞涂只孟乌更挽莫进寸只匹维掎之堕千仞只盖其贞则良悔则坎只止以有待毋乘险只若将终身勇于不敢只苟当于位无心而感只子姑休乎遯以无憾只我惟厥占体则宜只我行孔艰孰其尸只凡人之生无巧愚只与接为构唯其逢只遇合则吉畸则凶只适成则智败则庸只窃钩者诛窃国封只注金则拙注瓦工只直木先伐材之灾只不鸣之烹反以不材只画蛇于地惟敏之求只有加其足以敏为尤只坠鼠中会被深仇只点蝇非意得妙赏只宋人之瞽福于患只狼子之豳承其反只横海之鱣制蝼蚁只伏雌之卵为豺虺只探物囊笥猝然失只志禽云汉往则克只引之或坠抑或伸只戚之或疏仇或恩只同生并处为参辰只絕域异世为金兰只或谈王道目蜚鸿只或相狗马喜见容只一言意合泽六宗只歷说白首不羸其躬只外物不必古则然只有生之变不胜量只君子所蹈惟其常只反身修德器则藏只进不如需健以光只退不为困揜以刚只灵蓍之告亦孔之明只利见大人得中行只

和归去来辞 汪大猷

归去来兮谪居三年今得归荷圣恩之无终弃徒感涕以成悲每自讼其前谬虽驷马而莫追既脱名于册籍亦两忘其是非念昔叨于朝列曾无补于宵衣佩乾坤之德厚恨地雀之报微眷予衰晚流年似奔亟理征棹前趋里门松楸在望亲戚俱存问讯三径放怀一尊洗胷中之磊块回暮景于韶颜将无往而不适故虽贫而亦安忘势利之汨没絕人事之交關叹世路之嶮巇鉴止水以默观顾祸福之倚伏乃天道之好还相前哲之遗训常思奉以周旋归去来兮盖尝闻之少游取衣食之裁足何盈余之苦求与其身之可乐孰若心之无忧兄弟羣居于弊庐伏腊仰给于先畴园有名花湖有扁舟兔尚营于三窟狐犹念于首丘矧吾生之漫仕唯委顺以乘流久倦游而乐闲亦至是而宜休已矣乎聪明不及于前时何必霸越而封留岂不能随遇而安之達哉白居易乐乎荣启期存方寸之余地付子孙以耕耔庶几安分之义无愧式微之诗惟知足之常足适翁归去乐无疑（适斋先生自南康归喜而作是辞盖不期于工而自工也门人赵汝愚敬为之书时淳熙丁酉十一月八日 大猷负罪谪居既蒙寬恩许还田里即日治归道中尝拟和渊明辞以寓驩欣感激之意舟次千越遇故人赵子直携酒来过勤勤相劳苦酒半乃为作大字适斋成遂刻之壁间足以华其老矣淳熙己亥十月望识 蹇蹇尚书志不羣岩岩相国政多闻摛辞信足追元亮洒翰真能逼右军二世勲庸昭简册一朝人物际风云

只今台阁需名裔庄靖承家有汉文虞集书)

招隐操 朱熹

南山之幽桂树之稠枝相樛高拂千崖素秋下临深谷之寒流王孙何处攀援久淹留 闻说山中虎豹昼嗥闻说山中熊罴夜咆丛薄深林鹿呦呦猕猴与君居山鬼伴君游君独胡为自聊歳云暮矣将焉求思君不见我心徒离忧（右招隐）

南山之中桂树秋风云冥蒙下有寒栖老翁木食涧饮迷春冬此间此乐优游渺何穷 我爱阳林春葩昼红我爱阴崖寒泉夜淙竹栢含烟悄青葱徐行发清商安坐抚枯桐不问箠瓢屡空但抱明月甘长终人间虽乐此心谁与同（右反招隐）

鸣水洞辞 王炎

艾西有涧水自黄龙山西流達于巴陵郡之平江而注于湘水平江故罗县以地志考之此水即汨之原也其间泉石最佳处曰鸣水洞青山中裂水行石上悬注崖下为瀑流遠望之如曳縞素迫视如撞琼玉而碎之瀑布上水徐行则皱绿度石齿间多沸白如操琴筑音又其上石絶水为壑石之洼大小不一皆如古樽壘铍釜状与石争怒声（一顷）洞如风旋雷吼两崖皆峭险不可陟降苍松数百株相扶瘦立枝格偃屈据木末俯视崖下使人神凄髮竖有萧然遗世之意崖上有转雷亭韩舍人子苍作而名之歳久亭坏惟故址仅存沈粹卿携酒邀予游其上爱其景清甚欲去复留予不能饮亦累数觞不醉薄莫始归粹卿曰此境视之不减匡庐三峡画之当胜辋川惜其在穷山深谷人无知者移而近通都大邑其价可值万缗予谓泉石之奇絶山灵爱护留以遗幽人胜士非求知于世俗也马蹄车辙不至山间乃能全其清尔粹卿以予言为善因识其大槩而系之以辞曰

艾之西兮汨之原山石划断兮穷嵌而嶭岩瀑流下注兮其上絶而为壑有蛟有龙兮伏而不怒雷鸣崖下兮穷年风雨谁斧凿此云根兮遗予以壘洗松有樛枝兮屋之深深苔藓斑斓兮织绩以为茵觞酒于上兮听潺湲西峯衔日半规兮徘徊犹未忍旋予欲絙朱丝兮节清音而度曲招玄鹤使舞兮醉予醺醪有玉韞椟兮幽人之轴秋兰之佩兮芙蓉之服瘦石寒泉兮矢其弗告四壖无隙兮巘岨青青白云漠漠兮截洞口以为肩轮鞅莫来兮无伤我清不执券而兼并兮莫予与争

歙乌聊山忠烈庙享神辞 汪梦斗

至元十八年辛巳岁春正月祁门寇作总管中顺大夫赵侯管军宣武将军甘侯提兵往讨平之凯旋赵侯延见吏民曰噫嘻尔所谓越国汪王神者始吾未知其何如神迨祁门告有乱者甲子及甘侯护偏师以往入春苦淫雨至是雨甚泥淖载涂士马艰于行乙丑至邑雨益甚人谓邑距贼巢尚百三十里山路崎岖若未霁兵行尤不易吾惟兵贵速少迟贼或披猖平民受害滋伙因念邦人每诧越公之神为果有灵其能请于上帝转雨为霁使吾事亟集则神平昔受庙食有爵封命号享民牲醪之奉始无愧夜午雨忽止翼日丙寅味爽清飏徐兴氛霾尽解霁景泛空徒旅踴跃贼出接战一进挫其锋再进离

其羣三进薄其境一日间直捣其穴而平之讫事复雨夫雨与霁悬于天非越公其神其能密赞大造开阖阴阳岂遽与吾意之所期者应可谓灵也已吾将纪其事于石以谕诸文学掾汪梦斗曰子其序之梦斗谢不能然念神名氏见于唐新书与通鉴掌在太史官阙见于武德贞观所赐赞书今犹藏于庙事迹世系见于州志家乘尤备至于时主之褒表公卿大夫之记颂刻在金石奚庸赘一辞抑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后世孔悝固不得让于卫君也系以侑飨之诗一篇其辞曰

迷楼枕汴日昼暝隋鹿既走睡不醒四海糜沸水如腥鄆山之流何泠泠农桑晏然弥野垧父子相保无伶仃登源万山围重屏苍篆支胤犹晶荧五云拥下人亭亭挺生英武辰适丁如镜发光刃照硎美髯丰骨声隐霆驱斥羣盗横青萍出车彭彭马駟駟令行六郡水建瓴真人有作清四溟默识历数符天星亟奉图籍欵帝庭絨节锦纛腰紫■〈糸星〉荣光陆离下垂厅有诏入覲驰朱駟藻裳近拂尧阶莫身绾橐鞬扈禁扃俄然宾空蜕遗形归乎有鹤梳雪翎云岚一丘藏幽铭冈松久矣生茯苓遗黎追思犹涕零当年作庙山之陞乌聊高哉屋珑玲庭坠露林飞萤灯磴藓梯飈蹶岭岬直下千尺俯长汀绮霞楼观绡雾棂堂室千柱门万钉岁时芳荐羹有劬工祝执册登俎鯨香腾炉火花注瓶泛征流商列歌伶和之笋簾声琤琤陟降屡舞身娉婷云车彷彿环令令仙风锵然韵流铃依忠依孝见占筮画像不犯草满圉密赞大造机不停疵疴蠲除无蝗螟福祥来下孚羣听邦侯表章述德馨我昔兵度山之繄转雨为霁近在颯蚤取鸣臬正典刑作辞深刻坚珉青异彼淫祀若渭泾歛山可頽水可渟盛德不磨扬厥灵稽首天子寿万龄圣政于赫七六经皇图巩固山河宁（踈斋卢公读此文亟加赏异）

婺源龙首山世忠庙迎送神辞 汪曙

徽之属县为婺源县人程氏代为着姓至顺癸酉程氏之尊且贤者曰供祖一旦聚宗族子姓议建其三十四世祖陈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壮公讳灵洗祠于县北龙首山以永慕思严祀荐曰世忠之庙仍宋歛之黄墩故号也既成其子质走京师谒记于今翰林揭先生记次详实辞约而义丰矣后至元丁丑质将归刻石置庙中过舒复征文汪曙因为作迎送神乐二章使歌以侑祭云其辞曰

于楹桷兮闲榭血灵宫兮秩神筵神之来兮靡期降于天兮格思赫神威兮在上凛遗风兮惟忠以壮神之像兮庙存钦若烈祖兮侯神孝孙杂芳馨兮荐裸牲肥币量兮俎筵匪乱神之灵兮孔嘉穆孝孙兮克禋罔哗神之歆兮醉饱锡福子孙兮俾臧寿考咽箫管兮铿鏞鼓灵鼉兮载雄神忻忻兮委贶聆肸鬻兮安从

烈祖降兮孔神肃灵风兮中人神之驾兮既飭俨将旋兮日夕秩秩兮浩歌神之聿归兮降福已多山纒萦兮水汇竹树檀栾兮涧湍澎湃池有月兮井有澜神胡不留兮去复盘桓勾萌兮甲坼此何时兮春王正月孝孙祀兮有常神降福兮岂其渠央翼我兮佑我老寿炽昌兮若山暨火贵则高兮富则强宜尔族家兮施于一邦猗孝孙兮敬祀无怠何千万年兮顾瞻神旆

倚山书院辞 唐元

倚山书院者程国宝之所葺也国宝先公号倚山有嘉遯之志焉先是以枕云名亭图书觞咏于是无何迹与事迁人琴俱逝国宝葺而大之更榜以先公之号用寄无穷之思君子谓吉国公有后矣同里唐元乃为之辞俾工者弦之以相春秋祀事其辞曰

云蒸蒸而上浮兮公胡为而枕之忽中路而散漫兮吊千古之余悲山犹倚于杳冥兮欲亲之而愈远秋月苦而春飙荡兮但见孱颜与偃蹇何音容其靡靡兮念年华之易晚禅嘉名以締思兮愿申之以无倦奠桂酒而椒浆兮延伫乎神之来返后有人其勿替兮抚斯文而凄惋

湖山云林图辞 詹书

彼美人兮颜渥丹兰为佩兮芙蓉为冠远别离兮越河山思一见兮心孔艰山盘盘兮河漫漫舟无以往兮车无以还托毫素兮写怀空怅望兮云间

远招辞 汪石田

■〈言医〉（医）予心之好古兮攀先哲以为猷上风牧与皋夔兮下泛猎乎殷周悟行藏于孔训兮乐中道而优游何三闾之激烈兮控忠骨于江流岂狭中以忿怨兮亦矫世以沽谋固孤诚之莫白兮之死谏而隤尸（叶收）差与玉其竭爰兮施复礼于生愁苟精气之尚存兮旷千祀而莫求或栖神乎列宿兮或寓魄乎山丘庶荒遐之无苦兮依旧躅以冥游乃下招曰紘埏之外杳无极忌鸿蒙溟滓魂焉集忌北户燔燔吴回宅忌回薄西蒙山林奕忌臬羊猱■〈彳 俞〉待人以食忌云嘘雨沫中眇薰疾忌渐入寒门冰雪绎绎忌句萌■〈歹 角〉（谷）辣（速）千载不值忌龙蛇陆行纷祝栗忌哀凶萃恙人可及忌皇皇齐州玄所辟忌开阳闕阴悬运厯忌玉烛孰和百种硕忌堉畦辐凑鳞原隰忌公侯甲第街衡直忌张筵度（入声）几毛虞密忌金奏既行笙歌袭忌绮肴迭备时欣斲忌蟠膏淳母（模）间（去声）萍实忌觥筹交拜弥永日忌式醉式仄（平声）怀古迪忌魂兮归来抚故域忌天之苍苍其曷为忌钩庭微极帝何居忌玉楼十二孰隤辞忌胡生而宰胡死而治（平声）忌胡不佑贤而寿庸罢（皮）忌知（去声）气上腾奚据奚如忌茫茫闾阖无所梯墀忌歛入旋（去声）风靡散莫持忌南京乐土踣■〈足 比〉（比）无虞忌修门三启汉夏为池忌紫吴拂蜀乖隔苗黎忌舟车混会媛彦云祈忌歳时微合轩盖交驰忌畋于七泽万灶屯围忌罟网缘山诱射前驱忌献功息獠举肉成坻忌高堂阅坐取足无为忌穉耄相从笑语埧箎忌投壶握槊厕以弹棋忌娱乐安和化雨沾濡忌思惟旧德佩服不渝忌魂兮归来顾郢都忌麋罗之壖沦湘水忌重渊九潘（蟠）灌湖海（叶音许）忌下极天垠星辰迤忌中连幽都维轴椅忌包坤括渎渺茫弥忌纳污储怪罔无有（音许）忌黄能（年来反）焮（备）戾（虚器反）馋螭起忌马銜冰夷轩九首）（叶音使）忌杀人为麻莫可御忌龙宫贝阙渊鼉鼓忌蜃楼蛟室幻瓌诡忌殆而一蹶靡躯灭膂忌惟公墓庙崇江涘忌重庭夹寝承翠羽忌砌城（戚）垣周华不侈忌灵衣姣（妖）服杂歌舞（叶音尾）忌旗船翼翼颿

斯举忌魂兮归来奠兹宇忌东有罔象南獠（休必反）狂忌西踔夔魑北焮（兰）翔
忌扼腕同声振莽（莫郎反）苍忌岐角缩眸毛鬣骧忌唇如渥丹赭青黄忌摇题闪舌
所向同（叶音糖）忌怪孽躩踈变厉谗祥忌气化而从溺不知晴忌祖项宗瑕裔实长
忌螽蟄栢盘姻娅宏（叶音黄）忌聯昭绎景云复仍（叶而王反）忌长才秀士衍余
庆（叶音香）忌逾江絶汉绵中邦（叶兵王反）忌春濡秋履存肸鬻（叶平声）忌
笏劔圭（涓）秩鬻（孚逼反披牲凶也）牲牲（叶师庄反）忌驩（女朱反）胎
（粕）既体酒玄清（叶千羊反）忌储精合莫求阴阳忌神犹水行祀则通千反（叶
地王反）忌孝慈交告尚无穷（叶音狂）忌魂兮归来返故宗（叶音臧）忌乱曰
窥藻绘于骚经兮焕日月其齐光载功言于传记兮与天地而悠长既捐躯以垂范兮盍
贯道而成章计先生之自处兮非浅识其能量咨予招之邈远兮哀世俗之抢攘辞枝谄
以增顿兮心鬱结而永伤

哭学生任本初辞 汪克宽

吾友任本初实齐御史中丞敬子之裔孙也诸父昆仲往往以才贤得官京师至正
癸未之歲其父始命之从予讲学授春秋左传胡氏传輒通大义学古近体诗句法圆熟
兴趣清逸临欧阳率更文帖尤得其笔意屡访予还谷山中相从于宣之太平无时相舍
予编着春秋纂疏本初与有功比年矛戟抢攘本初纠集义兵扞卫州里遂被禽焉玄默
摄提格之春予寓黄山之麓忽闻其抱疾歿于外舅之居年纔三十有五呜呼痛哉本初
为人事父母尽孝友爱于弟交朋友以义尤施恩于乡党汲汲济人之难如其父之用心
也从予游者如本初甚少予尝为文铭其父之墓去年九月哭其叔父今又哭本初若之
何不为之哀且恻也故为些辞以招之云予取友于天下兮歷名邦而辙环虽朋从之弥
众兮胡達才之良艷得任子于海宁兮实颖异而可爱曷苗秀而弗实兮使予悲恻而心
痠予哀任子之不寿而歿也爰命巫阳招而复之巫阳拜手亟招之以辞辞曰任子神游
胡不归来些天地茫茫子奚如些魂兮来归尔父勤劳保宗祐些扶颠植仆君子泽些金
籊篤教遗戒昭焯些魂乎来归继承乃志惟子是托些魂乎来归尔母鞠育恩孔深些思
子皇皇髮不盈簪些魂乎来归不可久哀以损其心些魂乎来归难兄难弟如足如手些
尔弟子立孰与左右些魂乎来归思兄之悲不可以久些魂乎来归尔子三齡泣呱呱些
骨重神清识之无些骐驎之驹丹凤雏些魂乎来归畴昔相从不违顷刻些祈川汪泐黄
山峩峩屡涉歷些晨牕夕灯几请益些问难勤渠不可复得些魂乎来归客岁城府往来
追隨些少陵一编精研细玩悃悃论诗些孰知永诀我心伤悲些魂乎来归蠲我忧思些
魂乎来归南溪之麋乔木苍鬱些秋风萧飈白云出些魂乎来归世故纷拏忧患谁恤些
魂乎来归大块无垠一蘧庐些日月流迈运太虚些本性湛然明有余些魂乎来归返故
居些乱曰富川滔滔兮不舍晨曛岸芷郁郁兮汀兰有芬魂不可招兮沾予巾巫阳载歌
兮吁于苍旻

七哀辞 汪叡

古人之咏七哀者盖感而发其可哀有是七者之目至杜子美八哀诗则一篇为一人作是则七哀者其哀在己而八哀者其哀在人也仲鲁窃哀平日交游取益为师若友者其守节服义无所屈挠凡七人焉其间如汪尚书泽民余左丞阙郑待制玉陈状元祖仁皆名著史传其未见载录者程礼部文王进士洗朱县尹倬三人尔感而哀悼前后歲月不同兹录为一卷以便观览序纪其实辞达乎情情义所存风教所系也哉

汪尚书

至正十六年乙未八月丁丑长鎗畔将索诺木巴勒陷宣城前嘉议大夫礼部尚书汪公死之或谓公告老闲居为日已久可以无死呜呼是岂知公者哉忠诚之存靡间今昔不死则辱在在皆是况宣之城守得完数歲无虞者臬司守将惟公是咨迨城陷而公执义就死是邪非邪顷见老成数輩与公同升于朝名望夙着一旦临患难隐忍幸生俯伏周旋勲名委地莫顾人指笑则公之死是邪非邪仲鲁与公同出唐兵马使都虞候公嘗归婺源率宗族祭扫武口大田先茔过乡里不以仲鲁贫窶而外焉兹已二十有余歲公之行义卓卓载史册惟公之死關乎世教不可以无言也遂为之辞以哀之其辞曰

天幽幽以杳默兮日黯澹而无辉海氛腾而鳅蜃舞兮河横溃而瀟驰悲夫人有生兮委草木而同隳孰笃信而秉义兮伟英杰之猷为惟松栢之孤直兮蹂羣芳匪异姿雪霜慘而交坠兮色贞毅而靡亏嗟哉夫子兮夫岂异兹闲居日已久兮忠荩犹一日也民皆吾君赤子兮城闔亦君之庐室也忧君之忧日靡忘兮天穆穆犹咫尺邦民惟吾视瞻兮吾舍是而安适城之存吾与存兮城既隳吾将焉匿死义以酬君兮杀身以成仁中庭危坐兮曷有其身骂贼声不絕兮惟志之伸呜呼哀哉揭日月以为明兮昭天地之常经彼偷生以全躯兮类禽犊之冥冥蒙羞被耻不顾虑兮反议先生以不必死世岂昧夫公论兮锡文节之嘉谥敬亭兮清秋双溪水兮夹镜流惟先生之高风兮邈山川之悠悠些吾文以敬吊兮日西坠而云愁

余左丞

武威余忠宣公名阙字廷心曩以色目第一人登第内任翰林太常外官州郡省宪文章政事昭昭在人耳目退处金斗之青阳读书一旦被命为左丞守安庆方危急之秋即日就道抚其疲民羸卒百战抗贼誓与城存亡凡几越歲终以节义昭史册其传即今翰林宋濂所撰昔公僉宪浙东时见仲鲁送戴琥教谕三诗数见问故待制郑玉还自金华俾仲鲁往见之殊蒙许与且言易之一经嘗求得古书考索积思有年遂得见易中一字一句尽出河图洛书自秦汉以来人未之见今幸偶得之方将注述成书以貽后世然未敢轻也仲鲁再三举一二疑难叩问但言子且用工此经五七年后相见当以吾之所得者相告非有隐也子必用工日久而我之所见者端确然后可以面商订尔不二三年而兵革动海内不相闻壬寅春上同安询知有王无霸者专为公誉录所注易书因求王生询之无一字存亦不能识其一语向嘗见公答郑待制及与江西友人书其语与昔之言无异旨痛哉故率诸友生理其茔墓而致祭焉复为辞以哀之其辞曰

大江西来兮波千里而东驰皖山峻极兮瓠云汉之巍巍嗟夫子之贞烈兮揭日月与争辉岌岌同安孤城兮抗巨贼越岁年兵食绝而援寡兮民之死而靡迁唐睢阳之张许兮论孰为之后先昔公之志于学兮夙忠贞以自许文魁先其匪议兮非古人吾谁与政事随以昭兮辞翰恒誉处易深探乎化原兮妙达乎象辞之根谓经之字字句句兮或出乎河洛图书之文自秦汉以迄今兮人莫之见而独吾有闻惜述注之良苦兮泯焉未有传也岂天之丧斯文兮抑神之秘而弗吾宣也怅金华之凉宵兮那忘乎恳款之言也遡江流而西上兮羌徘徊乎古舒吊遗踪而询故老兮酣百战于城隅拭残碑而洒涕兮大节堂之渠渠城之南冢塚兮羞芹藻而荐芳风萧萧而蓬偃兮目黯澹而无光跪敛衽而载奠兮慨今昔而靡忘

郑待制

师山郑先生名玉字子美隐居讲学善为古文或以黄犊驾小车人或笑之识者奇之尝构精舍于里之师山其堂曰三乐踞冈为轩曰极高明集诸朋游讨论春秋笔削之旨为之注释曰春秋阙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臣荐遣使以翰林待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束书就道道中疾作遂还山适大军驻吾新安遭谤捕入郡不屈而死卒以节义显名列史传仲鲁辱知爱者每过山下仰睇羣峯遗趾如昔草树凄迷岂胜悲慨抽辞哀些敬酌一觞其辞曰

遡练溪之寒濑兮睇师山之崇崇仰三乐堂之遗址兮森莽莽之荒丛念昔松篁茂鬱兮奂堂构之方新友朋纷其来集兮济冠佩之如云繁先生之刚直兮惧师道之莫立也申义利之辨兮谓圣贤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阙疑兮易经传而有成钓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畴而偶耕方游息而玩乐兮遥四海之霆惊诏倏降于九重兮征待制于翰林宜弭乱之有策兮阐治教于来今曷半途而遽疾兮返乎吾故乡岂终不能以有达兮孰若遂初心之遁藏慨浮云之万变兮亶不可测也名匪为身累兮义之归乃吾责也情沉鬱而靡申兮蔽而莫之白也从容就死兮吾心安而理得也吁嗟先生既往兮节义昭犹日星名存史册而不亡兮粤千古而弥馨徘徊兹山兮揉草木之羣荣酌清觞而洒涕兮恻林鸟之悲鸣

陈状元

浚仪陈状元名祖仁字子山壬午科以汉南第一人登第廷对策忠厚恳切天下传诵谓有汉意由翰林编修迁太常博士以忧还京口辛卯春来新安以葛元哲高则诚二进士书邀赵汭子常与仲鲁偕游黄山孜孜讲学不少辍论诗法甚详别后数书相规勉期望殊切且言天下将多事惟绍兴风俗淳厚薪米易得约同迁于是以待天下宁晏更以兵阻不相闻近观史传方知其在朝奏议折奸扶危忠君爱国辞气端确昭如日星终死于义是故追悼之以辞其辞曰

瞻黄山之■〈山上酋下〉峯兮三十六之奇峯念昔陈子山兮来蹑仙子之遐踪招予与同游兮驾天风而戾止朝浴乎丹砂之泉兮夕揽乎玉莲之芳蘂凌天都之峻绝

兮以周观乎八紘慨生民之庶富兮化殆渐乎四溟何风涛之蹴天兮乃予违而游乎蓬
岛羣仙耽夫燕逸兮至于君岂同造舟颠覆而将伯助兮终莫救其摧隳大厦势已倾坏
兮夫岂一木之能支九庙弃弗顾兮輿翠钿以自随君彷徨将安适兮当奉主而北驰成
败讵能计兮矢吾心而靡渝恭执事兮登载车排国门而出兮死生与俱竟杀身兮委骨
丘墟皇天鉴厥精诚兮魂昭陟乎帝之居曾日月之几何兮丹青着其名誉披史传而长
太息兮悼往昔之无已轩辕峯犹万仞兮倚寒空而遥峙哀见君而不再得兮飒秋风之
夕起

程礼部

前礼部员外郎程公名文字以文号黟南生吾邑人也孝友纯至奖励后进不倦蚤
游燕文章行义为诸阁老所推许然安分恬退不务进取中歲始为郡博士任怀庆满考
来京师适贺相当国人有荐公于贺者乃求公文余廷心贡泰甫就公索之坚拒不与二
人者索之朋友得数篇以进贺相焚香拱读称叹不已遂有翰林编修之命选除御史转
任礼部赉赏天台方氏还寓会稽之钱清僧舍道阻不克归一日张氏遣使迨绍兴路官
以厚礼来馈公坚卧不顾既而兵四集乃往杭主贡泰甫晨谒丞相達实特穆尔还卧疾
张氏之为平章者就谒公拥衾面内卧不回视遂移卧西山僧寺一日疾果笃召泰甫而
谕之曰吾以死累子埋我兹土勿为塚可也泰甫为主其丧葬后大军至墓皆被发惟公
葬所以不冢免丁未夏仲鲁与邑人汪炯之杭往西山求公墓弗得还西湖书院求所刊
文集读之不胜悲恻遂哀之以辞其辞曰

萃材兮栋梁美轮奂兮庙堂翬飞采绚兮跂翼而鸾翔公之文擅一代兮诸阁老谁
与颉颃进不竞荣宠兮退焉与心修藏贺相喜文由我知兮划乃征吾文章岂沟中之断
弃兮尚可取而青黄郡博士嗟久淹兮一旦致身乎玉堂戎豸冠兮驄马行桓桓官礼部
兮仰依日之清光倏航海而南兮老将旋予之故乡天台险絕兮留会稽而徜徉病少驻
乎钱清兮张胡为乎承筐有将卧不面顾兮厉贞节吾何敢忘兵革四集兮遁西山其孔
良輿疾遄往兮吾愿瘞骨乎此坑贡公素相友善兮托之敛以襄悠悠天地兮吾终焉其
允臧呜呼陟吴山兮游凤凰江山如昔兮苏堤夕阳求先生之墓而敬吊兮蕙露草之荒
荒反湖西而容与兮披雄文于類庠奉读而长太息兮浩海涛而飞霜

王进士

王进士名洗字伯恂吾婺源之范溪人宋奉使昺之裔也才思俊逸人夙推服甲申
领江浙乡荐丁内艰戊子春试春官拟置魁选或以帝车赋黜之既而自悔其误交相咎
责访问谢过荐为翰林编修辞以亲老而归壬辰春蕲黄寇陷饶徽癸巳夏举义设策应
官兵以复郡邑退则讲学于乡里乙未冬寇复至乃应枢密院判哈玛尔之招往德兴见
之还喻巨室胡伯振从义寇觉之临难不屈死之伯振亦遇害呜呼如伯恂之俊发超迈
人固罕及而终死于义其可泯邪仲鲁既不揆而铭其墓复为辞以哀之其辞曰

冰洁兮日辉古鉴悬兮絕纖翳才华天造兮人力曷施清波芙蓉兮匪雕飾乎声诗

文不加点兮夫岂让乎衡为才美信若是兮行义亏又何贵学与文尚有逮兮孰如先生之死义雪惨裂兮草枯而风厉原隰求而敛殡兮有同宗之诸季堂封深固兮树森鬱乎坑皋浥湛露而重省兮凄猿鸟之悲号空山木叶兮声萧骚灵爽英发兮凄怆薰蒿墓铭有碑兮将镌置乎岩■〈土幻〉徘徊而不能去兮我心怆怆日荒荒而云暝暝兮激松风之怒涛

朱县尹

遂安县尹朱倬字孟章歲辛巳領江西乡荐登壬午第授某州同知以忧家居服阕授文林郎遂安县尹庚寅同考江浙乡试既出院会于椽郎葛元哲之坐因询仲鲁诗经无封靡于尔邦义作如何破题答曰已在孙山之外夫复何言元哲云此友非特诗义高赋尤高一破自当首荐因谓之曰崇德报功之典赏延于后世修道全德之化法本乎前王咏叹之至者感慨之深也孟章愕然曰此篇已錄全文在卷中诸公同拟作本经魁竟寻赋策未见移文眷录弥封所亦对字号不同谁不惜之且索角端贼元哲曾錄之出与之观三复击节称叹元哲又曰此公志存乎古人之学得失不挂诸念由是孟章相与游情义甚至且与李廉诸公皆来相见因约来春过遂安明年春仲鲁往留一月嘗自叹曰倬登科十年未沾寸禄其命也夫仲鲁应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故君子行己立身惟安义命不以外至者动其心也孟章殊服此言壬辰秋寇由开化趋遂安吏卒逃散孟章大书于坐曰生为大元臣死为大元鬼祸患从天来不死复何以乃坐公所以待尽寇以邑虚无人而焚之火速廨舍乃赴水死后竟无传其事者可哀也哉追悼以辞其辞曰

疾风兮草萎劲节兮靡移繫遂安之贤尹兮厉贞操其匪亏邑小而荒僻兮氓其蚩蚩令初下车兮即兴学而诵诗夙夜孔勤兮化洽而民熙一朝寇忽临兮靡兵备其孰御民骇而卒逃兮谁与独处寇豕突兹邑墟兮划烟烬其栋宇予执死不二兮天明明其吾与夙披简册兮矢致身乎忠良况琼林之燕集兮尧舜君民之有望忆武林之嘉会兮岂徒事彼文章行与义之有在兮宪圣谟之洋洋岁忽忽其已远兮心耿耿其莫忘川悠悠而波逝兮山霭霭而云骧思贤令之不可见兮长向风而哀伤谅娉节之不可渝兮发斯文之耿光乱曰学端以粹质之纯兮显擢甲科名誉臻兮十年未禄奚命之屯兮牛刀小试弦歌陈兮变故莫测奚卫我民兮之死靡忒惟志之伸兮是谓杀身以成仁兮

故元帅朱侯哀辞（并序） 吳舜举

朱侯名文选字克用饶州鄱阳人幼倜傥读书有大节尚气义有古人风至元间以龙潜旧知授忠显校尉唐州翼上千戶戍新安壬辰兵兴屡着功绩乙未冬蕲黄寇再据徽城公夜率步卒数百踰城纵击寇夜遁行省承制授浙东宣慰副元帅提兵往来杭越间庚子秋与胡佥院偏师遇于诸暨兵败被擒械送金陵逊辞免祸将以有为也久之监者弛其防遂以辛丑四月微服自柰家沙募舟走江浙省臣耆老优假公俾摄本省财赋府事未几张士诚逐台省大官有不臣之节公亟由海道入覲且言藩臣跋扈将帅持禄保身东南所以未宁之故维时权奸擅朝纪纲日紊公有言不施每见人輒喑鸣流涕丙

午冬江浙卖降丁未陷平江而大势駸駸向乎燕赵矣会朝议将弃城北遁公曰一木支大厦只手障黄河非吾力所及吾忍死至今日尚非其所邪即抗疏止北狩之议不省乃号哭自办于阙门嗟夫以数万里天下之广百余年社稷之久平时食重禄居高位者不知其几人一旦有急不能为国家发一矢至偷生卖国之事率恬然为之何则廉耻道丧风化不明无怪乎祸之至此而不可收拾也至于儒生小校乃能出万死一生脱虎口蹈鲸波竭忠诚砺名节死而后已其视晋之嵇绍唐之权皋济殆轶而逯过之岂不伟哉予少从诸生游乡校退必见公于寓舍见必孜孜勉劝以学问为先今穷老无成思公诲语宁可复得故特序其梗槩如此俟他日秉史笔者或有取焉并为之辞以写予哀其辞云

繫大钧之陶播兮灵万物其为人非忠孝之屹立兮与草木以同湮伟夫子之起家兮负卓犖之奇节居一命之微禄兮长千夫于下邑易诗书以介胄兮释儒服而戎行待风尘之四起兮思有志于修禳何劳勩之遗弃兮或贿赂而超迁羌负乘之无状兮又安能扑于燎原惟臣心若水兮纵万折而东注始丧师于越兮卒窜身于江渚强藩跋扈以擅命兮谓臣谋之非良岂居安暇食之不欲兮吾惧夫昧逆顺之纲常趣海道以见君兮吐孤忠其歴歴国鱼烂以丝棼兮岂微命之犹昔长戈指于京阙兮大驾狩于龙荒叩丹墀以溅血兮愿媲节于嵇郎嗟世道之日降兮视君亲而遗后既就死以得所兮孰若偷生而颜厚使肉食而有是心兮何攘彀之能为燕山萦回以抱愤兮易水呜咽而流澌少辱公之獎激兮今负公之期待闻公着此姱节兮隔万里而嗟慨上以痛邦国之覆败兮下以悼贤哲之不遭矢予衷以写哀兮巫阳已矣其谁招

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

(明)程敏政 撰

○诗四言

酬寺簿劝农追和渊明见贻 罗愿

江汉之会中具五民见异而迁乃丧厥真相彼樊山我行所因有闲其攘间彼居人方时清明家自为稷其藪其浸其动其植孰为使民有田不穡亦惟蒲鱼恃此鲜食歳运周回景躔西陆帝籍重开天颜逾穆耕事将起毋荒游逐凡我农官戒民宜宿戒民伊何美成在久譬彼射侯则求其耦驱率慵惰转縁南亩数耘疾收在而心手农亦有书匪藏金匱盍耕如莘盍馐如冀桑荫清好浊醪日至已勤而食则无所愧勿谓此州遠连边鄙我疆西北尽其四履风雨顺时日星循轨屡丰作颂以致归美

北窻伊吾 赵戮

北窻伊吾辑古也北窻人读之其声伊吾故名之曰北窻伊吾

伊吾维吾椎鲁株愚友资其深片雪洪垆伊吾维吾瓮牖绳枢爰升其华秋月冰壺伊吾维吾缉柳编蒲爰席其珍尺璧珊瑚伊吾维吾朝饘暮餼爰舖其腴醴酪醢醢伊吾

维吾何以为娱爱心其声钟磬笙竽北窗伊吾吾谁与俱融融沂风懷哉舞雩

上李侯汪 炎昶

歛不宜蚕丝赋折估其来已久蝗至之夏或以土产欺省下征丝令民骇惧不知所为侯晨夜兼驰力还其旧民德侯甚皆言自始附版图逮今未见牧守爱民有如此者谨掇民谣为歌四言一篇以献其辞曰

贡以土作法奠于禹筐纆与丝青兗暨豫制有常经无斯焉取世降土蹙德不逮柔或九州岛赋萃于一州贸无为有薄人于尤维皇启运蠲我疾苦视青兗豫不物而估上便下安踵以为故虺蜮肆欺蒙人瞭已几创茧丝涂我赤子我侯曰嘻害无我始蕴隆挥汗义动省闱万钧回斡民以恬熙匪人实难孰心疲羸维此陋邦桑稀田瘠苟重以此其何能息自今寸缕皆服侯德弭蝗固德今兹之康此而非侯筐贡是常吏因以蝗厥祸弥长

久雨 方回

云胡不出积雨予尼意弥八紘膝此一席谁具烝徒假予楫航一往沧海观彼茫洋掩闕昼眠胡宁不暇鲁叟攸戒敢视为夜寂寂踈帘幽幽空阶鸟下碎蘚伤予之怀悠悠古道溢溢行潦岂无岑楼送目遥草心之忧矣莫或予知彼其之子谓予寒饥（陈定宇批云陶体）

题林泉风月亭 程汉

林泉风月亭宋中书舍人程公栖幽所也曾孙伯顺能嗣而葺之故作是诗以美焉鬱彼中林丸丸如■〈木節〉有李有梅爰采其实翩彼鸣鳩其羽洗洗冽彼寒泉其流泠泠爰濯我纓容止载宁潜鱼在蒲或闯于萍有风自南维谷之深嘉客戾止载弄我琴风之薰矣琴调愔愔有月在东照我良夜嘉客萃止酌醴于笋明明俎豆式宴且暇于亭于沼弗坏弗湮有华有棖旧贯之新诒谋式好思古之人古之人兮实为经始靡不心基孰绍厥美嗣服斯贤勗哉孙子

释奠乐章 詹书

迎神奏咸和之曲

大哉先圣道德尊崇维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纯并隆神其来格于昭圣容奠帛奏宁和之曲

自生民来谁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圣粢帛具盛礼容斯称黍稷非馨惟神之听初献奏安和之曲

大哉圣师实天生德作乐以崇时祀无斲清酤惟馨嘉牲孔硕荐羞神明庶几昭格亚献终献奏景和之曲

百王宗师生民物轨瞻之洋洋神其宅止酌彼金罍维清且旨登献惟三于戏成礼彻饌奏成和之曲

牺象在前豆登在列以飧以荐既芬既洁礼成乐备人和神悦祭则受福率遵无越

送神复奏咸和之曲

有严学宫四方来崇恪恭祀事威仪雝雝歆兹惟馨神馭还复明禋斯毕咸膺百福
祀事 舒頌

祀事国家崇敬也山川社稷风雷肇置坛壝斋庭庖湑列以位次春秋祭拜所以重
其事也

严我祀事牲醪洁馨升降揖拜于川后山灵坛壝肇置有斋有庭 惟后稷氏播种
百穀食我活我坛而不屋万世永赖民生是育 曰风曰雷曰雨曰暘弗忒于时嘉谷穰
穰乃积乃仓惟邦家之祥 冠服整肃沐浴外宿味爽礼行弗諛弗渎币实于筐鞠躬致
告 伐鼓彭彭撞钟鏜鏜神人以和鼓瑟吹笙法古用今惟我大明

送黄子运自石门迁馆琳溪程子仪氏 陈天迪

东岩之山其泉涓涓彼姝者子其闻则贤坎止流行束书来迁溪月为灯窻风入弦
东岩之树其叶泥泥维主与宾如兄如弟相知以心相接以礼曾是勿留以敦宿契东岩
之石轮囷屈盘古道责人今时所难移风易俗庠塾之间持身以严敷教则宽乾坤爽气
西山之阿上摩玄霄下临清河秋林欲丹春酒微波携尔朋俦倡予好歌

○乐府歌行

长门怨 吴少微

月出暎层城孤圆上太清君王春夢歇枕席凉风生怨咽不能寝踟蹰步前楹空阶
白露色百草寒虫鸣念昔金房里犹嫌玉坐轻如何骄所误长夜泣恩情（见郭茂倩乐
府诗集）

古镜行 汪藻

我有辟邪镜得之咸阳宫其阴为天地一母将九龙旁书负图字土蚀如旋虫緘以
骇鸡珍妙极倕之工请言照遠近十里秋毫空岂不鉴脂泽所贵肝胆通问谁为此器太
古非人功客闻重叹息意欲窥灵踪高台不辞倚恐客难称容绳穷匣半启四室来悲风
日车当昼留羞涩如顽铜森然发上指凜若临霜锋我还抚客手此岂世宝同挥泪两无
言掩镜鞶囊中

桃源行 汪藻

祖龙门外神传璧方士犹言仙可得东行欲与羨门亲咫尺蓬莱沧海隔那知平地
有青春只属寻常避世人關中日月空万古花下山川长一身中原别后无消息闻说边
尘因感昔谁教晋鼎判东西却愧秦城限南北人间万事总堪怜此地当时亦偶然何事
区区汉天子种桃辛苦望长年（黄氏东发曰桃源行似亦因当时求仙而作）

有美一人 程俱

有美一人在昭君藕丝为衣兰作裙君初顾言淑且真直欲载以黄金轮人心变化
如浮云明妆觉暗笑作顰何当还之承华茵令君宴寝凝清芬

有美一人在烟汀朱颜朝滌玉壺冰素手暮理朱丝绳语言窈窕丹凤鸣坐持纨扇

睇秋萤何当还之翡翠屏为君把镜整襟纓

有美一人在南浦月明采珠光照渚瑶衣被体金索纓独抱幽寒泣烟雨何当置之
白玉宇为君阳春歌激楚（本注云时邹志完在昭州曾子开在汀州陈莹中在合浦）

游仙辞 程俱

骑龙上天入太清继世而往在我盈握铃而呼大司命主非使者走折脰乃知神仙
非智巧积功累行如邠镐专怀邪辟祈长年谁言淮南鸡犬飞上天

安期生赤玉舄遗之东海濱千年求我蓬莱下祖龙岂是千年人安期一量舄葱岭
一只履茫茫九州岛在泥滓至人去之如脱屣吁嗟祖龙萧翁宁悟此

鲤鱼腹中有隐符白鱼腹中有素书鞭灵走石纒一戏骑麟上天亦徒尔谁能解衣
涿水中使人呼指赤鯿公

捕虎行 汪襄

西山春暮繁草木红白花开暎岩谷朝来猛虎忽留踪猎人挟刃争躯逐坡平草软
筋力健目光两镜照林麓吻牙狐兔何足噬要向川原饱人肉猎夫鼓勇欲生擒失利宁
虞伤手足我令壮士八九辈袒裼而往敢退缩持戈踊跃皆直前不顾爪牙加抵触于菟
怒鬪力已困白刃纷然刺其复不施陷窞设罗网须臾俄闻就缚束未踰半昼捷书来抚
掌惊嗟大神速百夫肩舁向城市塞巷填街争纵目皆云古昔未曾有不比春山得麋鹿
斑皮爱护输郡府肝胆珍奇竟收蓄吾闻兽之猛者莫如虎摇尾磨牙肆其毒一旦力尽
势已穷血膏反以饷僮仆乃知刚很不足恃仁若驹虞才可录虎兮虎兮曷为出哉深山
穷谷可以隐而不隐岂以夫皮为之灾官有壮士长戟可以捕取尔尔其亟去无复来大
江虽深亦可渡纵横勿碍行人路

饮马长城窟 王炎

春风塞草青城头烽火静秋风塞草黄城下角弓劲秦人备匈奴筑城劳我师城成
有亏日边衅无已时哀笳中夜起战马竖双耳苍茫沙上月幽咽陇头水征人悲故乡闺
人守空房安得霍嫖姚饮马瀚海旁

二禽 方岳

鹊噪令公喜鸦鸣令公怒福兮挽不来祸兮推不去咄哉之二禽于尔竟何与茅檐
新雨晴鹊声弄圆嗟主人颜色欢甘谏终不悟祸常十八九鸦或告之故城头尾毕逋唾
者满行路佞鹊不我忤忠鸦不我误试尝问主人无乃乖好恶呜呼平生所闻唐太宗切
齿不平田舍翁昨朝坟上土花坠断碑零落悲秋风

田家乐 方岳

前村后村场圃登东家西家机杼鸣神祠饮福阿翁醉包裹余胙分杯羹妇子迎门
笑相谓总说今年好年歲牛羊下来翁且眠时平无人夜催税

东西船 方岳

昨日东船使风下突过前舟快于马今日西船使风上适从何来急于浪东船下时

西者怨西船上时东者羨篙师劳苦自相觉明日那知风不转推篷一笑奚尔为怨迟羨
速无休时沙头漠漠杏花雨依旧年时樯燕语

排门夫 方岳

一家一夫排门起五家一甲单出里夫须袂褴潦雾愁与官输木供边垒沙场青草
时运衰军书抵急飞尘埃官须排权二十万岩邑配以三千枚黠贪分头授掌唾田里宁
容高枕卧望青径指三尺坟踏白邀为万金货残尔冢尔勿嗟行取金钱宁尔邪小人所
忧在一饭政坐尔冢残吾家待吾举火者百指母已癯病儿垂髻社家浸种亦已芽秧田
未翻生荠花吏呼劝农今几日典衣已供塘竭册九年回首柰若何梦绕江南与江北

乐府二首（方虚谷曰式贤诗有惊人语如乐府诸篇尤予所深喜者） 吴龙翰

妾心江岸石千古无变更郎心江上水倏忽风波生
制衣寄夫婿妾有冰雪段中间连理枝不忍剪交断

鸿门舞劔歌 汪宗臣

黑云压垒雅嘶风荆轲聂政粗豪同舞筵闪动青蛇影焉知火帝生真龙一劔剌剌
匹夫勇一劔翼翼随西东壮士长戈气冒虹扫开霾曠曦光融尊前张胆不为屈生彘脔
割吞羣凶子房笑语指顾顷奚啻脱车深淖中平阳帝谱炎精动玉蜿蜒夜当其锋秦關
恍服汤武出赤帜弥张天下雄金刀赫灵汉劔奋乌江落日楚劔空美人没草雅没水项
庄何处鸣秋蛩

明妃引 孙嵩

明妃如花颜高出汉宫右可怜君王目但寄丹青手寂寂保孤妍悠悠成伪丑坐此
嫁穹庐流落无时回无时回琵琶未阕边笳催哀弦流入千家谱明妃只作阏支舞年年
犹借南来风吹得青青一抔土君不见汉家嫁得几娉婷不闻一一琵琶声祸起当年娄
敬謬后人独恨毛延寿

曲江头 孙嵩

君不见曲江头离离衰草寒云秋今人不见昔人游昔人不见今人愁欲谈往事无
耆旧沉吟千载空搔首盛衰倚伏如寒暄秦时宜春苑汉世乐游园更复唐人宫殿拥千
门往古来今但如此同一溶溶曲江水

公无渡河 孙嵩

公乎渡河不可航年既老智则童临流径渡何依依夫岂有急须自亡前无掣后无
挤且无迹捕至尔门未至东市之诛磔死如牛羊河流在前白日光谁以锦覆河流黄公
不见河源夭矫落昆仑悬天注地千里强飞奔突入中原疆一击无有完堤防跳蹴后土
春穹苍公懵视之行康庄掉臂而往无褰裳不能驭风骑气奚为狂河之流汤汤鯤鯨之
恶未可量长戈为鳍锯为尾刀崖斧窟鑿牙张公其以身委饥肠人生无难死足伤以饥
寒死骨犹藏棺椁送尔松柏冈何必为河之鬼冯夷乡其下浊泥出无梁何不相蹙公自

僵奈何乎箜篌之音河水旁

德骥篇 孙岩

西家白马如曳练东家赤马如驱电时时并辔刷长秋羞杀分飞伯劳燕白马不防牛有角惨甚兵间中矛稍不出能令赤马疑隔巷来奔初不约踣踏血地嘶鸣哀悲风飒飒惊条枚皦然德骥非凡材牧人驱迫去复回物于侔匹且如此何况世间贞信士管仲败余勤鲍叔孝章厄极悲文举茂弘将坐白其忠叔翰当収脱之死乞兵欲赴雍丘危突围竟雪都昌耻虽云志计有伸屈至今挠弱闻风起利蓄乐祸无故情东家无恙汝得乘

筑城谣 方回

从军去筑城不如困长征从军去掘堑不如鏖血战古今征战立奇功貂蝉多出兜鍪中徒教力尽锄与杵主将策勲士卒苦君不见每调一军役百室一日十人戕六七草间髑髅饲蝼蚁主将言逃不言死

种稗叹 方回

农田插秧秧绿时稻中有稗人未知稻苗欲秀稗先出拔稗饲牛惟恐迟今年浙西田没水却向浙东采稗子一斗稗子价几何已值去年三斗米天炎使然曷胜真焉得世间无稗人

桃源行（元序云予谓避秦之士非秦人也乃楚人痛其君国之亡不忍以其身为雠人役力未足以诛秦故去而隐于山中尔至晋而后渔者见其子孙或夸诌以为神仙固已非矣王介甫知有父子无君臣之句尤为悖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遽亡之则亦避之盖深于知君臣之义者介甫殆未知也渊明岂轻于作此记亦私痛晋之士大夫翻然事刘裕而无耻者尔予遍读桃源题咏数百首无能发明此意故大书道士壁而刊之不知其僭兼是时北兵破蜀降将或为之用因并以寓一时之感而其实亦足以为天下后世为人臣者之劝云） 方回

佩兰骚人葬鱼腹章华台倾走麋鹿祖龙南游万事非肠断沅江为谁绿王孙公子入函关半作长城鬼不还委质良难身死易长歌深入桃花山姬周以义兴夷齐用为耻怀王歿于欺此恨痛入髓力不加虎狼固有去之尔向来长往人素心政如此俗人不识呼为仙谓无君臣益欺天慷慨褰裳睨东海不见当年鲁仲连渊明胡为作此记不纪义熙同一意羞杀人间浅丈夫反君事雠如犬彘我来山中觅余春千古义气犹如新楚人安肯为秦臣纵未亡秦亦避秦

老马行 方回

十年何啻骑千马望风此马甘为下老夫与尔共艰难是非苟且相逢者忆昔专城鬓欲霜宇宙茫茫成战场指呼壮士斩羣贼蹀躞溅血沾鞞裳廐中始与驽骀列夜夜向风嘶晓月咆哮跳踉不受鞍独我乘之心妥帖韩干曹霸图画同耳小胷高蹄踏鐵吴堤朝嘶淮上水蓟州暮蹴燕山雪黄云衰草出长城碧眼虬髯逢者惊百人疾趋俱喘汗力追不及犹缓行痛饮烂醉仍宵征了无侧仄肩輿平发秃齿危两衰暮重到江南如隔生

我闲解官甘寂寞尔病良翳频灌烙去去西湖往探梅雅称是翁俱矍矍陌上谁家年少
郎千金美妾规紫光谨营刍粟尚努力永伴残年田子方

渔父辞 程文海

渔翁牵纻渔妇纺膝上儿看掉车响溪南溪北趁冬晴水急船多欠设网祝儿休啼
手正忙网成得鱼如汝长

荷花辞 叶朱

未花叶自香既花香更别雨过吹细风独立池上月（曹弘斋云此诗故是幽远）

古筑城曲二解 叶朱

长城三十万人夫版筑罢劳骨已枯万里尝忧绝地脉丁夫命绝亦知无
城周万里势峩峩董役功成奈虏何还是管城为计巧至今文字策勲多

白燕篇 唐元

炎曦烁晴宇澹荡池光虚滟滟复差差上下池之隅独禀西昊气而为三春雏乌衣
改故号素质明且都岂非众黑中能以白自殊珍禽効嘉瑞适与昌运符犁牛产驛角宗
庙之所须凡马偶天驥子流汗血珠愿君振高翮慎勿趋平芜远随鹄摩霄不作雉罹罟
韩公羨二鸟铍羽嗟囚拘何如息危机保此冰雪肤

踏车行 唐元

吴天不雨日光赭桔槔遥响遍原野祗消三日雨滂沱水云万顷摇新禾君不见前
年苦雨圩塍破败屋斜穿小舟过至今怕听雨声长点点滴滴剗人肠街头二千得斗米
红妆洗米官河水不愁圩破雨翻多奈此白粲珠玑何

青玉坛歌（乃魏夫人得道处） 胡初翁

岳云满地绿花晓古窳闕春琪树小仙坛传者魏夫人雄飈驾海骑朱鸟海波烧日
鳌足红三山飞棹愁天公帝嘉神绩奠南服勅龙先后颁瑶穹坛前月铺六月雪明镜芙
蓉冻不折丹经深鑱山中天玉鸾啼走三湘烟

春寒谣 胡初翁

江南鸣寒风破碎江浪倾奔上沙背虚舲眺远不见春芦芽欲殲柳痕退黄帽剪纸
拜孟婆檣竿插堤避蛟鼉客愁万斛倘无酒如此千里长沙何

蚕妇辞 洪焱相

贫家桑地狭买叶疗蚕饥叶价贵如金卖钗仍典衣所得弗偿费况乃筋力疲萧条
镜中颜伊轧窻下机都将寸心苦织入千万丝帛成不敢裁支梧迫公私端居被文绣愧
尔西家施

吴姬十四五 程文

吴姬十四五荡漾采莲船罗衣耀鸣珰自好还自怜贞心抱冰雪皓齿明贝编临风
歌一曲和者皆靡然谁当聘良媒白首同所天投以玉镜台报之金臂纏

君马黄 程文

君马黄我马苍骨骼砗兀鬃尾长前年逐寇出凤翔去年杀贼过武昌追风抹电势
莫当力穷气乏一日委道傍委道傍君莫叹将军战死白骨枯春草茫茫满江岸

村社吟 马肃

一春雨五戍晴乡人齐说社公灵社公灵兮蚕麦熟五谷丰登应可卜官家今年复
免征村村社社歌升平人人浣衣换穿着尽向祠前保安乐杀鸡具黍仍烹猪喧呼旋捉
池中鱼虔诚祭赛神人喜冬冬擂鼓高烧纸祠前狎坐分尊卑社平分胙无高低痛饮狂
歌不知夜家家月下扶人归老翁但愿身长健岁岁年年来祭奠（唐白云序曰叔敬诗
格稳律熟歌行杂体迫近古人）

借君乐（都事叶伯颜初来婺源伯武作阙里乐及去乐平再来婺源輒用前韵更
为借君乐汪以质见和因复次韵） 王偁

由来浮世风波恶出险方知平地乐既安莫惜饮无何醉来抚缶乌乌歌试看蜂蚁
与狼虎尚有君臣知子父鸚鵡虽异各安翔泉猿莫怜终自苦君家鱸溪四友堂金削芙
蓉照门庑几思杖屨谒清崇短翮悠悠竟尘土当年戎监托世姻安用告身衔褒姬文章
有神信苏薛端友直锋知尹庾君能竭与尚书来鼓角危楼气重鼓又能和我借君篇使
我听鸡中夜舞君不见高山流水夕荒凉不是知音真不与又不见闲歌下管纔三终箫
韶九奏方未穷

扑灯蛾 吕谅

飞蛾爱毛羽栖息露草枝虽无霄汉翼翩翩适其时青灯尔何与乃欲扑灭之焦头
不知戒既去还复来微躯抗烈焰薄命终陆危不虞中奇祸自取非人为燃脐润郿坞燎
豕翻秦尸膏液散煨烬糜烂已无遗嗟哉尔何求灭身至于斯生死了不悟昏愚良可悲
程孝子行（灵山程璉父璉寿诉祖坟为人所平县官反罪璉寿璉求代县官愧释
之） 张文在

古坟为田栢为薪道傍草卧双石人家家剪纸挂寒食乌乌衔作窠巢新新坟翻侵
旧坟土髑髅夜戴狐狸舞百年无主使人哀有主那堪转危苦程郎当年墓阿婆六世四
世玄孙多富豪平磨立栋宇贫者诉词罹网罗我问其名曰璉寿囊涩无钱空有口官长
摸棱吏舞文反坐鞭笞谁汝救有子能为句读儒不忍郎罢遭非辜当庭请以身自代再
拜以诗投大夫大夫读诗色为动慰遣温言与寬纵当时好事竞传夸遂有文人为歌讽
君不见汉时仓公遭重刑上书代罪闻缙紫锦袍仙人歌乐府五男不如一女婴莫道男
儿不如女璉也于今有斯举假令代死亦不辞孝行勉旃天相汝

李将军歌 吴讷

太仓积粟皆红腐羣猫昼眠鼠变虎前锋不见李将军何人为发千钧弩去年我从
昱岭来匹马驰突三關开北平未入卫青幙郭隗独上燕昭台近闻西府罗俊彦人人自
谓能酣战谁似当年背水军赤帜纔临赵城变英雄报国如等闲马革裹尸铜柱间明朝
按劍收中山谤书慎勿回天颜

鐵崖仙人歌为杨廉夫先生作 吳讷

鐵崖山中鐵笛仙落花满身花底眠两龙携来东西语蟠桃一醉三千年偷桃更有
东方子拍天一笑天门里眼中九点齐州烟案上小儿不如蚁归来跳入壶中天鐵仙亦
在蓬莱颠回首楼船问瑶草水弱云深秋月老（先生有双铁笛名之曰大鐵龙君小鐵
龙君）

东门柳送休宁丁县尹 胡公留

东门柳不忍把相送不是不肯折柳条令尹来时依手种溪上船滔滔日东注前时
载尹来今日迎尹去去时船似来时船肯学山阴选一钱松萝下今五年儿童读书父老
耕田船去不用悲船来不用喜竹马稍稍摇綠尾便向东门迎御史

从军乐 汪广洋

从军乐右插忘归左握槊天子有诏征不廷重选前锋扫幽朔出门万里不足平宛
驹照耀黄金络去年鏖战葱岭东今年分戍蓬婆中蓬婆城外一丈雪半夜紫驼号北风
少年忽忆慷慨事便起酌酒浇心胷酒酣耳热声摩空手舞三尺青芙蓉前将军右都护
壮士在荣不在富一朝手格楼兰归人拥都门看驰骛朝承恩暮承顾出入三军称独步
都门富儿空万数人生岂被从军误

前有尊酒行 詹书

前有一尊酒后有三尺坟坟前两树花坟中不知春分明记得坟中鬼曾共当年饮
酒人

狭路相逢行 詹书

上有千丈之崖古鐵色下有无底之潭水俱黑中间小道石艰涩君马南我车北狭
路相逢何偈仄安得来往如康庄两贤相让无相阨

伯劳叹 赵沔

伯劳食母母不育生子他巢遠其毒所生不免所养悲五日羹臬还赤族人言子不
孝良由母不仁何不遗卵清溪濱不能辨非类禽鸟亦不智何不啄杀徒辛勤嗟人至灵
异禽鸟以义断恩非灭亲生子良由不自处鞠育无术空尤人君不见若敖一朝为馁鬼
稔侯千载称宗臣

秋后雨 汪克寬

楚东五月天无云日光流金百草焚南风吹山彭蠡涸稻畦灼灼占龟文木郎无神
龙不起牲牢熏燎徒纷纭梧桐一叶炎官老雷车辘辘天瓢倒陂池泛滥失高低万穉青
黄发枯槁白发田翁半忧喜却怜久雨禾生耳磨鎌欲获泥溅胷累日阴霾黑千里何时
木德守三星五风十雨歌升平

骊山老姥赐李密火星劍图歌 汪克寬

蒲山銳额千年客蒲鞞跨犊行无迹挂角青编一束书夢对重瞳意相得昆吾宝匣
三尺水火星炯炯精光起花冠仙姥授神奇拜起仓皇惊更喜巩南歃血盟玉盘龙舟锦

纛诛疵癥折简唐公结昆弟威棱六月严霜寒岂知不学万人敌雄才空觉乾坤窄九卿裂地藏琯亏稠桑土蚀铜花碧岩堯古树苍玉林丹崖惨淡霾轻阴龙津风云歛尔化未须感慨荆轲心

续催送日鼓谣（邓侍郎崖山作催送日鼓谣文丞相为书） 汪德钧

冬冬晨鼓催目注东方白日华欲动月无辉杀气冲天云血色坎坎暮鼓击日没崦嵫黑朔风吹海毒波翻旄头错落光芒出日复夜夜复日日夜相催鼓声急枕戈不寐食忘殄力不能支仰天泣主辱臣死古义存弟妹飘零敢遑恤整旗收队决雌雄黄龙孰遣横江中风雷昼晦天地变君臣不见崖山空至今涛声吼朝夕半为猿鹤为沙虫当时豪杰能几子千载不泯惟孤忠催日鼓送日鼓调短意长歌愈苦蛟人闻得泪成珠踣白鹇惊堕浦侍郎丞相家国同当时戮力无尔汝补天炼石竟无功空余五色神光吐斯人斯作世岂多合入青编照今古

越城谣 程国儒

越州城城何高四十五里之周遭洼地填为基坡坨凿成濠白昼鞭笞夜击橐石民之骨灰民膏越城虽高越民劳越民劳未已我田未耕又科米忙忙筑城归种禾又恐无米供官科禾苗未青得秋雨城吏打门夜如虎为言雨后新城摧要我荷锄城上来城泥不干不敢回又恐夜半闻春雷城头一雨城一动越民登城向天恟民心似与雨有雠天意实谓城无用当年当年天下平天下无贼越无城乃知在德不在兵愿无修城愿修德使民复覩无城日

信州粮谣 程国儒

信州粮粮何艰十锤一石万里间朝发钱王堤暮过严子滩拖尾白浪如银山朝度兰溪州暮泊龙丘湾峻如牵车上鬼關督吏持檄夜如箭布帆无风河水干去年粮船未及岸今年又运八百万只知彼地荒不知浙东天亦旱只知彼地饥不知役户家无饭家无饭依莫愁愿化鐵骑为耕牛愿销锋镝为锄耰战场辟作畎与沟壮士负戈荷甲归西畴风雨时调禾黍秋禾黍不秋饭不足浙东又移何郡粟

枯鱼过河泣 范准

长江之水万里趋海门潮头如山雪浪喷川珍水怪千万状长鲸率领朝龙君一鳞失水枯已久犹想江波绿于酒枯鱼已枯何用泣岂贪钓饵遭罗絜大船击鼓网截流蛰虬惊飞腥雾湿况此区区魴鱖輩那能围圉常同队鱼兮鱼兮可奈何百川何处无惊波不如鲲鹏变化辞溟涨九万扶摇在风上

偶书李翰林箜篌引即韵成一曲 曹迁

仗劍欲屠龙张罗思捕虎男儿设心固有为文也非文武非武调铅傅村媪皱面成冶容唱筹夜量沙晨炊何可春安知蜥蜴举亦有风雷从物理不可测平地为高峯我非女萝丝安得附长松愿持贞一志默默藏其踪

祷神词 吕旭

霜飞玉钱草痕紫蟾蜍啼秋月明死银缸堕花愁夜色佳人含愁诉郎伯为招神巫晨趣装鸳鸯带绶罗襦裳结束刍人词下去汝代奴身奴送汝万斛黄金贱如土不惜神前诉奴苦乞灵愿归与阿郎齐眉偕老天年长

苍鹰叹 倪尚谊

苍鹰养子巢树巅绸缪牖户完且坚日捕鸡雏供子食羽翮将成图万全山家少年不胜愤悬空百尺能扳援巢倾子覆莫能保雄飞雌呼空盘旋君不见楚灵谓多杀人子吾儿及祸理则然今观鸚鸟情更苦搏击奈何终不悛

量田谣 吴斌

朝量水田雪暮量山田月青山白水人如云朝暮量田几时歇尺田寸地须尽量丝毫增入毋留藏时暘时雨欣时康我民欲报心未央年年增赋输太仓但愿山积垂无疆安得长风天外起吹倒昆仑填海水更出桑田千万里

观打栗行 吴斌

两夫如飞猿攀条遶树惊人魂长竿披霄拂烟雾纷纷栗子坠若云大栗已尽小栗空空遗孤树号秋风我今于此感万事愁叹踟躅何由终

长相思 吴骛

长相思深闺幽梨花风冷春若秋夜看明月悬西楼嫦娥相对增离忧别时初种庭前柳叶已成阴干如斗明朝愿折相思条便风寄与云中守

东屯吏 江敬弘

东屯吏老更贫鹄形带索衣悬鹑官督开田背负薪妻子拨置户役频去家万里囊无银天寒日暮愁杀人死者大半逐淮尘少者隶名良苦辛后至擢用披云津不至保得骨肉亲皇天无私赞经纶率土何莫非王臣临濠大尹廉且仁白马御史上奏陈七年一半住寿春圣泽霏霏丞相嗔丞相嗔圣泽霏霏何时匀（甲寅三月七日放免六十者丞相胡惟庸请放免六十五者）

游子吟 唐文凤

朝为游子吟暮怀游子悲游子去日远慈母将畴依母发白如雪子心皎如月但得子心如月圆照母白髮高堂前

上东门行 唐文凤

上东门在何所河阳城南瀍水泝旧时豪华今已空惟有当年一抔土闻说汉家全盛秋门前列第皆王侯朱轮翠毂日来往凝笳迭鼓长喧啾画棋雕檐接宫观十里香尘飞不断天上频颁丹诏过民间屡免田租半白髮老人不识兵间阎小儿歌太平鬪鸡走马寻常事岂有纷纷愁叹声乞归二傅章初上曾见公卿盛供帐道傍观者如云屯杂彩从车凡几辆韶华转眼流星过倏忽荆棘埋铜驼逢萌挂冠固已矣石勒倚啸将如何往事伤心难自保惆怅东门不能道君不见北邙山头四五陵玉匣珠襦委荒草

谒潭谣 苏大

谒潭古龙窟绝壁映澄泓龙去潭水浊龙来潭水清潭水无风波龙居谁敢惊愿龙常向此中住岁旱为民作霖雨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一上

（明）程敏政 撰

○古诗五言

和崔侍御日用游开化寺阁 吴少微

左宪多材雄故人尤鸷鸲护赠单于使休辒太原郭馆次厌烦歎清怀寻寂寞西缘十里余北上开化阁初入云树间冥蒙未昭廓渐出阑榭外万里秋景焯岁晏风落山天寒水归壑览物颂幽果至乘动玄钥但敷利解言不用忘昏着（见文苑英华）

查公山诗 查元方

大道贵知止昔贤称二疏今来我季方退身兹有余潇洒去桎梏放荡狎樵渔疏泉离远窵凿石构层庐溪禽拂窗牖山花满庭除寒藤系舴舻碧潭澄素舒覩兹尘壒外始见仁智居痛哉方散适溘然归丘墟恨不同老彭其乐永只且自古干禄翬知进不知退立事名虽扬全身理何昧茂先赋鸛鷖体物知显晦一旦祸自速临刑无以对李斯恋富贵下包周身智及忆东门大已弃咸阳市平子着归田渊明舍彭泽后来区区人谁复挂书册我喜从今云吾宗有逋客山号查公山嵒嶮云汉间山下查公冢溪声长潺潺高台好怅望绝磴堪跻攀他年谢簪绂永此继闲闲（天圣丙寅岁仲春月侄守监察御史元方题 嘗公暇访方外景得御史查君诗于山房之僧壁其警句云自古干禄翬知进不知退予三读之不能已已惜无好事者传之人俾士大夫得斯语因镌石书之嘉佑庚子孟夏二十日朝奉郎尚书都官外郎知歙州婺源县事兼兵马都监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周颂书）

避地函亭野步 汪藻

今日幸无雨天空出遥岑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浥露转篱落人家在桑阴平畴涨清波陇麦如人深沟畎戏鳧鹭新蒲映浮沉我生牵樵渔对此谐初心风物岂不好悲来自难任忆昔邁阳九四海如惊禽黄屋狩万里两宫隔辰参龙移蝼蚁窥月晦蟾蜍侵宇宙有倾覆兹游岂岖■〈山钦〉销忧赖浊醪太息谁能斟（尚书孙公覲曰汪公诗律高妙兴寄深遠非近世诗人所及）

次高邮军 汪藻

小雨静林麓鸛鷖相应鸣移舟漾清深薄晚荷气生归鸟尽双去潜鱼时一惊菰蒲若无人渺渺炊烟横■〈舟定〉子楫迎我携鱼荐南烹月出殊未高踈林隐微明依投会有处斗挂天边城

送崔闲归庐山二首 程俱

白露下修竹当窗作秋声泠然拂商弦客子中夜惊振衣一长啸下濂如飞星昔者去草堂新松荫轩荣别来今十年霜华着青青想见溜雨姿森苍舞蛟鲸归欤当及健羈栖亦何营

吾友胡少汲结庐皖公城灊山有小隐背负紫翠屏前临一溪水可以濯我缨欲分青山半留我谷口耕信美非吾乡翩然遂宵征闻君草堂处亦复占地灵虚檐倚苍崖下有玉涧鸣乐哉不可到因君怀友生

山中对酒 程俱

秋容澹青山爽秀雨皆足清溪照千仞空翠疑可掬何年顾兔窟桂子堕山腹老者散深林屑玉缀黄粟朝来客衣动一叶下空谷客心如焚丝日月共烦促胷中尚磊块陶写赖新绿要当酒千钟浇我愁万斛顾有独醒人翛然倚枯木

裴晋公画像分韵得我字 程俱

晋公护河东身退势亦左忧心剧饥渴谏议抗嵬琐居朝重九鼎下贼飞一筇淮西弹丸地孺子甚么么发兵本无难万口无一可平淮取淄青如掇掌中果折冲乃余事世论岂知我天方厌唐德莫救萧墙祸空余丘祷诗千古幽泪堕

炕寝三十韵 朱弁

风土南北殊习尚非一躅出疆虽仗节入国暂同俗淹留岁再残朔雪满崖谷御冬貂裘敝一炕且踈伏西山石为薪黯色惊射目方炽绝可迺将尽还自续飞飞涌玄云焰焰积红玉稍疑雷出地又似风薄木谁容鼠栖冰信是龙衔烛阳曦助喘息未害摇空腹惠气生袴襦仍工展拳足岂惟脱肤鳞兼复平体粟负暄那用诧执热定思沃收功在岁寒较德比时燠虽余炙手焰宁有烂额酷矧当凝沍辰炎帝独回轂玄冥真退听祝融端可录嗟予亦何者万里歌黄鹄偃仰对窻扉妍暖谢衾褥壮怀羞灶媚晚悟笑突曲因思堕指人暴露苦皴痂频年未解甲蹈此锋刃毒遥知革辂中盱食安豆粥陪臣将命来意恳诚亦笃有奇不能吐何术止南牧君心想更切臣罪何由赎此身虽自温此志转烦促论武贵止戈天必从人欲安得四海春永作苍生福聊拟少陵翁秋风赋茅屋（朱文公曰公于诗酷嗜李义山而词气雍容格力闲暇不蹈其险怪奇涩之弊）

别百一侄寄念二兄 朱弁

昔我别汝父见汝立扶床汝今已婚宦我须宜俱苍向来青云器不佩紫罗囊竹林我未孤玉树汝非常青衫初一尉远在子真乡念将东南归拜我溱洧傍上能论道义次犹及文章自惭老仍僻何以相激昂日暮嵩云飞秋高塞鸿翔了知还家梦先汝渡江航迢迢建邺水高台下凤凰鼻祖有故庐勿令草树荒我欲种松菊继此百年芳汝归约吾兄晚岁同耕桑请策葛陂龙来寻金华羊

寄题叔父池亭 朱松

一壑久藏胜数椽忽开亭方塘荫瓦影净见魴鲤行主人有嘉招转柁失高城不知几摇兀杙舟上峥嵘尊酒酌芳绿园蔬煮柔青翩翩射鸭弓一笑翻彩翎那知海陬侄斗

粟忘归耕余生信萍梗归梦识林垵涨水有回波故乡岂无情一醉会有日因之濯尘缨
(傅氏自得曰韦斋诗高透幽洁)

有怀舍弟逢年时归婺源以诗督之 朱松

木落天未霜君归定何时相思如惊鹊中宵未安枝梦中见阿连锵然咏新诗寤惊
衰叶翻谓是步履移揽衣下中庭风露浩淼弥遥知客衣薄归来一何迟平生短檠灯相
对忽解颐万古一舒卷佳处良在兹是中及物心上与稷契期援古以自例自笑无乃痴
夜义叱九闕侧足不敢窥坐令一寸心日抱二柄疑迟君商畧此恐得儿辈嗤况乃绿髮
亲倚门鬢欲丝豨膏非鳳喙车辖庶可脂再拜寿百分班衣舞参差秋芳未云歇采采黄
金蕤万锺不足乐古人岂吾欺

砂溪口望梨山 朱松

众山如连环平野忽呀口孤峯插深云气压万培塿区区何足杰落落终自负我行
清溪曲鹤立倚筇久拂衣竟何时尘土坐自垢长梯弄玉井竒字窥岫嶙心知不能去照
水颜甲厚永怀山中人独立谁与友神交解此意长啸震林阜

休宁村落间有竒石如弹子涡所出者宜养石菖蒲程德藻许馈我以诗督之
朱松

君家绿溪上岸曲溪成涡涡间石无数水蹙相荡磨谁尝掬而戏一一印指螺我欲
往取之拥此菖蒲窠石罨注清汲幽姿发清哦夫子许馈我往督书已多愿言速寄与起
此泉石疴(尤延之曰韦斋诗凌厉高古有建安七子之风)

感事 朱择

大弓窃阳氏神鼎沦泗渊何须识微士周鲁必不全武库一朝火斩蛇逐飞烟伤心
睨前事氏虜宜纷然

山川非晋土悲泣効楚囚一语强自慰凄迷望神州刺史下荆水司农来石头土园
管夷吾过计非私忧

元规负康济徒手婴羣雄兵从歷阳来无地逃奸锋谁乎死社稷千载一卞公英风
与义气建立成江东(尤延之曰此三篇慨然见经世之志)

自作挽歌辞 朱择

忧幽坐南轩万壑取我囚疾雷且不闻焉知草虫愁强颜理编简阅世如东流滔滔
竟不返谁复操戈矛天涯念孤侄携母依诸刘书来话悲辛心往形輒留先莹托仙峯山
僧扫梧楸二女随母住外翁今白头伯氏尚书郎名字腾九州岛仲兄中武举气欲无羌
酋棣华一朝集荆树三枝稠堂堂相继去遗我归山丘漆园夢方觉白衣云正浮憑陵若
蹈空何处停华辀故乡岂不怀屋食良易谋自我识废兴于天无怨尤平生喜闻诗此诗
当挽讴不须生刍奠吾从二兄游(尤延之曰此篇直欲友渊明于千载至所谓自我识
兴废于天无怨尤非深于道者能如是乎)

至日(自序云顷以多言害道絶不作诗两日读大学诚意有感至日之朝起书此

以自箴盖不得已而有言云) 朱熹

神心洞玄鉴好恶审薰莸云何反自诳闷默还包羞今辰仲冬节寤叹得隐忧心知一寸光显彼重泉幽朋来自兹始羣阴邈难留行迷亦已远及此旋吾辔

淳熙戊戌七月廿九日早发潭溪西登云谷取道芹溪友人丘子野留宿因题芹溪小隐以贻之作此以纪其事 朱熹

我来屏山下奔走倦僮仆亭亭日已中冠巾湿如沐访我芹溪翁解装留憩宿茗椀
■ 〈彳 龠〉甘寒温泉试新浴抖擞神气清散步搘筇竹芦峯在瞻望隐隐见云谷顿觉尘虑空豁然洗心目君居砚山西高隐志不俗窻几列琴书庭皋富花木往来数相过主宾情意熟开尊酌香醪警欬话衷曲从容出妙句满幅粲珠玉邀约登赫曦襟期伴幽独兹游得良朋道义推前凤扁字为留题深愧毛锥秃山

北纪行十二章章八句 朱熹

祇役庐山阳矫首庐山阴云峯不可覩碧涧何由寻昨朝解印章结友同窥临尽彼岩壑胜满兹仁知心(予以闰月二十七日罢郡是夕出城宿罗汉二十八日宿白鹿二十九日登黄云观度三峡窥玉渊憩西涧饮西原宿卧龙四月一日过开先宿归宗二日浴汤泉入康王谷观水帘宿景德观三日与清江刘清之子澄永嘉张扬卿清叟寻阳王阮南卿周頤龟父长乐林用中择之洛阳赵希汉南纪会稽陈祖永庆长武当祁真卿师忠温陵吴兼善仲達庐陵许子春景阳新安胡莘尹仲建安王朝春卿长乐余隅占之陈士直彦忠黄干季直临淮张彦先致遠会稽僧志南明老俱行)窥临事若何请从圆通说透迤山门路峭蒨修篁列溪仍侯家名屋是孱王设何救黍离歌喟焉伤覆辙(圆通寺地名侯溪本侯氏所居李后主取以为寺无它奇但门径竹木深茂可观尔)行逢石门雨解驂寒涧东朝躋锦绣谷俯仰春冥蒙悬泉忽琮琤杂树纷青红屡憩小亭古幽探思无穷(石门涧正在天池山下有小庵三四是夕宿所谓广福庵者来日登山道锦绣谷再过小桥桥背有亭下又有亭基二小亭一)竦身长林端策足层崖表仰瞻空界阔俯叹尘寰小天池西嵌崑佛手东窈窕杖屨往复来憑轩瞰归鸟(尽锦绣谷登山稍高无复林木坡陀而上至天池院在小峯絶顶乃有石池泉水不竭东过佛手岩石室嵌空中有井泉僧縁崖结架以居下临锦绣谷又有石榻名遠公讲经台)斯须暮云合白日无余晖金波从地涌宝焰穿林飞僧言自雄夸俗骇无因依安知本地灵发见随天机

(天池院西数步有小佛阁下临絶壑是游人请灯处僧云灯非祷不见是日不祷而光景明灭顷刻异状诸生或疑其妄予谓僧言则妄而此光不可诬岂地气之盛而然邪)深寻两林间清波贯华屋莲社有遗踪草堂非旧筑修廊余故刻好丑杂珉玉亦复记经行深慚后人读(五日下午至东西林两寺相去不百步一溪清驶横贯其间皆自方丈前廊庑下过他处所无有也白莲池在东林法堂前白公草堂基在寺东久废近歲复剏数椽制殊狭陋然亦非其正处矣是日题名属寺僧刻于咸通庄田记石)行轩复东鹜祠城当晚游胡然冠盖集不尽心期幽夜厌百谷喧旦失千峯稠出门有遗恨回首空

绸缪（晚至太平兴国宫唐九天使者祠也江州教授翁名卿载酒馔与乡人游应和欧景文及其诸生二十余人皆至）山水诚乃奇云谁究终始曩远亦何人神君岂其鬼东西妄采获诬谄共恢诡百世踵谬讹彝伦日颓圯（东林慧远杂取孔老之言以附佛学尝着沙门不敬王者论唐明皇自言亲见使者降于殿庭因立此宫而羣臣造为妖妄以迎合者甚众本朝仍赐宫额神号置提举官云）以兹游览富翻令怀抱伤谁哉可告语举俗昏且狂乾坤有贞心日月垂休光茫茫宇宙内此柄孰主张北度石塘桥西访濂溪宅乔木无遗株虚堂唯四壁竦瞻德容睟跪荐寒流碧幸矣有斯人浑沦再开辟平生劳仰止今日登此堂愿以图象意质之巾几傍先生寂无言贱子涕泗滂神听儗不遗惠我思无疆（六日拜濂溪先生书堂遗像子澄请为诸人说太极图义先生之曾孙正卿彦卿玄孙涛为设食于光风霁月之亭）明晨江矾寺尊酒聊对设孰是十日游遽成千里别英僚树嘉政素友厉孤节努力莫相忘清宵共明月（七日薛洪持志王仲杰之才携酒自南康来饮罢与张陈赵南还军子澄许张归庐陵南卿龟父还家择之之湖南予与王余陈黄东渡湖口而归）

梁寺丞见示过岭新作 罗愿

凌晨登鬱孤南走韶阳道封疆有申画山川本怀抱公行度塞岭残雪故未扫高情无南北反谓兹山小顷来我尝游亦觉山媚好前贤困远谪我輩得幽讨两崖瞻欲眩数树攀且绕想公哦新诗千骑转林杪衙官候颜色约束军声悄韶阳古名郡四十专城早重华已千歲苍石在云表鱼龙舞幽壑遗韵盖可考以兹供抚玩或可荐寿考公余亦时饮未用絕芳醪行行布恩惠正直神所保

题骑牛图（元序云陈仲举贤良熙宁中言新法不便谪南康酒税豢两黄犍时与刘凝之跨之游庐山李伯时绘为图今藏其家） 吴徽

汗血声利场举世循一轨霜风老穀棘松路石齿齿牛瘦仆夫疲累累山谷里两翁非病狂顾独不取彼牛背有佳处未可语俗子夷齐向千载凛凛有生气试问齐景公乌用马千驷

早起 吴徽

积雨霁穷秋柴扃立清晓溪光照烟岫未觉秋容老溪边乌臼林他日没飞鸟浓绿半枯枝殷红乱衰草摇落想骚人洞庭风袅袅

刘寺簿暇日出郊按视贡院瞻养院漏泽园南教场饭于花药寺用韦苏州韵赋诗程洵

史君抱孤韵胜日成独游聊循七里郭一赏千林秋射圃既徘徊泽宫重咨畴孰生病我疗孰死骨我收遐观兴未穷小憇山更幽昔人事登览不惮道里悠而我缚微官抗尘苦淹留何当奉杖屨崇论排田驹（王双溪曰允夫诗文理胜而词采附之淘炼隳括俱不苟作）

与孙自修祝和甫读宛陵山谷诗 程永奇

孙君出宛陵梅诗独不喜祝黄世通家于此更訾毁暇日扣我门相与求正始敢述
过庭闻用告二三子节拍贵详缓言语戒浮靡无因内金盘遂厌古壘洗无惑变征声雅
乐成逆耳譬如学书人牵率宗二朱一观繇羲帖奔走却千里九方相神骏肯与骀黄齿
纷纷稗官说而昧洙泗理世事难具陈岂必在文士不鼓无成亏吾欲师昭氏（按孙自
修宁国人从学朱子有语录祝和甫名穆文公内侄其先世从黄公鲁直游见遗事）

村行 王炎

青山护村落暗水通沟池人行禾黍间漫漫迷所之里社压新醪击鲜赛丛祠田父
相劳苦雨旻无失时龙骨挂屋角秋熟可预期行行度冈涧泉石多幽竒微风发清籁好
鸟吟高枝此中有佳趣岂无幽人知去住两不可空吟招隐诗

秋怀柬陈巽叔徐伯老三首 王炎

西风脱数叶木末秋有声团扇内篋中肃肃庭户清公退颇无事解衣坐东荣本乏
霄汉心未断丘壑情日月不肯留夺我双鬓青陈编堪解頤凉夜亲短檠

凉风挟秋回蒲柳青欲黄桂树枝相樛采采含幽芳清香美无瑕坐忧露为霜志士
有所怀后时多慨慷

西南天汉流蟋蟀鸣露草黄鹄垂其翼坐看歳年老寸阴轻尺璧进德恨不早百围
饱风霜蹭蹬何足道

白鹿洞 方岳

兹山信雄深锺梵上云雨微吾紫阳翁几何不豪取有来青牛车肯作白鹿主诗书
衣被之一变至邹鲁唐虞际淳熙此道日方午涧声撼皇坟山翠湿章甫纷其四方人会
此共谈麈岳也互乡童屨二不及户却后七十年空堂凛遗矩四书在乾坤六老自今古
昭回云汉光不隔天尺五厥惟貂续难慎勿小吾土

田制 方岳

井田变阡陌万世以罪秦商君信苛刻不过民自民汉名反秦火当与三代邻今年
田欲方明年田欲均宁知古井田不为赋税湮百亩官所予无甚富与贫从来经界法要
使风俗淳岂为横江网竭不遗一鳞乃知三代时官与民为春秦民自生生官不与笑顰
孰云汉田制顾不如秦仁秦姑置勿问汉已掩摭狷谁其起邹叟重与毕战陈

武康澄道寺前溪上观鱼 钱时

山溪清彻底暎日浮修鳞人间汤鼎烹见此一掬春倚杖为欣然长淮浩无垠寄语
溪上翁可以观吾仁

璜源宗人珏寿庆楼 吴浩

吾宗培世德盛事衰一门仰颜有寿母俛目见子孙平生青云器威凤宜孤寡脱然
舍荣爵回车息深村服勤养堂中身已大父尊戏彩时趋庭奉輿日涉园所至畴接武顾
见貽厥繁今年结高楼长少数憑轩羣星环婺女列象如可扞云傍檐楹飞山邻窻几蹲
往来乌鹊喜回互竹木蕃良辰风日佳容与同芳樽循陔度雅乐清响闻天阁男儿贵恢

豁楼记聆绪言谷共里人饱书从寒士翻善源深复深河流出昆仑吾颂殊未艾玄来更瑶琨

秋怀五首 孙嵩

秋虫日以喧秋树日以踈君听草根蛩泣吊风中梧壮士秋怀涕及此清霜初
从来感秋人一例皆楚声吾闻古燕赵慷慨多不平惜哉宋玉辞不使荆轲听
何处秋声多竹外声歷歷淒切不禁寒萧萧旧时碧此中白发愁饷与秋风客
畴昔旅江湖夜夜南飞鴈山园柿栗秋出戶望河汉祇今寒鴈时中夕起三叹
黄山秋雕鏤风露洗崖■〈山上罅下〉行行听清猿处处采灵药秋云老石床已
后十年约

冬夜杂兴五首 孙嵩

今晨霜露肃爱此羣山秋芳菲者何树乃是丹枫稠草花无名字正类黄菊幽一筇
步涧阿聊复舒我眸鴈声一何高渺渺關山愁林间有橡栗歲晚行可收
牧童与樵叟共载牛背归我无薪蒸计南山松栎稀寒风昨日至须用葺我扉破扉
故可葺何以完我衣人生有定分勿怪生理微
钟声烟外寺报我明朝霜篱落暝雀惊原野昏鸦翔杖策归茅茨偶一歌慨慷千载
有我輩感念行斜阳

斋中乃无纸柿叶平篱根稍取书点画带此朝露痕识字有何补随尔忧患繁姓名
纵不记适有古意存惜哉结绳后事始于乾坤先生晚始悟无术鳩田园

秋晚种粦麦覆块青茸茸兹物乃畏湿沟作棋道通江南地力瘠百谷劳农工秔稌
蓄塋上粦麦藏沟中从今防蹂啮早晚观麦丛须纵牛羊食勿信东坡翁吾诗乃农谱亦
着江南风（方虚谷曰元京诗有近陶者有似二谢者有似元次山孟东野者清劲枯淡
整严幽远五言古体如秋怀感兴及冬初杂兴诸作近世诗人所不能为不谓吾州近有
此人持是以见朱文公可无愧矣）

去冬过石潭上时吴义夫同行欣然谓予曰诗境甚佳今日再游有作将寄义夫

孙岩

长潭有令姿山綠纳空洞轩轩吴武陵曾此接飞鞚殷勤顾我笑诗材不胜用重来
春事深物采尤错综褚小强怀大秀异肯受控沈吟日已昃十穀纒一中故人抱才藻众
象入嘲弄即今温水馆匡坐教弦诵嗟哉实前语束苇代宋栋明当寄东风烟水发清梦
留武林 孙岩

访客城南隅故第何其雄曲池犹瀆潏土山尚龍嵒颇闻此中人易姓良忽忽往时
恩泽侯意气干晴虹乐曲播秦城衣制闻汉宫恨不逢季伦讎肯交毛公斥地西邻去伐
木南山空百楹一传舍顾极当年工悠悠感成败何独操羹翁

德艺有贵贱 孙岩

调弓遣猿悲削鑿夺神造伊人天分高甘以一事老奈何握寸颖特自矜粉藻沈约

仅如奴子建何足道率尔为一快公论日杲杲德艺有贵贱君子廓怀抱

冬至寓建阳作 胡一桂

绣日添汉宫书云纪晋观山家独奚为刚肠占易彖幽人意欣然起坐视晴汉大化回初阳漫漫今已旦川泳有游鱼云飞见翔鴈滞留本何心永怀发孤叹诚哉利攸往观辞思过半

次韵补柳子八愚诗（元序云同郡胡君敬存赋八愚诗以补柳集之亡意谓子厚以愚触罪遭谪其放情丘壑虽若自得然于去乡怀士之思殆有不能免者予则以为子厚固诚愚矣而于愚溪一序卒能大悟其愚良由得是泉石以澡雪其胷襟故也因次韵以寄意云） 汪炎昶

嗜幽猎奇闕身忌落天涯光吸泛霞濼清弄浸月陂襟怀屡荡涤性情渐愉怡孱颜谢往惑晃朗还澄思（右愚溪）

故丘堕苍茫得兹赖居人竹氛淨媚晓藓迹绿染春藤萝设野幕猿鸟卜近邻岂不惬吾愚弥使怀所亲（右愚丘）

撞玉锵断石溅珠悬榭松色资耳目淨声辟尘土空静窥发奇趣饱饮生异容詎知愚所乐适与智者同（右愚泉）

何以施吾愚沟泉磬苔石涡溢分冷光池呀注晴碧箕颡计已失沧浪遠难即敢慕洗耳翁聊为濯纓客（右愚沟）

愚泉我所爱规此须其来但因■〈土幻〉洼势不以智巧开鸱驯如故知鱼浮了无猜感激平生怀与尔同徘徊（右愚池）

海仙怜憨痴相嬉幻蓬岛池悬孤影直云增危势好鹤盘意欲下树滋色难老春风慎披拂勿俾生凡草（右愚岛）

晨兴气澄穆池影涵幽堂泉从松下来漱齿生微香内揣澹无得外检脩已忘即此冥其愚乐如还故乡（右愚堂）

拂翳藤裊风洒燥松助雨幽抱逼池光妙趣味禽语愚岂异曩日忧惟絶浮慕当有来者知泉石良可抚（右愚亭）

（胡敬存得古逸先生补柳集八愚诗赋寄少陵在天不可叫唯天物色归置罗孤灯闭门凿混沌古砚破藓流江河士立两间贵不朽文着千载来方多深知努力轻遠道下乘如此追风何）

书兴二首 汪炎昶

时时溪上行或与幽人遇手把一编书共倚崖边树鹭近始暂飞鱼惊却重聚佳景不待求足熟自知处稚子爱相随似亦耽幽趣

兴逼不暇卧蹶屐鸣鸡先裹袂碧氛润裘襟爽槩繁噫馁出故气咽甘漱新泉骨瘦易酸楚体虚觉轻便樵子隔岭见宁谓吾非仙手持白羽扇笑坐青崖巔（汪氏德庆曰古逸诗语苦而意深形离而神贯未能脱山林之气象者所处之地然也）

东城 滕堞

东城有高楼峩峩冠城阙我来属昏暮见此初上月遥天罗江山极目如霁雪江山秀如此岂不生豪杰临风一高歌達曙何由歇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一上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一下

（明）程敏政 撰

○古诗五言

游石头城 方回

卧龙起草庐扶汉有余忠欲结紫髯客共追黄星公一言根本定万里氛翳空指此为虎踞长啸吞西风夫岂樊吾圃以虞他人攻乌林逸元恶入蜀怆途穷汝亦赵佗輩区区帝江东吾意本谓何劔佩殊不同后来矫虔人借口欺盲聋九折劔阁栈一泥函關封盜賊柄干将奸雄非英雄老我吊古癖徘徊梵王宫城壞遺甃泯江徙孤岸穹中原芳草外战尘春蒙蒙酒尽欲下山目极斜阳红

访临川杨仲权于天庆 方回

隐居何所为性懶絶造请驾言东城东恍兮异人境修廊寂无声未忍残竹影独言味玄澹徐步入深令秋光照虚庭拱揖冠服整中有专气翁学道晚箕颍诚极语谢餽几动意潜领煮茶杂椒檄案酒粲梨棗悦神良会稀遺物闲情永休官陶元亮遯世陆修静异代复同调霞外兹可骋研幽挹高致探妙发遐省何言壶中天心遠尘自辟（音丙）

人生如流丸 方回

人生如流丸冉冉不肯住草变鷓鴣鸣花零蝴蝶去去去无奈何一饭三起步鬢綠密已稀红颜新忽故往悔杳莫追前瞻冥未悟破镜忽偶圆墮甌宁足顾方池疎雨余歷歷见鸟度沉吟高树间聊用写心素

问田夫 刘光

清晨出柴扉偶遇耕田夫为问尔田间近曾得雨无田夫欣欣言旱势早已苏昨午云四合一雨半日余高下粗沾溉芄然藹菑畚老夫闻此言欣悻当何如（方虚谷曰此诗絶好元辉学陶故于此体短篇尤佳）

冬日 叶朱

寒冬飞暖雨此固未肯晴狂风忽伸威日影舒微明平林声怒号落叶堆空庭三两鴈南翔嘹唳云边鸣幽人抱膝吟骚屑百感生隆冬极寒沍草木伤雕零枯根与秃干中有春意萌丈夫暂憔悴试推造化情

赠黄山性宗上人 王仪

峩峩丹砂峯攢峦秀如簇阴崖吐灵泉峭壁洒飞瀑下有轩辕祠渠渠隐林麓云房更萧疎兰芷荐芳馥别来近十年一见慰心曲詎知当乱余共剪西窗烛策策山雨鸣幽

幽人独宿明发归去来后会岂云卜

蓺圃 唐元

小园仅百步花竹蓺两行垂垂结夏实萧萧吹昼凉盆池晓更静照我须鬓长复有青青蒲风至互低昂人生百歲中弱草栖荧光亮无贞坚节何以御雪霜達人岂求名进善贵自强用世苟不能退居固其常

旧种竹数十生笋已满园今年笋更繁■〈角戔〉■〈角戔〉穿邻垣山童斲烟雨便欲供早餐独不忍馋口保此青琅玕物微志则远当异今日观平生迟暮心与尔同歲寒

种菀甲已坼苦菜行亦秀耰锄不惮勤常恐地力瘦旦旦望其长灌溉那敢后墙头有蓬蒿不种而自茂此意定如何为尔吟清昼（筠轩以所作问虚谷虚谷读此三诗极加叹赏）

黟山絕妙翫不忍去 唐元

與夫老苦钝足蠶肩亦頽坚坐我不忍趋走便且轻后乘幸勿亟前有黟山迎平生所未识目骇而心惊委蛇出异态婉婉含深情长虬挂碧落巨怪浮溟瀛冠冕或俨立甲冑何纵横未吟先恍惚欲画难经营邑连壤最沃俗美人不争意有隐君子依阻仍深耕遗世了荣辱避俗变姓名寻之不可见晤言谁与倾

九月二十七日元与潜夫伯初小饮市楼季文后至酒酣慷慨怀旧情不能已

唐元

饮酒岂不佳所贵得其俦良朋既已定上我邻家楼楼高极四望万室如鳞稠紫阳接前荣屋西揖浮丘郭索来数輩纵横类戈矛复有筥中鱼果核亦易求清言领道要谐谑非所投感旧屡惻怆论交重绸缪云间有双鸟意气横九州岂同鷺与鸡争食而包羞纷纷黄落中青山无悔尤

送秋 胡初翁

西风无时休忽忽逼秋老庭前两苍木众绿不自保一夜霜露寒翻翻覆百草寒柯竟不移古意静愈好天机在永贞君勿恨枯槁

问政山 洪焱相

行穷白云坞步入青松林飞花去人间好鸟鸣春阴黄冠雅好客■〈彳 龠〉茗澹冲襟洒之幽兰芬弄以清泉音怀哉媚丹灶谅矣轻华簪当年聂仙子出处知何心徘徊扬州鹤怅望故山岑仙游不可问古墓蓬蒿深

寓舍偶得 洪焱相

吏卒各已休独步风林下雨余堤草青亦放庭前马隔水叫黄鹂千山暗初夏非无可乐资孰是同情者（宋潜溪序云新安为江东一大郡自昔多文学之士及吏部朱公兄弟以诗倡于建炎绍兴间作者益盛先生之生虽后朱公百余年尝及接郷之诸老故发之于诗和而不怨平而不激严而不刻雅而不凡庶几忠厚惻怛有三百篇之遗意者

)

寄友 汪庄

觉来一帐望幽兴知有期炊烟出深竹暮雨鸣清池翩翩归林翻澹澹遥山姿行吟偶成咏奉以寄所思未足道平素聊慰别经时

题墨竹 王永年

泛泛湘水春依依渭川曲胜地不再逢于焉见丛绿碧干冒余烟晴梢媚凉旭恍然碧云中可玩不可掬人间白日静风定层漪绿此君信佳人悟悦何由足

病起有怀贝德坚 程文

日日倚高楼遥望西溪山山深草树长烟云何绵蛮中有千岁松修柯出云间凤凰翔其颠好鸟鸣■〈口官〉■〈口官〉仙人紫霞裾招我碧玉环浩歌激林谷玉貌安且闲问之不我言无乃吴彩鸾褰裳欲从之山险道路难默坐自叹息岁晏雕朱颜

送曹元逵归休宁兼呈汪府君 程文

曹生家多书老屋松萝下短墙围翠竹窗户极潇洒屏间古篆隶钟鼎杂壘磬风传屋角花苔翳墙头瓦开轩纳空旷西北见平野市人竞锥利俗士眩虚假那知县城中有此幽独者三年西湖上一笑手重把清诗富才学浩若惊湍泻过我便告归情亲意难舍山林有真乐荣显付土苴玄思迈坟典孤咏到风雅惟有退密翁时时来下马

葛孝女庙诗（原序云抚州金溪县民葛佑唐宝历间开银冶铅绝赋不给官责其额遂破家又不给佑无子惟二女不忍其父受擄掠之苦俱跃入冶中焚死化为银事闻诏罢金溪银赋邑人哀而德之祠之佛舍国初以献利者言复兴诸冶而金溪以二女事得不兴乃为作新庙邑士危太朴征予诗赋此） 程文

天地不生宝锤英二女人投身烈火中化为双白银白银献天子天子惊未已下诏罢银征父亦脱于理人言葛家祸葛女非祲祥不见金溪祠岁时鼓鼙遂令千载下感叹千载上噫彼规利人乃是丈夫相虽然丈夫相曾不如女儿珠玉徒自焚金溪有常祠

张孝子诗（元序云孝子名宝歙南世家也其父尝遇贼劫持将杀之宝走抱父顿足大哭曰此吾父也愿杀我贼心动遂贯其父宝时仅五岁今年秋予识之鲍仲渊家为言其事如此因赋是诗） 周原诚

乱离岁已久恶类暴如虎杀人如剖瓜宁复念人父哀哉五岁儿黄发犹旅旅大孝忘其身大痛谁遗汝村墟绝行人汝父无死所不有动地号磷血洒荒土汝啼非汝声汝声天地心天地为惨惨汝贼空林林贼心久为铁至是铁分裂平生梟獍怀黯淡动惭色刃掷父子全归衣笑相牵贼徒重啜啜既去还相怜如何里巷贤此事忘流传我为赋新诗庶用振人纪老大长儿孙有父或弗事视彼五岁儿再拜当愧死

新婚别 吴讷

大旗东南来甲马一千匹郎佩虎头牌妾织龙须席悬箭孔雀屏扬鞭复何适朝辞广武军暮赴河阳役河阳有高台莫作望乡客行行事良谋远慰烽火夕

陪师西征 汪广洋

朝发庾公楼（辛丑年秋克九江）夕扣滕王阁（壬子年春入豫章）长歌奋激烈清风荡寥廓张帆江水秋伐鼓闕月落予亦将远游明当造黄鹤（将伐湖广故预期之）按广洋字朝宗高邮人少从余阙学通诗书游寓太平乙未歲上渡江首召诸儒广洋入见与语大悦留幕下为元帅府令史行枢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兼知诸全州事己亥置正军都谏司擢都谏官辛丑迁江南行省都事升郎中甲辰立中书省改右司郎中寻知骁骑卫指挥使司事平章常遇春下贛州命广洋叅军事贛州平遂命守之寻升江西叅政洪武元年大将军徐達平山东开省治欲得无明持重者往安辑之以广洋可任乃命陶安为江西叅政调广洋山东行省至即抚纳新附民庶安之冬十二月召为中书叅政明年复出为陝西叅政三年丞相李善长病上以中书无官召广洋为左丞时杨宪以山西叅政先被召入为右丞广洋至宪恶其位轧己每事多专决广洋畏之不与较宪犹不以为嫌欲逐去之嗾侍御史刘炳等奏广洋奉母不如礼上初未之知令还高邮宪恐其复入又教炳奏迁之海南上觉宪奸乃复召广洋还宪坐是诛冬十一月大封功臣广洋封忠勤伯诰曰朕观往古俊杰之士能识真主于草昧之初效劳于多难之际终成功业可谓贤知者也汉之张子房诸葛亮独能当之朕提师渡江入姑孰中书右丞汪广洋同诸儒来谒就职从征剽繁治剧屡献忠谋驱驰多难先见之哲可方古人今天下已定尔应封爵特加尔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忠勤伯食禄三百六十石于乎尔尚益坚初志克茂忠贞训尔子孙以光永世四年正月善长以老辞位乃拜广洋为右丞相以叅政胡惟庸为左丞相六年正月左迁广东行省叅政逾年召为左御史大夫十年复拜右丞相加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知军国事上遇之特厚尝有疾在告赐勅劳问广洋与胡惟庸同相惟庸所为多不法久之御史中丞徐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上颇闻基方病时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乃责广洋不能为国效忠贬居海南舟次太平复遣勅切责遂死于道广洋善篆隶大书尤工歌诗为人寬和自守与奸同处而不能去盖其相才不足云 又按广洋休宁旌城人迁居高邮洪武初嘗奉使婺源有祭始祖越国公庙文见甲集第四十六卷)

落日汴堤上 汪广洋

落日汴堤上奄忽浮云驰草树遍原野茫茫天四垂上有鸟嚶嚶下有冢累累世故念衰絕焉知埋者谁孤隋昔抚运恃安忘险危乃以耳目私遂令骨肉疲骨肉日已疲耳目日以亏平陆变沧海中途歌黍离持此鬱冲襟涕下莫能挥

张氏白石山房 詹书

浦江有名山白石如积雪玉气亘中天龙湫无六月于兹隐君子结屋依翠微读书日平树看泉风满衣谁谓野鹤姿从心自饮啄一落樊笼间清梦遶岩壑岂不念白石好炼五色纹献之补天子归卧山中云

分题送陈子山博士游黄山 赵沔

浮丘说诗罢丹成忽为仙荒祠托灵谷瓦缶荐寒泉纷纭秦汉间嘉遯良独贤大雅
久不闻支词读真詮期君发幽隐重以青瑶镌（右浮丘祠）

轩后初制作倥侗烝黎画野定疆理无为异标枝荒山有遗碣彷彿存蛟螭述得
岂倚相论书陋秦斯期君刊徃牒稽首陈贞辞（右轩辕碑）

絶涧下深黑寒泉泻岩隈中有玉蜿蜒不知何年来隐显与道俱泊然息风雷石林
绚金碧洞府皆楼台善保至阳德春霖遍九垓（右白龙潭）

空岩荫方地丹泉何氤氲炎火孰张设蒸■〈火敖〉泛春温疏瀹得深润浮游灌
灵根外達美阳休内融反胚浑翩然披紫绮五色明朝暎（右朱砂泉）

岩居观物化掩卷独无思空洞鑿重扃闕此孔壁遗朋来二三千窈渺强吾诗商声
出金石草树生凉飈过门有佳客共赏零风辞（右强歌洞）

赠唐宗鲁 赵沔

惊飈振原野草树日已踈客子怀故林哀鸿云外呼九土人相食烟尘暗长途骨肉
一分散东瓯定勾吴侧身无津梁飞梦轻重湖荆璞时未珍所贵珉与瑚棠溪古云利百
鍊不受诬忧患启明哲艰贞奋良图熠熠草上萤青青涧中蒲已感秋日短复悲冬夜徂
阳光烛幽昧阴壑羣生苏归舟泛春涛一觴酌伍胥（汪蓉峯曰东山诗因感发而形之
咏歌虽不专乎是然长篇短哦一字不苟）

赠别程仲本舅 汪德钧

亭皋天地秋乱叶随风委南窻见修竹翠色正相倚幽怀忽不愜独念寡俦侣岂无
同心亲所恨不同里良晨接清欢辞义出心髓峩峩孤桐意未奏已盈耳相逢幸未晚结
好昉于此别绪倏已纷重来定何许歲晏霜雪多君子慎趋履古道谅不谖相期在终始

杂赋三首 汪叟

我游会稽岭复登秦望山天高海涛寂日落空云闲三山渺何许鲍腥动函關回车
探禹穴千古高■〈山赞〉岏

有客来昆仑抱璞将何适熠熠含辉光棣韞夜生白荆舒人莫知举世珍燕石所以
鲁仲尼待价靡欣戚

嘉橘生南服累累黄金姿碧叶霜不悴贞心终自持渭濱钓鱼叟西伯梦见之西伯
今寂寞野处徒伤悲

贫女镜 郑潜

青铜古鸾镜翡翠光团团误落贫女家苦为尘所漫良冶出新制明月双螭蟠方诸
失精彩娇娥媚膏兰郎君重颜色开奩时一看古镜坐弃掷掩辉独长叹岂无磨淬工不
受贫女干含精照秋水顛顛生波澜

昼热喜雨 郑潜

亭午暑方剧震雷起西山凉风洒然至踈雨高斋闲庭叶緑光润荔枝朱实殷农耘

喜且歌樵实行当还蹇予谢边事情在山水间明当理烟艇濯髮沧江湾

芙蓉照秋水 朱模

芙蓉照秋水静夜何娟娟繁霜未披拂绿叶殊鲜妍植根荆棘丛过者谁复怜我有明珰佩采采与之联永言力道德奔走相周旋古道日绵邈颇遭世虑牵啸歌南山下把酒西风前

云山楼诗（元序云郑天孩以万户侯出殿于陔口陔口则歙睦冲要津也溯流而上悬滩狼石九十余里而为歙顺流以下滩舒石妥水益渊洄二百七十里许而为睦君构楼其间山巍然高且大白云往来势欲飞动扁曰云山诸公题品浸以联轴殆未悉君意者遭时睽离弃家迂远又沉鬱武官方谨守疆场讥察服言不得引去第歌云山苍苍以希润自期殆神交千载之上而招羊裘翁者意或在是况君与中丞伯庸世戚其山水瑰奇之观有自来也矣） 唐桂芳

将军构高楼巖巖向溪口好山千万重浩浩白云走朝云护檐阿暮云宿窻牖云去山独存颜色青而黝老校插弓刀危立缚卯酉过客肃容仪目逆为之久岂无书生狂奔繻竟不取紫髯真将军武帐映疎柳时时上楼头文气荡南斗平生陈三洲翰墨不停手为君记云山声价等欧九而我强题诗两鬓秃于帚何时许相从邻家夜酌酒鲤鱼活欲飞前滩収敝笥

送汤生执中 唐桂芳

薄暮云已收微寒雨还作居人念睽离戚戚意不乐何时竹屋眠共看灯花落

登余姚龙泉寺读王荆公诗刻 姚琏

佛屋出林表盘盘蹶云级偶因一日闲顿觉百忧失秋深气尚清黄雾翳原隰海光素练摇山色青如湿修竹含令姿对客弄萧瑟痴龙卧不起歲歲自盘屈争墩复何如爱泉亦成癖区区青苗术终古一叹息百年几携手邂逅娱永日酒酣发浩歌烟霞入吟笔

渔樵兴 任原

临水事网罟入山劳斧斤日夕给妻子温饱复何云自惭故乡别羈离余几春井邑翳桑梓江湖霭烟氛期君旧山业时读招隐文未能脱戎服徒尔劳空言

白槿花 舒頔

素质不自媚开花向秋前澹然超羣芳不与春争妍凉夜弄清影缟衣照婵娟佳人分寂寞零落祇自怜鲜鲜碧云树皎皎万玉悬朝开暮还落物理乃自然嗤彼拥肿木徒尔全天年

乙卯冬自陝回至中牟夜与牛车同行故题驿亭 范再

我行中牟道夜并牛车行何人问牛喘鞭撻势伶仃更罹■〈革厄〉下苦犊儿随母鸣车夫为我言我家怀庆城来此数百里执役难具名流囚与军装日夜不少停黄昏伴牛卧饭牛到天明汉月皎千里风霜凄十程牛死急应官欲哭还吞声白办尚可蹈苍天终无情我家有老父日暮还力耕无粮可充饥无衣堪蔽形行人闻此言泣下如雨倾

我亦征途间垂老重飘零何时息干戈时康歌太平

吴子芳枫林牧隐 黄枢

露晞春草细林远青枫长中有沮溺徒结庐先陇傍于焉可耕稼自牧牛与羊搢腰
笛竹短插笠山花香犊饱夕言归濯足涧月凉喟彼尘世人马蹄终日忙横眠绿草嫩肯
羨金鞍光老农愿卜邻持鞭白云乡招我金华仙与尔参翱翔

松萝谷 范准

寻幽兴未涯窈窕入深谷长松生昼寒香萝蔓春绿绵绵石上葛冉冉岩下菊樵子
时相逢和歌自成曲吾将从杖屨题诗满青竹

北游 吴斌

青山千里来龙奔出平野逶迤作都城黄河走其下借问宿迁人在昔何为者云此
生重瞳虎鬪天所假自矜盖世心坑秦霸区夏鸿门逸真龙乌江陷骅马至今哀怨声暗
鸣海中泻

朝随大车行暮傍大车宿野旷秋草黄寒天四垂绿席地卧霜月仰空若华屋星河
烂珠衾终夕为我覆忧怀不能寐长夜炯明烛游子在远乡清吟漫成曲

植桧诗（原序云河南政府有古桧十有四株苍翠特立有古君子之操焉其一势
日偃侧吾惧其久而益欹也乃启其土而扶植之遂与之俱正矣噫孰谓人心之偏而不
可正邪诗以咏之） 郑桓

鬱鬱堂前桧清阴庇长廊灵根蟠厚地直干凌穹苍雨露相沫濡云气时飞扬如何
一欹侧众中不成行尔性本孤直胡为若彷徨得非失培护毋乃风雨伤一朝为扶植老
气犹昂藏矫矫虬龙逸翩翩鸾凤翔物性尚可治人心宁自戕凌霄耸高节歲寒矢弗忘
大哉栋梁具期尔荐明堂

翩翩紫凤雏赠方希直赴汉中教授 郑桓

翩翩紫凤雏羽翻备五彩徘徊千仞翔余音散江海于焉览德辉济济锵环佩天门
何峩峩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阳夜息饮沆瀣如何复西飞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遥啄
食良自爱终当巢阿阁庶以鸣昭代

题徐怡颜风亭月观（风亭月观刘宋仆射徐湛之所作怡颜其裔孙也） 俞
韶美

风亭三两间月观百余尺初岂事游观曾不费民力五马既南渡铜驼委荆棘正朔
归江东倔强纷漠北长淮连青齐沃壤化疆場秉钺司外阃歷歷着声迹下车抚遗民挽
弓抗强敌至今元嘉政赫赫犹昨日南国召伯棠岷山羊公石千秋复万岁民心耿怀德

访邹公寨（原序云衣锦乡郎团大坑山故宋奉御邹公泽丞相文公天祥营寨于
此累石为寨门隘塞三层至今犹存是时二公募义勤王开都督行府襍旗之际天色晦
暝一夕雷去其牌额府字只留都督行三字识者知宋之不竞也未几为元兵所获由是
比行矣） 唐文凤

险隘郎团里迢迢大坑山可怜兴王地不在深谷间平生文丞相报主一寸丹同行
邹奉御总戎石为闕禡旗召义勇朔风吹雪寒天心厌渎乱国步遭艰难元兵威破竹列
郡无一完居然就执缚北上何当还日月虽云徂天地应更宽安能着此愤血泪不可干
汗青忠臣传千载永弗刊我来访遗迹故垒云漫漫

草心堂为金君（玘）赋 吴宁

懿哉东野氏一语崇孝思允怀慈母恩抚躬日孜孜母德比春晖寸草身相期春晖
一骀荡品彙咸熙熙寸草虽有心欲报将安为念兹不成寐咏言以为诗金君海宁彦有
亲髮如丝稽古得佳句感激情无涯揭扁固可嘉为养须及时

安庆谒忠宣余公祠 程信

舣舟江上城永怀古才杰空祠余断碑摩挲检遗烈忆当敌运衰土地合分裂孤臣
独遑遑乃以死自决要拯三纲颓岂徒一身洁当时卖国者何忍自污蔑我皇抚中原嘉
此累臣节庙食无穷时彝伦固长揭再拜起彷徨江流尚呜咽疑有忠魂游千古应不灭

风林书屋为学士朱允升先生曾孙赋 鲍宁

云山何迢迢石门自幽深伊昔有君子高名良足钦读书万卷余灼见千古心避世
聊自乐栖迟隐岩阴会当明主出凤向朝阳吟阿衡起莘野传说施甘霖功成一朝退清
风来旧林云何未百年此道难追寻頼有贤孙子可比双南金肯堂复肯构欣言嗣徽音
嗟我牵旧人有怀未盍簪为君歌一曲视古犹视今

效陶储体二首 汪敬

斜光在高树归鸟何喧喧池月渐东上参差林影偏扫花坐晚凉浊醪对青山清风
松下来白云岩际还心知不可见此意谁与言

龙蛇未变化所至难测识宝劔泥土中不辨风云色念此出门去忽见高飞翼野人
荷蓑来行行重叹息为言东邻士著书在幽侧独抱苍生忧思欲献狂直怅望君门深踟
躅忘寝食

客清溪寄苏景元 程亨

浮云不可系故人常相违江汉万古心为君增嘘唏烟树暗南国风花摧夕晖长吟
出幽壑明月流清辉潮回东海水春老北山薇相思不相见侧身鸿鴈飞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一下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二

（明）程敏政 撰

○古诗七言

过吴明叟新居 汪藻

谁开大屋沉沉者门外垂杨拂车马主人四十持节归高卧绿阴啼鸟下冥冥一径
傍花入忽有清池照深夏鱼吹落日知镜淨荷受微风看珠泻夫君少有湖海气欲骑长

鲸无地跨故将能事惊世人坐向云端差万瓦稍培幽桂出窻底时放青山来竹罇人言此兴极不浅天遣公忙那肯赦要须便作辘川图他日思归聊对画

阻风雨辟邪渡寄王仲成 汪藻

渡头急雨鸣森木木杪颠风飞大屋没腰寒水稻生芽满眼青泥车折轴山行值雨舟值风穷愁日日烦天公不如归卧涧壑底世事一扫春花空别君两年重此别喜君曾次浑冰雪拟将身作贾胡留无奈事如空鸟灭挽我不回君怒嗔交情把玩转清新相随百里还相见只有西山似故人

北固怀古 程俱

阿瞞长驱压吾垒饮马长江投马捶英雄祗数大耳儿彷彿芒砀赤龙子幄中况有南阳客布衣躬耕无甌石当时鼎足计未成聊出一奇空赤壁人随流水去不还卧羊顽石留空山如今留石亦煨烬山与长江相对闲

焦山 程俱

龙伯不解事投竿牵大鳌逆流直上三万里怒卷渤澥秋风潮适当长江入海处焱屑掷此双岩崑一山正临声利窟来檣去櫓纷■〈舟敖〉艘一山独与世疎阔突据幽险盘云涛飞仙播荡去不返止有一翁身姓焦至今金玉作山骨草木坚劲无夭条尔来寂寞几千歳稍见游子来山椒吁嗟一与人境接世故扰扰如牛毛安得夸娥还着鳌背上因之置我三山高

秀峯游戏效李长吉体 程俱

玉龙冲碧萦山脊蜿蜒踏龙上穹碧神奇鬼巧饒高青露压春烟染山色举头便足千里游太湖万顷涵天白剪霞噀雾湿青红锦楣花础明清空松声拂枕破幽梦冰轮逗滑寒瞳眈殿角连珠挂星斗透冷飞光射踈牖古香飘桂夜阴阴云楼报晓生铜吼摧颓羈客青山人悠悠九土飞红尘眼前歴歴千古意琴台不见吴宫春

题睢阳双庙 朱松

幽陵游骑残中原列城束手天子奔天留巨孽毒梁宋贼垒环堞如云屯凶波滔天不可遏塞以束薪何足论力憑孤墉阻其怒不尔荐食无黎元堂堂许张勇且仁指挥羸卒气愈振上书行在论贼势想见愤色吞妖氛人间贫贱容力避只有一死由来均二公就此得处所至今日月名争新遗祠突兀岸清洛英气凜冽横穹旻尚闻余荫福兹土天假威柄酬忠勤布衣尚悬千古泪肉食宜鉴当年因焚香再拜三叹息九原可作从斯人

答林康民见和梅花诗 朱松

寒崦人家碧溪尾一树江梅卧清泚仙姿不受凡眼污风敛天香瘴烟里向来休沐偶无事谁从我游二三子弯碕曲径一携手冻雀惊飞乱英委班荆劝客小延伫酌酒赋诗相料理多情入骨怜风味依倚横斜嚼冰蘂至今清梦挂残月强作短歌传素齿韵高常恨句难称赖有君诗清且美天涯歳晚感乡物归欤何时路千里枕楼一笛雪漫空回首江皋泪如洗（朱文公曰皇考吏部公诗初不事雕飾而天然秀发格韵闲暇超然有

出尘之趣)

用东坡武昌寒溪韵 朱择

漫郎古邑埋蒿莱五柳合抱何人栽浯溪未作天宝颂爽气已压南昌梅苏公郑公先后到一时玉立高崔嵬扁舟载酒渡江水千山软翠昏楼台洼尊杯饮追太古云荒石老无纷埃归来玉树念赤壁侧身西望银涛堆英辞杰句相震发尚记野鸟窥空壘只今却数未百载虫篆想见留岩隈中原石田多荆棘淮北城垒生莓苔公乎天与济世具曷不手引梟鸾开空遗笔力配元佑顿觉纸上千军摧禁中颇牧知在即号令前日颁风雷丹青元向大羽出貂蝉要自兜鍪来数公文字虽絶胜莫使变作离骚哀

题江国录先生石室 陈尚文

海宁邑屋千山环幽人更爱山中山山城已远人烟寒江君石室深■〈山赞〉岷闻君十载栖长安焉能敛翼紫岩峦卧龙要自南阳蟠东山不为携红颜迩来侧身天地间不如一室中宽闲探书禹穴万卷完养成雾豹非一斑素琴无弦心自弹泰山高高水潺潺山中閤兮谁往还云无心兮抱幽关青山白云足为侣无心胡为恋君宇冷君衣裳润君础人间岁月易今古传说一去不可伫苍梧何如出飞雨不崇朝兮苏九土

题祝生昼 朱熹

裴侯爱画老成癖晚倦游家四壁随身只有万叠山秘不示人私自惜俗人教看亦不识我独婆娑三叹息问君何处得此奇和璧隋珠未为敌答云衢州老祝翁曾次自有阴阳工峙山融川取世界咳云唾雨呼雷风昨来邂逅衢城东定交斗酒欢无穷自言妙处容我识为我扫此须臾中尔时闻名今识面回首十年齐掣电裴侯已死我亦衰祇君虽老身犹健眼明骨轻髮不变笔下江山转葱蒨为君多织机中练更约无事重相见

赠机仲景仁（自序云读机仲景仁别后诗语及诗传纲目复用前韵） 朱熹

道有默识无言传向来误矣空谈天只今断简窥蠹蚀似向追蠹看虫旋始知古人有妙处未遽秦谷随飞烟终然世累苦妨夺下帷发愤那容专一心正尔思鹄至两手欲救惊头燃书空且复罢咄咄屡舞岂暇陪僂僂（自注两年罢诗止酒故云）功名况乃身外事我马碑兀甘回鞭解頤果值得水井（自注谓诗传）鉴古亦会朝宗川（自注谓纲目）两公知我不罪我便可筑室分林泉十年灯下一夜话闲日共赋春容篇

吊祢正平（原序云蜀人韩毅伯游武昌作诗吊祢正平专诋黄祖祖不足责其言盖有为而发也昔孟子谓盆成括小有才而未闻大道则足以自杀其躯正平未免坐此就东京人物论之郭林宗徐孺子黄叔度之樊墙正平未能窥也乃书数语述此意）

王炎

曹瞒忍杀杨德祖不敢复害祢正平区区黄祖雀鼠輩乃以嬉笑生五兵才虽可爱亦可忌人间险过羊肠地不锄骄气祸之媒祖也不仁衡未智黄鹤楼前江水平鹦鹉洲边春草青憑君酌酒吊孤冢古来贤哲非贪生处士一死泰山重文举一死鸿毛轻

游金焦二山 程卓

扬子长江天际来中流有山何壮哉深根盘礴千万丈寸土不受双崔嵬金山屹据上流险四面佛屋相环回来帆去浆别舳舻住僧过客烦追陪排空杰阁揖沧海海山乱点浮纖埃龙潭别耸石峯巧时立野鹤慵毳毳堂头回首指遗像坡公印老留青煤其人已去诗尚在唱酬风月相徘徊再三瞻敬下山去缥缈又入云涛堆焦山一望祇十里舟师驾橹如奔雷行行滉荡呼吸顷系缆萃确登山隈山中僧少竹木古瘦根迸石穿莓苔幽姿野态随步出胜处往往多楼台洪崖路转寻瘞鹤几年浪打风雨摧遗铭破碎石剥落摩挲细读心眸开同行韵远兴未尽飞仙亭上倾樽壘酒酣我为发奇絶底须方外求蓬莱

题祁门岳王庙 方岳

神京膏壤成战场三精雾塞天地光■〈鼠星〉啼鼯笑纷披猖中分宇宙慨以慷谁其与者沦纲常受计于人扼我吭王心凛凛天苍苍以次束縛归朝堂自南自北诺已偿焉用邻国为胥戕为讎报讎胡不臧至今淮堑为河隍每观王传心摧伤怒髮为立胆为张皇畀予邑于祁閭闻王有像西山冈欲往从之洁予觞简书之言不我遑今日去此何敢忘牲肥酒香时日良金戈鐵马山茫茫

观渔 方岳

林光漏日烟霏湿鸬鹚族立春沙碧湘竿击水雪花飞鸬鹚没入春溪肥银刀拔刺争三窟乌兔追亡健于鹞搜渊剔蕝无噍类余勇未灰心突兀十五五斜阳边听呼名字方趋前吐鱼筠篮不下咽手捽琐碎劳尔还呜呼奇哉子渔子塞上将军那得尔

送童子卢观国试玉堂 方岳

长亭柳色鹅儿黄花事欲动春风香佩觿径趋白玉堂淋漓翰墨孤凤翔黑头相公紫微郎金貂玉鱼垂两珰携立螭陛穿鹓行至尊龙飞御明光催班赐见清蹕长天颜喜动絺绣裳官花绫织云锦章殿前拜舞籍奉常跨马入省翻缣緜读书昼静珠琅琅风日不到蓬山傍文字零乱冰雪肠要令汗竹俱流芳子岂不见晏与扬铜根鐵干森秋霜万牛挽之供栋梁

谕俗 方岳

稻压田塍穞头重蛟蛇纠蟠扶不动得霜欲老晴下鎌卷野秋云堆作陇昨日余米如余珠顿落半价多年无卖刀买牛正不恶一字入官妨尔乐不如阿婆杀鸡赛田神阿翁买酒邀田邻三杯径醉客归去茅檐曝背温如春

竹溪为旌城汪伯溱赋 程介

先生溪上种修竹呼吸溪光餐竹绿自应不用此君医冰雪之胷元不俗我欲相从竹溪中已辨青蓑黄篋蓬卧听肃肃摇清风一洗满怀尘土空祇愁一夕风雷起变化飞龙葛陂水凌云去去固无心莫忘溪头舞烟雨

阅浯溪集用山谷韵 赵戣

花间小阁临清溪绿窻坐阅三吾碑（谓浯溪唐台晤亭也）恍如登高俯絶壑倚

杖松阴挽兔丝幽寻胜赏客思奇一声欵乃谁家儿（三吾碑后有欵乃歌）浯溪暎带湘东西碧山曾看漫郎栖银钩玉筍苔藓古神剌天画非人为忆昔储皇披舆图白衣山人称帝师汾营老将智勇俱阴霾四塞天戈挥至今老石励庸懦野水亦解扶颠危（唐台碑云石二十余丈泛泛若在水上）后来吊古者为谁涪翁清响车攻诗当时寡和孤白雪我故欲尾春风辞恨不插羽西南飞山前更着小艇随夜阑忽梦访遗址月色惨淡猿声悲（刘后村云赵君歌行中悲愤慨慷苦硬老辣者乃似卢仝刘义）

送砚与吴元真广文 俞君选

插天万仞芙蓉峯茫茫积翠连青空中有千年苍玉骨山奇水怪秀所锺断崖絶壁不可到虎豹守护烟萝封一朝良工夺天造云斤月斧磨玲珑踏天下割碧云髓往往霹雳惊蛇龙冰蚕吐丝织新就罗文光莹浮青铜人间何处用此物造化欲付文章公先生早晚运椽笔判花视草蓬莱宫手挥五色补天漏放开白日消阴虹坐令万物无疵疠尽从笔底生春风此时浓墨书大字正须巨石相追从愿公收拾此至宝相伴他年叅化工

嘲贾似道 汪宗臣

贾秋壑魏公爵台州鬼（俗呼台州人为台鬼）扬州鹤气盈色骄逞才畧欺天罔人无愧作帷幄不能筹金汤弗能作费尽世间鐵铸此一大错（唐末罗绍威云聚六州铁铸此大错）關子形模贾字同（關子上印文与贾字相同）生儿德佑纪元中甚慚婴杵（程婴杵臼）心莽卓（王莽董卓）十可斩书（方虚谷奏其罪十可斩）真諤諤锣声三下东江头（太平江锣三下诸军解散）鐵鞭一挥南海角（后贬广南途中受押者鐵鞭而死）假受贾伪魏至于斯呜呼似道道奚若宋亡感激忠义多遗臭如君梟獍恶（梟食父獍食母）

画猿（猿叫驿在施州以多猿而名） 孙嵩

客子平生三峡游青猿树树悬高秋归来落笔成天趣中传蜀月巴云意如何猿叫驿边时只欠行人唱竹枝

戏嘲二子 孙嵩

攻为乐府作吟尽乐府题不晓张籍与王建笔端欲揽风凄凄大半闲愁生浪语十九他人无与汝击辕抚缶何如声奈此澜翻两吻鸣

晓行遇猎 孙岩

搜山炬火纵横飞百兽猝起惊且驰出明入暗眼光乱强者或脱弱者悲儿郎汹汹山精匿杀气随风撼松栎宋■〈犭足〉韩獪不尽纵啮索腾陵求赴敌清霜屡降草莽衰相与即禽真汝时跳坡募润殊未已扶桑东面推红曦大稍将军山下住摧颓畧记街枚路观汝角逐心悠悠风袅旌旆何时休

观渔行 孙岩

霜降平湖鉴羣象中有黄鱼几一丈渔师早已中豪家今旦连舟布新网东西南北三重围围形渐缩如小池孟获身穷吕布窘尚许性命延斯须旧与鱗魴同出入何暇悲

怜祸相及日斜疮甚上平沙两岸居人如堵立渺渺腥风吹水云卖鱼沽酒赛湖神醉来
预唱江南春

相士俞方塘 江恺

方塘之鉴形可识方诸之鉴心始得相形何如更论心以貌取人当有失君不见虞
皇项籍两重瞳成汤曹交皆九尺暑夜闻松声汪炎昶老松叶间风所藏露气引风风正
强吹云去作何处雨余力犹能为此凉来从月里觉愈爽助以溪声听更长椎床抚几喜
欲絶赤日杲杲升扶桑

韩蕲王湖上骑驴图为王孙叶叶赋 方回

取日虞渊战临平鼓起金山麾伏兵既不画此背嵬军阵形国容貂蝉佩葱珩军容
金甲马朱纓又不画此生面真仪刑昔王不肯专枢庭清凉居士以自名散遣万骑还屯
营独控长耳游林垫林间坐石樵叟争不无醉尉呵夜行孰识朱门抗旄旌王孙妙年万
事轻欲蹈箕颍遗浮荣龚侯淡墨胜丹青作此灞桥风雪征龙变不测人中英谛观岂是
寒书生丈夫出处吾能评不可长劔即短檠得时用世身名亨否哉履道幽人贞叶叶用
意何峥嵘大司马侃孙渊明

过五岭短歌五首 方回

平生所闻芙蓉岭上如攀天下入井老乃来游殊不然褰裳顷刻升絶顶南踰大度
鹪鸪啼北度居庸朔风冷客行到此例凄酸我已恍惚梦中景视险如夷兮要深省君不
见芙蓉一岭今已过我但慢行君奈何（右芙蓉岭）

千钧巨石百十万乱峙横堆塞山涧故令流水作呜咽行人厌闻犹喜矚芙蓉非花
镜非镜无可充君耳目玩第一岭望二三岭蜿蜒似作长蛇缓努力向前兮不须叹君不
见老夫足跟半天下临危岂是趑趄者（右对镜岭）

客谓老夫今老矣胡为尚落空山里千艰万难百不平上岭下岭不自己此岭第三
未为险兽心之人险于此乾坤一纪战旗红偶脱乱离身不死流可无行兮坎即止君不
见羊化为石鬪即休两角蜗争何所求（右羊鬪岭）

第四岭头分两邑相背无情水流急浙河东下彭蠡西到海终须合为一海东闻有
沃焦石万国之水不供吸世故人心千百岐有生必死终无迹焉用皇皇兮仍汲汲君不
见塔岭之塔焉在哉不如有酒倾金壘（右塔岭）

混沌何年分宇宙天地日月常如旧如旧之中却常新一点何曾受尘垢谁凿此山
为快捷方式争利奔名足驰骤新岭终无可旧时燠不加肥寒不瘦行人自无兮百年寿
君不见岭头日日吹征尘剩有新人无旧人（右新岭）

温公墓碑老杏图诗（原序云司马文正公之墓也勅命苏文忠公为文表其墓至
尊亲书其额曰清忠粹德之碑未几仆于羣僉之口呜呼邦国殄瘁固基于绍圣哉而断
碑之罅随有杏生焉盘屈盖偃拥其龟跌若非偶然者金皇统间夏邑王令及墓僧建嗣
修复老杏迄今二百余年矣而无恙白云翁家与之邻益用封植绘而为图皇庆之元翁

以平章政事预国论议留京师乃出是图及修复之碑以视广平程某序之遂为诗曰

) 程文海

吾闻精诚可以贯金石谁谓草木真无情君看穹龟涑水上老杏布濩数百龄风枝雨叶拥幢盖阴森若有神物凭涑水先生三代士青春行天和且平问学深探古人蹟德化直与元气并苏公雄文照四海比较当世谁重轻丰碑俯仰漫兴废百仆不夺二老名由来宋祠圯中叶已在绍圣非崇宁夏台大夫独好事异国肯与扶颠倾古祠香火今几载大字深刻罗轩屏何人卜居占此土白云老子今疑丞摩挲往事起惆怅表显更为图丹青乃知天地崇至诚陈根断石犹宠灵此心岂有古今异遗迹试向天人征

送王义父还黄陂重建河南书院 程文海

少年匹马游淮浦双凤亭前忆同谱黄陂老尉有佳儿伊洛洸洋接东鲁黄州精舍久寂寥河南故号无今古江汉奔浑想源委宇宙褰开见规矩惟有中书白云老几度扁舟为凝竚思贤抚迹意无极怆慨伊谁辟榛莽郡人好事王义父手掷千金如粪土去年赴调来京师邂逅乃与中书语愿公早归白云下看我峥嵘抗新宇我有良田二百亩永与诸生共勤苦京师闻者皆叹息磊落新篇慰羁旅期君努力成此志坐为江山发蒙瞽文光夜插翼軫寒圣道春融天地溥待君业就当识之盛事千年照淮楚

送郑子美入黄山读书 王仪

三十六峯天下无云彩磨刷烟花敷灵秀中蓄物产殊青琳瑶碧红珊瑚丹泉阴涌崖不枯一浴能已痲痒肤异人间见仙佛徒或传笙鹤来天都所未见者当代儒郑子特立奇丈夫山英驰移风扫途文豹夹毂菟前驱兼乘载书从以奴入山期作三年劬出山致用裨唐虞夫岂慕彼山泽癯嗟尔陋学守一隅决策用舍差智愚谓已狡狴贤圣迂非子杰出牢键枢颓波彻底归沦铺古人凜凜开前模匡庐长白道不孤明年寻子鞭瘦驴荒蹊绝涧穷萦纆子长眉青我白须点头谈道相携扶好事画入黄山图

长歌赠王子敬 王仪

君不见三尺利劔冠峩峩儒服扰扰何其多岂知东方有一士芙蓉为佩衣薜萝又不珠玑翠翘颜玉嫕不刺绣文长倚户岂知空谷有佳人三角髻鬢羞粉污东方之士天与穷独立四海心无同空谷佳人命尤薄凄风吹破秋云幕平生相闻不相见九度寄书青鸟倦偶然会合向空中却似云开覩天面苍龙为驾青轔旗绿凤骖舞前长离回眸电掣一万里奄忽上下东西驰自古畸人多晦迹只处人羣人不识长歌送子山悄然歷乱春愁芳草积

送张子经游吴宛陵并寄仲退郡博 王仪

吴中胜赏幽探遍归来音杂吴音半翻囊神怪惊倒人截得赤乌龙一段东游三十六峯东宛溪春水流青铜草生太白醉眠处山列谢公窻影中江湖庙廊谁在许白髮故人应识汝遥知燕坐书满床鸡下五更连夜语敬亭山与浮云齐诸贤日日穷攀跻抽琴试听绿水曲黄鹂昼寂青猿啼

先生命题追和古栢行 许古清

夔府羁怀悲病栢更寻庙栢摩牲石惠陵遗恨国三分丞相英姿身八尺伊人虽往寸心在大义未伸千载惜月暗丛祠鬼火青霜寒藓树龙鳞白巴江滔滔日夜东荆榛萧瑟永安宫虎蛇行阵顽不动鱼水际会俱成空老皮暗泣英雄雨香叶尚鼓旌旗风乃知扶持殆天意未必呵护勤神功侯生合作明堂栋侯没犹为雪山重魏宫晋殿总销沈楚舞巴歌代迎送悠悠华表愁归鹤黯黯苍梧栖老凤犹恐风霆撼石根卧龙奋起当天用（吟社司盟黎芳洲廷瑞批云和者百余人此卷韵妥意贯结语亦奇殊不易得）

宪使闻蛩有作邀赋 唐元

蛩吟蛩吟促机杼念尔愁牵千万绪如何也遣逵官闻月影邮亭自来去啾啾唧唧草根多几家机杼空长梭短襦不掩胫骨冷瘠土禾低饥奈何皇华使者行原隰斟酌民情宽赋籍感时抚物一凄然岂比寒生操翰墨蛩吟虽小入豳风曾识东山赤舄公直须制礼扶明主明朝且听随车雨

次韵黄总管十一月望月蚀 唐元

天门虎豹猛莫当二十八宿森其傍妖蠹轮困怒腰强敢负胆气吞蟾光山城霜冷夜未央高人起视怀感伤月中老桂千丈长古人老矣遥相望吴刚斫桂月窟藏曷不斧彼妖蠹亡天人受职鸣琳琅枢机万象分低昂诛蠹投畀无何乡专车骨粉令风扬月行九道邦家昌天育不复求医王

临平书怀时汪谦甫同舟入杭秋试 唐元

临平寺前烟水昏钟声隐隐摇山门篙师系缆古松下坐对月色波中翻年光尽付旅琐琐西风微动菰蒲根居人灯火自喧杂稍忆学语吾家孙秋田已获粳米白浮蛆老瓮山妻温一钱不直客毡冷出门大类三家村平生心友喜在眼襟期稍许中宵论谁怜老气尚耿耿跛鳖强逐南溟鲲

寄周师 李许飞

仙人昔着宫锦袍乘月夜泛金陵舫仙人一去何寂寞三百年来无此乐黄楼月明披羽衣游人吹笛楼前归解鞍共醉明月下此乐近来谁继者冲山凉月夜来新肺肝冰雪秋无尘先生短衣带席帽踏歌童子前村道前村道傍行人稀前村竹树灯火微过门期见周公子乘兴直来兴尽已先生本是高阳徒夜深猛饮何处酤直欲一吸西江无

行客吟 汪庄

行客夜投尚元馆残雪半消石桥断蹇驴载客二更归梦不到家寒夜短落月在地人已行带月来往闻车声

赠程刚中 王永年

刚中信多奇吹箫更清绝有时来往踞山中窅窅清声云外发山人不识共观之何许神仙弄明月苍龙出海吟寒云紫凤凌风下丹阙君家博士真可人十年结屋松花春请君夜半发逸响妙语洒洒开天真我生所嗜尤奇僻塞耳不闻箏与笛兴来开卷为君

歌绕屋松篁撼金石人生浩荡谁能识美人欲望终无极何时携酒吊苏仙赤壁矶头翫秋色

题洪舜民诗卷 程文

洪生长黄山下日日见山如见画笑拈秃笔点苍茫老树孤烟入平野人言洪生匪师授妙趣神机天所假前身羊佑曾识环不是诗人须画者众中争传一二纸已觉黄金未当价如何作吏废此事破帽红尘面如赭古来意欲不求似误点成蝇亦堪咤炎天梅蘂雪中蕉牝牡骊黄定非马我家山房最幽绝修竹当门花覆瓦果能弄笔起清风十幅鹅溪待君写

题齐叔良饮马图 程文

昔年饮马长城窟白草翻风皂鹞没健儿十岁手足鲜腾上雕鞍横驰突祇今马长骨亦高健儿束髮颊上毛犹得朱衣为廐吏木盆盛水慰前劳

耕读堂为鲍伯原赋 张文在

我家藏书数千卷头白读之犹未徧况无负郭二顷田夜半饭牛歌参禅西邻老翁家更贫锄头犁耙随秋春常恨半行不曾读欲记姓名须倩人二者天公不轻予自昔几人兼得取有书可读又躬耕谷口南阳才比数鲍君风神秀紫髯多田也复多牙籤高堂榜之以耕读寤寐千载师陶潜陶公心事羲皇上归来但喜桑麻长周王传与山海经怀此良辰伴孤往黄山崔嵬有佳气鲍君长保山林味莫学挂书牛角带经锄祇为一朝资富贵

破红巾 吴讷

君不见蕲黄儿纷纷白马张红旗去年陷湖北今年陷淮西遂令深山之民皆带甲四海瀕洞含疮痍堆金积玉亦何有畧地攻城徒尔为又不见黄连寨左带溪山右淮海天兵如日照雪霜百万红巾一朝败亲王按劔定中原丞相分兵救吴会边人不识韩将军极口争夸鐵元帅八座东开昱岭關羣偷欲度愁跻攀奇兵间道绝归路可怜白骨高如山桂林老臣再征起坐镇西垣几千里昨闻余党犯其锋血作龙沙半江水南方獠獠勇莫当自谓效义收蕲黄贼徒一见惊丧胆坚壁不出知天亡诸君力尽在此举巢穴不平鼠为虎相期麟阁画丹青却忆虞廷舞干羽（扬鐵崖曰克敏谒予七者寮出其所为诗予奇其人适垣府相臣招致名士讲及三關之事克敏慨然有击楫中流之志未几遂统士会诸军于昱關予闻而益奇之其才勇忠义实得于天性则知向所为诗皆华国之余耳）

赠邵思善 吴讷

有客有客青门生六月访我新安城手把溪藤白如雪坐石看山苦炎热挥毫戏写两株松满坐飒飒生秋风高枝屈曲古钗碧老树剥落莓苔蚀寒雾斜披虎豹毛元气淋漓神鬼号下有山童相对语赤脚披蓑立烟雨丹青自昔称郭熙笔力似欲争绝奇嗟哉此松涧之曲知子一见神意足于今岂无梁栋材未遇匠石吁可哀

黄山采药图为汪山人赋（童中州序朱大同画） 方诚甫

汪翁黄山人酷爱黄山好结庐自昔依黄山惯向黄山事幽讨昨夜东风吹雨晴连
峯晓张云锦屏石林旭日静掩映茆屋踈烟深杳冥开门见山动山癖急理平生上山屐
薜萝衣裳乌角巾远触林峦苍翠滴小桥细路弯复碣抱琴童子长相随松间或共木客
语石上每与仙人期撷芳掇秀满筐得山鬼惊呼猿鹤戚寸长九节菖蒲青斗大千年茯
苓赤归来月色澹庭户细捣玄霜声杵杵倾觞对月乐未央富贵浮云奚足数何人好事
写作图使我展翫增嗟呼投簪便欲归华岳未必黄山独可居

奉简樵水黄先生 詹书

黄鹄山头云满树黄鹄山下风生渚高人独立天地间手把幽兰洒春雨忆昔天门
金榜开谈王说霸称奇才清名倏忽响中外迅雷海上随潮来奎壁文光射箕尾照耀衡
湘数千里笑骑晓月拂天星散落明珠满秋水天风吹作箫韶声五色云中凤孤起凤兮
凤兮云汉章岂弟君子不可忘我欲荐之太古雪酌以玄酒梅花傍

送夏通守考绩 詹书

大别山前十载前夏君与我居相连夜冲风雨岳阳去岁寒共被同官船将军不受
征贤檄怒气如云剑光赤与君脱却虎口还呼酒江楼喜何极一朝君往吴芮城我留江
汉多离情乃翁相对头总白向我涕泗时纵横老天垂顾复相见禄养盱江遂君愿人间
万事一枰棋岁月惊心去如电棠阴有政瓜有期天光下照朝龙墀铨曹已挥上考笔徽
民再立遗思碑长干桥下潮水长梅雨蒲风未晴朗嗟予老矣最难别爱尔玉镜悬秋爽
黄堂佐郡如昔时得戏彩衣歌寿祺应念老翁怀故里庐山西南多紫芝

访弟长沙霍元瞻雪夜为作秋山图 詹书

我爱霍元瞻清标如玉雪苍松立石崖白鹤鸣海月瘦马冲寒冰在须日暮去访元
瞻居高堂中夜烧长烛为我写出秋山图墨池水冻笔如槩使我见之喜且愕云气忽从
衡岳来雨声似向潇湘落二客兰舟泊远沙一个茅亭在阴壑感君厚意不可量我欲酬
尔明珠瑯贾傅祠前相别去挂在鹄山青草堂

古箭渡夜谈赠金元忠 赵沔

相逢岁晚诗更诵燔尽枯槎谈愈纵短茨低覆结冰花寒压溪云不成梦竹帛烟消
黔首愚紫芝一曲老商于坑外竟逃真学士浮丘雅颂济南书

杨行密疑冢 赵沔

荒郊石羊眠不起枯冢累累各相似海陵冤骨无人收岂有儿孙来擘纸几堆空土
效曹瞒百战江南帝徐李龙山突兀表忠祠至今老父思钱氏

读阮嗣宗诗 赵沔

明月照北林孤鸿有哀音揽衣起坐弹鸣琴忧思徘徊独伤心可怜堂上生荆杞空
自繁华粲桃李种瓜寂寞青门外采薇怅望西山趾芒砀云归大泽空后五百岁无英雄
途穷恸哭谁知者沈湎狂言元自公

赠吕仲善之北平搜访遗事 赵沔

龙庭返骑如飞烟真人端拱收中原北平图籍载连舸挂一漏万无完篇星芒夜见
躔奎宿山川千载还清淑国书不使外廷传翰林青简空如玉监殷监夏思前车诏起羣
儒当疾书皇家制作贵传信未许太史征无且旧事遗文更搜访典籍幽燕藉君徃五车
上送见书成一代兴亡如指掌

题道士张湛然弹琴诗卷 汪克宽

峰山白桐千年枝金星灿灿蛇蚺皮文光七轸水苍玉冰弦细绕吴蚕丝丹山云暖
凤凰语露草寒蛩诉秋雨娥英泣洒湖筠斑迁客相逢话羁旅翠岩悬瀑锵琼瑶春霆霹
雳轰层霄瞥波细鳞游荡漾擘空轻絮飞飘飘仙林唳鹤惊离别老龙湫底吟寒月海门
送上子胥潮澎湃奔腾卷晴雪羽人潇洒颜如仙冯虚来往黄山颠古音淨洗箏笛耳何
须更濯丹砂泉

濠梁行奉制赋送太师韩国公还乡 汪叟

龙飞濠梁起淮甸肇基金陵酣百战诛陈夷张安东南北定中原疾如电秉旄仗钺
清朔方拱手垂衣正南面泰山若砺海涵天黄河如带江澄练声威遠布销兵戎海隅西
极咸趋风不用汉兵三十万大宛马萃天闲中圣皇文德被海宇天产英杰开勲庸中山
开平奋武烈内辅太师韩国公太师始由刀笔举羣雄纷争识真主麾之不去情愈亲日
献吁谟闡丕绪不矜不伐仁者心克俭克勤前哲矩平生讎怨那报酬诸将劳能谁毁誉
百司庶务无稽留剗繁治剧还优游圣皇推诚重委托太师悉力宣王休汉比萧曹岂异
绩唐槩房杜称嘉猷光辅功成请身退锡爵颁养先公侯白髮朝天喜强健彤庭从容频
锡宴一朝乡里锦衣荣千载勲名青史见太师恭慎人罕侔圣皇显佑谁能先旧基甲第
新凌云内府金钱表深眷明庭盛典须咏歌漫从馆阁征文献

玄石行为贡尚书赋 郑潜

尚书阶前有玄石流落江湖旧曾识当时从者惜余赀今日移来乃神力初看尚尔
混泥沙熟视洒然供拂拭黑云风断涌峨眉紫气霞开见灵璧终朝静坐无磷缁扣之则
应声相随梅花点点上乌几柳丝绵绵萦砚池湘沙惊落孤鴈鹜东海跃出生蛟螭千年
谁凿混沌窍半夜误击珊瑚枝人生遇合还如是尚书感慨亲留记姱容丽质岂高人错
节蟠根知利器坡仙空作仇池梦愚翁信遂移山志为公歌此玄石行飒飒霜风动寒翠

和吴生（维新） 唐桂芳

老来懒吐惊人语水落寒天露沙渚蚤年枉费短钉功漫把红花媿青蘂后山景慕
双井黄平生袖有知见香而今吾道付弦絶可怜岁月空茫茫庭前叶响雨三尺枯树萧
萧含冻湿忽传新句落蛮笺使我起坐三太息要知胷次空中楼八风不碍横江秋纷纷
英雄起南北每为咄咄生闲愁昨夜如盘月未落街头美酒堪作乐何须苦羨返舟人如
此敲门亦不恶（朱大同曰唐仲实诗清新流丽格律高古）

见乡人程大 任原

少年策马辞乡邑落魄天涯几秋色三山昨遇故乡人不见姓名应不识布衣拂却
江海尘相看感叹念情亲青春作客无远近白髮从军多苦辛以兹失路谁相顾我向东
留子南去归梦不离沧海云边愁遠絳青枫树枫树家林隔海天百年聚散一茫然簪纓
故旧应谁在萍梗江湖祇自怜临岐执袂思倾倒明朝又别關山道心随断鴈向斜阳愁
对离忧醉芳草（虚舟王公偁曰本立白首从戎故辞调多悲苦）

思杰孙兄制箨冠见惠闻有作诗来者无不与因谢之而再有请也 黄枢

孙郎不惜湘竹春霜刀剪雪仍裁筠针纫火揉自常巧作冠专赠能诗人清风翛然
入我鬢制度简古无纖尘斑斑轻纚掩鹤髮肃肃冷欲生龙鳞佳名千载说刘氏陋彼聚
鹵灾其身乌纱白纈雅相称欲报愧乏琼琚珍南薰长养万竿玉掇拾锦褙盈筐新敝予
改造烦妙手絶纓一笑儒生贫

题黄石汪茂卿溪山小隐卷 朱同

浙江天际来如丝透迤下绕孙王祠两岸青山如走马势与江水俱驰下踈烟遠近
见村墟茅屋竹篱皆入画汪君家居溪上村云烟水石供晨昏田园歲入了官赋足迹不
到王侯门溪鱼入市充盘飧啄黍有鸡窠有豚论文痛饮醉方已高朋满座无空尊秋风
萧萧歲云暮奔走谁能免公务乾坤如许恨身多何况持家立门户寫画题诗良独苦梦
魂想象无由睹我欲作诗奉明主直挽高风返淳古四海苍生各安堵

无脚鸡（山行见田家伏雌无脚鼓翼而行询之晨牝也戒其家烹之赋此纪异）

羣鸡唱罢山月落一鸡峩冠却无脚膈膈膊膊转雌声乃与雄鸡相对鸣有翎飞不
高无足胡能行徒为牝晨祸家庭羽毛之孽何由生气淫运乖非祥祲德辉之鸟翔千仞
安肯下食共尔相喧争

秦销兵 吕旭

扫平六国嬴秦强尽以四海为封疆焚书欲止世俗议销兵誓使英雄藏刻严法令
销兵器青萍结緑无逃避不知世有刃金刀光芒未露全锋鋭咸阳宫火三月红刃金跃
冶初陶镕神器于斯百炼就智勇忠义为鐔锋当时三杰与磨拭不嗜杀人天下一项籍
才能敌万人摧锋却向乌江泣秦知销兵致太平不施仁政苏苍生但持法律酷刑戮反
使黔黎知用兵鲍鱼风腥祖龙死兵戈又向萧墙起千年帝业付炎刘十二金人夕阳里

挽余廷心 余鏞

阴霾夜吞小衡岳天柱峯摧将星落俄惊赤帜环城郭坐见苍生犯锋镞将军急呼
父老言食君禄厚居城专吾当力战死报国尔輩何计能生全壮士闻言皆感泣愿辅将
军雪忠臆大江浪涌风鸣悲白日光磨天动色开门突阵愤莫当熊跑虎躩敢敌强三军
命逐鼓声絶千里血染春风香将军当代文章伯力挽乾坤寸心赤当时闾阖排青云今
日污泥见竒璧手书大节思杀身片言效死数万人呜呼天下真将军睢阳遗庙同千春

家叔东湖诗集庚子春毁于劫火伤悼记之 汪士弘

东湖逸韵谐康乐妙句何嘗假雕斲清波晓日出芙蓉华岳秋风送鷗鷖搜竒下瞰

冯夷渊明月照夜骊珠圆迩来变乱凡几载伤今感昔逾千篇神物岂嗔讥讽切六丁下取雷电裂秦坑满地祸正深楚燎蟠空汉为竭吾翁此际神愈怡曾藏兵甲知者稀七纵七擒有游刃百发百中无停机时出青藜照夜白诗瓢又泛浮鱗碧我尝抚卷悼遗珠公独慊然不自惜况今世事纷吹毛不平志气犹雄豪蜃楼嘘市势岌巢蜗角野战声嗷嘈杜陵已远坡仙死千古吟魂呼不起不将佳句振颓波他日何从采诗史

金陵送别卷 吴收

新秋雨过生微凉金风飘飘吹客裳远游客子家曹县有妹多年不相见东平侍郎是妹家千里寻访来京华昔日青春今白髮诸甥长大阶前列画堂绮席罗酒浆玉盘鲜鲙堆琼霜恍然相对如梦寐欢若更生见真意相逢几何又相别忍听祖帐歌声发分手沙头还故乡离情浩浩江波长

题李营丘枯木图 唐文凤

营丘枯木天下无笔端造化何荣枯想当磅礴欲画际天为助兴神为驱邓林已化防风骨沧海乍出珊瑚株良材何异徂徠产大用不值明堂需自怜形质赦斤斧岂叹薪爨供樵苏万牛回首力未许独匠指顾心难图空遗偃蹇蔽村野白石凿凿泉鸣鸣枯梢似挂瘦蛇影乱叶恍茁乖龙须我生本是山泽叟隐居林樾同凡夫昂霄耸壑日在望号雨呼风时与俱只今廊庙重缔构榱桷杞梓当贮藏按图工师倘所取意营目盼增嗟吁

池阳种田歌赠抚州仰千户 程亨

甲兵洗净西江壖荷锄来种池阳田辕门杨柳春寂寂照野禾黍秋芊芊细粮早送输官船无事三军同晏眠闲向湖邊收征马收获已竟牛羊下功高早袭千户侯岂是寻常种田者晨烟吹起笛声清依稀风景临川城朝穷东阡暮南亩一卷兵书不离手兵农起伏应时明古来将帅君知否君知否金印腰间大如斗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三

(明)程敏政 撰

○律诗五言

题壁 许宣平

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巅静夜翫明月闲朝饮碧泉樵人歌垄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郡志云宣平歙人景云冲隐于城阳山时负薪入城担上挂花瓢及曲竹杖醉归独吟访之多不见惟壁有诗云云好事者题之于洛阳同华传舍间李白见之曰此仙人诗也乃自宣州游新安累访不遇题其庵云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杖空踟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载余然此作不见太白集中殆逸诗邪○罗鄂州曰州南数里有岸特高号浣沙阜隔溪对龙井山望城阳不遠相传李太白访许宣平徘徊岸上甚久以白诗考之尝称金华五百滩之胜而思为

新安之游又尝自洄溪十六渡至黄山汤池下则吾土山川胜槩颇已寄于逸想其赠许宣平之诗沈汾述以为传当不虚也)

白云溪 吴巩

山径入修篁深林蔽日光夏云生嶂远瀑水引溪长秀迹逢皆胜清芬坐转凉遥看玉尊夕归路醉中忘

晚眺 汪于

杖策倚柴门泉声隔岸闻夕阳诸岭出晴雪万山分静对豺狼窟幽观鹿豕羣今宵寒月近东北扫浮云

新秋独夜寄戴叔伦 方干

遥夜独不卧寂寥庭户中河明五陵上月满九门东万里亲朋散故园沧海空归懷正南望此夕起秋风

送沛县司马丞

举酒一相观逢春聊尽欢羈游故交少遠别后期难路上野花发雨中青草寒悠悠两乡梦小沛与长安

早发洞庭

长天接广泽二气共含秋举目无平地何心恋直钩孤钟鸣大岸片月落中流却忆鸱夷子当时此泛舟

送姚合员外赴金州

受诏从华省开旗发帝州野烟新驿曙残照古山秋树势连巴没江声入楚流惟应行化后吟句上云楼

旅次钱唐

此处似乡国堪为朝夕吟云藏吳相庙树引越山禽潮落海人散钟迟秋寺深我来无旧识谁见寂寥心(方虚谷曰此诗中四句不书题目一吟即知其为钱唐也)

省试麦垄多秀色诗 汪极

南陌生岐穗农家乐事多塍畦交茂綠苗实际清和日布玲珑影风翻浩荡波来牟知帝力含哺有衢歌

寄披云峯诚上人 曹汝弼

院高穷木盛野极静无言险路通岩顶香泉出石根微风飘磬韵幽鸟啄苔痕常记相留夜秋堂共听猿(舒公雄曰汝弼诗体致高遠有王右丞孟处士之风)

赠披云峯岳长老

禅外掩松林闲眠度岁阴雨侵香篆涩苔长屐痕深水在铜瓶冷云归玉磬沉前山有灵药时策杖藜寻(方虚谷曰此诗幽而有味)

黄山汤泉 凌唐佐

一道出遥岑潺湲古到今雪天声泻玉月夜影摇金歲旱施功大民情被泽深浮容

与轩帝仙迹可追寻

已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 汪藻

汾水游仍远瑶池宴未归航迁新庙主矢及近臣衣塞马窥天堑边烽断日畿百年
淮海地回首复成非

春到花仍笑时危特自哀平城隆准去瓜步佛狸来地下皆冤肉人间半劫灰只今
衰泪眼那得向君开（方虚谷曰此诗本老杜亦惟老杜多有此等诗庾信赋哀江南皆知此意）

过临平二首

一别九霄路风烟长满衣已成身老大无复世轻肥天阔鸟双下山寒人独归晓来
何似雨春水半岩扉

睡起凉生岸钩帘坐小窗麦风能起柁梅雨不鸣江往事心长折归途影自双依然
蒲柳地人老故先降

客怀 朱弁

兵气常时见客怀何日开形骸病自瘦鬓发老相催已负秦庭哭终期汉节回风雷
识我意一雨洗氛埃

战伐

战伐何年定悲愁是处同黄云紫晚塞白露下秋空鱼跃深波月乌啼落叶风谁知
渡江梦一夜绕行宫

十七夜对月

病骨怯风露愁怀厌甲兵人居绝域久月向此宵明轮仄初经汉光分半隐城迟迟
不肯下应识异乡情（元遗山曰人谓少章此诗似微升古塞外而末章尤为凜绝必有
能辨者）

春晚五言寄梦得 朱松

美景足可惜残春尤不堪晚英余燕蹴熟颗坠莺含岁月蓬双鬓生涯粟一甌惟思
对公瑾把酒话江南

夏夜极凉 朱择

素简久辞夜清风先戒秋稻深羣蛤吠草暗一萤流舌在殊无计心空尚有求按图
寻分野楚尾见吾州

尤溪县

桥外茅茨好相过问酒钱李花今若此白发自茫然落日云千步春风雪一川明朝
记来处石涧响溅溅

送祝泽之表兄还乡 朱熹

首夏何来此清秋却复归应縁心未快岂是世相违落日空书馆凉风净客衣功名
须努力别泪莫频挥

对月思故山夜景

沉沉秋夜永凉月满荆扉露泫凝余彩川明澄素晖中林竹树暎踈星河汉稀此夕
情无限故园何日归

晚步 吴儆

水静偏明眼山高不受尘晴沙栖白鸟野渡集归人问字谁持酒行歌有负薪娟娟
孤月影独觉向人新

弋阳道中

积雨今朝霁东皋晚日红人家深蔽树野水阔浮空久客仍行役青春已过中岭头
凝望处肠断白云东（吕左史每诵此诗）

题大安壁 朱晞颜

万里同为客秋悲未易禁萍蓬乡国梦松竹岁寒心霜叶青红乱云山紫翠深何时
锦屏下樽酒话尘襟

烟波阁

小立烟波上江湖兴未忘败梧风舞叶寒菊露滋香日逐去云断愁随流水长莼鲈
秋正好飞棹访沧浪

次韵刘通判岳阳楼见怀 罗愿

鱼龙掀舞后渺莽记空庭地带三苗阔山传二女灵客怀光水月诗笔妙丹青少作
扬雄悔惟思草一经

东山小隐自况 程先

小隐东山下翛然远市廛听泉惊水钥扫径惜苔钱病骨知将雨忧怀愿有年丘园
贲衰老束帛几戈戈

通山县寄朱元晦 汪大猷

碧涧环山麓高低满百家途穷踈骑气县古听蜂衙书倩云中鴈歌烦水底蛙阳和
不择地随分得春花

闻考亭先师之讣时党禁方严 程永奇

忽闻摧岱岳吾党更何依敛枕看炊黍登楼送落晖祥麟伤史笔山鸟怪儒衣此道
终难绝他年有是非

屯溪访故人

主人溪上宅乌几屡曾凭山直西南向田分上下层池鲜烹锦鲤塘果致青菱此去
重阳近遥岑共一登

清化寓居 王炎

委巷何深僻侨居大寂寥古墙行络石乔木上凌霄赋就贫难逐诗成隐莫招固穷
吾辈事心地且消摇

方壶别墅 汪楚材

面面轩窗好溪山不待招清风修竹径细雨绿荷桥地僻人烟少天恢景象饶襟懷
无一事终老乐箎瓢

次韵晚春夹溪闲行 汪暉

出郭知春晚阴阴绿满川小桥横艤斜柳拂沧漣风急低双燕林幽噪一鶻醅醖
破香蘂孤絕殿羣妍

重阳 方岳

古岸维舟夜萧萧秋叶丹野烟连竹暗江雨洒灯寒亦喜重阳健谁知行路难吾亲
应念我更把菊花看

道中连雨

老屋村春急归鸦半暝烟断崖留宿雨野水没春田昨梦山须记幽情鸟不传也知
晴更好草木已争妍

尘蚀貂裘敝吾生奈尔何雷声春蛰怒山意暮寒多穷不弹长铗归应负短蓑自知
机事浅或可共鸥波

寄鲁山兄

摇落山城暮行行返照边乱蝉鸣古柳独鹤下遥川秋事无多日寒花又一年故应
深夜雨重忆对床眠（方虚谷曰秋崖不江西不晚唐自成一家）

雨中见花 赵癸

细雨敛轻尘枝间态度新春疑天雨寶寒怯地铺衲叶底含羞女阑边倚醉人休将
脂粉浣一一天真

悼鹤

乘化归辽海双笼一不开坠翎留片雪遗迹印荒苔月朗怜孤唳琴闲忆共来瘞铭
为琢石鸡鹜不须猜

蓝溪道中

绿窈雨初歇清和日正长乳禽穿薄霭弱蔓上颓墙村市笋厨美田家粃饵香老翁
扶杖出小立看移秧（刘后村云赵君诗五七言亦宗晚唐然超脱不为句律所缚）

晚霁 钱时

斑驳天穿漏惊奔浪迭空山留宿雨碧云受夕阳红蚕麦闕时务莺花怯老翁乾坤
方寸地今古一丝风

白际岭下即目 汪若楫

白际摩天秀秋光满蓼汀山呈金字面田画井文形夜出萤相照更阑鸡可听杉松
柯不改点染四时青

秋晚懷友 程洙

长亭一尊酒犹记别时斟碧草思前梦黄花见此心關河秋北望天地日西沉遥想
山中桂何人月下吟

雨晴

溪雨生流水山晴出白云花来风逐逐泥遣燕纷纷客路犹千里春光已一分归从都下者相遇说新闻

春望 吴锡畴

春事今如此凭高兴未阑半帘踈雨过一院落花闲草色迷幽径禽声出晚山东风能育物不改鬓毛斑（吕竹坡云此五言之佳者）

读史 汪韶

南北几离合江山一古今秋风駟卧棘春雨燕巢林家国兴亡梦英雄胜败心九疑呼不起愁绝暮云深（刘后村云感时伤事有足悲慨）

吴越归秋晚 吴龙翰

湖海归来晚园荒菊几丛秋山吟骨瘦霜叶醉颜红吊影寒溪上怀人落月中青灯滋味永不用哭途穷（程文靖公曰式贤诗句老意新如此诗及山色攢心事江流咽世情皆咀之隽永殊非苟作）

山家 吴资深

诛茅傍翠微生理尽丰肥剝竹引泉入开池迭石围春常生酒瓮尘不上蓑衣了自无荣辱从何较是非

金陵凤凰台 汪宗臣

龙虎势称雄凤凰台望浓潮翻江汉转地扼楚淮冲平野频烽火孤城半稊种丹楹傍萧寺尘宸识高宗

稼穡

稼穡病多雨芜菁种待晴垒空惊燕去池净衬鸥明野碓鸣秋杵风檐响夜箏山中凉意早蚊蚋已无声

行都钱岁 孙嵩

插架余残历挑灯忆故乡年光蛇赴壑羁旅鴈随阳禁阙迎雉鼓邻街祭灶香英雄须自力容易鬓毛苍

临安钱武肃庙

吴越归旗纛风云助鼓鞞锦蒙山树遍弩射海潮低龙凤城葱鬱牛羊墓惨凄古祠存故里秋草庠东西

倦客

倦客江湖返书生畎畝思古来惟即墨世上几仇池八表烟霾隔三春草木衰交游消息断存没杳难知

和元京兄赋苹花 孙岩

一春观物眼红紫厌缤纷此水浮明玉何人剪白云惠风游汉女吉日礼湘君地僻应无是留花混藻芹

兵后绩溪道中

古道缘流水寒郊带断烟稀踈鸦种麦羞涩女耕田人事休兵后秋懷落木前小苏
遗翰墨今古一山川（虚谷云休兵落木之句非近人晚进所能到）

陈监丞用韵见赠亦和以谢

肃肃东方老依人可计年名言倾盖后古意结绳前君户仍多辙予琴故一弦不应
昌歎味置在众肴先

九日呈戴兄

一别三十载而今近讲堂萧条同甲子强健又重阳萸菊数杯酒烟云千仞冈偶然
为此梦宁复次公狂（虚谷云类陈后山）

秋懷 汪炎昶

剧暑逢添闰微凉忽值秋年争飞鸟疾云共此生浮多难仍懷古他乡独倚楼可能
天下虑政有一身忧

香严院

葦确疲幽径扶持仗瘦筇断崖何处路细雨隔山钟猿窃垂岩果僧樵卧涧松人言
深僻处别更有灵踪

溪村 滕堞

独步溪村午时时一二家绿波浮锦鸭翠草点黄花钓石临溪古连山绕径斜幽人
吟未极西日散平沙

陆君实哀挽 方回

亘古无斯事于今有若人龙绡同把手蛟室共沉身蹈海言能践忧天志不伸曾微
一坏土鱼腹瘞君臣

晚望浒墅

太湖晚山雨白鸟去冥冥古冢多无后荒祠或有灵异峯挽石骨远树耸人形兵革
已苏息废田蒲稗青

初夏二首

近午初微暑侵晨尚薄寒暗窗蚕绩响危栋燕泥干问价織絺贵寻盟旧扇完野人
言麦熟出郭好同看

茂密踰千树深幽仅一家新蝉初脱壳稚菊始分桠润气青阴石晴光白湿沙晚凉
督园叟添竹引篱瓜

江涨

暑雪西南下愁霖日夜倾高城人避水古庙吏祈晴沙鸟依庭宿渔船入市行老夫
隐几意可但憫吾生

答陈寿翁 曹泾

共此松萝荫蹇予萍梗身几年传妙句今日见斯人拔俗典刑老藏山文字新定交

如择主贞子倘周臣

伍子胥庙 鲍子寿

百世子胥庙犹存寂寞中鞭尸生快怨抉眼死遗忠故国古今梦怒涛朝夕风登临
一长啸斜日海门红

送程君■〈亻 禱〉学正归浔阳 程文海

五老催归客天寒道路长残冬涉易水几日到浔阳学见吾宗盛身随圣道昌未应
嗟晚达松菊近柴桑（道园虞氏曰雪楼诗冲淡悠远）

凤凰台 赵象贤

祇有高台在凤兮何所之瑞存吴国志妙是李侯诗江势连天阔云阴过槛迟徘徊
空睇竚安得见来仪

秋行 叶朱

秋晚天风劲寒云着翠微松须霜后老菜甲雨中肥双鹭忽飞下一僧何处归野翁
无世虑对境更忘机（虚谷批此诗云绝妙）

憩昭孝庵 朱焘

结得精庐小中涵不尽清竹穿墙罅出草满瓦沟生闻鹊有佳意对蝉无杀声只来
闲半日多少道人情

苕溪晚泊 程以南

一笑苕溪上微茫驻日曛鹭沙行个字鱼水呷圆纹晚色三家市秋容几树云行藏
知有分莫诵北山文

登晒蓑台

晒蓑台子上载酒共跻攀竟日何妨醉看云终是闲千丝平岸柳一发别州山颇亦
關乡念春深未得还（方虚谷曰斗山笔力劲健无近人绮靡风）

九日携长儿登谯楼 唐元

火后青山近风前乌帽斜清溪回晚棹古木认吾家断饮萸空紫禁寒菊未花凭虚
云满袖一一数归鸦

节令欺人老亲朋鸟散余独携灵寿杖误读褚公书木落秋容出沙寒鴈影初扶持
有儿子白发喜相如

次韵程以文黄山星桥末章属仲安

今日题桥者燕山耐朔风寄书逢驿使询路介樵翁村酒添泉白林曛晒屋红浮丘
不可见笙鹤度崆峒

悠悠俯云影浩浩吹天风解佩此溪女负苓何处翁焙出茶芽紫义来鱼眼红山家
惯延客何必羨崆峒

苍头初得小犬

稚犬从何得苍头买近邻畏寒初离母学吠稍惊人警盗期犹远分餐唤易频因知

推艮象并感谏蔡臣

舟中即事 胡初翁

江白元无月山凉总是秋何人许分席中夜尚行舟沙鸟鸣烟际天河下水头平生
得奇观大半在沧洲

雷塘 汪称隐

雷塘千载恨吊古重凄然歌舞神州破巡游霸业偏愁云迷古墓寒月照荒田杨柳
隋堤绿年年系客船

思归 汪石田

记得秋吟下披蓑坐钓矶竹风敲石磴梅月印柴扉回首云千迭归心电一飞郊墟
秋色老江上忆鱼肥

题汪古逸诗集后 汪泽民

歙有清吟士篇题古逸民云沙方自贵珠玉不言贫桂树歌招隐桃源乱避秦山川
以形胜名姓岂沉沦

西湖春晚 汪庄

四载西湖别三春南浦边鹭归林色破鳧没水痕圆坐润云生席迥迟风逆船同游
又同约隔日卜晴天

齐云岩

度迴复登危依山一径微洞寒龙正蛰崖暝鹞初归探水云生屐扞萝露湿衣层岩
去天近织女夜鸣机

次韵方叔高 程文

玉堂今夜雪偏照小窗明梦绕三江水愁连百雉城寄书防未達投笔自怜生分作
升堂拜无违同舍盟

回溪道中

客路三尺雪如行琼田中烟火闕墟落乾坤见清空晃朗川上日飘萧林际风南山
有猛虎思欲控调弓

鲍仲安南轩（此诗载黟南集中近世误传为倪尚德之作）

遠客冬归日南轩晚眺时山依黄帝井地接紫阳祠古刹留唐画遗阡失晋碑桑篮
与金钏先泽少人知（本注云二物鲍氏先世所藏）

山家引泉 吕谅

空岩架修竹高下势相连懒汲门前水遥通屋后泉藓痕流石髓山翠入厨烟饮我
尘中客心清若露蝉

紫极宫用刘晓窗韵 蒋师文

尘外逢仙客丹房笑语新药灵砂恋母松老茯成人孤鹤笼飞羽双龙偃怒鳞老君
元不老亦有鬢如银

晚立

白鹭飞来急人家水满塘客懷多潦草春事到农桑风雨连今夕山川非故乡牧童
吹箏叶音韵亦悠扬

和罗松冈山居韵

我爱山居好枫林红似花鹤能陪坐客犬不离贫家吟借敲冰纸闲分煮雪茶村深
民俗古同爨及缙麻

次兰坡弟见寄韵

不是无兄弟君能同急难性无箕釜迫梦入草池寬渐老犹携砚相思怕倚阑寄来
书一纸反复几回看

观潮 汪斌

胥魂鞭海蜃怒气卷风埃浪滚晴天雪声轰午夜雷吳儿争岸捷商舶驾空来江静
三山暝凭高首屡回

经故郊台

厌烦寻路僻偶尔入荒村古礼存遗迹園丘俨至尊松风悲閨寂江月照黄昏余恨
无今古行人欲断魂

次韵李毓之宪郎 程养全

佳游白石岩饮马百花潭道路经苍莽衣裾湿翠蓝雨余春水活烟暝暮林慚独有
弦歌化时闻奏雅南

晓渡柏溪策应海东之万户 吳讷

睡起东窓白萧萧战马鸣旌旗开宿雾鼓角送残更是处烟尘暗何时宇宙清此行
须努力奏凯入山城

泊舟黄鹤楼下与伯京先生别

登高赋鸚鵡不放酒杯停城入汉江黑楼吞荆树青乾坤事争战南北感漂零去路
万余里明朝过洞庭

忠勤楼诸老夜直予时守省作诗二章寄之 汪广洋

西掖延秋爽高楼倚太清玉绳当座转银汉近人明上相思经济诸公任老成不知
前席夜曾语及苍生

耿耿众星白漫漫长夜寒万方犹用武一榻岂容安零露沾琴席高梧下井阑永懷
何以托诗罢动猗兰

送院判俞子茂进兵番易

江东风日晴把酒送君行好慰三千士将收七十城烟花催迭鼓云骑拥连营山越
人争喜殊方自此清

送黎兰谷游永州 詹书

舟子开帆日天风吹雪时關河岁将晏荆楚客何之水接三苗国云迷二女祠经过

逢北鴈应有寄来诗

寄方壶道人

海上神仙馆天边处士星卧云歌酒德对雨注茶经石洞龙嘘气松巢鹤坠翎都将金玉句一一写空青

观輿图有感五首 赵沔

朝雨茅茨湿披图叹禹功山河一掌上宇宙九畴中水性惟趋下民生本易穷胼胝岂无事大智与天通

四履应难辨三河尚可寻功推城濮隼泽想召陵深问鼎犹懷恶投龟肯易心向无微管叹孰忆到于今

辙已还诸夏居犹忆九夷难求伐木处尚想馈豚时夹谷真成谤中牟不易知惟存删述事赫赫起周衰

皓首陈王道时君孰可当艰难思稷契容易托齐梁越岂资冠冕秦方用虎狼空闻归大老不复见鹰扬

雒邑空南渡东都亦北辕已符前五闰空忆后三元分合巧相似短长难等伦海东天所佑一统世中原（世谓汉唐宋为后三代）

和唐宰山行 汪克宽

山县千峯迭閭阎杂嶮夷雨香鱼泼刺风软燕差池郭外耕夫耦桑中稚子嬉弦歌声教远民俗变浇漓

寄仲观弟 汪叟

雨作晚天黑衡茅独坐时雷车随电发萤火上窗迟虚室寂无我至言当告谁恒阳寒气早那得不相思

过浚阳峡 郑潜

清絕浚阳峡秋过客思惊风篁疑列戟烟树似屯营水毒人多瘴山辉石有英峒猿何日息犹自滞官兵

连江舟行

篷窗观物化幽兴亦无涯翠筱抽黄箨青林蔓白花蜗涎光暗石虫蛻聚浮槎小憩

■ 〈奭斗〉崖瀑清风试煮茶（程黟南曰彦昭诗盖駸駸乎格高律熟而入于精者）

雪夜读杜诗 朱模

十年乡国乱几卷杜陵诗闭户挑灯夜深山积雪时紫阳夸入蜀双井喜居夔岐路终何适吾将有所思（张外史伯雨云朱子范诗有虞揭遗响）

宿羊舌城

舒蓼皆侯国春秋用甲兵晚炊投野店日落吊荒城古渡渔灯灭阴房鬼火明愁来不成寐欹枕对鸡鸣

过太湖 唐桂芳

向晚推篷看羣山隐约青篙工排蚁势野饭杂鱼腥水阔疑无地天低剩见星
吴音相尔汝聊复慰飘零

送杨曾之浙东

佳丽金陵地萧然尔独居门无私客谒座有谏官书清切登台久光华入幙初
浙东劳遠役民瘼问何如

题景德镇东山寺 程弥寿

招提在何许缓步更高登行尽石头路适逢林下僧岩泉飞瀑布寶刹耸觚棱
扫壁题诗处重游记昔曾

懷赵四知己 任原

久客滞南闽招寻赖故人孤琴清水月一剑旧风尘树色愁看暮莺声醉度春
清音亭下路看竹莫辞贫

虹 舒頔

蟠螭东方见光分五彩殊弯弓射地轴悬玦示寰区变见阴阳理昭回山水隅
环天万丈势收敛在须臾

秋日 吳舜举

览物悲摇落伤时厌乱离二毛潘岳赋三峡杜陵诗壁润蜗行字窗晴螭吐
丝物情还自适人事苦难期

夜坐

歲月来无限诗书妙不传徒劳充栋宇已是味蹄筌歷歷千年上悠悠百圣前
青灯最知我相对两悠然

晚步 程用晦

晚来弦诵辍搘杖步村墟川水从横出人家高下居草生侵径狭叶发补林
疎不觉归途暝行天月一梳

春园

莺声如唤客散策步林隈感物知春意题诗试老才土萌鞭笋出石触树根
回籍地坐来久襟裳湿翠苔

翠阳书院（梅州同知绩溪程燧所立燧台州录判相之子宋丞相元鳳从曾孙）
余舜钦

犹忆升平日频来录判村竹林连古巷文字见诸孙壮观三槐业清幽独乐园
凄然遭丧乱相对两忘言

次韵方希直教授二首 郑谅

阙下知名久相逢值暮春才华曾动主议论每过人汉水元通蜀台山亦近
闽何时江海上尊酒话西秦

为问天台客何时别草堂千岩空剑气万卷有虹光为政慚吾拙摛辞属子良
方思

歌伐木深负咏甘棠

秋日书懷 胡安

江海投荒久山林引兴长题诗枫叶下把酒菊花香岚翠山沾雨林红叶受霜尘纓
须一濯无处觅沧浪

晚步 唐和

晚步东郊外平林日已收豆苗和草绿芋叶壅泥稠牧子争归路田翁不裹头但言
夫事急边报几时休

鲁港 唐文凤

鲁港停舟处相逢故老谈河鱼时泼刺江燕又呢喃带雨张帆腹临风拂剑鐔百年
董狐笔愤死木绵庵

送祭酒李先生致仕归安成二首 杨宁

白发老司成精忠当代名一朝谢官去六馆清风生诸士懷宿德斯文仰耆英东门
不得送怅望有余情

祭酒辞荣禄诸生为乞恩人心古难结师道今逾尊德爱不可泯文名宁独存清风
高万古能使薄夫敦

酬苏景元 汪敬

遠市幽栖处高闲寄野情雨苔粘屐齿风竹乱书声鸟逐云归树花迎日上楹知君
爱静逸心已薄浮名

江楼晚眺懷姑苏朱孝常 苏景元

殊乡叹行役登览亦凄其落日家千里故人天一涯渚烟渔父艇江树水神祠遠道
交游少凭谁寄所思

春日富春山中

鸟啼烟树春风暖墮游尘割蜜蜂随瓮移花蝶趁人闲邀邻叟话坐爱野苔新山蕨
鲜堪煮吟余自拾薪

严州晚泊 汪荫

东馆维舟日微风浪乍生渚云低断岸烟柳暗孤城僮仆酤村酒舟人话水程故乡
飞鸟外翹首不胜情

题吳思显静斋 孙阳

世路多喧杂书斋静处安半窗松影净一径菊花寒把笔闻啼鸟看山独倚阑寸心
无外慕何处恐惊湍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四

(明)程敏政 撰

○律诗七言

题睦州郡中千峯榭 方干

岂知平地似天台朱户深沉别径开曳响露蝉穿树去斜行沙鸟向池来窗中早月当琴榻墙上秋山入酒杯何事此中如世外应缘羊祜是仙才（唐音注雄飞诗有警句孙洽称之云其秀也仙藁于常华其鸣也灵鼙于众响）

赠钱塘湖上唐处士

我爱君家似洞庭冲湾泼岸夜涛声蟾蜍影里清吟苦舴艋舟中白发生常共酒杯为伴侣复闻纱帽见公卿莫言举世无知已自有孤云识此情

杨亭言事

重迭山前对酒樽腾腾兀兀度朝昏平明踈磬白云寺遥夜孤砧红叶村去鸟岂知烟树远惊鱼应觉露荷翻旅人寄食逢黄菊每见北辰思故园

环溪亭为睦州守吕郎中赋

为是仙才登望处风光便似武陵春闲花半落犹迷蝶白鸟双飞不避人树影兴余侵枕簟荷香坐久着衣巾暂来此地非多日明主那容借寇恂

答杨刘二内翰见寄之作 舒雅

清贵无过近侍臣多情犹忆旧交亲金莲烛下裁诗句麟角峯前寄隐沦和气忽飘燕谷暖好风随起谢庭春絨藏便是山家寶留与儿孙世不贫（杨大年诗云绿发郎潜不记年却寻丹灶味灵篇华阴学雾还成市彭泽横琴岂要弦晓案祇因漄沆濯夜滩谁见弄潺湲须知吏隐金门客待乞刀圭作地仙刘子仪诗云石渠仙署久离羣抗迹丹台世絶伦扬子不甘嘲尚白漆园终许自全真紫烟深处鸾双舞朱髓成来鸟共伸若向云中见鸡犬可能浑忘姓刘人○按宋史舒雅恬于荣宦因舒州灵仙观有胜迹请以职方员外掌观事优游山水吟咏自乐时人美之）

寄任从事 曹汝弼

才名宦况与谁传士庶争夸继昔贤诗就楚兰歌白雪幕从宾府入红莲云奇遣吏开山阁茶好留僧煮石泉宴罢沙堤步苔藓小园轻蹙似真仙

寄茅山友人 丘浚

鸣凤相邀览德辉松萝从此与心违孤峯万仞月正照古屋数间人未归欲助唐虞开有道深惭巢许劝忘机明朝又引轻帆去紫术年年空自肥

送虔州通判周茂叔对移永州 程师孟

移官远过耒阳西好景重重合尽题永水自然胜赣水浯溪应不让濂溪沙头候吏瞻旗脚境上乡人待马蹄曾是忠贤流落处至今兰芷尚萋萋

秦少游题郡中蓬莱阁次其韵

半天钟鼓宴峥嵘早晚阴晴景旋生湖暖水香春载酒月寒云白夜闻笙金鳌破海头争出玉鹭排烟阵自横我是蓬莱东道主倚栏长占日初明

寄谢无逸 汪革

问讯江南谢康乐溪堂春木想扶踈高谈何日看挥麈安步从来可当车但得丹霞访龐老何须狗监荐相如新年更励于陵操妻子同锄五亩蔬（见紫薇诗话）

次韵向君受感秋二首 汪藻

且欲相随苜蓿盘不须多问沐猴冠菊花有意浮杯酒桐叶无声下井栏千里江山渔笛晚十年灯火客毡寒男儿几许功名事华发催人不少寬（胡荅溪云彦章此诗渔笛客毡一聯山谷体也）

向侯拄笏意千里肯为俗弹头上冠何日盛之青琐闕妙语付以乌丝栏日边人去鴈行断江上秋高枫叶寒向来叔度倘公是一见使我穷愁寬（方虚谷曰自山谷续老杜之脉凡江西派皆得为此奇调汪彦章与吕居仁同輩行悉得传授自后始盛行晚唐而高致絕焉）

止戈堂为闽帅显谟程公赋

千里闽山驿骑飞天书趣解海边围异军方逐苍头起元帅徐将白羽挥翻就饶歌春举酒收还烽火夜开扉向来万事關兵气都作风光坐上归（桐江诗话云程进道绍兴初帅闽中殄灭诸寇以武库为止戈堂一时诸公题咏甚多彦章此诗最为絕唱）

醉别季高侍郎

畴昔追随翰墨场功名今日愧刘郎英姿合上凌烟阁巧譖曾遭偃月堂双桨又承清夜去一尊聊发少年狂归来却共灯花语骑省看成满镜霜

用韵招许主簿 程俱

风骚无复见黄初尚想应刘载后车病骨不知綠底瘦愁眉时得为君舒动人春色来随燕入眼溪流静见鱼祇有此中多好句可来茅阁试凭虚

次韵郑大夫半隐亭

脱屣归来税两輶信知尘世有萧闲幽亭似近郎官谷快捷方式知非少室山岁月优游真得计风埃顛顛独何颜园林日涉仍多趣坐看云飞鸟倦还

张敏叔得请谢事钦仰高躅谨成口号

富贵纷纷有底难乘时如探橐中丸高人不啻县华见晚节谁为赵璧完且喜芝兰俱秀发不嫌松桂愈清寒他年侧席思耆旧矍铄犹能一据鞍

题云馆二星集后（李任道编录济阳公文章与仆鄙制合为一集且以云馆二星名之仆何人也乃使与公抗衡独不虑公是非者纷纭于异日乎因作诗题于集后俾知吾心者不吾过也庚申六月丙辰江东朱弁书） 朱弁

絕域山川饱所经客蓬歲晚任飘零词源未得窥三峡使节何容比二星萝葛施松慚弱质蒹葭倚玉怪殊形齐名李杜吾安敢千载公言有汗青（元遗山曰济阳公谓宇文叔通叔通受官而少章以死自守耻用叔通见比故此诗以不敢齐名自托至于书年为庚申与称江东朱弁者盖亦有深意云）

赠范直夫 朱松

将军竞病诗成处南浦春归兰玉丛渐减心情身老大久乖谈笑路西东乡闾落日
苍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且与寓公同放旷浩歌相属倚秋风（朱文公曰先公之丧奉
迁于武夷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盖公之诗尝有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呜呼此岂其讖
耶）

九日与客语慨然有庐山之兴 朱择

九日黄花笑白头分将牢落付林丘半川暝色聊偿梦别岭秋声旋寄愁江国经年
成浪语匡庐入手是真休未能免俗须登陟睨视元龙百尺楼

三山次潘静之升书记韵

客路那知岁月长掀髯一笑苾芻房且倾徐邈圣贤酒不问陈登上下床云影翻空
迷海峽秋声随梦到江乡明朝各听船窗雨犹忆枯碁战寺廊（方虚谷曰逢年诗格高
峭惜乎不多）

送正字胡丈（绍兴九年应辰自正字与外任同舍载酒郊外留题壁间且分韵赋
诗为别自后禁网寢密无敢以诗送行者今二十有二年应辰以流落之余再入册府而
正字胡丈得请归建安于是同舍始复用故事分韵赋诗） 汪应辰

先生高卧武夷巅一旦趋朝岂偶然报国自期如皎日归田曾不待来年懷铅共叹
扬雄老鞭马今输祖逖先册府风流久寥落送行今复有诗篇

题乐天居士诗集后时谪居庐山 汪大猷

居士当年谪九江高懷徃徃寓篇章多言世上风波恶不似闲中气味长千载声名
虽莫及一时踪迹偶相望若容俗驾追遗矩待看南山结草堂

引年得请和答致政陈昭远学士 朱熹

一气无私物自盘放臣偏荷主恩寬方慚妄窃老夫号詎敢重簪博士冠身退未妨
闲养病年丰何幸暂偷安新篇似许参同社愿刺仙舟上钓滩（自注云贾生鵬赋大钧
播物史记作大專盘物索隐云專读作钧盘犹转也与播同）

闌干苜蓿久空盘未觉清羸带眼寬老去光华奸党籍向来羞辱侍臣冠极知此道
无终古且喜闲身得暂安汉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岁又涪滩（自注云建隆庚申距今
已未二百四十年矣尝记年十岁时先君慨然顾语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叹
息久之铭佩先训于今甲子又复一周而衰病零落无以少塞臣子之责因和此诗并记
其语以示儿輩为之盡然感涕云）

和刘叔通懷游子蒙韵

扣角听君悲复悲壮心未已欲何之交游半落丘山外离别偏伤老大时尚喜渊潜
容贾谊不须日饮教袁丝病余我更无繆赖勉与同懷一赋诗（自注云予素不能作唐
律和韵尤非所长年来追逐殊觉牵强子服乃令更为手写此三诗者不知欲以何用晨
起书罢欲记岁月方觉是庚申开基节日此亦难逢之会感叹久之）

送邕州吴使君 罗愿

题舆纔赴日边程便拥油幢镇列城地望素高唐五管人才今似汉三明时清市骏
非无意岁晏逢花好寄声太学英名湖海气此行持论要平平

次韵楚觉先见赠

奏事何能补帝聪流年早已付天公旧闻双剑沧波底忽有三刀入梦中首出诗文
为我贺多惭忧乐与人同如君孝友天应报飞鹤那应久在笼

送杨文父还醴陵 程洵

君家江西我江东相望虽远声气同一行作吏湖湘上数面深交谈笑中君思松竹
行色动我困簿领蜚尘蒙他时登高倘有赋莫忘江头回鴈峯

过分水岭

相与振衣千仞冈浩歌莫惜且徜徉风来闽徼不知远山接吴天如许长裘敝且将
云作氍毹羞犹可墨为庄眼明更向西南望依约家林傍夕阳

懷朱晦庵先生 汪莘

道在羲皇孰断金至人出处合天心青山白云有生路流水落花无足音世外太古
日色静洞中一片春风深自怜晚輩服膺久亦许杖屨来相寻

闲居书懷 程先

灰却丹心剖棘藩市居宁觉市声喧梦中幽趣官槐国尘外高踪吏漆园懒取砚山
供秘玩且封文冢墓陈言寻常恰类君平肆问卜时时有过门

和费枢密登卞忠贞公墓 程秘

底用荒村访野坟青编相对俨如存当年但识清谈乐今日方知节槩尊千载腐儒
空吊古几章冷语自销魂便当僇力清河洛一洗新亭旧泪痕

游翠眉用苏黄门旧韵（先莹在焉） 汪晫

黛拂蛾眉两月弯虚亭着与小三间吾翁先见如樗里此老遗思比岷山千仞逵峯
和我瘦一庭芳草伴春闲登临涕落当年事不见仙人玉雪颜（元张公纯仁云康范诗
典雅和平无晚宋气习）

和岳王庙壁上韵（祁阆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
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吕午

当年惟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威名千古
更无敌词翰数行俱絕尘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陪吴总侍集砚山用赵端明送行韵 方岳

烟波画出暮江天着我芦花明月船官满只称前进士路贫休问小行年一归已后
陶元亮众论宁无班孟坚不负登临重九约过江犹及菊花前

正月二十二夜迅雷大雨牛庵一巨松有物拏攫而上自本至末爪痕宛然

蛰龙怒欲起春霆并挟虬髯上杳冥老色干云鳞甲动苍皮枯雹爪痕腥物方神变

谁能测山不高深亦有灵谁与护持诗墨在畧无风雨损吾亭

次韵武侯庙 汪应晦

武侯遗庙自丹青霸业销磨但故城北魏中分盟血在南阳三顾夙心明君臣际会
宜兴汉吴蜀相资失借荆独致瓣香思祀典西山回首暮云生

次韵朱塘（自序云淳佑二年春王正月丁巳许月卿过滕二子曰子尝游朱塘乎
曰未也曰淳熙之三年朱文公归故乡游朱塘山深水静荷花其间慨然曰是吾梦游所
也此谁之土于是先大夫拱而进曰先业也先冢在此文公曰是宜为亭以领山水子取
幅纸吾为若书以告同志者共成之先大夫雅谨畏时又少四顾无褚笔则已异时为鉉
钧言常以为恨试与子游乎遂如朱塘归相与为诗秋八月亭成郡丞秘书郎书其扁曰
晦翁亭滕子以诗来有留之者冬十月诗成月卿用韵亦赋） 许月卿

游子从来悲故乡归来襟袖正兰芳梦魂飞去云涛远杖策闲行秋水光可是月中
曾到此安知身后却余香紫阳弟子多贤子卜筑新亭是肯堂

宣城倅馆 吴山

一年荒宿敬亭岚世路如今亦颇谙鸦带夕阳来舍北鴈传秋信到江南王曾素志
非温饱毛义微名为旨甘料得倚门凝望切东风何日拥归骖

春日 吴锡畴

韶光大半去匆匆几许幽情递不通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风一窗草逆
濂溪老五亩园私涑水翁无赋招魂难独笑且排春句答春工（予尝于何人卷中见左
史公称说着梅花定说君之句不知其竹洲后人也意王恺之珊瑚扶踈二尺美止此矣
比吴君过予崖下出其寶则三四尺六七株如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风者尚
多也子其秘之毋使豆粥韭齏为帐下儿所卖彼恺輩那得与君争长寶佑甲寅十月既
望秋崖方岳拜手）

对灯咏感

岭嶮瘦影伴孤灯两鬓萧然失旧青豪在尚堪论剑术骨凡何用泥丹经半生踪迹
如春燕少日交游类曙星闲拂桐丝写幽意洋洋不为有人听

遣怀杂赋 孙嵩

宇宙迂踈一布衣谋身毕竟是邪非能知道义丘山复位看荣华草芥微世事悠悠
蝴蝶梦人情扰扰桔槔机英雄不是违流俗白雪阳春和自稀

春日武康游望过孟东野故居

残霭初收半在沙一川芳草趁溪斜羣峯古意汪芒国废地诗情正曜家天末凄迷
浮野色柳边骀荡受春华更携尊酒看修竹不为前坡得意花

愍叹

救地扶天力不支犹为落落怪男儿泥中龙逝江神骇波际鲸枯海若悲恨入烟云
连汉县魂随霜雪薄燕垂可怜傲兀南冠在吟尽关山恻絶诗

金庭观王右军祠 孙岩

罢郡归来三亩宅化为琳宇入层云楼亡莫辨藏书地池在如亲洗墨人特援忧勤
规太傅不将恢复许中军世间何物无湮尽英渠千秋万古新

出越城舟行乙夜纤道以避过兵

扰扰红巾起草间旧游何地不凋残归囊薄有桃花米行路如经竹节滩战马东来
横杀气扁舟北去解忧端曲肱便结须臾梦柳暗黟川把钓竿（方虚谷曰长孙君嵩元
京诗清劲苦淡如其为人小孙君岩次皋子未之识忽袖诗访于武林亦清劲苦淡如其
兄）

南山 汪炎昶

宣平隐处今始过烟霞城郭路几何野渡谁浮夕阳艇空山尚响樵人歌石坛荒凉
迭苔藓谷鸟啁晰深松萝何当更值买酒至一笑使我朱颜酡

冬至

草草欢娱共一觞葭灰昨夜煦初阳民贫绝喜冬犹暖客倦翻嫌日渐长造化不停
聊阖辟人情自此隔炎凉欲占岁稔浑无雪儿诧晴云晓色黄

闻笛

荒村犬吠人犹行惊鸟乱啼山月明南邻捣碓适复罢何处吹笛秋更清疑含白龙
堆外怨恨不黄鹤楼中听萤飞露下百草湿倚风激烈思平生（赵东山曰古逸先生诗
微婉遒劲亦时出于悲壮激烈）

读四明尊尧集 方回

大道行天如日月羣儿簸弄竟何如自悲责沈曾为学安得尊尧更有书义胆轮囷
千古在神州攻战百年余诬辞逆像今俱已犹恐忠贤恨未祛

重游凤凰台

重扶瘦影上荒台万里秋阴凝不开天地未休貔虎战江山敢望凤凰来是非易判
元嘉事今古难逢太白才尊酒阑珊诗思乱夕阳吹角不胜哀

溪阁呈陆太初

临水看山日百回等闲收拾有诗才老松于我几年长啼鸟无名何处来病发渐应
雕翠葆衰踪那复梦金台鹧鸪未散犹堪典聊挽秋花荐酒杯

赠郭澹溪

赫日烧空喝欲死诗来如向雪中看古壘出土铜声尽明月浮空贝影寒江海岂无
鸥作社头颅安得鶡为冠会须弃置人间事同向秋风觅钓竿

初夏书事

平生万事鸟飞空绿鬓苍颜俛仰中醉若山颓无旧侣坐如泥塑有新功诗成不觉
窗移日心定何烦扇引风结网小蛛恣来往忘机应亦识衰翁（贤良阮公秀实亟取此
诗）

次韵休宁程君圉来访（君先公伯祥秋崖先生之至交也乙卯冬同饮于秋崖夜至晓）

秋崖劲笔敌黄陈
愤卷当年许望尘
十载江湖春鴈断
万山烟雨石羊新
余生敢忘尊前话
先正曾同席上宾
今日相逢两家子
可无努力继前人

赋归 汪梦斗

身到嬴秦古塞垣
茫茫禹迹故皆存
近来粤客通南货
旧日燕人祭北门
治极汉唐犹驳杂
功侔禹稷有根源
纪纲法度于何是
归醉床头老瓦盆

愤王僉事可与自号濯缨亭主 曹泾

行行六马辔如濡
襟佩云从得范模
天下同知宗孔氏
江东今复见夷吾
无边秋色吟肩瘦
有脚春阳道味腴
眼底新安至清水
不知聊可濯缨无

平山 鲍子寿

平冈横亘北城头
一上青冥目数州
吴岫南从京口出
蜀江东赴海门流
香销后土花如梦
烟锁雷塘草亦愁
惟有依然淮泗水
年年吹浪到瓜洲

松声

千丈森森礞砢生
风来岩壑韵琮琤
耳根一洗俗尘净
木末时闻天籁鸣
汹汹银涛朝拍岸
萧萧铁马夜还营
山中宰相殷勤听说
与傍人笑绝缨（方虚谷曰子寿学有渊源诗亦枯淡劲瘦）

夏日绿绕堂小酌 程一夔

解组归来得自如
昼长人静草堂虚
壶中有酒且畹客
囊里无金不卖书
林径草深稀过马
荷池水响乍跳鱼
妨贤尸禄吾何敢
一任侯门笑索居

送王景开长官 程文海

杨柳阴阴燕子春
东风万里动游尘
还将碧涧红泉梦
又送青原白鹭人
子在有才须遽器
吾衰无计乞闲身
南归若见沙鸥伴
莫道迟回忘卜邻

吴山感兴一 汪云龙

江湖清浊自天开
鸿鴈凫鹭与往来
黄道星辰环太乙
紫云宫殿隐蓬莱
琼台渐起纈儿叹
玉笋初经阿母猜
九域图书今一统
百年耆旧独余哀

二

山回禁御入云长
无复陈兵翼两厢
千石金钟埋古道
万年珠树落秋霜
龙文又徙阳人聚
鸟篆谁堪轶道傍
百郡烟尘浑漠漠
一江波浪自茫茫

三

化人宫室被层阿
碧瓦高低若涌波
翠石文章书日月
宝珠光焰烛山河
天花坠地黄龙现
贝叶翻经白马驮
谁谓一无超众有
只今尘土重来过

郊饮 查仪韶

榴已着花红欲然
酒余休更读骚篇
繇书契后翻多事
涉患难来非少年
天满四檐

空翠外诗生两岸嫩凉边小风吹尽阑干雨晚得斜阳在钓船

答胡敬存

相望荒烟竹树村无由觞咏寄微醺天应只共古今月人自难同上下云晓色又随
香树远秋声偏怯旅窗闻老来欲述农桑谱留与兰台志艺文

题吴氏双清道院云山楼次韵 程荣秀

几迭云山护小楼四围芳树碧烟浮远峯当户偏宜雨高木临风独耐秋华表有时
归白鹤函关拂晓度青牛从龙自有诸公在晦迹何妨老一丘

题富山汪王庙 胡炳文

虬髯人出鹿归唐多少英雄失故乡昔日六州曾卷土此邦千载尚尊王高陵夜雨
鸣弓劔原庙春风洁豆觞灯火万家元夕后谁怜狐兔满连昌

落梅 程端礼

腊后寒花始觉稠又惊香玉晓来收飞飞苦恨东风急片片愁随野水流有客开尊
移别树何人吹笛在高楼方当桃李争妍日宜尔孤芳不肯畹

听邹云樵鼓琴 王仪

邹子相逢鬓已丝援琴为我荡幽思一源独用神尝王万籁俱鸣手不知冰合忽将
轻骑渡天虚直共羽人期尽除智巧灵机发烛断清寒坐转危

清明日病起不能出渐喜勿药 唐元

尚忆儿时矜节物插花临水弄扁舟题诗多爱白塔寺把酒还寻芳草洲零落旧交
时鸟散蹉跎急景大江流年过四十愁兼病始悟人生万事浮

送汪谦父教谕长洲

千里游吴今又归山中春近蕨芽肥侯芭最擅诸生业菜子空悬五色衣捣玉冰溪
聊待贾追风天马可容鞿曾邀弄楫荷云浦不待清秋鴈影飞

天平山

天平山里唐朝寺苹藻重来荐范公夹道松阴常带暝傍岩池影祇函空石排甲士
云千灶藤走文蛇地百弓心与义田同不死年年■〈禾罢〉稭舞

秋风秋日山居自厚堂和韵 胡初翁

小庐高结翠微边面面晴岚一洒然鸥社相忘聊永日鹤田虽少亦丰年推窗对竹
何由俗绕屋栽桃不为仙千古渊明是知己眼中风物可斜川

题雪景

竒絶杨家老契丹解将白入草玄间蹇驴退步迷横徇野鹤寻巢误别山倚杖地连
天共远呼舟吾与汝俱还故林祇在江云北手拂生绡一解颜论诗

次戴庭芳韵

大雅荆榛久见侵黍离既降可伤心戏拈花草工何益力探根源意自深春水绿肥
分众派秋风黄落表高林何时话到忘言处坐听霜空猿啸音

平山堂 汪称隱

西去休城十里余肯堂新构故人居门扉晓白天平入屏障云横画不如日落秋风
生几杖雨晴空翠湿琴书何须更说维扬胜大好溪山照屋庐

舟次嘉禾 洪焱祖

昨宵雨急争过堰今日风颠俱泊船前途难料每若此游子相顾空凄然挽弓翻胜
一丁字佩印何如二顷田笠泽鲈鱼洞庭橘谁家酒楼新插天

春晴行园

新歲以来晴旦稀鹊声忽报金乌飞烟光染深草色绀雪水融入花根肥悬弧在昔
端有志抱瓮如今甘息机多情蜂蝶想自得先我到此游芳菲

禹穴 汪石田

司马子长寻禹穴荒苔长闕越山腰龙蛇万里连沧海鸾凤千年下赤霄云佩日珪
文字古白银青玉鬼神遥悠悠德业江河外苹藻临风恨寂寥

客居

客子江皋草木长断篱荒径入牛羊沙头戍鼓缠秋色楼外征帆送夕阳胜日襟懷
愁自拨故园亲友病谁强南州城下山腾笑多见余生似漫郎

闲居 汪泽民

门外溪山到亦慵窗前隙壤步苔封中藏花草春环堵仰视云霄碧九重今雨不来
从止酒古心谁会独支筇平泉木石知何处踏雪飞鸿暂寄踪

次杨掾韵 程文

地垆火冷夜深深风雪残灯伴苦吟歲似壑蛇遮更速事如蕉鹿杳难寻百年尘世
须开口一酌贪泉可易心珍重关西杨伯起名成不受二毛侵

简秋碧孔林管勾

莫怪微官寄豆笏圣人宫庙喜周旋长林树影风烟合壤壁书光日月悬文物一时
推掌故世家千载重儒先殷勤好看坛前杏坐对春风理素弦

将赴旌德先寄刘明府粹中

花落花开春已秋感时伤事自多愁蜃嘘海市浮人马鹊架河桥度女牛湘水使还
云作伴石渠人老雪盈头稍闻许邵持时论却喜虞卿老故丘

与蜀阜僧立同游鉴湖

盘石为堤护短篱画船深鎖少人知垂杨着水青青发远树迎人旋旋移满野农耕
春事急隔林僧语日光迟晚风忽卷残云尽四面湖山翠扫眉

自述 方伯鉴

抱琴聊复问田庐野性偏宜水竹居茅屋春风三尺雪少年心事五车书故家簪笏
嗟犹在用世文章愧不如拟向清秋寻旧约海天空阔鴈行疎

吳氏春雨亭（吳长者宁之墓歛凤凰山虞伯生学士作铭達兼善尚书篆额其子

季实复作亭于墓之侧以展孝思） 周原诚

萧萧余韵亭前树洒洒芳原溪上村虚忆汉庭推长者难凭楚客赋招魂忠臣巨笔
蛟龙奋太史文章虎豹蹲孝子此心浑未已百花香处溅啼痕

挽余廷心元帅 吕谅

百战残民力已疲将军未遣壮心违城依楚水无兵援目断燕山有鴈飞但愿斫头
成大节焉能屈膝解重围睢阳死后舒州继况是中原大布衣

上巳病目寄叶伯谦汪子敬 程汉

病目昏花坐不禁他乡节序倦招寻吾伊读处声相接尔汝谈边意已深每觉文章
真小技情知道德负初心洛滨襖饮遗风在何处登临费百金

梅崖吴先生寄诗次韵 蒋师文

截蒲未肯效温舒生意相关草不除镜里雪霜难讳老酒边风月岂仇予每因母病
占羲卦不为家贫典汉书自笑平生谈性命一图犹未究潜虚

和可堂余先生池楼诗韵

浮生莫说四并难兴入林泉万虑宽象奕偷闲同橘隐蚁窠荣贵等槐安楼高人在
空中语池近天从镜里看几夜阑干吟弄处微风不动月团团

借韵寄太古王先生

故人相望隔燕齐恨不云山一夜低别后雨苹供采涧老来风絮想沾泥书言社稷
何时上诗在松萝到处题记得避炎山后屋残更吟伴鬼神啼

题潜山双庙

枫木阴浓日转廊两公心事寄睢阳生同岁月呼兄弟死有江淮奉帝王简墨尚留
肝胆在篆烟那敌姓名香后来人物如公少时事难言重可伤

钓台次韵 俞师贤

汉官威仪如旧日先生羊裘钓泽中东都名节从此始云台功烈何能同寒流残照
见天末危石脱木惊秋穷惜哉登临迫行役负此千载桐江风

记先祖嘉议公遗事（先祖讳悬为新安监郡有惠政卒葬于歙尝岁旱祷黄山及
汪王祠而雨又建廉访公署及新陈塘寺以祈亲寿遗迹尚存） 仇自坚

歙州山水似桐乡先子神游岁月长乌府落成存旧柏黄山遗爱说甘棠名题梵宇
祈亲寿文刻丛祠祷岁穰百世图经公论在已闻名字入循良

送潘和仲南丰巡检 胡孟成

潘郎不见已三年蓟北行吟行辈传绿绶近悬都使印画旗先拥上江船时平下马
还裁檄春暖收衙自注玄王霸莫论尊孟子瓣香先为拜乡贤

郑待制席上同刘伯温都事燕叔义宪史诸公赋承天观东轩诗 吴讷

孤客凭危正惘然江南春尽落花天海门黑送千艘雨城郭青炊万灶烟烧药金垆
犹伏火射潮铁箭久离弦伍员白马今何在几度荒台野鹿眠

次韵程子元闺怨

自从销瘦畏多谗懒上红楼望翠岩九转织成红锦字几番啼湿绛绡衫嫁时罗带同心绾别后金钗十字缄安得化为樯上燕春来秋去逐征帆

客钱塘有怀东山赵子常（时征师山郑先生）

小阁踈帘昼影移凭阑多是独吟时夕阳关树高低画残雪江梅远近诗潭底又闻龙剑化陇头应怪鹤书迟何时乡里嚣尘散来傍清流理钓丝

闻朱隐君宦赐号澄节处士 汪蘊五

北郭幽偏是鹤山一轩高卧白云关先生道出羲皇上处士名标晋宋间尊俎风流无俗客琴书和乐足怡颜天边一札惊猿鹤只恐公今未得闲

次韵寄汪彦贞 汪俊德

五年一笑乱离过托迹林泉意若何花外不闻供奉曲山中时听采薇歌枕云漱石尘縁少弄月吟风逸兴多稍待雨晴闲暇日会当扶策到岩阿

杂兴 谢俊民

云林得计促归畊为圃为农了此生车戽水深连夜雨采樵风乱隔林声土宜菽粟勤芟草园有瓜蔬早架棚日永华胥惊梦破不堪羣唱午鸡鸣

次韵汪德辅

庸人扰扰自纷争世事如棋乍落枰袭破临淄烹郈子伪游云梦堕陈平诛秦蹙项亦何有真楚假齐俱不成一局始终都若是老夫端坐看输赢

钓台次韵 胡虚中

已幸六龙在天上勇辞谏议归山中懦夫立志固有自处士盗名原不同云寒山清严濑古潮生鹢没吴天穷回思韩歆死直谏客星始信真高风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五上

（明）程敏政 撰

○律诗七言

过徽州别魏府尹 汪广洋

与君携手凤池东题遍春阶芍药红况复云山千里别岂知风雨一尊同少陵老去忧多病王粲年来喜事戎二十五滩烟水急几时归棹月明中

使歙谕番易

五岭苍苍劔插天肩輿高下似乘船残年止有二十日沽酒岂无三百钱野碓暝春喧急水山樵寒雨隔孤烟祗惭将命恒驰逐安得雄才配马迁

过河阴观楚汉遗垒

广武山前望虎牢淡烟衰草没城皋鸿沟岂限长江险楚垒何如汉壁高此日登临

悲鸟道当时南北混鲸涛河阴老树森幢盖犹似銮舆驻白旄

康山观兵

楼船两翼挟艨艟垂老观兵胆亦雄炮火震天飞霹雳刚风立海走丰隆重瞳首寄
龙泉下独眼尸归马革中战罢神威犹震怒苍凉落日贯长虹

登步云楼 詹书

百尺丹梯接紫微层层金碧炫晴晖眼观下界云生足人语半天风满衣酒醒客犹
招鹤舞诗狂我欲跨鲸归休将铁笛吹清夜月满阑干星斗稀

送徐复初海道知事

东运楼船白粲多紫髯英气有谁过礮车云起天垂野■〈风贝〉母风来雪涌波
海上神仙见徐福关中父老识萧何幕宾不尽长才用早晚薇垣响佩珂

秋夜书懷简李希吉

江皋秋水明晚霞江城秋满诗人家双杵隔墙夜敲月一灯向壁寒生花乌鹊惊风
绕红树紫蟹带霜行白沙清虚之府入幽梦醒看河汉思乘槎

题定子静草堂

草堂正在匡庐山山阴绿玉相对闲云从双剑峯前下潮到小孤江上还茶烟满室
写墨竹花雨一帘观白鹇谁似南宫能篆古为君高置轩窗间

赠汪仲鲁 赵沔

短话长言总勿疑相交错是来年期坐来竹雨初晴夜看到松云欲尽时雪后孤芳
谁复惜空中灵响妙难思山花满眼春将半莫厌从容步履迟

赠曹元达子

故人别我今几秋见尔难禁双泪流一家寄食悲南国千骑拥麾雄北州转战不知
何处相逢未拟此生休清门生理依诸舅长大废书吾漫忧

省朱文公官坑祖墓

攢簇千峯一嶂开乾坤间气此胚胎百灵受职环真宅五纬回光拱夜台鲁国共悲
祠庙毁闽关不见子孙来干戈未息诸生老独抱遗书咏七哀

和先巨山翁登岳阳楼诗韵 汪周

雕阑十二屹层空谁架危楼土宇中漫浪微踪悲老马登临衰目羨归鸿三江去棹
飞晴雪二泽征帆挂晚风安得羽翰生两臂回头歴歴大江东

楂山书堂 汪克宽

楂山冈上长松树曾见仙翁旧隐居种竹闲留云作坞灌花斜引水通渠娱亲寿酒
朝开宴教子寒灯夜读书回首风流陈迹冷摩挲残墨泪沾裾

次韵寄来硕 汪德庆

林下三间屋当巢岭云溪雨送波涛梦回尘世风光别眼底秋山气势高千里关河
思税驾三年冰雪苦持旄知君不作鸱夷计长日焚香坐读骚

次栾秉德韵 程国儒

伤心世事泪潺潺已付余生作等闲
羝乳尚能持汉节鸡鸣那得出秦关
黄花时候多新酒绿树门庭是故山
日夜思亲头尽白何人为赋大刀环
(至正十九年明兵围衢城城陷国儒以都事被执过新安赋此诗至京不屈安置天界寺以绦自经为仆者救免无何闻子仲镜丧哭曰天其夺予志乎儒之不顾身者以有镜代养也镜已死二亲疇依数月召授内省都事岁余除洪都太守期年政成坐事被系因述平生出处自尽民知非辜抚尸而哭者肩摩踵接遂附墓徐孺子墓侧祠于东湖书院先师堂有雪崖文集藏于家)

过方山近城田畴蔚然喜而有感 郑潜

西峡渡舟潮水平篮舆归路午风清
河流合处总入海山势方时纔近城
绿野熙熙民乐土红巾扰扰将偷生
观风问俗惭吾事深谷何时遂耦耕

次韵皆山楼韵 朱模

试从此处登楼看天下新安山最多
一坞回环盘谷宅乱峯高下洞庭波
岩花逐点飞红雨云气成羣散白鹅
共说琅邪山水似未知欧老意如何

送张总管赴番易

近闻使节向番易已报前军到武昌
好过黄州问苏老曾游赤壁访周郎
一时人物皆陈迹三国英雄此战场
举酒烦君酌江月匡庐秋色晚苍苍

程仲庸游京口留金山 唐桂芳

我正无心懒似云那堪奔走污缁尘
飞花岸柳偏留客吹浪江豚忽拜人
玉带暂抛烦转语楞伽曾写悟前身
异时好说金山寺小小渔舟唤渡频

送郑士恒往江西

洪都昔号雄西土画省新开列上台
郑老每从工部饮乌公何待石生媒
断云将雨侵书幌明月随风落酒杯
山獠洞庭皆入贡海船日日候潮来

渔梁结屋 姚琏

石梁之上姚家莊隔溪指点云苍苍
飞楼杰阁说华第翠竹老梅惟我堂
新丰鸡犬归未得韦曲桑麻如许长
三间茅屋投老计携儿拟拜龐公床

符溪凯旋马上作 俞茂

夜来一雨洗嚣尘陡觉江山气象新
岩谷已平苍鼠穴溪桥喜见古梅春
挈壶欢迓民连野策马归来雪满身
此地重过又三载漫留诗句托青珉
(云阳李祁序云新安俞公镇禾川之三年威惠孚洽四方诸寨以次削平独有曰符溪者既服复叛反复变诈百端终不可化公一夕驻马龙溪桥令诸军蓐食听命逮二鼓乃指示所向方黎明至寨门外分布士卒破寨悉擒之缚其渠魁诛党恶数十人余平民附寨而居者纵遣还舍猪羊鸡犬悉令认辨给还民大欣悦争持酒物来献公又一无所取慰谕而遣之凡二日处置事定乃归俘馘在前钲鼓在后观者罗拜举手以谓积年凶恶之寇一旦授首非公之才

智未易了此公既还府宾佐咸集公独留儒学士十数人列烛张宴至夜分乃罢坐中口占马上所得诗于是众宾咸和至次日乃缉成卷仆忝预席末不得以老病辞乃从众宾之后而和之曰溪桥石路不生尘幕下初闻号令新士卒衔枚冲夜雪将军横槊赋阳春已擒渠恶从梟首未死么么许乞身德意久孚威力着愧无椽笔纪苍珉又和曰城西车马蹴轻尘夹道咸瞻喜气新笳鼓闹归银烛夜笑谈倾倒玉壶春知君自是文章手愧我空余老病身多谢口占诗句好肯抛良玉引凡珉意浅语拙如老妇舞柘枝不自觉丑然亦以调高韵阻难以追逐又如阳春白雪和者良寡仆故欲别作一卷请诸君各以已意赋之不必步韵或选或律或长短句任意所到庶足以尽诸君之才且于俞公之行事亦得以铺张盛大而无拘牵局促之患也）

懷乡友汪彦才（此诗误刻林鸿鸣盛集中诗所称万安松萝皆休宁地名也）

任原

浮云聚散几悲欢久客懷安忆万安门对西山朝气爽城临东海暮潮寒身随断鴈兼秋遠梦入踈砧向夜阑为问松萝旧游好别来风月共谁看

送舒从事还南海

老逢离别倍伤情一骑临秋复遠行客路惊心孤鴈影家林入梦断猿声朱崖落日天低海铜柱云寒雨过城翻忆旧游多感慨独嗟书剑误儒生

丁酉冬与杨季成宿邑南田家夜次赵子常韵呈徐县丞张总管 金居敬

拥被依炉话夜分山城更点喜初闻客懷茅舍青灯伴诗思秋空白鴈羣冷掾官曹闲似水将军车从密如云东湖孺子文章伯旦暮移尊独向君

赋静庵 吳显

收敛江湖万里身归来林下岸纶巾从前歲月方知谬自此光阴始是真止所常观虚白室行边不踏软红尘野人亦得烟霞趣布袜青鞋愿卜邻

书师山先生所题黄山崖石后 鲍颍

苍崖百尺与云齐征士重来为品题姓字一时通汉史文章千载并浯溪春深莫遣莓苔没日暖应添紫翠迷犹忆匡庐当日事短檠山雨五更鸡

和商山书院诸公韵 汪天应

覆雨翻云已十春恨无诗酒对芳晨秦强再世终归汉周弱何人共戍申边境旋闻烽火息南风喜见稻花新为霖更得成丰歲愿作陶唐击壤民

过周流寺 王善庆

云埋殿阁周流寺春水冲撞复到山僧衲挂枝庭树老禅床搯石洞云闲久无山鬼吹灯火时有渊龙护法坛我亦长歌来徙倚满襟清思隔尘寰

洪武庚申五月四日谨身殿灾肆赦 范冉

金鸡衔诏五门开圣泽汪洋遍九垓梁狱不羈天下士汉庭还网世间才傅岩弼亮资霖雨沛上英雄起草莱郡国想今寬赋敛乾坤和气一时回

贺金彦晦迁居避暑 黄枢

隔水移家不借车野航安稳载琴书青山歴歴迎人惯翠树团团绕屋踈盘谷有谁
争子所斜川亦自爱吾庐行看花萼相辉映依旧连云列第居

寄淳安徐大年 吴舜举

歙南山去一百里秋尽春来信不闻昔日登楼同听雨今年幽谷饱看云管宁岂是
辽东客伯乐曾空冀北羣安得俗尘长拨置挟书林下共朝曛

读文丞相指南録一

素手残棋岂易谈一支大厦已难堪死灰无焰资炎土磁石贞心托指南闽粤九重
天再辟燕云一死志犹甘人间窃禄偷生者未抵南柯一梦酣

二

西北神州久陆沉东南王气半沦阴诸公恋恋湖山乐此老拳拳社稷心烈日秋霜
存壮节海云江月助行吟捐躯报国元无悔可是前朝俗化深

乱后述懷 吴贾

篮輿傲兀饱看山旧隐重来蕙帐寒囊重正縁诗草富杯长那觉烛花残悠悠今古
知心少扰扰风尘会面难纵有故园春信在可怜无驿寄平安

上巳日苦雨寄汪彦晖 朱同

三月三日苦泥泞春游无计令人愁云低暮色近垂地风卷涛声遥撼楼青天白日
定何所急电轰雷方未休最怜桃李花开处雨横风狂不自由

送李孟善御史谪戍辽东 詹徽

丹墀分袂出长安疾贬辽东去路难金佩暂辞双凤阙玉骢应过九龙滩沙边鴈度
家音少岭外猿啼戍月寒孤负十年窓下志挈书携剑与谁看

紫阳观席上作 曹迂

紫阳山中神仙家青山绕屋生烟霞枯林风过落黄叶寒菊雨余开白花只鸡斗酒
自可乐千驷万鍾何足夸兴阑携手过桥去斜日稻田飞乱鸦

和唐胡明经诗韵二首（明经名昌翼本唐诸王孙避地婺源考水胡氏因从其姓
虽举明经义不仕梁终隐于家） 吕旭

西出长安避战尘谁知龙种异常人移根仙李云霄遼奕叶猗兰雨露新旷野惊弓
无折羽沧溟脱网有遗鳞甘为商皓终辞汉不作燕丹久质秦

万事荣枯梦一场百年歲月去堂堂鹤归华表人寰异鹿走关中霸业亡保障未能
依尹铎宗支谁复认丹阳弃将轩冕身终隐博得山林兴不忘

程普屯（瑞昌县本古赤乌镇吴将程普屯兵于此以应周瑜一日有羣乌飞集军
中占之以为祥瑞翌日果得赤壁之捷遂改赤乌为瑞昌县） 孙英

赤乌古镇江之濱云是程普三军屯羣乌飞鸣祥瑞应二龙争战雌雄分天便东风
旗鼓进火烈北船人马焚只今过客悲前事目送寒鸦残照昏

过南阳卧龙岗谒武侯庙

千古南阳草树荒行人犹说卧龙岗国归蜀主三分定才过曹丕十倍强羽扇纶巾
劳想象木牛流马恨遗忘英雄事业垂成日忍见营星堕夜光

云溪万松岭程内翰墓 汪洗

内相遗踪何处寻万松青锁郁森森两行翁仲标黄壤十丈穹碑倚翠岑雪案几人
灯火志冰岩千古岁寒心清风不断云溪上冠剑空遗草木深

和彦珍韵 程用晦

闲来遥忆隐君乡门拥荒山带夕阳苔晕旋添苍径滑松阴时转北窗凉高怀君轶
朱仁轨痴性予惭顾长康何日相从陪夜话石炉汤沸紫茸香

和松明火韵 程亿

苍虬谁取赤心然女纬男经夜不眠处士谪居离绝壑大夫功满上凌烟千年琥珀
凭谁得一点灵光可自全不照绮罗筵上客分辉田舍及渔船

送方伯润萝山读书 余鏞

一上萝山数千仞学如九转炼还丹且将圆木惊宵枕莫厌断齏供昼餐松叶乱云
孤嶂暝杏花踈雨小窗寒乐羊莫起思家念更误佳人机杼难

泗洲 郑桓

行尽淮东始见山孤城雉堞面层峦隋人罢幸余荒苑汉将成功有废坛落日波涛
来汹涌高秋鼓角动悲酸北来倦客偏怀古对酒狂歌强自欢

题野航卷 邵谊

枫业荻花秋气清扁舟不受波涛惊一声棹歌日欲晚半榻竹影风初生幽人落落
云霄志小窗悠悠江汉情夜阑酒醒万籁寂似向沙头弄月明

见山堂 胡安

家住龙山山下村诛茅卜筑傍云根呼儿耕罢勤书策对客哦成共酒尊红雨过帘
花结子绿云垂地竹添孙静观自得悠然趣何用区区隐鹿门

洪氏节妇（姑妇孙媳孀者三） 唐和

苦行相联世罕论吊生伤死倍销魂百年贞节惟三妇半世孤孀在一门灯火丝麻
终白髮忧愁风雨共黄昏不绿巨笔标名姓谁识洪家孝义村

赴辽府纪善次诸公见赠韵 程通

忠孝男儿合两图每回回首自踟躇王来海上初开国亲在江南久倚闾宣力可能
劳汗马报恩全未及慈乌曳裾终夜空长叹似觉中心半负初

雨后 李道生

山中晓起喜新晴杖屦寻诗独自行几树好花春尽发满溪流水夜来生游丝拂地
应千尺啼鸟唤人时一声趁暖田家曝蚕种朝朝节候是清明

和李大尹韵 俞韶美

积雨弥漫涨遼天客窗惟觉恨绵绵已添野色供春望更长滩声搅夜眠绕屋断云常黯黯投林归鸟自翩翩渔郎罢钓纔相过为报新潮到石田

石耳山絶顶 游兰仲

石耳山头望大荒海门红日上扶桑山连吴越云涛涵水接荆扬地脉长春树抹烟迷近遠晴虹分字入苍茫蓬萊咫尺无由到独立东风理鬓霜

东园即事 汪又亮

小圃临山效采薇闲中足迹往来稀垣高拍昼花香冗地暖先春菜甲肥流水壁间通石罅清风门外扫渔矶乾坤俛仰情何限孤鸟残云已倦飞

三松轩（序云昔陶靖节抚孤松崔蓝田哦二松杜工部种四松秦始皇封五松郑处士号七松其爱松均矣何其所取之多寡不伦邪璜溪吴彬富成初一轩号三松岂欲酌其多寡而为之中制邪然古称槐三木假山亦三率取征其后之昌且贤也富成之三松将有慕于是邪富成世居商山由其祖师隆迁璜溪盖硕宗也诗以谥之） 程仁发

冲霄龙骨雨苔斑鼎峙苍然伯仲间势傲雪霜坚晚节耻随红紫鬪芳颜王家德讖槐当户苏氏名高木假山欲向主人询艺圃清风萧飒动柴关

湘浯图 方勉

湘中景物最清竒邂逅披图慰遠思云惨苍梧虞舜庙崖高浯水次山碑苔花蚀刻人争寶竹泪成斑世共悲千里江山归咫尺风光触目总堪诗

酬赠叅将张公惠剑

辕门大冶藹祥光并铁花镕百鍊刚虹见晴空归匕首蛟藏秋水铸干将金环雪柄夸新制寶鞘绒绦尽巧妆带雾持来意何厚从教官道絶豺狼

歛学歲寒亭次宋苏文定公韵 杨寧

几树苍松倚翠屏小亭因得歲寒名月来遥见海蛟出风度静闻天籁生饱歷冰霜心不改高邻庠序景逾清闲来独据胡床坐一曲阳春愧继声

送汪司仓燹赴官泉州

除书新领向闽中建业相逢话转蓬别处一尊浮大白到时三歲理陈红道傍荔熟香尘起海上风来瘴雾空遠大属君君莫负旧家原近紫阳翁

求太守永嘉孙公写梅（正统甲子） 程信

文采风流世所难更将春意发毫端平生自保冰霜操近日谁登翰墨坛肯许官曹临镜写絶胜江路倚篷看与公笃好无他意只为贞心耐歲寒

出巫峡寄宗伯姚大章同年（景泰乙亥）

入峡犹登两月程一滩过处一更生愁闻涧树黄鹂语梦忆彤庭仗马鸣险易只应坚素守行藏宁敢负同盟相思并入巴江水不尽滔滔万里情

东巡回渡辽河

夷部曾传自契丹汉疆今已尽三韩喜功不话封侯易直道何忧行路难塞上尘飞
惊马到斗南云净看鹏抃提兵再驻辽河上白草霜风岁又阑

南征过武昌（成化丁亥）

月满秋江霜满天提兵夜上武昌船山川依旧环千里战伐空余史一编霸主赋诗
雄异代仙人乘鹤去何年吟余起视青萍剑一道晴虹贯斗边

夜雨 赵德相

黄昏灯火雨潇潇愁绪无端结未消方寸地宽畹宇宙一枝巢稳借鷓鴣城头鼓角
惊残梦江上风雷送远潮荡荡恩波流四海深惭华萼自萧条

滕王阁 吴逊

一叶扁舟挂晚风峥嵘楼阁画图中天连彭蠡三湘碧日射匡庐五老红压座文章
谁再续动人歌舞亦成空浦云山雨仍朝暮抚景畹题兴不穷

贺张士峻造屋 吴箎

旧家城市厌浇漓林下经营百世基山拥翠屏遥对牖泉鸣玉窦细通池春风座上
常畹客夜雨灯前自课儿从此鹤汀无限好杖藜来往更无期

秋吟得趣卷为藏溪汪彦度题

危亭翼翼碧溪滨每向秋来得趣真风露九霄清到骨水天一色净无尘斜阳樵担
穿红树明月渔歌起白苹何日重来同徙倚一尊还待菊花辰

题赤壁图 汪德

鲸吞蛟鬪决雌雄千里飞艘一炬红霸业尽归烟烬里江声长在月明中峩峩赤壁
涵朝日浩浩沧波扬晚风古往今来几多恨披图吟处思无穷

唐子华小景

唐侯宰邑甚清闲公退挥毫便写山共诧声名满天下岂知图画遍人间云连古木
迷青嶂月照寒芦漾碧湾残墨断缣谁解惜草堂披玩自怡颜

黄山 程孟

秀出层穹翠欲隕栖霞宿雾似蓬莱松摇阴壑生灵籁泉喷深潭吼怒雷峯顶烟销
丹灶冷崖前风暖碧桃开五云深处羣仙集白鹤青鸾定往来

野兴 汪敬

涧壑穿幽路仄欹梅花关外水通陂背人好鸟啼深竹抱子惊猿过别枝雨歇黄流
新涨急云交青壁乱峯移钓丝不挂非熊梦一任长虹百尺垂

淮阴侯

许身良犬失熊罴百战功成亦自危智数如君难免戮英雄自古易生疑真王印在
风云散大将台荒草树悲莫恨当时萧相国几人回首见几迟

寿藏为汪思敬题 苏景元

楂山风景似仙源流水桃花绕寿园固穴不烧铜作椁穷泉还凿石为门志铭镌就

留年月松柏栽成遗子孙谁谓贤愚同一致个中别是一乾坤

寄书坊 刘剡

女媧补后见神功千里相思寄便鸿断简残编无日了清尊明月几时同坐间有客常谈项天上何人复荐雄一度登楼一惆怅小山秋冷桂丛丛

奉和尚书程公征南献捷

饶吹歌成纪武功一轮红日照丹衷风雷震处狼山碎巢穴空时虎旅雄九伐嘉谋今秉钺七擒英畧再闻风剑南梟獍咸归化从此无忧到圣躬

一扫腥膻似燎毛捷书频奏诏频褒汉兵总跨新降马蛮血从殷旧战袍旗影夜翻泸水净剑光寒射雪山高当今天子多神武况有元臣熟豹韬

环佩重来轩（宋丞相程公元凤居歙槐塘有琴曰环佩亡去已久六世孙文实复购得之为轩以藏加扁重来二字） 江珑生

丞相宫墙何处寻老槐纤绕翠沉沉钧衡已辅当时政环佩犹传奕世音六叶喜闻归旧物千钧何足诧遗金南薰古意人知少好在云仍继此心

万山西爽轩望黄山 张逵

奇峰六六竞■〈山赞〉岫向晚凭阑最好看秀出楚吴千里迥翠摩星月九霄寒古潭雷迅苍龙起仙洞云深白鹤还何日扪萝登绝顶拟从轩后觅金丹

萝山清隐为汪世祥题 孙阳

小筑茅堂傍翠微花畦蔬圃澹相宜看耕每到龐公宅对酒惟吟楚客词春暖药苗穿土早天寒鸡唱出林迟松风萝月长如昨肯信功名鬓易丝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五上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五下

（明）程敏政 撰

○排律五言

山中寄吳蟠十韵 方干

莫问终休否林中事已成盘飧怜火种歲计付刀耕掬水皆花气听松似雨声书空翹足卧避险侧身行果傍闲轩落蒲连湿岸生禅僧知见理妻子笑无名更拟教诗苦何曾待酒清石溪鱼不大月树鹊多惊砌下连樵路窗间见县城云山任重迭难隔故交情

龟山上方 汪藻

度险逢幽处凭高写壮懷连薨栖绝壁孤塔表长淮地本吳封接山今禹迹阶潮声从殷寺竹影自翻阶木杪朱栏出城■〈土幻〉雪浪埋乾坤迷枉渚雾雨泄阴崖丹叶经寒在沧洲向晚佳鱼龙宵听吠猿鸟昼窥斋月满蟻珠实霜清磬石谐僧孟收栢子樵径扫松钗左宦书无鴈南烹菜有鲑风烟欺短发云水信残骸竟作何乡老虚慚素尚乖江湖今在眼归合办青鞋

予以年事渐高气海不能热生暖冷旅中又无药物遂用火攻之策灼艾凡二百壮吟呻之际得诗二十韵 朱弁

不作漳濱卧年侵血气衰据鞍思少壮揽镜叹清羸有病方求艾无营莫问耆心知出下策理胜遇中医阳燧神逾速铜仙术尽施论功鄙炮制取穴辨毫厘火帝恩光异炎宫绩用奇书萤比差似珠蚁迫方知忖物嗟炮鳖观形笑灼龟烟微初炙手气烈渐鑽皮闭目书徒展支头枕屡移发狂还自哂贾勇仅能支宋鷁追风日吳牛喘月时忠言劳缓颊善谗为开眉炼气工夫遠烧丹歲月迟卫生防后患伐性释前疑展转那成梦呻吟且当诗因心念民瘼出位叹身卑欲已七年病当从百世师保身将保德未可废箴规

九日与数客登善福院之絕顶晚饮茗饮阁子以病先归赋十二韵 朱择

风日迫佳节一川秋意昏临高分石磴却立数烟村楚制随云物蛮花照酒痕龙山嗟未久蓝水想空存鸿鴈频收泪茱萸几断魂拍肩寻熟路登阁唤余尊钟梵规绳阔亲朋笑语温加筇携海峤闻笛忆乡园梦记南柯守兵看左角奔诗凡羞晋宋发短任乾坤汝輩禅心起今生道眼浑不知东嶂外灑灑涌金盆

绍兴辛亥歲迁居星洲述懷 朱权

別墅今为宅芳洲古号星一溪萦似带羣岫列如屏缭绕蟠龙势回旋翥凤形紫峰鍾美瑞秀麓炳神灵峻岭通山去寒潭对刹亭高岩双杰出斜谷独深扃鷗鹭遵幽渚牛羊散遠汀春花纷外野秋月可中庭筑室歌鸿鴈谋邻咏鹊鸰来居犹未久补弊不遑宁爰竹留新笋看松养伏苓采山收美茹钓水得鲜鯖粲短亲诸子窗明勘六经桂香思璧水槐影记枫庭事业姑藏器功名会发鏗岂无牙父志当遇子期听鷗鸞须逢运骅骝岂恋垆秣今时合待拄笏谩名亭

乙亥避地横槎山中 汪宗臣

仙槎移到此杳杳白云根石乳漏崖响山腰界雨昏径幽盘过险桥断涉惊浑百匝回峯曲数家临水村芋瓜青绕屋桑柘綠当门鹊突儿迎客龙钟叟抱孙涧春分注沼田获半樊园地僻衣巾古人稀耕凿温尚懷文杏馆且拟小桃源岭外风波别摇头勿复言酬赵隐君还予诗藁之作因来韵增至二十四用柳子厚同刘院长言懷事诗例也孙岩

度德宜滕长论交堕鲁皋凄凉当歲晚潇洒见时髦常恐诗无证空知调欲高扶踈纒社栎变化岂胥涛阔畧三冬学增多一字褒大篇参徃篆异事詫吾曹昔嗜梁台选仍耽郢士骚长歌落涧谷中夜骇猿猱攻苦鶻濡翼求朋鹿食蒿家无彦弘在乡失吕温豪击拊当谁听荒芜尚自薶英英善和柳皎皎义熙陶步骤才难至图回首屡搔较深搜石髓务洁取溪毛推激吾非党讥诃物得逃辞连盘谷稼想到武陵桃朝逮虞渊暗宵几鷗旦嗽含愁全庾赋寓乐间庄濠不谓尘明镜何殊贈佩刀音书无鴈往时序迫蝉号嵇向诸人遠周雷再世遭未应求善贾孰不饮醇醪并席葭依玉清言輒炙膏斯期方緬邈北望寸心劳

咏友人竹 汪炎昶

拂云何日种潇洒傍茅堂翠重烟分渭痕干泪染湘塹鞭枝倒发径筱笋斜行地紧根相络茎高箨渐长山僧冬觅种邻叟夏偷凉泛户阴开阖掀风势簸扬杖侵鉴瘦玉爪刮聚浮霜禽踏枝毳屋松添影压墙箫韶如不弃或可佐宫商

赠云屋瑞上人（俗姓姚旧殿前指挥使） 方回

名缙今已绝见汝忽惊神昔日陪三卫多年护九宸漫从鸡帟报长与蠹编亲汉幄垂前箸秦关痛只轮骤惊沦寶玉何惜褫冠巾往事怜蜗国余生脱鴈臣片云聊作屋死树自观身空钵宁无食朽囊别有珍跣行千里近冻卧八寒春像喜图佳士名虚彻贵人论诗色泾渭遠俗意参辰余子一时尽高流百世新公能追慧遠吾或可遗民荆栲虽殊相澄江月共真

吕氏泮溪八景图 程文

尽道泮溪好泮溪景若何重楼上云水比屋入烟萝长笑天风迴清吟地籁和水深陂窈窕路曲岭嵬峩凤舞风中羽龙腾雨后梭近堤鸣牧笛遥野辨农蓑红亚桃欹竹青披柳荫荷松云迷后坞梅月澹前坡绉汲垂虹井机舂浴鹭涡庙灯山鬼伏桥鼓社神呵返照悬红树奔泉响玉珂吾伊碧窗读欵乃紫崖歌冠佩才华盛乡邻礼数那人喧朝集市仙过夜飞柯山势遥通蜀川流近走番丹霞接方丈白鸟向新罗俗美民偏乐官清政不苛马嘶行旅道莺语硕人邁风物千年胜标题八景讹请携灵运履暇日数来过

豫章南楼 汪广洋

适意缘清景驰思属早秋眷焉临胜地暂尔憩南楼楚岫云中出章江树杪流凉蝉泛声响细草没归愁鼓角三边壮襜帟五月留谁知放歌者脉脉寄沧洲

送蔡参政入蜀 詹书

东吴霖雨佐西蜀将星明水落黄牛庙云开白帝城邦交修玉帛宾礼会簪纓陆贾无装赠扬雄有赋名词源流峡水诗笔发天声叩竹临风看巴船载雪行锦官谈旧俗金节促归程圣主龙颜望慈亲白发生鳳池邀阁老马首出郊迎

寄吴朝锡

小楼残烛短冠佩候晨钟紫陌嘶羣驥丹霄驾六龙朝回寻药裹病起写书封歲月惊华发松楸动惨容春云懷去友夜雨梦归农淮海经年别何时得尔从

闻吴继新写正览毕作诗迎之 唐桂芳

吴郎久不见怅望隔江村辛苦头将白编摩眼易昏蕉心含雨润柿叶缣霜繁智永瞠诸后羲之本一门未应梁上得偏向枕中存点磔临池墨戈波漏屋痕萦萦蛛结网裊裊蠶纈盆白练书裙好黄麻草诏尊首濡无醉魄笔諫有忠魂安得三千幅烦君恣意翻

○排律七言

许员外新阳别墅 方干

兰汀橘岛暎亭台不是经心即手栽满阁白云随雨去一池寒月逐潮来小松出屋

和巢长新径通桥避笋开柳叶风中欹枕卧荷花香里钓鱼回园中认药分灵草檐下攀枝落野梅莫恣高情求逸兴须防急诏用贤才若因萤火终残卷便把渔歌送几杯多谢郢中贤太守常时谈笑许趋陪

李侍御上卢别业

满目庭台嘉木繁燕蝉吟语不为喧昼潮势急吞诸岛暑雨声回露半村直为援毫方掩卷常因按曲便开尊若将明月为俦侣应把清风遗子孙绣羽惊弓离果上红鳞见饵出蒲根寻君未要先题竹且棹渔舟入大门

问政山留题 黄田

千寻练带新安水万仞花屏问政山自少云霞居物外不多尘土到人间壶悬仙岛吞丹罢椀浸星宫沉水闲寶箓篋垂金缕带絳囊绦鎖玉连环静张棋势铺还打默考仙经补又删床并葛鞋双兔伏窗横桎几老龙跽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听琴夜撼■〈木〈寰，户代宀〉〉草暗碧潭思句曲松昏紫气度函关龟成浅甲毛犹綠鹤化幽翎顶更殷阮洞神仙分药去蔡家兄弟寄书还黄精苗倒眠青鹿红杏枝低挂白鹇容易煎茶供客用辛勤栽果与猿攀常寻灵穴通三岛拟过流沙化百蛮新隐渐开侵月窟旧林犹恍枕沙湾手疏俗礼慵非傲肘护灵方臂不慳海上使频青鸟黯篋中藏久白驴顽筇枝健拄菖蒲节笋栉高簪越帽斑花气熏心香馥馥涧声冷耳响潺潺高坟自掩浮生骨短晷难穷不死颜早晚重逢萧坞客愿随芝盖出尘寰（罗鄂州志载诗史云歙州问政山聂师道真人所居常有人涉险攀萝至絶壁于岩下嵌空处见诗一首虽苔藓昏蚀文尚可辨即此篇也）

登凌歊台 程俱

凌歊正在尘歊外四起云山翠欲浮丹檻昔时空胜事锦袍何处想灵游鳌分一岛来平野鲸吸长江带两州手抉飞云天作幕坐侵寒露月垂钩向来时有千岩梦对此浑销万古愁醉目归鸿天际没地高空阔更宜秋

监邑八公即席索赋武功诗 吴讷

塞旗南破犬羊羣威武声名到处闻能以奇兵攻必取不忧强贼聚还分烟村古渡新酣战昱岭重关旧策勲几度弯弓动明月三回舞剑断行云经营河北思刘秀割据湖南笑马殷今日休阳谁克复傍人争道八将军

题休邑程士原率濱亭 吕旭

仙翁亭构今何在肯构怜君复旧樵在昔故基仍胜絶于今乔木尚荣敷翰林题扁辉聯璧朝野留诗耿贯珠五柳孤松彭泽里黄鹂白鹭辋川图溪毛落雨青丝长石发凝烟翠锦铺晴日漾波鳧对浴凉风吹树鸟相呼笑谈款款留宾客燕处怡怡乐友于琴响峰桐调凤尾帘疎湘竹卷鰕须何时缓策从幽讨莫惜郟筒满眼沾

题医士朱士良紫阳读书卷 唐文凤

流水淙淙撼石梁紫阳当户挹岚光何殊讲习居长白自说流传属太仓药品君臣

储满笼书籤今古积连床萤囊照眼能供读龙化为人欲问方坐爱茅檐随月色病思橘井涌泉香良医良相真何异好拯生民济世康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五下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六

（明）程敏政 撰

○絕句五言

无题 许宣平

负薪朝出卖酤酒日西归借问家何处穿云入翠微
北窗 汪藻

睡起无一事怡然盼庭柯綠阴微缺处最得南飈多
绣谷亭

西山属黄冈相错宛如绣倚杖立幽亭归鸿没烟岫
书寿昌驿 程俱

歲暮白日速风高黄叶稀归心与寒鴈一夜向南飞
懷刘园 朱松

一与刘园别春风到海隅墙阴草争綠留得屐痕无
五言

散策桥南路春容最好时梦回花满眼犹恐是辛夷
书赵园壁 朱择

夜月闽杯浅春风楚制轻故乡空费梦来此听溪声
刘德明宴集祝第以夏云多奇峯为韵赋诗戏成五絕 朱熹

出山几何时归来便长夏端居心不怡散策长林下
为客厌城市还家辞世纷朝昏何所见但有四山云
闭门事幽讨歲月忽已多客来无可问与君共弦歌
干时本已懒曾次况亡奇若问中林趣婆娑祇自知
炎蒸不可奈云气满前峯向夕风吹尽微闻遠寺钟
和人感秋韵八首 程先

短景迫山阳愁多尚觉长一声芦叶响万里塞云黄（秋日）

征魂犹未返素魄为谁明梦入萧关去西邻络纬鸣（秋月）

疾风拔枯楠天作破瓦色古殿无飞尘过者见瑟瑟（秋风）

金疮怯秋气滴戍未终更滴滴思乡泪飞空作雨声（秋雨）

忆昔游吳甸新知结项容松江枫落后貌得洞庭峯（秋山）

奔湍激哀玉动影漾寒金八月西兴浪千年伍子心（秋水）

上下青铜炯中间着我宜曾将根斲断怪石似玻璃（秋云）

多情门外草与我共飘零腐化犹相恋将衣点作萤（秋草）

自南斋晚归二首 王炎

返照南山脚西风古渡头破烟双鹭晚抱叶一蝉秋

溪凉鱼拨拨山静鸟飞飞草笠儿驱犊荆钗女浣衣

秋崖 方岳

凿空为此名忽已落众口聊结一间茅承当作崖叟

山径

一径净于秋山中夜来雨倚松不知还幽禽妙言语

隔墙梅

寂寂度年光坚贞玉雪香冶容谁氏子终日傍垂杨

萱

忆被莱子服种汝奉高堂汝自忘忧尔吾忧未易忘

杏

马令园中本移来村墅中太官今却献黄帕不来封

咏史二十二首 赵戣

圣德光天下歳功成闰余百篇推帝典一半是农书（唐尧）

遯迹陶渔久论功纳麓多已传精一语更作勅天歌（虞舜）

地已还三壤彝方次九畴基图天与子典则我貽谋（夏禹）

罪已桑林六仁心祝网三只应宽代虐何事德懷惭（商汤）

大邑周新造曾孙武始王伯夷方马谏尚父已鷹扬（周武）

万世家为国长城山作围试凭骊岫望秦鹿几年肥（秦始皇）

真主乘昌运假王恢隳功如何亡赖子失笑未央宫（汉高祖）

意豁高皇似雄才大敌摧万方瞻日角列宿粲云台（汉光武）

横槊真名将燃萁亦忍人大君时有命雅意俗还淳（魏文帝）

犬噬忧方重羊车意转深可怜司马国又属问蟆人（晋武帝）

马浮虽是馘牛继亦殊闻昔者车书共天乎南北分（晋元帝）

已拓三秦地宁无几月留登城聊北望老泪不胜流（宋武帝）

戡难功何补欺孤计已深尽饶摧导玉那解贱黄金（齐高祖）

玉陛尊梁帝金园号志公闻经同泰寺索蜜净居宫（梁武帝）

清静方貽笑莊严更舍身基图虽肇始识趣只庸人（陈武帝）

猛上临光殿生擒归命侯师心无学术与子失貽谋（隋文帝）

唐室恢新造秦王有大功一人居比极太子在东宫（唐高祖）

未必黄明在终令丑口亡难教疎网漏不直败毡藏（后梁太祖）

刺心真有志批颊更何为试问唐新主何如亚子时（后唐莊宗）
尊以父皇帝賂之十六州终无噉饭所谁不石郎羞（后晋高祖）
不假契丹力踢翻麦饭盂试看龙袞畔还有雀儿无（后汉高祖）
坤輿聊底定鼎祚又更新五代无真主世宗差可人（后周太祖）

晚步即事 钱时

晚行丛竹下羣雀忽惊飞一笑为回首拈花上翠微
治菊

菊本秋风盛芟除勿厌难寒烟衰草地正要得花看
安溪午睡

禾黍秋将近溪山日自长午窗千嶂雨幽梦一帘香
开窗 汪若楫

草色侵书绿依山多得阴月高猿挂树惊起夜栖禽
半山寺 汪宗臣

往事空求佛当年误买邻悠悠思舐犊烟雨暗松筠
冲陶山中

侵床绿意多过牖松花落草堂一编诗送客不下阁
还邓觉民诗卷 孙嵩

南山竹可笛北山桐可琴得如听松风中有太古音
阅秦纪二首

初逃堪未亡又遇朴无伤如何博浪祸更使副车当
泰岳聊逃雨湘山偶阻风伐树仍封树元无罪与功
邵康节

真隐由中土行窝赏太平生无皱眉事单为杜鹃声
山间 孙岩

谷鸟鸣声滑山云变态新清渠不没胫亦有浣纱人
武林绝句二首

缤纷迎酒伎宛转卖花声偶似承平世携书试凤城
比屋单衣日名城冷食天居人多上冢遠客未归田
秋晚园中二首

篱落围秋色株梢冒晚晖菊花供曲尽桐叶饲鱼稀
风叶相仍下家童未埽除绵聯封蛰户残缺带虫书
竹径 汪炎昶

竹阴清入骨消得此闲行不待锄苍藓频来径自成
晚春客愁四绝 方回

江外芦芽老城中柳絮飞春风犹几日谁与濯征衣
春老鱼苗动江肥雪水来大孤山下路何日泛舟回
思归未得悔醉醉还频不料湓江上题诗送晚春
十载干戈后辛勤蒔牡丹岂知身是客借与别人看
出城

久病欣初愈长忙爱暂闲出城因送客沿路得看山
渡江至仪真口占四首 汪梦斗

风冷知日落水宽得天多金陵怀古句绝唱是西河
寒波白似面远岫劣于眉江上无多作淮南正要诗
事以诗书立国惟仁义昌当年衣带水元不管兴亡
风顺帆心饱潮平棹未收拥书人自卧一息到真州
新径 江砢

便可行松影尤宜坐竹风邻家呼酒近来往水声中
小涧

悠悠浮竹影细细响松根千丈寒光远如蛇曲度村
晚行

树暗催归鹭村遥认渡牛夕阳收欲尽策杖过荒洲
新竹

忍口留墙笋柔枝散薄阴晚来携短杖便有岁寒心
夏末雨后

雨气侵衣润林花照酒新热尘无一点斜日淡随人
夜雪初霁

枕上声初断开窗玉作林浮云归已尽明月挂天心
早夏思家

绿树莺呼梦浑疑在故园家人占鹊喜笋已出篱繁
昭君怨

万里劳边算堪嗟孤冢青君王何不悟咫尺是宫庭（方虚谷云石卿诗他人千言
敛以数语十步而近折旋二三能简又能委曲一奇也古瓢诗律皆气劲律严又一奇也
）

早起 唐元

出郭星垂野穿林露湿裘风高犹过鴈月黑有行舟
五言

镂巧太湖石舁来动百枝苍黄识新主台榭总相宜
夜坐偶成因忆吴会旧游

书灯麈永夜推枕即窗明却喜还家梦经旬不到城
班姬题扇

婉娈儒家女凄凉团扇诗情知辞辇日花唾笑成痴
可湘 胡初翁

石罅泻苍乳泠泠玉泉清我缨本无尘戏濯秋月明
杭州黄鹤山亭 汪莊

山亭度晚秋寝衣覆新冻松子落虚檐幽声入残梦
滩行五首 汪广洋

花底住鸣鞭晓行滩上船上流风较稳百尺不须牵
上峡滩水急下峡滩水清邻船夜相语两日到严陵
闻道沙溪酒春来如蜜香买将千百斛取醉到东阳
滩上水平沙梭舟荡落花吴侬不相识对面浣春纱
三百六十滩相逢相见湾舟师怜远客数问几时还
过吴城山

夜过吴城下不眠闲倚窗遡流双櫓健摇月下西江
邻翁 赵沔

世乱人心薄年荒虎迹多邻翁近相戒日暮少经过
山居杂兴 郑潜

墙头桑椹落树上春鸠鸣独立衡门晚满川云气生
题绩溪石镜山 曹迁

石镜照奸恶火焚光不磨丈夫心地险莫向此中过（相传黄巢过此照见猴形纵
火焚之不晦）

奉题友章程先生文堂二咏 吕旭

飞龙何蜿蜒积翠光欲滴金乌浴扶桑影射半山赤（右飞龙晓日）

轻云翳西峯酿作晚来雨凉风吹不开丝丝堕银缕（右西峯暮雨）

书所见二首 朱原贞

雨过千峯净泉飞万壑鸣溪流崖下险人杖树边行
树大环居静山昂曲径低花飘风逐北桥正水流西
夷齐 苏景元

一死须臾事西山直到今纷纷肉食者谁识采薇心

○絕句六言

泊舟仪真江上连日风雨 程俱

汹汹风号万窍冥冥雨暗长江午梦归寻三径南山恰对书窗

折山道中二首 朱择

云暖网横危磴日沉舟泊平沙欸乃一声归去炊烟遥起芦花
牛卧黄茅冈底鹭归红叶村边可是太平无象溪桥醉舞华颠
万州湖滩六言 查钥

满目暮山平远一池云锦清酣忽有钟声林际直疑梦到江南
舒啸 王炎

幽人独坐空谷最爱夜深月明云外一声长啸四山木偃风生
答慈湖先生 钱时

篱下黄花灿灿庭前新月娟娟独立西风无语一行鴈字书天
演雅 汪韶

布谷不耕不耜巧妇无褐无衣提壶不可挹酒络纬宁来贸丝
螺赢尧舜父子鸿鴈鲁卫弟兄鬪蚁滕薛争长狎鸥晋郑寻盟（刘后村尝称此二
絶）

新秋池上晓望 汪宗臣

净植香来水北残蝉声度桥东清沚金鳞漾绿夕阳白鹭翻红
六言二首 汪炎昶

撼竹露喧余滴度荷风挟微香醉袂拂开云影钓丝牵动潭光
暮雨带云凄涩归时不脱渔蓑邻犬误疑客至数声吠出烟萝
即事呈龚子敬二首 唐元

弹冠而仕已老刺船以嬉若人文字稗官野史冠童舞雩暮春
未闻一饭三矢尚可斗酒百篇摘颌到无可白著书何有于玄
山行 汪广洋

溪光静如白练山色碧似朝霞最是一春好处雨晴人采新茶
燕会清堂

胜日大开东阁临池旋取鲜鳞只为梅花合醉不须风雨留人
学书 赵沔

玩物谨防丧志游艺贵后依仁但可时时适意不须咄咄逼人
山中 郑潜

春雪白如鹤翥晚山青若龙蟠高轩有客拄笏神武何人挂冠
对月 陈鏊

意倦爱眠高枕量慳怕饮深杯夜静不须闭户放教明月归来
吴华六言 江敬弘

春水深浮鸭绿晓山高耸螺青散子鱼潜苕穴抱琴人往芜汀
门掩苍苔绿竹路通白磔青山几处蝉鸣日永坐看林鸦暮还
○絶句七言

君不来 方干

遠路东西欲问谁寒来无处寄寒衣去时初种庭前树树已胜巢人未归
东阳道中作

百花香气傍人行花底垂鞭日易曛野火不知寒食节穿林转壑自烧云
夜会郑氏昆季林亭

卷帘圆月照方塘坐久尊前竹又霜白犬吠风吹鴈起犹能一一旋成行
陈州寺中闻太守肄射作 丘浚

殿宇闲闻燕雀鸣虚庭尽日少人行孤吟独坐情何限时喜风传中鹄声（吟窗杂
錄云道源年十歲在陈州闻太守寺中肄射赋此太守大异之）

春日和吕本中 汪革

宴坐簧堂一事无居官萧散似相如偶违浊酒风前约不见繁英雨后踈（见紫薇
诗话）

题静江府枕流亭 胡舜陟

平生壮志在燕然投老南征未息肩鼯鼠发机端可笑暂休戎马弄潺湲
宿鄮侯镇一 汪藻

当时踏月此长亭鬢似河堤柳色青今日重来堤树老一簪华发戴寒星
二

微凉初破候虫秋露草荧光已不流搔首与谁论往事星河无语下城头
杂兴一

晨起翛然曳杖行一帘踈雨作秋清老来歲月能多少看得栽花结子成
二

燕子年年入户飞向人无是亦无非来春强健还相见送汝将雏又一归
相如

词气纵横亦壮夫低回功业独何如可怜封禅遗忠意魂魄应须愧史鱼
三峯草堂 程俱

庭前双梧一亩阴禅房萧森花木深清霜叶落空山响梦觉寒窗松月林
得叔问书报柳元礼许寄鹤

海上胎禽雪翅翎故人千里念岩扃崇兰馆近仙音坞为子新添放鹤亭
数日江上颇有春色偶成遣兴

遠树参差数点烟目穷天际水黏天背人叶叶风帆去应有鷗夷万里船
笋 朱松

春风吹起箨龙儿戢戢满山人未知急唤苍头斲烟雨明朝吹作碧参差（曾氏端
伯曰朱吏部乔年儒学决科刻苦为诗绍兴初綦处厚为翰林学士每哦其诗最爱此絕
盖前人有笋诗曰急忙吃着不可迟一夜南风变成竹乔年点化乃尔精巧处厚力荐于

朝后为尚书郎)

冬干

陌上冬干泣老农天留甘雨付春工阿香急试雷霆手莫放人间有卧龙
南浦

苟禄劳生不为身强颜来此算征人莫将朝市轻分别等是低回一闋尘
洗儿（即文公也）

行年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疎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
延平道中 朱择

一溪春涨午晴初日透波光绿浸裾却忆孤山山下路石桥清澈看义鱼
舟次鼇湖阻水因由董山一

山雨踈踈心又惊起瞻天色斗微明他年一枕江关梦知忆篷窗此夜声
二

一川黄浊泻昆仑苦恨南溪不尽吞三老亦知行意速时时插竹记沙痕
杼峯 汪勃

夏后峯前思盛业鲁公亭畔忆孤忠吴兴胜地东南会震泽嵎山在眼中
程倅春行 汪若容

绿杨芳草正留连急雨催诗湿锦鞦野老不知行乐意背人无语自耕田
苕溪渔隐（见诗人玉屑） 胡仔

溪边短短长长柳波上来来去去船鸥鸟近人浑不畏一双飞下镜中天
二

秋云漠漠烟苍苍莲花初白莲叶黄钓船尽日来往处南村北村秔稻香
三

卷起纶竿撒钓归短篷斜掩宿渔矶日高春睡无人唤缭乱杨花绕梦飞
晓步 李缙

晓步闲随蛺蝶行村南村北雨新晴山花野草自幽意布穀一声春水生
送德和弟归婺源一 朱熹

十舍辛勤逐热来琴书曾未拂尘埃秋风何事催归兴步出闽山黄叶堆
二

十年寂寞抱遗经圣路悠悠不计程误子南来却空去但将迂论送长征
赠内弟（见紫阳遗文） 程允夫

外家人物有吾子我乃平生见未尝文字只今多可喜江湖他日莫相忘
二

故家归来云树长向来辛苦梦家乡行藏正尔未坚决又见春风登俊良
三

我忆当年诸老翁经纶事业久参同只今零落三星晓未厌栖迟一亩宫
寄江文卿 刘叔通

我穷初不为能诗笑杀吹竽滥得痴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间真伪有谁知（自注云
仆不能诗往年为澹庵胡公以此论荐平生侥幸多类此）

冬近 程大昌

世间剥复每相乘此理几几唤得磨万木冻僵梅有信黄河水合气如蒸
息斋 罗愿

世间谁号最闲忙强健收身意自凉春去扫花时汲井客来剪韭旋炊梁
寓郡城夜热不可寐 吴徽

淡月微云对倚楼无声河汉自西流高城忽起梅花弄散作晴空万里秋（吕竹坡
云此篇词意清新而豪气勃勃不可遏宜与坡杜相周旋）

白竹桥 程洵

向来过此日流金今日重来雪满林轻弃箨瓢贪斗粟区区奔走媿初心
题耕隐卷 程永奇

山下巢云梦亦清陇头耕雨绿蓑轻时人共指龐居士为借农书一到城
晚浴溪上 王炎

山脚草深樵径没溪头水落石梁高一川风露无人占古柳玄蝉处处号
郊外见梅

四山有雪未全融蓓蕾梢头茁小红也欲索花同一笑苍颜羞涩见春风
二

故园踈竹闭柴關手植孤根在竹间别后踈枝无恙否寂寥风月冷溪山
闻蝉

绿阴遮日忽鸣蝉堕地残红色未蔫两岸垂杨低蘸水梦魂时到故溪边
丰年謠

稻如马尾覆沟塍桑柘阴中一犬鸣收获登场便无事输租人不到州城
子陵祠下作 汪义荣

四皓逃秦终翼惠伯夷避纣亦归文先生岂是忘君者最有维持汉鼎勲
宿平江寺 汪仪凤

行尽江东又复西连天汀草淡烟迷回头怅望家何处云外青山一抹低
题丰城驿

过尽长亭复短亭修途随处月同行明朝买得扁舟去两岸芦花夹橹声
絕句 金良之

秧针刺水麦锋齐漠漠平沙白鹭飞莫道春光已归去清香犹有野蔷薇
陈时柏 程琬

陈未亡时柏已苍风来歴歴说兴亡世臣元不如乔木阅尽中原几战场
早入

紫薇浥露翠条深捷捷灵鸟振好音全似水岩亭上坐四屏烟霭奏春禽
立春都堂受誓祭九宫坛 方岳

犂路春融雪未干鸡人初唱五更寒琼幡第一番花信吹上东皇太一坛
农謡

问舍求田计未成一蓑锄月每含情春山树暖莺相觅晓陇雨晴人独耕
清明日舟次呉门

篷窗恰受夕阳明杨柳梨花半月程老去不知寒食近一篙烟水载春行
闻雪

黄尘没马长安道残酒初醒雪打窗客子惯眠芦苇安梦成孤桨涉寒江
梅花

竹遶疎篱水遶村一枝无语更黄昏暗香似识骚人意月淡无风自入门
和人渊明采菊图 赵幾

渊明为米腰慵折送酒人来却强颜今日东篱重采菊只应醒眼对南山
与客步月坐涧中石上 钱时

林逼山深一罅天临流跌坐月娟娟此时妙旨谁能领遶石琅琅走涧泉
登天宁塔象山先生旧尝题名其上

孤塔危阑倚碧空山川城郭一襟风象山遗墨今何许老木萧萧夕照红
无题

临池绿树阴阴合入竹黄花颗颗新世外别无安乐国寰中真有太平人
江东报英烈拟封二字侯（钱氏兄弟曰岙鬻宋南渡起乡兵御金乌珠于严州以

功立庙赐额曰英烈）

烽尘明越连焦土海道温台暂翠华西遡涛江谋守国不知豪杰起山家

记花头巡检及孝女（乡花头巡检先君纪之详矣孝女乡孝女骑虎以救亲今山
岩下有孝女石即其处也乡之得名以此然则南乡旧名忠乡梅坑旧名女坑俱当仍旧
不可改也吾乡有此二事宜庙而德之以表励风俗因成一絶道予所志云）

花头巡检骂贼死蓬首女儿骑虎号安得邦人百世祀巍巍忠孝比颜曹
夜坐 汪若楫

垆煨楸机烟容冷酒泻茅柴春色轻夜坐不眠人悄悄梅梢随月绕窗行
久雨

连连春雨几黄昏溪岸人家水近门借问人家水曾落竹林枝上看泥痕
门前松棚

突兀山边屋数间每嫌斜照上阑干当门只得添松盖未到秋来夜已寒

秋

万木惊秋各自残蛩声扶砌诉新寒西风不是吹黄落要放青山与客看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七

（明）程敏政 撰

○絕句七言

吟蛩 许月卿

吟蛩不管兴亡事舞蝶那分梦觉身别浦连樯归远客高山小径过樵人
白雪

白雪家家拆蚕箔清风习习入秧苗半开犹蘂花情远久雨初晴鸟弄娇
朗湖道中

屋下种花檐露满窻前迭石岫云生春风不解分疆界本自无心却有情
首夏

首夏清和似夷惠心情熙洽即唐虞竹梢巧送月到牖荷叶乱迎风入湖
金陵懷古 汪元岳

胜地尚存龙虎气荒台已失鳳凰踪六朝文物山川古霸业终归指顾中
观黄山仙人药臼 程立信

药臼空遗千载名丹成人向九天行我来欲觅刀圭剂只听寒泉佩玉声
题荆公读书堂 吴资深

六籍纷纷尽可奴翻腾字说乃菑畚可知山半青灯夜只读商君一卷书
孙武 汪韶

为忧玩色隳军实故假陈兵去二姬却恨此机深莫悟后人不谏受西施（刘后村
云汪君示予行卷篇篇有意如评孙子斩二姬为防微庶乎今昔人所未道者）

林和靖墓 吴锡畴

遗藁曾无封禅文鹤归何处认孤坟清风千载梅花共说着梅花定说君（吕左史
云此七言之奇者）

送春

惆怅春归自不禁日长门巷静沉沉应知不止为花地沃沃桑麻雨露深
山中杂言

小小柴门傍竹开幽深不惯有人来颇嫌老鹤无情思啄损庭前一径苔（方虚谷
曰兰皋诗淡静幽深有贾浪仙之风）

登金陵钟山絕顶 吴龙翰

万仞钟山着屐登中原今隔几峻增自怜不及天边鴈岁逐春风到八陵

草堂

苍烟落日草堂深浅寒侵白玉簪等客不来童睡去自摇修竹和新吟（方虚谷云式贤嗜奇学博如此絶尤予所深喜者）

十一月宿于潜 汪宗臣

蜂迷蜜瓮术丝香蚁泛花甃碧玉浆县僻人稀寒日晚古松樛翠出危墙
燕鴈

秋来春去鴈宾熟秋去春来燕子忙寒暑自分人事信不须禽类互炎凉
晚望

野岸松杉暝色沉渔翁收钓碧潭深冲云点点鹭飞疾何处呼牛尚遠林
春信 程彻

萧条冬事堂堂去拍塞韶光点点开明月清风遮不断暗音时入梦中来
紫阳夜坐 孙嵩

一夜灯前白纈单沉吟有此夏初寒露零若与人相语松杪潇潇下石坛
偶作

更勿穷通算此生文章玄白付谁评凄凉例薄佳人命邂逅多成竖子名
书雨

阴谷幽林热似焚阿香鸣鼓骤殷殷天公作雨须臾事用得东山一片云
归途旅思

虚市斜阳早掩门萧条州县抵深村残梅与客迎新岁明月随人作上元
姑苏元夕

茂苑长洲满地春吴儿歌舞逐时新风流百巧花灯手犹是夫差国里人
初归 孙岩

湖踪海迹一飞蓬千里常随莽荡风今日抵家篱犬噪不知身是主人翁
树阴

春去空山啼乳莺莺边老树幕新青一瓢挂此坐终日即是苏家择胜亭
溪上

溪翁生计独熙然新买南邻舴艋船日载鸬鹚三十尾鱼为租入水为田（方虚谷云此絶类陈后山不具眼者不识也）

寓斋

环中风物有谁争即日诗情取次生云倦竟依檐际宿雉驯时下竹根行
过往岁避地之所屋毁人迁 汪炎昶

依旧苍苔小径斜当时从此入山家心疑谬误还疑是雨湿棠梨一树花
晦庵先生遗墨（予先世凡两娶朱氏一韦斋从姑一晦庵从妹至先大父仅存先

生四帖今幸存其二于吾宗感而有赋）

久遠知誰更解珍即今猶見墨如新
難懷白璧歸秦國尚喜烏號屬楚人
又

待制詩章雕玉雪郎中筆陣布雲霞
獨于妙迹留遺恨澗石嵯峨送薜花
（待制呂廣問郎中凌唐佐皆靖康時人二公所贈先世詩今皆有石刻存焉）

湖堤雨中夜歸 方回

夜雨昏昏欲雪天
數家燈火北山前
鄉心認作桑麻路
忽有湖船奏管弦
行宮西門

翠華東幸締和盟
從此君王罷北征
宿衛周廬無處所
野人畦菜傍宮城
舟行青溪道中入歙一

乘時盜賊起風塵
戰血苔痕幾度春
古廟僅能存大樹
荒山猶自少行人
二

刺桐花發草如藍
欲卸綿袍剪苧衫
一夜春霜忽如雪
江南天氣不宜蚕
跋張明府獨樂園圖一

熙寧相住半山寺
元佑人宗獨樂園
早起庵中釣魚手
未應宣靖失中原
二

獨樂人聞新法新定
應翻作獨愁人墓碑
一仆黨碑立已覺
園花埋戰塵
題許宣平南山故居
（自注云李白來訪許宣平于紫陽山下
過渡得破船有老翁

在問宣平家老翁指船篙賦詩曰
面前一竿竹便是許公家即宣平也
二仙相遇甚奇）

一庵依舊翠微中
身在蓬萊第几宮
羽衛夜歸人不識
滿山松桧响清風
新晴

女伴新晴喜晒衣
老人閑步覽春暉
隔籬一樹桃花發
初見今年粉蝶飛
崇德道中汪夢斗

忽憶西窻昼掩扉
却緣殘照水邊歸
杜陵夔府坡南海
都似西窻此夕暉
有感

驅馳萬里且歸休
三十餘年只漫遊
已死舒何叫不起
霜松雪桂一山秋
（徽學近年惟舒公璘何公坦大有功于學
夢斗在學時松桂甚茂今聞剪伐矣）

通倅陳弗齋部運歸自河南 曹涇

風月平分本是閑
一車留汴獨間關
了將官事歸來喜
識得宣和萬歲山
蔣山八功德水 鮑子壽

功德河沙七寶池
可如甘露降三危
鐘山一滴曹溪水
好及蕭郎索蜜時
維揚懷古

江北江南水一涯
迷樓結綺兩堪悲
雷塘草綠人安在
曾見黃奴坐井時
汪忠卿御史梅庵 程文海

家住新安生虎林
綉衣風節老梅心
客來若問封侯事
笑指庵前月色深

夏夜 汪云龙

银溪乍生秋入座火轮初坠月侵廊荷风翕翕传绡扇竹露萧萧下石床

江南 赵象贤

鸥波万里与天浮烟树微茫接几州底是客懷愁絕处潇骚风雨倚江楼
偶题

杯羹瓶粟苦无多剪爪侵肤可奈何老矣未成枵杵史归欤不为戾彛歌
登徽城谯楼 江光启

夕阳犹恋最高楼天角银蟾欲满钩曲曲阑干浑倚遍故园松菊几分秋
晓村 叶朱

晓天风露冷飕飕山下人家景絕幽略约影横门外水遶篱开遍碧牵牛
幽居 朱焘

衡茅松底漫为家竹引香泉瀹瑞茶落莫秋容谁管领一堤霜蓼自红花
见方虚谷后自述 程以南

清吟空想离骚国至理难穷太极圖知有老人圯下履恨无鸿寶枕中书
鴈不传书 吴先登

牧羝北海坚持节射鴈上林那得书但使子卿归汉国从教使者诳单于
山房偶书 孙国瑞

山深露重凉如许落木萧萧积烟渚西风慎莫剪芭蕉留与幽人听秋雨
题云岩耕读卷 程荣秀

侵晓耕田夜读书白云深处结茅庐红尘不到苍嵯畔自有渔樵问起居
赠言星易汪岩川 王仪

六籍分明易有神能逃烈火度嬴秦说铃傲几欺童稚不似成都卖卜人
黟川杂咏 唐元

翠瑶为壁住人家一夜山前听乱蛙莫怪客衾凉似水淙淙飞涧隔窻纱
题陈生明皇洗马圖

五龙毛骨代间无遠市边城入帝都珍重君王赏神骏内家别有洗儿圖
玉山道中 胡初翁

青山歷歷响春声十里秋云一望平倦客小支筇竹瘦霜风烟草路纵横
夜归舟中

江上归舟暮色苍市楼灯暎遠波光楼中风荡歌云去不涸渔家月下榔
藤溪古祠 汪称隱

苍松老桧鎖寒烟古庙荒凉野水边门掩苔痕香火冷石幡竿上啸饥鸢
长沙定王台 郑绍

当年米博长安土宁得负米归长安王去何之母谁望夜深明月荒台寒

题孙万户苏武圖

羝羊不乳岁时深万里归来鬓雪侵麟阁千年今不见丹青谁解写丹心
途中闻鷓鴣杜宇声一絕

深藏古木鷓鴣鸣响裂青山杜宇声归去路遥行不得二禽相答正关情
题孙甥子恭孝友堂 吴礼

我爱孙郎好弟兄若翁虽死亦如生春风堂上慈颜喜日日开帘看紫荆
歌风台 洪焱祖

可是歌风念故乡匹夫万乘岂寻常不知身后闺门祸只道无人守四方
汴学

朝元竟诧新宫丽相国犹存古寺雄壁水枯荷人不到石经零落卧秋风
县厅独坐

瑞山花发杂青红案牍全稀狂狴空数片闲云窥吏散飞来庭下舞轻风
题古城石壁（上有汪王庙） 汪泽民

炀帝南游四海兵石门凭险待时平至今万岁山头庙犹有居民说古城
休宁县断崖 汪庄

青山欲尽两崖开白鸟飞边一水迴遠听歌声何处发荒烟落日钓船来
拒霜花下野鸭圖

花入霜天织女机綠肥红膩写芳菲一鳧花底多幽思立尽秋光不自飞
舟中和韵

双桨轻风送小舟倚篷延伫散离愁来牛去马江村路红树人家是越州
看花 王洗

随步看花花正开今朝零落满苍苔不须苦恨三更雨岁岁春风去又来
登师山一 郑玉

城上钟声度遠溪扶桑破曙海云低披衣欲起还欹枕山下晨鸡四面啼
二

山前村落乱高低云意模糊遠近迷万迭峰峦如画展黄山恰在小楼西
覆船山樵歌五首

行客初登半岭间石门深鎖路迴环若将泉水论高下应是东南第一山（右小石
门）

路入黄茅劍断蛇踈篱石礪野人家山深地冷春难老五月岩前见落花（右童家
礪）

巨灵斲断此崔嵬好事题名几度来不用碧纱笼石上但令风雨长莓苔（右断岩
）

歷尽崎岖上碧岑高山飞瀑似鸣琴何须水乐寻幽洞自有岩前太古音（右响泉

)

常忆当年武肃王金婆店里月华光山中十月桃应熟未荐仙人不敢尝（右金婆店）

休宁道中一 程文

雨霁浮岚翠欲迷村村垣屋树高低山深路险难骑马借得芒鞋过小溪
二

小火原头烧麦芒收残菜子插新秧健儿趁得溪流涨一夜乘槎到富阳
题王清夫东雨阁

阁上留题百卷诗王郎与客读多时好风吹送东来雨湿透青衫总不知
题潘和仲桃溪圖后

故人家住桃溪上我住桃溪西复西何日穿云度溪水碧桃花里听莺啼
有感

白头郎吏泣江边故里丘墟未足怜肠断梨花寒食雨金鱼墩上雪林阡
江阴吴士明花园一 马肃

松风微动凉生座竹雨初收青近人日日凭轩举春酒不知朝市马蹄尘
二

虚亭面面壁玲珑庭下游鱼白间红久坐不知香雾湿竹阑干外藕花风
读檀道济传 汪午

启衅真由白面生北来谁御佛狸兵始知误听谗人口壤却防边万里城
丁亥题店壁 汪斌

渡水归樵憩柳矶满山红树暎斜晖谁知不是真圖画却悟前汀白鹭飞
题柳溪 程养全

堤柳扶疎溪水清綠阴消得杖藜行幽懷只许沙鸥觉时向矾头管送迎
题韩干画太宗马并御跋

当年承诏画权奇奎画昭回圣语垂不是九重深眷注箭疮辛苦有谁知
小像自题 汪琮

行年六十貌嶮嶒解事丹青为写成今日相看俱未老他年应逊我为兄
黄山虎头岩 鲍深

巨石■〈石含〉研类虎蹲野羊山犬半销魂游人不怕岩前路直踞于菟进一尊
祥符寺

森然古木覆苔阴四顾苍山一径深六月长廊不知暑飞泉终日响潮音
钱毕公大还山 朱升

杨枝袅娜酒旗摇人去人来朱雀桥老我送君人送我迟迟几许意难消
夜过丛山关 汪广洋

山黑怕闻猿啸哀关门鱼钥报重开健儿把烛更深立争道前年使客来
山行一

前村后村溪水涸大树小树梅花开一双野鹤避人去四壁云山傍马来
二

曾闻东掖郎官说七郡好山如米多松风吹衣水流急疑在王宫谷里过
席中用赵子常诗韵赠鲁志敏

白发近如春草生可恨十年成底名鸡鸣拔剑背灯舞风雨草堂销客情
柬朱伯徽

紫阳山下朱征士白发近来垂满肩清晨拄杖出门去为斲昌阳求引年
中条山

平沙漠漠草萧萧一剑宁论万里遥犹愧未偿山水愿暮冲寒雨过中条
题枯枝寒禽 詹书

王母宴归西海上空留青鸟羽参差黄云苦竹江南雪独主寒条岁晚时
题水殿纳凉图

湖上阑干百尺台台边水殿倚云开红桥人隔荷花语玉盃金盃进雪来
舟过黄陵庙

黄陵庙下倚船窗水浅沙平属玉双山外断云寒日晚半篷寒雪下湘江
题李白醉饮图

百川鲸吸散清狂岂但文章万丈光最是有功唐社稷眼中先识郭汾阳
咏蟋蟀 赵沔

赤翅晶荧何处归秋来清响傍庭闱莫言微物无情思风虎云龙共一机（先生年
十二时从胡井表学于家塾赋此诗胡大惊异赋乳燕诗以答之云他年高拂云霄上莫
负当时乳哺恩）

山间杂题

月色入帘看欲尽泉声坐久听如无枯松结得新篁伴同上寒窗作画图
山居

高枝密叶一时空倚杖沉吟落木中乱后山居无纪历偶来林下见西风
读宋人文

六经明晦总关天白首穷经读断编石介不生王令死荒郊古冢鬼谈玄
和叶宗茂题壁韵 汪德钧

华山一枕白云高三峡扁舟驾怒涛出处自由人取舍聪明偏任世间劳
次韵题王仲肃书房画壁 郑潜

野石层层立翠螺幽篁苍树晚烟多梦回浑作江南看满壁秋声落磻阿
建南九曲棹歌

棹歌声远幔亭空千载沧洲兴味同今日紫阳山下客他年人唤采芝翁
舒城庐江道中 朱模

田间农妇骑秧马林下斋僧击木鱼试把一联闲课吏诗成能就马前书
六安山中

五十蹉跎六十翁暂抛笔砚领兵戎临边收尽逃亡卒马上能开一石弓
访程九万不过 叶保翁

晓发松萝醉未醒不辞骑马到林垧道人何处寻龙去闲却一楼山色青
遣怀

繁昌县前白杨树随处柴门逐水开可是夜深风露冷流萤一个度江来
寄钱公浚 程弥寿

小楼独倚听潺湲林木阴浓白昼闲他日共君何处饮举杯相对九华山
赠同舟从军林生 任原

青天无尽碧波长百尺云帆挂夕阳海路音书何处寄北风征鴈不成行

九贤咏（至元丙子李世達之乱万户富珠哩敬下令屠歙休诸邑歙人丘龙友等率父老诣军门言乱者非百姓意请全活之以广吊伐之仁万户许之遂承制以龙友知徽州婺源人汪元龙佐之歙人郑安知歙休宁人陈宜孙知休宁赵象元程隆佐之元龙弟元圭知婺源祁门人方贡孙知祁门程克柔佐之盖诸公有惠于乡邦甚大因各赋一诗） 金梦岩

阴谷难回草木春一言能广好生仁百年桑梓无锋镝知是公为首倡人（右同知徽州事丘公龙友）

越国闻孙众所宗力修文德化兵锋天如不为吾邦计一日安能得二龙（右徽州路治中汪公元龙）

四野悲歌不忍闻直将仁义动三军至今来往沙溪土犹有人传郑令君（右知歙县事郑公安）

生民涂炭世多虞保聚功深与众殊坐遣一方成按堵弗斋元不是迂儒（右知休宁县事陈公宜孙）

请命辕门事可征为民宁复计金缯花封细读题名记只有先生不负丞（右休宁丞赵公象元）

一尉能安百里民熙熙耕凿几回春往来共指黄墩庙忠壮云仍世有人（右休宁县尉程公隆）

漠漠风尘靖一乡书声重起晦翁堂试评海内疮痍郡谁似元方与季方（右知婺源事汪公元圭）

闻君家世出秋崖乡邑鸣琴众所谐德政况当兵燹后甘棠终古系民怀（右知祁门县事方公贡孙）

肯惮区区薄领烦左持文牍右囊鞬民安盗戢君能事不愧当年武状元（右祁门县簿程公克柔）

四皓圖 舒頔

局面何曾肯放闲看来着着是机关当时汨没知何限幸尔围棋不出山偶成

燕子穿花带雨飞杜鹃声苦劝人归静观世事何时了小吏敲门逼战衣月夜与曰钦朱先生坐草斋 范冉

草屋储书傍竹低屋东野草与墙齐夜深闭户放月入不耐莎鸡竹外啼题小画留别韩文忠二尹 范准

夜来梦到吴塘路月冷霜寒白鴈啼今日题诗看画处隔江山色是淮西苦热一 曹迁

树影团团久不移日当亭午更迟迟不知酷暑还多少到得秋风叶落时二

六合炎炎暑气浮火云如水向西流南风不解人间愠只在君王殿阁头途中即事 吕旭

怪柳类人悬怒瘿好花笑客逞娇容小桥路转清溪曲水满山槽碓自舂过汝宁府 孙英

鹅鸭池边春草青居人云是蔡州城当时雪夜擒元济消得裴公一战兵题秋江独钓圖

孤舟荡漾出江干秋水涵空綠树寒更尽水源寻絕境莫教征税及渔竿洪武癸亥春以公事出会宁北境一 郑桓

达纳城边春水生百花原上骨纵横荒郊露宿不成寐一夜大风吹到明二

解鞍夜宿索欢川漠漠平沙祇见天睡觉忽惊风露冷仰看斗柄巴西旋三

北出长城古塞边荒松落日少人烟隔河又是河西地过得炖煌是酒泉四

云山高耸入青云下有黄河一带分粉堞数家高作塞黄羊千百动成羣五

沙葱野韭随时采芦酒黄牛取次尝万里驱驰关塞外忽惊风物忆江乡六

山下荒城古会州唐家当日此防秋英雄已矣空形胜惟见黄河水自流七

黄河岸上雪山前驼马如云记昔年部落一从星散后却抄民籍学耕田

八

荒原人家今少存好田俱是官军屯前山遥见黑城子渴饮不知河水浑
题子陵钓台 吴生

富贵都归一钓竿高风赢得古今看云台冠冕须臾事不及羊裘耐岁寒
汉将射猎 方勉

将军意气自豪雄骁骑翩翩入塞中顽石向来犹没矢肯教真虎匿荒丛
梅花

花香未入离骚谱实熟堪调商鼎中用舍在天无预己不须回首问东风
鳳池四景一 程思温

玉殿分行晓侍班退朝花底佩珊珊鳳池春暖多清暇自把龙涎试博山
二

峩冠天上紫薇郎染翰朝朝侍玉皇赐得香罗轻迭雪西清闲坐午风凉
三

金井梧桐落叶稀传宣初罢出彤闱玉堂学士多相识共载雕鞍马上归
四

滕六飞花舞朔风丝纶阁下绣帘栊玉堂半醉宫壶酒坐拥金炉兽炭红
闻鴈忆弟百户偕会别海州 程信

夜下江城每并归日长沙渚更相依一从嘹唳云霄后南北随时各自飞
天津遇滕自明都宪一

天津桥上水云横红蓼滩头暂驻兵行尽人家无犬吠却从海口看潮生
二

王师万里下蚕丛旗转天津快午风忽遇旧游中执法暂同杯酒话征东
虎圖 汪德

腥风凜凜出山阿吮血磨牙奈尔何力困有时遭急缚画堂常见寝皮多
武帝马圖 吴箎

相如歌颂虽无敌汲黯忠言未可轻若使武皇能早悟龙驹不在渥洼生
十八学士登瀛圖

附鳳攀龙几俊英一时遭遇若登瀛不知献纳论思际曾亦陈诗到鹤鸰
江右平寇卷和韵为致政都宪程公赋一 苏景元

绣衣持斧不辞艰独领孤军入万山生縛渠魁破巢穴萌芽不遣一人还
二

云收雾卷见神奇贼死民安在片时赢得童謡满江右南征从此罢王师
三

解下兜鍪位上卿月明京国万方清君王奠枕无边虑争和铙歌颂太平

四

绣袍年久汗痕斑曾领偏师碎铁山功遂名成乞归去松楸千树古城關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八

（明）程敏政 撰

○诗杂体

龙尾砚同毛随彦时联句 程俱

歙水清以驶歙山文且坚（程）谁将玉斧琢制此月樣圓想当结绳后要使鸟迹
传雕鏤见骨格岂与瓦砾全（毛）坡陀百氏圃泓澄九经渊墨海不复见柯岩那可肩
星稀涵纬象眉綠生春妍（程）规模异镕铁濡寫殊懷鈿正当秋兔颢发此霜松烟
（毛）一从毛楮游几作虫鱼笺征辞想妃子搵首懷张颠宁同李生瘞聊续胡公镌
（程）常疑老蚌殼浸润生膏涎（毛）坚踰鹅池铸质谢铜台埏纷纷况多伪渴雀同
枢鞭（程）琳■〈土幻〉隱多水十年寄所宣池光敛墨色云气开毫聯翔鸾及垂露
逸势徒飞鸞（毛）谁云过珪璧或用磨戈鋌吾今欲焚弃负耒归园田（程）

泛舟鉴湖同赵来叔赵叔问联句

春风卷三江雨雹暗秦望今晨风日佳遠目聊一放（致道）人情暂愉悦天宇亦
清旷逝将一叶舟遠破万里浪（叔问）澄陂拨寒醅迭嶽展新障（致道）飘摇过余
芳容与瞩孤漾（叔问）停云冒山巔新綠浮天上枯肠吐轻黄欹峯抹晴涨遠水没轻
鸥羈禽变圆吭鉴湖清可啜葢菜柔堪饷（来叔）时当■〈衤友〉襖及路指兰亭向
岂无谪仙杯聊举剡溪榜（叔问）吟笺洒余研茶灶发新炆徜徉写幽忧萧爽絕纖块
年华自繁秣世故足凄怆（致道）吊古意虽遐感时心自亮（来叔）雄涛折东南旧
牒分霸王梅梁寄遗灵禹迹疑可访星分九土毛带挽百川泽胼胝识神奸玉帛来崛强
规模至今存形势亦云壮（致道）胆尝信焦思金范徒审象当年浣纱人绛缕起穷巷
姑胥失层台榛棘遶青嶂彼姝者谁子婉变固难忘抚事即元龟终古可惩创（叔问）
永懷文靖公造厦得良匠平生沧海志顾岂矜岫幌笑谈遣诸儿百万皆胆丧晚节终
自完流言亦何妄安知彼天游中有无尽藏（致道）触目发长謡懷人独惆悵（来叔）
入木想八分登山知几两风流四明客投老志蓬闕玄熊殊梦间鸕鹚比狂尚殷勤览
陈迹忼慨有余快（致道）云雷正经纶兵甲相磨荡虎貔驱七萃鹅鸛张两广帅维丞
相度饷倚晋公滉足食仁流钱宣恩同挟纊顾慚已么么安处官冗长短拙更何裨恩私
诚謬降犹能乐闲适深恐遭遣让（叔问）故应方虎间不乏廉蔺将秘计走阌氏奇功
收跳荡无烦秦庭哭坐使楚军张何当濯龙津归拥云台仗官仪见炎灵王气盖芒砀专
车戮防风掩骸收鲁项（致道）祿山终自焚仆固胡能誑（来叔）雍容两宫还娱乐
天下养弁会肃鳧趋花深度鸡唱（叔问）马牛纵山林弓矢戢囊鞬（致道）钱鑄待

丰盈壶箬更劳祝周室已再安汉业欣重朔（来叔）返予绵上耕酌我兵厨酿（致道）昂昂妙高叟辞藻舍人样方为东山起朝论深倚仗金昆固神秀独立起辈行深严职右府折中归至当伊予最畸孤艰阨随所傍几惊虎尾履分委鱼腹莖偶然还一处已幸神所相矧复陪清游快饮吸长江（叔问）深惭抗尘容岂敢窥雅量文衡久已持宗盟从此亢馱驥政腾骧駑駘徒颡颥雄笔扫千军荣光高万丈清朝尊陛廉羣枉室户向伟节素推高嘉言行更说定应谢逋客终冀宽俗状常贫固吾道共约税归鞅（来叔）中兴百六掾麟趾岂神况便饱经史婉画一正所仰勤劬照藜青豪俊嗤帐绛如何艰危中肮脏容跌宕轩裳欲吹藿文字堪覆醬数奇岂无双妄发坐小憊逍遥漆园莊澹泊竹林向重来缚尘缨夜鹤空蕙帐会蒙子云嘲未免王戎馔（致道）翻思京国游几作榆枋抢无聊每过君摠豁资直谅朝野时欢娱金石日击撞月迁惟佞幸朝奏坐诬谤寝薪积忧思把酒亦怆悵斯须失和平占候奏天棊狂澜翻四溟覆篲安得抗颠冥今几年失喜问无恙（叔问）岂期愕鲸波复此言轻扬（来叔）谈追正始音句续郢中唱（致道）融金无留矿探珠惊老蚌（来叔）更须月团团迨此春盎盎还携玉色醪共理黄蔑舫（致道）清文韵韶濩雅好罗觚鬯振衣蹑崇山一濯惠风畅（来叔）

秀山霜晴晚眺与赵宾旸黄惟月联句（秀山在严陵郡城之内子城之东旧有亭曰秀亭今毁范希文所谓乌龙如岱马目如崧严子陵所钓之濑沈休文所赋浅深见底之江顾未尝与亭俱毁也回官寓买屋其下七年矣丁丑之冬赵与东宾旸相约联句仅酬倡青字四十韵而止近又赋栢梁体九十韵絕影极趣囊括未尽辛巳十一月二十七日宾旸适至黄应蟾惟月授小学于塾三人各携稚子挈绳床命酒至暮雪后霜晴送目无极东望则钱塘会稽通扶桑旸谷之波西望则歙鄱万山出踰陇蜀抵日落之处南则衢婺接瓯闽北则江淮而中原渺渺无际此山在天地之内不能一拳而吾侪在此山之上亦太虚之一粟尔然神游者意遠趣适者兴深以此而寄于言非可腐之草木比也乃以回两日前屋宇古诗为韵回首倡焉秉烛继之各耸肩索笔书数十联禁鼓趣归明日再集又明日复集而一百八十韵成用昌黎鄜城夜宿体而用韵多于城南竹金泉玉之联者三十庸岂非一时之逸槩乎宾旸惟月暂来倏往故回之联颇加多长儿存心亦献数十句惟村酒仅数行野蔬不盈掬一联可取而以其俭也不以入篇然则秀亭可毁也而山川之不可毁者常存自古有形者无不可毁而文之不可毁者常存前乎是咏诗于此山此亭者众矣而今莫之存也亭不存山存而吾侪于是乎有是诗要是诗之久其存其毁非回之所得知也将以纪一时意兴之所偶至则不容不姑存之也时至元十八年嘉平朔旦方回万里谨序） 方回

一峯何峥嵘万象悉匍匐心包元气并影立太空独（回）遥瞻极干端俯瞰际坤轴飘飘凌云身杳杳送鸿目（与东）挥袖裨八风开襟吞百渎醒脾咽醇清涤髓荡痼俗（应蟾）斗摘紫垣杓日攀黄道轂川令夷若奔林诃魑魍伏（回）螺蚌视三神杯盎阅四隩参旗摩右肩昆苑踏左足（东）营营蚁磨旋戢戢蜂房簇臙俎饜前臚诗瓢

怪半菽（蟾）厯测尊卢年桴穷沃焦谷畴非浮点沕吾亦寄粒粟（回）气形孰融结
高深谁浚蠹娲皇不能补共工多事触（东）飞思腾虚遨殫精驰迥瞩浩浩蔑垠涯浑
浑曷边幅（蟾）百刻倏汐潮九行逦胝肬逵观等鹏鷁殊趋殫燕蝠（回）仙驭鞭虬
螭神驾轨骊騷寰中无遁照象外有玄烛（东）推寻制字苍究考画卦宓万变既日滋
百灵遂宵哭（蟾）某氏马锡三何人鳌钓六底所真蓬瀛是间白濠濮（回）佳辰每
难值奇赏讵嫌数逵士多放旷拘儒例踈蹢（东）味同侨札交臭异智辅族稽首礼初
梅掀髯叫余菊（蟾）节届小大寒岁得中下熟野礼讲蜡迎俛朋阅雉逐（回）皴肤
剥枯藓瘦发立冻木青针抽麦粦绛粒茁樱莢（东）乌龙特峩峩白鴈几湾洑霞譙抹
微绡烟市皱轻縠（蟾）画嶂屏横纵字溪篆直曲兰非灌能馨栢岂撼可秃（回）长
冈修蛇驰短阜矮螯缩一塔耸锥颖千畦界棋局（东）冷祠逃黜齷荒豕吓鸱鵂汲窟
仆桔槔获塲眠碌碡（蟾）橡实翻箨瘦笋萌认鞭斲莽啼潜钩辘篱嚼偃齧觫（回
）樵肩疮长镰猎臂袒偏袈相劳声阿邪力作响蓬扑（蟾）闻磬认禅窻指旛窥佛屋
邃森踰二林美秀将三竺（回）笼影夜龕灯板声晓堂粥匪经陆老学孰识陈尊宿
（蟾）兵比休虎屯盗俱就鲸戮耨搏衍新畚燧亭隳旧筑（回）连营释鞞琫四野竞
畚梏别墅喧榼壶圜扉静敲朴（东）今各有缁袍昔俱无旨蓄駸駸熙运开沓沓壮观
复（回）闾阎一烬空栋宇万础续货廩富鲍鱸米市积穰稊（东）登临恣夷犹生息
赖亭毒扫阴开晚晴破沍作春燠（回）硤畴蹙龟纹涸浚开瓦卜昏声沸羣鸦暮色隱
孤鹭（东）店遥旅叱驴陇隔釋唤犊鳩謡音嘶嘲倭荷步彳亍（回）浦溆出渔艇碣
碣泊商舳僧包侧肩挑奚囊俯腰束（东）护舍荒吠狺投林倦翔速驿蹄雷铿錡野燎
星熠熠（蟾）警棚报冬冬栖埭呼矍矍相与忘是非足堪了昏旭（回）矧兹瑞六冀
预云宜百谷狐兔各深藏蝻螻靡遗育（回）潜鱼未拔刺骇兽或踣躅倒影已巔崖余
凌尚丘麓（东）宿孽芽嫩黄流澌酝娇绿聯拳一春锄格磔双属玉（蟾）搯苗揽奇
辛孽蕾嗅幽馥蛰户咸伺霆烧痕渐矜曝（回）审观寒向阑追念暑尝酷凉既免炮燂
温又救鞞瘡（回）大化有乘除胜残无断属是邦信巍巍厥闻久昱昱（东）淮海分
扬州斗牛躔北陆秦汉会稽吴隋唐新定睦（回）户歌楚人骚家佩桐君録入笼尽参
芝盈室肯蕢蓁（东）辉鳳遠媒翳祥麟晒童犒栋材茂椅桐跃冶乳鏐鍤（蟾）贤守
宋广平兴君刘文叔征隱屈黠旒哀惲极膏沐（回）緬懷解劔耕遐想负薪鬻咳唾变
兴亡咄嗟异荣辱（东）尧夫被儒衣耕叟辟家塾道味调漆胶谊声协敌祝（蟾）严
范盛烝嘗轩莱恪尸祝勃兴畏后生朋来乐私淑（回）骈肩长裾曳比屋短檠读高科
接踵武雅德菜被服（东）委巷致聘旌徒步■〈日而〉公餽车引太仆驹马给上林
藉（回）岂惟供爪牙固将倚心腹文华凌屈宋武畧迈颇牧（东）袁丝却腐阍丙吉
雪冤狱差毫别同和立界辨刚欲（蟾）逵汝媿稷皋退吾侪绮角中焉敛韬略外也灭
表襮（回）村诘订菱箕俚授折都郁四经审钩弦三秀攻珞珞（回）处士傲貂绅侠
徒竞鸡跣里闾剧华腴官府务涵濡（蟾）喝雉投彩琼落鵂捷鸣髀高贖轶陶朱雄辨

骋张祿（东）美酿压郟筒大烹椎獠爆舞残金鳳歆歌缓翠蛾蹙（回）千楼向笛吹
万室陶巾漉余尊沾皂隶残炙饫童仆（东）遐征罕赍粮酗寝或枕曲间尝极备无一
是耻噉蹴（回）金彩剪胜幡沙囊篆符篆秋枣洩■〈牛羊〉膏冬稻熬狼膶（蟾）
）城市虽冯扶郊野尚轩轳四时务锄耰千村鸣杼柚（东）颗粒本牛衣丝缕出蚕
■〈廿曲〉■〈糸集〉商何羨闽药市勿诧蜀（回）盛年念畴昔微梦恍忽倏已知
壮心违未觉老颜恧（东）久黏簿书藜幸脱簪冕枯得与麋鹿羣敢兼熊鱼欲（回）
）席珍非待聘有玉谩韞椟冥心同子綦徐步效颜歎（东）一麾断鹓班百举阅饴告
仙忝真应宗诗愧玄英属（回）亲故炊妖灾怨雠腾谤讟字幼窘空空省躬危翼翼
（回）卑飞类鷓鷯逸步谢骅骝庶几便幘帽焉能事鞴綦（东）双洪汹奔涛孤派涩
凝瀑窻徒聚雪萤袍未释银鹄（蟾）之子虞一夔伊人郑七穆三足分鼎铛两锋交箭
鏃（回）砖埴冀良陶粝疏就精凿诚难角妙染缪许啐余茜（蟾）狂吟动千字豪饮
輒百斛墨淡立儿研杯迟走童趣（东）自倚大户寬岂畏险韵复胆痒生芒棱唾圓洗
尘醜（回）登山石同憇临流泉共酌被褐敌裘绮羹藜胜梁肉（东）砖垆煎菜茶瓦
豆苾菘园无迂叟花亭有醉翁藪（回）梭踈摘尘柄莎软敷狨褥藤阴皆帷幄松韵
即筇筑（蟾）逸兴春空云耐交岁寒竹山腴嘍糟狸海异吮酱蚩（东）黎斑屑鷓鷯
端眼濯鷓鷯书穷萧衍评奕妙王粲覆（回）生平嗜好迂我輩友谊笃矢诗一贖酬言
志双启沃（回）析理精洛伊谈史究温涑望之真堂堂毛遂岂碌碌（东）虞初九百
篇方朔三千牍酸醎糅盐梅采桷裁械朴（回）论文如有竞见义每相勗燕乐思鹿鸣
切磋慕淇澳（东）公直性所鍾辛勤起常夙栢佞请尚方抨妖官碧簇（回）扣闥幡
屡举寓直被曾幙刚肠挫未衰劲气老弥肃（东）百粤转沅湘九河交济泝魂惊舞波
帆力弱掀淖辐（回）道异十获禽理难百中鹄晞颜宁如愚尚老且緣督（回）浮荣
等槐蚁往事付蕉鹿乐天心自怡知命頽奚顧（东）于野同人亨勿药无妄福攀附聯
瀛登广胖适沂浴（回）寄兴本真率成章仍丰缙时能一来游倾篋买醪醕（回）

续龙爪石壁题句（克敏以元义兵万户守昱关与天兵再战不利退守扎溪题怪
石落花一联于石壁遂自剄永嘉孔从善为足成之） 吴讷

万里西风起马蹄金戈回日塞云低未为豫让先亡赵欲效田单独报齐怪石有痕
龙已去落花无主鸟空啼至今天与英雄恨呜咽泉声下扎溪

欲雪与唐肃马贯王廉柯理聯句 朱升

落木号千嶂（允升）重云幕四郊野寒风未息（肃）江沔水全交滕六欣催驾
（贯）蜚廉怒拂旃穷阴蟠地轴（允升）急款奏仙匏拟绞天潢练（肃）将搜月杵
胶栋鷗蹲若待（贯）街犬喜争跑玉蘂期春放（允升）绡梭候夜抛巧思裁六出
（肃）重想压千梢访戴先寻棹（允升）禽吴已穀稍思营梁客赋（贯）言畏党姬
嘲地有遗蝗惧（肃）天无纵鹞嗃坎深终见满堆聚定成包霰渐鸣侵箔（允升）烟
多散湿庖枯肠须沃酒（肃）噤齿不胜穀火尽僧颇缩（贯）囊空仆喙呶霸驴袍预

裘（廉）蓝马铎频敲鼎为团茶涤（理）诗愁冻笔钞僵眠方自傲（肃）罢猎竟谁教竹伫翻银凤（廉）松占偃素蛟晚来应可俟（贯）虚白暎书巢（允升）

二十八舍歌示钱尉（星名） 程俱

山川不舍骅与角亢鼻孤豚殊不恶委身投笔事氏羌何异天球荐房闼人心如面各不同蛇头蝎尾吾安容脂韦肯效箕帚态拔劔撞斗真才雄少年食牛有余气大笑文章儿女工立谈宁与子虚比危冠欲入明光宫功成筑室依故丘作书重壁垂千秋宸奎一札呼不起闭门老死如黔娄迹来养生如养胃未羨昂精刀笔吏疲神毕虑子所诃凤觜鸾胶谁汝试曾参忘心身亦空身如丘井心如风君言作解皆魔鬼蒲柳松筠同尽耳三星在溜能几许张拳且击关南鼓游龙作御云生翼轸地盖天从莫逆

酬林祖德

建旗抚方面簪笔登云衢除书无虚日念子何踌躇满堂罗经史问字无停车平明户外屣接迹叩所需定坐为详说从周述唐虞执经退食罢贝梵颇卷舒破魔无坚垒解髻皆明珠危弦寡知音寂寞空居诸成诗远相寄尺鲤来东吴收之巾十袭永好不可渝开缄叹奇决已作东归圃闭蕃着空舍谁辨公交车书

用简斋韵 方岳

建旗凛大将负弩纷前驱除此两不能锄荷则有余满畦老松韭贫犹未饥虚平生错料事不到齐王笋定无相携人岁晚谁与娱执杯手欲龟风雪侵貂■〈衤俞〉破颜划孤啸鬱屈终不舒危坐发深省宁若巾柴车成败未可知芜我瓜芋区收身黄馘■〈穀，束代殳〉心迹何裕如开口不言钱未害书生迂闭户聊课诗政与俗士踈

和韵 程先

金缕听佳唱山炉袅细香石萦泉欲咽野大日偏长丝过蛛封巧巢成燕避凉竹君闲可欵兰友味相忘匏系终归鲁瓜形曷相商土田聊自给渔钓且迷阳革故符谁应迤迳瑟自张木枝已拳曲小大詎堪量

夏日珠溪赋 方岳

金谷已尘土珠履如飘风石崇与平原痴处正尔同丝毫挂世网空锢南山铜竹窻理残书久已不讳穷匏尊吾秋人许访青莲宫土甘蔬亦香小摘云蒙蒙革革有鸣禽留我幽花丛木屑落飞谈烟霏晚葱珑

冷泉亭 方回

金鞍骤紫陌詎识林下胜石苔为谁碧我辈坐乃称丝毫无愧容照此冷泉镜竹树亦如我不与春色竞匏尊未用酌一见百虑醒土囊发饔风无波此终定革履汉臣心恐未敌兹莹木杪夜月孤庶其许相暎

走笔次星崖先生访道不遇韵 汪德钧

金篆淡寒日石状卧荒烟丝鞋踏露冷竹户扃垂枿匏瓢悬空室土碯络余砖革履君勿说木叶零阶前

仲嘉被檄来吴按吏用非所长既足叹息而或者妄相见窥议益足笑云戏作十二辰歌 程俱

驱骥搏鼠难为功不如置之牛阜中平生暴虎笑冯妇岂向兔脚分雌雄龙山从事盛德士逵观已悟蛇怜风马曹五斗真如寄羊仲三径终当同羣猴憎猿坐殊趣瓮中酖鸡无遽度从渠狗曲谗王生欲辨龙猪复谁语

读十二辰诗卷掇其余作此 朱熹

夜闻空箎啮饥鼠晓驾羸牛耕废圃时方虎圈听豪夸旧业兔园嗟莽卤君看蛰龙卧三冬头角不与蛇争雄毁车杀马罢驰逐烹羊酤酒聊从容手种猴桃垂架绿养得鷓鸡鸣角角客来犬吠催煮茶不用东家买猪肉

戏为十二属体诗赠汪万里 吕旭

鼯鼠渴饮清河流吴牛寒喘明月秋蜗角国分战蛮触至今人嗜功名求猛虎势穷浅山隐狡兔计猾深穴谋时情浇薄不复古君懷旷達才学优骊龙明珠烂可摘青蛇古劍光芒浮奇才抱负蘊莫露哦诗耽酒能消忧驷马汉卿贵可羨五羊秦相功难俦故知穷通古有命君解谈玄推短修沐猴而冠颇拘束酖鸡舞瓮多谬悠君平帘下白昼静花香清樾莺啼幽烹犬藏弓事未定屠猪渔钓何如羞三百青钱拄行杖与君汗漫同遨游 述懷 程俱

一生共悠悠今者曷不乐二十起东山误为微官缚三年瞬眸耳邮传那久托四壁自萧然青编束为阁五更霜钟动起视星错落六律聿其周忽忽更岁钥七哀哦幽韵感念惊独鹤八极岂不广衰懷了无托九原叹多贤死者那可作十里望烟村天随去寥廓 代陈均辅赠马则贤 黄枢

江南星渚山水奇马家桂子昌于医此心契天雄杰者满轩种杏仁间驰身虽如蝉蜕浊世活人遠志传孙枝偶同瓜葛花屏下梅兄樊弟相追随嗟予蜂房病溽暑热烘脑子逾蒸炊难甘遂委庸医手苍黄连月累卵危有损无益智者晒因陈治法宜如斯言非草草果起死功当归子夫何疑况又时当半夏月雨余凉气浮轻絺悬壶索寞乏琼报木瓜愧诵前人诗苏耽橘红井泉碧威灵仙术终相期阴功百世固未艾芝田兰畹春熙熙 三禽言 江心宇

我友我友鞠衣黄裳一日不见尔何所翔尔何所藏飞鸣高树去母也不忘噫高树如何噫绿阴正多噫（右莺）

燕燕尾不齐撇裂侵泥滓翻飞烟雨里转眼朱门委榛杞权门如市止复止天际翻飞鹰敛翅（右燕）

布布谷哺哺雏雨苦苦去去乎吾苦苦吾苦苦吾顾吾姑（右市谷）

二禽言和吴南 蒋师文

着衫拜婆低头敛手殷勤多礼数从古不可磨何须日日鸣山阿于嗟禽兮勃溪之风处处是谢尔声声劝行礼

姑恶姑恶阿妇闻之莫惊愕河东狮吼河间淫阿姑虽恶不为虐于嗟禽兮而知姑
恶犹庶几人家妇恶而不知

禽言何可得 姚琏

禽言何可得日日叫前山可得或可得可失亦不难得陇更望蜀得鱼复忘筌得易
失恐易奚若不得安风尘起四境大地多披漫去岁扰淮甸今年迫潼关贪饕与奸黠要
汲海水干天乎苟可得大运终须还天苟不可得烈火焚茅菅桓桓将帅出凛凛冰刀寒
秋高马肥骤一扫霜叶丹胡如双溪老稳坐溪山间得失无罣碍胸次收波澜倦处自欹
枕兴来一凭阑柴扉春寂寂山泉夜潺潺

晓起 程俱

霜林一望极空寒晓起催人觉梦残黄雾带晴江渺渺劲风翻影露溥溥香飘引篆
新添火髮密胜簪慢整冠藏拙懒便惟少事兴来闲借远山看

菩萨蛮 朱熹

晚红飞尽春寒浅浅寒春尽飞红晚尊酒绿阴繁繁阴绿酒尊 老仙诗句好好句
诗仙老长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长

次圭父韵

暮江寒碧萦长路路长萦碧寒江暮花坞夕阳斜斜阳夕坞花 客愁无胜集集胜
无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

偶成 吴斌

春天曙日浮云锦暗野晴风洒露珠新树小花穿舞蝶暖波芳藻戏游鱼

题广宁双塔寺 程信

铍腾夜色寶林中拔秀双虬瑞现同长印月奩分下上巧呈天柱立西东廊迴百转
香烟细社结三生泡影空凉度一帘幽寺古芳名记我愧纱笼

家园新植一梅即开

春初动色喜传觞异种分来近后堂尘絕素肌清入韵雪緘红蜡巧成装粼粼碧沼
晴翻影阵阵寒风晓逗香新树半开惊岁晏早应花占一园芳

古岩 赵德相

行行一径野烟寒寺外桥横石涧环清话梵状连雨细定心禅榻共云闲声闻磬击
风摇水影见灯悬月吐山晴院塔前岩树古鸣泉冷漱玉潺潺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九

(明)程敏政 撰

○诗杂体

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 (此下问答原诗云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迴忽

逢门外客道发故乡来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衰宗多弟侄
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踈密布茅斋寬窄裁径移何处竹别种几株
梅渠当无絕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羈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
下泽去剪故园菜） 朱熹

我从铜川来见子上京客问我故乡事慰子羈旅色子问我所知我对子应识朋游
总强健童稚各长成华宗盛文史连墙富池亭独子园最古旧林间新垧柳行随堤势茅
斋看地形竹从去年移梅是今年荣渠水经夏响石苔终岁青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后明
语罢相叹息浩然起深情归哉且五斗餽子东皋耕（按无功名绩文中子之弟当时有
问体诗而无答者故文公拟答之诗中所称铜川五斗东皋皆王氏故实）

媒问 胡次焱

媒问嫠汝何伤汝为国秀时辛苦事蚕桑憫瑟顺为正婉婉礼自将笥中有练裙衣
上无明珰贫女古难嫁卖犬辨资装中年得夫婿懂懂拜姑嫜肃容采苹藻洗手供羹汤
良人正少年相期家道昌良縁天所妬夫婿奄云亡自从夫婿亡十年守空房素帷代锦
幌莒席易牙状孤眠耿夜半单立黯昏黄芊芊影徘徊鞅鞅情彷徨皓月照枕衾暴雨颓
垣墙独寤谁呼唤独语谁交相如凌空失翼如涉川无梁嫠来吾语汝琴瑟贵更张汝篋
既单薄汝门复凄凉汝寒何以衣汝饥何以粮纺绩终难给舂汲劳欲僵死者不复起生
者宜自详邻有美丈夫颀颀更昂昂牛羊量用谷金玉堆满堂画梁青琐闥珠帘■（毛
瞿） 璩厢瑠户金弹丸寶鞍青丝纒旌旗明晚霞劔戟磨秋霜奴隶厌绮纨犬猫弃餽
门下粲珠履庭前沸笙簧出则专城居入则侍明光一呼千失诺一指万夫张一笑生羽
翼一怒起锋芒吾慕者蹇修与汝解佩纒以此窈窕妇配彼狙侏郎花树戏蛺蝶莲浦浴
鸳鸯无烦赋藕花且喜华枯杨何妨鸾舞镜应彼鳳求凰人无百岁人倏忽如风狂莫将
泡影身徒置冰炭场死后留名节身朽魂茫茫生前受富贵志得意洋洋人生行乐尔二
者试裁量蔬食不日给孰与饫膏粱荆钗不自谋孰与云霞裳年滔滔不反貌駸駸已苍
败棋须换局作戏且逢场文君慕相如恢女唤江郎有发可画结有耳何自戕试问东夷
子何如声伯娘信书不如无未必有共姜鬼妻变人妇毋作老死嫠

嫠答媒

嫠答媒妾自怜妾家贫如洗妾貌妆不妍中年方择配幸逢夫婿贤蓝桥疑仙会红
叶开良縁俯以奉箕帚仰焉供豆筩粵从定六礼穩圖偕百年渠疑有家愿倏罹中道捐
城崩哭呦呦竹斑泪溅溅空房照明月幽陇凄寒烟禽鸟喧墓门魄降魂翩翩蚱蜢满窗
户心结目涓涓寮室昔华屋埋土今荒阡恨不即同穴何忍续断弦翻思合卺初参透老
婆禅如鱼水游泳如芎藭纏绵奈何死生阔泛泛水中船绸缪为夫妇反复如市廛徒貽
杨华丑宁免柳絮颠妾颇亲笔砚亦尝阅简编女不践二庭妇不再移天陶婴寡鹄吟卫
妻孤燕篇或刑耳自誓或断髮自全或劓鼻偃蹇或毁面迤邐吾足幸可刖吾臂不可牵
卓卓节操立表表鳳孤鶩藐兹未亡人有意奉周全媒虽憫妾寡媒适重妾愆妾命春叶

薄妾心顽石坚栖栖谋尺布岂不羨罽毳皇皇圖斗粟岂不思羸膾胝手任舂汲孰与奴婢千鞠躬踉蹌茅孰与綺疏便枯菱欣回春缺月喜再圓世谁不此乐妾意独不然理义自有闲物欲常无厌三少稊难洗五嫁丑莫镌浮荣譬似电遗臭流如川媒言颇喋喋媒意遽拳拳之死矢靡他斯言当真詮文姬殊妖媚易安亦婵娟失身再事人彤管无取焉节义日以頽文章何足詮王母有差事青鸟信频传母乃墮人欲反以污天仙嫦娥岂不嫁空抱老金蟾所以广寒宫万古清鉴悬宁贫任劳鹿宁贱受磨研宁冻如寒蝇宁饿如饥鸢终不以快乐而易此忧煎井底水不波山头石不迁再拜谢媒妁归来双泪涟十袭藏破镜他年会黄泉（右嫠媒答问宋乡先生胡公次焱济鼎之所作也先生登宋咸淳四年第授迪功郎江州湖口县主簿以母老改授池州贵池尉德佑乙亥天兵将至池州都统制张林潜纳款请以城降先生奉母亡归教授乡里或劝之仕先生赋是诗以见意大德十年以寿终于家后三十二年复为至元之三年文自黄竹入郡其孙师中适在郡中出是诗俾文书之呜呼读柳子河间传知邪之所以败正读先生是诗知正之所以胜邪天理之在人心犹日月之在天也可以缺蚀而不可以丧其光明若先生之心孰得而缺蚀之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乡后学程文谨记）

岁寒问答辞（同舍盱江许叔异吴兴马伯城九江方叔高既迁居京城之南伯城于屏间画三大木题曰岁寒圖因为问答之辞便山童歌之） 程文

松柏杉何盘盘毫末小排云端不作梁栋守岁寒曾不如桃李花朝荣暮谢得实升金盘昂藏千百年一待鳳与鸾松柏杉何盘盘古来材大用则难（右问松柏杉）

君勿言时则然受命既独赋性偏高枝中梁柱小枝可以为车船材不见识全吾天鳳鸾不巢且任百鸟喧宁同岁寒老不与春风妍君勿言时则然大匠一过肯弃捐（右松柏杉答）

五杂组二首 詹书

五杂组云锦囊往复还双鳳凰不得已思故乡

五杂组罗绣襦往复还同队鱼不得已长客居

自君之出矣 叶朱

自君之出矣万里恒相思想君思我处如我思君时

自君之出矣寶奩珠网多憔悴懒开镜对镜顰双蛾

锦■〈彳 勅鸟〉夜逸 赵戮

草径鬱纒溪隔村谁抽关鏑逋孤鸳林樊搜糾崖广邃岸曲括责菰茭根初疑布罟鼠盗夜又恐缺月狐乘昏死殼枯梗秘踪迹老圉劝我增垣藩

登瀛亭行（登侯亭者汝林金侯闲居之所营也昔唐房玄齡于志宁之朋以其武功既成而文德以兴故时人谓之登瀛之仙以荣之今侯之经营斯亭也其将有待于时之清宁而佐夫太平者乎然予爱其亭之宏名之清故协其声以鸣之侯时为万户镇蚡城予为延陵吴武成也） 吴斌

宏亭峥嵘凌青冥惊凭峻嶒乘澄泓赫楹琼屏凝清馨停箏鸣笙争行觥曾横轻兵
腾征翱英声霆轰层城崩卿能倾情精明经萤灯成名矜平生应升鹏程荣登瀛

题竹洲曾孙吴逢原友梅堂 汪宗臣

簞笏横烟洲其间移罗浮髯梢污红尘琼蕤谐清游笳沉天吹霜琴虚人当楼兹时
如寒盟翻为青松羞（五平）

肃气屈众藹挺立自洁白万壑迥雪月一干扫水石读易义见复拟道信取益物态
任冷暖岁晏此莫逆（五侧）

题汪梅牖盘隱

湾环长溪交缭绕石径抱山中松风寒俗子不可到（五平五侧）

岁除大雪仿欧苏禁体成一十八韵请诸友皆用腊月三十日帝欲雪为起句第三
句而下上句皆平声下句皆侧声必相聯属结后二句不对偶及不引古人一切雪中故
事 詹书

腊月三十日帝欲雪屏翳巽二听所召同云垂空羣阴施大块噫气万籁啸神机周
旋功无私剗剪镂巧絕妙俄惊踈踈来斜飞陡觉密密失远眺山从洪荒藏诸峯并向
混沌凿一窍江湖寒深侵鼃鼃石壁冻裂堕隼鷃郊原迷漫停田搜浦溆互结息网钓先
生金城连楼居冷透铁甲湿旂旒茅檐悬冰凝晴辉楮幌不火晷夜照威摧崖松容难凋
力压檻竹尾不掉诗翁愁吟新春初野叟走报稔岁兆谁家豪门眠方醒乍出暖阁见且
笑裘裳相迎添鲜妍齿颊掩映鬪美耀狻猊形奇言俱夸仆卒手塑像克肖惟知高堂观
严凝岂念陋室苦料峭薪垆灰残嗟烟消市米价涌闭廩巢鹑衣孤贫多凌兢馘食饿殍
各唁吊何当长戈挥玄氛共覩霁旭出海峽（七平七侧）

寄吴熙中 李道生

不见故人何处觅秋心见月转添愁山山望断孤云出一个飞鸿肯到不

效山谷体 胡仔

青玻璃色莹长空烂银盘挂屋山东晚凉徐度一襟风天分风月相管领对之技痒
谁能忍吟哦自恨诗才窘扫寬露坐发兴新浮蛆琰琰抛青春不妨举盞成三人

歌风台

碑存溪石高嵯峨汉字漫灭新镌讹台非旧筑行人过赤帝当年布衣起老姬悲啼
白龙死芒砀生云凝夜紫一朝花发咸阳春老劔磨血消京尘归来故里天上人千古斜
阳愁色里草没荒城狐掉尾不信英雄化为鬼

与刘簿观雪用东坡聚星堂韵 方岳

江皋黯黯飞云叶淅沥破窻鸣急雪乱飘密洒寒正苦低唱浅斟痴亦絕冻吟可但
笔锋健醒狂不觉屐齿折留连急景聊从容俯仰幻尘空变灭舒眉一笑各云散转眼百
年如电掣风凝光眩眼欲花酒带潮红脸生纈剧夸陶语何区区等与谢吟争屑屑醉翁
出令凡马空坡老挥毫风燕瞥两公仙去各已久一代风流尚谁说吸鲸今夕不可辞醉

中有句铮如铁

次容斋喜雪禁体二十四韵 方回

燠寒节若无嗟若不寒而燠疫疠作叵堪穷腊阳气泄况乃炎方土风恶大块积蓄
久酝酿元造斡回骤飘落朝曦掩翳九乌死夜吹呼号万骑掠钱岁纔轰爆竹声鞭春初
截土牛角芳芽脆甲缩芹芥饥喙枵肠诉乌鹊小迟尚可诧祥瑞大快一举洗污浊蛰虫
且当伏深穴贞松决不仆幽壑孤舟独钓柳何奇衡门空宇陶如昨冻手三嗅复三啾泥
屐一前仍一却未妨猎骑湿鞍鞯政恐征车埋轸较谁方轻暖拥文貂我欲豪饮欠金错
雀窺困廩絕糝糠蛛蟬檐棖收网络老人畏怯小儿喜富翁骄傲寒士虐蜚蠊定复扫蛮
蛮归鴈未敢度幽朔銜枚猛将死不惧煨芋野僧贫亦乐九头鬼车悉逃遁三足毕方能
距躩眼生灯晕蝶栩栩肤涩衾棱鸡喔喔预占麦饵堆村场絕喜米价减郭郭忽得肤使
奇丽句韵未易赅笔屡阁颖阴故事聚星堂汶叟先生元佑脚禁体物语继醉翁即今再
见苏龙学幸公忧国仆无与煎水烹茶聊一酌

竹枝歌八首 孙嵩

滟滪堆头君莫行瞿塘峡里不论程龙吟小雨蜀天黑等有明朝春水生
行尽三巴三曲流一滩自有一生愁明朝已过夷陵岸更宿江陵渔笛洲
汹涌砰雷蛇饮溪阴崖暗天虎印泥万里中原那有此怜君更过鬼门西
峡路阴阴无四时寒云鸟道挂天危荒亭败驿此何处望帝江山号子规
巴子城荒非昔人公孙何处问遗民千年惟有武侯碛留与踏歌行早春
汉世明妃犹有村荒祠歌舞与招魂胡琴好入巴渝曲万里还乡酹酒罇
黄牛庙前鸦鹤栖黄茅宫外梟鵂啼估客酹神巫姬醉青林日转风凄凄
峡山削出青嗟峨峡水匀成绿不波顿平山水未能得奈此猿声朝夕何
思家五首竹枝体 汪梦斗

六旬余父身长健九十重亲发不华高堂无人供滫飡如何游子不思家
淮阴母家田未买汾曲先庐屋已斜人生墓宅颇关念如何游子不思家
妇授草汁浴蚕子婢炙松明治梟麻东阡西陌要耕麦如何游子不思家
儿多废学自浇花女近事人今抱牙儿女长成忧失教如何游子不思家
荷净轩前水浮鸭翠眉亭下柳藏鸦亦要丁宁春照管如何游子不思家

江行歌七首 胡初翁

大石如屋堆云沙小石如瓮排江涯着我轻舟石中过风吹渔唱出芦花
一点白鹭烟渚没数痕青山天际生隔岸人家好茅屋石楠花底小桥横
船头酒壶深贮月柁尾茶灶长烹烟宗老谈易夜未已舟行妙意古无前（云峯先
生示教易本义通释）

涧水泠泠漾白云两峯紫翠对溪门平生规此诛茅地却在牛羊黄叶村
溪上树留龙爪青山前路有虎蹄腥陈迹谁云不足顾秋风回首立渔汀

两舟前日离常山三舟今日下严滩高帆争风问何事不似渔篷卧钓湾
看山妙处在微雨雨后青红抹夕阳江南山色世无比画手安得王西庄
江上八首 汪广洋

庐山万八千丈高江水日夜送波涛看山饮水自成趣何用长竿曳巨鳌
大山小山松树齐千声万声子规啼揽衣起舞夕露下三更月落吴城西
楮矶口阔浪如山官船客船前后湾明日天晴大家喜看我鼓柁中流还
象牙滩上百花开参差时复见楼台翠香芹菜绿沙出雪色鲋鱼上水来
大姑庙前花草香女儿港口江水长江水江花思无限目断鞋山又夕阳
江上四月雨绵绵连日北风何大颠且买活鱼炊晚饭皖城对岸泊归船
英英白云多在山愧我几曾如此闲赣江东下数千里祇许拏舟十日还
蛾眉今日为君开一色青天绝点埃浩想往时经济事赤龙风雨过江来
竹枝辞三首送金如山往婺州 黄迂

送别临塘快放舟澄江渺渺消人愁苹花满棹应相笑也趁春风过婺州
桃花雨晴春水生东风去船如箭行鲤鱼活煮兰溪酒篷底醉眠江月明
春城鼓角旧金华莫忘长干桃李花千金重载布帆稳后月月圆人到家
竹枝辞八首写征妇意 曹枢

郎行万里戍云中十约归期九度空郎自官高奴自老悠悠生死不相同
乳鸦啼罢月蒙蒙门掩朱扉四五重到底此心关不住为郎飞梦过卢龙
湖上东风吹柳枝湖边士女笑相随关西去国三千里惆怅此情郎不知
泝水河边苜蓿枯鎗竿岭上雪模糊忧郎寒冷思郎苦不忍垂帘向火垆
鸳鸯机上织回文线去丝来字字真几度寄君还又罢汉家不是旧将军
八十尊姑耳不闻倚闾终日为思君马蹄若到山高处千万回头望白云
深院无人昼掩门燕归时节又黄昏小环莫炙银虹照形影相随越断魂
朱颜绿鬓受孤单鬼病侵寻命已慳若得此身能化石青山终久见夫还
和太史子玄四季乐辞四首 吴讷

湖燕哺儿生羽翼柳花不动春无力丫鬟擎月下玉台照见江南远山色
槟榔叶青荔子红蛮烟如织隔远空画堂沉沉白日静鹦哥对语黄金笼
金风锵锵入林杪夜折莲房下秋沼水仙捉月醉不归翠波流出红船小
锦帷绣褥沉香床翠衾对织金鸳鸯珊瑚屏风琥珀枕良人不来冬夜长
野人四时辞四首 姚连

野人看花花满丛红红白白媚东风粉蝶黄蜂不知处一时飞过小园东
野人■〈毛昌〉■〈毛巢〉不受暑赤日行空无处逃走向松林脱巾帻忽有好

风吹鬓毛

野人看月如银盘玉露洗空霜叶丹东家儿女笙歌暖西家儿女砧杵寒

野人曝背向墙隈时饮茅柴酒两杯落叶满阶浑不扫拄杖去寻江上梅

短歌行赠别一首 汪广洋

歌停云酌春酒送君发为君寿弹青萍弦素瑟何以赠双白璧车儿膏马儿秣时载
阳鸣鹤戒仆夫肃徂征涉还道扬飞旌慰尔民崇尔德君子心我无忒

芦鴈辞四解 詹书

沙塞冷双南飞好兄弟毋相违（一解）落平沙立风露数声中惊渔父（二解）
月悬镜芦花霜梦海门秋夜长（三解）衡阳山稻梁足岂忘归极所欲（四解）

彭湖道中杂书四首 方回

一夜大雷电神喧复鬼哗横冈风折树涨路雨颓沙小小闲篱落依然自野花
近传羣盗息稍免大军兴闭户闻村学挑包遇野僧篱间犬见客狂吠极堪憎
阴风号乱树薄日照荒原古埃泥埋字空庐棘障门无人天欲暮谁谓不销魂
四月农家雨新晴冷似秋炊烟笼屋润田水破塍流老父携孙子牵耕教小牛
豫章南阁临眺二首（汪广洋）

章江澄夕景杞树集凉飈迭阁连云起凝笳带月悲因兹怀旧感登览独移时
云容丽藻井霞彩炫芝楣帝子遥临日洪州盛槩时良游念遐躅清赏愜幽期
感兴四首 汪晫

暑往寒来如电泡年年门外闲花草世事纷纷自颠倒青山眼底最多情日日向人
浑不老

胶扰浮生事若麻世路崎岖易覆车争如清浄山人家静观抚掌付一笑出口蔌蔌
飞松花

一树雪花白如玉辛夷为车荷为屋闲中享此亦清福一双沙禽竹上啼对客取琴
弹一曲

坐读南华一卷经富贵百年如邮亭人生怒瘿空成瓶香垆缕烟风浩荡白鸟点破
前山青

次韵拟杜陵曲江体五首 洪焱祖

天台山深秋月明幽人见月偏多情伐木赓诗求友生我亦弹琴不成调风清露冷
越江横

快劔斲水水不絶同心何恨音书阙莪蒿两地中肠热还怜瘦马系堂阶得似青鞋
踏沙月

百川赴海海不满志士意长日月短金丹九转成功晚台山采药听清猿剩欲投簪
寄闲散

城中幘峯高插天竹房煮茗僧汲泉平江云影危阑前秋风吹去一只鹤老我回头
三十年

洞天夜燕桃花下座中都是能文者银烛穿山闹车马当年此会几人存安得云龙

逐东野

谒云蓝山先越公墓 汪宗臣

此生未展云蓝墓郁郁甘棠孙子情今度忽为寒食客欣欣乔木岁时荣尧天日月重光显越国江山几变更回首千年有归鹤练溪新涨匝春城

别乡人席间作 孙岩

昔向率山别离愁尚故乡今来嵯亭聚纵乐是殊方新草偷江绿垂杨配酒黄子仍先我去留滞奈耕桑

喜雨 方回

骤涨阶前可泛舟天低近屋火云收竹户纸窗清洒洒葛衫纱帐冷修修秋馆梧桐羁客恨春郊杨柳少年愁移得此声来六月人人喜色上眉头

崕浦早望 孙岩

千峰倒影碧粼粼摹写桐江最逼真每逢佳处谋书屋渐恐山灵不信人

至日建中次季真韵 胡一桂

尽日劳劳烟雨里此行谁识是欤非翩然芒屨相随处正见梅花欲放时太极便堪窥易蕴黄钟初可验葭飞天心子半无移改细玩尧夫至日诗

答留题东山者 赵汭

诗翁扶醉上危颠得意留题拂短垣嗔喜未忘春梦后是非犹记劫灰前弓刀几处排坚阵风月何人共小轩失脚黄尘应有恨元龙终不羨求田

见梅杂兴 陆梦发

人间谁是识梅真弃实求花后世心何似只如三代日分甘投老万山深寄来陆凯浑多事说到林逋亦费吟耿耿知音惟月在无言相看古犹今（方虚谷曰太初平生苦吟好高梅诗三十首今选其一又有一联云生稟东南温厚气才当西北苦寒时盖自况也）

归至山中戏集古句 程俱

终日思归此日归野人休诵北山移且看欲尽花经眼可忍醒来雨打稀

吊鹤集诗句 汪宗臣

有鹤在林（白华）翺翺其鸣（斯干）风雨所漂摇（鸛鷖）求其友生（伐木）不狩不猎（伐檀）麾之以肱（无羊）宛其死矣（山有枢）宁莫之惩（沔水）英英白云（白华）毋金玉尔音（白驹）如可赎兮（黄鸟）实劳我心（白华）

集杜诗二十句寿叔文潘先生其子章甫时为起居注故诗意及之 詹书

冰壶玉鉴悬清秋神仙中人不曾得往时文彩动人主主怪一日声辉赫忆昨逍遥供奉班风雨不动安如山词源倒流三峡水时闻杂佩声珊珊先生早赋归去来鲸鱼拔浪沧溟开致身福地何萧爽石田茅屋荒苍苔绣衣春当霄汉立云近蓬莱常五色池上于今有凤毛秋水为神玉为骨百花潭水即沧浪星宫之君醉琼浆西望瑶池降王母南

极老人应寿昌

题醉归渊明图集陶句 吕旭

穷巷寡尘鞅闲居离世纷投策命晨装壶浆劳近邻主人解予意一遇尽殷勤有酒斟酌之淹留忘宵晨情知新知劝何必骨肉亲数斟已复醉君当恕醉人

集陶句题吴季文经锄轩

结庐在人境绕屋树扶踈园林无俗情莽浪林野娱开荒南野际新畴复应畚游好在六经歴览千载书虽有荷锄倦浊醪解饥劬奇文足欣赏慨然念黄虞古人惜寸阴君今复何如

题四禽图集诗经句 韩廉

杨柳依依（采薇）燕燕于飞（燕燕）于谁之屋（正月）曰止曰时（绵绵）海外有截（长发）曷云能来（雄雉）曰归曰归（采薇）秋以为期（氓）春日载阳（七月）赅然来思（白驹）洵有情兮（宛丘）我仪图之（烝民） 右垂杨海燕

猗彼女桑（七月）其叶有沃（隰桑）宛彼鸣鸠（小宛）无啄我粟宛（黄鸟）食我桑黹（泮水）曰既醉止（初筵）慎尔优游（白驹）戒其伤汝（大叔于田）于嗟鸠兮（氓）乐子之无知（隰有苕楚）以阴以雨（谷风）尚求其雌（小弁） 右桑树鸣鸠

交交黄鸟（黄鸟）在彼空谷（白驹）熠熠其羽（东山）无集于谷（黄鸟）南有乔木（汉广）亦集爰止（卷阿）既曰得止（南山）嚶其鸣矣（伐木）我闻其声（何人斯）懷我好音（泮水）叩须我友（匏有苦叶）实获我心（绿衣） 右乔木黄鸟

维常之华（采薇）鄂不韡韡（常棣）有懷二人（小宛）兄及弟矣（斯干）题彼脊令（小宛）载飞载止（沔水）我之懷矣（雄雉）此令兄弟（角弓） 右常棣脊令

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

（明）程敏政 撰

○诗余

点绛唇二首（无题）

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衔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 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于酒

高柳蝉嘶采菱歌断秋风起晚云水髻湖上山横翠 帘卷西楼过雨凉生袂天如水画楼十二有个人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红蓼汀残霞都敛尽四山青柳梢风急堕流萤随波去点点乱寒星 别语记丁宁如今能间隔几长亭夜来秋气入银屏梧桐雨还恨不同听

水调歌头（■〈氏鸟〉夷子） 朱熹

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 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收身千乘卿相归把钓鱼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酹江月和梅辞韵

临风一笑问羣芳谁是真香纯白独立无朋算只有姑射山头仙客絶艳谁怜贞心自保邈与尘縁隔天然殊胜不关风露冰雪 应笑俗李粗桃无言翻引得狂蜂轻蝶争似黄昏闲弄影清浅一溪霜月画角吹残瑶台梦断直下成休歇緑阴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满庭芳（怀旧）

宿雨滋兰轻风颭柳新来随处和融幽兰曲径花气巧相通燕子纔飞又语带芹泥时点芳丛微中酒日长睡起心事在眉峯 年年春好处聯鑣荡桨拾翠授红任金貂醉脱不放杯空谁信风流一别当时事已逐飞鸿云山晚阑干罢倚烟寺起踈钟

浣溪沙（春日别墅）

暖日和风并马蹄畦秧陇麦緑新齐人家桑柘午阴迷 山色解随春意远残阳还傍远山低晚风归路杜鹃啼

又（题余干传舍）

画楯朱阑绕碧山平湖倚徙水云寛人家杨柳带汀湾 目力已随飞鸟尽机心还共白鸥闲萧萧微雨晚来寒

又（登镇远楼）

寒日孤城特地红瘦藤扶我上西风一川平远画图中 江海一身真客燕云天万里看归鸿吴山应在白云东

点绛唇（钓台） 方有开

七里滩边江光漠漠山如戟渔舟一叶径入寒烟碧 笑我尘劳羞对双台石身如织年年行役鱼鸟浑相识

满江红（同前）

跳出红尘都不顾是非荣辱垂钓处月明风细水清山緑七里滩头帆落尽长山洸口潮回速问有谁特地上钩来刘文叔 貂蝉贵无人续金带重难拘束这白麻黄纸岂曾经目昨夜客星侵帝座且容伸脚加君腹问高风今古有谁同先生独

乳燕飞（寄刘闾风） 汪莘

晓趁西湖约到湖头烟消日出波生雨脚自挈白鱼携碧酒要与诗人共酌把楼上

朱帘搭却坐对荷花三万朵念西邻未嫁肌如削待折与不堪着 别来又见秋萧索恨
无由将予风月伴君云鹤想见登山临水处醉把茱萸盘礴唱白雪阳春新作忆自东篱
人去后算人间黄菊空零落叹作者多命薄

满江红（谢孟使君）

荆楚岁时念自古登临风俗休更道桓家车骑谢家丝竹不觉吹将头上帽可来共
采篱边菊叹如今重九有何人相追逐 穷处士枯如木贤太守温如玉遣厨人馈酒廩
人馈粟欲寄唐虞无限意离骚都是相思曲奈两三寒蝶尚于飞秋光促

沁园春（自题方壶）

春至伤春秋至悲秋谁在华胥叹谪仙才气飞扬跋扈渊明何事慷慨欷歔自我少
年如今晚景行半人间真有余都休问且一觴一咏吾爱吾庐 南皋境界何如舍明月
清风谁与居望蓬山路杳万株翠桧方壶门掩四面红蕖中有佳人绰如姑射一炷清香
满太虚尘寰外任鸣銮报客飞鹤传书（程端明序曰叔耕蕴霞笺玉滴之奇思出天表
蓄而不试忧深思远未易遽班之贺白也）

琐窗寒（有感） 程先

雨洗红尘云迷翠麓小车难去凄凉感慨未有今年春暮想曲江水边丽人影沉香
歇谁为主但免葵燕麦风前摇荡径花成土 空被多情苦庆会难逢少年几许纷纷沸
鼎负了青阳凡五待何时重享太平典衣贯酒相尔汝算兰亭有此欢娱又却悲今古

念奴娇（菊） 王炎

小妆朱槛护秋英千点金钿如簇黄叶白苹朝露冷只有孤芳幽馥华发苍头宦情
羁思来伴花幽独巡檐无语清愁何啻千斛 因念爱酒渊明东篱雅意千载无人续身
在花边须一醉小覆杯中醺醪过了重阳捻枝嗅蕊休叹年华速明年春到陈根更有新
绿

浪淘沙（中秋与文蔚達可饮）

月色十分圆风露娟娟木犀香里凭栏干河汉横斜天似水玉鉴光寒 草草具杯
盘相对苍颜素娥莫惜少留连秋气平分蟾兔满动是经年

南乡子（甲戌正月）

云淡日胧明久雨潺潺乍得晴社近东皋农务急催耕又见菖蒲出水青 池面縠
纹平掠水迎风燕羽轻试出访寻春色看相迎巧笑花枝似有情

水调歌头（次韵荷净亭小集） 汪暉

田舍炉头语便如何学得三变美成家数村酒三杯狂兴发拔剑偶然起舞只么也
迎寒送暑待草万言书上阙似忧时倚柱东邻女卿相事未易许 渔歌且和芙蓉渚又
何须淫辞蝶语诃风诋雨劝人生且随分外一毫莫取那富贵由天付与身蹈危机犹不
觉如布衣自在都无阻空传得雪千缕

蝶恋花（秋夜简赵尉借韵）

午夜凉生风不住河汉无声时见踈星度佳客伴君知未去对床只欠萧萧雨 素月四更山外吐金鸭慵添销尽沉烟缕料想玉楼人念处归舟日望荷花浦

满江红（龚抚干示闰中秋） 程玘

黄鹤楼前江百尺波横光溢问老子当年高兴何人知得最爱洞庭天际水分明表里玻璃色恐今宵未必似前番天应惜 都莫问鸿钟勒也休羨壶天谪忆故人霜下乱滩横笛便好骑鲸游汗漫古来蟾影何曾没更明年重约再来时乘槎客

水调歌头（登甘露寺多景楼望淮有感）

天地本无际南北更谁分楼前多景中原一恨杳难论却似长江万里忽有孤山两点破水晶盆为借鞭霆力驱去附昆仑 望淮阴兵治处俨然存看来天意止欠士稚与刘琨三拊当时顽石唤醒隆中一老细与酌芳尊孟夏正须雨一洗北尘昏

锦堂春（留春）

最是元来苦无风雨只恁匆匆归去看游丝都不恨恨秦淮新涨向人东注 醉里仙人惜春曾赋却不解留春且住问何人留得住怕小山更有碧芜春句

浣溪沙（赵阁学饷蝓蚌酒香螺） 方岳

半壳含潮带靛香双螯嚼雪迸脐黄芦花洲渚夜来霜短棹秋江清到底长头春瓮醉为乡风流不枉与诗长

齐天乐（和楚客赋芦）

孤篷夜傍低丛宿萧萧雨声悲切一岸霜痕半江烟色愁到沙头枯叶淡云没灭黯西风吹老满汀新雪天岂无情离骚点点送归客 归去来兮怎得尽露翘鸥倚乍寒时节秋晚山川夕阳浦淑赢得别肠千结涛翻浪迭那得似西来一箭横绝搔首江南鴈衔千里月

贺新郎（戊申自寿）

一笑君知否笑当年山阴道上行歌樵叟五十到头公老矣只可鹭朋鸥友便富贵何如杯酒好去归来苍崖底想月明不负携筇手谁共酌剪霜韭 乾坤许大山河旧几多人剑倚西风笔惊南斗俛仰之间成陈迹亡是子虚乌有渺烟草不堪回首隔坞筑亭开野径尽一筇两屐山前后春且为催花柳

风流子和楚客（维扬灯夕）

小楼帘不卷花正闹灯火竞元宵想旧日何郎飞金叵罗三生杜牧醉董娇娆香尘路云松鸾髻鬓月衬马蹄骄仿佛神仙刘安鸡犬分明富贵子晋笙箫 人生行乐尔君不见迷楼春绿迢迢二十四经行处旧月今桥但索笑梅花酒消新雪纵情诗草笔卷春潮俯仰人间陈迹莫惜金貂

一剪梅（客中新雪）

谁剪轻琼做物华春遶天涯水遶天涯园林晓树恁横斜道是梅花 不是梅花宿鹭联拳倚断槎昨夜寒些今夜寒些孤舟蓑笠钓烟沙待不思家怎不思家

鹊桥仙（辛丑生日小尽月）

今朝廿九明朝初一怎欠秋崖个生日客中情绪老天知道这月不消三十（阙）
花消息雪边试问是邪非笑今夕

沁园春（赋子规）

尽为春愁尽劝春归真恁恨深况雨急黄昏寒欺客路月明夜半人梦家林店舍无烟楚乡寒食一片花飞那可禁空凝伫黯红蔫翠老江树阴阴汀洲杜若谁寻想朝鹤怨兮猿夜吟甚连天芳草凄迷离恨拂帘香絮撩乱深心汝亦知乎吾今倦矣瓮有余春可共斟归来也问渊明而后谁是知音

摸鱼儿（题甘露寺多景楼） 孙吴会

八窗空展宽秋影长江流入尊俎天围绀碧低垂岫斜日落鸿堪数沉别浦更日断烟芜苍莽连平楚晨钟暮鼓算触景多愁关人底事倚槛听鸣榔英雄恨留得名存北府寄奴今寄何所西风依旧潮来往山海颀颀吞吐霜月冷直随人燕我瑶芝圃掀髯起舞看獬伏苍苔龙吟翠葆天籁奏韶舞

满江红（春雨） 汪宗臣

检点春光阴雨过三分之一从头数元宵灯夕都无晴日不碍郊原肥草绿但漫丘壑沉云黑那东君忒煞没纲维春无力燕忙甚泥浑湿蜂愁甚脾无蜜更两句又是梨花寒食莺杏殷桃吾不较岂堪浸烂连畴麦望前村白鹭衬霞红探晴色

踏莎行（清明前两日闻燕）

年去年来来去早怪底不来庭院春光老知过谁家翻别调家家望断飞踪宵千里潇湘烟渺渺不记雕梁旧日恩多少匝近清明檐外叫故巢犹在朱檐晓

酹江月（题乌江项羽庙）

白蛇宵断逐鹿人交趋罾鱼羣起赤帜雄张军缟素龙种天生大器堪鄙猴冠自为狼藉楚帐多尘垒胆寒垓下一鞭东窜休矣亭长空舫扁舟范增羣辈尽涂脂流髓望断秦关无限恨羞面江东山水购首千金若为名利黯黯斜阳里石炉灰冷美人魂落烟翠

南乡子（初入都门漫赋） 汪梦斗

西北有神州曾倚斜阳江上楼目断淮南山一抹何由载泪东风洒汴流何事却狂游直驾驴车渡白沟自古幽燕为绝塞休愁未是穷荒天尽头

摸鱼儿（过东平有感）

忆旧时东方郡东原尽是佳处梁都破了寻南渡几遍狐号鳝舞君试觑环一抹荒城草色今如许芳华旧地曾一上飞云歌台酒馆落日乱鸦度吟情苦滴尽英雄老泪凄酸非是儿女西湖似我西湖否只怕不如西子秋欲暮要一看秋波又自催归去休休浪语待过江说与高车驷马今是朝天路

摸鱼儿（湖南宪使涿郡卢公为予题湖北宪府岁寒亭和韵一首） 程文海

问蒺藜湘中朱鳳何如江上鸚鵡波寒木落人千里客里与谁同住茅屋趣吾自爱
吾亭更爱参天树劳君为赋渺雪鴈南飞云涛东下岁晏欲何处 踈齐老意气经文纬
武平生握手相许江南江北寻芳路共看碧云来去黄鹄举记我渡秦淮君正临清句歌
声缓与怕径竹能醒庭花起舞惊散夜来雨

沁园春（五峯大卿寄示所和绣江参议沁园春辞一以退为高一以进为忠二者
皆是也区区愧未之能焉倚歌而和情见乎辞）

十载京华骑马听鸡自怜阔踈看春风葵麦敷舒如此故园桃李憔悴知欵要乞闲
身聊追故步雪艇烟蓑一钓夫君恩重却许令便养欲去踟躇 竹西淮拟宁居咏不到
娉娉袅袅余又桥边巷口燕寻旧垒天东海角月上新衢尸素有惭澄清无补岂不懷归
畏简书堪时用得卿如卿法吾自吾庐

满江红（吴又玄得其伯父子云太博易学游戏于拆字间论穷達贵贱多中）

胡炳文

一画先天谁知得已涵玄九这易玄机括子云传授杜宇一声春欲晓牡丹几朵晴
当昼问尧夫数字本何来俱参透 心胷里罗星宿心画上占爻繇看肆中帘卷门前车
辘易字分明书日月口天真是谈天口岂太玄而后遂无玄如今又

踏莎行（雪晴纵步） 汪斌

踏雪桥边访梅溪曲春风初破梢头玉村村茅屋晚炊烟更寻村酒穿茅屋 兔月
初眉瑶峯眩目揜筇振屐鸣空谷夜深不谓故人来声声误道风敲竹

酹江月（吴山懷古）

登临遐眺叹当年一夜朔风狼藉石塔镇南人共怒怒气上轰霹雳废苑荒凉粉墙
颓圯万事空陈迹阙庭何在钟声敲断岑寂 闻道十里西湖荷花香里歌舞成悲戚湖
上有山山有恨应恨旧京乖隔秦老和戎贾生罔上后世见之方策兴亡回首暮烟衰草
凝碧

江神子（水涸泊舟岩岸）

停桡严濑画桥边水涓涓鹭翩翩午热追凉穿竹径强留连无奈日斜欲暝吹短笛
嚙新蝉 家山只在水穷源隔云天恨萦牵愿得甘霖三日■〈走赞〉归船惟有紫阳
溪上月随着我伴愁眠

长相思（秋夜）

海蟾升砌蛩鸣别院俄闻裂帛声凭轩与细听 竹风生桂香清问道小山来未曾
还应寻旧盟

蝶恋花（送春）

蝶懒莺慵芳草歇绿暗红稀柳絮飘晴雪有意送春还惜别杜鹃争奈催归切 绣
阁无人帘半揭暗忆边城十载音书絶惟有东风无异说年年来趁梅花月

苏武慢（遣懷） 范冉

万里征途一鞭行色览尽江山佳致梁苑风光灞桥雪景总是壮游之地旅食京华
观光上国浩有凌云豪气正翱翔附凤攀龙谁料中原蠡起 犹且自马骤西秦帆飞东
海应遂五湖归计江上观潮天边望日惊见吴山苍翠云飞已返鸟倦知还断送平生愁
绪喜归来谁是相知风月满天无际（汪蓉峯与人书云耕隐翁写怀蕪武慢最佳看其
雄豪之气勃勃不可遏如怒蛟出水涛势澎湃自是肺腑中流出故喜道之）

浣溪沙（良友夜至） 唐和

西塞山明碧似苔坼湖浪卷雪成堆茅山静日共徘徊 独上戍楼穷望眼白烟收
处片帆开月明知是故人来

风入松（贺洪克毅中乡试） 畚修

尊翁善政着甘棠令子又穿杨万里青云聊试步崭头角蚤已轩昂家学渊源有自
明时麟凤非常 蟾宫折得桂花香一举姓名扬捷音预报双亲喜功名愿此日初偿闻
道杏园春好行看取状元郎

醉蓬莱（自述） 苏景元

叹儒生何事酷爱吟诗有甚滋味残灯破砚兀兀穷年岁扫地焚香拥衾闭户总是
平生志击壤之谣南风之咏恬然心醉 想着古来几多豪贵栾范之家后为皂隶花落
花开自有东君记霸桥雪中西堂梦里千载夸风致笔补乾坤囊封星斗倦来且睡

木兰花（族弟嘉定州学正炫改任霸州歌此为别炫自号畜艾云）

鲁泮诸生眉山旧派清时已授儒官再传家从笑一毡寒治身却有三年艾 杯泻
春浓帆风快牵情不作离人态吾皇思致栋梁材愿君长守苏湖诚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一

（明）程敏政 撰

○行实（神迹）

梁将军程忠壮公碑 胡麟

阴阳愆违水旱不节谁其序之天灾流行人物疵病谁其御之明为人福幽为神助
谁其尸之凛凛乎克当其任者吾忠壮公之神欤公姓程讳灵洗字符涤其先出于黄帝
重黎之后自休父仕周宣王为大司马封程伯其后曰婴仕晋平公有托孤之德封忠诚
君东晋时讳元谭者持节为新安太守有善政诏赐宅于歙黄墩子孙遂以为桑梓自元
谭六世生天祚仕宋为山阳内史九世生茂仕梁为郢州长史皆以忠勇闻茂生警梁秘
书少监督生寶惠为本郡仪曹娶安定胡氏而生公公性寬惠孝于亲友于弟待羣下以
恕处乡党以义别嫌明疑定是正非无得谁何者所居之偏其湖深广有神居焉与吕湖
为邻吕湖有蜃素为居民之害湖之神一夕为黄冠见梦于公曰吕湖蜃稔恶于此不早
圖去民其鱼乎明日吾复与战披帛于肩者我也以公义士敢以相辱公倘为助酬报敢

后翼日公果率乡之少年鼓噪于湖侧而俟有顷湖水浩荡云雾隐暗两牛角于滩上而肩白者屈公挽弓发矢中彼黑者俄而阴晦廓清湖波澄静居不更夕有巨鱼死于吉阳滩下即吕湖蜃也至今号其滩曰蜃滩自是吕湖涨塞而居民之害除矣越数日有道士叩门候公公为具饌道士曰公尝有德于我矣又劳鸡黍之勤何以为报吾素习天机书能卜善地当随我以行至黄牢山以白石识之曰迁此可暴贵矣公于是为太夫人寿莹焉梁大寶间侯景之乱公据黟歙以拒之侯景移军新安太守萧隱奔依焉公奉以主盟景不得而陆梁也其后平徐嗣徽破王琳走周迪败华皎降元定擒裴寬与士卒同甘苦虽节制甚严而人乐为之用太清承圣间除散骑常侍建威将军累迁新安丹阳太守歷譙州青州豫州刺史巴丘县侯食邑千户事武帝以功授兰陵南阳太守封遂安县侯迁太子左卫率事世祖为豫州刺史持节西道授都督食邑千户鼓吹一部班劔四十人又迁中护军出都督郢州废帝即位进云麾将军封重安县公卒赠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配享武帝庙庭谥曰忠壮夫人董氏生子二十有二人长文季有高烈传于公后余多以功显于时今程氏散处四方者其源皆出黄墩国史家谱载之详矣故此可得而畧也初公微时其声名气节達于朝廷尝负铍视田而诏使踵门公置铍水中以卜休咎果得吉卜今尚有铍卜坑焉其旁则公之宅也今众水渚为深湖湖之水清莹可鉴时有巨鳞聚浮其中人不得而渔焉号曰相公湖不数百步公之墓也公尝自营其兆域以缣帛埋之墓前祝曰吾子孙有能大吾门户当生大木以为休征既而楮木生焉今大且十围其一不知何代为风雨所摑旁出二枝亦合抱矣号曰千年木乡人遂于其下迭石为坛以奉祭祀号曰相公坛公生为黄墩人死为黄墩神祈雨而雨祈晴而晴瘟火疾疠有祷即应黄墩之民受公之庇为不浅矣曰牛一曰羊一曰豕一与夫脯醢之荐莫不时谨故自夏四月至秋八月土鼓冬冬不絕其声展敬乞灵于祠下者又百余社陈奠荐辞何其虔也公之坛与里之社接宇春秋戊祭以公配焉公之功德与勾龙氏相为终始乎暨今数百年而益大故凡謁于庙者皆愿丰碑以识公之始末里人方汝舟实赞成之捐金刻石求记于麟惟公歷事梁陈功业着矣云仍洗洗以文章登显位者代不乏人固有能发潜德之幽光以传不朽者乃属记于麟其不赘乎盖尝证于梦寐而金谋所凭何敢不勉谨按圖经史氏与夫讲讨村老之传闻端拜而特书之庶几后人益加严奉永不懈亦使访古者并有所考焉嘉熙己亥孟秋既望谨记（歙圖经忠壮公宅在黄墩湖二里俗呼相公宅墓在湖西北俗呼相公坛又有浴马池射蜃栅鼓吹台基址具在黄墩湖阔二十余丈长三百步湖有神常与吕湖蜃鬪夜梦玄衣道人告曰吾累为吕湖蜃所困明日当复来玄浚能助我必有厚报公曰何以自辨道人曰东白练者我也梦中诺之明日集村中少年鼓噪于其上须臾波涛汹涌大声如雷有二牛奔鬪其一甚困而肩袒且白公弯弓射中黑牛俄而阴晦斯朗湖水皆变明日里人见有蜃毙于吉阳滩下即吕湖蜃也号其滩曰蜃滩未几公偶他出有一道人访其母丐食母为设饌食讫谢曰劳母设食无以为报吾善识墓地俾随行至山上以白石志之曰葬此地可以暴贵言讫而去公用其言

墓母于其处墓在湖北黄牟山南有楮木大且十围乡民立祠木下号千年木裔孙程祁曰族人士忠为家君言忠壮公微时黄墩湖神见梦曰吕湖有蜃苦我良甚我在尚敢尔况已杀我彼得自恣必尽啗黄墩诸村矣以君义士敢以烦君非以自为也乡曲之不存亦君之忧果能相许必有厚报公梦中许之明日集里中少年于湖上大伐山木为栈栅以俟须臾果有二物如牛触于波上公射杀其一今相公湖底有古槎枿无数如有行列每年大水木石漂注及水过此木宛然在渔人商贾往来皆避之虽误触必有警戒今号相公木吕湖蜃已死亦不以为意居无何因事出外太夫人居家一旦有道士叩门曰感夫人子为吾去害吾无他技以相报答但学地理颇有功不知夫人所欲富耶贵耶夫人曰以乡人观之仅欲得富尔然我郡仪曹妻累世名宦黄乃所好也道士因指一山曰墓此可暴贵以白石志之而去其后果迁墓焉又今相公墓在黄墩俗传相公既作寿莹即以二木椎埋于其前曰吾子孙蕃盛则此木当生俄而萌芽成二楮木至今尚存所谓千年木也家君命从者以手相连抱树凡七人乃匝又其一不知何年为风所偃其大又不啻七人围也今于干旁附出二枝对耸如龙角形正向西南其大又数围矣今名再生木黄墩里人奉忠壮公墓甚严结大石坛楮木下号相公坛春秋祈祷雨旻无不立应常岁必为衣冠弓劔服用等物鼓乐呵引诣坛所焚之有不如礼民情为之不安又有仪同服物迎亭坐设谓之大仪同迎神马必择尺跨高有干力者然每引行则赧赧如不能胜及至坛所则流汗如洗此非虚语也又说尝有里人议立祠坛下其夕议者同梦神意不欲以庙貌压祖墓且露登坛神明之所交也又宅旁有坎水俗传为相公浴马池今半湮塞矣凡此与图经不同故志于此○旌德县志射的山山下有歃血台梁新安程灵洗将兵趋姑孰道过其下立石揭旗筑坛歃血誓平侯景抽矢射山故名○新安郡志黄墩世忠庙在县西三十里梁程仪同灵洗谥忠壮墓所居宋嘉定中锡庙基傍或谓黄墩之黄旧乃篁字其地多产竹故云后因黄巢乱天下所过杀戮无噍类独以黄为己姓故凡遇姓氏州里山川但系黄名者輒敛兵不犯当时衣冠尝避地于此而得全其族者乱定他徙忘其本遂更篁为黄焉其义似有所据旧庙之作具载碑记其后庙为洪水所冲改迁驿路之傍至正壬辰毁于红寇未几复罹延火今庙始创于洪武甲子前后二殿各四楹两庑门楼巍然整肃忠壮公像居中正室董氏夫人像居后都督忠护侯文季居左偏殿前从神二左曰孙璟右曰赵铭当时俱有侯爵其来歴告勅年远无考朝廷每岁春秋二仲郡守县令祭山川毕率僚属诣庙致祭豕一香烛酒果祝版其余里社各刻二相春正月秋八月鼓乐旗伞迎请祈赛厥有常规旧庙基礫石俱存溪中今百有余年宛然不动兹亦异矣○乐平县志世忠祠在杭桥政和中裔孙兗官西川值晏夷卜漏攻陷城邑东望遥祷夜梦忠壮公乘马云中前锋后队若赴援甚急者已而王师禽卜漏兗以功擢倅西安继倅蔡继知普皆感神之灵乃新永善旧祠仍榜曰世忠自撰记兗登元佑三年李常宁榜进士终朝请大夫普州知州)

唐越国汪公行状 胡仲

公姓汪氏讳华新安人其先汪芒氏之后或曰鲁成公支子食采于汪因氏焉哀公时童跖其孙也汉建安中龙骧将军文和为会稽令避地始家新安公曾祖泰祖勳父僧莹皆仕于陈母歙西郑氏梦黄衣年少长丈余拥五云自天而下因与之遇觉而有娠至德四年正月十七日夜半乃生香雾覆室三日始散公幼颖慧所居上常有奇气蚤孤家贫母挈归外氏母亦寻卒九岁为舅牧牛每出常踞坐盘石指使羣儿如将帅指挥状有张士损者常以失期不至公击踏之羣儿各骇散张氏欲执之公曰此易尔吾能使之死独不能使之生乎因抚视之良久复苏尝令羣儿曰处山泽间卒遇风雨无所庇盍相与刈苦檐屋既又令曰室成吾且椎牛以犒若等卒取舅牛分食之牛尾插地既归舅问牛所在对已入地矣舅视牛尾入地中不可拔既素异之不深诘及长身長九尺广颡方颧龐眉隆准美髭髯不事田业独喜昼卧舅母苦之伺间抽去其箠公复寝如初怪而视之有青龙蹲负由是乡里惊叹舅家改容公因落魄放纵闻睦州有演公者习武事往从之游时年十八矣还以勇侠闻属婺源寇起州遣押衙董平讨之战不利郡将张公募土豪有胆气者御之公走应募即日部兵上道直捣贼营逺望山林草木皆为甲兵寇惊相谓曰郡兵盛如此天亡我也稍稍引退公进击灭之张公郊劳赐补有差隋大业间王政不纲豪杰并起各建号郡邑公慨然曰世变如此吾死兵革无憾如百姓何时杜伏威起江淮张公欲与相应心独忌公乃遣如箬岭凿山开道欲因事诛之公与裨将汪天寶领兵开拓不日而毕比还不加礼更劾以差后不均稍侵之公怒将士突入围府欲兵之张公惧遁去人人噪请于公曰张公贪而酷赏罚不公方时扰攘何特一守今幸已逐而境内无所统壹天子南幸江都盗贼拥隔诏令不至欲求摄刺史以镇一方非公不可公宜从众贼平请命于朝未晚也公不得已从焉宣州守闻之将遣兵来问公分部诸屯自以精兵八百人先既稍入宣境至溪方半渡马跃鞭坠遣卒取之不时得公怒拔劔斩之尸立水中不仆土人因异之目为东灵神进至尘岭驻军其上时大暑士马渴甚公仰天祝曰事若济地当涌水乃以戈鑿鑿石得泉脉因加凿治至今行旅便之未至宣城三十里城中遣将陈罗明来战罗明败走公疾击斩之宣守面缚请降公释不问因抚定其民选其精銳以归既而杭睦婺饶等四州相继皆下公奄有六州带甲十万威令益隆诸将谓公曰今中原分乱大众已集若但以刺史统军之号临之复恐瓦解天与不取古人所戒公宜建王号公辞再三乃斋戒择日建吴国称王以天寶为右相铁佛为左相皆公族也其他乡佐并有常员择贤且才者处之然稟隋正朔不废为政严肃赏罚明信遠近莫不爱慕虽四方大扰部内赖以平安者十余年唐高祖起太原已受隋禅而秦王出师江左公谓羣下曰日月出矣爝火不息可乎顷吾夜见天象荧惑正侵太白太白西方于音为商吾姓商音也灾异既形吾计决矣武德四年九月甲子乃籍土地兵民遣宣城长史铁佛奉表于唐高祖嘉之是月二十二日诏曰具官某往因离乱保据州乡镇静一隅以待宁晏识机慕化遠送欵诚宜从褒宠授以方牧可使持节总管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诸军事歙州刺史封越国公食邑三千户时杜伏威据丹阳自称行台十一月命王雄诞以饶

洪兵万余人来侵公遣天宝等击之天宝作铁盾重百二十斤左执之以冲敌伏威大败死者过半天宝与八十人追之贼还军合战天宝势蹙因奋势越巨石所践成迹贼军惊异乃退郡境以宁及伏威入朝其长史辅公佑夺王雄诞兵以叛伪建位号公引兵讨之旗帜蔽江而下公佑惧退保武康丹阳遂平公振旅还令兵民各复其业明年遂朝于京师贞观二年授左卫白渠府统军十七年改忠武将军右卫积福府折冲都尉太宗伐辽东诏为九成宫留守公夙夜尽瘁事无所乏驾还尤称其勤二十三年三月三日薨于长安享年六十有四公初疾上常劳问赐医药及薨赐杂彩十床黄金百两东园秘器恩礼如功臣永徽二年诸子以公丧还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葬歙县北七里云郎山公娶钱氏右卫大将军巢国公九陇之女男八人建朗州都督府法曹娶黄氏璨费州涪川令娶朱氏达以征贺鲁龟兹高昌功袭上桂国越国公娶葛氏广娶陆氏逊娶金氏皆左卫府飞骑尉遼薛王府户曹娶王氏爽岐王府法曹娶闵氏俊郑王府参军娶罗氏诸孙皆仕于朝率以忠勤世其家先是公名世华后避太宗讳去上字公初起兵未获立城之所乃引弓远射矢所坠适当形胜遂城之今绩溪登源是也后人因以立庙广堑营垒存焉故宅距庙纔一水乡人不忍耘锄其处子孙环居之因曰汪村而郡人自公入朝即生为立祠没益严奉水旱必祷今乌聊山庙是也自唐刺史薛邕范传正吴圆陶雅之属皆有增葺及章圣东封始载国朝祀典其后褒爵益崇事具有司独取公所起始末传后世谨状

（汪王庙考实○王讳行状云王讳世华避唐太宗讳去上字按初封告在武德中无所谓世字虽秦王威望素隆然王以称孤之余方为国屈不应于此时讳诸王二名而预为之避也考一时归唐者如王世充李世绩皆无所省世绩在贞观时犹复如故至高宗初即位有司请改官制中有治字者以避上名高宗以贞观时不讳先帝二字诏之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礼不偏讳上既单名臣子不合指斥以此知未尝偏讳也后改民部与昏叶等字及世绩之为绩皆在高宗时讳亲之典安有当贞观时为人主则不讳而在武德时纔为藩王人反为避哉然今相传云王有二弟世英世荣或曰初实二名既贵自欲从省要不为唐讳设也○姓氏氏族之书皆以汪姓出汪罔氏亦曰汪芒孔子所谓漆姓守封嵎之山者在虞夏商为汪罔氏于周为长狄于春秋时为大人又海外西山经有汪野李善以为汪氏国在西海外然则汪罔其氏而汪野其国也顾所居距中国辽远而哀公时鲁乃有汪錡者以死齐难为圣人所褒故内翰汪公志其宗人司城墓推姓所起亦先本汪罔又采或说云汪姬姓也鲁成公支子食采于汪因氏焉汪罔之汪见于传记而姬姓之汪特出于今里中所传故内翰两存之窃尝以汪罔之人世皆长大号十倍僬侥氏在春秋间盖尝至矣兄第四人各适一国以死其适鲁者曰侨如鲁之亚卿以名其子而太史又志其葬以为异也然则所谓汪罔之后者何从而容于鲁乎藉令在鲁已传数世其质尚当与常人异孔子之答吴客何至近舍本国之汪而远称封嵎之长狄大人以为证耶春秋正义亦引蘓氏云国语称大人者屏居夷狄不在中国由此观之谓汪氏为诸侯之裔似稍近人情至俗所传谱自成公以下有一世某二世某云者仍其旧而言也○州

望行状称汉建安三年龙骧将军文和为会稽令因世乱避地家于新安文和之名他书无所见沈约宋书云龙骧将军晋武帝始以王浚居之然则自浚之前安得有此官也近世临川邓名世作姓氏辨证言王始居新安故望出新安今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王后也又云陈稷州刺史汪纲陈亡自歙州徙河间故又有河间汪氏按纲之由新安徙既在陈时则汪氏之居此旧矣岂得言自王始乎太平兴国中有为王庙记者言王乃隋将竇欢之族子或谓陈隋以上始处此耶本之龙骧则荒远就王为说则简陋俱未适中故内翰至此畧而不言若以新安之族由王而望始着则可尔○境土行状所载王事出于故老所传凡有初起假奇怪以动人者不暇决择然其本末犹得以相见承议汪公所作传特为整洁至王师正删畧太甚师正他郡人不深为稽考务欲每事贬损如言兵则云得数千人言地则云据郡以守夫以数千人守一列郡而遽建号虽妄庸不为也方隋亡时蠡起之将不可胜数其以姓名载于唐新书本纪之首者四十有八人王之名在十数人之中此非小弱也功济六州之民而心识天命所在亦岂可忽哉史之所书虽畧然资治通鉴载王据黟歙等五州有众一万则与行状及汪传所书畧相类矣唐之命王以六州盖因其所有就畀以节不然王特以一州内附唐何所利复割他郡附益之哉然云五州犹有未合者盖通鉴特载于归附之日岂疆场之设一彼一此在当时存者五州欤抑欲言据黟歙外复有五州故畧其文欤较其实则所谓六州者盖皆尝有之不可掩也至于兵之多寡则据一时籍献之数容有罢归者通鉴及新书又言王甲兵甚锐夫以锐兵而数至一万则余卒固不止此矣岂若师正之云者哉○治所新安郡治自昔屡迁今治歙县乌聊山之西则实始于王乌聊者郡之形胜自汉建安之乱县人毛甘以万户守之逮王之起复屯其上后因迁治其旁云而行状及传乃言王初起时以箭所下处立城指绩溪县东之祠为其故处按今绩溪虽有故城而图经载隋闲皇十一年州治黟大业中为郡治休宁义宁中治歙县之乌聊山义宁所治非王孰始之其城于绩溪当是草创营垒其后卒迁今治尔此王所规画故表之○纳歙愿嘗以王庙食此邦踰五百年而民爱敬之久而愈新者不惟能出云雨御灾厉亦由其起不失正道始终出于靖民故天下方乱则以身蔽六州之人及其粗定闻真王而遂归之事合天心为天所相是以生享其祚而没食其土以能悠久然则不鬪一民不烦一旅间关自托于唐者乃王之大节本意不可以不白也今武德告命具存所以褒表者其语明甚而旧书本纪不着归唐月日新纪虽于武德四年九月甲子书降至列传杜伏威遣王雄诞来伐又不着其已受唐命反更追书称王时事遂使览者徒见纪传所书皆在四年因指为一事意王负固累岁而伏威雄诞以天子之命来讨力穷势蹙至是始降尔则与告命所谓远送歙诚者岂不相戾耶盖雄诞来伐虽亦以此年然王送唐歙实先之所谓九月甲子者月九日也告命以此月二十二日下则歙之至唐与其封拜皆不出九月中而雄诞之来乃在是冬谨按资治通鉴王遣使归唐载于九月而雄诞来伐别载于十一月则是归唐之后已受封拜而伏威雄诞自以私意伐之尔是时伏威之于唐未为纯臣王之归唐也必思以忠自列耻因之以

成事故籍其土地兵民遣使间道越伏威之境以归之天子意伏威之党相与窃议疾王归唐之事不出于己因袭之以为己功此淮阴击已降之类初不害王之先识也若夫王之屈于伏威虽出于不得已然彼方以行台自名而雄诞实左右之吾为唐行台屈尔肯遽出其下哉说者又以雄诞既战之后唐室以其前后功亦除歙州总管管歙睦衢三州疑若右雄诞者不知唐于此时亦未能全制东南来者斯受之尔王既以六州自归则因以六州畀王逮伏威自以行台而袭王为已功唐亦不得而郟也此正淮阴之事也岂天子亦欲见王而为之遣代耶故未几遂朝于京师尝试考王归附之初高祖以大国重使见处与其一时褒崇之语及贞观之间典宿卫者二十年太宗遽伐委之筦钥非夙嘉其节而深信其心何以及此告命所表虽汉甲令称忠殆不若此之明也不考此而云云岂不误哉○官阙王入唐除左卫白渠府统军及忠武将军行右卫积福府折冲都尉及九宫留守按六典左右卫有诸曹及亲勳翊五府及武安武成等五十府所谓白渠积福盖五十府之列也始武德初依开皇旧名置骠骑将军以掌府卫七年改为统军后又采隋折冲之名改统军为折冲都尉然则统军及折冲一官也忠武将军者与冠军云麾等凡十将军谓之散号将军以为加官其有职事则高者为守卑者为行此于官带行字者忠武正四品上折冲乃统军所改统军正四品下故也然自始封国公则已在一品矣九成宫守亦环卫官○夫人行状及传皆云夫人钱氏唐功臣九陇之女按九陇家世虽本东南人然以新旧书考之自其父在陈时为隋所获没入为隶故九陇事唐公以善骑射常置左右则钱氏当隋初已在太原两家方微不应涉千里而聘若王入唐始婚则王以隋开皇六年生至武德五年年三十有七矣中间称王十余岁亦不应未有配偶又丞相汪公云王以六州兴未几挈八子归诸朝天子嘉其忠封越国公命诸子班环卫则王未入朝之先已有八子矣计钱夫人之前容有夫人逸其姓氏者以其时考之当如是不敢臆断也诸子名位既大抵出于入朝一时恩命则歴官皆不当止此而王之胄嗣亦将不止于八今自歙及杭睦间往往祀所谓汪九郎者云王之幼子岂钱氏之出欤抑在八子之中而其羣从相与为次第故至九欤当以待知者○庙貌汪台符庙记称贞观二十三年父老请建祠堂于厅事之西大歴十年刺史薛邕迁于乌聊东峯元和三年刺史范传正又迁于南阜即今庙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吴圆克荷冥应复新栋宇按今乌聊山之祠相传云邕尝以王功德奏闻奉勅立庙然必于山者则以王初起尝驻兵其上故也山起州之东北而极于南所谓东峯者今人别谓之东山所谓南阜者即此山之最高处今人呼为庙山薛邕者蒲州汾阴人高宗相元超之曾孙有宰相望为吏部侍郎典选大歴九年五月乙酉坐事贬歙州刺史范传正邓州顺阳人自比部员外郎出为刺史寻歴苏湖皆以政事修理闻旧史在良吏传中吴圆之名不见于史今歙县士人汪德符藏其所补十将郑稹两牒乃光启元年三年所给也圆中和四年在郡明年改元光启其褒稹词畧云登陴将匝于星灰御侮颇劳于蚤夜当是时秦彦逐宣歙观察使窦滂而陈晟逐睦州刺史韦诸四封方扰捍御之事盖无岁无之所谓冥应者必尝控王以求助而感其阴相也

圓任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碑记汪台符记唐末所作时杨行密有江淮其将陶雅实守此郡记所称僖皇岁庚子盗起曹南者黄巢也淮王弘农公者王则行密尝封淮南王而公则其子渥也司空浚阳公者雅也行密以景福二年八月取歙州逐唐刺史裴枢自池州召雅既修庙又尝崇王墓而垣之复立石人石兽之属雅在郡凡二十余年龙集壬戌者昭宗天复二年也自始至盖十年矣台符本郡人好学力耕号有霸才宋齐丘忌而杀之江南野史有传○从祀今所在王庙有二武士介而兵立于门首土人谓之毛甘将军汪节将军毛甘者歙县人汉建安之乱率众保乌聊为吴将贺齐所破因此置新都郡事见吴志汪节者绩溪人唐神策将军家在大徽村其母尝避疟于村西福田寺外感于金刚神已而生节及壮有神力长安东渭桥石兽重千斤节独徙置之又能负石碾碾上以木架床设龟兹乐一部曲终畧无难色德宗甚加宠异事见太平广记记所引歙州圖经今不复载矣二人与王虽异世民间特以有功及材武故类而祀之又庙中有绘宣城长史淮安长史云者或曰即王二佐天寶铁佛入唐所得官○右考实之文先是郡太守郑公精意在民祷王必应政成欲传广其威灵得告命于官府得诗文于金石复访求遗事于是州之人士及耆老王实辈各致所闻既已詮次愿于公辱礼闈知己之分窃从假观之亦欲一出意见而卷帙既定方亟于攻木不敢有所动摇独念王归唐大节自我先侯及丞相内翰两汪公今致政尚书金公皆有翰墨力为发明輒复考其歙附月日与王雄诞战伐先后可以益信前说说始萌芽又旁订凡语及王者十一事以备采择考实辨疑先侯诗语也故本之干道五年九月朔州民罗愿述)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二上

(明)程敏政 撰

○行实(道原)

陈书程忠壮公(灵洗)传 姚思廉

程灵洗字玄涤新安海宁人也少以勇力闻步行日二百余里便骑善游梁末海宁黟歙等县及鄱阳宣城郡界多盗贼近县苦之灵洗素为乡里所畏伏前后守长恒使招募少年逐捕劫盗侯景之乱灵洗聚徒据黟歙以拒景景军据有新安太守湘西乡侯萧隐奔依灵洗灵洗奉以主盟梁元帝于荆州承制又遣使间道奏表刘神茂自东阳建义拒贼灵洗攻下新安与神茂相应元帝授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新安郡诸军事云麾将军谯州刺史资领新安太守封巴丘县侯邑五百户神茂为景所破景偏帅吕子荣进攻新安灵洗退保黟歙及景败子荣退走灵洗复据新安进军建德擒贼帅赵桑干以功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户将军太守如故仍令灵洗率所部下扬州助王僧辩镇防迁吴兴太守未行僧辩命灵洗从侯瑱西援荆州荆州陷还都高祖诛僧辩灵洗率行所领来援其徒力战于石头西门军不利遣使招谕从

之乃降高祖深义之绍泰元年授使持节信武将军兰陵太守常侍如故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灵洗有功除南丹阳太守封遂安县侯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仍镇采石随周文育西讨王琳于沌口败绩为琳所拘明年与侯安都等来归兼丹阳尹出为高唐太原二郡太守仍镇兰陵迁太子左卫率高祖崩王琳前军东下灵洗于南陵破之虏其兵士并获青龙十余乘以功授使持节都督南豫州缘江诸军事信武将军南豫州刺史侯瑱等败王琳于栅口灵洗乘胜逐北据有鲁山征为卫士将军余如故天嘉四年周迪重寇临川以灵洗为都督自鄱阳别道击之迪又走山谷间五年迁中护军常侍如故出为使持节都督郢巴武三州诸军事宣毅将军郢州刺史废帝即位进号云麾将军华皎之反也遣使招诱灵洗灵洗斩皎使以状闻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备给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领水军助防是时周遣其将长胡公拓跋定率步骑二万助皎攻围灵洗灵洗婴城固守及皎退乃出军蹶定定不获济江以其众降因进攻周沔州克之擒其刺史裴宽以功进号安西将军改封重安县公增邑并前二千户灵洗性严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军法诛之造次之间便加捶撻而号令分明与士卒同甘苦众亦以此依附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于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能及也伎妾无游手并督之纺绩至于散用货财亦弗俭吝光大二年卒于州时年五十五赠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壮建四年诏配享高祖庙庭子文季孙向见后传

唐桂府长史程（文英）神道碑 李邕

观厥品目异等业尚献臣天与才名神福寿考而中留官序小徃代艰位不极乎多能绩未宣其利用戢骏翻韬良工悲声起于絶弦泣涕形于抱玉自伤楚老岂独公明而已哉公讳文英字某广宗新安人也其先出自颛顼重黎之后周之休父入为司马汉之不识擢居卫尉至若昱辅魏主婴立赵孤捧日以纳忠杀身以明节精诚发于寤寐义烈冠于人伦宜其貽谋克家宠光形国业与时并名与功偕者也五代祖向府君陈袭重安侯隋萧县宰四代祖育府君隋车骑将军曾祖皆府君隋涿郡主簿大父弘府君皇朝安阳令考大辨府君泗水六合二县宰撰东征记两卷藏之秘省莫不托宿元德从事老成典学积于蓬山能赋秀于词苑府君令始家则光有国庠博通全经悉数贤行孝曰曾子文似相如下笔不休遣言无择陈平长者把臂每多田苏好仁引绳相重解褐徐城尉始筮仕也旋应五臣升第迁宋城转栎阳簿王畿政重帝告事先握札云飞聴讼风靡载擢万年长安二赤县尉搏衙御黠夙驾承天惊睹若神应对犹响绩奏擢左台监察御史仁克宽文无害耻为糾劾雅欲优闲朝廷许之转詹事府司直歷城门郎长社武进朝邑曲沃好畤云阳宰六县皆代工开化顺时布和慎简里胥周省条簿其清水鉴其坦砥平从心术以外形随手妙以旁发人乐新政俗劝古风载迁魏州司马静守宪矩审喻寮寮官师有章人吏不黷属后族黜免彻嗣姻连奏引諫书丑诋宰辅选其颇僻正其奸赃志士寒心朋家质首左迁府君饶州焉谪子昕崖州舍城尉俄转府君桂府泊岛夷干诛天师问罪凭险流毒送死阻兵昕乃不俟檄征自赴锐阵挺身而当矢石■〈才父〉面而覆

寇讎马旋泥中人走岩下愤气虽作救兵莫临劔交于胷戈达于掖其命则殒其目不瞑
呜呼争首谓忠供用谓勇仓卒归尽零落无成有感路人愍悼慈父沉悲生疾积痛伤年
猿堪断肠鸟可衔木人非命也天何问焉以开元十六年十月五日奄祖化于官舍以某
年月日反葬于某原旧莹礼也夫人广宗潘氏封某县君即银州刺史寶绩之息女柔慈
孔嘉贞淑丕训是佐君子宜偕永年桃李早零松柏同附子皓曜曦等并才彦惟有名教
克开优游翰墨之场造次仁义之域宅忧殆灭追孝有望匍匐昭亲哀迷纪石邕以披颜
友道列坐词人谈笑未终存没相诀情也有恸涕之无从虽不工于文将达于意其词曰

曾源积兮流弥长高闱庆兮龄亦昌命不泰兮时未将何宠禄之中否徒政理之孔
臧坐疎属之婴累重爱子之飞章遭一门兮二谪备周岁兮两丧寄永懷兮身后唯没代
兮名扬（按李邕此碑作于开元十六年而林寶所著姓纂在宪宗元和之际相距百有
余年尔不见此碑碑称重安侯向即忠壮之孙向生育育生皆皆生弘弘生大辨而姓纂
乃谓大辨居中山虽言五世祖忠壮而不知其所从出其疏脱如此郑夹漈谓寶不自知
其姓之所从来其不深考无足怪者宋太宗厌馆阁所贮六朝暨唐人文集浩瀚无统命
学士宋白等选为一千卷赐名文苑英华其间所取李邕之文甚多而此碑在焉下至仁
宗至和初上距太宗之朝蓋不过七八十年而欧阳公作先文简公父冀国公碑止据姓
纂不见此碑又下至哲宗绍圣间上距太宗之朝亦仅余百年而宗人都官祁撰程氏世
谱三十卷其定着中山谱亦止据姓纂不见此碑虽曰文苑英华在当时卷帙太多人所
难致编选未精人所厌观然欧阳公辨博考索之功亦容有如刘原甫之所少者彼其定
着欧阳氏谱与唐世系表本出一手而自相矛盾则亦何有于他人哉至于祁之世谱上
下千有余年凡程氏之见于载籍者错综而附丽之事靡或遗而文足以发其辨博考索
之功要以为难顾乃妄为忠壮五世孙名以着于谱而忠壮五世孙名载于邕碑而未亡
者反不之见则其余所定着又可知矣独以此碑沉埋閤伏数百年当其本朝如林寶者
号通姓氏之学而不及见当宋之时如欧阳公者以谱牒名家而不及见如都官祁者定
着一宗信谱果于必传而不及见沿至于今上距此碑世愈遠而言愈湮如敏政孤陋本
无所知而乃于馆阁之下获见于翻阅之顷是岂独文章之显晦固自有时而家世之真
贗遂由此决谓非一宗之大幸不可也谨拜手而识之其余曲折已辨谱图下者兹不赘
）

旧唐书程节度（日华）本传 刘昫

程日华定州安喜人本单名华（新书云德宗以其有功賜名曰日华）父元皓事
安祿山为帳下将颇称勇力史思明时为定州刺史（有辨在后）华少事本军为张孝
忠牙将初李寶臣授恒州节度吞削藩邻有恒冀深赵易定沧德等八州寶臣既卒惟岳
拒朝命以图继袭寶臣部将张孝忠以定州归国授成德军节度使令与朱滔讨惟岳及
惟岳诛朝廷以恒冀授王武俊深赵授康日知易定沧授张孝忠分为三帅时惟岳将李
固烈守沧州孝忠令华诣固烈交郡固烈将归真定悉取沧州府藏累乘而还军人怒杀

固烈皆夺其财相与诣华曰李使君贪鄙而死军州请押牙权领不获已从之孝忠因版授华知沧州事（新书云孝忠以日华宽厚遂假以刺史）未几朱滔合武俊谋叛沧定往来艰阻二盗迭欲取沧州多遣人游说又加兵攻围华俱不听从乘城自固久之録事叅军李宇为华谋曰使君受围累年张尚书不能致援论功献捷须至中山所谓劳而无功者也请为足下至京师自以一州为使华即遣之宇入关备陈华当二盗之吻疲于矢石德宗深嘉之拜华御史中丞沧州刺史复置横海军以华为使寻加工部尚书御史大夫赐名日华仍岁给义武军粮饷数万自是别为一使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武俊遣人说华归日华曰相公欲敝邑仍旧隶恒州且借骑二百以抗贼俟道路通即从命武俊喜即以二百骑助之华乃留其马遣人皆还武俊怒其背约又以朱滔方攻围虑为所有而止及武俊归国河朔无事日华即遣所留马还武俊别陈珍币谢过武俊欢然而释贞元四年卒赠兵部尚书子懷直习河朔事父卒自知留后事朝廷嘉父之忠起复授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升横海军为节度以懷直为留后又于弓高县置景州管东光景城二县以为属郡（新书云懷直入朝愿析东光景城置景州且请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几三十年帝嘉其忠以徐申为沧州刺史升横海为节度）累加至检校尚书右仆射五年落起复正授节度观察使（新书云懷直来朝宠遇踰等赐大第宫女）懷直荒于畋猎数日方还不恤军政军士不胜寒馁其帐下将从父兄懷信因众怒闭门不内懷直因来朝覲贞元九年也德宗优容之依前检校右仆射兼龙武统军（新书云更以虔王为节度使擢懷信留后）赐安业里甲第妓女一人（按懷直入朝者三新书以此赐为第二度自请入朝时事）既而懷信死懷直子执恭知留后事（新书云懷信子）乃遣懷直归沧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废朝一日赠扬州大都督执恭代袭父位朝廷因而授之（新书云元和元年拜节度使累进检校兵部尚书封邢国公）元和六年入朝宪宗礼遇遣之加尚书左仆射常梦沧州衙门楼额悉帖权字遂奏请改名权十三年淮西贼平藩方惕息权以父子世袭如三镇事例心不自安乃请入朝十三年至京师表辞戎帅因命华州刺史郑权代之以靖安里私第侧狭赐地二十亩令广其居寻迁检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宁节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赠司徒权兄弟子侄在朝列宿卫者三十余人

（按宋都官宗人祁据元和姓纂及唐书为两谱谓大辨为中山房谓元皓为沧州房敏政少读之则已疑大辨之孙皓与此元皓者当为一人盖定州即古中山郡而元皓之子日华特仕于沧尔其实家定州安喜未可全举其族以归之沧也其后考唐代宗德宗实录于日华小传曰父皓为定州刺史始居定州于史朝义小传曰朝义既死其伪署定州刺史程元胜等悉举其地以降乃知皓与元皓果一人而修史者不审徒见定州有两程刺史遂误以元胜之事移属于皓而又更其名为元皓也迹是观之举八州之铁不足以铸其错矣所最幸者新旧史于日华本传俱曰元皓于朝义本传俱曰元胜有若天诱其衷而不泯其迹以为后人寻疑勘误之地使其改而从一则岂可以复正哉左传田恒与闾止争政田恒杀之而闾止实字子我太史公作孔子弟子列传遂言宰予与田恒作乱

夷其族孔子耻之使非后贤因事考言以订太史公之失则宰予蒙恶名于千载之上不可雪矣元皓之事何以异此敏政因定着家谱而为之说非独以幸一宗亦使当著作者因之而有警也 程都官祁横海程氏谱赞唐自天寶之乱遂失河朔政令刑赏不出于北郊之日久矣横海军区区以沧景二城婴横贼之锋吐忠赤报国家曾无秋毫自私意累圣宠光不与他镇等盛矣于是有忠壮公之遗风焉赞曰横海作镇四侯一心龙旗和辂式昭德音介圭入覲归节王府肆尔孙姓联翩簪组)

唐定州别驾程君（士庸）墓志铭 韩义宾

君讳士庸字仲谦定州安喜人也系高阳而绵绪氏列国以兴家自兹以降世际明德故能高姻美爵歷秦汉而载盛崇基累构跨魏晋而逾显高祖皓定州刺史曾祖日华横海军使祖懷直归诚王皇考权邢国公或分土主戎威率数郡或陪武祇命康惠四方君含璋以挺生稟和以凝气弱不好弄早擅夙成语默之机师心则遠孝弟之至即性载深道希四科文瞻百氏好贤之性得诸緇衣恶恶之心求之巷伯加以神姿恢岸望之俨然雅气贞夷聽言则厉賁秀丘园有声邦党固已墙几数仞器踰万顷者矣齿壮知名州辟主簿治未浹辰民謠已着允可谓举契唯良功成共洽者也义武节度尚书王公綏莅雄藩雅君令问下车之始辟君掌书记云今日之事犹李强之收君平望便降意成孤敢言尔其取重于时多类此也遂以价重见珍转定州别驾君乃道德齐刑威强恤寡千里移风四民乐业民颂政成君之力也王公尝从容众中谢君而言曰海沂之廉首自王祥邦国不空今复相赖因言是公此州管夷吾也廊庙之才若置之周行则张茂先之流矣而道消当年运潜初九惜哉及王公赴难京师君亦养性丘阜慕七子之优游事三径以嘉遯前言徃行必得之于闾门温恭孝友亦穆之于宗党宜延百寿木铎烝民而福应宜默寢疾弥留春秋七十有八以中和元年十月廿二日卒于慈仁里宅遗文后事作范当时子岩孙秀等粤以其年十二月朔日迁窆于博野先茔惟君慎终追遠之风纬文经武之畧信可以方衡四公齐驱万石矣门生邢仁等悲云亡以潜目軫遗爰以荼心敬刊泉石用昭德音敢作铭曰

同源浚起分流遠扇周王修和程侯利建自兹以降官姻世緇于穆我君含中作彥义惟诞性孝以立身识周先觉学广前闻贞心洁玉秀气贯云龙潜或跃蠖屈载伸时惟声耻运逾道消反躬纷霭养志衡皋孺心遠慕鼓腹长謠育川比量望月齐高纷纶倚伏冥昧遭随谓仁者寿曾不愆遗泉宫一设垄路恒悲贞徽有篆永思无亏成德军节度判官朝议郎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韩义宾撰并书篆天佑二年秋八月望日男义武军节度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使持节易州诸军事易州刺史轻车都尉安定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戶岩壻成德军节度内中门枢密使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冀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团练守捉等使上柱国夏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一百戶梁公孺重立石（按此志出赵明诚金石续錄考明诚与都官祁实同时而明诚集此錄数千卷在当时最名博雅祁不相闻乃用他书杂定宗谱而无取

于是録失之矣予得此志而据以订祁谱之大失者有三志云君讳士庸定州安喜人高祖皓定州刺史曾祖日华横海军使祖懷直归诚王皇考权邢国公而末云子岩孙秀秀即文简太中两房之所自出者也是足以证秀虽出于皓而非荆杞之子等而上之又足以证皓即元皓而非元胜以裨唐録又足以证权父懷直而非懷信以佐旧史然此志在明诚録中考其跋语实不以其文为足传亦不以其事为可采特以其间字与今异者三十有四姑存之尔然有关于吾宗则甚大故欧阳公集古録跋尾恒曰集此非以备玩好其间徃徃足以订史之阙殆谓是与考新旧史程氏兄弟子侄在朝列宿卫者三十余人而士庸乃仕于鄉禄秩微甚窃意邢国公开府沧州赐第关中子孙必多官爵必显而士庸者岂支子或庶孽受命北归以奉莹墓而守桑梓者与又文简太中两房并起中山迁河南举自署其籍曰博野而此志云家定州安喜而葬博野先莹考歷代志博野或属定州或属深州程氏大族在当时必有贍莹之田析居之子故安喜之后无闻而博野之后反盛也与载考唐季定州属义武军节度王处存之所治也深州属成德军节度王镕之所治也是时两军辑睦邻境无虞其下之人各得以保丘垄结婚媾故志后书士庸之壻梁公孺乃成德军内中门枢密使而子岩则义武军都知兵马使也公孺之名间见于史而欧阳公集古録载其碑且云枢密使本唐内侍之职其后藩镇僭置于此见之岩之名亦一见于史后梁干化元年云晋王李存勗使大将周德威会成德将王德明义武将程岩合兵攻刘守光如此而已志称韩义宾撰并书篆者义宾乃丞相魏公五世祖实事成德军为判官魏公家集有修复莹域记考其时与事亦正与此合志尾称某年月日重立石者蓋此本志铭士庸歿时已瘞之圻中其后子婿并显乃复树之墓上也考岩之爵位应得贈典而此不书或另有石刻或附载碑阴盖未可知而今则不可考矣又按史有两程岩一事义武为兵马使即碑所见者一事宣武为进奏使其歷仕年月相遠恐观者不审因订着之)

大唐义武军节度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使持节易州诸军事易州刺史上柱国安定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程公（岩）勲德碑颂
张士宾

于戏君非臣无以化化臣非君无以赞赞惟天正明命不絶有唐笃畀纯臣以靖国难克荡民沴将底于成我太原王敬统旧服惠周于下下罔不格乃天佑纪元甲戌春正月用都知兵马使程公出复大命元元以贞集大和也先是贼温邁乱朋毒中夏力政血刑覆忠良殖奸宄蒸人侧侧不貳率乃戮王越在东土受制宇下克懷弗宁邇在王室诞宣我化靡由尔凶惟公敷闻帝庭奉若元命帝曰休哉正侯良哉厥使可持节易州诸军事易州刺史封安定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表献臣也越兹元恶明肆虐羣大侮王度擅杀无人薄三川威五长搢绅营营不自即乃工王执在厉阶罔怫祇命命我亚旅咨我近藩端恤遗人人思反德式载无欲归于本朝朝廷嘉茂功锡丕命授公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诏曰懿尔岩哉审奉天成保义邦土是用司国枢威慑奸回改革风俗是用总

朝宪公固让不获祇奉天之明命维时羣盗啸聚于野公文招徠武殄暴暴服如化人誼不虞庐庐旅旅以宴以处士驯业农力穡工就务商通货四者各正尔事日用乃蕃踰年羣吏更告天雨淫降瀕涌沚岸波积如阜奔灌乃雉骨恐为鱼其日固久公聚人行水度力陈工启元导流事若天造层城巘巘居人坦坦庶德合于无疆岁庚午冬十一月温益逞凶自汴袭赵殄殄殄宝虔刘暴骨公乃赞王辑睦尔邻推功于晋凡事得请命焉由是屯于高邑廕于柏郷执忠奋威罔敢加害振旅还定王用嘉享时夏大旱涿涿甫田百谷如焚人曰祈土龙公曰非早备乃贬躬之食勤人之瘼靡神不宗崇朝而雨秋河朔大饥易有年也壬申春二月贼臣守光戎性贪蔑厚厉其人与温济恶爰以其党伺间来寇放兵流毒延于齐民民用赍咨涕洟吁公公曰不戢乃暴负乃人爰请于王合从晋赵会王师于易水之上恭行罚也独夫惴惴天用剿焉乃破祁关下涿鹿二竖偕遁执其大丑馘于军门敦奉王诛保和人极甲戌之春燕寇底平疆場安靖或曰厚赋人公蠹人笃焉封政不赋乃耸善抑恶发滞刊佚葳惠昭利六教既备孳孳尽心于是奏记于王王獎之又访于赵赵崇之请谐六州允奉于晋贼不我制公用哆然由是匹夫匹妇荡伏草莽越践公境宣服公威惕惕瞿瞿摄进成序若公在首上集下望申命用良易人熙熙嗜化益休是岁冬惟晋承制锡命我王用胙白茅副以金钺昭崇武功允正师长进公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陪武主戎总经外政参酌彝典敬扬王休繁公德载于人人以蕃殖翼赞方伯翦除大凶圣咨尔贤神被乃禄其惟有终旨哉易中耆老师锡言曰奸臣反常迭寇东土人用惨黷殆无指告维公牧我有邦天眷尔下尔有君臣公正尔有父子公保尔有灾厉公奠尔有稼穡公成维公畴依易大圯也賡曰昭茂德崇丰碑阜成于文庶永于世克建药石勛扬颂声颂曰

维君配天维臣配君嶠嶠我公为君虎臣翼襄霸府奄有世勲大盗嚚嚚荒我东鄙孔填不夷元元靡恃易人恃公乃有父子泮水汤汤我沴载愆旱魃炎炎我年载登我用有孚尔无不承维公之德浹于尔众维公之勲朝野攸重贞石峩峩永以垂颂推勾官朝散郎行太子司议郎张士宾撰并篆（按此碑见唐朝类苑考其事与金石录所载别驾府君志尾具衔相合且中有懿尔岩哉之语尤足为证谨录以附别驾志后而考其详以谗观者云都知兵马使在唐与押衙先锋为节度使将校之职皆其所自置其序进官位如银青之阶柱国之勲县伯之爵尚书大夫之贴职则皆请于朝而后命之大约如今之总戎自选其坐营把司之类而指挥千百户之官则非有朝命不得擅进也持节诸军亦谓之建节自藩镇专制之后多以其将校分典之盖义武所领易定两州此时为节度使王处直即碑所称太原王也赵王乃王镕为成德节度使领镇冀深赵四州贼温即梁王朱温起宣武节度使篡唐称帝燕寇乃燕王刘守光为幽州节度使领幽蓟诸州晋乃晋王李存勖为河东节度使领泽潞诸州天佑唐哀帝年号此时梁已篡唐改元干化矣惟河东及成德义武三镇犹奉唐正朔朱子纲目予之可考也史干宁三年朱温遣兵攻定州节度使王郜奔河东兵马使王处直力战拒之温不能克反表为处直求节钺诏以处

直为节度留后故碑称贼温构乱朋毒中夏王越在东土受制宇下而碑又称公敷闻帝庭奉若元命帝曰休哉正侯良哉厥使则处直之为留后实遣公入奏于朝而得之初不系温之请也自天复元年以后温取河中杀王珂又取河东沁泽等州遂举兵大梁逼帝如鳳翔取华州还攻晋阳未几进围鳳翔取鄜坊挟帝还长安杀宰相崔胤迁洛阳竟弑帝太子即位是为哀帝故碑称越兹元恶明肆虐羣大侮王度擅杀无人薄三州威五长缙绅营营不自即乃工者也碑称王势在厉阶罔佛祇命命我亚旅咨我近藩归于本朝朝廷嘉茂功者意必处直尝访於公因遣公入覲故有尚书大夫之命所谓亚旅近藩皆指公而言盖兵马使乃节度将校故谓之亚旅义武节度治定州公分守易州故谓之近藩也天佑四年温篡唐改元开平而碑不著者意方镇隔越不得其详且恶温故削之而特以天佑纪元与晋赵合兵则其志可知也庚午乃天佑七年即梁开平四年是年温遣兵攻成德军处直与镒共推存勗为盟主以拒之明年梁将王景仁进军柏乡存勗自将东下处直遣将兵五千以从至赵州与晋将周德威合屯于高邑相拒踰月遂薄柏乡破梁军河朔大震故碑称温益逞凶自汴袭赵殄殀殄寶虔刘暴骨公乃赞王辑睦尔邻推功于晋屯高邑廕柏乡执忠奋威罔敢加害者也史称处直遣将而不着其名以碑证之即公也史称是岁刘守光僭称燕帝出兵寇易定存勗及镒合兵救之晋将周德威与赵将王德明义武将程岩会于易水攻燕祁沟关下之围涿州守将刘知温降梁王救之大败走还晋遂克幽州执守光诛之镒乃与处直共推晋王为尚书令置行台故碑称贼臣守光与温济恶伺间来寇公请于王合从晋赵会王师于易水之上破祁关下涿鹿二豎偕遁执其大丑馘于军门请偕六州允奉于晋证之于史无不合者公在此时与周德威王德明共事以拒梁燕其功名盖已不小而独一见其名于史余无闻焉则史之阙畧可知也呜呼唐之季世方镇擅兵盖偃然不复知有君臣之义上下之分而义武一军地狭人微独依晋以自立而公适当其时赞辅其主帅以尊主复讎为志观碑之所载首以君臣为言而温与守光则声之为贼凜然天经地义之不可僭而公又於浚剥杀戮之余养民救荒不遗余力论一时之纯臣良将公盖有焉此易之人所为之而有勲德之颂欤然则斯碑也实足以备史之阙而不当以谀词例视之矣敏政于公实同所出故不敢以一家之私文为嫌而论著其大者如此）

宋宜春县令追封冀国程公（元白）神道碑 欧阳修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今镇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为叅知政事乃诏有司宠其祖考于是赠其皇考故袁州宜春县令为太子少师公在政事迁尚书左丞又赠太子太师其为资政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又赠太师中书令其为宣徽北院使武昌军节度使又赠兼尚书令其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追封定国公徙镇镇安又追封冀国公惟冀国公讳元白字某少举明经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后世而相国太师实为之子初以文学举进士高第歷馆阁掌制命儁德伟望显于朝廷遂以中丞执国之宪尹正京邑有声蜀都乃由三司入与大

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赠兵部侍郎遂迁太师中书尚书令位皆一品有国定冀以启其封虽发不自躬而其施益远晦于一时而显于百世盖夫享于身者有时而止施于后者其耀无穷表于其乡以劝为善可谓仁人之利溥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见于诗书其后世远而分至唐定世族而程氏之望分为七中山之程盖出于魏安乡侯昱之后也公世为中山博野人曾祖讳諲祖讳新赠太师祖妣齐氏吴国夫人考讳赞明赠太师中书令妣吴氏秦国夫人当唐末五代天下乱于兵程氏再世不仕后唐长兴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举官至太子赞善大夫宋兴天下一于今百年而程氏亦再显太平兴国初公之从祖羽佐太宗自晋王即皇帝位为文明殿学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国太师出入将相为时名臣子孙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来者远矣初公与其仲父象明同举春秋皆中第是时从祖以给事中知开封府召公及象明谓曰吾新被宠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并登科选使其自择去就公因让其从父自引去从祖颇贤之后累举不中从祖谓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无悔色由是大嗟异之以为不可及太平兴国五年遂以明经中第为虔州赣县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爱公事母至孝与其兄弟怡怡为乡里所称而仕宦不求名誉为赣县尉七年不代既罢宜春遂不复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甲子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圣十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郑州管城县马亭乡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晋国夫人子男五人长曰瓘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国太师也次曰琰国子博士女一人适某人诸孙九人铭曰

远矣程侯颀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声诗孔昭世不絕闻盛于有唐程分为七三祖安乡广平中山以暨济阳中山之程出自灵洗实昱裔孙仕于陈季陈灭散亡播而北迁公世中山为博野人道德家潜孝悌邦闻不耀自躬以貽后昆惟后有人将相文武有国宠章嗣其考祖定冀之封实开土宇程世其隆公多孙子有畜其源发而孰御刻铭高原以示来者

宋故文明殿学士尚书兵部侍郎赠太子少师程公（羽）世录 程大昌

五代祖秀生二子长即吾之高祖也次俶赠少府少监生公讳羽字冲遠通经书之学擅词章之业幼举进士黜于礼部皆侍郎张允知贡举公每下第輒诣门献文谢不敏允心媿重之天福中允复知贡举公遂登乙科调郢州阳谷县尉秩满易帅孙公辟观察支使改华商支使府罢授河中府虞乡京兆府醴泉成都府新都三县令选东铨引见于崇政殿太祖以久次有劳特迁秘书省著作郎知兴州未逾年权山南府太宗潜渊判开封府太祖妙简时髦备宾僚之选宰相赵公普凡三进朝臣名不可上意一旦太祖谓赵相曰吾自得之矣昔者县令授著作郎程羽在何处可召来除判官时与权官贾琰同幕也太宗承干纂绪升离继照云龙胥会千载一时超授给事中权知开封府并州不稟正朔太宗将兴问罪之师且以坤维遠服藉人镇抚非公才不可倚出知益州陞辞面谕曰此行非大事不久当召卿至任几二载召还授礼部侍郎文明殿学士以宗伯之任选羣

材时谓得人上益知遇之护从北狩归感疾甚累拜章求致政不遂所请郊祀恩改兵部侍郎终于位太宗闻讣惊悼曰方将大用赠礼部尚书累赠太子少师生一男希振终于虞部员外郎希振生三男长适终于右班殿直次适终于黄州黄陂县令次道无禄而卒适生三男长珣见任殿中丞次璠见任赞善大夫次琚未仕道一男瑜汝州龙兴令监解州安邑盐池公以耆艾之德逢熙洽之运宠遇隆重才望烜赫而不登三事弼辅万几命矣夫先是公自醴泉移新都属国都新定川蜀所在盗起入剑门涂梗不可进弃官东归俄而令下有司有不之任官谪岭表永不録叙公实时奔赴交代以亲老有退居志端居醴泉私第晨夕洁养恬素为乐无何镇将使酒凌公公慷慨发愤受代诣阙遂遇太宗拔擢登翊王府斯亦命欤平生所著文稿未尝编缀门户零替嫡嗣继亡篋笥弗收散落殆尽前岁从弟珣寄公五七言诗一轴廿六首云偶得于他所吾因畧叙夫宗派世家附于貽范集云

大宋勅赐故推诚保德守正翊戴功臣镇安军节度陈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陈州军州事上柱国广平郡开国公食邑七千四百户食实封二千一百户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谥文简程公（琳）神道碑

欧阳修

惟文简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备位将相官阶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请得立碑如令于是天子曰噫惟尔父琳有劳于我国家予其可忘乃大书曰旌劳之碑遣中贵人即赐其家曰以此名尔碑又诏史臣修曰汝为之铭臣修与文简公故往来知其人又尝志其墓又尝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师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详乃不敢辞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讳新赠太师曾祖妣吴国夫人齐氏祖讳赞明赠太师中书令妣秦国夫人吴氏考讳元白袁州宜春令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冀国公妣晋国夫人楚氏公举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辞学高第试秘书省校书郎泰宁军节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寿阳县秘书丞监左藏库天禧中召选文学履行召试直集贤院今天子即位迁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会修真宗实录而起居注阙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后书成遂修起居注迁祠部员外郎提举诸司库务以本官知制诰同判吏部流内铨契丹尝遣使贺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后又遣使贺天圣五年干元节天子思公前尝折其使乃以公为馆伴使使者累言契丹见中国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国见契丹使者位下当迁议者以为小故可许虽天子亦将许之公争以谓契丹所以与中国好者守先帝约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许其小将启其大天子是之乃止岁中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丞相张文节公少所称许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节当执笔喜曰不辱吾笔矣明年拜枢密直学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处画常先虑谨备所以条目巨细甚悉至临事简严僚吏莫能窥其际尝夜张灯会五门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随即救止终宴民去始稍知火监军得告者言军谋变惧而入白公笑曰岂有是哉监军惶惑不敢去公曰军中动静吾自知之苟有

谋者不能隱也巳而卒无事其它多类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属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斩之而谤者言公妄杀人蜀且乱天子遣人驰视之使者还言蜀人便公政方安乐而除妖人所以止乱由是天子益知公贤召为给事中知开封府前为府者苦其治剧或不满足岁罢不然被谤讥或以事去独公居数岁久而治益精明盗讼稀少狱屡空诏书数下褒美迁工部侍郎龙图阁学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为翰林学士复知开封府明年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贪近功时议者惠民税多目吏得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公以谓合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莫能夺其于出入尤谨禁中时有所取未尝肯予宦官怒言陛下虽有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为陛下惜尔天子以为然累迁吏部侍郎景佑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迁尚书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众折之其语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贬饶州已而上悔悟欲复用之稍徙知润州而恶仲淹者遽诬以事语入上怒亟命置之岭南自仲淹贬而朋党之论起朝士牵连出语及仲淹者皆指为党人公独为上开说上意解而后已是时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补益尤多而小人侥幸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贬为光禄卿知颍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岁中迁户部吏部二侍郎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北京建遂以为留守宦者皇甫继明方用事主治行宫务广制度以市恩公为裁抑之与继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视之还直公天子为罢继明独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论议不私见嫉被贬斥已稍复见用遂与继明争曲直由是益不妄合于世虽不复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数有所求兵诛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于是时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迁工部尚书资政殿大学士河北安抚使庆歷六年拜武昌军节度使陝西安抚使知永兴军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经畧使马步军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抚使皇佑元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于二方威惠信着尤知敌国情伪山川险易行师制胜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数百驱畜产至界上请降言契丹兵至衙头矣国且乱愿自归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帐下当举国取之岂容有来降者乎闻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诱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数万临界上公戒诸堡塞无得出兵夏人以为有备引去自此不复窥邊公于河北最久民爱之为立生祠明年改武胜军节度使犹在北京又改镇安军节度使在镇四年犹上书镇安一郡尔不足以自効愿复守邊书未报得疾以至和三年闰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陈州之正寝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辍视朝二日贈中书令谥曰文简以嘉佑二年九月十八日葬河南府伊阙县神阴鄉张留里明年祫享太庙推恩加贈公太师尚书令公累阶至开府仪同三司勲上柱国开国广平郡爵公封户七千四百而实封二千一百賜号推诚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陈氏封卫国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适良族谨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为周司马国于程其后子孙遂以为氏自秦汉以来世有其人程氏必显而各以其所居着姓后世因之至唐尤盛号称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乡侯昱公中山

博野人也世有积德至公始大显闻臣修以谓古者功德之臣进受国宠退而铭于器物非独私其后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国有人而诗人又播其事声于咏歌以扬无穷今去古远为制不同而犹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以纪德昭勲而又幸蒙天子书而名之其所以照临程氏恩厚宠荣出古远甚而臣又得刻铭其下铭臣职也惧不能称铭曰程以国氏世远支分因居着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闻充大自公厥声以振乃秉国钧乃授将钺出入其勤险夷一节帝曰噫嘻予有劳臣何以旌之有烂其文惟此劳臣实予同德忧国在心匪劳以力二方有事诸将无功俾我旧老不遑居中间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请未报奄云其终歿而后已兹可谓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简铭以述之万世丕显

自撰墓志 程珣

程姓珣名伯温字姓源世系详于家牒故不复书曾王父尚书兵部侍郎赠太子少师讳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张氏襄陵太君贾氏王父尚书虞部员外郎讳希振王母高密县君崔氏考赠司空讳遹妣追封赵国太夫人张氏冀国太夫人张氏予性质颀蒙学术浅陋不能自奋以嗣先世天圣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旧臣例录子孙一人补郊社斋郎歷黄州黄陂吉州庐陵二县尉润州观察支使由按察官论荐改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又知徐州沛县监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汉三州事熙宁中厌于职事丐就闲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岁满再任遂请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迁至太中大夫勲自骑都尉至上柱国爵永年县开国伯食邑户九百娶侯氏赠尚书比部员外郎道济之长女封寿安县君先三十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长应昌次天锡皆幼亡次颀承议郎宗正寺丞先卒次頤今为通直郎次韩奴蛮奴皆夭女四人长姿娇幼亡次适奉礼郎席延年次冯儿幼亡次适都官郎中李正臣孙男五人长端懿蔡州汝阳县主簿监西京酒次端中治进士业次端辅早亡次端本治进士业次端彦郊社斋郎孙女七人长适宣义郎李偲次适假承务郎朱纯之次适安定席彦正次未嫁而卒次为李偲继室次适清河张敷次幼亡曾孙男六人昂昇昺易旻翬曾孙女一人元佑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己卯以疾终于正寝（先居暖室既得疾命迁正寝）享年八十五越二月孟夏庚戌望葬于伊川先莹之次上谷郡君祔焉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无勲劳可以报国无异政可以及民始终得免瑕谪为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时贤制撰铭志既无事实可纪不免虚辞溢美徒累不德尔只用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违遗命是不以为有知也（先公太中年七十则自为墓志及书戒命于后后十五年终寿子孙奉命不敢违惟就其阙处加所迁官爵晚生诸孙及享年之数终葬时日而已醇德懿行宣传后世者皆莫敢志着之家牒孤頤泣血书）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二上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二下

（明）程敏政 撰

○行实（道原）

程伯淳墓志铭 韩维

伯淳姓程氏讳颢其先有为周大司马者曰乔伯封于程后遂以为氏高祖赠太子少师讳羽有功太宗朝赐第室京师居再世迁河南今为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异于常儿纔数岁诵诗书强记絶人故戸部侍郎彭公季长一见异之遂许妻以女举进士中第调京兆府鄠县主簿有石佛像浮屠岁传佛首放光则远近男女昼夜集会观不止为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诘其徒曰吾闻石像岁现光有诸曰然戒之曰光现必先告我我当取其首视之自是不复有光矣府境大水诸县仓卒兴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饮食芟舍无一不具时暑甚役人病多死独鄠人无死者监司欲荐之问其所欲先生答以荐士当以才之所堪不当问所欲避亲嫌移江宁上元县主簿田税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为令画法民不知扰而税遂均会令罢摄邑事牒诉日不减三二百数先生处之不阅月民讼遂简江南俗种稻赖塘陂以溉盛夏塘溃计非千夫不能塞故事当言之府禀之监司然后计功调役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救民获罪所不辞也遽发民塞之岁则大穰仁宗升遐遗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旦知府事王贄率郡官将释服先生进曰请尽今日贄怒不从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释一府视君亦莫敢除移泽州晋城县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长上之道暇则亲至诸乡校召父老与之语儿童读书者为正其章句置师不善则易之初俗甚野不知为学后数年服儒衣冠者遂众乡里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奸伪无所容孤茕老疾者责亲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三年盗无剽劫民无鬪死者河东路财赋不充官有科买则物价腾踊岁为民患先生度所须使富家预储其物定价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乡民所费比旧纔十二三乡县库有杂纳钱数百千常借以补助民力部使者至则告以此钱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谅君之诚亦不问先时民惮差役乡邻徃徃为讎先生尽得民产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辞者义勇常以农隙讲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晋城民遂为精兵用荐者改著作佐郎寻以御史中丞吕公晦叔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神宗素闻先生名陞对之日从容咨访比二三见遂期以显用前后进说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为先尝言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时王荆公为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进见必为上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不当及功利又极陈治道神宗曰此尧舜之事朕何敢当先生愀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数十上论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卖祠部牒青苗取息提举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门下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寢衰荆公虽与先生异论而尝目君以忠信言既数不用恳求外补神宗犹重其去上章及面请至十数不许遂阖门待罪差权发遣西京路提点刑狱复上章曰臣言是愿行之如其妄当赐显黜请罪而获迁失刑赏矣改差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时中贵人程昉为外都水怙势凌轹欲尽取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以法昉请于朝命以八百人与之天方大寒众不胜役溃而归城吏来报一府相视畏

昉不敢纳先生曰此逃死自归休三日而复役曹村决先生方护小吴埽知州军事刘涣以急告先生夜驰至州谓涣曰曹村决京师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为之请尽以厢兵见付事或未集公当率禁兵继之径走埽下谕士卒曰朝廷养尔曹正为缓急尔知曹村决则注京师乎吾与尔以身捍之众皆感激自効决口将合先生谓众曰得彼木横流入口吾事济矣语已木遂横众以为至诚所致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涤可以去矣遂求监临得西京洛河竹木务荐者言君未尝叙年劳迁秩特改太常丞其后彗星见有诏求直言先生极论时政语甚切直还朝差知扶沟县事广济河出县境濒河奸民不治生业专以胁取舟人物为事岁必焚舟数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列其党得数十辈不复根治旧恶分地而处之使以挽舟为业且察奸不变者自是焚舟之患遂绝畿县民苦税重岁常以赦获蠲免然良农输税率以时而稽故获免者皆顽民先生与之约前获免者后必如期而足于是惠泽始均司农建言天下输役钱户凡四等而畿内独止三请给第四先生力陈不可诸邑赖以皆免水灾民饥先生请发粟贷之邻邑亦请司农怒遣使阅实而邻邑令遽自陈谷且登可无贷使至谓先生曰盍亦自陈先生请贷不已遂得谷六千石饥者以济司农益怒视贷籍而所赋不等檄县杖主吏先生言济饥当以口而不当以户之高下且令实为之非吏罪乃已内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见慢辱诸邑供帐竞务华洁以悦其意主吏以请先生曰吾邑贫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帐可用之先生在邑岁余中正往来境上卒不入有犯窃盗者先生谓曰汝能改行吾薄汝过盗叩首愿自新后数月复穿窬捕吏及门盗告其妻曰吾与太丞约不复为盗今何面目见之遂自缢官制行改奉议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当没者千顷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诏改税作租许卖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为不可括也官至谓先生曰民愿服而君不许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赋而不知后日增租夺田则失业死矣因为言使者当以仁厚为心不可便己以害人官感动谢曰宁受责不敢违公命遂去之他邑邻邑民犯盗系县狱而逸更赦犹以特旨罢先生邑事邑人诣开封及司农丐留者以千数先生之去县不使人知老穉追及境上攀挽号哭不肯去以亲老求析资便养得监汝州酒税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议郎召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丰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伤吊以朝廷失贤者为恨父珣大中大夫致仕时年八十母侯氏寿安县君妻彭氏仁和县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阳县主簿曰端本举进士四女三夭一适假承务郎朱纯之卜得卒之岁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莹先生于书无所不读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极以知其义而卒归于吾圣人之道其持己清峻若不可及而与人甚恕而温论治道卓乎至于无能名而应世接物莫不曲尽其宜苟善于君矣爵禄可舍也苟利于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丰以来论贤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与焉先生之罢扶沟贫无以家至颍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居弟颺正叔乐道不仕先生与正叔朝夕就养无违志闺门之内雍肃如礼家无儋石之储而愉愉也予方守颍昌遂得从先生游先生不以老耄弃我周旋启告

所以为益良厚故于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铭不以辞铭曰

善乎孟轲之言义命也盖不知义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义先生居官不问内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出于正虽贵势豪力不为少变呜呼其处义命可谓兼之矣

（按朱子编伊洛渊源录云明道志文韩维持国撰孙永曼叔书韩氏家集因乱而亡然程氏家谱实载此篇今秘阁所载亦有此集岂朱子一时访求之未尽与）

明道先生墓表 程颐

先生名颢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国太师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颐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虽无善治士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其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人天不愆遗哲人早世乡人士大夫相与议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代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于是乎师采众议而为称以表其墓学者之于道知所向然后见斯人之为功知所至然后知斯名之称情山可移谷可堙明道之名亘万世而长存勒石路旁以诏后人元丰乙丑十月戊子书（按朱子删节此文以入孟子后注小有不同读者详之）

伊川先生年谱 朱熹

先生名颢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识非礼不动（见语录）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于舂陵周茂叔先生（见哲宗徽宗实录）皇佑二年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闲游太学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导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见文集）吕希哲原明与先生邻斋首以师礼事焉既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益众（见吕氏童蒙训）举进士嘉佑四年廷试报罢遂不复试太中公屡当得任子恩辄推与族人（见涪陵记义录）治平熙宁间近臣屡荐自以为学不足不愿仕也（见文集又按吕申公家传云公判太学命数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请为太学正先生固辞公即命驾过之又杂记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将行言曰伏见南省进士程颢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佑四年已与殿试自后绝意进取往来太学诸生愿得以为师臣方领国子监亲往敦请卒不能屈臣尝与之语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状云神宗尝使推择人材先生择人材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暨弟颢为首称）元丰八年哲宗嗣位门下侍郎司马公光尚书左丞吕公公着及西京留守韩公绛上其行义于朝（见哲宗徽宗实录按温公集与吕申公同荐札子臣等窃见河南进士程颢力学好古家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踰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时谏官朱光庭又言颢道德纯备学问

渊博材资劲正有中立不倚之风识虑明彻至知几其神之妙言行相顾而无择仁义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当劝讲必能辅养圣德启导天聪一正君心为天下福又谓頤究先王之蕴达当世之务乃天民之先觉皇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经筵足以发扬圣训兼掌学教足以丕变斯文又祖宗时起陈搏种放高风素节闻於天下顾頤之贤搏放未必能过頤之道则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观其所学真得圣人之传致知力行非一日之积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乞访问其至言正论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谓頤以言乎道则贯彻三才而无一毫之为间以言乎德则并包众美而无一善之或遗以言乎学则博通古今而无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则开物成务而无一理之不总是以圣人之道至此而传况当天子进学之初若俾真儒得专经席岂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见实録）先生再辞寻召赴阙元佑元年三月至京师（王岩叟奏云伏见程頤学极圣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颢俱以德名显於时陛下复起頤而用之頤趋召以来待诏阙下四方俊乂莫不翘首向风以观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处之者当否而将议焉则陛下此举系天下之心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得不独頤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隱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先生辞曰祖宗时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见未敢祇命（王岩叟奏云臣伏闻圣恩特除程頤京官仍与校书郎足以见陛下优礼高贤而使天下之人归心于盛德也然臣区区之诚尚有以为陛下言者愿陛下一召见之试以一言问为国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观其人臣以頤抱道养德之日久而潜神积虑之功深静而阅天下之义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圣化此臣所以区区而进愿然非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见而后命之以官则頤当之而无愧陛下与之而不悔授受之间两得之矣）于是召对太皇太后面谕将以为崇政殿说书先生辞不获始受西监之命且上奏论经筵三事其一以上富于春秋辅养为急宜选贤德以备讲官因使陪侍宿直陈说道义所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其二请上左右内侍之人皆选老成厚重之士不使侈靡之物浅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经筵祇应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宫中动息以语讲官其或小有违失得以随事规谏其三请令讲官坐讲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惧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职如不可用愿聽其辞（札子三道见文集又按刘忠肃公文集有章疏论先生辞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论事为非是盖不知先生出处语默之际其义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见实録）先生再辞而后受命四月例以暑热罢讲先生奏言辅导少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讲官以六参日上殿问起居因得从容纳诲以辅上德（见文集）五月差同孙觉顾临及国子监长貳看详国子监条制（见实録）先生所定大槩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镌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委任励行检以厚风教及置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如是者亦数十条（见文集旧实録云礼部尚书胡宗愈谓先帝

聚士以学教人以经三舍科条固已精密宜一切仍旧因是深诋先生谓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长久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辅养之道非徒涉书史览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离正人乃可以涵养薰陶成就圣德今间日一讲解数行为益既少又自四月罢讲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请俟初秋即令讲官轮日入侍陈说义理仍选臣僚家十一二岁子弟三人侍上习业且以迩英迫隘暑热恐于上体非宜而讲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悦悻请自今一月再讲于崇政殿然后宰臣史官入侍余日讲于延和殿则后楹垂帘而太皇太后时一临之不惟省察主上进业其于君德未必无补且使讲官欲有所言易以上达所系尤大又讲读官例兼他职请亦罢之使得积诚意以感上心皆不报八月差兼判登闻鼓院先生引前说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体再辞不受(见文集杨时曰仕道与仕禄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优其禄令兼数局如鼓院染院之类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为讲官朝廷亦欲使兼官职则固辞盖前日所以不仕者为道也则今日之仕须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后世道学不明君子辞受取舍人鲜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为非而先生之辞人亦不以为是也)二年又上疏论延和讲读垂帘事且乞时召讲官至帘前问上进学次第又奏迩英暑热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宽凉处讲读给事中顾临以殿上讲读为不可有旨修展迩英阁先生复上疏以为修展迩英则臣所请遂矣然祖宗以来并是殿上坐讲自仁宗始就迩英而讲官立侍盖从一时之便耳非若临之意也今临之意不过以尊君为说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为是则误主上见知臣职当辅导不得不辨先生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宿斋豫戒潜思存诚冀以感动上意(见文集)而其为说常于文义之外反复推明归之人主一日当讲颜子不改其乐章门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将何以为说及讲既毕文义乃复言曰陋巷之士仁义在躬忘其贫贱人主崇高奉养备极苟不知学安能不为富贵所移且颜子王佐之才也而箪食瓢饮季氏鲁国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非后世之监乎闻者叹服(见胡氏论语详说)而哲宗亦尝首肯之(见文集)不知者或谓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于此尽心竭力而于何所乎上或服药即日就医官问起居(见语录)然入侍之际容貌极莊时文潞公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或侍立终日不懈也上虽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问先生曰君之严视潞公之恭孰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职辅导亦不敢不自重也(见邵氏闻见录)尝闻上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蝼蚁因请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诚恐伤之尔先生曰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见语录)一日讲罢未退上忽起凭槛戏折柳枝先生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不悦(见马永卿所编刘谏议语录且云温公闻之亦不悦或云恐无此事)所讲书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讲罢进言曰人主之势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过甚而骄心生尔此皆近习辈养成之不可以不戒请自今旧名皆勿复避(见语录)时神宗之丧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贺先生言节序变迁时思方切请改

贺为慰及除丧有司又将以开乐置宴先生又奏请罢宴曰除丧而用吉礼则因事用乐可矣今特设宴是喜之也（见文集）尝闻后苑以金制水桶问之曰崇庆宫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则吾不敢不谏在职累月不言禄吏亦弗致既而诸公知之俾户部特给焉又不为妻求邑封或问之先生曰某起于草莱三辞不获而后受命今日乃为妻求封乎（见语录）经筵承受张茂则尝招诸讲官啜茶观画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识画竟不往（见龟山语录或云恐无此事）文潞公尝与吕范诸公入侍经筵闻先生讲说退相与叹曰真侍讲也一时人士归其门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与其党类巧为谤诋（见龟山语录王公系年录吕申公家传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苏轼奏状亦白云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又按侍御史吕洵言明堂降赦臣寮称贺讫而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颢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纔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於礼无害苏轼遂以鄙语戏程颢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又语录云国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馔子瞻诘之曰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先生曰礼居丧不饮酒不食肉忌日丧之余也子瞻令具肉食曰为刘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辈食素秦黄辈食肉又鲜于绰传信录云旧例行香斋筵两制以上及台谏官破蔬馔然以粗粝遂轮为食会皆用肉食矣元佑初崇政殿说书程正叔以食肉为非是议为素食众多不从一日门人范醇夫当排食遂具蔬馔内翰苏子瞻因以鄙语戏正叔正叔门人朱公掞辈衔之遂立敌矣是后蔬馔亦不行又语录云时吕申公为相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诋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为某官苏右丞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苏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颂观过其门者无不肃也又按刘谏议尽言集亦有异论刘非苏党盖不相知耳）一日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诣宰臣问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请问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而谏议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污下儉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歷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讎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国子监（见旧实録又文仲传载吕申公之言曰文仲为苏轼所诱胁论事皆用轼意又吕申公家传亦载其与吕大防刘摯王存同驳文仲所论朱光庭事语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称然蠢不晓事为浮薄辈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为小人所给愤鬱呕血而死按旧録固多妄然此类不为无据新录皆删之失其实矣又范太史家传云元佑九年奏曰臣伏见元佑之初陛下召程颢对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实为希阔之美事而未及岁余即以人言罢之颢之经术行谊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着皆与颢相交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二人非为欺罔以误圣聪也颢在经筵切於皇帝陛下进学故其言说语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而言者谓颢大佞大邪贪黷请求奔走交结又谓颢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

非实也盖当时台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皆素推伏頤之经行故不知者指以为頤党陛下慎择经筵之官如頤之贤乃足以辅导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也臣久欲为頤一言懷之累年犹豫不果使頤受诬罔之谤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无愧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頤劝讲必有补圣明臣虽老在外无所憾矣）先生既就职再上奏乞归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说书得朝官今以罪罢则所授官不当得三年又请皆不报乃乞致仕至再又不报五年正月丁太中公忧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王公系年錄云元佑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进士程頤服除欲与馆职判检院帘中以其不靖令只与西监遂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頤在经筵归其门者甚盛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頤竟为蜀党所挤今又适轼弟辙执政纔进稟便云但恐不肯静帘中主其说故頤不复得召）先生再辞极论儒者进退之道（见文集）而监察御史董敦逸奏以为有怨望轻躁语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宫（见旧錄）未拜以疾寻医元佑九年哲宗初亲政申秘阁西监之命先生再辞不就（见文集）绍圣间以党论放归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编管（见实錄）门人谢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孙与邢恕之为尔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见语錄）元符二年正月易传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峡州四月以赦复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见曲阜集）还洛（记善录云先生归自涪州气象容色髭髮皆胜平昔）十月复通直郎权西京国子监先生既受命即谒告欲迁延为寻医计既而供职门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则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盖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后唯吾所欲尔（见文集语錄又刘忠肃公家私记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国二年五月追所复官依旧致仕（前此未尝致仕而云依旧致仕疑西监供职未久即尝致仕也未详）崇宁二年四月言者论其本因奸党论荐得官虽尝明正罪罚而叙复过优（已追所复官又云叙复过优亦未详）今复著书非毁朝政于是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语录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说诚行惑乱众聽而尹焞张绎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先生于是迁居龙门之南止四方学者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见语錄）五年复宣议郎致仕（见实錄）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顛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尹焞张绎（尹焞曰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玩味即可见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矣语錄之类出於学者所记所见有浅深故所记有工拙蓋未能无失也见语錄）大观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见实錄）于疾革门人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见语錄一作门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党事起不与先生往来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尝谓先生曰异日能使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见语錄侯仲良曰朱公揆见明道於

汝州踰月而归语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始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其严厉如此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处但于圣人气象差少从容尔明道则已从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佑则不至於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没昔之门人高弟多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尝谓张绎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见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学本于至诚其於言动事为之间处之有常疏通简易不为矫异不为狷介宽猛合宜莊重有体或说匍匐以吊丧诵孝经以追荐皆无此事衣虽紬素冠襟必整食虽简俭蔬饭必洁太中年老左右致养无违以家事自任悉力营办细事必亲贍给内外亲族八十余人又曰先生於书无所不读於事无所不能谢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处大事必不动声色指顾而集矣或曰人谓伊川守正则尽通变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谢子曰陝右钱以铁旧矣有议更以铜者已而会所铸子不输母谓无利也遂止伊川先生闻之曰此乃国家之大利也利多费省私铸者众费多利少盗铸者息民不敢盗铸则权归公上非国家之大利乎又有议增解盐之直者伊川曰价平则盐易泄人人得食无积而不售者岁入必倍矣增价则反是已而果然司马温公既相荐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将累人矣使韩富当国时吾犹可以有行也及温公大变熙丰复祖宗之旧伊川曰役法当计论未可轻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数年纷纷不能定由是观之亦可以见其梗槩矣 按朱子云伊川年谱取证他书不能保无缪误而宋季秀嵩李公心传尝辑道命录一书中有考异数段深有裨于年谱谨附着之 元城刘公门人马永卿记刘公之言有云一日讲罢未退上忽起凭檻折柳枝有老儒进曰方春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温公闻之不悅今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说书四月二日方再具辞免继即以暑热罢讲计先生入侍不过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谓方春发生之时若以为二年春讲时事则元年之秋温公已薨矣尚安得闻而不悅且刘公之学自不妄语始不应如此疎诞未知永卿误记之乎抑刘公於所恶而辟焉不暇审也此书久行於世年谱亦误以为据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详辨年谱又载文仲劾疏有云腾口间乱以快恩讎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录中有文仲全章乃无此语考张商英绍圣初章疏则谓五鬼者乃指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寶邵■〈龠虎〉及先生谓受命於吕希纯通传机密报复恩怨吕居仁记刘谏议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时文仲未应出此语谱或误也年谱又引旧实録称礼部尚书胡宗愈诋先生今按宗愈自中丞执政其除礼部乃在罢政出守还朝之后先生去职久矣谱因实録而误也年谱又云范致虚言先生以邪说波行惑乱众聽而尹焞张绎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李文简长编云致虚此时不在言路谱因语録载之而误今按致虚之兄致明以崇宁二年四月七日除殿中侍御史以八月十四日罢则此奏乃致明所上语録误以为致虚也秀嵩李心传识 伊川孙旻补官勅黄行在尚书吏部准尚书左选关准绍兴十年四月二十

九日勅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吏部状承都省付下遂安军奏右承直郎桐庐县令程易申故祖赠朝请大夫直龙图阁程颺系元佑党籍承都省指挥特与本家恩泽一名本家自被上件恩泽即未曾陈乞今有堂弟昉系故叔端彦之子见今白身欲乞将上件恩泽奏补堂弟昉於文资内安排又缘元降指挥内即无与补是何名目之文所有元得一资真本札子粘连在前合申取朝廷指挥伏候指挥仍连真本札子一道四月二十九日奉圣旨程昉与补将仕郎其缴到札子令尚书省毁抹今来本人依上件指挥合行补官奉勅补将仕郎 伊川孙昉授将仕郎勅牒尚书省牒程昉本贯开封府祥符县施孝乡近善里五世祖为户曾祖珣故任太中大夫祖颺故任崇政殿说书累赠朝请大夫直龙图阁父端彦故任从政郎所生母史氏年六十自身年三十一牒奉勅程昉宜补充将仕郎牒至准勅故牒绍兴十年五月四日 录用伊川子孙诏旨勅三省同奉圣旨伊川先生绍明道学为宋儒宗虽屡经褒崇而世禄弗及未称崇奖儒先之意令尚书省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嘉定十七年正月一日 伊川四世孙源授迪功郎制勅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说书赠朝请大夫直龙图阁谥正公程颺四世孙程源朕惟道德性命之旨具载鲁论孟氏之书关洛诸儒讲明益备奈何顷岁各欲专门遂致迩来横生邪说朕所以悉赐先儒之谥并及张吕之俦曲阜来归既尊崇於孔氏元日发制复访后於伊川观之年高廩而奉祀源方强仕遂命以官庶几感发人心推明道统俾务躬行之实无为邪说之归尔其懋哉朕意深矣可特授迪功郎嘉定十七年六月三日 先是靖康之难先生诸孙避兵流寓池州先生二子长端中知六安军次端彦其嫡也以太中公任入官仕至从政郎会州司户参军绍兴褒录党人端彦之子昉仕为迪功郎江州德化县丞昉之子谦之不仕及是诏下提举江东茶盐兼知池州史定之招两位子孙审验有观之者居长年七十四矣次谦之子源乃先生四世嫡孙定之寻以其谱系上于朝四月五日诏补观之不理选限登仕郎差充池州州学学宾令本州岛於上供钱内月支三十千米二石俾奉祭源令赴吏部铨量申省吏部铨量源年三十九无疾病六月三日诏补源迪功郎云秀崑李心传识 修职郎程源授籍田令制勅修职郎程源爵禄朝廷之名器固能砥砺於一时贤者风俗之枢机实可作兴於百世激劝有道今昔所同睠惟尔祖之贤一出濂溪之正尽心知性无非根本於大原启钥抽緘用以开明於后学求其嗣裔得尔端良隆然受道之资甚矣典刑之旧锡之命秩擢寘班睠庶几风动于懿闻无或颠冥于邪僻克迈先训尤殫乃心可依前修职郎行籍田令 行太社令程源改官制勅宣德郎行太社令程源外服之臣倘或召对则虽选调亦更京秩有位于朝者乃独不然拔其一二尤异而特獎之所以厉羣工也尔源大儒之后业履温纯昕朝入告通达详明其越去试銜擢躋宣德官簿寢华矣书曰敷纳以言明试以功尚克懋哉可特改宣教郎依旧行太社令 将作监丞程源转朝奉郎致仕制勅宣教郎将作监丞程源公侯之子孙必欲复其始尔正公诸孙温良质厚克绍家声故起之布衣縻之好爵蓋欲光昭令德振起遗风俾天下后世知儒先之有后也歷官未久遽没其世天乎人乎良可慨矣特转七品名在员郎庶几可

以延赏裕后奉先养亲尤有赖焉匪直慰尔九原之思抑亦见国家念儒先之意无厌歎如此尔其钦哉可特转朝奉郎致仕侍郎兼给事中锺震行 荐伊川四世孙淮札子定子等僭有申控仰干钧聽定子等顷者恭覩驾临监学斥荆舒从祀陟飨五先生明示天下学者以趋向之正窃见伊川正公嫡孙程淮嗣守家训承亲兄源録用初调扬子尉曹待阙日久偶被冲辟池守常平使者具荐剡乞加旌擢已蒙钧判未即施行缘其兄源官宣教郎尝丞缮监不幸早世门户之责淮实任之既得一官未沾寸禄欲望钧慈叅酌池守所详特赐陶铸一近次差遣庶不虚公朝尊礼儒先崇尚正学之美意定子等不胜战栗俟命之至右谨具申呈伏候钧旨淳佑二年阙月阙 日尚书高定子李性传侍郎杜范程公许札子 程淮补官之始系左司吴渊拟笔备坐其兄程源元録用补官指挥札下池州从实契勘保明申奏以闻后据池州主者江东提举兼知池州王伯大行下本厢官集邻审实照得程淮委系伊川正公四世次嫡长孙五世承事谦之之亲次子添差江州通判程监丞源之亲弟结罪保明申上得旨程淮特与补将仕郎豫章程灏识 为明道立后申请承直郎差充江南东路安徽使司干办公事兼明道书院山长周应合申照会书院为明道先生程纯公立也固将有以寿其道脉亦当思所以寿其家脉今纯公之后所至未见其人而伊川先生正公之子孙在池阳为稍众拟欲从关府行下池州委请通判教授于伊川先生子孙中自十五至三十岁遴选其资质可以进学者五人并礼送书院养而教之观其有立别议区处庶几为子孙者崇德象贤足以嗣续先世之旧而家脉与道脉俱寿矣更合取自指挥奉钧判行池州回申 伊川四世孙淮回申札子通直郎新差知兴国军永兴县主管劝农公事兼军正伊阳伯四世嫡长孙程淮札子照得明道先生子二人而端懿居长孙四人而昂居长曾孙六人其后不复可考淮本位伊川先生亦二子四孙曾孙八人元孙十二人仍孙见止十人来孙见止四人可以迁继明道者实难其选独节之之子涛涛之子偃孙乃伊川一气之正脉可为明道后节之与克家为兄弟若空一代而以偃孙为克家之孙於法亦通然不可使节之之无后也今莫若全以节之一位三世为明道先生嫡孙昂继命节之为明道曾孙涛为明道元孙偃孙为明道来孙则明道先生之后世世有人节之乃伊川长子知军端中第三子通判臧之第五子於通判本位即不相妨虽非礼之正而合乎礼之权可以仰称继絶之盛德户部看详指定伊川先生次子通判第五子节之一位三世移继纯公之后按礼援法实为允当奉圣旨依札付池州 姚希得再为明道立继榜先是往岁朝廷曾札池州选择伊川五世孙曰偃孙者为明道后前政马观文以是邦明道书堂在焉迎就教育并其母曾馆之官宇月给有差未及两载而偃孙亡曾母无依先贤弗嗣委为可念景定三年据学官申遂再行下池州访问别无本宗嫡嗣可以昭穆遂牒郡庠及书院择同族而可教者保明申据续申选到程掌仪必贵兄程子材男庆老年方十岁生质厚重家世诗书可为明道之后于是择日行释菜之礼告于纯公之祠立为偃孙之子命名幼学俾职掌祠就学於其叔父程掌仪旬有课程讲学不废其祖母曾就同奉养使不失祖孙相依之义倘天佑斯文

教养至於成立先贤无或废祀庶有补於世教云一行礼币费用及每月教养廩给具于下方祖母曾氏送五百贯十七界为衣被之用掌祠程幼学送五百贯十七界置衣服生父程子材送一千贯土绢四疋建康府月支三百贯十七界米两石一半付程掌仪收支为曾母日逐供给之用一半桩之书堂为曾母衣服等用明道书堂每日供折钱月支四十五贯十七界米七斗五升拨过程掌仪家为幼学日食之用程掌仪必责任教导之责书院月馈束脯五十贯十七界米五斗景定四年三月阙 日寶章阁学士通议大夫刑部尚书沿江制置使兼江东安抚使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知建康军府事兼权淮西总领鄞县开国伯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姚闕 押闕周山长应合程孙墓记程孙墓在建康府清凉寺后山之麓盖明道先生程纯公五世孙也讳偃孙本伊川先生五世孙寓居池州应合为明道书院山长日请于帅府将求伊川之后人教养选择以继明道之后裕斋马公移文池州寻访太守定斋陈公谋之阖族参之公举礼送偃孙来应兹选偃孙年方十七自幼而孤以贫失学有母六袞无以为养定斋惻然为具衣冠而资送之既至建康山长率堂长以下告于纯公命之为五世孙以掌祠事请于府月廩四百千米四石以养其母贴占官屋以妥其居给绵绢以完其衣定课程以勉其学委堂长胡淳讲书程立本任训导如己子以时察其学之进否专留书院熏陶气质惟休澣日归省其母非休日不许出其后张山长显注意尤笃盖其监丰储仓门日尝纳札庙堂力言此事方冀偃孙之成立以嗣家学而偃孙忽以疾终寔景定二年三月也应合适归自池阳乃与胡山长立本谋具丧敛且请于府偃孙虽死而母无所依仍以偃孙存日所得之餐钱养其母终其身秋八月应合与翁山长泳谋治葬藏得地于清凉寺后山左右环抱面挹江淮咸曰吉壤委讲书李朴任其事应合泳率诸士友缟素临送更议为偃孙立继未得其人姑俟他日云 吴草庐题程氏谱大程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间祀于学既而有专祠既而有书院犹以为未也乃立五世孙奉祠事再葺而殤又以名幼学者承五世孙后先生为往圣继絕学而诸君子为先生继絕世亦云厚矣呜呼曾是足以报罔极之恩哉二百年来家藏程子之书人诵程子之言口说沸溢咸谓洛学盛行呜呼果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则世之已絕而复续也若可幸道之已续而又絕也宁不重可叹矣夫)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二下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三

(明)程敏政 撰

○行实(道原)

先君(森)行状 朱松

公讳森字良材姓朱氏世家歙州之黄墩七世祖天佑中以陶雅之命总卒三千戍婺源邑民赖以安因家焉曾祖甫祖振父绚皆不仕公少务学科举既废不复事进取既冠而孤他日岁时子姓为寿举先训戒饬诸子淳淳以忠孝和友为本且曰吾家业儒积

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当勉励谨飭以无坠先世之业已而呜咽流涕以奉养日短为终身之忧胷中冲澹视世之荣利泊然若不足以干其心者家人生产未尝挂齿子松游乡校时时小得失无所欣戚家既素单久而益急或劝事生业曰外物浮云尔无庸有为也使子贤虽不荣于我足不然适重为后日骄纵之资尔独见松从贤师友游则喜见言色其笃于道义而鄙外浮荣盖天资云晚读内典深解义谛时时为歌诗恍然有超世之志与人交无贤否皆得其欢心然胷中白黑了然人莫能名其为通与介也以某年月日卒于建州政和之官舍享年若干娶程氏三男松举进士迪功郎初尉则政和也次怪次棒二女未适人将以某年月日寓葬于政和护国院之侧谨状（右先大父赠承事郎府君行状先君太史吏部赠通议大夫君所撰也当时既以请铭於政和主簿卢君点未及砬石而羣盗蠹起文书散逸於今仅存半藁不可复刻矣熹窃惟念吾家自歙入闽而府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后之子孙不知其时世岁月与其所以积德垂庆开佑后人之深意敬立石表刻状下方树于墓左先世坟庐在婺源者及祖妣孺人以下别葬所在亦具刻于碑阴使来者有考焉卢君字师予老儒博学清谨有驯行定宅者弋陪金生字确然亦廉节士颇通方外之学姓字皆见先集云庆元五年十有二月甲子孝孙朝奉大夫致仕熹谨记）

宋史馆吏部赠通议大夫朱公（松）神道碑 周必大

祖宗时择儒学为馆职自馆职择侍从由侍从择辅相所谓儒学者明仁义礼乐通古今治乱其议论可与谋虑大事决疑定策文章特一事耳治平中欧阳文忠公在政府奏疏如此寻命宰执各荐士其效见于元佑之际高宗方内修外攘首置秘书省以储人才他有司治事日不暇给独馆职涵养从容要路阙必由此选国朝盛举乃复见之新安朱公盖其一也公讳松字乔年世家婺源曾祖振妣汪氏祖绚妣汪氏父森常曰吾家五世积德业儒当有显者后赠承事郎妣孺人程氏公生以绍圣四年儿时出语惊人未冠力学繇郡庠贡京师文体清新耻于蹈袭政和八年上舍登第以迪功郎调建州政和尉丁父忧服除再调南剑州尤溪尉监泉州石井镇诗名闻四方他文浑涵流转惟意所适然谓於道为远益取经子史传考其兴衰治乱欲应时合变见之事业又因师友浦城萧顛子莊剑浦罗从彦仲素而得龟山杨文靖公河洛学问之要拳拳服膺每疑卞急害道取佩韦之说名斋自警在尤溪闻靖康北狩大恸几绝自是奔走卑冗假禄养亲无仕进意绍兴初监察御史胡世将抚谕入闽公袖书告之曰今不自荆襄赴兴元结夏人控引五路东向争中原则当幸金陵固守荆淮奈何局促一方徒费日月竟将何为世将奇其才归荐于朝会前执政谢公克家守泉南亦露章荐公学问不宜滞管库遂召试馆职策问中兴难易公乞顺人心任贤才正纲纪累数千言辩论精博高宗嘉赏除秘书省正字四年二月进左从政郎赵忠简公以元枢都督诸路军马约公入幕公以亲疾辞寻丁母忧七年服阙上已进都金陵九月再召对公劝上抗志高明垂精延访求经远持久计遂言中兴之君惟光武身济大业可以为法元帝肃宗志趣卑近宜以为戒上明日对辅臣

称善且谓光武无可议肃宗虽优于元帝然亏人子之行于其终为可恨也特改左宣教郎除校书郎是时吕祉代刘光世统军淮西酈琼拥众叛去庙论欲敛两淮戍兵卫行都公率同列疏言不可会金人疑刘豫得叛兵不可制执而废之当路不能乘机会乃亟还临安八年三月迁著作佐郎御史中丞常同荐公可任大事四月复赐对公言国论不过两端进取者失之疎玩愒者失之偷惟自治观衅为上策愿陛下并进忠贤修明纪律革姑息振国势中兴可卜也上悦擢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刊修蔡卞所改哲宗实录公用力为多歷司勳及吏部员外郎史职如故实录成迁左奉议郎磨勘转承议郎赵忠简公罢相秦忠献公当国决意讲和公与史官胡程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合奏陛下以梓宫母兄天属未归不惮屈己求和曾不思项羽置太公俎上邀高祖高祖知其诈日夜思所以蹙羽者彼兵疲势穷太公自归此今日龟鉴也秦方恶公异议叅知政事李莊简公又力援公属金使再至许归河南地公请用汉制命廷臣杂议又言二三大将握重兵将有尾大之患请复武举储将帅选骁勇补周卫择守帅壮藩维兴太学明大伦以倡节义规模大率类此秦滋不乐讽言者论公懷异自贤出知饶州十年春也未上请主管台州崇道观和议俄变秦苍黄不知所措有郎官代作自解之奏曰伊尹告成汤德无常师主善为师臣前赞议和今请北伐是皆主善为师如其不济则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当遵孔圣之训秦大喜擢郎官为右史而不暇问所引皆误也是时秘书省寓法慧寺大书于门云周任为孔圣太甲作成汤秦大怒疑出于馆职相继汰去而引用其党公遂不可出矣祠满再任命下而卒十三年三月辛亥也享年四十有七公性孝友于朋友重然诺不以死生穷达易其志诱进后学扬人之善凡邪佞猥琐鄙而遠之没一甲子秦毙异时名士抑遏窜逐者悉起为大官独公无年识者惜之其将终也手书与所善胡宪原仲刘勉之致中刘子翬彦冲属其子熹使往受业其后遂以奥学高文推重当世今上闻其名以待制侍讲禁中累赠公通议大夫初公卒之明年葬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西塔山势颇卑下乃卜庆元某年某月某日还葬武夷乡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公尝赋诗有乡关落日苍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兹其讖乎待制以某先太师与公为同年进士故来请铭公娶同郡祝氏处士确之女赠硕人事姑孝谨待内外姻亲和顺得其欢心后公二十七年卒别葬建阳县崇泰里后山铺东寒泉坞一男熹也女嫁浏阳丞刘子翔早世孙男三长塾已亡次埜将仕郎次在承务郎女三人修职郎刘学古廸功郎黄干进士范元裕其婿也曾孙男五人巨钧鉴铎铨女九人长适文林郎赵师夏余未字公平生所为文有韦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于家吏部侍郎徐度自言少多与前辈游迨识公及张戒定夫始得为文之法欲为公集序未及成而文士傳自得实为之谓公诗高洁幽遠其文温婉典裁非溢美也公母弟棹亦负轶才不肯俯仰于世有诗数十篇高遠近道号玉澜集云铭曰

信道惟人穷理以书合而一之乃曰通儒表表朱公迈往于初师友渊源名实允孚兰台史观卿材是储有昌其言有宏厥模人虽我抑岂无后图高皇更化羣贤毕趋公则

逝矣赍志弗纾幸哉有子播获菑畚追爵黄散肇营新墟揭以铭章永镇龟趺

宋故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 黄干

曾祖绚故不仕妣汪氏祖森故赠承事郎妣程氏赠孺人父松故任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妣孺人祝氏赠硕人本贯徽州府婺源县永平乡松岩里先生姓朱氏讳熹字仲晦父朱氏为婺源着姓以儒家世有伟人吏部公以不附和议去国文章行义为学者师号韦斋先生因仕入闽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阳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时生南剑尤溪寓舍幼颖悟莊重能言韦斋指示曰此天也问曰天之上何物韦斋异之就傅授以孝经一阅封之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羣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少长厉志圣贤之学年十八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莅职勤敏郡县长吏事倚以决职兼学事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闻者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歷四考罢归以奉亲讲学为急二十八年请奉祠监潭州南岳庙明年诏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竞以沮之者遂以疾辞孝宗即位诏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老子释氏之书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纖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今日之计不过修政事备边陲然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疑之也今南北朝有并驱中原之势则不可和也明矣愿畴咨大臣总揽羣策闭关絶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吾修政恤民之外了然无一毫可恃为迁延中已之资而不敢懷顷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厉以图事功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次言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明年改元隆兴复召辞不许即入对其一言平治之效所以未着由不讲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其二言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讎非守无以制胜末言古先圣王长治久安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三札所陈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除武学博士待次干道改元促就职既至以时相方主和议请监南岳庙以归三年差充枢密院编修官力辞先生尝两进絶和议抑佞幸之戒言既不行虽擢用狎至不敢就寻丁内艰六年复召以未终丧辞七年既免丧复召以禄不及养辞有旨安贫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先生以改秩畀祠皆进贤赏功优老报勤之典今无故骤得之于义未安再辞淳熙元年又再辞上意愈坚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书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进擢之宠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辞会有言虚名之士不可用者从其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五年差发遣南康军事辞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归奉祠家居几二十年间关贫困不以属心涵养充积理明义精见之行事者益霈然矣至郡恳恻

爱民如己隱忧兴利除害惟恐不及值不雨讲求荒政凡请於朝或至三四不得请不已选官吏授以方畧俾视境内具知荒歉分数户口多寡蓄积虚实通商劝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争传録以为法先生视民如伤至奸豪侵扰细民挠法害政者惩之不少贷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每休沐輒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又求栗里陶靖节之居西涧刘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闾旌显之犹以不得悉行其志为恨明年诏监司郡守条具民间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今日民间特以税重为苦正缘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供军而州县无复赢余则不免二税之外别作名色巧取於民惟有选将吏核兵籍可以节军实开广屯田可以益军储练习民兵可以益邊备今日将帅之选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为费不费到军之日惟望哀斂刻剥以偿债负总馈饷之任者亦皆倚负幽阴交通货赂其所驱催东南数十州之脂膏骨髓名为供军而辇载以输权幸之门者不可数计然则欲讨军实以纾民力必尽反前之所为授将印委利权一出於朝廷公议则可以絶请托之私而刻剥之风可革又择老成忠实者使领屯田之事则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州郡供军之数军籍既核屯田既成兵民既练然后可以禁其苛斂责其寛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复流移漂荡之患矣然其本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纪纲不能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自正必亲贤臣遠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则蛊惑陛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说不乐莊士说言而安於私■〈执上目下〉之鄙态下则招集士大夫嗜利无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寘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毀公肆挤排交通货赂则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则所窃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於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蓋其壞非独壞陛下之纪纲乃并与陛下所以立纪纲者而壞之则民安可得而恤财安可得而理军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复宗庙之雝耻又何时而可雪邪诏以修举荒政民无流殍除直秘阁凡三辞会浙东大饥易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事即日就道且乞奏事之任言陛下尝选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间不能得其人不复广求贤哲而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位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贱始得以奉燕闲备驱使而宰相之权日轻又虑其势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则时聽外廷之论将以阴察此辈之过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体则固已失其本矣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为驾馭之术则士大夫之进见有时而近习之从容无间士大夫之礼貌既莊而难亲其议论又苦而难入近习便嬖侧媚之态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史狡狴之术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驾馭之术而先墮其数中矣使陛下德业日隳纲纪日壞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

间作灾异数见饥馑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惟有陛下无所不得而国家顾乃独受其弊先生所对奏札凡七其一二皆自书以防宣泄后五札亦无非一时捄荒之急者先生所居之鄉每岁春夏之交豪户闭棗牟利细民发廩强夺动相贼杀先生尝帅鄉人置社仓赈贷之米价不登人得安业至是乞推行如崇安县故事前期执政使人谕且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为此言不可及对卒言之上委曲访问悉从其请先生初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辐凑复以入奏荒政数事推广条上日与僚属寓公钩访民隱按行所部穷山长谷靡不到拊问存恤所活不可胜计每出皆乘单车屏徒从所歷虽广而人不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有自引去者先生犹以徒费大农数十万缗无以全活一道饥民自劾又以前后奏请多见抑却幸而从者又率稽缓后时蝗旱相仍不胜忧愤复奏言为今之计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责躬求言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余之本无得催理旧欠依条检放税租沙汰被灾路分州军监司守臣之无状者遴选贤能责以荒政庶几下结人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不然臣恐所忧者不止於饿殍而在於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九年以賑济有劳进直徽猷阁辞知台州唐仲友与时相王淮同里为姻家迁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讼者纷然得其奸赃伪造楮币等事劾之奏上淮匿不以闻论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绍兴府鞫之狱具情得乃夺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为是蹊田而夺之牛辞不拜寻令两易江东辞及辞职名具言仲友虽寢新命已具之狱竟释不治则是所按不实难以复沾恩赏并不许授职名再辞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赃吏党与众多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驰鹜经营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遗余力则遠至师友渊源之所自亦复无故横肆抵排时从臣有奉时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学以阴诋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观先生守南康使浙东始得行其所学已试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奉崇道云台鸿庆之祠者五年海内学者尊信益众十四年除提点江西刑狱公事待次以疾辞不许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辞不许遂行又以疾请奉祠者再淮罢相遂力疾入奏言近年以来刑狱不当甚至涉于人伦风化之重者有司议刑亦从流宥之法则天理民彝几何不至于泯灭又言州郡狱官注拟及提刑司管催经总制钱与江西诸州科罚之弊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复思之无乃燕居退处之时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未纯人欲有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其中体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侧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窃廊庙之权非不乐闻公议正论而有时不容非不深聖逸说殄行而未免误聽非不欲报复陵庙讎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爱养生灵财力而未免叹息愁怨凡若此类不一而足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察之此为天理邪为人欲邪果天理也敬以充之不使少有壅阂果人欲也敬以克之不使少有凝滯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则圣心洞然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其间而

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矣是行也有要之矜路以正心诚意为上所厌闻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学只此四字岂可回护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尝不称善曰久不见卿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清要不复劳卿州县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前数日与先生论易西铭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职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时上意方向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时相竟请授以前江西之命仍旧职名先生行且辞曰论者谓臣事君无礼罪当诛戮岂可复任外台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栗亦罢辞职名不许转朝奉郎未踰月再召先生受职名辞召命以为迁官进职皆为许其闲退方窃难进易退之褒复为弹冠结绶之计则其为世观笑不但往来屑屑之讥又促召再辞遂具封事投匭以进曰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支无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虽在纷华波动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复之如对神明如临渊谷犹恐隱微之间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师保之官列諫诤之职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於冢宰使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纖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齐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不得知然爵赏之滥货赂之流闾巷窃言不胜藉藉则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过当往者渊覲说抃之徒势焰熏灼今已无可言矣然臣之愚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当假借崇长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荡上心立门庭招权势于外以累圣政臣窃闻之道路诸将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灵膏血以奉军旅而将帅巧夺其粮赐行货赂於近习以图进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将帅共为欺蔽以至此而陛下不悟反宠昵之以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给諫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圣王又明矣至于辅翼太子则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能称其职者盖已鲜矣又时使邪佞儂薄闾冗庸妄之辈或得参错其间所谓讲读亦姑以应文备数而未闻有箴规之效至于从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师傅宾客则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独使臣宦者得侍左右则无以防其戏慢媠狎奇袤杂进之害宜讨论前典置师傅宾客之官罢去使臣宦者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至于选任大臣则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窃位者直以一念之间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为辅相则必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抡之际常先排摈此等寘之度外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后举而加之于位是以除书未出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第

一流矣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则今日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其所以熏蒸销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着疾恶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胜言者及其作奸犯法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能无所挠败纪纲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其为患之日久矣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惟其私意所在则千涂万辙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啖则啖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羣讥众排指为道学而加以矫激之罪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在下之贤人君子复如崇宣之间所谓元佑学术者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其身而后已呜呼此岂治世之事而尚忍复言之哉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则自虞允文之为相也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羨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以为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需然自是以来二十余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在亡其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修战守之备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督趣日峻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中外承风竞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后自结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然后具奏为牒而言之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牒具备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时上已有倦勤之意盖将为燕翼之谋会执政有指道学为邪气者力辞新命除秘阁修撰仍奉外祠先生当孝宗朝陛对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讲学穷理为出治之大原其后则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复之义其初固以当世急务一二为言其后封事之上则心术宫禁时政风俗披肝沥胆极其忠鯁盖所望于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于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不唯臣之苍颜白髮已迫迟暮而窃仰天颜亦觉非昔时矣忠诚恳恻至今读者犹为之涕下先生进疏虽切孝宗亦开懷容纳武博编摩秘省郎曹之除盖将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东江西之节又知其不可强留而授之至是复有经帷之命先生之尽忠孝宗之受尽言亦未为不遇也然先生进言皆痛诋大臣近习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之上而孝宗内禅矣光宗即位再辞职名仍旧直寶文阁降诏奨諭除江东转运副使以疾辞者再覃恩转朝散郎赐绯衣银鱼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辞不许绍熙元年之任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加意学校教诱诸生又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释氏之教

南方为盛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私为庵舍以居悉为之禁俗大变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桧贬死为奏请昭雪褒其直会朝论欲行泉漳汀三州经界先生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说三将必至于不能行之说一盖谓经界法行大为民利而占田隐税侵渔贫弱者所不便寓公豪右果为异议明年属有嗣子之丧再请奉祠除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辞者再诏论撰之职以宠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再辞漳州经界竟报罢遂以前言经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疾辞又数月差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畧安抚辞四年又辞主管南京鸿庆宫未几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力辞五年再辞有旨长沙巨屏得贤为重会洞獠扰属郡遂拜命赴镇至则遣人论以祸福皆降之申教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湖湘士子素知学日伺公退则请质所疑为之讲说不倦四方学者毕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释奠仪式为请录故死节五人为之立庙孝宗升遐先生哀恸不自胜又闻上以疾不能执丧中外汹汹益忧惧遂申省乞归田里又草封事极言父子天性不应以小嫌废彝伦言颇切直会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潜邸闻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为本宫讲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辞除焕章阁待制侍讲辞不许又再辞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将一新庶政所宜爱惜名器若使幸门一开其弊岂可复塞至于博延儒臣专意讲学将求所以深得亲欢者为建极导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纲者为防微虑远之图顾问之臣实资辅养用人或缪所系非轻盖先生在道闻南内朝礼尚阙近习已有用事者故预有是言又不许及入对首言乃者天运艰难国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绍丕图可谓处之以权而庶几不失其正矣然不能无疑于逆顺名实之际祸乱之本又已伏于冥冥之中窃为陛下忧之尚犹有可诤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尝有求位之计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懷此则道心微妙之全体天理发用之本然所以行权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转祸为福易危为安亦岂可舍此而他求哉充未尝求位之心则可以尽负罪引慝之诚充未尝忘亲之心则可以致温清定省之礼始终不越乎此而大伦正大本立矣次言为学莫先于穷理穷理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对面辞待制侍讲不许翌日又辞待制乞改说书差遣上手札卿经术渊源正资劝讲次对之职勿复牢辞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会赵彥逾按视孝宗山陵以为土肉浅薄有旨集议台史弹之议遂中寝先生竟上议状言当广求术士博访名山不宜偏信台史罔上误国之言委之残破浮浅之地不报覃恩转朝请郎赐紫章服兼实录院同修撰再辞不许拜命受诏进讲大学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过宫日分并令蚤晚进讲又乞置局看详四方封事瑞庆节免称贺皆从之复因有旨修葺旧东宫为屋三数百间遂具四事奏言当上帝震怒灾异数出畿甸百姓饥饿流离不宜大兴土木以就安便寿康定省之礼所宜下诏自责顾乃逶迤舒缓无异寻常太上必以为此特备礼而来其深闭固拒而不得见亦宜矣朝廷纲纪尤所当严今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皆出陛下之独断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况中外传闻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此弊不革臣

恐名为独断而主威未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返不免于致乱不报先生进讲每及数次复以前所讲者编次成帙以进上亦开怀容纳且面谕以求放心之说甚善遂以札子勉上进德其畧言愿陛下日用之间语默动静必求放心以为之本而于玩经观史亲近儒学已用力处益用力焉数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陈今日要务畧如仁祖开天章阁故事至于羣臣进对亦赐温颜反复询访以求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邪正短长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自汉文短丧歷代因之天子遂无三年之丧人纪废壞三纲不明千有余年寿皇圣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犹执通丧所宜着在方策为世法间者遗诰初颁一时仓卒不及详议使寿皇已行之礼举而复坠臣窃痛之将来启殡发引礼当复用初丧之服欲望明诏礼官稽考礼律预行指定会孝宗祔庙议宗庙迭毁之次有请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袷祭则正东向之位者有旨集议先生度难以口舌争遂移疾上议状条其不可者四复引元佑大儒程頤之说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盖出僖祖安得为无功议状既上庙堂持之不以闻即毁撤僖宣庙室更创别庙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楼钥陈傅良又复牵合装缀以附其说先生因节畧状文及为札子画图以进上然之欲令先生于榻前撰数语以御批直罢其事先生方愆内批之弊因言乞降出札子再令臣寮集议既退复以上意喻庙堂而事竟不行上之立也丞相赵汝愚密与知合门事韩侂胄谋之侂胄自谓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长沙辞免待制待讲已微寓其意及进对复再三面言又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攻之龟年出护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于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后因讲筵留身复申言前疏乞赐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宰相执奏不行明日径以御批付下台谏给舍亦争留不可除寶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力辞寻除知江陵府又力辞仍乞追还新旧职名诏依旧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又乞追还旧职不许赵丞相亦罢诬以不轨谪永州丞相既当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以观新政先生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既屡为上言又数以手书遣生徒密白丞相当以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丞相方谓其易制所倚以为腹心谋事之人又皆持禄苟安无复远虑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权悉归侂胄先生自念身虽闲退尚带侍从职名不敢自默遂草书万言极言奸邪蔽主之祸因以明其冤诸生更谏以筮决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取谏藁焚之自号遯翁以庙议不合乞收还职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许先是吏部取会磨勘至是转朝奉大夫又辞职名乞休致又以尝妄议山陵自劾又言已罢讲官不敢复带侍从职名诏依旧秘阁修撰二年又言昨来疏封锡服封赠荫补磨勘转官皆为已受从官恩数乞改正沈继祖为监察御史上章诬诋落职罢祠四年十二月以来岁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请六年三月甲子终于正寝十一月壬申葬建阳县唐石里大林谷嘉泰二年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自先生去国侂胄势益张鄙夫儉人迎合其意以学为伪谓贪黷放肆乃人真情洁廉好礼者皆伪也科举取士稍涉经训者悉见排黜文章议论根于理义者并行除毀六经语孟为世之大禁猾胥贱隶顽

钝无耻之徒徃徃引用以至卿相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先生日与诸生讲学竹林精舍有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没侂胄志气骄溢遂至擅开邊衅几危宗社而生灵涂炭矣开禧三年侂胄伏诛嘉定元年诏赐先生谥与遗表恩泽明年赐谥文又明年赠中大夫特赠寶谟阁直学士以明堂恩累赠通议大夫先生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然谨难进之礼一官之拜必抗章力辞厉易退之节一语不合必奉身亟去其事君也不贬道求售其爱民也不徇俗苟安故与世动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属纊五十年间歷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难行也如此然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则不以用舍为加损也自韦斋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蚤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韦斋病且亟属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吾友也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徃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学焉时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经传徧交当世有识之士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学于豫章罗先生罗先生学于龟山杨先生延平于韦斋为同门友先生归自同安不遠数百里徒步徃从之延平称之曰乐善好义鲜与伦比又曰颖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论难体认切至自是从游累年而学之所造益深矣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为之箴以自警又笔之书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典训未尝少辍自吾一心一身以至万事万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斋莊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皆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见于行者未尝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隱微幽独之际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事物既接而品节不差无所容乎人欲之私有以全乎天理之正而道之正统在是矣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稟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惻隱羞恶辞让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为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叅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莫不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先生之于道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圣贤而无疑矣其得于己而为德也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蘊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至其养深积厚矜持者纯熟严厉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义不待索而精犹以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而非后学所可拟议也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举措有定所倦

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未尝有须臾离也于家也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纖巨必诚必敬小不如仪终日不乐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若其措诸事业则州县之设施立朝之言论亦可槩见虽达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时然退而明道足以传之万代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纲领条目粲然复明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问答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闕发其旨趣而无所遗矣于书则疑今文之艰涩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则疑圣心之正大决不类传注之穿凿于礼则病王安石废罢仪礼而传记独存于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浊无据若歷代史记则又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取司马公编年之书绳以春秋纪事之法周程张邵之书所以继孔孟道统之传歷时未久鬱而不章先生为之哀集发明而后得以盛行于世太极先天二图精微广博不可涯涘为之剖剥条画而后天地本原圣贤蘊奥不至于泯没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语孟之精微不叅之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哉拯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词之传流及海隅至于外域亦知慕其道窃问其起居先生既没学者传其书信其道者益众亦足以见理义之感于人者深矣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讹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是非资禀之异学行之笃安能事事物物各当其理各造其极哉秦汉以来迂儒曲学既皆不足望其藩墙而近代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学者亦岂能造其阃域呜呼是殆天相斯文笃生哲人以大斯道之传也先生疾且革手为书嘱其子在与门人范念德黄干尤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翌旦门人侍疾者请教先生曰坚苦问温公丧礼曰疎畧问仪礼颌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门人治丧者一以仪礼从事而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而聚哭焉呜呼天又胡不慙遗以永斯道之传而遽使后学失所依归哉先生所著书有易本义启蒙著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词集注辨证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语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集畧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本朝名臣言行録古今家祭礼近思録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録皆行于世先生著述虽多于语孟中庸大学尤所加意若大学论语则更定数四以至垂没大学诚意一章乃絶笔也通鉴纲目仅能成编每以未及修补为恨编次礼书用工尤苦竟未能脱藁所辑家礼世多用之然其后亦多损益未暇更定平生为文则季子在类次之矣生徒问答则后学李道传尝哀辑锓版未备也娶刘氏追封硕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韦斋所属以从学者也其卒以干道丁酉其葬以祔穴子三人长

塾先十年卒次埜迪功郎监湖州德清县户部新市犒赏酒库后十年亦卒季在承议郎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女五人适儒林郎静江府临桂县令刘学古奉议郎主管亳州明道宫黄干进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孙男七人鉴巨铨铎铨铉铸巨从政郎新差监行在竹木务杂卖场门铨从事郎融州司法参军鉴迪功郎新辟差充广西经畧安抚司准备差遣余业进士女九人婿承议郎主管华州云台观赵师夏进士叶韬甫周巽亨郑宗亮黄辂从政郎绍兴府会稽县丞赵师都黄庆臣李公玉曾孙男六人渊洽潜济浚澄女七人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传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着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絶至先生而始着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则摭其言行又可畧欬輒采同志之议敬述为状而又私窃以道统之著者终之以俟知德者考焉嘉定十四年正月谷旦门人黄干谨状（按先生行状自有刊本行世今取建安熊氏海虞吴氏二节本稍加彙括使观者得见先生家世出处之槩云○陈北溪与朱敬之书近得先生行状后段印本不书姓名想直卿笔铺叙得大意颇亦甚稳帖然亦有小造语立字未安处不知前段如何如云正统有归恐只宜作全体有在又如秋霜处恐尚欠温和一节又如有功天下后世处恐欠集诸儒大成底意又如天文地理乐律兵机等类皆吾道中之事自己本分着实工夫所分明明德体用之全止至善精微之极底意思所系不可得而精粗者今乃结上文以道德光明俊伟如此却分析此节离为二截似出道德之外不相管属大抵先生之教吃紧为人至切要处是就下学上极着工夫凡上达之妙道精义须从人事千条万绪中串过来极是着实更无一点悬空极是缜密亦无一点疎阔恐不必如此分开了失其旨矣又如碑记等文多是发明义理不可与骚赋等别作一等看盖理明义精诣极恳到自无所往而不通无所发而不当非可以常迹分别也凡此等处恐更当修刮纯粹无病方为尽善尽美）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四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忠孝）

陈程都督（文季）本传 姚思廉

程文季字少卿幼习骑射多干略果决有父风弱冠从灵洗征讨必前登陷阵灵洗与周文育侯安都等败于沌口为王琳所执高祖召陷贼诸将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礼容深为高祖所赏永定中累迁通直散骑侍郎句容令世祖嗣位除宣惠始兴王府限内中直兵参军是时王为扬州刺史镇冶城府中军事悉以委之天嘉二年除贞毅将军新安太守仍随侯安都东讨留异异党向文政据有新安文季率精兵三百径往攻之文政遣其兄子瓚来拒文季与战大破瓚军文政乃降三年始兴王伯茂出镇东州复以文季为镇东府中兵参军带剡令四年陈寶应与留异连结又遣兵随周迪更出临川世祖遣

信义太守余孝顷自海道袭晋安文季为之前军所向克捷陈竇应平文季战功居多还转府咨议参军领中直兵出为临海太守寻乘金翅助父镇郢城华皎平灵洗及文季并有捍御之功及灵洗卒文季尽领其众起为超武将军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虽军旅夺礼而毁瘠甚至太建二年为豫章内史将军如故服阕袭封重安县公随都督章昭达率军往荆州征萧岿岿与周军多造舟舰置于青泥水中时水长漂疾昭达乃遣文季共钱道戢轻舟袭之尽焚其舟舰昭达因萧岿等兵稍怠又遣文季夜入其外城杀伤甚众既而周兵大出巴陵内史雷道勤拒战死之文季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骑常侍安远将军增邑五百户五年都督吴明彻北讨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齐人并下大柱为杙栅水中乃前遣文季领骁勇拔开其栅明彻率大军自后而至攻秦郡克之又别遣文季围涇州屠其城进攻盱眙拔之仍随明彻围寿阳文季临事谨急御下严整前后所克城垒率皆连水为堰土木之功动踰数万每置阵役人文季必先诸将夜则早起迄暮不休军中莫不服其勤于每战恒为前锋齐军深惮之谓为程虎（唐人避讳作彪今正之）以功除散骑常侍明威将军增邑五百户又带新安内史进号武毅将军八年为持节都督谯州诸军事安远将军谯州刺史其年又督北徐二州诸军事北徐州刺史余并如故九年又随明彻北讨于吕梁作堰事见明彻传十年春败绩为周所囚仍授开府仪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归至涡阳为边吏所执还送长安死于狱中后主是时既与周絶不之知也至德元年后主始知之追赠散骑常侍寻又诏曰故散骑常侍前重安县开国公文季纂承门绪克荷家声早岁出军虽非元帅启行为最致果有闻而覆丧车徒允从黜削但灵洗之立功扞御久而见思文季之埋魂异域有足可悯言念劳旧伤兹废絶宜存庙食无使馁而可降封重安县侯邑一千户以子飡袭封

史臣曰程灵洗父子并御下严苛治兵整肃然与众同其劳苦匪私财士多依焉故临戎克办矣

唐黄孝子（芮）传 罗愿

黄孝子芮歙县人事亲以孝闻唐建中初继母洪氏疾病芮割股馈羹而愈贞元中父卒庐墓号泣昼夜不絶声遂终身不舍墓侧产芝十四本木连理者四刺史卢公上其事诏旌表门闾今县西九里黄屯是其居处也始因寇盗黄氏之先与其族人聚徙屯此故名黄屯芮大和五年卒（制曰歙州黄芮谨行修身事亲尽孝母病割股以愈疾父丧庐墓以终身号泣之声昼夜不絶祥异之迹遐迩咸知然则地产灵芝木生连理苟非至诚动天何由臻此朕甚嘉焉宜旌表门闾以褒赏贞节主者施行贞元十九年月日）

詹氏忠勇世家 胡升

盖闻忠义者天地之常经人心之固有初不待赏诱乎前刑驱乎后而为之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当天下久安之余狃于承平之乐其刚心锐气败于骄慢而不复振卒有寇盗之变则心悸而股栗彷徨四顾束手无策终于沦胥而已唐之开竇人物繁阜烟火万里天下泰然无事一旦禄山丑类崛起天

下之民鸟飞云散乞为囚虏之不暇奚暇以忠义自奋而与抗哉河北二十四郡若蹈无人之境而固守平原以死御之屹不可犯者独一颜真卿而明皇不知其何如人兹岂平昔有眷遇之素而欲以是报之哉真卿之意以为忠义者天地之常经人心之固有也今婺源詹氏之忠义其殆斯人之徒欤詹氏世居婺源之庐坑土人谓之詹村有讳必胜者勇而敢为当僖宗光启初因官闽中与光州刺史王绪领军至漳州会王绪死王潮代之必胜在军中与潮之弟审知善审知荐必胜为军校至昭宗景福初潮遣审知收福州属城相持日久未有功审知忧之忽一夕召诸军校问攻城之计诸校所言皆不合必胜进曰某观此城东北壮西南虚若多设疑兵以持其东北预选敢死士夜穴其西南城必破矣审知称善擢必胜为先锋兵马使领军率敢死士攻其西南越二日而城陷必胜冒矢石先登没于城壕审知悼之俾厚殡于州城西南奏其功赐庙额曰奉忠必胜五世孙曰光国光国善骑射尝试京师得武举于兵部慷慨有大志青溪方腊作乱诏下能捕杀腊者有优赏光国召族人之勇者芝瑞彦达与剧饮酒酣激之曰今贼已烧婺源县其势必至吾乡我曹岂容坐视而窜匿彼贼虽炽皆亡赖之人蚁附之耳兵非素习誓当共击之芝瑞彦达曰计将安出光国曰兵在锐不在多多适为累耳吾族中子弟可用者不下三十人佃客仆隶可用不下百二十人二兄为佃仆之倡我率子弟从之芝瑞彦达曰子之言我之志也于是立籍定数某用弓矢某用刀剑日椎牛设酒训练之忽有报者曰贼已宿双路口矣时宣和三年正月一日也光国与芝瑞彦达坐旗下列其众于前光国对众誓曰国家累朝以仁恩养活百姓何负於天下今方贼敢作乱此不过无知禽兽自取屠戮今我以顺伐逆必胜之汝等并力并进有死无二若破此贼我当陈乞朝廷赏汝等之功众皆听命于是芝瑞彦达各率刀鎗手伏青山峡东去二百步鸣金鼓以挠贼光国率弓箭手伏青山对岸之南山上贼分二队以进其一自青山之北越岭而下以出众之不意其一自源口穿鹿角槎而入以牵制援兵光国望见贼将入青山峡厉声呼曰齐励杀贼芝瑞彦达各率佃仆自青山光国率弓箭手自南山用毒箭射之皆一跃而倒杀伤甚多矢尽率子弟舍弓渡水用短兵与刀鎗手并力合战呼声动山岳杀贼千余人于水中水为之赤余众败走光国芝瑞彦达及子弟佃仆等二十一人以力战俱没于阵其余亦皆重伤有中二十余伤而不死随水流出得一菖蒲石而上者族人德仁也其母寻而呼之犹能微声以应其后取菖蒲石归起花砌奉之始青山之倡义也族人巨源出帑为盟主及贼入巨源坐而骂曰人乱法不乱遂遇害腊自此败寢以不振遂归帮源洞伏诛其窃发止八十二日芝瑞平日常持一蛮牌重五十斤上下皆冒以刃转轮如飞彦达初为广福寺僧武艺过人两手能用双刀其勇亚于芝瑞与光国三人齐名乡人感其义相与祀之号忠勇丛祠光国长子曰世勋次子曰世绩世勋修伟沉毅恂恂似不能言在县挥金如土当机而发其勇莫敌绍兴三十年累用荐为舒城县民兵正将而世绩副之世勋以民兵怯弱不足以立事乃转招募得六百二十八人不问其所从来惟强壮是与淮西帅竒之荐为义兵部将世勋推诚延纳得士之欢心亡命之徒闻其风而悦之期约月一

会椎牛酒以二十五人为一队队有长十二队为一部部有将置义士簿具姓名乡贯父母妻子离军之日所居之地皆谓之义士假之资使之阜通以贍其衣食之费犒设之余使分其肉与贫者示之仁戒其窃发禁其骗挟示之义聚会之际长者居前少者居后示之礼牛酒将竭再与之约至期则世勋先至示之信自三月至十月人人壮健皆奋勇愿効死力至前十一月一日各散去安其家人而抚其党约闰十一月一日悉会于县南二十五里栲栳原前十一月十三日金人数千骑忽至舒城烧县市烟焰烛天世勋望见叹曰天不使我成功邪义士既散乌可以疾来也次日早义士至者纔六十人世勋引之入栲栳原方议遣人促义士北兵千余骤至原大呼曰詹将军可速降统军使来招汝奏之以官世勋叱之曰我大宋义士岂肯降汝无多言可来共决死挥部将王悦王僎等直前奋击原中狭而险北兵失利遂败而大奔北兵怒世勋骂不已攒箭射之世勋额被一箭身受四箭伤重一夕无语亦不呻吟次日早呼其子大渊戒之曰我今死矣汝必继我之志言终而卒少顷犹能张目视人其长子辅谓大渊曰父告尔未答故视汝也大渊于是抚父之额而号泣曰父苟终所不尽力于中原者有如栲栳原乃瞑目因裹之以被数重瘞栲栳山中亲随黄福等侍其子归乡悉具其实父老至今尚能言之后五年始改葬焉方义兵散去而未集也世勋自料力不能敌时戚方握重兵守北陞关世勋以书说曰北兵在舒城者某知其无能为也太尉握重兵在此去县五十里岂可坐视其残吾民乎愿太尉畀以千骑必为太尉破之若幸而成功某岂敢专之哉惟太尉亮其忠赤方观之踌躇不报识者谓世勋智略世绩骁勇使义兵尽会则兄弟相卫如左右手未必无功惜乎迫于险而急于战也后大渊占籍浮光乡人悼必胜世勋俱以忠义没王事并绘于丛祠必胜居中巨源次之光国芝瑞彦达又次之世勋居彦达下子弟弓箭手绘于东壁西向刀鎗手绘于西壁东向在阶上佃仆弓箭手绘于东壁西向刀鎗手绘于西壁东向在阶下必胜世勋亲随各二人在佃仆之内各有姓字位号滕先生之家传碑在门内之左郑府君之广记碑在门内之右往年灾旱有求必应不可悉数淳熙庚子绍熙甲寅庆元乙卯岁皆大旱祷于祠霖雨踵至岁大稔祠宇与所立碑多历年数寢以弊坏而丛祠之英爽则益显或形于梦寐或见于巫卜而德仁年踰九十仕为将仕郎于忠勇祠之事身履目击乃率其族及耆老胡感洪等重建其祠而新之羣请于县愿核实申奏乞降封额邑大夫三山郑棫从之且曰兹事若缓而实急风教所关奏赐祠额曰忠勇赠五将军位秩有差又羣谒于余以忠勇祠传为请余同邑其何所辞于乎詹氏之忠义非恐负责於朝而欲以死报之也特忠勇所激不容自遏故遇寇盗常如鹰扬虎贲必欲搏而噬之以至婴锋镝蹈白刃死而弗顾夫岂区区者之所能决为哉彼其中必有所守亦犹齐之王蠋汉之关张唐之张许辈知有忠义而不知有其身人虽不知而天则知之今詹氏子姓之繁功名之会日新月盛而必胜之十一世孙复以枢密刘公荐于朝一文一武同岁入仕则天所以报詹氏之忠义亦不孤矣天下之士闻詹氏之风慷慨自许而日趋于忠孝之域当何如哉余以是嘉之故特发扬其事如右

宋查待制（道）传（从兄陶） 罗愿

查待制道字湛然与秘监陶同祖父元方以荫歷殿中侍御史道幼沉嶷不羣罕言笑奉养以孝闻母尝病思鰕羹方冬苦寒市之不获道泣祷于河凿冰取之得鰕尺许以馈母疾寻愈解褐馆陶尉曹彬镇徐州辟为从事深被礼遇改兴元观察推官寇准荐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通判遂州有使两川者得道公正清洁之状以闻优诏嘉奘迁秘书丞徙知果州时寇党尚有伏岩谷依险为栅者其酋何彦忠集其徒二百余止西充之大水槽彀弓露刃诏书招谕之未下咸请发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惧罪欲延命须臾尔其党岂无诖误邪遂微服单马数仆不持尺刃间关林壑百里许直趋贼所初悉惊畏持满外向道神色自若踞胡床而坐谕以诏意或识之曰郡守也常闻其仁是宁害我者即相率投兵罗拜号呼请罪悉给券归农加赐袍带咸平四年代归上言曰朝廷命转运使副不惟审度金谷盖以察廉郡县庶臻治平以召和气今观所至或匪尽公盖无惩劝之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内曾荐举才识者若干奏劄贪猥者若干朝廷议其否臧以为赏罚从之俄出知宁州会举贤良方正之士李宗諤以道名闻拜左正言直史馆出为京西转运副使召入拜工部员外郎充度支副使赐金紫出知襄州大中祥符元年归直史馆迁刑部员外郎预修册府元龟三年进龙图阁待制与张知白孙奭王曙并命焉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选事糾察在京刑狱奉使契丹以久次进右司郎中真宗朝退之暇召冯元讲易便坐惟道与李虚己李行简预焉天禧元年以耳聩表求外任得知虢州将行上御龙图阁饮钱之是秋蝗灾民歉道不候报出官廩米賑之又设粥糜以救饥者给州麦四千斛为种于民民赖以济所全活万余人二年五月卒讣闻真宗轸惜之诏其子奉礼郎循之乘传往治丧事迁大理评事赋禄终制道性纯厚有犯不校所至务寬恕胥吏有过未尝笞罚民讼逋负者或出已钱偿之尝出按部路侧有佳枣从者摘以献道即计直挂钱于树而去儿时尝戏画地为大第曰此当分贍孤遗及居京师家甚贫多聚亲族之惻独者禄赐所得散施随尽不以屑意与人交情分切至废弃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给初赴举贫不能上亲族哀钱三万遗之道出滑台过父友吕翁家翁丧贫窶无以葬其母兄将鬻女以襄事道倾褚中钱与之且为其女择壻别加资遣又故人卒贫甚其女婢于人道为赎之嫁士族搢绅服其履行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终日服玩极於卑俭尝梦神人谓曰汝位至正郎寿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论者以为积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

陶字大钧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仕为常州录事叅军归朝太祖诏大理评事试以律学除本寺丞迁大理正歷侍御史权判大理寺赐绯衣银鱼断事官仲禹锡讼陶用法非当陶抗辨得雪迁工部郎中俄出知台州累迁兵部咸平五年朱博为大理议赵文海罪不当宰相请以陶代之真宗曰闻陶亦深文当加戒勸宰相言当今习熟法令少如陶比者遂迁秘书少监判寺事时杨亿知审刑院陶累攻其失又命代之仍赐金紫景德三年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进士歷任都官郎中迁职方陶卒时诏録其少子前昆山

县尉庆之为太常寺大祝庆之终太子舍人

许孝子（俞）传 胡瑗

许俞黟县人也（按罗鄂州志言歙州题石碑称许逊祁门人而安定先生为许俞作传言黟县人今从欧阳公所作行状言歙州别本又云宣城人辨见转运公墓铭下）家世以儒术显名江左父养高不仕俞风采魁杰襟懷峻整尚慕节义不妄交游下笔立言慨然有济苍生之志季父逊有名於时为尚书外郎器俞曰吾家千里驹也居常敦睦家人未尝见其喜怒少丧母氏事父以孝谨闻供给甘旨昼夜不怠父之所欲虽千里必致之或随计偕安輿扶侍税舍犂穀与妻子共食麤粝晨夕事父必尽珍异常示丰厚恐貽父忧公卿之闻者多所叹服率俸以助其养父年垂八十谓曰观汝登科之后没于地足矣大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科第授涔阳从事扶侍归海陵别业即路有日父疾沉笃俞昼夜供省以至澣濯必躬必亲或问其故俞曰澣濯于家人之手虑其厌怠焉父丧摧毀几致灭性而家至贫多假贷于士大夫或歷父经由之地涕泣者永日尝於通津寄泊佛舍值春景花发闭室静坐未尝出覩赴牧守之召过琅山别院马上忽泣下仆御问其由曰我父曾寄此也士流服其孝道制满赴调上超资授扬州从事

程祠部（遵彦）传 杨本

程祠部遵彦者鄱阳人其先自歙徙忠壮公之后也举进士歷仕州县有惠政事母以孝闻且性介慎耻干谒苏文忠公荐于朝诏加擢用官至祠部郎官卒○元佑六年七月日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读苏轼状奏右臣窃谓朝廷用人以行实为先以才用为急二者难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静之士虽有过人之行应务之才又皆藏器待时耻于自献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辈固当各举所闻以助乐育之意伏见左朝散郎前签书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程遵彦吏事周敏学问该洽文词雅丽三者皆有可观而事母孝谨有絶人者母性严甚遵彦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彦出之妻既被出孝爱不衰岁时伏腊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彦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为仆妾之役以事其母虽前史所传孝友之士殆不能过臣与之同僚二年备得其实今替还都下未有差遣碌碌众中未尝求人臣窃惜之伏望圣慈特赐采察量材录用非独广搜贤之路亦以敦厉孝弟激扬风俗若后不如所举臣甘伏朝典诏中书量与擢用

曹屯田（矩）传 李以申

曹屯田矩字晦之休宁人父汝弼以经术德义高蹈州里工篇什篆隶号松萝山人有海宁集舒职方雄尝为之序谓其体致高遠有王右丞孟处士之风骨矩登景矩佑乙科官至屯田郎中其任都官日因父贈殿中丞燦黄之夕芝产莹上郡上其事被旨以所居为忠孝乡孝芝里侄孙夬文及并登崇宁第文任睦州建德丞方腊窃发死其官诏进秩三等与三子恩泽世称忠孝之家曾侄孙熙登绍兴进士第官至戎监簿熙之子至以郊恩补官调无锡尉获盗赏改承务郎尝主管官告院进丞将作监知江州直秘阁卒

（敕故奉议郎曹文日者盗贼猖狂吏鲜称职不务捍御惟事遁逃尔乃忠义自将能知

分守寇至不避用死其官特厚恤章进秩三等非徒使节槩之士增气而益厉庶几苟免幸生者闻风而愧焉尚其有知欽此褒渥再贈朝散郎与三子恩泽宣和四年六月十八日)

宋故左承议郎守尚书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学士左朝议大夫程公(振)神道碑汪藻

(阙)公讳振字伯玉饶州乐平人大王父承宪大父溥父翱世业儒为闻家翱以公故贈朝请大夫公少有轶材未冠求师友四方入京师游太学必秀出其辈类一时名士如张商英陈瓘张廷坚邹浩悉见之迎门崇宁三年车驾幸孔子祠见诸生太学公以高第补将仕郎除和州州学教授留为辟雍録久之迁博士会詔近臣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闻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亲老丐外得提举京东西路学事秩满复留居东州五年奏立孟子冢祠以公孙丑万章从祀皆见听改京西南路提举常平入为尚书膳部员外郎逾年拜监察御史时大臣崇党相轧若水火然一时士大夫鲜不附离公孤立行一意屹然其间人服其正迁辟雍司业兼太子舍人改国子初见太子东宫言古者大祭祀登餽受爵必以上嗣既礼备载且元丰彝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与非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初无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后每进说古今治乱輒向纳之迁左司员外郎兼官如故时方腊暴浙右声摇京师公从容为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时言天下弊事庶几稍革当天意顺人心黼快然不悅曰上且谓黼挟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趋出然太子荐公甚力外廷莫知会两省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实必以为给事中黼衔前忿不能平白公资浅且雅长词令止除中书舍人已而中书侍郎冯熙载黜知亳州黼怨熙载甚欲公劾奏且以丑言诋之公不从黼大怒风言者论公有党责提举武夷山冲佑观时宣和三年也明年复集贤殿修撰丁内艰寻除徽猷阁待制中书舍人皆力辞不拜无几何太子受内禅是为渊圣皇帝渊圣念公久趣还旧班对便朝问劳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书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议论多驳詔令轻改失其事机如南北用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战之说未一也裁抑滥赏如黑白易分而数月之间三变其说者以庙堂不能忘私而多与其党为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为非而止或出圣断亿度而不暇畴咨或用大臣偏辞而遂形播告所以动未必善处未必宜乃輒为之反汗焉其势不得不尔也及闻河北将陷力请合诸路兵犄角击之以牵其势且曰北兵已深入陛下犹欲守和议而不使之少有所惩创乎渊圣虽美其言而夺于大臣卒不能用连抗章求去优詔不从以吏部铨综有声滋欲试之民事除开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贷祖宗行之岁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宁以来议者谓鞬鞞先弹压凡情不当法率巧请杀之公奏宜一准祖宗故事遇得旨即着为令令不载者许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胜计已而詔捕亡卒获数千人公请充入步军司而除其罪步军司请论如法法当尽诛公以多事时一日而杀千人民必大骇且未决当系有司宁无反侧之患渊圣大以为然卒如公请除尚书刑部侍郎久之渊圣

帝将幸其营公亟白宰相何■〈〈鹵，欠代义〉上木下〉思所以议和之语告于上而却之■〈〈鹵，欠代义〉上木下〉忽宣言翌日车驾出城羣臣失色已而人情益惶惑朝廷莫知所为公冒死直前卒与祸会实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为中书舍人王黼以客沈积中帅河朔欲并力图燕公语积中当思异时覆族之祸积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书谢公盛言其不可之状公具以积中语告诸朝泊公左迁童贯蔡攸卒兴是役致变起肘腋而公罹其凶故闻公之丧士无贤愚皆为之出涕公天资乐易与人谈笑极酝藉风流至论事则挺然不可回夺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说公至东宫渊圣问焉公对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鸛鵙之诗孔子以为知道其言不过迨天之未阴雨绸缪牖户而已老子着道经亦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盖老氏与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无事之时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圣人之意也他日渊圣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颇欲停工作疏左右近习之臣而杨戩方兴龙德太一之役惧不得肆因谗家令冯扬将辅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怒执扬诛之而渊圣之言亦废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颇欲离间两宫公心独鄙之每调和父子之间甚有恩意如诏鞫龙德宫近侍梁忻之类特寬其文由是織芥之疑不行闻者无不叹服公居乡专趋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尝辞族有五丧积年不能举命其子迈一日办之盖公之于书无所不观亦无所不学属文敏贍下笔不能自休书记翩翩千里如对面语见之者把玩无斲争藏去为荣着易论及诗文七十余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硕人子迈承务郎传公学次未名生公卒之某月迈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乐平县嶂岭原太夫人莹之左从公卜也呜呼士方平时剧谈抵掌以祸福死生自任而谓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临利害仅如秋毫鲜不丧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规以身免而推祸于人者比肩接迹也闻公之风者亦可以少媿哉藻少以同郡登公之门知公之详宜莫如藻迈以国子司业程瑀之状来请谨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铭铭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汉唐而南徙兮家泊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节冠切云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龙荡而失渊众悼殃而道祸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櫜枪而右窳窳兮公胡独罹此患苟杀身而成仁兮齐死生于夜旦纷众美曾不慨息兮独令名其庶几伟荡阴之节死兮吾将从昔贤之所归（按程氏世谱忠壮公十二世孙干干生忠忠生四子曰僖者自歙迁乐平杭桥僖生广广生正元正元生承宪振曾祖也）

凌待制（唐佐）卢谏议（臣忠）传 罗愿

凌待制唐佐字公弼休宁人登元符进士第授大名府司户帅梁子美甚器重之就差夏津县令河北有疑狱唐佐往决之得其情人皆感泣夏津是岁旱比还雨随至时号县令雨狱上进秩二等召为勅令所详定官迁光禄宗正丞歷京畿江东常平后知登闻检院尝语侵王黼请祠得南京鸿庆宫翰林承旨郑三益荐其才堪大用上曰非美髭髯闲于进止者乎即日除开封府司録府尹罢连坐谪衡州酒税后知严州号令不烦暇日

与诸生讲学作易传数万言进之以部使者劾罢唐佐警敏事亲尽礼好周给亲族建炎初起提点京畿刑狱时道路方梗或劝缓进慷慨遂行直徽猷阁京畿寇益充斥与战数十合杀伤过当三年除知应天府北兵数十万围城城中兵少粮乏外无援兵誓以死守及陷被执众欲降之指颈曰此可断不可降也皆义之刘豫欲污以枢辖不从使留守应天继得豫虚实密以蜡书奏朝廷事泄豫捕致大梁怒曰何为见卖唐佐曰国家何负于尔而反面事讎一世皆欲杀尔何独我也豫犹惜其才系累日度终不可屈遂引出害之临死曰恨不见梟刘豫之首豫羈其妻子于颍昌时绍兴二年也明年诸将复颍昌妻田氏以唐佐死状闻诏赠待制已而颍昌复陷不复知其家存亡又有卢谏议臣忠字信仲黟县人登政和中第建炎初由临安府司理召累迁右正言上骤欲用之命相者视之曰有膺而无背官不过此矣后扈驾至建康北兵有逼近御舟者臣忠叱之势益迫溺水中后数日上求臣忠所在左右记其处以对使没取之拱立如生赐水银以敛赠谏议大夫与两子官（重建忠孝坊记旌善以坊盖古者式闾表里之遗意新安郡合城坊二十有六其关君亲大伦足以示劝者惟东北隅忠孝坊为然坊始於前太守魏公克愚为谏议卢公臣忠暨谏议六世孙郡学掌仪锸建之也按郡志谏议公黟人政和间上舍及第高庙南渡以右正言扈蹕幸金陵寇逼御舟公瞋叱之苍皇踏两舷溺而卒泅水求者见其拱立江底俨若奏事状上悯焉赐钱并衣以敛赠右谏议大夫葬黟之卢村端平间诏立祠赐号褒忠子孙逮今犹蝉联世其家其一支居郡城掌仪则尤驰誉者母唐病危药莫瘳刲股食母随以安郡守嘉叹上泝世美由掌仪之孝推谏议之忠标其居榜其坊厚伦美化天下国家要务也庸人慢之贤守慎焉魏公可谓知务者矣证之昌黎伯朱文公皆言刲股事然发一念之诚天且鉴之人胡得而议之子之事亲平时之孝人鲜克知履变如掌仪而后孝之名彰臣之事君平时之忠人亦鲜克知履变如谏议而后忠之名显为臣子者岂愿变故而求名闻哉上之人赠之表之将以劝世之为人臣子者尽忠孝于平时而不转移於履变之际褒赠旌表非谏议意也亦非掌仪意也坊毁於元贞元年九月迨皇庆元年十有一月重建歙县尹张侯某身任之嗟夫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天典民彝时有古今人心天理无古今也掌仪之子显祖诚恇敏练能世其业请余记之辞不获为摭实书之如前系以诗曰古求忠臣孝子之宗能世其孝必世其忠名以变彰不变者理匪私其庐笃劝臣子延佑六年八月二十有二日甲辰陈栌记）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五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忠孝）

奉使直秘阁朱公（弁）行状 朱熹

公讳弁字少章其先吴郡人中徙歙之黄墩唐末有讳古僚者为陶雅偏将以兵戍

婺源因家焉其后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为儒尤以沈默自将足迹未尝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颖悟读书日数千言十岁能文既冠遂通六经百氏之书遊京师入太学补内舍生客食诸王家会景迂晁公说之为宫学教授一见其诗竒之与归新郑妻以兄女郑介汴洛两都之中一时故家遗俗盖彬彬焉公游其间闻见日广文章日进益厌薄举子事遂不复有仕进意靖康之难家毁于兵南归及淮甸光尧太上皇帝已承大统驻蹕扬州议遣使问两宫安否而士大夫无敢行者公闻之慨然攘袂而起抚髀太息即日奋身自献阙下宰相以闻诏补修武郎借右武大夫吉州团练使充河东大金军前通问副使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晋国用魏绛以和戎尔其远效侯生御太公而归汉公受命即日与使者王公伦张旛誓众直犯兵锋以行实建炎戊申正月也行遇金尼雅满于白水泝邀说甚切尼雅满不聽使就馆云中馈饷如礼而实以兵守之公复屡与书具言用兵讲和利害甚悉绍兴壬子之岁金忽遣宇文虚中来言和议可成当择使副一人诣元帅府受书归报虚中欲二人探筹以决去留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为耳吾之来固自与以必死岂今日乃覬幸于先归者我愿使长亟诣军前受书归报天子遂成两国之好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养于两宫如前日临遣诏书本指则吾虽暴骨方外犹生之年也于是王公行有日公请焉曰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今无节而有印则印亦信也公既还朝无所事此愿留见授使某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挥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卧起未尝不与俱也是时刘豫盗据京邑或迫公归豫且诱之曰此南归之渐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国贼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愿归之闻者怒絕其饷遗以困之公反从中固拒驿门忍饥待尽誓不为屈於是闻者亦知感动复慰安之致礼如故久之复迫公为金臣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间言可从从之不可从则囚之杀之何必换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书其用事人耶律绍文等曰上国之威命朝以至则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则朝以死又以书告诀于后使者洪忠宣公曰杀行人亦非细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当舍生以全义耳一日具酒食召云中流寓士夫常所与往来者饮半酣语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毕命报国诸公幸瘞我其处且识其上曰有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众皆泪缘睫不能仰视公独谈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诸君何悲也人知公终不可屈遂不复强然公以使事未报忧愤得目疾其抑郁愁叹无僇不平之气一于诗发之岁久成集号曰聘游北方名王贵人亦多遣其子弟就学公以此又得时因文字往来说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咏流行北方者亦甚众得之者相夸以为荣焉王公还朝太上闻公守节不屈因其再使使赍金银绫绢为赐岁在丁巳闻北方相继有事公阴使从者李发求得河阳人董考详等密疏其事及国中虚实使间行归报曰此不可失之时也其后王公复归又以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为献其词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误蒙选择茂林丰草被雨露于当年絕党殊邻犯风霜于将老节上之旄尽落口中之舌徒存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太上读之感涕诏官公

亲属五人如故事别赐吴兴田五顷顾丞相张忠献公喻以密指曰归日当以禁林相处也明年金使乌林思谋石庆充至诏公子楛及司马倬入馆见之仍许附以家书且赐黄金三十两以寄思谋等见楛称公忠节嗟叹久之至以手加额云绍兴癸亥约和已定公乃与洪忠宣公及历阳张公邵皆得归其事见洪公家书轶轩集今行于世入境传旨促行者数辈至国门太上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延见劳苦嘉叹再三公顿首谢且言曰臣闻人之所难得者时也而时之运无已事之不可失者几也而几之藏无形惟无已也故来迟而难偶惟无形也故动微而难见陛下与金人讲和上则返梓宫次则迎太母又其次则怜赤子之无辜肉白骨于已朽此皆知时知几之明验也然时运而往或难固执几动有变宜鉴未兆盟可守矣而纷纭之事宜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销戢之术宜详以讲之古人有言曰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为至德以苟安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广地而不广德此皆天助人主中兴之势也若时与几陛下既知之于其始图惟厥终愿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纳其言赐金帛甚厚公又以在北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书画为献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见闻忠臣义士朱昭史抗张忠辅高景平孙益孙谷五台僧真寶丁氏晏氏女阎进朱绩等死节事状及故官属姓名以进请加褒录以劝来者太上高其节壮其志异其文俾易文资且有进用意诏曰朱某奉使岁久忠义守节理合优异特赐券金千缗而宰相秦桧方以讲和为功恶公言虚实悟上意奏以初补官换右宣教郎直秘阁主管佑神观有司校公考十有七年应迁数官桧又尼之仅转奉议郎明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于临安府白龟池之寓舍遗命归葬故山不果则权厝西湖上智果院忠义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与其子郑老皆死于兵再娶王公伦之女弟与晁氏皆封孺人子楛仕至宣教郎知抚州崇仁县以卒女适里人王存以公恩补承信郎孙勳早卒照未仕公之文慕陆宣公而法之其气质雄浑援据精博明白疎畅曲尽事理识者以为深得其体于诗酷嗜李义山而词气雍容格力闲暇不蹈其险怪奇涩之弊聘游集凡四十二卷别有奏议一卷尚书直解十卷曲洧旧闻三卷续馥馥说一卷杂书一卷风月堂诗话三卷新郑旧诗一卷南归诗文一卷皆藏于家熹先大父于公为三从兄弟先子初登第时尝往拜公溱洧之上公送以诗意寄甚远其后先子仕于朝时公已在北方比南归则先子不幸是岁已弃诸孤矣后六年熹始得拜公之殡而读其遗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复得官浙中则公之殡犹在智果院也方将为谋葬故而遽以罪逐今密院检详尤公袤临安帅守张公构闻而悲之相与悉力经纪其事而太学录张君体仁又为得吉卜于（阙）县积善峰之下书来曰将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人祔焉熹窃惟国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为不厚政宣以来公卿大臣荷国宠荣殊异优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狂徒误国招祸使君父蒙尘越在沙漠苦寒无人之地而一时遗臣卖国求荣之辈接迹于朝眴然相视乃无一人肯奔问官守者公以草野诸生平日未尝沾一命之禄顾独奋然出捐躯命请冒锋镝斧质之威以尝不测之祸而守死不屈至于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污平生清白竟得复持汉节归见天

子其忠义大节终始凛然虽竹帛所书丹青所画无以过之和议之成虽若不在其身而风喻从臾盖亦与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为功还朝所建皆远谋至计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为安而期有以致中兴于异日者此其忠虑之深又与一时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于忘讎而辱国者盖万万不侔矣尚赖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后褒嘉赐赉甚宠而不幸厄于权臣使不获申其志以死岂非天哉今葬有日宜有铭刻以告于幽因访其家得公外孙王炳所记行实一编参以旧闻第録如右而敬以请于尤公伏惟幸哀而终惠之以覆赖其后人且诏太史氏笔削以为万世臣子忠义之劝谨状

宋故左武大夫开州团练使充池州驻札御前诸军统制休宁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赠协忠大夫累赠太尉程公神道碑 程易全

清遠军承宣使同知合门事带御器械程君永正奉事状一通以告易曰先公之没今十有二年其死国之忠固已着于命书载于国史而墓上之碑未立子吾同宗也知其详敢以铭请易之先居河南与公实同所自出谨不敢辞序而铭之按状公讳全字禹昌世为徽州休宁人其先曰灵洗者梁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壮御侯景有功庙食于乡忠壮之后曰澣者唐歙州都知兵马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御黄巢有功事载郡志中丞季子南节唐歙州兵马先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领军卫大将军上骑都尉始居休宁陪郭即公五世祖也曾祖承敬池州学教授祖宿举进士官至迪功郎玉山县令父昭饶州学教授赠朝奉大夫母余氏封孺人公生有伟质负大志早从乡先生游通春秋不乐应举而喜以其暇日从少年习武艺曰文武一道不可偏废也宣和庚子建德青溪民方腊作乱陷歙州大将郭师中战死兵及休宁县令翁由将弃印绶去公仗剑集乡兵遮道请留躬御寇于境上贼众散走知州事曾孝蘊上其功授承节郎时遣宣抚使会诸路兵讨贼公隶大将刘公延庆进攻淳安帮源洞破之腊平策功进修武郎延庆所部将士数万惟公与延庆子光世以材勇闻壬寅再伐辽延庆为都统制公复隶焉辽降将郭药师请与光世简兵倍道袭涿州延庆许之公曰药师反复猾虏宜不可聽果无功而还甲辰河北山东盗起张仙最黠诏龙图阁待制洪公中孚往抚谕之中孚雅知公名辟以行公单骑入仙营谕以祸福刻日约降中人李彦素不乐中孚劾其玩寇罢之属吏悉勒停于家已而金师南下靖康改元彦伏诛公等赦复故官高宗皇帝以大元帅开府相州公应募无所知名叅谋汪若海称其能入补宿卫时汪公伯彦宗公泽为副元帅议数不合公与汪有乡曲之雅因请间曰宗元帅天下奇才也公宜下之则国事可济伯彦滋不悦会泽请进兵救君父之急而伯彦持从容观变之说乃出公隶泽俾为前锋遇金人于卫州公与裨将王孝忠分道击之孝忠战死公亦被数十创以奇功进翊卫郎二帝北狩泽遣公迎高宗于济州奉表劝进丁未高宗即位于南京转武翼大夫刘公光世以鄜延副总管入卫为五军都提举奏留公为御营计议官从光世招捉盗贼于滁和濠州转武经大夫从御金人于天长还驻镇江控扼江口进合门宣赞舍人封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扈从统制苗傅刘正彦作乱从光世勤王时吕

公頤浩张公浚总中军韩公世忠将前军张公俊副之光世为游击而分公为殿事平转武德大夫开州团练使进封开国子加食邑二百户是岁秋光世以宣抚使守太平池州受宰相杜充节度奏以公充池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转左武大夫进封开国伯加食邑三百户公谓光世曰充御下苛而寡谋以兵属之取败之道也光世奏请移兵江州或漏公语于充充留公不遣是冬金帅乌珠犯太平分兵入池州公以众寡不敌坚壁以俟援师而充檄沓至公不得已率麾下敢死士出战杀获甚众会日暮未决敌益生兵至遂死之时建炎己酉十一月廿九日也后五年绍兴癸丑光世帅兵驻池州乃上公死事于朝诏进官六等録其后一人而以協忠大夫告其第又以永正累遇郊恩赠太尉配金氏累封宣国夫人子男一人曰先恸父死国誓守先墓不仕孙男三人长即永正也次永奇疾不任仕次永彰鄉贡进士公器宇魁岸言不妄发有所许则确然当之不以利害为念初事刘公延庆继事宗公泽感其知己终身祀之当国家抢攘之际号令严明所部士不敢乘时以肆剽劫自守澹素若儒生然光世每欲多作首功为请爵赏固辞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矧与公有旧不能赞立勲业以清中原反以此挠公家之法非某所知也光世改容谢之尤笃于孝友置膳莹田以养族人靖康末易挈家避乱居池州公适将池州之兵为之维护抚恤备至先公端中知六安军亦死于节公为求其遗榱返葬池阳皆人所难能者惟天性过直不能与时俯仰故首忤汪公伯彦继忤杜公充而及于难然杜公以公死之岁举建康降金祸及宗祊貽秽千古而公与一时死封疆之臣清名凛凛虽没如生子孙传芳受国之宠者未艾以彼较此果孰多乎天定之可畏者如此铭曰

人臣之义匪忠曷安危身奉上益人所难肃肃程公忠烈之胄武畧文谟曾靡轻售方寇陆梁自睦犯徽仗剑疾驱拯郷于危渠魁就禽恶党俱翦勇冠三军策功五转再从大帅往下幽燕河北招降罢其戈鋌有言莫酬有绩弗究任彼孔谗坚我素守天降大割王总六师左右囊鞬公式应之爰先启行御兵于邺迎銮于宋预建大业外佐幕府内参御营胙土分茅邇骏有声二豎逞凶变生肘掖公与勤王勲在庙祐虎旅洸洸戍彼池阳奸相趣之遂死封疆载恤遗孤载颂愍册天子念忠异古马革公身虽没公名如山愧彼不忠虽生何颜冠剑之藏故江之涘公神不亡永妥于此丰碑载道上刻铭章忠天所佑百世之昌

宋詹孝子（惠明）传 罗愿

詹孝子惠明婺源人小名念一父直绍兴中坐鬪杀邻人妻阿姚惠明年二十二知父必死诣里正及县求代皆不受县以狱上惠明随至郡乃手为牒自言无以报罔极之恩幸有二弟可以养母乞以身代父死啮指出血词甚哀至太守曾公开告以在法无有哭掩面而出五诉不见省方盛夏坐府门外以火艾自灼其顶且数十壮曾公自外祷雨还见而怜之使以状来毋特自苦明日至廷下公方阅状忽割右耳掷厅事上血淋漓左右皆大惊公竟为奏八年五月报下诏减其父死而释惠明始惠明系狱待报父见之骂曰吾年已老杀人偿命自其分尔有妻子不归视来此何为惠明终无言至是引出官吏

给以得请拥入市无悔色呼曰养子代老积粟防饥代父偿死万世留名至市曹始宣恩旨纵之人皆服其诚曾公又按令及赦文孝子顺孙事状著者许以闻乃奏以为惠明事与汉缙紫相类愿于本乡锡美名仍量赐粟帛庶几使人知犯法者虽有罪而为善者必加赏不以父之有罪而掩子之为善于以风示四方在孝治之朝诚非小补事下礼部及太常检照礼书无故事唯国朝会要太平兴国七年九月深州陆泽民严昭男承留年十六诣阙进状乞代父死虽有故事而情犯不同礼部以太常所申难以引用乞下本州岛依赦令常加存恤从之郡乃给赐钱三万帛二匹米二石明年县改所居嘉福里为孝悌里板书其事揭之门后四年父母相继卒既葬乃委妻子出游更名惠明以修治桥梁道路为事至今犹存

书张公予（珏）竹溪事 朱熹

婺源虽岩邑而故多文士竹溪丈人张公予其人也好为歌诗精丽宏伟至其得意往往亦造于闲澹其大篇短韵又皆各得其体晚岁屏居山田水竹之间专用诗酒自娱以忘其老所与游多一时名胜类皆退让推服乐称道之观吕侍郎诸公所题文编可见矣淳熙丙申予自建安归故里公予之子珍卿持以见示因得三反咏叹究观制作之意信乎其如诸公所称不诬也然予闻公予天资孝友絶人其笃于兄弟之爱至犯患难取祸辱而不悔有古笃行君子所难能者诸公乃徒盛称其诗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识其说也因窃记编之后以示乡人使知公予之所以自见于世者不但其诗而已盖于名教庶亦深有补云五月既望邑子朱熹书（张朝请珏字公予婺源人祖洪汀州文学与卫守张敦颐检详敦实为兄弟珏弟滋罏误法当死珏曰吾力单微养母不如弟自拘于有司遇恩徙邊以是见知蕲王韩世忠从讨湖寇刘忠曹成上功补进勇副尉稍迁进武校尉持节追金帅计事称旨进朝请郎建炎三年从朱弁使金还高庙优诏迎劳珏以病累章乞归世居溪之东环宅多竹其归也上书竹溪逸士赐之一时名士推尊焉有诗三十卷行世朱文公跋之称其天资孝友絶人有古笃行君子所难能者先是珏诸父有名孚者念兄弟之贫均已产分之孚孙友端字仲正少孤事母孝兄教之学兄卒服丧三年淳佑初诏求贤秘监程公荐遗逸授迪功郎秘书省校勘将就职闻右相杜范以忤权臣免遂絶意不仕而其居家倾财赈乏乡井赖之）

汪端明（立信）仗节记 张枢

汪公立信字诚甫少慕名节激昂有救时志举进士甲科仕州县佐幕府在在垂名处仕虽微然特负时望每朝廷一清要官缺议者皆谓公宜处之当时用事大臣亦心知其贤以其不屈意少降下故终不得在选中自为小官时未尝阿以事上庚申岁我师退守鄂州贾似道既罔上冒功凡一时阍外之臣恶其与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诸路欲以军兴时干没官物为罪名击去之于是向士璧守长沙弥九月遏南师以完其壁坐解围犒设钱为盗入被劾去谢枋得募传二社民义以保乡井费官钱二十缗几不免于罪公以制置司参议官佐赵葵于沿江幕府葵去而马光祖代之公是时犹在府也光祖与葵

素隙且欲迎合贾意被旨即召吏稽勾簿书卒不能得其疵以开庆二年正月望夕张灯燕设钱三万缗为葵放散官物闻于朝公力争之谓不可且曰方艰难时赵公在事勤劳而公以非理攬拾之公一日去此后来者复效公所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处此勉为之公曰使立信不为则已果为之必不效公所为也光祖益怒议不行公遂投劾奉祠去初公通判江陵府而葵制置荆湖尝以公事劾公及在松江府亦谋议寡谐公于葵盖未尝有一日之驩也似道既得政文臣大官其名阀才业出己右及同功一体之人皆经吏议被重劾于是旧臣在位者无几顾邊帅阨非其人则外御无法乃选拔材良登进公自庶官制置荆湖然未尝有所迎谒附丽也公至江陵澄清庶务练兵劝农增障浚隍芟糗毕峙军容粗壮民赖以少安公事君训兵皆本之以忠贞而治民济之以明断故上下咸服其德而人亦莫能欺也公所至壁垒旗帜无所更益一顾盼号令而神采鲜明论者方公李临淮云度宗在位惟荒乐之从未尝及外庭事大小之政贾似道实专之当东南危急之秋疆场日蹙凡邊遽告急者冠盖相望谍自北至者比比皆言我方饲兵秣马以图大举而似道狃于鄂州之役谓幸之可以再而胜之可以几兵馁士弱漫不加意措置乖方中外解体方延集儉佞兴起弥文以褒诵功德谓太平暇豫时尤恶人言兵事公深患之乃贻书似道谓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君臣之间宴安不以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从古已然此诚上下交修以迓续天命之几重惜分阴以趋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饮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愒日缓急倒施卿士师师非度百姓鬱怨非上求以仰当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挥而折冲万里者不亦难乎为今日之计者其策有三夫内郡何事多兵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算兵帐见兵可得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为选兵五十余万人而沿江之守则不过七千里若拒里而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处輒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长淮往来游傲有事则东西齐奋战守并用刁斗相闻馈饷不絕互相应援以为聯絡之固选宗室亲王忠良有干用大臣立为统帅分东西二大府以莅之任得其人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请礼而归之许输岁币以缓师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战可守此中策也二策不得行则天败我也若衔璧輿榘之礼请备以俟似道得书大怒抵之于地诟曰瞎贼狂言敢尔盖公一目微眇云寻中以危法废斥之初己未岁我师伐宋四道并攻似道为江淮宣抚大使守鄂州世祖在藩帅大军围之似道穷蹙援絕鄂几下者数矣会宪宗崩于合州师还宋守臣王坚以功告于国南来元帅锡尔格攻长沙久不下闻问亦帅师而退而亲王居守者作乱京师我军上下未之知似道微知之因使人诣军中告其故且请纳岁币以定盟既师还似道用刘整计絕流取后军数万人以战克闻中统元年诏遣礼部尚书郝经往聘于宋似道止之扬州纳币事秘宋人上下未有知其端者及使至事始露而似道多方以蔽上卒不使上知之也其后国家移檄数宋罪未尝不以为言而宋人亦叹其君之不聪且疾贾之蒙上也故立信请归之至元十一年我师大举伐宋似道始拜表传檄督诸军出次江上以公为端明殿学士沿

江制置大使江淮招讨使俾就建康府库募兵以援江上诸郡公受诏不辞即日上道以妻子托爱将金明执其手曰我不负国家尔亦必不负我遂行与似道遇芜湖似道抚公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公曰事去矣公勉之既至则建康守兵悉溃四面皆大军矣公见事不可成叹曰吾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终为国一死但徒死无益耳率所部数千人至高邮欲控引淮汉为后图已而闻似道师溃鲁口江汉守臣皆望风降遁公叹曰吾今日犹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宾佐与诀为表起居三宫与从子书属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扼吭卒宋咸淳十年冬十有二月也丞相淮安忠武王巴延入建康金明以其家免人或恶公於丞相以其三策及其死告且请僇其孥丞相叹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公之丧归丹阳既葬而明疽发背死公子内书寫机宜文字在建康府亦不肯从众降崎岖走闽而死初公之未仕也家窶甚会岁大侵吴渊守京口命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黄应炎主之应炎一见公与语心知其非常人言于渊渊大奇之礼为上客凡供帐服御皆视应炎为有加应炎甚怏怏渊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时不同尔视君之识度志业皆非其伦也曷不少下之是年江东转运司发解次年登第拜官后其践歷畧如渊而卒死于难人谓渊能知人云公有妾为尼婺州年九十余犹歷能道公家事公居身甚俭而施予不倦处上下有礼而门内肃如也稽故臣长老言叅以稗官小史酌书之为端明仗节记（按宋史云立信澈从孙也曾大父智从澈宣谕湖北道六安爱其山水因居焉考汪氏谱澈出越公第四子广立信出越公第七子爽与婺源大畷实同所出疑当称族孙而史误以为从孙也又按宋史及金陵志云立信病笃告老授光禄大夫致仕死年七十五时高邮尚未归附遗表奏赠少傅立信先居建康兴政坊至元丁丑归葬溧水都堂山子麟早卒侄天麒为撰年谱云）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六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忠孝）

宋山屋先生许公（月卿）行状 许飞

公讳月卿字太空后字宋士时人称之曰山屋先生许之先姜姓以高阳为望秦末许猗隐居不仕云孙毗为汉侍中生德汝南太守因官寓家德生据典农校尉据生允魏镇北将军少子猛为幽州刺史猛生式至平原太守式生贩晋司徒掾子洵凡十世至唐睢阳太守远生二子玫婺州司马现袁州刺史其孙儒不义朱梁与从子知柔为江南儒生稠仕南唐叅德化军事知柔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中丞子承杰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番易明口许氏其后也迨江冲府君赘歙之婺源遂为县人公所自出也曾祖安国祖琳皆邑之善士考大宁以学问见知於鹤山先生魏文靖公文靖以友仁扁其堂是

为友仁先生公幼颖异七岁能属文年十五从介轩先生董公梦程游董公者子朱子门人正思先生程公之高弟端平乙未县大夫王埴谓公天下奇男子也俾受学于文靖公子魏子公往卒业遂有志当世事嘉熙庚子试流寓以易学魁江东淳佑癸卯客左史吕午家载试于漕复为举首明年试省别院第二将廷对左史言王侠言时事必中请往候之王侠者吴越之侠客也家无儋石之储而百万可立致复挥之如土先是余杭失火比及左史氏左史未退朝有为全其家既而去之者左史德之未知其人居久之然后知其为王侠也公造侠侠笑曰吾视子之才足为天下先为子计者宁逆骊龙之鳞毋拂豺狼之性豺狼盖指权相史嵩之也公怫然起曰吾宁殿多士专攻上身吾所不为吾必言天下所不敢言者既而策题有始忧勤终逸乐之问公对言臣闻文武有忧勤而无逸乐进逸乐之说者赵高高拱深居之谋此秦之所繇亡也逸乐无度则君人者失权君人者失权若太阿之倒持而授人以柄虽欲勿伤焉得而不伤书曰一日二日万几文王日中昃不遑暇食岂逸乐之谓哉竟以触时相见抑有旨升甲赐进士及第授濠州司户参军时徐公元■〈术上...下〉与刘汉弼等言权相冤死公率三学诸生伏阙讼之言至激切理宗目以狂士岁丁未庚戌兼领本州岛教授摄知録参军沿江制置辟公招抚司从事发运司亦聘入幕寻丁友仁先生忧服阙迁临安府学教授升黜必当士论数上书言事丞相谢方叔有不才子浊乱朝纲京师目之为小相尝使招公曰吾幸读子之文服子之义久矣子来吾能使吾君相以史馆拾遗之职居子若此者凡十告而公不往时余玠子如孙帅蜀贪残废法而军民溃乱公因上言玠无义方死有遗责乞斩如孙函首谢蜀其所盗财以给军士如此则朝廷不失政刑与大臣之子弟专权乱政者必耸然知惧矣书上小相怒讽台臣击之因失职丞相董公槐言之理宗特创员外阙留置京师时丁大全居政府公固辞不就盖公屡上书诋之也寶佑乙卯槐更奏公入江西庾幕寻改干办本道提举常平公事待次六年不就使者史绳祖屡书起之既至遇黄万石有狱赂使者左右枉其事公争之贿以不行於是下不受屈势家讫无犯法者江右因号公为铁符寻摄提举事政尚廉平多所平反属郡有狱至逾年不决者公令郡县以其狱上皆一旦遣之民以不冤古心先生江公之执政也数荐之朝而憾已者当路竟循承直郎干办浙西安抚司公事不就时贾似道平章军国重事权侂人主至是屡书起之比至似道恨相见之晚以公试馆职与黄镛偕召公言朝政失人心者三事并诵林实夫所为钱公序实夫者南州之高士也其序有曰宰天下者其量要足以容天下而后可今相君汲汲焉求先生如是而区区犹愿一言近世一种小夫以媚嫉为纳忠以隔絶为自献附耳而启有同告密画界而立有似法坛尽絶一世公议於钧陶之外独以左右便嬖为腹心耳目察之不审一惑其言则吾之自处日狭志趣日陋常恐诸侯客子之来矚矚然虑其軋已也是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且无足观积中书二十四考吾亦何乐於此哉发扬蹈厉歴歴为相君言之非先生而谁忠於知己孰大於是考亭夫子有言吾辈与百万生灵尽在此破漏船上但唤得一副手稍公不至失坠其益非小抑吾言多忤必先生然后能为吾致之似道

佯唯唯未几以陈宜中易公召并浙西职罢去公乃步归故里杜门著书号泉田子游从者屨满门外当时翕然师尊之始徐公元■〈术上...下〉之遇害也朝廷以京秩官其子直谅仕至显官次直方不受德佑乙亥起家至殿院首荐迭山先生谢公为江东提刑再荐公与刘辰翁皆有将相才宜膺重寄朝廷方议以公开阡东南未几官军下新安明年下钱塘公深居一室但书范粲寝所乘车数字於是不言五年而卒盖至元二十三年乙酉岁十一月也享年七十终正寝先一夕毕召家人曰吾将逝矣必殮我以集英殿所赐袍庶可见先帝於地下又命其壻江愷曰死矣履善甫得其所矣不可复作矣谢君直与予皆不苟合於世者也是尝比於予（迭山先生尝书其门曰要看今日谢枋得便是当年许月卿云）是深知予者也吾死子盍於是而铭我焉公疎髯玉貌秀目丰頤举止闲雅望之似神仙中人其所著述累十余万言时时为人取去其仅存者十二三初公深见知於理宗将不次任之为权臣所沮公於是着百官箴凡万六千余言比进会理宗弃羣臣而马碧梧先生见之叹曰确乎有经世之实人主当置一通於座右履斋吴公亦言公在熙丰不党於熙丰在元佑不党於元佑者也董公槐蔡公抗皆诚公以和平勿过刚公曰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耳夫和平以从我岂不和平以从人勿过刚以顺我亦岂不能勿过刚以顺人靖康士大夫率由此道许某只是一许某决不能枉道以事人也公始受学於董公去事子魏子受学有繇学道有得是以身益困而志益坚志益坚而道益明大节卓乎其不踰也夫人安定程氏生二男茂登仕郎董进武校尉皆早世女五人晚生二男翼飞女二人其母方氏孙男四人文相文晏文侍文任孙女六人曾孙三人以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岁十有一月某日葬公於婺源北七十里之仁洪先是受公遗命乞铭为状未定而迭山先生北行死矣于戏日月逾迈事未易成而愷亦垂老於是谨更状公行将以求文於当世之立言君子延佑元年十月日季子飞泣血谨状

记鲍氏（宗岩寿孙）慈孝事 程文

慈孝堂者歙鲍君仲安所居之堂也初棠樾人相惊有寇至则各逃匿鲍氏之父遇焉执而缚之树将兵之其子奔救曰此吾父也请兵我父曰吾唯一子幸生之以存吾后我请受兵贼见其父子争相为死愕然欲释之欲并害之未知所决会风起丛薄间声振林谷若甲马之至者贼以为捕已卒舍去父子因得脱已而贼还无所得恚焚其乡而去比屋尽毁而鲍氏之门闾独岿然存乡人惊异叹曰此慈孝之报也欤遂目为慈孝鲍氏传其子至孙七十余年人之过其门者犹曰此慈孝鲍氏家也仲安思懋昭先世之令德惧后之人无所观仰警饬将坠慈孝以忝祖武故名其堂请予文以记之予读新安志盖尝有感於斯矣昔者圣人之教人也道莫大於慈孝孝者所以为人子也慈者所以为人父也推之家国天下无异焉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慈者所以使众也慈孝立而百行举矣天之生斯人也谁无慈孝而鲍氏独享其名乡里称之君子信之四方与之天岂私於鲍氏而阴厚之邪何其久而益闻也夫人有家父父而子子安居於无事上堂有温清之奉焉过庭有诗礼之闻焉不知其孰为慈孰为孝也惟其临患难而不变决死生而不疑

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其身委性命以遂厥志而慈孝之名立焉慈孝之名立而世教于是乎兴矣天其以鲍氏为训乎不然何其临难不苟免而卒以自免也使鲍氏父子不幸而剗刃於盗贼之手则为善者惧矣且将曰彼鲍氏父子以慈孝蹈祸则谁肯为之人道不几於息乎鲍氏父子之得生全者天也非幸也且吾闻之尧父慈矣而不得於子舜子孝矣而不得於父顾鲍氏何人而父子具美虽其事甚微而慈孝之卒在焉则亦何以至於斯也无亦当时国家德泽涵濡之久我文公流风余韵渐被于乡土者深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于鲍氏之事适见之乎推而达之上焉足以事君下焉足以治民鲍氏之后必大所积者厚矣虽然名其堂孰若施之身征於文孰若见诸事予惧重外而内惑也仲安曰否古之人盘盂有铭几杖有戒岂以内而遗外哉予既感其事而重其请故为详书而谨记之鲍氏父名宗岩字传叔宋处士子名寿孙字子寿尝为徽宝庆二郡教授有诗文行世仲安名元康教授孙也其堂则仲安父景曾府君名鲁卿所构其扁则翰林侍讲学士豫章揭公傒斯所书噫后之人登斯堂览斯文慈孝之心不油然而生者吾不信也吾不信也年月日记（洪杏庭续志鲍寿孙字子寿歙县人唐越处士宗岩之子咸淳丁卯中江东漕解第一人时年甫十八至元丙子郡将李世达军叛歙西北乡郡贼窃发肆其斩馘富者皆不能免或曳寿孙父子至贼魁前子愿代父死父愿代子死贼魁醉亦心哀之顾求金不已闻有骑军至贼骇散父子俱免归附后历杭州许村盐场管勾徽宝庆二州教授其在乡学整葺一新同乡虚谷方回为之记讲学有源委诗工而不刻注易未竟而终）

元故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赠资善大夫江淞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
谯郡公谥文节汪先生（泽民）神道碑 宋濂

濂奉勅总修元史凡忠义循吏之事天下郡县悉上送官而宛陵汪先生独阙既而先生族子克宽与纂修始以其门人汪文炳所摭事状相示濂既命史官删削立传克宽以为史乃一代成书其法当略墓文乃私所撰其纪宜详复致其孙德屋之言请濂揭铭于隧上呜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内孰不知而所献钱珍之狱泰定实录中尝言之其可不备载以昭示方来乎先生讳泽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县人自唐以来为官族五季之初兵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迁婺源之还珠里又历八世至宋天禧己未进士秘书丞赠光禄少卿震生庆历癸未进士都官员外郎赠中大夫宗颜都官生皇佑壬辰进士左奉议郎知汉阳县赠少傅谷又自婺源迁饶州德兴之龙溪少傅生赠通奉大夫盘崇宁癸未进士正议大夫端明殿学士藻藻以文学政事为时名臣通奉生绍圣丁丑进士朝散大夫江西转运使恺知合肥县赠中散大夫慥又自德兴迁宣州之宣城子孙遂为宣城人中散生绍兴庚辰进士通判隆兴府鸿举鸿举之弟修举则先生高祖也曾祖讳宰臣赠朝奉郎祖讳梦雷淳佑辛丑进士累官知靖州元赠翰林直学士亚中大夫轻车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讳鼎新用父荫补将仕郎元赠嘉议大夫工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亨景定壬戌进士官池州大军酒库然自少卿至先生奕

世科名蝉联不绝先生自幼博通经史亦锐然思继承之会科目之法行遂领延佑甲寅江浙乡荐上南宫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宁国路儒学正暨再举遂擢戊午进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阶承事郎时先生之母谯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远不可迎养上书丞相府乞降一二阶就铨邻州不报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张以利饵长吏持其阴私使不敢问遂视闾井民若虬虱颐指气使輒奔走不暇稍违其意即系送于官人惧呼为张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将无生即发其奸屏诸蛮貊不使与良民齿李氏有兄弟者三素丰于赀季弟未有子而没其妇伤季之夭也誓终身不再适孟仲利其财数设计撼之妇坚不动乃噤亡赖男子诬以奸私妇不禁撈掠自引伏先生见其色有冤间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转承务郎南安路总管府推官戍将多尔齐跋扈自用搯有司之掣俾不得诘信其媼家王某为郡府史藉其威尤鸱张无忌擅捶大庾县令诉诸府同官惧戍将之威相视以目无人发一辞先生毅然捕王下狱会监察御史行郡戍将厚赂御史召先生於庭诘其狱状声色俱厉先生徐曰王之奸路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耶御史惭夜半驰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戍将以赃败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谏杖罪之广州岁侵民大饥疫疠洊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气所薰蒸鲜有能生者江西行中书属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绝无所畏慑命大姓发廩以哺甦羸其病疴方炽者召医用善药亲走其庐给之活者数万先生暨从者亦无他虞将还送者谨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马拥不能前潮州判官钱珍挑推官梁楫妻刘氏不从诬楫冒余官中米杀之狱中事连海北廉访副使刘安仁逮系者二百人中书移问者凡六各怀顾忌事终不白先生献之狱立具时珍饮药死诏戮其尸安仁坐受珍赂除名时朝廷遣奉使宣抚江西闻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贡二郡事得专决声绩尤着擢承直郎信州路总管府推官丁内艰不赴服除迁平江路总管推官阶承德郎初浮屠甲与邻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众约其输平乙因邀甲饮酒至醉遂寝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绍其业幸甲宿于齏夜持刀往杀之明日诉诸县乙虐於考讯辄诬服狱上先生阅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验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讯即承脱乙械械之嘉定地濒海朱管二姓为奸利海中致赀巨万及以他事败上下受其赂莫敢捕狱久不决先生与总管多通公适至径縛以来竟籍其家及征其帐历备列省宪郡邑受赂之数惟先生及总管名下疏曰不受升奉议大夫知济宁路之兖州兼管牵州诸军鄂勒劝农事滋阳负郭之县也孔子庙学久不建先生以风教所系买地作之殿堂门庑及斋序之属无不具饰袭封衍圣公职正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请增其秩廷议韪之奏升品为第二锡以银章居一年政化大行弦诵之声周旋乎西东園扉之间可设爵罗嘉禾生於县郊瑞麦秀于泔水君子谓有汉吏之风焉廉访使者行部将压境还曰汪兖州在吾可无往矣至正癸未诏修辽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国子司业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纪史成有上尊束帛之赐已而除集贤直学士大中大夫未数月亟上纳禄之请以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其事先生既归僦屋以居门生弟子援洛中诸贤故事为筑室宛水之滨先生日督诸孙读书

以自娱不知其贫岁壬辰蕲黄红巾彭党祖构乱其余孽自徽寇宣州江东部使者多通问策于先生先生语以收人心振士气筑城浚濠储粮简卒凡数十事寇再至再击退乙未夏六月长鎗叛帅索诺木巴勒等挟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满数百或劝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当相与城守若果去之吾属亦随之尔部使者必巴实周伯琦二公复申民言以为请先生曰昔江万里寓鄱阳大军逼城众皆走散犹坐守以为民望况宣民离合视吾去留吾何忍弃父母之邦乎时军费不给加以严刑弗之集先生从容一言获钞一万锭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为固守计屡战輒屡胜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叅政奇济奇尔遣兵来援城内恃援至戍守颇懈是夜三鼓长鎗军攀堞上城遂陷戊寅伪万户丁坚使前锋葛义执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将死骂不絶口索诺木巴勒等雅敬先生名为具冠衾葬于某山之原得寿八十有三事上于朝赠资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谯郡公下太常定谥曰文节云先生娶戴氏累封谯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贵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兴州判官用和国子生辟充侍仪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愤不食相继卒女一人适刘士礼孙男五人惠宣以门资补官敦武校尉善盈库副使惠屋国子生曲阜宣圣林庙司乐惠崇癸巳乡贡进士湖州路德清县学教谕惠正惠进孙女一人适吴愈曾孙男五人禧源溥源鳳源书源清源先生躯干修耸高准疎髯风裁峻如也其为学牵诸六经真知实践无一不牵於道义其奉亲也丁工部公之忧则三年独处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讳日悲恸不自胜至老不变事母夫人则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熙熙承颜惟恐少违其意婺源三大墓为强家所侵辨理于有司经四十年必复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饭不敢忘懷保小民甚於赤子革弊除奸有知殆无不为然於律已则玉洁冰清毫髮之私又无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恋爱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为生立祠者尝重构美章亭於寃贼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遗泽也呜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为势利所诱择术之精不为不义所屈忠孝大节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无让於今无媿可谓不负於科目者矣先生为文不事絺章绘句而义理自足诗亦清婉有魏晋风尤以善书名家单削片牘人咸藏弃为荣所著书有巢深燕山宛陵三藁传之於学者当宾兴之岁江南三行省屡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论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乱四方瓦解其能执节不回者往往於学士大夫见之如余阙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台哈布哈之死於台尤号杰然者也有如先生无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泽君子亦未必深议之先生不以仕止为间孜孜汲汲思卫斯民於危亡之际遂及於难非事君无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国家岂有败亡之祸乎悲夫系之以铭曰

仁皇建科玺书四布济济多士云集川赴猗欤汪公洵举於乡对扬大庭乃第奉常筮仕遐邦不遑将母上疏庙堂愿从近授孝声载昭如水东驰公闻曰噫吾分之宜锄强击贪鹰隼横鹜去之弗亟我民之蠹迭为理官为狱立平起彼朽骨化而为生鲁有名邦待公为政瑞麦嘉禾发为祥应策书载登金匱啓封袞斧之寄有诏倚公寻教成均六馆

咸悅复直集贤进班迺列公曰止哉吾悬我车秩宗之加以华其归拄笏看山宛水之湫
邁时艰屯四郊多垒氓之蚩蚩非公畴依公曷我留执戟以随一鼓作气争相奋跃刈寇
如麻血污秋鐔孰援我兵夜柝不鸣彼乘吾懈遂无坚城毒雾四塞杀戮以逞执公使降
白刃磨颈嚼齿大骂我实王官咄哉贼奴敢正之干公虽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
日出事闻中朝当宁叹嗟节惠易名恩宠有加所贵君子行为民望薄俗澜奔障之东向
生孝於亲死忠于君凡百髦士视公为人

师山郑（玉）先生行状 汪克宽

先生讳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县袞绣乡贞白里十二世祖讳球以贵雄其乡号
双桥郑氏曾大父文政大父安至元初闻大兵讨李世达将屠城即杖策诣军门言动主
帅全活郡民遂授征事郎歙县尹没而民思其德言於有司请立祠省府嘉歙民之志下
其事如请俾列之祀典号郑令君庙父千龄累官承事郎休宁县尹以操行著称学者集
士友私谥曰贞白先生有司表所居为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贞白公调官太平县之弦
歌镇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官署火光照室邻里惊骇贞白公心异之尝指语
汪夫人曰吾为吏治狱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脱罪罟者不渺天或报施是儿其大吾门乎
先生自髫鬣不与凡子伍稍长颖敏不治细务唯嗜读书禁无以家政关我纔十岁闻人
诵朱子之言则喜其契於心也闻人论朱子之道则喜其切于身也于是日诵四书玩味
朱子之说而紬绎之沉潜反复久而融会贯通得其旨趣数从乡先生学意不适輒易师
既而载书入黄山祥符寺又迁紫阳南山观处己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诚敬为本攻苦殖
学靡替寒暑尝因同郡进士王君仪过之欲烹鸡供具僮隶逐鸡鸣蹢躅遂不忍烹王君
拊其背曰子善长养此心因是于惻隱之发体认涵养造诣益深矣再应进士举不利即
弃举子业求圣人之道于六经研精覃思优游涵泳蘄必至古人之域至顺初侍贞白公
游京师阁老诸公览其所为古文将交章荐之先生竟奉亲南归不屑也贞白公卒于杭
先生扶柩数百里归殡于家哀毁踰礼及葬门人士友相执紼者数百人见先生祖载遣
奠辟踊相侑一循古典大敬悅之除丧或劝先生筮仕笑而不答筑室里之师山将著述
以见意学者从先生问学绅佩寔盛门人鲍元康等因其地创师山书院殿堂门庑庖湏
咸具讲肄有斋登眺有亭先生日与诸生论说春秋而通其大用闲被短蓑遊钓岑山之
阳鄉之人目岑山曰郑公钓矶元统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学纯备才识达于治体滋欲
试之以政上荐章于浙省若江南行御史台先生谢絕不就至正十二年春先生闻蕲黄
红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向恸哭三月闻饶州继陷语门人曰承平日久将骄
卒惰奈何四月蕲兵繇婺源破徽城据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蕲黄主帅搜求先生
先生欲死之门人鲍元康语从子深曰家可再有今先生世不可得深与先生弟珪冒刃
入城内贿以免九月大军克复时州里豪侠多禽胁从者以献为名爵计先生叹曰杀人
以干禄仁者不为也是冬蕲黄兵再陷郡先生窜灵山山中其徒百计访先生将至先生
所先生亟避之攀磴墮地折臂气絕复苏明年浙省平章萨木丹巴勒率大军来讨郡邑

悉平平章素知先生名德欲举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辞十四年遠近寧謐門人以師山精舍岿然獨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刪定所注春秋或往來岑山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荐遣使者賚內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召先生于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阿敦哈雅公率僚屬至山中先生卧病不起監郡強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入覲是冬偕使者至瀾省而鄱陽余孽復陷郡城丞相達實特穆爾公見先生驩甚劇論時事便宜至暮弗倦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敝邑為江瀾屏翰生民菹醢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燕禮獨何心欤言既泣數行下丞相為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公某會合徽泰翼官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饗饋十六年三月進兵克之挽漕無乏監運婺源判官曹子學謂軍士曰此鄭待制之泪所致也若屬知之否乎四月先生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勝徐氏將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瀾來會遂與俱歸隱于郡南孤山之麓時瀾東元帥巴爾斯布哈公監郡呼圖克岱爾公太守鄭公傳翼歙縣尹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御寇方略孤山之傍富登渡巨石屹立溪泚先生疇昔釣遊其所淮南省平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台先生自為文記之里人吳虎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注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黃山旧遊偕諸生尋訪故館浴丹砂泉磨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侄復往梓桐源仍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隱休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薰沐東向再拜不自勝語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大小人言於主帥欲羅致之先生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飛入吾室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帥拘之不得還令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恩偷生苟容何面目立於天地間邪欲亟死而吏卒猝至急如星火逼迫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拽之跪拜先生不為禮問爾何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何出邪又問爾隱山中曷不為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今復仕邪抗辭愈厲主帥命左右拽之出羈留郡城先生閉戶高卧不食七日猶賦詩為文从容若平時手為書喻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胥獲本心士臨事惡可不盡其本心哉吾初欲慷慨殺身以敦風化既不獲遂志今将从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為書戒弟璉屈志以存宗祀戒子逢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續孝友之風八月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寓館自經而死聞者見者賢與不肖咸喑喑嘆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柩歸殯于家明年己亥十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嶺上尊治命也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二人長祖澤早卒次逢辰女二人黃庭堅吳宗其婿也惟先生質貌清古襟度坦夷卓行特立應機能斷天性孝友自貞白公既沒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輒泣下沾襟每過貞白里門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母夫人汪氏病痛若石榴然以沒終身不食榴實弟璉早失怙恃先生盡意訓育底于成人從兄國英實繼母洪氏之兄子也視如同氣既卒抚其遺孤尤極勤篤每過先塋必下車伏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大書深

刻以表其墓复为族谱图列始祖以下十五世羣从子侄名字刻诸征事公墓碑之阴敦孝友也为人质直耿介重然诺矜人少许可一介不妄取与故逺近学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与名公大夫论及为政必以树纲常厚风俗为急先务其为学大概本朱子尝谓学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语言文字间而具于性分之内不在高虚广逺之际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穷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觉后庶乎无愧矜古之人矣晚年以师道自任诱掖后进无厌怠意门人有过面折之不少贷有善则奐借而汲引之成材者居多其矜经则曰易于诸经为首出而独为完书天地万物之理古今万事之变易无不具而吾身心四体出处进退易无不在是固不可一日而不讲者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辞以为经列夫子十翼之辞以为传其或十翼辞义简奥则附以注说命曰周易大传附注既又折衷程朱二子之说合为一书命曰程朱易契谓春秋损益四代之制为百王不刊之典所以着圣人之大用体天地之道而无遗具帝王之法而有征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复有易诗书而无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惜夫传之者不知经之大用言人人殊纷如聚讼程传得经本旨恨无全书朱子间有论著未及作传於是稽诸经以证传之谬因朱子通鉴纲目凡例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凡诸说之合矜理者则取之其或经有脱误无从质证则寧阙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传阙疑矜礼经则屡欲与友人汪某叅互考订因朱子师友仪礼通解厘析经传因卫氏集义删定注说以成一家之言值干戈骚屑而志弗克遂其为文以正大刚直之气发为雄浑警拔之辞感慨顿挫简洁纯粹然纪事朴实不为雕镂锻鍊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马迁班固而根之以六经之至理大抵主矜明正道扶世教语子以孝语臣以忠初入京师或传数篇于奎章阁下侍书学士虞公集授经郎揭公傒斯艺文少监欧阳公玄惊以相视曰是盖工于古文严而有法晚与平章余公阙吏部侍郎危公素南台监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于朝野间矣先生雅好登临酷嗜山川泉石佳致搜竒选胜极峻穷幽南遊瀾左右北上燕蓟跨齐鲁之墟瞻岱宗鳧峰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门金华西山南山佳处尝一再往焉登天目山宿狮子寺盘桓玉立亭上睹云海之竒观郡南覆船山邃深险异为吾郡之甲先生甚爱之每夏携书避暑山中门人洪斌为构招隱草堂于视云石下尝偕程君文湖南金宪郑君潜前进士胡君南华同遊赋诗以咏歌之尤能察山水之情性而默识其理虽未读郭氏葬书而议论玄妙与临川吴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尝喜休寧庙岭溪山环拱扶輿清淑之气凝粹於是属弟璉曰吾没则葬于是焉因讲道师山学者尊之曰师山先生搢绅称谓率以字行所著诗文若干卷自题曰余力藁藏于家尝论先生平生梗概大抵学有本原而忠义大节处之有素观其撰汉高帝索羹论章孝女双庙碑及献书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节义则先生涵养志趣已皦然于胸中矣故能辞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劲气耿耿充塞两间易矜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夺也繫先生之谓乎克寬蚤岁与先生相知最深比年往来师山剧谈要道不翅异姓兄弟世故抢攘遽成契阔谨以所闻矜先生门人弟子者摭其大槩如此庶备朝廷太史氏之采择云戊戌岁八月望日祁门汪克寬

谨状

程礼部（文）传 汪师泰

程礼部文字以文婺源人自幼事父母以孝闻家贫勤苦自励比壮束书游学四阅寒暑研究六经博考诸子百氏学业日进遂挟策入京师一时王公贵人如平章库库公翰林虞公欧公揭公皆相推许然安分恬退不务进取受知虞揭尤深会修经世大典虞揭为总裁而文隶揭馆书成朝廷以例授各路儒学教授以无阙借注黄竹岭巡检任满调懷孟教授丁内艰庐于墓侧服阙辛巳科举复兴浙省以掌卷官召比还丁外艰复庐墓侧终丧未尝御酒肉服阙再为临清漕运万户教授考满御史台翰林院交举任编修官云家学得程朱之旨文章有史汉之风再授助教拜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与待制余公阙为忘年友丞相贺公欲不次用之以年老乞身于朝授礼部员外郎奉命赉赐江浙省丞相达公时浙东所属郡邑半归方氏浙省属张氏徽饶衢信江西咸非国家土宇遂寓居绍兴钱清僧舍一日张氏遣使致礼坚卧不顾既而兵四集乃之杭主贡宪使师泰所遂卧疾张氏之为平章者就谒拥衾面内卧不回视复迁寓西山僧舍疾遂笃谓师泰曰吾以死累子终年七十一师泰主丧事殡於西山之麓有蚊雷小稿师意集黟南生集刊之西湖书院云

元铅山州判程先生（养全）行实 吴维新

先生讳养全字子正其先新安人自唐司徒公平巢寇捍乡里生子勋以金紫光禄大夫行饶州司马兼知银山镇银山即今德兴县也因家凤凰村勋子彦光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彦光子克璋入南唐迁里之要城再迁南溪克璋子继侃三世袭领镇事历五世至庸始卜龙门之下而居焉庸生敷敷生绎宋承节郎江东帅干生子潜潜生克己从仕郎真州六合尉嘉熙中北人犯境与没王事赠朝奉郎即先生高祖也克己二子长达可承直郎两漕运干痛父没撰帝王统论历叙宋季之失又编刻河南家谱次附鳳与父同没赠淮西节干是为先生曾祖达可悯其弟附鳳无传以子天球为之后是为先生之祖天球早世而其弟天则次子赞翁继之是为先生之父母婺源吴氏先生自幼知折节读书中至正辛巳举登壬午丙科賜同进士及第授将仕郎寧国録事先生刚正廉明一日抗言忤金宪命为鵩鸟赋授笔立成金宪怒释握手如平生欢屡委讞狱多所平反秩满需次于家时中书叅政韩公鏞出守饶援晏元献礼范文正主南京学故事罗致郡庠典教日与郡教范尧臣同年董宗文陆元庆李晋齐郡士杨本六人讲论郡庠旧有范文正手植松日遊其下好事者绘为图号曰松庭六客韩公嘉其乐育有成以白粥扁其斋叙其事为诗以赠先生因号白粥道人既而转从仕郎龙游丞政声益着以抟击豪右忤郡官委以远役旷其职金宪余公廷心按部责郡官直其事焉庚寅考试漕闈壬辰红巾倡乱协辅中书左丞罗罗及叅政苏公伯修克复有功授铅山州判出镇洎口胡坊号令明赏罚信立营栅以防御设团甲以保障人乐为用寇兵蚁附而登先生出义兵力战俘获凡万计民赖以安为勒碑张崑之右以纪其实居岁余寇

复益兵犯境先生亲帅众御之而为总兵者所拘辖志不克行遂罹锋镝临没力疾大书曰国事不敢言家事不必言又曰脚踏实地心契苍穹死而有知当庙食乎汭川之东时至正甲午五月五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夫人王氏故宋黄冈知县壑之孙女是冬归柩自铅山乙未葬里之叶家山以夫人祔焉子男二人长海宗工举业卒年十七次岱宗女一人适乐平徐氏孙男三人长祖德继海宗次祖佑幼祖泽曾孙男四人女一人噫先生早有志当世虽进由科第而未尝以功名富贵为心故其事上不谄临下以公莅政專持风裁其于文平淡古雅而不务险怪于诗雄浑豪纵而不尚秣冶有白粥藁藏于家初先生自知国祚难复预为文自祭曰幼学壮行刚直自任非腐儒也寧国龙游粗着廉干非污吏也出身科第官至七品非贱夫也年逾五十为国而死非正命犹正命也呜呼先生刚大之气见乎志体用之学措乎事遇文治则廉干有能足以长民遇武事则忠义勇决足以御寇土人思其功业庙食于汭水之上水旱疾疫无不祷焉是虽元祚既终天命有归而先生之勤劳王事暴白其心可为后之事君报国者劝矣维新忝内弟获从先生遊故知先生为详惧其久而泯也因状其本末于右使得乞铭于当代立言之君子以慰先生之灵于地下云皆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十二月望日学正维新书于监学崇志堂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七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忠孝）

汪左丞（同）传 赵沔

汪同字仲玉始名武同避叔父讳也其父德润以子不育故祷于雷坛是夕梦神降雷作觉而同生身长瘦黑其先世多业儒同独不肯事笔墨■〈足斤〉■〈足也〉不检束母夫人叶氏怒其不成器輒自矜曰同儿成器乃与人异与羣牧戏为分队立长教以坐作进退法曰吾为将帅则于某处立营於某处置旗鼓羣牧悉聽命见者异之十五渡淮北行买马交遊诸军校习骑射所有货货尽丧不能归过庐江县鹭鸶桥问沽遇贫道者与饮道者曰吾能推命汝勿忧十年后当以武功显冠幘头骑善马名传天下官二品慎保令终语讫出门即不见及归所假称贷不能偿父怒同曰兄为偿之吾力耕以养父母不累于兄兄叡儒者也信其言且曰勿貽父母忧偿盈其数计钱二千四百二十缗终亦不事耕耨至正壬辰兵起蕲黄号红巾破江饶闰三月二十一日陷婺源知州张士谦力御不克被擒死江州乡里遭焚掠逃窜无所乃推同为首依山谷保聚捍御之同分署部众后乘五岭前倚溪谷寇不敢犯兄叡走官军所陈策以决进取平章萨木丹巴勒曰得子兄弟无忧矣癸巳三月萨木丹巴勒统军自严复徽以元帅韩邦彦镇抚哈玛尔军复湖州广德以会于徽三月同率众破贼栅殲渠首开五岭道路献馘辕门於是特古勒德尔军由回岭进元帅刘托音军由亭子岭进同先领兵直趋州城四月一日复婺源

州捷闻平章遣使赍白金盃色段新楮二万券赏之署义兵千户率义兵协辅官军由浮梁界田迎合邦彦哈玛尔军复饶郡四月十六日率先官兵由饶岭迎会浮梁二十二日寇兵大至邦彦分队逐敌大破之积尸满野三战乘胜前趋五月一日复饶州捷闻平章遣使赍劳同为余干州同知叡为浮梁州同知叡即辞归邦彦苦留之对曰叡本田家不娴军旅遭寇荼毒忠愤激切以至此仰叨战胜之威饶既平定则婺源山中可以少安上养亲下教子其素心也功名非所望弟同为国吾当为家耳秋寇再至时岁旱饥甚故饶之民竞趋焉同从邦彦军七月至十二月大小八十余战每先锋破敌往往运鐵筒冒矢石出入贼中或出其后众皆披靡无能当者由是同之勇銳善战无不称服左丞罗罗至饶首嘉劳之萨木丹巴勒曰同战功多亦数危殆宜稍优之甲午正月委镇圆沟八礮桥时饥饉之余盗出没掠人以食八礮桥驿道百余里无人烟使人行商不敢过同设法招谕择害人者殪其一二以警由是驿道无虞七月调守浮梁贼至輒败去先是万户田汪保移镇西营贼无所忌不意同至战败自相谓曰不料汪老子又来此同夜率壮士突贼营火之汪保愤已无功乃曰吾守西营同知自往守景德镇汪保居西营未逾月贼破西营擒之即据浮梁州同往复之请官镇御且辞病归使者踵至同曰吾随军守饶身经百战不敢饶朝廷官爵但士卒饥疲多亡溃吾亦病弗能堪矣时福通元帅镇徽知同还家举为府判乙未三月到郡四月往镇祁门元帅马国宝信左右谤语同谢病还休宁七月宣州陷江东宪使周伯琦得脱贼庭来驻徽礼请同会元帅杨英军复宣进遇苗军帅杨旺扎勒欲拉同往杭同不行以病还婺源饶自平章萨木丹巴勒去后朝廷以托克托阿勒呼木并为元帅分统萨木丹巴勒军遇贼剿捕参政温宁布军镇州城镇抚哈玛尔素以战功不受约束由是军不统一贼得乘隙而进官军溃温宁布军还驻婺源以束帛玄纁起同知婺源州事贼已至境内诸军无鬪志十二月同与贼战于横槎严坑还谓诸帅曰军士宜并力为国除贼婺源不守又退往何地人无应者明日贼至城西同方给诸军粮未甲即上马出北门溪傍遇贼与鬪道狭剑戟弓矢皆莫能施贼乘高下矢石同稍却马失足坠荷池同跃出戟劍鬪且却贼还视不敢逼十二月之二十五日也因步追及温宁布军于开化之葛溪身被数创温宁布躬傅善药刘托音解衣衣之畀所乘马扬於众曰汪知州胆勇才略诸将孰能及之同驻开化之马金募兵守险阨休宁俞帽集民兵据岭南溪西之险以抗贼兵不能胜以其从兄士英岳卿来告急同曰我军士未集乏器械不可往士英强之曰帽於公为懿亲以公故据险抗贼以待公一往兵气自倍不往则乡里之人旦夕齏粉矣同不得已出白霁岭应之丙申正月十三日也军士粮乏帽请进兵同曰贼初至必众我军士未集刍粮器械皆无进不成功徒祸乡里此行不过为声援耳十五日同退驻马金贼众大至帽走士英逃匿贼追获杀之其子茂逃从同为先锋长叅政温宁布以休宁县尹起叡招谕休宁婺源人人响应於是兵益集四月同分部署严队伍令汪德贤汪圭为左右翼器械稍备吴观国吴止善叶宗茂汪周来从者众而观国宗茂即为播弄握权之机矣叡心恶其奸贪邪媚不与同事四月十七日兵渡马金岭至羊

栈岩贼来战败之至鳳林又败之高枳渡又败之二十三日复休寧五月二日复徽州会深渡官兵进驻徽城升府治中实授承直郎徽州路府判五日领兵复黟县六日复祁门同每先锋破贼军士乘銳气所向无前矣牒万户朱文选守祁门还军休寧道见有父子代牛耕者下马抚问以牛与之遠近感悦叡方奉二亲开化温寧布遣使要叡至委集余兵督守诸险阨以为同声援其父谓叡曰婺源乃祖宗坟墓所在汝留意况汝弟左右持忠心者甚少叡於是招谕婺源遗同书刻日会兵中平五月十九日同军渡五岭二十日复婺源会合元帅多年等军驻守二十五日还驻军休寧升淞东道金都元帅叡驻中平结集民兵以卫鄉里六月二十一日贼复来婺源守兵溃二十六日叡领兵与贼遇輒胜进复婺源升摄婺源知州分兵设策守饶境贼不敢过会元帅多年特穆尔万户王敬田松山军来婺源不肯驻州治於河西寅坑口树栅自固纵军四出杀掠不已八月叡见诸军不进自领兵破汪可梅田砦九月同领军二万余众破西坑充田鳳游山诸贼砦直抵浮梁州连与贼战皆捷将乘胜往复饶城因多年二帅忌其成功要絕饷馈乃还军欲与战叡力止而和解之遂还休寧元帅刘玖来镇徽贪暴为甚同征浮梁吴观国以帅府都事权府不以礼交玖又徇私專杀以造衅端人以忠言告者皆为观国所抑遏叡尝言赵沆学高识遠可为师表事宜咨而后行汪幼鳳正直可为辅至是沆极以书言继又面论其故并幼鳳皆为观国所短毀不聽用玖先以小惠收其梟将汪圭曹马汪德贤杀之将以计取同同手杀其骑兵五人夺其马擒其一人而语之曰纵汝还语刘元帅我与元帅俱为国家除强暴岂料肆贪暴之欲少不遂意即以计杀害忠良如必欲战请元帅约日亲阵吾不敢避勿为此盗贼见识玖知同不陷其计曰吾不可留也还军驻严赵小九元帅以私愤与玖战玖败走衢宋监司杀之十二月使者至升同为朝列大夫郡府治中兼浙东同知副都元帅郡帅巴尔斯请同俱守徽同至郡即议修城垒且曰近有强敌退无所归宜完城为固守计有司皆惮其烦劳巴尔斯懦而无断同曰决在元帅元帅世守此郡同亦生长此土不宜再为严陵客也巴尔斯应曰汪元帅且饮酒明日议之同曰国家大计岂可以酒废议元帅如不欲修城则元帅精兵皆在祁门宜令还驻郡同以所镇休寧兵进守祁门庶亦两便巴尔斯曰甚善同还休寧巴尔斯又聽左右言以祁门军不可移而止同曰是岂可与同事丁酉三月镇南王專使致书嘉劳江浙省平章强通萨木丹巴勒书问不絕五月丞相达实特穆尔以天子所賚酒賜同七月邓院判由宣来取徽逾三日同日夜往攻之有备弗克而元帅特穆尔多年由婺源攻其后叡方以母忧家居吴观国潜逃遂安李克鲁本以进士为帅府都事与同甚相得时留邓军中以书告曰元帅前后受敌计将安出幸至中途论心不必疑也同先以宗茂余善往克鲁果於黄墩候之曰吾谓汪公必至乃疑我邪须面可言耳宗茂还言克鲁候于黄墩元帅勿惜一行也至黄墩从者曰前途具膳候元帅数步即是过黄墩则壮士百数骑突出克鲁曰主将请元帅相见同抽刃欲自刺克鲁走抱止之曰天下豪杰自有人元帅平日以意气相许与亲见然后知之即驰马偕至郡邓院判请往金陵遂见相国俾平婺源寅坑口营栅还居郡

城戊戌从邓取严还送妻孥往金陵居而已以院判镇婺源筑城治兵始戊戌十二月岁己亥冬告完为四门门各重檐复屋城上环树杨柳官舍仓廩一新於是饶之德兴浮梁皆来附儒贤并归军集食足分兵教战名誉甚隆初吴观国逃遂安依长鎗邢同金邢自归于婺州观国叛邢以归縁同族父周以请同欣然招之叡闻与同书曰观国当危难则逃事有绪则来岂可再令隳成业乎同得书笑曰寧人负我观国再至日言事艰厥成又福建以省叅政致同江浙以枢密同金徠同庚子六月同领军征饶驻太阳渡竟单骑潜往浙丞相达实特穆尔奏为枢密同金且曰虚此以待君有日矣张太尉又以礼召至姑苏同见张心不纯潜迫致丞相达实特穆尔诸大臣於死乃往淮安与史左丞见气义殊洽与议中原事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见之可也乃行见李公曰明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广揽英杰为天子扫清寰宇建万世不拔之基李公曰善相见恨晚曰吾中原事定平江南当自姑苏始君遠来必朝见主上竭所欲言还则与君定约同朝京拜资善大夫淮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御笔褒宠曰江南忠义之士还江南见李公公曰张士诚非忠于国家者旦夕当声罪致讨君与史君宜协力焉同曰诺还淮安史适与张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几而李为贼降将田丰所害史曰不幸及此志不获施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苏则不暇我谋可待中原事定寻为之计乃遣使授书往金陵使本姑苏人至中途叹曰吾寧往姑苏为保妻子计张得其所通金陵书大怒出兵高邮张四平章与史素相得招与言事同曰往不可测也史曰将卒家留姑苏必有所顾一也中原事如此后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即向太湖三也我辈姑待时可也未必便害我辈况四平章我昔尝解救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会于高邮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达姑苏士诚即拘同问曰我待汝极厚何负於汝而反我邪同曰我之来以汝为元太尉忠於国家今汝既叛我岂得从汝反邪四平章力营救之且具酒饌为别同曰为语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为无义生也但我死后诸公亦不能久於富贵耳十二日遇害临刑颜色不少变方去高邮而朝廷以为荣禄大夫江浙省平章命下而同死矣伤哉其子澄随母留金陵岁癸卯八月朱先生升为取之还乡里

论曰昔忠义为曹操刺杀颜良於万众中以报德而卒往从昭烈者义气之所存也昭烈为汉室之胄雄才大略足以有为公之不违昭烈义也卒死於战谋不胜勇故也同出保乡井立勲於国义声昭著心之终始不变其初其勇而义与公盖类焉天理民彝不可泯於人心固如此视苟乎富贵者为何如哉（按同兄叡汪氏家谱小传云同字仲玉幼好骑射娴武事至正壬辰蕲黄江饶寇侵婺源同集义兵以捍御乡井癸巳四月开五岭迎官兵复婺源以功署义兵千户又复浮梁饶州除同知余干州事丙申四月复徽州及休寧黟祁门婺源擢承直郎徽州路判迁奉政大夫徽州路治中兼浙东道同知副都元帅丁酉七月为邓院判所得戊戌十二月为城婺源庚子六月统军征饶驻太阳渡乃潜迈江浙以状闻朝廷嘉之除嘉议大夫同金行枢密院事进江浙行中书省叅知政事辛丑冬朝京师御笔书江南忠义之臣六字以赐拜资善大夫淮南行中书省左丞壬寅

九月十二日为张士诚所害临死不少屈已而朝廷除荣禄大夫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命下已遇难年三十七事闻赠推诚效节辅国功臣追封平阳郡公阶官如故)

大明故帐前管军上万户追封安定伯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加封安定侯谥忠愍程公(国胜)神道碑铭 朱善

初皇帝念癸卯岁南昌暨康郎山前后死节之臣追爵故万户程国胜安定伯与梁国公赵德胜济阳郡公丁普郎等一体庙祀久之又定元功配享仁祖淳皇帝庙庭诸外有庙食者亦皆赐谥加勲遣使者致祭有未备礼以葬者官为给之仍勅史臣勒功於神道之碑於是安定伯之兄吉辅以公尝驻兵富阳爱其地而公族人在杭者适献兆于县西长山之原乃迁匱而葬焉臣善谨奉诏上故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安定忠愍侯事曰公讳国胜姓程氏世居徽之休寧初名元佐既从军上改赐今名其先本陈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忠壮公灵洗之后忠壮当侯景之乱保捍州里有功其子散骑常侍威悼公文季死节于周父子庙食于徽号曰世忠威悼之后其显于南者唐御史中丞歙州副统帅澧尝起乡兵拒黄巢有忠壮之风子南节居休寧陪郭甚盛其显于北者唐六合令大辨徙中山再徙河南生明道伊川两夫子靖康末子孙从渡江居池州再迁徽州陪郭二程互继其絕谱牒具存可考也公曾祖荣秀仕元为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妣刘氏追封彭城县君祖文贵饶州路德兴县铜冶场提领妣郑氏封安人考社至正末用荐为承奉班都知不赴妣吴氏公生而英伟身长八尺美须髯见者知非常人方元政衰所在兵起公慨然思以自见乃与县人俞茂合婺源人汪同等团结乡兵以除寇乱岁丁酉天兵下徽州卫国邓公发同与公等诣金陵上大悅命同还守婺源以公等从征伐邓公奏署公总管府先锋分兵与裨将李克鲁徇下方山诸寨是岁十月苗军杨完者部兵十万薄徽州邓公择勇敢士往尝之咸推公公率百余人横戈鼓噪冲之众皆辟易自相枕藉而统军胡大海之兵适至因覆其营生禽其将胡辛等二百人杨旺扎勒仅以身免以功迁管军总管戊戌正月从击特穆尔布哈元帅营于婺源正兵方与之战公率诸奇兵捣之遂杀特穆尔布哈俘士卒千余人三月从攻严州道遇长鎗谢元帅军战却之遂拔严州五月伪吴张士诚与杨旺扎勒合兵犯严州公败其舟师于东门追至大浪滩流矢中股引刀出鏃复战勇气弥厉以功进领军先锋己亥五月从邓公畧浙西临安大破张寇于闲林寨庚子七月鄱阳院判于光左丞俞椿击走伪汉守将辛甲而据之邓公使公往说二人二人遂以饶州来附饶濒鄱湖而伪汉主陈友谅方据江州数遣舟师来争邓公与光椿连营拒之湖口公结阵敌垒之后絶其归路贼屡不得志乃引去八月领兵取浮梁伪叅政邓邦佐弃城走进趋乐平伪总管萧乙率五千人营于险隘众莫敢先登公以死士持挺鱼贯奋击之夺其壁以入生禽万户彭寿等百人遂取乐平进攻江西十月邓公驻兵临川之平塘时邓克明据抚州遣使通款实无降意公赞邓公卷甲夜趋比旦入其军克明单骑遁去遂取抚州以功除管军万户壬寅正月上亲讨友谅于江州友谅败走公从邓公以兵会南昌分定属邑癸卯四月有诏皇侄以大都督总诸将

友谅益发境内兵以巨舰来攻皇侄分兵拒守公守寺步门寇犯之与战虜其将一人寇兵夺气而溃相拒凡八十五日寇兵戴竹盾如箕进薄抚州门城壞三十余丈邓公以火銃击退之随立木栅敌奋来争且战且筑通夕城完公乃与牛海龙乘夜引兵劫贼营海龙为流矢所中以死公泅水得脱见上於金陵具言危困之状上得公惊喜进升上万户发舟师二十万自将之令公率亲兵宿卫帐下与友谅大战康郎山友谅骁将张定邊奋前直犯御舟舟适胶浅公仗劔叱之急与帐前左副指挥使韩成水军元帅陈兆先驾飞舸左右奋击会鄂国常公从傍射中定邊虢国俞公疾棹来援舟进水涌御舟遂脱而公等反遶敌舰之后援兵不接力战死之时七月戊子也上闻为之抚膺大恸亲为文以奠焉公春秋仅三十有一配汪氏亦死于难追封安定侯夫人公平生喜读书慕节义居家孝友凡运筹决胜之方不学而能每战踊跃率先赴敌矢石交下意气自如坚城名寨身至力取一军无不下之者上悉其名故有赏赉锦衣名马必先一军呜呼癸卯距今盖二十五年矣当草昧之时羣雄角逐虽天眷真主畀之爪牙宣力之臣以佐大业而公等委身効命之死不悔卒之勲载盟府与古英烈之士俪美齐名其高识絶见则亦有非偶然者矣仰惟皇上獎忠酬勲度越前古恩礼之颁不一而足又将次第讨论举行世祿之典书之简牘垂之后昆实足以劝千万世为人臣者乃序其事而系之以铭铭曰巍巍我皇天锡神武龙兴江淮以复中土南征北伐拯世之屯貔虎之臣疏附骏奔有伟程公万夫之勇世忠之孙不震不竦维时江浙莽为盗丛大旆东来仗劔以从始佐元戎有声幕府遂督偏帅孰敢予侮苗军鸱张暨彼长鎗公出戎行其锋莫当徽严底平饶抚亦下艨艟蔽江牙旗载馮西徇临安以蹴伪吴遏彼楚蛮以殿鄱湖皇念公勲显有大赉玉马锦裘异尔诸帅维是楚蛮反道不共窥我豫章如蚕如蜂维公誓言廓清江漠不与贼生背城以战维皇讨贼耀兵江干公在扈行左右囊鞬敌兵来乘胜负未决死捍御舟势孤援絶大星晓殒江水夜悲烈夫介士骈首于危马革之忠哀动宸极亲奠以文赐之庙食载念艰虞死者如生爰妥其灵官治其莹褒功有爵獎忠有谥匪荣一时以劝百世圻有衣冠公始盖棺英魂俨然玉带貂蝉墓有享堂公在中寝四时烝尝来食来饮富阳之山郁郁松楸成公之志奠此高丘神道有碑龟蚨螭首史臣勒铭永诏厥后（善既铭此碑得放归田暨再入而碑尚未竖也其家请复位一过盖公死国事止据南昌功状故有失书者今增入之且公之爵壬辰年在康郎山者贈明威将军上骑都尉追封安定伯在南昌者贈定遠大将军轻骑都尉追封安定侯当时隔越两不相知也后有言祀典重复者诏除去南昌位次止存其祀于康郎山至洪武十一年普加恩於死节之臣凡百九十三人公亦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祿大夫柱国仍封安定侯谥忠愍会中书省臣相继获重辟建议文书一切报罢故褒功之典虽经进御而未及颁于庙中也虽然褒功之典简在帝心异日固当申白举行以劝忠义岂可终泯哉輒附书碑阴以俟洪武十八年夏四月甲午文渊阁大学士奉议大夫丰城朱善识○钦定康郎山功臣庙位次辅国上将军护军同知江南行枢密院事济阳郡公丁普郎 安遠大将军轻车都尉帐前总制都指

挥使司左副指挥使高阳侯韩成 安远大将军轻车都尉水军元帅府统军元帅京兆侯朱贵 安远大将军轻车都尉太平兴国翼元帅府统军元帅颍川侯陈兆先 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元帅府右副元帅太原侯王胜 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秦淮翼元帅府右副元帅陇西侯李信 明威将军上骑都尉帐前管军上万户安定伯程国胜 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罗山县子王凤显 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定远县子姜闰 武节将军飞骑尉管军上千户梁县子后明 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合肥县子王德 武德将军骁骑尉管军镇抚怀远县子常惟德○按康郎山功臣庙正殿所祀十二人先祖位第七考甲辰年诏褒赠诸死事者先祖得赠明威将军上骑都尉追封安定伯当时亦诏南昌守臣上诸死事者赐庙食先祖位第六得赠定远大将军轻车都尉追封安定侯盖两不相知也后有言祀典重复者诏除去南昌位次止存其祀于康郎山至洪武十一年祀功臣于鸡鸣山以梁国公赵德胜等百九十三人祔衾先祖与焉时有建议诸在外庙食者宜加褒恤於是丁普郎等俱进爵赐谥先祖亦赠闲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仍封安定侯谥忠愍浩命祝文皆已进御会执政之臣连获重辟诏革中书省升六部省中文书皆报罢褒功之典未及颁行盖有司不能决白上请故也朱学士一斋第三集备书其事近始见之因记往时在京师於武靖侯赵公家见其先祖梁国公碑文尚书陶凯所撰其题衔用洪武十一年者后於皇明文纂中见梁国碑文乃司业宋濂所撰其题衡则用甲辰年者当时颇以为疑以今先祖碑文观之盖当时褒典虽下而未及颁於庙中也故今南昌及康郎山功臣庙自赵德胜丁普郎以下皆仍用甲辰年官爵窃恐后人致疑于异同之故谨详着之制曰崇德报功国家之常制舍生取义臣子之至情矧当创业之初宜备饰终之典故定远大将军轻车都尉统军万户追封安定郡侯程国胜智识明达赋性梟雄奋迹民间起从征伐破苗军以定徽歙殲敌兵而收婺源既乃下严州俘长鎗之师畧浙西却张寇之侮说饶州之守将致全郡以来归进克临川敌无坚垒屡升帅职佐守洪都山寇底平属邑按堵肤功迭奏朕甚嘉之夫何伪漠来乘乃能协心主帅且战且守奋不顾身冒险突围竟及於难当时虽已赐爵庙食其土今朕抚有四海加恩元功追念同时死节之臣宜有再命疏封之宠用表朕意以示劝忠可特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追封安定侯赐谥忠愍英灵不昧尚克歆承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长史程公（通）传 家乘

公讳通字彦亨其先自歙篁墩迁绩溪程里再迁坊市祖平素业儒洪武初以盐法坐系御史廉其非辜喻其旁引众人则可免平起对曰某不幸为人所诬而又诬人欺天矣宁以身待罪御史嗟异竟谪戍延安有同谪而旅死者平遣子负遗骨归其家其家以贫故不纳又买地葬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举知潮之程乡县有治迹父以诚尤以孝友闻初以忠子泰将省父程乡以诚与俱中道闻以忠得罪被逮且瘴作偕行者誅泰反走以诚大骂曰汝父坐事正当捐生赴救舍之而归独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

冒瘴死闻者悲之公少有至性又得家庭之教动必尊礼嗜学不倦乡先生奇之年十四补县学生二十二以贡入太学时洪武乙丑也丙寅闻以诚丧免归徒步过岭迎柩还葬已庐墓下三年哀恸毁形妻子至不相识戊辰复上太学时平已老公上书言臣壮而无父祖犹父也臣祖老而无子孙犹子也更相为命今边徼戍卒如林顾岂少臣祖者辞极恳切书奏高皇帝怜之而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驿召其祖既至乃并召公东西立玉阶下顾公曰汝识此人否祖孙相持哽噎不能仰视高皇帝叹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驿送平还乡庚午秋公以尚书举应天府乡试时遣诸王将兵行边以封建策诸贡士扞廷公所对称旨亲擢第一授辽王府纪善辛未从王阅武临清壬申从之国辽西时王府未建以祖丧免归复庐墓三年服阕复任未几高皇帝上宾庚辰从王渡海南还辛巳进左长史明年始从之国荆州公悉心辅导王敬礼之凡一国之事咨焉府中有卫士纪纲者用词事得幸公每召而笞戒之会文皇帝举兵靖难遣人至荆州公草上封事数千言文皇帝既正大统纪纲者以入贺留侍历官锦衣指挥使被顾问因乘间及封事遂有诏械公诣京师簿录其家公既死家人发戍边又下绩溪簿录其家得埭田数十亩遗书数十百卷牯皮数张黄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州府雅与公善至是亦为卫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师而绩溪程姓最众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余获免焉初辽王雅重公命图其像又录其世谱亲为赞之后十年公异母弟彦迪以事至荆州王召见之语及旧事曰汝欲见汝兄否彦迪顿首不知所对王出遗像示之彦迪哭失声并请其世谱以归永乐中有讎家欲讼之者适彦迪他出家人惧而焚其像独余其世谱云公初读书即厉志圣贤之学居常恂恂如有弗逮至临事则毅然莫能夺故所立如此为诗文不求异而主于理然辞气超越专工者反不能及有稿百余卷悉毁于官（公没世既久其遗事绝无知者敏政尝从故老问之得其槩又见公从孙上林苑监署丞京于京师因掇拾为传如右噫公与方希古周是修二公同时友善今希古之文梓行于世是修又得杨文贞公为之表章独公事湮没而无闻此远宗后学所不能自己者欤）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八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儒硕）

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松）行状朱熹

本贯徽州婺源县万年乡松岩里曾祖振故不仕妣汪氏祖绚故不仕妣汪氏父森故赠承事郎妣程氏赠孺人公讳松字乔年以绍圣四年闰二月戊申生于邑里之居第未冠繇郡学贡京师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丁外艰服除更调南剑州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循左从政郎丁

内艰服除召对改左宣教郎除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歷司勳吏部两曹兼领史职如故与修哲宗实录书成转奉议郎以年劳转承议郎出知饶州未上请间得主管台州崇道观满秩再请命下而卒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也公生有俊才自为儿童时出语已惊人少长遊学校为举子文即清新洒落无当时陈腐卑弱之气及去场屋始放意为诗文其诗初亦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闲暇超然有出尘之趣遠近传诵至闻京师一时前辈以诗鸣者徃徃未识其面而已交口誉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见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腾蹙沓浑浩流转顷刻万变不可名状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尝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顾而叹曰是则昌矣如去道愈遠何则又发愤折节益取六经诸史百氏之书伏而读之以求天下国家兴亡理乱之变与夫一时君子所以应时合变先后本末之序期于有以发为论议措之事业如贾长沙陆宣公之为者既又得浦城萧公顛子壮劔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刻厉痛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自谓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以名其斋蚤夜其间以自警飭繇是向之所得於观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坚故尝称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义利之间两端而已然其发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毫厘於机括之间则差寻丈於百步之外矣又常以谓父子主恩君臣主义是为天下之大戒无所逃於天地之间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於毙是以自昔圣贤立法垂训所以维持防范於其间者未尝一日而少忘其意岂特为目前之虑而已哉是时宣和之季士之干世至是已无可言者矣旋属靖康之变中朝荡覆公在尤溪方与同寮燕集忽有以北狩之问来谗者公闻震骇投袂而起大恸几絕既而建炎再造王室漂摇未有所定寇贼纵横道路梗塞固不暇於搜求幽遠以尽一世人材之用而公抱负壘竒尤耻自售以求闻达以是困於尘埃卑辱锋鏑扰攘之中逃寄假摄以养其亲十有余年以至下从算商之役于岭海鱼鰕无人之境则已无复有当世意矣会诏出御史胡公世将抚谕东南公乃因謁见而说之曰古之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之计以为子孙万世之业未有俯仰依违苟度朝夕曾不为终岁之备而可以为国者也今日庙堂之议固必有所谓一定之计矣然未知其但欲襟凭江汉控引荆吴以保东南而已乎抑当克复神州汛扫陵阙据中原而抚三河也盖尝闻之不取关中中原不可复不取荆淮东南不可保唐惟不失关中故更三亡不失旧物而吴孙氏东攻新城西攻襄汉乃所以保建业其后桓温刘裕虽能以江汉舟舳西入河渭然既得之而不能守则亦仅足以保东南而已然则天下之大势可知已今进既不能以六师之重通道荆襄循汉沔以赴兴元结连拓跋控引五路东向以图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训武北争荆淮以为固守之计而但蹙处一方费日月於道涂前不能有尺寸之利后又无所保以为安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胡公竒其言壮其策归即以闻於朝而泉守资政殿学士谢公克家随亦露章荐公学行之懿不宜滯筦库于是乃得召试而发策者以中兴事业之难易后先为问公即对言自古谋国有

得失而成功无难易盖天下国家有至计而国势之强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开蹙不与焉唯能顺人心任贤才正纲纪则天下之事将无难之不易惟上之人惜时爱日而亟图之反复驰骋辨说纵横出入古今证验精博日未昃奏篇已上累数千言而文不加点高宗览而异焉赵忠简公方以元枢受诏西督川陝荆襄军事欲奏取公为属会太夫人属疾不果既遂遭丧以归而赵公卒亦不果行也再召入对时上已用张忠献公之策进次建康指授诸将计日大举以复中原国势亦小振矣公始进见欲坚上意以遂中兴之业即奏言曰陛下以圣哲之资抚艰难之运侧身焦思累年于兹而民困兵弱南北相持戡定之勲久而未集意者陛下殆当抗圣志於高明而辅之以睿智日躋之学垂情延访蚤夜汲汲以求宗庙社稷经遠持久之计申明纪律崇獎节义而又以民心为基本忠良为腹心则臣有以知北兵之不足忧而恢复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论自古中兴之君唯汉之光武勤劳不怠自济大业可以为法晋之元帝唐之肃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终可以为戒反复切至而犹虑夫计划之间或未精审无以服众心而成大功也则又言曰人主操大权以御一世必其所以处此者有以切中于理然后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无为而不成今万几之务决於蚤朝侍立逡巡之顷未有以博尽谋谟之益使其必当事理以服人心谓宜略仿唐朝廷英坐论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给札之规延访羣臣博求至计然后总揽参订以次施行则政令之出上下厌服天下之事无所为而不成矣顾又尝病士溺於俗学而不明君臣之大义是以处於成败之间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於舍生取义之节将使三纲沦坠而有国家者无所恃以为安则又奏言宜鉴既往之失深以明人伦励名节为先务而又博求魁磊骨鯁刚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无事正色立朝则奸萌逆节销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缓急则奋不顾身以抗大难亦足以御危辱凌暴之侮则庶几乎神器尊严而基祚强固矣上悦其言而於光武晋唐之论尤所嘉叹明日以喻辅臣且论元帝肃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区区仅保江左略无规取中原之志为诮乃诏改公京秩仍典校中秘书则当是之时圣志所存亦可见矣不幸适有淮西杀将叛兵之变中外恫疑异议蠱起张公至为解相印去而国论遂变至欲尽撤两淮之戍还建康以自卫公深以为不可因率同列拜疏言曰淮淝东南之屏蔽昔人之所百战而必争者今皆幸为我有而无故捐之以资敌非计之得也若使乘吾之隙长驱以来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摇则建康虽有甲卒十万亦将无所施矣且其新民累岁安集亦既有绪今乃一朝而弃之使其老稚狼狈而南来丁壮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貽后患抑又甚焉即以宿卫单寡必行今策则愿毋庸尽撤而使合肥盱眙两戍所留各不下三万人则亦足以固吾圉而壮军声矣疏奏不省而刘豫果数求援於金以乘吾隙议者方以为忧而金又忌豫强将不可制一旦执而废之遂不暇以我为事不然则亦殆矣自是之后庙算低回上下解弛北伐之谋日以益衰顾望中原坐失机会而明年车驾遂还临安矣御史中丞常公同荐公恬尚有守可任大事因复召对公即抗言当今国论不过两端喜进取之谋者既以行险妄动而及於败为待时之说者又以玩日愒岁而至於偷二者不能相

通而常堕于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见而均受其弊故臣尝谓能自治以观衅则是二者通为一说而无所偏废盖能夙夜忧劳率厉众志则未尝不待时而不至於偷审知彼已必顺天道则未尝不进取而不及於败谋人之国者诚能如是以有事於恢复而有不得志者臣不信也然臣窃迹近事则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伪刘之废中原之衅可谓大矣而吾终未肯求所逞岂非以行险妄动为不可以不戒而於吾所以自治其国家者将益求其至欤今日之势虽未至於危机交急亦可谓迫矣谓宜断自圣武深思昔人爱日之义忧劳庶政无少怠忽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归之有司而日与辅相大臣一心戮力明礼义正纲纪除弊政振偷俗抚循凋瘵之民淬励士大夫而责之职业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后谨察四方之衅投隙而起秣马厉兵以复我之疆土则虽有智者亦不能沮成功矣初刘光世守淮西御军无法而寇至輒谋引避既正其罪而夺之兵矣寻有叛兵之变庙议反谓由罢光世使然更慰藉而宠秩之张俊守盱■〈日台〉方撤戍时犹命分兵留屯而俊不受命悉众以归朝廷亦不能诘公於是又言陛下有为之志未尝少衰而天下之事每每病於不立使中兴之烈未有卓然可见之効臣窃不胜忧愤而深惟其故以为陛下诚能并进忠贤修明纪律惩陵夷委靡之祸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诏大臣号令所出必务合於天下之正义而毋恤匹夫徇私之怨则威令必振国势安强虽强大之国亦将敛衽而退聽尚何病於事之不立哉上亦不以为忤特命除郎兼史笔而常公犹以为此非所为荐论之本意再论上前言甚恳至然事已行不及改也公至史院会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实录而宣仁附传实公所分所以辨明诬谤分别邪正者於体为尤重而公考订精密直笔无隱论者美之其后顾亦不免颇为他官所窺易是以读者犹有憾焉既而金国亟遣使来请和赵公以议小不合亦罢去而秦丞相桧始颺政事遂决屈已求和之议矣北使名称既不逊而所责奉承之礼又有大可骇者於是众心共怒军士至汹汹欲为变夜或揭通衢指桧为间谍都人汹惧一时忠智之士竞起而争之公亦亟与史院同舍胡公程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辞抗疏言曰金人据有中原士马强盛何忧何惧而一旦幡然与我和哉盖以年来饮马江淮动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为和之说以侮我又虑我训兵积粟畜锐俟时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为和之说以挠我耳蓋请和息兵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胜之术也六国不悟衡人割地之无餍以亡其国今国家不悟请和息兵之得策其祸亦岂可胜言哉而执事者顾方以为吾为梓宫母后渊圣天属之故遂不复顾祖宗社稷二百年付托之重而轻从之致今日有诏谕江南之举而又北面受书将焉避之哉昔楚汉相持之际项羽常置太公俎上而约高祖以降矣使为高祖者信其诈谋而遽为之屈则自其一身且无处所尚何太公之可还哉唯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图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鸿沟之上使其兵疲食尽势穷力屈而太公自归此其计之得失亦足以观矣其言之切如此蓋出公与诸公之意而成於胡公之手桧虽持其议不少变然阴谋诡计因是亦有不得尽逞者论者莫不壮之然自是之后邊备遂弛士气益衰而兴复之谋上下皆以为讳正堕公等

所忧挠我之计桧顾自以为得上心始谋以次尽逐诸异议者公因是亦数自求引去而参知政事李莊简公又尝欲引以寘近班以是桧尤忌之固留不许及金使再至独许归我河南地公因轮对又言陛下践艰难之运十年于兹虽有大有为之志而於天下国家所以经遠持久之计多有所未暇者今者如天之福画地数千里以归于我此虽异时之变未可以豫知意者天其以礼悔祸使陛下间於忧虞而大有为之志将有所伸此万世一时也然天下之事每病於难立者正以向一夫独见之言而略众口异同之论是以谋始太锐而用计有未详也愿考汉廷杂议之法自今发政造事陛下既与大臣谋谟于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虑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后总揽羣策而裁处其中将举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为而无不成矣此于前日讲和之议犹欲三致意焉又念国步日艰人心未服而天子无自将之兵诸道无典戎干方之实二三大将人拥重兵强不可令事盖有不可知者则又数数建言宜复武举责实用必其洞晓韬铃长於绥御者以储将帅之才下州郡选骁勇悉送行在以补周卫之缺精择帅守使搜卒乘以壮藩维之势亦皆当世之急务从长之至计反复惓惓不能自己其於请建大学明大伦以倡节义之风而厉苟偷之习则又平日之所深虑而每言之所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於毙焉者非若后来诸人承望风旨但以课试文墨为粉饰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国是已定言无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桧之怒公愈甚十年春遂使言者论公独以懷异自贤阳为辞逊为罪而出之外郡然公去未几而开衅召兵复夺我河南地悉其锐师数道大入如公所谓未可豫知者於是中外大震桧亦不知所为周章回惑至於视师之奏援引乖错而不自知闻者莫不窃笑而深忧之幸而一时将卒犹有前日简拔搜练之余以故关陝顺昌橐皋之师连战大捷兵威稍振复议讲解而梓宫母后始得南归又如公等所论楚汉强弱之势然桧遂掩已失而冒以为功公夺主权肆然无复有所忌憚矣公固不能复为之屈遂自请为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讨寻旧学为事手抄口诵不懈益虔蓋玩心於义理之微而放意於尘垢之外有以自乐澹如也旧喜赋诗属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气则更为平缓而诗律亦益闲肆视诸少作如出两手矣然公自是不复起年未五十而奄至大故善人之类莫不伤之其后十余年间桧遂颺国柄大作威福诸与公同时被逐之人大者削籍投荒小亦弃置闲散迄桧死败其幸存者乃起复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见矣呜呼熹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无违友爱诸弟委曲将就有人所难能者与人交重然诺不以生死穷达二其心抚孤甥教之学而经理其家事曲有条理人无间言接引后进教诱不怠闻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猥琐简贤附势之流与已异趣则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视其面至其所以施於吏治者亦皆果决明辨抑邪与正无所顾避顾熹生晚不及於闻见之详故不得而记也晚既属疾自知必不起而处之泰然略无忧惧之色手书告诀所善胡公宪原仲刘公勉之致中刘公子翬彦冲属以其子而顾谓熹往受学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后已垂裕后人不使迷於所鄉者又如此云所为文有韦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於家始时吏部侍郎

徐公度欲为之序略言少日多见前辈而自得从公及正平张定夫遊始得为文之法会
病革不及脱藁而今序则直秘阁傅公自得之文也其论以为公诗高洁而幽遠其文温
婉而典裁至於表疏书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亦为得其趣者公娶同郡祝氏封孺人
贈硕人其父处士确有高行硕人性慈顺孝谨佐公事太夫人於穷约中未尝一日不得
其欢心承接内外姻亲下逮妾媵僮使曲有恩意后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今以朝奉
大夫致仕一女子嫁故浏阳县丞刘子翔蚤卒孙男三长塾亦蚤卒次埜将仕郎次在承
务郎女三其婿修职郎刘学古迪功郎黄干进士范元裕曾孙男五巨钧鉴铎铨女九长
适文林郎赵师夏余或许嫁而未行也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建宁府崇安县五夫
里之西塔山而硕人别葬建阳县崇泰里后山舖东寒泉坞然公所藏地势卑湿惧非久
计乃卜以庆元某年某月某日奉而迁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蓋公之
诗尝有鄉关落日苍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呜呼此岂其讖邪不肖子熹追慕攀号
无所逮及窃惟纳铭幽堂具着声烈以告万世蓋自近古以来未之有改而公贈官通议
大夫正第四品准格又当立碑螭首龟趺其崇九尺刻辞颂美以表于神道用敢追述其
平生论议行实之大者如右以请于当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聽而擇焉謹状庆元五
年十二月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鱼袋熹狀

汪端明（应辰）本传 宋史

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按应辰之先婺源人上世迁玉山今其集中有贈婺
源汪氏诗云获通谱系诚倾蓋昭穆从斯永不忘可考也）幼凝重异常童五岁知读书
属对应声语惊人多识竒字家贫无膏油每拾薪苏以继晷从人借书一经目不忘十岁
能诗游鄉校郡博士戏之曰韩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应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论道惟
公其然未冠首贡鄉举试礼部居高选时赵鼎为相延之馆塾竒之绍兴五年进士第一
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势为问应辰答以为治之要以至诚为本在人主反求
而已上览其对意其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见者掖而前上甚异之鼎出班特
谢旧进士第一人賜以御诗及是特书中庸篇以賜初名洋与姓字若有语病特改賜应
辰上欲即除馆职赵鼎言且令歷外任养成其材乃授镇东军签判故事殿试第一人无
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阙以归舍人胡寅行词曰属者延见多士问以治道尔年未及冠
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无曲学阿世之态应辰少受知于喻樗既擢第知张九成贤问
之於樗往从之游所学益进初任赵鼎为帅幕府事悉諮焉岁小旱命应辰禱兩名山即
应越人语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状元雨也召为秘书省正字时秦桧力主和议王
伦使还金人欲以河南地归我应辰上疏谓和议不谐非所患和议谐矣而因循无备之
可畏异议不息非所患异议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虽通和疆场之上宜各戒严以
备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宠将帅以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纵忘积年之耻独不思异
时意外之患乎此因循无备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议之初大则窜逐小则罢黜
至有一言迎合则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见间隙轻躁者阿諛以希宠畏懦者循默以备

位而忠臣正士乃无以自立於羣小之间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愿勿以和好之可无虞而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疏奏秦桧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请祠以归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满径一室萧然饘粥不继人不堪其忧处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讲学为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观在隱约时胸中浩然之气凜然不可屈张九成谪邵州交游皆絕应辰时通问及其丧父言者犹攻之而应辰不遠千里往吊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夺人无异词始至或以其书生易之已乃知吏师所不能及丞相赵鼎死朱崖扶丧过郡应辰为文祭之曰惟公两登上宰皆值艰危之时一斥南荒遂为生死之别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归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归道出衢州章杰为守希桧意指应辰为阿附为死党符移讯鞫徧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时胡寅遗桧书谓此事不足究事乃寢通判静江府踰期不得代乃沿檄归省其母继差通判广州时桧所深忌者赵鼎张浚鼎既死而浚独存未快其意江西运判张常先笺注前帅张宗元与浚诗言于朝其词连逮者数十家将诬以不轨而尽去之狱既具桧死应辰幸而免明年召为吏部郎官迁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进用未应尔应辰曰亲老矣不可缓乃出知婺州郡积欠上供十三万缗朝廷命宪漕究治应辰谓急则扰民乃与诸邑蠲宿逋去苛敛定期会室渗漏悉为补发寻丁内艰去庐于墓侧服阙除秘书少监迁权吏部尚书李显忠冒具安丰军功赏五千余人应辰奏驳之权户部侍郎兼侍讲应辰独员当剧务节冗费尝奏班直转官三日而堂吏增给食钱万余缗工匠洗泽器皿仅给百余千而堂吏食钱六百千塑显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银绢六百匹两他皆类此上惊其费冗命吏部裁之金渝盟诏求足食足兵之策应辰奏曰陆贄有云将非其人兵虽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将虽才不为用臣之所忧不在兵之不足在乎军政之不修自讲和以来将士骄惰兵不阅习敌未至则望风逃遁敌既退则漫列战功不惟佚罚且或受赏方时无事诏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谁能聽命以赴国家之难望发英断赏善罚恶使人人洗心易虑以聽上命然后号令必行矣三十二年建储以孝宗名与唐庐江王晋楚王同诏改为晔应辰以为与唐昭宗同白左相陈康伯遂改今名集议秀王封爵应辰定其称曰太子本生之亲议入内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内禅拟於传位日降赦应辰言唐太宗受禅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从其说又议改元重熙应辰谓契丹尝以纪年遂改隆兴一朝大典礼多应辰所定议太上尊号李焘陈康伯密议以光尧寿圣为称及集议或谓尊号始自开元罢於元丰今不当复况太上视天下如弃敝屣岂复顾此应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亲乌得援元丰自却为比於是议状书者半不书者半明日应辰复与金安节等十二人各陈所见大槩谓光尧近乎神尧寿圣乃英宗诞节尝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为问应辰答以尧岂可光是语有闻之德寿者高宗因上过宫云汪应辰素不乐吾於是诏尊号之议已尝奏知不容但已安节等遂奉诏应辰连乞补外遂知福州未几升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在镇二年会朝廷谋蜀帅乃以敷文阁直学士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陸黻特降诏抚諭入境以书与宣抚使吴玠令以抚諭诏申严号令

既至免利路民饷运徙沿邊戍兵就粮内郡纵保胜义士复业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万以不虞悉奏行之有谓蜀中纲马驿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险宜浮江而下诏吴璘措置执政大将皆主其说应辰与夔帅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税勘合每贯取三十钱干道诏旨尝减三之一有欲增之者应辰与两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钞计而以贯石匹两计是阳为减而阴实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计之岁入三十万以今所增为六十万计以四路不知几倍虽非兴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赐多矣璘时驻蜀口武兴精兵为天下冠既老且病应辰密奏以关陝大将系国安危所当预图於是执政传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暂领其任暨璘死应辰遂摄宣抚之职蜀道晏然虞允文寻以知枢密院事宣抚四川应辰援张浚例乞罢制司不许总所牒委官核四川匿契税应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农废业曰纵吏扰民曰违法害教曰长奸起讼比户部已令人自首州县收并已不少其未尽者有见行法令不宜为此烦扰上曰论极有理速罢止之蜀大旱诏问救荒之策应辰奏利阆绵梓军马粮料随民力均敷官虽支余钱民不得半价若选官就岁熟处余之可以宽民力第无钱束手乞给度牒上曰汪应辰治蜀甚有声且留意民事如此给度牒四百永为余本赈济遂移书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绵劔和余告之而全蜀蒙惠刘珙拜同知枢密院事进言曰汪应辰陈良翰张栻学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还叩之安仁年饥挺起为盗害及旁郡即具奏且檄茶马使招捕旬月间诛其渠魁余悉抚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帅得无掩盗事不上闻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给应辰曰叩寇事未敢奏不审制司如何应辰以奏检报之允文内愧将行代纳成都一府激赏绢估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入觐陛对以畏天爱民为言上曰卿久在蜀宽朕西顾之忧军政民事革弊殆尽蜀中除虚额民间当被实惠应辰奏虚额去则州县宽尚有两事曰预借曰对余预借乃州县累岁相仍对余则以补州县阙乏民输米一石即就余一石或半价或不支且多取赢陛下近捐百万除预借之弊对余患止数州愿并除之则弊革无余矣除吏部尚书寻兼翰林学士并侍读论爱民六事庙堂议不合不悦者众一日陈良佑登对上告以汪应辰言卿在蜀多诞谩良佑奏臣与应辰昨同从班应辰请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时边奏方急臣不知应辰将为便私计也奏既上应辰以此大憾乃为是说以中臣耳上曰乃尔邪应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贵人皆侧目德寿宫方斲石池以水银浮金鳧鱼于上上过之高宗指示曰水银正乏此买之汪尚书家上怒曰汪应辰力言朕置房廊与民争利乃自贩水银邪应辰知之力求去会复出发运均输之旨叹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羣枉则补外之请自得乃力论其事有害无利遂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韩玉被旨拣马过郡应辰简其礼玉归潜之於上曰臣所过州县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怪之平江米纲至有折阅事上连贬秩力疾请祠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应辰接物温逊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岭峽十有七年桎死始还朝刚方正直敢言不避少从吕居仁胡安国游张栻吕祖谦深器许之告以造道之方尝释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敌易愆忿室欲书刚制于酒愆室刚制皆克胜义可不常省察乎其义理之精如此好贤乐善出於天

性尤笃友爱尝以先畴逊其兄衢虽无屋可居不顾也子逵继登进士第仕至吏部尚书端明殿学士

宋故龙图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实封一百户
赠特进程公（大昌）神道碑 周必大

故吏部尚书程公以龙图阁学士就第踰年而卒其子准等持兵部侍郎杨公大灋所状行实属必大以铭予与公同年进士数尝同僚厚我莫如公知公莫如我其何敢辞恭惟孝宗皇帝圣学高妙厉精政事尤有知人之明惟公歷两省六曹以该洽直谅见知相与论道统评政体在廷少比公亦忘身徇国思为朝廷植悠久之计其在外则心乎爱民长虑却顾未尝便文自营士大夫皆以不大用为恨及事寿康皇帝兴念旧僚迭加恩礼而左右乏里言公亦老矣无意仕进得谢于家尽发所蕴著书立言启迪后生盖其自幼至老襍祥卜祝无所信玩好技艺无所嗜惟通经评史考古验今一事未详一理未穷弗措也其始终大槩如此若乃爵里议论则可一二数公讳大昌字泰之按程氏其先出自重黎周有休父封於程地在关中子孙散居西北有开府仪同三司灵洗者效节萧梁着功於陈封忠壮公南史以为新安海宁人即今徽州休宁也厥后或北归或遂留故公为休宁人曾祖晟娶洪氏祖士彦娶金氏父畎累赠正奉大夫妣淑人陈氏世积善尚义孜孜教子至公颖悟殊常儿十岁能为文绍兴癸亥重立太学年甫冠矣一试即预选学官争为延誉二十一年登进士第以左迪功郎主吴县簿丁正奉忧服除献文於朝宰府奇之二十六年除太平州教授明年召为太学正三十年诏馆职必试乃除初召朱熹载等再召刘仪鳳等皆辞上命宰执择人不许辞以公应召仍谕上旨遂除秘书省正字改左宣教郎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禅擢著作佐郎初政锐意事功命令四出贵近或预密议公因轮对及之寻命百官条弊事公又极言汉石显知元帝信已先请夜开宫门之诏他日故投夜还称诏启关或言显矫制帝笑以前诏示之自是显真矫制人不复言国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请自今被御前直降文书皆申省审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规以防石显之奸又论去岁海陵王南侵无一士死守而兵将至今策勲未已惟李寶捷胶西虞允文战采石实不世之功今寶罢兵允文守夔此公论所为不平也上韪其言三皇子就傅遴选择官僚九月以公为尚书驾部员外郎兼恭王府赞读又兼兵部郎官隆兴元年兼庆王府直讲十二月丁母忧干道二年春服阕召为考功员外郎六月复兼恭邸赞读八月迁国子司业三年十二月兼权礼部侍郎一时文柄举属公其成就人才不可计凡今老师宿儒多公门生也五年正月兼权直学士院宣对选德殿上曰朕治道不进如何公知上志在恢复迎合者多即奏陛下勤俭过古帝王金朝既通和民不知兵不可谓无効但当求贤纳谏使政事日修则大有为之业在其中不必用迎合之言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筑城太多缓急何人可守臣谓设险莫如练卒练卒则在选将上深然之后数日再召对上曰卿前言朕俭是也独病风俗太奢用度不足今早与大臣议立法以止之公奏居室衣服吉凶之礼皆有着令要在上之人持久以化之耳上又问卿更有

何事为朕言之公曰事有大小有先后今四方狱案必经圣览大臣因是亦困省阅何暇议大事急先务乎往陛下尝增左右司为四员若渐复减员分以委之中书之务清矣后数年迄如公言八月除直龙图阁江东转运副使盖公求试民事故以乡部宠之公引嫌改浙东提点刑狱越帅多大僚适岁丰酒税溢额漕台不敢问乘公摄帅遣其属挟朝命括羨财且将增额公力拒之曰某宁罪去不可增也越人迄今德公七年复徙江东运副诏勿引嫌公犹不自安踰年乞祠就徙江西路公曰可以兴利除害行吾志矣九年岁俭出钱十余万缗代输贛吉临江南安四郡五等夏税折帛遏饥民为盗之原又迁吉州造船场於台治以省费革弊凡吉旧欠皆捐之清江县有破坑桐塘两堰防江四十里护田千三百七十顷民居陆地又三百顷堰壞四十年岁罹水患公力复其旧又奏漕臣遇代积累欠数病州县乞行蠲削淳熙元年冬诏可凡干道七年八年诸路欠税赋丁役及他钱物并除之由公一言上恩及天下矣岁满再任进告不下宰执问其故上曰程大昌职事修举自合加职乃升秘阁修撰二年四月召为秘书少监九月兼权中书舍人六合塔僧以镇潮为功求内降给赐所置田产仍免科徭公奏二税外和预买折帛正额外科借皆科也保正长身丁杂役皆徭也僧寺既违法置田复移科徭於民奈何许之况自绍兴二十二年修塔之后潮果不啮岸乎御前置忠锐忠武军以浙西路钤辖李师古兼统制带御器械戚世明兼训练援例增请给公执不可其命俱寢俄兼崇政殿说书三年四月除权刑部侍郎升侍讲五月兼国子祭酒公言辟以止辟未闻纵有罪为仁也今四方狱例拟贷死臣谓有司当守法人主察其可贷则贷之如此则法伸乎下仁归乎上矣上以为然旧法宰执初除转厅皆有给使减半其后太尉使相三少而上徃徃取旨视枢密使都官用例浸失法意公请自侍从而执政自执政而相则为初除法当全与余为转厅皆减其半遂为定制上知公特立不避怨滋欲用之四年八月兼给事中江陵统制官率逢原纵部曲殴百姓守帅辛弃疾谓曲在军人坐徙豫章公极论不可上曰朕治军民一体逢原已削两官降本军副将矣康与之在绍兴时以诙谐进后坐事长流广南至是有与为地刊除旧犯还其资歷公封还勅黄上喜曰待迁擢卿其益尽心毋避忌十月落权字五年正月同知礼部贡举御制原道辨寻易名三教论独公与闻之六月进吏部右选侍郎兼同修国史旧小使臣注令尉若监镇兼烟火者验老病而已公以其亲民面令读律且诘其大指不通者輒罢遣八月兼权尚书六年夏正除权吏部尚书公遇事启请知无不言如论军中强壮子弟及西北伉健之人不可轻聽离军禁卫不以膂力进今率三年輒补外官用违所长宜留寘三衙又欲酌绍兴旧制命诸军挽强资稍示劝诱又请究归正伪冒裁减添差以寬州郡面奏堂白累万余言会举行中外迭更之制公力请郡是冬除敷文阁直学士知泉州陛辞上谕曰凡有见悉奏来自南渡后泉为台信建昌邵武四郡代输银二万四千两诸县并缘苛敛预借公条便民事具言本末有司持之未下明年首为民代输一年且乞禁絶后日预借又蠲前岁秋苗之未输者八年春汀贼沈师作乱诏并剿其徒公请罪止渠魁赦其胁从仍许徒中相糺可使亡命解散不然数州挺乱

是坚其附贼也宰相然公言奏行之是冬沈师独与死党窜伏漳州山谷间距城百余里州有左翼军戍将萧统领者卷甲赴之逮夜力疲搏贼不胜死焉闽中大震漕檄左翼统制裴师武出兵师武置司左泉谓帅符未下不敢擅与公手书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帅责君可持吾书自解又取前得释胁从之旨散榜以间其党师武至漳郡情顿安捕获谍者十余曹棣藏兵器谋刻日纵火为贼内应微公先事从权趣师武行漳且屠矣太守刘立义郡人今左司郎中郑公显驰书谢公曰城邑获全公之赐也终更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十三年秋起知建宁府十四年复提举南京鸿庆宫自公为郎首侍寿康於王邸多所宏益其后间谒东宫必款语移时尝用家人礼许见今上及公主亲取寶器酌酒饮公受禅之初与宫僚一等推恩绍熙元年加寶文阁直学士起知明州示将复用遽以祠归四年起进龙图阁直学士明年请老进本阁学士致仕皆非常典也庆元改元十一月甲申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三积官宣奉大夫爵新安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赠特进公自宦遊去鄉里乐吴兴溪山之胜而卜居焉晚得安吉县梅溪鄉邸阁山规营莹域未成而卒淑人陈氏公母之从兄女生百日值方腊乱父母携匿谷中祝曰儿若贵勿啼自是悄然既长归公事舅姑以孝闻生诸子躬自鞠育公嗜书未尝省家事宾祭孔时淑人力也年七十六遭公丧谓诸子曰吾得从而父足矣病不服药后公四十七日安然而逝遂合葬焉二年四月辛酉也四男准朝散郎新通判太平州本早世阜朝奉郎知上元县覃宣教郎新浙西茶盐司干办公事三女长适承直郎监行在文思院都门郑汝止次适奉议郎新知湖州武康县丁大声季蚤亡孙三人端复登仕郎端节端履以遗泽补官女三人公有文集若干卷别着禹贡论五十二篇辨江河淮济汉弱水黑水甚详凡诸儒舍经泥传注失禹本指者一皆正之又为山川地理图端明殿学士汪公应辰博洽重许可读之大叹服谓不可及公在讲筵遂以进御天语嘉獎今行於世别有演繁露六卷考古编易老通言易原雍錄四书各十卷北邊备对六卷书谱二十卷取五十八篇互相发明篇为一论抉隱正讹尤有功於学者呜呼若公可谓博学笃志者矣铭曰

浩浩万古孰知其津扰扰万生孰致其身伟欤程公絕类离伦气以直养业以勤精士之指南国之寶臣其在两禁昌言复君使于四方仁心庇民胡不弼谐迄其经纶归而著书极道之真既没言立庶几不泯自歛而湖肇自于今有式新阡尚考斯铭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九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儒硕）

宋故朝散郎知邕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兼广南西路安抚都监提举钦廉等州盗贼公事沿邊溪峒都巡检事兼提点买马事竹洲先生吴公（徹）行状 程卓
曾祖师政妣程氏祖俊妣汪氏继妣魏氏父舜选故任奉议郎赐绯鱼袋妣金氏封

安人公初讳偁避秀园讳改曰倬字益恭吴其姓也吴自泰伯以国得姓其子孙散四方谱牒不可考独居歙之休宁者最盛公之高曾世以长者称薄取而厚施视余之贵平其价以出之施及旁郡全活者甚众至奉议公袭德弥厚一夕与夫人金氏坐月下有二星飞入懷众异之曰其吴氏种德之征有子之祥乎已而宣和之甲辰果生国録公俯乙巳十二月之朔又生公公生而颖悟日诵千余言十岁属文已能道老生宿儒之所不能道弱冠与国録公游太学时四方之英俊萃焉月与角笔墨短长輒居首选侪辈相与叹服为之语曰眉山三苏江东二吴以上舍高选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调明州鄞县尉三十二年遇恩升修职郎隆兴元年获强盗改承事郎二年差充婺州教授不赴干道二年差知饶州安仁县四年转宣教郎七年丁母艰服阙淳熙元年转奉议郎通判邕州五年任满转承议郎被召上殿除知州兼广西四路安抚都监提举钦廉等州盗贼公事沿邊溪洞都巡检使兼提点买马事亲老勺祠主管台州崇道观六年转朝奉郎七年转朝散郎差知泰州勺祠复主管台州崇道观十年致其仕以淳熙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公天资雄浑学该体用高遠而不为迂切近而不为陋上下数千年间世变升降制度因革灿然若指诸掌而能剂量之以道出入诸子百家天官稗说靡不洞究而能折衷之以圣人之经故其发为文辞涵蓄演養严洁渊奥每一引笔若飘风骤雨不可止遏旁观骇立悚汗而公初未尝屑意也公英迈慷慨忠义激烈虽穷居厄处抱膝长吟常以社稷安危为已任方隆兴天子锐意北向效奇献策者无算公独怆然曰是碌碌者钓取爵位耳乌足与语大计使吾得当一面提精兵数万必擒颡利以报天子蓋公平日之志也当时宗工巨卿如晦庵朱公南轩张公东莱吕公龙川陈公梭山陆公石湖范公止斋陈公及知名之士数十人皆与公友善公之倅邕也南轩以书告晦庵曰吴益恭忠义果断缓急可仗未见其匹及归自邕而得对也南轩书孔子之刚曾子之勇南方之强三章以谏别既而又以书相劳於中都曰益恭才气事业乌可掩抑对扬忠言必当上意至龙川则反复太息徧告于东莱与石天民曰此君蹉跎日以老矣今兹得对或有遇合之理其为一时名公所慕重蓋如此初公未第为太学録时天子厉精以选卒廉察中外一日且至胶庠公曰此曹挟小忠簸弄耳今闯足至此异时六馆之士以非所宜言与大不敬论报岂不上累圣朝执而笞之曰国有令汝无故乌得輒入卒噤受笞去不复至蓋公之风裁峻整临机果决已见於为布衣时得第尉鄞并海盗出没鬼神不可踪迹间来掠民家輒去朝廷虽宿将重兵不能禁公潜布尔目盗所至輒知之单马径造捕者随至盗惊谓神卒有先登被创者公解驼裘以衣之亲与傅药士卒皆感慨争奋愿空贼以报及宰安仁安仁旧号冷邑公至则肃吏厚民薄征缓赋异时负贩少有至者公立为会市会之日官无征敛市不二价约束明肃商贾四集皆得所欲以归於是井邑饶富江东壮县或愧焉时岁大旱公度民将艰食预约一县户口所需米若干令富民储蓄以备境内赖以不饥会旁境饥民百十为羣攫食偷活恶少年乘之为盗势駸駸且犯境州人以为忧遣兵数百戍之或有劝公避者公奋然曰吾为令顾委命若等是谓草间求活吾宁与

贼死况不必死乎籍丁壮阅之公驰马横槊其间声势张甚有无赖子袭旁邑所为者法外出新意杀之以令盗闻之皆恐惧缩颈不敢犯事已自劾不报然不便者从而媒蘖之以是坐累数年公尝言於孝宗皇帝曰盗贼弄兵惊陛下之赤子甚至阻山泽杀吏士遣大将发重兵而不能定皆由帅宪守令罢软不任职治之不早以至滋蔓难图仁哉斯言使安仁非公盗滋蔓矣法吏乃反以为公罪此识者所甚痛也暨通判邕州沿邊溪洞蛮獠少不得意则反侧南轩张公经畧广右有疑事悉以咨公寘邮筒往来筹划日至再至三公曲为之尽毕就条理郡阙守檄摄郡事有自杞蛮者势强盛服属化外诸国至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鬪岁数千人至横山市马日益横忽其酋必程持国书来争论淳熙三年蛮人与其官兵相杀伤因及十余事以干正为年号州人大恐公严兵庭见之其词色骄甚公责以汝国本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市马岁得银帛二十余万今三十年矣汝国以此富强役属诸蛮若忘朝廷厚恩邪輒敢妄有邀求吾当闻诸朝絶汝买马之路又以不用本朝年号且犯庙讳诘之酋遂屈服有田州下闭洞首领凌谥以掠良民与化外诸国为市人易金一两伎艺者倍之每岁上邊买马遣丁夫除驿道輒为掠去公屡委所属追问谥不伏以兵擒之梟首於市遠近称快又有安平州酋长李械藏匿逃遁窥伺叵测累年帅宪不能治州有虞兵逸去公大书尺纸示械如期而来且惶惧遣使以书币请罪公责而释之还其书币械叹徃时太守率以贿迁公清如水吾敢慢乎於是两江五十余洞告戒部落无有犯者且曰吾宁贫穷毋犯吴公留邕三年绩效不可殫纪南轩露荐于朝得旨赴都堂审察去之日若士若民若吏若兵合数千人遮道流涕奔告诸台借留公陛对首论恢复天下之大势有二天下之大计亦有二有纷纭未定之势有立国相持之势纷纭未定之势利疾战立国相持之势宜缓图方海陵即世中原之势几至纷纭诸将反不能渡淮而发一矢及葛王定位南北之势复成勅敌张浚虞允文乃欲长驱以定中原进退缓急皆两失之此功业所以未建今之议者不察持苟安之说者欲保守江左为欲速之计者便谓中原可平臣未尝不痛惜於斯也臣愿陛下治兵积粟涵勇韬力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乃以舟师出其东蜀兵出其西且战且守稍稍前进东自齐以图晋西自陇以图秦为祖逖譙梁战守之谋而无桓温刘裕深入遠鬪之患会逢其适纠合诸侯之兵而以武临之一戎衣而天下定矣若彼此势钧而力敌虽一兵一骑不可轻动闻者始知公规略宏遠区画精密平日慷慨自许非孟浪叫呼者也使公获展其志应敌着数各随局面如环无端功业可量也哉及论自杞蛮二广官吏与治贼之方皆切中事机孝宗皇帝嘉獎欲除公御史适邕又阙守上以马政为忧复以邕管属公时奉议公已八十公曰吾奉亲以往乎亲且老离井里以威吾亲非孝也上方以孝治天下其念我乎力请上为恻然予祠已而思之擢知泰州复以亲老请祠公孝友出於天性常视奉议公嚙笑以为欣戚所居之前有洲广数畝旧种竹苍翠可爱奉议公乐之於是结庐其上环以秋冬不凋之木日奉觴酒怡愉其中又以余闲与从游之朋穷经论史考德订业四方之士闻之负笈而至岁数百人居不足以容或相率结茅其傍因号为竹洲先生公

分斋肄业如安定湖学之法以教之士由以成材者有方公恬首春官汪公义端首庐传其它簪佩满州县言有章行有操官有业问有学未有不自竹洲之门者公之没也奉议公已九十呼其子泫然流涕曰子之事亲也生有养死有葬今吾先而祖以死有余恨矣汝其毋忘乃父之志以事而祖又曰汝其知所以立身立家乎忠孝者百行之本也恭俭者百行之端也其了然於死生之故有释老所不能及者娶金氏封宜人后公六年卒以绍熙元年四月某日合葬于绩溪县高车原男四人载宣教郎签书高邮军判官厅公事圻墜垸女一人适奉议郎知袁州万载县事王僎孙十一人镐铉锡镇錞鉴铨鐔鏞铭锜曰鉴出继国録公长子厘之后曰铨出继国録公次子塾之后孙女二人长适承议郎知江州瑞昌县事韩埜卿次幼未行卓於公同里闰先伯父文简尚书与公同肄业而公之季子垸又从予游故知公之出处颇详尝论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身不得居卿相之位公之气足以从事中原而身不得任鈇钺之寄公之节足以挥斥奸慝而不得纲维国之风宪公之文足以光昭云汉而不得黼藻国之纶綍公之命固有所制矣然孝尽於亲道信於友名尊於身识与不识皆知公为一世伟人公之所以不朽孰得而制哉公尝作尊已堂记谓天爵义荣已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势荣得失在命不可常也士大夫丧其可常之尊乃藉夫不可常尊者以华其身得则喜失则悲甚而苟得至於忘耻是何异乞墦间之祭醉饱而归其妻妾方羞且泣而施施焉未之知也晦庵朱公见而喜曰往者张荆州吕著作皆称吴邕州之才今读其记文又可见其所存然则云雾晦冥日月之光景常新公之存固有用舍得丧不得易者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或谓其峻洁类贾长沙雄丽类苏内翰风骚类柳柳州世必有能辨者不待予言也公歿既有年其孙铉入都门涕泣谓予曰先祖言行久未编次将遂湮坠敢稽首以请予辞不敢铉之请愈力因槩书其大节以备太史氏采録云谨状嘉定十五年十一月日通奉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休宁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食实封一百户程卓状

程君正思（端蒙）墓表 朱熹

士患不知学知学矣而知所择之为难能择矣而勇足以行内不顾於己私外不牵於俗习此又难也呜呼若鄱阳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谓知所择而能行之者欤乃不及一试而又无年以死使人不得见其德业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资端悫自幼已知自好稍长即能博求师友以自开益遂以词艺名荐书既乃见予於婺源闻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遂慨然发愤以求道修身为己任讨论探索功力兼人虽其精微或未究极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则已过人远矣始时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请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亲能开义理於几微之际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心丧母葬祭推本古经以正流俗之缪乡人多以为法其在太学侪辈类趋时好不复知有圣贤之学正思择其可告语者因事推诚诲诱不倦从而化者亦颇众然其为人刚介不苟合闻人讲学议政有所未安輒造门辨质或移书譬晓必极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后已会大臣有乐豪纵而贱名检者见修饬即以邪气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属且能亡人之国於是学官承其风旨因

课试发策直以王程苏氏之学为问盖将以其向背为取舍对者靡然无敢正言其失正思独奋笔抗论无所依违而所以分别邪正之间轻重浅深又皆中理虽竟以是无所合而归然其抑邪与正之助亦多矣既归即以病不起绍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九闻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时手书来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终养而卒业於门耳然已无可言愿先生自爱蚤就羣书以竣来哲世不我知天岂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专必能卒究精微之蕴以广斯道之传者遽读其书不觉失声流涕既而视其笔迹谨好如常日又知其明於死生之际如此为之痛惜而又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将葬正思於其鄉之曹公塢使其二弟端临端本状其事以来请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职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师圣一女适同县董清而他则与予所闻者皆不异又观其言正思自少谨信异常儿大父将没知其可托以一老婢媵焉正思时年十四五涕泣受命护视勤恳十有六年始终无少懈至是属疾虽病尊亲临之必冠巾乃敢见将卒悉屏妇女户外戒治丧无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伦大法所系不杂他语是皆宜书因并前所论者书之使碣墓上后之君子庶有考焉绍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程知録（洵）传 汪师泰

程知録洵字允夫婺源人父鼎朱韦斋先生内弟少孤与龟山门人罗仲素萧子莊数公从韦斋学于闽韦斋赠以六言皆事亲修身为学之要鼎拜受其言益自树立博览经史尤好读左氏传为文輒效其体不能屈意举子尺度以故不利场屋韦斋尝有舅家今三世笔耕未逢秋之叹家故贫至鼎益困中岁奉亲徙居穷山间自号韩溪翁晦庵先生表其墓洵初以诗文求教文公公答书曰如欲为文章士而已自应不在他人后如果有意古人之学则所示犹未得其门尝以道问学名斋文公易其扁曰尊德性因为作铭其它往复问答累数十书载于大全集者仅十三书耳初任衡阳簿士友云集登其门者如出文公之门再调庐陵録参与新使君不協台章有吉州知録程洵亦在伪学之流之语洵与文公书曰滥得美名恐为师门之辱公答曰今日方见吾弟行止分明又云滕珙兄弟谓与吾弟为中表因其有志宜善诱之鄉里少知此学得从事者众渐以成风亦非细事洵没文公祭文云中外兄弟蓋亡几人有如允夫尤号同志学与时背仕皆不逢犹计暮年更相勉励卒其旧业以毕余生何意允夫之才学而遽止此邪有克庵尊德性斋集十卷周益公序之曰平正和粹杨诚斋爱之谓如寶玉大弓云其后有名樗字文伯韩溪翁之裔孙也谒文公于精舍求为学之要复往见南轩先生讨论至极复亲炙董公叔重相与问难遂留学一年归文公语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由是笃意家学不事举子业里有讼不决者为开道理虽顽嚚亦感悟丙午岁歉邻境有椎牛劫廩因为啸聚樗挺然入羣从容抚喻众解散去其家学渊源素知於人如此年五十作原化论深达性命之理纂集先贤格言若干卷晚号翠林逸民（朱子与程允夫书示喻为学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当用力然犹是至粗浅处若不痛加惩窒非惟无以仰窥圣贤阃域恐亦

无以自立於州里之间矣此甚可惧不可视为常事而缓於检制也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真当朝夕提撕然论其细微则区区所愧亦已多矣尚何以为贤者观省之助乎今当彼此各致其功庶异时相见无所愧於今日之言耳观书或有可疑因便疏示闲时寫得便可旋寄德和处此中时有便人往还也所论向来解纷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日持己不严故择交不审而责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此当深自悔责而速改之详味来辞似未有此意恐更当反复鄙言毋以前说自恕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斋铭亦已忘记又无草本要不必尔但得识之於心而见诸行事则为有以发於愚言矣祠阁二记皆不成文字但欲畧见此义理故不得而辞来喻云云非所望於亲友间也近思錄成尚未寄到到即附去中庸无人写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且亦未定不欲广传也定性书解在别纸亦勿示人为佳云谷记已写寄李文矣○熹顿首昨还里中烦踏雪出山以遂一见之欢为意甚勤且赋诗以属之虽知不足以当盛意至於意格超迈程度精当虽诸老先生犹抚手降叹况某尚未足以尽窥一二其敢有妄议乎想从者甚众即日新正所覆多佳某前日发县中崎岖道路者六日乃抵城府劳繭可知旦夕亦须西去余不足言独念相去之遠不得时时执手一笑为乐耳更有少事欲与吾弟言之前日匆匆不暇及此某闻先师屏翁及诸大人先生皆言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耳蓋不如是不足以发冲澹萧散之趣不免於尘埃局促无由到古人佳处也如选诗及韦苏州诗亦不可以不熟读近世诗人如陈简斋絕佳吴兴有本可致也张巨山愈冲澹但世不甚喜耳后旬当录寄一读曾中所欲言者无他大要亦不过如此更须熟观语孟等书以探其本区区所祷如此而已初八日三鼓作此不宣某顿首上允夫贤弟○昨来疑义久不奉报然后来长进又见得前说之是非也每与吾弟讲论觉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费力见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践履功夫故此道理虽看得相似分明却与自家身心无干涉所以滋味不长久纔过了便休反不如迟钝之人多费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词一义之失也记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说觉得如此讲论都无个归宿处曾奉答云讲了便将来践履即有归宿此语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为报不能多及余惟力学○王双溪程允夫集序予与程君允夫居同邑学同术允夫在辈流中藉藉有声而予出处差池未之识也及随牒宦游始邂逅于庐陵见其说经史论古今亶亶令人乐之不厌於是始恨相识之晚允夫亦为予倾倒底里过於旧交予自清江秩满入中都为博士久不闻向因询鄉人之来者则允夫已捐馆舍矣又四年予始来归其婿黄君昭遠集允夫所著诗文属序予读之终编大抵理胜而词采附之淘炼隲括俱不苟作蓋允夫早名荐书晚缀仕籍素所蘊蓄不获见於事业而惟寓於其文故所成就如此此足留不朽计於地下无憾矣昔者先友竹溪居士张公公予尝为予言为文犹之善酿稻秫必时曲蘖必齐水泉必香投於一器既熟去其糟粕沉浊在下精华在上其色澄清其气芬郁其味醇旨此良酝也惟文亦然读允夫之文者当以是观之)

朝奉大夫赐紫金鱼袋致仕滕公（璘）墓志铭 真德秀

干道淳熙间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内学士至者云集新安滕公德粹时甚少与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书自通而谒教焉子朱子复之曰夫学者患不知其归趋与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知所从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学不异乎孔孟之传而读其书矣又知科举之夺志佛老之殊归皆不足事则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复何疑而问于仆邪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脱然于胷中所欲就者又杂焉并进不无贪多欲速之意是以虽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无得之叹耳足下诚有志则愿暂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书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过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复有他书如是终篇而更受业焉渐涵之从心定理明将有以自得之矣论语一书圣门亲切之训程氏之教尤以是为先足下不以愚言为不信则愿自此书始后数年子朱子自寓里来归始以弟子礼见于是得大学中庸章句而熟复焉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亲仁择善为讲学修身之助且曰杨敬仲吕子约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子所宜从游者也居数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留止四旬问辨弥笃盖公於师友渊源所渐如此故终身践行不离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则君子以为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讳洙赠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见于子朱子之铭公少笃学诵书至丁夜弗倦荐举于乡入太学淳熙八年中南宫第四人对策又中乙科以恩升首甲调鄞县尉教授鄂州居中奉及母令人胡氏忧服除调四川制置司干官用举主更选知绍兴府嵯县签书庆元府节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兴府瀾东福建帅司叅议官寻得请致仕公早亲有道明于义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当得教官顾俯就一尉人谓涂辙差失公独以近次便养为喜虽捶楚尘埃间弗恤也今丞相将以掌故处公议未决时韩侂胄阴操国柄或劝公一见宜可得公曰彼以伪学诬一世儒宗以邪党锢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为万言书疏其罪顾可谒之以干进乎卒请入蜀及自蜀还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终不为侂胄诎复固辞故事礼部殿试有一在高选鲜复作县既作县鲜不为职事官公独从吏部选取郡从事以去其后倅贰大府矣不求为州而求佐帅幙其在三山也帅雅知公将奏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复恋斗粟贻俗子讥至其莅官行事则又有足称者为尉时尝奉檄核富室之讼赂遗交至卒不能毫髮污有强盗剽海濱密院下其名俾迹捕公既获其六矣或谓赏格不满数盍益诸公颺蹙曰陷人大僇而以微赏安乎至获造伪券者应格当赏亦不请也在制府以诚实不欺事其长议多见从后帅严且急公与同僚约每白事逢帅之怒则姑敛退以待威少霁复白事多施行在剡适岁饥民告病甚常平使者发粟赈廩之公极意奉行多所全活使者荐于朝有曰慈祥之政惠及田里廉洁之操推重缙绅邑人以为实录及叅议闽中有以利啖守帅而更鬻盐旧法者亭户舟人皆失业怨声嘈嘈公白帅弗尽从后帅至复力言卒还其旧乃已公既从子朱子得为学大旨异时至永嘉又从故中书舍人陈公傅良问左氏要义陈公告语甚悉大略谓左氏本依经为传纵横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驳经义非自为书且告以六经之义兢业为本公佩服焉其它与当世知名士更切磨不胜纪自少嗜学老而弗衰在蜀得官书数千卷载与俱东益求平

生所未见即溪东为堂贮之命曰博雅燕居无事蚤莫翻阅间及浮屠老子稗官小说惟意所适竹间为亭扁以清心风日恬畅輒挟册相羊其间自谓如鱼纵壑鸟脱笼乐不胜既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赐紫金鱼袋考终于家实绍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为文曰溪斋类藁若干卷夫人陈氏有淑行先卒赠宜人子某夔漕贡士早世某某今某官某业进士女适进士吴去智孙三人某某某女二人公笃厚廉直自其所性与德章同游师门既先后收科则以世业尽逊二季之未仕者居乡不以利自营不以私事挠官府在官时哀州郡所馈别贮之及归里悉班诸亲故之贫者一簪弗以自留族媼有丧劝其早治葬毋溺阴阳家说不能举者助其费垂没教诸子守忠孝以奉天道其可谓俛焉孳孳而后已者矣自淳熙后义理之学日明然士多假窃形似簸弄笔舌间弗身践也公初为论语说子朱子善之因谓为学以变化气质为功而不在於多立说公为慊然自是不敢轻论著终其身呜呼观子朱子之所以教与滕公之所以学则士之有志于道者当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里曰瑞亭地曰井坞后五载予为之铭铭曰

维古之学必贵躬履世习浸讹乃事口耳辨河说铃纷焉四起回视其人则或可耻猗欤滕公克佩师指不哗于言而勉诸己我铭其藏以诏学子

东隱程先生（先）墓表 方回

先生之歿余百年矣其五世孙圉从回游一日以状乞表墓回素景先生名且状出吾宗老秋崖公疑不必赘然状法详刻石难表其大者以示后于礼为宜先生讳先字传之程姓徽州休宁人所居曰陪郭所祖曰梁将军忠壮公邑大族具团练公碑文团练者先生考也先生之行大者有三初团练公以偏师御金人于池州死国难当録其嗣先生哀痛固让不受庐墓三年有异端其孝也失生自以出伊洛后为学务躬行不事占毕隱居东山既老犹请益不已闻晦庵夫子为世儒宗以扫墓还婺源担簦见之夫子示以圣学大要时先生年已七十余不能从遣其子侍入闽夫子称之其学也先生痛父死节以衣冠窆焉念当时无义士还其椁乃立司徒庙于家山司徒者梁茅胜尝纠义士五人窃忠臣王琳之丧于陈而葬之故先生感激为此其义也余行事见状者自当行世兹不得详先生三子曰永正字长卿清遠军承宣使同知合门事带御器械曰永奇即从晦庵夫子学者语録所谓程次卿也曰永彰字季卿乡贡进士孙三人曰瑜将仕郎曰璋太学掌书曰琬宣义郎曾孙三人曰元不仕曰仔奉议郎曰茂临安府磨勘司主押官玄孙四人曰梧曰桧曰楨曰梓楨字伯祥与回同客秋崖之门故知先生然不及拜德容聆绪言顾伯祥亦已下世圉乃能惓惓于先德可谓贤子孙矣

友堂吴先生（昶）小传 家乘

先生讳昶字叔夏其先居歙之富饶徙竭田又还居向杲少刻志为学通五经时罗鄂州端良洪内翰景庐程尚书泰之皆负重名当世先生悉与之友文名藉甚淳熙丙申文公朱子以扫墓归婺源先生幡然悟俗学之陋率先执经馆下获闻伊洛至论久之伪学党作弟子多更名他师而先生志益坚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学得文公心印文公

深嘉之书翰往来不辍待之与滕德粹德章程允文相等安贫守道意薄进取以荐征为郡校书弗就先生尝请得文公亲笔四书注稟以归终身守其师说造诣愈深泰之着雍録禹贡图演繁露诸书皆先生为之折衷以嘉定己卯八月十五日卒葬向臬市北先生自号友堂学者称友堂先生所著有易论及书说八十卷史评七卷诗文五十卷孙豫能守祖训为堂曰延芬储书万卷以待学者复取幽七月诗义筑场圃禾稼间自号场圃居士豫子龙翰字式贤咸淳甲子乡贡用荐授迪功郎国史实录院编校文字以亲老辞归为堂曰跻寿日以娱亲为乐至元初乡校诸生请充教授又为临容书院山长以诗名一时而行尤高古居丧不用浮屠法一遵古制好施予数葬无后之丧邻人歿亦蔬食三日自号古梅有诗十六卷王厚斋刘后村及秋崖虚谷二方公皆亟称之龙翰子霞举字孟阳号默室益究心家学所著有易管见六十卷筮易七卷太玄潜虚图说十卷又有文公家礼考异一编弘斋曹公序称之以为文公忠臣当与张正甫仪礼识误并行云

格斋先生程君（永奇）墓志铭 叶秀发

秀发起谪籍受命知徽之休宁闻休宁有格斋先生程君正学笃行思友其人以自辅而君不幸前一月去世矣君之弟乡贡进士永彰适来行都奉所状事行以君子瑜之意请铭其墓秀发鄙陋何足以知君然以不及见为恨则谊有不可辞者君讳永奇字次卿其先与河南程氏同出梁将军忠壮公灵洗之后君曾祖讳昭以儒起家为饶州军学教授赠朝奉大夫妣俞氏赠令人祖讳全建炎初积武功至开州团练使池州统制封休宁县开国伯死于忠赠太尉妣金氏赠宣国夫人父讳先以长子恩累赠履正大夫妣刘氏赠恭人初履正公恻父死国誓守墓不仕刻意问学爱君渊颖有受道之资亲督课之君亦厉志於诸经子史悉含英咀华而卒以反躬实践为事文公先生省墓婺源履正公挈君往拜请受教焉因令君侍归建安问难究诘所造益邃踰年而归文公手书持敬明义之说百余言勉之君归遂以敬义名其堂邑人子弟从者云集而郡县大夫有稽古礼文之事悉来咨访一言之下罔不敬服江西制阃请为白鹿洞书院山长浙东帅专书币聘为塾师皆辞不赴履正公晚得痹疾君孝养备至务适其欢长兄永正以门功居临安歴官带御器械清遠军承宣使君恒以国耻未雪勉之尽瘁以嗣世烈又用伊川先生宗会法以合族人举行吕氏乡约而凡冠昏丧祭悉用朱氏礼乡族化之伪学难作君去隠邑之东山谷值文公讣至合同志者设位恸哭曰吾道已矣或传其挽章于有司被系数月乃免君於经传玩索有疑误者必谨识之晚岁订其大义所系者为六经疑义二十卷四书疑义十卷又以明道定性书伊川好学论当与太极图说西铭并行各为之注释一卷文公语类出于众手纯驳不一自加诠释为朱子语粹十卷中和之说文公盖有遗憾为集其语为中和考三卷君以大学工夫始于格物自号格斋所著诗文曰格斋藁四十卷君年七十有一以嘉定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终于正寝疾革前一日沐浴正衣冠而坐门人交入问疾久之曰吾不能多言呼纸笔至大书一敬字曰守此足矣君配查氏贤孝慈淑与君比德子一人瑜也亦能劬书以世其学君墓在邑东三里许程家原呜呼圣学之

晦千五百年矣二程夫子始昌明之至文公先生与南轩东莱两先生鼎峙而起号集大成虽更党祸而有志之士终不自沮若格斋先生岂非特立不羣者哉秀发执经东莱之门尝与闻先正之绪论而叹同志者之不可复作也敬序其事而铭之铭曰

词华相矜惟士之陋虚无相高惟士之谬猗君之生所禀既秀持敬明义得于师授刊彼词华不惧世垢黜彼虚无不为道疚廓然此心六合宇宙其体具矣而用弗究也噫（敬义斋铭新安程君次卿从学晦庵夫子于考亭夫子告以持敬明义之说君受教焉且请以敬义名堂兼名其斋将出入顾瞻而示警也夫子善之又为书敬义堂三大字中更党事不复出而授徒于家抱道以老若君矜敬义之说可谓笃信力行者矣间因汪君叔耕求予铭予闻河汾王氏有言君子之学歿身而已岂以老壮为前却哉予不及识君然窃闻其人甚久为铭以相之铭曰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体之为道有常内而立心曰直是贵惟敬则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义则方各当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凛然自持神明在侧曰义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静而存养中则有主动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坊至哉义乎万事之纲敬义交持不二不忒表里洞然上达天德昔有哲王师保是询丹书有训西面以陈敬与怠分义与欲对一长一消祸福斯在怠心之萌鬪焉沈昏欲心之炽荡兮狂奔惟此二端败德之贼必壮乃猷如敌斯克怠欲既泯敬义斯存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少差视此斋扁严师在前永诏无倦嘉定三年岁次庚午夏六月朔浦城真德秀书）

王大监（炎）传 胡升

王大监炎字晦叔婺源武口人自幼笃学登干道五年进士第调明州司法参军丁母忧再调鄂州崇阳簿时南轩先生张公帅江陵闻而器之檄于幕府议论相得秩满授潭州教授以教养为已责提学苏诩补一学职炎辨之不从苏怒欲易教武冈炎遂投劾出关诸生卷斋乞留不获大帅李椿亲出关挽之并车而回苏悟乃以特立有守荐用举主改秩宰岳之临湘邑在芦苇中萧条特甚赋出无名会朝廷下蠲减之令条陈宿弊得旨岁减二千八百余缗邑赖以宽通判临江军三摄郡政庭无留讼除太学博士迁秘书郎著作佐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升著作郎兼考功郎吴兴郡王府教授又兼侍左郎官又兼礼部员外郎除军器少监主管武夷山冲佑观起知饶州寻与部使者不合去改知湖州湖甲浙右素号难理炎不畏强御邸第贵介有挠政者炎注于牒曰汝为天子亲乱天子法炎为天子臣正天子法浙右人多诵之竟以谤罢再奉祠积官至中奉大夫军器监赐金紫嘉定十一年卒于家年八十一所居有双溪筑亭寄兴以白乐天自比所著书有读易笔记尚书传礼记论语孝经老子解春秋衍义象数稽疑禹贡辨考工记乡饮酒仪诸经考疑编年通纪纪年提要天对解韩柳辨证伤寒论总曰双溪类藁初着易解未竟病革夜分祝天愿须臾无死以成书卒如其言（按文公集与黄直卿书有伪学之章前此刘元秀力荐王炎作察官之语今考双溪传及家集双溪未尝作察官也岂别一王炎世以其名姓之同而误归之双溪邪审尔则受诬甚矣）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儒硕）

许著作（文蔚）墓志铭 程振

士林之论以公有不可学者三焉权势人之所趋也方权臣擅柄之日诣其门者立登丞弼公恶其为人至不造铨部富贵人之所欲也公以小宰梁公荐有掌故之命矣乃五年卧家不以姓名自达张叅政开督府辟公为属公力辞避且极言调发之非贫贱人之所恶也自壮至老布衣蔬食一室萧然疎帟败席有野人之所不堪者五十年官学之积委诸橐中居乏寸椽耕无尺地而经理曾不及焉盖公之学一出于诚壮从诸公遊晚而授学者一言一行悉以不欺为主故凡出公之门者质而不华诚而不伪厚而不薄望而知其为公之徒也嘉定纪元公始赴调五年差户部架阁十月除国子录又十月三日除国子博士逾年改京秩迁太学博士六年十月除秘书郎兼莊文府教授七年九月除著作佐郎兼权兵部郎官八年正月除秘书丞五月除著作郎兼职如故某年某月寝疾某日终于官舍子植求铭嗟夫碑郭有道吾何媿乎公尝有言国之强弱在元气元气之盛衰在风俗风俗之振作在立表表立朝廷之上影从四海之间表立矣而风随仆之吾其如天何公讳文蔚字衡甫新安休宁县人铭曰

大闲耽耽皇极岩岩天下泰山万邦所瞻毋曰聵聵幸有表在惜哉岁阑訾黄不再（迺者朝廷命部使者遍歷郡邑召山林儒士修辑各郡志书以备史馆编録实盛典也尚因得尽会吾诸先达於建初僧舍朝夕讲论伏覩旧志具述吾先世祖兵部公讲学之原出仕之详著作之粹贍族之仁昭昭可考下懷不胜欣忭窃思祖德弗彰子孙之罪於是眷録事迹以广其传后之览者必将兴感而効慕也因赘简末以记岁月永乐戊戌季秋十九世孙尚拜书）

宋钱融堂（时）本传 宋史

扬简门人钱时字予是淳安人幼竒伟不羣读书不为世儒之习以易冠漕司既而絶意科举究明理学江东提刑袁甫作象山书院招主讲席学者兴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绍兴守皆厚礼延请开讲郡庠其学大抵发明人心论议宏伟指擿痛决闻者皆有得焉丞相乔行简知其贤特荐之朝且曰时夙负才识尤通世务田里之休戚利病当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详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诗书守陈言而已授秘阁校勘诏守臣以时所著书来上未几出佐浙东仓幕太史李心传奏召史馆检阅转对敷陈剴切皆圣贤之精微旋以国史宏纲未毕求去授江东帅属归其书有周易释传尚书演义学诗管见春秋大旨四书管见两汉笔记蜀阜集冠昏记百行冠冕集寶佑间守李鏞祠于学（钱母墓记是为有宋大理寺丞钱公隱之母夫人墓夫人羽林上将军之妻昭化军节度使靖宣

公之众妇吴越文穆王之孙妇也寺丞迎官新安因家汝溪葬夫人小沟上距寺丞墓可三十步中罹兵火岁远地殊则未免陵夷村童之手痛可伤恨幸接壤皆亲故可语以情绍定六年癸巳二月有二日时领侄辈御辛茹素正兆域明禁界迁路墓外踰文明日戊寅社载封之崇四尺立墓额焉夫人四世孙岿鬻建炎间提乡兵迎敌乌珠于桐江之牛山江东部使者袁公甫伟而祠之闻于上前年赐庙额英烈将褒封矣夫人实新安始祖妣因循泯泯沦於荒莽谓子孙何哉乃为之记建寺丞墓道门勒石其下寺丞墓之右尝埋所乘白马有丘隆然可指今乡人皆曰白马墓云七世孙时敬书)

宋故朝奉大夫直龙图阁金公(文刚)墓志铭 林希逸

淳佑甲辰予初识公于朝中一见如素交居无何公去省钥守清江予解翰直守莆阳予番易人公归里徽与番邻书疏无虚月后十年予屏居余干闻公以浙西庾使卒又五年其子以状谒铭览之怆然曰此吾友金子潜也如之何勿铭公出名从家言动有家法初补长沙民曹受知西山真文忠公以摄邑厘籍书赈饥具方略也自此为文忠门人再调常州法曹掇李掾暴守囚剧盗株连数十家公言按验无状守欲强伏之力争不已守怒移公征官公处之怡然主湖南帐司用荐者五人知奉新县金人至淮流民突入境肆杀夺公钩致其桀数人语之曰若属欲得食邪抑将为乱邪皆曰愿公活我公使互相保识乃籍其姓名凡户六千口六万分为三辖析三十六部辖以邑士部以其党耕者贩者别处之怙暴者入赤籍穷悴者庸大家立约束数条事在令前不问俄有异谋者公以计诛之百里帖然徐请于大阍因屯田遣其归具舟楫糗粮甚厚且戒之曰尔毋生事烦疆吏大阍不汝赦也其人感公至意扶携涕泣而去台阍上其事擢倅兴国军邑父老乞留漕以闻朝廷许之秩满除帑辖公建言库有名物与籍异请核会其实使某羨某耗具明庶宿弊可革从之监进奏院以荐书献奏诸道纷来从前漫莫考具日月籍之至今为定法监三省枢密院门轮对陈备敌理财二策其言曰饷素积则师无饥兵素练则战不怯将帅闲居当如在战场险要必备当如塞漏穴又曰邸第右戚有常俸而非时泛赀拨降营造当损阖尹寺人有常廩而非时锡犒希悦求得当抑百司胥吏俸银二衣倍於执事当省又条上封桩十弊朝廷皆是之出知临江军寇余余贵公取西山长沙规约视土风事宜增损行之宪车以治绩闻其间有曰绥字閭阎讨求荒政推行有法曲尽其心人以为实录郡有赈民仓积久几废公节缩补增至余七千石俄而帅漕总三司各余于郡石五万至十万公以书争曰岁入苗斛纔七春夏积潦请之仓台求之巨室仅仅无转徙余虽国计民为本可拨乎帅谯公欲黥吏公曰守可汰吏可黥民食不可夺诸司不能屈逋减过半民德公牛车担负争先应令及以风闻去父老泣送踰十数舍奉崇道祠起知建昌军又辞癸丑除知抚州再辞改常德府论者曰近之舍而远是即可以观所守矣乙卯以太府丞召陞对言人才最急选用必以心术闻望为先又论守藏之臣任宜久毋以计日望迁之官与长子孙之利迁右曹郎官丁巳提举浙西常平茶盐义仓时鹺计久弊上锐欲革之程丞相曰必欲得其人非金某不可公至推寻仍习窠罅日夜忘饥渴去冗

员刷弊例盐本无遠近必面给之言於朝曰盐以虚籍相授诸场皆然其或久隱而不言则某有罪言之则罪者不止某与其急于追求不若寬以求足许之明年课入羨数倍亭民灶户得所熙熙然不待迫而办最闻褒迁将作监再留升直寶谟阁然公以劳苦致疾矣俄有旨兼摄餼事苦辞改知太平州以疾请老进直龙图阁终于仓台正寝晨兴具疏既手书家事織悉与夫敛葬之具沐浴整衣冠焚香坐而逝时寶佑六年十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一阶止朝奉大夫公莊重修洁燕居如肃宾莅官严而明求民利病如嗜欲事无大小必为久遠计居乡门外事不入耳虽以才见用而趣学甚深日诵西山先生心经闲居守书案不置初魁銓闈有劝以复世科者曰等是青衫皆可行志何以竞进为慕文正范公义田与其季英德史君文郁约共为之英德卒其子大鏞市田百亩以先公喜曰汝父不死矣及来瀾右以俸赐三万缗益之又为祭田春秋祀事皆有式字其弟文辉之孤如子岁俭下廩直周其乡贫者贷之其平生乡善卒如是卜筑近郊曰东山古木修篁往来成趣尝曰他日埋我必于是景定四年十月十二日清孙奉治命窆焉曾祖裕赠通议大夫祖安节绍兴名瀾从赠少保谥忠肃公节惠之命公所请也父侃朝请大夫通判扬州世居休宁孝芝里公名文刚三娶鲁氏程氏鍾氏一子将仕郎清孙也铭曰

仕之初师真儒诵至老西山书饥民活流民定入有言出有政齟齬易挽汲难白髮召终身闲使虽劳止蝇误庾则褒骑鲸去歿所瘞生所游东山下铭斯丘

宋象山书院山长月岩先生程公（绍开）墓表 方回

嘉熙戊戌昭武赖公栋以戴经魁省闈其文天下诵焉上饶程公及甫师事之得其传年二十九庚子贡于乡淳佑壬子再贡为首寶佑丙辰伏阙上书万言重臣不可一日无权臣不可一日有权臣指丁大全也未几入太学时大全在政府倚宦竖肆凶虐嗾御史翁梦弼吴衍论窜六士陈宜中等大全以沈翥为腹心方大猷为耳目猥以章应雷为援而举之开庆己未大全相之二年私周震炎魁天下应雷甲科第三人士论切齿大全尝令翥以币致公毅然谢絕自六士逐即家食不出大全斥六士返翥大猷放岭海震炎应雷夺恩数公欲归斋而丁外艰越三年升上舍长存心斋咸淳丁卯元日郊前序率诸生表请幸学盖贾似道柄国以小惠蛊多士耳公曰幸学可也请幸以觐恩不可也辞不预拜表列寻又辞推恩前序以潛于祭酒雷宜中召公譙责问故公不屈拂袖竟归倾二十斋之士钱关外明年戊辰中龙飞榜乙科授从仕郎当注职官仅取增差临汝教兼掌书堂两摄东西俸賑荒埋鬻竭力助郡政再调宁海军节推母讼子不孝尹欲寘重辟公令子百拜未半母心悔子之如初德佑乙亥以承直郎礼兵部架阁扞乡郡公之再自太学归也以布衣长象山书堂至是再为之逮己卯三为之至元庚辰十二月六日以疾卒生嘉定壬申年六十九公讳绍开其先五代时自歙迁信贵溪至公凡十四世曾大父惟几大父光祖父自强迪功郎致仕娶翁氏子男三人楷鳳飞植植先公四年卒女二人婿郑中陈近仁初丙子象山书堂灾公毕力再造士嘉乃绩丐与山长袁公甫并祠平生授徒于家自为道一书堂楷兄弟增广之楷今为书堂山长鳳飞德安府儒学教授孙男七

人皆向学孙女三人以癸未二月丙午葬于故居之鼎山坐干面巽公生梦得此地卜居三十余年就为佳城公歿之十四年癸巳楷与紫阳方回遇于武林以回先人嘉定甲戌上舍亦尝为存心长且歛人请铭公墓回惻然感伤思近时人才衰少世事败壞之故干淳以后无重臣侂遠全道及再相之旧学皆权臣抱实学者受诬负重名者招忌死党阿附者致大位无一善可书大节一二可书者乃皆出於寒士下僚如此而欲国不僨不可得也公未仕时所立已卓既仕坐视权臣覆餗迄如公丙辰之言虽大书特书足垂不朽度公方且哀痛於九泉之下亦岂忍闻哉公学赞朱陆超然有得於言语之外家塾之额曰道一志可知已第回少公十五岁岂敢铭公敬为墓表叙其行实系以词曰丁以威胁策吾度贾以利啖轮吾梏屈而从之早仕而已宁见道而良背宁取义而责趾人有生孰不死不可灭廉与耻（程鼎实赠言凡冬大雪来岁必大熟松脂入地久而成茯苓为琥珀是何也阳气闭藏而不发泄则地力厚而生物也茂木之滋液于华叶者未甚遂则灌注本根凝为灵药异寶理固宜也世之贤人君子可以大用而不获尽其用其有余不竭之泽流衍於后徃徃如此月岩先生程公明戴氏礼贡于乡选于上庠褒然为多士先志行清峻严恪不苟合不轻进而温乎四海为春之意行乎万仞磔卓之间呜呼使公而展所蕴名公卿也而被其泽者几千万人然而嵌崎歷落年余五十乃擢乙科官至京府元僚而止逾一纪始以康宁寿考终呜呼乾坤龙亢龙战之会鲜有不伤三百年雨露膏泽之物煜然春荣一旦槁如秋后之园林盖天运使然柳子所谓咸宜韩子所谓薄功而厚飨岂皆非邪公归田山中而家日以肥子孙繁硕且贤公没之后悉为当路所礼起家以仕此非公之所留者乎予公门人也识公二子矣世孙鼎实教授海陵官满而人士诵之不渝不坠其学不忝其世德此非公之所留者乎呜呼天之生贤人君子也以为民也公抱贤人君子之器百不及一二试今二子诸孙俱有位方日进而日升一命以上可赐於民小大多寡分数不同尔公不获大用於昔若子若孙以之小试於今焉此贤人君子之胄所以继先志而天之所以生贤人君子之心也其毋曰位不足以行其毋曰时不可以行夫今昔殊时而今之民犹昔之民天岂遂亡之哉斯言也昔尝闻于公而非迂也鼎实尚以斯言谕於父兄大德八年六月二十有二日临川门人吴澄书于淮东仪真寓舍）

宋故辟雍造士程公先生（时登）行状 许瑶

先生讳时登字登庸饶之乐平人姓程氏程氏族望东南者皆出梁镇西将军忠壮公灵洗盖与河南之宗共派歛饶接境其族居宦学四方者尤众而吾乐平梅岩一族夙以诗书孝谨闻宋淳熙间有职都巡讳纶者与其弟濯纓府君讳元度兄弟友睦有称於时濯纓於先生为曾祖考易轩府君讳梦予从慈湖先生受业学究渊微根极体要气和行方名列副贡先生其长子也母洪氏先生生有异禀强学博闻年十三易轩府君命从师为义理之学邻邑德兴盘涧董先生铎得考亭夫子之传其乡邻有程正则先生亦私淑考亭之学易轩以礼延致之俾先生终始从之游搜幽抉微钩深牖明博极经传之奥探蹟性命之原斟酌羣言条分缕析守约务实以一其归如是盖十余年而先生之学底

于咸淳甲戌邊境大震沿江诸郡被兵遂混江东九路之士而试於饶师生偕随计吏及榜揭先生褒然举首程公素刚方狷介于从学者不少借以颜色先生每曲意婉从左右就养有隱无犯明年登上庠朝列举於鄉得封其父母初阶遂於吏部领给诰以遂荣亲之志又明年而宋鼎移矣先生归杜门却扫四方之士云合景从担簦负篋百里而至户外之屨常满于时江南新附诸郡县学博士官多缺员故国士有誉望者省府常檄以掇教事其有意进趋者莫不奔走焉先生独不肯屑就专务精思力践上泝濂洛之原稽经博古启迪来游之士讲贯切琢淬砺刮磨俾之从容涵泳以求通贯之功操存持养以收任重之效於是大有所成就至延佑科兴门人李晋首以先生之学拔萃鄉閭暨五年丁巳李灿复踵贡擢上第自是终始诸科饶之士如彭圭朱坦邹成操琬许道溥皆登门授业者若黄常许宪辈亦私淑而与有闻焉者也先生之道虽不行於身而残膏剩馥沾丐於人亦众矣先生教人类以孝敬笃实为先不务葩华以钓名声其於周易则确守程朱传义而不惑于玄虚之论书则备读诸家而求其疏通知遠之实诗则要性情之发而验其兴观羣怨之机礼则审于节文度数之宜而畧其繁文縟节之末乐则考於蔡氏之书而求夫声气之元春秋则厌夫括例之拘而直探圣人笔削之旨歷代史籍亦莫不究兴衰治乱之由而品其人才之高下考制度沿革之详而核其设施之当否着大学本末图说自尧即位甲辰迄周显德己未贯穿经史于纲条之内着中庸中和说集朱子论述答问之语审未发已发之机而探索性情体用之全太极图通书西铭则错综为之互解诸葛武侯八阵图则剖析而为之通释他著述如周易启蒙辑録律吕新书赘述臣鉴图孔子世系图深衣翼感兴诗讲议古诗订义闰法赘语文章源委等书不一又所著碑铭序记诗词哀诔杂著名述翁藁者三十卷六经义若干篇藏於家先生天性至孝二亲没后言及必流涕欷歔年近八旬犹著述翁说以视子孙惠朋友拳拳焉期以交戒其语率凿凿真实非若世之自好者诩诩夸诞以自媚说也平居恂恂雅饬然资性劲特豪迈遇事刚果与学徒讲议剖析如流纒纒终日无倦容处兄弟怡怡愉愉待子侄毅以方州閭鄉党长少贵贱接之各适其宜故得人之欢心方壮岁旧国贵卿大夫士皆知己莫不爱敬推重暨北来宦游至饶者闻名亦皆钦慕景仰焉生宋淳佑己酉二月没以大歷戊辰十二月葬里之桑田古峯岭娶甯氏继刘氏俱早卒子二人长隽先卒次杰孙男四人慈元慈明慈选似孙曾孙男四人泰壮毅正葬之踰年子孙以门人李粲状请铭于竹村先生马公端临其铭曰易开三画史着千年涵而揉之我覃我研书事悉且该矣而门人操琬更以先生言行辑而为传尤详詎意兵火之后故家凋落遗书徃牒散为飞埃毅以手泽之浸微而典刑之无考将无以垂休光昭来裔而及门之士存者无几涕泣语瑶曰曾大父言行子宜有述家藏铭志既失不可得若不及今掇拾补缀恐遂耗忘荒落文献无征则为之后者责将焉辞瑶既辞不敏则又念瑶登先生之门也最后时先生已病足出入以二童輿致三日始一承颜虽蒙诲诱谆谆语移日不休然服勤日浅岂能窥测先生之蘊奥犹望孔子之门墙未入其宫者焉能语其宗庙百官之美也哉独幸於先生之宗

夙有姻连祖母于先生为从侄女先君子程出也过庭之际尝道外家遗事故知其家世渊源而於先生宏范懿德亦窃知其粗畧用不敢以芜陋辞呜呼先生少年高贡蜚声监学当其时青紫可俯拾也柰何运去物改竟尼壮图既乃韬涵道德阐明经籍作为文章其书载屋俾后世士类云蒸俱得以闻圣贤下学上达之要学者修己治人之方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居者藉是以涵和毓粹道积厥躬出者得是以舒翹扬英泽及乎人则先生之道亦不可谓不行於时矣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先生于斯二者其无让乎顾瑶也何足以知之尚頼同门之士相与讨论订定庶无遗缺俾得藉手乞言于当世立言君子以光昭先生之道德垂于不朽斯道幸甚斯文幸甚岁丁巳七月朔门人许瑶谨述

胡玉斋（方平）传（子一桂） 汪师泰

胡玉斋方平婺源人曾伯祖昴政和间由辟雍第尝与朱韦斋有同邑同年之好曾祖溢绍兴初复继世科因伯氏交於韦斋获闻河洛之论而朱子则世好也方平早受易于介轩董梦程继师毅斋沈贵瑶沈实介轩上客而介轩乃盘涧从子得其家传者盘涧受易於朱子之门最久方平研精易旨沉潜反复二十余年尝因文公易本义及启蒙注通释一书又外易四卷考象求卦明数推占又有易余问记其言曰本义阐象数理义之原示开物成务之教朱子言易开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数而后易可读启蒙四篇其殆明象数以为读本义而设者与象非卦不立数非著不行象出於图书而形於卦画则上足以演太极之理而易非沦於无体数衍於蓍策而达於变占则下足以济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无用其间又多发造化尊阳抑阴之意易之要领孰大於此明乎此则本义一书如指诸掌也长子一桂字庭芳生而颖悟好读书尤精於易景定甲子年十八领乡荐试礼部不第退而讲学得朱氏源委之正尝入闽博访诸名士以求文公绪论建安熊禾去非方读书武夷山中与之上下议论归则裒集诸家之说疏朱子之言为易本义附录纂疏本义启蒙翼传其言曰易为卜筮作也辞以象着占以变推故象有未明则占有未莹是故易道有四象为要易学有四占为难朱子启蒙本义专主卜筮本义又专以象占示训盖皆引而不发待学者自悟尔去非曰更得诗书春秋周礼仪礼一如易纂以复六经之旧岂非文公所望於吾辈者乎一桂又为诗传附録纂疏十七史纂人伦事鉴歷代编年诸书并行于世一桂居之前有二小湖自号双湖居士逺近师之号双湖先生

程山长（若庸）传 洪焱祖

程山长若庸字达原宋端明殿学士秘之从侄咸淳四年陈文龙榜进士从学双峯饶先生鲁又师事毅斋沈先生贵瑤得闻朱子之学淳佑丁未为湖州安定书院山长庚戌冯此山去疾朔临汝书院于抚州聘若庸为山长置田宅居之咸淳戊辰为福建武夷书院山长若庸累主师席及门之士最盛在新安号勿斋学者称勿斋先生如范奕金洙吴锡畴皆其高弟在抚州号徽庵以寓不忘桑梓之意学者称徽庵先生如吴澄程巨夫皆其高弟所著有性理字训讲义百篇及太极图说近思录注行于世（临川吴氏书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於己者弗思耳此第一节言人皆欲外物之贵而不

知有在我之贵也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此第二节言外物之贵不足贵也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於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此第三节言人能有在我之贵则自不愿外物之贵也愿即上文所谓欲也愚尝闻之曰欲与思皆心之用也外有所慕者谓之欲内有所省者谓之思是欲者用心向外而思者用心向内也大凡人之有所慕於外者必其已之无是物也若已有是物则亦无所慕於外矣孟子此章当分为三节而观之其第一节言人皆欲外物之贵而不知有在我之贵也第二节言外物之贵不足贵也第三节言人能知在我之贵则自不愿乎外物之贵也内外界限截乎甚严孟子言之所以如其深切者正以当世陷溺之深故耳呜呼孟子之时陷溺之深者吾不暇论也居今之世为今之儒自其卯角读书惟曰吾为应举之文以取科第之贵而已一旦得官则自谓所学既效而平生之志愿遂一身之能事毕矣其间见识之颇明趋向之颇正者能几何人哉盖愚尝求一人焉以与之共学而不可得也是以私淑於经而无所师独学於家而无所友今先生乃推夫子与进互乡之心而晓之以义理愚也伏读三数不觉惻然有契於心者焉思欲有言而不知所以为言也聊诵所闻如此盖将演其义而未暇修其辞也外有私录二集乃平日自警之辞孝经定本一编又取他书之言孝者为外传十篇而编次未毕皇极经世续书一编盖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数其后复推古今治乱相禅之由若书与春秋则尝欲集诸家之善为一家之解以补先儒之未及而方发其端未及竟也姑以秦誓一篇隐公一年二年草稿为献以求有道之正盖多未定之见固有已觉其非而未暇论正者幸先生察其所以而终教之)

前村程先生（直方）传 董时又

先生讳直方字道大号前村新安婺源人也幼失怙能自励读书尝十年不下楼务精道德性命之学通诸经尤深于易左图右史挥斥八极之外盖无书不读无物不格尝一出至京口访耆德叅究讲贯归辟书室扁曰观易堂与初庵傅先生立为莫逆交尽得邵氏不传之秘自鳌转江空以来阅世云壑不染指世味之鼎司徒留无极欲尽取其书入燕不许明年而无极斩于都市科目未兴前十载尝以张才叔书义两篇与徐某读曰十年后当以此自娱至延佑甲寅而科目聿兴凡省院台宪行部至婺源者必访问求见或延至学宫执礼受教廖氏玄玄集元四卷声谱仍祝子涇之旧所叶不合康节先生去谱三板增入本数图及世之世起数图算改谬误为三卷曰续玄玄集平生著述易则有程氏启蒙翼传四圣一心观易堂随笔书则有蔡传辨疑诗则有学诗笔记春秋则有诸传考正春秋旁通及前村吟卷虚谷方公亟称其为人其歿也友人程云楼为文吊之曰大易之学自伊川翁七分传作而理始明自康节翁经世书出而数始备先生傍花随柳之余驾风鞭霆之暇于是翼启蒙以探其理之蹟续玄玄以索其数之隐是先生于理数之学重有功也先生生淳佑辛亥之正月歿於泰定乙丑之前正月享年七十有五有四子焉时又属在戚末尝登先生之门而悉传其所著之书故述其平生以附邵氏书后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一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儒硕）

汪古逸先生（炎昶）行状 赵沔

先生姓汪氏讳炎昶字懋远自号古逸民学者称为古逸先生曾祖冲祖天衢父季安世居新安之婺源新安汪氏繇唐越国公华始显大中间有道安者自歙州兵马使充婺源鎮都虞候生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瀆柱国初自婺源鎮将徙三吳鎮因家于上遊十里大畷今大畷汪氏皆其后也先生幼有奇志然短于记诵常以坚苦自励至忘寝食遂于书无所不读钩深探赜洞极渊奥虽素号博学者蔑能加也其学渊源六经得程朱性理之要于言意之表取朱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采择羣书发挥微旨每有得则疏之不汲汲于成书长身修髯衣冠甚伟动静语默进退之间超然不随流俗巧利鄙诈之士闻其风而意消见之者莫不怵然如有所失也宋太学生孙公嵩元京国亡归隐海寧山中杜门赋咏锻苦炼枯凄断沦絕以寄其没世无涯之悲先生早从孙公游亦善为诗遂絕意当世婺源有江君凯伯几者许公月卿之客也许公者宋名进士国亡归隱婺源山中制齐衰服之以居奇江君归以其女故江君亦不求仕而独与先生游江氏所居号雪缸有涧泉林木之胜日与先生徜徉其间赋诗饮酒上下古今抵掌剧谈以相娱乐世或比之古者山泽列仙之俦以为非今之士也然先生虽老矣犹不废讲学时海宁有陈寿翁先生方居家著书嘗请先生所注四书观之先生与陈公初不相识即尽送其书陈公所且告之曰平生无他技能惟不护疾忌医是其所长千万不必致疑于直言也时先生言近七十犹求益不厌如此陈公每诵其言以励登门之士先生教人必使循序而进去华务实勿徇虚名于古文章得昔人用意深处每指其律度绳削以示人而戒毋轻作其自为文奇而有法诗微婉遒劲亦时出于悲壮激烈云先生早丧父事母孝每先事周旋常恐少失母出一言奉之唯谨家常不足于食然自视无可为者教授之余未尝有所计度或反关不出动十数年然时节必力致美物珍膳以奉其亲虽老不怠太夫人年登九十若忘家之贫也至元戊寅夏四月先生寝疾呼其子淮琛使具蔬食菜羹既设整冠起坐稍进饭啜羹置筯谓淮琛曰事死如事生祭不必丰羹饭之谓也言訖反席正身敛手晏然而逝是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七十八岁娶江氏子男三淮琛照乘为弟禹玉后棠金蚤卒女适詹某孙男三药树琪树芳树先生卒时皆幼所注四书集疏未脱藁诗文多散逸不存淮琛尝刻诗五卷于家同郡方公万里见先生所为诗辄叹曰不意吾州复有此人巴西邓公善之与孙公有世契宪江东日行部休宁求孙公已捐馆因得先生所作赋一篇及他文曰此柳子厚之笔也又有传先生诗数十篇至江西者蜀郡虞公伯生见而叹曰此豪杰之士也山林中乃有名作若是者乎其为

名流所称如此新安自朱子后儒学之盛称天下号东南邹鲁宋亡老儒犹数十人其学一以朱子为宗其议论风旨皆足以师表后来其文采词华皆足以焜煌一世国初沆祖令星源长卿贰自许公而次如胡公济鼎吴公逊翁者无不得而友之而滕公山臞方为主簿故家承平时所藏诸公文翰最多沆尝抚卷慨然以生晚不见前辈为恨及从先生游然后知先进之士所以不可及者其立身行己流风遗韵莫不皆有所自云先生之没从孙叟与淮琛来谓沆宜状先生行沆谢曰尝闻录贤者必详其所终今奄奄之事犹未有期也幸而克襄其何敢辞后十九年叟始克买地于同里黄荆山高路之源奉先生柩窆焉而以书来告其事则淮琛之死已踰一年矣呜呼以沆之不肖其能知先生所蕴而称述之邪若先生卓然上友千古则有不待学者之言而有不亡者矣姑录其梗槩如此后有君子尚克表章之

元故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程公（荣秀）墓志铭 陈祖仁

公讳荣秀字孟敷姓程氏世为徽州休宁人程之先有梁将军忠壮公灵洗以忠勳赐庙食遂为一郡着姓子孙散处南北若河南二夫子亦其裔焉忠壮十四世孙澧唐季为歙州都知兵马使子南节自歙黄墩徙休宁陪郭五世孙全宋季为开州团练使驻池州时伊川先生子端彦避乱州中因相通谱全生先先生永奇又徙邑之小东门永奇生瑜仕为将仕郎瑜生仔仔生伯祥伯祥生圉公所后父也端彦仕为会州司户叅军生江州德化丞昉昉生徽州直学谦之与永奇同师考亭谦之生将作监丞源源生宣州倅振孙振孙生志学公所生父也公既贵赠所后父为奉训大夫中书左司员外郎飞骑尉追封休宁县男所后母郑氏为荣阳县君公生而愿恣不凡有至性事所后父如生己自永奇从学朱文公子孙以诗书世其业盖仔从竹洲吴公伯祥从秋崖方公圉从虚谷方公皆知名一时而公亦以童子游虚谷之门宋之迄策也虚谷以睦州内附将致公仕版公心薄之力辞去从婺源山屋许公受周易许公奇之学成而归以讲授为事每自谓伊洛之后从游考亭非程朱之书盖不之好也延佑中学士邓公文原持宪江东廉其名以教官举授建康路明道书院山长公为教率先行义后课试尤不规规于钱谷有余即以整濂洛之书正讹补缺梓本多完学者翕然服其教以累考合格升平江路儒学录再调嘉兴路儒学教授所教一如建康而于风励学者尤力盖于二邦请部使者复新范文正公陆宣公之祠订正其遗书裒集其祀典为景行录以传既而以内艰归治丧不用浮屠法又以朱氏礼出文公既没之后中多未定之论复取文公言行之有涉于礼者为翼礼以传服阕除饶之德兴簿未赴江浙行省以遗逸荐于朝授江浙儒学副提举莅教之日芝产于庭当是时吴兴赵公裕实贯公方以词翰妙天下往来浙中公独不一诣之且语学者曰儒者经史中自有乐地不愿汝曹之崇此葩藻也久之提举阙员以荐进补而公自以年迈乞身举婺源胡一桂四明程端礼以自代遂得致仕云公之为学一以治心为主所至必揭四箴及敬斋箴于壁以自警居家接物动师古人服食寝处悉有常度论当世事利病凿然可以有为而位不逮德识者惜之诸经子史悉有记录朱黄所勘动数百卷

多发儒先所未发诗章文字絕不经意然兴到有作亦浑厚可传專工者反不能及属纊之际神气不乱正襟危坐命笔书谨礼守法四字付子弟而逝春秋七十一岁至顺四年十月八日也娶刘氏克相君子封彭城县君子男一人曰文贵今饶州路德兴县铜冶场提领以卒之年奉公葬邑东程家源从未有铭之者文贵乃以状托邑士赵君沔来属予呜呼若公可谓通经学古之士而无忝其所生者矣铭之为宜铭曰

嵩山岩岩四方所瞻于赫两贤灵秀攸兼闽海洋洋众流所汇匪鸿一儒孰显其晦有美程公学优行醇发迹于嵩私淑于闽分海三庠总教诸路有来诸生一尊渠度明体适用宜大厥施孰其尼之乃止于斯臚臚高原献兆孔吉水拥山环永固玄室彼其之子式此墓门惟朱之徒惟程之孙

王太古（埜翁）墓志铭 方回

新安郡婺源王氏其先太原王也吾友埜翁字太古唐巢寇之乱远祖自歙黄墩徙县之武溪修撰愈提刑汝舟大监炎皆此派大监与朱文公冰炭然书解盛行徙上寒徙桐川五世祖字显道富而好施识架阁汲古周公正妻以女汲古果登第高祖某曾祖某祖某字季武号松川先生好义轻财年九十无疾卒父某娶周氏汲古曾孙女年五十卒再娶董氏太古幼好孙吴说不屑于学弱冠大悟阅经史子集考制度历数工词章诗学韩昌黎晚嗜易许公月卿吴公觉异之先儒论易阳实阴虚太古注独谓天气运地形停阳虚阴实似以迹言自为一家之说与当世无甚合者而坚执其说终身不变许公月卿尝为之序如浙东从按察胡公绍开游介之江东见御史中丞吴公曼卿或谓中丞已进其易然终亦不果行年十七丧母号絕年二十八游郡之黄山馆于蒋氏跨其所爱白骡毙铭而瘞之主宾忘言足迹徧东南江浙省处以镇江学正谓此职数十年亦不至执政弃弗顾而归大德二年戊戌徙上章半舍许扁曰行易广从学者甚伙尝登上章岭欲亭之曰东望旧居西顾新庐酌酒赋诗挟易自娱足矣明年脾疾赴柳城齐侯英之招授其子易数月又明年庚子秋疾大作八月生孙以祖孙同庚子名曰后庚谓侍疾者曰后庚既来先庚可去卒年六十一閏八月十四日也踰月后庚亦卒娶同郡俞氏孺人先四年卒年六十子祖念出自胡氏弟可翁女弟恭嫁郡士俞腾龙孙女蕤宾庚池卜辛丑十月某日葬于上寒与孺人同穴祖念携行状至武林回删其繁铭之祖念年甫三十一文雅雍容太古家训于斯见之铭曰呜呼太古身今心古止尔终古（王幼鳳续志云王太古号太古遗民隐居教授书无不读必推本始尤潜心易学以其所自得之说述而集之见易篇极卦画象数之所以然而皆本于河图洛书自然之法象其言曰尝观于易意契杳茫见九宫宗五四象数藏叅互错综离合纵横湿燥草木逆相制形以触万彙蔑往不通则知伏羲画卦河图自放干先下重奇太阳金生艮坤出水数六太阳为详故天多于南川泽注旁昆仑亥地地厚朔方离震少阴木之子巽坎厥父火少阳故大明未彻阴解雷行阳破凉风月孕西光是曰先天为易巨纲又见洛书出十数五五位得合生成族聚金火变至凉秋炎夏周易擬之男女当柄父母以老遯于野坎降离生中气遂执子午左兄

司木春生阳初右姊秉金秋杀阴未是取巽以阴萌恒随雷兑以重刚不违父艮累则坤德媿中土对峙寅申食水寢火消息五行四序顺布是曰后天洛书为祖何汉孔臆说豕亥鱼鲁二刘附和交肆慢悔绵歷千五百岁有如日月弗覩我虽颡蒙独不喻于洛龟河马于是拙众说复本文作见易紬圣言证今质古沿委邈原一逆一顺体用彪分方图斜竖同易户门不顾鬼责人非为易雪冤杂志墙屋语妙词繁爰总厥旨以诏后昆亦足自娱乐何必后世子云其自序如此既即图书而详论人所以取则而画卦作范之故复考证洛书已兆于神禹已前且援列御寇子华子干凿度与黄庭经之辞以证刘长民九为图之说而复明辨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伪关氏易相承立说之非又有周易分注主于明象以考变占其言曰传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圣人立象以尽意说易而不以象捕风逐影者也先儒取象拘于说卦殊不知说卦出河内女子所献与伪秦誓并传得失相半先师文公曰易本为筮作其言皆依象数以断占吉凶愚今放诸经为仪象卦爻取用例象数大畧可知其取象有取用一画之仪者有取用二画之象者有取三画之卦及互体积体覆体者有取六爻之位者传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互体积体覆体所由寓也触类而长于易焕然又曰彖辞爻辞各有象占有象无占占显于象有占无象象显于占通变而观可也其书既成颇自重时诏命有山林著述者有司具书闻故本府以先生所注易进朝廷付翰林院国史院校勘其时尚程朱易说皆骇所闻见吴草庐先生方为胄监师见而说之故所注易纂言多采其说休宁朱端叔先生曰王先生之学可谓前无古人者矣兵革后虽子孙亦不能知其说)

定宇陈先生（栌）墓志铭 揭傒斯

圣人之学至于新安子朱子广大悉备朱子既没天下学士羣起著书一得一失各立门户争奇取异附会缴绕使朱子之说翳然以昏然朱子没五十有三年而陈先生栌生于新安生三岁祖母吴夫人授孝经论语闻辄成诵五岁入小学即涉猎经史七岁通进士业十五为人师二十三而宋亾科举废慨然发愤圣人之学涵濡玩索废寢忘食贯穿古今网罗百氏以有功于圣人莫盛于朱子惧诸家之说乱朱子本真乃着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余数十万言其畔朱子者刊而去之其微辞隐义引而伸之其所未备补而益之于是朱子之学焕然以明方是时唯江西吴先生澄以经学自任善著书独称陈先生有功朱子凡江东人来受学者尽送而归之陈先生然吴先生多居通都大邑又数登用于朝天下学者四面而归之故其学远而彰尊而明陈先生居万山间与木石为伍不出门户动数十年故其学必待其书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御先生可谓豪杰之士矣先生字寿翁其所居堂曰定宇之堂其自称曰东阜老人唐之季其先有讳禧者自桐庐辟地新安居休宁之西三十里藤溪之上世多通人显士今姓其里曰陈村云曾大父讳伯全大父讳庆大父讳源长以春秋教授先生孝友刚正动中礼度不以势合不以利交四方来学谆谆善诱延佑宾兴有司逼迫就试既与贡当赴春官称疾固辞其学大抵以朱子为归其所严事曰黄常甫先生所与游曰方公回曹公

涇以元统三年甲戌二月十有四日年八十三卒后五日配朱氏七十九亦卒皆无疾其卒也即初昏之月又以是月癸未合葬所居之后先莹朱氏有贤行家政无巨细皆身理之不以勤先生先生得専力于学亦其配之助也子男二照勲孙男三埜圻基勲圻先卒女一嫁程怡曾孙男一鑿明年其孤以其父之执汪君炎昶所为状介其门人朱粲请铭铭曰

先生之学既博而约先生之行既専而静不为利疚不为名高杜门空山与道遊遨其书孔富其后孔茂八袞非寿与天地久

胡云峯（炳文）传 汪幼鳳

胡云峯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斗元传易学于前进士朱洪范日玩一爻七日通玩一卦周而复始授徒五十年尝谓干専言善性也坤兼言善不善性情也干之善世吾不及已坤之积善吾庶几勉之自号勉斋卒门人俞洪等私谥曰孝善先生炳文幼嗜学年十二夜读不辍父母恐其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窻隙终夜默诵既长笃志朱子之学上遡伊洛凡诸子百氏阴阳医卜星历术数靡不推究四方学者云集尝为信州道一书院山长其族子淀为建明经书院以馆四方来学之士炳文归署山长为课试以训诸生成材者多再调兰溪州学正不赴卒炳文集诸说叅正作易本义通释而于朱子所注四书用力尤深余干饶鲁之学本出于朱子而其为说多与朱子抵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书通凡辞异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辞同而意殊者析而辨之往往发其未尽之蕴于性理三书朱子启蒙易五赞皆有通释行世春秋尝为集解礼书皆有纂述自以更易未定门人亦有得其藁者又有大学指掌图四书辨疑五经会意纯正蒙求尔雅韵语云峯笔记讲议二百篇文集二十卷东南学者因其所自号称云峯先生

畏斋程先生（端礼）墓志铭 黄潛

先生讳端礼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谱牒莫详所可见者汉有海西令曾唐有太子左卫率府胄曹参军其自番禺徙家于鄞则自胄曹之大父珍始故今为庆元之鄞县人（按忠壮十二世孙纂纂四世孙煜煜生承恭承恭生公曾公曾生珍珍六世孙良弼生振父振父生在孙在孙生立立之子即畏斋兄弟也作志者见公曾之名误以汉海西令曾归之上下悬絶舛之甚矣）歷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絶曾祖振父承务郎平江府百万仓司门祖在孙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县事父立乡贡进士入皇朝赠从仕郎郊祀署丞母王氏曹氏并封宜人先生则徐氏出也初用举者为广德之建平池之建德两县儒学教谕歷信之稼轩建康之江东两书院山长用累考及格上名中书授铅山州儒学学正秩满遂以将仕佐郎台州路儒学教授致仕其在建平兴举废坠诸生之贫者必周给之县尹王君起宗率僚吏听其论说且筑室赤岩上命其子楚鳌受学焉楚鳌后出入台阁卒为时之名人继王君为其县者复倡好事之家为买书万卷覆以杰阁永康胡先生长孺记之其在建德增学舍以居其徒尽复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亩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亩稼轩前贤遗迹多为人所据悉按其籍夺而归之江东新界院额

台府令有司选辟以阐教事学者翕然知所宗仰文宗在潜邸遣近侍子弟来学赐以金币牢醴礼遇甚至铅山则新其庙学豪家筑屋侵入宫墙久莫能正先生白于部使者命毁其屋乃惧而请以腴田二十亩易之鹅湖书院之旁有道观先生偶至其处有驴跑堂前隙地驱去复来先生默卜之曰地下果有物驴当复至已而驴果来跑益力乃访观主求发之得石碣十余刻羣贤像乃为作羣贤堂先是平章政事赵鲁公及王御史理尝举先生可教国子赵御史承禧举先生可提举儒学俱不报先生归后郡守王侯允恭踵门礼请先生为学者师帅阡及旁郡讲行乡饮酒礼皆俟先生讨论而后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义廩以助仕族儒流昏丧之不给自先生为之督视贫者始实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魁士相继凋谢先生若有所不乐一日拏舟遊东湖诸生载酒追及之饮于中流酒半酣指所卜墓地曰若岂知我之归于斯不久也邪学问之道具在圣经贤传读之有法吾尝述之矣真知实践则存乎其人懋之哉诸生为之默然各奉觞为寿而归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剧客有将上京师者过而言别相与论宋季事娓娓不倦既正冠送客颜色忽变痰气作医者以丹剂进先生却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瞑头微偏门人乐良进曰先生头容稍偏矣复张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正月葬县东阳堂乡之陶岙娶潘氏潘为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时慕其贤而以女归之卒因葬于建平至是奉迁而合祔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孙男一人循理女三人盖宋季之士率务以记诵辞章为资身取宠之具而言道学者亦莫盛于此时四明之学祖陆氏而宗杨袁其言朱子之学者自黄氏震史氏蒙乡始继朱子之学者自晏氏渊大阳先生枋小阳先生岳以至于史氏而先生承之黄氏主于躬行而史氏务明体以達用先生素有志于当世惜其仕不大显故平生蘊蓄未克究于设施而私淑诸人者不为无功于名教也故礼部郎中韩公居仁尝学于小阳先生其仕于先生之乡与先生论议无不脗合行省数聘先生较文乡闾先生以为国朝设科初意專取朱子贡举私议今多违之若往宜不合力辞不赴其源流本末可概见也先生色庄而气夷善诱学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学动有师法学者以其刚明尤严惮之人以比河南程氏两夫子云先生所著有读书日程若干卷国子监既颁于郡县学使以为学法中书复以闻而申敕之使遵行焉诗文有畏斋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葬后二年门人徐仁文等若干相与议持宣文阁授经郎危素之状来谒铭潘幸尝辱交于先生征于状无不合乃并以平昔所知者论次而铭之铭曰

大道孔夷圣贤同趨政靡俗裂师异指殊真儒有作乃发其藪先生之传厥有端绪靡亟靡徐蹈夫大中居之以寬休休有容视其所履制于学法四方训之着于令甲志居于位厥施未丰惟其教思垂于无穷门人谒辞论撰遗德畀于方来永有矜式

积斋程君（端学）墓志铭 欧阳玄

程君时叔既卒之二十年子徐来请其墓铭君端学其讳时叔其字号积斋程氏系出广平唐以来家鄱阳君先世有府君讳珍自鄱阳迁四明之鄞其孙仕为唐文林郎卫

率府胄曹参军杜工部有诗送程率府归四明是也至宋代有闻人曾祖振父承务郎平江府百万仓司门妣畚氏祖在孙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县事妣卓氏父立年十八为乡贡五经都魁内附后当道累荐入仕不就今以子贵赠从仕郎郊祀署丞妣王氏曹氏并封宜人至治癸亥予以鸠兹宰濬省聘为秋闈试官第二场四灵赋本房得一卷爱其词气高迥拟真选中覆考官谓非赋体欲黜之予争之力且曰其人赋场如此经义必高手画三不成字号督掌卷官对号参索取其本经观之至则伟然老成笔也主司是予言乃与选予默识是卷及拆号同列秦邮龚璠子敬素知君姓名谓予曰此四明处士程敬叔先生之弟时叔也微君言几失此佳士明年君会试中高等榜名传至江南予自喜乡者之识鉴不冬烘矣此予始得吾时叔于程文者也泰定乙丑予以武攸宰被召为国子博士时叔已擢为国子助教上日与同僚史駟孙车甫以门生礼见駟亦予所得士也予辞之不获礼毕然后同升教席旁观者黷之予自是托交时叔见其心与貌俱古文与行俱卓会国学改积分例为升斋等第助予议甚多诸生讲授稍暇即以所作春秋本义就予讨论盖君之精神心术尽萃是书朝夕删改不已寝食为废尝语之曰昔者杜元凯有左传癖君有春秋癖邪未几车甫以劬书致疾卒君亦颇颇癯瘁多病予每以是讽之其勤劬自若此予继得吾时叔于学行者也后至元丙子予以国子祭酒谒告南归假道于筠君为筠州幕长卒已二年矣筠州之长貳僚佐及邦之士友来见予者予必询时叔咸谓君为政廉静而明達初至吏以为儒者恐不习吏事君熟于章程畅于事宜已而老吏健胥拱手以服太守僧嘉讷甚贤凡事取决于君及没素服哭之恸仰天呼曰正人云亡吾何恃乎即日移文告老而去夫能使长官视其存亡为去留君之能官亦可知矣此予未得吾时叔于吏治者也宋干淳间朱陆之学并出四明学者多宗陆氏唯黄氏震史氏蒙卿独宗朱氏君与伯氏端礼敬叔师史先生尽得朱子明体達用之指于是二难自为师友平居一举动必合礼法时人以其方严刚正以二程目之敬叔发明朱子之法有读书工程若干卷国子监取其书颁示四方郡县教官以式学者后中书以闻复申饬之君先与里中同志孙君友仁慨念春秋在诸经中独未有归一之说徧索前代说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异同续作春秋记由是沈潜紬绎二十余年乃作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辨疑二十卷或问十卷以经筵官申请有司取其书锺梓传世君早岁不屑为举子业朋友力劝之就试及再战再捷素习者不能过之会试经义策冠场试官为惊叹白于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学问不能成使举子得挾书入场屋寸晷之下未必能作请置通榜第一后格于旧制以冠南士置第二名初调僊居县丞未行寻改授国子助教时隐士张临慎与为司业君与助教王瓚在中与张论文不合当道入张言君与瓚未及考即注代平章乌公素闻二公有学传谕天官特视考论升转君与瓚偕予从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君在翰林论撰每为学士雍郡虞公伯生所推服中书选考随处乡试号称得人国子生贺据德李哲尝亲受经于君后皆为南宫第一人君长筠幕未久朝廷拟为太常博士命将下终于位今以子贵赠奉训大夫礼部郎中飞骑尉追封鄞县男娶余氏宋叅政珍之

曾孙先卒赠宜人进封鄞县君继周氏宋进士应龙之孙女封恭人进封县君子男四人复以荫数调为江淞行省理问所知事次徐由翰林从事发身太史院校书郎迁奉礼郎选为中书东曹掾从太师丞相军徐擢礼部主事改刑部户部主事升中书检校官拜监察御史升本台都事以才谥称于时次赉国子生能文章胄馆有声蚤世次卫林州书院山长女一适同里乐旭孙男四人孚国学生式鄞县教谕谦诚曾孙二人祖伊俱幼君生以前至元十五年戊寅五月丁未卒以元统二年甲戌十一月癸卯年五十有七以次年闰十二月乙酉葬于邑之阳堂乡太白里之原余氏自青山迁合葬焉君寿不满德位不酬能余庆所被在其后人为宜然予两知贡举两考会试又尝屡考国学公试及大都各行省乡试得士亡虑数百人其间为名公卿立事功者不少然求通经学古之士如吾时叔者甚难其人焉得之难故察之审言之详也欤铭曰

生于鄞没于筠儒之醇吏之循抱鲁麟至终身呜呼我元之献民百世之端人素王氏之忠臣

故海盐州教授程君（逢午）墓志铭 邓文原

大德七年新安程君信叔卒后六年而葬其子愿学留京师以状来请曰先人力学励行生不获展用于时歿而无纪述以贻不朽非所以承先志且重不孝罪惟先生哀而赐之铭按程氏世居广平东晋时有讳元谭者为镇东军谋湘州刺史出守新安因家焉至十三世孙灵洗仕梁有功没谥忠壮公庙食其土又十三世孙澧仕唐为检校御史中丞居休宁之汉口于君为十二世祖君之父讳自得隐德不耀母俞氏生子五人君于次居中幼颖悟喜读书长习举子业探索理奥薙芟浮靡魁儒硕彦多折辈行与交宋竇佑咸淳中两举进士不第识者为谓有司而君泊然不以得失为愠喜务学益精深至元丙子文轨混一杜门以诗书教子不复有禄仕意元贞丙申郡侯以君荐之行省遂版授紫阳书院山长紫阳朱先生之乡君生犹及接识诸老习闻绪论朝订暮考得其指归既至则为诸生紬绎中庸辑为讲义三卷凡十八阅月而成书郡以其文可传命书院钁梓其说本之朱先生而言外不传之妙则心得之也秩满授海盐州儒学教授未赴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君讳逢午信叔其字娶俞氏再娶吴氏男二人长即愿学次幼学也女三人始予客钱塘李君公略以照磨居省幕信叔馆公略所予时时过公略则见信叔手书不辍与之论议古今上下纒纒可听予尝曰今之任师道者得如信叔其庶几乎公略亦每为予称其贤今君与公略相继死而予志其墓悲夫愿学痛其父连蹇以卒常思奋迅以亢宗信叔为不亡矣墓在休宁县和睦乡上山林祖墓之傍葬以大德戊申正月七日铭曰

呜呼信叔士孳孳以徇名子不竞也或矫矫以立异子常厥性也穷丹铅以皓首伤哉命也铭贞石以诏方来尚子孙之庆也

倪仲弘先生（士毅）改葬志 赵沔

新安有贤行君子曰倪仲弘先生以其学教授于黟二十有三年既没而家贫不能

墓逾四年乃克返墓于休宁故里赤丘之原地下湿欲更诸爽垆力未能也黟人思先生之德久而不忘门人汪志道其弟存心相与谋曰先生设教吾邑遂留家焉盖所谓没而可祭于社者吾里西北黄坑有善地请改墓先生于此以系邑人之思可乎其孤闻之谦不敢当又二年为至正十四年冬十有二月邑令永嘉周侯希濂赴官饶州道过汪氏之居闻其言而叹美之曰吾于此得以知先生之贤且以弟子之地而墓其师义无不可者即日命志道存心以己意为书授先生家又命诸孤急遽日营墓而后去于是遂以今年己未正月癸酉改墓先生于黟南坑畚思坞之原从黟人之志也先生守身制行不为名高而事亲至孝接物以诚非其人不交非其有不取非仁义道德之说尝论定于郡先师朱子者不以教人凡污苟贱之事不接于身利害得失揣摩计较之辞不挂于口虽大寒暑未尝一日辍其业以嬉终其身人不见疾言遽色是故黟人信其言而尊其行既没而复思之倪氏世家休宁至先生而益贫无以为生居常授徒以养黟人汪君泰初闻其贤而敬礼之筑室下阜里中请先生奉二亲来居躬率子弟为邑人问学焉志道存心皆其子也先生讳士毅仲弘其字曾祖机祖文虎考良弼皆以文学教授其师曰陈寿翁先生亦休宁人所注书曰四书辑释闽坊购其初藁刻之尝别为纂释之例甚精书未脱藁又将以次及他经皆未就而卒其卒以戊子岁四月九日年四十有六娶吴氏子男四人尚綱尚德尚谊尚礼尚綱后汪氏尚谊为从父士安子女嫁徐显孙男铨女幼始先生居父丧未终而感疾不起又三年而太夫人与吴氏相继卒故黟人尤哀之墓之日凡为先生之宾友与门生弟子皆切感黟人之知义周侯之乐善而先生身教之道益彰也既墓乃谋买石刻文墓次以泐自幼为先生所知又号为能知先生者则授笔焉泐阅战国秦汉以来大道既隐而忠信孝友醇厚士未尝无也圣学复明于近代士始以知道为宗久之又失其传而学者益以空言自蔽由是高节卓行鲜复见称于时则民伪滋而世变极矣若吾仲弘者何可得哉姑因志改墓略着其为人如此使君子有所考焉

程教授（复心）传 汪幼鳳

程教授复心字子见婺源人号林隐性敏悟敦厚自幼嗜书师朱文公从孙洪范而友云峯胡炳文中年益笃学力行尝取文公四书集注会黄氏辅氏众说而折衷之分章为图间附己意积三十余年始成名曰四书章图及取语录诸书辨证同异增损详略着纂释二十卷发明濂洛诸儒未尽之旨有功后学元至大戊申浙江儒学提举司言于行省皇庆癸丑行省进于朝翰林史院考订其书率皆称赞学士赵孟俯请置诸馆阁阐明大典而平章李道复难之乃议于江南诸路教授中擢用复心年将六十以亲老固辞特授徽州路儒学教授致仕给半俸终其身名士大夫如方回程巨夫王约元明善邓文原虞集杨载范德机诸公俱有制作盛称之至元六年庚辰十二月十八日卒寿八十四学者称林隐先生（江浙行省缴申程复心四书章图咨文皇帝圣旨谕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据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申据杭州路儒学申据耆宿儒人赵与虎等状呈切见徽州路婺源县儒人程复心生同朱子之乡早佩先儒之训尝取大学中庸章句及论语孟子

集注分章析义各布为图又于纂疏语录诸书辨证同异增损详畧着纂释二十余卷发明修齐治平要旨彪分牖列粲然可观诚有补于后学似此著书之功良可嘉尚呈乞照详得此卑学今将本人所著文字缴连前去申乞照详施行得此又准松江府知事邵从仕牒呈切见徽州路老儒程复心年将六袞学贯四书乐道安贫久擅老成之誉修身谨行端为茂异之才本儒生居朱文公故里曾将文公四书分章为图开析言意本末终始精粗毕备粲然可观又取纂疏语录等书参订异同增损详畧编注纂释二十余卷凡用工二三十年始成全书其间如大学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论语專言仁孟子專言义等语皆发明濂洛诸儒未尽之蘊诚有功于后学前建德路总管方虚谷及前浙东海右道廉访副使臧鲁山先生俱有序跋深加赞赏本儒苦心著书才德俱美不求仕进若不举明岂不有负朝廷崇儒重道之意如蒙准保备申上司依例优加擢用庶免遗材准此考校得程复心所著四书发明蘊奥开悟学者用意精核诚有可嘉今将程复心所著文字缴连前去申乞照验事得此本省今将程复心所著文字随咨前去咨请照详施行)

王伯武先生传 汪幼鳳

王伯武名偁号絕济早岁颖悟师事胡云峰炳文考明谱系作惇叙图其族兄懋伯以八世祖墓地久为富家产莫能复伯父以己田易而归之博极羣书凡天文历法象数江河海岛山经地志源委次第今古州郡地域疆理之异同礼乐名物度数之详略三代汉唐歷代制度仪文旦夕讨论图象具列义疏备陈折衷以先儒之论而发其所未详补其所未备积之既久卷帙繁伙约之则以关于天者曰天象考丽于地者坤象考于朱子仪礼经传通释分类精究考论端绪而次集之傍至于阴阳医药百家众技莫不悉载凡廿余册总题之曰格物编壬辰皆毁于兵休宁朱升素号该博凡制度疑难不通者必戒其徒记之曰将以问伯武其推尊于当时者如此弟与字仲全自号容安散人刻厉清苦身践力到卒有所就乡里称为二难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一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儒硕)

汪古逸先生(炎昶)行状 赵沔

先生姓汪氏讳炎昶字懋遠自号古逸民学者称为古逸先生曾祖冲祖天衢父季安世居新安之婺源新安汪氏繇唐越国公华始显大中间有道安者自歙州兵马使充婺源鎮都虞候生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瀆柱国初自婺源鎮将徙三吳鎮因家于上遊十里大畷今大畷汪氏皆其后也先生幼有奇志然短于记诵常以坚苦自励至忘寝食遂于书无所不读钩深探赜洞极渊奥虽素号博学者蔑能

加也其学渊源六经得程朱性理之要于言意之表取朱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采择羣书发挥微旨每有得则疏之不汲汲于成书长身修髯衣冠甚伟动静语默进退之间超然不随流俗巧利鄙诈之士闻其风而意消见之者莫不怵然如有所失也宋太学生孙公嵩元京国亡归隐海寧山中杜门赋咏锻苦炼枯凄断沦絕以寄其没世无涯之悲先生早从孙公游亦善为诗遂絕意当世婺源有江君凯伯几者许公月卿之客也许公者宋名进士国亡归隐婺源山中制齐衰服之以居奇江君归以其女故江君亦不求仕而独与先生游江氏所居号雪缸有涧泉林木之胜日与先生徜徉其间赋诗饮酒上下古今抵掌剧谈以相娱乐世或比之古者山泽列仙之俦以为非今之士也然先生虽老矣犹不废讲学时海宁有陈寿翁先生方居家著书嘗请先生所注四书观之先生与陈公初不相识即尽送其书陈公所且告之曰平生无他技能惟不护疾忌医是其所长千万不必致疑于直言也时先生言近七十犹求益不厌如此陈公每诵其言以励登门之士先生教人必使循序而进去华务实勿徇虚名于古文章得昔人用意深处每指其律度绳削以示人而戒毋轻作其自为文奇而有法诗微婉遒劲亦时出于悲壮激烈云先生早丧父事母孝每先事周旋常恐少失母出一言奉之唯谨家常不足于食然自视无可为者教授之余未尝有所计度或反关不出动十数年然时节必力致美物珍膳以奉其亲虽老不怠太夫人年登九十若忘家之贫也至元戊寅夏四月先生寝疾呼其子淮琛使具蔬食菜羹既设整冠起坐稍进饭啜羹置筯谓淮琛曰事死如事生祭不必丰羹饭之谓也言訖反席正身敛手晏然而逝是月二十四日也得年七十八岁娶江氏子男三淮琛照乘为弟禹玉后棠金蚤卒女适詹某孙男三药树琪树芳树先生卒时皆幼所注四书集疏未脱藁诗文多散逸不存淮琛尝刻诗五卷于家同郡方公万里见先生所为诗辄叹曰不意吾州复有此人巴西邓公善之与孙公有世契宪江东日行部休宁求孙公已捐馆因得先生所作赋一篇及他文曰此柳子厚之笔也又有传先生诗数十篇至江西者蜀郡虞公伯生见而叹曰此豪杰之士也山林中乃有名作若是者乎其为名流所称如此新安自朱子后儒学之盛称天下号东南邹鲁宋亡老儒犹数十人其学一以朱子为宗其议论风旨皆足以师表后来其文采词华皆足以焜煌一世国初沔令星源长卿貳自许公而次如胡公济鼎吴公遯翁者无不得而友之而滕公山臞方为主簿故家承平时所藏诸公文翰最多沔尝抚卷慨然以生晚不见前辈为恨及从先生游然后知先进之士所以不可及者其立身行己流风遗韵莫不皆有所自云先生之没从孙叡与淮琛来谓沔宜状先生行沔谢曰尝闻录贤者必详其所终今奄窆之事犹未有期也幸而克襄其何敢辞后十九年叡始克买地于同里黄荆山高路之源奉先生柩窆焉而以书来告其事则淮琛之死已踰一年矣呜呼以沔之不肖其能知先生所蕴而称述之邪若先生卓然上友千古则有不待学者之言而有不亡者矣姑录其梗槩如此后有君子尚克表章之

元故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程公（荣秀）墓志铭 陈祖仁

公讳荣秀字孟敷姓程氏世为徽州休宁人程之先有梁将军忠壮公灵洗以忠勳赐庙食遂为一郡着姓子孙散处南北若河南二夫子亦其裔焉忠壮十四世孙澣唐季为歙州都知兵马使子南节自歙黄墩徙休宁陪郭五世孙全宋季为开州团练使驻池州时伊川先生子端彦避乱州中因相通谱全生先先生永奇又徙邑之小东门永奇生瑜仕为将仕郎瑜生仔仔生伯祥伯祥生圉公所后父也端彦仕为会州司户参军生江州德化丞昉昉生徽州直学谦之与永奇同师考亭谦之生将作监丞源源生宣州倅振孙振孙生志学公所生父也公既贵赠所后父为奉训大夫中书左司员外郎飞骑尉追封休宁县男所后母郑氏为荥阳县君公生而愿恣不凡有至性事所后父如生己自永奇从学朱文公子孙以诗书世其业盖仔从竹洲吴公伯祥从秋崖方公圉从虚谷方公皆知名一时而公亦以童子游虚谷之门宋之迄策也虚谷以睦州内附将致公仕版公心薄之力辞去从婺源山屋许公受周易许公奇之学成而归以讲授为事每自谓伊洛之后从游考亭非程朱之书盖不之好也延佑中学士邓公文原持宪江东廉其名以教官举授建康路明道书院山长公为教率先行义后课试尤不规规于钱谷有余即以整濂洛之书正讹补缺梓本多完学者翕然服其教以累考合格升平江路儒学录再调嘉兴路儒学教授所教一如建康而于风励学者尤力盖于二邦请部使者复新范文正公陆宣公之祠订正其遗书哀集其祀典为景行录以传既而以内艰归治丧不用浮屠法又以朱氏礼出文公既没之后中多未定之论复取文公言行之有涉于礼者为翼礼以传服阙除饶之德兴簿未赴江浙行省以遗逸荐于朝授江浙儒学副提举莅教之日芝产于庭当是时吴兴赵公裕实贯公方以词翰妙天下往来浙中公独不一诣之且语学者曰儒者经史中自有乐地不愿汝曹之崇此葩藻也久之提举阙员以荐进补而公自以年迈乞身举婺源胡一桂四明程端礼以自代遂得致仕云公之为学一以治心为主所至必揭四箴及敬斋箴于壁以自警居家接物动师古人服食寝处悉有常度论当世事利病凿然可以有为而位不逮德识者惜之诸经子史悉有记录朱黄所勘动数百卷多发儒先所未发诗章文字绝不经意然兴到有作亦浑厚可传專工者反不能及属纆之际神气不乱正襟危坐命笔书谨礼守法四字付子弟而逝春秋七十一岁至顺四年十月八日也娶刘氏克相君子封彭城县君子男一人曰文贵今饶州路德兴县铜冶场提领以卒之年奉公葬邑东程家源久未有铭之者文贵乃以状托邑士赵君沔来属予呜呼若公可谓通经学古之士而无忝其所生者矣铭之为宜铭曰

嵩山岩岩四方所瞻于赫两贤灵秀攸兼闽海洋众流所汇匪鸿一儒孰显其晦有美程公学优行醇发迹于嵩私淑于闽分海三庠总教诸路有来诸生一尊渠度明体适用宜大厥施孰其尼之乃止于斯臚臚高原献兆孔吉水拥山环永固玄室彼其之子式此墓门惟朱之徒惟程之孙

王太古（埜翁）墓志铭 方回

新安郡婺源王氏其先太原王也吾友埜翁字太古唐巢寇之乱远祖自歙黄墩徙

县之武溪修撰愈提刑汝舟大监炎皆此派大监与朱文公冰炭然书解盛行徙上寒徙桐川五世祖字显道富而好施识架阁汲古周公正妻以女汲古果登第高祖某曾祖某祖某字季武号松川先生好义轻财年九十无疾卒父某娶周氏汲古曾孙女年五十卒再娶董氏太古幼好孙吴说不屑于学弱冠大悟阅经史子集考制度历数工词章诗学韩昌黎晚嗜易许公月卿吴公觉异之先儒论易阳实阴虚太古注独谓天气运地形停阳虚阴实似以迹言自为一家之说与当世无甚合者而坚执其说终身不变许公月卿尝为之序如浙东从按察胡公绍开游介之江东见御史中丞吴公曼卿或谓中丞已进其易然终亦不果行年十七丧母号絕年二十八游郡之黄山馆于蒋氏跨其所爱白骡毙铭而瘞之主宾忘言足迹徧东南江浙省处以镇江学正谓此职数十年亦不至执政弃弗顾而归大德二年戊戌徙上章半舍许扁曰行易广从学者甚伙尝登上章岭欲亭之曰东望旧居西顾新庐酌酒赋诗挟易自娱足矣明年脾疾赴柳城齐侯英之招授其子易数月又明年庚子秋疾大作八月生孙以祖孙同庚子名曰后庚谓侍疾者曰后庚既来先庚可去卒年六十一閏八月十四日也踰月后庚亦卒娶同郡俞氏孺人先四年卒年六十子祖念出自胡氏弟可翁女弟恭嫁郡士俞腾龙孙女蕤宾庚池卜辛丑十月某日葬于上寒与孺人同穴祖念携行状至武林回删其繁铭之祖念年甫三十一文雅雍容太古家训于斯见之铭曰呜呼太古身今心古止尔终古（王幼鳳续志云王太古号太古遗民隐居教授书无不读必推本始尤潜心易学以其所自得之说述而集之见易篇极卦画象数之所以然而皆本于河图洛书自然之法象其言曰尝观于易意契杳茫见九宫宗五四象数藏叅互错综离合纵横湿燥草木逆相制形以触万彙蔑往不通则知伏羲画卦河图自放干先下重奇太阳金生艮坤出水数六太阳为详故天多于南川泽注旁昆仑亥地地厚朔方离震少阴木之子巽坎厥父火少阳故大明未彻阴解雷行阳破凉风月孕西光是曰先天为易巨纲又见洛书出十数五五位得合生成族聚金火变至凉秋炎夏周易擬之男女当柄父母以老遯于野坎降离生中气遂执子午左兄司木春生阳初右姊秉金秋杀阴未是取巽以阴萌恒随雷兑以重刚不违父艮累则坤德媿中土对峙寅申食水寢火消息五行四序顺布是曰后天洛书为祖何汉孔臆说亥鱼鲁二刘附和交肆慢悔绵歷千五百岁有如日月弗覩我虽颛蒙独不喻于洛龟河马于是拙众说复本文作见易紬圣言证今质古沿委邈原一逆一顺体用彪分方图斜竖同易户门不顾鬼责人非为易雪冤杂志墙屋语妙词繁爰总厥旨以诏后昆亦足自娱乐何必后世子云其自序如此既即图书而详论人所以取则而画卦作范之故复考证洛书已兆于神禹已前且援列御寇子华子干凿度与黄庭经之辞以证刘长民九为图之说而复明辨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伪关氏易相承立说之非又有周易分注主于明象以考变占其言曰传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圣人立象以尽意说易而不以象捕风逐影者也先儒取象拘于说卦殊不知说卦出河内女子所献与伪秦誓并传得失相半先师文公曰易本为筮作其言皆依象数以断占吉凶愚今放诸经为仪象卦爻取用例

象数大畧可知其取象有取用一画之仪者有取用二画之象者有取三画之卦及互体覆体者有取六爻之位者传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互体积体覆体所由寓也触类而长于易焕然又曰彖辞爻辞各有象占有象无占占显于象有占无象象显于占通变而观可也其书既成颇自重时诏命有山林著述者有司具书闻故本府以先生所注易进朝廷付翰林院国史院校勘其时尚程朱易说皆骇所闻见吴草庐先生方为胄监师见而说之故所注易纂言多采其说休宁朱端叔先生曰王先生之学可谓前无古人者矣兵革后虽子孙亦不能知其说)

定宇陈先生（栌）墓志铭 揭傒斯

圣人之学至于新安子朱子广大悉备朱子既没天下学士羣起著书一得一失各立门户争奇取异附会缴绕使朱子之说翳然以昏然朱子没五十有三年而陈先生栌生于新安生三岁祖母吴夫人口授孝经论语闻辄成诵五岁入小学即涉猎经史七岁通进士业十五为人师二十三而宋亾科举废慨然发愤圣人之学涵濡玩索废寝忘食贯穿古今网罗百氏以有功于圣人莫盛于朱子惧诸家之说乱朱子本真乃着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余数十万言其畔朱子者刊而去之其微辞隐义引而伸之其所未备补而益之于是朱子之学焕然以明方是时唯江西吴先生澄以经学自任善著书独称陈先生有功朱子凡江东人来受学者尽送而归之陈先生然吴先生多居通都大邑又数登用于朝天下学者四面而归之故其学远而彰尊而明陈先生居万山间与木石为伍不出门户动数十年故其学必待其书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御先生可谓豪杰之士矣先生字寿翁其所居堂曰定宇之堂其自称曰东阜老人唐之季其先有讳禧者自桐庐辟地新安居休宁之西三十里藤溪之上世多通人显士今姓其里曰陈村云曾大父讳伯全大父讳庆大父讳源长以春秋教授先生孝友刚正动中礼度不以势合不以利交四方来学谆谆善诱延佑宾兴有司逼迫就试既与贡当赴春官称疾固辞其学大抵以朱子为归其所严事曰黄常甫先生所与游曰方公回曹公涇以元统三年甲戌二月十有四日年八十三卒后五日配朱氏七十九亦卒皆无疾其卒也即初昏之月又以是月癸未合葬所居之后先莹朱氏有贤行家政无巨细皆身理之不以勤先生先生得専力于学亦其配之助也子男二照勲孙男三埜圻基勲圻先卒女一嫁程怡曾孙男一鏊明年其孤以其父之执汪君炎昶所为状介其门人朱粲请铭铭曰

先生之学既博而约先生之行既専而静不为利疚不为名高杜门空山与道遊遨其书孔富其后孔茂八袞非寿与天地久

胡云峯（炳文）传 汪幼鳳

胡云峯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斗元传易学于前进士朱洪范日玩一爻七日通玩一卦周而复始授徒五十年尝谓干専言善性也坤兼言善不善性情也干之善世吾不及已坤之积善吾庶几勉之自号勉斋卒门人俞洪等私谥曰孝善先生炳文幼嗜学年

十二夜读不辍父母恐其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窻隙终夜默诵既长笃志朱子之学上遡伊洛凡诸子百氏阴阳医卜星历术数靡不推究四方学者云集尝为信州道一书院山长其族子淀为建明经书院以馆四方来学之士炳文归署山长为课试以训诸生成材者多再调兰溪州学正不赴卒炳文集诸说彞正作易本义通释而于朱子所注四书用力尤深余干饶鲁之学本出于朱子而其为说多与朱子抵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书通凡辞异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辞同而意殊者析而辨之往往发其未尽之蕴于性理三书朱子启蒙易五赞皆有通释行世春秋尝为集解礼书皆有纂述自以更易未定门人亦有得其藁者又有大学指掌图四书辨疑五经会意纯正蒙求尔雅韵语云峯笔记讲议二百篇文集二十卷东南学者因其所自号称云峯先生

畏斋程先生（端礼）墓志铭 黄潛

先生讳端礼字敬叔姓程氏其先远有世序而谱牒莫详所可见者汉有海西令曾唐有太子左卫率府胄曹参军其自番禺徙家于鄞则自胄曹之大父珍始故今为庆元之鄞县人（按忠壮十二世孙纂纂四世孙煜煜生承恭承恭生公曾公曾生珍珍六世孙良弼生振父振父生在孙在孙生立立之子即畏斋兄弟也作志者见公曾之名误以汉海西令曾归之上下悬絶舛之甚矣）歷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絶曾祖振父承务郎平江府百万仓司门祖在孙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县事父立乡贡进士入皇朝赠从仕郎郊祀署丞母王氏曹氏并封宜人先生则徐氏出也初用举者为广德之建平池之建德两县儒学教谕歷信之稼轩建康之江东两书院山长用累考及格上名中书授铅山州儒学学正秩满遂以将仕佐郎台州路儒学教授致仕其在建平兴举废坠诸生之贫者必周给之县尹王君起宗率僚吏听其论说且筑室赤岩上命其子楚鳌受学焉楚鳌后出入台阁卒为时之名人继王君为其县者复倡好事之家为买书万卷覆以杰阁永康胡先生长孺记之其在建德增学舍以居其徒尽复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亩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亩稼轩前贤遗迹多为人所据悉按其籍夺而归之江东新界院额台府令有司选辟以阐教事学者翕然知所宗仰文宗在潜邸遣近侍子弟来学赐以金币牢醴礼遇甚至于铅山则新其庙学豪家筑屋侵入宫墙久莫能正先生白于部使者命毀其屋乃惧而请以腴田二十亩易之鹅湖书院之旁有道观先生偶至其处有驴跑堂前隙地驱去复来先生默卜之曰地下果有物驴当复至已而驴果来跑益力乃访观主求发之得石碣十余刻羣贤像乃为作羣贤堂先是平章政事赵鲁公及王御史理尝举先生可教国子赵御史承禧举先生可提举儒学俱不报先生归后郡守王侯允恭踵门礼请先生为学者师帅阡及旁郡讲行乡饮酒礼皆俟先生讨论而后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义廩以助仕族儒流昏丧之不给自先生为之督视贫者始实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魁士相继凋谢先生若有所不乐一日拏舟遊东湖诸生载酒追及之饮于中流酒半酣指所卜墓地曰若岂知我之归于斯不久也邪学问之道具在圣经贤传读之有法吾尝述之矣真知实践则存乎其人懋之哉诸生为之默然各奉觞为寿

而归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剧客有将上京师者过而言别相与论宋季事娓娓不倦既正冠送客颜色忽变痰气作医者以丹剂进先生却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瞑头微偏门人乐良进曰先生头容稍偏矣复张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正月葬县东阳堂乡之陶岙娶潘氏潘为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时慕其贤而以女归之卒因葬于建平至是奉迁而合祔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孙男一人循理女三人盖宋季之士率务以记诵辞章为资身取宠之具而言道学者亦莫盛于此时四明之学祖陆氏而宗杨袁其言朱子之学者自黄氏震史氏蒙乡始继朱子之学者自晏氏渊大阳先生枋小阳先生岳以至于史氏而先生承之黄氏主于躬行而史氏务明体以达用先生素有志于当世惜其仕不大显故平生蕴蓄未克究于设施而私淑诸人者不为无功于名教也故礼部郎中韩公居仁尝学于小阳先生其仕于先生之乡与先生论议无不脗合行省数聘先生较文乡闾先生以为国朝设科初意专取朱子贡举私议今多违之若往宜不合力辞不赴其源流本末可概见也先生色庄而气夷善诱学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学动有师法学者以其刚明尤严惮之人以比河南程氏两夫子云先生所著有读书日程若干卷国子监既颁于郡县学使以为学法中书复以闻而申敕之使遵行焉诗文有畏斋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葬后二年门人徐仁文等若干相与议持宣文阁授经郎危素之状来谒铭潘幸尝辱交于先生征于状无不合乃并以平昔所知者论次而铭之铭曰

大道孔夷圣贤同趋政靡俗裂师异指殊真儒有作乃发其葩先生之传厥有端绪靡亟靡徐蹈夫大中居之以宽休休有容视其所履制于学法四方训之着于令甲志局于位厥施未丰惟其教思垂于无穷门人谒辞论撰遗德畀于方来永有矜式

积斋程君（端学）墓志铭 欧阳玄

程君时叔既卒之二十年子徐来请其墓铭君端学其讳时叔其字号积斋程氏系出广平唐以来家鄱阳君先世有府君讳珍自鄱阳迁四明之鄞其孙仕为唐文林郎卫率府胄曹参军杜工部有诗送程率府归四明是也至宋代有闻人曾祖振父承务郎平江府百万仓司门妣畚氏祖在孙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县事妣卓氏父立年十八为乡贡五经都魁内附后当道累荐入仕不就今以子贵赠从仕郎郊祀署丞妣王氏曹氏并封宜人至治癸亥予以鸠兹宰浙省聘为秋闱试官第二场四灵赋本房得一卷爱其词气高迥拟真选中覆考官谓非赋体欲黜之予争之力且曰其人赋场如此经义必高手画三不成字号督掌卷官对号参索取其本经观之至则伟然老成笔也主司是予言乃与选予默识是卷及拆号同列秦邮龚璠子敬素知君姓名谓予曰此四明处士程敬叔先生之弟时叔也微君言几失此佳士明年君会试中高等榜名传至江南予自喜乡者之识鉴不冬烘矣此予始得吾时叔于程文者也泰定乙丑予以武攸宰被召为国子博士时叔已擢为国子助教上日与同僚史駟孙车甫以门生礼见駟亦予所得士也予辞之不获礼毕然后同升教席旁观者韪之予自是托交时叔见其心与貌俱古文与行俱

卓会国学改积分例为升斋等第助予议甚多诸生讲授稍暇即以所作春秋本义就予讨论盖君之精神心术尽萃是书朝夕删改不已寝食为废尝语之曰昔者杜元凯有左传癖君有春秋癖邪未几车甫以劬书致疾卒君亦颇颇癯瘁多病予每以是讽之其勤劬自若此予继得吾时叔于学行者也后至元丙子予以国子祭酒谒告南归假道于筠君为筠州幕长卒已二年矣筠州之长貳僚佐及邦之士友来见予者予必询时叔咸谓君为政廉静而明達初至吏以为儒者恐不习吏事君熟于章程畅于事宜已而老吏健胥拱手以服太守僧嘉讷甚贤凡事取决于君及没素服哭之恸仰天呼曰正人云亡吾何恃乎即日移文告老而去夫能使长官视其存亡为去留君之能官亦可知矣此予未得吾时叔于吏治者也宋干淳间朱陆之学并出四明学者多宗陆氏唯黄氏震史氏蒙卿独宗朱氏君与伯氏端礼敬叔师史先生尽得朱子明体達用之指于是二难自为师友平居一举动必合礼法时人以其方严刚正以二程目之敬叔发明朱子之法有读书工程若干卷国子监取其书颁示四方郡县教官以式学者后中书以闻复申饬之君先与里中同志孙君友仁慨念春秋在诸经中独未有归一之说徧索前代说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异同续作春秋记由是沈潜紬绎二十余年乃作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辨疑二十卷或问十卷以经筵官申请有司取其书锺梓传世君早岁不屑为举子业朋友力劝之就试及再战再捷素习者不能过之会试经义策冠场试官为惊叹白于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学问不能成使举子得挟书入场屋寸晷之下未必能作请置通榜第一后格于旧制以冠南士置第二名初调僊居县丞未行寻改授国子助教时隐士张临慎与为司业君与助教王瓚在中与张论文不合当道入张言君与瓚未及考即注代平章乌公素闻二公有学传谕天官特视考论升转君与瓚偕予从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君在翰林论撰每为学士雍郡虞公伯生所推服中书选考随处乡试号称得人国子生贺据德李哲尝亲受经于君后皆为南宫第一人君长筠幕未久朝廷拟为太常博士命将下终于位今以子贵赠奉训大夫礼部郎中飞骑尉追封鄞县男娶余氏宋叅政珍之曾孙先卒赠宜人进封鄞县君继周氏宋进士应龙之孙女封恭人进封县君子男四人复以荫数调为江潮行省理问所知事次徐由翰林从事发身太史院校书郎迁奉礼郎选为中书东曹掾从太师丞相军徐擢礼部主事改刑部戶部主事升中书检校官拜监察御史升本台都事以才谥称于时次赉国子生能文章胄馆有声蚤世次卫林州书院山长女一适同里乐旭孙男四人孚国学生式鄞县教谕谦诚曾孙二人祖伊俱幼君生以前至元十五年戊寅五月丁未卒以元统二年甲戌十一月癸卯年五十有七以次年闰十二月乙酉葬于邑之阳堂乡太白里之原余氏自青山迁合葬焉君寿不满德位不酬能余庆所被在其后人为宜然予两知贡举两考会试又尝屡考国学公试及大都各行省乡试得士亡虑数百人其间为名公卿立事功者不少然求通经学古之士如吾时叔者甚难其人焉得之难故察之审言之详也欤铭曰

生于鄞没于筠儒之醇吏之循抱鲁麟至终身呜呼我元之献民百世之端人素王

氏之忠臣

故海盐州教授程君（逢午）墓志铭 邓文原

大德七年新安程君信叔卒后六年而葬其子愿学留京师以状来请曰先人力学励行生不获展用于时歿而无纪述以贻不朽非所以承先志且重不孝罪惟先生哀而赐之铭按程氏世居广平东晋时有讳元谭者为镇东军谋湘州刺史出守新安因家焉至十三世孙灵洗仕梁有功没谥忠壮公庙食其土又十三世孙澧仕唐为检校御史中丞居休宁之汉口于君为十二世祖君之父讳自得隐德不耀母俞氏生子五人君于次居中幼颖悟喜读书长习举子业探索理奥薙芟浮靡魁儒硕彦多折辈行与交宋竇佑咸淳中两举进士不第识者为谓有司而君泊然不以得失为愠喜务学益精深至元丙子文轨混一杜门以诗书教子不复有禄仕意元贞丙申郡侯以君荐之行省遂版授紫阳书院山长紫阳朱先生之乡君生犹及接识诸老习闻绪论朝订暮考得其指归既至则为诸生紬绎中庸辑为讲义三卷凡十八阅月而成书郡以其文可传命书院钺梓其说本之朱先生而言外不传之妙则心得之也秩满授海盐州儒学教授未赴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君讳逢午信叔其字娶俞氏再娶吴氏男二人长即愿学次幼学也女三人始予客钱塘李君公略以照磨居省幕信叔馆公略所予时时过公略则见信叔手书不辍与之论议古今上下纚纚可听予尝曰今之任师道者得如信叔其庶几乎公略亦每为予称其贤今君与公略相继死而予志其墓悲夫愿学痛其父连蹇以卒常思奋迅以亢宗信叔为不亡矣墓在休宁县和睦乡上山林祖墓之傍葬以大德戊申正月七日铭曰

呜呼信叔士孳孳以徇名子不竞也或矫矫以立异子常厥性也穷丹铅以皓首伤哉命也铭贞石以诏方来尚子孙之庆也

倪仲弘先生（士毅）改葬志 赵沔

新安有贤行君子曰倪仲弘先生以其学教授于黟二十有三年既没而家贫不能葬逾四年乃克返葬于休宁故里赤丘之原地下湿欲更诸爽垲力未能也黟人思先生之德久而不忘门人汪志道其弟存心相与谋曰先生设教吾邑遂留家焉盖所谓没而可祭于社者吾里西北黄坑有善地请改葬先生于此以系邑人之思可乎其孤闻之谦不敢当又二年为至正十四年冬十有二月邑令永嘉周侯希濂赴官饶州道过汪氏之居闻其言而叹美之曰吾于此得以知先生之贤且以弟子之地而葬其师义无不可者即日命志道存心以己意为书授先生家又命诸孤急课日营葬而后去于是遂以今年己未正月癸酉改葬先生于黟南坑畚思坞之原从黟人之志也先生守身制行不为名高而事亲至孝接物以诚非其人交非其有不取非仁义道德之说尝论定于郡先师朱子者不以教人凡污苟贱之事不接于身利害得失揣摩计较之辞不挂于口虽大寒暑未尝一日辍其业以嬉终其身人不见疾言遽色是故黟人信其言而尊其行既没而复思之倪氏世家休宁至先生而益贫无以为生居常授徒以养黟人汪君泰初闻其贤

而敬礼之筑室下阜里中请先生奉二亲来居躬率子弟为邑人问学焉志道存心皆其子也先生讳士毅仲弘其字曾祖机祖文虎考良弼皆以文学教授其师曰陈寿翁先生亦休宁人所注书曰四书辑释闽坊购其初藁刻之尝别为纂释之例甚精书未脱藁又将以次及他经皆未就而卒其卒以戊子岁四月九日年四十有六娶吴氏子男四人尚綱尚德尚谊尚礼尚綱后汪氏尚谊为从父士安子女嫁徐显孙男铨女幼始先生居父丧未终而感疾不起又三年而太夫人与吴氏相继卒故黟人尤哀之葬之日凡为先生之宾友与门生弟子皆切感黟人之知义周侯之乐善而先生身教之道益彰也既葬乃谋买石刻文墓次以泐自幼为先生所知又号为能知先生者则授笔焉泐阅战国秦汉以来大道既隐而忠信孝友醇厚士未尝无也圣学复明于近代士始以知道为宗久之又失其传而学者益以空言自蔽由是高节卓行鲜复见称于时则民伪滋而世变极矣若吾仲弘者何可得哉姑因志改葬略着其为人如此使君子有所考焉

程教授（复心）传 汪幼鳳

程教授复心字子见婺源人号林隐性敏悟敦厚自幼嗜书师朱文公从孙洪范而友云峯胡炳文中年益笃学力行尝取文公四书集注会黄氏辅氏众说而折衷之分章为图间附己意积三十余年始成名曰四书章图及取语录诸书辨证同异增损详略着纂释二十卷发明濂洛诸儒未尽之旨有功后学元至大戊申浙江儒学提举司言于行省皇庆癸丑行省进于朝翰林史院考订其书率皆称赞学士赵孟俯请置诸馆阁阐明大典而平章李道复难之乃议于江南诸路教授中擢用复心年将六十以亲老固辞特授徽州路儒学教授致仕给半俸终其身名士大夫如方回程巨夫王约元明善邓文原虞集杨载范德机诸公俱有制作盛称之至元六年庚辰十二月十八日卒寿八十四学者称林隐先生（江浙行省缴申程复心四书章图咨文皇帝圣旨谕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据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申据杭州路儒学申据耆宿儒人赵与虎等状呈切见徽州路婺源县儒人程复心生同朱子之乡早佩先儒之训尝取大学中庸章句及论语孟子集注分章析义各布为图又于纂疏语录诸书辨证同异增损详畧着纂释二十余卷发明修齐治平要旨彪分牖列粲然可观诚有补于后学似此著书之功良可嘉尚呈乞照详得此卑学今将本人所著文字缴连前去申乞照详施行得此又准松江府知事邵从仕牒呈切见徽州路老儒程复心年将六袞学贯四书乐道安贫久擅老成之誉修身谨行端为茂异之才本儒生居朱文公故里曾将文公四书分章为图开析言意本末终始精粗毕备粲然可观又取纂疏语录等书参订异同增损详畧编注纂释二十余卷凡用工二三十年始成全书其间如大学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论语專言仁孟子專言义等语皆发明濂洛诸儒未尽之蘊诚有功于后学前建德路总管方虚谷及前浙东海右道廉访副使臧鲁山先生俱有序跋深加赞赏本儒苦心著书才德俱美不求仕进若不举明岂不有负朝廷崇儒重道之意如蒙准保备申上司依例优加擢用庶免遗材准此考校得程复心所著四书发明蘊奥开悟学者用意精核诚有可嘉今将程复

心所著文字缴连前去申乞照验事得此本省今将程复心所著文字随咨前去咨请照详施行)

王伯武先生传 汪幼鳳

王伯武名偁号絕侪早岁颖悟师事胡云峰炳文考明谱系作惇叙图其族兄懋伯以八世祖墓地久为富家产莫能复伯父以己田易而归之博极羣书凡天文历法象数江河海岛山经地志源委次第今古州郡地域疆理之异同礼乐名物度数之详略三代汉唐历代制度仪文旦夕讨论图象具列义疏备陈折衷以先儒之论而发其所未详补其所未备积之既久卷帙繁伙约之则以关于天者曰天象考丽于地者坤象考于朱子仪礼经传通释分类精究考论端绪而次集之傍至于阴阳医药百家众技莫不悉载凡廿余册总题之曰格物编壬辰皆毁于兵休宁朱升素号该博凡制度疑难不通者必戒其徒记之曰将以问伯武其推尊于当时者如此弟与字仲全自号容安散人刻厉清苦身践力到卒有所就乡里称为二难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二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儒硕)

东山赵先生(沔)行状 詹烜

先生讳沔字子常姓赵氏其先陇西人唐中和间有讳思者避地新安海宁之龙源里八世孙曰安庆时方寇乱率义民剿平之事闻授西隅总管安庆生光祖为宋京庠学官岁大侵出廩赈贫提刑汪文振尝铭其墓二子次曰大振淮东漕司总管大振二子长梦营将仕郎梦营二子长弥孝浦江税官弥孝子象元号可斋才识超异元平江南徽既下邻邑有持兵未服者将加屠戮可斋尽发私藏诣军门请而屠戮不行由是貳令休宁迁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狱以疾辞既而朝京授杭州仁和令未至卒于扬州二子幼曰克明号松庄孝友敦厚乡称善人实先生之考也娶同邑汪氏生五男二女先生最幼初夫人梦飞鸟自齐云岩来集于怀觉有娠明年延佑六年己未三月癸亥先生生焉资禀卓绝自孩抱闻读书辄能成诵及就外傅读朱子四书疑难不一师告以初学毋过求意辄不释夜归取文公大全集语录等书翻阅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厉志圣贤之学不事举子业少长遍诣郡之师儒遂有负笈四方之思鬻恒产以为裹粮执贲之具亲友或议其非弗顾闻九江黄楚望先生杜门著述岁丁丑往拜之先生穷经以积思自悟为主故其教人引而不发使其自思一再登门乃得授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辛巳秋复往留二岁得口授六十四卦义与学春秋之要过严陵请益于夏先生大之问易象春秋书法如何先生以所闻于黄先生者对夏先生叹以徒费心力为戒因出示其家传先天易书曰此羲易一大象也继如杭谒黄文献公于官署公以师道自居不少借辞色及诵所进书大

异之待以殊礼甲申失怙卒丧谒翰林虞公于临川授馆于家一岁其所上书曰圣贤之道大矣学者可不知其要乎尝闻之吾之至尊至贵举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亲至切举天下之学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谓也然非真有所见无以为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所得无以为造诣归宿之极所谓为学之要者庶几在此此沔之所以日夜忧惧以求闻乎先觉之训而未之有得者也然沔之幼也闻江西有吴先生焉行修道立为世表仪而成己诲人深悲空言之无益及观阁下所为行状而知先生为学之方矣伏惟阁下察其有志以其所得于先生者而赐教焉俾于入德之门不致迷其所趋而天之所以与我至尊至贵可以反身而有得则阁下之赐大矣时江西宪试请题虞公拟策问江右先贤及朱陆二氏立教所以异同具对卒言刘侍读有功圣经至论朱陆二子入德之门尤为精切详备末乃举朱子曰子静所说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于一偏也又举陆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气徒致参辰岂足酬议以二说为证使其合并于暮岁微言精义必有契焉子静则已往矣虞公评其后曰予常生朱子之乡而得陆氏之说于二家之所以成己教人反复究竟明白盖素用力斯事者非綴缉傅会之比也厥后再往公愈加敬异及疾革先生适在左右凡丧事损益皆以为托诸子请先生状其行岁丙戌再遊九江则黄先生已捐馆矣有袁诚夫者文正公高第缉师说为四书目录旨意与朱子多殊请商订先生为条别是非数万言袁公心服多所更定赵郡苏公伯修虞公之徒也为浙省叅政与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母老辞归名其居曰东山精舍虞公尝为之记举先生之言曰沔蚤岁学于乡求程朱绪余诵习经训辨释其文义之外无所致力焉诚恐终身不足知至毕世不能意诚古昔圣贤师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尝思之以求涂辙之正至于道南之叹而有感焉盖其属之龟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罗李二公无事业以见于时无文采以垂于后其所学者何学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谓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者亦将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愿尽心焉者也其于大学则谓三纲举圣人事为大学标准八目乃教学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传中无学者工夫而修身传中无圣人气象其举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则明古之圣人亦必由学而至而学者之功必可至于圣人又以为格物是穷尽物理程子所谓讲明义理分别是非之类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谓明诸心又云潜心默识玩索久之庶几自得之类是也二事不可合为一惟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义不同遂疑格致分而为二则传中言齐家在修身修身在正心谓二者合为一可乎且闻明道先生谓学者若无事可行且去静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见人静坐辄叹其善学及朱子得于罗李二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其所谓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为有在乎是也由是鸡初鸣则起澄心默坐涵养本源以为致思之地而后凡所得于师之指及文字奥义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于是造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盖虽雅志不苟于仕而身则优为当四方扰攘尝论为

国家者不能举天下大势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战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将兵者使台省贵人郡县俗吏共军旅之权仗行省讨乱御史台督视如平时而诛求劫夺之弊反复坏烂之由朝廷终无自知之兵财两匱郡邑一切以矫假病民而上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变长久之道赏罚不明故是非淆乱而治安拨乱之术行军克敌之方皆废不讲徒欲以岁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岁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经济之才亦可见矣自精舍成四方学者尊之为东山先生云壬辰兵兴先生奉母夫人避地尽心调护及郡邑继复而夫人以天年终丙申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将慕先生名德礼罗不至丁酉寓于衢之柯山己亥结茅于星溪之古阆山山深閻寥人事几絕潜心著述虽当颠沛流离而进修之功不少辍壬寅春归东山时明室初兴创业金陵吾邑已附属六年矣有司屡奉命征辟继以议礼召皆以得疾辞己酉起山林遗士共修元史先生在召中暨竣事得请还未几疾复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矣得年仅五十有一于戏痛哉配同邑程氏女二人长适汪瓛次适苏旼男一人梦吉甫入学侧室朱氏所出也先生孝养二亲出乎天性居丧哀毁过礼事诸兄备尽敬友抚幼以慈三兄歿于他乡诸子不能为丧具先生奉柩归葬从兄子弼有遗孤先生抚之成立当赋敛繁重之际俾能保其恒产呉氏甥失其恃怙无所依为之收养若此者在先生皆所优为有不能殫述者新安自朱子后儒学之盛四方称之为东南邹鲁然其末流或以辨析之义纂辑羣言即为朱子之学先生独超然有见于圣贤之授受不徒在于推究文义之间故其读书一切以实理求之反而验之于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当时乡先生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书先生受而读之犹谓未知为学之要常曰读书最患多疑每展卷则羣疑竞起如猬毛要须得程朱复作面命之而后释然尔是以质诸师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遗言而有见焉其于穷经之要则有得于黄先生而推极之其初见黄先生问年答曰己未黄先生曰先吾刊六经补注之岁也或曰书刊矣恐无读者予曰当是读者未生耳岂知吾子适生是岁邪然春秋托始之岁亦己未也斯文缘契实在斯乎先生请问穷经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问致思之道乃举一事为例礼曰女有五不娶其一为丧父长子先儒以丧父无兄者当之如使其言已然则丧父无兄之子何罪见絶于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后得其说曰此盖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之类尔故古注言无所受命犹未失也若丧父而无兄则期功之亲皆得为之主矣黄先生大称善遂授以求春秋书法曰楚杀其大夫得臣此书法也当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夫人姜氏如齐师此书法也当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为易置其语曰楚杀其大夫得臣此书法也当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齐师此书法也当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先生受其说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则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鲁史书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内者圣人书法也黄先生各以二义贯一理之旨以为单传密付悉在于斯先生即黄先生六经补注等书取凡为春秋说者叅以耳闻类萃为春秋师说三卷复因其意为春秋集传十五卷既而求之于经终有未尽圣人之意因思戴记经解有曰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经全以一笔一削见义

苟不属辞比事考其异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说者盖左氏与杜注有得于鲁史遗法主史以释经而不知有笔削之法至若公谷啖赵陈氏俱有属辞遗意则知求笔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鲁史之旧文二者各得一偏不能无弊合而求之具见得失由是不传之旨焕然复明每谓非黄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后经义可求则不得其门而入也及重改集传越四载始克成编复思是经伦类区别为义至精参互错综易相矛盾苟不推类以通之岂无遗憾遂着春秋属辞八篇虽万变不齐始终各有条理于是一经本旨方完每谓苦思之功若有神助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又以为春秋必考左传事实为先杜元凯陈君举皆有得于此而各有所蔽因着左氏补注十卷吾乡风林先生亦以穷经为务而莫肯雷同一见是书辄曰前无古人春秋之旨论定于此矣时驸马都尉和阳王公镇徽以春秋属辞师说左氏补注下商山义塾刻梓以广其传然属辞详着笔削之权集传乃明经世之志必二书相表里而后经旨无所遗迨属辞成书复改集传使归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赍志以歿门人倪尚谊证以属辞义例质之以平日所闻于先生者参互考据足成之若尚谊亦可谓有功于先生之门矣其于易经则闻诸黄先生必须明象又曰易象与春秋书法废失之由大畧相同苟通其一则可以触机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于易寤寐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则喟然曰黄先生岂欺我哉尝曰春秋文义赖孟子之言而后有据于周易亦必见其说如孟子之论春秋者而后圣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常作序卦图说及经文开端乾坤屯三卦解大畧以为羲皇设卦系辞名之曰易系辞传上篇所赞皆其事也神农黄帝氏继作各因羲皇之易别定卦序自为一代之书迨夏而商其辞则世有增益盖无不备皆为占筮之用连山归藏是也至周文王以至德而不免羗里之难乃本羲皇之易因其交易对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臣之义因阴阳消长盈虚之变以着人事进退存亡之戒其辞之所系必有关于此者取之而非圣人一时自为是言也迨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悦亦有感于先王忧患故乃即卦爻象取其爱恶远近相攻相取之情作为爻辞与先王之书相表里以其制作之旨视连山归藏少异题曰周易其书与二易俱掌于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义则不专主于占筮孔子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始终其要无咎此周易之本义盖先生所求论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论春秋者卒有得于夫子斯言而不假乎他求也诗五言初学六朝后改习建安诸子及老杜近体则学乎唐人其为文曰必以理胜为主然后命意遣辞则沛然矣烜窃观先生之学以积思为本领以自悟为归宿勉夫切己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穷经复古之成效岂偶然哉烜自获交先生不以疎谬进而教之往来请益遂得闻穷经之要及春秋笔削之旨自悔其前学之非而惜闻道之晚也方期以晚年相与讲授周易象学而先生遽已谢世矣何后学之不幸也抑斯文废兴关于天运非人所得测识欤尚谊偕其子梦吉属烜为状烜末学肤浅何足以知先生哉然受知最厚义不容辞姑述所见闻如右硕学君子尚表章之俾垂永久非惟先生九京有光实亦斯文之幸也

诸生星源詹烜谨状

环谷汪先生（克宽）行状 吴国英

先生讳克宽字德辅一字仲裕汪其姓也上世自歙县之黄墩迁于祁门县北之石山至讳钊徙居县南之韩溪五传有兄弟七人并有才名其第五子世容生深深生敏敏生黻黻生二子长若思无子以弟若谷子侨为嗣侨补试中国学进士生晔晔生灿字明夫继家学时羣从昆弟为诸经讲师学问文章榘范乡邑从弟国学进士东山府君华字荣夫尝与其族兄二教府君相字魏夫学于双峯饶子之门饶乃勉斋先生黄文肃公高第弟子二教及东山问难叩息悉得其蕴奥祁邑理学之盛自二公发之东山早岁又尝从学鄱阳庐牕赵先生介如与故中书右丞五峯先生燕公楠为同门至元初燕公益江浙行中书省事道过祁门访求东山与论旧故将荐诸朝东山固辞明夫无子东山有五子稔闻家庭之学明夫夫人王氏请其第三子应新字符美为嗣是为中山处士记识博洽议论慷慨尝着便民二十条力陈当世要务欲上之台省不果闻者惜之处士娶同邑贡士石溪先生康鼎实第二女生五子次四是为先生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日初出先生生于桃墅里第生而有异处士君谓康夫人曰吾祖考积善阴德多矣或者食报于是儿兴吾宗乎甫六岁石溪教之孝经论语孟子随口成诵日记数百言后二年冬石溪谓处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训诸外孙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择师善教之自是先生从乡先生学每屈其师日益月异至十岁处士君见先生所学弥进因取东山问学于饶先生讲授之书及当时问答之言与先生观玩遂于理学寢悟乃取朱子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读恍知为学之要专勤异于俦辈或達旦不寐母夫人见先生勤苦太甚谓处士君曰是儿读书过勤脱或因是致疾不可不戒处士君呼先生谕之曰读书以养气为主不宜过劳先生曰某自乐此不为劳也自是读六经诸子歷代史通鉴纲目等书悉皆成诵延佑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岁是秋乡里传录江浙秋试三场题目先生一见挥笔成篇乡先生惊异曰此天才也明年戊午郡守礼罗婺源道一书院山长云峯胡先生炳文于郡庠开堂试以激厉后进先生屡中郡学及堂试与庠序诸老成相颉颃矣至壬戌春处士君同先生往饶之浮梁拜可堂吴先生仲迂于州学吴先生谓诸门人曰新安汪克宽遠来从游颖异絶伦勇于为学他日必有所成及以所为文印可于吴先生曰读书明理蘄体诸身文章异时可不学而能也先生既得吴先生之训遂笃志圣贤之学既归葺故庐辟书斋于居室之东偏扁曰思复铭于斋壁以自励焉次年吴先生讲道武林勉先生充贡先生答以吾斯之未能信躡等谋进某何敢然至泰定丙寅春闻严陵吴先生朝阳以春秋登甲子进士第任鄱阳丞特往访之朝阳先生闻其言喜曰子可谓真知作春秋之心法矣是秋邑长令闻先生学行迈异时辈举应江浙乡试即中前列次年春先生至京会试论春秋与主司不合又兼对策切直遂见黜于中书先生欣然南归遂奉养之志时贡待制师泰曰德辅年妙而质纯才优而学博贾勇秋闈即中高等上之春官辄不偶于主司是得之于数千人之中而失之于数千人之外天道之无常也先生归自京师

刻励为学痛自修饬遂厌科举之文慨然曰道不行于当时矣乃取圣人手笔之春秋博考诸说之同异得失以胡文定公之传为主而研究众说会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翰林学士虞公序行于世易有程朱传义音考诗有集传音义会通礼有经礼补逸纲目有凡例考异其余论著未可枚举先生于经史圣贤之言心融神会造诣深剧故为文畧不经意而浑融典雅其教学者诱掖奖劝无不成人后以经学教授宣歙间数与师山先生郑公讲理论学意气相得尚书巢深先生汪公谢事家居因遣其孙世贤执经先生之门四方学者知先生道学之懿从游甚众先生尝语学者曰圣贤之学以躬行践履操存省察为先至于文章特其余事鳌峰玉署诸老交欲以文章举荐而先生笃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禄动其心诸从学者以先生所居山谷环遶称曰环谷四方学者皆曰环谷先生仍至元戊寅五月居室灾先生夜半奉处士君迁于别室以居奉养备至是年九月处士君以疾卒先生哀毁踰礼至正壬辰蕲黄兵至先生率长幼避兵深山所居房舍资财为贼焚掠殆尽箪瓢屡空先生晏如也自是连岁兵戈扰攘至圣朝戡定祸乱先生始返故庐洪武二年正月朝廷命行人赍币礼聘先生至京同翰林潜溪宋公删修元史是年九月事毕特旨一班俱留禄仕先生以老疾力辞不受乃命礼部设宴赐白金三十两采段二表里给驿而还先生抵家以洪武五年壬子十有一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九先生平居尝语二子曰吾歿则祔于盛村之先茔其孤遂以是年某月日于其所遵治命也娶同邑聘君和溪先生程公之女勤俭以相成其家业程夫人生与先生同年卒于先生前十九年癸巳五月八日子男二人曰希曰偕女二人长适同邑李杰夫蚤卒次适同里谢子原子原卒而守节誓终其身孙男六人銚鐔锭钺铍鏹国英蚤岁从学于先生训迪最深辱知于先生最厚敬述其梗槩于右俾其孤乞铭于当世之名公以图不朽焉门人长洲县学教谕歙人吴国英撰

明故承务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贞一汪先生（叟）行状 程汝器

先生讳叟字仲鲁号贞一道人晚年启喘疾自称贞一病叟汪氏世居徽之婺源号巨族先生曾祖讳瑗祖讳宾考讳闰俱宽厚礼让不希仕进先生赋性聪敏颖悟过人幼知务学年十二能赋诗十五能属文夏不就凉冬不附火其族叔祖古逸翁喜其性质超迈务学之勤收教之日诵经传千余言凡有疑难必籍记逐一问辨其志愈笃同舍咸推让焉未几翁捐馆是为至元戊寅夏四月先生执弟子服哀哭之恸其子淮弥先翁亡踰年其孙奇树奇芳力不能葬越十有九年丁酉先生礼葬于里之高路先生既冠游于江淮两浙一时知名之士莫不器重至正壬午秋尝应浙江乡试不合有司归家取友于乡里如倪仲弘郑子美朱允升赵子常吕安贞诸先達相与讨论既而与族人茂昭子文即里之碧云庵玉莲僧舍穷日夜潜心于诸经子史靡不研穷考订融会贯通性命道德之原古今事物之变至于山川岳渎草木昆虫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者莫不极其所以然之故然后反诸身而自得之体认操存扩充其端以实践焉会元季干戈聿兴四海鼎沸乡里横溃杀人如刈草菅先生惻然不忍乃设策与其弟同集义旅以靖乡邦协天兵以

复郡邑凶恶者锄之柔善者扶之诸大家来依者亦警谕劝化相为保全之计事宁退归田里不希进用惟以悦亲为心至正丁酉七月居内艰九月葬鸿村之僊人池己亥七月居外艰越五年癸卯十一月葬鸿村之瑶竹园三年之间不接人言哀毁踊顿几绝葬祭以礼庐于墓侧扁其楼曰春晖庚子秋弟同提兵争鄱阳不克弃妻孥军马廩库亡之西淞用兵姑苏朝廷疑之檄取先生及夫人程氏并次子渊存寓江宁为质已而知同遇张士诚之害方释授先生安庆税令夫人俱往壬寅夏先生以奏请事宜还京师而安庆城陷于陈寇夫人与邻妇襁褓赤子淮窜入山谷势急弃赤子于草野以身免难家僮余奴亦从窜避见遗赤子抱以寻夫人不获求乳于村妇逾旬而后子母以完城复平定先生自京师复任未逾月朝廷选儒官委叅军詹同领入川蜀随军叅赞先生以肺疾辞得归田里洪武初驸马和阳王公克恭由新安移镇会稽从调八闽先生长子泽先从事王公幕下公素知先生学行乃专使礼延先生至三山辟馆于中山之阳再越岁以疾辞归洪武甲寅乙卯之岁屡奉朝命郡邑交札勘问先生疾愈与否郡府命医视曰肺疾难疗由是复命得遂田园旧居虽卧病中犹激厉乡里子弟之好学者如邑之李文征休阳范平仲吴韞中程子静皆得造就受任于朝凡远近祖宗坟墓有倾圯者务坚完之荒芜者芟除荆棘立石碣以表之有白谦者濠梁人也壬寅之岁来宰婺源廉公有威强暴者畏而疾之甲辰冬邻境寇作犯州城陷白公遇害尸暴于河事平先生备衣衾棺槨买地于环村营冢圻葬之乡里兵变后有丧不能葬者亦皆为葬焉其奉宗祠祭享一如古制割田四十亩立定规俾子孙永守立祠额曰着存丧乱之余邻境银峯泊水浮梁有流移颠沛来依者悉皆捐粟与之食假室庐于村落俾居之时平皆令复业洪武甲子孟秋朝廷复下征贤之诏有司敦迫上道至则司礼官引见上举书之西伯戡黎篇命释之先生详析发明深惬圣意时受顾问俾翊赞储皇授承务郎左春坊左司直郎上亦日召侍讲周旋于两宫之间与朱善刘三吾二学士趋朝则同班赐坐则联席入称三老开陈善道从容献纳天颜每为霁威上尝悯先生年老气喘勅赐朝房俾便于趋朝万几之暇命续制薰风南来诗诸作称旨诸近侍臣僚亦皆推逊遇春夏万物发生之际人有罪至死者先生辄涕泣俯伏进谏请决以时无伤天地生物之仁上允所奏常称先生为善人明年颁诰宠谕再踰年丙寅仲春先生喘疾大作力疾奏请归家疗病期秋再至可其请三月臚上御奉天门勅中使传宣召先生既至赐坐语次顾曰若知所以召见意乎先生起对曰未知曰日昨不尝以老病故请暂还婺源期秋再来朕可其请有不须辞别之旨已乃思之若等光阴有限言归有期仲鲁喘嗽为病诚剧然恒见得此病者往往寿考矧若龐眉有寿之征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若多读书何理不穷第心素善于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恶之斯为未能全好善之心也朕今许若还乡毋庸再来矣所戒者近侍之归郡若邑官势须来见尔当闭门以绝否则笔之于简俾僮仆辈示之若曰仲鲁幸蒙圣恩予告还乡理宜杜门谢客输租应役则有恒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则可考终命矣先生叩首谢曰圣上爱人以德适承圣训是欲

臣全其晚节者敢不钦佩以期毋负上心明日辞朝都门送车百两观者填道莫不嗟咨咏叹以为千载一遇也先生之道和而纯其用庄而毅内之孝外之仁默而智言而信穷而不忧乐而不淫为学推孔孟之道必求诸其中所为文章深而博厚淡而古雅赋颂诗歌其要咸归于正积有十帙名曰浯溪集又十有六年考终于正寝先生生于元至治三年癸亥冬十月二十又三日不禄于大明洪武三十四年辛巳春三月二十又三日先生寝疾甫三日又明日始旦命子泽奉水进盥盥卒乃正衣冠端坐形神朗全具蔬食进又稍益方彻谓子若孙曰汝辈宜安分守礼义谨言行以保其身事死如奉生勿作佛事祭惟随仪不必丰惟在诚敬言既正身敛手晏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九子男四人适长曰泽弱冠从事于金陵两浙八闽两广岭海边成年五十甫告归养亲获终其孝适次子渊年四十四以进呈田亩图册所司责缓罚造京官第宅歿于江宁适次二曰淮年二十九亦以图册事罚役未毕从歿于京之石城门庶曰潭年三十一继役于京还感疾而歿绍男一人曰渚幸无恙女一人曰浯年十六适里之江里仁孙男八人柱梁枢栌荣桎杞楚惟梁更名良士由邑庠生中永乐癸未乡试登甲申进士第擢虞城宰孙女九人樟楣庆栱楹楠楷移桐曾孙男五人熙照煜烜焰曾孙女二人美罄呜呼先生信道甚笃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丧乱流离则危而持颠而扶安人泽物以底于升平其子适庶暨绍者五不幸渊潭淮俱以王事歿于中外幸适长子泽虽从事远戍老则归养送终而渚仍辅协之得非皇天不憖遗一老之意乎前三越月泽蠲吉卜奉葬于鸿村瑶竹园负己丙挹壬亥是岁之四月十五日也夫人程氏同穴夫人先于先生十年歿是为洪武二十三年庚午秋七月望前一日年六十有九葬以其年八月十有五日侧室许氏年六十有九无恙汝器尝游先生之门不可以无述乃书其耳目见闻之大槩状诸篇简尚求名公志而铭之以传不朽云时永乐乙酉秋八月望日前承务郎金华府浦江知县松萝程汝器状（按洪武十七年八月乙未以儒士汪仲鲁为左春坊左司直郎诰曰朕嗣子求善人辅导以成其德岂易云哉夫人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亦有能行而讷于言者盖非言无以达意非行何以取信惟善言不迫故听而不厌善行不亏故近而不狎从出入侍起居能格非而不挠承顾问进讲说在即物以为喻小则以讽大则以戒若积篲土期于成山若导众流期于会海苟非备此曷称厥职兹特授尔仲鲁承务郎左春坊左司直郎尔其输忠效诚陈善闭邪无有所隐斯为美矣仲鲁徽之婺源人以明经辟至京上诏诸儒讲论仲鲁讲书之西伯戡黎篇辞旨明畅上甚嘉之遂授是职洪武十九年三月辛未左春坊左司直郎汪仲鲁以肺疾乞还乡上许之明日复召至便殿赐坐顾谓曰汝昨以疾告归期秋复来见朕知汝疾剧宜休养以延老寿汝平生力为善今郁然厖眉乃寿之征更慎起居精药物以终余齿无庸再至也仲鲁为人敦实简静不妄言笑进讲两宫历三载遇事辄言明白简直上尝以善人称之始终被礼遇云）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三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勲贤)

宋故中大夫龙图阁待制致仕丹阳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赠光禄大夫少师洪公
(中孚)神道碑 刘岑

徽宗皇帝勅朕惟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二百年矣今海东圣主兴十五年
间尽有其地即帝位称大金遣人来海上约夹攻许以燕云之地归我密诏尔河北诸帅
经畧之诸帅竞以燕云吉语告独显谟阁学士真定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府事洪公中
孚极论其不可且曰臣游边久熟知燕人情状质直尚气义少文华因曩时辽主洪基用
其相刘六符之言大蠲燕云赋辽虽弱其民心不忘也朝廷与辽人通好久一旦欲与大
金共覆灭之于理安乎恐灭辽之后大国不易之事也凡数百言言皆切至会遣中贵人
谭稹来议公曰为此谋者国之贼也稹大不乐竟劾公使奉祠去降待制又夺之时政和
六年也后四年复待制知扬州岁大旱飞蝗蔽空公来之夕雨朝廷方尚黄老道士林灵
素横盛其徒自东南以巨舟重载过淮阳水时輒启闸闸吏不敢谁何公廉得之皆致之
法俄以直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归许昌宣和末河北京东盗起张仙为最上命公以礼
部尚书抚谕之中人李彦领西域事于许昌素不快公闻仙欲降遽以大夫刺史锦袍金
带与之既夺其功又诬致公等以罪于是属吏皆付开封狱公乃请老得龙图阁学士提
举亳州明道宫不旋踵夺职狱竟又夺一官停于家顷之北方兵起自燕云赵冀而来直
抵京师以城守命李回回劳军河上见公许昌公力言京师不可守回不能用乃叹曰遯
尾厉吾其归故乡乎遂南下抵钱塘禁卒陈通判杀提点刑狱周格甚张公奋然以祸福
譬晓之卒不敢肆掠事平乃还居徽州休宁建炎二年冬祀大礼复龙图阁待制致仕绍
兴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终于里第之正寝享年八十三累阶至中大夫爵丹阳县开国
子食邑六百户遗表特升四阶大礼赠光禄大夫进赠少师公讳中孚字思诚高曾以来
皆隐居不仕考讳文演以子贵赠金紫光禄大夫金紫教子甚力公能承其志幼颖悟读
书一过不忘十四为乡举首选避先进而居第二壮游太学藉藉有声称神宗已知其姓
名当时名流如苏东坡亦与之厚登元丰二年进士起家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黄冈
尉邻盗张韬以三辈扰境上久不获公单马出境追及发三矢毙之连丁永嘉夫人金紫
忧元佑四年主成都簿碯门蛮叛帅以属公即日度笮桥呼酋长慰抚使归命人谓公胆
大于身也以荐改宣德郎知蜀州新津襄州光化县通判代州河东漕属近臣荐公文学
政事召对便殿论钱币源流及河东用度上是之命提举河东常平岁省大司农亿万费
增秩改转运判官奏计及郑州闻夏人入寇即日还治所密旨令节制行军深入贼境六
度无定河会诸将议城银州事已按辔徐行鼓吹道从以还归奏除直龙图阁升转运副
使锡三品服经营慕柰城入他界三百里夜半至城下览山川密图以闻熙河新边乏用
以余金五百万助之上喜谓得刘晏矣改漕熙河兰湟路转运副使进集贤修撰兴鼓铸

榷酤市易又安西产米地博采厚赏募边运清乐不拘常格人乐从之虽漕潢二水深浅竟不以为难边乃无乏忧枢密院创崇威崇锐两军邂逅入对极论国家养兵已多而又增新军费何从出上悟遂罢之湟鄯廓皆极边行苦剽掠创烽台置传立石要害处以闲田给候人使自耕边患遂息又清河东戍卒代兰州坐团者给铠仗使遇贼得自击置通川通津二堡以扼其喉七宝山产金银铜锡雄黄等甚富或劝兴废以助国用公曰是足以启敌人心青塘内附公夕出宁州夜半至宣威城过铁葫芦酋长遮道献牛酒公知人情无他入奏进显谟阁待制升都转运使上知公中立不倚劳问甚厚公顿首谢公自以受上深知每论人情利害人才能否皆无隐衷上几欲授以政輒有阻之者公闻而叹曰我虽不作宰相然亦不过岭矣既行上命宣慰青海丙灵族帐名酋罗拜道左听诏且乞佛像以十数公因留诗青唐古寺壁间召为户部侍郎又以待制知开德府时方受八宝礼赐如南郊有司告乏急召入户部去京师三十里使促入都堂议公命吏曰赐已备宜以闻吏惕息不敢书虽尚书亦然公独奏果无缺吏畏公聪明思有以中之白开封吏庇郑伸逋负不追者公曰后父之外别有郑伸邪吏战栗语塞夏人赍金玉宝货来求售公坐驿中使廷见彼曰我虽微亦使人也乃遣译谕曰尔以货来直贾耳何使为于是酬其半夏人谓无戏我公曰往者回鹘入贡道而境掠其货而有之旧故俱不问尚敢校邪始得公姓氏惊曰初不知河东洪老子也拜而去上喜以诏褒之一日论陝西茶马课不登上谓神宗朝岷山茶一掬可易一马廐中未尝告乏今茶数倍矣马不致奈何公曰蕃部日饮酥乳恃茶为命若稍重茶禁不急于马则马自至解州盐池岁供八十万池壤始行东北盐岁得三百万而议者欲复解盐公曰解盐非暴以烈日鼓以南风不可成今厚灌水以积成之味苦而不可食中外已便海盐之井矣其肯即之乎若推广东北之法岁入何啻三百万哉后卒如议顷之以病告得徽猷阁直学士河东路经畧安抚使兼知太原府夏人重兵压境来议地界公饬诸将宜乘便掩击贼皆遁去且移书来罢议久之移颖昌府复帅太原徙真定过阙荐可任都司版曹者十余人讨论明堂制度俄充京兆府路安抚使兼知永兴军入覲言军政之弊甚力又言祖宗待遇近臣优礼貌责报亦不轻身在遠外闻朝廷政令有不当輒极论之虽大臣台谏亦莫敢妄议熙宁以来政事一变自庙堂大臣侍从台谏绳以法度使不得措一辞治忽皆不闻近又升走马承受廉访使者以监外台虽安抚转运使皆不敢谁何部吏苟且蒙蔽不可胜数上称善久之复守颖昌提举嵩山崇福宫知东平府再移真定军城寨近山多大木百年矣北伐有期公请削山峻塹以防不虞未报公已去后北兵入塞果由此道呜呼承平百余年习熟软美语相悦当时近臣肯不顾身而言得失如洪公者几人哉宣和五年将得燕岑亦从公后时辽主军瓦桥待报辽之臣王芮来童贯军中乞燕云之地存辽祀且为朝廷屏蔽贯不听芮曰吾国以骑射为生尚不能制西夏况中国以礼义治者邪纳忠而不我用两国之祸未艾也恸哭而去初寮窠尝命岑作奏乞罢此役疏上亦不报惜乎公以绍兴庚申十一月葬挟山后二十七年岁在干道丙戌季子彙为抚州军事推官以书来告曰先君墓木拱

已久矣碑铭尚缺然知先君旧事可以告者非杼山而谁于是为不辞而铭之公配福国夫人程氏前二十五年卒子男五知微知彰早丧知柔以右承奉郎河东提举坑冶铸钱兼经畧安抚司书寫机宜文字卒于官知彝今为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知彙为抚州军事推官女二长归左朝散大夫通判亳州刘勋次夭孙男六邦彦右从政郎保康军令邦杰右承务郎邦■（广外多内）右迪功郎襄阳州谷城尉邦靡右迪功郎保康军节度推官邦膺右迪功郎舒州太湖县主簿邦应荐未命孙女四长适左承议郎尚书比部郎官陈祖言次适右迪功郎赵公俨余幼公上世贯青州北海在国初为瀛州后徙下邳今淮阳军十一世祖经纶仕唐德宗时为黜陟使议罢方镇侵兵朝廷恐召乱左迁宣歙观察使因家焉遂为休宁人铭曰

七朝之英南国之灵忠烈驰声蜀汉翱翔将命朔方慰彼西凉乃作六州如古诸侯齐晋之俦时方取燕公独慨然抗疏叩天秉心刚忠会不我从气干圜穹丧斯若人将四十春乃求坚珉刻此诗声以表高莹以告昆仍

宋故敷文阁学士中奉大夫致仕休宁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累赠开府仪同三司少保谥忠肃金公（安节）家传 金文刚

先公讳安节字彦亨其先京兆人唐末徙歙之休宁遂为县人曾祖讳仁用妣苏氏祖讳应辰妣洪氏父讳裕赠通议大夫妣朱氏赠太淑人先公生而颖悟日记千言识趣不凡容止庄肃家贫刻意务学太淑人躬纺绩以给资用少长遊校舍声誉益振操行益厉贯通经史尤精于易学者多宗之尝着易解以遗后人葛司成胜仲自礼部郎宰乡邑一见期以遠到以沈公晦榜登第时宣和六年也初任洪州新建簿秩满范丞相宗开引为删定官当绍兴初法令散佚方命修次同僚以先公通练博洽凡一切文法悉以委之书成会广中得旧本与所修若合符节改宣义郎旧例改秩多即迁而先公独滞故官谢祖信迁寺丞见宰相曰金删定改官在众人之前以不事请谒无为言者祖信不敢先之五年召见奏对称旨太上皇曰金安节好秀才若加涵养有用之才也除司农丞或问公知召命否今侍郎张致遠为中司时所荐合往谢之公曰彼为朝廷荐人岂私我哉竟不往渡江之初首论军兴以来国用岁广言利者日益繁然皆琐碎掙克无益于国古者取民不过租赋自汉而下其法益密其取益细至于今不可以有加矣傥欲增之是直为国敛怨为今之计独有推行营田之制以省边地转输命郡邑守令禁游惰招流亡与潞泽陂池之利以备水旱使民务本力农以广播植庶几田野辟而谷粟多缓急有以供公上之求而无咨怨是为长久之策又论人臣事君所当先者国事不可以自营所当勉者职业不可以自安况今国步未平四郊多垒正臣子忘身尽瘁共济艰难之日苟惟利禄是图而不耻节义之不立宴安是懷而不忧政事之不修将何所赖哉臣愿陛下诏股肱耳目之司察其趋向考其勤惰有能忧国忘家服勤无怠者不惜显擢其或懷私偷安无益于治者亟加汰黜庶几羣臣竭诚尽力仰副陛下忧勤图治之意言皆剴切六年夏迁仓部郎官明年五月驾幸金陵而先公留不预行朝廷别除郎符遂乞解职时以国子监丞

处之以亲老辞归是月复召赴行在所既对称旨除监察御史建言四方知朝廷之有人而无敢不服者以虑无遗筭动无过举故也倘或谋谟不臧举措失当使众庶至于窃议强悍得以轻视非以示四方也陛下临御以来推诚用人视古无媿而栋干或挠莫克胜任皆由自用夫区区之智而无以揆天下之事是以察理不明定计不审屡举而屡不当也夫国家建辅弼之臣置诸左右非苟取充位而已今天下多事正驰鹜不定之时臣愚欲望陛下断自宸衷众建大臣而使均任其责庶几分职率属而不至于专权同寅協恭而不至于备位可否相济谋无不获动皆适当克成厥勲以彰朝廷之有人而折冲于万里之外矣又论胜敌莫先于自治欲自治则选将以训兵择吏以安民恤费以丰财诚当世之急务夫兵所以骄以将非其人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也欲选将则当戒姑息而取其能抚御者民所以困以吏非其人依势作威倚法以削也欲择吏则当黜贪暴而取其有惠爱者至于恤费则禁浮靡除冗蠹公私之费无所不当恤也然后蓄力养威待时而动战必胜攻必克矣何敌之足虑哉又奏法行于世不能无弊惟知其弊而救之则弊者可使复治苟坐视而弗恤则其害愈甚治不可冀也今天下皆知官冗之为患而岁遇大礼复推恩数百人近因臣僚请奏遂诏侍从讨论盖知其弊而求所以救之之术也迄今累月未闻有所施行得非大臣不肯任怨如议者之所言故虽知之而终不可行乎夫拂百姓以从己之欲于天下实无所利则其人足以敛怨而其怨不可以不恤若据天下之公议而去其所同患恐非所以致怨虽有无知而不悦者亦不足恤矣臣愿陛下申命从臣亟加讨论自宰执侍从以及庶官皆为之限通前后奏补以至致仕遗表恩泽各不得过几员数如此庶几少合人情虽未能尽去官冗之弊亦可以少损矣一时公卿大夫虽有不乐而识者黷之越两月迁殿中侍御史时此职久虚既拜命帝谓曰此朕亲擢以卿忠亮备见奏文可宜安职时秦丞相再用方得君权势薰灼无敢忤拂进其兄梓知台州先公连章论其僥冒谓始以校尉而换文学继以文学而直赴殿试自改官以至后来差除皆非其所当得依恃权门惟意所欲岂复知朝廷有公道播绅有公议乎上虽曲意勉从自是大忤权相继丁太淑人忧居丧尽哀三年不入私室乡闾称其孝服阕主管台州崇道观秦氏势益盛中外侧目先公既与不合不复通问或谓少宜下气彼能为人患先公曰得失穷通有命又安可失其素守凡三奉祠皆援赦以请俸入不继处之自若故摈弃者十有八年权相死天子厉精庶事凡前时直言被抑者相继召用阅月起知严州两降旨趣行至则以五事奏上如平民间租税折价蠲私逋利息过取均船户差拨之令限军兵借请之制与夫裁削钱监官吏冗费奏上悉蒙采纳凡诸县科买之例羨余之献一切罢去在郡一年俸余之积并不纳宅寄藏于库登附版籍至今父老皆能言之除浙西提点刑狱被命出决淹狱每行得讼牒数百闭阁秉烛平心阅之多得其情民以不冤一路肃然先公久处闲废起为守宪例册上供甚厚并却之虽厨传什器帷帐篮舆之属一无留者曰此有司之物于私家何用有旨召见除大理少卿首论狱情之不能无失者以奸猾之吏附势徇利有以蔽之也附势则观望而权豪胜徇利则贪墨而贿赂行伯州

犁之上下其手以势也羊舌鮒之黩货无厌以利也而况于胥徒乎故治狱莫先于治吏吏奸治而聪明可悉忠爱可致欲望圣断申飭守臣虔奉诏条狱必亲虑率僚属以正驳胥吏以严察其奸猾首斥去之俾观望意绝贿赂不行断狱得情人无冤滥以仰副陛下哀矜之意时获伪造盐引者中书必欲置之死公力争之以为造成已十余年盐官之合追逮者多显贵亡歿几半且案问自首无死法因得减等两浙转运使遣其属王悦道鞠仁和令王绩狱不以实遂付大理先公以勘者不实当究问悦道即医师王继先之子也有宠于权贵屡因人丐免先公必欲正其罪又论刑者所以弼教非言治者所当先也舜命稷播百谷契敷五教而后命皋陶明刑以弼之可谓得本末先后之序矣夫郡守县令民之师帅今乃独以簿书钱谷为急至于风俗之淳漓民情之美恶皆无与于己事部刺观风者亦徒以其供输及期文书如式不为其下所讼则已化民成俗之方未尝过而问焉民未臻于耻格宜也乞明飭监司守令不必专用法令苟有可赞教化者无大小必行庶几先民未犯而格之寻以圉空有诏褒谕二十九年四月徙宗正卿是年冬命接伴金国贺正旦使时经国恤犹系黑带至淮中流北使施宜生迟疑不肯进先公令告之曰以日易月乃太后遗诏皇帝孝慕以未卒哭尚素服在臣等亦当然宜生曰前者使至北我朝以其告哀谢不欲用乐今宜生以贺使来奈何不以吉礼见待先公又答之曰前次哀谢使虽在服制中为趋上国不敢系黑带今安节等在本朝界内义得有所伸不当援此为比往反数四其语始塞明年春再充送伴至楚州北副使耶律翼廉徒登岸欲解骑巡检王松马松不敢与遂曳以见翼翼怒辄笞松先公遣人语翼设或松等有过只合牒送本所断遣岂得肆行鞭撻词色颇厉乃舍之时先公官朝散大夫朝廷恐因是生事致起衅端坐降两官而移其事对境及枢密叶义问使北金主说当时耶律翼夺马事曰若翼以公文索马不得犹为可诿辄自取致竟又行妄捶王松其曲在我已鞭翼二百令自劾金某非其罪还日可详奏知至七月先公复原官至是回翔卿寺者凡四年有言其独立无援者帝曰朕亦知之已有所处八月迁礼部侍郎谢日帝面谕曰卿久合作从官明年迁侍讲九月迁给事中上谕大臣曰朕熟知其人老成且极正当必不沽激以求虚名岁当宗祀其夏已闻渊圣之丧乃奏言宗庙皆当以大臣摄事时议者不然之殿院杜萃老言事不合乞出除遂宁府先公封还之上使宰臣宣谕以萃老所言不实先公奏曰台谏所言因内侍恐亏政体久之圣意亦解边报颇急军务繁兴先公首以进取招纳备守三策进谓去岁海陵兴师侵犯淮甸兵威方炽遽尔北还虽可为庆而未可恃也盖天道善应其所倾覆常因乎人今中原之地皆吾土也有机会可取如之何不取中原之民皆吾民也有机会可招如之何不招然观自昔英雄之君削平祸乱未尝不先固根本而后征讨以致宁一者如汉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内是也由是言之备守者进取招纳之本也备守既固以之进取则兵势益壮而易以成功以之招纳则人知所恃而乐于从命不可不蚤图也自古备边之道代有不同莫如我太祖皇帝渊谋睿畧最为尽善盖其要惟在于择人而久任故操术甚简而收功甚博军市之租并赐诸将不问出入故无拘制而不乏

于用以之养士则足以得死力以之用间则足以得敌情其任之久者或至三十四年少者犹不减十余年故皆得以尽其才当是时削平僭伪命将出师殆无虚岁迄于天下大定不知有疆场之忧今淮甸之地控制边隅今犹昔也如欲为备御之计愿诏大臣遴选智谋勇果有志功名之士毋问文武毋拘品秩付以一州责其自守凡土地之所出财赋之所入悉以与之俾得自用虽上供之数一无问焉如治陴隍缮器械犒士卒募间谍之类皆得便宜从事其事關国体者然后以闻朝廷为裁其可否而施行之仍谕以久任之意使咸知未遽更代则必悉其心力不为苟且之计矣闻刘豫为金所执先公上言邻国之情难以遥度当申严守御以固吾疆陲多遣间谍以招彼携贰通好之使未可遽遣顺动之计更宜缓图使民心不摇军听无惑养威持重徐观其变然后起而图之则定计审而临机速举无遗策矣杨存中往淮南西路采访事宜欲废庐州并管下四县以附舒州徙和州于东關改和州为歷阳县而合肥歷阳二县并升军额各差兵将屯戍先公上言朝廷欲并省移易州县之意大要不过有三一曰专据形势要害以御侮二曰參酌遠近道里以便民三曰减罢官吏浮费以足用今据存中等所申欲以庐州一郡四县之地附益舒州则是舍形势而就僻陋如备御何欲举庐州一郡四县之人供输帅府则是舍近便而趋艰遠如绥抚何今两淮经兵火之后城郭室庐焚毁戶口牛畜散亡见虽招集犹未复业帅司欲行措置茫如捕风今遽移郡置堡剏建官府岂无骚动谓之省费得乎即此三者无一可行然參酌事宜权衡轻重缓急先后当有次第为今之策莫若以戍兵为首屯田次之修筑城堡以控要害又次之盖州郡无兵不可为守百姓无兵不能安业如庐之合肥和之濡须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尝云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輒破于三城之下而孙权筑濡须坞累攻不克守将如甘宁等亦能以寡制众盖形势之险攻守百倍岂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我今有之而反自弃之非良策也欲望朝廷特于沿江量遣将卒一二万人分屯二州使壁垒相望足为沿淮一带声势然后广开屯田使兵民杂耕仍修筑东西關之险以备固守况濡须巢湖之水上接店埠下抵江口可通漕运则二州之戍兵与其就食沿江初无少异而卷舒之间成效相遠矣隆兴初金布色忠义遗三省枢密院书论和议画定四事其一叔侄通书之式二割唐邓海泗之地三岁币金银绢之数四叛亡俘获之人有旨令侍从台谏于后省集议先公条奏今日之势非惟中国在于速和而北朝亦未尝不欲和也近北使之来书词虽嫚而卒章情状畧可见矣然又惧我测其来意而有轻之之心也故倡为大言邀索旧礼儗若直情径行而不示以开纳之意则边备未固国力方匱亟与之战能无殆乎若因其咫尺之书遽为之屈安知不乘我之怯继以难从之请不与则废前功与之其何以为国为今之计北朝欲和理难拒絶当权时之宜与之通好以休兵息民但讲好之后益当选将练兵蓄威养銳大修军政以为后图且谓既许通好则使命不得不通但我所欲者削去旧礼彼虽肯从犹有未尽如世称侄国国号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考之祖宗与大辽书问仪式亦有不同皆合议定令得允当海泗唐邓为两淮襄汉屏蔽恐絕中原士民归向必不得已宁于

岁币少增其数以厌其贪求但修奉陵寝迎护梓宫当在所先宜于国书中首及二事然陵寝地居河南今欲其以地归我未必肯从谓宜议定还境地每因遣使入国恭往陵寝朝谒是时廷臣各有建议而主说不一至十二月汤相思退奏请遣王之望龙大渊等通问发行在所明年正月金复书大畧言四州系本朝内地不当言议外其余事非帅府所当可否上不欲报而汤相固请答之进呈上以书词示弱却不用继而布色忠义以未如所欲为词遂与志宁分兵南下自清河渡淮守将魏胜战死上闻有金师乃命汤相都督江淮兵马仍诏荆襄川陕严为边备汤不行而台臣奏乞置狱取不肯撤备及弃地者劾其罪庶和议决成于是太学生张观宋鼎葛用中等七十二人伏阙上书乞斩三奸臣而用胡铨金安节虞允文龚茂良等协谋同心以定大计时有白札子欲车驾幸金陵有旨合议同奏先公奏曰窃惟建康江山险固从昔以为帝王之都盖以南控楚越西连巴蜀北接中原最为形胜今将图维经畧指挥号令固宜驻蹕于此然两淮师旅之后藩篱未立自昔所以壮根本而固形势者一切未备宗庙宫室官舍城壁仓廩营垒皆非仓卒所能办集民思拯救如在焚溺宜颁诏令以建康临安犹唐之东西都今虽暂还临安自此当往来巡幸仍诏有司按求吴晋以来城垒旧迹以次营造以俟驻蹕庶可慰逖迖之望成宏济之功时淫雨为沴有伤蚕麦诏从臣陈弭灾之术先公奏曰阴阳之气行乎天地之间惨舒为寒燠湿燥为雨暘气均则和气偏则冷虽云天运有数实与人事相符圣人居泰则裁成辅相以保其和遇灾则恐惧修省以求其应用能导迎善气变灾为祥至于卿士之列郡邑之间刑罚失中赋役不平贪夫侵蝨以伤民财暴吏肆虐以戕民命有一于此皆致灾之由也在内令风宪之臣弹劾在外令廉察之官按发俾官曹清肃民无冤滥则和气可召而灾害不生矣是时边境宁谧上下恬熙上图治甚切乃赐臣下笔札令取当今弊事悉意以闻遂奏圣王之治天下若天地覆载日月照临一视同仁初无偏系而小智苟得惟务殖私不顾公议妄有干请僥遂其欲实蠹大猷仁宗皇帝辟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门特诏禁絶内降仰中书枢密院并所承受官司毋得施行敢以货赂结托贵近者令諫官御史劾奏陛下躬揽权纲靡容侵挠而贵近循习未尽革心尚事僥求乞从中出若不严行抑絶虑启幸门欲望特降指挥溥加戒敕敢有违戾并置严科庶知警惧又言聚人曰财理财曰义义者天下之制也以义为主而斟酌损益使得其宜则人情允愜事皆可行比者献计之臣以边境未宁师旅费广多以财赋为言或欲收天下田或欲收诸郡公使或欲罢宫庙差遣或欲贷豪户缗钱以至括道宫佛祠贍给之余减见任待阙寄禄之俸苛细者或伤国体太甚者或拂人情徒为纷纷而终于不可行矣果何补于邦计哉臣闻仁祖寶元二年贾昌朝上书乞取景德以来迄于景佑凡百用度靡有巨细校其出入之数约以祖宗旧制其有不急皆罢省之诏以枢密直学士张若谷右谏议大夫任中师右司谏韩琦与三司详所奏定夺裁省以闻琦言欲减省浮费莫如自宫掖始请令三司取从前内侍省并御药院内东门司先朝及今来赐予支费之目比附酌中皆从减省无名者一切罢之今多事之时减省之计实为先务欲望圣明稽寶元诏旨命官

详校凡百浮费无问巨细一切罢去庶几蠹弊悉除邦计寢阜仰副陛下崇俭国本之意时朝廷集议奉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先公奏曰臣之事君子之事父所以崇报推美之心岂有穷已然自尧舜三代以来能尽事君事亲之道为天下万世臣子之法者一本于礼而已礼之所有不敢以不尽礼之所无虽毫髮不敢有加焉谨按三皇称皇五帝称帝既已兼三皇五帝为之名而天下之父则曰太上皇帝尊之至也唐明皇不考于义乃以皇帝为循常之称遂加以开元圣文神武之号违礼悖义先儒固已非之逮神宗皇帝始毅然不受遂为万世法自是累朝遵奉以为故事子孙所宜世守而勿失也臣愿陛下事亲之孝无一不合于礼而太上皇之盛德全美益昭著于天下惟圣慈裁鉴之隆兴初臣寮奏乞将改秩闕升荐章权行寢罢朝廷集议施行先公言法弊则废法法不弊而人自弊之则其责在人本朝自太祖以来惠州县幕职丞簿尉之官缪滥者多故内自翰林学士外至监司长史皆许荐举升改中间惟岁月久近员数多寡时有损益而荐举之制则未尝废今若患其奔竞而寢罢之何异因噎而废食甚不可也欲救斯弊莫若必行连坐之法然犯人事觉举主临时陈首欲以徼幸免罪是立法虽严而行法太恕此致弊之大者宜遵用旧制不许自首量其轻重削秩停任仍按太中祥符诏如年终无举官状即具奏闻当行责罚庶几并革不举之弊而无变古之讥矣时有诏起杨存中为江淮荆襄宣抚使遂奏云比者陛下视师江浒号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观倾耳以听凡所擢用悉宜得人况欲尽护羣雄兼领数路大柄所寄尤当审图国家安危在兹一举夫欲成天下之大功当有以服豪杰之心慰遠迩之望存中已施之效不待臣等具陈顷以权势太盛人言藉藉陛下曲示保全俾解军政实仁圣始终之遇人臣莫大之幸也今复授以此任事权益重岂惟无以慰海宇之情恐非所以全之也上曰若不肯书诏当具谁可为者会刘竇王权叙用先公复奏云此二人得罪之由并以久持兵柄积有大戾竇则贪恠刻剥黥乱军政权则庸懦丧师几至误国顷以臣僚论列罪状显著太上皇帝夺竇节旄投之散地权则贷命除名永不收叙中外闻之莫不欣快今陛下初登大寶正当大明赏罚激励将士乃首以贪黥刻剥丧师误国之人寘之军伍示以复用臣不知两淮将士闻之何以激励且谓朝廷初政威令如此岂不相视解体甚失陛下修政治兵图复境土之意也孝宗皇帝临御之初首诏讲读官宿学士院燕见咨访甚悉时先公启陈皆切治体如严用例之弊革内降之恩去浮冗之费曾任三衙管军大将总领钤辖者使各举将才限一月奏闻堂除差遣宜省归吏部许长吏辟除益清中书之务非统兵战守官不得援请真俸其荫补文武官宜各依本色毋令求奏文资妨右武之义臣僚得致仕遗表恩降不宜许奏异姓使得与高赀为市平生素疾幸冒职或遇之未尝少置又尝进言广荐举严赏罚文臣转行奉直朝议不许用赏磨勘武臣自观察承宣节度使太尉开府不许越次超迁及作一官转行至于久任将帅以谨边防推行营田以省转输务本力农以广播植凡见之施行者皆所建明也李唐卿始因禁中作过降充祇应内品虽大赦永不收叙仍不得充入内省准指挥并与叙复元官除落过名不理遗阙先公执奏李唐卿昔之被罪

如此其严今之蒙恩如此其渥未详其故成王之告君陈有曰商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夫中者无过不及之名非但施诸行法宥过而已欲望睿断将李唐卿元犯指挥更赐详酌施行又论王继先罪恶积稔不应用赦恩从便成彦忠以遥郡刺史不应以日前恩赏并转两官李珂系潜邸旧人曩以上书补官资格甚卑不应骤除编修恐亏大体凡权势显贵有申请不合条令者必论奏无所避上尝对大臣称其诚实一日因奏事罢上面劳曰近日都不见卿缴驳有所见但缴进朕无不听上初在建邸龙大渊曾觐为内知客遭遇恩宠后即位授大渊枢密副都承旨曾觐带御器械刘公度时为諫议大夫累疏论大渊等恃恩遇变乱是非且云毋使■〈执上目下〉御干预枢筦诏大渊除知合门事觐权知合门台諫相继论列奏入不出圣意未回宰相逆知先公必以为言乃因乡人之在朝列者私以语之曰傥书行此或暂在告即有政府之除先公首郤不纳亟论奏谓舜称尧有曰稽于众舍己从人夫尧以如神之智其臣莫及犹不恃乎己而乐从乎人况进退臣工岂系细事何必拂諫诤之忠言戢天下之公议乎臣于大渊觐功过初不详知但见搢绅士民莫不指目又闻台諫相继有言今大渊罢都承旨觐罢带御器械并以合门处之论职事则舍剧而就闲论班次则皆超迁矣反因纷纷擢寘此地议者谓陛下自即位以来凡台諫有所弹奏虽两府如叶义问大将如成闵以至侍从要官欲罢则罢欲贬则贬一付公论畧无适莫独于二人乃为之迁就讳避殆非尧稽于众舍己从人之义也臣等若奉明诏则臣等负中外之谤大臣若不开陈则大臣负中外之责陛下若不俯从则恐中外纷纷未止也上怒谓金某扇动羣议命宰臣宣示御札谕以在太上时小事不敢如此乃抗章自劾益以职守所在思效其愚伏望圣度兼容或未忍遽加诛戮即乞重行窜责以明邦宪以警官常两得旨无罪可待越日乃降出给舍缴章有旨给舍未知功过台諫只是防微罢剧就闲已允公议尚兹缴回可特依张魏公趋朝语于众曰金给事真金石底人不可干以私力荐先公可为执政时以论列曾龙事正忤上意不果迁未几拜兵部侍郎先公久欲去位至是或以为非迁劝其决去曰若尔乃躁也事君之义不当如是越数月乃丐祠凡四上皆降诏不允执政者亦为之言乃以敷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时胡澹庵铨居后省亟行缴奏臣闻书曰图任旧人共政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金某太上之旧人而陛下之老成也臣尝两奉圣训决不令其去位臣窃喜抃谓陛下纳諫之诚远追尧舜贪贤之美不减汤武臣退而书之以为万世美谈玉音在耳忽除金某职名宫观臣实未喻陛下直以金某年当致仕遂听其请以汉张苍七十余不当为柱下史唐张柬之八十不当为宰相况国朝富弼文彦博皆八十余尚不听其去金某齿发未凋筋力尚健究心职事愈于丁年忧国之心不在众后岂可遽令引去陛下留之经筵亦何不可如臣等辈不及金某远甚金某引去臣辈胡颜伏望圣慈追寝成命上从所奏继而先公又伸前请上曰前日以卿请不已姑勉从耳后有缴留雅合朕意台諫亦来留卿卿其安职隆兴二年正月除吏部侍郎兼权尚书识鉴精明流品一清首论铨曹用例之弊谓圣制以道立法颁之有司考验稽决悉有定制

但推行之际或有未合条令难以拘文则当为之申明事体相类可援为比则宜许之用例所谓例者非有所增损而为是赘文也推原法意而使归于全备耳阅时寝久类例猥多居官者不能尽察为吏者得以为市宜其滋弊不可胜言比年以来吏员众多而阙不足以处之虽朝廷除授不能不使之待次而士夫亦资之无敢■〈垂夫〉望以员多阙少其势固然也或遇迁改事故则后来皆得次第之任虽躁进者不容越次以争先恬静者亦不忧及期而见夺故既得一阙则安心以待之近或不然每遇迁改事故别差人冲替使未尝待次者遽得见阙而先授者却令改替仕进者始不安其分矣圣明深知其故特降指挥应在外堂除者若待阙人内事故阙并不许着人承填盖以玉音示下使不得容私于其间也臣愚欲乞应在外堂除去处如见任及待次入别省差遣者亦依事故阙令已授人次第之任庶几授受之际悉归至公人无覬觎各安其分四月除吏部尚书时议者欲铸铁钱与铜钱并使乃奏云铁钱之议本为铜宝之乏而设今廉按之司监掌之吏不得其人竭胆水之利而求羨以规赏剥铜户之直而侵渔以规利所得铜宝颇亏旧额是铜之乏乃官吏之弊非钱法之弊也官吏有弊而未革钱法无弊而欲更乃谋铸铁以为钱是岂理财之良策说者乃谓祖宗朝常用铜铁中半矣殊不知因唐末五代之乱无所取铜或铸以铁故国初因之莫遑遽革厥后知民间不便乃令专用铜钱则铜铁中半非得已而不已也今欲铸铁钱施之沿边沿海将以救铜钱出塞越海之弊诚恐铜钱蓄于有力之家秘于窖藏之室未易尽收此虽益重其法以禁其徃彼必倍增其直以募其来是驱铜钱以富塞外之人而使吾民忍穷宿怨以用铁钱也岂有拂民之情夺民之利以资奸豪而不失其心者乎凡所论奏忠诚激切不惜尽言自是请谢事益力章屡上不允且颁诏俾安厥职抗章七上辞情恳至不可遂留诏以敷文阁学士转一官致仕赐对衣金带鞍马时去郊祀不逮特许奏荐不降等恩泽与其侄承受及陛辞之日上曰卿且暂归旦夕复召卿目送久之见其官服止系带复命之回从容问劳曰卿尚未佩鱼特以金带赐卿去都之日自从官而下送者数百人皆相与叹羨以为中兴以来全名高节鲜有其比道傍观者如堵皆言可惜此老子去其为时所重如此上复谓宰相曰金某巧去可讽谕之旦晚当再召用先公既归未几太学生许衍等百余人伏阙上书乞召用及从官台谏以为请者相继不絶在法致仕尚请俸给之半公独一无所取生理萧然所入不继仅有伯祖通奉义拨之田以给家食退居凡七载恬静自处无异于韦布时暇日则杖屨自随涉近郊徜徉于葆真山下超然自适每对客曰臣之事君当致其身今既谢事则此身方为我有家居不事杯酌或亲故厚善者过访清谈尽日以贫自乐出处不渝至干道七年正月二十有一日以疾终于正寝了然不昧如悟道者此皆平时学力所到享年七十有七官至中奉大夫遗表闻赠通奉大夫爵休宁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累赠开府仪同三司少保谥曰忠肃淑人张氏后先公八月奄弃累赠和国夫人子二人长甫文林郎四川总所干办公事次侃朝请大夫通判扬州女二人长适宣教郎汪择善次适迪功郎汪潢孙四人簾朝请大夫通判瑞州簾承直郎泉司检踏官■〈竹毅〉通直郎吉

州太和县丞简文林郎广东市舶监官干道八年春奉遗命与夫人张氏合葬于县南葆真山祖莹之左葬之日家无赢资遂鬻所赐金带以奉襄事先公天性乐易襟度坦夷凡所论事根本教化尤为得体与兄相友爱畧无间言比郊恩奏兄之子■〈亻与〉所居屋庐仅蔽风雨独喜诵书多至夜分年虽高而益精明或问其故先公曰平生不喜言禅又不善导引但少思独宿耳与人交开心见诚喜愠不形于色被容接者深以为荣人或负已亦不与较所居杂委巷中尝有显者戒谒久无应门徐自屏间受刺而出就其仆使传茗器其人退而悦服西蜀人士有过者云吾乡至以比司马公里有或为过举者必曰金夫子无乃闻之輒缩朒不敢为后进尊其德行为立生祠于县庠其正色立朝不事诡随职守所在必有建明至于君德之阙遗时事之得失人所不敢言者必尽言无隐嘗曰自昔士大夫始进多务迎合稍如意则患得患失不复能副前言以此为人主厌弃未有委富贵洁去就而见轻于时者也盖其持论素定故自小官则号恬退曾不以富贵易其所守每于榻前论事则忠直鯁亮毅然有不可夺者其在琐闼封驳尤多嘗面荐晁公武龚茂良可为台諫率皆称职又荐汪龙溪藻程显学迈可备论思之列后皆为时名臣又荐汪龙学勃可备亲民程龙图大昌可备文学凡荐引人才主公议阴为獎拔未嘗示恩于人以故人多不知始摄郎曹为当轴者所抑及居副端有疏其短者却之不受晦庵朱文公有书答汪伯虞云尚书金公先友也熹顷岁嘗获晋拜于临安俯仰十有七载三复来海若复得望见其衣冠而闻其警欬者起敬起慕甚矣其为当世所推重如此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奏议十卷表疏一帙周易解仅存惜乎余文散落诸父家未能裒集归一又恐歷时浸遠后之子孙不知先公遗事遂泯没而无闻谨叙录其始末以为家传云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四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勲贤）

观文殿学士汪庄敏公（澈）传 宋史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饶州浮梁第进士教授衡州沅州用万俟卨荐为秘书正字校书郎轮对乞令帅臣监司侍从台諫各举帅高宗善之行其言除监察御史进殿中侍御史特赐鞍马时和金岁久边防浸弛澈陈养民养兵自治豫备之说累数千言显仁皇后攢宫讫役议者欲广四隅士庶坟在二十里内皆当迁命澈按视还奏昭慈徽宗显肃懿节四陵旧占百步已数十年今日何为是纷纷汉长乐未央宫夹樗里疾墓未嘗迁国朝宫陵仪制在封堠界内不许开故合祔愿迁出者听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旧叶义问使金还颇知犯边谋澈言不素备事至仓卒靖康之变可鉴今将骄卒惰宜加搜阅使有鬪心文武职事务选实才不限资格除侍御史左相汤思退不协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劾罢又论鎮江大将刘寶十罪诏夺节予祠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风雷雨

雪交作澈言春秋鲁隐公时大雷震电继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间再有大变谨而书之今一夕间二异交至此非常之变殆为兵端今荆襄无统督江海乏备御因陈修攘十二事殿帅杨存中久握兵权内结阉寺王十朋陈俊卿等继论其罪高宗欲存护使去澈与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罢会金使高景山来求衅端澈言天下之势强弱无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已求和厚遗金缯今輒出莠言以撼吾国愿陛下赫然睿断益兵严备布告中外将见上下一心其气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寻遣马帅成闵以所部三万人屯京襄以澈为湖北京西宣谕使诏凡吏能否民利病悉以闻过九江王炎见澈论边事辟为属偕至襄阳抚诸军鄂帅田师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时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阳地重为荆楚门户不可弃敌将刘蕞拥众十万扬声欲取荆南又欲分军自光黄捣武昌朝廷以敌昔由此入江西令吴拱严护武昌津渡拱将引兵回鄂澈闻之驰书止拱而自发鄂之余兵戍黄州俾拱留襄敌骑奄至樊城拱大战汉水上敌众败走时唐邓陈蔡汝颍相次归职方未几海陵王殂澈乞出兵淮甸与荆襄军夹击其归师未报而金新主罢兵请和召澈入为参知政事与宰相陈康伯同赞内禅孝宗即位锐意恢复首用张浚使江淮澈以参预督军荆襄将分道进讨赵樽守唐王宣守邓招皇甫侔于蔡襄汉沃壤荆棘弥望澈请因古长渠筑堰募闲民汰冗卒杂耕为度三十八屯给种与牛授庐舍岁可登谷七十余万斛民偿种私其余官以钱市之功绪畧就隆兴元年入奏还武昌而张浚克期大举诏澈出师应之澈以议不合乞令浚并领荆襄諫议大夫王大寶论澈无制胜策皇甫侔以忠义结山砦扼敌要冲澈不能节制坐视孤军堕敌计赵樽以千五百人救方城败散五百余人澈漫不加省乞罢黜澈亦请祠除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大寶疏再上落职仍祠禄明年知建康府寻除枢密使在位二年以观文殿学士奉洞霄祠寻知鄂州兼安抚使孝宗访边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邓为藩篱又皇甫侔控扼陈蔡敌不敢窥襄既失两郡侔复内徙敌屯新野相距百里尔臣令赵樽王宣筑城储粮分备要害有以待敌至于机会之来难以豫料孝宗善之时议废江州军澈言不可知宁国府改福州福建安抚使复请祠寻致仕卒年六十三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庄敏澈为殿中日荐陈俊卿王十朋陈之茂为台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枢府孝宗密访人材荐百有十八人尝奏言臣起寒远所以报国惟无私不欺尔其自奉清约虽贵犹布衣时有文集二十卷奏议十二卷

大宋故正议大夫守同知枢密院事致仕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程公（卓）行状 傅伯成

曾祖士彦故赠太子少保妣咸宁郡夫人金氏祖畎赠太子少傅妣高平郡夫人陈氏父世昌赠太子少师妣新安郡夫人朱氏公讳卓字从元徽之休宁人也自仪同忠壮公灵洗效节于梁居新安之海宁今占籍于此者皆其裔也惟程氏之先系出重黎氏世序天地歷夏商周而失其守及宣王时伯休父为周司马始见于诗国于程子孙遂以为氏其世次远而分至唐定氏族程氏之望分为七惟忠壮公之后独蕃衍于是邦为新安

甲族少保倜傥尚志气富而仁延礼名儒训迪子弟士有来就学皆馆粲无倦由其家塾以成名者甚众少傅通文史能继其志长子尚书文简公大昌始以瓌文直道被遇阜陵为时儒宗少师则以家事自任而成其兄文简之学传德袭训尤笃风义储休委祉用集于公程氏益以大公生而神姿高彻颖悟絶人纯静无他好惟潜心经术文简公深奇之尽以其学传焉淳熙十一年遂冠南宫别院廷对又首乙科授扬州司户叅军绍熙元年因荐者升从事郎为抚州崇仁县丞五年该登极恩循文林郎庆元二年遇庆典循儒林郎四年以荐员及格班见改通直郎知处州龙泉县未及上丁少师艰六年七月服阕再调吉州龙泉县嘉泰二年十月有旨与六院差遣转奉议郎四年五月差干办行在诸军粮料院开禧元年正月差充礼部贡院点检试卷官五月以堂兄太府寺丞准亲嫌改差监行在都进奏院九月除宗正寺簿转奉议郎二年五月除司农寺丞十二月以亲老抗疏请外补差知嘉兴府丁母新安郡夫人艰嘉定三年八月服阕以嘉兴治最授朝奉郎九月入为大理寺丞转朝散郎四年正月差充省试叅详官二月就升正五月除尚书刑部员外郎十月勅借朝请大夫工部尚书充贺金国正旦使明年春使回以劳授朝请郎五月守刑部郎中九月除军器监兼吏部右司郎官赐六品服六年四月迁权太府少卿八月以言者去国七年三月差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转朝奉大夫十二月起知泉州转朝散大夫九年六月就除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兼知泉州十年二月还司三月兼权福州十一月除直秘阁知福州主管福建路安抚司公事转朝请大夫十二年七月召赴行在奏事十二月除秘书少监越十有三日除起居郎十三年正月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五月差充殿试详定官六月讲经筵终篇以修注推恩特授朝议大夫七月进玉牒以公嘗稽宗籍授中奉大夫十月除权工部侍郎升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赐三品服转中大夫十四年四月兼权吏部侍郎六月以进书恩特授太中大夫八月除给事中赐对衣金带十一月以禋礼告成封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十五年三月该寶玺恩授通议大夫进封休宁县开国子加食邑三百户四月进寶礼成授通议大夫九月拜同知枢密院事进封休宁县开国伯加食邑四百户食实封一百户十六年四月公以疾在告六月五日疾稍间出赴朝叅退朝疾复作二十三日遂革上奏乞纳禄有旨转正议大夫守同知枢密院事致仕进封新安郡开国侯加食邑四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越一日公薨于正寝享年七十有一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一日降中使恤其家赐东园秘器龙脑水银以殮银绢一千匹两以不愿勅葬加赐五百匹两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官其后六人公仪观秀伟凝重如山宇量宏裕喜愠不形于色人莫能窥其际自为诸生时识者已期有公辅之器天分素高加笃学力行本之以诚养之以厚守之以正以是立身以是事君以是治民出入中外几五十年名节全莹终始如一日虽致身两地未为不遇惜在位日浅未竟其功业然平生所立亦可以无愧矣初试民漕掾时杨帅都丞郑公兴商馭寮吏甚严幕下有倾险者专言人过以取悅帅嘗以一二事质诸公公曰卓所知者职而已他无庸知帅愠曰君亦党乎色颇厉公终不为动始察其忱更加礼异焉诋诬者

反以获罪人服其忠厚淮上衍沃民多储蓄巨胥献计会其数而征榷其税其利甚博至许互告则尽籍所积以充赏民苦其扰命公往莅之公曰民积粟以备凶荒也亦足以宽公家之忧且彼岁既输租矣又未常贩鬻今征之何名哉帅悟曰微户曹不闻此言胥几误我诘其欺置之法邦人甚德之崇仁江右岩邑民尚珥笔有无赖宗子挟羣不逞专持县事横甚邑人侧目公执而械之狱痛惩之随从者皆抵罪凶猾始戢漕使吴公猎委公摄邑事首以教育为急时至学宫与诸生讲明义理礼耆旧獎拔隽异以风厉之县有杨田菱陂省庄屯田计二万八千余石岁输于郡然民户所入于县者十不一二每移他邑代解邑以重困公条陈其害申于外台缕析上闻罢之公私以为便泉江有遇害而失其身首莫知孰杀之者公燕坐默思恍若有所见曰只寻亲人呼其妻诘之曰汝知而夫平日与何人恶妇沉吟久之曰昔常与伯父因竞坟土有恨乃执其人遣吏搜其家得衲衣一持示其妻妻一见号泣曰此即手所制与夫者也复诘其人何从得此始骇服遂正其狱甫书初考即有别院之命始莫识其所自己乃知叅政袁公说友所荐公与之素昧亦无与为地者时人咸服至公且颂其得人时诚斋杨公万里闻之为赋诗有拜了除书却问媒之句盖纪实也公始登朝慷慨欲拯时弊以宗正簿轮对首论诸州公帑妄费谓祖宗之制于诸州军公用须出于给赐之恩然各有等差之辨故人心有所底止而不敢踰越今之公使名曰分隶徃徃罄中人十家之产不足以供一饷之需极细民终身之奉不足以当一燕之费互送将迎无有限极民生益困国本益壞盖制之无节则用之无艺此必然之理也乞取会诸州军公使钱之数随其所临大小以定其所用多寡要以一岁之内至于若干数而止诸路监司大率准此立为定则异时交替以数来上于是而加考核焉庶无过取过用之弊矣又论马政之弊曰马者兵之本也臣昨备数诸军粮料院会计一岁所收之数仅足以备补是岁毙损之半则一岁所失可谓多矣臣又尝以前此数年考之大抵岁收常少所损常多数年之后马必甚阙岂非军政之大害乎夫以民养兵以兵养马官给刍粟而马之充腹常不足甚至有以马养人之讥臣欲乞责内外主帅尽牧养之方稽其损耗防其减克而严其责罚上深然之樵李辅郡公以推择出守剖决如流莫不切中其情然终归平恕或伪为倖厅印纸与奸民为市以充契券之用流布既广吏因事觉视为奇货谓无真伪当歷加追验则所得可裨郡计不少公曰此不过伪造者罪耳若一一验之编民并扰吾以安民为先利非所急也乃喻民有误买者许自陈立与换印陈者毕集一郡晏然寻以内艰解郡公之在宪部也论胥吏之弊曰有官府则有胥吏不可阙也亦不可冗也吏数愈多则民蠹愈甚民蠹愈甚则官府无由而清狱讼无由而平民生无由而日趋于厚也欲申饬诸道检照条令随州县大小以定吏额私名罢吏一切逐去庶几胥徒简少文书省暇政平民乐不为无补诏有司颁行郡邑加遵守焉未久北方玉帛复通人情危疑无敢徃者公独请行且以觐中原事机节使判宗赵公师岩偕徃焉公威容端肃专对明辨遂为之加礼归奏畧曰臣窃观邻国以徒威立国故其所恃者势而其所不足者理是理既失势亦随之此涣散陵弱之渐可预觐于今日自其兵

言之鞅鞅据有偏方非能地大力强有加于昔日也而频仍侵掠莫克谁何仓惶周章拱手无策乃尽迁民兵不遗老弱倾其国以捍御之怨讟繁兴溃裂四出乃下令曰溃兵五日不出者死徒揭墙壁溃者如故方且日夕惴惴南向清野惟恐本朝之兵乘危捣虚腹背受敌此其兵不足恃者也又自其民观之螟蝗水旱连岁为虐昨幸小稔军旅之兴又复横取无艺常赋之外曰和余曰和借财竭力殫咨嗟满路乖气召戾自冬涉春数月不雨今河南粟直既倍常时燕山之直万钱石粟饥民嗷嗷举无生意怏怏然归咎其上其民心之不足恃又如此顾乃饬虚伪以欺人事形迹以示外使事往还异时率以州县之吏奔走服役今也骑士取之乡民甲兵取之市户粮食因其自备弓刀亦其自随诸如此类自谓可以惑人而其中枵然已不可掩于斯人之口徒威之失今已如此他时后患未知所终臣欲乞陛下制人以己御遠以近明政教以立治厚德泽以及物使义积而邦本愈强思深而人心愈固选择将帅训练军伍修车马备器械徐起而收之齐人归疆宣王复土其在兹乎上悦褒劳殊渥自是始议止絶岁币正敌国之名不复与通大义始明矣公为戎监上言古之善将者非临战而后计遇敌而始谋也求兵法于往古考地理于图志以启迪心思发明机变何谓兵法摧坚破锐捣虚击实其政也有方深沟高垒雉堞相望其守也有策舳舻蔽江铁马风驰其用之也有宜诸如此类皆平日所当讲明者也何谓地理两军相接必知某处可以倍道可以设伏某处可以断后可以横冲取粮有地会师有所诸如此类又皆平日所当讲明者也今之将帅其果能尽知此乎臣愚欲乞陛下严谕遠近军帅凡列卫之间沿江之众自偏裨以上各使条具方畧图画形势以涤其昏而开其明以发其蒙而动其机不责其文词而惟考其智略审择衰类上之枢府择可行者颁下分屯去处俾互相告语阅时既多见闻日广胷中之甲兵帷幄之筹划实足以异日规恢之地时上方向用期赞中兴有忌嫉者横兴萋菲畀祠廩未几起镇温陵凡积年滞讼不决者一经裁断莫不悦服公深思便民之策可经久者一曰减免上供银数二曰发泄境内楮币大畧谓本州岛旧有银坑而紬绵绢帛非本州岛所出朝廷以有无相通拨台信邵武建昌四州军合解上供银令泉州代纳却令四州军以所产紬绵绢帛折价还泉州支散官兵自泉州银坑闭废银价日增比之旧价十增其七四州所收绢帛遇歉犹有减放又逐岁拖欠动輒数万欲乞将本州岛代纳上供银一半科取民间买紬绵绢帛支散官兵一半将四州军应副紬绵绢帛之数令自卖起发庶几泉民稍纾先是淳熙间文简公守泉日具奏未行公申前说而加委曲焉政路甚以为然事下都司沮止之议者惜焉越四年大卿宋公钧知泉本公之说告于上时公持从橐事竟以济其忠信惻怛笃于爱民始终不倦盖如此至论楮币则谓本州岛田少土瘠逐年全籍广米接济计一岁收余之费为钱百四五十万缗钱会中半而广南未承朝廷指挥行使官会以致本州岛会子积而不散乞札下广东经畧将合解上供窠名钱银收买贩米官会全纲起发札下本州岛告示人户各以钱会中半收余其会子贲回广中就官兑钱或白金充上供银钱之数庶几本州岛楮币其来虽多而转流广郡不至积滞期年政成民以大和謠咏

四起于是士祠公于学商贾父老祠公于衢缙黄之流祠公于梵刹尚书杨公炳侍郎李公谏皆先朝耆德寓是邦敬服公曰古君子也闽适谋帅上念无以易公者就拜阍寄公控辞甚力朝廷不许公以民害之大者莫甚于盗亦莫甚于吏鉏奸剔蠹涤荡而振刷之税籍始明狱讼无滞郡圉所禁忌十二县之事止十有五人公乃新学校括学粮增养士之员及论三山海寇所以难制者以兵将皆不习海道之险欲择选統領及所用巡兵使之朝夕阅习长于水战则盗之长技无所施矣上念公久劳于外有诏趣覲公辞不获命入对论旧将不可专恃虚籍不可徒费盖富贵既足则壮锐销铄不若拔诸偏裨下列志气盛强必求自见至若尺籍伍符核实未尽或有败衄及差出病伤之类不以实闻所破之券主将掩而有之虚费类皆如此要当委自总所更加考核使供军无虚破之弊士卒有可用之实此内修外攘之急务也又言泉货泄于外邦销为器用法禁不能止不急救之中国之铜日少上曰然岂止于少殆将至于无矣公欲以铁铜锡三者合而成钱如往者夹锡铁铜钱之类外邦得之则为无用小民销之不可为器如此则重者反轻法不严而弊止上皆嘉纳之不一岁进贰冬官时将帅多事克剥士卒贫困公极论之以为将之所恃在兵兵之所恃在食今者掙克日滋士心寢失请给腴削干利取赢恩施于上怨起于下自今支散请给不宜属之军将总所则委属官州郡则委通判令弹压之则上恩可达而士气稍纾矣公每因经筵进读必寓献赞规切时事言州郡不可轻畀必试其事无容但拘资格又谓三边之势两淮为最要上游河水多浅秋冬可涉恃水为险者淮之东也依山为险者淮之西也防守之计在乎兵将得人又以近来州郡税赋折纳大为民患艺祖有折纳违制之论孝宗有无食货兼取之说乞明示州郡俾之遵守又言今之兵冗当严考核以革虚名无实之弊官冗当裁遥领不厘务暨琳馆之虚员费冗当节迎送修造与夫添给妄用又言援例废法实开侥幸之门是致赏罚无章私情胜而公道泯宜守成宪凡公所敷陈皆切中时病深当上心及居东台封驳之任抑侥幸振纲纪惜名器凡所争执皆闕大体有台臣论事专徇贿赂既从黜罚而上恩宽大复畀职名公驳之言贪夫徇财以辱言路而置不问政刑安在上知公果可大用也故虽自以年迈迭上封章丐祠而圣眷方勤不允未几进贰本兵天下想闻其风采公膺重任夙夜经心职思其忧形于言色犹念新疆虽拓于版图其费无艺归附尚烦于笼络其志难量边面故老相继沦亡孰可倚仗捍城宿将凋丧无几孰备驱驰加之逃亡不补而尺籍多虚将帅刻剥而士卒怨忌必将搜练军实獎拔人才警飭营屯申明纪律凡三边之险易虚实诸将之勇怯能否粮储之丰耗城池之修圯甲兵之利钝科条边鎖靡不备周而所谓宏谋大畧沉机秘策闕于国体轻重邻敌利害日与庙堂讲明议论密赞庙谟人莫预闻每以先皇倚注之深欲自竭仰酬隆眷百虑婴懷积成烦闷上忧之甚欲遣中贵问疾增损状公力辞遂止少愈入谢上目公有喜色玉音问劳闻卿近少违和幸已平复宜厚自调护公再拜称谢退朝即自力治事疾复作国医视之已不可为矣其薨也士林相吊诸公哭之恸公为人笃厚平实表里洞然不为机械持身甚严待人以恕虽年德位望俱高而接物谦抑贤

愚贵贱皆与之均礼自幼笃孝与敬少师遇子弟素严公先意承志惟恐顺适不至虽雅性嗜书不乐俗务然东西惟命劳冗靡辞必挟册以往学不废程家无阙事人以为难恩隆族党远近数百口雍穆无间言与人交终始不变乐调人之急解衣推食虽重费无所靳故旧亡歿赠恤其终经理其家纖粟备至凡乡邦利病视之不啻犹己如折帛输钱朝廷旧则每匹六贯五百而休歛二县田赋既重民独不堪歛县向已蠲减惟休宁未有援例奏陈者公在宥府适臣僚论奏公力语庙堂敷奏事方下户部值公薨背踰年特从所申本县岁蠲诸钱一万五千缗折帛每匹裁减二贯由是乡邑感公遗德相率立祠宇以寓无穷之报公平居不喜言人过寸长片善表扬汲引不遗余力因公所荐进知名甚众自奉极约既贵膳羞服用无踰寒素里第仍故居仅创一楼贮图画一堂燕坐而已尝言富贵在天非人力可求分有之则听其自来无之则信其自去至于居官之道尤当以廉勤为本予平生所以省忧患得便宜者此尔公初第而归四方学子不遠千里执经席下一经师承其所得必粹其文必有体制可观门人多達者如右史吴公格则与公偕显于朝余登桂籍预乡举升列贤闕者接武駸駸殆莫胜数师友渊源特盛于江左奏议文集共二十卷藏于家公娶齐安郡夫人朱氏谨靖贤淑事舅姑至孝礼无违者从公宦遊勤俭撙节以需宾馈延礼师儒未尝少为私奉先公二十年卒子男一人以思从事郎监西京中岳庙以哀疾中山行卜兆域犯风湿得疾后公十有一月卒转宣议郎致仕女二人长适朝奉郎赐绯鱼袋姚元迪廷魁颖之子也幼未适人皆先卒孙男一人刚中前修职郎监西京中岳庙今承遗泽换授承务郎孙女二人长早亡次适从事郎新宁国府旌德县尉巡捕私茶盐矾兼催江纲来刚中将以是年十二月十一日葬公于歛县长寿乡龙归里龙山之原千里走介驰书谓伯成曰先大父雅与公善敢以行实为不朽托伯成辞不敢当然窃谓公以儒起家以勤膺仕歷四十余年迄登宥府外不为表暴显著之迹而断断无他休休有容有古大臣之风斋心服勤于燕闲之间而民自得于畊桑陇亩之上使公未薨则措施成就讵止此哉伯成泉人也公守是邦尝获游公之门而且蒙公之眷相知最深其立身行己足以仪型当世而一话一言又可垂法将来至于慈祥恺悌之政乡人歌咏成编棠阴蔽芾之恩遗爱于今未泯也敬摭公言行之实书以畀其子孙以俟立言之君子谨状寶庆元年四月日显谟阁学士正奉大夫致仕傅伯成状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五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勲贤）

宋特进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致仕新安郡开国公食邑八千九百户食实封三千三百户赠少师谥文清程公（元鳳）家传 程述祖

曾祖讳大圭赠太师魏国公妣谢氏赠魏国夫人祖讳正赠太师齐国公妣方氏赠

齐国夫人考讳放赠太师鲁国公妣吴氏赠鲁国夫人先公讳元鳳字申甫姓程氏系出重黎氏后伯休父为周宣王大司马魏有昱吴有普皆以勲劳闻至晋讳元谭者守郡有功德于民诏赐田宅于歙因家焉梁有讳灵洗者积官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壮子孙蕃衍散处四方独先公一派留旧乡故世为歙人高曾皆潜德不耀齐公轻财乐施以行义着乡间鲁公博学强记工词赋游场屋不偶谢去因自号拙庵居士吴夫人临蓐里人梦所居屋上烟雾煖燄光怪异常所见或语鲁公曰君世修积必生异人先公天资颖悟甫脱襁褓端重如成人弱冠毕通六经绍定初元以诗亚于乡书明年上春宫时传天庠士夜梦登天者见天门划开上揭金书龙凤文采四大字暨省闱揭晓程松龙第一先公居第二袁文焯第三赵采第四时人歆羨谓造物之降任有在五月赐对集英主司憚其直抑置三等授江陵文学掾至官未几即捧檄衡文鄂渚居上客次甫离位迎同僚而上客次屋遽仆阉帅大叅别公闻之曰即此可知他日遠到秩满以邊赏循文林郎端平初元八月差充江南西路转运司干办公事中捧台檄主文清江满归道丁母鲁国夫人忧水浆不入口者累日哀毁骨立淳佑初元服阕除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十月除太学正以祖讳辞改国子録转宣教郎丁鲁国公忧哀毁加于鲁国夫人在疾时五年二月服阕七月除太学博士八月除宗学博士以诗礼二经迭讲授荣王府王倾心敬待每侍上必称其贤以讲二经彻章转二阶十一月轮对以天运人事剥复往来之机辩论甚悉畧曰臣闻天之剥而复以阳足胜阴也治之复而剥以阴足干阳也刚决阳也柔懦阴也宣明阳也壅蔽阴也忠直阳也回邪阴也端人正士阳也宦官女子阴也陛下能扶其所谓阳抑其所谓阴则一云为一举措必以法天为心而天下之治自剥而复自复而泰矣臣请详言所谓法天者主器之位不可虚也辅弼之职不可阙也君子小人之辨不可不严也内修外攘之策不可不谨也凡此皆天道也皆人君所当法者也陛下岂不知此为当今之急务哉然天下延颈而望犹未有以副其颺颺之思而反忧世运之日趋于剥何也或者得以妄议陛下容受有余而施行未力高明虽不可及而刚决或有未至此秉阳之德不能不累于阴也忠爱之意盖拳拳焉理宗览之曰言尽而旨遠有古遗直风由是銳意向用六年冬除秘书丞兼权刑部郎官七年春兼权右司郎官暂兼礼部郎官丁丑除著作郎仍权右司郎官复当轮对岁适苦旱遂先期积忱以天心君心奏疏指陈时病尤激切恳至理宗嘉其忠荅皆和颜受之然于时不无少忤累章丐外七月差知饶州暂兼治事访民疾苦为政平实如修毁堞以植侯邦之蕃屏置义阡以易习俗之火葬者皆班班可考九年三月除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公事治司岁有冬夏帐银盖以备使者供张之需先公不受悉举以补郡积年诸色窠名之欠五月以年劳转朝请郎除右曹郎官首拜二疏其一条陈实学实政国本人才吏治民生财计兵威六事次言版籍不明税赋失陷诸事理宗改容曰久不闻卿议论今得此奏愈觉精神由是进用意益坚八月差充殿试覆考官方逢辰黄大任皆出衡鉴下再兼右司郎官十一月乙酉除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一再辞不允丞相郑清之不任事时兴池邊蹲不去之讥前台官潘

凯吴燧合章论列郑不悦迁二豸二豸不拜命即拂袖去先公上疏极论之畧云公论国之元气也元气流畅则四体康强元气壅塞则百骸受病陛下圣度天宽超越千古危言激论靡不包涵一二台臣倏入骤出或者疑焉万一果因言事之失实遂与美迁而斥去臣窃为陛下惜之夫草茅激烈犹頼优容台臣尽言亦其职分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有臣愿陛下思元气之所系当使之流畅毋使之壅塞宗社幸甚上意犹未遽回复上疏申之言人主以一身立于羣臣庶民之上以有纪纲维之也一日无是则灭亡继之由古迄今未有舍纪纲而能治者迩来一二台臣不得其言而去陛下未尝罪所论者逺近观望良可骇怪白简霜凝罪状暴着纵有回护人谁不知自宜羞见吏民僕被宵遁今乃顽然无知舒徐候代反揭榜禁台章之传记纲安在乎职司耳目事许风闻掩耳盗钟焉能欺众自宜退思内省痛改厥愆今乃公然强辨巧肆诋讦欲以此为钳制台諫之术纪纲安在乎纪纲陵迟何所不至臣窃观干道八年御史萧之敏因言事及大臣除直秘阁司臬江东告词有曰造膝之辞有犯无隱正人去国岂朕所欲哉孝宗皇帝爱惜正人褒宠其去如此此陛下家法臣愿陛下以孝宗之待之敏者待二臣则言路之气脉不壅国家之纪纲获振其于治体关系非轻如是而顽然无知公然强辨者尚得以肆无忌惮臣当不避讎怨弹擊以闻由是二豸皆获収召疏传四方人士擊节称叹曰此所谓朝阳之鸣无愧古人矣十一年今上初临资善首上疏乞选端方纯谨之士增辅导翊赞之员用重厚笃实之人供给事使令之役庶几出入起居无有不正动静语默无有不善不徒曰讲读充员句读勤习而已二月磨勘转朝请郎四月进讲周易终篇转朝奉大夫继以进高孝两朝日厯会要转两阶时理宗穆卜季秋歲事明堂先公即祈天以实不以文上疏曰臣闻礼有本有文无本不立无文不行何谓牵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是也何谓文典章制度钟鼓筮豆以至登降俯仰之节是也二者要不可以偏废然与其本不足而文有余不若文不足而本有余臣请得言其本上帝临汝毋貳尔心人主一念之微无往而非天也纵肆之念或萌于燕私之时敬畏之心或间于逸乐之际则嗜欲得以干其防便嬖得以投其隙而意未诚心未正事天之本有愧矣陟降厥士日监在兹人主一言为之间无往而非天也好恶之端或不察于嚙笑之末内外之辨或不谨于防闲之严则号令易屑于细微请谒难窒于蹊隧而身未修家未齐事天之本有愧矣推而至于治国平天下无非承天意以从事而非人主之所私也招徠三聘未能回考盘之歌斥去一鸣适以沮干旄之告吁俊尊帝岂其然乎椎肌剥髓州县肆无艺之征刊木运材畿甸兴无益之役惠民奉天岂其然乎剖符名郡率多恩泽之侯振武清班聯升姻娅之士天命有德岂其然乎丹书屡挂猥叨麾节之荣弹墨未干寻赋祠庭之禄天讨有罪岂其然乎一纪纲之未振一政事之未醇一施設之未当皆非所以尽治国平天下之道而事天之本有愧矣臣愿陛下穆然而思惕然而省汲汲然而反求戒惧于不睹不闻之地敬畏于立政立事之时不以私而害公不以欲而胜理方其静也中心无为以守至正及其动也发号施令罔有不臧则礼之大本于是乎在岂专在乎文哉又上疏言邊备踈畧当思患

豫防申儆军实以起积玩之势继又上疏言刑狱泛滥鞫讯惨酷囚禁淹延报应稽滞四弊十月理宗亲洒奎章以昭光清忠儒硕六大字下赐缙绅荣之十二年正月除右正言兼侍讲吁免且乞避祖讳旨不允权以右补阙繫衔先公感理宗知遇思血忱以报首疏帝王格心之学次论革士大夫之风俗当革士大夫之心术至于论文弊论邊储论人才论民心论储将帅救灾异皆莫不空臆尽言余晦以从父天锡恃理宗旧邸恩攀援以进越次守京畿凭怙上恩任意妄作三学叩阍上书言状卷堂而去司业蔡抗袖札白堂请罢清议沸腾先公亟草奏数晦罪劾之奏上除晦大理少卿蔡宗正少卿先公率全台拜疏乞留蔡而黜晦以安士心寻奉旨蔡仍兼司业晦与郡三学诸生始还十月除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讲辞不允时蒙古二王争立朝野皆有敌去而舞之心而台諫自吴潘之去皆依阿取容先公因进讲孟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国非其国之语即草为疏以奏谓今之法家拂士不可谓之有今之敌国外患不可谓之无而通上下皆不知有畏心人心之所畏者理愿坚圣心之畏以警动内外之畏未几京城灾复上疏力陈致灾之原数事乞辍土木无益之役以济暴露野处之民移緇流泛滥之恩以给颠沛憔悴之众务行寬大之政固结亿兆之心则转危为安易祸为福天下亦尚可为也寶佑初元进讲孟子彻章转朝议大夫寻差护试礼闈六月四疏丐祠不允八月累疏丐外不允先公复拜疏直叙久居言责无补涓埃恐妨贤路理宗再三勉留而当揆复将旨副以札云上眷甚至幸望少留九月升兼侍读甲午除侍御史兼职依旧累辞不允首上疏乞取法孝宗八事末谓人君之学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又言荐贤报国前辈盛心久蕴此志犹惧以为近名臣念此而不言无时而可遂歷取当时才望政绩彰著者陈昉方岳等廿余人力荐于榻前后皆卓卓能植立为时名人先公莅职言路首尾凡四载先后凡百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皆足以扶是非之公严正邪之限纯实明畅的中时疾不立异取名不讎私快已故所弹擊人皆心服而无怨言其在经帷色温气和尤善开导所讲孟子礼记春秋三书据经以析理因事以辅治言约义明尤有功于缉熙之学二年四月乙丑除尚书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侍读亟草辞奏出阙俟命降诏不允宰执面奉玉音差官宣諭入门供职朝臣将旨至先公复草辞奏乞照前请畀祠廩诏不允不得再有陈请将旨者洊至具言理宗委重之意始勉就职尝进读罢因奏外间日来汹汹言宫禁备卫甚严上曰宫庭比有妖氛奏曰陛下目擊之乎上曰朕不见宫人辈见之奏曰妖由人兴虎豹九关何自而入陛下镇之以静不必张皇宫禁系天下听闻一语之出百语之讹可不审诸上曰极是六月以磨勘转中奉大夫九月有事明堂充执綏官上问禮祀仪文中兴后视祖宗时何如先公奏曰祖宗时承平日久仪文大备大驾卤簿凡二万六千人法驾減三之一小驾減其半可见仪文之盛中兴之初草创未遑绍兴十二年始造玉辂明年又造金象革木四辂卤簿仅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仪文差畧然祖宗敬天之实则有在于仪文之外者上首肯之西太一宫在钱塘门二里而近实据湖山之会佞臣久启车驾游幸而无名因明裡恭谢倏颁旨涓日款謁先公亟草疏以

奏曰陛下临御踰三十年不事游幸天下所共知也虽以恭谢为说然羽卫莅湖山之胜
貔貅严郊甸之屯传播四方但见游幸之疑似安知款谒之本心是陛下三十余年之诚
心实德一旦无以取信于天下所失岂小小哉以内地言之年穀幸登而枵腹未饱近寇
甫息而疮痍未瘳以邊陲言之蜀之竹隘虽复而忿兵未退淮之合肥虽捷而哨骑尚留
加以窥襄闯广传闻不一敌多狡谋巧于觊伺万一行幸之语一传宁不启戎心而谓中
国无谏臣乎舆论藉藉咸谓陛下因比者总章裸享转雨而晴喜动圣心遂有是命夫天
道难谌祸福倚伏倘喜心一动而肆心乘之则一时降格之可嘉安知无大可畏者继之
寻奉旨寝其行十一月三奏丐祠诏不允复面申请理宗曰卿留一日则有一日论思之
益何屡以去为言朕所未喻三年春除权工部尚书辞不允继于经筵造膝力奏乞放还
山林理宗曰未可见方頼卿毗赞何可言去理宗察先公求去之志坚决御札与台长云
程某议论笃实心事纯明独立无朋不阿不激朕察之熟矣抗疏再三力求引去比于经
幄洵控忱辞朕念班行寥落人望无多已勉留之卿宜转谕同列俾知朕意先公虽感激
上眷而去志未释未几复五上奏恪申归田之请六月丙子依前中奉大夫特授端明殿
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先公以祈退得进非其素心一再恳辞愈力批答不允时蜀氛孔
炽边祸复萌义难固辞谢表所谓矧邊氛之未靖正军实之当严必户牖绸缪而为阴雨
之防必维楫备具而图大川之涉道其实也冬蜀境与沅靖交急朝廷欲择重臣开督上
疏乞用徐敏子易蜀帅用向士璧为镇抚吕文德上沅靖庶几能成犄角之势悉从其言
史嵩之得罪公议忽进职名与致仕先公虑人疑朝廷将再收用不肯书黄谓宜因其辞
免特从其请庶可以释天下之疑中条陈财计五事量剂曲当尤为理宗叹赏八月乙丑
依前端明殿学士除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叅知政事三上免牒批答不允于时矩堂董公
槐以人望当国先公悉心协赞中外无异论四年三奏乞祠或与补外不允四月除叅知
政事吁免不允先公感上知遇深厚谓归美报上莫急于丰培根本故以仁厚为第一义
七月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新安郡开国公提举国史实录院监修国史日厯提举编
修国朝会要提举编修玉牒提举编修敕令提举编修经武要畧三上表恳辞不允至形
天笔勉谕云亲政以来命相凡几俱多弗绩岂但害于其国抑亦累于其身虽悔何追往
事可鉴卿清忠素着洁白无瑕当言责非仁义不陈处政地于辅相有补爰置诸右以
济多艰雅宜开诚布公相与修内攘外痛革蠹弊仪图骏功先公虽感激上知然犹惧不
胜任且拜且辞周回累日而后治事首摘时政之最急八事条陈以奏一曰正心二曰待
臣三曰进贤四曰爱民五曰备邊六曰守法七曰谨微八曰审令畧云臣闻人主天下之
主人主一心又人主之主也所主不正则外邪交攻治乱安危于此乎判古之圣人知其
然故中心无为以守至正惟恐斯须不正投隙而来者纷如也臣愿陛下持心以敬畏
处心以安静养心以寡欲则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上而延洪天命下而固结人心近而
示法子孙遠而垂则万世皆陛下之心基之矣书曰任贤勿貳中庸曰敬大臣体羣臣
此帝王待臣之要道也后世则不然决择不审任用不专如医方察脉而杂然投剂肘欲
画圆而掣

之以为方蓄缩畏谨则议其无所长展布设施则疑其有所为卒之终日救过不暇而天下事亦无一可人意者此固其庸庸碌碌无以启人主之信心而人主亦何便于此哉臣愿陛下思元首股肱之一体接之以礼待之以诚如其非才以礼退之勿强其所不能如其果贤以心委之勿间之以疑贰勿外厚而内薄勿阴夺而阳予如此则君臣相与之义尽矣自古未有不信仁贤而能国者今也班行寥落殆若晨星临事须才动忧乏使岂人才独啬于此哉拔十得五实为确论臣愿陛下旁搜博采兼蓄并用长于心计者使治赋优于韬畧者使筹边德履温纯者不疑其迟钝论议慷慨者不恶其矫激取其长畧其短录其功忘其过寸长片善咸得展布则意气招徕精神翕聚势之弱者可使强权之轻者可使重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未有民生憔悴而国势尊安者今边鄙之民流离奔窜虽尝蠲租武夫儉人反肆苛征之毒内地之民愁恨叹息当加抚摩贪官虐吏岂念饥寒之苦臣愿陛下严饬制阉监司择其贪黷无状者条列奏闻痛与镌斥去稂莠所以长禾稼驱狐狸所以蕃鸡鹜仁政之行莫此为急国家之财耗于兵者十常七八然伍符尺籍虚额尚多老弱疲癯未闻改刺以器甲则朽钝以武艺则卤莽以训习则文具为其将帅者又从而掎克科敛之无艺平时且不聊生缓急安能效死是真可凛凛也臣愿陛下严饬诸阉核实军籍招收强壮精其器械程其技能而又痛惩贪将之诛求庶乎士能用命可以御敌祖宗之法昭如日星废法用例为弊滋甚而废法之大者莫如贵戚之临民然分符之初贪庸弗绩者犹不逃于吏议今非惟人莫敢议之而反欲议人矣愿陛下遵祖宗之法凡贵戚之贪暴者庸谬者悉赋以祠廩使之坐享富贵其有才而温良有德而通畅者间虽遴畀以郡符必使内外台得以公廉察之权庶几知有所惮而不至傍势作威戕贼根本古者侍御仆从罔匪正人盖无微而不谨也汉唐以来徒知褻近之可亲不知操柄之旁落不谨其微流祸斯惨陛下英明果断御之有法然道路之传犹谓蹊径未能尽窒扳縁鑽刺之习未能尽无微之不谨着将奈何臣愿陛下警之以祸福之机训之以保全之道谨微自守勿与外交无罅可投趋者自止非特国家之福亦近习之福也君之号令不可不谨陛下一札十行无非军国大务至于小小武职亦勤内批或谓已失之褻而小吏省札緇黄敕牒亦勤宣谕取索陛下之用宰臣将责之经纶之务乎抑使之为是琐琐者乎臣愿陛下示天威之尊严絶小人之玩褻其于事体大有關繫奉御笔云朕之命相正欲仰成既得其人何所不可览奏旨哉乃言惟服尚期励翼其克有勲先公在揆席每事皆存大体不务纷更以骇观听不事矫激以求夸耀惟欲上下相安于无事时敌久蘊窥伺之志前董相当国尝自请身督蜀师暨次年秋蜀报转亟荆阉以光枣之警告桂阉以诸蛮之警告理宗宵旰焦劳怛焉不宁先公自念身任大寄岂当以敌国遗君父忧退而讨论险要设施方畧调兵择将峙粮筑堡或面对详陈或手奏潜告莫不纖悉毕举处置得宜故荆有荆门之捷蜀有苦竹之捷嘉定之捷襄汉之捷余琐碎不胜纪乃若修复沿边城筑虽由一时分阉得人然忧边思职未尝顷刻置念敌国狡焉思启封疆之志已非一日幸頼庙谟深遠臣谋毕献足以挫其气折其萌迨夫还政未再岁而生民之

祸有不可胜言者矣史院修高孝光宁四朝国史久未就先公奏乞专任尤焞领其事五年春书成上进转金紫光禄大夫六月五奏乞祠诏不允初先公之守饶也丁大全为浮梁令小有才为当路所称然为人儉黠刻薄先公心薄之而素性寬涵未尝輒形于言既登政路大全时在栢台上疏力诋董相罢之至移台牒速其行意欲借是以相撼摇賴理宗眷爱深厚且爰立之初不敢遽动未几大全由諫垣登宥府势位相轧自怙以其术得君志溢气骄好凌驾人至与同列争事交臂于中书堂观听为骇先公覩其所为益强悖知难与共政而其议论间朶頤鼎席之意累露理宗虽密察其机狡然小人易进难退惟思亟去以避之十月五疏丐祠理宗亲书勉留有云荐省来章足觐雅志一身之计绰有余矣万几之务谁与共之决当留行勿复有请先公去意虽久决然感理宗眷留终始不渝未敢遽然舍去复强勉就列六年春又五疏乞祠理宗谕留益至有云倭之以疾则卿气体方刚酬酢有余裕虑其不善后则卿表里纯一何瑕可指决不容于勇退宜悉付于忘言为朕勉留深所望也四月逾月不雨力以燮调失职引咎上疏力乞解机政上诏留数四复有云朕以十三相而得卿卿不二年而舍朕岂人情哉自是不敢疏辞但引先朝宰臣赵雄奏曰顷岁宰相罕有善罢大者窜小者逐愿及宸眷未衰畀以藩服使天下知宰辅中亦有保全者孝宗皇帝感其言而从之臣之才力虽不逮雄陛下圣明视孝宗若合符节是用洊泝愚衷频渎天听然癯羸多疾不敢如雄求畀藩服但得解罢而去从事药裹实拜君父保全之赐由是天听为动知先公去意已决除观文殿大学士判福州福建安抚使内帑出金器精缣薰茗穀核以宠其归盖理宗自端平以来真相凡十三进退纯全者自范游后仅先公一人而已得政纔两年朝无异议民无疾呼虽外视之精采若不快人意譬如服参苓之剂丰培滋养其于元气所益多矣四上奏归闽钺上亦闵劳先公七月依前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便居住退居两年惟以书史自娱世间嗜玩无足以动其心幅巾藜杖逍遥田野间行道见之初不知其为宰辅居第简朴门外田数畝躬课家僮自耘耔示子孙以穡事之艰每遇旧交故属踵门从容延欸或谈论竟日一语及时事异同必咨嗟审问忧见颜色盖身虽江湖而心实宗社也理宗念公逾笃凡生旦宣赐银币未尝少替始终眷遇如此詎意大全柄国蔽天聪明任私灭公丑正党邪酿成鄂渚偷渡之警内阻外讐上心怛焉不宁首颁天诏问计策先公即手疏收人心重赏罚及团结民兵数事以奏理宗亲书一再褒嘉最后云览卿所条邊计备见忠恳助朕忧勤便当叅酌施行嗣有所见陆续以闻次年八月壬寅诏依旧职判平江府兼淮浙发运大使四上免章不允凡三颁奎札勉谕至谓某以八十余老犹为朕出抚七闽卿六十乃以老病言过矣幸无遐心以副延伫先公知上意坚确不容牢辞遂勉一出至郡访求民瘼稽核餉事首务行寬大少蕪疲瘵手疏乞增余减数前牧希求望外恩赏取六邑籍版纷更之号修明局岁增鮮农寺米五万石以无为有猎取美名暨农寺索偿则移补塞责先公惻然虑后来者长此不已吴民愈不堪命疏豁除之先公以余事数足而郡政粗修累疏丐归诏不允十月拜特进依前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兼侍读迭腾免牒天使驰奎

札谕旨复上疏恳辞旨特给假两月三年六月诏疾速赴阙复三拜疏控辞旨特依所乞免兼侍读宸翰褒谕云卿奥学重德简在朕心延伫肯来庶资启沃累诏趣发辞则如初陈情既真高节难挽勉遂雅志俾奉外祠少须康强嗣有光宠景定五年五月再任醴泉观使咸淳初元以今上登极恩进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吉国公辞牒方上而台臣论列之疏下矣旨依旧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六月四拜奏乞致仕不许四年四月罢醴泉观使逾年骤感寒疾遂致其事旨依所乞守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致仕时五年三月也自同签枢密院事以后除拜极恩加食邑至八千九百户食实封三千三百户阶官回授者五丙申薨于正寝距生庆元六年十二月甲申享年七十遗奏闻上震悼辍视朝两日特赠少师谥曰文清前妣吴氏先公二十七年卒赠周国夫人继妣汪氏先公八年卒赠汉国夫人男三人象祖故朝奉郎直秘阁知处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先公七年卒述祖承奉郎待铨崇祖承奉郎待铨并与江东漕选女一人适奉议郎通判隆兴军府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罗鼐孙男二人梓承奉郎待铨与两浙漕选桂尚幼孙女二人长适将仕郎吴克绍次未行述祖等将以咸淳七年十月忍死奉柩葬于歙西古城闕丢所居十里而近遵治命也公朝特差修职郎汪仪凤护葬事如旧典礼先公气貌冲粹襟度宽夷不为町畦峭整待人遇物春风蔼如然胷中泾渭甚严短长轻重寸量铢较犹黑白凿凿乎不可乱平居退然一儒者言若不出诸口及临决大事虽千条万目纷错于前审义之得毅然自任如山岳之不可移既成则了无矜伐色其于兵也非所素练当边疆绎骚审计熟虑动中事机虽老将宿校所不及中保任一二将帅尤膺合众心其于财也率裁以义遇调度繁兴纾匱支乏桑刘之所缩手而处置裕如也援引天下贤俊虽采奇拔萃惟恐遗才而人不知所从来至有终身不识面者尤爱惜公朝名器故姻戚交友无一人敢萌意外希求者门虽无我而限界肃然一恩旧子未学制干谒求貳令先公谢之曰除受须由资格其人再三请不置且以先世为言公曰先大夫畴昔以某粗知恬退故相荐今所求似躐次岂先大夫意哉矧以国家官爵报私恩某所不敢也其人虽不满意而去然未尝不心服其公前任言责所尝论列后居政地见其可用未尝忘荐拔每曰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尽其才也以故多致通显一郡守旧名在白简废锢累年一日至阙自陈以先公辅政瑟缩不敢进朝行语其故且教其来谒一见即问其出处守方起谢先公曰吾岂敢以一眚而弃人幸无疑守感不能言泫然出涕寻得郡去守亦知自新焉其胷中洞达不滞于物如此重惟早岁奋迹韦布无尺寸援蒙理宗不世之知任言责歷禁途至登庸鼎揆三十余年眷遇委任弥久而弥笃朝野曾无间言中值儉人擅朝翩然如冥鸿之举虽于报国之忠未克殫竭然于见几之智亦可谓无遗矣恭遇先皇更化圣上嗣政天下清明一旦不幸物论倏兴几至求全之毁向非天朝力扶公道察其心迹无他则未必得为太平幸民全而归之也初薨之日堂奠之文曰幸而邪正之不相掩亦不幸而出处之适相值当时指为名言云自号讷斋居士有讷斋文集经筵讲义奏藁制文诗记凡若干卷呜呼痛哉尚忍言之哉重念述祖等不肖不学智

不足以扬前光文不足以发潜德谨沥血以序始终大畧行事如前百拜乞言于当世之大君子尚惟仁慈兴恻哀其忧恳途次而赐之状俾得藉手告于太史氏岂非不肖孤之幸愿俛九原有知必与增荣感焉咸淳七年月日孤子述祖等泣血百拜谨书（右文清公家传后有乡先生唐子仪跋语公凡两入相前沮于丁大全后扼于贾似道公子述祖为此传盛言大全而不及似道止云台臣论列者是时似道方柄国政故也唐先生跋语亦未深考恐读者致疑于此故表而出之）

大元勅赐故翰林学士承旨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程公（巨夫）神道碑铭 危素

延佑五年七月丙子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程公薨于建昌里第泰定二年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至正十九年四月甲子丞相太平以公事世祖皇帝尽臣道宜赐神道碑铭有旨命臣素撰文臣雍书丹臣伯琦篆额臣素谨按故翰林侍讲学士臣彛斯所具行状及闻诸故老言而序次之公讳文海避武宗皇帝御名以字行曰巨夫姓程氏其先周成康之际始国于程子孙因以为姓宣王中兴有贤佐曰伯休父春秋时有赵氏忠臣曰婴西晋循吏曰元谭为广平太守持节新安因家焉其后自歙迁休宁至公高祖宥兴徙居郢之京山曾祖子明又避兵武昌卒葬其境皇赠集贤侍读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楚郡公谥安僖妣姚氏追封楚郡夫人祖德秀自武昌东上彭蠡寓龙兴吴城山宋擢宣义郎叅淮西寿春二帅府事皇赠资善大夫中书左丞上护军追封楚郡公谥简懿妣李氏追封楚郡夫人父翔卿朝列大夫管军总管累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孝肃母李氏累追封楚国夫人公生宋淳佑九年四月十七日生而目光如炬识者异之宗老若庸为抚州临汝书院山长公与翰林学士吴澄从之讲学德佑元年季父飞卿以军器监知建昌军事公侍孝肃公奉大母李夫人就养未数日我师至城下建昌内附至元十三年从季父朝于开平遂留宿卫授以宣武将军管军千户十五年十一月九日召见香殿世祖问宋何以亡对曰孟子有言三代之得失天下也以仁不仁宋非不仁权臣贾似道误之也问似道何如人对曰当其为邊臣是一似道也及为相又一似道也天颜甚悦命给笔札书其辞即御前以银盆渍墨书二十余幅以进深称上旨问今何官且谕近臣曰斯人相貌应贵听其言聪明有识人也谕公曰国政得失朝臣邪正卿为朕悉言之公顿首谢曰臣踈远儒生蒙被知遇敢不竭驽钝以报明年授应奉翰林文字朝列大夫又明年进修撰又明年升中顺大夫秘书少监寻迁集贤直学士中议大夫兼秘书少监条陈五事一曰取会江南士籍二曰通南北之选三曰置考功歷四曰置贪赃籍五曰给江南官吏俸禄皆采行之二十年加翰林直学士同领会同馆事二十三年改集贤直学士进阶少中大夫入见首请兴建国学又上疏曰臣闻治天下必用天下之才故曰旁招俊乂又曰立贤无方若限以方所征以技艺虽曰用人犹无人也国家既已混一南北南北人才视同一体若有所偏主有所遐弃此羣臣之故计非陛下至公之心也明诏屡下一则曰求贤二则曰求贤而能以贤才

致之陛下者几人出使者止以卜相符药工技为贤才此何谓也且使有识之士得以浅窥朝廷臣窃耻之未几复上疏曰国家自平江南内外百司皆参用南人惟御史台按察司独不参用臣不知其说也南北人情风俗不同若欲谙悉各处利害须参用各处之人况江南归附已十余年而偏远险恶之处盗贼时时窃发虽由官吏贪残所激亦由台宪按问失职致然按察司官名为巡察其实未尝徧歴止于安静之地迁延翱翔至于偏远之处旷数年未尝一到小民被官吏苛虐无所控诉激而为盗官吏反欲并縁虏掠民之被害何可胜言行台按察司之设正欲察访利病中丞察使以下并宜公选南方耆德清望之人与北方官员讲论区画庶几谙悉江南事体周知远人情伪内台中丞至监察御史亦宜参用南官以备采访事下中书集议集贤大学士阿鲁威萨里等请如程文海所言遂拜嘉议大夫侍御史行御史台事仍诏求贤江南初诏令皆用国字至是特命以汉字书之世祖素闻赵孟适叶李名密谕必致此二人又荐赵孟俯万一鄂余恁张伯淳凌时中胡梦魁包铸曾冲子孔洙等二十余人皆立登清要之职还都宫门已闭叩阁暮见世祖闻之喜甚不觉起立曰程秀才来矣陈民间利病五事超授集贤学士仍居行台时宰相僧格颯政中外岌岌二十六年公复入朝奏疏曰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苟不以进贤为急而以殖货为心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也汉文帝以决狱钱穀问丞相陈平对曰决狱责廷尉钱穀责治粟内史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今尚书省惟以钩考钱谷剥害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徼利之徒四方盗贼窃发良以此也臣窃以为清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罢言利之官行恤民之典于国为便僧格怒羈留京师不遣凡六请加害世祖察其忠臣不允已而僧格败世咸服公之敢言公还行台二十九年召公与胡祇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凝陈俨赵居信十人赴阙赐对三十年授正议大夫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悉召诸吏谕之曰治人之道由自治始若等能不并縁为奸则贪污将自戢矣有违吾言必惩无恕上下为之肃然刺举属吏尤加之意不以微罪弃人于是相率改过为善大德四年迁江南湖北道首治行省平章家奴为民害者民大悦岁祲以周岁廩禄赈之八年召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明年加商议中书省事集议恒旻暴风之变公承诏上言五事其目曰敬天尊祖清心持体更化皆切中时病十一年授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复留为学士加正奉大夫至大二年铨选湖广行省明年复持节山南又明年仁宗即位召公与李谦尚文等十有六人赴阙赐对便殿移浙东海右道寻拜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皇庆二年大旱以桑林六事自责应诏忤宰相意翌日勅中使持上尊劳之曰中书集议惟卿言甚当后临事其极言无隠议行贡举法公请以朱文公贡举私议损益行之经学当祖程朱传注文词宜革宋金宿弊此诏实公所草进阶荣禄大夫屡乞归田不许延佑二年得末疾勅近臣抚问劳之曰卿先朝旧臣素称忠直宜强饭善自调摄以副朕心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养请去益坚明年得旨南还加光禄大夫赐上尊丽锦勅朝臣祖道文明门外行省有司常加存问年七十薨薨之明年正

月庚申葬南城县可封乡绕堆大盘山之阳娶徐氏先卒追封楚国夫人继俞氏封楚国夫人先公四月卒子男五人大年承德郎抚州路金溪县尹兼劝农事卒赠奉直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飞骑尉建昌县男大光卒大本奉直大夫秘书监著作郎卒大来大观将仕佐郎建昌路南源务税课使司提领女四人长早卒次适国子生聂公晋次适饶林幼适江某孙男十三人世昌奉直大夫扬州路崇明州知州兼劝农事世臣进义副尉武冈路武冈县主簿世延国子生世忠世京应奉翰林文字承务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世良世师世郢世德世宏世禄世哲世济女若干人曾孙男十八人嗣光嗣英嗣禄嗣义嗣原国子生嗣远嗣淳嗣真嗣德嗣晋嗣城嗣肃嗣阳嗣良嗣畏嗣■〈彳 癸〉嗣贤嗣应女若干人玄孙位育琮璘瑄公博闻强识靡不研究居家庭以孝闻待宗族亲戚朋友曲尽礼意救人急难捐帑发廩无吝色尝曰士生天地间当以济人利物为心奈何琐琐以自厚一身为哉及临大事决大义凛然不可夺世祖赐地一区于安贞门俾居之公题其室曰远斋取易所谓远多誉之旨至元中立尚书省以公为叅知政事又命为御史中丞皆固辞不就至大中特赠谥父母畀大年官仁宗每呼程雪楼而不名盖郢有白雪楼公尝取以自号示不忘其本云勅待诏画其像儒臣制赞锡赉无虚岁赐归之后犹命词臣撰世德之碑其遭遇亦云盛矣公在朝以平易正大之学振文风作士气词章议论为海内所宗尚者四十年累朝实录诏制典册纪功铭德之碑多出公定撰有文集四十五卷尤善大字每接后学才艺之士叹赏奖进或为之筑馆授室有终身留客门下不去者所荐士后多为名臣建昌城西十有五里曰麻源第三谷晋谢灵运遗迹在焉公作山房藏书闲则携宾客燕游其间或幅巾藜杖独行田野与樵夫野叟相问答县小吏驰马值公城门怒诟公守城卒擒吏送公府公命释之人服公之容德云臣素昔备官史馆论著公事今乃显被明命非直发公之潜德亦使天下后世知我圣祖得人之盛呜呼懿哉谨拜手稽首而为之铭铭曰

混一之盛若稽至元大帝御极俊义飞鸞谔谔程公蚤起南服宿卫禁廷眷遇弥笃令闻令誉馆阁回翔敷陈时政用戒苞桑皇有万方莫非臣妾立贤无方庶政斯协台府穹崇冠于江东往貳执法亟苏瘵痼共驩在朝星驰入奏指佞触袞谗言洊构克知灼见维帝圣明绣衣持斧宪度肃清召还词林为国蕃蔡桑林之事引古进戒从容奉身归老丘园百辟祖饯锡赉便蕃碧涧红泉公所游衍鱼鸟相忘放怀高逸侃侃正色功在四朝赠谥之腆式劝臣僚可封之乡大盘之墓子孙来瞻春雨霜露树碑神道制命廷臣金石不朽永昭皇仁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六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勲贤）

朱学士（升）传 朱同

朱升字允升休宁人后徙居歙幼师乡贡进士陈栌剖擊问难多所发明栌深器之至正癸未闻资中黄楚望讲道湓浦偕赵汭子常往从游明年春归讲学郡城紫阳祠始作书旁注是年秋登乡进士第丁内艰后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学正庚寅始之官学之田岁入富于他学而官吏蠹食之弟子员日仅一饭教养无方师生解体升始至则举吴文正公澄鼠牛之喻会出入整斋厨去宿弊晨兴讲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学者云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秩满南归而蕲黄之兵至徽矣自是连岁胜负相寻而所居僻在穷山虽避兵奔窜往往闭户著述不辍越五年丁酉大兵下徽被旨召见于潜邸冬辞归明年梅花初月楼成宸翰书字赐焉嗣后连岁被征受命既就道不辞比至见上有所访问后亦不强留也吴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圣上肇登大寶改元洪武车驾幸汴得告归省丘墓冬末再行寻以年高得请致政而归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终年七十二自幼为学即以列圣传心为主践履致用为工上穷道体幽探元化谓圣人精义入神之功或寄于百家众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探沿流溯源谓濂洛既兴考亭继作而道学大明于世然后学者往往循途守辙不复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谓卒不可知岂前贤所深望于后人者哉加以词华浮靡之习荡其中科举利禄之心诱于外是以圣学明而实晦飘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于是考六书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义味笺注之旨以畅指趣之归而圣贤之心见于方册者始可得而见然后傍叅之以传注之文究极乎濂洛之说熟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尝曰先儒传注之意所以求经之明也而近世举业往往混诵经注既不能体味乎传注而反断裂其经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应知味乐学何所自乎于是始作诸旁注离而观之则逐字为训合而诵之则文义成章纲提目举一览可知其有训而未类疑而未安者必穷研极虑不合乎圣经不止也尝曰旁注之作也知其羸者以为小学训诂之入门悟其妙者知为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于圣经之蕴者以此此学道之大槩也于易则有以见夫河图洛书之异也而原则同先天后天之殊也而实则一序卦之说则本乎吴澄之卦统以总其纲表章乎萧汉中之说以极其趣他如四卦从中起之故方圆往来逆顺之妙著七卦八之实迹用九用六之微机卦象神奇卦变之定法贞悔元吉之大义三陈九卦之要旨诸如此类有得于前圣之心者旁注不足以尽其蕴则又列于前图以表之而千古不释之疑于是乎定于书则蔡沈受命作传惜其成于朱熹既没之后门人语録未萃之前是以犹有未备者乃参考诸说以折其衷成书传缉补其缺而正其伪又直约之曰书传补正以翼之而朱蔡之旨于是乎备他如礼经大祀未审春秋书法未明三圣执中之本旨孔门求仁之要义中庸知仁勇之统尊德性道问学之说孟氏存心养气之异用风人诗章之体音韵之说诸如此类皆涵泳玩索有得乎圣贤之旨者其异也非立异以要名其同也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録平生处己以俭待物以仁恩以济乡邻巽以处患难犯而不校寬而有容是以遐迩宗

师小大咸服然天性刚直不肯苟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责者亦未尝怨也自幼学至于捐馆六十年间虽出处不常未尝一日释卷编录考索日益月加动成卷帙所注书有易书诗周官仪礼礼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小学旁注读老子孙子亦为旁注他如小四书小学名数医家诸书之奥义葬书之说皆有纪录兹不尽载其在国朝有所拟议随即废毁无存制诰表笺前后文藁若干卷俱藏于家（吴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讲学士制朕闻洙泗集羣圣之大成新安为文公之阙里先后相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与前贤而同氏允为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硕望之英是宜备顾问于内庭叅密命于翰苑惟兹华要用宠师儒朱升趋锵礼法之场超卓传注之表羣经独得其趣诸子莫遁其情纲罗百家驰骋千古自其潜心积虑至于皓首苍颜用功勤矣朕开基以来岁每征聘戈戈束帛为矜式于国中青青子矜来英才于馆下议礼作乐郊庙所资修己及人国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讲彤闕鳳池兼掌于丝纶麟史仍叅于笔削天地交泰有资赞翊之功云汉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吴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选道童俊秀者充乐舞生至是始集上御戟门召学士朱升领乐舞生入见设雅乐阅试之上亲擊石磬命升辨识五音升以宫音为征音上曰何乃以宫作征邪起居注熊鼎对曰八音之中石最难和故书曰于予擊石柷石百兽率舞上曰石声固难和然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则八音和矣因命乐生登歌一曲上复叹曰古者作乐以和民声格神人而与天地同和其和近世儒者鲜知音律之学欲乐和顾不难邪升等对曰乐音不在外求实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则天地之气亦和天地之气和则乐亦无不和矣上深然之○十一月壬辰以翰林侍讲学士朱升年老免朝谒○洪武元年二月定宗庙时享之礼翰林侍讲学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按礼古者禴祠烝尝四时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庙祭于各庙者惟春焉然自汉而下庙皆同堂异室则又四时皆合祭矣今四庙时享亦宜仿近制合祭于第一庙庶适礼之中无烦渎也上命春特祭余三时合祭○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官修女戒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嫗之属不过备职事侍中栻若宠之太过以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历代宫闈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它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洪武元年三月戊戌翰林学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诏许之升字允升徽之休寧人师同郡陈栌博洽羣书隱居石门王师下徽州被召见数承顾问及上即位授今官至是以老致仕归石门后终于家所著有易诗书周官仪礼礼记四书孝经小学旁注注解及书传补正辑注传于世○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寅升吏部司封员外郎朱同为礼部试侍郎同翰林学士升之子也○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賜礼部侍郎朱同等袭衣）

詹承旨（同）传 王景

詹承旨同字同文徽之新安人少颖悟好学元奎章学士虞集见之曰才子也以其

弟盘之子妻之举茂才异等为郴州路儒学正遇乱因家黄州陈友谅以为翰林学士承旨兼御史岁甲辰王师下武昌同见上上厚待之还京授国子博士迁考功郎起居注翰林待制洪武元年转直学士二年迁侍读学士四年升吏部尚书六年七月为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七年五月命致仕勅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剑总率六师以拯民艰延揽羣英以图至治凡二纪于兹曩者亲征武昌下城之日尔同以文章之美从朕同游厥后任以国子博士起居注翰林学士皆举其职及长吏部辨人才之贤否审职任之轻重咸得其宜今年虽已迈犹输诚效谋究无少怠可谓贤也已朕不忍卿以衰耄之年服趋走之劳特命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尔惟钦哉（丙午年四月庚寅上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因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畧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闻闡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輒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吴元年四月壬子上谕起居注詹同等曰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汝等皆当明白直书不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洪武二年二月壬辰诏以直学士詹同为侍读学士○上与侍臣论待大臣之礼御史中丞刘基言于上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鄙辱之存待大臣之体也时侍读学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礼及贾谊疏以进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励廉耻而君臣之恩义两尽也上深然之○三月戊申上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之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文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洪武六年正月上谓儒臣詹同曰朕尝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朕观前代人君以此败亡者不少盖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声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小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迷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同对曰不迩声色昔成汤所以能垂裕后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诚万世子孙之法也○洪武六年四月丙辰以詹同为翰林学士承旨仍兼吏部尚书○九月壬寅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同等言自上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虽有纪载而未成书乞编日歷藏之金匱传于后世上从其请命同与侍讲学士宋濂为总裁官侍讲学士乐韶鳳为催纂官礼部员外郎呉伯宗儒士朱右赵坝徐一夔孙作徐尊生同纂修乡贡士黄昶国子生陈益暘等誊寫○洪武七年五月丙寅朔修大明日歷成自上起兵临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礼乐沿革刑政设施羣臣功过四夷朝贡之类莫不具载合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讲学士宋濂率诸儒上进命藏之金匱其副藏于秘书监濂等又言于上曰

愿藏之天府人欲见之有不可得臣请如唐太宗贞观政要分类更辑圣政为书以传于天下后世上从之于是分为四十类自敬天至制蛮夷厘为五卷总四万五千五百余言名曰皇明宝训自是以后凡有圣政史官日纪录之随类增入○戊午上谓翰林学士承旨詹同曰大祀既终献方行分献礼于礼未当卿等其议之于是同与学士宋濂议以上行初献礼奠玉帛将毕即分献官行初献礼亚献终献皆如之上从其议又谓古人祭用香烛皆所以导达阴阳以接神明初无上香之礼遂命凡祭祀罢上香○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赐金都御史詹徽等裘衣○洪武十七年正月以左金都御史詹徽为左都御史○洪武十九年七月上以左都御史詹徽在职公勤诏有司复其家○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以太子洗马詹纁为尚宝司丞纁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徽之子也○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以詹徽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大诰都察院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铎二人者异同下人所事亦异同徽刚断嫉恶不容奸伪所役之吏发蓬面垢容愁肌瘦不异羸囚盖不得肆其贪有若是其铎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载其人交不知变色绝不吐恶声德有余而才少不足屡被小人相累陷极刑者二三朕深知其德宥而弗罪以眷其德也今奸人小人不然徽刚则谤讪满朝铎重厚无疵其奸人小人反谓懦而无为一切行移计稟皆舞文弄法以愚之贿赂公行铎无奈何呜呼聪明决断者以为非渊泉其德海容其物以为愚人心之不古有此邪)

资德大夫南京刑部尚书杨公（宁）墓碑铭 彭时

天顺戊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刑部尚书歙县杨公卒于家又明年庚辰其弟宜之子挺会试来京请于予曰先伯父歷仕于朝几三十年功名事业着于中外惟是墓隧之碑宜有文以诏后世而缺焉敢以为请儆畀一言庶几其不朽也言既因授予状按状公讳宁字彦谧姓杨氏世为钱塘人高祖世隆元教授曾祖本仁祖源俱隱德弗耀父讳升有文学行谊卒官徽州府学教授因留家焉公生而颖异甫三岁祖父引至膝下口授以诗即应口成诵八岁能通大学语孟十一而能属文十八即以春秋魁永乐丁酉京闈乡试两赴会试中乙榜不就宣德庚戌林震榜第二甲进士第一人寻诏归进学壬子赴召明年授刑部主事讞狱明恕蔚有时名正统乙未麓川宣慰思任发反寇虐邻境朝廷命将征之简文臣有才识者随征公其首也师次麓川境贼遣人款军门约降主将欲许之众莫不喜公独进曰不可兵未加而敌降是必诈以诱我也许之惧有后悔弗听又曰必欲许之请严兵以备不虞又弗听固请不已众谓公迂檄令督运于金齿不旬月贼众奄至士卒多陷焉比还京将兵者率以失机被谴公独以劳被褒赏特升郎中岁辛酉大举伐麓川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王公骥知公料敌之审也仍以公行师入境王公指授诸将进取方畧以公督战乃渡江攻上江贼砦贼矢石如雨公奋不顾身督战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进攻杉木笼山贼栅险拒守公曰贼狃于前胜当多方以误之使不暇并力乃可图王公用其言令诸将各视形便以进诸道俱奋连破七砦斩陶孟鼐等余贼奔溃遂乘势捣贼巢围之贼以死守昼夜攻战不息因乘风举火烟焰涨天贼不知所为死

锋镝及堕崖溺水不知其数师还上亲宴劳于奉天门赐公白金楮币拜刑部右侍郎壬戌丁母袁夫人忧甲子奉命叅赞云南军务至则练兵伍督屯耕兴利去害不以私挠而于怀抚远人尤尽心焉先是有头目恭项者尝効力随征公于是请置陇川宣抚司以恭项为宣抚用旌其义民夷悦服有言腾冲险要宜城之以控制蛮夷者上命公往城或谓公其地险恶多瘴非时冒之辄死盍徐图之公曰我知奉命而已遑恤其它即往相地度工计财费勉励将士使効力越四旬有五日而毕工因建学舍选生徒训令务学以变夷风自为文刻石纪其事人敬服焉先是麓川贼首逸于緬至是公以城完民且効顺谋所以致贼计乃简銳师若将有所向者先遣使奉词责緬緬人惧哀求出贼自効卒诛大憝函其首以献自是朝廷无南顾之忧丙寅侍郎侯璉代公还朝丁卯暨戊辰春上以清明谒祭三陵俱命公留守未几闽浙广东草寇窃发师征未宁江右密迩三境惧有侵軼患朝廷命公巡抚公至按视郡县当贼冲者增修城垣立排栅以断要路团集乡兵训以武艺贼有侵軼者輒击斩之以故贼闻风畏避不敢犯公于是时益镇以简静暇则徧歷诸郡宣上德达下情崇獎学校询求民瘼而弛张之遠近畏慕景泰初还京奏对称旨有金织文绮羊酒之赐明日拜礼部尚书与毘陵胡公协心政务济寬以严人谓得体后二年以病足艰于步履调南京刑部示优礼也其在刑部凡五六年断狱一用寬恕民以不冤蒙贈曾祖祖父俱尚书曾祖妣妣俱夫人天顺改元致仕家居踰年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九讞闻朝廷遣官賜祭营葬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一都之金山下配曹氏封夫人无子子宜之次子埒如已出侧室吴子二人长堦以公平南功授徽州卫世袭副千户次城女一人俱幼公天资孝友年方十四适其父教授先生承诏预修永乐大典公随侍至京既而父遘疾且卒公于侍汤药备棺殮无不致谨扶柩归葬于钱塘不惮险遠及第进士归母夫人在堂朝夕侍養谨甚会其弟宜领乡荐而公亦被召乃谓弟曰母之所生惟我与尔今俱出而仕何恃以为养邪弟感其言养母以寿终乃仕公友爱其弟无间始终待乡党朋友一以信义事上以忠莅政以勤临民馭众严不刻寬不纵所至有惠于人而性识机警才器宏伟处事务存大体众中出言清辨有条听者忘倦故识与不识无不称道其为人而慕仰之其学博覽经史尤长于春秋自少即驰名场屋所作诸文有白云稿卧云稿藏于家公弟宜举进士拜监察御史今为广东按察副使其子埒景泰癸酉乡贡士科第蝉聯实公启之而埒又知为公不朽计可谓不负所教已铭曰

绵绵杨宗世德遠而再仕于外不大厥施委祉储祥而公杰出磊落其才沈厚其质乃隽贤科乃官郎署乃慎乃勤乃驰清誉滇南徼外蛮寇纵横再征以师而公在行协力赞谋妖氛斯灭终鎮以静遠人慕悦岌岌江右与寇为邻天子慮微命公抚巡公于为政春生秋杀民以不恐亦怀其德累兹辛勤正位六卿鸿声骏望洋溢二京归日几何而遽长逝寿虽弗延名鲜与俪金山之麓高坟峩峩铭以昭之百世不磨

大明故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谥襄毅程公（信）墓志铭 刘翊

成化己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休宁程公卒于正寝有司以讣闻诏赠太子少保谥襄毅遣官谕祭营葬朝绅咸曰公一代人豪而今已矣可惜虽然朝廷于其生加以穹秩于其休褒以玺书于其没优以恤典且有象贤之子昌大其业是公虽死犹不死可谓无遗憾矣既而其子敏政恻谓予曰先生交先君子三十余年仆又曾聆先生一日之教兹墓中志铭敢以为托乃志曰公讳信字彦实世居徽之休宁其先闻臣大儒载在简策可考高祖讳调元至正末用荐者起为承奉班都知不赴曾祖讳吉辅两世妣皆吴氏祖讳社寿国朝洪武中谪居河间考讳晟俱以公贵赠兵部尚书兼大理卿祖妣汪氏妣张氏俱赠夫人公以易经中正统辛酉顺天府乡试明年第进士授吏科给事中己巳英庙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报已而师溃土木敌遂南侵京师戒严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号令以振军威募勇敢以备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设武备以防内变养锐气以备战守皆见采纳焉敌人先自西山一带进薄都城都督孙镗御之失利乞领众入城公坚持不可躬督诸军自城上以火鎗礮石鼓噪为镗援敌引去景泰纪元命公充副使持节册封华阳王妃凡王府有馈遗悉却之归升左给事中辛未九月英庙还自迤北居南宫公复上中兴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贤纳谏谨灾节用详刑选将练兵尚俭隆师而敬天一事则当时天象屡变请景泰帝隆孝友之实以答天心之仁爱闻者壮之壬申升山东右叅政总理辽东边饷巡抚都御史奏仓官吏卒盗粮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视旧加二寸付公公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盗死不足恤今故为此斛置人于死地岂情也哉辽卒至今能道其事会以忧去转四川分巡所至问民疾苦松潘夷人作乱公偕侍郎罗绮进攻破其黑虎诸寨天顺丁丑英庙复辟公奉表入贺时方录景泰间上言之人遂留公为太仆卿辽东巡抚缺员升公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赐敕以行守将海宁伯董兴姻聯曹钦公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战车创义仓行赎罪法设月轮簿凡百号令一新建州卫有董山潜结朝鲜公使土官佟成授以成算往廉之得朝鲜授董山中枢院使制书以还公疏曰乘其未发急遣二使问之可伐其谋朝廷乃命一给事往朝鲜一锦衣译者往建州两国初不肯承出制书示之咸相顾愕然各贡马谢罪谍报孛来聚众欲入寇公自率师巡邊营于境外者凡三月得风湿之疾自此始都指挥夏霖事多不法与董兴相结纳佥事胡鼎按其罪四十公以状闻诏中官及锦衣郭指挥逮霖而籍之不意中途受赂乃奏虚实相半都御史寇深因并劾公轻听胡佥事言调南京太仆少卿刑部缺堂上官廷臣言非公不可召升右侍郎寻以忧还河间今上皇帝即位起复公于兵部又转左成化丁亥四川贵州山都掌蛮据大坝山箐之险叛服不常升公尚书提督军务与襄城伯李瑾统番汉兵讨之公至永宁自督大军入金鹅池又分四路兵期会于大坝将士依公方畧用神銃劲弩攻贼贼不能支连破二十余寨获铜鼓数十斩首五千级生擒二千余贼复走入深洞公命军士以土石窒其门以兵围之月余贼死洞中臭闻十余里又阴察九姓土獠之附于贼者还师扑之未一载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门邊事以定凯旋进兼大理卿有白金彩币袭衣之赐前此公营大坝凡两月淫雨不时瘴疠

荐兴旧恙复作至是四上疏请老俱不允辛卯春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上言兵事可更张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诏下所司执政者难之未几三邊有事悉如公所料南京缺叅赞机务大臣廷臣交章荐公为宜上允所请公至南京适彗出轩辕乃与六卿合议复上言兴利除害三十余事多见诸行他若汰贪纵循旧典可书者尚多在南京叅赞已四载复疏乞休上重违公志赐勅还乡有疾若去体其勿久安于家之语明年公还休宁里第又四年谢世距其生则永乐丁酉闰五月十六日得寿六十有三葬邑东南南山之原配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长即敏政成化丙戌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累升左春坊谕德学行为时所嘉次敏德太学生次敏行邑庠生早卒女一许聘忠义前卫指挥子凌云汉孙男三坝圻埧女三俱幼呜呼公仪观魁伟性资刚果六籍百子无不涉猎为诗文畧不经意而雄浑可传事亲孝少时尝力耕以养居忧庐墓侧有芝产之瑞教子弟严而有方待内外亲族恩义兼尽遇故人子矜恤振恤惟恐不及凡百玩物一不以挂目为諫官知无不言言必达大体而嫉恶太甚佐两藩及法司必以敬正辅长官不隱忍坐视以为贤掌两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绩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预钱穀词讼公曰守备机务所以谨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断不可预论者以为得体征川贵时诏以便宜之权付公公自发兵至凯旋不爵一人不杀一人同事者以为言公曰刑赏人主之大柄惧阍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窃弄之岂人臣之道也论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为后世法若今敏政辈巍科膺仕能昌大其业安知天之报公不在此邪晚号晴洲钓者有晴洲集若干藏于家铭曰

于惟襄毅晋臣之系宋儒之裔豪杰其才刚大其气于昭襄毅科第高登禄位驯致兵刑聿司留后是寄果哉襄毅众方芴芴我独易易不数言间能决大议伟哉襄毅车辙所至吾民获利威震蛮夷名扬当世无忧襄毅文事武备有人承继诞昌前烈引而弗替无憾襄毅善始令终皇恩特异归于南山垂休千祀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七

（明）程敏政 撰

○行实（风节）

宋谏议谢公（泌）墓记 周叔虎

叔虎来新安之初年尝游问政山于兴道观之左见有墓焉区落仅在而表识不存询知观事骆如石曰国初谢谏议也求其详而不可得问其子孙则曰久无人至观旧有遗田数十畝为黄冠香火费故岁时祭奠观中不敢缺嗟夫谏议官至四品不卑矣且死未甚久也湮泯无闻殆中经大兵毁荡又世次涣散以至于斯欤后二年偶得罗使君新安事实而读之则谏议行状班班籍中反复敬观其高风峻节乃如许因举本末于太守赵寺丞师端是可不可不以其状鑱之坚珉植之墓左以发其幽光于几坠哉歛宰孙评事泾

傍赞之曰请任其事于是据依事实而勒諫议行状于兴道观焉呜呼昔东坡叙王元之画像赞之曰想其余风遗烈愿为执鞭而不可得諫议当时议论从容有礼差似元之不然则我太宗盛德而諫议以直被称獎庶几汲长孺流辈此又似东坡拟王元之事也有人于此而泽及五世彼苍诚不可诘若夫尚贤崇德无间今昔则情之所鍾正在我辈书而勒之亦扬善之意也嘉定乙亥秋七月望日泗人周叔虎谨书

谢諫议传 罗愿

谢諫议泌字宗源歙县人自言晋太傅安二十七世孙少好学有志操贾黄中一见竒之谓人曰此子才器不羣异日当显名于时登进士第知龙州清川绵州彰明县三迁殿中丞代还献所著文二十篇古今类要三十卷召试中书以本官直史馆赐绯时言事者众诏合门非涉侥望乃许受泌抗疏陈其不可又乞依唐分经史子集为四库人掌其一太宗嘉之遂以泌兼知集库淳化中王禹偁请羣官谒宰相须朝罢于政事堂枢密使于都堂皆同时接见以防请托泌以为若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夫以万机属任辅臣非接见宾客何以究知外事若止都堂候见而咨之曾无解衣之暇古人云疑则勿用用则勿疑设若杜公堂谒见之礼岂无私室塞相府请托之渐岂无他径上览疏嘉叹从之仍以疏送史馆会修正殿泌以为不当施采绘亟命代以丹堊且獎其忠荐拜左司諫赐金紫并赐钱三十万尝对便殿上称其狂直敢言泌奏曰陛下从諫如流故臣得以自竭昔唐末有孟昌图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诗人郑谷为诗闵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乱上动容久之为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上元观灯特预召自是为例未几为三司盐铁副使时外舅魏羽为使以亲嫌换度支副使真宗即位改主客郎中知虢州在郡上疏以为致太平无出姚崇所献明皇十事臣记雍熙末年赵普尝以此献先帝深以为然俄命普入相寻普病北兵扰邊未及施行今北兵已息继迁请命正是行此十事致太平之日至于省不急之务削烦苛之政不用小人与奔竞之流以官爵开直言之路此皆致太平之术陛下十行其八九矣又继迁小有不恭不足深责平城之事至弱也汉祖行之以安天下近代石晋用景延广之言以絶和致天下横流岂得为强闻其所贪嗜者禽色利欲汉祖明皇所用之计正可以弭其心又自古辅佐圣明建万世之业立不拔之策者未有不由宿旧大臣未闻市井之徒尘走之吏能为之也愿陛下察此则纖人不敢萌心大贤得以毕力矣疏奏上颇嘉叹后知福州代还民刻石于所经之桥名曰去思泌名知人少许可平生荐士曾不过数人后皆至卿相每欲发荐牒必设几案置章其上望阙再拜曰老臣又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旦即其所荐也知襄州日邓城令张逸有善政县去州十余里泌暇日小车从数吏渡汉水至邓城界以观风謡或载酒邀逸野饮吟啸终日而去荐逸官至枢密直学士为时名臣西祀还授泌右諫议大夫判吏部铨盥沐巾褐端坐而终身不欹侧时年六十三归葬乡里録其子衍为太常寺奉礼郎衍为将作监主簿

汪推官（汲）传（子奕襄） 罗愿

汪宣德汲字子迁绩溪人年二十登嘉佑中进士第尝为慈溪令德门乡河塞数十

年为疏导溉废田数千顷民歌且祠之以太平州推官鞠赞善大夫陈知规狱方暑繫者百余多病疾汲解释浣浴饮食之讯得其情知规复官繫者出为佛斋以报性洁廉与物无忤而政称强明卒于元丰中子奕字公伟时方复词赋取士奕尚少试太学即为其第三人与弟襄相继登第友爱尤笃为东流令有书生以妄言繫狱宪使欲寘之极典奕以为狂疾奏上果贷死使者以书谢曰微君吾几陷失入襄字公弼少从兄游上庠商河常璩号知名见之惊喜与定交仕为南陵主簿太守翟汝文引为兵曹荐其文史足用词有古风书遗朝士言不喜为宣城守而喜识汪主簿始襄在太学有诏择内舍生为使臣学教谕以教诸小内侍大司成汪灏以襄名闻时梁师成为提领方贵宠见襄颇礼惮会襄以内舍三试不中当退舍师成从容言于上有旨特免襄自陈愿得退舍不可以襄故乱学校法上使小内侍从襄学者押赴内舍竟不就及登第后师成欲荐以为馆职襄自言处学校久方欲试吏州县不愿在册府师成觉其有嫌遽意寢怒语人曰彼耆儒也讵敢浼之至是秩将满有内侍为走马承受过县劾不时賑济令佐皆停官被鞫或言师成有力焉后改宣教郎押白金诣契丹用其国权衡亏其半契丹怒同行皆股栗襄徐辨竟得直尝作吊陶朱西子赋兴寄高遠而奕子安世襄子安行皆登第安世资端厚教后进有法宦不遂卒安行笃行义能官为金华宰

王修撰（愈）传 洪焱祖

王修撰愈字原道初名惊婺源人少敏悟年十四试于国学以腐草化为萤赋擅场冠多士后登第仕所至着善政令建昌岁饥民聚为盗立法賑济所活数万人诸司取会以功列荐于朝徽宗命中书籍姓名政和二年任满造朝赐对垂拱殿称旨御笔改赐今名命知信州赐银绯奏乞回授父汝平有旨王愈父子并赐银绯后不许援例宣和二年十月睦寇傲扰东南陷杭睦歙处婺衢等州即乘胜犯信愈奏用铅山宰王舜举监铸钱高至临同治兵事贼攻城不得志稍退屯柳家都至临率銳士衔枚火其营贼狼狽走愈纵兵鏖擊大败之缚其伪统兵贼遁去上降诏嘉獎除秘阁修撰赐金紫愈奏疏极言宪臣张苑闽帅韩玘等纵贼之罪时王黼当国旧与愈有隙掩其功改知严州上寻悟使还信州愈至筑二室于城隅扁以示喜后乐摘诏中语也内翰龙溪汪公藻为之记四年王黼犹媚前功乃讽御史擊愈张苑辅以罗织坐是窜逐高宗中兴吕公頤浩首以愈为荐尽还旧秩绍兴二年起知无为军半载以老上印绶归六年卒有文集若干卷（焱祖按大监王公炎序文谓信州之功当罗端良修新安志时公之子孙不以告端良遂畧而不书求之国史徽宗帝纪于公破贼一事不书方腊传中首败于信一节亦不书盖王黼用事于内固媚公之功童贯总兵于外又欲自专其功史臣固无得而书也新乡贡进士王仪曰事固有晦昧于当时而暴白于后世者天理不可诬也宣和迄今百八十载郡志一再修而信州之功终不可泯后之覽者知天定之可恃慨忠义之难磨亦名教一助云○靖康元年九月一日徽州免举进士臣汪存谨昧死百拜上书皇帝陛下臣闻良弓可以得高鸟良狗可以得狡兔此虽古人常谈深有比况乃者北师深入四方汹汹尚赖皇

武折冲樽俎致其请和然要我金币欲我土地欲割河北之三镇春秋城下之盟其屈辱亦不过如此然则选将帅缮甲兵正时务之所急者士有志谋而无忠义则不足以与守有忠义而无智谋则不足以与应变惟两者兼备然后为全能切见朝散大夫充秘阁修撰前知信州臣王愈于宣和二年睦贼肆凶屠焚郡邑首自浙东一抢而杭衢无全城次窥江左而徽为炎烬信居江浙之交顾视四隅皆有寇盗愈于是时躬先僚属丁宁训谕痛切效死又令邑之豪右倾倒廩廡募民之勇悍者使之披坚执锐以自保卫堑山为阻依水为池贼之屡至触藩自退是以千里耄倪咸赖生全朝廷念其功多进加爵秩方慰輿望乃以属吏许其微颡斥逐遐裔昨蒙恩贷复归田里岸巾杖屨怡然自适曾不以得失毫髮系于胷中此其所养有大过人者矣况其忠义智谋彰彰着人耳目所不可掩者如前所谓乎侧闻枢密元帅以上将军印亲整六师城彼朔方意曰复我河内故壤归我皇弟肃王天神地祇祖功宗德宋兴二百余年威灵昭格堂堂大阵兵出逾时即日凯旋燕喜受祉在此一举天山三箭未足道也而汾晋左右正当兵冲邊防最为国家大计不可不深思熟虑敢问今日之事如何安集使无侵犯如何备御使足财用如何训练使士卒足以应仓卒之变如何缮治使器械足以剧犀利之美又能备知山川之险要风云之妖祥其威武弹压能服士卒之心坚壁清野可不战而屈人之兵臣意愈忠义智谋足以及此陛下试举而用之置之邊庭畧其所短委之不疑不惟汾朔一方陛下可以安枕无忧将见天下之士各奋其勇为陛下爪牙如周宣王中兴可以复形容六月北伐之篇于靖康初纪然后知草雠儒生言有可采者祁奚论荐举其虑有三曰茅曰亲曰偏臣于愈虽无是三者念臣与之同里闻知其人为尤详当陛下求言之始故敢为陛下言之如以言官论列其过有不可恕使魏尚无辜不能见雪于冯唐陛下仁爱周物可不以文帝为念哉干冒天听诚惶诚恐百拜谨言○朱大同续志王舜举字伯俞祁门人登绍圣进士第仕至信州通判时青溪洞方腊反侵州公伏兵大破之追至衢州寇平入覲授朝请大夫直秘阁赐银五百两绢五百匹以旌其功寻除江东提刑卒赠太中大夫○按汪龙溪信州二堂碑云舜举与愈并有御盗城守之功故附见焉)

黄侍御（葆光）传 洪迈

黄侍御葆光字符晖黟县人少孤刻意于学年十六居太学有声四试礼部不第县欲以应八行科辞不就从使高丽补将仕郎以铨试优等赐进士出身调齐州司理阅狱囚枝蔓者一夕遣数百人通判以为疑视牒无不当者上其事进秩修职郎政和三年召除太学博士又以荐者赐对改秩除校书郎后为左司谏以言事忤蔡京徙符寶郎七年除侍御史言常平法坏及乞推陝西监司赴所部燕之禁頒之诸路郊祭百官饗飮用羊数万屠割烹煎腥膻淋漓请并支食钱以称严恭之意北方归明人李良嗣撰北夷録平夷书大臣主之擢秘书丞葆光论良嗣犯罪亡命蕲于免死既妄撰平夷符书以干进万一语泄致生嫌隙又良嗣私问骨肉消息不絶此其心亦未易量自祖宗至今纳疆土携族帐来归者不过崇以虚名厚以廩禄置散地羈縻之未闻养之华省因列五害以防微

为戒条三省枢密院吏非元丰旧制者其大弊有十革之省费月数万因请更中外引例破条及无条制直陈乞者令各守成宪又言君尊臣卑刚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顺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抗引洪范威福刚柔之说以为威福之柄在我和而顺者克之以柔强而弗助者克之以刚用刚克则沈潜之于内所以制奸慝用柔克则发见之于外所以昭忠信先王所以操利势驭人羣而莫敢撓者以此徽宗令左丞读其奏于殿中以示大臣知兖州方邵輒至国门求赴堂稟议葆光奏请重审之上悦面谕曰未尝有人敢言此者又论崇宁后增置兼局之费有百令蔡京裁定京乃阳请一切废罢士论藉藉上疑不可行葆光言如礼制局详议官七员检讨官十有六员制造局文武官三十余员岂无可裁定称上意者他日因雨泽愆期奏对言君臣同心相济然后可以寅亮燮理今师臣蔡京开僭拟之路负委任之意启跋扈之心太宰郑居中少宰余深皆依违畏避此所谓天气下而地气不应者章入不报京阴中以事移卿寺未拜谪昭州安置宣和二年令自便寻以职方员外郎召未至复主管江州太平观其谢上表云言之未尽悔也何追四年知处州州经寇攘前此民赁官地居者至是豪右增直强请葆光至悉按治如旧输赋阅囚每事经意为建学请监书阅二岁除直秘阁再任疾将革闻蔡京罢喜动颜色没之夕家未有绘象索之民间得百余本葆光尚气节喜推挽后进开口论事无所隐讳博涉经史又尚理趣素恶积财俸余以媪亲旧为嫁女奉丧家无所余郡人敛贖五十万子由中却而不受相与述其勤事感疾之状诉于朝得官一子

青溪汪先生（革）传 周彦约

先生名革字信民临川人（先生本越国公之后自歙迁临川）性孝友家贫好学三举于乡绍圣四年试礼部第一甲科常以为科举坏平生志气分教长沙帅张公芸叟待以异礼从而受学丁外艰同寮醮金为贖辞不受令家人毋持官下一物行见其妻所置锡水壶愀然曰以是污我投之江中及为宿州教授荥阳吕公希哲见之以比黄宪茅容与其孙本中琢磨尤莫逆傍溪筑室取少陵移居诗扁青溪堂蔡氏当国欲知名士附已以周王宫教召不就曰吾异时不欲附名奸臣传复为楚州教官卒年四十生平深厚不伐无辞色可见稠众中似不能言媪亲友之急解衣推食无难色尝谓人能咬菜根何事不可为其学欲明善恶别是非张右史耒陈司諫瓘游汉阳皆爱敬之及卒荥阳公哭之恸且铭其墓诗在江西派有青溪类藁论语直解行于世淳熙丙申太守赵公为绘像于溪堂合祠于学弟萃字叔野笃学有守喜为歌诗东莱诸吕氏豫章诸洪氏竞称之与二谢尤亲厚取昌黎语名斋曰归愚登建炎二年丙科歷洪州司理帅李公回赵公林皆礼以上客转分宜丞御史李寀宣谕江西至袁一见曰闻君贤德久矣举清白第一卒年七十三有归愚集侄孙大经字淳夫博学多闻尝哀溪堂师友尺牋及着临川耆旧传人多称之

宋左朝请大夫司农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观汪公（叔詹）行状 汪若海

公讳叔詹字致道新安歙之平辽乡新平里人曾祖承吉祖瀚皆以隱德终考世基

故任通直郎致仕赐绯鱼袋累赠至右中大夫妣太令人鲍氏公少龄警悟博见强志属文无险易操笔立书未尝起草以故弱冠擅庠序声崇宁四年会试鄱阳以第二人与计偕次年春登第授将仕郎虔州会昌县尉未上改宣州州学教授秩满转从事郎移郢州州学教授秩满转宣教郎朝廷行三舍法专用经术取士禁绝苏黄之学公大好之窃玩其书故为文雄迈不羣政和六年至京师求试词学兼茂科考官第其文入优等宰相见之谓有苏黄气惧变一时文体斥不预名拜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成资罢宣和五年春有荐公文行者除太常博士是年冬始至京师供职转奉议郎契丹大将军郭药师来降有宠命为燕云招讨使公奏疏言夷狄之人狼子野心自昔臣畜而亲昵之鲜有不为患者独不鉴梁侯景唐仆固怀恩之乱乎景以反虜归梁意在逃死一旦猖獗遂陷台城怀恩由蕃伍降唐爵极王侯自怀危疑卒至反叛今药师契丹之叛人而我衅仇也宠之于内则荆轲之事可为寒心用之于外则侯景怀恩之乱覆辙在前臣伏愿陛下以浑邪为奴婢赐从军死者家如汉汲黯之言则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弗听公以直忤宰相王黼黼风言官以他事弹公斥归吏部左迁无为军庐江县丞自供职至是甫十六日而罢有识者冤之公于是挈老穉归隐新平中以读书为事家无儋石之储晏如也久之当涂芜湖阙令外台闻公名召摄令公辞请益坚勉强就职为政宽静不鞭一人邑以大治居无何发运使卢宗原建议涸丹阳湖可得田数百万顷朝廷从之役数郡民凡十余万人宗原因近幸进由中得请众咎其诞无敢显言者公独奋然以为非弗肯发民会役宗原大怒劾公非沮诏书大不恭遣部从事霍蠡督县役夫蠡至公弗遣介迓亦弗与相见蠡大怒直造令治不得已宾之谢蠡曰老病不能谒君君勿过也蠡拂然曰公为太常博士矣何肯先谒我公拂衣起取印寘厅事呼佐吏谨视印上官如此令不可为也兼程走京师上书阙下言李白丹阳湖诗云湖与元气连风波浩难止陛下观此诗则知湖之广袤为如何詎可以人力涸也今宗原欺陛下役久弗就死者必众富人家产破什八九百姓无辜诚为可怜宜亟罢以掇十万众书奏徽宗皇帝大寤御批即日寝役擢公提举潼川府路常平等事实宣和七年春二月也公至潼川半载为权右所疾复以章免先是东川民趋利售盐井岁久卤竭课浸亏破家产偿官犹不能足监繫终莫得脱公一切奏蠲其逋削去故籍民免监繫者数百家至今为利潼川府户曹牟邦彦广安军新明县丞杨昺渠州邻山县尉陈陆皆奸黠玩法积取受百金以上他使者莫能按公悉劾罢贪吏敛迹公免去今太尉刘公锜任廉访使者奏言公治状显著一路悦服宜蒙褒宠不当反赐罢黜不报渊圣皇帝即位覃恩转承议郎至京师与枢密李纲书论时事纲称于朝曰真天下奇才也辟编修官供职数月有旨李纲所辟官并罢罢十有三日金人围京师公羁旅围城中食屡绝未始介怀深以宗社为忧伪楚立公之友或染伪命公力诫之弗从遂与之绝敌退迎上南京屡表劝进大元帅府命公权太常博士又命充彻币官上即位仪礼皆公草定公劝汪伯彦荐李纲邓肃潘良贵可大用上召纲为相肃为右正言良贵为左司谏纲始至公谒之纲有轻汪伯彦黄潜善语公曰汪黄人望虽轻与主上同起草昧未

可间也相公宜委曲图济艰难不可与之为矛盾纲弗纳不幸公之友乡受伪命者复以巧媚得权要交恶公于纲伯彦以故公浸不偶会朝廷议驻蹕维扬公谒宰执极言其不可状皆弗以为然公因说皇叔士■〈彳 裹〉劝上驻蹕金陵公为草奏上览奏大寤顾谓士■〈彳 裹〉曰孰为此奏士■〈彳 裹〉以实对上宣谕曰只令汪叔詹草诏进来诏草中有姑留金陵待二三年复还京都之语上涂去二三年字易云来春诏揭衢路交相贺宰执力劝上驻蹕维扬趣省吏收还诏书公度其必败事遂拂衣归隐除知太平州又除检讨官皆不就职用覃恩转朝奉郎赐绯鱼袋初渊圣即位公该锡服乞回授乃考朝廷虽着令不许特从之至是始自受绯鱼之赐主管舒州灵僊观转朝散郎继丁乃考忧服阕主管台州崇道观转左朝请郎起家知池州公自拂衣归隐蹭蹬十载年几六十始领一郡今大丞相陈公康伯提举江东茶盐与公同时在池阳公常言陈公风度凝远必致大用其知人如此终更转左朝奉大夫除知鄂州数月移知永州除权发遣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兼提举本路营田公事兼京西路转运提刑提举茶盐常平等事置司武昌除直秘阁再知鄂州转朝散大夫成资罢除江西提点刑狱公事改湖南提点刑狱公事转左朝请大夫朝廷免天下行户需应令出免行钱别州郡为六等出钱各有差湖南所隶八郡长沙月三百万衡永邵月六十万金华月四十万郴阳武冈桂阳月二十万所均太重居民多逃徙郴阳武冈最甚公乃先蠲三郡什之八始闻于朝乞并与诸郡复蠲三分之一如请人頼以安业湖南邊二广俗好聚药毒人死者颇众公移文禁止捕以厚赏未几大改其俗南蛮数为寇郡县弗能禁公遣人谕之有降者厚赐使还于是相率而至者前后聯属公皆还之邊境遂安有县令李氏子不肖党奸人奸人从其所贷钱弗得遂诬李氏子有异志常目其婴孩为唐太宗诣阙诉之朝廷命为制狱鞫其事所连引甚众公卒明李氏子出之活数十人摄长沙帅数月拜司农少卿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路财赋湖北京西路军马文字公在武昌总领所凡八年貔貅宿饱军余见粮前后更数人独号称职赐金紫秦桧当轴私其妻侄王子涓以为总属子涓恃势贪猾不逊至盗军储淫官婢公劾奏其罪桧大怒除子涓版曹属以吕愿中代公愿中小人尤为奸险诬公以罪頼桧死得免家居主管台州崇道观桧死之明年召赴行在所时有新贵者与公素不平遂中伤焉复主管台州崇道观绍兴三十年四月守本官致仕是月十六日终于家凡四典郡五持使节阶至左朝请大夫职至司农少卿寿至八十一公人物轩昂志节慷慨博通经史尤长于诗与人交胷中无毫发隱故士大夫以此称之见邪佞疾之如仇面折不能容忍用是亦数见排摈异稟赋善摄生年八十起居饮食如四五十许人处事益精明笔力不少衰至对客论天下事亶亶不倦皆有条理可纪初赴武昌太守陞辞敷奏明辨举止详缓上再三褒异平生仕宦所至称治固无负所学独惜其不至大用尔娶郑氏封恭人有壺则能甘贫苦佐公起家再守武昌之次年即世五男子若水右从事郎福建路安抚司准备差遣先公卒若海右朝请大夫直秘阁知江州军州主管学事若川右文林郎江南东路安抚司准备差遣若愚右通直郎知隆兴府丰城县若金将仕郎先公卒一女子

嫁右朝请大夫知德安府事张璠孙男十八人取善将仕郎闻善先公卒择善右迪功郎江陵府公安县主簿主管学事好善将仕郎余未仕孙女六人重孙男五人女八人诸孤奉公柩葬于古城山之麓谨述其官爵事业愿假辞于立言君子而传之来世焉绍兴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谨状

江石室（致一）传 李以申

江石室致一字得之休宁石佛人少与兄致虚游安定胡公之门致虚以优校释褐授太学录号松菊先生致一宣和乙卯乡举首选继入太学靖康中伏阙上书者六乞斩京贯等六奸臣复李纲相位皆如其请名震中外寻中兵科优等授承信郎高宗即位赦书下江东访求致一有旨特换文资与正录力辞不拜乃归营别墅学者号石室先生有集五十卷三子袞袞袞袞从学东莱吕公号南斋着临淄家传褒子宋符乡贡两魁授本府儒学正宋符子应求魁漕试授登仕郎号畏斋（万松书隐记古者名堂之义或以着其地或以表其志或以昭其训一名而三物具徽之休宁江氏万松书隐有焉徽古侯国万松徽望山江氏又万松鍾秀彦铭江氏良子孙歷千数百年犹能不志万松之名昔用以为庄今因以为隐夫岂徒为大夫君子登临观览燕游暇逸之乐而已哉江氏居万松之下者曰石室君游安定胡先生门居太学当宣和靖康中伏皇帝阙上书者六乞斩京贯等六奸臣复李纲相位皆如其请名震中外曰主敬者东莱吕成公门人以文章显于时至畏斋推斋二公尤克世其家学有畏斋文集藏于家曰梅友曰仲文则又有隐德而不轻自耀者也今彦铭之书隐有托于万松夫岂偶然之故哉一举首而忽忽乎瞻其封莹一举足而扬扬乎履其家庙出而见其宗■〈尚卩〉里族俯而亲其泉石鱼鸟则彦铭以万松名其书隐者所以着旧邦表追遠昭后训所谓一名而三物具者善乎江氏贻谋之道乎近世故家右族南北播迁为人子若孙率泮涣不収而人纪落矣孰有能如江氏者哉彦铭学古通今与予同以学官试吏部故为记之彦铭之学盖出于其乡先生东山赵公云洪武六年龙集癸丑秋七月望日萍轩居士山阴胡隆成记）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八

（明）程敏政 撰

○行实（风节）

胡待制（舜陟）传 罗愿

胡待制舜陟字汝明绩溪人自幼端重登大观三年上舍第调山阴簿歷会州秀州教授改宣教郎为睦亲宅宗子博士繇御史台检法官迁监察御史丁母忧免丧迁故职当靖康初金师骤至中外多事舜陟建议依祖宗法许六察官言事于是极言军国利病无所隐为上所信尝面谕曰有事尽言不得观望自此五日一对率漏下五刻尝奏言今日威令未振是非糾紛四郊多垒骄将跋扈大臣无同寅协恭之谊小吏有徇私背公之

风罪大者傅经典恶同者其罚异劳未见而赏骤至过已着而任愈隆及言横恩有可夺苟贱有宜去及治道先后缓急之序因劝上以干刚独断上竦然曰斯言深救朕失非卿忠直安得闻进殿中侍御史俄监秋试进士或谓宰相吴敏方时多事正藉台评何故令胡殿中入试院敏曰且教汝明闭口一月拜侍御史面赐绯鱼又赐文犀带王云使北还欲假名号车服恭进以求和舜陟言敌国方强何畏而欲解一堕其计不可悔寻议遣康王出使舜陟又言肃王出质不反当以为戒未几兵压境上独召舜陟问曰卿尝以和议为不可信今果然矣将奈何舜陟对曰今日二策在于守河大臣之议惟欲守城则为失计退陈备御之术且言若宰执得人则国家可保障下三省宰执怒拟下迁光禄上不许金师薄青城而军舜陟言闻康王在河北人服其忠义乞多遣蜡书以为元帅募武勇来援乃遣秦仔等八人以大元帅命王众议进金帛求和舜陟奉诏督索以言抗之被鞭濒死伪楚立病中贻以书劝速归政元佑皇后又请后留勤王兵邀还二圣其词甚切仍乞降诏迎立康王于是太上即位于南京以疮痍去秘阁修撰知庐州方淮西盗贼充斥舜陟奏复帅府于庐州增筑东西水门糾合乡民为巡社首招巨寇刘文舜高胜命以官以其徒为部曲自是诸郡有警即檄之无不办张遇自濠州奄至梁县舜陟使毁竹里桥伏兵河西遇半济伏弩发骇走孙琦来围城索粮不答而时出兵擊其钞掠者琦尝环城而观怪寂无人声及闻喏如雷且垂灯照堑四壁如一惊叹而遁丁进攻光州刘正彦讨之至庐而进已去舜陟止之于外正彦欲取庐卒以自益又不与正彦不胜忿闻于朝舜陟亦劾其有异意明年正彦果作乱其党范琼焚掠寿春遣五骑来责饷舜陟叱斩其四留一还报且戒诸郡无给食阴发卒尾之琼卷甲南去率诛死是时淮西八州唯庐按堵邦人立祠生事之积功再迁官加集英殿修撰居三岁上疏言愿以所部将兵民兵合刘文舜兵无虑二万及于本道招恶少年亦二万人将之以北当敌必争之地望许臣躬上方畧诏曰胡舜陟议论慷慨请兵督战以徇国家之急除徽猷阁待制淮西制置使趣入覲舜陟见上抗言方今搢绅皆谓国势未易振故兵备弛而土宇侵自古未闻有専务退避而能立国者惟陛下坚意不屈效汉高之必战以吉士心上嘉叹之会杜充以宰相宣抚淮南而制置司罢徙舜陟提领水军沿江措置使俄知建康府兼措置水军使充犹未去以杀人为威至遣将擅入公帑取经制钱舜陟争之不得自劾改两浙宣抚司叅谋官周望以宣抚使守平江不修备舜陟议不见纳乃自为奏乞分兵前途控御言者以争进为罪降右文殿修撰舜陟复说望移军扼吴江兵过则以舟数千傍擊之可以取胜不用及兵过江舜陟私遣裨将陈思恭以小舟数百自太湖出抄之会有焚舟内应者所获不赀俄提举江州太平观擢知临安府奏罢和买绢十万铁三万牛驴鹿皮二千新城豪徐权出力捕杀羣盗盗有得逸者妄诉其杀平民几偿死舜陟一问得情诛盗而释豪阖府称快未几丁父忧绍兴初诏夺服乘驿赴行在以故职宣谕京淮湖北与时相议不合谢归二年起复知江州兼沿江安抚使时新经李成之祸止存空垒舜陟修城训兵他日刘忠至城下闻有备去已而还待制职为庐寿等州安抚使先是舜陟去后州遭残破守

者武人责官逋在民者数万甚急又托缮卒令市贩输金至则蠲罢之招集流散官为筑室贷种简集乡兵威声甚震伪齐豪帅王彦充遣其弟谷求欵附舜陟将与之约并力取刘豫会议和乃止后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畧听讼率尽辰漏庭中肃然海寇周聪及东寇陈旺相继奔轶聪犯高化等三州旺轶入雷境舜陟以为难与入海争利命将严守津岸使不得登聪无水可饮而食且尽转泊南恩乞降于东路旺寻亦就缚自国家南狩增市战马于横山诸蕃而马政未立舜陟为定规画置官立务谨火印减役呼所买比常岁赢四倍南丹州獠莫公晟命知南丹桀黠不受敕结獠人入暴省地舜陟揭榜诸洞募能擒斩者以其官爵贖产畀之又益以钱盐万计獠人动心公晟屏迹时以为胡公一榜贤于兵数万寻奉祠归后二年又起知静江府宜章巨寇骆科自称镇东王为湖广之害者十五岁诏舜陟节制三路兵讨之即日趋贺州搗李松科挺身降引兵捍其栅所向披靡舜陟从江华出桂阳时他军已散独与本道二千人俱而贼处处屯结舜陟拔郭振于囚隶使为先锋深蹶临武洞中五战皆捷降馘万计振自是进用至秉节钺世以为知人舜陟卒年六十一州人为罢市醵金致祭饰西山故生祠岁时享之始舜陟既贵父尚在尝以当赐五品服回授焉弟舜申舜举既仕乃与约悉以租产畀弟之在家者曰舜俞雅好读书多所论著晚号三山老人有奏议文集论语义孔子编年咏古诗师律阵图藏于家舜申后歷官舒州通判舜举登进士第知建昌军南剑州干道中舜陟季子仰为太府丞轮对以舜陟所论江淮事进呈上语仰曰岂非钦宗朝作台諫者乎朕观实录惟卿父奏疏甚多仰今以直秘阁提举湖南常平云（方虚谷渔隐丛话考茗溪渔隐丛话前十六卷后四十卷吾州绩溪胡仔元任所著也仔父舜陟号三山老人仕至待制广西帅死于静江府狱中实秦桧杀之也罗鄂州新安志畧不书回尝见其族孙示予家传六大帙靖康围城中奏议战守事甚多故诋郭京尤力后两帅庐州文臣之善用兵者也桧之杀之殆以此元任寓居霑上谓阮阅闲休诗总成于宣和癸卯遗落元佑诸公乃增纂集自国风汉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数特出其名余入杂记以年代为后先回幼好之学诗实自此始元任以闲休分门为未然有汤岩起者闲休乡人着诗海遗珠又以元任为不然回闻之吾州罗任臣毅卿所病者元任纪其自作之诗不甚佳耳以其歷代诗人世次为先后于诸家诗话有去有取间或断以己意视皇朝类苑中槩取而并书者岂不为优近回著名僧诗话实用元任条例元任歷官事迹当俟续书○宋史本传及家传云舜陟为广西经畧以知邕州俞僑有赃为运副吕源所按事连舜陟提举太平观先是舜陟与源有隙舜陟因讨柳贼劾源沮军事源以书抵秦桧讼舜陟受金盗马非讞朝政桧素恶舜陟入其讞奏遣大理寺官袁柟燕仰之往推劾居两旬辞不服死狱中舜陟有惠爱邦人闻其死为之哭妻汪氏诉于朝■〈言吕〉通判德庆府洪元英究实元英言舜陟受金盗马事涉暧昧其得人心虽古循吏无以过帝谓桧曰舜陟从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惩遂送柟仰之吏部后舜陟赠少师子仔以荫授迪功郎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六转奉议郎知常州晋陵县○按罗鄂州新安志于王黼之害王愈秦桧之杀舜陟皆畧而

不书非杏庭虚谷两公一白之则其迹泯矣然则是书精博虽未易及至其义类取舍之间疑大有可议者焉姑记二事以谗观者)

宋龙图阁学士左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广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四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赠左通奉大夫程公(瑀)墓志铭 胡铨

淳熙三年秋宣教郎充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程宏靖以其先君子龙图阁学士广平郡侯行述抵铨乞铭铨宣和乙巳冬在上庠适金师围京城诏求愿使太原者人莫敢往公奋然请行铨闻其风而壮之愿为执鞭而不可得今获书公之盛德懿范其荣多矣而又奚辞公讳瑀字伯寓系出高阳黎为祝融至周有伯符启封于程后以为氏暨伯休父为宣王大司马晋泰兴时元谭持节行新安太守代还百姓遮道请留下诏褒谕卒元帝赐其子孙田宅于新安之歙县遂居黄墩侯景之乱灵洗纠合乡里保黟歙有功仕陈官至司空太建中论佐命功诏配食武帝庙庭其后散徙居浮梁程山者于公为十世祖曾祖仲卿资孝友兄弟五人共爨而居王父御倜傥有大节乐施予用是家益窳而居之甚安乡里称为长者公考抖通诸经尤深于易举进士不售则高蹈丘园晚以公故封承议郎累赠宣奉大夫公妣金氏累赠淑人先是王父以季女妻同邑臧氏久而未字王父念之及公之生乃命淑人举以嗣其姑故公初为臧氏其在韶穉志气不羣少长绩文诸老先生敛手敬服遂繇上舍擢天下第一释褐授承事郎太学博士时政和六年也宣和元年转宣教郎二年授提举京兆府等路学事借五品服陞辞徽宗遽曰卿不须行除秘书省校书郎寻转奉议郎丁臧氏父母忧服除兵部员外郎转承议郎七年高丽使回充伴送使徽宗面谕朕厚遇远人所至供亿不如法当奏劾公次南京副使刘士元欲奏府中灭裂公曰未见有灭裂处若骤按之恐州县望风增大事体仓卒间公私不胜其弊先是人使往来淮浙类起丁夫挽船县千人岁或水溢多溺死者有诏禁止而提举人船王珣不悦画别敕许遇风不顺或水涩趁潮起夫率挽中书舍人孙公傅封还徽宗大怒以散官安置给事中许公输驳奏责傅大重复落职宫观及公渡淮浙过复如往日即谕县令已有御笔禁止役民不遵守何邪令曰漕提举约束俱尔其敢违乎遂约士元列奏士元畏珣不敢涉笔公独衔以闻俄报所劾漕及令皆放罢取勘中外始知天子爱民是时封驳久废方令置讲议司讨论裕民富国之政孙许一时名流相继论驳士大夫交庆及公奏至不谋而同公议浩然归重珣挟门司王通势必欲危以法诬奏公所至宴饮专务沽誉送淮南提举常平司体量珣竟坐诬罔是秋引法归本宗冬金师入燕山又入太原国书既至朝廷选使议和众首鼠公独抗疏请行遂借给事中奉使河东或以咎公公厉色曰当朝廷危急之秋苟利国家虽捐躯不计也将行会钦宗皇帝登极众闻传位相顾失色始有讲和意及大军将至河上王师焚桥不战而北京城大震密议南狩右丞李纲持坚守之说众心稍定金使来邀大臣议事诏右丞李纲右司郎中郑望之往既议金繒之数且许割三镇地有旨假公户部侍郎河东路干当公事秦公桧假礼部侍郎往河中公与桧奏云臣等但愿奉使讲和未尝请割地今和议已定而割地则自

有主议之人不报即见少宰吴敏申前说敏见拒甚力遂行夜至军营无所系属枢密路公允迪以坐毡假公席地而卧迟明上马北去暮则张幕藉草野宿越数日粮糒告尽仅分瓠粥将至中山祇命一卒与公俱既至城下诸帅已先得朝廷密谕俾勿割地城守甚严金使王汭来至城下遥语复不能下遂与俱至燕山而还时靖康元年四月也既至京师对于崇政殿慰劳备悉公奏乞修塘泐飭土兵增莫州戍又奏北师所恃者马今当修武备为险阻使不得驰突始可与较胜负钦宗曰卿料大国兵来否公曰臣谓必来朝廷以臣为张皇然臣不敢保其不来陛下第力为战守之计使缓急有备登极覃恩转朝奉郎至是有旨特转三官三辞不允除左正言有所见尽言无讳尝言方今盈成之业既亏衰乱之形已见而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之事欲慕祖宗而遁追无术欲斥奄宦而宠任益坚欲锄奸恶则薄示典刑欲汰缪滥则苟容侥幸兼听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责其效以调兵则失于不熟讲以储粟则失于不早计轻出号令而不惮纷更耻言财利而不忧匮乏爱民利物之吏未尽庸死绥斩级之士未尽録溃溃若此臣恐前车既覆而后车复不戒也钦宗曰朕非不知但恐虑有未尽决意行之必有所失公曰天下之事固当如此然谋之既熟而优柔不断实隳事功又言比来宰执进对留身者无日无之以为公则同列自当共论以为机事不可不密则在位孰为不当与闻者深恐喋喋多端足以乱陛下之聪乞明诏宰执各竭己见互相可否务归至当然后俱退无复留身庶免偏信之惑钦宗以为然因问近日差李纲两路宣抚外议如何公对曰外议固以为宜然纲与大臣议论不同闻命之日再三辞免盖虑中外不相应今既统军北去须頼圣明任之勿疑时台諫章疏降付中书多沮不行或稽留不下公上疏论君犹心也宰执犹股肱台諫犹耳目任耳目以广视听将以运用股肱今股肱反蔽耳目陛下将谁与为治乎望于广内置台諫章疏总目考其事有当行而辄稽留者督责执政庶几耳目股肱之任不至偏废又论临御以来搜求踈远谿直之士布在台諫虚已听纳是诚有意祖宗之治矣然受而不能与不受同钦宗嘉纳余应求陈公辅忤执政意相继去国公论应求公辅志操凜然陛下擢为台諫士大夫方庆言路得人一旦论事稍涉嫌疑大臣已有挤陷之者臣恐自此直言之士不安其职钦宗曰二人相与为党向日伏阙盖二人倡之公曰伏阙数千人二臣时为馆职恐不能鼓唱钦宗曰耿南仲亲见之公曰方士庶伏阙二人入局为众要留南仲宣谕圣旨之时却得公辅转谕众人钦宗曰南仲殊不如此公曰陛下既以南仲之言为然便当以鼓唱伏阙罢黜不当因其事指为观望且南仲以其人为有此事当其初除諫官不奏何也又论金谓徐处仁庸缪吴敏昏懦唐恪倾险此政事所以不振陛下深惟社稷安危尽赐黜免别选英贤共图大计庶克康济又言陛下持苟且之术行姑息之政以节用则浮侈尚多以爱民则凋敝未息官冗而不知澄兵骄而不知制名曰斥逐邪佞而多方庇护名曰爱惜名器而不禁差除凡若此者遽数之不能尽其最急者宦官反侧将为变于内而不知杀其势民庶凋耗将为寇于外而不知结其心臣未知诸臣同朝奏事与留身造膝之言亦尝及此乎他日进见又论四方万里之远所恃者监

司臣观见任与差下人尚多不才乞精选省曹台察卿监中忠直强明之人分莅所部庶几逖迹均被实惠蔡京父子童贯朱勔罪大责轻公累疏乞大正典刑又论何执中余深往时奴事蔡京欺君误国乞追执中王爵诏太常别定谥授深散官窜之蜀徼又尝历数汉唐宦官之祸今不当俾之参预外事累数百言凡再上章乞补外不允会侍御史李公光言星变钦宗问曰卿见之否朕宫中数夜遣人瞻视及问徐处仁皆云不见公曰灾异之来要在正厥事修厥德愿陛下勿问有无第察事之正否德之修未自然上天昭鉴变异可销初公再论蔡京等罪钦宗曰总为吴敏力庇护之公曰陛下既已察见便当亲赐处分钦宗曰当即批出后数日事寝公又入奏畧及面谕之意敏遂奏公漏榻前语钦宗不以为罪密勅近臣谕且曰程某在諫垣甚宣力至是又谓公曰李光如何公曰台端之任刚正有守众以为宜钦宗曰只有文字论朱勔却党蔽蔡京公曰臣观光非党京者当是见臣等已有章疏及朝廷已有行遣不复论列钦宗曰须卿做取文字来公曰臣当恭禀圣训然臣于光旧为朋友陛下或全臣私义乞宣谕其它台諫繇是忤旨除屯田郎官又数日有旨与逖小监当遂添差漳州监税公居言责五十四日而罢光尧太上皇帝即位除司封员外郎明年转朝散大夫迁光禄少卿第进士廷策改国子司业太淑人感末疾丐外祠主管亳州明道宫绍兴元年召赴行在所入对上疏言南北连兵于今七稔陛下自南都迁维扬自维扬迁会稽惟奔播畏避此岂图存之胜算哉顾吾不敢与敌尔因画十事曰厉志气躬勤俭访贤才求将帅申纪律治财赋广召募治舟师谨命令责事实又言国家承平垂二百年兴兵构怨盗贼乘间而起陛下朝夕孜孜曷尝不以兵戈未息为忧然积弊之极文移困于烦多士俗沦于奔竞职业旷于因循财用蠹于浮靡以纵奸为长厚以废事为简静毁誉失真偏私害正不能大革丕变使归于简易朴实厉以威严振肃纲纪窃恐徒殫日力望诏大臣一新政治庶可以兴衰拨乱又言去冬伪齐偶不南渡今兹剧贼李成势稍衰弱臣深惧危苦之言不达于圣听玩日久安不虞祸发愿陛下深思远虑夙夜以定倾扶危厉志庶几祸乱可弭太上方欲擢用公而任事之臣议论不合乃力丐外补遂除直秘阁提点江东刑狱踰年除太常少卿入覲进言曰比岁军旅未休输饷方急州县常赋不能供亿势必至于科扰望明诏宰执俾求通练财计之人相与讲究利病省节浮费修废举弊国用赢衍仓卒不至科敛又请州置教官一员使专务教导上曰士大夫称道卿中外如一即日拜给事中赐三品服尝言治天下之道必自学始然人君之学不在章句当考治忽之迹贤否之辨而其要又在于正心诚意又言土地侵削未有甚于今日然物极则反愿与大臣力图恢复顷之兼侍讲入谢进言曰夏有后羿之变而少康成其功周有懿王之厄而宣王定其业愿博览少康宣王之事思所以伸愤而雪耻者诏大臣以捐省末务日为恢复之策则中兴之功庶其必济又言今日诸将官高而不可使兵众而不肯分窃虑其偏裨或有可搜拔任用者望降睿旨令诸大将秉公荐举指挥各举数人陛下就加铨择稍分所辖之兵或遇警急则酌事势而遣行庶几兵不偏重偏裨能者得以自见又言伪齐蚕食上国而两年不果南牧者關陝之兵牵制之

也望陛下建藩维于淮南设控扼于江上而大治舟师以防越轶居亡何求对便殿进言曰宋室中兴于今八年未见恢复寸效此诚诸臣不才之过望陛下上焉思委任贤能驾驭英雄推诚尽礼之道次焉用策駑磨钝弃瑕録善破朋坏党之术又言政和间尝置局裕民宣政间置司讲议皆纾急救弊之举意非不善一则夺于柄臣随命即罢一则毛举细务徒费日月此无他权要无以市恩近幸无以窃宠冗食溢员无以侵耗太仓其实有利于国无害于民而小人皆不便修政局之建其目曰省费裕国强兵息民是在今日已为后时愿陛下照之以不惑之明断之以不挠之刚所谓中兴政事此其基也又论国家自播迁以来祠事极为简畧望诏礼官酌孟飨之仪以时设位躬行献享天子嘉纳又言三衙之兵单弱而阙额不补五军所统多招怀抚纳之流谓渐充旧额随宜易置庶几禁卫增壮控驭得所不至有意外之虑又言卫多君子吴季札以为未有患晋多君子季武子以为未可偷今侍从纔十许人自卿监至馆职建炎初裁定员阙伤于太少正宜招致英杰使侍从之官无至多阙增置卿监以下员庶几临事无乏材之叹又言汉光武亲临战阵上曰朕方欲措置江上军将定迭即骑往按视抚劳以作厉士气公曰累年我军临阵皆望风逃遁陛下能屈万乘则士气自振矣既居琐闼以章奏自任抗论无所阿避会除权邦彦签书枢密院公论邦彦五罪凡三疏不报委以次官书读公乃乞罢所职除兵部侍郎不拜抗章自言臣蒙陛下厚恩擢真省闕比者辄有驳奏事既不回义当去位兼臣二亲年老且病不能从臣宦是臣事君亲之谊皆未尽也上感其言亲御寶墨书章尾优畀职名择善郡以便其私遂除龙图阁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跻左司諫方公孟卿上疏留公复除给事中且令秦桧谕旨叅政翟公汝文曰给事观上委曲如此安可复辞入谢上曰给事之设政要驳异岂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徇所请然深不欲卿去特赐象笏示隆眷也南渡后内藏不复有所积岁拨左藏库钱帛万数充之至是复令支拨兑供颇伙公言内藏之建小欲助有司经费大欲经畧燕云其至仁远虑则欲警急可以取办不至横索于民故真宗皇帝宣谕羣臣谓贮金帛备军国之用非自奉也神宗皇帝赋诗则曰每怀怵惕心妄意遵遗烈顾予不武资何日献戎捷累朝以来三司阙乏则假于内库或累年不能偿即蠲除其事盖可考也南渡以来内藏不复有所积故岁拨左藏库钱帛数万已不为少陛下宣谕臣僚亦有躬行节俭之言然今岁始交秋而左藏岁供之数已足近日复令兑借缗帛不识所费何至如是望陛下俯忧时事之艰难仰观祖宗之志虑践节俭之言恤供输之困使四方之民灼知盛德是时都督之建颇合众情朝廷继遣沿海制置外论汹汹公言臣观今日退避之计多防守之计少愿陛下专以征伐责将帅裕民理财责宰执而宸心孜孜务修厥德上合天心下协民情则失之东隅可以收之桑榆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者久之复申前请御批除职名与郡以便温清再议复除前职名知信州矣给事中胡公安国中书舍人刘公一止连入疏论公忠信可以备献纳正直可以司风宪留在朝列则嘉言说论上沃圣聪所利博矣于是复留闽贼范汝为既平朝廷以密院人吏刘希房等十九人有劳各转一官资公言将士冒矢石于外人吏受

恩赏于内理体非是方欲作兴士气以立武功侥幸之弊岂宜承袭临安府营缮上自侍从近则中贵外及僚属下至胥史被赏有差公言移躄营缮官吏职也苟无旷阙何功之有皆乞寝罢是时上方励精稽古留神经学一日与公从容论左氏春秋穷究指归且曰胡安国近进政论极好公曰安国经行素高兼达治体朱震亦深此学上乃召用继又访人材于公因荐徐俯曾开程俱范冲赵思成萧振皆一时名流五月诏侍从条具已见凡可以省费裕国强兵息民者公上疏条具当时急务十四事其说甚备皆剴切上契圣心自公之驳邦彦也时相追讎甚深密以后省封驳纷纭夺主柄之说动上一日私荐席益既取旨趣召即招后省官出御批示之同僚相顾默然公曰席益为人相公岂不知何必引用即入疏论益后数日公为台章论罢提举亳州明道宫四年除徽猷阁待制知抚州州当要冲酬酢丛繁帑廩单匱岁仍饥馑崇仁宜黄寇盗并起歷时不能禽制公至则招材勇士料兵重赏未几贼党悉平且命属县劝诱豪右损价广棗四境由是安集旱祷必雨岁不大侵以二亲怀归故里丐祠章再上得提举江州太平观六年丁太淑人忧明年丁宣奉公忧服除转朝议大夫以前职名知严州未行改知宣州风闻有北师公浚隍增障治甲兵丰廩储隱然为江右重及议请和坚辞郡事复表祠十二年春召赴行在是时和议已成公欲激厉上意使强于为治入见首言陛下上念太母俯忧生民甘心屈己力主和议卒之玉帛相见迄如圣懷更愿陛下不以今日为愈于昔时谓可以少休犹复加圣心强勉焉董仲舒谓天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非虚言也上再三嘉纳拜兵部侍郎兼侍读赐爵鄱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复上疏云今日祖宗之故地未复父兄之深讎未雪岂得遂为休兵偃武计臣愿陛下厉志而已景灵宫朝献后公因进见言土木之功劳民费财营造之过祸败随之如近日景灵与外殿之役诚有不可已臣愿此外一切禁止窃观自古中兴之君莫盛于周宣而不能无过故诗人箴而不已遂有规规而不已遂有悔悔而不已遂有刺以此见居成功为难上改容嘉纳讲读官旧皆有讲义以进中间为侍读者因陋就寡但书故事进读不复约文申义发明经义公乃即所读随事深切着明之后尝入侍从容语次上曰近年侍读不进讲义得卿每事敷陈甚善公曰讲义固不必进然但读而退则备员已甚尝读三朝寶训至眞宗访通经义者于李至公曰当时至所称惟崔頤正一人盖通经之士最为难得自科举复用词赋后生工于剽綴苟取科第今治经比诗赋纔十之一恐数年之后无复有通经者宜斟酌两科进士多少特加抑扬使经术不至废弛乃长育人材之道秦桧谓公曰上宣谕伯■〈宀禹〉在经筵尝说两科习经者少当如何措置公曰欲使不偏废莫若经义诗赋合为一后遂付礼部施行资善堂阙员特除公进爵子增邑五百户又尝读眞宗獎擢刘锴公因言功臣之世贤者之类不可弃遗陛下加惠多士崇建太学而选试教养国子之法未闻愿稽有虞成周之制以诏有司复进疏论治乱安危相为反复今虽愈于昔年然江淮已失其险要讲和之后近则数年遠则一二十年不敢保其必不来也愿强兵厚民预为久遠之计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乃和好久长之策未几转中奉大夫试兵部尚书兼侍读

翊善上眷礼虽甚厚公实与端揆议论背驰深畏猜忌之祸乃力乞奉祠遂除龙图阁学知信州陞辞特赐御书真草千字文象笏犀带是时执政侍从俱未之有中外歆艳岁在甲子夏大水坏城郭属邑发洪几千所败民田庐漂溺不可救公具奏水灾异常及宽恤事目请于朝时宰方歌咏太平恶言灾异阅所奏讫顾同列曰尧之洪水不至如是公闻之曰时不可为矣遂称疾请祠提举江州太平观十六年转中大夫进爵伯加食邑八百户十九年再任迁太中大夫进封广平郡开国侯加邑三百又以郊恩加食邑三百为一千四百户实封一百户明年陆升之讦前叅知政事李公光私撰野史棘寺承柄臣风旨鍛鍊论报谓公不合与李公通书问寄衣帛降授朝议大夫二十二年正月以疾致其事授左中奉大夫辛亥薨享年六十有六遗表闻特赠左通奉大夫宏靖以其年十二月返葬于程山之左久之莹侧檻泉鬻沸用青乌家说以干道丙戌改卜于龙潭之东五里白南乡松林寺之右夫人沈氏实合葬焉子三人长宏雅未冠卒次宏齐通直郎士监建康府榷货务都茶场卒于官季则宏靖女四人长适故文林郎监镇江府榷货务门臧栢仲适奉议郎通判南安军胡璪次适奉议郎新权知汀州汪赓幼适进士臧桶孙八人曰有功宣义郎新通判秀州曰有孚承奉郎广州增城县丞曰有元有章有尚有大有渝有嘉公识趣超诣自少至老未尝一日释卷夜分乃寐博极羣书故其文闳深雅健粹然自成一家既没其立言有论语说四卷论语集解十卷周礼义十卷尚书说一卷諫垣论疏奏议各四卷黄门忠告经筵讲读三朝对话各五卷资善堂口义二卷饱山集六十卷野叟谈古两汉索隐唐传摘奇诗话杂志各一编惟公所学根于至正所养全乎刚大于贫富贵贱利害得丧一不以累其心故进退惟道是视筮仕学省道家者流林灵素翻译道书杂以俚语嘲谑朝野翕然信乡大司成李公邦彦率官寮生徒晨往听讲公拂然拒之蔡佃为司业一日谓公曰何不谒太师太师极相喜尝云当以立螭处之公唯唯逊谢终不一诣在諫省中台论思献纳务以责难为恭而正国体救民瘼辨贤不肖别白是非必反复为天子尽言之治郡必举大纲畧苛细镇以简静而矜拊百姓常务聚所欲而去所恶崇礼教官严月试季考法亲第其艺高下承学之士翕然向风临川宣城适当朝廷多故兵征四方调役旁午公应变纒悉有条理军无乏给而下亦不告病登法从二十年三领州麾所至未及书考而去立朝仅有五月余皆奉祠里居卜筑龙潭之阳絶口不挂时事宾礼贤师程督子侄口讲指授蚤夜不倦间有与计偕取科第而公所以责厉者乃曰读书修己任重道远君子务其远者大者汝等毋以应举觅官为履足之道自号愚翁自为传大槩云短于曲折或以为直昧于趋向或以为介不疑人之欺己或又以为诚不喜与人校或又以为长者一切苟且未尝精思己而知悔后又复然知其为病而不能改可谓愚矣乃以愚自名盖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勇于为善而廉于取名公之志也首推荫及臧氏弟仕至为郎所以图报鞠育者毫发无恨既跻八座当任子先以予同产弟次予孤侄然后及其息官所不能及者则为经纪生事甚厚奉家庙严春秋二祭簿正仪物丰俭适中以为可继可传之法公简易端谅不殖产田园所入仅供伏腊尝有以良田求售者

故叅知政事张公焘闻之贷白金一巨篋公瞿然曰人生粗了目前足矣何至苦求赢余即命举质剂还田舍翁而归其金其敬贤下士汲汲惟恐不及人有片善不啻如自其己出襟府清明其平如水借或深情厚貌矫饰求售公虽灼见其肺肝而遇之以诚不恶而严彼亦往往悔悟深自愧讼平生予人荐牍未尝专一介之使与夫假宠姻故以行者于寒门下僚尤加推挽期于必济至于韦布生或袖书赋诗挟举子业卒然通谒亡疏戚倒屣以迎即所为文相与切磨商论是非一时名教有所倚頼云公酷嗜论语研精覃思随所见疏于册练塘洪先生兴祖蚤以是书从公析疑辨惑者二十年晚得所说即为序冠其编首有曰养孝悌之本原明忠恕之二不二感发于孔子之一射流涕于周公之四言凡若此类皆古今学者所不能到而考诸行事若合符节育浩然之气有仁者之勇今之古人也公云亡其书盛行尚书郎魏安行将漕京西钁板流传或以示桧桧怒曰伯■〈宀禹〉乃著书相谤后世信其言为是而议桧为何人洪魏何至作叙钁板邪乃喻言者论劾洪魏褫官南谪台符下京西搜书与板焚毁而公之子若孙名在仕牒者废锢不调复谋所以挤程氏者而秦亡矣初公被疾踰月浸剧晨起草遗奏以授门下士故吏部侍郎余时言俾上之又为书具言丧葬始末毋得效俚俗浮靡至于孝友恭俭则谆谆饬曰能如是可以保家否则身名俱败徐顾左右曰去上元不遠矣趣命将衽于中堂期至而逝孔子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子夏论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公实有焉铭曰

气大以刚塞乎天渊孟轲浩然正谐韶濩劲沮金石退之浑然折檻嬰鱗旋乾转坤諫草凜然繇我者吾不我者天全名烂然有子有孙益炽而昌盖绳绳然鑽石泐辞与山不磨輿论曰然

胡制机（閔休）传 胡升

胡制机閔休字良■〈弓弓攵〉婺源人宣和初入太学与陈东汪若海义气相许若海以女弟与閔休为昏时方讳兵閔休着兵书二卷靖康初创知兵科閔休应试中优等补进义校尉进承信郎金人围城閔休分地而守二帝诣金营閔休欲结义士劫之何■〈宀鹵，欠代义〉上木下〉禁止二帝北迁范琼散勤王师閔休曰勤王师可进不可退檄令随军而无靖康年号閔休得之泣下怀檄而走从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义进保义郎鼎州鍾相为乱相亡余党杨么率其徒居湖湘聚兵数万立相子仪伪号太子或曰招之便或曰讨之便閔休作致寇御寇二篇言天地之气先春后秋招之不伏则讨之于是以岳飞为招讨使飞辟閔休为总管机宜文字以诛么功进成忠郎兼正将鄂州驻札飞被诬死閔休发愤杜门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义集藏于家孙照德安太守（按宋史称閔休开封人盖閔休本居婺源而籍开封如近世富户迁民之类在宋若吕溱称扬州汪介然称开封皆然）

汪敷文（大猷）本传 宋史

汪大猷字仲嘉庆元府鄞县人（按大猷之先婺源大坂人今考其谱云端公漬生

中元中元生敬敬凡六子其幼惟谨迁鄞惟谨生元吉元吉生洙正奉大夫洙生思温知临安府思温生四子其次大猷也）绍兴七年以父恩补官授衢州江山尉晓畅吏事登十五年进士第授婺州金华县丞争财者谕以长幼之礼悦服而退李椿年行经界法约束严甚檄大猷覆视龙游县大猷请不实者得自陈毋遽加罪改建德迁知昆山县丁父忧免丧差总领淮西江东钱粮干官改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参知政事钱端礼宣谕淮东辟干办公事充参议官迁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户部右曹入对言总核名实责任臣下因才而任毋违所长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顾谓左右曰疏通详雅而善议论有用之才也除礼部员外郎丞相洪适荐兼吏部侍郎仍迁主管左选庄文太子初建东宫兼太子左谕德侍讲两日一讲孟子多寓规戒太子尝出龙大渊禁中所进侍燕乐章谕宫僚同赋大猷曰郑卫之音近习为倡非讲读官所当预白于太子而止迁秘书少监修五礼会要金人来贺假吏部尚书为接伴使寻兼权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说书又兼给事中孝宗清燕每访政事尝曰朕每厌宦官女子之言思与卿等款语欲知朝政阙失民情利病苟有所闻可极论之大猷遂陈耆长雇直隶经总制司并縁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厉民为甚又论亭户未尝煮盐居近场监贷钱射利隱寄田产害及编氓宜取二等级以上充役又论赐田勲戚豪夺相先陵辄州县惟当赐金使自求之又论没入贖产止可行于强盗赃吏至于仓库纲运之负陷者惟当即其业收租以偿既足则给还使复故业转对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铸铜为器上嘉獎曰卿前后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权刑部侍郎升侍讲言有司率用新制弃旧法轻重舛舛无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时出以售其奸请明诏编纂书成上进上大悦尚书周执羔韩元吉枢密刘珙以强盗率不处死无所惩艾右司林栗谓太祖朝强盗赃满三贯死无首从不问杀伤景佑增五贯固从寛今设六项法非手办人例奏裁黥配何所惩艾请从旧法赃满三贯者斩大猷曰此吾职也遂具奏曰弭盗乌可恕用旧法而痛惩之固可也天圣以来益用中典寢失禁奸之意今所议六项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财惟再犯者死可谓寛严适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为盗盗知必死将甘心于事主矣望稍开其生路乃奏用六项法则死者十七人用见行法则十四人旧法则百七十人俱死遂从大猷议借吏部尚书为贺金国正旦使至盱眙得印榜云强盗止用旧法罢六项法还朝自劾求去上闻之复行六项法改权吏部侍郎兼权尚书夜传旨学士院出唐沈既济论选举事曰今日有此弊可行与否诘旦当面对即奏事与今异弊虽似之言则难行上曰卿言甚明既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起知泉州毗舍邪尝掠海滨居民岁遣戍防之劳费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区遣将留屯久之戍兵以眞腊大贾为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语言不通此非毗舍邪遂遣之故事蕃商与人争斗非伤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当用吾法三佛齐请铸铜瓦三万诏泉广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律法铜不下海中国方禁销铜奈何为其所役卒不与进敷文阁直学士留知泉州踰年提举太平兴国宫改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以大暑讨永新禾山

洞寇不利自劾降龙图阁待制落职南康军居住提举太平兴国宫复龙图阁待制提举上清太平宫复敷文阁待制升学士没赠二官大猷与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进士未尝附丽以干进浩深叹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为兴仁録率乡人为义庄二十余畝以为倡众皆欣劝所著有适斋存藁备忘训鉴等书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九

（明）程敏政 撰

○行实（风节）

宋故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歙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赠华文阁学士通奉大夫吕公（午）家传 方回

公讳午字伯可徽州歙县人也曾祖升祖玕父大用赠中散大夫世居岩寺镇回先君琢师事教授四明舒先生璘长公六岁同经后先擢第相与如亲昆仲先君兄弟四人奉亲而远官初授四川蓬州教授后入西广被谪以没公奉二亲不遽官初授湖州乌程主簿次太平州当涂县丞次监温州天富北盐场改官知临安府余杭县言路弹知县十人有九人矣而缺其一知公赋役治狱讼平无可訾而以小宿憾取充十人之数疏出公论腾沸大不平以此愈名重一时其在乌程三太守皆致之幕郡事一决于公知名如此张魏公子定叟尚书之子忠恕为郡名士特荐公尤力忠恕母夫人就养而具庆每躬至簿■〈糸采〉迎二亲入郡治二千石与一主簿彩衣侍饮时人荣之在当涂见知郡守吴柔胜谓公有操守俾二子渊潜定交焉且檄入幕理曹摄芜湖县淮西庐州遣两兵会公事理曹申郡以庐兵夺县民为言柔胜怒悉寘之狱委公入勘公谓庐州已有公文则不可谓之夺民柔胜愈怒委公审勘公审讫入禀柔胜先令左右问若何公执前说柔胜愈益怒谓庐兵夺我百姓叵忍不出迎公公坐客位不退不食柔胜闻勉出怒不怠欲黥二兵公徐曰若庐州初无公文则可既有公文县不为处置而反罪庐兵恐不可久之乃从公请坐庐兵以骚扰押回本州自惩之此柔胜所为称公有操守也陈贵谊来代淮南流民南渡自采石弥路满城委公安集公类编开禧旧牒防江却敌知和州徐侨迁江东提举与贵谊会间知公在郡惊喜屈入幕公以郡事未办欲尽决遣而去帖催至十八而不以白贵谊侨贻书贵谊公始行侨行部以田事忤丞相史弥远论公还当涂监盐场之任浙东提举章良明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事时海寇未平问策安出公廉知调军出海粮尽即还军获寇物官尽拘收此所以寇卒未平与制干施一飞议粮尽再给不许擅还贼舟所有悉以给军于是海道一清绍定二年己丑差知常德府龙阳县公旧无家长婿忠翊郎卜筑为营屋于杭北關门外之西马城始寓居焉龙阳之政区分差役民争先为之富民陶守忠杀人正其狱时弥远虽非贤相犹寘人才簿书贤士大夫以待用书公县政于簿差公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差监三省枢密院门兼监提辖封桩上库丁父

忧绍定四年辛卯杭大火弥远委公监造太庙凡二人其一贵游子多不入局每饭罗列珍饌迺者视公日在局自奉甚菲又书之人才簿然终不能拔公于清要弥远绍定六年癸巳死端平元年甲午郑清之相名为更化实未尝更三京之师大败公时居忧嘉熙元年丁酉六月除太府寺簿十月除监察御史清之罢矣左相乔行简也右相崔与之不至理庙知公县绩特有此除在台十有五月三年己亥正月除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检讨官二月差知泉州当此时庙堂除授多私亲故朋党盘据赃贪狼藉公极言之州县增价折纳二税倍收酒课商税奏乞拘以充国用徽素不产银米绢外官赋纯用会子户部忽以嘉熙元年分茶租折绵布改作银会中半时银一两值价会子十五贯户部估三贯郡守倪祖常窘甚公奏新安山多土瘠赋税之输一钱科十向或增一文二文州人已困三数年来增至十五文二十文又增至三十文矣民户以三十文纳一文之税又以价五倍纳一两之银追价既急银价愈增伏望下省部免银仍用会子旨依计银三万三百四十二两郡人罗瑞州源为记次如乞免本州岛和余及语郡守申省停废岩寺镇官以镇务酒税均为万户免罗织居民行商为乡井无穷之惠皆此类最大患者清之丧师挑敌至是丁黼死于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寻升督府陈鞞杜杲在淮西处处危急王鉴在黄州计用兵十七万人围始解独赵葵在淮东不受兵而坐视淮西之围不肯出兵应援勅谕进兵非不严切而葵终于迂延公数入文字奏不已葵造谤以公为党于京湖制司公坐是出台遂与郡然公奏疏谓邊阨角立无同舟遇风之心不容幸灾乐祸所宜协心释嫌而嵩之亦憾公时行简拜少傅平章李宗勉先在政府深以葵攻公之言为疑后有自淮东来见宗勉者乃言台官皆有书与葵往来独吕御史无之宗勉始大以公为贤昌言于人谓吕伯可元来独立无党而葵与嵩之怨之公待郡缺七年淳佑二年壬寅正月迓者至公以泉南货寶之地托以奉亲不便时则嵩之以嘉熙庚子四月自督府入与宗勉并相久之行简以少师保宁节去宗勉卒于位嵩之独相大权旁落彗出营室天下大旱西湖涸见底人相食江潮欲吞菜市艮山门又客星见于尾而世事大坏矣嵩之虽得弥远人才簿心知敬公而内怨台中所论阨事实忌惮公四月改除浙东提刑数日嵩之令邓泳喉董复亨论罢中外不直嵩之而葵赐出身亦在枢府五月差提举建康府崇禧观理作自陈九月再除浙东提刑在任半年监察御史刘汉弼与中书舍人华賁闋俱出理庙临朝谕台諫不识事体只好寻一旧人言公姓名嵩之恨不出己意退拟两人进一其私也御笔特批除公于是三年癸卯四月公再入为监察御史至阙特旨内引谓卿向来议论甚明切又谓论邊事甚好者三续又谕嵩之除兼崇政殿说书嵩之雅不欲公入经筵阴肆沮抑时项容孙除殿中侍御史同在言路容孙子娶上泾吕氏女于公为从侄嵩之俾容孙上疏回避欲撼公去而于法无避嵩之乃与言路密谋以为王瓚者不乐公好喊闹除瓚为右正言十月五日也公尝弹瓚之姻家史洽嵩之欲激令瓚与公交攻公即日出灵芝寺回避理庙亲洒宸翰吕某求去朕已降旨不允可令都司谕旨仍于宸翰已字旁添一先字以示意嵩之见上眷如此不得已方委都司检正韩祥都

丞陈一荐二人挽公入關嵩之又自作简调停公谓台諫既出无再入之理与二人相持一昼夜二人谓既出再入有例宜且奉君命还台再入文字求去上终不允言路同官乃请约王德成先诣公厅谒见德成瓚字也杭人为嵩之客极凶悍由是再留而议论愈不合一日省札不许台諫受短卷同官皆备榜客位公独奏争短卷固不可尽信若不许受短卷即是涂台諫耳目非天子所以寄耳目于台諫之意疏出人皆谓然嵩之銳意行经界州县一付吏手与豪民相表里暗增下户税额公以此劾去乌程令诸葛千里嵩之怒詈都司韩履善谓公曰祥等亦如之欲其且止然纔稟辄怒今得察院言事姑寢矣嵩之自督入相蜀襄淮无岁不隳城丧师死于战者数十百万小捷则于上前张皇夸大挟以邀君谓邊事非吾莫能当也至谓谍报北境内乱欲自以为功从寿春渐谋进取公谓败绩狼狽之余岂可复蹈前辙然尚不欲明言疏但谓我之间谍并未尝得其实不宜轻信妄动嵩之弟宾之知徽州贪虐妄作公不避乡嫌劾之嵩之最恶公言邊事四年甲辰五月除起居郎出台兼史院官公屡求去八月丁母潘氏夫人忧九月四日嵩之丁父弥忠忧归四明谋起复徐霖冯棻等及太学生羣起攻之嵩之败议者不知公之两为御史俱出理庙亲擢初实不识嵩之非其客忤嵩之非一事继是当国者乃例以为嵩之所用不再起公时年六十六矣一闲十二年官阶祠禄一不屑意归老故里回年二十二至岩镇见父执八年戊申也公怜其孤露启诲谆谆至十一年辛亥以回归自临封字之曰万里明年壬子公子沆知于潜及改辟淮西餉管皆迎侍以行回东西奔走不及再见而薨于金陵寶佑三年乙卯十二月九日公生之次日也年七十七回尝谓人才消长世运之消长系焉近世或乃人才日长世运日消则何故前三代夏商周也后三代汉唐宋也文章之盛宋不愧汉唐学问之盛则过之熙丰邪党以元佑学为禁程氏之学与苏黄胥为禁遂失中原学禁一弛光尧以是中兴迨及干淳苏黄诗文学者所尚独朱文公续伊洛之学未有能深好之者庆元党论复起又以为禁孽韩殛死嘉定以来不及见文公而能续其脉者西山真公德秀鹤山魏公了翁而公亦其人也公娶夫人祝氏先公十年没实文公母夫人之从侄女公得其家传发明文公之学稍得绪余为名进士建安刊竹坡类藁若干卷行世竹坡者公初居西马城时种竹因以自号也元佑人才非不盛而符观宣靖世运衰以章蔡消之也庆元嘉定淳佑亦尚有人才而世运愈衰不可药如文公如真魏如公以侏逯清嵩消之也大抵宋之人才非不长而宋之权臣消之消人才所以消世运消至于贾似道则运无可消而有所归矣自公之废以庸谬污钧轴如谢方叔丁大全者比比公平生所敬独徐参政清叟董丞相槐令子沆师尊之程丞相元鳳同里同经后公二十一年生相友善公身后除右文殿修撰知严州四年丙辰春旨守本官致仕以生存出命董程二相在政府为之也官至中奉大夫歙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累赠至华文阁学士通奉大夫薨之明年正月丧至马城九月归葬岩镇子一人沆长女所适已书次女适迪功郎刘泳孙五人见沆传文集未刊行者藏于家公夫人之家祝二居士景先者生男女十四人枢密汪公勃之内曰四姑是生作砺子行第一从也作砺之内曰三姑是生

义和义荣义端吏部朱公松之内曰五姑是生文公皆孙行第二从也公之夫人曰三娘曾孙行第三从也祝穆和甫者文公表弟之子撰方輿胜览公为序穆子洙太学博士以公为师

论曰宋之天下以台諫兴亦以台諫败宰相不肖以台諫去之易也不然则有如苏轼所云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矣然则台諫与宰相交通可乎台諫奉承宰相之意自王安石行新法始章蔡绍述而台諫遂与宰相交通然犹有陈瓘刘安世百挫不屈中原丧矣东南一隅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嵩之皆阴与台諫为一以去其所恶而擅权固位者也独吾乡左史公两为御史出于理庙亲擢前与乔行简不合后与李宗勉嵩之亦不合时则理庙端平亲政之后惩创弥远之专用台諫自荣王与芮通脉月疏间有节帖宣谕庇存姻戚深防宰相言路之合然乃德弥远立己之恩以邊事相其犹子嵩之大奸虽台諫多其私人犹未敢全欺理庙所以左史公尚能少行其志议者不察过矣公乙卯云亡董丞相槐程丞相元鳳并无交通台諫之迹而大阉董宋臣用事台諫皆出其门自郑清之再相则与周坦陈求鲁陈垓蔡荣相表里以媚宋臣以罔理庙吴丞相潛初以忤宋臣逐谢丞相方叔以子循与宋臣争湖山冶游去实则泉州人洪天锡外师吕中而内客于宋臣中在史馆屡与天锡论事叹息无由得对可一吐所蕴如宋臣谢堂厉文翁近习戚里之横莫敢言者中不知天锡实鑽刺宋臣得班六院忽一日天锡除监察御史宋臣力也请于中当言何事当劾何人伪也中歷歷教之天锡之进又阴与谢修深交以干方叔遂谓且借宋臣径入言路叛而劾之可以得名党谢修扶方叔入台第一疏劾宋臣等理庙骇愕不行一再疏宣谕不行天锡去以此天下敬之而狡险矫诈世不悉也天锡晚节似道贵之至从列尚书终畏其入与闽帅宋臣愤天锡修至痛治方叔者其本末如此董程二相无如宋臣何宋臣至拔丁大全为台諫论逐槐以行都弓手火夫昇槐出關若下大理恐之者元鳳相大全参预用吴衍翁应弼论窜大宗武学诸生皆宋臣所为大全败潛理庙升遐由是咸淳台諫一听命于似道者十年弹劾全疏出于似道付下而贴黄行否任似道去取宋之革命岂非前后台諫与宰相为一之罪乎故因家传而极论之

赞曰昔之科目士患不中及既中之又患不用何以用之俾临其民名曰亲民始足发身狱讼赋役改秩作邑事罔不试乃臻朝绩两豸其冠两绣其衣公出再入耽耽其威爰立三相行简之耄宗勉之夭嵩之之盜三皆不合谁知有君左螭一出终身耕云丁贾败国燹我台諫惟公之时尚无此患周程学问欧苏词章高山仰止千古紫阳

方吏部（岳）传 洪焱祖

方吏部岳字巨山祁门人父钦祖乡人称为方长者主维义役积年岳七岁能赋诗长入郡庠严陵叶子仪教授挟多闻困苦学者升讲堂课试诸生反复穷诘惟岳与方瑑能抗之相约每及通鉴某事即须举其人姓名始终见某卷覆问之叶遂语塞绍定五年漕试及别省皆为首选详定官以语侵史丞相弥远为甲科第七人调南康军教授未赴丁母忧服阙调滁州教授淮东制置使赵葵奇其才延置幕府辟制干辞不就及考除淮

东安抚司干官高邮军卒闕以制命往戮首恶数人一城帖然赵公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秩满进礼兵部架阁添差淮东制司干官丁父忧先是史嵩之在鄂渚王楫画江胁和嵩之主和议岳尝代蔡书藁语侵嵩之以此取怒服阙嵩之入相差充刑工部架阁而噉言者论列闲居四年嵩之父弥忠死以营求起复得罪天下范锺为左相以礼工部架阁召寻除太学正兼景献府教授轮对首言化瑟虽更圣心未一谓之刚果时而阴柔谓之清明时而阴晦殫土木以彰宠赂何以训吏廉任环列以示昵私何以杜儉谒奏毕言东西阡和战之议及代书掇怒之由上再三嘉叹淳佑六年迁宗学博士复当对谓政柄朝纲莫之底绩天运神化仅了常程陛下之德未出于一如此则无怪乎二三大臣遠避嫌疑之时多而经纶政事之时少弘济艰难之意浅而计较利害之意深羣工百执太息儒者之无益而涩缩方今之良图隱忧羣邪之复兴而潛避他日之奇祸次疏谓丙午为自古厄运考之国朝则是李邦彦从吉之年烛武已老丐骸而去幸也王陵少戇不知谁可代之万一当饋之思慨然有不如之叹则天下事不可胜讳是岁淳佑六年丙午谓嵩之行将服阙范锺以告老去游似如王陵之戇无以为继也其言亦深切矣通讲荣王邸先是讲官日至客次俟讲岳持不可与芮甚敬之七年除秘书郎方扫革省中旧弊适赵葵以元枢出督辟充参议官遂以宗正丞权工部郎官在行始至即以禡祭违礼与同寮辨论不合又有欲括金陵隙地鬻蔬以规利者有以阵歿为死节者岳力辟之丐去不许葵出行邊自言之朝丐祠差知南康军郡当扬澜左蠡之冲风涛险恶置闸以便行舟湖广总领所纲梢据闸口邀民钱万始得入闸民船有覆溺者取纲梢榜之百京湖阡兼总领贾似道怒谓无体统移文令岳具析岳怒谓湖广总领所岂可于江东郡寻体统大书判数百语有曰岂不知天地间有一方岳还其文似道益不堪遂劾诸朝朝不直似道因两易岳知邵武军力丐祠丐罢不许未至邵武二百里峒寇作驰急足榜谕之寇知威名迎拜车下而散郡之廖姓峒丁派也廖教授复之者与峒表里杀人殖货为郡梗岳奏乞窜廖复之而诛廖宗禹复之等多贖先为计奏格不下而下福建帅赵希滂覆实希滂下郡追人索案岳曰吾不可留三上疏丐去未报则拜章交郡印与其次官而行既归然后得旨如所奏改知饶州未上罢起知宁国府未上罢时寶佑四五年乙卯丙辰之间也越七载程元鳳当国起知袁州新其桥若城及门为大役后邕广连兵出湖湘旁江西而北袁有城可恃者岳力也时丁大全当国矣以先求举劾不从怒及令张生者携私书求为造宅差舟买钉已差舟矣求买钉钱弗与寻除尚左郎官而属沿江副阡袁玠劾之罢下郡磨筭支发若干追偿其钱死鞠勘者数人玠遣校诣门索钱售田业偿之又两悍卒索考功印历既授之矣复数日以历归索领状岳题诗历上解嘲曰一钱太守今贪吏五柳先生歛富民贪吏富民玠疏中语也贾似道既相起知抚州岳辞已题废印历无出仕意似道与再给印历尽复元官给之也不得已巽辞以谢谓似道能释憾而不然果以言者寢新命景定三年壬戌病疽卒年六十四官朝散大夫自谓秋崖名所居堂宇曰归来馆曰着图书所曰荷蓑坞本何家坞也自为归藏之所曰蜚窝气貌清古音如钟诗文与四六

不用古律令以意谓之语或天出有秋崖小藁行于世重修南北史一百七十卷宗维训錄十卷未传（方虚谷跋方秋崖壬戌书秋崖方先生岳字巨山徽州祁门人与回之先同姓异县寶庆己丑丞相讷斋程先生元鳳省试第二人绍定壬辰秋崖别省第一人殿试本亦第一以语侵弥逵为甲科第七人范丞相锺为郡守时则吴遇龙婺源人在太学易义有声以舍选擢第后范当国除讷斋秋崖及吴皆为太宗学博士号新安三博士吴先以太学正添倅隆兴府太博之除未至卒讷斋为宗学博士授经荣邸下轿客次乃入书院依常例秋崖亦为宗学博士当厅不下轿需嗣荣王与芮出迎与芮以是忌秋崖之刚秋崖出处皆正初以滁州教见知淮阃赵公葵辟入幕史嵩之为淮西阃兼沿江副阃主和王楫来有割江之请秋崖代葵草书责嵩之而嵩之怨葵奏辟添差淮东制干带礼兵部架阁丁父忧服除则嵩之相矣秋崖赋诗而归遄有刑工架阁之命即遭嵩之嗾论闲居四年嵩之以父忧去而范锺杜范左右相是以有三博士之除自宗博迁秘书郎宗正丞既而丞相游似罢陈鞞规相位为郑清之所胜经营得再相葵以枢使出督陈鞞帅潭秋崖出为葵叅议官兼权工部而一出不可入矣葵之幕客朱申舒滋秋崖耻与共事葵出行邊秋崖自言诸朝丐祠得知南康军贾似道时为荆阃兼湖广总赋郡临左蠡置闸便民舟湖广纲梢据闸不许入民舟或覆溺秋崖杖之百似道怒谓无体统移文具析秋崖谓湖广总所岂可于江东郡寻体统大书数百语还其文有曰岂不知天地间有一方岳似道益不堪陆壑为似道撰誣诬诋谓秋崖避赵制置父名则曰万岳避丘制置名则曰方山不知天地间有一方岳也葵父讳方吏不敢触秋崖在客位客将赞曰请万制干秋崖屹然不动葵自至客位携手入座曰客将小人何所知太学生陈应子能言之丘岳时为淮东运使在真州后虽淮阃秋崖未尝入其幕也陆壑之诬自不必辨陆后改名景思以字画相似避度庙名天报之欤然似道是时竟劾秋崖朝廷不直似道两易秋崖知邵武军忤闽帅赵希滂自劾去改知饶州未上罢知宁国府待次计屏居七年讷斋当国得袁州新其城广西兵入城不陷秋崖之力丁大全当国书属事不尽从广南制阃李曾伯辟参谋不行除尚左郎官嗾江西帅袁玠劾罢下郡磨笄支帐狱死者数人会阳罗失守大全罢乃已似道入相起知抚州秋崖辞以考功歷为袁玠索毁矣似道与再给印歷复元官皆给也即论寝新命未几卒景定三年壬戌三月十八日也年六十四回尝为先生私作传甚详静惟斐然小子见先生时年二十九先生卒时回年三十六此书藏三十五年明岁回年七十科名幸获踵先生之迹殿对亦考居第一贾似道忌之易真次甲之首文章名节则不及先生逵甚而寿稍过之又何其幸邪）

书国史定庵胡公（升）丁巳事 方回

屈子之逵游曰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予弗及兮来者吾弗闻吾晦庵先生释之曰往者之不可及则己未如之何独来者之不得闻则夫世之惠迪而未吉从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须其反复熟烂而睹夫天定胜人之所极是则安能使人不为没世无涯之悲恨此屈子之所以愿少须臾无死而侥幸万一神僊度世之可期回每

读至此未尝不三复其言而深悲之岁寶佑丙辰丁大全据言路将得志用事逐董丞相槐嗾天府将卒数百人持杖鼓噪與过大理寺以恐吓之然后掷置北關外夫丞相有罪可罢也小人作威蔑国体若是则不可当是时搢绅学校咸切齿不平端明尤公焞提纲史事对客窃叹遄上疏列其事丐去吾州婺源胡公升为史馆编校尤公素所厚客也大全怒逐尤公或告公为尤公藁疏者天府阴奉旨逮公簿责籍橐楮阅视之无有则以史事攬摭寶庆以来一朝立传臣僚未当修纂遽谓公为某人某人传谤讪索其藁公对有理犹坐他诬谪九江徙临江又徙南安今所存丁巳以后杂藁者自谪居至今所为文也和平粹密古瘦清淡幽而光微而显如其为人公生于晦庵先生之里先生之高第叶公味道乃公之师公被逮而衣器书砚荡尽平生著述片纸无遗尝为四书增释访求朋旧间得所抄中庸大学论语矣而孟子终不可复得斯文者盖皆公之手笔也夫人学圣贤之学悟性命之理而又闻世故更患难文之精奥不言可知回所独喜者公之寿也屈子所谓来者吾不闻晦庵所谓愿少须臾无死以睹夫天定胜人之所极者卒皆抱恨九泉不及闻睹公年七十有六岿然老寿为世全人而大全及其党焰消影絕久矣公虽位下力微顾外物去来何足控搏（把玩也出贾谊鵬赋）而天理之终定者犹及见之则其胸次洒然当何如邪

监簿吕公（沆）家传 方回

公姓吕讳沆字叔朝左史右撰知郡开国先生子也开禧元年乙丑十二月九日生后左史一日绍定六年癸巳明堂恩补将仕郎端平三年丙申铨试第一人授迪功郎台州黄岩县主簿嘉熙元年丁酉十月左史除监察御史依条改监西京中岳庙次任总领湖广江西财赋所准备差遣所谓总领者贾似道也公长似道八岁在幕微有隙左史再除监察公再任中岳交好如初甲辰左史出台立螭以忧居里遂不复仕公之再任中岳也丁母祝夫人忧改官知临安府于潜县壬子之任父子同闲居九年矣迎侍就养垂满淮西总领赵与■〈弓弓百〉辟充本所主管文字乙卯十二月公生日左史薨于金陵护丧由西马城归岩镇葬服阕戊午请两淮漕解似道入相通判婺州权郡护浙东提刑司印特差充提领两浙转运盐事使司主管文字又特差充行在检点膳军激赏库所主管文字护浙西安抚司印登朝歷四辖六院之文思官告书拟尚左右郎官事似道景定三年癸亥行公田初欲行之东南诸路谓可免和余魏临安克愚当奉行阴疏七不可遭重劾乃仅行之浙西六郡甲子七月彗星出公与似道札乞罢公田還元主咸淳四年戊辰九月轮对又言易新佃改庄官不便不若责付元卖主岁自抱租运纳会子起于孝庙用四川纸印造一贯准铜钱七百七十足会价终于不及此数端平初十五界十六界并行郑清之相首废十五界新行十七界以一准十六界二而物价腾踊会价新者与旧俱落至欲履畝収楮此为清之大罪嵩之废十六界行十八界以一准十七界之五而十七界仅直铜钱五十文十八界直二百五十文庚子至甲子阅岁二十五民颇安之理庙微时行第十七福王与芮第十八上意不欲废二楮者此也似道改作铜钱闕子以一准十

八界之三理庙难之乃于升遐之日伪作遗诏废十七界行關子旧例许以旧楮易官新楮假如十七界直五十文官当收旧界新十七界十五贯换与關子一贯可也而似道直废十七界更不换与新關自四川破十八界会子及關子用徽州纸易破烂聚于行都每贯民间有贴会钱官司受纳必欲好新楮似道置局令百姓出用钱换新關子当是时十七界曰瓶楮十八界曰芝楮取绘物名關子目曰關楮民戏言过此一關不得公谓關子虽软腐官司受纳通用则流行矣置局许百姓换新好者则是自贱软腐之楮民鸟得不疑似道当彗星出时以请罢公田卜理庙意非诚也公諫似道尚未见罪至此并言公田關子似道大怒公亟入札丐去则伪除将作监簿急令言者论寢久之与华州云台观祠起知兴国军未赴论仍云台祠起知全州未赴论与建昌军僊都祠似道所以待士大夫皆若此德佑元年乙亥三学伏阙上书讼公屈召赴行在公不复出似道败殛死而国亦殒矣公师徐参政清叟董丞相槐皆尚朱文公之学岳鄂王飞金千两朝廷以镇库前政以金质米饷军米归制司而金不得总所前后纷竞公细阅旧牒书拟制帅孟珙见之谓敷析明白归金而奇公再为中岳过吴门吴丞相潜时为守与行部监司交恶槩囑公侍旁一言愿两劾罢槩尾馈百金公答为人子未尝预外事谨不敢出对使者峻却之以清介知名自此始得地杏城葬母祝夫人旁近古墓其后人愿改公谓汝墓在先吾母葬在后骨肉一同何忍如此悉筑墙围之共为一区在于潜重囚逸见榜感公未尝讯杖自归狱在婺寄居诬平民为盗镕铜汁封铁锁寘狱公被命踈决纵之断朱章四十二年不决田讼息吴王两府二十九年不决墓讼似道舍相府以平章游宴公谓此国体攸關凡三移书规之似道愤恨不止公田關子疏也至元十三年丙子以后逍遥杏城岩镇间十年南北士大夫交敬义理典故词章翰墨如先左史学问本朱文公而文兼欧苏后进师焉二十二年乙酉十二月五日卒年八十一官至朝议大夫赐紫金鱼袋内子宜人孙氏戴氏子五人长相将仕郎早卒时所聘松木汪氏女先丧汪氏拨以田三百畝为吕将仕户议续好公谓未毕姻谢还之次本前修职郎浙漕贡士亦先公卒枢机标皆将仕郎贫为州县学官女五人婿戴孔孙前登仕郎吴应紫前太学守约斋生谢楠前宣慰司札差永丰仓大使章明佑从仕郎休宁县尹方师圣皆进士孙男女曾孙男女不胜书卒后二年丁亥二月葬母祝夫人墓西汪枢密勃之内乃祝夫人之祖姑汪公义和义荣义端之母及朱文公之母皆祝夫人之姑世谓祝氏世生贵女以公贵累赠至硕人如夙占又赠淑人

论曰士大夫出处之际岂非天哉先左史公两入察并不出宰相进拟甲辰八月以忧去国九月嵩之败继相者不察闲公一纪公亦坐是闲九年而后出宰百里乙卯丙辰丁巳丞相槐师也丞相元鳳同里同行辈也而公居忧不得二相丝毫之力大全败似道入公乃似道老旧交游京局辖院寸进坐疏言公田關子且又斥言元台宴冶湖山阳予阴夺虽一郡不得试闲十四年鼎命维新又闲居十年公可谓屈矣然寿登八十一大节可垂无穷则天之所以爱公者于此亦未尝不伸也欤赞曰彗星之变公言公田还以予

民福岂不绵官渔吏蠹更张庄佃公谓不可以此获谴瓶楮芝楮并行于时忽废瓶楮一贯三芝新之未几自厌其腐公谓不可以此取妬未有宰相出宅郊闕柄臣傲主治游湖山左右妓肘岂调鼎手公谓不可以此获咎父居言路峻却私书公既归隱同此闲居郎止于权郡迄不试有大于此家学是继

胡大监（崇）传 洪焱祖

胡大监崇字宗叟黟县人殿院汝明之从孙也父正臣充郡学职赘于金氏遂为歙人幼孤与兄嵩事母至孝同登淳佑四年第郡守饶虎臣立双桂坊以旌之嵩初调鄂州教授终湖北运干崇初授句容簿制置使吴潜辟入闕幕事无剧易悉委之军资库亏钱数十万缙鞫犹得库吏之奸尽释枉繫者富民子讼析贖不平第严责族长平之而讼以息溧阳素号难治豪户率诡名避役闕委行经界法置局僧寺以八字榜诸乡曰一毫无扰寸土必明乡官寓职服公廉明依限纳自实簿不待履畝弓量卒能缩十万户为三万户依赏格转文林郎制置使王埜辟充制干督造军器一十五万战船二千艘俄充沿江统制权江州通判造寨屋七百间咸能以勤敏集事歷官太常丞兼尚书右司郎官上疏言公田七司法綠柜之非忤时相出知台州台为贾似道乡郡一切以公正行之豪右莫敢干政东湖岁利万缙拨付上蔡书院又立四贤祠以风厉学者适秋天台僊居山水暴涨入城奏乞捐米数十万以济饥民似道谓水乃台州常事何至张皇累奏不报召赴行在力祈寢免得旨奉祠未几差知抚州似道嗾江西安抚曾渊子俟崇至阴图中伤崇见几勇退寓居吴兴龟溪之上似道南甯以将作大监召命下而世运新矣徒步归歙至元二十年终于家年八十官至中奉大夫崇精通经术屡为试官考校得人如马廷鸾厉文翁皆在所选居官清白死之日家无余财自号平心老人子桂发任安吉狱掾桂荣将仕郎孙孔昭后汪氏

汪御史（良臣）传 汪幼鳳

汪御史良臣号梅庵饶州路治中元圭之长子也荫授都昌县尹迁鄱阳县尹台州宁海县尹所至有政声特旨除奉议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扬清激浊贪暴无所容分道浙东扫滌殆尽再分道福建不殊浙东人呼铁面御史尝建言免婺源楮皮及夏税折纳轻赉邦人德之弹劾台大夫彻尔不法事章入同僚股栗公吐辞直諫动止如常上下叹服曰此真御史也以直自许故不容于时遂有奉化知州之命即弃官归山中结种梅庵一时在朝羣公高其操行歌诗诵之呜呼溺于富贵利达者又安知出处之宜若公可谓无媿者矣

新安文献志卷七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

（明）程敏政 撰

○行实（才望）

南唐查尚书（文徽）传 陆游

查文徽歙州休宁人幼好学能自刻苦手写经史数百卷稍长任气好侠闻人困乏虽不识必济之家本富坐是穷空不悔也或遗以金帛一夕盗入其家尽取去文徽不言虽邻里莫知者久之盗败于旁邑移文讯验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辅政初入谒烈祖召与语伟其论宋齐丘亦称荐之徐知谔镇浙西以文徽为其判官或献玉杯知谔喜酬以钱百万趣开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堕地碎一坐皆惊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禅入为监察御史元宗立进諫议大夫中书舍人枢密副使闽王延羲与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国称殷而延羲为其下所杀推立大将朱文进元宗欲讨文进文徽以为延政首乱当先致讨有翰林待诏臧循者与文徽同里巷少尝为贾入闽习知其山川险易为陈进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请行元宗乃以为江西安抚使令至境上审观可否文徽至上饶复命盛言必克诏发洪州屯兵以邊镐为将从文徽攻建州建人厌王氏之乱伐木开道迎我师行次盖竹遇建州兵至又闻泉漳汀州皆归延政恐惧退保建阳时臧循亦为别将屯郡武延政袭破之元宗遣何敬洙等来援敬洙镐与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将孟坚使潜师出其后擊之建州兵大败溃去遂傅其城策功迁抚州观察使又拜建州留后时李弘义挟吴越兵据福州伪遣谍来告福州乱文徽率剑州刺史陈海赴之海将舟师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执吴越将马先进等三人文徽以步骑继至弘义阳遣卒数百人出迎而设伏西门以待文徽入其城陷伏中被执送钱塘元宗遣使归马先进于吴越而求文徽吴越王遣还将发为置酒遇毒归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医视之医以珠置口中有顷珠色变黑医曰疾不可为然犹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书致仕朱元降周坐亲党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岁正十年云谥曰宣子元方元规元素元范元赏元方事后主为水部员外郎吉王从谦掌书记从谦朝京师太祖命知制诰卢多逊燕从谦于馆多逊奕碁次顾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敛衽曰江南事大朝十余年极君臣之礼不知其它多逊推枰愧谢曰勿谓江南无人使还通判建州卢绛据歙州传檄至建元方立斩其使及绛平太祖闻元方所为大悦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龙图阁待制始徙家海陵纯厚长者以文行称于时道从兄陶及事后主国亡入朝仕至秘书少监知审刑院与道尤极友爱自金陵破士族流离多贫困失职惟道兄弟尽力收恤聚食常数十百人得任子恩皆以与族人以少长为先后无亲踈之间异姓亦分俸给之助其婚姻由是常苦贫而查氏至今为海陵望族许国钥皆其后也

宋司封员外郎许公（逊）行状 欧阳修

君讳逊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伪唐为监察御史李氏国除以族北迁献其文若干篇得召试为汲县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岁县民七百人诣京师愿得君为令迁秘书省校书郎知县事数上书论北邊事是时赵普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瓮中瓮满辄出而焚之未尝有所许可独称君为能曰其言与我多合又二岁徙江华令未行转运使樊知古荐其材拜太仆寺丞磨勘钱帛粮草监永城和余知海陵监三岁用监最迁

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监泗州排岸司迁赞善大夫监永兴军推货务迁太常丞知鼎州州杂蛮蜚喜以攻劫为生少年百余人私自署为名号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恶之莫敢指君至而叹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恶则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盗皆亡入他境约君去乃还迁国子博士奉使两浙江南言茶盐利害省州县之役皆称旨出知兴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旧溉民田四万余顷世传汉萧何所为君行坏堰顾其属曰鄴侯方佐汉取天下乃暇为此以溉其农古之圣贤有以利人无不为之也今吾岂宜惮一时之劳而废古人万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坠伤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岁谷大丰得嘉禾十二茎以献迁尚书主客员外郎京西转运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溪洞诸蛮岁出为州县患君曰鸟兽可驯况蛮亦人乎乃召其首豪谕以祸福诸蛮皆以君言为可信讫三岁不以蛮事闻朝廷君罢来朝真宗面称其能会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员外郎知府事荆南钤辖北路兵马于荆湖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选以材用员外郎自君而始明年迁司封员外郎赐金紫徙知扬州州居南方之会世之仕宦于南与其死而无归者皆寓其家于扬州故其子弟杂居民间往往倚权贵恃法得赎出入里巷为不法至或破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愧自悔稍就学问为善人风俗大化岁满在道得疾卒于高邮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谨闻常戒其妻事嫂如姑未尝敢先其兄食衣虽敝兄不易衣不敢易初违命侯遣其弟朝京师君之故友全惟岳当从以其家属托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抚其家为嫁其女数人李氏国亡君载其家北归京师以还惟岳歷官四十年不问家事好学尤喜孙吴兵法初在伪唐数上书言事得校书郎遂迁御史王师围金陵李氏大将李雄拥兵数万留上江阴持两端李氏患之以谓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语动雄雄即听命已而李氏以蜡书止雄于溧水君曰此非栅兵之地留之必败乃戒雄曰兵来慎无动待吾一夕吾当入白可与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师挑之雄輒出战果败死君至收其余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于时其孝谨闻于其族其信义着于其友其材能称于其官是可书以传谨状

魏太尉（羽）传 罗愿

魏太尉公羽字垂天婺源人唐郑公之后（真宗名臣传云羽自言郑公十四世孙按陈无己作魏嘉州铭称司徒翬之子别居歙之婺源其后四世而至羽然则羽乃郑公十世孙耳）初仕江南为昭文馆校书郎出为雄远军判官今太平州是也王师渡江道出城下羽归歙辕门太祖闻而嘉之特拜太子中舍命知兴州寻知京兆府属河间守将以征赋榷酤之入盗为已用遣羽覆实期年得羨余以亿计因言本州岛録事参军郭震十年未代河间令崔能前为即墨未岁而移迁调之司颇未均一太宗以其敢言诏加褒转后为户部郎中上疏愿省三司职官之半可以责成仍条利病二十事下有司议皆以为便迁盐铁最上案判官立位为三司判官之首上以唐世尚台阁目卿监为冗官欲复古优其选择诸曹正郎有才望者并补少卿监以羽为秘书少监尝请薄许王府僚史之过乞依唐置封驳司命大臣领之事皆见从上称其有心计通明吏道真宗即位歷礼

部侍郎卒年五十八以其长子玠为奉礼郎玠卒羽妻自陈家贫无禄録其子校书郎瓘为奉礼郎后赠羽太尉羽强力善处繁剧在三司出入十八年习知财赋之事

广西转运使孙君（抗）墓碑 王安石

君少学问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书数百里升楼诵之而去其阶盖数年而具众经后遂博极天下之书属文操笔布纸谓为方思而数百千言已就以天圣五年同学究出身补滁州来安县主簿洪州右司理再举进士甲科迁大理丞知常州晋陵县移知浔州浔当是时人未趣学乃改作庙学召吏民子弟之秀者亲为据案讲说诱劝以文艺居未几旁州士皆来学学者由此遂多以选通判耀州兵士有讼财而不直者安抚使以为直君争之不得乃奏决于大理大理以君所争为是而用君议编于勅庆歴二年擢为监察御史里行于是弹奏狄武襄公不当沮败刘沪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阴盛以后宫为戒仁宗大猎于城南卫士不及整而归以夜明日将复出有雉陨于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诏止猎蛮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抚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复州又通判金州知汉阳军青州稍迁至尚书都官员外郎提点江南西路刑狱有言常平岁凶当稍贵其粟以利余本者诏从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诏又从之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于岭以助英韶会除广西转运使驰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诸将兵数万撃之君驱散亡残败之吏民转刍米于惶扰卒急之间又以余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属州多完而师饱以有功君劳居多以劳迁尚书司封员外郎初君请斩大将之北者发骑军以讨贼及后贼所以破灭皆如君计策军罢而人重困方恃君绥抚君乘险阻冒瘴毒经理出入兴居无时以皇佑三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书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勲至上骑都尉君所为州整齐其大体阔略其细故与宾客谈说弦歌饮酒往往终日而能听用佐属尽其力事以不废在御史言事计曲直利害如何不顾望大臣以此无助所为文自少及终以类集之至百卷天德地业人事之治掇拾贯穿无所不言而诗为多君讳抗字和叔姓孙氏得姓于卫得望于富春其在黟县自君之高祖弃广陵以避孙儒之乱而至君曾大父讳师睦善治生以致富岁饥贱出谷以升斗付余者得驩心于乡里大父讳旦始尽弃其产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讳遂良当终时君始十余岁后以君故赠尚书职方员外郎君初娶张氏又娶吴氏又娶舒氏封太康县君五男子适邈迪适邁适尝从予游年十四论议著书足以惊人终永州军事推官邈今潞州上党县令亦好学能文状君行以求铭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试秘书省校书郎二女子一嫁太庙斋郎李简夫一嫁进士郑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县怀遠乡上林村歛之为州在山岭涧谷崎岖之中自去五代之乱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贤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学终以成立为朝廷显用论次终始作为铭诗岂特以显孙氏而慰其子孙乃亦以诒其乡里铭曰

在仁宗世蛮跳不制馈师牧民实有肤使践艰乘危条变画竒瘵毒既除膏熨以治方迁既陨哀暨山夷维此肤使文优以仕禄则不殖其书满笥书藏于家铭在墓前以告

黟人孙氏之阡

永州军事推官孙君（适）墓志铭 曾巩

黟县之孙氏有起进士为尚书工部郎中广南西路转运使以卒者讳抗以文学见于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进士为永州推官以卒卒时年二十有八者讳适亦以文学见称葬在其父之左将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铭于南丰曾巩其序曰孙氏世家富春唐有徙歙之黟县者讳师睦始自别为黟县之孙氏师睦生延绪延绪生旦旦生遂良以子恩为尚书职方员外郎职方生工部工部实生君君年十有四辞亲学问江东已有闻于人往从临川王安石受学安石称之后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万里奔丧致疾不忍废事既葬携扶幼老将就食淮南疾益革遂卒于池州大安镇实至和二年始工部为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学行谓蘊而必发其在君又止此君于学问好言治乱得失之说不狃卑近于为文以古为归不夸以浮虽素羸不废书虽进不怠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极其至其铭曰

孙世来黟拔身艰故为世闻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书百篇永州之学自其父传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内有其质外以华英再以不就其后当侈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吏部侍郎魏公（瓘）神道碑（代李尚书作） 黄廷坚

魏公讳瓘字用之三司使尚书礼部侍郎赠太尉讳羽之次子赠兵部尚书讳遂之孙赠礼部尚书讳昌之曾孙章圣皇帝以太尉任计臣十有八年有劳擢试公以吏事公幼少以风力闻更中外任使其治威严请老去位家居教子弟以所闻寿七十有一以礼始终子演等十有一人奉公之丧葬于寿春以公初室下蔡县君继室新安县君两刁氏祔焉翰林侍读学士张瓌唐公既铭其墓吴兴陈舜俞令举又状公躬行吏治告于太史氏其后若干年公子纶以材擢守吉州思似其先人请作歌诗刻于墓隧谨按公之世出授氏于毕万由汉兖州刺史衡以来三十九传至公名士望人不絶史公能不替引之宜有金石勒无憾某两娶司农卿讳琰之女司农于公母弟也惟公立朝蒙天子识拔更守十二州五将使节事实皆可纪士大夫多传之故以姻亚道公之美而无嫌其诗曰

维巨鹿侯繇万有魏昭猷桓简功利长世文武开国师用贤智有兴郑公贞观同功蕃作司徒绳其祖风锋镝东指衣冠南犇太尉初筮起歙婺源陪臣仕主有庸有勲公守校书未冠试吏开封仓曹初无避畏象魏烧灯猝嗟视成内侍少公僚事擅征公以书闻论罪请惩诏取付吏府中大惊公守循州不夷貊之除用人士俾调养之士不菽麦令无赋之恤刑邕桂遂领转输男女质没蚕户口租计免请纓中夏以苏淮蔡江湖大河南北无有逖迹爱民恤国少常金鱼持节番禺吏畏清肃民偷蒲鱼塹海新城窦塘作瀦工十一万公私告臞人言无戎公迄奏功迁諫大夫犹以诮公蛮掠五管尽銳广府汲者负户五旬不去广人坚壁用竒走贼谤者敛衽天子叹息侍郎工曹学士集贤还公广州予兵五千公调兵食佐王貔虎望公旌旗民得父母逃逋四归稟给惇婺部吏封冢道无僵尸公作京尹政达巨室子弟卧家吏史不覲察狱色词取诸怀中及其机秘隙不容风有婴

其芒齿牙为猾飞语上闻放越待察讫无秋毫奉公如家天子休之宠赐劳嗟议塞商流道河六塔是非分廷诏公阅实归报不可卒用初谋捐二百万商河北流致师蛮荆公议抚纳王师御戎不交曲直奋其武功禽兽猕之终以公策乃子顺来广府任土荔子蔗霜余归执政修用岁常有凶史沆告公包贿诏使按劾以凶即罪荆州澶滑进官吏部为开南阳持节安抚归节请老杖藜角巾婆娑寿阳教子弄孙八公岩岩淮水绕宅风声鹤唳燕御宾客既寿而臧可思不忘脱身风波委蜕于堂公之宴私左右书诗温恭好贤白首不衰庖丁之刀遇物恢恢余地不试则有偶竒呜呼巨鹿谁之不如同功一体多执事枢公窥其处曾不容车印章累累天夺鬼瞰启予手足公则无憾楚望霍丘其阴维淮作公寝宫无有坏隕墓门有诗来者诏之在予后之人其有能子亦有能孙聿修其似之（罗鄂州志小魏太尉瓘字用之以荫补校书郎为开封府仓曹参军会上元与内侍督作灯山而内侍诛索扰人瓘密以状闻诏为杖内侍于省中监襄邑税门人魏纲上章诋天书流海岛瓘亦坐停官后知衡山县衡山祠旁旧禁采伐而寺僧倚中贵人輒犯禁无敢问瓘捕送于州州将依违不为决瓘疏不已卒抵以罪歷提点广西刑狱转运使溪洞妇人縁逋责没邕州为庸使者二千余人悉还之刘鋹时舟船皆计口有税而雷化廉高窦五州独未除瓘为除其税罢柳州无名之役四百人后以太常少卿知广州广素无城为筑城环之又疏江东门凿东西澳为水闸及侂智高入寇围广州五十日不能下朝廷以为功时瓘方知越州特迁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使复知广州给禁卒五十得便宜从事代还糾察在京刑狱特议开六塔河而塞商湖北流瓘视之以为不可其后决河卒不可塞而德博之民大罹昏垫五溪蛮叛除龙图阁直学士知荆南朝廷方议征讨瓘以为五溪之险师行鸟道而诸将贪功生事非国家之利条三策招安为上守御次之攻守为失不报后卒招安之以吏部侍郎致仕卒赠太尉年七十一子演纁绛纁纯綱纶纪绍纶以才擢守吉州绍字承之以父任为将作监主簿尝知虞城县禁蒲博而盗止留守下其法管当合流镇岁大饥度请报不及事乃先发廩后以闻旁近頼之通判绛州行州事新庙学具师徒士故沈浮俗闻檄县谕出之讲试以时绍与其属过焉后以右朝散郎知嘉州自唐开元献荔子而近世乐用朱崖所产久益微不给求而刑者众嘉佑中有贤守哀之作二诗刻石以讽绍将行贵要多求者摹其石诗以报黠贾夺人盐井更数守讼不决绍刑而还之为人孝友和审不受私属无子弟出入有吏能常有劳绩合格而赏不及亦不自言绍圣初卒子汶）

程待制（节）传（弟筠侄祁） 杨本

程待制节字信叔其先自歙迁浮梁登嘉佑六年进士第幼负将畧有志经纶熙宁中朝廷有事南方以单骑衔帅命喻诸蛮既敌众送款上语苗时中曰程节未识其面真竒才也迁广西军使帅桂府十三年甚得蛮情每诏书因任桂人交庆交趾入贡叹曰天子使老成安我海国岂敢自干天讨初通西融道有本道録置隆兑州有本州岛记又有竹溪集三十卷终寶文阁待制子邻字钦之初节亡蛮蜚猖獗朝议欲世其功夺哀袭父

麾钺十余年威名少不逮而恩有加终徽猷阁待制时人号大小待制节弟筠字德林登嘉佑二年进士第与苏轼兄弟同年虽在谪籍音问不絶知陈留县差戚里执役其人泣诉于太后太后曰闻其人廉吏吾可挠其政邪轼送其知真州诗曰君为赤县有古风政声直入明光宫为户部郎中卒有葆光集子祁字忠彦亦举进士歷任都官员外郎着程氏世谱三十卷江南程氏多宗之节女洙通书传能作唐体诗长适史迅迅死遗孤继不育洙即抵弃钿珥尽所为文藁焚之父母欲夺其志不可疾且革犹手为书以谢夫族弟祁铭其墓曰卓行夫人○附苏文忠公送程德林赴真州诗君为县令元丰中吏贪功利以病农君欲言之路无从移书諫臣以自通（諫臣蹇受之也）元丰天子为改容我时匹马江西东问之逆旅言颇同老人爱君如刘宠小儿敬君如鲁恭尔来明目达四聪收拾驂骏冀北空君为赤令有古风政声直入明光宫天廡如海养羣龙并収其子岂不公（君之子祁举制策文学行义为时所称）白沙何必烦此翁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一

（明）程敏政 撰

○行实（才望）

宋太中大夫行尚书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国歙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俞公（献卿）墓志铭 刘敞

公讳献卿字谏臣其先河间人晋永嘉之乱徙居黟歙公之父曰某赠工部尚书尚书之父曰某某之父曰某皆畜德不仕庆诒其后尚书娶闵氏赠太原郡君实生二子长曰献可官至某官天章阁待制其季则公公之初学师友其兄强力敏捷儒术自任其后遂相继成进士名闻天下云拜寿州安丰尉临事明察善钩人情推显至于隱故盗贼不敢发发之輒得人有告其师浮屠出游者公揣其有奸使吏拘之而索其室得浮屠之尸一县大惊以为神转昭州军事推官陈进乱岭南象州危甚吏民不自保其太守欲背城奔使公往护之公至为说利害复教使坚壁治兵为不可攻太守急听其言得免诛贼亦不至官兵之在宜州公部昭民往输之粟及事平议留昭民伐山林以治官府曰后病矣不可以不示信请期三日许之民闻公得令知不久役皆劝功趣事事如其素陈进死上功第一赏未行丁尚书忧丧毕转大理寺丞为本寺详断官选殿中丞知庐州慎县又换杭州仁和县丁母夫人忧服除改太常博士知南雄州潮阳吏民不相能讼击不决一郡恟恟徙公知潮州镌其曲直潮阳又多水害公亲相地势筑防金山百姓便之转屯田员外郎大臣荐可为执法歷两院御史领左军巡使举察称职拜三司盐铁判官上初即位公疏言民力不足其弊在取之太索用之太侈可减冗食及诸无益引先帝为法累数百言天子嘉之罢诸卫兵及省浮屠老子祠醮公本谋也淮南二浙一岁耗盐十三万尚书经费不足公往视之至则条发旧弊以新法从事吏尽偿所负又增五百万石以兄为盐

铁副使改开封府推官会陝西言兵食不足转运使非其人朝议患之上亦重其选宰相数进拟无合意者召公问状公不辞讓因入言之天子识公名曰是前使淮南者可其奏公至部三日得半年之储终岁余二年之食虽一切变置然其百姓富者不病贫者不扰云泾原塞外武延川本羌地诸将欲功名请筑堡凿壕守之公奏以谓生事不可许已而寇果至杀掠吏士塞所凿壕而去转兵部员外郎迁京西召对言边事荐某可将帅赐三品服以兄没当墓求为东南官改福建召还判盐铁勾院转刑部郎中居二年命直史馆知荆南府进见言事上听不倦喜曰卿不当往荆州即日拜三司户部副使歷度支盐铁三部转右谏议大夫复出荆南满岁授集贤院学士知杭州发石作堤以扞江涛水不为灾召回判三班院及银台门下省出为宣州元昊畔西边大扰诏书问所欲施行公条上十余事朝廷称其知时务徙知应天府改工部侍郎以疾请老天子优之以为刑部侍郎致仕闻其居杭州即皆徙两子官吴中以便奉养庆歷五年四月十七日终于所居享年七十有六明年某月某日葬歙州某县之某原从先人居夫人冯翊郡君钱氏柔淑知礼是配是宜子四人长希楚某官次希元进士及第早夭次希及希仲皆将作监主簿女三人长适秘书丞江杞其二未嫁公为人高明刚严论议立规矩似不能容物至典法持狱平易寬恕不肯妄有轻重其在京西钱丞相为许州厚宾客之奉岁费千万执政素不悦又疑其有私公奏事至京师开其端问公公对无他世以公长者累阶至太中大夫勳至上柱国爵至开国伯食邑至九百户所与交游同僚多歷两府者而公独不遂可谓命矣铭曰

俞之先世基德相继其大而章自公兄弟雍雍在家矫矫在官歷试以难富贵不愆忠而好谋天子是咨功济西方国人不知辞老而休亦不踰矩其风孔高以愧进取仲尼有言积善余庆公实有子嗣武其盛（罗鄂州志俞待制献可字昌言歙县人其先居河间晋永嘉之乱徙新安端拱初登第歷归州军事推官权领州事会李顺反峡州官更多弃城城中老幼亦亡去献可料州兵屯会江棚以遏奔者不能禁得亡命二人斩以徇众乃定后以御史中丞王嗣宗荐为监察御史建言天下所上瑞物不在图牒者毋得以闻歷提点广西刑狱初抚水蛮数内寇献可以前守吏姑息之过请发兵穷讨之丁母忧特起为转运使卒平定之为立互市筑塞以扼其险自是蛮人不复犯边推功官属未尝自言仁宗时擢龙图阁待制权吏部流内铨子希甫希孟皆登第希甫终和州推官希孟皇佑中殿中侍御史希孟孙正图复登政和五年第）

尚书工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许公（元）墓志铭 欧阳修

公讳元字子春姓许氏宣州宣城人也（按欧公撰许公父司封行状云许氏世家歙州今此乃云宣州盖许氏本居歙而有别业在宣境子孙迭居之欧公制作每欲互见以示其文之简故云尔也）许氏世以孝谨称乡里其父亡一子当官兄弟相让久之曰吾弟材后必庇吾宗乃以公补郊社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养其母调明州定海南剑州顺昌县尉泰州军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归州守闻变不知所为公为诘其所以来

二三人出前对公叱左右执之曰惑众者此尔其余何罪劳其徒而遣之迁镇东军节度推官知润州丹阳县县有练湖决水一寸为漕渠一尺故法盗决湖者罪比杀人会岁大旱公请借湖水溉民田不待报决之州守遣吏按问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诘由是溉民田万余顷岁乃大丰再迁太子中舍监扬州博盐和余仓知泰州如皋县所至民爱思之公为吏喜修废坏其术长于治财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无功而天下劳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榷货公言先时贾人入粟塞下京师钱不足以偿故钱偿愈不足则粟入愈少而价愈高是谓内外俱困请高塞粟之价下南盐以偿之使东南去滞积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轻重之术也行果便时京师粟少而江淮岁漕不给三司使惧大臣以为忧参知政事范仲淹谓独公可办乃以公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师者吾不信也至即治千艘浮江而上所过州县留三月食其余悉发而州县之廩远近以次相补由是不数月京师足食既而叹曰此可为于乏时然岁漕不给者有司之职废也乃考故事明约信令发敛转徙至于风波远近迟速赏罚皆有法凡江湖数千里外谈笑治之不扰不劳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为判官已而为副为使每岁终会计来朝天子必加恩礼特赐进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凡在职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惫矣愿乞臣一州天子顾代公者难其人其请至八九久之察其实病且老矣乃以知扬州居岁余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视事以嘉佑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讳稠池州录事参军祖讳规赠大理评事父讳逖尚书司封员外郎赠工部侍郎公娶冯氏封崇德县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长曰宗旦真州扬子县主簿次曰宗孟守将作监主簿女一人适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岁漕京师者常六百万石其后十余岁岁益不充至公为之岁必六百万而常余百万以备非常方其去职有劝公进为羨余者公曰吾岂聚敛者哉敢用此以希宠公为人善谈论与人交久而益笃于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禄分给宗族无亲疎之异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真州扬子县甘露乡之某原其所与游庐陵欧阳修志于其墓曰呜呼为天下者固常养材于无事之时盖必有事然后材臣出自宝元庆历以来兵动一方奔走从事于其间者皆号称天下豪杰其智者出谋材者献力讫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时用所长且久于其官故得卒就其业而成此名此其可以书矣乃为之铭曰材难矣有蕴而不得其时时逢矣有用而不尽其施功难成而易毁虽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适其宜志方甚壮兮力则先衰行着于家而劳施于国永幽其闾兮铭以哀之

胡司业（伸）传 罗愿

胡司业伸字彦时幼颖悟七岁父课二兄伟极为庄周梦蝶诗伸亦随作末云谁能分梦觉真妄两悠悠绍异之年十四随兄游学杭州月试辄先出又数为之首教官命移席就察之问所用事对如响苏文忠公为太守闻之遣鞍马召与语甚见叹异登第试学官授颍州教授部使者列荐崇宁初召为太学正进博士数岁迁秘书丞著作佐郎与修神宗日历及礼书除右正言数月以亲嫌改符宝郎迁辟廱司业后二岁责监杭州楼店

务继知无为军时巢县猾民有诉令者率敛钱数百千棊藏寘列肆中伸察所诉不实物色之得棊与簿书具载所以饷吏者按致其罪慰谢令政尚慈恕民绘其像在学校久于名士多所甄引遭丧乱遗藁存者尚二十万言从弟侃字彦和始名侔登进士乙科尝仕为宰去官寻得直竟不复出凡数十年自号柳湖居士恬静好书晚苦目疾犹使子孙诵而听之将终自为志积官至大夫（旧志云伸在太学与汪龙溪齐名时人为之语曰江南二寶胡伸汪藻其为时所重如此）

朝请大夫直秘阁汪公（若海）行状 汪若容

公讳若海字东叟新安歙人生而岐嶷美姿挺特年十八游京师入太学连送礼部靖康元年北兵至所过无坚城朝廷下诏求知兵者公锐然应诏及赴有司日未三刻纸笔告穷榜揭遂居优等时朝廷已遣耿聂割河北地畀敌其年冬再至京师公以为河北国家重地当用河北以揽天下之权不可怯懦以自守闭闕养敌坐受其敝高宗皇帝以康邸聚兵相台公于是上书枢密曹辅乞立康王为大元帅拥兵镇抚河北以擒金人之后则京城之围自解辅大喜即以其书奏渊圣制可俾公为参谋如高宗所宰相何■〈鹵，欠代义〉上木下〉执异议以道梗为解不果遣王城失守公述麟为书以献谓两宫蒙尘义不苟生袖书抗尼雅满乞存赵氏及异姓僭拟縋城而出触干戈趋山东芒鞋短褐谒高宗于济州首劝进以神器久虚异姓僭窃宜早登大寶以图中兴一日间三被访问锡以衣服巾履甚宠补修职郎充帐前差使留居帐下偶误出中军帐门再入则阍者以无号止之因而腹痛大病瀕死遂不复再进扈从至南京高宗皇帝登寶位大元帅府结局推恩改承奉郎除江南经制使属覃恩转承事郎除监登闻鼓院五府交辟改属右府朝廷以张和公宣抚陝西议未决公曰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以东南之尾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陝袖所见见和公其书云云极谈终日公悚然欲言于上辟公自随以亲老辞继论军食忤执政意求补外通判沅州谗者乘间入言夺籍谪英州道出临川时节制江夏军马李允文拥众数十万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讨使张俊屯江西其叅谋官汤东野与公有旧得公于路喜甚谓曰李允文怀反侧非君莫能开其自新公即驰往谕以成败逆顺示以朝廷威德复设三策以动之辞旨明畅允文大感悟即举军东下公复为书招其徒张用曹成李宏马友同归朝廷张用一见以其众二十万解甲效顺惟曹成疑贰有他志公移书责之成怒将杀公公夜宿王林军帐以计得林军印遂夺其众五千人翌日曹成遂遁公遗李宏书使刺曹成以自归宏得书图成而力不胜复走长沙刺马友羣盗解散公遂以王林五千人归招讨使张俊俊乃班师凯旋军容愈盛是时朝廷方分遣偏师出殄余寇公以为为天下者当化盗贼为我用不可失英雄为国患因着平寇策以献朝廷悉用公策其后李宏为刘忠所并死长沙刘忠为韩世忠所破走刘豫曹成走广而后降湖湘遂安公寻复承务郎监潭州南岳庙除通判辰州绍兴九年复三京预祗谒陵寝事还以前功旬月四迁至承议郎通判顺昌府江淮失守兵集城下结垒满野时太尉刘公锜甫至众不满三万遣人

丐援于朝无敢往者公毅然首途竟達在所具述刘公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师济之必有成功朝廷从之敌果大败去除淮北宣抚司机幕柘皋之役复以劳两转至朝散郎除通判洪州未上丁内艰服阙添差通判信州秩满叅湖北帅司议是年阅五转至朝请大夫除知道州陞辞得对上曰卿许久不见一向安在除直秘阁改知江州到官岁余丁司农公忧时方经畧中原朝廷议起公护上流而公不幸死矣时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一以其月二十八日葬于渔梁山妻硕人赵氏皇叔故循王士■（亻 裹）之女子一人择善朝散郎通判常州孙男五人女四人公豁达高亮深沉有度自幼不羣耻为世俗章句学字书行草自为一家于文无所不能探纸笔立就初若不经意者比成章蹈厉风发脰炙万口论兵几策时事决河汉灼著龟不足以当其豪且审也其麟书引兽合事罗百兽而尊麟使卖国叛君者读之色愧其移羣盗书及平寇策纵横明辨听者悦从比及攘定皆如素画平时自许好奇伟倜傥慕鲁仲连慷慨多大志慕马文渊高宗尝以片纸书公名谕张和公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会和公去国不克召故相秦桧忌其才且潜邸旧屏遠不使得用用亦百不试一迨桧死乃获再望清光立谈间亟分训宠且曰是朕起兵时主簿盖以光武遇冯异之意待公也迹其际会使久在列近所植立宜如何九江之政清而惠比其去举城相与泣呱呱不忍舍公与人交襟怀豁如无贵贱悉得其欢心调急济乏倾困倒廩不惮也郊恩延赏首官其弟其轻施笃义行于家而施于人者类如此谨撮其大概以俟立言之君子云

宋故中奉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叅知政事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追复龙图阁学士汪公（勃）墓志铭 叶适

干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叅知政事汪公勃薨年八十四十月己酉葬会昌乡蜀里北庄村嘉定十三年曾孙纲以墓上之铭来请公字彦及徽州黟人年十八州荐士称首试辟廡太学锋锐明敏同舍畏伏尊以宿旧垂三十年绍兴三年类省试饶州二年登进士第主严州建德簿池州建德丞京口制置沿江安抚辟为属十三年除太常寺主簿高宗厌戎马久思壹休息既定和亲罢诸将兵而名士大夫皆谓父兄讎未报兵未当罢上患之择耆艾质厚不与赵张同好恶者居纪纲地共持国论公自御史台检法官为监察御史奏事殿中上方书孝经公奏显仁后归孝之大也请刊石摹以赐羣臣诸生示天下子道又言新学初建科场适开万方趋向于是乎在学者不粹然一出于孔氏而以专门曲学乱之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诏有司凡私意臆说尽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对上指寺为诏狱公论斐不自知职业何事不学无识竟罢斐蔡攸家人至行在公歷陈靖康祸变臣子不忍闻上读疏悲愤亟命临安还之所贬州京子孙不用赦令内徙进侍御史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随宜增损裕养民力其节目甚多给舍条上矣宜令监司依方镂之徧下州县使百姓户晓而劾其稽违者由是上益以公为知大体明治道擢授谏议大夫兼侍讲押班赵鞅憑宠作势妄占人庐舍公奏斥之外上曰逐一内侍而其类皆竦人知畏矣愈竒公可大用也迁御史中丞十八年遂以端明殿学士副

密院事段拂罢兼摄东府事自秦桧得志恶同列偪已始废序迁之制甫签署或叅知己遂去俄复窜调公上所属任非桧引者每造前倾接俞咈在即下殿目送必与桧钩礼桧瞬息间喻意相縻岁余未有以逞公顾桧伎忍欲有所建白荅上恩遇常沮塞不得间则叹息曰此岂伴食处哉及赐桧犀带忽问枢密有否使者言带二一赐枢密桧恍然曰上果厚注枢密哉弥不平公亦慨然曰吾可以去矣即告上陛下幸哀臣母老病得退就田里上雅知公为桧发也重慰藉以旧职食宫观禄终桧在不敢动摇公者上力也桧死起知湖州廉俭至骨不费公使一物内屏烛以捻代燎政以慈爱为主劝两讼勿争词致殷重其人感悦合掌结欢而散雪上相语莫激恼这佛将老上终始念公超秩三等制曰为民借留叶义问故人也有隐憾上章毁诋夺学士孝宗初特诏复与言者未已命再格又诏复龙图阁而公已薨遂追复焉盖当桧亡后一时党援划薙焚沃不啻草薨独公老成重德人无异词虽为义问排毁公薨后亦卒自悔恨而二宗眷眷于公如此嗟夫是非贤否之实岂终不可定哉汪氏望于黄陂世序甚远然未有仕者公始赠曾祖昌龄太子少保祖惟立少傅父才贵太师在饶州也张琪兵突黟县家遁溃不相知母舒氏陷贼几不脱寇退邑落死走十三四而公奏名以归长幼各聚数里内无一亡失乡人惊异曰是公素孝谨天殆活之既贵封舒氏延康郡逮西府之养云赠其配曰祝氏高平曰唐氏南昌皆郡夫人四子作砺湖北提刑作舟监行在都茶场作霖京西安抚司干官作义清江丞孙十一人义和侍御史义荣大理丞义端徽猷阁待制义质蕲春簿义的太学内舍生义路义处义方义实义善义准曾孙纲直秘阁浙东提刑纪贛县丞统通判楚州紘监平江府贍军库绛知龙阳县缜知永兴县绶知丰城县绛通判安丰军公诚笃款尽自少至老不欺无妄尤简朴安详尝行畴垄中农坐桑语尔汝如一人岁稔倒廩下其直巨姓皆曰枢密尚减价我何敢求赢故市余常平黟人亦以为佛也公在时诸孙已取高第后侍从相踵至纲三世卓然异材宜于内外善类合一追述祖德销熄诬谩太史公所谓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止铭墓而已铭曰

治古君臣与道合离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禹稷契参之夙夜匪懈国家是毗翼翼高宗进臣以恭交修罔弃尔无尚同断断汪公辅君以忠臣岂不比曰君是从事往论移羣讪一声虽与桧异难于自明惟两圣人深照厥成始黜终复生冤死荣坟彼北庄其下靡刻蜀笋仍存翁仲犹默碑铭新特纲也念德碑坚有泐铭坚无忒（汪提刑作砺字必成黟县人枢密勃长子少有声场屋预乡荐入太学补丞务郎授浙西仓属江右帅幕主管临安府城北右厢干道初元岁歉朝廷録救荒之功主奉常簿知桐川枢密薨服除守延平会莆守引嫌被寇两易秩满入对乞衰二十年间寛恤诏令为一书冠以戒勅之辞俟监司守臣陛辞日各赐一本终更仍令以所行复于上而赏罚之又乞蠲兴化三县民丁米钱一万四十余缗除提举湖南常平茶盐就除提点湖北刑狱丐祠终于家年七十三居家必时制良药以施病者市纸衾以施寒者又施棺収无以为敛者居官亦然三子义和义荣义端为弟作舟后 侍御义和字谦之知隆兴新建县时讲荒政条画备

具视旱白府帅曰旱势特甚已批放八分矣帅怒其専公执愈坚帅为变容从之擢淳熙八年进士第治县有声堂审命倅绍兴连丁内外艰服除守武冈每大比附试于郡岁贡一名公谓郡统溪洞民尚武健欲变其习莫若崇学校科举乃请于朝竟得辟贡闈增贡员士子勒碑颂记秩满除太常博士兼礼部郎官枢密院检详馆伴正旦使时慈福几筵未彻使以乐请公折之曰国乐尚禁使人岂宜以此为请使惭而止除右司郎中兼检讨玉牒除起居舍人继除侍御史兼侍讲两月卒子四人纲终户部侍郎纪继弟义的后终赣县丞统吏部郎官浙东帅宪缜汉阳守 寺丞义荣字焕之与弟义端同登干道五年第提刑守桐川陞辞曲谢子侄俱叨赐第玉音褒谕云皆是卿子足见义方之训知崇仁县有豪猾武断持县短长令不敢出气乃籍其姓名奸猾望风知警遇旱究心荒政丁内外艰服除差江东机幕干办诸司审计知桂阳军郡经蛮寇焚掠之后城堞圯毁乃增筑楼申画逵道始以最闻除大理寺丞卒绶直寶章阁前知太平州尝为军器监丞 给事义端字充之弱冠廷对为第三人祖枢密及见之干道五年也授奉国军节度推官丁内艰服阙充南外宗学教授未赴除太学博士迁枢密院编修太常丞权吏部郎改工部知温州期年两易严州主管冲佑观起知秀州有形势户占田数千畝不输官赋责其输而返其田守池阳召对除侍左郎官绍熙四年除监察御史改除军器监知舒州陞辞除起居舍人宁庙临御差充贺金国生辰使还言金为鞬所扰今和议虽未可违当密为自治待时之策除中书舍人兼侍讲迁给事中除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改宁国府进华文阁待制帅绍兴公念此邦和买之重倍于他邦奏疏极言下户科敷之扰与代输和买并五等未纳之税除徽猷阁待制丁母忧服阙起知婺州帅隆兴皆丐祠知鄂州到官未几以病卒年五十八有盘隐类藁奏议藏于家子紘登庆元龙飞第绛知兴国军绛知宁国府绘为监簿)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二

(明)程敏政 撰

○行实(才望)

宋故华文阁直学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赠特进程公(叔達)墓志铭 杨万里

淳熙甲辰十月一日万里既除先太硕人之丧又三日江西安抚使给事程公追骑踣门遗以书曰江西诗人渊林也祖于山谷先生派于陈徐诸贤谓之诗社而社中多逸诗某尝搜得之今刻枣以传而序引缺焉非君其谁宜为万里辞不获命既呈似公公不以为不可是时万里未识公也自是书问还往益密情益亲厚后八年万里将漕江东被旨往上饶问囚过新安至休宁公遣人送酒相劳苦又遣其子铉遮见于逆旅是时以使事有指欲见公而不敢也私念归涂当偿此愿既而山路崎嶇难以再经拏舟东归至今

以不识公为恨盖万里平生之旧相识而不相知者有矣未有不相识而相知者也不相识而相知者公一人而已公既没万里哭遣家僮吊焉今铉又以兵部王公寅所状公之行实来谒铭万里恸哭曰已矣世无此知我者矣铭其忍辞公姓程讳叔逵字符诚徽之黟县人胄出重黎氏自伯休及婴晋元谭守新安民德之诏赐田宅于歙因家焉梁灵洗起兵拒侯景入陈以功封重安公谥忠壮迨今庙食至天旺始徙黟云曾祖宗颜以子显谟阁直学士迈赠正议大夫祖逵以子楫之千载赠奉议郎父晋之以公赠太中大夫三世娶胡氏赠硕人太孺人硕人公少颖异伯父竒之令从枢密巫公学方卯已有俊声年二十三第进士中书连除兴国军光化军教授以荐改宣教郎除湖州教授秩满造朝海陵王将渝盟朝论二三公以书抵时宰陈公康伯请厉兵马守淮汉募义军遣间谍理财用陈大喜以为足强人意除通判临安府府尹赵子瀟待下简而亢公不为屈赵谓有台諫风即委以府事且屏后覩焉见公剖决如流遂大相知除知通州诸御史荐为台主簿未三月迁监察御史干道二年二浙大饥孝宗皇帝忧之分遣郎官御史行视振贷公当行临安诸邑先自府始奏谓受粥之令及市而不及野请均之上大喜语执政曰谁肯为朕尽心如此既周视诸邑见上上迎劳曰卿振民良苦公条上便宜曰丰荒在天感格在人愿益修省以召至和至如祖宗朝已行之荒政若赵抃之会稽范纯仁之襄邑斯二者可举行也夫今日之急务愿诏监司与帅臣察所部之官吏或罢奕不胜任者罢之或奉行不应书者罚之斯二者不可缓也上称善除右正言见上首论君臣听纳词旨剴切时已讲和公言勿恃和以为安必因和以为备复言广盗始平湘寇复作盖官于湖广者或昏庸贪残或迁客左官欲民得其所难矣谓宜精择部使者以察郡守妙简守臣以察县令孰为公廉孰为苛刻或辟置或罢绌至于一切科扰之政尤宜蠲损上即召羣臣集议于御史府选监司一人遂除张维广西提点刑狱郴寇李金叛公复奏请广开赦宥招降之门速发旁近精锐之师应时讨定无使越轶二广又言龚遂治渤海将锄为良民持兵为盗贼此安之之策也张敞治胶东明设募赏令相斩捕此胜之之策也愿下所司着定捕斩除罪之令潭帅刘公珙移书谓頼公建明表里相应寇遂平中书除吏非法公言法制所以维持国体也要当遵守于上则侥幸息于下夫不中铨者吏部不拟官法也未出阶官者中书不除官亦法也今则将仕登仕除岳祠之官矣非词学上舍甲科者不注教官法也今则州文学亦除教官矣近有宜州文学高袞者除襄阳教授考其爵里乃一时借补乱法亦甚矣有旨押归本贯又言诸郎皆华选也近有为丞十日而遽摄员者有监门数月而骤权郎者望诏执政自今必察才望优劣资格浅深时有为淮漕者进死蝗公言日者庐州守臣张师颜奏蝗徧田野今乃谰言蝗自毙罪其可逃又有以前从臣召还者请复免役钱公言身为迕臣不以道德寛大雅广上惠乃导为刻剥是不可不斥迁左司諫言民困于执役及和余四弊上曰朕当遣使按察在谏省仅四阅月以母老且病四请外上再三留之自今除官行事必具事之本末人之阙阙旧制缴奏十一月召见赐阙制诏甚得体公阙称谢复坐曰事无巨细尽言公阙选人除授超

越上曰何也公局请阙本以待选人资浅之有才者今既归铨部无以处之则径（阙）事官愿以京局诸阙仍旧归朝廷公每论谏上必嘉叹即施行之（阙）见论敬天爱民有志事功三事其论敬天曰臣承乏司宗纂修（阙）得仰窥陛下盛德如读尚书而作敬天图臣愿陛下鉴图而法文（阙）已之心勿谓丰穰而怠忧勤勿谓平泰而忘儆惧上曰朕自为此图（阙）觉有益每遇水旱则必披图修省常获感格后再召见上顾左右（阙）示公曰人君享国久长皆由严恭寅畏尤当以为法公言陛下既（阙）戒又知所以法社稷生灵之幸复以亲老请外上曰朕方用卿（阙）求去退而力（阙）龙图阁提（阙）佑观（阙）运副使帅刘焯久病废（阙）与蠲租振赡人呼舞曰非运使我等皆当（阙）牵司缙钱助衡郴道永者凡一万三千缗又代道州（阙）七千缗积逋大军钱三万八千缗又与总领赵汝谊奏除（阙）万余石民感实惠百千人相率诣安抚司请为表乞借留九年（阙）除浙西提点刑狱钱者塞涂其后潭帅李公椿竟以民言上（阙）谋帅上命执政疏其人上指公名曰某也可近李椿奏某甚（阙）心八月除秘阁修撰知隆兴府见上极论郴桂盗贼之由抚（阙）任之宜消弭之策泊至洪以所部多盗申严同恶及他盗捕（阙）郭外僧舍有寇其徒来告公免其罪而犒之尽缚郡寇尸诸（阙）有八而每岁之赋十逋二三盖有民已流徙而田实污莱者（阙）污莱而业无主名者谓之逃阁公分遣县官精敏者核其欺（阙）年蠹（阙）一日荡去州之材官曰亲兵者千曰选中禁军者亦（阙）曰朕方欲用卿寻以母忧去服除除直敷文阁知池州时四年二月（阙）引嫌改衢当路有不乐者遇官期至则辄以他人代凡五年至言者（阙）其非是始获之官辞行首言陛下厉精图治未尝不欲大有为然有志不可不养养志不可不审耗于事则易怠速于用则或沮愿毋狃宴安毋急事功上指养志二字曰此言极嘉五月改江西转运副使十月改江东乡部也即家拜命奉亲之官邦人谓昼绣云既视事有曰牵司耗米曰和余本钱曰去秋苗钱曰宣城柴木钱皆蠲除之仍损（阙）贍宣之乏徽州杂征有曰驿料豆钱者多取八十缗即奏蠲（阙）绢铢两昔轻而今重（阙）以益困有旨十二万匹减四之一（阙）大哉圣王之仁一举革（阙）年之弊（阙）月除浙（阙）辞行上（阙）欲留卿未（阙）庶子（阙）问宰执（阙）凡例（阙）不网罗（阙）国（阙）天（阙）府因言其（阙）惠民也而（阙）受其弊用经之（阙）多至加倍理讼狱（阙）负（阙）羨余结权贵小则私（阙）更当痛革（阙）为朝廷贺寻兼（阙）免去一日召见因言传（阙）心悦而天意得上曰亦闻（阙）可喜汉唐之亡皆缘岁荒（阙）谓人曰有君如此天下国（阙）后至琐闼或昏暮丙夜事之（阙）卒营垒市居相半以故骄放公为之筑室三百余区聚居一营月廩时服给授惟时昼训夕警无敢哗遨复请州置准备将一员择其久于履军者以管辖之上以其法刻板下之百郡云吉之兵噪于牙门公以守臣与兵钤不诚劾罢之揭赏禽贼皆伏诛军政肃然一道惕息十二月进集英殿修撰因任公上体圣意下恤民隐其惜官藏甚于家货帅洪五年前后蠲除民赋为缗

钱二十三万有奇为米斛一十一万有奇谈者以为多于王仲舒云十三年八月上一日忽宣论执政程叔达隆兴之政甚美与进敷文阁待制再因任岁或小不雨公每祷雨举室不茹葷感召如响部内连年有秋民歌之曰公来江西熟公去江西旱十四年引疾丐祠章继上四月四日特转一官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去之日如始至在官束修之问近比宜受者积八千余缗皆入公帑因任至再宜受礼物亦以犒军既归宅旁治小圃曰西塾有堂二曰葵心曰秀野凿池沼种花竹逍遥忘归十六年二月太上皇帝登极转一官以尝为东宫讲官再转两官时旧学悉收召公独以与执政隆兴合符小忤壅不以闻奉祠四载引年纳禄遂以显谟阁待制致其仕今上皇帝即位有诏抚问遣使赐银奩药茗诏有渴见之语公感泣拜赐庆元二年十月特除华文阁学士赐衣带金论始伸公年高益健一日对客忽有不屑人间世之语得疾无苦惟日食寢减忽命左右扶掖端坐于正寝奄然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官宣奉大夫爵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遗表闻天子闵悼加赠特进娶黄氏封硕人先公五年卒子男四人铸年十九预国子第二名荐早卒铉朝请郎行将作监主簿锡承议郎知江州彭泽县事镐早夭女四人适进士黄汝崇奉议郎知潭州湘阴县事黄荣通判台州金■〈亻与〉枢密汪公之孙义实皆前卒孙男源洵俱登仕郎女一人尚幼公天姿静重逮事四朝守正不挠始终一节感孝宗睠厚日思报称所论列封驳无少顾忌以故齟齬尝因草诏孝宗嘉赏顾左右问学士为谁以他学士对公终不自言行已敬事亲孝和于族信于友抚姊妹甥侄尽爱婚丧调之必厚既以先夫人志养不尽为终天之戚复举太中资产遗诸侄且官伯氏子慰下泉意族人病于乡正之役则剖私田倡义役诸乡效之其利甚博既没里人筑堂肖像祠焉嗜学至老不释卷六经诸史皆探根柢书法得急就体生平著述曰玉堂制草曰玉堂备草曰表笺曰论谏曰承华故实曰诗笺曰宏词赋颂曰歌诗书启记序杂文凡六十八卷藏于家其自述出处大节则有四朝遗老传公之未病前数夕忽有大星贯于庭家人大惊没于庆元三年七月十四日葬于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其乡东亭其冈潭口铭曰温温程公日行维冬风行维东万物有融毅毅程公玉立维嵩雪立维松众正之宗既介既通不异不同邦之夔龙氓之黄龚睠非不隆不诡其从不究其终洵乖其逢（森尝谓谱牒重事也纂修之责刊误为先讨论疏畧而随声附和讹以传说则是诬其祖矣稽之显学光禄墓文则曰忠壮子二十二人散居江浙名天旺者迁黟庄节之墓文胄出忠壮至天旺徙黟夫谓忠壮之后有天旺非也谓天旺为迁黟之祖亦非也夫二阁老铭文实程龙学瑀杨待制万里笔也大率志铭虽属之名笔而纂述家世门阀则子孙之责耳考订疎畧岂秉笔者之误乎）

宋故通议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致仕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赠宣奉大夫朱公（晞颜）行状 谈钥

曾祖（温舒）故不仕曾祖妣程氏祖（瑞）故不仕祖妣吴氏父（逢时）故赠中大夫妣吴氏赠令人

公讳晞颜字子渊徽之休宁人先世积德韬晦林壑中大起家履善尤自力每曰功名富贵不必当吾身我后必有显者俄感朱峯羽仙入梦已而生公公生而秀异童丱能属文纔冠入国学鼓篋孙业益有声阅岁擢进士第时隆兴二年也未注拟间闻中大丧星夜奔赴号毁若不胜终制调荆门军当阳尉当阳被邊小邑公协赞令长备御慰存一境安辑湖北沌河弥漫数百里葭菼丛荟为盗渊藪舟行所经无脱免者公请诸司乞治停藏资给之家严防巡禁戢之法盗发地分据实以闻或掩匿许人越诉宣抚使王公炎赍之就檄公措置公复请舟之入沌者警司画日时船只申诸司及出沌申亦如之过期而不出者即知其被盗应时会合掩捕又设方畧擒贼首党与骇遁其害遂絕至今犹循其规时韩立胄摄夷陵令监司有不乐者以访闻置狱且诱承勘官以荐剡■〈亻界〉文致其赃罪考掠无全肤韩遂诬服案成王公檄公录问公视其爰书钱物皆非入已经驳所鞫凡三日而狱平秩满用荐者闕升从政郎调靖州永平令靖介于夷獠永平为附城号难治公抚以恩信皆得其驩岁时熟界户丁来县庭踏歌击鼓致谢郡人纵观谓前此未有也民德之生为立祠淳熙元年举员书考及格改京秩知蕪州广济县淮右民兵自罢兵后岁调往合肥教阅贫弱者多狼狽道涂愁怨嗷嗷时王公希吕为帅公以书力言利害乞就各州县阅习缓急以保乡井王公然其说以闻于朝四年秩满通判阆州阆在蜀居四路之中经总制之属岁入缗钱几百万有司复责增羨民大困公稽入为出酌三军之中数力申总领所为定额公私皆以为便总领李公昌图委公行视邊徼公雅有四方之志欣然繇剑门入汉中歷岷鳳瞰秦陇览山川之险要考秦汉魏蜀之遗迹道出武兴为吴公挺言之吴公嗟异曰西州无子俦者知成州马璘得罪于宪使得以粉牌直达四路事官吏侧目观望风指符合体究朝廷下兴元帅司选清强官鞫之帅以委公公尽索券歷考验其钱乃先期发往总所鱼關充余本者收付甚明竟为辨白李公与制帅议欲择善郡奏辟公以母老力辞八年赴阙授知兴国军入对其一论士大夫诞谩之习相师成风今后有建议之人大言无效乞断自英鉴如太宗朝除籍削任追纳赐金使天下之人砥砺名节趋事赴功一论西南夷近时开邊衅者起于官吏或亏其互市之直豪民或侵其旁界之产以激其愤遂至解仇合党而反讎于我又镇寨官平日虐用土丁使其亡入以为乡导乞下制置与逐路监司严行禁约一论四川茶马司于宕昌黎文等州市马万二千余匹不应格者官既不买又禁民间私售夫马在官与藏于民一也与其弃之化外孰若养之民间为吾外廐邪乞听军民从便收买缓急可以获用既收夷人之心复与省地之利一论铜钱渗漏入南北二番乞禁解盐入界沿邊不得用铜钱及有市舶去处亦止以铁钱行用孝宗并嘉纳之俄丁吴令人忧居丧尤尽礼芝生二本于房服除差知靖州入对便殿首论通判贰郡守之权叅议赞帅臣之事乞加选择其老病贪懦无资者不得预兹选又论诸州鞫勘公事狱官必先具节款以探守臣之意轻重高下无复朝廷之法且狱官承勘不公自有签厅及司法可以疏驳州郡监司可以按发何必先具节款乞行下诸路违者许监司按劾台諫弹奏又

论襄汉之地在上游为重所以通吴蜀为一也境接唐邓土野平旷汉江浅狭隆冬可涉而出戍军马如遇调发则听鄂州都统节制襄阳逼近北界去鄂阻远缓急俟其往回必不及事况鄂为内地不必重军襄阳极边戍人单少宜移武昌大军戍襄阳留水军控沔鄂以守则固他时进取之计何求而不得孝宗称奖再三曰卿言极是且与公反复论边疆事体公具言始末因历诋辛巳岁谋臣战将之失及论进取所当先粮食所当储孝宗曰朕他时用兵亦只因粮耳非卿莫能为朕用者公感殊遇复陈说数千言辞意激昂孝宗犹未进早膳也公退扈带环合迎于殿门谓公曰对扬合上意未有如公者行且大用矣翌日宰执奏事孝宗谓曰昨日朱某上殿议论极可采有才如此而弃之远郡岂为朕用人之意可别与一近阙差遣诸公以不素料错愕莫对会庐陵择守遂以易靖吉俗号珥笔讼牒纷委公处以简静裁以果达桀黠退屏狄狂衰息值岁中歉公夙宵讲究先事备豫明赏格以劝分示刑禁以戢盗前后三上奏得米数万石赈给单弱禁止奸蠹人受实惠豪右无遏余细民无流移明年岁稔公又痛裁冗费辑材鸠工增修城郭改筑学舍民不知役士论尤归之磨勘转朝奉大夫广右盐法客钞不行孝宗妙选帅漕往究利病于是以应公孟明领帅事除公转运判官且趣令赴阙公入覲天语劳问数四且曰本欲留卿西广盐筴敝甚舍卿无能辨此可与应某共审实务令经久可行公谢曰臣弩钝不足以仰副隆知不敢爱力孝宗为动容公又上论西蜀事宜其畧曰今所谓边非唐所谓边也唐为边患者止于云南六诏故以益州为襟喉之地便于经略而韦皋李德裕高骈辈皆居剑南若今日西蜀自我艺祖断自圣谟画大度河为守夷人震慑天威二百年不犯塞逮今益以衰弱此其备不在成都也今之蜀正犹三国之蜀北与曹魏为邻诸葛亮据箕谷攻祁山出散关围陈仓出斜谷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垒渭南未尝一日安于益州而今之制置使乃居成都有终任未尝至汉中者尚能为陛下控扼险要规取中原邪今之六诏成都帅司之兵自可备御欲乞移制置司于兴元与荆鄂建节首尾相应兴元汉高帝所兴之地褒斜谷正在其间昔魏延言于诸葛亮请精兵五千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不十日可到长安而公从斜谷来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正今日形势也又论士大夫风俗逞私憾以相诋讦乞戒勅百官精白一意以奉公上被趣行之旨兼程踰岭遂上盐奏其畧曰臣入静江界延问父老皆蹙额告臣以卖钞之害谓钞法初行静江尚有富商数十家可招诱自干道变法皆干没所有多转徙湖湘其存者又破家荡产矣府岁发县就卖之盐为宰者即置酒招致上中户劝诱认数实则视产税多寡抑勒承买不从则以刑法胁之令先以砧基簿抵当入官既得钞请盐又有川涂之程舟车之费磨以日月耗损不费而受钞未几官催入纳急于星火枷枷捶楚无所不至一二年来上中户亦穷困为下户而官司岁科不已或三五箩或十数箩其力不能自往搬请必至低价转售约所纳之钱所折已半矣又有荒废之产除抵在官或沉失或死亡官司不免勒邻保认纳一人之钱波及数十人人人愁怨已不聊生会府尚尔诸郡岂复有商可劝诱邪夫变为客钞建议者徒以官搬科配有食贵盐之害不若客钞便民使朝廷贪爱民之美

名而变其法自今观之静江官搬之前斤为钱百变为客钞之后为钱百三十矣尚何便民之有诸州守臣为巧计者差衙前及出职吏人诡名客贩公然官卖既获其利又得岁计增给用度宽纾或乞免岁计或乞放残税称是自能撙节敢为诞漫以希幸进建议之人更兼容庇以为盐策之效凡所以为州郡之备者悉以废弛恐致萧墙之祸噬脐无及陛下前以人言而变法今以人言而复旧何容心哉奏入有旨令从长相度复旧法毋致再有科抑公于是朝夕讲究通变之策或画项条陈或每事指奏详瞻明白事悉施行法至今人安之由孝宗之刚明而公能力主其说也公以久去坟墓力上祠请有旨令再任公守法益虔莅事益精又一岁除直秘阁京西转运判官以初复盐法措置有劳也公至襄阳条陈备边便民之策其论控扼冲要则有分屯江陵之奏论额外效用则有收刺子弟之奏论剥浅船卒则有省费去扰之奏论请佃官田又有限年首实买契之奏公深知民间纖悉利病时张公杓帅襄阳相得驩甚而张公尤服公之识鉴再阅岁除知静江府主管广西经畧安抚司公事进直焕章阁时绍熙四年也公年六十矣再入炎岭无所顾惮初公为漕乐易抚下皆有恩勤既开府号令严明矩矱整肃胥吏惶惕部属警励故旧不敢干以私谈者以为适为政之宜帅司每岁差官吏至邕之横山寨买罗殿自梘马不下三千匹费锦彩盐银约二十万贯循习多弊公申明措置凡十九事次年蛮马纷至且多良者浚兴安县灵渠秦史禄所凿以达湖广之漕者又增治城壁为屋千八百八十间越十月而成盖南方土燥城必屋覆而后可久屋制如常则无以施守御之具公乃创意样若战棚内庠外崇上施带枋栉比圆角圆角之上复布箐载泥而复以瓦甃其坚壮可以拒炮石立战士外檐包砌女垣可以施弓弩用竹瓦木砖役工皆以万计无毫厘取于民事闻特授中大夫以獎其劳庆元初元冬召赴行在所二年三月入对俄除军器监甫五日丞相余公谓公曰上知公可用适选饷臣公能为朝廷一行否公荅曰东西南北惟上所命不敢以内外为间翌日除太府少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公至治所稽考财货本源叹曰国家财计如此而用或不给渗漏多而浮费侈也乃痛自节损窒罅剔蠹不顾众怨如诸州纲运至仓者监守胥吏以至篙梢表里造弊所纳湿恶储积易腐公阅庾吏数踰百供仓官驸徒者复倍之公曰此皆雀鼠也于是悉汰冗食疏为定额明示要束人莫敢欺朝廷岁下和余乃自措置收余得米十四万石价视旧损十之一办集又在诸路先维扬城初计修筑费缗钱二百余万日役万人者半年诏公往来董视公见其城坚壮徒为巨费即以状闻曰扬州之城本太祖皇帝平江南时所筑臣堑其根土坚如铁砖至数寻视砖之文有饶歙袁抚衡鄂莱海字乃知艺祖既混一区夏合诸郡之力而城之规模远矣史臣谓周世宗令韩令坤筑盖传误也阅实元料百用其一庆元二年正月升本寺卿以修城省费和余先办也运渠在润境百三十有七里岁久闭塞小旱輒胶舟公阅图经丹徒平视江潮乃浚二渠直达于江各立斗门随潮进退而启闭渠不乏水人飡其利四年春有旨赴寺供职公归班面奏二事一曰桩积军粮二曰招刺子弟大畧谓朝廷岁下四总所和余各数十万石令守臣认数桩管以为先备也然总所经常之米或因州县

荒歉或因纲运欠折宣限迫急未免借兑岁复一岁厥数滋多所谓桩管者徒有虚名乞取会每年诸州水旱除放及纲运欠折之数别行科拨应副总司其桩管之数止许以陈新相易不许兑用庶几缓急可恃又被坚执锐之士招之于乡井之穷民不若取之于军中之子弟彼其生长辕门素习翘鬪弓马便利膂力刚强与乡井穷民有间也今军中兵额亏甚而招刺之法不及使之仰给于父兄而口腹每不足宁无意外之虑乎乞下诸军遇有额阙悉以子弟充刺数千百之精锐可一朝而得八月迁权工部侍郎俄兼实录院同修撰五年六月兼知临安府带浙西帅事尤繁剧公以近侍史馆兼领处之裕如（阙）然（阙）服九月转太中大夫十一月守（阙）明年春三狱皆以空告上赐玺书褒谕公顷仕蜀（阙）足疾至是增剧力上丐祠之章圣眷（阙）隆褒诏不（阙）给始免知府事四月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遗表上闻朝（阙）赠（阙）奉大夫爵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公风骨峭整若不可（阙）而接物则和平乐易辞气质简若不委曲而析理则瞻蔚精微性友（阙）业悉推予昆弟俸余又经纪其生官既通显官其犹子三人其二以（阙）义襟倜傥亲族故旧之以匱告者至辍衣食以贍公为学务为有用尤加意于诗其在南中所作多载续桂林志遗藁巨篋藏于家者尚未编次自持麾节尤务收拾人物属吏之有才行邊将之有勇畧者每被荐拔居显职娶洪氏忠宣公之幼女积封至令人令人之在室也其兄枢密遵时在翰苑以书抵兄丞相适曰必欲妹有归无如朱君故令人归于公令人言动有法勤俭恭恚人谓公之贤有内助焉公之薨也令人哭泣致疾后公十二旬弃世子男三人克己修职郎前衡州司户叅军立已将仕郎成已登仕郎秀美而向学女一人适宣教郎主管佑神观汪纲侍御史义和之长子也才器渊博公与令人爱女甚笃故遇汪君加厚公易箠之际司户官衡阳将仕及登仕尚幼公以后事属之且字呼之曰吾得瞑目有仲举矣孙男一人未名诸孤以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葬公于枫林之原令人祔焉遵先志从祖莹也将葬司户走介以书来曰先君子行实不可以无传子盍为载之钥椎鲁不文辱公殊知公帅广右以所知荐公貳冬卿以自代荐今将奚辞谨状公歷官行事如右俾名世之士志隧表阡与史氏编录于此乎考谨状嘉定元年月日门生承议郎干办行在诸军粮料院谈钥状

宋故中大夫司农卿守集英殿修撰致仕休宁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程公（覃）墓志铭 程秘

唐虞三代之用人必取精毅强敏端良淑茂之士以成天下之大顺以致天下之大利则民生以厚国祚以绵断断然不可诬也嗟乎如公者盖庶乎才德之兼茂者乎秘顷与公同为宰掾者累年见其于军国之大政州县之细条人才之优劣邊方之缓急来则能明至则能断已而白之宰相则约而不繁辨而不沮孰不以大用期之而止于是命也夫盖公自初筮地不遠亲事必咨稟歿亦告之于墓人称其孝也中外践更余五十年其为州也襁负其民束湿其吏其为部使者也公明果断风动列城其宣明教化也则所至崇学校教生员行乡饮人谓洋洋易易有成周洙泗之风且复万里走介以市蜀本之书

其给兵也赋不加而饷不竭其总邦计也经理靡密而调度益赢其治天府也抑豪右严火政决滞讼增解额省公事以众大之区而圉空天诏嘉奖以尚书馆北使而迄事如礼其赈荒也不俟监司之命而发常平之粟其措置称提也甫及浹旬悉复元陌其为右铨也寒峻无滞淹之叹膏梁无侥幸之门创相风之乌以絶纲运之淹滞亩敷和买而去物力之征修先贤之墓以厚风化凡游观之地一斥不营至于葺营垒筑仓廩凡可以为公家利者则不遗余力有如加葺战舰番给巡舟所以防江者甚备省酒官以创战崎之寨移海内巡检以镇定海之乌崎核盐钞之资次而商贾流通去宜兴之茶引以絶后害折新城之麦价以便民输却圭田之入以廉率下建钱清之浮梁而免籍民舟絶军中升补之弊严招刺等仗之法革虚籍之冒请初公帅粤以衢寇故至则削平二年按堵凡公政绩满粤与明家祠人诵今未已也市田以去钱湖之葑创库以缮东津之桥其兴利除害必为悠久计大抵若是不止去葑浮梁一事而已其遗迹皆可推而寻也凡公表表以政事闻于时者皆终身佩服文简公之训饬也哀家藏副本之书以益乡校新稽古之阁以壮儒风建四桥以惠乡井而犹惓惓然见于家居之日呜呼足以见其仁至义尽之无所终究也舍见次而易遠次以便暑途交代之人营兄弟之后让从弟之官士论义之其子端升预漕举则喜见颜色曰一荐未足喜且喜诗书气脉不断则其所以传家者不以赢金明矣其孤端升书来言曰先君之窆久矣而铭犹未也敢以请秘出同谱居同里仕同朝道同志义可得而辞乎然萃众美以铭之则愧非其笔尔铭曰

惟天降才有物有则惟王分职量能度德丕惟我家隆古是式登进一朝百年封植猗与公才万方之特赐知其二回知其十不茹不吐强哉中立善刀割然必中其剧安坐子仪驰骋光弼圣门设科虞廷列秩二十二人岂容兼得公才独全卓然挺出四品阶官候对一息岂曰不遇犹为时惜霁水澄蓝卞山翠壁千岁云仍来省其宅（宁波志名宦程覃字会元提举两浙东道常平茶盐权沿淮制置司卒嘉定八年到任以东钱湖它山堰灌溉甚博每患湮圯覃始置田租以所收岁给浚导者虑画最遠拨钱及田造器服以劝学蠲海错果蔬之征以惠民城郭戎器仓场桥道以至公府与乡饮之器具纖悉留意人服其整）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三

（明）程敏政 撰

○行实（才望）

故宋提刑汪公（应元）墓志铭 程元鳳

公讳应元字尹卿曾祖友成祖大昕号养拙居士考言忠赠奉议郎妣吴氏赠安人公绍定辛卯领乡荐冠书经明年登进士第调长沙户曹不由介绍以才见知台郡荐剡交上时连帅忽视其属莫敢与之可否事郡庾出纳异量岁赢万斛饷所廉知索米如纳

数公独请曰藉令此米不归饷而归州且不可况民受害郡不蒙利宜一用公量帅从之邦人至今蒙惠郡博士偶虚席暂摄其事阐明理学士心悅服秩满调北外酒库京兆尹大资赵公与筹亟称其才罗致幕府裨赞惟多居无何中法科除大理评事昭枉雪滞讞议精详王公伯大谢公方叔为宪部长贰咸器重之争先荐举改奉议郎宰广德之建平谒郡白事首及蠲积逋定月解寃期会持论公平郡不以为忤既至邑划除苛征疏剔滞讼两造在庭吏不得售欺邑土狭人稠仅仅自给有持淮饷檄强余者力却之民賴以无饥在邑岁余诏还旧班寻除太府寺丞兼权刑部郎官四方具狱来上件目孔繁阅实其辞纖悉靡遗迁太常丞兼职如故礼刑并领廷绅荣之駸駸乡用力以外庸自请转朝奉郎知泉州兼提举福建舶事泉夙号富饶比年公私交匮下车访求民瘼以俭济寃絕宴私屏例册与诸邑约郡不遣吏督县县亦无得遣吏督乡官若民俱便之满岁善状着闻升直中秘郡濒海泄疆之禁甚严有贩获者挟乡要人书求免不听卒寘于法用是掇祸去官军民恋恋不忍舍公论随白主管建康府崇禧观徜徉家林畧无荣进意上念左冯地大物蕃狷狷堙郁思得通经术明理法者往司臬事遂以详刑起家训词有曰尔志尚端介睽中两科位丞郎则裁讞明允秉麾节则民旅信爱与道偕行不惊宠辱朕甚嘉之左歛去天伊迯起吉人观刑之中以义民裴彝时方卧病感上殊知力疾就道入境领事务从简俭迯吏取给行帑一毫不以累郡县自衢婺至越亲诘囚徒立为遣决先声所至贪墨吏凜如立冰檄下郡县简而信罔或愆期常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格言也吾敢不勉察辞必审议罪必当夜以继日孳孳既厥心宿疾频作扶惫治事不辍竟以羸瘠不克支终于官舍寶佑丙辰七月五日享年五十娶罗氏封安人子几先以禋祀补将仕郎女适进士鲍庆云其甥也公幼而明敏勤于学问与人交不事边幅至于居官临事予夺一揆诸理无所回挠能奋起孤寒以职业自见入都丞郎出秉麾节籍甚然天不假之年未究厥蘊人共惜之初家居暇日尝遊览■〈君邑〉西之颍源喜其山水明秀慨然有乐哉斯丘之叹既没之二年几先卜宅兆于兹以十一月庚申奉窆窆从治命也先期述其出处之概来谒铭予再与公同朝每语及侍边所闻未尝不相规以善期称先志观其所以自期者未艾也而遽止于斯惜哉铭曰

秀而整兮玉清霜凜颖而悟兮今涵古茹擢两科兮名揭羲娥登宦路兮靡疾其步遽摧辮兮永閤斯丘羌垂裕兮以蕃以庶

工部侍郎程公（元岳）传 程子敬

先公讳元岳字远甫歙县槐塘人丞相文清公之从弟淳佑六年领胄荐七年入太学寶佑元年登别省五月廷对姚勉榜赐进士出身初授迪功郎真州司户叅军改差总领准西江东军马钱粮所准备差遣四年改差沿江制置司干办公事循升从仕郎转承直郎六年除史馆检阅开庆元年改奉议郎除太学録继除武学博士景定元年率学馆同僚上疏极言时事三叩阍遂出国门有旨命留寻添差通判建康军府兼管内劝农营田公事二年改差江南西路安抚司叅议官磨勘转承议郎发遣兴化军四年转朝奉郎

除宗学博士御笔有云拥俊望以重来知直心之犹在除监察御史继除右正言兼侍讲咸淳元年转朝散郎御笔除殿中侍御史二年转朝请郎八月除权工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十月权尚左郎官三年恩封歙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二月累疏祈闲旨除职典郡同日升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兼管内劝农营田公事节制屯戍军马有旨疾速之任值父忧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时咸淳戊辰五月甲戌也距生嘉定戊寅十一月十二日自号山牕所著有山牕集若干卷配汪氏赠淑人合葬二十四都烟村生三子曰膺祖曰昭祖曰崇祖以丞相恩授承奉郎待铨江东漕运（宋史度宗纪咸淳二年四月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寿之道在修德后世怵邪说以求之往辙可鉴修德之日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崇俭皆致寿之原上嘉纳之）

宋故朝奉郎太府寺丞赠朝请大夫知庆元府陆公（梦发）墓表 方回

予友故太府寺丞陆公讳梦发字太初嘉定十五年壬午秋八月二十三日生德佑元年乙亥秋七月二十四日以国事捐躯享年五十有四是年冬十一月其内封孺人刘氏与其孤文麟等以其柩归明年夏四月葬于歙县南乡辰岭之原后八年予访文麟拜其母堂上知昔者之墓兵氛炽攘叙行铭德阙弗讲乃为文以表诸墓上呜呼予尚忍表予友哉始公以承节郎江东转运司解送礼部别院奏名中宝佑四年丙辰进士丙科换廸功郎监泰州富安盐场不赴监建康府大军仓辟江东安抚司无为军节制司并准备差遣淮西转运司干办公事内艰服除辟江东安抚司干办公事班改奉议郎辟知溧阳县终更辟淮东总领所主管文字未赴江东提刑司以县逸囚按免二官公亦适值外艰服除堂授临安府城南左厢公事监行在所榷务茶盐事之二职者非材不畀瞬息即登朝入清要会孽贾败国其狎党御胗医工蔡幼习甯广州华亭县之上海有富人亦蔡姓赂幼习名其户曰蔡御胗以避科徭例没入赀产朝命公往簿录偕行武臣永嘉蔡起莘第遥坐屋外诿公入室检校逮出羣凶攢槊格官吏起莘走免而公与贼战遂没于水事闻擒贼狱治下广州斩幼习除公朝请大夫知庆元府若生前云者以小民残杀奉使讳之也文麟如海上号泣河滨久之乃得元身具棺敛士大夫殉王事蹈锋沉渊得委质之义夫何憾而蓄厚施薄则君子痛之公先世本吴人迁开封府五世祖惇彦绍圣进士官至武经大夫建炎间扈从南渡仕于金陵曾祖荣再徙于徽州歙县祖安国皆积善乐隐而惮仕父师夔以公累官宣义郎宣义精瘍医不伐能不责报是生文人用大厥家公未冠试郡校率首诸生公为诗有闻于深居冯公去非苦鍛酷炼邃探深汲忘殍废寐不惬意不止至为文谓初心冯公梦得尝语之故一俗语必易一雅语一熟字必易一生字由今而泝之古穷剔于百氏极于经至无可易而后止故诗之用意常幽远而文有樊宗师宋景文之遗凡公未脱选以前歷任皆留金陵最为制使裕斋马公光祖所知專为治笈牒张祠部之于韩魏公李姑溪之于苏定武学者谓公媲美公湛思好谋然终不深而踈孝友于家谦和于邻间喜狗友朋之急经术词章可讲读文字官而治邑以吏能自任审措绵密溧阳之政士民德之常欲卜居南徐已而复归于里缔新宇以其旧畀其兄公母

洪氏封安人男五人长文麟孺人刘氏所出次文鳳皆将仕郎次文彬文龙文虎女一人定姑未行孙男一人景星遗文曰乌衣集圻南集又有别集公所自纂亲题曰晓山零集诗总七百余首多与予赓和者他文未暇编次予少公五岁公初廷对与予偕行后两举始筮仕湖海桑梓出处过从悲酣欢邀矚遇殊异慨念予平生知己者鲜感公畴曩惨怛哀伤尝见公辛俭崛起人以为荣又见公患难沦谢时单事更道不一试而抱九泉无穷之恨则夫人世之雄争强竞而不自戢者曾不知他日为何如也

序故叶太守（宗茂）事 朱升

新安叶宗茂有清才年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见闻者哀其遭时之不偶也为之赋诗而其里之老友朱升为之序序曰宗茂叶廉翁之子也生二岁移家于蓼自其幼以敏给闻稍长治进士业从余复卿先生学戴氏记岁丁亥归就乡籍试有司明年予归自燕山取道至蓼访之后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归乡兵旋至蹂郡邑宗茂从乡兵奋御称能后四年江南开省或荐之起家知婺源州时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既而镇戍官适前从统乡兵者于是上下相安得行抚字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于民宗茂美声益远播矣使说蜀说所长也既而不遣使督造战船事集使守饶饶境接婺源民欢其至戍将与之不协不久罢去谪濡须二年读书治艺不辍或又擿其所督造船不善重得谴去年使城筑所赋寻仅十倍其家产不给也子仁效缙縈上书得免今年夏以病终呜呼宗茂而止于斯邪宗茂风神秀澈言笑娟好读书史不数过成诵为人比方解说无不喻者隆师亲友好宾客急人贫难有国士风作诗有思致有所论述滔滔不厌倦一时欲有用于世者往往以器畧待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为谦退推讓以苟悦人视已之善如人之善视人不善如已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誉毁以此扬子云曰世乱则贤圣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乱世之氓困于供亿仕则困于责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祸亟集事则事愈归之田兵钱谷抚绥应对岂一人身所备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三四年不乱卒其经业名进士也展其政事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寿敛华而实为贤公卿乡先生以善后来使衰老者得所倚頼岂不甚善而乃止于此岂特其一身一家之气运邪始宗茂从予游与婺源俞仲谦偕二人通家昆弟出处必相从仲谦能以义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既卒平生所与善相附者众而能存念其孤永其身后名者仲谦一人予故虽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絶无人自慰而重念人间世之可悲也呜呼宗茂则已矣吾与仲谦之悲何时而已邪

李主事（厚）传 杨宁

李君厚字执中出唐诸王孙后因广明之乱避地居祁之新田曰昭三者析居李源人日以蕃遂姓其地君自幼性孝美姿容翛然孤特洪武中选补弟子员永乐初由太学生授刑部主事存心忠恕临事决断籍籍有声时京中密察民俗甚严有坐童孙殴祖母狱者君鞠其情以童釋无知非真有所殴也上疏请恤不听继之以泣明日上以笏面试其童曰能识左右何谓无知谪君安南掾君忻然就道曰吾岂敢附死狱以媚上邪至则

与文人骚客觞咏不悔安南人相谓曰金钟大镛混于土鼓瓦缶之中然音韵不同也三年上感悟其言复召为吏部主事人又相语曰金钟大镛列之东序矣未踰月复以言事不行乞归以终先是君之赴召也仅五日而安南变复作华人多不得归人以为忠诚获报之验讚曰

犯颜谏诤而不避难忠也不可则止而无怙禄之心义也李君于是有大臣之节矣一念之诚足以感君心而获天理之报传之以为世劝宜哉

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程公（富）行状 苏大

公讳富字好礼姓程氏其先出自重黎歷夏商周伯休父封程子孙以国为姓至东晋元谭公由广平持节为新安太守有德于民遂家于歙传十三世生灵洗仕梁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壮庙食黄墩又十三世生汾为唐防驱使自黄墩迁郡之河西十三世生雷甫雷甫生顺道赠嘉议大夫右副都御史母吴氏继汪氏俱赠淑人生八子长仲仁赠中宪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加赠右副都御史公之考也母江氏及生母刘氏俱赠淑人公生岐嶷秀颖年十三入郡庠为弟子员典教者竒之曰此宰相器也读书过目輒成诵落笔表表超脱永乐甲午以春秋中乡试归丁内外艰癸卯赴春官卒業成均宣宗皇帝临御三年大黜御史不职者选国学才识之优者任之授公陝西道监察御史提挈纪纲鉏削豪猾有桓典之风庚戌命巡广东其地阻隔山海使者徃徃惮之公至不避瘴疠躬歷蛮区蚁聚视民利病铺大和以惠鰥嫠用重典以威奸暴吏无干没之患民有奠安之乐院内旧有荔枝百树门夫养猪鸡鹅以备使需公曰是设饵也斧其树夫畜遣归官农赃贪土豪为民害者悉去之不畏权力声威振动民到于今称之奏最授文林郎甲寅秋以江西岁连侵民不得安命公徃巡公至不解衣下令掎锁扩门悉出仓实与民活者不知其数乐安永丰新淦三邑间有山大盘嶺岩嶮巖顽民曾子良妖术动众聚至数万栅岩穴竖旗号伪称永顺王成国公太师万户都督等官焚劫杀人其势猖獗有司不能制会府以告谓宜招谕以安之公曰招谕云者宜施于寇盗穷蹙之日今彼因民饥蛊惑其心势焰方炽安肯输服稍缓燎原为患不浅此宜急击时都司缺军檄守长河都指挥吴坚领兵讨之恐其弗敌调吉兵鸠民壮躬率抵贼境为援坚兵未至出榜谕以朝廷威德从违利害之故以携离其党贼恃众蜂屯蚁聚来抗我师公出竒败之贼用蚩尤之术公召术士开之戒众以待曰雾散必来须臾贼果至公鼓进其勇自将击之无不一当百贼不能支败北乘势捣其巢穴获男妇二千余人既而坚兵会府兵继至贼益穷蹙尽俘其众皆欲屠之公曰多被胁从槩而诛之岂仁义之师哉审放平民一千一十五人一郡宁謐謠曰程豸冠破大盘逆贼死吾民安捷奏上降勅褒升大理寺左少卿赐纁丝二表里钞二千贯时江西苦造纸铸钱二局为奏罢之又奏免桅心杉樟等木二百四十余万以蕪民困有十九人抢猫猪法司拟依强盗死罪公察知其冤曰此左氏所谓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者释而辨之及代缝掖之士暨田夫村稚屠贩隶卒二千余人拥道遮留请立生祠还署棘寺印平反庶狱民称无冤正统三年进阶中宪大夫荐邑士江彦杰休宁汪

永华以贤良进用明年乞假焚黄上闻其孝思赐宝楮路费既归作寿藏于歙东之古城關明年还京时甘肃缺贤叅赞在廷大臣合议公在江西殄灭大盗知仁兼备足当是任诏升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镇张掖裁决军务糾察廉贪访博识士以咨所疑定未来策以防急猝小事立变大事驿闻邊备由是井井上而总戎将佐小而部曲卒伍莫不畏服辛酉代还公之在邊凡军民利病知无不言一曰陝西行都司梁州等卫城内多空地官豪占据军士赁住艰苦无诉乞取各城被占空地尽拨与军无力者官为盖造俾得安生以养銳气二曰没官田土加添税粮不能及其子孙反貽乡里之累自今籍没产土乞依时价卖米上仓支用民免负累官无逋租三曰御敌殄寇全仗勇敢之士若非平日恩养临时何以责效甘肃梁州庄浪等十四卫官军多有勇敢之士精选另编队伍全支月粮加赏冬衣使异于众遇有寇盜必收成效四曰兰县过河抵甘肃城堡往年边兵犯邊多被掳掠详其所以各堡军人不曾操练故寇至不能抵御乞令空闲军余各给军器每月操练十日令掌堡官管领遇有警急可相救护五曰古人立贤无方取士非一途而科举得人为盛其间有文学者或迂于政事有政事者或劣于文章若不广求恐未能得人乞凡遇科举不拘名数但文可取者取之会试亦然授职之后严加黜陟则人才得矣其言皆切中时务平日言事甚多不能悉书也云南连年征讨麓川邊儲不给无功命公往区画饷道崎岖负戴者难公谋于上下从违臧否途董簿校羣众乐趋粮刍充羨士无饥色民不告劳大功用集就军中升左佥都御史甲子事竣还赐白金八十两纒丝八表里钞八千缗升右副都御史无几公以驱驰南北勤劳感疾明年上章乞归调养上念其贤劳命光禄具饌兵部给驿送归故乡陛辞之日公卿百僚咸饯都门外车马塞途观者荣之既归汤药之暇创别业于寿藏前以居松竹万挺石阑曲折池水清浅名花异果四时皆具琴瑟之音酬酢之声日夕不息松竹中作小屋数楹窗几明净圖書位置暇则幅巾藜杖与二三佳友啸傲其间宛然神仙洞府也公处心甚仁不屑屑于利环居五七里津渡四处舟梁缺乏营之不吝古城關驿路崎岖行人蹶趾捐金伐石四千八百丈往来便之荒年作粥济饥寒冬夹衣施贫死而无棺者棺之病而无药者药之堂弟无屋买东關胡氏屋与之居又为其先师赠礼部尚书杨公创祠堂于庠东创旧额福田寺于东山割畀腴田五十余畝遠近祖墓悉置膳莹为经久计公生洪武己巳十二月十三日天顺二年七月七日卒于正寝享年七十其居有冰月轩自号冰月道人配毕氏有贤行先卒继许氏苏州人俱封淑人子男二长鏞毕出授新安卫世袭百户次鉴尚幼女二长惠适詹宗文次耐适项佐孙男三璋珪珍孙女一寿全公尝手编本支族谱及集錄天朝褒封三代勅诰并诸名公卿赠送诗文为流芳集监察御史宗人璫次为十卷寿梓以传其自着杂文及居官政典总若干卷悉藏于家公气宇俊逸襟度豪豁外若城府内则坦夷户廷之间不闻急步疾呼待人接物藹然春风和气其致君之志孜孜焉不少怠立诚之节侃侃焉无所屈故在朝则能振肃纪纲出巡则能兴利除害茂绩奇功显著天下诚朴之忠沃在帝念惠足以振乡邦德足以昌后世至于拒疑独断智也临难不避勇也辨释无辜

仁也急流勇退明哲也有一于此尚为君子所敬慕矧备体乎余为公郡人屡登公别业命订其家谱知家世为详又尝得公故吏言公歷官行治之实窃谓于古名臣无愧也不敢默用书其槩为状惟当世硕儒君子用表章之以垂不朽焉晚生休阳苏景元状

嘉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吴公（宁）墓志铭 商辂

兵部右侍郎新安吴公永清引疾家居者三十余年成化壬寅十一月十日考终正寝距生洪武己卯三月七日寿八十四事闻上特遣官谕祭命工部造莹域恩典隆甚诸孤纲等惧潜德未白属其甥南京户部员外郎汪正述事状造予淳安山中泣拜请铭刻石墓隧用圖弗朽其考可嘉已按状公姓吴氏讳宁永清其字系出吴泰伯后唐时有讳少微者举进士歷监察御史实新安人公遠祖也少微后曰开先迁居歙之澄潭至宋曰大用复迁莘墟大用子永年融州司户司户子靖嘉定壬午省元数传至雷应无子以从子明善嗣公大父也明善无子以公父仕仁嗣仕仁甫倜傥弗羈行义为乡邑所重配许氏门女有淑行子三人公其季也公天资颖敏自幼立志遠大言动老成异于凡子年十一有司选补郡庠生祖父欲辞避公曰卿相胥此出曷避为祖父壮其志从之公自是尽心问学经书子史靡不涉猎昼夜淬励期底于成无何祖父继殒公执丧尽礼服除以春秋领永乐庚子乡荐乙己许安人亦逝公惧弗得吉地以襄大事哀伤不已忽梦有人指其处及遣术士视之果吉遂葬焉人以为孝感所致宣德庚戌中进士前列乙卯授行在兵部武库司主事公廉勤有为声称藉甚正统戊午陝西凉州守臣以回回迭力等类杂处内地非便奏送京师上命公驰驿转送浙江沿海地方安插听其贸易生理公言此类贫者居多若止许贸易而资粮弗给窃恐语言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有亏柔遠之仁诏许可大者月给粮四斗小半之遂以为例是岁考绩援例赠父仕仁甫承德郎兵部主事母许氏安人乙丑迁职方郎中丁卯命公充副使持节册往楚府封通山王及妃周氏凡王府馈送悉却不受濱行诸亲藩相率赋诗以送之归未几公以卫喇特额森势渐猖獗不可不预为之备言于尚书邝公以湖广南畿征进麓川凯旋官军拨充僦运以江东河南江北直隶漕运官军留京操练一旦有警易于调遣邝是其言之戊辰长沙尤盗起命都督刘聚率师征剿勅公往南京会同守备丰城侯李贤等简阅军士付聚统领公至清出私占之数居多人心称快己巳北兵犯顺英庙亲帅六师讨之邝以公老成练達留治部事公乃招募报効人王敬等五千余名分拨留守五卫带管操守仍督山东河南等处官军至京授以器械并力御贼已而土木失利公虑敌人必犯我畿甸急陈备邊十事奏留山东下班都指挥卫颖等乞遣廷臣分行江北地方起取民壮及令江南漕运未回官军留守京城并河南等处实操官军舍余与守海官军悉赴京操备八月三十日升公本部右侍郎复以前郎中劳给诰进赠仕仁甫为职方郎中许为宜人九月敌入寇大同邊报甚急景皇帝命于尚书总督诸军御之公独掌部事十月敌入紫荆關布列郊外上命公出都城与总兵议杀敌方畧公詣德胜门外营会议而还至门弗启敌骑充斥从者各惊散郭外居民溃入城者塞路公立霪雨中移时衣尽湿贼退乃入是时畿内民庶

朝夕相率南奔弗可遏总戎欲请诏天下勤王公不可曰如此则人心愈惊疑莫若以官军胜贼本末移檄郡县出榜抚安庶可弭变因具奏行之贼既远遁京畿奠安而公以劳伤成疾明年景泰改元疾大作不能事事遂恳疏陈情乞归田里优诏许之既归疾渐平复杜门谢客足迹不入城府建祠堂以奉祖考课耕桑以供税赋训子孙以图报称客至壶觞尽情或吟咏以为乐待族姻故旧恩义兼至与乡人处漠然无官贵势自郡邑大夫至闾巷之人靡不敬而爱之卒之日远近赴吊门不能容元配汪氏累赠宜人次周氏吕氏丈夫子五人长纲汪出次缙次绅吕出绅以春秋领丙子应天府乡荐授都昌尹升沂州知州次纹次绮周出纹以春秋领辛卯顺天府乡荐女一汪出适士人汪惠生子即员外郎正举成化己丑进士歷官南京户部主事封父如其官母为安人公庆泽所及也孙男十二潋瀚汶浪沧源澍润濂潭潜渊瀚纲之子亦以春秋领丁酉应天乡荐皆俟次进士余各有志向学孙女十嫁聘皆巨族曾孙男四椿楫楷槐女三俱幼纲等卜以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奉葬十四都龙摆溪之阳从先茔也于乎公耿介士也与人交开心见诚是非之际直言无隐初不以势利有无为趋舍所著诗文亦典则雄浑类其为人予忝同朝相知为深因节畧事状序而铭之铭曰

歛之山川既秀且清挺生异材为时贤英制科高步郎署蜚声迁佐司马位隆亚卿卫喇特构祸都人震惊兵威既振狐兔遁形力赞庙谟坐阅升平功成身退名重朝廷肖子哲孙蛰蛰绳绳诗书克绍宦业相承庆泽之盛德善之征何以考之视此刻铭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四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吏治）

宋循吏程殿撰（师孟）传 宋史

程师孟字公辟吴人（按程氏谱忠壮公十二世孙谅谅四世孙端始迁吴门端曾孙立信即师孟父也）进士甲科累知南康军楚州提点夔路刑狱泸戎数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万州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师孟奏徙于渝夔部无常平粟建请置仓适凶岁振民不足即矫发他储不俟报吏惧白不可师孟曰必俟报饿者尽死矣竟发之徙河东路晋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浊如黄河俗谓之天河可溉灌师孟出钱开渠筑堰淤良田万八千顷裒其事为水利圖经颁之州县为度支判官知洪州积石为江堤浚章沟揭北闸以节水升降后无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萧惟辅曰白沟之地当两属今南朝植柳数里而以北方人渔界河为罪岂理也哉师孟曰两朝当守誓约涿郡有案牘可覆视君舍文书腾口说遽欲生事邪惟辅愧谢出为江西转运使盗发袁州州吏为耳目久不获师孟械吏数輩送狱盗即成擒加直昭文馆知福州筑子城建学舍治行最东南徙广州州城为侂寇所毁他日有警民骇窜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恶不可

筑师孟在广六年作西城及交址陷邕管闻广守备固不敢东时师孟已召还朝廷念前功以为给事中集贤殿修撰判都水监贺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东向师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争至暮从者失色师孟辞气益厉叱候者易之于是更与迎者东西向明日涿人餼于郊疾驰过不顾涿人移雄州以为言坐罢归班复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八师孟累领剧镇为政简而严罪非死者不以属吏发隐摛伏如神得豪恶不逞跌宕者必痛惩艾之至剿绝乃已所部肃然洪福广越为生立祠

王提刑（汝舟）传 罗愿

王提刑汝舟字公济婺源人生三岁而孤不好戏弄纔冠登第性豁達以风节自喜所不合不肯降词色知舒城县熙宁中岁游饥推行荒政甚悉所全活不可胜计后知南剑州时沙县获强盗十三人已杀其魁余十二人皆当死汝舟阅读得捕盗官利赏增入其赃之状三日而决皆免死以治行第一除知建州后又知虔州汝舟才力明爽治无剧易以惠利为本摧伏豪强贫弱得职以故所至人安之三州讼者好傅律为词若不可破汝舟徐以恩义晓譬皆意折而去哲宗擢为京东转运判官奏对言厚风俗莫先于教养愿诏长吏每月临视学校教授当限年革少年新进及本贯人为之又吏贪暴者殆出于天资今虽以此抵罪纔替即叙愿永不令为亲民之官又言人户典卖推割不即并归一户官司失察遂为诡名久益难晓故赋税积欠者多臣尝三为县令每因造二税簿即比对五等丁税徭户眼有多寡不同者以所剩户数令人户自首并令乡书手照对收并一处供输遂无挂欠亦省簿书之费愿诏监司检察若簿书整齐则无积欠之弊有补国计又请立法委监司视县剧易令能否使易地因立法取愿状连书奏裁监司涉私者以违制论自京东移河北韩忠彦由北京入相汝舟欲渐还里托求江西忠彦至中书为言执政皆以为下迁不可忠彦曰王某以退为进也朝旨降様市北珠奏言真宗时诏益州市锦六千匹知州赵稹止市千匹至天圣中仁宗因稹奏对獎其恤民臣元符初在京东准省符市锦未几移河北又抛买北珠一珠之直至九十四千陛下即位之初圣政一新锦与珠如不可罢犹愿诏有司损其数以留难得之钱少助经费疏奏即日罢之又言河北小盐产深冀邢赵洺霸所出甚微自元符二年令客人就所往州县召保给据往买有往复阻节之劳以故多私买而诸场停积不售愿只令就场召保又解池经水患未复请权以河北见积大小盐通入陝西卖之自江西徙夔州路提刑告老而归歷官十七任余五十年未尝有失闲居阅六岁安卧而逝年七十九汝舟内行修事祖父母孝继祖母胡氏没季父持丧百日而卒汝舟时在南劍表言诸父无在者臣以适孙乞解官接服以终制事下礼官议诏特听之因着为令始筮仕南丰曾巩赠以诗曰身役簿书虽扰扰力穷文史尚桓桓李清臣尝劝习大科不就晚号云溪翁有集百卷手所校书万余卷

胡金部（伋）传 罗愿

胡金部伋字彦思婺源人父绍幼力学嘉佑中林希为州考试官绍首荐礼部尚书

品天下魁文以绍为第一晚为剡主簿州遣官分校诸县早七县诉所检不实独绍所检山阴无诉者守因尽委复视之新昌尤多大族而绍所蠲例下户后分检七人者皆冲替绍益知名伋绍圣中与弟伸同登第累历中外政和四年通判深州廩有菜圃千六百畦岁得钱踰二百万伋以圃送公使库时州县官颇营圃规利河北副将令禁卒卖菜虚价钱者五十六人北平军稻田务官以菜钱决责兵士致断腕会监余使者沈积中以伋事闻诏獎之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不苟得以思义公仪休身相鲁国怒拔园葵孔奋为姑臧长不欲自润旧史载之以为美谈汝久践郎省出倅方州遵条诏之严挺洁廉之操能却园利悉归有司庶几古人可励流俗覆实来上朕用汝嘉于是鞫二人者召伋赴朝终金部郎中

左朝请大夫知全州事汪君（愷）墓志铭 汪藻

新安汪氏见于隋末唐初五季之乱有自黄墩徙婺源者以贵雄饶歛间数世而至君之高祖讳震擢进士第起家为秘书丞赠光禄少卿曾祖讳宗颜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赠中大夫祖讳谷官至奉议郎赠少傅三世踵相躋登进士第世有清德为江南闻家皇考讳盘少傅长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养左右不求仕而纵其弟藻于学藻复与君连取科第里人荣之皇考以君故赠太中大夫君讳愷字伯疆少奇颖浑厚甫冠为有司所推入太学为诸生有能文声绍圣四年解褐调常州晋陵县主簿用荐者升通仕郎为宣州太平县令坐小法免授岳州录事参军丁太中忧服除监泗州军资库会盐筴兴朝廷选君监泰州海安镇盐场课最改宣义郎知淮阳军宿迁宣州宁国县丁太硕人王氏忧服阙改差通判饶州除知常州汉阳军吉州未行移知处州到官未几又改知抚州朞年请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观秩满起知袁州于是资（阙）士叶梦得给事中胡交修以十科善治财赋荐君擢提举两浙（阙）江南西路转运判官莅事两月除知江州请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观久之起知全州盖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竞渡鬪死狱上于州守恶令欲深探其狱株连数百人时大暑牢户皆满君止系其当罪者数人余悉平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争守不能屈太平有为五斗米道者相传能致雷雨迕者立死县檄尉捕尉辞君不俟众躬造其庐人为君惧卒禽之置于法靖康初朝廷诏令未通饶州酒官郝升者出军伍怙勇挟奸持郡短长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会盗侵旁郡举城皆奔升之子亦佩剑出城为闕吏所录守即诬以叛并其父械于狱将斩之君曰急装时以刀剑自卫人情也可尽诛乎持之数日升与其子皆免君之将如处州也北师至会稽人皆劝君母行君不听既而溃兵四集君求所以绥馭之术至不解衣而寝者两月寻移抚州未行间王燹马俊兵入属邑州之南北数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乃调护其众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盗宫仪焚处州于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抚州民许以女归其邻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请公署为异日之信君立械其人于狱僚属愕然君笑曰女诚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盗吾判耳请为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为神绍兴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饶州德

兴县所居之第春秋七十有三积官至左朝请大夫君刻意学问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乐为科举之文未第时见秦少游于括苍少游奇其文以手书勉之然未尝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辈为事循循然有德君子及守官临民则精明刚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夺而卒归于忠厚云太中无恙时承数世清德之后家贫不能自给君之所以养志周旋者无所不至时二妹未行太中以为忧君继纳两妇皆公卿大家乃尽举其嫁时衣珥分遣之不私一钱及官至五品遇恩当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为难先是君恬于进取数免稀迁居闲之日多泊太中与太硕人弃诸孤家徒四壁立无置锥可耕君合兄弟数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见之若不堪其忧而君绝甘分少于长幼亲疏必均未尝以一介取诸人客至饭蔬相对清谈终日出于至诚乃并其家仆隶儿童亦怡然无不满之色可谓贤也已故卒之日闻者无不出涕凡三娶初吕氏次蒋氏次李氏朝散郎赠通奉大夫吕全宣德郎蒋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观文殿学士蒋之奇枢密使李谿之孙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尧举右迪功郎铸钱司催纲官曰舜举右修职郎漳州龙岩县尉曰仲举未仕一女适进士俞允恭尧举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饶州德兴县龙溪源少傅墓南三里藻虽于君为诸父而少君九岁少同学长同仕也是宜为铭铭曰

呜呼人皆乐其所忧而君独忧其所乐人皆丰其所约而君独约其所丰以孝友纯诚懋其本以康宁寿祉齐其终故所居人慕之所莅民思之无秋毫愧忤于其中盖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万年勿毁其宫

宋故显谟阁学士左中大夫致仕文安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光禄大夫程公（迈）家传 程森

公讳迈字进道程氏世为新安望族皆祖晋新安太守元谭梁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忠壮公灵洗其先自歙黄墩迁开化北原又自北原迁黟南山曾祖讳懿妣洪氏祖讳适妣汪氏考讳宗颜以公贵赠正议大夫妣胡氏赠太硕人公颖悟绝伦元符三年登进士乙科解褐补将仕郎杭州仁和县尉任满迁知衢州西安县政强明竞渡者持杖而哗官兵不能禁守以语公公遣一吏持判示之曰不即散与俱来众惊曰此知县判也即散去部使者督诸郡水旱积欠郡因移文督税之倚阁逃绝者公曰衢州数年无水旱何积欠也守不能屈由是他邑畸零逃绝者皆免考试处州回县有大辟七事阅案释其三无异议调知楚之盐城县宰相刘正夫押勅见其名召与语曰往在太学见君今为县有美政荐之徽宗嘉其对除提举江西常平起家不十年乘使车返里里人荣之民有讼田者二十年不决公阅其牒问讼者年几何曰六十六公曰尔所贳券乃庆历三年时方年七岁安得妻财置产讼者叹以为神曰早二十年遇之可以无讼岁旱募流民浚洪州东湖水患为息岁饥发常平赈济俄移南京提举先是陈彦文守豫倚势暴恣公绳以法俄而彦文入为户部侍郎劾其在江西日发廩踰数坐罢寻差知道州召为户部员外郎除提举措置河北余便使以办闻命再任继除直秘阁忤中使宣谕李彦中山帅迎彦意劾之褫职罢任知信州未上丁内艰高宗即位召除左司员外郎俄迁太府卿兼郊祀大礼

提点一行事务时巡幸伊始未能悉遵旧典公讨论斟酌务省十六七因编进命付史馆礼成迁起居郎会建贼叶侏久不下诏能臣抚绥除直龙图阁福建路转运使召为太常卿改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兼权吏部侍郎时叛兵杨勅窥福唐公选军募民以战舰守水口勅乃趋漳泉命兵尾之遂走之广南叶侏既败范汝为复啸聚委公措置招抚统制李捧为所败公遣约降有日谢向等奉使募兵遣人誅贼欲自以为功于是复叛而所在盗起率万人建剑汀邵武皆盗区公且招且捕所向悉平惟汝为未下乃遣新招降张毅使守古田责以立功又谨守南剑界移制置使兵入屯田汝为由是不敢复窥兴化漳泉公又度大将辛企宗谢向等终不能平贼密请王师航海不五日可至福州庶一战灭章十上不报乃奏谢向连贼企宗玩寇且贼不可赦上感悟命大臣由海道出贼不虞王师至不日平费不及民乃请录死士后给胁从无归者粟及田庐掩露鬻选循吏抚养留广东舶米五万以宽民赋且乞量留大军以弹压残党得三千人后松溪及汀漳有寇赖以平自是瓯闽八州宁谧畊桑复业绍兴二年召进徽猷阁待制知温州黥平阳吏四十人他县猾以次遁去上谓宰相曰程迈温州之政光绝前后今之吏师也丁父忧服阙提举江州太平观俄召赴行在力辞差知信州信民鬻讼吏巧于法公得奸痛治境内慑服讼诉为衰明年郡既潦复旱蝻食稼累祷輒应蝻抱稼以死岁大稔邦人作感应记会议复发运司以公充使公以为祖宗时发运司事权甚重今属官纔八员而无辟选之文则任太重权太轻给缗钱二百万欲一年有成效三年有畜积则利源太狭责效太速今又二百万不能当昔时百万所余固不广而仓船稍脚之费皆未有所出若责之州县深惧扰民且谋不审则行不逮责太速则智者不能善其后乃力辞上慰喻之且令增给余本陛辞又奏曰昔唐刘晏兼九使财赋悉归一至国朝始分为三然三司使居内而发运使居外犹相为表里今天下财益分租庸专于转运常平专于提举盐铁则有茶盐司鼓铸则有坑冶司平准则有市易司户税虽总之发运但存其名耳况今中外责此司甚重而视此司甚轻愿诏使明知兴复之意而行之如祖宗时则臣不敢辞上曰已诏三省除卿杂学士以增重使权会后省缴奏而止乃置司平江府以秋成和余各因其郡县为价稍增之余四十余万而所费余本几半廷臣屡以为言上輒止之寻权知府事又言今余本尚二百余万缗可余五六十万石而一司官吏与将来漕运所费比民间价又增什四五则余买终无补于国虚费用度乃罢就除知镇江兼沿江安抚使军兴后为一新官府陶瓦贷民因兴修学校鄱阳岁饥多盗上忧之进徽猷阁直学士知饶州条画宽恤三十许事揭于城门人情大悦乃奏乞蠲舟车征算增米价以来远商察征商诸敝使不得为梗未几米暴集阅数至六十余万斛价为之损半民食大足而羨余及于徽信二州阅岁徙温州至适火后为营官舍千区开河渠望楼结火保更为新学多士趋劝诏书褒谕转左中奉大夫进显谟阁直学士再知福州州有旧招安贼首某等二百余人以使臣廩羸糜之郡人常侧目会戍兵还朝因尽遣归枢密院听差使暮年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十五年正月廿九日终于家享年七十有八遗表闻进四官累秩左中大夫爵文安县开国子

葬本县后冈所著有漫浪编五卷奏议表启三十卷诗二百篇（公与汪龙溪藻同时汪掌词翰以文雅称公累更麾节以劳绩着高庙深器之御屏有云文章汪藻政事程迈庄节所述四朝遗老传见之）配同邑胡氏封硕人赠咸宁郡夫人子三人长延年奉议郎通判洪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次永年承奉郎福州制置司主官机宜文字次修年承议郎准东安抚司干办公事孙六人长莘老承议郎抚州录事叅军次渭老朝散大夫知靖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次传老文林郎次汉老大老彭老五世孙宣教郎添差通判抚州军州兼官内劝农营田公事借绯森谨述

罗郢州墓志 罗颀

先兄姓罗氏讳颂字端规徽州歙县人曾祖讳承吉祖讳举朝请大夫考讳汝楫吏部尚书龙圖阁学士累赠少师妣鲁国夫人俞氏绍兴二十二年以先君任子恩补承务郎注临安府余杭县浣坎镇改潭州南岳庙连丁考妣忧除丧监镇江府排岸擢监行在左藏东库未上省罢差湖北司主管机宜文字行在检点贍军酒库所干办公事通判镇江府知郢州绍熙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以疾卒于郡积官朝奉大夫其六月丧归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于歙县永丰乡干村之源娶宋氏封安人子阜臣蚤卒女二人长适进士张泰初次未行孙楫当以致仕恩得官兄资超迈身長七尺眉目耸异自少负志气力学殆天性侪輩或少息终不休过庭时每出文一篇先君未尝不称善及长逮晚节读书著述如课程倦极徙倚提卷不释手得异书喜甚若他人好好色嗜甘毳然居丧终制寝苫室絕葷茹素如礼性不諂使阿附得大官要职不肯为其在荆州帅叶公衡自谓幕中得天下士丞相周益公必大在后省坐缴奏武枢张说出复入及为翰林学士客皆往贺兄独委书劝公无恃一节高众为无愧名益高则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纷华事简素凡孟子所谓得志不为者皆当置度外益公以此愈加敬季兄鄂州亦益公所重故每以二程期之其佐京口屡争事今兵部侍郎耿公秉为郡每言为僚率雷同相取下助我特罗君守郢登对其一乞申勅四方主帅修明军政禁私役其二欲如西汉武宣玺书责厉州郡光武一札赐方国为耸动之具以劝事功其三择县剧易以选能吏上问京口军民情条对甚悉到郡为政清静庭无留辞京山民董小大有妹为张复礼所奸因欲娶之不可则醉酒捶其父母小大与其党击之致死皆谓罪在大辟兄独以情轻奏部使者不谓然使再勘公言复礼奸人女至辱其亲小大邂逅至此情可念奏上果从杖贷未几悍卒吴顺在娼舍踢死民陈舍僧大吏庇之无敢言舍僧单独或请执状以葬兄知之杖大吏捕顺成其狱部使者怒以为前后轻重不类兄曰军人杀平民能使大吏为覆护横甚后取旨竟绞郢盖马纲道所自出食谷旧责之都保至是郡悉自任凡免役科扰十一事兄歷官可纪甚多而弗自言其梗槩若此兄始为进士屡上春官不第其为诗文至藏藁数十笔力高古特出奇诡跌宕识者以为有西汉风平生抱负一时名士所推许而年位不永岂惟门户之痛云弟朝散郎新权通判蕲州事赐绯颀谨志

宋故朝议大夫太府寺丞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赐紫金鱼袋黄公何行状 汪泳

曾祖宗议妣程氏祖中理妣吴氏父杰赠奉直大夫妣吴氏赠太恭人徽州府休宁县千秋乡永庆里黄何字景萧年七十四岁黄氏世绪高华代有显异其在新安休宁始大者则公也奉直弱冠有文名未强仕卒公生仅三月祖竒公谓当亢吾宗爱之特异诸孙奉议郎吴公舜选公祖妣之弟也祖垂歿托公于吴公吴公使与二子俯傲游二吴为乡先生聚徒甚重昆仲驰名声太学时人有云眉山三苏江东二吴者是也已而复从文简程公大昌游所得益超诣与贤书登丙戌第时太恭人华髮在堂公调吉州泰和主簿而归喜动慈颜里党羨艷周旋膝下凡三年丁太恭人艰再调饶州鄱阳簿公谓赋版公私所系不轻出朱入墨不敢少纵三年三易守皆知其才委檄沓至公悉心区处上下翕然有部使者以私怒一尉俾余干丞核其罪丞以无罪报使者怒复委公公警之实无罪也并丞直之使者愈怒斥公府廷谓当与尉并核公不为动俄使者罢乃免公平时出语如恐伤人至临义则毫髮不屈类如此既满郡守王公师愈留为掾凡数月公辞而归闕升用三表公登独五阶从事郎堂除三衢教官衢多士学不肃有宗姓为学生者以其父与公雅好踰规矩屏去不恕职掌无大小升补必以课试有谒于郡于外台送至者皆不纳士乐其公复市田及僦屋岁增以万讎使教与养俱备荐者如式改宣教郎知兴国大冶冶当孔道凋敝殊甚痛革浮费铖粒有经下车替年公私浸洽蜀骑西来岁无虚月前此刍粟不备凡部送者系马县庭毆击吏胥公经理闲田许民耕佃颺一司掌之以备马纲之用且具言于郡与部使者俾勿坏至今頼之土产铁境有湖中峙三山适两淮严盗铸之禁麋至其山至四千余人尉出警輒角敌尉虑其有他乃不白州县而密闻帅宪司帅闻之朝调九江官军军且至公曰彼民尔奚至是哉乃檄主将军于境走一介持尺纸谕以祸福且抽戍兵开间道使可以趋生避死其徒未信也遣数輩来覘知果撤戍也乃一夕遁去几半公复匹马入其巢穴其不去者望见公单骑小艇从湖中来乃相与言知县果无害我意遂相率俱去公复取屋庐栅寨凡盗铸之具悉焚之乃归不费一镞不僇一人卒使一邑晏然邑人合词以为不然必生大变滥杀无辜当如奚山茶商之事矣士民相与祠于乡校人谓可以言功公嘿不言初县有学无以为资尘封讲席公为具缙廩延其乡之秀民万人英尝从晦翁先生游者为之长劝来学徒讲贯问难不專为科举计县事之暇公复横经与之发明大义自是诵声日盛邑之应举者倍曩时偕郡计者浸多学宫隳毁徧为葺治春秋器服不惟不备抑多非制乃选学徒持书旁郡求齐公庆胄淳熙间讨论制度更造之俎豆冠冕焕然一新每释菜济济洋洋观者知所向矣秩满适四明金幙近次公亟就之会甲寅乙卯明越大禊饑死相属公佐其长修举荒政谓使当食者羣集一所则纷然淆乱乃家至户到不避涂潦雨雪米圭撮必使人披之不为虚文时枢密何公澹帅四明知公实劳且遇公素厚言之朝减磨勘擢提榷务务弊如毛随事剔疏洞见幽隱吏不敢欺且请罢优润以惠商人以革坐贾颺利由是岁增四十万缗迁司农寺主簿迁太府寺丞皆出纳之地公究心其职划革奸蠹蚤莫出入寒暑不渝初内帑

有积金前后称校折阅殊甚庙堂疑焉命公称之公权衡精密有增无亏吏戟手旁视大惧不免庙堂以为能枢密何公尤加称赏公居官不苟细物大抵然也凡再转对奏议四篇惓惓恳恻欲广圣德结人心严郡守责实之政重县令之权上嘉之求外任时丞相谢公深甫与公同年进士再三谕公益少留序迁在朝夕公请益力分括苍处州左符括山深人多盗夺凡有诉者公欲示急捕之意必檄尉逮之小扰不恤也至若壅植穰良则不啻乳哺首与属县约情均一家应有逮会悉书于历囊以往来不遣一吏至县旁有贪沓挠政者事无巨细必私情据理从违多不满欲乃旁午遣人造说百端侍御史陆公峻谄公书曰是讒讒者岂足恤愿益推所学以惠凋郡若因浮言輒尔退缩则张官置吏皆可废矣公不遣一书入长安唯自信其所志已而流传公当祠去者公笑曰朝廷黜陟岂容预知邪已而命下在月余之后乃前讒讒者自倡先是郡计赤立凡前后政四方月馈公到官悉罢之怨谤已哗适又有以宗姓祠禄来请者实已溢额公迟之浸不悦遂与讒讒者酝酿至此公归纔数月清议益白复畀岳阳凡所施行悉如括旧为政无几声诵翕然具见于士民仁明十事之称如岳太守入境之初义勇凡七千余人例迓于境公恐其落事亟散遣之州受牒例五鼓投箱职官检沓吏胥批朱所诉未伸费已不少公以卯时开谯门纵其投箱检沓批朱一切不用且揭榜以郡土瘠民贫官赋官征悉自斟酌蠲减倍常讼不能决者尽索故牒反复详视决遣一空屈者获伸悍者屏息巴陵之人方恃公以为父母乃有游士不足于公而又当路适有与前讒讒为姻党者复有予祠之命公笑曰予无意于仕久矣今成吾志也即日东归父老遮车号泣载路归途过武昌计使总卿见公曰巴陵至武昌亦远矣而巴陵士民来此借留意甚恳切足见得民心如此令人叹息公寓严四十年至是乃还新安故山省松楸会故老仲姊年八十事之如母里有竭曰清陂溉田千余畝竭久废田不治公一日过之曰是亦可以利民也乃捐资率众筑之是春旱种不入土而竭下之田秧独以时秋倍入人欢戴之又为选主者授之经理于今数年昔时硗确皆为沃壤里社欲祠公焉居山间再阅岁山深地湿公平时无疾苦至是感肺虚之疾家以医药不便为请乃买舟复下严瀨又数月浸苦脾虚遂终于正寝阶为朝议大夫爵为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娶方氏故京西转运方公初之孙承议杰之女封恭人先公二十六年卒男四人长焕前江州德化簿居三年太守材之无一日不兼他领關升修职郎秩谢还侍甫数日公乃易箒次闲廸功郎新安丰军安丰簿未试也笃学有敏材皆能大其绪次全次兴早卒一女适廸功郎新宁国府旌德簿史渭孙男一人华将乞公遗泽女二人公性至孝侍太恭人疾祁寒不解带念幼孤为天地间孽子终身以为痛谓太父存育之恩圖报无所欲以年劳一阶少答冥冥未遂而终奉兄姊采芻举先人訾产悉畀伯氏不问伯氏歿复经纪其孤伯姊归承务郎程公文夷有子秘方髫鬣公识其非凡儿期望闳遠已而挈以自随爱之不异己子卒使有立于时仕所至不苟皆公之教也有舅之子老而独馆之终其身死择爽垲葬焉其隆风谊若是其孤考卜玄宫乃得于淳安县神童峰之原期以嘉定三年十月十五日奉公于窆公天资清苦务自植立然

即之粹然和气袭人其学浩博无涯惟以格物穷理为宗如论洪范五行谓水性寒出于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咸咸温也火性烈出于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凉也是皆物以极而反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阳生暑不生暑而一阴生其讲学为后进宗师以此其文则韵平而思远咳唾成章著述多未暇编次性廉介洗手居官入仕四十余年所居环堵堂庭不备岁上熟饭不足半岁既歿其孤粥产以毕葬祭里评益仰其清云泳与公同里且同朝知公久且深谊不得辞故备书爵里歷官行治以俟秉笔者嘉定二年二月日朝请大夫新知处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借紫汪（泳）

宋汪侍郎（纲）本传 宋史

汪纲字仲举黟县人签书枢密院勃之曾孙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铨试调镇江府司户参军马大同镇京口强毅自任纲言论独不诡随议者欲以两淮铁钱交子行于沿江廷议令大同倡率行之纲贻书曰邊面行铁钱虑铜寶泄于外耳私铸盛行故钱轻而物重今若场务出纳不以铁钱取息坚守四色请买旧制冶铸定额不求余羨重禁以戢私铸支散邊戍与在军中半者无异不以铁钱准折则淮民将自便之何至以敝内郡邪大同始悟试湖南转运司又中纲笑曰此岂足以用世泽物邪乃刻意问学博通古今精究义理覃思本原调桂阳军平阳县令县连溪峒蛮蜚与居纲一遇以恩信科罚之害既三十年纲下车首白诸台罢之桂阳岁贡银二万九千余两而平阳当其三分之二纲谓向者银矿盆发价轻故可勉以应今地寶已竭市于他郡其价倍蓰愿力请痛蠲损之岁饥旁邑有曹伍者羣聚恶少入境强贷发廩众至千余挟界头牛桥二砦兵为援地盘踞万山间前后令未尝一涉其境不虞纲之至也相率出迎纲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乱顺者得食乱者就诛夜宿砦中呼砦官诘责不能防守状皆皇恐伏地请死杖其首恶者八人发粟振巢民賴以安改知金坛县亲嫌更弋阳县父义和为侍御史主管佑神观寻丁父丧服除知兰溪县抉擿如神岁旱郡倚办劝分纲谓劝分所以助义仓一切行之非所谓安富恤贫也愿假常平钱为余本使得循环迭济又躬劝富民浚筑塘堰大兴水利饥者得食其力全活甚众郡守张抑及部使者列纲为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其事纲力止之继知太平县主管两浙转运司文字未赴罹内艰擢监行在左藏西库属金有卫王之事宣宗立遣使来告袭位议者即欲遣币纲言使名不逊当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视例计办或且留京口总司令盱眙谕之曰纪年名节皆犯先朝避忌岁币乃尔前主所增今既易代当复隆兴大定之旧俟此议定而后正旦生辰之使可遣迟以岁月吾择邊将葺城堡简军实储峙糗粮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势听其自相攻击然后以全力制其后庙堂黜之提辖东西库又干办诸司审计司以选知高邮军陛辞言扬楚二州当各屯二万人壮其声势而以高邮为家计砦高邮三面阻水湖泽奥阻戎马所不能骋独西南一路直距天长无险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随地经画或浚沟堑或备设伏以扼其冲又虑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兴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筑堰以障斥鹵守毛泽民置石■（石达）函管以疏运河水势岁久

皆坏纲乃增修之部使者闻于朝增一秩提举淮东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纲念淮民有警则室庐莫保岁凶则转徙无归丰年可以少苏重以苛禁自分畛域岂为民父母意哉请下金陵余三十万以通淮西之运京口余五十万以通淮东之运又言两淮之积不可多升润之积不可少平江积米数百万陈陈相因久而红腐宜视其收贮近久取饷犒下百司诸军江上岁餽当至京者贮之京口金陵转漕两淮中都诸仓亦当广余以补其数制置使访纲备御孰宜先纲言淮地自昔号财赋渊藪西有铁冶东富鱼稻足以自给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诚能合两淮为一家兵财通融声势合一虽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时邊郡所储足支十年庆歴间中山一镇尚百八十万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算请钱货于京师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则输者必多邊储不患不丰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粮外郡耳今不为战鬪用乃使之共力役缓急戍守專倚大军指日待更不安风土岂若土兵生长邊地坟墓室家人自为守邪当精择伉壮广其尺籍悉隶御前军额分擘券给以助州郡衣粮之供大率如山阳武锋军制则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卫之师休养更番劳费俱息时有献言制司广置荒田开垦以为营田纲以为荒瘠之地不难办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弃产欺官良田终不可得耗费公帑开垦难就曷若劝民尽耕闲田刚浚堙塞则官为之助变瘠为沃使民有余蓄電错入粟之议本朝便余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无益乃止淮东煮盐之利本居天下半岁久弊滋盐本日侵帑储空竭负两总司五十余万亭户二十八万借拨于朝廷五十万又会饷所复盐钞旧制弗许商之预供贴钞钱盐司坐是窘不能支纲抉摠隱伏凡虚额无实诡为出内飞走移易事制曲防课乃更羨既尽偿所负又赢金三十万缗为桩办库以备盐本之阙添置新灶五十所诸场悉视干道旧额三百九十万石通一千三百万缗课官吏之殿最纲约已率下辞台郡之互饋独增场官奉以养其廉擢户部员外郎总领淮东军马财赋时邊面多生券山东归附月饷钱粮以缗计增三十有三万米以石计增六万真楚诸州又新招万弩手皆仰给总所而浙西盐利积负至七十余万缗诸州漕运不以时至纲核名实警稽慢区画处分饷事頼以不乏移疾乞闲得直秘阁知婺州改提点浙东刑狱皆屡辞不得请虑囚至婺有奴挟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杀其子■〈鏹，言代金〉谰妄牵连径出斩之释衢囚之冤者台盗鍾百一非共盗尉覬赏躐申制司纲谓治盗虽尚严岂得鍛炼傅会以成其罪邪于是得减死祷雨龙瑞宫有物蜿蜒朱色盘旋坛上者三日纲曰吾欲雨而已毋为异以惑众言未竟雷雨大至岁以大熟进直焕章阁知绍兴府主管浙东安抚司公事兼提点刑狱访民瘼罢行尤切萧山有古运河西通钱塘东達台明沙涨三十余里舟行则胶乃开浚八千余丈复创闸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泄于涂则尽甃以達城闌十里创一庐名曰施水主以道流于是舟车水陆不问昼夜暑寒意行利涉欢欣忘勩属邑诸县濒海而诸暨十六乡濒湖荡泺灌溉之利甚博势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围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则溢入邑居田间漂荡濒海藉塘为固堤岸易圯咸鹵害稼岁损动数十万畝蠲租亦万计以纲言诏提举常平司发田园奇

援巧请一切峻却而湖田始复郡备缗钱三万專备修筑而海田始固纲谓是邦控临海道密拱都畿而军籍单弱乃招水军刺义手教习甚專不令他役创营千余间寬整坚密增置甲兵威声赫然兼权司农卿寻直龙圖阁因任理宗即位召为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复因任又加寶谟阁待制寶庆三年大水纲发粟三万八千余缗钱五万振之蠲租六万余石捐瘠顿苏无异常岁越有经总制窠名四十一万其中二十五则绍兴以来虚额也前后帅惧负殿以修奉攢宫之资伪增焉纲谓负殿之责小罔上之罪大摭其实以闻诏免九万五千缗而宿敝因是着明矣绍定元年召赴行在纲入见言臣下先利之心过于徇义为身之计过于谋国偷惰退缩奔競贪黷相与为欺宜有以转移之帝曰闻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对曰去岁水潦诸暨为甚今岁幸中熟十年之间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权户部侍郎越数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户部侍郎仍赐金带卒越人闻之多堕泪有相率哭于寺观者纲学有本原多闻博记兵农医卜阴阳律歷诸书靡不研究机神明銳遇事立决在越佩四印文书山积而能操约御详治事不过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从之为文尤长于论事援据古今辨博雄劲服用不喜奢丽供帐车乘虽敝不更所著有恕斋集左帑志漫存录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五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吏治）

宋故朝请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观赐紫金鱼袋朱公（权）行状 程珙

朱公讳权字圣与年若干本贯徽州休宁县千秋乡千秋里朱氏出颛帝周封于邾其后子孙去邑氏朱世居沛国相县唐末有避地新安者居歙之黄墩十六世祖春始家首村父朝议慷慨有大志尊礼名儒笃意义方公生而岐嶷童丕若成人六岁入小学一日偶失所业课册先生颇有愠色曰毋多虑某能尽默记乃追寫之他日得故帙一字不舛八岁能属文读书率夜以继日寒暑不少替乡之南有山曰颜公其高三十里上有精庐馆其上手编诸家易说凡百余万言作为文辞自成机轴淳熙庚子秋试遂魁乡荐十四年登进士第授迪功郎调隆兴府分宁县主簿未赴任丁朝议艰服阙调福州连江县主簿须次间工部侍郎朱公晞颜帅广西改辟象州连山县尉兼主簿留摄干官尽忠毗画多所裨赞庆元五年以举主闕升从事郎调绍兴府会稽县丞邑当东浙会府之下三司委送纷沓判决昼夜不倦前后连率如辛公弃疾李公大性李公浹皆敬赏之开禧元年调泰州如皋县买纳盐场考举及格嘉定七年改宣教郎知饶州余干县邑当孔道败阙不可为之数其至也适当灾歉之时极力抚字虽上司督赋急于星火而以身当之不忍一毫扰民百姓感之相与绘像立祠十一年转奉议郎赐绯鱼袋十二年秩满赴部朝廷以作邑有声差监行在左藏东库时淮北连兵岁帑积于左帑几二百万匹浸有损腐

公条具上之庙堂变通阖辟因时制宜朝廷从之民以为便金元相攻山东归附方讲备邊之策遂陈七事一曰用人望夫一世人材自有公望如汉用赵充国讨羌羌人已知其善为兵唐用郭子仪屯泾阳回鹘见之下马罗拜我仁祖用范文正公帅陝西西贼破胆大抵人望所属遐迩具孚虽不劳设施人自竦畏以其信服有素也方今荆襄制帅众望所归则蒙古不敢犯其境间常窥伺旋即败退蜀道前此绎骚非一及朝廷扬制命起已试之旧人付以宣司之柄则转乱为治易于反掌是皆朝廷之上处置得宜则四方万里莫敢不服者也今两淮重地防秋及时倘图任威望素隆不减蜀荆宣制之材者授以制使之权委以藩篱之重则九重之顾虑可宽矣其二曰计战守自贞佑迁边与我接壤谈者每以战乃危事而讳道以守为全计而同辞是固爱国保民之善意然自古对敌守境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孙氏保有江东以周瑜能战而败曹操于赤壁也刘氏全有巴蜀以诸葛亮出师而魏人畏之如虎也前者金师入蜀尝入兴元至大安矣以我师挫其锐而后止又尝寇淮犯濠梁逼安丰矣以忠义兵擒其首而后退则是能战而后守之明验也宜明饬宣制司沿邊诸将整军经武缮甲治兵如汉将之行师必为战备如唐将之练卒常若寇至平时则防關隘谨烽燧明斥候固不轻举以徼战功如或潜师掠境必更相掎角设伏掩击出奇制胜使不能得志而返则可使惩创畏缩不敢轻于窥邊而后可以言守也已其三曰讲备邊之至计前者淮上被兵守臣率多闭壁不出以致卷甲疾趋如入无人之境驱杀人民残破乡邑劫掠积聚焚荡庐舍为守将者如秦人视越人肥瘠未尝过而问焉迨夫室如悬罄野无青草徐徐引去亦不闻出兵追蹶问之则诿以独力不支是以若此呜呼是可不深惩前失而亟为后计乎当苏秦之为从也约六国连衡之众以抗强大虎狼之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夫六国至难合也苏秦掉三寸舌犹能合之为一家而获效若此今以我国家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宜无不可者矧势钧力敌不足以望强秦之万一乎宜行下两淮帅司疾速契勘诸将屯戍之兵核其事力方畧有如他日淮东或有警则使某处兵制其左某处兵御其右某处兵当其前某处兵掩其后既以遏其剽掠且伺其可乘之时而击之其于淮西亦准此规專命制帅司主其事设有缓急立以羽檄调发所合应援之处遣兵会合如逗留不进者国有大刑必罚无贷规画一定则长淮之势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以逸待劳胜之必矣其四曰兴屯田之大利盖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输邊一石费三千鍾我国家中兴高宗尝因营田官候对曰营田就绪庶可少寬民力朕顷在会稽尝书赵充国传以賜诸将孝宗干道中制曰欲营军食之储必讲屯田之制尺籍所隶日有增加邦赋所入岁有定类既不可剥下以取给固不若兴田以杂畊此圣明留意屯田之家法也今戍邊之兵连年不解转饷不已民疲可知况两淮荆襄素多旷土宜明饬制帅司及州郡并开屯田张官置局專庀其事相地势辟草莱具牛犁办粮种各修实政毋得具文春则具垦辟顷畝耕作人徒秋则具稼穡登成收获斗斛详悉申上朝廷考其绩用之成否岁入之丰耗而行殿最赏罚之法庶乎屯田之利可见而军食自此裕矣其五曰收民兵之用人皆谓自民兵之分而民不

可使为兵殊不知此可言于安宁无事之时不可言之有警多事之日如汉鼂错所论唐李抱真所行今不必缕数我真宗时陝西岁取邊力人为弓箭手而无所给曹玮以塞上废地募人为之皆为精兵仁宗时元昊叛范文正公知延州点集乡兵令刺其手此我朝用民兵故事也盖沿邊之民风声气习刚悍果敢驰马荷戈乃所素习彼其久居士著家室坟墓牛羊耒耜皆为子孙之计捍卫乡里之心人皆有之特患莫为之倡率糾合耳官司倘有以一其心力作其志气互保乡井谁不乐从宜明饬制帅司于荆襄两淮州郡皆团结民兵用三丁择一之法聯为队伍择其首长授之器械教之战法仍行招诱激劝之道使乐为吾用则其人皆良农也皆精兵也不廩于官而数十万之众可具何惮而不为哉其六曰坚忠义之心夫中原遗黎皆吾赤子彼见中兴可卜襁负来归国家抚之以恩结之以信莫不感激思奋愿为前驱或者乃以来归者众粮饷难办为虑殊不知古人惟患人之不吾归未闻以归我之多为病秦民归心于汉祖所以创大业汉民归心于光武所以济中兴故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今来归者皆山东人迫于贪残之政为避灾之计吾惟有以为之主宰治其政令寬其刑役反其田瑞安其生业何患衣食之不给哉今忠义之将功效既着宜以所得城邑悉使领之彼得凭国家之威灵非特建功于一时且将宣力于后日垂勲名保富贵固所乐为其忠于国家永无穷矣其七曰定乘机之策尝观战国时魏使龐涓伐韩齐遣田忌将兵救之孙臆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龐涓闻之去韩而归齐遂大破魏兵而龐涓自刎古之大梁则今之汴也古之齐则今之山东也使兵争自此而息则已如其弗戢第使山东忠义之众疾走大梁冲其方虚攻其必救邻国乌得不速返以救中都返则如龐涓之败明矣此安邊制胜之奇策也十三年正月差充省试中门官四月差充御试对读仍兼初考官十四年三月转承奉郎监行在都进奏院八月转朝奉郎十五年正月差通判常州未赴差知惠州五月转朝散郎初抵郡飞蝗甚炽乃默祷诸神且深加刻责乞以身代百姓受害是夕大雨水涨明日忽有鹰隼鸟雀以千万计相与喧噪驱蝗赴江而毙其为政崇正学獎善类先教后刑劝农寬赋凡利民之事知无不为一考之后郡计稍寬即捐已俸以助公帑自城壁仓库廡舍桥梁祠庙皆一新之百度修举是时东广诸州寇贼啸聚劫掠乡井或数百为羣或数处俱发凶焰所至村落为墟其渠魁曰曾官苏况等皆骁勇一可当百朝廷屡放省札下本路重赏收补公察僚属中可委任者密授方畧且多予金帛使遣间谍务知其踪迹设伏掩捕果生擒渠魁数十赴帅司梟首传示余党悉平一路以安广帅应公纯之上其功得旨褒美转朝请郎诰词云尔之为州也政以安民兵以除盗恩威之施各当其宜帅臣谓不一之盗发之他州而尔能悉取之使濱海以南今皆晏然则尔之功实被乎数州矣岂止一境之清哉姑进尔阶以谥明陟公拜命曰戢盗安民职也其敢言功十七年龙飞覃恩转朝奉大夫解任而还郡人惜其去为之攀送者数百千人至有泣涕者其得人心如此是岁年七十叹曰吾少赴举不减年以欺君今当谢事岂宜复入修门即上章乞致其事寶庆元年七月差主管绍兴府千秋鸿禧观三年六月任满再乞致仕又差主管成都府玉局观绍定二年

累章力伸前请九月得旨特转一官致仕进朝散大夫因言素癯瘠间闕踰岭每自揆不能久于世今年踰七十泽及三子足矣举家务以付诸子所居前挹清溪乔木修竹隱映綠秀乃即其地筑室曰芳洲楼曰景星亭曰濯纓曰拂云日与宾客徜徉酬唱其间四年正月覃恩转朝请大夫赐紫金鱼袋五年五月下澣忽感胃疾时长子官浙东次海陵季待铨中都家人招医不许曰修短数也作三书以报三子不及其它惟勉以廉洁公勤而已投笔瞑目时六月朔旦也公天性纯诚表里若一处已接物正直而谦和内蕴聪明不自表暴居官清介常俸之外毫髮不取讼牒纷至裁决如流不可干以私服食器用取其仅足不务奢华虽仕致五马人以为荣其自处无异寒素训子孙惟以循理读书为急人有嘉言善行称之不容口未尝言人过失喜愠不形于色枢密程公卓除工部侍郎时举以自代其词曰朱某为士时尝读书萧寺居深山穷谷人迹罕到攻苦食淡如是者数年出其所学遂魁一郡之士继取科第后生晚进多师承之迹其居乡心恬气和未尝讼人于公庭亦未尝谋利于私室乡之老稚起敬起慕逮试邑鄱江以诗书行抚字无迫切峻厉之政有寬裕优游之美邑人相与安之为立生祠其古之所谓循吏者欤乃今分职左帑出纳惟谨臣知之既详信之甚笃举以代臣实允公议平生大畧可见于此嗜学迨致仕不废方册前后学者来从不远千里率百余人随材诱掖后多知名之士每言人心不可一日无用昔贤运甕可以为法平生著述有纳言十篇末议四篇默斋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塾初朱氏聚族甚盛然未有以儒学起家者公始入太学登儒级已而分符竹列班行由是族之子弟益知向方侄申从侄况相继登科而诗礼之风衍矣公生于绍兴乙亥十月十日终于绍定壬辰六月一日享年七十有八娶程氏先十五年卒累赠恭人子男三人长沂儒林郎辟差监绍兴府石堰盐场汶从事郎监泰州丁溪刘庄盐场沫将仕郎女二人进士吴去非程明其婿也孙男七人锡钥镇铸钺鉴錡女七人未笄期以绍定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归窆首村西山之原一子复居故里皆治命也秘方营卜松冈而孟季朋来示以行述顾居同里仕同朝谊不容辞也乃因其辞列其状于右俾来者有考焉

通守陈公（庆勉）传 陈栎

公讳庆勉字志问世家海宁之陈村曾祖嘉闻始迁五城祖仁杰父克绍皆不仕叔唯深春秋绍熙壬子冠乡举庆元丙辰擢第调德安府应城尉而卒公生于淳熙癸卯甲子年甫二十有二以诗经贡于乡五试春官绍定壬辰徐元杰榜擢丙科年已五十矣授庐州舒城尉端平甲午全子才孟珙之师入河南谓中原可指日复制府委公董饷汴京米以石计者万有五千载以舟百自合淝部舟至京口支装涉湖而江又泝河而淮北过徐泗南过盱眙歷濠梁抵寿春未几敌决潼關水灌军事有大謬不然者公亦匹马南驰与吏士皆饥疲采野瓜柿梨枣代食幸而得还公在任日尝率士卒获盗二十有一人相视山寨数十处教之备御邊氓获入堡安集皆鈇槩之士所深避不敢为者端平丙申替归授嘉兴府华亭县浦东监盐场嘉熙己亥之任庚子霪雨大疫且大饥亭户四百五十有奇仅存百九十贫不聊生坐是课大亏庾台初索公绩歷寄库继察公廉勤无所归咎

陈于朝令公解见任别注一等合入差遣奉旨特依淳佑辛丑也公在任奸民萧元辅者以亭荡二万畝冒献于御马院公亲诣庾台条陈源委利病乞奏于朝石卿孝淳备以公言敷奏得旨以元荡还亭户石公令公代撰碑颂以垂不朽焉公尝上书有曰淮西之饷汴海东之疫饥皆百年所无之事而某任警曹则当之任鹺局则当之岂骨相寒苦而然邪三授韶州推官淳佑乙巳七月之任先是获盗赏典屡陈未行左司徐公榜下士孤寒无援为言于朝丁未吏部符下转儒林郎改次年合入官方公之在任也以札于言二事于部使者其一言寺院之弊其一言州兵之单曰官因常住之多寡立为措息之定额利措息之入开告讦之门大率常住有千缗之入则措息收千缗之半今日僧请增输则乙可攘甲之据明日讦其小过则丁可毁丙之据是官与僧同盗常住也乞委本路监司觉察夤縁请住有类于此同以赃论言兵事有曰广东诸郡多与章贡郴桂邻溪峒纵横时乎出没相据而起遂至震惊始畏张皇而卒至滋蔓以兵不足故也昔侂智高之祸可监矣一二年来如韶有九峰之扰章贡有宁都之扰惩之于前则宜防之于后策将安出曰填补官兵措置民兵是也何谓填补官兵诸郡厢禁有名无实昨行招补奈招之易而养之难然以韶一郡言之虽无生财之道而有出息之计窃见江浙郡县全藉酒课而独不行于广南民擅榷酤之利者日以富官困非泛之给者日以贫傥许官自设法与江浙一体施行官酤界外不妨民酤则酒息可助招补矣广南邻郡自鬻盐今本郡有寄桩省钱万缗倘借此钱以充官鬻本俾与邻郡一体施行而于官鬻界外不妨钞客则盐息可助招补矣本州岛有万缗解库岁有出息约二千缗倘许以此出息亦充衣粮费则解息可助招补矣合此三者以资招补于民无损于兵有养阙籍补以强壮老弱代以子弟委监司以檄元额饬郡守以严教阅则厢禁虚名庶几可革何谓措置民兵陝西义勇两淮万弩手皆民兵也二广号为乐土土旷民稀所以处流民置兵籍犹有可议者试以韶一郡言之冒占户絶之田无时无讼不辟不耕之地茅苇相望凡若此者倘自朝廷行下官不许鬻民不许请尽行根括籍为官田稽其畝步以处江上之流民而徙耕之所过州县量行资给为之室庐贷以牛种复其租役家籍一强壮为半年军春夏耕耘秋冬教阅自县而一郡郡而一路籍田可处万家则得万人为军矣今江上流民动以万计与其使耕于沙洲聚争于不足之区孰若使耕于二广散处于有余之地与其使冒迭哨之危以资敌之向导孰若使为乐土之兵以备吾之缓急大率若淮之万弩手焉夫以出息养州兵以为缓急城守之备以闲田养民兵以为缓急调发之备二者官无养兵之费而坐获养兵之利不犹愈搏手无策乎凡此皆凿凿可行韶守张公贵洪举公曰烛奸摘伪如见肺肝吏服其公民懷其惠湖北漕萧公逢辰举公曰性资纯恪学问老成擢第二十年一寒自苦邑民叹服有清静无欲之化当职得之亲见初非溢美戊申赴班仅授鄂州蒲圻丞辛亥五月替归五授签书威武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兼西外宗正簿福建提刑胡公颢知福州陈公昉交章举公最后知福州陈公德与有曰禀资朴茂莅事恪勤人以为不诬寶佑乙卯替归六授荆湖南路转运司主管文字方漕使章公清孙之赴召而去新使洪公焘

之未来也有旨命公护印时兵兴云屯待哺招余给运沓至尝以减余数申朝省且以书言之乡衮程公元鳳论度牒登仕诰难售程公复书有究心职业之称与裁减诰数即暗减余数也继有旨湖南和余二十万石寶庆全二郡乞蠲免公恐上江四郡纷纷援例所余数将于何敷之别白利病曲尽其事丁巳九月省札下云湖南运管陈宣义申述详明极可嘉尚付湖南转运司严督之戊午八月漕司锁闱试士史漕岩之委公董试且俾飭考官命题立说主于正大是举取士允合輿言公有力焉九月出院替归开庆已未以请得通判武冈军未几改注福州倅景定庚申也公尝签判是州去思在人先声所腾士民鼓舞遽以二年辛酉六月七日谢世公自少负隽声叔侄弟兄自为师友与应城公治经虽不同而学术渊源则同崎岖州县之职垂三十年非无功而仕止于是然谨畏自持始终冰蘖没之日田亩不盈百人多以老且贫为公惜焉公自歷官职分必尽赏不酬劳譬之于物早迟巨细时节分量一听于天菊之香晚不羨梅之先春鸞鳩之抢榆不羨云鹏之搏扶吾方以寿考安贫为公幸而不以老且窶为公惜识者当有取于斯言循转自廸功至宣议以官年少拘碍遂不得上赠二亲公为文长于论事有陆宣公之风五七四六皆典重纯雅惜遗逸者多栋于公为族侄孙不忍公之没没无传也随所见闻追而为之传泰定元年春二月二日戊子栋谨书

元故奉训大夫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副总管郑侯（昭祖）墓志铭 虞集

侯讳昭祖字孔明姓郑氏徽之歙人曾祖悦祖南鳳故迪功郎江东提刑司干办公事父申道故宣教郎君生十一年而孤善事祖母能自树立成其家至元丙子江南初入圖籍致贡赋郡中无敢署剧职者君年一十六独以材推择得管库上计江淮行省比讫事以明敏称年二十七用荐者言除将仕郎广南西道儒学提举不赴家居十余年年四十四有司以姓名上闻天子为下玺书用为承事郎保定等路管民提举又一年诏置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遂加奉训大夫擢副总管在官踰年而归年四十九又一年而卒得年五十至大庚戌十一月也夫人许氏先卒子二渊又名也先承事郎平江等处财赋提举深以父任得官今夫人罗氏子二以文以忠女一适程极孙男一女二以延佑五年夏四月乙酉日葬其居之狮潭西北十五里乌石冈许夫人祔狮潭者尝有仙人罗君居之得道跨白狼超潭东巨石上飞去不复见盖神明所游山川奇会处也故其生物也异而托体者宁郑氏素着姓于此至君而大显其仕也起家一命而为劝学使者再命而玺书实来三命而大夫是拜可谓荣矣皆君命及门而受未尝出干禄也其居家也官有繇役命家隶立具无或后岁不足能周其乡里未尝出谒长吏有贤者则见亦无所干请喜藏书教子前进士鲍君云龙明朱氏之学著书曰天原发微时人未之知也君独爱其书刻诸木而传之尝自署其斋居曰敬通议大夫建德方侯回博学有重名同郡人也为君记其说甚悉而君之名蔚然缙绅间矣其婚娶尤尚门阀许夫人高阳令族罗夫人则宋丞相程公元鳳之甥奉直大夫鼎之女渊之妇程深之妇吴皆有宦谱而程极又丞相之适孙也郑氏子孙遂彬彬衣冠之列其积诚致此已远哉铭曰

孰揭揭以趋弊其马车我舒舒以居荷紫拖朱不出里闾礼贤有书出试绪余食货
用储事不尽责弗竟弗矜邈其本原支流可征石之岑岑潭之黔黔生乘阳升歿藏宁阴
允利不蹇慰后昆之心

从仕郎扬州路通州判官弗斋先生陈公（宜孙）行状 曹涇

公讳宜孙字行可号弗斋取中庸五弗措之义姓陈氏徽州休寧人其先唐广明时
自桐庐郡徙居县南之藤溪以一姓蕃大遂为陈村税籍仕谱儒业文声雄于一县公高
祖始邑居生必达曰默轩公放懷山水有诗声默轩生观观生登曰汾涯公公父也诗似
其祖书翰端丽老于文学再上桥门不利乃委祉于公丰神秀伟双眸炯然其为文落笔
惊人戊午遂贡明年取第廷对已在乙科偶策语失权贵人意得同进士出身授迪功郎
江州瑞昌县主簿沿江制副集撰汪公立信改辟蕲州广信簿兼制帅两幕吏能绰着厥
声甚都明裡貶恩二亲封承务郎孺人孺人吴氏也族里以为荣丁孺人忧服闋广德知
军贾公蕃世欲辟为令东诸侯争欲出其门以亲病俱不克就岁辛未月山赵公日起镇
姑孰以节制司干官剡辟侍亲从之讼牒狱辞多以诿公众健其决月山奇之将露章于
朝以阶清切遭承务公之变号跣护丧还家终丧循文林郎授常州州学教授需次间时
事急郡守存畊王公积翁辟知太平县事改知婺源县事未及上为至元丙子闔邑草窃
起如沸糜公殫竭已力激勇哀智勉相保聚以俟王师之至上功外省遂知休宁县事守
土难在乡土尤难革运之际又大难也公才识絶人不慑不暴拉强拊柔扶倾葺坏事无
遗力功不胜纪其抗言于郡令本邑得以糶米代输税之窘最为长便居三年乡邑大治
本道按察鄂通竹庵公始行部以誉望知公请为郡文学自乙亥兵兴堂堂学宫以驻戍
卒四壁倾颓蹂为圃溷几不可以芘身立足公究圖之如堂如构为墜为茨复侵田新器
具斋扁鼎创先贤阁文其梁板刻之徽学之大坏而重新公之力也辛巳入覲授将仕郎
开化县尹衢俗犷悍开化为剧公至为说利害使知避就乙酉秋民刘元五等倡乱焚掠
擒其渠魁十余人戮之以次招收不费一矢邑学毁于兵风厉其徒遄复旧观奉宣寬条
蠲其徭役至今有去思焉再诣选江西道儒学提举缺集贤翰苑诸公列荐公以补其处
命且下会时宰被罪公意亦倦竟授通州判官以归甲午（阙）司以维扬路昏钞委解
汴省为锭一万七千有奇公无所辞浮淮（阙）河入汴不半月竣事庙宫禾黍城郭人
民无穷感慨赋万岁山而（阙）年授代归行李萧然元贞乙未三月也公未至通州时
筑宅一区不甚穹峻加宏敞焉一堂深静轩窓翼之旁有隙地畦花蒔竹每曰以是终吾
余年亦可矣钟鸣漏尽而犹行乎频年腹肋间停饮为（阙）丙申特甚入丁酉有加谓
二子曰吾年六十有七仕近四十年守此江浙蓟汴之身以从先人丘墓之侧有何不可
而又求长不死乎吾一生平心直道粗可无愧以此遗汝輩应未为拙勉继吾志而已言
讫取水盥漱端坐而逝二月之初九申时也公之生亦以申时其年月日为绍定辛卯之
九月十二惟公少负俊声壮老如一在承平铅槩之士避其锋值危难章句之徒伏其略
为子弟修敬父兄为父兄摠忱子弟于考德问业有教善之忠于喜庆急调有通财之义

体用该常变一武文合庶几乎全才而惜也止于州县之劳公娶吴氏同生辛卯岁与公
媿德男二人元方前浦城县丞季方前休宁县南五岭巡检俱能仕足绍其家女三人永
春县主簿朱彰休宁县学教谕吴绮遂安县主簿朱宗周壻也孙女三人元方等将以大
德己亥三月三日甲申襄事于邑南嘉善乡善庆之原前期走书曹泾以行实为托夫行
状门生故吏子弟责也予得第（阙）大院予就别头有一般灯烛之雅入仕浅然公领
郡学予长紫阳有异时同僚之契其生也又少公三年然则于公固弟行也知公为详状
公行为宜乃不辞书之谨状

徽州路治中汪公（元龙）传 洪焱祖

汪治中元龙字云甫婺源人由太学登第授迪功郎绍兴府司户德佑乙亥兵兴奉
宪檄剿乡邑剧贼遂知县事归附授朝列大夫本路治中绩溪祁门盗起议者欲悉殲之
元龙止戮倡随机数人全活甚众弟元圭字功甫武学舍选淮阆李庭芝辟充幕属咸淳
末授承节郎徽州兵马钤辖踵兄元龙知婺源县事兵火之余人多逃徙元圭悉心抚字
咸复其业申请免买屯田牛折收夏税丝绵轻赍凡可以便民者必力为之授奉直大夫
饶州路治中未赴卒元圭子二人良臣监察御史良屋嘉兴路治中（程文宪公婺源山
万寿灵顺五菩萨庙记五显神莫知何所始在徽之婺源吴楚闽越之间皆祀之累封号
甚尊显宋德佑元年毁于寇时里人汪元龙守乡郡弟元圭为邑宰复建之施田若干畝
奉时祀日景福庄世祖既定天下礼百神奉香币致祭至大四年再毁元圭之子金广东
肃政廉访司事良臣某路治中良屋首树正殿众争献货币门庑楼观庖库之属皆成焉
壮丽宏大甲于郡初庙附智林寺寺亦再毁再构皆出汪氏延佑元年赐庙额曰万寿灵
顺五菩萨之庙寺曰万寿之寺明年良臣请记于石唯神赫奕变化着灵効响海内所共
闻而庙有再兴之功汪氏为大乡里所知国初元龙兄弟保氏之功尤多仕皆至治中伯
朝列大夫仲奉直大夫良臣尝为监察御史有能声是为记）

饶州路治中汪公（元圭）墓志铭 方回

古之立德立功立言而歿者虽歿不朽士大夫歿而至于不朽难矣吾州婺源笃生
太师徽国文公不朽人也其梦奠庆元庚申于今九十三年矣其四十七年丙午而州之
紫阳书院兴焉郡守韩公补实为之其八十八年丁亥而县之晦庵书院兴焉县尹汪公
元圭实为之紫阳之书晦庵之学前有光先圣后有功来哲而创二书院者俱大有功斯
文足与文公同不朽呜呼盛哉徽婺源回岭汪氏世大族公字功甫晚号月山老人曾祖
晋臣祖大才迪功郎知永平监娶倪氏生长子琰蚤世是为公所后父公所生父乡贡进
士应雷其从兄也公三岁为永平所祝又八岁永平卒母潘氏教育之读书务通大义文
耻絺绘雕篆然议论是非利病前辈輒退舍性至孝事先请后行嫁女兄二人遭内艰与
生父艰骨立毁瘠慎事节用年二十五六遂饶于财而能施尝以军国十策献旧朝特补
承信郎初监嘉兴澈浦酒丁勿请两漕漕举浙东安抚使王霖龙辟充准遣再调侍卫马
军司干办公事乙亥除江东兵马副都监徽州驻札剧盗周胜等啸聚据邑公与同产兄

松坡知郡元龙生擒之俘于郡迁武翼郎擢江东兵马钤辖松坡早入太学回同年壬戌进士稍忤权贵十余年不调至是以迪功郎黄州司户权婺源县尉知县事至元十三年丙子正月十九日杭旧大臣纳国土于大元二十五日徽城归附公兄弟全民弭盗力保乡井会有二李之变富珠哩敬军至嘉公兄弟功多呈省换授公江东军马总管而以松坡知徽州事以公代知县事是岁李已降而附闽视徽为壑时出钞掳公扼险置闕寇不得犯其冬张九元帅征闽兵所过民震恐公迎送赠赂以礼他军假道者皆然将士敬叹不敢为暴境内耕蒔刈获如承平时初领县人疑公尝治军旅将行重典而公敛威用恩寬严适中万山间桑柘鲜丝纆恶有司苛责公诣省乞岁折楮币名轻赍六县民至今便之祠庙寺观燬于火者损费具材新倍于旧或产去税存或有田无赋贫馁富吞弱役强避一切厘正十五年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奥屯行部兴学公大喜延名进士九江文天佑主文衡拔儒彦出税帑立赏格免徭给廩士萎复振官造船鄱阳期会峻急丁匠多毙公所部时其饮食人用尽力办蚤费省工善物坚十七年代者至民挽不听去至哭泣悲思则投牒借留以千计走都省选曹乞公再任十九年勅牒授承务郎婺源县尹惠爱日益加名誉日益隆事为日益着为馆驿为丞厅为尹廨更鼓楼过者咸曰壮哉县而费皆不仰于官岁四月八日四方民謡五显神为佛会天下商贾辇集自额办官课外公丝髮无取至如书院一事闕风教甚大更郡守二十余人非无贤守而郡之有紫阳书院自韩守始更县尹三四十人非无贤尹而县之有晦庵书院自汪尹始本道提刑按察副使疎斋卢公摯深嘉之呈省起里人吴觉江雷为山长皆名进士公为山长屋百楹田六顷书万卷先圣殿居中文公祠讲堂斋序居左右回为作记此公之大节也既受代宣命授奉直大夫饶州路总管府治中而疾笃弗起公同产兄二人长松坡初以省符知乡郡后宣命换朝列大夫徽州路总管治中先公四年卒次英发前登仕郎第一人云龙前礼部进士省符龙兴路同知述公行俾回铭者也公菲于奉已饮不涓滴内无姬侍衣穿啜淡而分膏腴田于族兄弟则弗吝代民输酒课及下户二税岁率数千缗尤弗吝可谓富而好礼不止于无骄者矣生癸巳二月十九日卒庚寅二月十七日年五十有八夫人詹氏后公八月亦卒生同岁歿同年夫贤知妇阃懿此不书子男二人良臣松坡子三岁为公后前国学进士从仕郎都昌县尹迁承务郎鄱阳县尹良厘詹夫人出承事郎江东等路木绵提举换宣授扬州营田提举女一人来弟适同县将仕郎建宁等路木绵提举俞支翁孙男四人安孙焘祖兴祖爱孙女二人长适休宁武冈金主簿次幼在室卜三十一年甲午十二月二十日合葬公与夫人于县东长田源治命也铭曰

世有一善行优于百善行者乎曰有之星源之有晦庵鲁之孔邹之孟也祠之塾之立天地心生民命也发千仓无饥民传一灯有贤人我谓此愈于彼故星源之原子子孙

歙郑令君（安）庙碑 程文

郑令君庙者歙人祀其故令郑君于庙也郑君名安歙西乡人以一言解屠城之师

令歛三年民大治其没也思之数十年不能忘至有祀之者父老且死戒其子孙乡人曰微郑君吾属无噍类矣且郑君正直后必为神盍相与祀之庙毋祠于家于是共立香火于城西之憇棠庵尊之曰郑令君久之以为未称崇礼之意即庵旁立庙会郡太守不悦于民斥其请民大讙事上行中书行中书按令君功德应祭法且下县令聽民立庙以时致祭如请民大悦则又以庵旁庙临大道烦嚣非神所居卜迁之吉乃踰溪二里营高敞地近令君之墓更作新庙云歛人之祀令君也不敢慢恒以岁仲春中旬卜日刑牲酺酒大会庙下陈簠簋笾豆张乐歌舞荐以娱神礼毕醉饱神赐阖户而退仲秋之日亦如之正月十五夜则奉衣冠出游灯烛箫鼓香花满野稚耆欢呼争持纸金银钱迎道望拜亲之畏之俨如令君之复生也饮食必祭出入必告怀私负曲者不敢祷于令君之庙庙成之岁风雨协和疾厉不作盗贼屏息五谷大熟连三岁民咸曰令君福我哉具石请于新安程文书其事刻庙中以传永久文惟东南之山川奇秀絕特者莫如歛其镇之最大而遠者为黄山山之峰三十有六而其最高者为天都世传黄帝尝临是山故名环城若问政紫阳披云金紫灵山诸峰林立如画川流奔悍数百里荡为浙江故其间风气所蓄泄在人则贤在神则灵而人之生徃徃没而为神上古遠不可知近代大而负出世之资开继圣之学享国家千万年之祀于天下小而烈夫孝女仙翁释子之见祠于其乡及其徒与在外县者不论论自汉以来有功德于兹而血食不絕者东汉贈尚书令方豸侯庙在白羊山村后三百余年有陈仪同程忠壮公庙在黄墩又百余年有唐越国汪公庙在乌聊山最显又四百余年有宋钱氏兄弟庙在汝溪又百五十余年有郑令君焉是皆所谓生也有自来逝也有所为而不为偶然者呜呼盛哉汉之盛为县令若卓茂之于密鲁恭之于中牟朱邑之于桐乡得祀者盖不少而皆非其乡土及其季世以诸葛忠武侯之没蜀人屡求立庙不听至祭于道陌之上頼习隆向充抗章上言久而得立庙沔阳呜呼又何其难哉我国家之崇明祀顺民心歛人之报功德厚风俗皆足以昭徃古耀来今而令君之威灵赫然流行于两间以为国家生民无穷之庇休有不可掩者矣庙起于后至元某年月日迁于至正某年月日屠城事载郡志及翰林学士揭公所撰墓碑兹特纪立庙始末而系以迎享送神之词其词曰

灵山兮青青沙水兮泠泠中有原隰兮衍以平树木总总兮花冥冥庭户敞深兮虚牖棂几席俨布兮崇豆登悬钟鼓兮两楹待令君兮不来仁屏息兮肃以听倏奔云兮拥雾令君翩兮其来下驾鹤翼卫兮使双鳧先路马阗阗兮佩珊珊从之兮祖父酒注罇兮肉载俎恭献进兮拜伛俯繁音发兮纷屡舞■〈谷玄〉■〈谷玄〉兮坎坎撞钟兮击鼓神欣欣兮顾喜口若言兮目若视予上下帝所兮司福祉锡丰年兮驱厉鬼无遠四方兮矧兹邑里飘风飒兮神以还我民报祀兮于永年（朱大同续志郑安歛县人早孤事母以孝闻二兄欲分财异居不能止悉让之寸田尺宅无所取宋亡之明年李世达叛富珠哩敬驻兵昱岭以徽反复将屠城民亦自相焚杀安曰不可乃杖策谒军门而言曰将军承天子命攻城略地欲吊其民乱者世达一人耳既而败走民争具牛酒以俟将军民

亦何罪而欲屠之且将军杀人以立威孰若不杀人以得众敬乃许之兵不血刃民皆安堵时丘龙友摄郡事以安为歙县令就职未期年而邑治将代民诣府请留上其事始更赐铜章真命为从仕郎尹歙既歿乡人思其惠请立祠祀于其里)

竹溪方公(贡孙)宰乡邑记 黄应旗

祁门望邑也有山东耸峰峦雄峭祁山也清溪南奔石崖对峙阊门也重冈列岫隱隱隆隆四外缭绕蜿蜒扶輿清淑之气融结其中名贤间出必以功业自见承平则兴礼乐以陶民心患难则攘奸凶以卫宗祏不虚生也邑治经始于唐之永泰因巨盗猖獗据黟歙间挺祸东南里豪士长史吴公率众剿灭州刺史上其事代宗嘉之授朝散大夫石州刺史赐金紫明年析黟六乡及鄱浮梁地置为县合祁山阊门名之曰祁门就以长史为令今方令尹复制锦于祁门前后相距五百年一邑盛事如出一辙名世之生有数存焉方为祁门望氏世植阴德代有兴者秋崖先生词藻擅名家机轴流芳犹于令尹举进士第奉常初筮金陵庾官满调毗陵节推继而东淮饷台辟真幕府沿檄来归适值时事抢攘令尹之未归也人望之既归也人悦之时则邑宰遁居民散井邑为墟羣剝于朝俾领县事公于空匮怵迫之际极力撑拄处之晏然号令严明锄奸去暴县境为之帖息归附后丙子春三月邑南有干讨虏突入所过残灭逼及城郭民不堪命公于是遽迎三万户辍食亟往如拯溺救焚不旋踵而收捕拘系者纵释流离者安集民皆按堵如故秋七月邻邑之黟强梁煽乱焚戮劫掠撞塘震撼蔓延于祁之砂溪公又严加防御昭揭文榜以理抚谕于时盗贼闻风销弭彼黟则生灵鱼肉室庐煨烬而吾祁则化刀剑而牛犊脱涂炭而衽席果谁之力欤嗟夫祁之民始而鱼惊鸟逝携老扶幼于深山穷谷既而得返故家相笑语庐旅孰不举手加额曰不圖今日复有相见之期此吾父母再生之也昔长史吴公平一隅崛起之盗民到于今称之公当四郊瀕洞独能镇静保护乡井户口无亏方之长吏之功岂偶然邪公器宇轩昂襟度融豁德望高而才干敏鼎新县治扫除宿蠹赋役均词讼简遇有公上之需类皆不扰而办至于劝课农桑则田野加辟俾得以桑麻春郊鸡豚秋社者皆公赐也凡事有不便于民者必亲告于上勤勤恳恳不憚其劳求以便民而后已公之为政六事悉备当路荐举有曰奉公畏谨处已廉明阖邑士民莫不爱美猗欤休哉可谓下不负所学上不负所知矣有大抱负必有大设施行将展所蕴以福天下苍生要非乡邑所能私者祁人德公之惠而请书其事于石盖将以传之不朽云公名贡孙字去言竹溪其号也时至元十七年十月望日儒学教谕黄应旗记

进义副尉徽州路休宁县尉程君(隆)墓表 于文传

此故休宁县尉程君之墓其孙曰子峴以予尝官新安走书请文其墓石予不觉慨然叹曰是故尝有功于乡邑不可泯者因追述其事而表之曰昔至元丙子春丞相巴延受诏下临安惟时宋都统制李铨举徽州以降副统制李世达杀戍将拒守丞相特分万户富珠哩敬一军而西破昱關以临徽州世达败走闽所在兵起万户急下令屠歙休诸县于是歙人丘龙友等率父老诣军门言乱者世达非百姓意请全活之以广吊伐之仁

万户许之且议徽险远宜得其土之贤者分守庶安集其民人遂承制以龙友权知徽州事前绍兴司户婺源人汪元龙佐之歙人郑安权知歙县事前常州教授休宁人陈宜孙知休宁县事君及赵象元佐之元龙弟元圭权知婺源县事祁门人方贡孙权知祁门县事程克柔佐之盖兵不血刃政不踰时乱者复业四境安堵诸君子有惠烈于乡邦甚大邦人颂之至于今不衰焉君讳隆字君熙休宁陪郭人性疏爽不羣喜问学从故弘斋曹公遊与邑人金革宋焕齐名时号三俊然屡试有司不利迄不得施尝上书郡守王公应麟赵公必槐论时事数万言两公奇之莫能荐会王公积翁继为守始廉部中名士得君与歙人郑天麟遂辟君休宁典史天麟歙州路钤居数月俱以才局闻而宋社屋矣方世达之变也君请故宣参毕公祈鳳主县事力相保聚乱定而毕公去不复出君又请宜孙主之邑頼以全且念疮痍之秋摩抚备至征科不烦狱讼稀少盗贼屏息部使者称其能方是时县之若埜山孙元京黄原吴达斋輩皆宋遗民高洁而寡君一一存恤之识者尤以为难居三岁以疾卒君之先居歙黄墩曰元谭者当晋东渡为新安太守有善政为民所请留太守之后曰灵洗梁陈间起乡兵讨侯景歴官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壮忠壮之后曰澧唐季复起乡兵拒黄巢歴官歙州都知兵马使子南节定居休宁陪郭传五世至宋开州团练使全御金人于池州时伊川子孙避乱州中遂相通谱全后以节死子先誓不仕生三子长永正带御器械居临安次永奇号格斋先生从学朱文公次永彰宋乡贡进士即君五世祖也格斋四世孙圉无子而伊川七世孙荣秀实继之故君之族于伊川为近识者又以为程氏世有功于徽而忠勲所成遠有端绪若君亦可谓克绍祖风者矣君高祖琬仕为宣议郎曾祖茂官至临安府磨勘司主押官祖梓父陵俱不仕母凌氏宋忠臣徽猷阁待制唐佐之族孙娶何氏有贤行生子二人长忠甫荫授休宁永盈库副使次清甫建康路玄妙观提举孙五人子观子岷子善子华子美墓在县之一都断石村心荣秀于君从弟也延佑中歴官江浙儒学提举子文贵亦以荐为饶州路德兴县铜冶场提领与忠甫清甫竭力修复先业而子岷尤继其志捐田以膳莹续谱以鳩族且念君之墓久未有金石之刻乃以荣秀之状请予书之子嘉其志而元龙之孙行诸路金玉府副总管思礼安之孙玉象元之孙沔各以书申言之通家之义藹然可想故着其功之大者于首而详其官行世次于下方以诏其子孙及乡之人且使后之秉史笔者亦于是乎有考焉

元故青阳县尹汪君（维祺）行状 家乘

君讳维祺字寿甫姓汪氏其先居歙之唐模自唐越国公华以来为鼎族宋绍兴初有赠金紫光禄大夫讳叔敖者自唐模徙潜口长子将作监丞若容少子秘书丞若思相继登进士而中子若虚克家不仕生福州福清县令淮淮生铸铸生师俭又自潜口徙信行与秘监之后聯居君即师俭之子也性颖敏嗜学凡书史过目輒记不忘为文古雅所作取有补于风化尤以刚介自持所居之东榜曰介庵宗老尚书文节公过其家为大书揭之其为时所重如此膺荐授石峡书院山长所甄陶者率皆成名升杭州路儒学教授

严立条约以身示教值岁凶学廩有负欠年终不足者吏白请置之狱君曰贫家晚岁其父母独不望菽水之奉乎乃以已俸代偿释之欠者多感惠无再负者秩满擢池州青阳县令莅事一以公勤邑犷险多盗民惧不敢行君下令省谕或有犯者稍给资本使治生产鬻贩盗由是息张氏兄欲奄有其亡弟之赀而诬其妇以奸状又逻者捕盗而赃不符其主数狱皆已具君独审其有冤而持之问行访察悉得其情而白之乃已岁饥民大疫君不待请发廩赈之召医诊视日往抚恤活者甚众民欢戴相语曰汪尹再生父母也居无何以亲老请致仕民相挈遮道攀钱鸣号动地虽古循吏殆不是过云君既归朝夕不离亲侧服食非手荐不进暇日取秘监竹野怡吟集编次成帙以传祖坟庵曰金紫院僧利他姓募舍将割其祀之半以供君毅然不可曰院乃制额以奉先大夫者异姓何预焉率宗人重建公之力居多亲歿葬大富山庐于墓傍葺重屋祀祖若父寓守者于侧自号富山主人有富山余藁四卷以岁丙寅某月某日卒享年八十有五配郑氏蚤逝葬汪坑口生二子曰怡恢继王氏生一子曰申申与孙盘等以君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奉柩与王合窆于大富山先莹乃前期奉君事行请次第之为状以乞铭于立言君子通家生双桥郑千龄撰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六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吏治）

元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程公（相）墓铭 扬刚中

公讳相字仲和姓程氏徽州歙县人宋咸淳初以从祖丞相吉国公元凤郊祀恩奏补登仕郎及朔南既一礼部尚书谢公昌元用故官荐得信州录判方踰年以母病去改徽州路司狱转从仕郎婺州路兰溪州判官调承事郎台州路宁海县丞转承直郎临江路清江县尹转奉议大夫掌宁州知州兼劝农事遂以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致仕至顺三年二月丁卯以疾卒年七十七环谷其自号也曾大父讳放宋赠太师鲁国公妣吴氏鲁国夫人大父讳元定于吉公为同母兄登进士第仕宋为朝议郎父讳宏祖仕宋为浙西发运大使司主管机宜文字以公故赠中宪大夫汉阳府知府上骑都尉追封广平郡伯妣胡氏讳淑能追封广平郡君所生父讳有能仕宋至提刑司干办公事吉公以兄朝议子死无后取公于族以为之继妻汪氏讳德繁宋枢密使纲之孙女前进士望江县尉琦之女子男燧以公荫授进义校尉两浙运司石堰场司丞女三壻曰池州路儒学录汪之纯曰曹州人匠官汪完泽曰郑以文孙男五宗观玄观佑观元观山观女三公幼而端重寡言吉公奇之谓必能亢其宗及为司狱时囚涤濯衣食意曲尽察其枉者白出之在职八年举重轻咸阴饮其施大德丁未饥兰溪在浙东诸郡为尤甚公既劝其州富民发廩以赈行省有命婺移粟以济萧山时疫方炽人莫敢往公闻命不辞乞事而疫卒

不及后舟道萧山治夜有羣盗噪而来舟人举烛盗见公惊曰是固萧溪州判尝移粟以活我者邪即弃去州有妇通所私而杀其夫以尸藏乃剖其肠并褫所衣衣遗道上若为虎所噬者以不得骸殖告公视妇无戚容给曰若夫不幸死虎取其遗葬足矣妇既去阴遣人蹶之则道与一男子相耳语擒鞫之得杀状且获其尸人以为神宁海人以挟私盐犯案杀幼女诬逻卒卒长以私怨榜卒承公视其伤与词异立直之清江有无田而输粮者岁为石万盖自宋靖康时权假于民以给军刻石具存经理行郡欲举其数加民为己功公力争不听守震怒摧辱将诬以罪公不顾徐曰吾为民死无恨会上官至白之卒如公言盗起宁都军需星火急公以夜继日力取给讫不乏而盗平廉访司委以覆邑旱皆怀金以伺公躬履民亩取其不早者罪之一私莫干邑小吏非名补者乘公出杂然入邑操纵事莫能辑公归法之终其任一迹无小民时时以逋负杀子女诬债家邑官每以为利公得其诬蔽之罪俗遂革行省命以郡粮数万石运真州旁邑官皆行赂免公独不辞出江风大作舟危覆公适酣寝梦神人长丈余语之曰若心合天当护若以出险毋恐既觉而舟已平及授常宁即引年乞休致遂告老在官一不以财赂自浼苟利民无剧易必力为不自顾望沮止所植卓然盖其官业所由来者有自虽不获大施于时以及柄用迪前人光然既休官貌日加丰中舒外泽步履不衰夜书细字如五六十岁人与其兄承直郎松江府判文彬尤友爱游处必偕妻贤子孝孙息满前被紫横金华焜宗■〈尚阝〉优游娱佚以享其年则天之施报何如也尝豫卜藏穴深以金帛累身为切戒疾既革即栉浴更衣端坐而逝燧将以卒之二年某月某日葬之歛东潜川前事致其里人奉政大夫前饶州路总管府治中方君存心之状谒铭于予遂为之铭铭曰

程氏之先显有遐承迨戒周旅伯休著称煌煌史牒后系前仍暨兹元涤有烈无朋振身田间配食陈庭本隆支茂宜蟄宜绳天球在宋遂相昭陵统官惟百吉国徐兴稽立考成名勲具登嶷彼中宪志追前能佐州歷县序进年升何艰不任靡重不胜卒叅使节官以才弘一緇弗翳璧莹渊澄笃易和适以佚余龄尚羸康祿垂施孙曾有蔚者阡流融峙凝最其世荣永奕幽扃（孙曾有蔚者阡流融峙凝最其世荣永奕幽扃按宋丞相吉国文清公世居歙槐塘而有别业在绩溪仁里公兄朝议子运机宏祖宏祖子宣慰相相子司丞燧燧子主簿宗观皆用公荫入官子孙遂居仁里今乡贡进士传其后也宣慰此志经兵燹失之予尝阅中秘书而得之于扬待制霜月斋藁中因书以畀传用补家乘之阙）

元龙泉主簿胡公（淀）墓志铭 胡长孺

延佑五年二月戊午前吉安路龙泉县主簿胡公卒家婺源州十一月己未葬其州高仓里龙泉族父炳文具书前进士江雷所次行状一通授龙泉从子宗海抵尝所识永康胡长孺于建昌谨致辞伯父弃捐子弟之明日实奉奔走请铭会先生考试江右归未到宗海既还复西走此土惟是羸焉诸孤哭踊伏跽鞠属言置耳犹涉弥千里歷五程会朔请事严劳非敢云长孺与礼让已告曰是书固言然何忍终拒遂述志作铭龙泉名淀

字安国其先陇西李氏唐诸王子朱温将篡屠灭宗室畧尽先是淮南将高骈死杨行密徐知诰相承篡绪保有淮江东西地徽故歙州僻险絶与吴越邻温莫敢窥■〈门外俞内〉亡人乐奔焉有昌翼走婺源就考水大姓胡匿义之变从其氏举明经中第南唐时不复公族姓矣是为明经公云八世孙朝散大夫权知无为军事伸与兄伋登绍圣四年进士第文章号棣华集无为最有声故元符间太学为之语曰江南二竇胡伸汪藻两公皆州人无为从子朝奉郎通判南康军事持与兄搏举绍兴十四年乡贡进士登十五年南康登隆兴元年第是为龙泉六世大父曾大父自厚朝奉大夫权知泸州军事繇太学登开禧元年第大父知先号经训翁父万太学中舍生龙泉倜傥卓越企慕汉丞相武乡忠武侯视琐委犹埃烬沮泞将盆溅已畏恶不敢近赋江左卧龙诗摅愤郁时天下初混一未设科官莫敢预教肄行道终日无闻琴书声龙泉请于其父若其伯父次焱于明经公书堂二父为师集里子弟讲经涉十年遂皆知圣学为发易十疑逖迩来析剖其义至千余卷学徒受成谋于族父炳文弟澄徙西山之麓建明经书院宫室樞制视岳麓白鹿洞有加具养田三顷约三分租入以一供义学食费族父为之长谭经日听者盈千人集贤学士呉公澄幼清记焉遂上名数于官犹未籍礼部州学灾为造大成殿浮梁州百八十里徽饶境上曰太白渡维铁联舟二千尺有奇买田给葺补养守祠公又作长寿桥明经桥里中建甘泉湖山二亭瀹茗煮水饮行客初太学嗜山水故蒔花药种竹树凿池架亭富春芳坞间称两山翁龙泉日设酒馔请公所敬爱宾客嬉游歌吟其中公预期八十且尽取藏粟周贫未及期没犹以是年散财施米如昔言龙泉早失周姓母事继母具如实产已兄弟同食饮五十年无忤色违言族无踈戚贫老月有养资乡贤老时有遗傍近民丧病相救恤斗讼争辨义理譬晓从容一语立解至龙泉县诣学惟询访先贤子孙诸生说书为文字少异其曹虽稚齿亦与伉礼膳士田为天竇桑林二僧坊贪赖府县取证故籍将复归之学吏顾赂谢不即予至则索文书授之骹■〈骨莖〉多不能屈折事人上官长吏不乐咄咄弗休叹曰主簿尚可为哉即日谢病归二月丙辰梦火光弥室旦胗梦告子弟曰死日其在戊午乎吾生岁行适周矣是日果死尝创书月高楼其家藏羣书写疏广教子孙多财贤损志愚益过置室壁平生论议疏旷而处事详密生计裕如而持已纖嗇食羹淡泊而奉客腴醴此其意固非在财利以私其身家子孙者也娶同里周架阁公孙女铭曰

力向经术欲淑诸人敬教劝学是近于仁勇弃己私繁人其利饮枯济深是笃于义世有正气浩然崇高侮言违道安得为豪病痺弗知殊涂诡辙匪融一家何足为杰允矣龙泉笃义近仁既孝既睦超迈不羣志事有稽铭言无剩堂岿山存碑犹传信

刘彦明（德智）墓志铭 柳贯

彦明讳德智字彦明姓刘氏世家于歙曾祖讳元佐祖讳儒望父讳震皆隐德不仕乡里称善人焉初彦明之父以张为后于刘生彦明四岁卒而张氏父固在实为之经纪家事教育彦明至于成人张五子其一夭而其家素裕彦明尤大父所深爱将使还后天

者彦明泣对曰刘氏无子故以吾父后今既歿于刘氏明其为刘矣德智以一身系刘氏之宗诚不敢重获罪于吾父与刘氏也大父感其言而止彦明少知自属于学好读孙吴兵法旁究释老方伎之书尝因是感疾已乃大悟求之四书浩有所得久而下笔为文觉其来源源纒纒遂得由庠序选为建德路儒学正会教授阙进摄其事守郡者讽使文致直学之罪彦明不为动俟间覆为辨说考满入教授铨翰林院方荐为其属而彦明翻然归矣寻授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儒学教授未上中书刑部辟为其部令史官有赍怒于同列而将黜之彦明曰无厌将及我投笔谢去于是都水监复罗而致之稍进寿福院掾寿福出纳五台诸寺钱粮其田入隶浙西数郡比岁浙西被水有司按实当检放而院犹责偿未已彦明适从其判官出行江南视其牒叹曰官民粮已罢征吾院田能独无伤乎悉命弛之诸使怒其专擅而卒亦无能夺其议者嘉兴有豪民诬占寺田三百亩左证甚明而院所遣使速赂莫能决及彦明来请鬻路絶乃卒归其田考成得将仕郎衢州路常山县主簿满岁江西省有知其为者辟为掾新执政至杖一掾而掾实无罪彦明竟归曰吾唯不能随俗俯仰以至于是可再辱邪进将仕郎为平江路总管府知事平江剧部案积丛脞彦明处之以无倦取其犯名义者一二事稍厘正之不激于奇不毁于随暇则却骑入闾巷访求耆旧聚茗纵谈犹书生故态也阅再岁卒官下得年五十五天历二年七月十四日也谈者例訾儒生为政迂阔于事情而不知圣人之法制具于经儒能据经义法故达权而知变彼随时重轻观势向背以窃取过人之名者岂所谓政哉彦明得于所学歴试内外阶是以无失身败名亦未为无所见于世也彦明之配李氏姑女先卒子男二耀煜女二长适徐梅次在室卜地得建德之淳安县开化乡驼马原距家余百里将以某年某月某日窆先事其子煜具书世出爵年为状从某郡杜某父乞予铭其言曰葬而不得铭犹无葬也予尝识彦明京师知其为人而杜君又不轻于许予是可铭已彦明始字千里谓其取义之未广也易以今字晚又号知非子其诗文曰紫溪集乡先生方公回为序而藏之于家家有仁本堂乡相程公元凤大书揭之而陵阳牟公巘记之彦明之祖程公甥也所谓仁本者彦明固服而行之矣铭曰

守经为本制变为通通故能介承之自躬彦明本仁由学以充及试于事事为之中考其成绩粤有始终天不畀年归于堂封有德有言遗后者丰尚百千年安此幽宫贞

白先生郑公（千龄）行状 程文

公讳千龄字耆卿姓郑氏徽之歙县人故歙令郑君安之子也其先有讳球者始居歙之双桥里以赀雄乡里号双桥郑家自曾大父孝全大父文政尚德乐义好施予至郑君行之益笃尝徒步千里归内兄黄婴尽推其家财与二兄寸田尺宅无入己者淮帅秦琳闻其贤辟符离尉不起至元中唐邓均三州招讨使富珠哩敬帅师临徽讨叛将李世达败走进兵昱岭關城且屠郑君奋起杖策诣君门揖白招讨乱由世达非百姓罪招讨固奇郑君听之不屠城因署郑君令歙三年有功德于民民祠之号郑令君公幼卓越七岁闻人讲吕东莱春秋退即能衍其说从令君行沙上仰视飞鸢即问曰是何所凭依邪

稍长师上乡先生鲁斋鲍公一以躬行为学及壮从令君入京师出入诸公贵人一时翕然称许礼部尚书谢公敬德吏部尚书刘公伯宣侍郎夹谷公之奇交荐之于朝署公秩八品宋降臣留梦炎新用事吏部以白身南人例黜公待调行省丁外艰大德元年始版授宁国路太平县弦歌乡巡检时徐道者以妖术惑众弦歌之民皆徙市登山妄言祸福公擒其魁得诬罔状众尽骇散设布方畧察奸防盗民安其业始买地为官舍旁为屋榜曰弦歌书院日无事讨论典籍后进视以为师六年迁镇江路丹阳县延陵镇巡检首谒吴季子庙召父老谓曰昔季子薄千里之吴而不王百世之下遗风犹在其民矧肯为盗乎公等幸为我户致此意勿陷刑辟即月旦十五日率吏卒谒拜祠下远近化服水决练湖郡檄公督治公负畚鍤以身先士卒连昼夜风雨不倦水以不害丁内艰至大二年调处州缙云县美化乡巡检剧贼金卒二啸聚无赖往来温台处婺间白昼钞掠吏莫敢谁何公潜遣聚石道旁山上匿壮士草莽中伺贼过飞石击之贼惊走草中壮士大噪从之贼穷蹙围之尽俘其党皇庆二年调建康路江宁县江宁镇巡检流民数千过丹阳市持弓矢刀槊残害居民民不堪起而敌之众数万人击鼓围之使不得去公闻疾驰至解其围单骑入流民队中呼其长数之曰汝等皆天民不幸流移本欲逃生乃更速死残害吾民何也叱其为乱者数人缚之拘其械器驱其徒众送之渡江适野见妇人哭而哀公使问故妇人抱婴儿前拜曰妾孀也家贫唯一子尔有田若干与执家连执家伪契夺有之母子无以为食是以哀之公曰盍言官乎曰执家不可言也有死而已他日公召执家语之且开以祸福执家感悟谢过遂归孀妇之田有负篋暮投主人宿者主人方蚕设榻堂下戒之曰东壁败缺宜谨视篋中藏东邻之老见焉是夕亡其篋意东邻之老吏执而讯之其子自外来面毁衣裂若穿穴隙之为者吏喜得盗狱成公曰其迹是其情非也缓之无何他郡获盗乃尝盗篋者也众乃叹服去之日百姓遮道不得行公举手谢之咸拜泣而去延佑六年始命于朝为建德路淳安县尉淳安介万山中多长林深谷盗贼之所出没守御者并縁为奸利公至盗贼稍稍引去而千户汪元寶贪酷病民公曰盗在是矣即条上其罪府若省元寶坐罢境内晏然尉署倾圯公撤而新之取孔子答季康子语扁其莅事之堂曰不欲署之东旧有梅隱轩西有拄笏轩皆废公皆起之立朱子之祠表钱公之墓修淳安志书举邑士吳君暉洪君震老夏君溥充试有司后皆知名泰定元年调徽州路祁门县尉祁门亦乡邑难治公集长老好谕之曰为我约束乡闾勤固门户谨守望慎毋犯法人亦素服公威望人人自重县曹失文书一柜无所踪迹檄公诘盗公曰是非盗也必愚民有狱不解计出无聊故为是以灭迹尔即问吏有狱事在官最重者谁乎吏曰某乡某公即驰至其家搜无有也唯一棺焉发之文书果具在县民冯华甫以孙壻为后俗谓之补代冯歿二十年矣其族人讼之十年矣官不能决公掇县事举春秋莒郟之义立冯氏子有僧言其徒育于已十八年其叔欲夺而归之以为后者公曰民无后后其兄弟之子礼也法闲民为僧故有覆实之文谓非为人后者今叔无子后其兄之子所以广占籍明人伦僧柰何欲絶之命叔偿其衣食之资归其侄以为后或诉康氏兄死不为

立后而有其资者公召问状且云有母公曰天下之爱其子者莫母若也子死无后忍之乎召母问故母谓子死时七岁公曰殤子不当立后其讼遂息大修县学建明伦堂门庑斋舍皆高壮宏丽尉署为风雨所坏公发已帑新之其属争先趋事公曰必完必固无忧后人祁门与石埭青阳浮梁太平诸县接界奸民数以伪钞事诬连吾邑公烛其奸折以文移至十返卒不逮一民一日旦起从数卒东驰不十里奄入山中民家众莫测所为至则缚其人搜其家得伪钞及器具以还旬有五日复入山羈其孥秋豪无扰所过民相率拜道上及代归老稚扶携送郭门外者十余里不絕至顺元年升从仕郎泉州録事是时廷臣有言泉南并海多诸番寶货宜择廉能吏为守令者故起公驰驿就职公叹曰吾老矣毋以贪介取辱即手署致仕章上之明年夏四月感疾卧杭州传舍三日子玉侍侧从容语曰吾思平生心身无可愧者可以见先人九原矣瞑然而逝身无遗衣物布被破靴而已其友宜兴王仁源为贷于所亲得钱具棺衾以敛玉持丧归舟过淳安淳安人皆哭迎送曰我公不可复见矣五月壬午玉奉柩归于家之正寝且卜葬严陵呉县尹噉涿郡张副使士弘太原王教授萱与其徒合辞言曰明公德行明洁正直不回请私谥曰贞白先生明年里中父老白于有司请改善福里为贞白建里门立石刻辞以表着公德又明年朝廷以公前致仕章贈承事郎徽州路休宁县尹妻汪氏贈宜人命始下公颀然长身颜目清古性恬澹无所嗜好衣布衣如锦绣啖粝食如梁肉乡邻有贫病患难救之如不及与人语休休孝义忠爱不饮酒对宾客有余欢入郡县不骑马苍颜白发行市井间唯一童自随初欲与兄弟义居嫁聚丧祭各有仪式及志不得施则怅然取田之硗瘠器之弊陋者退处于偏而让其正居于昆弟居乡如处女当官临事则刚毅奋发而有为不阿长官不承风旨僚吏莫不敬惮之部使者行县皆曰郑尉长者必加礼貌公前后为捕盗官四十年未尝任亲民一摄祁门令旬日间人称其神明之政所至礼儒先兴学校举废坠功绩反出县令丞上既去有去思惠爱之碑职专势微德不及大施材不获尽展也公生于宋景定六年十月甲午歿于元至顺二年四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七娶同里汪氏即宜人先公十四年卒子男二人长曰玉次曰璉女一人曰柔贞嫁同郡呉虎孙玉柔贞宜人出也孙男一人女一人以元统二年甲戌岁十一月壬寅葬于里东方村之原宜人汪氏同墓文郡诸生也始拜公于京师之旅邸即辱知爱数与公之子玉游及为黄竹寨吏当祁门道上闻祁门人言益信公平生德政又得公之客胡默先生所记遗事颇详谨序次如右玉将求诸立言君子乞铭以图不朽焉

长乐县程令君（愿学）行状 赵沔

令君讳愿学字希圣别字节卿徽之休宁人其先自晋新安太守元谭以治郡有绩锡褒诏賜田宅于郡因留家焉十三传而至忠壮公父子以义节显于梁陈庙食其乡子孙蕃布天下而休宁之族尤繁衍多闻人君上距忠壮二十有六世十二世祖南唐检校中丞澧始占居邑南汉川曾祖大明祖自得父逢午字信叔再领乡荐一为魁不第即弃去举子业弗为家居教授所学日益精诣族父勿斋先生雅敬之每过公所谈论辄竟日

数郡交荐版授紫阳书院山长着中庸义说数万言益畅朱子之旨以为教学者多所发焉秩满授嘉兴路海盐州文学命下而卒追赠承事郎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母吴氏追封宜人子二人令君其嫡长也少卓犖有奇志慎交游重然诺以行义自砥砺甫冠游京师巨公名士莫不倾倒尝黎明与其友出郭外道过大第友入谒谓令君少俟比出已暮令君犹俨立不去蜀人赵公焮职秘府闻而嘉之即造令君与语大悦即日挈行李过其馆授粲焉居无何有旨修职方氏书赵公亟荐令君入书局书成同辈俱被优用令君独后久之乃擢从事数十人惟令君为南士毅然特立俦列不敢慢尝奉旨将段帛劳诸侯王之戍和林者后以王事屡往来岭北不以艰远辞也秩满调镇江路司狱旦暮出入犴狴察其寒饥痠疾者而时其衣食尝叹曰彼固罪人然或以非罪死则岂天讨之谓哉比满几无以为归适有诏下府公乃以令君宣诏诸邑时使者所至郡邑皆敛诸民以为之赈府公夙敬令君欲以是为归计也比至属县卒事吏以常例致赈令君呵曰我以赉诏来而取民财以去乎督其还诸民而后行比至他邑亦如之迁湖州武康县主簿明法令申约束革其弊政豪右武断者媚之相率重赂大府俾令君以他役入京比还则以忧去职矣服除转循州长乐县尹循介闽广之交远宦者蛮夷其民弛法废度肆其贪虐依托官府剥下归上者县率数百人而长乐以僻远尤甚居民迫渔夺困征敛率逃窜他郡其尤桀黠者负险隘操锄梃以自卫间有出身奉上不避徭者赃猾利其资产中以他祸足涉城市而家破矣君始至则尽得其奸党巢穴发以他事悉断遣还其乡里整饬案牒申明德意植贫弱宽徭赋分遣耆老入其乡申谕朝廷至意民信其所为流亡之众来归者不可胜纪县治所寓生聚日蕃渐可比内郡都邑乃建先圣庙于治之西南胜地择其士之有学者为之师山谷之民大冠长裾来游来息彬彬然见先代之遗风焉时上司人往来属邑辄托散土宜以钓重贿邑则掊诸民以赠之君独却不纳而自割俸簿赠之人知君风裁不敢受而遂不复来矣如在他邑则间道不敢令君知之邑有赖某妄诉黄某劫掠财物事连数十人黄被讼不知所为举族逃匿已五载矣州移檄下索罪人甚急黄闻令君至即诣公庭自归君呵曰汝盗也而逃邪黄泣诉曰某与赖争栏塌耳非盗也不逃即举家齏粉矣今闻邑有贤尹愿得自明君曰汝窜者甚众今一人来安能明乃与刻日令尽领同窜者至黄诺而上司以君擅纵强盗问罪黄所领先期至郭外闻之皆散走黄独叹曰我宁死不忍累程县尹也乃受逮州尝以他名色敛民财愤君不受命欲因此中伤之令黄诬君前尝受赇黄曰某陷非罪不能自明宁忍盗陷忠良邪考掠备极酷毒至死终无一语涉君州犹讯连坐十余人会部使者詹侯行郡直其枉君乃免民有死非命者其妻诉不愿理君呵曰此即杀人贼也一讯即服事连富人请以万缗贖君君不纳富人惧重贿大吏移鞫他县冀得行己志且以成君罪君仰天叹曰使杀人者皆可以财免罪则有财者皆可杀人矣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他县果问如富人意吏抱成案将署忽大雷雨昼晦栋折瓦坠官吏震骇失文书所在竟寘不敢复问罗江五峡诸獠时出掠边境大府发兵捕治畏盗不敢逼遣介诱谕令纳缺折弓刀即以获寇反命豪酋视官府如无

为暴益甚民甚苦之会有郡獠入邻境劫财物杀人盈道郡邑吏不敢问反致羊酒嘱使他去盗果入长乐境君自领卒要之于道缚其渠魁七人余悉散走邑簿尉惧变尽室宿舟中视缓急为去留君不为动曰寇来吾自当之集吏民授以方略使各分守隘要益遣卒捕逐其余獠大惧终君任不敢涉足长乐境邑素多火灾民言城隍神衣朱所致请易之君曰火灾由民不谨尔乃下令浚沟池修火具庐舍苫盖者易以瓦在职五载火不复作民以为神相之矣长乐去家数千里仅以一僮自随五六年间介然如一日也秩满归舟行至庐陵之十八滩以疾卒时子植在侍遂敛以时服元统乙亥年六月十七日也君生于至元丙子五月四日寿六十岁植奉君柩归葬于里之深坑源后十年甲申君之执别驾王公巴延彻尔来官于徽访得君之子讲通家之好比满谒选于京求得君历仕政绩于吏部朝命以承直郎真定路中山府判官致仕实至正八年六月也令君气禀刚明资貌挺特而操行清苦且承故家令德凡游交皆国初老成巨公其所熏陶以成就者皆有自来故历官中外忠而不谀勤而不扰廉以自持诚以接物又明练法律以辅之是以遇事有立不以祸害变其所守而宰物者亦赫然临而鉴之非其操心行事不愧不作者能如是乎君没后客有游江西虞公伯生之门者公闻令君已没叹曰斯人有用世之才若在今日缓急可仗惜其年未甚遽位不足以展布其才耳其为当世名流所知类如此夫人滕氏赠宜人令君无子弟幼学早卒子男女四人君拊之如己子植其季也遂为君后孙男二性上经孙女三人沆虽不获识令君而缔交于植且闻君家世及君持身莅官之实为详切谓于古循吏无愧也故为述其梗概俾上之太史氏以图不朽焉新

繁胡大尹（寿安）传 赵弼

胡侯名寿安字克仁世家新安相传安定先生之后也洪武庚辰秋领乡荐书入成均歷事天曹筮仕河南信阳令大着能声寻调真定之获鹿政声益着未再替丁内艰永乐甲午冬服阙复宰新繁视篆初首询民瘼事有不便于民者罢之有益于民者举行之每岁初自巡视乡村劝民播耕遇田亩荒芜或垣屋摧坏者询其窘乏之由必捐俸资给常以古灵先生教民之言谕乡耆里甲俾知亲睦安分之道率皆从化侯性清俭在官惟麤衣粝食如韦布士尝眠一纸帐自题句云紫丝步障簇春华卧雪眠云自一家雪又不寒云又暖扶持清梦到梅花其雅淡之情槩可见矣永乐乙未夏数月不雨田畴龟裂侯斋沐祷于神二日果大雨后圃种芦菔数畦使客往来者采之以供盘钉或为馈遗之礼人呼为菜知县其子从新安来省两月烹二鸡侯怒让曰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吾居官二十余年常以奢侈为戒犹恐弗能全始终之志尔今好大嚼诘不为吾累乎其子服训亦甘淡泊侯三宰大邑未尝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侯笑曰此庸者之见也吾岂无糟糠之义而不念乎尝于是思之烂熟耳且夫吾辈昔读圣贤书论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砺名节以操守为志及登仕路则以耳目玩好声色之物败身家者比比焉矧妇人小子辈其性犹水有以金珠锦绣摇目之物蛊其心彼必欺吾而窃取之借使侥幸不露吾去任后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内实贪以是计之故不欲妻子之

累身也是时彭邑故令鲁姓者寡妻王氏本兵家女年少而容艳资产千计常慕侯之才德欲嫁之恳所亲导意以讽侯侯曰吾将五旬未尝为失节事今若娶此失节之妇受此不义之财则吾亦为失节之人行止扫地矣言者大愧戊戌春侯将考绩囊橐罄然惟畜一马欲售为程途费马忽病命医兽陈某治之数日弗愈其家人来报曰汝妻死矣待汝归方殓陈闻哀恻良久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生我宰公平日羸衣粝食抚民如子未尝取我民半钱吏不敢欺我里甲无敢扰我俾我民安于耕凿皆宰公之恩也今赴京而马病若此我若离去马必危矣宰公以何为路费乎我宁负亡妻不可负宰公乃遗书谕其子曰丧具称家有无日吉则窆窆母候我归也侯祖帐日繁邑之民遮泣于道者千数虽妇人小子如悲亲戚民以赆者皆郟之诗僧解定素为侯所敬以布帛数端黄芦蓆十枚恳馈再四侯雅复位惟取芦蓆一枚余皆还之耆民匡荣宗等强留双靴以昭惠爱至今存焉

故沂水知县郑君（肇）墓志铭 赵曾

君讳肇字太初歙之丰口人其先居律村至讳再能者有子八人胤嗣最盛曰惟简其后有之纯与朱子同榜进士官德兴尉曰惟政其后有义琮始自律村徙丰口义琮七世至讳元升者君曾祖也祖宗胜父时雨世业儒妣鲍氏继妣谢氏公生而温厚有志操幼被选为郡庠生治诗经昼夜研穷率漏三鼓或达旦不寐业大进然累举弗偶永乐丙戌以贡登太学自治经外辞翰书札之事尤精会有诏修永乐大典君复被选与事自总裁而下多器爱之书成受赏劳宴锡久之授濶之处州遂昌知县时古廉李先生方在翰林以文送之而勉其远大君律己廉慎莅事宽简政不宜于民者即更张之而尤以敦厚风化为务遭岁旱斋沐祷诸神祠雨应期至岁复大穰民以为诚意所感修葺学校课试诸生而躬较其优劣士风益振君以二亲在堂遽不克就养以瞻云名轩邑士夫多为之咏叹会前尹坐事者复职君例还京师临发之日民遮道涕洟不忍释隶事冬官受命赏劳漕运官军于两淮事竣无扰寻易山东莒州之沂水持身愈谨施政愈密民乐从化一如遂昌时方营建北京役事严迫君督起所部夫匠焦心抚绥上不稽事而民亦无怨且念寮窳董工日久劳逸宜均身往代之居无何遘疾不起永乐戊戌四月十六日也长嗣瓘奉丧南还君生洪武甲寅九月四日享年四十有五娶徐氏明慧温恭号称贤配子四人长即瓘次管次瓚次遂昌尚幼女三人长适汪士仁次适闵士成次适程志方孙三人曰颺曰庄曰和以宣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徐合葬于丰溪之原瓘等以状诣予泣拜请铭瓚从予游敏而文瓘管谨饬亦皆嗜学予知郑君之有后也遂为之铭曰

卓哉郑君幼负气节奋身郡庠精研儒业寻登太学纂修文渊出宰遂昌德化是先视民若子民视犹父遭时孔艰靡一失所调尹沂水治政如初趋命赴工奄然而殁归葬丰溪山奇水秀君子勒铭有焘其后

故进士知上虞县事郑公（行简）行状 郑鲸

公讳汝敬字行简姓郑氏以字行居歙西贞白里其先当宋天禧中有讳球者始来

居之至公凡十六世以儒业相授受高大父讳珪师山先生从兄弟也曾大父讳绍从学定宇陈氏有民功民祀享之妣金氏以节闻大父讳子初从学师山自号易求居士妣汪氏父讳希用以学术受知郡太守三山黄公母鲍氏会昌同知仁之女公生而秀异夙知向学里举充县庠弟子负攻书缀文日出人表尤善为词说明白委曲以达圣贤立言之旨部使者至有司辄引之进讲无不惬服嘉奖然屡赴秋闈弗利入太学年甫二十有九时胡公俨为大司成一见奇之教之问学大进公退谓人曰吾得胡先生讲明所学仅三月尔虽读书三年弗及也未几遂举永乐乙未进士第观政刑部适吏部抡选天下候铨官先后倒施物论不平公曰进贤不能以公其如天下士何遂以疏闻诏从其议吏部滋不悦然朝廷由是知公名命往督陝右粮储公性严毅所过有司督责无少贷多忌之者遂中以罪坐役北京公平居与兄迪简弟懋简极友爱至是皆倾赀赴难先后死逆旅闻者悲之缙绅多为诗歌以道其事者役满除知顺天府永清县事永清为畿内大邑号从脞公治之有方不烦劳而事以次理尝有中贵人临县索赂甚急公不为动遂给入见纒继之欲置之死士民遮留解还公即以状闻太宗皇帝怒欲置中贵人罪会仁庙嗣位赦免无何公得代去朝廷适有大役工部复命公监焉间有大臣得罪而服役者前官置之公曰此非所以存天怒也请役之乃已既又谓工不宜久兴劳民非便上言息其役调绍兴府上虞县先是为令者适以贪冗去民素知公名皆踊跃欢迓载道公亦乐民之向方也为之抑豪右劝农桑赈饥穷治輿梁道路而大兴其学宫官无愆期之需狱无留滞之讼居二年邑大治监察御史尹崇高号严厉有司多望风引退独加赏公尝问绍兴守六邑令孰优守曰惟郑令清介肯为但其人气大耳公曰人惟有气斯能生圣贤能养是气故充塞宇宙可无气而为人乎守不能答既而考浙江七十二县令置公为第一凡别邑有疑讼不决者多付公理之公亦悉心民隱不遗余力然同僚猜忌日甚先是邑有耆儒曰柳南仲贤而有文公雅敬之闵其贫赠以绵絮南仲狷介亦不欲直受令君惠以钱百文橐诗为谢公辞钱受诗而同僚卒以是诬之议者不核将左迁公公曰是尚可以仕乎且母夫人年高无以为养遂自解职归上虞人请留不得相与拥泣而去其居家也首朔祠堂朔望奠祭一用朱子礼日侍太夫人堂上菽水尽欢训诸孙读书以无坠先人之业暇日幅巾长裾逍遥泉石间或引觞赋咏世事一切不以介意阁老陈公循尚书徐公琦孙公原贞通政毕公昌知府张公岩累复起之力辞不出天顺己卯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配毕氏子男二长曰绶次曰绂先卒女二孙男五鸾凰鹄鹤螯始公捐馆绶以贫不能襄事丧留于家凡六年成化丙戌十二月某日始克葬於岩镇之塔庵官道傍呜呼吾歎古称多士然未有第进士者至公始以麟经取第人莫不以遠大期之公亦自奋迅思有以自効君子谓公使当风纪之任必能绳愆纠缪以辅上德扬清激浊以振士风可以踵桓鲍赵唐之风而不忝然卒坐穷以死是虽公之不幸亦士之不幸也谨状其实如右载笔君子览焉因其言而知其行即其行而思其心庶表墓有碑志墓有铭托以不朽云

奉直大夫泰安知州施公（守正）墓志铭 戚澜

公讳泰亨字守正其先东鲁人九世祖讳礼有胆畧从宋高宗南渡为叅军始居新安之休阳洪武初有曰伯起者由白沙巡检善武事授民兵万户兼管德兴铜冶沂州判官权高唐州事抚安人户八百二十垦田地三千七十九顷子侄皆尚礼义邑人咸曰万户家此公之伯祖也祖伯凯父孟敬隱德弗耀妣金氏有淑德生子三人公居仲为儿时迟重不戲恒若有所计划者及壮材貌魁岸有大志永乐甲辰有司以茂才举授郁林州判官未几转泰安州判官为政一以爱民为心而絕私贿理词讼以情不为文刻在任九年俗大成帛余于库粟余于仓人乐田庐讴歌载道既去任州民千余抵京请留侍郎王公上其实升泰安州知州正统九年以母孺人在堂陈情上嘉其孝思特许省亲居家未及三月孺人歿哭泣尽哀正统十年四月赐勅命褒其政成赠父同其官封母太孺人妻孺人正统十三年服闋将有升擢泰安之民闻之赍粮奔走不约而会于京师者五百余人稽首阙下天子悯其情允之复除泰安州政益勤泽益广民爱之若父母景泰三年考满以疾致仕日以泉石为娱足迹不入公门天顺元年六月十二日卒生洪武甲戌九月初八日春秋六十四以天顺三年十月十三日葬於车田原先莹之次公内外行完洁白奋励居官民不忍其去居家人称其孝悌是无愧为君子者矣元配叶氏继孔氏先圣五十八代孙继赵氏子男三人永奇永贵永秀女三人婿苏珙汪伊金驥孙男某既葬之五年辛巳其孤永奇泣告于其县尹余姚邵公走书币并状来乞铭邵予姻也弗能辞为序而铭之铭曰

良才举世经涂辟三莅奉符藹嘉绩龙章灿烂自天锡民不忍违衙厥泽甲子又四返玄宅作诗孔昭质贞石

通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程公（泰）墓碑铭 家乘

成化庚子秋予居先少保襄毅公之丧闻人传吾河南左布政使用元以七月一日终于官为之惊怛曰噫器宇问学行检才识在一时负公辅之望如用元何可多得而遽至此岂造物者之乖乎是歲冬予以赐葬恩入谢遇其槨邵伯河下旅次不能为礼唁其孤而别暨予南还则用元葬矣孤旦奉邑人前监察御史康君永韶状请铭其墓上之石呜呼其尚忍铭吾用元也哉惟程氏自东晋新安太守元谭以善政为民请留始家歙篁墩至梁将军忠壮公灵洗起兵拒侯景庙食于郡忠壮十四世生唐检校御史中丞澧又起兵拒黄巢凡再世有全郡之功其居祁门善和里者祖中丞长子检校户部尚书仲繁用元所自出也居休寧陪郭者祖中丞季子歙州兵马先锋使南节予所自出也故予之族于用元为近尚书十八世孙德坚国初以行枢密院都事守景德镇是为用元高祖曾祖汝楫祖景华俱不仕父显起乡贡进士官至韩府左长史进朝列大夫母齐氏封宜人用元天分最高喜问学初长史公以春秋名祁门用元受经所得最深又旁通诸经史正统中长史公教谕河间任丘而子家先以尺籍隶河间襄毅公每往来叙宗好雅爱用元以为是必亢其宗者岁丁卯领南畿乡荐登景泰甲戌进士第观政户部乙亥奉命犒师

宣府总帅厚馈悉郟之都宪叶文庄公方督边饷与语大悦天顺改元授户部江西司主事己卯犒师陕西时尚书年公待部属严甚独礼用元三载以绩最闻赐敕命督饷淮安一年代还上书乞归省分禄养亲从之癸未会试用荐充同考试官仪曹奉内帑踵门用元力辞免礼部尚书姚文敏公叹曰超出流辈远矣未几进署福建司员外郎督赋税于天津诸处甲申实授成化改元进署郎中丁亥实授三载复以绩最闻赐诰命是岁用兵辽东遣用元给军实师赖以济庚寅遣视山东灾上书言四事曰存漕运以防民饥整兵备以卫民生减养马以安民心增接递以纾民力事多举行比还擢广西右叅政安南以地界不定数近边用元冒险徃定之乃已理焚修坠政渐以成壬辰以齐宜人忧归而长史公卒丧葬一以礼拓先祠以谨时祀辑先德为世芳集以传服阕改河南右叅政奉玺书专理国储定转输远近适均法以便民又以其暇时葺二程夫子阙里祠宇以风其士人戊戌进右布政使明年进左布政使律己守法以倡寮属一方晏然欲自引章具未上而疾作矣所部黯然而愕眙以为善人之不幸距生永乐辛丑正月一日享年六十以壬寅春二月二十日葬里之宅里坞用元为人恂恂谨恪口未尝及人之过巧佞者或窃笑之然其中泾渭极明有确然不易者平居恬澹寡嗜好疑若不耐繁剧而所居官理不亟不徐喜功邀誉者反出其下盖人阴被其惠泽甚多而世亦未尽知之为学不事词藻虽时赋诗写竹以适其适而緘其藁讳其名终不以自见也用元初娶祁西汪处士景淳女赠宜人再娶赵府长史同邑胡公永兴女封宜人三娶故吏部侍郎淳安项公文曜女俱善持家以佐夫子子男四人长昂医学训科汪出次旦攻举子业次杲儒学生皆胡出次昌项出孙男三人长镛次铨次镗女四人俱幼铭曰

惟我程氏世显新安有谱振振有庙桓桓自歛之祁垂休委社大集于公策名进士筮属司徒几二十年巡瘼四方犒师三边擢领藩宣或副或正桂管遗思洛省胥庆祖我循吏以惠其民宗我师儒以迪其人名与业崇宜位公辅庶需厥施以泽下土堪乘而踏中栋而戕士类孔伤予懷曷望宅坞之原山水明秀竚有遗芳式在其后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七

（明）程敏政 撰

○行实（遗逸）

梁胡太常（明星）传 续图经

胡太常明星字太白新安黟人梁天监初为国子生时有诏定正雅乐选生徒数十人肄其声容明星与焉乐成授湘东王府法曹叅军入为太学博士值修五礼仆射沈约请五礼各置学士一人令举学古者一人自助乃以平原明山宾河内司马褰建平严植之山阴贺瑒等分掌瑒举明星以自助累迁尚书祠部郎八年春高祖祀南郊诏诸儒议礼始服大裘罢封禅明星悉与其事九年视学命皇太子及诸王皆入学以明星兼太子

家令五礼成迁太常丞十三年耕籍田祀先农明星奉引深有礼容高祖嘉之拜通直散骑侍郎除秘书监迁太常卿高祖晚年崇尚释氏诏宗庙用牲牢有累冥福宜皆以面为之朝野諠哗以为宗庙去牲乃是不复血食明星与侍郎周舍等上疏极諫不听未几舍坐事免朱异代掌机政朝仪祀典多所改易明星争之不得遂弃官归黟隐居横冈时普通六年也后累以遗逸征不起明星里居过黄姑墅见郭外多荒田未辟询之云不通沟洫也明星恻然亲究水源倾貲募工穿二渠约十里许导城北溪水逶迤而南溉民田千余顷岁屡有秋其卒也乡人感其惠立庙横冈岁时祀之歷代不废（元初裔孙京重建庙事载洪焱祖新安后续志）

南唐汪处士（台符）传 罗愿

汪处士台符歙州人博学能为文好王霸大畧唐末见天下方乱力耕不出南唐先主辅政移镇金陵台符往尚书陈民间九患大率以富国阜民为务先主善之且加条问而宋齐丘疾其才高屡加诋訾齐丘始字超回台符贻书譙之曰闻足下齐先圣以立名超亚圣而为字齐丘大惭改字子嵩后使亲信诱台符乘舟痛饮夜塞其口沈石城蚘蚘矶下先主闻而惜之升元中检校民田物产高下三等科其均输为定制又使民输粟请盐罢其科借商旅卖鬻则征之过者则否舟行无力胜之税郡县史胥降而有限凡数十年民得以小康皆自（台符发之台符所为碑或以馆驿巡官九江巡使等冠衔此一时禄仕之贱者故依江南野史称处士）

宋汪长者（廷美）传 罗愿

汪廷美婺源人孝友纯至义居数十年聚族数百口旦暮食必同席有未至者不敢先廷美节嗜欲身衣缁布非因祭不食肉亲丧尽哀不应宾客遇忌则终月斋肃祥符中东封赦减天下赋十之二廷美亦减其佃者租十之二干兴颁遗诏衰经号慕营佛斋者七日幼为乡官人尝贺以一缣后悔倍偿之尝以秋冬赈巢或劝须春廷美曰家欲蓄藏待价贫人乏食于尔安乎远贾有鬻香者去后发其裹得金追而还之尝使兄弟子鬻缣帛进贤界中买银数百两以归廷美察其贖不复言他日袖而弃之渊里人或窃其鹅问之曰夏至将以祭先廷美曰彼贫乃有孝心助以鱼酒又有从质麦种十石者过期遇之给言种败无所收廷美还其质更遗麦三石以偿其费性不嗜杀牛罢老不堪用者终饲养之子侄诸孙有过未尝形言但训以自昔兴替之家尝有抵罪匿者吏以为当坐家长廷美时年六十九或言称七十宜免廷美曰吾失训又增年以免罪是诬官也不可会有赦遂免郡守欲奏表门闾力辞时号汪长者将终徧为书别亲旧翌日而卒年八十九庆厯中知县秘书丞蔡巽摭其事刻之石

畝上丈人汪君（绍）传（子存） 汪师泰

畝上丈人汪君绍字子传唐侍御史瀆之六世孙严重好义崇德乐施父歿七弟二妹冠笄婚嫁皆如礼宗族贫病丧葬随宜周急人称曰畝上丈人尝于其居之南辟义学教授乡里子弟曰四友堂捐田三百亩以膳师生学者无裹粮束修之费四方闻风踵至

婺源县簿吕广问值靖康之变不能还留以为师广问尝游尹公彦明之门与闻二程之学君之子存方以西京之学辞官归养遂得与吕公游尽授其说初驿道由里中以达休宁之黄茅曲折沿涧谷水暴发则桥道皆坏乡人病之君言于郡府愿以已资辟芙蓉对镜驿道直抵黄茅较旧路近十有五里且无水患娶朱氏韦斋先生之从妹家庭间亲属六十余口义居雍睦君二子长即存字公泽次仔字公育存元丰七年领乡荐时年十五明年献书礼部不报元佑三年戊辰与仔同入太学知名试每魁诸生而廷试累屈不肯媚附权贵人劝令少损答曰存不敢获罪圣人之门他非所知也既而授西京文学上封事极言时政得失不报辞官归养招延四方士子以讲学焉学者称曰四友先生政和八年复游京师值躬耕籍田献颂上悦赐束帛又上书讼知州王愈之屈复其任初愈以修撰知信州御方腊有功宰相王黼害之坐事被斥贷归田里存辨之愈得复知无为军省府咸重其名文章荐闻六馆之士请于朝愿得存为师存终以所言不得行坚辞归胡仲状其行略曰才气刚毅言行端恪其志弗获施故深造自得真儒林之豪杰后学之楷范也门人王炎赞其遗像曰学淹博而趣约识高明而旨微文雅健而有法行修洁而无疵生民之望后学之师其施不遐其蓄不费道与时背志与愿违九原不作吾谁与归孙全字仲协治周易政和五年入太学开府张公琮见而奇之妻以女靖康初金兵围京师诸生乘城全在其间倡上章任李纲以战守事既而隐避不居其功钦宗即位上表与免解三试礼部志弗获伸高宗中兴绍兴郊祀许免解就殿试而全见奸邪并进旧疆未复翻然归老扁其读书之所曰丛桂轩隐居教授与公育同居孝悌义让孚于远迩人称曰丛桂先生（按四友先生私淑二程之学渊源可考而张公琮所作墓铭畧不及之岂当时洛学之禁方严故不敢公诵之邪）

环溪翁程君（鼎）墓表 朱熹

环溪翁者先君子韦斋先生之内弟程君也讳鼎字复亨徽之婺源人少孤从先君子学于闽中因得讲闻一时儒先长者之余论而心悦之抄缀诵习晨夕不少懈先君子爱其勤敏于其归书六言以赠之皆事亲修身为学之要君拜受其言以归益自树立务记览为词章思所以大其门户者然君为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饰好读左氏书为文辄效其体不能屈意用举子尺度以故久不利场屋家故贫至君益困终岁奉亲徙居穷山中自号环溪翁山田数十亩环堵萧然无以卒岁而君处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杯酒间酒酣讽左氏书杂以国风雅颂之篇闻者耸然倾听俯仰疾徐之间顿挫抑扬如有节奏至于放臣孤子怨夫寡妇之词又未尝不三复感慨而出涕流涟也庸夫孺子从旁窃观或笑侮之君警然不以为意盖其中所抱负有不得骋者故托以自遣至他行事则其不合于理者固鲜矣干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后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歿遂合葬于怀金乡福临里允泉之原盖新安鄱阳信安诸程皆出梁镇西将军忠壮公灵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歿之黄墩徙而来谱牒具在闻之先君子忠壮公葬黄墩以石为封今尚在也君家自其大父翔始与乡荐父着亦以郡学上舍尝贡京师皆不幸早卒至君学益勤而

其师友渊源所渐者益远顾亦不逢以歿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学而敏于文君奇爱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既又屡荐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学识者恨之然洵故尝从熹论为学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谓君叔父幼从先君子在临安时时见君来先君子或留与饮君必尽醉而论说袞袞不能自休既长归乡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诲之则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辄歌呼谈噓意气犹不衰也今又三十余年洵乃以书奉君学徒李缙之状请表君墓慨念始终顾二父于今皆不可见而熹与洵孤露之余亦俱老大乃流涕而书之盖以重叹君家之不遇又予潦倒无以副君畴昔之意而自悲也呜呼尚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侄宣教郎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述（按朱子与程允夫书表叔不敢忘重烦督趣愧恐然此尚有少曲折异时得面论而后下手乃为稳当观此则朱子于母党先德慎重如此韦斋先生送程复亨序广平程鼎字复亨谓予外兄从予游于闽者二年予语以安逸忧患知之详矣将归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以无言司徒文子问于子思曰亲丧三年未葬则何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则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吾舅而后加吉服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曰丧不欲其速贫古之君子以失位于诸侯曰丧不欲速贫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曰葺尔居以宁尔亲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榛莽则委靡然故告之三曰非尔父之类者勿亲也江出岷山自荆之楚汪洋千里而至于海者大川三百小川三千以为助也故告之四曰广学问以资见闻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君子非独恶懷安之败名恶其败性也故告之五曰勿懷安男子生则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以不赀之躯岂浮沈乡里而名不称故告之六曰无忘四方之志夫齐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淄澠之合均是水也子归矣他日执经而来问予能入于常流而不失其味乎尚能为君辨之宣和辛丑岁八月日）

钟山先生李公（缙）行状 程洵

先生讳缙字参仲姓李氏世新安婺源儒家也曾大父蒙大父居注皆隐居不仕父铺始游太学知名建炎初以累举补官为南康军之建昌尉饶州司法叅军太平州军事推官以没先生推官公之长子也少颖悟读书日千言诗易礼皆略成诵而尤精春秋左氏传属文敏甚自朝廷设元佑学术之禁士非王氏书不读宣和禁稍弛而远方人士狃于所习未尽变也婺源又居重山复岭间见闻尤狭陋逮兵兴四方云扰贤士大夫多避地其间于是有吕公兄弟曰和问曰广问者和靖尹先生高第传伊洛致知笃敬之学又有俞公靖者亦里儒先也多识前言往行其学出入坡洛之间先生与里人滕公恺悉从此五君子游滕公长先生六岁负才气不肯友不如己者独器重先生目为小友尝将闽中所刻东坡先生文章号大全集者相与读之叹其编次无法真贗相杂奋然取朱黄尽涂去不类者滕公见之惊曰子后生敢尔邪他日得苏氏家传本校之果皆非也益奇之乃出一编书示之曰好文而不知道空文也此书吾得之罗公皆河洛遗言公戒勿轻示人吾今日为子发内府之秘矣先生受之以归口诵心惟默若有省间有所疑又从诸公

质之于是学问日进复侍推官公官南康游庐阜识隐君子祁公寬亦和靖学徒也听其言多相契者然犹疑其未也出入释老求之者数年知其说不出乎吾宗乃益自信遂厌科举之习卜筑云山间为隐居计名其山曰钟山榜其室曰中林尝曰兔置武夫微贱之人而中林人所不见之地也以微贱之人处人所不见之地而能持之以谨齐之以德则可以公侯之腹心然则人可怠于自修邪自是优游涵养学益成行益尊乡人宗慕之然先生读书不务多为训说独尝着论语西铭解义山窻业书数篇而已有来学者随其资诱之循循不倦其言曰敬者心之闲轡也心有不敬焉则驰矣敬而不已则明明则诚故学者致心之道敬为要又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勇于弃廉耻则勇于废礼义一维苟絕四维皆灭理之相牵联者也四维张其心康其身昌四维不张其心荒其身灭亡故学者持身之道知耻为要又曰学者于道能致知以玩索之笃敬以涵养之久则见面盎背气象日别非声音笑貌所能为也又曰道有远近学无止法近者道也遠者亦道也学者见其近而不见其遠遽止于见则陋矣惟于见处更加功夫进进不已自然所造深遠而其成也宏矣其发明后学大指类此雅好文词既老不衰尝曰文者所以载道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而世儒或以文为不足学非也顾其言于道何如耳每为学者诵眉山之言曰物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于手辞者达是而已矣以为此最论文之妙故其为文指事析理引物托喻要以达意所欲言者而词采自然如风行水上如浮云游太空中姿态横生可喜可愕晦庵先生常评之以为笔力奔放而法度谨严学者所难及也至他所为诗骚閎肆俊伟略皆称是工书得颜苏笔法人有得其简牘者多珍藏之其为人长不踰中人而貌古骨强神观粹清言皆粲然成文听者亡倦事推官公及继母向夫人以孝闻友誨诸弟绮緘甚笃绮举进士高第尝教授福建二郡士人多推称之然与緘先卒诸子孤露先生扶植教养如己子男婚女嫁皆有成立蓋自推官公之歿先生主家事者二十年闺门肃穆生计日贍内外未尝有间言也其接宾客奉祭祀节之以礼俭不及陋租赋之入常为乡里先虽在林下而事邑大夫不废桑梓恭敬之节亲戚故旧或以缓急告往往为之排难解纷而不受其报或讥其既无求于世何苦为是拘拘者先生曰若是乌知吾心夫以傲为高以放为达以自私为有守吾不为也且礼与仁不可须臾去身况为士可以去之乎郡守徐侯誼闻其风高仰之驰使奉书币迎致郡庠使诸生矜式焉先生不得已强为一行然亦竟不为留也呜呼若先生者学该而守约志独而爱周一介不以与人而不以为嗇一介不以取诸人而不以为矫其古之人欤古之人欤绍熙四年先生之年七十有七矣八月二十有六日以疾终于家属纊之夕其言琅然不乱于是人益知其所养果有过人者也娶同郡朱氏再娶董氏王氏子男三人汝极季札叔翊皆种学绩文有家法女二人嫁迪功郎江州德安县尉王泰发进士王某孙男三人诸孤将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某乡某原以书来告初先生之少也尝从洵先君子学后洵复受业先生之门先君子之丧先生实状其行以授晦庵朱公为之铭今先生之丧诸孤以为近而知先生者莫若洵遠而知先生者莫若朱公故复属洵论次遗事将请于

朱公洵自惟畴昔从先生游时年未二十今行年六十二而于公亦已老矣嗟日月之逾迈悼前辈之凋零其可以文词不工为辞乎乃雪涕为之书绍熙五年三月十三日门人修职郎吉州録事参军程洵状（钟山先生李公参仲之子季札奉其先君子行状一通不遑数百里谒予于远溪之上拜起垂泣而以铭墓为请予之先世家婺源与公为同县人而客于建也久矣绍兴庚午岁予年二十余始得一归故乡拜其坟墓宗族姻党于是乃获识公而听其余论心固已知其贤然是时年少新学未能有以叩也中年复归而再见公然后从游益亲而公已营钟山所住为将老焉之计矣两林之间渠清沼深竹树蒙密时命予与程弟允夫徜徉其间讲论道义谈说古今觞咏流行屡移晷刻间乃出其平生所为文词使予诵之则皆高古竒崛而深厚严密如其为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留以日相与追逐于东阡西陌之间也既别而归书疏不絶其后数年闻公物故予以忧患疾病之不宁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诸子不以为罪更以不朽为托至受其状而读之则又允夫之文也三复之余公之声容恍若相接永念故国人物然如公之贤宁可复得顾虽不敏其何敢有爱于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笔欲下而神已不俱来矣遂无以塞季子之意而姑记其篇末如此以见允美之状果无媿辞予虽有作亦不能有以加也滕珙所记足补状阙大抵数十年来乡人子弟多自好而善于文词亦其师友渊源之有自也庆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书于考亭所居清邃阁）

汪居士（莘）传 李以申

汪居士莘字叔耕休宁人自幼不羈浸长卓犖有大志不肯降意场屋声病之文乃退安丘园读易自广凡韬铃之书释老之典靡不究习屏居黄山稍遂高蹈意嘉定间会下诏求言遂三叩天阍论天变人事民穷吏污之弊行师布阵之法不报慈湖杨公简见其书曰真爱君忧国之言也时朱子召赴经筵未至莘逆通书言财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强惟主上父子之间诸公所不能济者待先生而济若惮于为父子深爱之本而利于为体貌臣工之末以是为治未有能久者今日之事先建明稍缓切恐言者已伺其后是非不能为天下学道者之地亦恐不能为后世学道者之地朱子深重之用其言西山真公德秀在直院日尝欲其俯屈以访诸贤其自重如此徐貳卿谊帅江东谓其履行素高移檄本郡使备书史笔札抄録著述欲以遗逸引荐于朝不果筑室柳溪之上囿以方渠自号方壶居士每醉必浩歌赋诗以宣其郁积有柳塘诗词传于世（真西山与汪叔耕小简 德秀昨颺造行屏不获晋陪余论重深怅仰适辱宠惠五言絶句良用叹服今直院曾侍郎秘书陈少监刘祭酒及馆中三数士皆名好贤欲从者一枉访之不知肯俯屈否更希示谕为幸右谨具呈即日德秀札子奉上汪文学士座右王尚书应麟序集云文学士以逸民特招如老泉以欧公后山以坡公至于韩子苍之流皆不繇科目进柳塘居士遇文公于庆元遇西山于嘉定而讫不遇岂二公不能为欧苏哉予观西山帖欲居士俯屈以访诸贤则其自重难进之节非招不往岂时俗佻巧驰骛于名场利区朶颐于爵标势的者斯文金玉传之不朽居士之遇荣矣慈湖朴实之训实允蹈之掌书

贵孙其犹咀其华而践其实昔耕之而今获矣重光协洽岁仲秋月朔浚仪王应麟伯厚父书于歙郡斋)

康范汪处士(暉)墓志铭 吕午

淳佑四年夏午叨除柱史七月朔日乡之处士江君处微父之子焘不憚炎暑数百里来访于京恳恳致辞曰焘不天先君子弃诸孤八年矣昔者窀穸事严未克乞文纳诸圻不孝之罪无以自赎今子秉史笔敢疾驰再拜求墓道之铭庶俾潜幽赖以不泯不则藏而不得记犹不葬也一念纯孝令人感动讵可无以塞其请矧处微父之贤午稔闻习敬之其学术行谊足以坊范名教其典刑风流足以标表区宇此汉文苑逸民唐卓行孝友所传之俦而所谓有道之士也国史且宣传如之何不铭乃即其门人所状及午所知者叙之君名暉处微其字以绍兴壬午岁二月二十二日生少长风貌魁梧仪渠凝重已不类凡儿九岁即遭父丧哀慕如成人事母以孝闻尚逮事其大母羣从兄弟且同居承顺笃睦家庭无闲言里党翕称之从乡先达直阁汪公文振学蔚有文声力慕高遠凡国制官民政俗靡不究期为有用之学也庆元癸亥会其长兄旻以五举得官竟不受以死君即感伤无用世意至开禧丁卯犹觅举阙下时方用兵事日复异慨然叹曰是尚可求仕也欤哉不就举而归尽弃所业翛然不以名第介意嘉定壬申元妃胡氏亡手营一丘县南五里许山如玉环因想唐人盘谷之趣结庐其中名曰环谷更作堂以静观扁之取明道程子万物静观皆自得诗意自非疾忌无日不徜徉于斯君时年五十既不事科举即取六经诸子旁及二氏之书研精覃思穷理尽性求所谓自得者安于贫约饭藿羹藜一饱欣有余喜于修蒔望花随柳四时吟不足处家尚雍肃曾无疾声遽色奉先务严洁靡有慢心惰容坟墓之有侵伐必禁族姻之有庆吊必赴以孝悌婣睦训家之子弟以忠信笃敬诏里之后生急难相求者援之颠连无告者恤之解无益之忿争扶欲破之义役凡利可兴害可除者无不尽其情由是德意熏陶里俗丕变人至不犯于有司诚心贯通水旱禱禳神亦无徃而不格是岂侥幸于一日者哉年逾六十学益老道益充深有得于孟子养气之旨复于先庐葺堂榜以善养而居之胷中之浩然者可想也给事袁公甫守徽日雅闻君名至绍定间持江东常平节一路大侵君独能为乡邑区画劝分贫富得所袁公行部造门求见君以编氓固辞袁公叹息而去更欲状其事以闻诸朝君又谢不可叅政真文忠公德秀亦久知君端平甲午秘监李公遇适宰是邑真公属求君言之实将以名氏荐未及行而真公薨人莫不为君抱憾君则曰天知我厚矣李公之在邑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多咨取于君至公退余闲又未尝不诗酒相倡酬也后君寝疾李公入问君咸无所属赋如梦令一阙而逝时嘉熙丁酉四月二十有六日得年七十有六里人追哀而聚哭之李公率僚属致祭文为之诔称君清不絕物和不失己相与私谥曰康范处士咸以为知言噫若处微父可不谓之有道之士乎汪氏为吾州着姓派实本英济王绩溪则王所毓之地故支属尤蕃大君之曾大父激三拔乡荐以南廊恩授文学元丰间黄门苏文定公为邑宰与之游甚相得娶古灵陈氏大父文中娶崔氏继大梁孟氏

该淳熙庆恩封孺人父三锡本伯氏安中季子祝氏所生文中命以为嗣祝氏于徽国朱文公母夫人为诸姑三锡娶葛氏继滕氏章敏公曾孙女君滕出也既生有淑质复得二三外家休光余庆照映沾丐故其学行风节端确淳明如此君为文多伟杰吟诗率成咳唾间平生著述有曾子子思子二卷为全书他文未成集娶胡氏即先葬环谷者至是奉君柩而合兆焉是为良安乡杭村之原时嘉熙己亥四月十一日也子男四人长开蚤世次即焘也次点俱业儒学然亦蚤世女一人未及嫁而亡孙男二人寅启午窃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昔张君岷以称邵尧夫先生清不絶物和不失己今李公遇以称吾处微父称吾处微父如称尧夫夫谁曰不宜午祝氏之馆甥也援是则于君家尝有一日之雅今又获读君行编而知诸公之推许者若是其与荀淑戴良郭林宗辈之于黄叔度何以异使午得为君传亦必述李公之辞赞之今姑即以为铭铭曰

夷清惠和俱圣之俦隘与不恭岂圣未优去就若殊望望由由闻风者兴天地同流吾处微父渊乎其似清不絶物和不失己将可比尧夫之不激不流亦上师夷惠之廉顽寬鄙故生也安贫乐道能康济乎一身没兮树石表行垂范模于百世

吳益谦（自牧）墓志铭 吕午

新安文风尚矣至近世程文简公大昌棣华二吳俯傲皆学博才高文追古作得其传者名太学冠南宫项背相望为时闻人晦庵朱先生又以道学倡天下戶外之屨常满吾乡秀彦固有亲炙之者而未多见岂以为东家丘邪文公自韦斋徙居建徽在万山中士安所习不惯负笈遠游往往有闻而知之耳东阁许兵部文蔚在上庠刻意斯学为司成叶公适所知以上舍解褐教授于家静庵吳益谦实为门人高第益谦讳自牧世居歙溪南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隐德弗仕益谦幼敏悟受业乡先生王令君便蒙鉴赏尚书金公安节亦以年稚文健未易量称之后慕东阁之学尽弃其学从之游年十四已有声场屋稍长俯视辈行不肯徇流俗为时文尝取乡荐三上春官辄不利益谦不以为意退讲究问辨益自信其所得作讲义史评杂着数百篇皆有理趣执经来学岁百余人有预乡书登兰省者严陵詹驾阜民亦师东阁于益谦为同门友泊来守新安首寻访道旧兴叹处以学职四明李寺丞以制与其弟以申尝先后为郡博士咸知敬重由錄而正领袖多士其文学渊源如此益谦事亲孝居家俭谨以处身和以待人救灾恤贫为宗族里（尚）所信爱诸父将分异具载书益谦愿受数少者比书上县令疑其不均必致讼后竟无辞新安人士日盛岁贡额极狭端平甲午科举有诏益谦率士友告州申朝廷员得增二丙申颁履亩之令州委举职议益谦奋笔乞减免寻获旨住科此其行义大略自学问中来也益谦于所居号静庵又创堂辟轩曰风月曰青紫皆自为记发明动静之旨浴沂之意格物之学为时贵有识所称许晚记可轩亦足轩以示训家庭皆非苟作者益谦经史淹该旁通百氏尝自营乐哉之丘于大富山窾竒偶二室以俟息焉又为屋以寓守者扁曰伴游且书其棺之簟曰斂手足形枕簟之安原始反终是为达观一日蚤作命子若孙来前曰尔曹立身行己之道平昔言之熟矣生死之理真同梦幻吾将逝矣其以明

年十月九日吉辰奉吾柩藏之母忽言讫而逝实嘉熙丁酉四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有七娶程氏先卒子男四人长起莘次起宗继从叔后次起蒙起黄女四人适进士程诚进士胡希孟进士方子回进士谢炳孙男应辰业进士孙女五人适进士汪铨进士鲍鉴余尚幼曾孙男全寿洗洗未艾是必有能昌其学者矣起莘等从治命奉襄事前期具行实来求志铭每念益谦与其弟益钦俱以文行高月旦评号溪南二吴某学晚无师独二难一见以为可语遂为忘年友文场灯烛同之某偶先登既而益钦以不克成卒今益谦又以不克成卒成不成何足计顾前辈零落殆尽后生莫见典刑感今怀昔为之陨涕谨叙而为铭铭曰

大溪之南爰伉其门大富之山聿新其坟师友渊源不坠斯文经训菑畲貽厥后昆（曹弘斋溪南吴氏长虹先祠记歛西溪南吴氏故大家宋庆元嘉定间两乡贡驰声甚都亲昆季也季曰耨斋先生先十五年而贡贡之二十六年试南廊勅授文学未及铨注而卒得卜于所居之南二十里曰长虹葬焉踞坎挹午四望适停延袤可十亩佳山水也岁嘉熙庚子厥孙景深翁祔焉去之六十六年为元大德乙巳曾孙君竇翁祔焉其配汪氏寿藏祔焉伊川左昭右穆之图吕氏婺州明招山之例有相似者同里赞之里人士夸之玄孙崧高维申甫曰犹未也古不墓祭重庙祭卜兆之次继以鬼飨始谓之备乃即东偏筑屋奉三莹之祠而曹涇为之记涇闻之先贤莫为于前其美弗彰莫为于后其盛弗传耨翁由科举登名立门户轳发轴折微有欠憾永宅协吉如相补除神灵安子孙盛庆事殆未有涯前之为不可泯也维申用治命襄事孝思所拓如梯斯攀三世合并一堂揭妥今日之祠遂当与此山此水永相映带后之为何如哉昔徐甄氏之思亭余姚胡氏之存庵止为父母或兼昆弟后山野处二公犹为之嗟惜不容口使秉此笔当复何如而惜也涇之笔力弱也因系之以歌为迎飨之侑曰魂来兮耨翁闾阖开兮词锋轘正南兮北风归来长虹苟有以煮后兮宁其劬躬魂来兮深翁槐花黄兮青骢梁炊熟兮道穷归来长虹视乃厥祖兮事将无同魂来兮竇翁早孤而立兮晚寿宜隆足见先人兮夜台西束归来长虹后百年兮德耀依鸿乱曰水遶兮山重千载兮斯宫粲洁兮盛丰百禄兮来崇是为记）

宋江西转运干办公事程公（晞尹）墓志铭 方回

予守睦屈休宁程君克绍簿遂安寻为真代去不复仕盖诗礼之学有自来今得汪君宗辰所述君先公行实观之乃知子之贤父之教也公讳晞尹字圣任号隐莘居士少负大志若昔阿衡曾祖伊祖莘考嶭自忠壮公灵洗后世为新安望姓家地名大富营去■〈汜义〉口十余里故端明殿学士程公珙所居也端明器公以所亲吴氏女妻之公性简讷重然诺从师取友闻博见新举动不凡早失怙偕内子事母孝事必禀命不擅食必亲进不委婢媪疾必亲尝药晓夜不解带母饭乃饭母安乃安风木疚怀练祥犹慕姊嫁而贫生养死藏视甥如子完其一家中表能治生者贷不取赢疎且遠待而举火者不一晚欲仿范文正为义田而年与意违由家出■〈汜义〉口两岸夹涧险阨迫窄寒病

涉潦望洋椎凿煅烧破折崔嵬去阻就夷颓穹益卑杠梁成舆马通靡溺靡跌凡四世岁不辍工权衡斗斛守高曾旧物敛散平均无他人轻出重入之弊里之为富者责逋租息子倍本公惟征定额久则毁券以其才足负荷斯世而名场龃齟授承节郎江西转运司干官壮心灰矣即第之东刊山樊圃引流种树亭榭洁雅与宾戚相觴咏借谢傅之东山名之微恙不起公生于嘉定八年乙亥卒于咸淳七年壬申寿五十有八德佑元年乙亥藁殡于近里之万竹至元三十年癸巳改章于遂安龙耳峯之南公曾祖墓在龙耳之北孺人吴氏生受恩封先七年卒墓在龙耳之西子一人即克绍与妇戴氏度公佳城二十余年而后得卜妥灵三丘密迳诚孝所感岂偶然哉孙男三人清正仪孟仲踰冠读父书克家季尤岐嶷孙女一人及笄许嫁婺源回岭汪氏铭曰

种德为根枝子叶孙采花食实若古桃源是为积善之门（虚谷书云志铭共五百八十二字古文以简为贵简则可以传远愧回所作未能简耳书与篆额得名士为佳仍须佳石则久而不■〈汜力〉回拜手）

汪常簿（复）传 洪焱祖

汪常簿复字晞颜婺源人登景定三年第累迁监行在丰储左仓朝议倒廩扬精凿恩畿内卒诸仓患之复抗辞谓边士劳苦精粝何择畿内卒骄久矣今又启之脱一日给麤恶若曹能安乎兵部侍郎吴革以白庙堂事遂寝初复之父尝佐贾似道于鄂阩复已知名及贾专国宰相拟官见复姓名指之曰人望也见慕如此而复终不愿附为太学博士司业卢钺问复朝议荆士籍何如复毅然曰天下多事矣军民业业皆有离心可又为此以失士心邪贾闻甚憾咸淳庚午除太常寺簿数月以台论去仕至朝奉郎通判扬州至元甲申行台访求耆德江东得九人以复为首复潜使辞焉后部使者卢公挚至邑强请见因劝以仕复愀然曰亡国之大夫犹踽踽为世用公何取焉卒年六十八先是德佑末家居兵至正坐不去兵欲执之子樵以刃拒一兵蔽左右负复以走众遂杀樵丞相马廷鸾以书唁曰能执干戈卫父母世不乏童跣矣樵时年十四云（马碧梧丞相回汪晞颜常簿书 予十年与稚友所历者何变邪梦邪幻邪念通前劫抱此罔终咎塞两仪末由自诡平生读元次山化说自道德为嗜欲所化以至颜容为风俗所化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自天地化为鐵鏹以至乌鸢化为君子吾闻其语矣未见其时也而乃今见之虽然吾见次山之所见而次山又未见吾之所见次山之说亦有不足信者谓朋友为市利所化化为市儿此语殊不足信何者某平生交游影灭烟散而浮溪之上有前太常书价在门于是以次山之说为不足信矣晞颜有野民之学表圣之节幼安之知今遂为天逸民使减某当年非据之处为执事今日则吾瞑目矣何尤熏炬肴羞与访问死生之幅粲然夺目将为我赋十月之交以为寿是何言与某偷生而不愿生祈死而未得死者也最是造物留此区区朝呻暮吟与二竖寻于无涯久已厌之矣亦既不足当此但呼儿拜手占答祝以善藏珍题之緘而识之曰此某年某官父执之所赋非辛未壬申锦标玉轴者比也其何敢忘）

胡主簿（次焱）传 洪焱祖

胡主簿次焱字济鼎婺源人少孤家贫母氏策励以学劬书不辍博览强识魁江东漕补在上庠公私试辄占高等登第授迪功郎湖口县主簿以道远禄养非便改授贵池县尉既任签宪郡幕录五县囚人称平允有鬼物愬殴死者获伸于公德佑乙亥微服归乡或以宦进招之赋媒嫠问答诗以见志金华胡公长孺跋其诗曰宋疆于淮重兵在山阳盱眙合肥池岸江城恶渠隘浅荷戈不满千人兵未及境都统制张林已纳款降附与异意辄收杀之当是时济鼎为附城县尉贵池羸虍弓手数十百人势不得独婴城家寒亲耄无壮子弟供养伺张出迎托公事过东流县作冢其道周书木为表识曰贵池尉死葬此下用杜张猜疑令不相寻迹归婺源以易教授乡里往来从学者常百许人昔人称慷慨杀身易从容就义难济鼎盖从容就义者欤

紫岩先生汪公（宗臣）行状 汪斌

公讳宗臣字公辅号紫岩唐端公十一代孙也曾大父讳梦弼号适安逸人晚年更号友鹿居士年十四父丧奋然自克务学愈力六中亚选补国学内舍免解屡试礼闈不第遂无仕进意乃游江淮历嵩岱走关洛以归因贾茗于常不事产业绍定壬辰自荆溪息踵宁居于是辟东冈筑亭上曰友鹿下曰侣鱼娶俞氏生二子长曰居安次即公之大父也讳居易卓犖有材干科举不利复修常之别业增至千五百余户于所居之东偏辟池建书堂延族巨儒梅涧先生训导亲族子弟扁曰信斋因以自号晚授迪功郎两浙运司干官未任而卒娶胡氏无子觅胡氏幼弟为嗣侍妾数人时氏生有尚父讳有闻号坦翁尝以书见阍帅立信公合宗谱为之留款给榜晓示复卜居于祖屋之左名睦肥堂子孙同居六世矣享年八十岁娶江氏享年七十七岁二男五女公其长也次曰季洲公生嘉熙己亥十月二日为人端悫好读书赋质虽钝励志自修幼学于梅涧先生先生学于毅斋沈先生其学渊源实自考亭咸淳二年丁卯六年庚午两中亚选遭宋末造引身不仕乃游乡校与海宁程运干希尹父子交四十余年无间自扁其游息之所曰寓所命族侄孙炎昶作记因与虚谷方使君甚善公为撰运干行状请铭于方公回缄乞紫岩先生商略公为删改三十余字方公叹伏父母有疾即命医检方亲制药饵精诚所感服之良愈及卒哭之过哀三日而食一以礼自尊亲友交相慰晓爰考诸史籍着为世乘窥斑一书辩论精明文思高古云峰胡先生定宇陈先生深叹美之又集畴昔诗文为四卷自序其始末以遗子孙泰定三年恩加父老锡以帛缕至顺元年诏民间九十以上者有司无役其子孙故云峰先生书中言公之耆年硕德为不可及其略曰老先生年将百岁而有七十岁之子五十岁之孙曾孙年近三十且又见玄孙书声满家彩衣五世祖见孙而及见孙之孙孙养祖而逮养祖之祖端为吾新安盛事庚午九月十二日忽感疾至晚屏退家人命诸子亲与沐浴振衣正冠居于牖下谓曰吾学不名家何功于世吾没之后治丧则称家有无切不可过礼不可作道佛二家斋醮亦莫为阴阳拘忌汝等切不可违命视吾死为无知也吾亥时当长往与亲厚决别至是遂终焉寿高九十有二岁葬后村娶游

氏壬寅五月三十日生年八十六与府君同受恩帛后至乙亥又受表里两缣子孙得免户役者十余年歿于乙亥六月十七日寿高九十有四岁葬后村子男五人长曰胜娶游氏次曰同能读父书娶程氏三曰元屋时大三帅干有常寓行在屡书觅而为孙有诗名世勅授平江路教授娶相府谢氏今居昆山赵家庄四曰定娶游氏五曰顺继六弟为嗣乃父命也女来弟适里中游梅岩存德孙男八人曰泰寿娶游氏曰朋寿娶江氏曰眉寿娶游氏曰祖寿娶俞氏曰柏寿娶江氏曰临寿娶詹氏曰元寿娶程氏曰翼寿娶游氏曾男孙十二人天祺天禧延安崧生修老仪生天全天贵汉老梧生皆公命名公歿后而震生鲁生生焉实祖宗厚德所致也斌幼覩公之行实为审谨叙其大概以托立言之君子图不朽云时至正八年岁在戊子七月丙申侄孙斌谨状

程义士（楚翁）传 家乘

程义士楚翁婺源彰睦人忠壮公之后也性倜傥喜问学豪于诗尝叅请于湏溪湏溪称其逸才必当名世德佑末元兵入临安江东列郡皆下楚翁愤愤散家赀阴结敢死士将复郡城因以举事事泄被执擄掠几死夜以金赂守者得脱去之鄱阳时碧梧马丞相廷鸾隐居不仕楚翁往投之碧梧义其为人遂客丞相所久之闻迭山谢提刑枋得在闽又去之闽客迭山所会时事稍定潜归婺源人有虞之者复走闽凡十年间关险阻一寓于诗有黍离麦秀之感读之令人涕下迭山被执北去楚翁依依无所依亦死逆旅中其所著述经兵燹后片纸只字无复存者惜哉 碧梧赠楚翁诗曰汗竹丹铅侧空花粉黛中尚懷丞相亮肯署大夫雄有客来今雨夸予迈古风幽情倾不竭渺渺碧云东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八

（明）程敏政 撰

○行实（遗逸）

故宋逸民草亭先生程公（德萃）述 程文渊

自古介行之士或遭世变或不合于时必晦迹山林隐于岩穴富贵不以动其心宁没齿而不怨呜呼世降罕闻其人若吾草亭先生其庶几乎先生生宋之季居楚郢之墟再世雄于赀家蓄巨艘往来贸迁岁靡虚旷产业绵亘储积盈溢先生视之泊如一不介意惟悼世泽之微折节为学从师取友不远千里与宗人徽庵先生若庸同游双峯饶先生之门经史百氏洞彻微奥识趣超迈师友称焉独于科举之学未尝经于心口曰是义与利之辨尔间侍父避兵泛舟汉阳父没逆旅丧葬尽礼从兄来居洪徽庵适长临汝书院先生负笈往访之益相切磋慨然以斯道自任期于力行以造乎极未几炎祚告终兄子拥旌旄盱上先生乃挟仲子退居临川长安乡之池头距城不百里乐其山水明秀峯岫环翠构数椽以居父子日率僮奴畊凿灌溉获采以自给暇则幅巾杖履与田夫野叟杂坐陇亩互相问答登临翱翔觞咏自适或谈时事笑而不应士子来学谢以无闻诸侯

交辟辞病不起剪茅作亭于室之右偃息估毕远近式其仪范咸称草亭先生自号宋室逸民为诗文多不留藁逍遥林下寿七十余以终呜呼若先生者其古人之徒欤岂没世而名不称者邪先生之长子来承大宗世称雪楼先生者也宠命虽不加于先生而先生隐德益光大矣爵禄云乎哉先生讳德萃系出新安忠壮公之裔前代迭有显人祖宥兴自新安休宁迁于郢之京山父子明卒于沔葬于鄂配严氏有贤行克相先生终着令名次子文涣读书博闻行敦古谊自号愚庄至元大德中再仕而归不俯仰于时雪楼尝曰吾弟愚庄真愚也年七十五卒孙男六人曾孙若干人悉书于谱先生既卒子孙奉柩返葬吴城后迁池头所居之后士友表曰雪楼生父之墓云从孙承务郎衡州路衡阳县尹兼劝农事文渊拜述（按建昌之程自宣慰飞卿当宋季以城附元由是父子兄弟悉拥节旄至雪楼文宪公复大振之遂赫然为一时之望先生独当其时退居池头自号宋室遗民视富贵若将浼焉高风峻节邈不可及而传宋史者乃不列之笃行隐逸中使与两龚渊明为伍非大阙欤考先生实与徽庵同事双峯得考亭之学而益修明之其所立卓然如此故表而出之以谗观者云）

知县权州宣叅毕公（祈鳳）墓志铭 方回

梧山先生毕公讳祈凤字景韶以大德四年庚子十一月十五日卒以宋嘉定十七年甲申闰八月五日生享年七十有七宋孝庙重武举上三人及前名率数年可得边郡公入武学阅礼斋即升内舍咸淳元年乙丑省试第五人廷试亦第五赐紫袍金带象笏进士及第授承节郎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司干办公事循修武郎公精通经学年十七亚乡荐偶用七书游右庠寶佑四年丙辰也公之先唐末自永州徙歙州歙县再徙休宁千秋乡碧溪族益大以姓名村三迁藤溪曾祖德妣巴氏祖璘迪功郎妣杨氏父梦和学者称晋斋先生旧临安府学免解进士妣徐氏封孺人晋斋经赋兼通尤精春秋左氏当擢高第不幸卒年四十六在公入学十年前而迪功寿八十五见公得隽桥门迪功知名当世郡太守县令下车必字而问毕良之士大夫乡父老儿童走卒无不知有毕良之阴行善事勇为义举掩疵扬美曲成后进平两造两剂之竞代束矢钩金至粥田弗吝用是鍾秀于公公初仕见知沿江制置使马公光祖入其幕兼建康府学训导欲厚其禄俸摄令溧阳固辞两任六考制置使吳公革亦见知外射知澧州石门县实荣登之八稔京湖四川宣抚大使朱公禕孙熟公才名属幕客章公应子招公兼宣叅权辰州俟至闻奏为真公以亲老一再辞亥子之间李铨戍吾州虎哮狼噬公潜调柔销其暴民艰食赖公无饥李铨纳土北覲未还其部曲李世达挟其子为变溃入闽草窃乘间屠毁黥歙世宦高费祸惨甚公镇以静独休宁无患婺源汪公元龙起知州事偕总管赵公谦挽公一出至欲携具叩门公皆谢之慈闈早寡多病公夜必燃香告天愿减算寿母侍药次欲酒医难之公恍惚若见神人诵诗有何惜一杯之句急进酒病立愈寿至九十有三而公年近从心茹哀几毁列像事之每祭必恻公早师两科杜公禾尝肄业颜山佛庐嗜书如饴晚喜陶渊明诗教子及孙惟责之读书而不责之仕诸公贵人屡请不许子元老与回笔

砚交诸孙能诗时与回书论诗法取友待士良谨塾客陈君栌十年不易一日出集英殿命服周视之寻衣一新道服呼诸孙夹侍出揖客而入若诀别者明日稍怯寒食少减夜半丑时语诸孙曰吾去矣恬然而逝子一人即元老在杭闻讣徒跣奔丧回寄诗哭公谓与回同生丁亥乃进士官年今读前进士乡达曹公涇所为行状乃知公长回三岁元老已得曹公状似不必回赘为志铭然不敢固却公夫人汪氏长公三年今八十一贤淑康健女一人嫁将仕郎平江路长洲县主簿汪次焱孙男五人昭祖弘祖正祖从祖寿祖曾孙女二人将以今大德五年四月四日癸酉遵治命葬于其里绮滩之源铭曰

相种将种世常有闻不如书种源源高门家世奥学诗礼典坟集英甲科佐彼虎贲作县守郡视如浮云师表于家一子五孙既皆能诗又各能文何必万金以肥后昆

孙上舍（元京）传 朱同

孙上舍嵩字符京楚山人貌怪奇趣尚幽洁以荐入太学宋亡归隐海宁山中自号良山示不复仕杜门赋咏凄断沦绝以寄其没世无涯之悲时婺源有制干许月卿先生者亦宋进士宋亡归隐制齐衰服之以居月卿婿江凯及婺源人汪炎昶皆绝意当世俱从嵩游其诗悲壮激烈读者可知其为人方回得嵩诗叹曰持此以见朱文公可无愧矣嵩弟岩字次皋亦以诗名

滕星崖（堞）传 汪幼凤

滕星崖名堞字仲塞质貌清古性度高远不事产业财有赢余即以济穷困为文不蹈袭古人自成一家草书有晋人风度常命兄子舜夫求文丞相遗墨舜夫得所书过金陵驿诗以归堞日悬于堂焚香拜泣又过西湖拜岳将军墓赋诗以伸其郁有相对含悲石翁仲老衰无泪落秋风之句其忠义盖天性也黄文宪公潜志李君与廉云闻滕先生堞会朱陆之学而得其同与廉率朋徒往就讲学其见重如此及卒王茂伯为文祭之略云才高明而不自有气刚大而不自屈片言只字散在斯世殆家藏而人诵之在先生则土苴耳

学宾菊存郑公天（麟）墓志铭 陈宜孙

公讳天麟字德甫自号菊存志隐也昔周宣王母弟友封于郑子孙氏以国至汉高密有郑公乡通德门史册尚之摭吾郡英济王传王少育舅郑家则歛有郑自隋唐始而长龄有郑自友山始公曾大父拱辰曰此儿与吾同命之曰同公欣然魁硕事亲以孝闻平居履正葆醇恂恂然里闾有宽厚长者风不特同友山翁而已凡揆藻含章皆自洽博贯穿百氏出人曰此同郑广文也凡剖疑论事所讫定如契龟好客过门翔栖浹日无倦容人曰此同郑当时也凡劝堤防精祷祀序长幼有仪赈贫乏有廩人曰此同郑次公也岁乙亥人誅兵戎农释耒耜民色若菜公匍匐救助遐迩毕粟以故人无摇心德之者万喙郡侯寺丞王公积翁以其事闻累授职本路钤阶至武节谢曰吾安用此会本道提刑察使竹庵鄂通先生希鲁初行部淬勉多士于耆俊尤重予时分教乡校亟奉命礼公作宾公曰乃吾志矣益屏藁务览名胜义方之外与骚人课以诗有小藁曰梅竹拾遗方将

继处士于松庭寻子真于谷口俄婴寒疾以果熟辞木自遣翛然而逝时年六十有七公以丁丑十二月四日生以癸未四月二十七日没以己丑正月五日卜窆盖歙县中鹄乡醴泉里颖源也公娶汪氏男孟孙世儒藉益大其家声尝踵书学预一选充永盈库官娶汪氏女三人次男可孙娶鲍氏三男岳出继孙男二人弘绍暨孙女五人其孤以其先人之善予也愿铭焉予思芹泮旧遊叹菊存一生劬学而奋艺场屋仅三亚乡书器其才而不柄于用其所安者天也铭曰

醴泉之里泽泓淳兮同颖之源实蓂芬兮岩窅峻夷龙连蜷兮松苍菊晚魂■（亡只）迨兮是惟德甫之宅孔成孔安裕来昆兮

鲍鲁斋（云龙）传 洪焱祖

鲍云龙字景翔歙县人幼嗜书至忘寝食义有未解即家塞窗户静坐默思比长博通经史易学尤精母病革夜半陟西山层颠焚香祝天愿以身代母病寻愈从师闵俊甫试郡庠踰年积分格当升职云龙乞以让其师郡博士嘉之遂同升焉乡试中亚选偕同里郑芭待试国庠将入棘闱郑疾卒云龙不就试倾赀护芭丧以归闻者义之次举乃领乡荐己酉省试不利因绝意科场居乡教授生徒潜心理学有天原发微若干卷行世又有大月令筮草研几未传（方虚谷天原发微序大江之南紫阳山之北黄山之下有隐君子鲁斋鲍公精于易学无书不观妙年冠计偕选年七十一长回一岁与回兄弟交终其身客于同里广西道儒学副提举敬斋郑公之家交友相得资之著书其书曰天原发微五卷二十五篇天果有原乎曰有所谓形而上之道也汉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如此则是先有天而后有道原本也宜当曰道者天之原而天之形象气数万物道之末也器也公之书首太极阴阳未生先有此道故孔子曰太极阴阳既生道在阴阳既有天地道在天地既有万物道在万物故朱子曰一物各具一太极次二曰动静次三曰静动人皆知对待流行之动静而不知天与圣人主静实为动之君动静自元起静动自贞起故也后二篇明造化之鬼神非老释之鬼神述造化之变化及学问之变化皆有功斯道往圣先贤前作后述搜玄猎冥叅以己见天原之微备矣是书也往复难问将十年敬斋梓其书行世回宿诺鲁斋以序文序文成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日南至而鲁斋前十日以疾不起家仅有一孙呜呼痛哉牖下尚有一卷未刻敬斋为竟其事回闻之辄增书鲁斋生谢本末并就书敬斋乐善尚义之美能尽师友之义而回所书亦庶乎不负兄弟之义云鲁斋名云龙字景翔敬斋名昭祖字孔明与回皆古歙州歙县人元贞二年丙申十二月十五日己酉里友弟方回万里序）

肯堂程公（心宇）墓志铭 曹泾

论文于科举之时匪野则腐论人于世变之后匪庸则猾其以清文得隽以吉人擅誉兹非所谓深林之兰而岁寒之松柏矣乎予于肯堂程公有感矣公天孕不凡落笔成文自然清雅岁乙卯戊午伯叔父连贡公与学圣公同生己亥者也有遗贤之叹漫曰输君一筹遂踵得之亦复奚憾迟之迟仅一入亚选又以陟岵之戚不成试太学命之不犹

如此自是应举之冗折而从俗经畚之世惟柔惟顺副以俭勤公纂承之滋弘益谨丙子之夏寇稔于乡再剽掠无怵焉戊寅而后科差特繁公费百出无靳焉采金之初自歛入升踰七百里力疾而往竣事乃回艰辛何可殫述则亦怡然顺之迨甲申始有干蛊之子入癸巳始毕尚平之债奄至甲辰抚漆园子无生之感稍以吟篇遣怀旧与亲知往来赓倡至是成帙每曰世味熟矣吟自在诗以是学尧夫可也庚戌春晚始患痢入夏寢剧延医祷神邈不见效犹欣然奋笔为诸孙治姻书甚谨至六月二十九日晨起呼子孙至前曰吾今日脉绝矣申初据床东向而坐须臾而化公于死生际了达如此得年七十有二生之年己亥八月十六日也公襟怀粹夷与物无竞于仲氏定宇友于笃至其生也不倖以事极拊存之其歿也携扶诲导其子孙至于有立无几微德色也平生喜谈地理宅后螾园母夫人之葬既谐金论于经畚公卜兆凡三不惜重费卒用闵口筑屋买田以具祠事瞻守人既备也又勇捐龙富已地以迁大父母塘坑之葬崇孝急义族党夸之辛丑岁得地颍源隶歙县二十九都于至大己酉十二月庚申以潘夫人并遂合兆庚戌十一月十一日也筑屋买田亦如闵口其地又巧与五世祖三山府君墓为一山之隔乐哉斯丘祖考其安之矣谨按率溪之族派自黄墩迁于冶山念二府君始迁者也三世为郡司马讳询四世为公之祖讳励励生经畚公讳一麟公父也母夫人柯氏公讳心字字天怀自号肯堂娶潘氏生以甲寅五月二十四日歿以甲辰八月二十二日男三人渴忠相孙男十人眉寿椿寿榆寿山寿箕寿赵寿延寿仁寿嵩寿昶寿铭曰

不偶于时公也有文不悖于时公亦有闻展也此坟其蛰琦璠是有余芬有子有孙（按心字五世祖敦临在宋以殷硕行实重其乡而族益繁有祠在栢山寺子孙本其功而不忘也敦临四世孙梦阙尝遵伊川先生之说立宗会弘斋序之而又铭心字之墓盖曹程世族弘斋巨儒馆于程氏最久也国朝正统中敦临九世孙玩道和等倡立忠壮行祠以展宗会之礼弘治初十世孙鼐又合族人修复栢山故祠以重始迁之祀两祠祭规悉用家礼参以时制而鼐之子曾编订刻梓以传盖敬宗睦族之举在诸程中多称率口而其讲授渊源亦有所自云弘治壬子仲秋一日晓起因阅率溪程氏世泽编题心字志后如此路郭族人敏政书）

李隐君（森）墓志铭 揭傒斯

新安李宗奕以元统元年十月之望合葬其考妣于婺源之北泰紫桥之东至元二年宗奕至京师以书谒予铭其墓辞甚高而意甚悲也属予未暇明年春乃按其乡先生胡公炳文所为状序而铭之君初讳辰祖后易名森字森高其先世有讳德鸾者始迁婺源之严田里是为唐德宗七世孙曾大父讳玘宋绍定间尝贡于乡大父讳洪父讳霆发世以明经闻君事亲孝事长弟丧祭宾客必尽礼遇下有常喜怒不妄施同居七百指无违言与族子弟言必及其祖父艰难之状而申以读书为善之劝有善称之有过训之有庆吊必先焉国家治田赋滥或劝分之他户宁受之不忍为火起其邻惟号泣求保先祠环祠皆火而祠独不及乃徙居市市人夜风暑于门喧杂嘲笑见君皆肃然起意不便之

又徙故宅之西近其母之墓居之盖厚德君子也以延佑五年十有二月十九日卒年四十一配俞氏讳辛字柔新其在室有巨室求婚辄不乐年三十四始归李氏慈俭贞懿不尚珠玉华采服勤敬养谨身节用化行一家宗族称其孝悌侄服其训臧获怀其惠夫妇相敬如宾其父母家在城北朝夕望祷祈二亲之寿及居其丧哀毁如在室夫子既歿反筑故宅以居教二子宗奕宗庆皆为士故于俞氏为孝女于李氏为贤妇天历二年秋九月九日以疾卒年五十九时宗奕试艺钱唐还及门而母方属纊竟不得一语而诀此宗奕终天之痛无涯之悲也胡先生曰易家人之彖称严君象称交相爱李君夫妇有焉夫以李君得修齐之道俞氏有内助之美宜能交相爱也李君早歿俞氏能教其二子以世其家非严而能之乎可谓知言矣铭曰

有唐诸孙有焯其文宅朱子之乡为盛族德门夫义妇顺贻于后昆百世其敦

处士鲍公（椿）行状 郑忠

公讳椿字寿夫歙之永丰乡人也曾祖讳祜童祖讳子仪世以贵雄不乐仕迨宋末朝廷括富家以充军实家减于初父讳璨从学鲁斋鲍先生见义勇为年十八九时闻宋靖康主和事心不平之恒以胡忠简张忠献为山斗宋鼎既移自放于山水间絶口不谈世务郡中名士若许山屋汪古逸滕星厓江雪缸里人郑贞白吴古梅咸推为后进第一人邑宰郑君安累荐之誓不仕公母亦出双桥郑氏公生九年而母亡鞠于祖母潘三年而潘亡继母向杲吴氏也居七年而父疾作公奉汤药日夕不离侧及卒葬祭一遵礼度事继母惟恐或缺母慈子孝人不知为前子后母也居家勤俭而厚于宾客自奉麤粝乐施贫先业恐弗克负荷宗族恐不克敦睦终身忍让有犯不校娶寒山方氏有两子曰怡曰遠师未娶而亡妻亦继卒五年三丧不堪其忧而公益力于善不辍有女不轻许配闻双桥郑胜德贤赘于家公安其养尝泣语之曰吾祖兄弟十五房子宏景定中任无为军教授子发子宠再世而絶子文子大子寿子震子衡子龙子麟子麒一世而絶惟吾祖子仪伯祖子肃两房尔今吾两子又亡何天祸吾族之惨邪子肃传五世有孙十四人矣非择贤而继其何以振吾先业遂以弦侄之次子镇杰箴侄之次子朋笈侄之次子神保鼎继怡后由是三孙日侍公侧乐甚不数年而旱荒继作红巾倡乱祖孙避兵濒死者十七八年国朝龙兴天下一而公七十矣步归田园倡兴水利告戒宗族守法奉公故村落之中无一人身犯徒配号为良民公之力也先是公卜地于平园山葬妻方氏虚椁于左洪武九年丙辰七月十三日无疾而卒去所生大德丁酉十月廿九日春秋八十择以明年某月某日毕其塋事胜德与镇杰踵门请予状其行予其婿之族子虽不及拜公而闻其德善熟矣用敢摭述如右以为求铭之张本云洪武十年岁在丁巳十二月朔里人郑忠状（鲍屯鲍氏族谱序予家自迁沙溪始祖球三世祖闾五世祖元珍咸娶鲍屯鲍氏去今七世岁访死吊礼不坠先君令君与君玉鲍先生尤善国初先君尹歙荐君玉为教諭予从鲁斋鲍先生游君玉与其弟己先在门下予以父执事之彼以世戚称予为叔一无所挟一日先师语君玉兄弟曰故老相传鲍屯棠越并予丰口同自郡西门奈何厄于五

季世系无传焉君玉得其言旁询博访由叔牙为齐桓公相功成九合业着一匡食邑于鲍世为齐大夫鲍牵摠忠齐灵公而刖其足鲍牧见逐于悼公子孙散居于齐齐即古青州永嘉迁江南再迁于新安郡之西门隋废郡为州治于黟继迁于郡西十五里牌大业中始以十五里牌为墓即今帘前墓再迁今居以姓名地曰鲍屯盖屯即聚也村亦聚也加邑为邨如云鲍村也其祖自安国始以下二十余世坟墓生卒悉为条注本图之下用心密矣而或无所考据者宁缺之慎矣哉谱成请予序之予家十一世生卒葬娶尚或有缺况倍世者乎尝见郡中大家程必祖忠壮汪必祖越国方必祖鉴湖吴必祖少微疑其太泛今直序鲍屯一枝疑其太拘因质于先师曰与其泛也宁拘呜呼拘岂中道哉顾人力量如交一乡一国天下之善士苟亲亲弗能及五服泛何益于事哉详而味之即盈科后进拘岂徒拘哉于是述父师之意以为序夫又何辞延佑五年丙辰长至日里人郑千龄序)

南山处士戴君(杞)墓志铭 贡奎

士之卓然有志于成立者多出于忧患之余有以见理之故其所行遂足以称世苟能是岂待爵禄之贵然后以为荣哉君讳杞子字南山姓戴氏其世有可考者始居亳之谯国后徙袁之宜春至南唐保大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讳安迁徽之休宁邑由山乡遂为休宁人于君为十四世祖曾祖讳一得建康府录事参军祖讳杼江东提举司干官考讳登庸妣吴氏君年二十而卒生以至元甲申卒以大德癸卯葬于乡之遐富源娶金氏卒之后三十有五日生子曰兰金氏邑士桐冈公讳凤之女为徽世家归戴氏二年而寡年二十有一抱其孤越三年舅姑相继卒一室孀然桐冈公挈其母子以来保抱鞠育稍长延名师教之经纪其家政无不至十三年而公卒诸舅氏抚爱犹己子金氏茹苦自厉尽出奩具买田于戴氏非旦夕谋兰年十八归故居克自树立事叔父尽敬一日舅氏手君诗一编示之兰得诗泣拜起哽咽不能读泣不已请其师陈君栌曰先人葬久未得铭先生状其事乞铭当世以托荣焉孤也忍言之其可哀也夫君生而颖悟年十二能诗文事父母以孝极力奉甘旨父晚岁多疾君尝药于内干盥于外曲顺其意尝言二亲未六十某方几冠或者返哺之日尚长也其言岂谓止此乎孙男二人虎兕武康县主簿程愿学君之乡人也以泰定丙寅春受其孤状请铭于予予交金氏昆季陈君又予所取乡进士义不得辞予闻杜祁公生于父卒之后朱文公学资外家其所成皆若是兰能知所本以思荣其亲庶几有志者欤若夫爵禄之贵其来未量乃为之铭铭曰硕果之义其中则全求本而木探源而泉吁嗟戴君缀祀复延后有昌者盍仿其先我铭诸幽以俟表阡

青可墓表 陈栌

葬书非惟无益于人乃深贻祸于人葬书非惟不灵于人亦未尝灵于己郭景纯以后之人迷于其说何其重不幸也景纯忠于晋朝为王敦所杀然初焉曷不逆善其祖父之葬地而庇子孙免斫头之祸乎自卜葬地后竟沦歿于大江心自谋如此何灵于人使

葬书果可信也葬师纷纷曾无兴其家者不过栖栖人门以祸福怵人诱人肆为欺诳而已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昔之贤者谓死不害于人择不食之地而葬焉盖欲择无用不毛之地以不妨人之耕植未始欲择吉地为后人富贵利达计也愚人惑于葬师见某家富贵某家宦达必推其先某地出之此地遂有名于时名之以某美形盛之久必衰其衰也子孙挟此地以售于人贪者捐重资图之图之未得讼而废者何限幸而得之奉以葬焉此有名之地遂如传舍更代寄宿不保其家之久而不衰也衰则子孙又以售于人而后之寄宿者又来居于斯矣然后知不食之地果为朽骨之永宅而有名之地不保其不为贵势所夺也葬有中道如杨王孙之裸葬固非矣过之者埋金自殉标所有以示盗或记之籍以示子孙又过为计以防之子孙贫而自发者不少为盗所发者尤多发之必鬻之未有不败者败者卖者必受祸夫始买者亦或遭诬厚葬之不特为身祸其贻祸于人若此反不如裸葬之不及者为无祸也昔之帝王厚葬莫如秦皇过于牢固极矣始不免项籍之发末不免求羊之焚薄葬莫如五季周太祖惩唐十八陵之无不发掘也遂纸衣瓦器以葬孰为自全乎泥葬书以求福而不观子孙之衰微而卖之以取祸与厚葬以自取发掘之祸者其为愚蔽一也苏文忠公诗有曰是处青山可埋骨达哉言乎吾女兄适古墩吴氏其舅执敬公慕义好古君子也姊婿讳惟深字子静与先姊同生于淳佑己酉三子长曰昌先卒次乳名冕定名彬不惟无力可图风水亦雅不信风水葬其父母兄于所居之后山既扳当世先生君子各为志铭复诿母舅表其墓其家世之详履行之懿志铭具矣今惟纪生歿葬之岁月昌生于咸淳壬申歿于至大辛亥享年四十岁子静没于延佑甲寅享年六十有六岁泰定乙丑六月父子同穴先姊没于泰定丙寅享年七十有八岁昌以是年八月谢世墓冢相去一二尺许皆坐申向寅将取坡诗青可二字扁小亭于旁先取溪滨白石砌其冢择石之稍大而匀者成青可二字于其上焉若稽古先贤之不信风水者伙矣章章者前有司马文正公次有澹庵胡公继有诚斋杨公胡杨二公之言比之司马公尤为深切着明杨公之说见于答朱侍讲书答罗必先省干书与春雨亭记阅其文集可知不假详述愚尤于胡公之言有感焉胡公乞斩秦桧逖贬海外其配没于家公书祝罗甥尚志令与子咏同择葬地只于水北一带家山取其土厚水深足矣世人未有不死死未有不葬何患无地九经十七史老舅皆涉猎并不说富贵由葬地俗儒不读书不见古人议论溺于阴阳家说背孔孟之学戒之慎之若不从吾言勿践吾门勿受吾教澹庵之于罗甥戒其泥风水尚恐其信风水不免危言痛针砭之岂如予之吴甥能自不信风水与予之定见膈合无间不待戒谕之费辞岂不加于澹庵之罗甥一等乎遂喜而为之书第前之云云高见远识者宁几人见而怒之者必多矣其慎无泛出之也哉

秋江黄君（一清）墓志铭 黄潜

君姓黄氏讳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宁人初李韩公以中书平章政事知贡举潜用门生礼拜公里第君在焉别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子晋踵门泣且言君已没持黄竹巡检

程君之状以铭为请按状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遠并能施惠其里中见谓长者父元珪蚤卒母吳氏守节自誓内事舅姑外资诸子使为学君亦痛自饬励期无愧于古人年逾四十始游京师久之无所知名泊李公以旧学相仁宗贤才彙进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复入京师谒李公君古貌长身须髯如戟寬衣高冠容止简率又作吳语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见大惊异即下执其手延之上座时公门下皆名人显士而君以布衣居其间恒与公亢礼坐客莫出其右隐然名动京师君以秋江自号而李公自号秋谷遗君诗有君钓秋江月我耕秋谷云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惭君之句朝野传诵满口内翰赵文敏公既寫以为图且谓不宜使清时有遗才力荐之当路诸公以君深于易通阴阳家言欲用为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国荣孰大焉持此足以复吾亲矣竟辞归筑山房摘李公诗语为扁名以见志公欣然遣以钱助之宣徽王公奉使江东过君山房因图其隱居十景以去其为当世所重如此君尝以母病吁天愿減己年益母寿夜梦人语之曰有老姬来当得药明日果有老姬来授以啖蜜法而无从得蜜君往乞诸旁近村民家还遇虎君骇曰我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视逡巡而去集贤大学士陈公言是家母为节妇子为孝子宜旌表以风四方事下有司署其家及里门皆曰节孝国朝徽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后君有母之丧走京师乞铭于阁学虞公以葬张蔡公时当国问士于韩公式以君对且要与俱诣公恨相见之晚即欲擢寘馆阁君以葬母辞公知不可夺则为诗以送之终丧复至京师遍谢前为铭及哀挽者赵鲁公在中书素善君卒欲用之集贤亦举君为儒学提举君叹曰吾亲在且不仕今尚须禄仕邪遂去入玉莲山中构精舍将老焉故人完颜君守贛奉币马迎致郡斋居岁余俄思归舣舟未发适值始生之日饮而欢抵暮疾作旦起奄然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贛守为具衣衾买棺以敛而二子从行者奉柩以还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蓝田山之原娶张氏前十三年卒子男五人曰俊淮安屯田副提举亦已卒曰晋有家学今为徽州教授曰绍为仲氏一鶚后曰胜曰芳女二人长适行金玉总管府知事汪洪次适俞荣孙男五人女三人君性疎旷好客不厌处乡邻有恩不喜言人短而常推祸福成败之几开人为善其在京师所主皆朝廷重臣每有所谘访未尝出一语人所荐士亦不以为己德累朝元老台阁名公至于卑官下僚新进之士无不与之交其死也无不悲之潘窃观昔人去就之际出者或未能无累于物处者或专务使影响昧昧不闻于人此二者皆过也若夫进不徇人退不絕物如君者蓋鲜矣而潘安足以知之姑摭状所述为之铭以纾其嗣人之哀思云尔铭曰

士之怀才难得者时逢时之来患莫已知亦既有时又有知己胡有不为而止于此处非吾介出非吾通自信不疑卒蹈厥中发扬在上其藏在下铭以昭之用慰来者

张隐君（桂）墓志铭 揭傒斯

宋南渡时有婺源张珏先生天下之孝友人也尝有邻人无故醉骂于门其异母弟怒逐去之是夕邻人死明日有司捕弟急母号泣不食曰必杀吾子张珏先生虑母之伤

也以身代弟就逮韩蕲王闻之辟幕府而去其籍后人名其所居曰昭义坊朱文公所称四君子之一也其后百数十年有隐君子焉名桂字南荣自昭义徙居东溪之滨好读书鼓琴善生产力作数应进士举不中曰进士犹博尔博之胜负何足为多少遂弃不为事重亲以孝闻尤善事继母如事其母涿郡卢摯按察江东南康燕公楠参政江浙皆折节下之每欲论荐以母老辞行省辟杭教官亦不赴唯日与宾客坐兰坡之上援琴而歌音泠泠裴回于苍松翠竹之间倚墙而听者不知有人世也遇梨枣橘柚之属熟则就树取以啖客客或笑而自取虽多曾无恻情有军帅者思欲一见君使数至君不得已而往见之及门帅方疟作闻君至急延入卧室语良久为忘其疟明日疟复作延入曰愿一闻蓬莱妙音君为一鼓作飞僊佩环之音再鼓为秋风亭皋之曲帅醒然作而谢曰吾病去矣自是疟不复作大德十一年正月朔梦行旷野中见一道士危坐石上意必异人也前揖而问曰吾寿几何道士曰汝寿七十逆数一十一觉而曰后六年吾其死乎盖是岁君年六十一皇庆二年十月君果卒某年月日葬于丹阳乡深坑之原其外弟王仪邑之贤士也数欲状君行弗忍也既状而死仪之友王坝致君之子之意求予铭乃次序其事而为之铭铭曰

惟南荣氏士之球琳曾大父默大父继歆父曰应发世表儒林配江子焘德盛家肥程梧汪璉二女攸归子复有子伯曰文在武仲季斌三凤啾啾亦有朱洪实为孙婿琴在人亡宁不兴喟伯牙絕弦伤无钟期伯牙死矣期在何为（右揭文安公为此铭时文适自乡里入京在坐公问先生何如文为具道平生德望之美公欣然明日藁成至正壬午之春三月也后十有五年文奉诏来江南会先生之孙文在之子吳于钱唐泣告曰不幸乡里被兵先人没先曾祖墓碣亦毁无存者矣犹幸记忆其词乞书之将重刻诸石文哀其志如其口授而书之按此志文安公但据状而作而状之作则在至治壬戌之岁吳蓋未生也吳才行俱美能世其家至正己亥春三月日同邑程文识）

蒋市监（宗元）传 程文

蒋宗元字善卿徽歙县人唐歙州通判莘之裔也父世选蚤卒事母至孝魁梧木强有志气从兄熹甫入京师懋迁为业时年尚少心计颀敏能辨物精羸相时利便贱入贵辄出中机会往往大获虽老于市者莫能与之校然执义慷慨好施予贫负逋者不深责市人非理相干小者让大者抗正色直言无所回互而中心恳恻忠厚不讦人之短不报人之怨与诸昆弟族人同财无纤毫私以是益见信重诸公贵人多折节与交若前户部尚书廉公亮今尚书丁敬可故河南叅政焦孝先淮南叅政赵伯器今司农少卿贾得新刑部刘仲素诸有名士皆其知己也兄熹甫从子淮卿已得官去诸公引宗元使仕不可会京师岁大侵宗元发粟以赈饿者朝廷嘉之强畀之官宗元曰吾厌世人皆欲做好官不守廉节即官我愿得一下职众所不欲者以自试乃授羊市监宗元欣然就职羣少年贾胡宿蠹以宗元南人卑之蠹起为奸利宗元縛其渠诣户部户部直宗元械渠狗诸市杖而遣之令宗元曰凡若是者其执以来郡少年大骇敛迹不敢窥羊市潜伺宗元所为

皆公无私相告曰是监不可犯也竟三年无陆梁者代满之日市民商旅以顶戴斗焚香而拜于门者相属父老叹曰自有市监未尝见也迁泰州务使以隐疾不赴至正中家居京师日与故人长者相过从弹碁饮酒为驩无复仕进之意矣又筑立本堂于江南故居黄山之下将以归老焉翰林侍讲学士揭文安公为文以记之朝之士大夫播之咏歌四方传诵宗元次于诸族人亲戚为长顾左右皆其从子孙行受约束严惮莫敢自纵治货殖率以宗元为师岁时燕集宗元必至坐上坐长幼更起奉觞跪拜为寿尽欢极醉乃罢然以疾故闭门卧不多出子一人初蒋氏大族多富家宗元独孤贫小屋数间茅茨母子几无以为生夜邻舍火宗元度不能自救决邻舍牖出其二女子火大炽房屋皆焚毁四围竹木尽焦而宗元之居独无害若有鬼神遮护然乡人惊异以为宗元事母孝故得天之佑后必昌达果如其言

程生曰善卿在诸蒋中最后出而卒居其上观其所成立天性孝义岂繇学力哉不卑小官以能自见一时名卿大夫士亦自以为不可及世言新安地势绝高俯视杭宣池饶诸郡有崇山深泉峭清多奇士秦汉间数称列仙梁程忠壮唐汪越公皆死为神至今血食宋朱氏道学冒天下国朝汪良臣号铁面御史布衣郑玉隐师山今天子备玄纁遣使聘之下此者磊落不可胜数岂非风气所都邪

许处士（许）墓志铭 揭傒斯

至顺元年予以奎章阁授经郎与修皇朝经世大典新安程文实为史属尝言所亲许氏有贤子出后于汪汪氏育之有恩教之有道许氏子亦事之有礼父慈子孝一不知父汪子许也及汪氏父母死汪氏之族立其同姓子为后许氏子曰立同姓礼也吾其归奉许祠乎乃归许汪氏寸田尺宅无所幸遂以字取汪之右许之左合而名之曰许而字符思既奉许祠又别祠汪氏父母以报之德且以许出睢阳太守逵复建睢阳祠岁立春率五世以下子孙敬祭以始迁之祖配仍割田以奉祀事予与欧阳少监玄陈助教旅皆为文以述其事十年予以集贤直学士家居程君以黄竹巡检秩满驰数百里会予里中问许元思何如则程君之行政以为许请铭故相对于邑乃发书读之许新安婺源人也故盛德之后宋绍兴时其高祖琳尝活饥民万余众朝廷旌之曰长者长者生赠朝奉郎大宁与魏文靖公为友朝奉生日卿月卿皆擢进士第月卿初授濠州司户辟吕文焕幕以刚直忤吕吕欲杀之不得而杀其仆遂不复仕晚乃起为江西运干以文章气节闻天下有百官箴行世日卿扬州六合尉六合生允芳娶程氏皆以德行仪于乡是生元思元思之学宗伯祖而敦重守法度元思之行本长者而力所及无不为延佑宾兴贤能乃大治毛郑及朱子之说以继先业有司举进士试则以经未明行未修谢不敢出七年而仁宗崩遂辍其学盖伤之也既不取进士乃大筑室长者故基中为晋德堂以绳祖武左为琴碁轩以复五世祖之旧盖朱文公内弟程允夫所为作记者右为经学斋以诸葛武侯自厉日危坐其中诸家政虽妻子不敢关说人莫知其意然自元思之归许也子弟有终身之师宾客有忘归之馆邻里乡党无馁死之民无不举之丧无后时之婚嫁陆无危

道水无病涉人之戴之若父兄然后至元五年八月十有五日竟以疾卒年五十五自元思之丧也人皆曰君子死必有可法吾于是观焉自元思之丧也夫人虽哀痛不夜哭子延寿延年面黑骨立行若思坐若遗哭泣无时孙师范嗣文蒙正礼降父一等而哀戚亦如之人皆曰君盖能以身教者矣呜呼元思庶几有始终哉有季子一人曰延龄早卒女一人嫁张荣祖孙女二其墓也以至正二年十一月十有六日兆在沈村之原铭曰

惟许受氏泰岳之后循源之流有堂必构睢阳之忠长者之惠运干之节元思之义前既本之后复浚之惟其训之是以顺之我思元思蹈德执礼匪伊人只曷伊懷只

见山居士程君（峴）墓志铭 管瑾

至正甲午仲夏之五日休宁程君和卿觴客于所居之见山楼距君始生不一旬甚乐后五日君以疾卒众为之骇惜吊哭甚哀君之子思齐奉其塾师金伯明先生所为状泣拜请铭予不佞司教休宁所往还若君盖不数人而君已矣义恶可辞邪按状君讳峴和卿其字也所居曰陪郭故休宁县尉讳隆之孙永盈库副使讳忠甫之子方乳而孤母汪孺人以节自励躬教育之然君亦闾爽秀发知自立以副母志稍长从学赵可斋先生及叔祖提举孟敷读书史务究知旨趣为文亦纯雅不事雕饰尝一上秋试弗利遂弃去不复学曰亢宗岂在禄仕哉日具滫飡率妻孥以奉母母安其养事兄仁卿如父每事必咨而行怡怡之风盩者愧服县尉公当国初尝倾赀以解屠县之祸家以中否而副使君早世君竭力经营十余年家道载兴凡田之被斂与先墓之见侵者悉追复之乃置祭田合族人建亭始祖墓下题曰永思具条约定仪则为久计朱允升先生实记其成君以本宗出梁将军忠壮公后且与伊川先生南渡子孙通谱互继而谱未之续也会宗人歙西教授傅岩闵川宣使盘斋及会里孝隐翁天经汉口处士可大参考订定为程氏世谱三十卷又约为程谱提要二十篇其末论治家之道本奢俭以为兴衰由妇言而生和竟淳淳恳切读者倾竦君为人喜交游敦信义呉兴唐君棣金陵杨君翻为令簿率礼君或以疑政相委君每辞不应于所居作楼甚壮丽题曰见山日与名流吟眺其上自号见山居士而人亦以是称之其中扃清旷内行醇谨真无愧古所谓遗逸之士者欤君生至元庚寅仲夏之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五配戴氏先卒继呉氏皆有贤行子男三曰思齐曰思诚曰思礼孙男八曰光曰文曰高曰胜曰章曰同曰龙曰安君墓在县二十五都西源金石塘铭曰

早孤而振厥家为肖子终隐而善厥乡为吉士孰豢以倾孰显弗齿君蓄孔多尚利其嗣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九

（明）程敏政 撰

○行实（遗逸）

祁门李君（与廉）墓志铭 黄潜

君讳与廉字子常姓李氏其先唐宗室广明之乱避地东南至歙之黄墩兄弟三人析为三族居祁门孚溪之盘田者曰鸿君始祖也十世祖秀有子六人六子而下两世合百有二人后益蕃衍遂为其乡之望君曾祖讳俊祖讳圣任父讳如深因所居以为号曰盘隐宋末干戈未定之际里人皆赖以安母熊氏君于兄弟五人中最幼熊氏出也生而秀异既长躬行孝悌侍父疾衣不解带者三年父没四年而母亦没居二亲之丧动必以礼俚俗诞妄不经之说悉屏去之葺先庐以奉其长兄而别为诸兄筑室乃依山结屋而居焉长兄官池之青阳徃省其疾越翌日兄卒其长子甫四岁次未晬奉寡嫂扶护其丧以归次兄继卒而两庶兄亦卒为经纪其家事曾无彼此之间祖墓世远多芜废率族人访求而表树之割己田若干亩立祠于十世祖墓而刻其谱系陷冥壁间族人有子孙贫乏徙他郡而人窃卖其墓地者有夫妇俱死子幼而人窃卖其土田者悉为出力尽复其旧外舅姑没抚其二子至于成人又皆死为立后而葬焉诸姊来宁而没者则为治丧而育其子嫁其女从夫远宦而老且病者则迎归而为其子纳妇俾职奉养夫与子俱亡而无依者生则养之死则葬焉其笃于伦理类如此君与人交无亲疎各尽其情然刚直尚气节临事果敢岁饥民相率盗取人粟长吏庸孱畏惮托故避去君以为稍缓将滋蔓而为乱奋身勇往擒其首恶余党皆骇散因出所储以赈其不能自食者人尤以是称之所居有涧水出两山间架石梁其上以便行者暇日则治东园蒔花卉作亭其中而于其外疏泉为池构屋其上乃日与宾客以觴咏相娱乐不知老之将至也君平生最留意于大学衍义之书盖有志于致君泽民之事矣慨念兄弟惟己独存不忍遽去其亲暨亲终服阕遂无复仕进意将终前一岁语其子曰为人子者孰无雨露之思我旦夕且死其割田二十亩岁取所入给汝祖墓祭自汝祖而上岁时展省不可废也越明年春分家祭君沐浴更衣馈荐拜跪如礼祭毕而饮福至三爵即命彻去若有不乐之色坐至夜分左右请少休乃入就寝席未温而形神已离君生于至元二十九年正月甲寅卒于至正七年二月某甲子享年五十有六娶吴氏有贤行后君五月卒子男一人曰元孙男三人纘綽总女四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同里石壁心田之原君初延致赵先生王先生而与为师友既又闻滕先生会朱陆之学而得其同时君年已四十率朋从徃就讲习焉建阁藏书将增广以为义塾志虽弗遂然与君游而接闻其师友之绪论者处则以善其身出则能以才自见君未始有德色也君既葬宿昔朋游之士念之不忘于是王君坝以状来谒铭予衰病之余久去笔砚顾念其举也以义请也以礼不得卒辞铭曰李氏在唐国之近属散处东南为三大族君生盛时不行而藏仁兴于家善迁于乡诗书之泽覃及士类是亦为政岂必在位不居其功以遗后人孰为可征石有刻文

草庭程先生（鼎新）墓志铭 曾策

婺源北七十里山■（山历）峩其下为三溪里清源程氏之族世居之讳鼎新字晞说者笃行君子也是为草庭先生予同守是州到官日浅其风土人物徃徃未甚知

而独君之名日闻比至其乡见所谓■〈山历〉崛之山峯峦■〈山上酋下〉崒盘踞数十里是宜有异材秀士出于其间者虽不及识君盖已知其人矣居无何而君卒其家以君行之足书者乞予铭新安程氏自忠壮公以勋业显于陈十三世孙湘为唐检校尚书始迁婺源之三溪里里之程氏皆其裔也君曾祖天益号友于祖中宏号肃轩父时震号南溪君娶张氏二子元端元理君尝以二程夫子之先实出新安倡乡人祠之学宫以风学者所著有随笔藁复藁学藁读书管见讲义二十篇呜呼若君其古所谓乡先生歿而可祭于社者欤铭曰

生贵达达由命式究其行死贵名名已传其或未贤行既笃贤有誉晞说父何嗟乎不遇崛之阳封若堂吾铭其藏视万古其茫茫

伯会先生汪君（会）行述 程文

君讳会字伯会姓汪氏徽之婺源苻村里人世业儒徽在隋唐间为歙州其先有讳华者以才武知歙宣杭睦婺饶六州军事隋乱籍其地与民归之唐封越国公死而为神至今庙食不絶子孙最繁盛居人汪氏十望八九始居苻村里者讳集距君十三世矣代有显人君之曾祖讳之和祖讳梦得父讳彦卿连世不仕宦而彦卿以儒大有名于时学者称为雨舟先生云君生而颖敏读书一覽即暗记十五六时出与里中少年才子结交皆指目异之君亦意气自许是时国家定江南未久士失其业而君家故贫里中又当孔道数经兵火雨舟先生性淡泊雅不事产业至无费借屋以居又好宾客君百计经营以奉菽水不使其亲有一毫不足之忧雨舟先生晚多病客屢及门延话每移日修治药物具酒馔酬应无虚刻皆自君手或竟夕衣不解带雨舟先生与夫人鲍氏甚安之亦自慰以为有子也壮尝买舟与商人出鄱阳过九江望荆湖之墟怅然思亲而返遂専意于文学学益肆尤长于诗里之大家争相延致使子弟师事焉君亦不屑苟得意乐其人则一就之意不乐非其人即舍去虽厚币不顾也方科举之未行也学者以辞章相高君与同里许小山及滕叔野同祖汪又善先生俱擅名当时时人目为四隼及科举行始欲奋笔以取功名连试连不得志有司乃曰吾志岂不如古人吾命乃不如今人遂潜心经术稍变其旧业而一趋于周程张朱之学不切切于章句亦不汲汲于场屋有自得之趣焉见世儒好著述者病之谓其剥塞穴道反使先儒正大高明之说郁而不彰曰周公以后难言礼朱子之前可注书论者以为虽有所激亦名言也君既卜筑浯溪之上颇治田园以自娱赋隱居诗九章四方传诵之家有横经之堂林木蔚然人号横经林尝与许飞许许九日登牛丘山遡风长啸人更号其山为三子山其见慕如此集庆南台所莅郡学六斋生徒尤盛非才德重硕莫宜为之师君在吴中有以书币迎君君至坐上斋从容为诸生敷绎经义申规更约以类授业未数月六斋翕然尊信之御史郡县长吏里巷老人寓公过客莫不称其善是时君之子幼鳳先以进士贡春官出为采石书院山长固迎养君君亦念诸孙欲归教之遂如采石留久之题诗壁间以示志遂归至正七年某月也明年七月八日年六十有九以疾卒于正寢君方疾而召医医数辈投药不効既而挥药去不饮

曰年老求活何鄙也因正席而卧越六日日正昼或见有白气如练自身腾上须臾卒君倜傥夷旷遇人恒疏目简节而笃于大义母弟二人季弟弱冠得心疾君尽力视疗躬抱扶盥沐不懈尝舟过饶之德兴因省某氏姑适姑家疫邻人戒勿入君曰亲亲之义不可弃也即访医求药以进之信宿而返姑家疫寻愈君亦无恙从兄无子而弟有子留淮且死属君曰必以淮侄后我既而利其赀者强起为之后君不听卒迎淮侄归以成从兄之托外家鲍府君无后君求为立后不得岁上其冢墓时节设位以祭之宾客至不问家有无倾倒欵洽极欢尽礼乃罢与人处嘻嘻善谈谑无町畦或有过面责之不恕人服其平徃往有鬪争是非者皆来求君自直解去无所恨其卒也虽疏遽哭之如至亲平生为诗文至多辄弃其藁哀诸朋友中得散逸若干卷藏于家君娶同邑戴氏女有淑行先君二十六年卒子男四人皆有才学长伯麟次仲虎次幼鳳次无斲无斲出为舅氏后女二人长适同邑程顛次适俞福寿孙男八人大有少有东有天有舜有找有西有太有女三人以其年月日卜葬于乡之环珠里环坑源子与君先世故有连君弟视予予尝共君读书许氏之见云庵是时君之子未学也予入京师数年归而君魁然为儒先长者诸子有以进士举者矣予尝谓君才气磊落当见大用不恨迟暮而竟委弃如是耶抑将大其后耶君卒之二年诸孤因里人吕君诚举进士来京师请述君之行将乞铭刻墓上以石且曰诸孤寒微方自念何以得当代名公大贤一言以为先君重有胡默先生者来言一夕梦先君求笔问何笔先君以朱书廷心北笔四字于壁觉而莫晓其故盖先君尝遇今浙东金宪余公于采石舟中辱与论诗先君未尝忘先君有知其启诸孤以是乎问之胡君而信呜呼生而学不得用于世死而神通于人亦异矣哉乃为叙次梗槩如右以俟立言君子择焉

洪府君（味卿）墓志铭 程文

歙之南有大族洪氏予所铭者味卿府君之墓府君讳洋字味卿世居王干里其先十八代祖政自睦之遂安徙来至今环里中数百家皆洪氏无他姓府君之父讳雷轰以擒绩溪山民之首为乱者为黄竹慈湖两镇巡检比改官卒祖讳儒当至元初王师讨叛将李世达儒以家财具牛酒迎军昱岭关主将嘉之辟令歙辞优游以寿终称长者曾祖讳范宋处士府君生有大志倜傥好学为羣儿豪稍长能饬敛代父巡检君持家凡调度酬应官府乡闾出内钱谷之事具有条绪巡检君赖之隱然为一族之望矣巡检君卒事母吴夫人益谨岁时节序杯酒堂上率妇子弟侄拜舞为寿莫夜悬帘张灯笑语欵洽吴夫人欢或至夜分不寐亲党传相劝美黜阴阳家言举两世四丧费皆自己出还仲弟复之出为伯父后而生产素薄者于家同食与衣约与均财抚季弟英寡妻弱子使有所成立聘名师教子斌闻婺源胡君默之贤即迎至家躬率子侄师事之胡君者跌宕不羈奇士也或夜半燃松明登山听泉或祁寒着屐临溪上玩雪少不如意辄求去人指以为怪诞府君愈益礼敬不敢以主宾故与钧故胡君乐为之留斌学之成胡君力也素好宾客东西行过其庐者一以礼意倾之人人自以为得所欲常养廐马数匹以给迎送客至如

归初避宋末兵乱移居覆船山下逮府君始奉亲还宅故址邻大道云年四十又于宅东数百步规园一区决泉开泾手蒔名花美竹槐柳果蔬杂树其中休则诵诗读书以咏歌圣贤之道曰用世非吾事也吾将老是焉已天历元年四月十有五日以疾卒年四十有六府君平居辞气严毅少许可人有是非曲直一处以公乡闾讼争者多诣府君求直其有私为不善者輒相语曰洪公闻之宁无媿乎自府君之没里中讼争纷然强暴相陵弱寡不能伸一喙人始叹曰安得复见洪公以白吾心也府君没事有所欲为与为而未竟者子斌皆能成其志卒为之娶同邑郑氏女生男一人斌也女二人长适绩溪高若泉次适郑夫人兄弟之子元秀孙男四人莘生善师萱庆慈寿生以至元二十年正月十六日葬以后至元元年闰二月十九日墓在里东之慈溪乌山后十有三年斌以郑先生玉所为状来请铭予固辞斌固请拜且曰久愿有待也予悲其志读郑先生状谓曰子之先君子才足以用世局于山林之下无能知而起之者得郑先生而益彰郑先生状约而文质而信予不能易郑先生一辞乃缀之以铭铭曰

一石之美遠或致之一木之良小或噐之士懷竒抱异而世有不及用人有不及知赤兔在野駑鞭而驰萧敷艾叶委彼兰芝天者断可识而人者诚可悲呜呼百世之下慈溪之上有式车下马而过者非府君墓猗我铭其碑

处士黄公（孝则）行状 赵若惺

公黄氏讳孝则字诚夫号德庵歙之袞绣乡人十六世祖璋自祁门左田徙歙西九里号黄屯曾孙芮唐孝子名见史传后黄巢之乱举族避兵渡溪北墓侧居焉至公高祖邦俊曾祖庆长祖渊世有隱德父大受母程氏公自幼聪敏噐业过人初就塾师大竒之长观书悉能通大旨十有七岁父卒兄孝善亦蚤世独奉母抚其侄金声不幸又丧抚其侄孙泰俾成立俊声日起由是乡之事无巨细咸推公主维有讼者必先质之公正其曲直或相责而退或望庐而返里有父言子不孝者公告戒警谕父子感泣慈孝终身宋末李铨为徽州招讨使公素与善欲辟从仕不起丙子天朝兵至城附铨急遁女幼不能负以托公诺之抚训成嫁之与己女同至元庚寅歙潜口松源等处盗贼并起居民骇散公抚谕一乡独安避寇者多依焉监郡玛苏库公总兵来讨公酺酒劳军力言玉石不可俱焚遂留军中擒其渠魁凌六乙而返余党复肆猖獗议进兵屠之公复谏曰残寇未悛当谕之恩信示之祸福使其来降不降诛之未晚监郡感其言遂给招安旗帜命公单车入其营贼见之以为官军至擂鼓进兵欲刃之公下车正色自道姓名曰汝元恶伏诛更复何为吾念汝良民不得已而从逆今领将军命至招汝来归汝若改过当全汝父母妻子安业如故汝若不悛官军复至无噍类矣贼知公名德皆罗拜曰更生之赐敢不听命遂投戈感泣率其党三千二百人各携妻子来降拘其噐械数千纳之官各乡之避寇而他者皆复田里赖以安全监郡公议以功授巡检使抚降民公笑曰吾岂屑屑为此者辞不受时江淮行省委前徽州路总管许楫宁国茶使司茂巴尔提举到郡招谕歙境已平上功都省除命未下而公卒元贞乙未闰四月二十三日也年六十一男天麟有才德后公

十五年卒孙儒寿观寿长者署乌程县校官次从师曾孙塾亦幼慧类能世其家者公尝营菟裘于所居之西北曰叶干以大德丁未二月奉匱藏焉其右以公之室陈孺人祔孺人进士梦松女儒家也既归公事舅姑惟谨抚男女有恩待物宽和持身慎约后公十八年以皇庆癸丑正月二十一日即世女名友弟适许鹏南亦儒家子儒寿兄弟将乞铭于世之大手笔以若惺知公为详俾状其行自惟凉薄语言不足动人文辞不足孚众屡谢不置叙其梗槩以慰称扬光美之盛心而实不足以尽之立言君子更询里中耆旧则庶几矣延佑五年十月吉日里生赵若惺状

鲍仲安（元康）墓表 郑玉

仲安讳元康予友鲍景曾之子也予与景曾交时仲安方读书家塾未尝与人接予又以负薪之役奔走四方不遑家居故仲安未予识也仲安勤于读书自经籍外诸子诸史以及山经地志岐黄医书孙吴兵法与夫佛氏经典神仙家延年长生之说无不研究而尤以修饬行义为先及予终养优游林壑以故人子弟来从问学一见即曰前所学者皆误也吾今而后得闻圣贤之正学矣于是月从事于五经四书而尤尽心于易日读一卦周而复始玩索有得辄笔记之且曰上下系辞夫子所以翼易程朱之说严谨简畧盖引而不发学者宜尽心玩索使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出入字字有所归宿方为有得尝语人曰自吾从先生游于体认道理识所谓活泼泼者于应事处变得经权之说焉景曾晚年仲安尚在幼冲已能出其智谋佐其家政及景曾大故仲安既除丧即曰先人勤苦起家盖欲积有余以及人况聚而能散礼经之善教也元康敢不力乃以其岁所入十分为率三分以膳老幼与凡家用三分以供公上贡赋及官府百费二分积蓄以待水旱一分赈恤族党姻戚乡邻自亲及疏各有等差又一分贮之别所以待亲友之有患难者随其轻重量力周之遣嫁孤女收养孤子义之所在知无不为休宁有务官以亏课鬻二女陷倡家百计求赎之使复为良设立社仓时其出内以济里社之贫乏弛其息不取又尝欲置坊局储善药以救疾病为不乐善者所沮朱文公旧有祭田百亩为族人之无藉者所盗卖朝廷既立文公之庙于婺源讼之有司数年不得决官民交相诟病景曾尝语仲安曰他日稍有赢余当以其价予民而归其田于庙至是仲安追思景曾之语鬻其材木之山得钱为中统钞者一万五千余贯而文公之祭田始复其它济人利物之事累数之不能终事母程夫人尤孝谨求新鲜于山泽取珍异于苏杭时其饮食体其温清无不得其志焉至正十有二年二月红巾贼至饶州仲安与乡人集丁壮结保甲捐财出粟以供费用及贼至婺源知官军皆败走度民力不可支乃籍乡里之贫者计口给粟使携老幼入山逃避四月郡城陷贼购予甚急予将死之仲安谋于诸生曰家破可以再营先生死世岂可复得吾将倾家以解是难乃使其从子深与吾弟璉以计行赍诸贼予始得免九月大军克复仲安与深璉首起义兵应之出入山谷劳苦成疾病且革谗语惟云杀贼十一月十日卒年四十有四吾邑之人远者奔赴近者巷哭皆如丧其亲戚骨肉焉予使深主丧事是月廿日出仲安之柩于外以待卜葬越三日贼复至家遂毁焉柩独无

恙人以为积善之报仲安天资高卓识见过人自其幼时为学已与流俗不类及从予遊讲贯益精践履益笃乃率同门为予筑师山书院聚学者而肄习焉予方将以讲授之事属之仲安仲安亦将有不得辞者而遽死也岂天丧予乎天丧予乎乃叙其梗槩立表墓上以识予之所深痛云

郑府君（以文）墓铭 王祎

歙有隱君子曰郑府君既歿之十有八年其子德裕始奉执友唐君桂芳所为状以铭来请德裕之言曰先君子德有以成己而寿不及艾也才足以用世而名不及显也惟是葬且久而墓上之石犹无文以刻先猷遗范将无以暴于后世不肖孤之罪何以辞今幸获交于执事不朽之托窃愿有请也予惟自昔君子负其所有生不克表着于世死因泯泯而无传者众矣今德裕独能图其亲于不朽其可谓孝矣乃阅状迹其所列与德裕言合且唐君其乡先生也为言尤可征则为按状序而系之铭府君讳以文字彦章郑姓世为徽之歙县人曾祖南鳳宋廸功郎江东提刑司干办公事祖申道宣教郎父昭祖元奉训大夫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副总管奉训公先娶许氏生二子长曰渊承事郎平江等处财赋提举次曰深再娶罗氏宋朝列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尚书汝楫之六世孙奉直大夫新安通守鼐之女生子二人长即府君也府君生而凝重状貌伟然甫七岁气象如老成人读书过目即通大义为诗歌语出人意表奉训公爱之甚延名师训教之常曰此真吾子矣不幸奉训公遽捐馆承事君方遊京师纵万金以结客久留备宿卫而深又蚤世于是府君独奉罗夫人理家政内外井井有条遇事应物随其巨细缓急处之若丝理栉比不少紊年饥减谷价三之一以赈贫乏乡党宗族称其厚德无间言而产业视旧日益加承事君之家食也治园池构亭榭日与宾客壶觞丝竹以为娱府君左右承顺得其驩心而罗夫人春秋高且寢疾久府君奉汤药惟谨夜则稽颡北辰愿减已年以益母寿及居丧哀毁骨立人有所不堪抚承事君之子咸有成立女各得所归其孝友纯笃有如此府君识度明朗气和而行夷雅不嗜仕进而乐从贤士大夫游与之游者咸服其德器自谓弗及也至正癸未郡府列其行义上于行中书南行台杨公衍饬曹公复亨皆名御史也复剡荐之当得官不报壬辰之冬盗及其境以物色求之将强之出府君忧愤疽发于背而卒十二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元配程氏浙东宣慰副使相之女继室吴氏子男二人长即德裕次德坚女三人适汪诚程辐戴琥葬以甲辰十二月某日葬在宁泰乡小千山之原铭曰有丰以殖之孰夺而嗇之有振而择之孰阨而抑之吁嗟乎惟命实职之施之获之子孙其食之我铭以勒之过者式之

南雄路儒学正白云先生唐公（桂芳）行状 鍾亮

先生姓唐氏讳桂芳字仲寔学者称白云先生其先始祖讳承昞京兆人从宋高宗南渡为新安太守子孙因家焉曾祖讳廷隽宋登仕郎祖讳虞治周礼以待补出身由婺源严田李氏继登仕后配程氏无子侧室有子二人长讳元字长孺号筠轩即先生考也博学工古文名重于时徽州路学教授致仕妣徐氏端重柔淑为闺门楷范先生生于戊

申正月三十日甫十岁授业于乡先达杏庭洪公潜夫之门日记经史颖悟絶人每篝灯夜读吾伊之声达旦虽隆寒盛暑疾疢不为之辍教授公爱之甚每夜分以杖叩阁户曰汝休矣勿过于劳也年十五侍教授公游吴庠受毛氏诗于钱公水村龚公子敬卒業而归期待之甚至弱冠贡于有司不利客金陵聘明道书院司训再聘司训于升庠一时名公硕儒若李公青山其二子伯羽仲羽杨公志行丁公仲容李公晋仲陶公主敬接识之顷莫不器重之而商确诗文咸加推让后主句容杜叔良家塾监察御史杨公弘正以文行荐闽南教职御史曹德昭复催举遂擢建宁路崇安县教谕始至生徒星散学宇倾圯于是重修孔子庙庭建斋舍秘书彭公炳元亮为纪其绩筑杏坛自为文以记之时右丞乌克逊公良贞干卿侨寓崇安深加器重开东阁以延之而右丞子煜平章吴公可堂侄琰御史王公德美子通御史朝用子巴延不遠千里从游讲下师道严肃诸生云集翰林待制杜公清碧擅知人鉴尝曰内附以来崇安教官当以唐公清才懿德为第一人以满代去御史安公止善再举入广选铨南雄路儒学正未赴丁内艰先生居二丧哀戚号泣毁瘠若不能为生尝以报亲未足买田附祀于西山庵又买田构祠于藤源以奉祀事未几壬辰淆乱蕲黄盗起挈家奔窜老幼匍匐仅全性命而已丁酉秋我朝龙兴平定海宇天兵东下而歙之版图先入职方氏戊戌太祖高皇帝驻蹕于歙访问耆儒而佥院邓公愈以朱升唐仲实名闻召对称旨有尊酒束帛之赐事载实录邓公尝以礼罗之俾掌儒学秋丁祀事牲醴蠲洁礼仪严整值三献未终知府魏公均祥饮福受胙而悍卒遽攫其肉以出先生恶其渎法盥礼立殿阶上朗读糾劾之文左右莫不震慑为先生危而邓公尤加敬焉退居槐塘上为宋故相程公元鳳之乡授徒家塾买田筑室庐以为终老计所居之园前列三峯乃扁其居曰三峯精舍提刑按察司佥事三洲陈浩记之旧友佥事喜山公行部下车延见相与叙话畴昔酒酣先生大噱起舞太守李公讷命绘为图尝私谥晋陶渊明为酒圣陶先生唐王无功为酒贤王先生自称酒狂唐先生凡岁时令节先生以图像祭享设酒浆陈俎豆举觞浮之不至沉酣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以自放识者以先生有托而逃盖佯狂云门人吕旭特着以传于时居无何驸马都尉王公克恭太守魏公均祥俾摄紫阳书院山长先是书院在南门外毁于兵燹先生谋度地移建于东关县学旁凡士林中劝相木植瓦石构正祠三楹两庑十楹门屋三楹中肖文公傍肖西山勉斋以配享焉宋理宗朝赐紫阳书院四大字其二穹碑龟趺堕城濠中虽经兵革甃城垣而二碑岿然不毁众以为复兴之兆也至是先生兴剞果验戊申太守胡公善暨同知何公翔卿礼延于紫阳书舍开讲壬子千戶唐震朱兴卜筑于登瀛坊尊以师席训其诸子甲寅夏复筑室于乌聊山麓故居旧址扁曰文寿堂日以训子授徒为念虽苍颜白髮而游心经史以自娱乐是年秋七月忽婴卜子夏左丘明之疾然而雄篇巨帙论议英发气不少衰志不少挫毅然以道自任而不以盲疾废当时士大夫学者翕然宗之辛亥夏五月患腹疽之症伏枕几七十日疾已小愈七月廿又一日申时子孙环侍作赞曰两袖清风千里白云萧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三配江氏先卒三十年有男一人曰文虎以明经举

任四川泸州江安县丞秩满调广西郁林州北流县丞以疾卒于官女二人长顺德适鲍添宁次爱德适张仲启继室全氏有男四人曰文鳳歛庠司训以文学举除江西兴国县知县改任赵府纪善曰文麟曰文奎以能书征纂修文渊阁送吏部曰文楷孙男十有二人家庆江安家煜家兴俊民永安保添民寿民信民祺民枢保牧民女孙十有一人长庆适汪庆师寿庆适潘某月德适程遇懿德适汪宗德淑德适汪讨得静德适程继祖添贵适吴益闺秀适鲍某闺贤适吴绵远曾孙男十有四人桐孙官孙宾孙蕙孙芷孙佛荫茂支希孙佛希茂端茂萱茂美荣孙茂英曾孙女十有二人以癸酉十二月廿又六日窆于孝悌乡吕家林癸山丁向以全氏祔先生身长六尺二寸美髭髯双瞳如点漆面如红玉气豪迈老而弥壮虽遭困蹶浩如也每当贵客广会酒未酣清谈娓娓议论风生座客倾听不敢忤视人人畏服而尊敬之其为文一以气为主辞严而理正及其成也神惊鬼愕意态横出勃勃如春涛起涌令人叹赏其为诗清新流丽出语惊人而声调格律铿锵浏亮读之琅然惬听有武夷藁白云集畧四十卷藏于家先生生平澹于利欲轻财尚义与人交洞见肺腑不事边幅而性孝友最隆于教授公敬爱尽礼先生留金陵崇安凡遇生辰嘉会必刻期而归致远方珍果异味以为亲献于诸兄弟怡怡愉愉克勤友恭于朋友危苦则绸恤之患难则扶掖之以协于义此先生履歷行事之大槩也予忝与先生之次子藩府交十有七年矣凡于议论之际文字之间得闻先生为详而文鳳尝以先生之行述未有能纪之者潜然以请予以僚友之谊不敢固辞文辞芜陋固不足以发扬盛德之万一而当世宗公巨儒显而述之则有待也遂铨次其言为事状一通以俟执笔者采择焉永乐十二年岁在甲午春正月望日状（按戊戌年十二月庚辰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访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实姚璉者来见上问之曰丧乱以来民多失业其心望治甚于饥渴吾深知之仲实对曰自大军去后民获所归矣又问曰邓愈筑城百姓怨乎仲实对曰颇怨上曰筑城以卫民何怨之有必愈所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罢之又问尔能博通今古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定天下于一主公圣明神武兼数君之长驱除祸乱未尝妄杀出民膏火措之于衽席之上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上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费多所给于民甚非得已然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仲实等曰诚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上曰有不便者盍尽言之仲实等拜谢乃赐诸父老布帛抚慰之而去）

程先生（平）传 汪叟

先生名平字德正徽之绩溪人也徽古新安郡程为着姓皆祖梁忠壮公灵洗簪纓不坠至平三十有六世矣先生幼夫怙恃然稟性温厚恭恕言貌恂恂与物无竞乡里称之素与里人张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盐价事罹法罟凡百余人而波及先生御史廉得其情喻之曰洒于众则汝免矣先生起谢曰家世业儒非义不敢为平不幸为人所诬而又诬人欺天者也天可欺乎宁以身待罪御史深叹异之寻谪延安与郡人朱仲杰偕

行仲杰悍戾不以道相遇盛暑同休憩道旁树下仲杰曰德正守行李我前问店乃趋酒家久不至俄暴雨水漂其行囊先生自救不暇仲杰还盛怒责偿于先生先生如数偿之不与校迨至延安仍与同处仲杰以医自托于梅百户明年仲杰卧疾知不可疗以其所有尽寄之梅曰必吾子至乃可付之既卒梅调守他郡仲杰死先生又备棺槨衣衾而举之或曰其人待子如是独无憾于中耶先生曰彼自亏其德耳且与同郡而生同患难而来死无所归于我乎殡闻者莫不叹服朱氏子德生以母命来省覲行至汴闻其久已死而囊篋又为梅百户挈之他往中道还家给其母曰吾买地葬父于城东矣又出其所携衣曰此父遗物也越三年庚申先生子寔往延安省侍遂命负其遗骨归绩溪信报朱氏子令迎柩还葬德生怡然不复顾丙寅秋先生自延安归知朱氏柩尚留殡后园不悦曰延安数千里尚为负之归由绩溪距休宁仅百里岂可九仞之山而亏一篑之功乎且其子既给其母必惭惧不来即命孙通为送至其家其接人待物存心忠厚每如此子寔字以诚亦刚直尚义有族弟以忠由河南永宁令转知潮州程乡县洪武乙丑以忠之子泰乙年稍弱屈实与偕中途闻以忠因事系狱偕侣求回寔变色责曰汝父官所坐事正当捐生赴救舍之而归独何心乎偕侣曰将如瘴疠何复叱曰但当力以赴援瘴疠非所恤也至潮阳月余乃还过文江果以冒瘴而殒年五十有一丁卯冬其子通冒风雪往奉柩归葬通年二十三由邑庠升礼部试入监学

论曰先生忠信人也古人有言忠信之人可以学礼孔子亦曰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夫忠信质之美者也由之以学焉斯可以为圣贤矣呜呼急功利尚奸诈亦云极矣焉得有如平父子者之死不违信义者乎之死不违信义是宜作传以传不朽故为程先生传

程氏（国英）墓志 朱升

士之立于世也莫大于报本善其亲以及其族里达则施于一世斯可谓报本矣夫天地生我者也秀气毓于山川庆源于宗祏而礼托于父母斯四者有身之本也父母劬劳不忍言也已我之生也而立也族之人由亲而踈迤而遠其愜我谓何妣祖之愿于我者犹我之愿于孙曾也存恤所以为不忘也显扬所以为不辱也曾是不顾念虽爵位压朝着勋名满天下可以不腆于族里可见翁媪于地下哉果无媿于天地生我哉吾是以于里人程国英而有感也国英幼不好弄长而知向学既冠慕古人为壮游遊商迤至滕薛城有任中丞某者致政里居国英事之数年道德之懿文献之粹日有所得至正四年年踰三十南归徃役于县县宰唐子华名士也苦县事烦弊不理叹曰安得一明快吏集吾事乎一日覩国英于庭而异之与之语有契执其手以上曰吾事济矣且使佐治诘捕事国英感激道不隱贤凡其学之所及而力可为者勉勉焉官若民咸赖之凡胥吏恒恣官民所病者人不得以几微疵议之也十二年蕲黄兵蹂郡邑自是四五年间胜复者不一杀伤余烬东奔西避所谓出百死得一生者而能间关委曲于胜负之间家之人无失所者里之人卒以保完无罹横祸者风波既定县之竟内视平时不耗斁如此乡者百不一二焉故居临驿道既毁矣乃作新居于水东重屋面山正为屏树名之方山楼居之右

圃中有亭曰时止日灌蔬种花竹可憇也乱后有此可谓乐矣弟佑早亡孤遗三人长者亦不满十岁既成立之皆有家矣兵乱时县之官有身罹祸而遗无依者二人亦既成立之矣新居且完祀有祠堂客有馆矣里人之相处有礼俗供公上有程下至为舟以济涉皆有常惠矣于是郡县举为贤良以病不能行数月竟得终于牖下明年其子宗奉治命以葬以客陈鉴状请叙以表其墓焉叙曰徽州休宁县黎阳乡怀仁里国英所居也仁其名静翁其号也东晋新安太守元谭陈开府仪同三司忠壮公灵洗其上世也号南溪翁者其先祖也考讳端而妣之氏沈也寿童者子宗之子和嘉善者弟佑之子也张悦吴宁女子子之夫也赵庶者孙女夫也延佑甲寅九月二日其生之时吴元年六月一日歿之时也其配徐氏先年七十卒葬于时止亭右侧国英所自营而今合葬焉者也呜呼国英有田劣一顷家余费不一金仅效小用于邑之事而能知以报本为大而力行之立其身善其亲及其族里所就如此使其稍进于是效一官以展其才用得田禄以周不足必大有可观者而止于是常情慊之矣昔乡先生鄂守罗公作忠壮公庙记首叙夫功名之士不可以归见乡党族人者读之感泣羞愧者十人而七八呜呼若国英持其所就可以见忠壮公于庙廷矣而又何慊焉故乐为叙之而复颂之以诗也诗曰

若稽田是荐蓁贵者身身有本身之本道之存葛与藟庇本根程君无官寡费力乡闾丧之踰亲戚江濱之积碣数尺泊舟观者劝尔德

故城县丞汪先生（德懋）行状 赵锁

先生讳天应字德懋以字行姓汪氏世居新安唐初越国公华保镇六州赐庙食其长子朗州法曹建二十二传至良佐族益蕃衍自歙下堠迁休宁罗墩距万安不一里许先生七世祖也先生曾祖庚宋太学生元初不受征而死妣朱氏祖鼎元浙东茶盐都转运司副使妣金氏考通饶州路税司提领妣吴氏先生六岁失怙母鞠育之比入小学发愤励志虽隆冬盛暑未尝释卷久渐成疾乃辟家塾万川之上延环谷汪先生而受业焉既又从学东山赵先生遍谒诸前辈若待制师山郑公学士风林朱公春坊贞一汪公东阜陈实卿隆阜戴尚文俱相师友同里任牵初则相视若兄弟然讲贯尤密于是学问大进经史悉通环谷先生嘉其笃志以清苦名其斋业益以精其究麟经尤深达其旨尝以疑问请质东山先生凡三十余条究极性理之说远近争聘为师先生随材施教不厌不倦子弟各有成就至正六年县尹唐棣征各郡名儒扃试延前贡省元李廉为主文外郡来就试者五百人仅取二十五人先生与焉值疾作不果行元末兵兴避地松萝山中至正丙申院判汪公同兼保领镇休宁起义学于商山延先生为训导居数岁圣朝混一洪武辛未春以秀才被召擢故城县丞抑强扶弱莅政廉平不苛以察私谒无敢闯其门居岁余为逋租事所累谪居凤阳遗书戒子云古人处困而亨俭德可以避难最是日用饮食要节俭我清苦自名故难中易过毋以我言为迂所藏经史子集宜珍藏之又寄诗以勉其从师讲学虽居颠沛未尝顷刻忘读书之志三载而终寿五十四讣音之来闻者莫不哀悼生元至治二年壬戌正月十三日歿洪武乙卯九月十三日葬鳳阳府鍾离县西

南十五里曰西屯娶石岭吴氏有贤德事姑孝能口诵孝经诸诗性弘雅人未尝见其出傲言善理家不以勤先生无子立兄恭之次男正宗为嗣二女长适邑南程公善次适同里邵彦实孙男二长谏次回回以俊秀选为邑庠弟子员惟先生家世儒业孝友天至性资严毅衣冠整肃平居交接仪容俨然亲族长幼莫不敬畏幼孤亲训之学底于成而先生事亲虽流离之时养志不违安人歿于艰危之秋而先生丧葬尽礼清修苦节甘于淡泊客至终日危坐谈论道义无倦色虽习举业而古风近体尤典雅可追古人而不苟作环谷先生编春秋纂疏及辑通鉴纲目考异先生时与折衷及东山先生之没尤笃气谊搜其平日所作诗文编次成帙以传锁以先叔东山之故叨陪先生几席甚久勉励训诱受知惟深兹忘其固陋述先生履厯大槩俾来者有考而立言焉时洪武二十二年四月望日门生赵锁状

征士程君（吉辅）墓碣铭 薛远

太常卿兼翰林侍讲学士程君以书告远曰惟先高大父征士君之葬未有铭先襄毅公欲请于执事未果也敏政不佞尝摭拾遗行为阡表一通然违世既远事多漏书近考诸公牒家乘而谗夫失爵之故谪戍之由尚未之白失今不图则使先德遂将泯焉敢以为请远与襄毅公同榜进士平生之托岂可孤也乃序而铭之序曰君讳吉辅字昌佑晋新安太守元谭之后也太守十二传至梁将军忠壮公灵洗又十四传至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澹子孙极盛其居休宁陪郭则自中丞次子南节公始南节五世生宋开州团练使全死节于金子先孙永奇并受学朱子永奇五世生荣秀君曾祖也元江浙儒学提举妣刘氏彭城县君祖文贵饶州路德兴县铜冶场提领妣郑氏考社用荐为承奉班都知不赴妣吴氏生二子长即君次国胜事太祖高皇帝为帐前管军上万戸死节伪汉追封安定伯加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安定侯谥忠愍庙食康郎山君生而端恚气宇不凡美须髯长及半体见者以为异人从学陈实卿赵子常二先生涉猎诸经史尤好兵律星筮之学要必为有用至正末红巾盗起婺源人汪同起义保州里忠愍侯发兵应之君悉力持家以佐军需会天兵下徽州卫国公邓愈得君兄弟奇之送京师入见君固辞乃留忠愍侯置帐下而释君还洪武庚戌诏江南诸郡县大家一人赴阙君与行上亲御奉天门赐宣谕将留官之君复辞归丁巳求诸功臣后而忠愍侯无子有司以君应诏时汪公广洋为丞相汪公之先居休宁旌城忠愍侯夫人其从妹也君因客其家汪公为言于上将俾嗣爵而难作君亦被系获免凡汪公建白一切报罢君既归益韬晦郡邑累征辟皆不就壬子黄公希范出守徽郡与休宁令有旧好令数遣君遗书黄公黄公雅重君每事咨访或屏人与语至夜分乃罢是岁太宗文皇帝入靖内难黄公被罪休宁人有憾于令者奏其事诏俱逮之君之子杜寿亦上言某尝以书算在官与黄公致书者某也老父实不知由是令坐重辟而杜寿发从戎河间君居家严而有法尤笃于行义周贫恤匱至倾囊弗悛晚岁家益落去隱邑之葆真山不复问世事日与道流者居怡然自适初伊川先生子孙从南渡居池州一还居休宁与陪郭程氏互相择继君虽出南

节实伊川之裔也永乐戊子十一月十二日终于家享年七十有九距生元至顺庚午十二月十五日配吴氏同里人克相君子嫔■〈尚阝〉称之卒年八十有五合葬县东北三里水桥干子男三人长即杜寿累赠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次元泰福建尤溪典史次道宗孙男五人长晟初赠吏科左给事中累赠官如其父次斌次昱次宣次旭曾孙男八人长信正统壬戌进士历官中外为时名臣赠太子少保谥襄毅次佑沈阳中屯卫指挥僉事次伦次俭次伟次俊次杰次佾玄孙男十九人长敏政成化丙戌进士及第历今官正学高文时论攸属次敏德詹事府主簿改判蕲州卒次敏行敏功敏文敏通敏事敏聪敏时敏恕敏膺敏芳敏亨敏哲敏庸敏宏敏才敏坚敏导五世孙男八人长垣早世次坝锦衣卫百户次圻次垵次■〈土岂〉次坛次堂次埏铭曰

呜呼苍天报施善人不在其身必在子孙卓彼程君趾美韬真勲猷未建而发祥于曾玄者甚伟爵秩未加而延庆于武卫者方殷惟前之屈惟后之伸是宜执笔大书为来者劝而永其闻乎

孝则居士程君（可绍）墓表 赵沔

君姓程氏讳可绍字致和徽之婺源人也其先世居邑之凤岭至君之高祖宋待补上舍子敬迁高安镇西居焉曾大父仲贤大父震昌父子英皆乡义士而君承先世诗书之泽幼从伯父林隱公复心与云峯胡先生学修身谨行克自树立乡有不给者周之有急难赴救之里有税场官每事咨君得无败事他如葺桥舫以济涉施汤茗以惠渴者一乡德之中年由高安镇西徙居中市溪北筑亭水滨曰观澜为延师教子之所危学士太朴为书二大字揭之楣间至正戊子汪尚书叔志胡山长世佐朱进士公迁皆咏识之居之左起屋立龕奉先世神主取大雅诗语题曰孝则堂丹阳尹黄公子厚为之记刻朱子孝经刊误以励后学乡先生仲鲁汪公伯武王公为之序而林隱公与之编辑世谱勘订经传惟日不足岁壬辰红巾盗起时下令民有擒贼首从者予爵有差趋令要爵者比比然君曰人生富贵各有命以人命而易功名亦奚安哉乡之蜂屯蚁集者君以正道化之多屏息癸巳冬母孺人以寿终君居丧尽礼一门四世雍睦如初是岁旱遍野忧惶君斋祷于禾嘉潭龙湫而雨甲午又旱君发所积以赈不足则散所储帑帛问余他郡人以是益贤之丙申挈家避乱衢饶之境邑之豪士首辟君辞不赴语使者曰人生百年遭此厄偷生为幸何意功名乎再避难德兴之文港芦坑临终语诸子曰风尘瀕洞至此极矣谨身保族若等勉之言毕而逝君生元贞丙申三月二十一日没至正丙申十一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一娶同邑中山隱者祝公寿朋女讳隆性慈惠笃孝敬闺门肃然一宗慕之生大德丁酉四月十二日没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五日子男二礼用达道女四柔德适潘润德适吕意诚适张意德适李君墓在里之南岸之原噫君昔与予遊师山郑先生之门情好深厚其婿贵武吕公西岷李公复以武备咸集雄峯翼继又以文事会徽府而礼用达道明敏博达信君之德为有后也一日达道过予东山精舍奉君行状再拜曰先人捐世今已五年生不能致孝养歿不能发幽光为罪大矣先生于先人知之为深愿赐以文

予既悲君之未遇而又重其子之请也敬叙其梗槩如此庚子岁七月既望书

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

（明）程敏政 撰

○行实（遗逸）

高安处士程公（达道）行状 祝彦晖

公姓程氏讳达道字彦达中易敬之世居徽之婺源由鳳岭迁高安曾祖震昌祖子英父致和人称孝则居士公性资谨厚尤笃孝义识趣高迈议论不凡伯祖复心先生爱之教以四书大旨尝侍外祖舅显夫说春秋从贡士胡先生仲彝学于松萝又侍其族叔均度于高安溪上之观澜亭为学不倦所造益深事亲行己待人接物一循于礼而有权度人敬惮之州县儒学累兴科举即占名前列秋闱贡举累试不利值世变侍亲避乱山中父兄俱丧毅然独立时天戈始至访求高士公乃出奉命下德兴招徕其邑之大家如李西岷王必先祝汝明叶贵明后皆显宦于朝是时巨室多以丰财殒身惟公独以恬退谨畏自守保其孤弱人莫能欺皆为学之效也有识者称为独醒翁先是军籍多不役民以田粮私入军籍官中征敛毛起民役愈烦徃徃颠蹶众不便将言之莫敢为首公身任之有司以闻获免役遂均民方苏息洪武八年秋郡县以朱子庙宅倾颓檄公徃佐之役公夙夜躬勤出已帑以给羣工不日告成程氏始迁婺源祖自唐检校尚书湘公而下墓若干所公每春暮率族属汛扫凿石以示永久又与从子邦宁徃歛拜始迁新安祖晋太守元谭公墓时民以太守之墓地为园公率歛宗人仲宁仕征赎复之求立石于墓前以志中岁筑室南村有水石林壑之美号南村老人时樵墅韩公贞一汪公孝友叶公爨庵王公东山赵公皆一时老师宿儒公皆与之相遊处久之复还故址之南溪湖上更号己矣轩遵父命于居左翔孝则堂以奉先世神主神主之阴公各为之赞临溪起楼三间曰亦政刊朱子所书敬斋箴宋司马公所书家人卦于壁积图书先贤墨迹于其上暇日编歷年纪实及程氏孝则堂家教辑録一卷曰养子须教读书曰嫁女先要择婿曰娶妇必论家世曰田园贵能守成曰持家务得其人曰生财务得其道曰丘墓必以时省曰祭祀必以时修曰待宗亲要当以礼而不失其亲处乡党要当以和而不失其正责己必严谨责人放寬恕曰好师友必须亲尚庶有讲明见财利不可贪嗜防其陷己列为十目各为一章论之年五十即自营冢圻而志其墓又自赞其像与神主之阴其言皆述全归之理达死生之义类古之有道者公生元泰定三年丙寅八月九日终大明洪武十有四年辛酉九月九日寿五十有六配同乡环珠里中山祝氏文学德夫之长女讳贤生至顺元年庚午六月八日终洪武六年癸丑八月十五日寿四十有四孝和恭惠先君与吾母遇之最厚兵燹后与伯姆孙皆以不及事公姑为大恨春秋克相祭祀事夫尽妇道乡党间竟以取法其德性行实有不能备述者继室湖南白氏侧室同里黄氏子男邦直女深适德

兴文港李子同汪适中平江永春汶适文港李文岳祝氏出也沂洛黄氏出也洛适中山祝有常源白氏出也公葬里之南岸朱紫坞亥山巽向公之行实多见诸儒文辞宜不可赘第以邦直乃彦晖姊氏之子而彦晖又与公为内外兄弟敢述其大槩以慰其子之请俾乞铭于当世之大手笔而志其履行焉洪武丙寅八月望日中山祝彦晖谨状

汪氏孝友二士（耆英汉英）传 陈鏊

汪耆英汉英者休宁安乐乡人也当元至正壬辰红巾兵起蕲黄乱江东剽掠村落耆英与弟谋曰吾兄弟不幸生遭世变而年壮力强盍相与倡义保障一里以安吾亲汉英然其言于是率勇敢士以拒敌者数矣一日仓卒寇至耆英与角力不胜坠于陷窾大呼弟曰吾弗济矣汝亟脱身以奉亲汉英闻之奋勇死战贼方散去遂援兄起俱全于难耆英谓弟曰今居当冲要兵燹无宁日万一陷白刃谁奉亲终乎不若隐遯以济艰难遂相与奉亲挈家累寓亲故间关数年迨我高皇帝一天下再迁今之和睦乡兗山居焉爰弃武事耕读为业养亲以安或劝之曰以子之能当为国家用乃自屈为乡人乎君曰遭乱世而能保其身以全其亲得为太平之民足矣又安敢求荣哉知者以为遗安计也优游晚景寿考而终乡人号曰孝友二士其子观胜恐久而事泯求传于予予惟百行莫先孝友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自世乱道丧骨肉相残求如二君者几何人哉噫当坠身之际微汉英不能脱虎狼之厄微耆英之谋岂能全父子兄弟之恩恩义兼至可与古人孝友媲美矣抑予闻君之远祖越国公当隋之乱保障六州庙食百世大有功德于民君之立心行事不媿越公后世必有显融故书之以励夫世之德鉏耨紵臂者赞曰

元季乱离人民奔驰君独倡义欲济艰危力不能支坠于坑塹弟感兄言奋死一战寇兵溃散我身得全相与谋议奉亲东迁于孝于友死而不朽不显其身必昌厥后

孝廉程公（孟思）墓志铭 俞韶美

程公孟思歿而葬且几年嗣子敬夫自为状来告曰先君子智足立事不轻于有猷才足适用不屑于有为修身慎行获保首领以歿三子惟仲方长惧无以昭先德敢请志诸墓以示方来按状公讳宾赐字孟思姓程氏徽之休宁人先世自休父为周宣王司马云仍骈蕃隐显不一至东晋有元谭者为新安守卒官因家于兹十二世曰忠壮公灵洗梁陈间以拒侯景保障黟歙黄墩至十一世孙迪宋休宁簿有善政子照卜居山斗照九世孙安节宋季为京西招抚司义士军副将兼统领生掌书峒即公五世祖也高祖华仕元为帅判曾祖仁祖相卿生三子叔贤叔志叔祥叔志即公父也配陈氏公生严毅有志畧元季盗起举家避地剑潭洪武甲寅还故居公甫十三即能率丁夫于池州斫海船木起赴郡咸誉其立事之早未几朝议以戊戌自实田或未实改造洪筮公言于众曰朝廷虑豪户诡寄靠损贫弱吾辈岂可复踵前弊以蹈不测哉一秉至公毫髮不少假至今赖之石灰山之役公与兄子初偕徃灰折多谪浦子口种苜蓿继奉恩旨凡后工役者许西河纳米五十石赎罪公蠲已帑以倡诸父昆弟不期月初亦获释尝自婺源伐巨木五千余由饶湖抵京至安庆和卖之令下亟以状闻请输官太祖高皇帝嘉之命光禄赐膳又

命内府给价酬其直公神清声长面方耳耸事父母以孝闻叔志素嗜闲弗任家事一姊与弟孟达既长独力为之聘娶邑令周德成举公孝廉弗果行乡人遂称之曰程孝廉云公于天文地理阴阳卜筮诗书六艺无不涉猎尤长于医然刚直太过易与物忤每遇贫弱有横罹强暴者身当之见雅德君子则和气盎然如阳春然晚建观稼步云二楼督子孙耕读又择山斗佳胜处为八景播之声诗以自适公生元至正丁亥歿永乐甲申享年五十有八配古林黄氏先公十五年卒葬本里金家山男三人长仲方即敬夫次季方礼方继室西乡毕氏后公数月亦卒孙男八人曰维崧维岳维仑维岷维崐维嶷维峦维蓉孙女三人先是公族兄伯叙尝谋葬于泰塘穴未启也公歿敬夫请焉伯叙慨然曰昔二竖交攻瞑而父更生之德久未获报今乃若尔即同穴而葬庸何伤命工凿石为一穴而葬其左铭曰

程氏着姓肇自休父总统六师克播皇武迨至元谭官于新安继以忠壮功业桓桓盛德之后必有余庆公之生也幼而脱颖器宇轩豁志气超羣才迈于用德润其身外隆师友内睦亲族孜孜于善惟日不足技艺毕给尤长于医弘济天阨跻诸耆頤泰塘之原佳城郁郁宜尔后来子孙蛰蛰（山斗八景图记新安大好山水而休宁视诸邑为滕由邑而南羣山如龙清溪如练翻者以翔鳞者以泳晴岚翠靄晓夕百变而尤胜者莫山斗若也山斗负山带河为一关之壮东则鸡龙之山天井在焉南则芙蓉诸峯突出献秀其西与北则燕溪清溪二流汇为剑潭由浙江而东注于海此其大都也然土沃而饶利民质而好学程孟思氏世居之好事者即其所居之胜目为八景曰剑潭浸月曰玉石生烟曰清溪柳色曰黄浦荷香曰方塘水活曰迭嶂云间曰燕谷樵歌曰龙华钟韵又从而咏歌之盖将有取于考盘之诗也壬辰后居室毁于兵者大半而存者无几锋镝纵横畧无宁岁其父老莫不相携去之越五年国家大兵东指羣盗骇散洪武以来号为至治其散而归者亦既辟除榛荒而修其垣墙易其田畴为之播植懋迁有道而富庶又几于昔矣于戏运有兴废而人物由之而盛衰独溪山之流峙者不相与同一变灭是则所谓八景者可无重纪乎孟思与其族人之聚于斯者读书足以继先志治生足以奉公上所谓居畎亩之中乐尧舜之道者八景盖有助焉宜流于永久而子孙是式也洪武乙亥冬十一月廿一日歙县知县李梦鹏书）

吴处士（逵）墓志铭 曾榮

吴处士既歿三十余年其子同谒于予泣而请曰先人力为善而不获施之当时显于天下今墓木拱矣而石未有文恐终无见于后世孤之罪也幸为之铭予哀其志辞不可遂撰次而铭之按状处士讳逵字希道桂林其自号也上世繇姑苏来居休宁五季间有讳皓者复徙邑之璜源诗书相承代有显者高祖申宋江淞漕试授登仕郎曾祖铢祖应紫领乡荐补太学上舍生父君仪元饶州路医学教授母汪氏旌城望族处士以至治壬戌十月二十七日生幼颖敏好读书不啻饥渴之于饮食弱冠授徒于乡屹如老成人乃侍父宦游元都博学洽闻公卿贵人皆器重之里俗或乘丧嫁娶恬然安之不为异处

士遭父丧聘而未娶宗族亲戚皆强之处士厉声色以拒继有来言者輒抚膺号恸欲絶强者惭而止苦块居庐几至毁灭元季兵起羣盗蠡起处士周旋其间孙言危行未尝为不义屈盗亦无敢侮之者乡民胡仲德聚众攻剽执里士黄伯宇金万全吴善夫吴伯原将杀之处士驰赴谓仲德曰是善人也杀之不祥仲德即解其縛纵之后数人者望见处士輒举手加额曰生我者父母也再生我者吴公也处士既没皆为服丧三年处士尝与弟希荣同隶戎伍既而转戍永新而希荣留家田去籍为民处士独任其役无一语怨恚竟以长子代归晚际天朝海宇宁谧而家道小替处士布衣蔬食居常欣欣然无不足之色平生谦退周详动止有常度所过无后言所居无恶声虽宴闲独处必正襟肃容凝然静坐见子弟必具衣冠室庐狭隘必洒扫蠲洁乡党有孤嫠者必竭力周之惟恐后贫不能葬者必资助之母年八十尝感风疾数年处士治汤药视矢溲虽甚劳惫终不委之家人洪武戊午五月二十八日终得年五十有七配汪溪金氏有贤行乡闾称之男四人欢諠寿同欢寿皆先卒孙男五人德符箴骥德征德懋以庚申七月二十日葬里汪旨坑之原处士好为诗春容幽遠浑然不见雕琢所著有桂林集都是春集若干卷藏于家同字和中永乐初以善书选入内廷有文学克世其业铭曰

吴氏之先粤繇仲雍世家姑苏克振厥宗分居休宁爰自五季皓迁璜源有衍无替暨于处士炳蔚其文蓄而不施厥声以闻孰畀其材而嗇其寿畀将畴司嗇又奚咎所得则少其存孔多天实为之人其谓何苍山峩峩墓道有石后有考者请视斯刻

金处士（祖寿）墓表 江秉心

休宁南街之金公孟起卒卒之夕闾巷之人奔走而告哀者相属于道邑为之罢市乡之耆老宗亲姻党莫不咨嗟涕洟以为德人亡矣遠近是非孰与之辨颠连孰与之恤强梗孰与之厌服其心吾党将何所倚赖乎殡之日相率聚祭者五百余人县大夫泮庠与搢绅诸生与夫黄冠緇流肩摩踵接莫不追送于南门外百里之内三农士庶奔驰执紼而效虞殡之歌者又千余人呜呼孟起何修而能使人悲歌思慕于既没之日若是宜伐石而书之以告其后之人焉按公讳祖寿孟起其字也姓金氏其先出汉秭侯弟侍中伦家世相传遠有端绪曾大父道父大父伯高考仲善皆隱德不仕孟起为人曾次明白不设机穽倜傥好义与其弟孟宾同心克家岁时节朔拜奠其先世丘墓极孝敬见饥者与之粟寒者与之衣颠连困苦与钱久则焚其券乡闾有讼纽结而不能解者县大夫则命孟起孟起当稠人聚讼间曰某也直某也枉某也许众莫不怙怙畏服陆梁遇诸途亦加敛戢而加敬焉缙绅与冠盖之士至其家则倒屣迎之无日不椎羊酹酒自遠而至者为经月留宾忘归而主无厌也邑之寺观庵宇有废弛者孟起亦倡而修葺之永乐间邑令陈綬守己廉慎因他事负累发山东驿递孟起遣人赍白金徃助其困宣德初举行钞法监察御史何公文渊至下令通于一邑孟起跽而进曰褚币涩不行自古有之休宁之民商少农众愿出已钞十万贯以苏一邑之人公纳之众莫不歌舞其德孟起风神洒落善谈论贵义轻财皆此类娶程氏生宗道先卒继吕氏同邑建昌令公大之女生宗敬

孙男六人温润岩俊岩相岩英岩秀孙女五人孟起生前甲辰二月三日终于宣德戊申其卒之月日同其始生之辰享年六十有五葬于邑西五里葛川之原予尝闻其邑之人曰仲善当国初归附时隶王驸马幕下掾元季徽之民占籍为兵者千余家驸马公得其籍欲没入为军仲善委曲劝谏乃将其籍而焚之终身不以告人及生孟起名闻朝着说者谓仲善阴德之报苏文忠公有云善恶之报至其子孙而后定岂不信然呜呼孟起没矣邑士吴君以声为着其状翰林侍讲学士曾公鹤龄为铭诸幽正统庚申秋予寓钱塘日又得其遗事于其乡之父老其子宗敬复拜泣求予文表诸墓春秋之义发幽阐微予故窃取其义列其生平行事之实于石揭之墓道且以慰其乡党宗族之思云

征士程公（杜寿）墓志铭 王直

公讳杜寿字子龄姓程氏世为徽之休宁巨族其先世详见朱学士所书公叔祖安定忠愍侯国胜之碑公之高祖荣秀仕元为奉直大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妣刘氏封彭城县君曾祖文贵宣义郎饶州路德兴县铜冶场提领妣郑氏祖社至正末用荐为承奉班都知不赴妣吴氏考吉辅国初耆宿也妣吴氏初耆宿君祷于唐宰相杜黄裳之庙而生公故因以名公生秀颖异常耆宿钟爱之遣从乡先生游博习经史下及医卜地理法律之学又从故詹中书希原学书洪武中有司荐上京师公恳以疾辞归専以耕读为事每曰古无不耕之儒亦无不学之农县大夫将聘为塾师而民与县大夫交恶者上言及公诏俱逮至京谪役临濠又北戍沁州转徙卫辉所至登临懷古畧不以夷险介意者壮之未几南戍桂林未行改沈阳中屯时河北乱后荡无居人卫使率所部辟草莱剏官府画屯戍而主者武人一藉公赞之公考验地志酬答公移上下逡迳犁然有绪中屯寓治河间自永乐宣德以来歷姜涛许侃廖谟三守皆贤而慎许可每独造公竟日所语皆先贤格言故事未尝及私也公既植家河间而亲闈祖域遠在江南岁时南望再拜挥涕已而父母相继卒公匍匐走数千里奉襄事挈其幼弟原泰与俱北教养之原泰遂以布衣从尚书黄公下交址授县官公见诸孙信有遠大器资遣为学生躬督励之曰先世多名德而中戢于吾所望以复振者在汝汝可不自力乎信果举进士通朝籍公晚岁益端居自适方见其孙受禄养而长子没公哭之哀遂以正统丙寅六月五日病卒享年七十有五时信方以父忧家居含遂赙敛悉依治命如礼配汪氏同邑名族女有贤行子男二长晟次昱俱先公卒孙男五长信今吏科给事中次佑次伦次俭次伟孙女五长适儒学生白瓚次适儒学生王哲余在室曾孙男一曰敏政予闻之廖太守云公平居敦孝友教子弟严而有法与人必以善道不媿姻手所笔録动成卷帙细书楷画虽老犹谨殆类乎古之笃行者其言盖不诬也信将奉公葬河间城东金沙岭之原以廖所为状请予铭铭曰有歛程宗世德允隆猗嗟征士孰阙其逢不耀自躬有孙奋庸我作铭诗式昭其终

朱处士（复得）墓碣铭 杨宁

永乐九年辛卯夏五月六日歛处士朱希生以疾卒于金陵寓所弟希同奉柩归以是年十二月二日葬虎儿丘之原今四十有二年矣其孤惠奉书并郡人吴以声所述事

状遣其子长宗走京师诣予书畧曰先人墓未有铭恐遂沉泯敢请刻辞用光泉壤而名永长存予先尚书教授徽庠时与希生文字友惠又予所知者今遣子数千里来予虽芜陋铭恶可辞耶按状处士讳复得希生字也上世居休宁之月潭后徙歙南之杏城因家焉曾大父景太大父元凯父贞佑俱隱德弗仕母洪氏处士颖敏明达博涉羣书有大志尤笃于孝友年十四遭父丧时伯兄希潜先卒仲兄希仁客闽中而希同尚在髫髻独处士以幼年当大事衣衾棺槨尽礼衰麻哭踊中度虽老成人不之过也以未有墓所日徒跣从术人董得章者求之卒得吉地沙丘之阳葬焉复作堂墓南以时省祭其间又明年仲兄死闽中处士时年十六匍匐数千里归其丧人以为难母孺人在堂奉养无不至务得其欢心事二嫂恭谨未尝少违其志母没丧葬一循礼制因作二嫂寿藏母侧后二嫂皆守节以终亦处士事之以道也抚希同底成立友爱纯至处乡里尽恩意济人之急恤人之患为之惟恐后里有程仲芳程胜三者举家疫人莫敢近处士独日至其家药之饮食之二家赖以全活他事多类此尝虑宗族日就踈遠子孙易忽忘乃更考定家谱支分派别有条不紊先尚书为之序后处士以子姓日滋改作所居虽朴不为华而规模宏广居旁构一小亭俯瞰溪流树之花竹日与高人文士吟觴其间名曰止足取诸知足知止意也处士为人慷慨好义轻财利尤乐交文儒谈古道人有善称之不絕口有不善虽贵要直言不避盖磊磊落落士也生于洪武甲寅十一月十四日享年三十八配同邑张氏有贤德子男五长即惠读书操行有士君子风次懋暇良贵皆克家女二人长适方公海次适汪孟洪孙男十三人长宗慎宗裕宗俨宗敏宗和宗富宗开宗嵩宗留宗玄护道宗伟宗惟处士年不配德而子蕃昌足以见积善之报为之铭曰

锡尔贤宜永尔年呜呼处士而胡不然积善在躬余庆自天视此后人瓜瓞绵绵
简直汪先生（文亮）墓表 胡谧

婺源汪简直先生既卒且葬余八十年于今其曾孙福建按察副使进惧其潜德久而就湮也躬具事状征予文以表墓予曩与副使聯官山西尝预闻副使询得治民言国初廷遣茂才官汪某者以给赆猷莅焉有声焯未泯盖识其为曾祖覆诘弗已属予修山西通志将摭列宦迹副使寻遭艰去罔获履歷颠末未果载今征状不诬他行业尤伙是宜汲汲图暴诸而以属予其容以不斐辞按状先生讳文亮字用晦一字士晦姓汪氏初号困学以自励晚更号简直志平生也人因称简直先生其先系出唐越国公讳华十三传至兵马使讳道安镇婺源兵马子团练讨擊使讳瀆分戍婺之三吴镇皆有保障捍御功团练子讳中元卜居镇之上流鱣溪大畷自是世为婺源人又七世宋行省左司郎中讳廷植其配李郎中生竹友讳琮其配俞竹友生见山讳德庆其配江是为先生曾大父母大父母父母也始见山翁祈嗣于下田源夜梦神人指盎盛水族具鳞甲者三顾谓曰斯若嗣也后果生三子伯曰士杰仲则先生季曰士展并有学行先生尤颖出元季兵扰举族避地浙西先生甫髫髻跋歷艰险所至之处皆识之不忘国朝始宁复故里见山以仲兄海樵讳仲恭乏嗣以先生后之其于二天事之举无违礼海樵歿其配俞挈其赀装

媵从依居外氏先生数迎养弗允虞外氏必因利厥有也书籍数让与之力请俞归养爱敬兼至终其身不衰先生善干蛊故居撤而新之拓生业倍蓰旧遗遂以贵雄于乡豪猗倡赋闾县无科山动以数十万缗计先生集众议不便亟论诸官不得已故敛市民构营舍材多腐县官欲令乡民代易之亦力劝止焉洪武岁丙子有司以茂才举先生应诏朝廷试中官之未授秩衔是年命监造旗手卫工役明年命录应天府狱冤抑多所平反老穉株连者悉具以闻会大赦获免凡数百人既又命往山西赉将卒一视所立边功为差录所部狱如在应天不冤一人故其民称之至今有以哉寻命四川清鹺课征蠲惟当还朝俄自引年遂得谢永乐改元乙酉有司复举先生应征贤之诏诣朝屡与一二大臣论时政皆合大臣有荐先生为同列先生力辞复请老归时乡有虎害先生为祷于神以息凡遇旱潦疫疹无不祷祷则应平居乐施与药病槽死食饥衣寒无少靳贷者未尝取息负则不责其偿尤严回正之辨汲引善类殊惓惓焉里人有争求折片言各帖服去每疾堪輿家壤祖墓风水因悉究朱蔡诸家言相得吉壤葬其大父母及考妣凡三墓复中元及高祖七万二祖墓若地之见侵于人者岁时戒族人各封树其先莹惟谨有无藉子夙衔先生乘衅反噬逮系金陵其子浚濡力诉之事几白先生以疾不起永乐辛卯正月二日也距所生元至正甲申闰二月一日享年六十有八初娶于江生二子潼澧继娶于胡生四子浚濡沚溱侧室潘生一子灏女一适江佑年孙男二十一人曰棻者封刑部山西司主事曾孙六十人曰进者即副使也玄孙一百十五人曰俨者德兴教谕曰玺者武昌知县曰嵩者睢州同知葬以宣德辛亥十二月二日墓在武口镇背兵马使兆次先生所预营也嗟夫有阴德者后必昌先生筮仕未显其所庇休于民乃克绍先世垂裕后昆且乘复始之机汪氏将来盛大其可量也邪故为最先生凡行文诸石以诏其后人俾知所自云

处士苏公（丑）行状 苏大

公讳丑字叔武先世居开封宋参知政事易简之后易简长子寿知歙州遂居休宁十二世生圣公之曾祖也圣生恪恪生泰公之考也皆有隐德母孺人吴氏以元至正辛丑六月二十九日生公因以岁名焉公生六阅月而孺人卒泰赘于陈村陈伯仁氏伯仁者邑老儒自新先生之兄也未几泰亦卒陈孺人辛勤抚育一如己子公端重谨审自小如成人自新先生因收教之长益克自树立因经丧乱有亢宗之志乃自陈村还居邑中依其从叔伯远翁翁器爱之教以货殖家日丰裕再迁丑北街藕池之西作大第鼎新而居识者称叹不意彗彗者中兴若此公事陈孺人至孝如实生已痛二亲早逝不逮养凡有作为必谨必慎恐貽父母之辱自新先生嘉之为扁其堂曰务本名公多为赋咏公以族大而蕃谱久未续乃重修之时从父守正为两浙都转运副使公奉以求正且请曰此终为一家私书愿得都司印记庶可传远运副公然之印而序之以归性爱古法书名画不惜百金购之曰此亦足养心性非他玩好可比与人交率以诚恣人有善极口称之有不善委曲开导贫不能存者假之财谷不计其能偿与否见族子侄必奨勉诱掖俾进于

善待僮仆未尝疾声厉色有庆吊必躬往不使儿辈乡党有急难尽力扶持有纷争必为解释晚岁气益壮髮不白八十有四卒以正统甲子正月二日初配陈氏先公四十二年卒继配东门汪氏先公六年卒子六人男二长瑜庶出次瑞汪出先公五年卒女四长赘朱章其三嫁汪武祥汪恺陈英仁孙男八昭旭崑昌明昉晓晋以卒之明年十二月七日葬里仁东乡周村先莹之次又明年其孙昭昌及公之甥汪英以元为公族侄请述其平生为状将以乞铭于当世大人先生噫人生两间有道德于躬足以显扬有功烈于时足以惠利载之史册传诸不朽宜也然考之古史人有一行一善在所不遗岂非亦有系于惩劝哉公以孤童子起家而能孝亲睦族勤生务本周贫息争慕善谨礼斯数者于今之士大夫亦或歉焉而公有之是可书也已立言君子尚表章之

顺天府照磨汪君（有祥）墓志铭 张益

汪君有祥以顺天府照磨疾卒于京其子璉琛侍官所得以躬汤药含殓将扶柩归葬衰经奉兵部郎中吴君永清状泣拜请铭墓石君数从予往来有斯文好铭可辞乎君讳有祥字永华越国公之裔世居徽之休宁父士辉母夏氏自父而上比世皆隐德弗仕然能承守礼法为望于乡君幼颖敏早丧母事父与继母黄克尽孝道友悌于兄武祥甫十岁读书即通大义未冠屹如成人御史何公巡部见而奇之欲补邑庠生其父难之乃止君曰学岂为利禄哉贵在知义而适道耳学愈自力尝遨游江湖所主輒与贤士大夫交闻善言必服膺之观善行则思欲与齐故其材器日就归结书屋于东崖之傍将卒所业适有诏俾郡邑举才德兼备之士知县石首周君亟荐之君固辞不得则来京而镇远侯顾公得以乞君于朝而教家塾君于训诲有方师道尊严与公论议主宾意相洽公受命总神机营兵择人赞画戎务曰宜莫如吾家塾师也即以名闻君于是得官照磨从赞公事君效其勤能而又守之以廉日从营中回輒闭户静坐取经史以观或吟诗或挥毫为草书情自适也众方期其显用而遽没世莫不致深惜焉春秋四十有五君疾革时呼二子告之曰吾不求仕其俛而从仕者将在亲逮禄养之为荣也今禄方得亲幸康宁而吾气息奄奄若此分不起矣为谢吾亲不得终尽子职天也奈何泣数行下遂瞑目而逝实正统乙丑六月二十有二日配叶氏有妇道子男二即璉琛也女二孙男一君气清体癯而自腴于文艺秩虽未崇而欲焉弗胜者使假之年则其所至抑何止于斯哉是宜致所深惜于人也耶为之铭曰

车也可以任重何始輶而即止舟也可以利涉何始楫而遽已天实为之物胡能与吁嗟乎君兮尚德音之永着

百岁程君（实）墓表 家乘

贵三公富万石文章功业名一时者人皆可致之惟寿则有不可强焉者况寿而至于百有余岁者哉非上有建极锡福之君而斯人之得于天者独厚且完乌足致此若吾宗以道君之寿岂直一家之盛哉固海内之所鲜也君与予同出梁将军程忠壮公之后所居汉川其族以宋端明殿学士洛水先生益显曾祖焕祖连父安实皆力善不仕安娶

于吴生君讳实字以道一讳诗其为人淳朴涉猎书史少客江湖间尝以木易粟至姑苏贷人值岁稔悉弃不取而归归更事畎亩不复出力勤孔时所入恒倍家居率晨起呼子弟督佃佣各职其职无侈以肆夜即课诸孙鸣琴读书抵夜分乃寝客至张燕雄谈虽老不倦既老取贖产立券不与子而与孙曰如此庶几可均也君处已待人若易直然皆不失矩度一门百口驯驯怡怡号诗礼者或不能及君状貌颀然两目如漆耳几垂肩中有毫长二寸许齿髮变矣而白者黑脱者生年九十五岁以恩例授冠带每乡饮必礼为大宾君多辞不至年百有一岁乃终终时盛服呼诸孙语之曰我将与汝等永诀言讫而蜕君生无疾疢未尝延医请祷步履如飞终其身不杖殆异人也君生洪武乙亥闰九月十七日终于弘治乙卯三月十九日前后三娶初姚次黄次吴举和顺不鬻族党称之子男三人德龙德思德良皆先君卒女三人皆有归孙男九人孙女三人曾孙男九人曾孙女六人玄孙男一人予又闻君壮岁在吴下遇雨渡而溺自念非除衣鞮无以获生即伏水中褫衣去鞮一跃而起江行遇盗众潜伏莫敢动君曰如此示弱举将不免矣奋出直前搏之盗披靡散去然则君所禀之厚且完而加以伉健若此宜其寿之过人也因并书之貽其孙俾刻诸墓上之石呜呼我列圣休养涵煦之泽被海内久矣而有人瑞焉乃出于新安之程氏得不谨着之以昭其盛于无穷也哉

处士李君（有政）墓表 钱溥

处士讳有政字士忠姓李氏其先唐宗室曰德鸿者德宗七世孙也居鄱之睦亲院唐季避地新安居祁门夫溪之新田至昭三者又徙溪东五里许乡人以其族巨号李源昭三生全于处士为高祖曾祖武祖昌伯父宗厚永乐初为刑部主事父宗荣处士生即秀伟不凡喜问学以婺源朱子阙里多名师儒得游彦祥先生者授业焉彦祥语人曰此子虽丧言行正大他日必有过人者处士学成不乐仕归莅家务以身先之正色法言内外斩斩且立规约俾男女各职其职率有赏悖有罚未几产拓户殷甲于一乡然足迹不一至城市宣德末丰城孙曰让主教祁门其弟太史曰恭以事过县闻处士名力致之来与语连日夜恨相见之晚曰孔子谓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子真可谓顾名思义者矣处士性至孝宗荣君及生母方氏前后下世丧祭一以礼祖居险僻而高曾祖塋皆在梓木山乃卜地山麓构新第偕其兄士智弟士成居焉久之兄不自安处士泣相谕且作券贻子孙共之无异议族党间有不相能而哗者闻处士警效即止讼争累年不决得处士一言无不退听曰官府不及也景泰中岁稔有劝分之令处士曰噫朝廷以义倡民出粟赈饥而因之徼冠带之荣是利之也何名为义哉于是大发廩助官而辞冠带不受太守福山孙公甚重之里有虎石岭林深谷幽多猛虎时出伤人处士募人捕之几尽又悬人于绝崖凿其岩为砥道行者无恐处士尤有识鉴内侄叶琦方童稚即异之曰此子不凡助其学费而勗之成琦十八中南畿秋试第一人举天顺甲申进士休宁孙顺早孤而庀处士偶见之曰此福胚也不在其身必在其子赘于家顺果有立而其子怡举成化辛丑进士为刑部主事皆如其言县令每举乡饮必礼为大宾晚自号务本乡人皆以务本翁称之

年七十有七以成化七年辛卯十月丁亥卒其生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庚申娶叶有贤行琦之姑也子一曰璨女一顺之妻怡之母也孙三曰济汛溥处士墓在里长洲花郭园墓十年矣予观汉世有乡举里选之法而唐宋以来亦置科以求怀抱材德之士非若近世之専务词章法律而已考李处士之平生持家孝友居乡信厚与夫识虑之明达设施之经遠使之稍见于世治一官效一事虽古所谓一乡之善士岂多让哉予故因怡之请为表其墓以为其乡之劝

岐隱孙处士（春殷）传 家乘

处士讳春殷字士和姓孙氏世居休宁雷溪盖唐金吾上将军万登之裔也曾祖良祖兴父忠原皆以行义重其乡忠原尤隽爽负材艺汉川程伯奇氏爱贤之馆于貳室因家焉汉川之程则宋端明殿学士珙之族也处士为忠原第二子忠原既定居汉川余子似续多寡弱独处士有子八人有孙十有九人颀然壮齡角立参茸课耕贸易争先亢宗而汉川之孙遂大以蕃忠原不偶于仕构一轩以泉石自名业未就绪也处士竭心力作大第收腴田以奉亲处兄弟燕宾友列庾贮粟辟塾训子百用所需咸备无阙汉川之人咸啧啧叹异曰克家之子如士和者非耶处士以其先在宋元有霁窓及艮山爽山芝田诸先生皆硕儒注意子弟俾嗣其业而弟春阳士辉质美嗜学一不以家务斂之士辉果以文学名一时盖处士之所立如此处士初甚驯谨持己佻佻不自为表褻遇客谦巽而内渊恣如闺阁处子既壮稍出其长以自见里有急为之解纷或弗率则喻之道义皆服无退言虽大殖有家而忧人之忧扶孱拯困恒患不及又类古之贤豪者里东有岐山极幽胜处士晚筑室山下号岐隱日坐其中读易自适而以家事付诸子则又若幽人逸士与世相忘者处士以永乐丁亥二月八日生寿七十八而终八子者存仁存礼存智存信存英存心存让存泽皆遵遗训共爨不私蓄婚丧之费公众给之男妇百口庭无间言

史官曰棠樾鲍先生言古之人有借隱以为高有终隱以为洁若孙处士其知所隱而隱者耶昔者成周之盛凤鸣于西岐今圣人在上至治迈古安知无凤鸣于南岐耶吾见处士之子若孙必有文被五采出而大鸣于清朝者岂终隱而已耶鲍先生不妄人也其言固有征于异日哉

清隱汪处士（宁）墓志铭 魏骥

新安清隱汪处士既卒后十六年成化丙戌岁其子护等持其亲程升所为状来予门泣且拜求铭以着圻中义不得辞因志之处士讳宁字以清号清隱故新安旧族系出唐越国公华越国有功于唐士人祠之其中叶颇以儒振世有闻人多显仕者至宋竹山尹讳体仁七传而至讳仲衡者严毅有才干别号静一乡儒鲍湓斋为作记称其能乐天命处士之父也有讳顺德者处士之大父也讳彦晖者自邑西门移家紫云溪居焉读书明理学若风林朱学士赵东山先生皆与之往来风林题其斋曰养晦处士之曾大父也母吴氏生处士自幼颖敏异众屹如成人既长益聪断董持门户赋斂得宜勤先一邑综理家务克尽其道比壮游江湖荐绅多见器许家益饶裕勤俭如一既而告其父以所居

让伯父别窋室以居后用父命复以新居让诸弟再营室以处亲在堂则备甘旨竭诚敬亲有疾则不寝栲躬汤药亲没则极哀毁厚殡殓亲远则岁时洁粢盛丰祀事乡闾式之里中有忿争者必以理喻豪横敛容怨者冰释复能出其赢余以周困乏母没事继母刘益恭谨又尝集先世遗翰以贻子孙名传芳录乡儒苏公为之序书成而处士不禄矣时景泰庚午九月十七日也处士生洪武己卯正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二配谢氏子男四长即护次仁存端女四长适程庆祥次适程彦洗次适吴泰初季适程惟本孙男九护子三曰长宗岩宗赐宗仁子三曰德宗厚宗寔宗存子二曰衍宗胜宗端子一曰亢宗孙女八将以明年辛未十二月丙申厝岐山之阳遵治命也呜呼人孰无死死而无闻者多矣处士仁闻一乡富甲井里为善之力而子孙蕃衍且贤可谓无忝先儒之胤者又能推让其居以笃天伦孝友之爱使后人视效克念天显之美又岂不由处士仪法始耶因为之铭铭曰

惟先世之德臧俾尔子孙之昌矧躬行之德良宜尔名闻之章生而有益仪法于乡没而吾宁允矣扬其芳勒铭坚璞百世幽光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一

（明）程敏政 撰

○行实（世德）

宋陇城令赠太常博士吕公（士元）墓志铭 欧阳修

君讳士元字佐尧江宁人也（按宋史称文仲歙州人罗鄂州志称溱为文仲兄孙今此志乃以为江宁人盖吕氏世仕南唐必有籍在江宁而欧公削去转徙之由止书江宁以从简也）咸平二年举明经为潭州醴陵尉庐州司理参军宁州彭原广州四会县令又为湖州司理泗州录事参军吉州泰和秦州陇城县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阎氏生子四人曰渊曰溱曰淙曰淇阎氏年七十三后君十五年以卒子淙后其母三月卒以庆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阎氏之丧合葬于扬州江都县东兴乡马坊村先莹之次君为人刚介有节长于为政醴陵泰和皆大邑民喜鬪讼徃徃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与长吏争曲直下为邑民伺候终无毫髮过失可得而民卒爱思之四会近海俗杂蛮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经决后有欲輒更改者民必自言于廷曰此吕君所决岂可动耶后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余年以一县令之禄衣食其族四十余口虽薄而必均夫人阎氏尤能为勤俭子渊溱皆举进士溱有贤材以文学选中第一今渊为秘书丞溱著作郎直集贤院以溱官得封赠赠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长县太君呜呼吕君官虽卑惠于其民足以为政禄虽薄周于其族足以为仁身虽不显而有子以大其门足以彰为善之效君之皇祖讳裕赠兵部尚书皇考讳文膺官至太子左赞善大夫自宋兴百年间吕姓之族五显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贤院学士文仲实为先朝名臣而

今君有贤子又将显吕氏之族于后于其葬也是宜铭以志其铭曰善无不报报不必同或在其后或及其躬积久发迟逾远弥昌如其不信考此铭章

纯孝笃行程君（立信）墓志铭 苏舜钦

有以纯孝笃行着于吴里中者闻程君焉亲疾斋戒蔬食以祷后因而不茹葷二十余年幼喜酒病醒而母戒之自是终身不复饮既老得风痺之疾药剂有以酒荐通行其力者家人白之君叹曰吾虽晚耄敢忘亲言乎呜呼食饮人欲之大君能因亲而绝可谓纯孝也欽里有骆生尝以二竇带密寄于君骆之死君即归之其子不敢取又愿分一以为遗君曰欺死受货非吾所能为也族人离其贖产君悉不受惟收诸女之孤者鞠养之长归士人吴人好鲜食君独戒杀又乐赈人艰急不问疏密凡乡闾冠昏丧祭之法多取中焉君必随其丰约而条处其事寡者或为资给之每观书史必择仁厚之言书于门墙以诵服焉卒之日乡老皆为之泣下斯可谓之笃行也已君讳立信于庆历七年月日终于家寿六十八曾祖新安人仕钱氏为营田使祖徙籍于苏与父皆高遯不仕夫人刘氏渊静有法则奉承尊嫜接姻旧庄顺之色夙夜不絶于颜内族人称美之君之懿行闻于人夫人有助焉尔庆历四年郊祀推恩以君为大理评事夫人为彭城县君用子封也夫人享年六十有五先于君百日而终三子长师愈次师旦次师孟太常博士知南康军才敏有闻所歷着治状一女嫁桐庐令乐某孙男女十七人以明年某月某日将合葬于苏之某乡太常君与予同年登科授状丐文以识其窆铭曰

士大夫可罔以名乡人不可欺以行诚久乃着宜享其盛不在其躬岂不有命寿弗夭阙嗣则淑令族尊理荣乃终有庆刻文于窆后世所证

贵溪县丞程君（天民）墓表 陆佃

尚书都官郎中程公讳廸有子曰天民字行可未冠举进士中甲科后二年始应铨格进所撰诗书论以洪州司法参军充相州州学教授迁瀛州防御推官知衢州西安县事充饶州州学教授丁外艰服除调信州贵溪县丞以疾卒于智亭实元丰九年正月十三日也享年三十二葬以八月二十四日墓在其乡三衢云台大澳之原君幼则聪敏不好儿弄日诵数千言成童属文操纸立就及出仕宦恂恂一年少尔然为学官有师法为县有吏治熙宁中予暨行可尝试开封进士是时神考相王文公作成治法初以经术进士其被命考校者至数十人极一时之选予于其间爱行可受才俊迈而造行粹良窃谓异时当为国器即今虽未备成盖诗所谓金玉其相者也传曰金锡炼而精琮璧性有质此卫武公得数九十有五更事阅理既老而益精故诗人歌之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嗟乎行可虽受道之质可谓美矣然阅世未久不幸短命以死诚使黄髮儿齿台背如古之人其所至岂易量哉有文集若干卷亦可以观其志矣夫人尚书左丞邓公讳润甫之女生男曰俱今为假承务郎女二人适太庙斋郎楼彦升婺州东阳县主簿朱耜俱能自树立甚似吾行可其续大前人之光将在于此故乐为之道使归而揭石焉

右朝散郎致仕王君（公权）墓志铭 汪藻

建炎元年朝请大夫秘阁修撰王愈以书走广陵属其邑人汪某曰愈不天不能事亲先人弃诸孤将以明年某月某甲子葬德兴县灵湖之天塘惟先人束髮读书立训故为后学宗抱能不施以不大振耀惟不肖孤材下不能嗣事使其名声显闻今既返九原若不别藏惧日远日忘终泯泯无诏惟夫子赐之铭以宠绥其歿假王氏无穷之休敢请某曰噫是吾邑老成望其貌如东郭顺子听其言如仲长公理叩其学如皇甫士安者也铭其可辞君讳某字公权其先琅琊王氏晋渡江居江南讫唐有人广明之乱有徙名数于婺源者于君为九世祖以力田遗子孙至君大父始释耒为儒家君儿时颖甚得书敏视若流游太学藉藉诸生间以父老丐归从乡举州再上其名再不中父丧既除即慨然有高世意或勉之仕泣曰吾所为汲汲者以亲在也今亲逝矣奚仕为乃杜门息交著书数万言言核而理申要必自己出不借他人一词愈用君学擢绍圣元年进士丙科调建昌令时江南游饥县无储独经廩厚藏吏守文不敢发君亟以书抵愈曰令活民而黜职也愈禀行之由是建昌之邑居数千里流殍间不知其无岁已而愈守信会贼方腊寇城危甚君索橐中得白金数千两间道资愈饷军且戒之死闻者无不感奋以故兵焚残十余州惟信屹然无秋毫之失盖君明于事机以成其子者类如此建中靖国初以进士久次得官不赴用愈恩累官朝散郎赐五品服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八十有三曾祖某祖某父某妻余氏封安人先公卒二男子其一愈也次曰慎孙六人德昭迪功郎余尚幼而德昭前卒君居乡博施兼容岁折券以为常而与人未尝校于治心养性皆得其要盖不读释老之书而闇与之合古所谓耄期称道者如君非邪铭曰

晋之王姓两族蕃至唐独有琅琊孙公家江南乃其昆以学自表为清门著书上与千古论材虽不施闻则尊遣子出仕乘朱轡叶膏既沃还流根莫年章绂荣诏恩奄蜕寿骨归丘原灵湖有阜如鹄鸞君手自竈非承言我书其实要不烦刻着玄石期长存

朝散郎致仕胡君（咸）墓志铭 汪藻

大江之东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学新安为最新安之属以县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绩溪为最绩溪之民以族名者无虑百余而学传子孙胡氏为最胡氏有隱君子曰诚甫其书满家仰承俯授皆有师法又其族之尤者也君讳咸字诚甫曾祖峤祖筠皆乐里居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为铅山尉诲其子必千里求师长宏登进士科仕至处州司法参军君其次也君少刻意于学自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曄陈寿史书皆手钞成诵会熙宁元丰间朝廷以经术新天下人材学者宗王氏君于诸经自得其指归而尤邃于易游太学十余年率杖策往还其精如此方是时士集京师岁以千计君颖然出其间为之领袖一旦如有不乐者谢病归召诸子出其书授之不数年其子舜陟舜举踵相蹶取高第而舜陟遂登法从典大州隱然为天子名臣君飡其禄几二十年自承事郎累官至朝散郎舜陟又以所当得之服授君赐绯衣银鱼绩溪固多士如君父子得名称章绂而归者无几而公又慈祥岂弟有以宜之长者称焉方舜陟之为御史也屡击大臣欲寘之死而君不以为忧及守合肥盗环其疆禽制有功州人懷之为肖像以祠而君不以为喜盖君之得

于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八月辛亥以疾终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闵氏封安人前君卒四男子曰舜陟朝请大夫充徽猷阁待制曰舜俞曰舜申皆嶷然有立曰舜举迪功郎二女子适士人叶文仲郑邦彦五孙曰偁仔傅俊其一尚幼而仔亦迪功郎诸孤将以绍兴元年五月丁未奉公葬于湖州安吉县管城原来求铭纳之圻中某与君世姻知君非一日者宜铭以诏后铭曰

君之德纯明谅直懿乡而隆戚修身以亟动而有则为国人之式君之学得之先觉闻尊而见卓不凋其璞遗其子琢有连城之穀君之荣世以儒名道传而志行有子在廷吾亦影纓飡耄期之龄卞山之阳维水泱泱虽非其乡与其相望子孙家傍为万世之藏

先公观察奉议（谷）行状 汪藻

公讳穀字次元姓汪氏汪氏轩辕皆古国名春秋时童子跻以功显鲁孔子黜之中间谱系不传至五季有自歙之黄墩徙婺源还珠者于公为九世祖子孙因家焉用高贲为江左着姓至公之父子始以进士继踵起家知名一时如文正范公韩康公王文公雅相知友年位皆不满其德搢绅悼叹公皇佑五年及第初任抚州宜黄县尉少年明锐遇事莫为持难盗杀里中民胥惮于捕鞫则为虎伤以闻公一见輒穷其伪曰凡兽食人不容偏啗今则如此谓之虎伤何哉胥不意情得即叩头吐实一邑以为神移泰州泰兴县令会中遣御史按水灾他邑长以裁减民赋不均诉者纷然及被诘莫知所为独泰兴有经式公私交便御史以公为能喜甚召与语大奇之坐公堂上庭折诸邑长指泰兴为法当是时汪泰兴名闻淮东公进曰此未足为御史言也县濒江民依沙为田出租赋岁久沙溃民抱虚责阅数十吏无告害莫大此愿益得为民除去于是奏可蠲复者亡算讫今泰人诵之丁外内艰以长孙承祖母万年君忧改建康军节度推官知汉阳军汉阳润州金坛县泉州晋江县丞元丰初县官立法期会旁午晋江雅多权右前为丞者熟视强梗莫敢治以故结纳常殿公至则系执政家吏一人曰咎当归我不谗他人也调太平州军事推官庐州观察推官部使者怒旁郡守谋以危法中伤鞫者莫敢直直者輒以罪去最后讽公公曰祸人自免岂吾心耶考正于理不为屈使者大怒亟劾公益不能夺则以狱上刑部至刑部则以公言为当乃已闻者壮之有新贵人如京师厚征从兵之食者众多附之公曰国家之着功令也曰结粮如所结之秩否则有刑费则有偿今日汝何令之有惟吾之所从欲他日刑吏而偿之无乃不可乎且何必剥贱而媚贵不听后果及于败皆以公为知言初公为泰兴以材敏称至荐者一日倍当迁之数人谓公且显矣亡何忧患十年仅得一幕吏汉阳以县省去官金坛以避仇称病免官当公之免也法以替叙而遽踵新令告满二年其为幕吏法当减举将之半而又以坐免沮格居晋江日有哀公者骤荐于朝皆为公庆会盗起闽中按察者多得罪复报闻罢呜呼可谓穷矣公亦自以直道孤立知者不为无人然动輒跋■〈士丿田疋，上中中下〉若阴有柅之者乃益退缩不为表襮欲为地者皆推而不受一旦弃官老于故居龙溪之上治田桑保坟墓客至即酹酒击鲜剧谈计日为温厚长者无纖介隱衷然于亲疏曲有礼意各得其欢心虽面刺

人过而受者更以为喜与人说理道成败反复曰后当如是初若阔疏事验皆信服间则翻诗书铅槧不释手凡经抄录者无不精审岁时书问无贵贱必亲治惟谨未尝教子弟占答故辞翰可师人皆藏之以为珍有诗百篇意深语典因事立诫要不虚发而不以示人其隐德如此家居十有二年以致仕恩转通直郎以覃恩转奉议郎赐五品服盖晚而子孙取科第仍祖孙五世基绪不绝人方以鲜俸为荣而公卒矣享年八十实崇宁乙酉六月某甲子也曾祖某故不仕祖某任司封员外郎赠光禄少卿父某任都官员外郎以公故赠中散大夫妻开封陈氏永嘉县君继室以其娣寿光县君男六人盘棐槩藻彙棗先公卒藻从事郎宣州州学教授公清慎刚介出于天资终始完节不以势利豪髮污挠质之神明无愧也乞身强健时优游自得常曰吾先世以才短年今竒拙而寿足矣其退居龙溪家日益贫或以贿怵公者曰吾宁贫忍为此耶官闽日僧居岁熟荔支自守貳而下皆馈焉无虑万计公曰是豢吏也夫独斥还之后有坐是而黜者人方服公之廉王文公于公为父执方用事汲汲于人物诸附离者多贵有劝公以异时所得尺牍为献者公笑而不答虽缘吏事一再造请谆谆道旧故而卒无一语及私建昌李公常治湖公以故人子往依焉常屡以美官勉公公不屑也渤海张公择宾南剑陈公偁一见公于稠人即嗟重论荐公曰不缘介绍而能然真知我者也录其讳日岁蔬食以报之公尤善摄生至老精神容貌不少衰时与壮者角膂力起步为笑乐徃徃多不及常诵佛书愿脱疾苦方与亲串命酒如平时神识不谬俄侧身而逝众以为获报诸孤期以某月某日奉公葬于龙溪源冕木坞永嘉夫人衬焉从公卜也谨录公行事如此以待立言者图不朽焉谨状

记外大父祝公（确）遗事 朱熹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赀力顺善闻于乡州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祝家有讳景先者号二翁尤长者元佑黄太史尝赞其画像广幅全身大书百许字词甚瑰玮经乱而逸熹少时见外大父犹能颇诵其语至诸舅则皆已不复记忆矣二翁诸子皆读书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讳确字永叔特淳厚孝谨少时闻父母将为谋婚逃避累日家人惊索得之犹涕泣不能已问其故则曰审尔则将不得与父母昆弟早夜相亲矣亲丧庐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数率诵佛书若干过乃植一本日有常课比终制而归则所植郁然成荫矣一兄一弟先后死熙河皆亲往致其丧往返徒步不啻万里所舍輒悲号上食如礼夜寝柩旁不忍跬步离去路人皆为叹息诸弟求析其产公为涕泣晓譬不能夺时四妹犹未行而诸弟得财皆散去不复顾公独罄已赀以遣之其一归同郡汪公勃汪公后登二府终身德公不能忘人两贤之岁大疫亲旧有尽室病卧者人莫敢闯其门公每清旦輒携粥药遍造饮食之而后反日以为常其它济人利物之事不胜计虽倾赀竭力无吝色乡人高其行学试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请录其学事时三舍法行士子无不由庠序以进公从容其间若无所为而后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于时亦为诸生年甚少未为人所知公独器重以女归之后卒以文章致大名世乃以公为知人方腊之乱

郡城为墟乡人有媚事权贵者挟墨勅徙州治北门外以便其私而所徙窟下潦涨輒平地数尺众皆不以为便将列其事以诉诸朝者余二千人而莫敢为之首公奋然以身任之其人忿疾复取特旨坐公以违御笔之罪公为变姓名崎岖逃遁犹下诸路迹捕不置如是累年时事变更羣小破散然后得免而州治亦还故处乡人至今頼之而公之家货事力不能复如往时矣然终不以为悔也比其晚岁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终娶同郡喻氏亦有贤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萃娶张氏其先以治狱有阴功王宣徽拱辰所传张佛子者也次即先夫人德性特似公其行事自见于家传叔舅峤少敏悟有文长从先君子游闻伊洛之风而悦之然求举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既先卒叔舅后公十余年亦即世今惟伯舅之子康国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孙回居剑之尤溪而康国二子已总髮能诵书矣熹惟外大父之淳德高行先人后己其诚心所格固宜有后而康国母家所积之逵又如是天之报施其将在于此乎窃感陶公作孟府君传及近世眉山苏公亦记程公遗事不胜凯风寒泉之思因书此以遗康国使藏于家时出而训习之厉其子孙又记尝闻先夫人说第四外叔祖豪侠不羁蚤从黄太史游黄公谪黔中因以客从黄公贤之为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与之讽咏书札甚多今皆不存独所为书柳如京皇考志世或传其墨本姓字尚可见耳先夫人及叔舅少时犹及见其道说黄公言行甚详酒酣悲歌感慨凄切絶不类世俗音调问其所以则曰黄公之遗声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闻者因附记于此云（熹既序此事将书以遗济之弟未果而济之复以疾不起其二子丙癸相从于建阳因书畀之俯仰今昔为之流涕不能已庆元戊午腊月既望书○吕左史午跋祝氏世居江陵自承俊迁于歙曰仁质号半州其子也孙象器改名用之登儒科为太学博士六世有名筠预乡荐学富而文贍至和甫七世矣和甫名穆即丙也其诸父皆依朱文公遂为建人和甫幼孤文公教育于家塾年甫志学命文肃黄公干为行冠礼盖及亲炙当时讲论之益故其气象粹温刻意问学于书无所不读下笔顷刻数千百言将以儒业昌其家所谓光逵而自他有耀者也祝氏复兴其在建乎始太傅有弟景先即黄太史赞其画像者生男若女十有四人其第四女实为黟邑枢密汪公勃之夫人又其第三子砧之女复归枢密子提刑公作砺而侍御公义和寺丞公义荣给事公义端皆其所生也第二子确之女适婺邑吏部朱公松是为文公之母故乡人相传祝氏女位最高有名尧臣为郡学谕者景先第八子盘之子也男女四人尝奇第三女不肯与凡子未及嫁而学谕公卒亲族咸以属同邑吕午两穷相值遂成姻对越七年而午偶忝末科由是祝氏女位最高之语复喧传于乡闾贰卿汪公纲之兄弟与贰卿朱公在尤为祝氏喜所以笃叙甚至尝闻外舅往来朱汪之门文公与侍御诸公皆重渭阳之念深加敬爱此意流传歷世不泯而且施及于午焉乃知前辈高情曲崇亲谊遗风凛凛可尚矣一日和甫示午以文公所记外大父遗事三复感叹谨百拜书其后时绍定六年五月旦日也）

滕君希尹（洙）墓志铭 朱熹

君姓滕氏讳洙字希尹世家徽之婺源盖莫详其始所自来中间有见故翰林学士

达道者扣之乃知与东阳之族同源而亦不能言其迁徙合散之所由也君曾祖谷祖为父恂皆不仕而叔父愷蚤以文学论议有闻于时起进士官信之尸掾以卒士友惜之君幼闻家学绪余长从乡先生俞君宋佑及一二知名士游益务记览其蓄甚富为举子文亦精致有程度而数以不偶即弃去不复为独教诸子为学而不专为场屋计平居厉以笃志力行之训甚悉及二子登科从仕则又时时为道平日闾里间所闻见情伪失得之变以开晓风切之以故二子皆以能自树立有声州县间晚得未疾犹手抄孔孟言仁梗槩一编日夕玩诵而又大书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语于壁以自警其好学检身虽老不倦如此病革却医药手书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两言以示诸子而卒绍熙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有五夫人胡氏有贤行前君一年卒五男子璘从政郎鄂州州学教授珙廸功郎宁国府旌德县主簿瓘理皆业进士琇前卒二女嫁进士程万顷程樵之孙男七女四君为人恭俭质实遇人无少长俛首接语如见大宾凡世所谓少年豪习饶乐放纵事未尝一接于身自奉甚薄终身如一日不以丰约易其度居家事亲诚心孝爱委巷之礼薄俗之态虽欲强之不忍为也两逢庆寿恩或劝增年以应格君不可或问之则曰欺君而受爵亦何荣之有哉有士族女未龀落倡家君谋赎之倡佞知君贫立伪券高其直以难之君未有以为策也会璘预荐书郡致金钱若干为劝驾礼尽以予倡得女嫁之不复诘其伪县宰张安中贤之为书牒以表焉君之为人大抵如此呜呼是亦可谓善人君子矣然其志与材既不得少自见于当世其寿命又不得究于高年独诸子既能顺承其志而又将有以显扬之则人或以是为天之报施果不缪也璘等将以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合葬君夫人于万安乡龙陂四牡之原使珙奉吉州録事参军程君洵之状以来请铭予以疾病久衰谢不能而珙请益坚予窃哀之乃为次其事而铭之铭曰行之躬学之力积之丰施之嗇谓天梦梦请视斯刻

程君公才（汝能）墓表 朱熹

绍熙二年冬番禺程君正思病且革以书抵予告诀且书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识其墓予既哀正思之力学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贤如此而无所闻于后世矧其将死深悲之属不在他人是固不可以无言也按正思言府君讳汝能字公才天资纯笃不由学问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絶人者父性严府君事之顺焉于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谏谏而不入则退而谨伺之意鲜复谏卒听从乃已母得未疾三年衣不解带居不入室时其起居饮食之节而躬致养焉虽矢漉之役不以累他人也事兄谨甚兄好饮佚游府君惧显兄过以貽亲忧委曲其间弥缝甚至卒以无间言亲没析其产兄欲善田宅恣所取无难色平生口无恶言妄语足迹不涉官府之门居乡接物恂恂谨饬不怒而人敬畏之周人之急必尽其力虽或负之不计也乡人有死而无子者治其丧甚饬或欲没入其赀产为告官立后至今不絶处家慈爱而能严子弟不敢为纖芥非理事今没三十年乡人行旅言之犹有思慕出涕者呜呼兹非夫子所谓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乃三代之遗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闻圣贤之教而讲学以明之其所至

可量哉正思病亟作书其详如此而字画谨细如常时且谓他行之懿犹有不及书者今问其家得其世系则番易之程皆祖梁忠壮公灵洗干符间有名维者以金紫光禄大夫海州盐铁使将兵讨巢贼不利始居饶州乐平之银城后徙新建而地析为德兴县故今为德兴人自盐铁十二世而生府君之父讳宏亦有乡行娶齐氏生府君府君娶某氏生二子曰晟曰易晟先卒易今以修职郎致其事而又有正思为之子意者程氏其将兴乎今正思虽不幸而二弟亦知为学是固未可知也乃书此刻石墓左以俟墓在某乡某里某处晟之子曰端友曰伯云易之子曰端诚曰端蒙曰端临曰端奔正思即端蒙也予亦已别识其墓云绍熙三年秋九月丙子朱熹书

右朝散大夫汪君（叔敖）墓表 曾几

有宋建炎四年庚戌右朝散大夫汪君寢疾没于私第绍兴二十七年丁丑子将作监丞暨秘书丞上书阙下言臣父弃养时诸孤尚幼且贱葬故有阙而宅兆未吉乞归改葬词甚恳切天子怜其志赐告归因命歛之佳山听自择襄事已而公予之直恩至渥也秘监以书投予曰先君之行胡待制尝志之矣未有表其墓者愿干大手笔某与秘监辱好同朝因执其咎大夫君讳叔敖字子游歛之唐模人自越国忠显锡命之后世为歛着姓曾祖承吉祖士明父霓皆隐德弗仕伯兄叔詹以文行官奉常迁司农少卿故霓公得以子贵大夫君公第六子也最晚出父母钟爱之朝夕不离其侧然未尝恣其口腹之欲仁义忠信之训谆谆也大夫君天性颖敏亲言輒记不忘甫髫髻见事确如老成虽赋于天者特异而义方之益居多年少长知好古乐道慷慨有大节诸兄自谓弗及也尤克尽弟道所获皆推让之大得诸兄心既冠娶洪氏同邑承允君女仁而能贤以妇道自力闺门宜之霓公春秋甚高大夫君喜不胜惧无何父母相继而终哀毁骨立既除丧诸兄议析居家之所有悉置不问田庐独取瘠者及收诗书而已后方腊寇歛避地濡须大夫君以笔耕而夫人倾筐以济之颇给衣食然澹泊是甘贫窶未尝动心也比返室庐荡然诸兄欲分给固拒不受曰非其道义伊尹一介不以取予矧兄所有而取之与袵臂而夺之食者殆有甚焉兄辈莫能强宣和五年徙居潜川之东不一里许时监丞纔十龄受诲大夫君笃学如成人乡达或忘年而与之交既冠授徒四方来者甚众司农公目曰吾家文举始大夫君自二亲之歿每春雨秋露哀伤靡任久之成疾累药弗瘳建炎二年冬遂伏枕以俟命四年捐馆时监丞甫冠余尚幼不任事家且窘仅能薄葬已而诸子相继登第显荣于朝则其力请而归舍旧而新是图从厚道得吉地焉礼也大夫君有子四人长若容将作监丞大夫追赠以之次若泉官承务郎次若虚不仕次若思今秘书丞呜呼若大夫君者可谓为善于生前食报于身后者矣其事亲也孝隆焉其处诸兄也弟至焉其教诸子也爱周焉宜其有蚌珠之贵章命之荣墓地之锡此福善之明验也余特表大夫君之事非直以彰厥美亦欲劝后来者之为善云（歛黄罗峯之北麓曰金紫院山水秀环竹松蔚胜为歛诸刹之冠有吾汪大夫祠其间盖宋绍兴二十七年将作监丞公若容秘书丞公若思伯仲营度也二公联仕高宗朝歷官奎府凡政术奏疏动愷旨意上甚宠遇

之因其父叔敖公先逝贈至奉直大夫母夫人洪氏亦屢被恩显浚考終二公奏乞歸葬上勅歛名山宜從安厝遂葬大夫公于杏城夫人于黃羅追封至金紫官秩榮錫之至也秘監公暨其仲氏若虛輩欲本先廟制立祠以奉常祀使世著朝廷寵洽之恩乃買地于夫人墟墓東拓基度材中建梵宇宗會樓其左像大夫祠其右重門修庑以及燕享栖釋之處靡不秩然其壯觀焉既事奏之朝賜被今額召僧焚典置田以畀之俾供泛賣余以給其食復乞省札為加護鑄石以永其傳嗚呼二公其善揚先德者哉由宋歷今百五十餘載樓宇浸復圯壞而祭田又多為鄰院氏有之事殊乖昔院僧某欲募某氏立鐘樓有奉二姓神主使給其處之意秘監公裔孫縣尹壽甫輩僉謂祠堂祖宗開業傳世之本況金紫院惟先君子有功德于朝廷寵賜恩典苟胥為人有是蔑先朝而棄宗祖之地矣其何以嗣世而立于戴履間哉遂率同宗輩經之營之曾不踰三月而昔之圯且壞者以次修舉光明瑰麗一復舊觀使其先世之烈赫然復振而釋氏相給之意于是乎息矣報本反始之義壽甫蓋少慰焉延佑己未冬予官岳州道歛而往會壽甫托文詳其事于石按家譜予先世亦自歛遷婺歷八世而家宣城則于秘監公蓋族子也故述其興修之由以為記俾後觀者知壽甫克繼克嗣有補于後先爾若宗會之設祭飧之宜有宋樞密劉公珙記在予復何喙云禮部尚書宣城宗人澤民記)

程宣義(放)墓志銘 呂午

宣義諱放字季嘉姓程氏自號拙庵程氏系出伯休父魏有昱吳有普皆以勲勞聞晉元譚守新安有功德于民詔賜田宅于歛因家焉至陳靈洗以平侯景功侑食武帝子孫散居海寧黟歛間世有顯人曾祖遷祖大圭皆潛德不耀考正橫經鄉校輩行推服子六人長宣義也自幼如成人率諸弟力學執親喪哀毀特甚時祀務極嚴潔諸弟淪謝撫恤其孤備至與人交和而有禮生產素薄不妄取侈費而喜周人之急鄉評歸重配安人吳氏同邑溪南望族溫淑勤儉事舅姑以孝佐君子以順睦嫻族惠臧獲無不得其心子男二人元定元鳳皆安人所出也始宣義博學強記工詞賦結字有法度雜諸于湖張氏無辨也一時意氣視功名可指日取再詣賢關輒不利以命義自安惟篤一經之教歲在戊子元定魁次榜元鳳亞鄉書明年又亞禮闈已而元定一疾弗起宣義能以理自寬明年元鳳迎侍赴江陵教官處官舍如家居晨興盥櫛課諸孫學業甲午還里中丙申元鳳迎侍赴江西漕幕在豫章如在江陵既壽且康人皆健羨己亥言歸安人病舟至景德鎮竟不救享年八十有三方其未病也嘗夢往游于禮庄之原及歸卜地于斯果吉遂以庚子十二月十七日奉匱窆焉辛丑元鳳服闋授禮部架閣壬寅歸省欲就迎侍居無何元鳳除國子錄改京秩抵京至有喜色賓朋奉賀將迎不倦忽一夕寢疾翼日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嗚呼夫婦俱以壽終而其后且將昌熾未艾天之福善豈不信耶女三人長適劉元佐次適吳潛次適汪應耕皆業進士孫男四人彰祖榮祖宏祖象祖孫女二人長許嫁朱氏次未笄初為安人營兆域宣義命虛其左俟合葬至是元鳳從治命將以癸卯六月二十八日祇奉襄事前期屬其堂兄太學進士元迪叙次宣義安人平生行實來乞銘午

与宣义居相近又与国录以诗经相先后取科第契分益厚当宣义过豫章时午适奉老母扶护先大夫归葬获迎拜于岩溪沉厚寡言典型前辈深切敬慕且念其于飞往就荣养不胜我心陟岵之悲飘忽七年间午犹幸将母窃禄而安人与宣义相继下世矣限以职守无由躬致生刍之敬则其于铭何可辞铭曰

夫夫妇妇教隆义方礼闱擢桂一枝独芳安车雕轩迎养其庆干将莫邪佳城同藏勒铭于石昭示无疆

友仁先生许公（大宁）圻记 许月卿

许氏姜姓也先君讳大宁字宁之徽州婺源许昌人故签书枢密院事鹤山先生魏文靖公尝友其仁曰天下仁人也以小篆匾其堂曰友仁对客称为友仁先生曾祖考讳良故尚书工部侍郎秀岩先生李公题墓道云有宋善士祖考讳安国参知政事凤山先生李公署以淡轩居士墓道考讳琳故左丞相克斋先生游靖献公以长者书墓道之颜先君生而秀颖孝友异常儿左右就养四亲异之十年哭淡轩诚哀如成人厥九年丧长者于是大母张母胡两世只影癯于双鹤先君哀蠹然有以得两母心生其死二昆曰吾有弟矣张夫人没十有五年而胡夫人即世先君哭之若丧长者而哀曰予为童子时笔墨洗空畦径诸老先生摩其顶曰希有希有朝廷方以进士科取人予傲兀其间归而读有司所可者皆予始所为后改之者也念吾母欲进士予为之又三年矣今吾终不复有母又奚暇进士哉盖自是不应举先君和平温厚视人犹已过人不欲人誉己济人不欲人德己性于天世于家其用力于求仁深矣有馔余者先君为之诵西铭曰謁余者岂获已哉挟金不多人徃徃厌其烦饿者由是众必多金然后得余得余者滋寡殍死者山积安乎先君手权衡背汗滂若无秋毫厌射意余未徧家人云食终不食曰一人余其家待而食者且十人饥吾一人以食之胡不可人私其私以邻为壑先君不间遠近一之以西铭岁核户若干口人予之粟曰余者西铭理一予者西铭分殊也药其病棺衾其死泉币其穷无告者不必族姻然不幸丽桁杨即衣纊之达径辟之石之川不梁造舟而梁之衣冠佩玉不动声容而悍者神伏狡者心化有不善萌焉畏先君知不敢为者甚多讼不即有司而之先君之庐得片言皆失其所以争而去常曰松柏之下其草不殖为富不仁者未尝学问尔故先君之乡贫富皆得所安急人之急虽犯大寒暑当大患难得疾疢致空乏为世非笑了不顾二昆既逝恤孤扶危有人所甚难者平生祭必敬祭己必哀事尊者必尽礼遇少贱必降屈犯之不校滄之不浊性有常度终身如一日家传紫阳夫子之学学者问疑刃解辐辏见其进则喜如己子异时病中读韩退之文杜子美苏子瞻诗终身不遗忘曰吾病未尝无所得晚读黄鲁直诗而说之故暮年诗体一变月卿初能言抱而教之曰段秀实笏击朱泚颜杲卿面折禄山简册有光精爽如在惟尔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追贲李公若水训词也小子识之淳佑四年月卿幸赐对因忧勤逸乐之问极陈时宰以逸乐二字为窃权之本考官惧第为五甲有旨升第四先君喜曰真吾子也月卿两仕危边人笑其左先君曰吾教之尔好宾客无日不投辖筑羣书楼爱莲阁一觴一

咏至者忘归客方贵盛礼不为加其落陷穿悉力拯之不倦盘错游刃而沈静如愚使用于世才德之杰也生于绍熙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癸未没于淳佑九年七月七日丙子得年仅五十有七神明不乱笑语而终知与不知皆为流涕更相唁曰世复有仁人如是乎有双桂堂藁若干卷先君为善不斲人知其诵言曰阴德如耳鸣人知之者岂阴德耶娶李氏子男月卿承直郎前差充淮南西路安抚司准备差遣协卿后仲氏日卿时卿业进士女适俞有大张沂季未行嫁孙男允茂允薰允庄允英允芳允葵女五人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甲辰葬北珠潭之上孤月卿泣血记门生国学上舍正奏名李梦科填讳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二上

（明）程敏政 撰

○行实（世德）

场圃处士吴公（豫）墓志铭 方回

孔门曾氏自皙铿瑟言志与三子异说参生元元生西犹羞比管仲吾乡友堂先生吴氏从朱文公游世传其学高风似之元佑中大梁王立之以诗鸣其父才元舍人高贲园野甲一时能致苏黄及晁张诸文人陈无己晚为赋顷有亭者立之遂为江西宗派之一友堂之孙曰处士场圃公公之子曰古梅郡博士见与名胜又似之回生后公获与博士为诗友日幸解郡休官将从是家贤父子搜玉色旧香之句以想象零沂之咏音而前进士紫阳山长曹君涇驰介以状来则公已厌世而僊矣顾晚后何敢铭长者然平生读文公书见集中称友堂为吴叔夏如滕德粹德章程允夫必求其后纳交而癖习耽吟与博士好亦不啻如无己之于立之是铭也其庸辞按状公讳豫字正甫宋嘉定二年己巳二月二十有二日雷乃发声而生祖友堂喜以坤下震上之卦名之公先居姑苏十世祖徙歙于今为徽州其季徙宣城者为履斋丞相潜家六世祖曰用清以财雄五世祖曰福产益殖门益大曰元礼为公高祖曰作德为公曾祖业儒有声是生友堂友堂之从兄曰映登淳熙二年进士第皆福之子元珍元珪孙也友堂之从子曰佐王曰德成曰景仁接踵儒科凡五人学施有政而友堂讳昶独终身守其师文公之说意薄进取文公归婺源率先执经至禁伪学徒走寒泉精舍不偃与存斋鄂州狷庵郢州二罗公愿颍内翰野处洪公迈尚书文简程公大昌文字友文简着雍録禹贡圖演繁露等十余书多赖折衷晚以所辑书说史评等授其子讳仪即公之考也公曾祖妣黄氏祖妣胡氏而先太夫人亦胡氏如曹大家通贯经史甫冠失怙呕血弥年世父学行先生錡入上庠为前序文行高古奉母命就正焉及母丧号慕骨立岁时荐飧家庙神主祭器制度如古礼壹守学行规训遠逮白首言及二亲犹泣下当壮岁别业失泉数巨万久乃知为里中子■〈日间〉亡移舟左右欲执以诣有司公恐败其名竟絶口不复道东阡西陌故人出服休采传经订律治赋行军疑丞岳牧往往而有以世路之未夷也形役其心尻高其首危刑辟之陷

弃凶谗谤之风涛亦岂少哉公曰如以古乡三物宾兴者我亦往矣我读书不求甚解训诂章句声病帖括非我所谓学也小得者巨丧先笑者后号有一人有众人非心悦不诚服有今世有来世非事久不论定倡义役也败名利己者侧目恶淫覩也鬼道诬民者折角是是非非于直枉而面折人过也间有经读诋澜椎埋悍酗者初亦不便绵时歷岁以观诸天从降命逆降威然后翕然胥化中年诸子英妙秀发而博士大篇短章儒林丈人行见之惊屈吏部秋崖方公岳眇视四海端明后村刘公克庄六十年專诗钺其赏拔如坡于唐子西谷于高子勉也公谓肯友堂之堂其在子矣取豳七月之诗于禾稼间筑场圃以自老仿陶弘景为层楼以娱宾客丞相讷斋程公元鳳为书其扁曰与汗漫期为堂曰延芳储书余万卷图画称是许比閻俊彦观摩丽习于兹博士又为堂曰跻寿以为将彻与问之地然处常易处非常难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侯服于周裸将于京彼山头望廷尉之徒乘隙束缊以焚巨室何廷尉望山头人徼贿诡御暴公弗听众指目主名实负恩反噬者请治公弗忍挈烬余之南山之南幸场圃犹岿然则葺篱落葺墙壁益穿池种树作米家书画船虽向之籤轴不具而官寓叩门无虚日惟饮少輒醉好客不衰博士起布衣典乡校踰四年以文公之道友堂之学复长临容公闻而歌曰养頤之龟芸人则那我有场圃岁晚如之何博士勇彻皋比日侍膝下岁辛巳季夏日己巳曾孙生生之日公之年家人以白大喜名之曰桐老盖取郑小同之义而以其支干所属媿以木焉博士亦喜弄孙方治具延汤饼客为公寿而明日疾作踰月以至元十八年七月八日卒年七十三公娶胡氏张氏汪氏皆先公卒张之大父曰赞太学内舍水南望族男三人皆张出长龙翰即博士巨公老师字之曰吴式贤后生晚进尊之曰吴古梅次龙光丞相讷斋以其甥刘氏妻之先公二十二年卒年仅二十五次龙翼以后从弟先公二十一年卒年仅二十孙男三人霞举有易学丞相讷斋以其兄之孙妻之次霞蔚尚幼龙翼之嗣曰霞尚女一人许适汪祖尹曾孙男一人即桐老于戏原人之行可以愚乡曲而不可与遇一朝之变举子之文可以霸场屋而不可与论百世之遠盜賊兵革数也室庐費用物也物不能逃乎数之外而公之帝临天隲者不与物囿于数之内攸好德考终命全而生之全而归之其无愧于行已如此博士初应里选深孝弟之根窺性命之奧非以贾青紫也嘘天葩吸月卉烁先秦肩盛唐后子云必好无疑尚书直院王公应麟大卿检正宇文公十朋武魁南雄守程公鸣凤亟称之盖渊源有自也其无愧于教子又如此博士将以十月二十八日庚申奉重窆于郡城之南七里实公所自卜姑识其大者以铭铭曰

季氏八佾昭公干侯虽孔之忧非孔之羞友堂速肖竹林沧洲韩史之世孰由就求泰山之阳大盜曰虎未闻善人为其所脯劫火不灰存我场圃心焉为苗德也为宇载谋载裕曰典曰坟不诡以获燕及后昆维友堂有孙率舞于韶人而无耳锵其文声柷合敌止维场圃有子此之所有彼无之礼后言诗西河之师此之所无彼有之不才穷竒史捩厥辞梅也实也桐也支也不蚀不糜传不在兹

存耕处士汪公（庭桂）墓志铭

王球

- 796 -

大江之南吴楚之区歙西有州婺源婺源有世家汪氏观夫世数之近远事业之崇卑则前人积累之功有可得而征者矣传所谓德厚者其流光德薄者其流卑诎不信哉至正十二年春汪氏有德麟者以其大父安南等处行中书省左司郎中庭桂碑石未建介州人王元奉前进士余深状致辞于宗老尚书汪侯侯览状曰真豪杰之士图不朽实予之责属老病命宜兴州判官用敬以余公状俾门生宁国路总管王球为之辞敢不诺且请福建廉使贡师泰书其文中书平章政事张蔡公珪篆其额俾德麟刻焉汪之先出于姬至鲁成公支子汪受封食采颍州至孙都司马诵始以王父名为氏为六十八代祖至今世系皆可考详见世谱录中其始居乌聊者则越国公华奉籍归唐君传在太史氏总戎来镇婺源者兵马司道安徙婺源者御史大夫坟捍御保民占籍黉溪者则中元也于君为十三世祖曾祖颍州学谕颺生倬则府君之大父也考通母程氏祖父皆以善及人垂休委祉逮于郎中公起而承之公讳庭桂字秋芳别号存耕幼有大人志广颖丰下目光如电神采毅然性资睿十三明蔡氏书十八举进士第授紫阳书院山长积阶至迪功郎广德军司户参军善骑射熟孙吴兵法以策干南康知军叶公闾公竒之未几谢太后诏天下立壁垒以自卫愚民幸变公为文谕之闻者敬畏既而宋社屋矣遂绝意仕进元圭兄弟以周胜纳降卒成者公力也会刘国公平安南版授公本省左司郎中辞曰能终养父母足矣不愿乎外也士大夫益以是高其风公之才之美过绝人远甚监郡玛蕪库良二千石也公一见侯辄加器重恨识之晚公言五事凡诛黜吏者十余人平反死狱者二家出伪楮株连者百人侯服明允凡政事有所未达辄咨访由是留置馆舍顾遇日隆府判摩和巴徃赈公预出所储以济流莩其不能自食者倅笑曰诸大家积庾廩乘歉为己利公对曰公私匱乏道谨相望吾能独享所有耶其处心盖如此与倅坐堂上诸孙以次进拜说书倅举觞告公曰能遗子孙以诗礼实中朝希有族子文冒犯先墓出之终身不得与宗族齿有妇早年嫠居自誓靡他舅姑欲夺其志公戒之以全节妇其启迪人多此类能使人化服若是年在髫髻时诸父常等疾之再谓公考曰宜择贤立后羣从诸父兄弟病于征徭公不修宿怨反出私财以佐集事妇舅氏程妻弟李终养其生死葬焉其笃于伦理又如此其于赈乡善族恤姻字贫又有推仁之才暑粟之周御寒之纒免利之黍死无治丧者给棺衾修川梁径路以济徃来免官驿之病民建法轮以超绝胤为患尤大事亲孝亲歿殫力市壤亲卜佳兆振门户树家声百废具举制节家事严而有恩妻子闻其警欬皆敛手正容毋敢肆也晚构楼西山麓以自娱公生宋淳佑戊申二月八日歿于今天子至治元年辛酉六月四日寿七十四徃吊者户外屨常满如丧所亲为当时归重如此夫人李氏与公同年先八年甲寅卒子琰等奉治命葬休宁枫木岭其次子琮以状介处士黄清夫诣京师乞铭于澹翁张公有故得篆额而归焉子男三人长琰次琮次琪孙男九人德馨德礼德聚德麟德和德本德均德美德庆德美天曾孙男镇祖毅祖焕祖应新继祖光祖英祖康祖文斌棣祖昭祖宣新文伟文亮文启惟公之里居世绪列于家传趋操行事施予惠利播于余公所为状庸敢掇取其大者以为植德之符而表显

之窃观自昔草昧之初出其经纶之蕴以翊扶兴运者固已策隼功而建荣名其懷才不试以节行自保而甘老于丘园积久必发亦莫不有以庇賴其子孙表见于后世盖木必其本水必其源本深则末茂源长则流遠岂偶然哉有若郎中公亲享其报年登八袞及见其三子九孙为时俊杰此则世之希有者也且曾玄蕃衍又能显融以亢其宗岂非积善之报自有不可揜者欤铭曰

显允汪公展也全人惟忠惟孝萃于厥身其忠伊何不仕二君其孝伊何归养双亲动人者义泽深者仁咏歌道德为时贞民用能光大厥家而储休委祉于后昆蝉聯五叶弥久益振推述潜德表诸苍珉揭于墓门曰忠孝之子孙

元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謚孝肃程公（翔卿）行錄 程伯洺

公讳翔卿字羽道初名应龙生于郢州之京山自曾祖至公居郢三世矣家富而遵礼义宗婣之指数百户外之屨常满邦邑称为望族时号长者之家公谨厚明敏读书通大义未冠侍亲奉大父避兵乘舟东下南入彭蠡择吴城山濱湖之地以居公兄弟三人而公居长其父师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长子克家者也盖自治乎于是一门之政悉咨于公持身御众斩然有法内而奉甘旨教子弟外而接宾客馆游从双亲寿考仲季宦成公之力也既而季曰飞卿受命守建昌公侍父母就养郡城南隅有故侍郎曾颖茂兄弟居址公捐金以赎其地筑室奉亲居之孝友之道雍如也先是飞卿以进士佐洪阩即吴城建壕栅集义兵御外寇公散家财鼓士气制馭其中隱然重镇至是宋鼎告迁公审机识变决策全城抚安境内日惟以止杀戮安凋残为劝戒由是存活益众洪盱之民没世賴之而公不以为德也至元丙子中军元帅吕公师夔将命来盱江见公而器重焉大将李公恒表闻于朝特頒玺书授公朝列大夫管军总管佩符綬绶兄弟分任兵民建节一邦金紫辉映时人羨之而公不以为荣也又明年公子入宿卫旋贵干朝公即谢军营别墅城南之绕堆距城可三十里象郢之石城构屋为遊息之所自号石城居士将终老焉或挽其入燕京公曰吾家积德累世嗣子行显用矣独不闻王氏植槐之事乎吾尚何为哉寿七十五考终于家生宋嘉定辛巳四月七日夜元贞乙未十二月四日与夫人李氏俱葬绕堆大盘山之阳子孟一早卒女适建宁路判官曹某赵某同知某路事江某我大父文宪公自幼以从弟来后从宋制也公没时文宪公持宪节闽海奔讣归葬藩宪之僚守贰将帅吊祭尽礼所谓生荣死哀者耶至大戊申文宪公以翰学议中书事制特贈公正奉大夫參知政事追封郢国公謚孝肃延佑丙辰加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国进封楚国公夫人李氏由郢封楚制词畧曰活千人者必封事将有待作三军而谋帅赏未足酬故具官程某弘毅而孝恭高明而肃括因心则友早竭力以事亲顺天者存克沈机而先物千里之风尘不耸一方之涂炭获苏并畴昆弟之荣分任兵民之寄顾乃功成不处抗志自高又曰早躬孝弟之行晚甘恬退之风赏不酬劳遗爱未忘于千里教之能仕移忠遂立于四朝又曰身居公鼎虽不逮于生平手植庭槐尚遙观于世济呜呼尽之矣公没垂六十年而陵谷变迁故老沦谢遗事不传謹采摭行实书于家乘以示子孙无忘可

也

孝善胡先生（斗元）墓志铭 戴表元

元贞乙未岁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州婺源乡先生胡公卒闻卒之日自公州里宗党知识若远外学士大夫皆嗟叹失声以悲其门人子弟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与考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隐君子私谥例尊称之为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大唐李氏五季之乱逃来寄姓于考水之胡因籍焉字昌翼以明经中科八世至国子司业伸与同郡汪内翰藻齐名元符太学所谓江右二宝者也弟侃所著书有胡氏家宝棣华集存于家自是又三世有徙考川居婺源郭东集贤里者以学行推择为乡校正讳允济于公为王父四世有通五经尤精易撰易传史纂号易简居士讳师夔于公为父一门十余叶缙素相传故徽之地胡虽多闻家而独考水之宗号明经胡氏公讳斗元字声远少孤师朱文公从孙小翁受书说年十四始从小翁闻居士所授易学刻意探述日玩一爻至七日则通六爻循环习之白首以为常亦以此教其徒当贡举法行徽士橐楮笔起山林出与四方英俊争进趋往往高捷乡国每三岁上公成均有司不足以知公至辄闻罢乃径归阖门养志以乐然慕从之游者遐迩如归餐华茹实人可为良儒尝曰干专言善坤兼言善不善干之善世吾无及己坤之积善吾庶几勉之早夜修饬惧辱其先尤以不逮养为终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泣不能已莹垄时躬洒扫老不避劳人谓年弥高而慕弥深者于公见之噫嘻公诚可为孝善也已年六十时忽语诸子曰吾筋力觉衰遊人间世当可余十稔顾考水吾念之不能一饭忘吾死汝辈必葬我考水至是论诀复属诸子我家明经胡氏子孙汝辈力学积善无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有七日葬公考水之高仓太守涿鹿翟侯大书曰孝善先生之墓娶鱼氏子男三炳文焕文灿文女一孙男四念祖振祖光祖德祖孙女四于是炳文以其乡先生方使君回前进士江雷胡次焱程龙之议与状来丐铭铭曰燕其独潜其伏既安既穆是为孝善之卜

中山处士汪君（应新）墓铭 虞集

君讳应新字符美姓汪氏新安之祁门人新安领州邑六民生众而多秀汪氏居十八九又溢出旁郡而处处代有显人君之先自歙之黄墩徙祁门之石山钊自石山徙邑南之韩溪其五传有兄弟七人并以才贤称据县志其弟五人世容之子深分居桃墅之别业四传曰侨于君为曾大父晔其大父灿其父也灿字明夫世治进士业乡里谓桃墅曰儒林矣灿早卒而从弟文华字荣夫有五子明夫之配王夫人请以君为之子初荣夫之夫人程尝以果饵赐诸儿微示予夺以观其志而君弗变也其亲贤之荣夫与羣从昆弟学于乡先生赵永如氏与故中书右丞燕公公柟为同门至元初燕公既贵招汪氏兄弟为禄仕峩冠褒衣以居弗从也而荣夫又尝从双峯饶伯輿氏学而有闻焉者也君之为明夫后年十三岁事母有孝道时方多故补葺家业以为养处乡里姻戚岁时无阙礼母不知其艰孤姊妹未嫁者三人竭力营资装嫁之各得所归娶康氏同邑贡士且实之女善事于姑勤俭以相成其家君有宾客延待无勑孤侄未嫁脱簪珥以嫁之一门称其

贤君与同产兄弟虽异居而周恤扶持人无间言其教子有过则责之甚严知改则说之如初其子曰义隆义彰克仁克宽克端皆业儒义隆早卒克仁为伯氏后女适同里余友仁友仁卒而守节誓终其身孙男七齐益希景偕均老女四曾孙男三鶚鏞鉉信乎其为儒林之盛也夫君资干耸特伟然丈夫平居无惰容媒语刚正自任议论忼慨博洽称其家学尝着便民二十条皆民间要务将上之台省而不果是以人信其才之可用也乃不见用其命也夫生宋开庆己未十有二月廿又九日晚遊江淮间雅好山水识其性情之妙而乐之年且八十髮不变白耳聪目明居乡里间舍輿而徒亦弗杖也常如五十许人桃墅之居特起之峯曰中山君构书堂以处乡里号之曰中山处士云溶口先莹之所在也君少年时或易君而侵其封君力陈有司四年而后得直其人敬服君且老属其子曰吾歿则祔于先莹仍改至元戊寅六月癸酉居室火君夜半率长幼出避之家人请还救器物君曰外物也无伤人足矣怡然迁处别室以居既而得疾诸子治医药甚谨君曰吾生于忧患濒死者屡矣年已八十复何求哉遂以是年九月二日卒康夫人生少于君四年卒后于君一年己卯十月七日也其孤将以至正二年十有二月乙巳奉葬诸溶口克宽以其同郡同姓承直郎南康路总管府判官巽元所著行状徒步千里来求铭予识巽元于京师克宽方赴南宮在焉今十有五年矣克宽论春秋于胡氏传最习能通其类例以为书泰定丙寅以其经荐于浙省有文声于东南以君夫人之养尝居家今年天子复以进士取士而克宽齐衰未除也企其为学行将有光于儒林也夫故为之铭曰

新安之汪族徧其邦其贵有加其厚有封鬱郁儒林居十余世含英茹实子孙孙子中峯之隆可出雨云盘礴弗施蓄而弥文溶有先莹冲气所始遠而思复培本之理是用表之别异其宗后人彬彬以承显融（右中山处士汪公墓铭一通其文则虞文靖公集所造其作隶古书则南雄守杨君益也处士之子乡贡进士克宽既已勒石墓门今年克宽与濂皆以纂修史事被召来京克宽复出以相示请作小篆书之装潢成轴以传示子孙呜呼处士之歿已三十有二年其藏体魄于墓亦且二十八春秋矣克宽能惓惓弗忘如此非厚之至者乎非欲昭先德于无穷者乎人闻克宽之风可以知劝矣洪武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前起居注金华后学宋濂谨记）

元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經歷贈嘉议大夫中书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荥阳郡侯郑公（绍）墓志铭 危素

公讳绍字仲贤姓郑氏世居徽州歙县之长龄里四世祖显文宋廸功郎诸王宫教授曾祖世卿祖天麟武节郎积善尚义至元十三年大饥发廩粟活数千人乡党称为长者生二子长太学生孟孙贈从事郎信丰县尹次贵孙贈亚中大夫同佥太常院礼仪院事轻车都尉追封荥阳郡侯配汪氏初封宜人继贈荥阳郡夫人次可孙公之父也母鲍氏生二子公其仲也为伯父后资质颖异师前进士曹先生涇既长俶傥尚气谊喜周人之急不计有无推食解衣无吝色兄弟雍睦既分财产公一以让曰吾所知者天伦之重尔家声由此益振从外舅汪公巽元游宦吴楚内翰赵文敏公归老吴兴与语奇之荐为

鄮山书院山长书院栋宇倾圯教养久废修治惟谨借注保昌县文黄砦巡检廉介自将境内清肃雒阳杨公益守南雄待以宾礼未几兰河平田上翔等寨缺官郡檄公总摄治效尤着久之民有急难者赴之病者药之俊秀者诱教之未三年顽犷之风遂革广东宣帅用杨荐辟为史漳州民李叛公从军潮州运筹招捕未尝横戮无辜者至正二年调将仕佐郎南安总管府提控案牒兼照磨承发架阁大黄五寨之民闻公始至不遑数百里具鸡黍壶浆罗拜庭下曰明府德化素孚于我我等何敢忘故来为南安贺僚属郡人莫不惊叹公驭吏有方文书清简郡为要冲过客旁午送迎无虚日舟车之资庆饩之礼多竭私帑以供之或家儿从事货殖者公闻輒曰若此虽廉吾所不取贫而能守有余能施乃吾志也至正七年升从事郎贛州路零都县尹吏或曰公止邑民之讼必以法绳之公曰吾与之相安无事民何能生讼居岁余部使者以狱空讼息大喜语郡长令公曰零都治迹甚高可善遇之时令公下车未久即遣使宴劳仍命询访旁县民瘼兴国县民之冤公为伸之未几寇犯江西贛之属邑皆陷独零都赖公所作新城示以守御之方县卒以安尉冯深招谕葛■〈土幻〉平头印山青塘等寨卒无成说郡府申命公行民闻公至皆涕泣缚其首恶五十余人送郡乱由是息近臣祭南海还以公名闻于朝十三年御史台选为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经歴进征事郎未及赴九月庚申以疾卒于零都官舍享年六十有六赠奉训大夫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飞骑尉追封休宁县男加赠嘉议大夫中书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荥阳郡侯娶汪氏封宜人赠县君追封荥阳郡夫人子男三人潜泉州路总管■〈彳缶〉瀛女三人长适吴鹤次适罗相次未嫁而卒孙男四人权桓榭櫪女三人曾孙男三人女二人初潜闻讣奔丧至于关道梗不能进乃卜邵武某乡芙蓉坡之源将葬公于此乞予铭之予尝识公于京师以事过歙闻公与夫人贤行汪公方致政家居期待殊厚铭得遽辞哉铭曰

治世之吏鄙夷遐荒羊狼狼贪久罹其殃公用儒术警逻保攘总摄五寨民物用康宰邑零都化服有方涕泗归欵免于斧斨邈彼下土政教靡详孰扶尔弱孰击其强稽公之迹惟德之将惟德之将惟后之昌尚被封爵家世用光招魂瘞此闽粤之疆于贛于徽千里相望勒铭芙蓉何必故乡

歙士吴宁之（以宁）墓志铭 虞集

徽吾朱子父母之邦而所封之国也是以多君子不可一二名歙士吴以宁字宁之中郡城以居能处其家而有善人长者之目于一时可谓难能者矣其生以前至元甲申之二月初娶蒋氏生女一人而没再娶于邹生子曰国英广德路建平县儒学教谕曰朝英习进士业女适胡执中次在室宁之年六十作寿藏于郡城北凤凰山之麓以待其终暇日则携酒饌宾客而往乐焉兼有旷达之誉矣年六十三而没则至正丙戌之正月明年八月奉之以葬国英之受业郡庠也里人汪克宽训之有师道焉是以国英等请述其事而来求铭克宽曰宁之居近闾闾而世俗公私之务虽无所不闻而未尝有所干谒辟斋居于门内藏书数千卷勸其子以学非名师良友弗致焉郡县守令有终更不得见其

面者而贤人之车辙屣迹多在其门户故翰林待制杨公志行大儒也方严少许可其官于是乡特书汝舟两大字以表其斋居盖知其可用于当时而又有望于后来也徃役于官凡乡邻之民差徭两税力不逮者悉自任之郡邑四交羣岭峻阻任荷负担不絕少壮罢病每共周恤以惠之贫且贱者感其惠之有常也天歷戊辰蛮獠叛于广南郡将尽发其属卒以征兵徃素安弗堪也其悍者鍾乙等十余人持挺入大家劫取私藏相捍拒莫之能制宁之之家独随所有予之不竞也事闻有司当卒以强盜之罪狱成九年后至元丙子朝廷命五大府遣官虑囚天下其至徽也坐狱者皆在而被害讼于官者已前死召宁之问状及所以独不告官之故曰兵兴卒求賄耳无杀人意非强盜也官用宁之言破械出久囚者则长者之名所由得焉至正辛巳郡灾火至宁之家而止其室独完以为阴德明年官寺稍完复而又灾乡人待宁之而食者百余人钩戟绳锯及致水之具以卫其家宁之谓之曰吾闻有灾患当先公后私即率其众诣府撤其西庑火路絕而官舍免明日郡长吏大为酒食以谢宁之弗受也又出楮币索掾者名而劳之宁之又曰亲其上而死其长民之义也劳之则不见义矣郡人甚韪之晚为别室于居左尚恬淡以怡精神不以家务自累名之曰一斋而人亦以是名之盖逸乐以终其身焉克寬又曰歛之故乘在李唐时有监察御史少微而吴之宗皆出焉岁遠谱逸宋末自乡而徙居郡城者曰彦珍乡人犹识其为御史之族云生子松无子而郡有汪氏大族闻于四方生其门者多材艺有名实松求诸其宗得道荣焉尤俊伟祝以为子而国初遠郡未有以自试稍推择郡史已而去之优游养生之学着医书曰去病简要者二十七卷并近体诗若干卷藏于家生二子曰安尝征商于县之松原其次宁也安长无子道荣命安子宁宁所以事其兄如父事嫂如母任子职而弗辞也他日安有子曰以润九岁曰以德甫一岁而安没宁鞠育抚养尤尽其慈爱卒之日又语以润以不能尽丧母之礼也初宁母金生宁而去适于他有同母弟妹矣宁求归养之不可终身以不得申其情事为慊也其亦善处人事之难也矣铭曰

长者好惠常善救人奋挺为强犹完其身反风灭灾报以安宅赫赫郡庭仰以无慝阴德之门善继其存惻怛逸休以遗子孙山鳳扬彩乐丘斯在神气旋通余庆垂代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二上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二下

（明）程敏政 撰

○行实（世德）

吳处士（伯冈）墓志铭 解缙

新安齐国文公阙里也遗风余韵奕世犹存自宋亡元兴时则有若程勿斋吳义夫汪古逸赵子常郑彦昭汪惠辅倪士毅朱允升郑师山唐三峯传至国初以性命义理之学讲淑诸人皆不失为文公之徒也予嘗闻而为之羡慕焉今戶科给事中兼司经局校

书吴君彦守新安之世家也同官多暇因考论其师友渊源而君为予泫以泣奉唐君子仪所为其父吴处士伯冈行状求铭勒于其墓按状伯冈从学于子常彦昭而讲于惠辅以下诸君子仪三峯之子也文公之泽岂不长哉考吴氏系出汉长沙王芮四男分居新安休宁歙县其后有讳少微者仕唐为御史曾孙瑶自休宁徙居歙之富饶瑶生叔臻叔臻生明明生超兴元甲子迁居海宁超生春春生天推天推生琇为令休宁因劝农历诸乡爱金竹山之胜复徙家焉第四子依舒通守阆州者分居吴田依舒生子志子志生泉涌泉涌生士隼士隼生积积生道传道传生琬琬生逢辰逢辰生梓荣宋迪功郎吉州泰和县主簿梓荣生彦松彦松生邦吕历官成忠郎年九十余乃卒邦吕生柔遇柔遇生贲龙元承直郎太平路繁昌县尹号屏山先生生之泰之泰生渊字万顷号白云先生是为伯冈之父其配某氏伯冈之母也伯冈讳玉林甫六岁日记数千百言皆通大义成童有诗名习举子业齐辈推服试有司不利未尝恨父子师友之间讲明学问甚自乐也天兵下歙辟为参军未几弃去竟以隐终方元季兵兴时伯冈总其家政内外整肃事亲极孝养尤克友其弟祖瑶遭横一身当之而弟与亲不知也妻之先宋丞相元凤诸孙盗乘乱欲劫其家其家逃匿盗纵迹之欲加害伯冈尽出其私财与盗以免之其里人有疾众谓不治求良医竟活之其收养孤遗赈恤穷乏如将不及里中土宜稼而常以旱为忧出其私本凿山引水为渠既成而旱不为之灾民咸利之建义庄积粟以备祀先上冢聚族人宴会分给之里人咸服其义有争竞求直者或得一言而止呜呼仲尼云施于有政是亦为政非伯冈之谓欤伯冈平生所寓意多见于诗有松萝吟藁二十卷藏于家生于元延佑丙辰五月十有七日歿于洪武庚戌十有一月四日享年五十五后十五年于某山之原配程氏宜于家族后二年卒年五十一子男二人长樵早世牧即彦守初为县学生以劳积擢纪善至今官女一人适江仕翔孙男果善功远孙女适江彦华铭曰

显允吴君笃实之学良贵既荣岂慕人爵拂衣辕门白驹空谷义倡于乡仁恒其族鄙夫吝财剖身藏珠矧曰众旱私资筑渠矧曰寇至求金求璧我竭我藏庇其亲戚其生也荣其没攸宁其后宜昌不爽于铭

赠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程公（顺道）神道碑 杨溥

公歿之四十八年朝廷以其孙贵推恩褒赠制得立碑孙富奉刑部侍郎杨宁所述状请予文予与富有斯文之谊许之公讳德字顺道以字行其先出重黎之后自伯符封广平累传至元谭仕东晋为新安守有善政赐田宅于歙因家焉传十三世有讳灵洗者以武功显于萧梁卒谥忠壮立庙歙之黄墩历代崇祀其它以诗书显宦者后先相望公承绪惟谨夫孝友百行之魁公事二亲得欢心亲歿哀毁踰礼兄弟六人自幼至长友爱无间言此其孝友也道之所进必始于家公以礼义为教每旦坐堂上诸子偕妇序立堂下听训告不命之退不敢退一门之内长幼肃然少有过辄诘责之此其刑于家者也三物之教贵能恤人公见饥寒困苦不啻在己济之惟恐不及邻里丧葬嫁娶有不能成礼者乐为之助假其费者久不能偿则焚其券近居河水泛滥为涉者病乃捐金为桥恤人

之心惓惓如也起家之道莫先教子教子莫先诗书公嘗曰家之贵显增光先世者皆由子孙读书知为善以富器宇超伟乃遣充郡庠弟子员命诸子歲资衣食之用使专心问学复益以一廛为后日養廉之资其教子孙之意至矣富永乐甲申以乡贡进士起家卒業成均授监察御史巡按江西以平贼功升大理少卿累升至副都御史歷官三十余年荷国家推恩先世贈公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龙章鳳诰光賁泉壤人咸谓公积德为善天固报之非幸也寿六十九洪武己卯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是年十一月葬邑之仙人岩祖三益考雷甫世有善闻俱隐终母殷氏族里称贤娶吳氏继室汪氏皆名家女俱贈淑人子男八人长仲仁副都公之父吳出次仲义仲礼仲智仲信仲友仲文仲武汪出女三人长适项以忠次适毕宗頤季适巴以文孙男二十四人长曰喜次即富也曰彦通曰彦珉曰学可曰学进曰彦器曰彦杰曰彦举曰彦鹏曰学初曰学贤曰学能曰志学由乡贡进士令弋阳以廉勤见称曰彦清曰彦荣曰彦升曰彦祥曰彦昭曰允恭曰允俭曰允让曰文彬曰文耀俱知力学承家孙女一十六人曾孙养中养诚养耕等五十三人后嗣之盛皆积德所致也呜呼以公存心制行使其出用于时必大有为以广利泽而乃敛器弗施终于家食人孰不为公惜邪及其孙洵膺显任国家推恩于既歿之余人孰不谓天之福善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也况富为时名臣能声伟绩振耀当世駸駸未已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后之人尚体念之哉铭曰

孰约其躬孰显其终约以俟命显以善功紫阳奕奕黟水融融山环水遶君子之封惟后之振惟前之光宜尔子孙笃念无忘

贈承德郎行在兵部主事吳公（发）行状 方勉

贈承德郎行在兵部武库司主事吳公仕仁墓十有九年子宁始蒙恩以己官贈公謂勉同里俾状行实将求文以表诸墓按譜吳之先出延陵季子至汉则长沙王吳芮唐则御史吳少微公之族盖少微后也世居歙之澄潭几六百禩曾大父讳祖大父讳关父讳森秀咸隐居弗耀母汪氏有淑德公之父兄皆蚤世而族伯父明善自澄潭出主莘墟宗叔雷应祀雷应者文英子也明善家虽饶裕乏嗣人择公继之宗祊允公既后明善曲尽孝养事母许孺人与庶母杨氏一如所生抚季弟士安俾克成立其笃于孝友盖本天性公讳发仕仁其字頎然其躬美乎其髯风度凝重雅尚俭朴不事侈靡暇则披览羣书沉潜性理至于阴阳医卜堪輿诸家之学亦旁搜遠考各极厥旨公生质美学术富乡邻有争必质公门断以片言悦服而退匱者求济患者请恤公咸应之莫有吝色宜宗族于公而和好戚里于公而敦睦人徒知其存心济物如是而不知其治身理家有道也明善当元季产税甲里中役繁赋重久而困约皇明抚运始获休息所存者屋百间田百亩岁用或不给公竭力以持门户不憚勤苦莹域第宇咸修葺之资产寢丰遡复其旧配许氏贈安人有内助之力子男三伯曰安仲曰寿季即主事宁也英秀卓杰未童卯公遣入郡庠中永乐庚子乡举第庚戌进士筮仕兵部褒贈二亲人皆谓公善教女四适岩镇方永诚琶塘胡士亨朱坊徐汝庭许村许蘊孙男七曰绍曰纶曰继曰纲曰经曰縉曰紳孙

女六公生元至正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卒永乐丁酉春正月三日享年五十有四越辛丑十一月朔三子葬公于歙北通德乡龙溪之阳然未有志者盖有待也于戏吾歙吴氏着姓莫过澄潭观公之孝友利物如是宜其大浚庆源以承休祉而隐处终身弗跻上寿非囿于命与数邪是知公之获褒赠非幸也宜也宁之仕实发轫之始其跻陟显颀盖未艾勉故备録公之潜德并述其族系为状庶几作表志者有所采焉

赠亚中大夫太仆寺卿程公（晟）墓碑铭 李贤

刑部右侍郎程君以天顺甲申五月七日合其父亚中公母太淑人于河间城东金沙岭之原乃奉其世谱事状请予铭其墓上之碑予受而读之叹曰于戏天下着姓若程氏者无几盖程系出重黎在周休父封程伯子孙遂以为氏其后婴立赵孤望着广平至东晋新安太守元谭始家于徽传十三世曰灵洗仕陈至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壮土人庙祀之宋元累封忠烈王王十四世孙灃唐御史中丞歙州都知兵马使子南节居休宁陪郭公之所自出也初忠烈五世孙大辨北徙中山博野再迁河南九世曰琳宋太师中书令谥文简曰珣太中大夫生子是为明道伊川二先生靖康末子孙从渡江居池州曰祉仕终休宁尉遂与陪郭同居故休宁之程于二先生为近族南节十二世孙曰荣秀仕元为奉直大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公之五世祖也高祖文贵宣义郎德兴县铜冶场提领曾祖社至正末用荐为承奉班都知不赴祖吉辅叔祖国胜事高庙为统军万户死节南昌追封安定侯谥忠愍考杜寿尝应聘不受官赠亚中大夫太仆寺卿妣汪氏赠淑人公字士明讳晟天性孝友洪武中聘君坐累谪戍北方公在髫髻侍行即慨然有亢宗志比徙于沁再徙卫辉三徙河间虽徧经险阻家业不坠父母安公之养如平时汪夫人有恒疾汤药必亲调齐每夜露祷求以身代者二十年未尝以风雨急迫一日废焉疾良愈弟昱公友于甚至弟爱城中里舍日估之利即举以畀之乃自督家人农未几土沃田腴所得反胜城市弟又欲之公复以相付无吝色既而昱丧抚其子女如己出侍郎生有伟质公每抚其首曰吾家本世族不幸播迁于兹穷启久矣振吾宗者其在汝乎因遣入学亲课其业底于成公襟宇阔略美须髯撝谦雅饬郡中名士多愿内交虽家不甚裕逢人急难宁自损以济之性尤子谅见者知为善人尝如京师有二盗尾其后数日将抵都城二人者忽相去之曰某等盗也见公长者不忍劫以相惧其言动感人如此既疾革犹强起拜于祠堂惟以亲老不克终养为恨公生洪武庚午十二月十一日卒正统丙寅二月六日享年五十有七以侍郎贵景泰中赠征仕郎吏科左给事中天顺初赠亚中大夫太仆寺卿配张氏鳳阳五河人父政洪武中为元城县簿亦以诖误谪戍河间母蔚氏时聘君与元城同患难而相好闻淑人有懿行因求为子妇盖凡公孝亲友弟教子处家之善淑人相成之力居多舅喜宾客淑人躬任烹饪之劳能先事承顺其所欲酒馔有或匱者即脱簪珥市以继汪夫人晚岁失明淑人亦年六十矣起居服食之奉皆身亲之已而舅姑相继没亚中公早已下世二子皆仕在外淑人竭力营二丧无违礼岁时相祀必务恭洁如事生者尤有识鉴每侍郎有委擢之荣亲党入贺淑人不色喜曰是重其负荷者敢以

为荣邪晚就养京师禄入虽饶而自奉俭素尤不喜僧尼巫覡每曰此辈能隳人家范闾诸门者必令家僮麾去之寿登七袞玄髮不改初淑人生五年县簿公得罪遠配凡所历如宛城青冢李陵台岢岚城之类淑人率能道其时与事每对家人语及之辄泫然曰吾惧汝曹不知起家之难有自肆以取败者淑人生洪武癸酉十月八日卒天顺甲申正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二初封太孺人再封太淑人子男二长信即侍郎也起进士敕历中外清誉着闻次侂以武功至沈阳中屯卫千户女四长适教谕白瓚次适王哲次赘田寬次适百户江春孙男五长敏政以童子举召入翰林读书中京闈乡试经魁次敏德敏行敏功敏中孙女三许适指挥子钱铎千户子赵瑛指挥子凌云汉先是公没藁葬河间城西淑人之丧今上遣官赐祭复命有司营葬事子孙显名存没有耀人谓公夫妇积善之报盖不爽云铭曰

程氏之泽遠且长前有贞君后循良阴功孕此忠烈王奕世金紫传其芳竭从江南居北方温温亚中德允臧上承下启流声光淑人系出清河张妇功母道仪闺房一文一武侍两旁文尤显赫居岩廊呜呼二老真不亡存没之宠迥寻常锡有制命奠有章瀛城之东金沙冈守臣奉诏营此藏乔木宰树纷苍苍太史刻铭表玄堂后千百年殊未央

（学士永新刘公定之程氏义田记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程公彦实墓其考亚中府君妣太淑人于河间郡城东金沙岭之原环其莹墙田五百亩皆公所有者公以己禄赐既足贍其私无頼乎是田矣于是仰告祖祢旁会宗戚俯召佃佣而言曰是田吾不复私之也画塋堊沟浚三分之其所収一以供吾祖祢之祭荐祠墓一以供吾宗戚之婚媵丧葬一以给尔佃佣之事畜饗殮偿其勤俾勿怠庶收入有常焉既言之复着簿历开条目示仪则坚约束俾主祀事者司之择干用者析理之公屡与予道其事乃命长嗣翰林编修克勤来谒记垂久遠夫事之创端由己志然非与时遇合弗成也成而非有贤继之其久遠詎可必乎昔范希文义田其志盖谓吾先世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若独享富贵何颜入家庙向使希文不出将入辅此志固无由遂抑非有主器善继若纯仁虽遂矣虑或隳马搜库绢以惠邻党捐舟麦以贖故旧纯仁之心与父同符故希文中秋先夕诗有来日如登霁清风不负期之句若讖其子之将光大也而果然焉噫岂苟然哉德厚而胤昌也国之功业且箕裘是似家之义田其菑畚是永奚难哉公欲久遠义田尚益厚厥德且期克勤图之予记不克若钱公辅然事闕义文宜无靳矧克勤予较艺丙戌春闈所得士又筮属在院亦宜为公期焉公之先家徽郡忠壮公灵洗蔓延厥系于海内明道伊川实祖之其自徽来河间则近在皇朝初载云）

窦山处士程公（景华）墓志铭 丘浚

程以国氏出周大司马程休父汉魏以前盛于广平至东晋始盛江南而新安尤其著者其来也自元谭为新安太守始数传至忠壮公灵洗居歙之黄墩又数传至户部尚书仲繁居饶之浮梁其子令涯徙祁门之善和里又数传至窦山翁翁讳新春字景华以字行上遯忠壮公三十一世所居地有五山里人以翁家世积善比燕山窦氏因以窦姓

山翁遂以自号人亦以是称之环所居十数里之人无少长惟翁言是听出入兴作惟翁行是视事有疑难者辄相语曰盍质之翁乎翁必有处此者矣行有悖理者辄相戒曰翁得无知之乎知之必不吾容矣欲赴诉于有司者辄相谓曰何事劳有司乎得翁一言则是非曲直有所归矣惰于治生者辄相訾曰翁之法不如是盍质之翁乎或不幸而遇患难有死丧及困乏者辄喁喁望且呼曰无有以我事语翁者乎翁庶几一来来则吾事济矣用是一乡人惰者以勤匮者以足不善者以良风俗翕然以和及翁卒咸哭之恸且走相报曰吾翁弃吾去矣天乎奈何家祭而羣临之者无虚日发引之日空一里之人毕会焉时景泰壬申闰九月也距其生洪武己未得年七十有四以癸酉岁葬于本里百花园曾祖仕荣祖德坚父汝楫母蒋氏翁生九岁即孤事母及祖父母克尽孝道居丧不御酒肉墓祭一本古礼以行念兄庭春戍辽阳终身不预燕乐闻音律辄走避尝率族人构堂祀先以合其同修谱明系以收其异其孝友睦婣之行盖天性然也翁初配汪氏继刘氏子男五人盛显达懋讓女二人长适谢景春次适郑克己孙男十六人泰贯通容密复宪宿宣文云迪腾循栗度女九人曾孙男八人呜呼乡有善人一乡之福使凡天下郡邑每乡中皆得如翁者一二人以为斯民率先三代之治不可复吾不之信也翁之次子显仕为韩王府长史得请致仕命其子户部主事泰以其乡亲工部郎中李君友闻状来乞铭予与主事君同年进士也义不容辞谨次序而铭之铭曰

周大司马曰程休父程之有氏盖此焉祖始望广平后盛新安惟忠壮公云仍实蕃县曰祁门里曰善和比族环居窈窕山峩峩窈窕山何有有贤一翁乡邦是望族属攸宗恶者以善醜者以醇翁匪今人三代之民三代之民絶无而有铭发其潜永昭不朽

明威将军神策卫指挥僉事致仕黄公（琮）墓志铭 家乘

公讳琮字进贤世居徽之休宁其先多隐德至考彦斌甫妻徐氏女生丈夫子七人家始殷里之识者策黄氏必大贵既而仁宗昭皇帝临御册公女弟为贵妃特遣二中贵人驿召彦斌甫至京授神策卫指挥僉事赐第一区赉予恩数甚渥七人者公最长实侍北行上召见喜其重厚亦授锦衣卫百户未几彦斌甫捐馆嗣为神策卫指挥僉事公雅不以贵戚自盈年六十即以官授诸孙惟日端居自适而已成化初今上皇帝复册公长孙女为秀懷王妃公之女适王氏者有甥曰增亦选尚嘉善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公夫妇尚无恙惟时以手加额曰吾家藉先世之灵迭被宠光飞香椒畹恨无德以将之闻者嘉叹成化癸巳九月十二日忽一疾不起享寿八十距生洪武甲戌二月七日上闻讣遣使者赐祭盖特恩云公配桂氏南京锦衣卫百户福之女以慈贤重戚里封恭人子男三长昱以亲藩恩授中兵马指挥次晟嗣锦衣卫百户次杲为义官女二长适锦衣卫百户韩俊次适锦衣卫指挥僉事王珩孙男九长钦后公数日卒次鉴次锤嗣神策卫指挥僉事次铭次铎次钺次镛次钢次锐女五长即秀懷王妃亦先公卒次适伏羌伯毛锐余未行曾孙男一曰彭年女四俱幼公平生孝友事二亲存养终慕如一日诸弟处江南岁时问遗不絶贵妃从葬景陵每时祀北望挥涕不已与人交不蓄中对宾客恂恂执谦如弟子

虽富贵而服食俭素惟好善乐施予不厌子孙满前佳辰令节奉觞称寿恒谆谆以盛腴为戒敏政尝与乡人造公公歛之竟日其貌温醇其言简而不夸有类乎古之仁人长者窃意其享福有自也昱等将以是岁十一月十五日奉葬顺天府怀柔县银洞里赐地之原以敏政与公同乡来请铭敏政闻徽之镇曰黄山山之下在唐有黄芮者尝割股以愈母疾又庐父之墓以致连理木芝之祥见于史而爵位不闻岂天欲锡报于数百载之后而得公乎铭曰

黄山崇崇毓彼黄氏懿其前芳有唐孝子爰锡尔类絜天孔仁不食其报以启后人猗神策公岷然中起嫔我仁庙维公之娣岂惟皇嫔庆迭斯臻妃我懷园维公之孙亦有公甥玉立在旁帝姬娟娟厘降于堂羌孰如公维齿禄位越显孙子维德不匮奕奕几筵宸章奠之肃肃冠裳赐地窆之史臣刻铭置此窆窆中有耿光百世无斲（公没后一孙女复选为徽王妃孙男鏞亦选尚嘉祥公主为駙马都尉贵戚之盛盖近世所未有也）

赠文林郎浙江道监察御史汪公（宗煜）墓表 周洪谟

公讳宗煜字叔泰姓汪氏汪氏徽郡巨姓皆祖唐忠武将军越国公华华当隋末保有六州历代奉以王爵而祀之华十二传至唐兵马使道安以兵镇婺源家焉道安生瀆唐季为三梧镇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国死于巢贼庙食三梧三梧之地曰大畈子孙又迁居之瀆曾孙延贵延之延贵九传至宋端明殿学士江淮制置使赠太傅立信以忠显延之曾孙绍与其子四友先生存并以行义文学名其乡存曾孙坻又自大畈迁浯溪公盖浯溪之汪也坻五传至南山先生德润生二子曰叡同同当元季起义保州里历官淮南行省左丞死于伪吴赠推诚效节辅国功臣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平阳郡公叡仕国朝洪武中为承务郎左春坊左司直郎学者号贞一先生公曾祖也祖渊父栎皆隐居不仕伯父梁举永乐甲申进士知虞城县事簪纓蝉联奕世不絕公生有至性六岁丧母九岁丧父即哀慕如成人继母江氏来归甫一年即孀居以保节抚孤自誓而公亦能以亢宗为志然幼孱弱羣从父兄数侵之公曲志奉承不与之角恒自道其茆菑子立之苦言与涕下闻者感动羣从父兄卒善视之贞一先生于六经诸史皆有著述公朝夕讽诵务究其旨义将以嗣其宦业而独任家政不能出也公祖父两世居鸿村鸿村者先塋在焉公以其地非便乃节缩浮费返于浯村旧址辟基考室视昔有加岁时供祀必极丰腆哀感凄惻终身以不逮养为恨奉继母如生已凡事务得其欢心见其子奎幼负才器方六岁即遣入县庠奎果登名用成父志公为人刚介而襟度坦夷无绮言媚色汪氏自国朝来充万石长公独以取足官赋为事未尝有所腴削里人頼之享年七十有二以成化戊戌十月十七日终于正寝配江氏邑湔源人处士庸礼女也贤明慈惠克相夫子卒年六十有七奎以内台考绩获赐勅赠公文林郎浙江道监察御史江氏赠孺人公子男四长奎也成化丙戌进士除秀水知县擢监察御史以抗疏论事出为夔州通判弘治初进叙州同知再进成都知府屡受旌异次坦次圻次坤女二长适江时英次适詹希昌孙男十二长铭次铎次钊次钦次镗次锡次镇次铠

次镗次镀次环次镜女九长适儒学生孙格次适滕梅次适江溥次适江杞皆邑之故家次适锦衣卫百户休宁程垓故大司马襄毅公之孙今学士克勤子也余多未行公墓在大容梨树坑之原久未有表奎以克勤所序事行致书属洪谟洪谟叙人也昔在春官见奎之纳忠敢言尝伟其人既归里居又目击其为郡惠民有古循良之风而无忝崇阶峻秩不占可知则所以恢其显扬之地发其幽潜之德将有进于此者是用述其家世履行之槩俾瓌诸石以俟他日之大书焉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二下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三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寓公）

孔右司（端木）传 李以申

孔右司端木字子与旧名端朝先圣四十八世孙昭陵朝为中执法名道辅其曾祖也未冠能属文宾兴贤关藉藉有声宣和四年徽庙幸学访先圣后以行艺俱优特赐上舍出身解褐除太学正建炎南渡走行朝注黜令因卜筑焉分教宣城除正字迁小着慨然以杀青为己任建言唐以韩愈为史官当时各致所闻乞召中外如唐故事历都官司封郎虽在省曹犹兼著作建炎初移礼部贡院于诸路命漕臣领其事奸弊百出公请复祖宗旧制从之擢右司郎知袁州累奉祠起知临江军一新校舍拨黄冠私田益学粮既去诸生祠之道感疾卒公自幼以文知名至老益高古有南渡集二十卷孔氏子孙聚居阙里几二千年自中散传及公五位随驾而南散居衢徽湖抚四州今四世矣子四璫德兴簿璫监左藏库璫江都令■〈王〈无，林代...〉〉石埭簿国朝尊礼先圣具有彝章令监司保举孔氏有行义人教谕本家子弟依学正例供给此元佑元年也诏免孔氏税租此太平兴国三年也端平乙未三月教授李以申到学之初首访右司之后谓先圣以六经四书师表万世而子孙欲肆业庠序者乃拘以春秋二补之法甚非尊师之意江都令之子愬德齿俱尊乡评推重所居乃学之旧址而岁输养士钱遂援祖宗故事申言于郡以礼崇请处之学正俾其子弟来游并与地钱除之刘侯炳悉从其请（宣圣子孙若谷授官録黄尚书吏部前相州司户叅军孔若谷年三十六本贯兖州仙源县长府乡阙里至圣文宣王为户曾祖自牧祖道辅父舜亮前任得用曾经试中后有合该收使举主二人以上免叅选入判司簿尉准令指入一得路分据本人乞入近地及乞注澶州清丰县尉系重法县分选阙准条依名次路分远近不注曾犯赃罪私罪情重人又条先注曾捕盗被赏不注年五十已上勘会别无捕盗被赏人愿就合该差注前任绍圣二年九月内授申头王协无出身前任三考合一任三考右壹又拟澶州清丰县尉兼管勾黄河埽岸填见阙令阙左仆射臣惇右仆射阙左丞臣卞右丞臣履尚书臣祖治侍郎臣铎等言谨件锺祖猷等十二人拟官如右谨以申闻谨奏元符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郎中臣胡

宗炎上给事中臣赵挺之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惇省审侍中阙闻闰九月十一日午时都事张真卿受右司郎中徐彦孚付吏部吏部尚书祖洽侍郎铎告澶州清丰县尉兼管勾黄河埽岸孔若谷计奏被如右符到奉行主事杨仲通郎中宗炎元符二年闰九月十一日下 南宋録用孔端朝敕牒尚书吏部迪功郎孔端朝右奉圣旨宣差徽州黟县令替万直夫到任成资阙札付孔端朝准此建炎三年八月四日 敕右迪功郎孔端朝昔在汉祖以干戈之际过鲁而祀孔子崇儒之意后世称焉朕览史书而太息顾瞻曲阜之庙越在境外于兹累年矣惟时裔孙文学行义名在冕笏召而访对克告我猷俾更官秩以示予意呜呼尔益勉之可特授左丞事郎奉敕如右牒到奉行绍兴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侍中阙令阙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颺浩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胜非叅知政事庾签知枢密院兼权叅知政事邦彦给事中安宅中书舍人与义十月二十七日戌时都事胡洞受权右司员外郎周耸付吏部令阙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颺浩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胜非叅知政事庾签书枢密院权叅知政事邦彦吏部尚书与求侍郎益告左承事郎孔端朝奉敕如右符到奉行主事王渭员外郎兼权异绍兴二年十一月一日下 尚书省牒右宣教郎孔端朝奉敕宣差权发遣袁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替樊宾到任成资阙仍借绯候迴日却依旧服色牒至准敕故服绍兴七年十月日牒叅知政事陈张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录用孔

■〈王〈无，林代...〉〉敕牒敕文宣王四十九代孙孔■〈王〈无，林代...〉〉传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而况先世之后乎故本朝自崇宁间取族长一人官之世世勿絶所以褒崇先圣至矣今汝于次当官爰畀初秩尚克好修以毋忝于尔祖可特授迪功郎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庆元二年七月十八日右丞相镗叅知政事深甫澹给事中义端中书舍人七月二十一日午时任老申受左司郎中郑显付吏部右丞相阙叅知政事深甫澹权吏部尚书及之侍郎阙告迪功郎孔■〈王〈无，林代...〉〉奉勅如右符到奉行主事孙思明权员外郎议之 元给孔氏子孙遊学文凭皇帝圣旨里嘉议大夫袭封衍圣公据族人孔克焕状呈系宣圣五十五代孙同弟孔克炜等欲行前往迤南等处遊学寻师问道以广见闻收买书藉诚恐各处学院不行依例应付养膳钱粮告乞施行得此照得元奉集贤院咨承奉中书省札付送据礼部呈照得钦奉圣旨节该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钦此除钦遵外孔氏子孙遊学去处理合优恤所在学院每名支給白米二石中统钞二十两及行供宿顿应付脚力庶不负圣朝崇重宣圣优异后人之美意具呈照详得此咨请依例施行奉此又照得近奉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札付今后除孔颜孟三氏子孙游学去处仰所在学院依例应付施行承此今据见呈仰经过路府州县庙学书院验此文凭每名依例支給钱粮应付施行所有文凭须议出给者一行四名克焕克炜克新克文右付孔克焕等收执准此至正某年月日 国初优免孔氏子孙差役帖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兴安府歙县承奉兴安府指挥为孔舜夫等差役事仰更为从实照勘别无诈冒依上优免施行奉此照得先准本府儒学关该据儒人孔舜夫

明夫和夫连名状呈系先圣五十五代嫡孙寓居歙县西南隅南门内建立先圣孔子家庙住籍为因兵戈废毁前项基地见蒙筑砌城墙起盖城楼及坟山税产每岁依例输纳税粮外据杂泛差役有本隅里甲不行优免将各户一槩排充小甲等项呈乞施行得此关请优免施行准此照得孔舜夫等委系先圣后裔贫窶孤寒家道消乏除各户每岁依例输纳官赋外杂泛差役理宜优免已经行下本隅依上优免及申覆兴安府照验施行去后今奉前因合下仰照依奉兴安府指挥内事理依上优免施行须至指挥右下西南隅里甲准此)

赵刑部(善璪)传(从曾孙必赞从玄孙良金) 朱同

赵刑部善璪字德纯祖士禴从南渡居歙叔父不俄登干道丙戌进士第积官正议大夫知郴州靖州终淮西安抚司叅议莅官临民有惠爱善璪以父武节泽授承信郎少有大志刻苦问学魁南官登嘉定元年进士第换修职郎主湖州德清簿尝谓士大夫莅官临民不明九官无以断疑于是精熟中法科除大理评事改宣教郎知隆兴府武宁县置贡庄造浮梁士民德之通判广德军值大饥借仓司米解钱数千缗为余本民頼以活知兴国军有能名改知江州时水涝米价腾踊转于诸路余米三万余斛分拨诸邑米价减半阖郡得更生上嘉其绩增秩因任控辞弗获乞以中大夫泽回赠父母召为刑部郎上意向用寻以疾畀祠数月卒官至中奉大夫有自警编行世必赞高祖不别从南渡居休宁必赞应右科累阶忠训郎登端平二年进士第换文授承奉郎调南陵丞丁母艰孝慕尽哀服满除余干丞兼宪幕迁吉水令邑近蛮獠民顽悍难治令多不终任必赞清明刚毅不畏强御得士民心五年方满授福建路转运司机宜漕使頼之画诺而已缙绅交荐就任除通判建宁府卒侄良侗良陋同年登进士第良侗终司户良陋性孝友居官以廉平称先尉石门兼宪司准遣迁淮东路总分司改京官出宰浦城不愿仕隐居墓侧以终良金祖崇忠官提举崇福宫载父丧从南渡至婺源太子桥卜葬北亭山下因居焉良金登寶佑四年进士授无锡知县文天祥陆秀夫皆称其人尝移书责贾似道误国不报遂隐居不出所著诗文号随隐集(按世系表太宗长子汉恭宪王元佐生汉懿恭王允升允升第九子平阳王宗彦生饶阳侯仲均仲均生朝奉郎士禴士禴生不俄不俄不彼生善璪不俄生善瑁为石埭令 允升第四子汉束侯宗楷生高密侯仲侔仲侔生北海侯士鱣士鱣次子武训郎不别 太宗第四子商恭靖王元份生信安僖简王允宁崇忠七世孙也)

赵司法(希衢)传(子与■〈各上心下〉孙孟樵从孙孟燧) 朱同

赵司法希衢祖伯固从南渡居婺源父师叟累迁至忠翊郎希衢以荫补将仕郎铨试补迪功郎授福州侯官主簿临政多平宪司郡守交荐不就从常调转真州司法及瓜而终自号可山有可山集子与■〈各上心下〉年十八暨弟与惩同登嘉定十七年武举授承信郎本郡酒官仕岳鄂见知运使宪使监饶之浮梁景德摄邑事有冤狱久未明与■〈各上心下〉受委不六日而决丞相嘉之超迁不就从常调至秉义郎后五领文

解遇覃恩廷对转京官都护新班承事郎而终子孟樾咸淳元年暨从弟孟括孟颍同登进士第孟樾授修职郎吉州安福主簿升承信郎致仕自号古春有古春集（按世系表太祖长子燕懿王德昭德昭第二子舒国公惟忠生二子长束莱侯从恪次博陵侯从质从恪四世孙伯总从南渡居黟四世生孟燧举进士从质生房国公世疆伯固其曾孙也）

赵提干（时堕）传 洪焱祖

赵提干时堕字德范祖彦翻从南渡居歙父燧夫荫右职入官两请国子监解为襄阳尉入京湖制幕时堕早孤母吴氏守志勗之学年十七请浙漕解继请国子监解补宗学丁大全董宋臣用事与同舍生伏阙上书斥言其奸景定三年由魁舍试免省登第授兴国军教授秩满辟浙东提刑司干官改浙西卒其教兴国修富川志人称其精博赴浙西道抗柄国者令所亲来言当相处以掌故力辞以是卒淹常调浙之狱讼猥剧时堕酌情引法以平恕称（按世系表魏悼王廷美生高密慈惠王德恭彦翻六世孙也）

吕待制（广问）传 李以申

吕待制名广问字仁甫丞相文穆公之裔尚书刑部员外郎行简之曾孙也世家开封随高宗南渡初居宁国再寓新安公自幼隗拔能文词事亲孝年二十贡太学登宣和七年乙科调徽州婺源簿召试馆职辞教授宣学江西羣盗蠡起李侍郎泰发帅豫章辟入幕多所裨赞泰发入参大政上命从臣各荐二人公在荐中言者指为党罢知江州德化县招辑流亡建学舍息狱讼既去邑人祠于学除礼部员外郎言者又诋为周葵党罢除江东提举移浙西路入对上嘉纳迁提刑兼权湖州除直秘阁两浙运副因奏事上嘉其通晓除右司员外郎充接伴金国贺生辰使得体拜起居郎一日上喜其练达不沽激亲擢御史以宰相陈康伯有连不就权礼部侍郎凡内外典礼多所订正且密定建储之议孝宗即位首疏二事以献其言深切请外除集英殿修撰知池州以病移徽州岁饥损常平米价以赈民而自任所损之数时州郡多献羨余公不肯曰无以使上知民之贫也岁余召对内殿极论方今举事当守一定之论以治内为先以收人心为急上屡称善除敷文阁待制兼侍讲疆事甫定金再通好上问议成否因上章备论思患豫防之意朝论伟之未几病五上祠请上对宰相问病状曰是老成有学问者进龙图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卒官至太中大夫年七十三子得中自中（按朱子跋吕仁甫帖云靖康之乱汴京不守衣冠人物萃于东南吕公广问仁甫来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问节父以俱观此则文穆公子孙亦有居婺源者旧志广问尝遊和静尹公之门婺源大畷汪存师之获闻河洛之学所谓四友先生者也）

宋尚书（颺）传 李以申

宋尚书颺字益谦其祖自开封徙当涂建炎中父少师奉使金国歿于王事补公将仕郎尉新安乐山水明秀因家焉知上元县监左藏库除军器监簿奏言慈宁既还阙诚千载庆事愿令有司举行天申节上寿之礼锡燕自此始迁司农丞金部郎进右司言陞

下亲洒宸翰刊正孝经训迪元元可谓至矣乞诏守令因劝农延见父老告以圣孝之诚庶几人知爱亲上嘉纳之兼权给事中厯户部侍郎兼枢密院都承旨后以权吏部尚书知临安府时有母讼子不孝者欲坐以徒母祈免甚哀即与寛假或言其临事无断乃尔非京尹才公曰治一不孝子何难所以优容之者欲全其母子之恩尔上闻之以公言为是提举台州崇道观起镇金陵兼总饷以言者谪居梅州孝庙登极召赴行在因奏制敌便民理财三事几万言上颂可者数四除集英殿修撰知京口未几奉祠复官职致仕转光禄大夫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年七十九子宗说终雪川倅（竹洲吴徽撰宋氏山居三十咏序新安郡治南其所属邑皆凭山瞰江映带林壑山皆秀拔奇伟多佳木葱蒨蕃蔚贯四时而不变更江流激烈纤余澄清与山相称士大夫生于其间而立朝者多自谏坡御史府以进于卿相立功名著风节视通都大邑无媿或过之然率多贫难或寓于他郡不能植生业饬遊观为归老故乡之计尚书宋公当涂人世宦于新安乐其山川之胜而家焉郡治之北有山盘■（廿磳）而南与西北山川相宾主奇峯邃岫苍颜秀色罗列于几席之上平沙漫流风檣烟艇出没于履舄之下远近隱见朝暮晦冥虽巧绘妙言语者莫能穷其状尽其变也山之麓有石有泉有昂霄耸壑千章之木万竿之竹名花朵果综错其间公夷荒斷险结屋于西崇堂杰阁吞吐风月红轩碧甃照映闾闾者足以称江山之丽又倚石之奇壮而层出为岩疏泉之余委为池因茂林之可芘修竹之可径华实纖妍之可玩高下夷险之异趣者为堂为池为台为榭为斋房为射圃布置施設曲折窈窕虽穷足力不能遍也某尝从公举太白于云端歌金缕于木末公出其所赋山居三十咏命某属和某不能为诗而为之序公自绍兴中入朝为省府其所建置规画后之能者不能易退居三十余年今年七十康强如五十许人步上下山如飞尊酒笑谈穷画夜不倦日从宾客按丝竹以与景物相周旋虽承平盛时仕通显享安乐者不能过南渡士夫所罕及也）

休宁知县周（德成）墓志铭 刘如孙

洪武二十有七年徽之休宁邑丞甘以声以其邑教官所状故令周德成在官治绩有系去后之思者勒诸石与议宜得翰林制文因请于予予以在官毋树德政碑已着禁令辞不肯为久之以声谓非颂其德也为其志铭尔学士宜毋辞按状德成姓周世广东雷州宦族父讳政前元钦州路判官德成随侍家法崭然不敢为子弟豪放事日惟杜门读书洪武庚申春用乡邑荐授闽之邵武泰宁邑税务大使规画有才月课增羨满除山东莱州通运官恪勤所职供亿无乏往来便之十有七年有官未入流品者得以明经举之令用知潍州张友直荐学通经术以年未及五十授前职下车值时艰祛除民害邑乏员孤身喧嚣倥偬之间裁剗如流晨兴秉烛视事严立信牌之禁发遣销缴必于其前来者不得一迹六房蹊关罅节吏无所容其弊薰良莠奸题帖无贷邑四履东歙西黟南遂安北太平籍民三万余户里长二百四十有七每里一图户口赋税悉疏其间徭役三等九甲周而复始吏不敢欺民从其令无田者验之以丁丁一岁庸止五日在所乐业先是

里甲勾军无问虚实为费不訾则庭审之有无与决而请托不行和买病民籍其时直对物支付人得实惠恒曰官无侈用则民无妄费故一切俭以律下无藉游食乡井曰野牢子者得其渠魁二十七人痛绳之余屏迹各卫勾军补役余丁更名异籍转相为奸审得其实立发遣之十有九年始设粮长察有害民者立除之余悉震慑府每帖下勾稽无问事完与不惟货黷否则毛举细事为罪事至立决有所拘阒诣府与辨竟梏不行千户所有卒丁蛮儿者强犷无赖人畏之若狼虎格杀小旗屡问不屈移委会问至则俛首伏罪曰周相公来我尚何词十七都民有牛在山被割其舌者踪迹勿得则语之以曾有人来买否曰有之酬价不及而去曰即其人矣第杀此牛必有来买肉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问得实其舌尚在未食人神其事可方包孝肃云邻邑歙民有诉杀人者初检诬勘平民当其覆检察得其人一讯即伏而平之冤蔑获伸邑民吴姓者任广东知事赃盈巨万征之属邑不足滥及本县所仇不已密緘上闻抵罪本府而诬指之患遂息邑在万山间不通舟楫往来使客必以轿民病之思革其弊谓同寅官置一轿在厅待彼不应索而索者吾属当自舁之闻者为之不敢启齿五城黄瑾妻吴氏在邑朱原轻妻李氏皆嫠居四十余年抚子若孙特表其志节得旨旌其门闾俾阖邑之妇知所劝其为政务崇大体敦尚风俗尝于厅事后堂扁曰正己以重端本在任七年屡以旁累赴逮法曹而耆民范续卿朱巽斋等不难重趼愿以家产保其无他迄得赐宥还署耆民受赏而归二十二年秩满之京例当调用邑之耆民老稚遮道扳留耆民方德茂等还举再任后因本府媚其廉能诬以他事令亦上其奸弊事府获罪已仍还职二十四年春以军事错连再取至兵曹耆民朱良弼等复诣阙举留悉允所请不幸婴病卒于客邸是年三月二十日也邑民闻讣无不恸哭曰是父母乎我者今已矣天故不寿若人使得终惠我民也邪街衢至为之罢市则相与择地塋邑之城南邑民朱昆之所献也既塋更相率买田置宅为之代耕输税终养其妻子媿蕪氏子一人益清女一人奴奴享年五十有一呜呼何地不生贤何贤不世用何郡邑无良民以雷阳海濱之地而杰出德成其人出宰休宁为时麟鳳以廉能结主之知慈祥恺弟得民之心在邑几二考而秉心一致临事不惑字民如子是故民懷其德一有所事赴逮即奋力往掇如子弟之卫父兄至愿没入田产以赎其罪盖惟其心切乎民民亦心切乎官官民以心相感朝廷以心相应且其在任未去犹谗曰有所覬望而为之者今也身没奚以而尤惓惓其妻子必使生者得遂其生死者得安其所而其民报德之诚举无所憾矣抑民心之公不容泯固也恒情于其民之德乎吾同官偏心狭量者不能忘乎媚忌之私今以声视德成为同寅不惟听其民之为买田庐抑且代为请文铭之金石足以见其能不拂民心之公而永为后来官此邑者之劝是皆可书也已为之铭曰

在官不求名去官而民懷思其休宁之何武也邪视民如子没身而民益亲爱其休宁之召杜也邪是豆是俎既香火之妥灵有田有序复妻子之得所我铭其阡有目咸睹其于激昂詎曰小补

中允赵先生（文）传 家乘

先生讳文字焕然世为山东齐河旧族宋元时有官峡州夷陵及淮东运司者代远谱逸莫得而详父处士钦母王氏生二子先生其仲也性极聪慧九岁充邑庠生年十三食廩二十二以贡入太学季考率占上列洪武癸亥诏选堪为人师者吏部得先生若干人太祖皇帝面谕诸生若不耻下问三年来朝皆为老儒矣遂注四川重庆府巴县学教谕授符一勅一奉二亲遵陆由汉中以往抵任正身示教而于课试训饬之条亦备且严诸生化服三载考绩复任仍奉二亲泝荆江而上间关万里孝养愈笃历九年所教士取科第甚众乙亥升徽州府学教授会处士君卒哀毁踰礼不用浮屠法赁地安厝于歙东关服阕赴京上书自陈母老乞一资于邻郡以便养遂授江西饶州府鄱阳县学教谕食教授禄永乐元年以例赴京复除徽州府学教授母卒日夕悲泣以亲丧在浅土乃竭力定卜于星洲马尾山祈雨■（唾，土代口）奉二亲葬焉服阕还齐河祭扫祖墓至京师历事刑科叅驳一年授湖广岳州府学教授先生凡历三学恪守教法蜀楚之士多所造就其在新安若都宪程公富辈皆弟子也辛卯诏吏部选老学之士能讲说者尚书蹇公义以先生名上太宗皇帝召至御前面谕授左春坊左中允赐宴俾辅仁宗皇帝于东宫先生被知遇夙夜惓惓惟惧弗称进讲经史敷绎明尽应制有作悉寓箴规睿旨嘉奭癸巳正月二十日卒于南京年五十有四子孙奉丧还葬新安久之遂占籍于歙先生娶马氏四子玉璧瑛琮玉六子仁义礼智信伦智为郴州兴宁县学训导智四子曰昶易冕昶昶中应天府乡试先生在永乐间实与庶子黄公准谕德杨公士奇金公幼孜赞善王公汝玉同官官僚其后诸公从龙悉登显要皆膺赠典而先生早世又乏里言遂至沦落无复知者爰撮其大畧如右以俟考摭云

明故徽州府儒学教授赠嘉议大夫刑部右侍郎杨君（升）墓碑铭 杨士奇

杭有君子曰杨孟潜没三十年其子刑部右侍郎宁以前翰林侍讲匡南余鼎所志墓文告予曰先君子受追赠恩至三品法得立碑于墓敢请刻辞予闻孟潜之行于士君子矣又与宁同朝厚善为之序曰杨本沈氏世家杭之钱塘业儒元杭州路儒学教授世隆生寿之寿之生德文生而父卒鞠于舅氏遂蒙舅姓孟潜之曾祖祖考也母傅孟潜讳升自幼凝重不凡天性孝友髫髻已立志学问而旦暮侍养不去亲侧得亲之欢一弟笃爱之终身洪武丙子以春秋中乡试明年会试中副榜授教谕星子县年甫二十余惇持师道端威仪明讲说自旦达夕躬勤弗懈举动虽微不苟屹然类老成人学者翕然服从前庶子庐陵邹缉方正不苟许可时佐教星子独加礼孟潜道誉之不置口星子学贤科累岁不荐士郡邑及学官惑于地理家言学地不利谋徙置孟潜适至毅然曰学业至未有不荐者竟不徙其于学者诱掖奨劝忠爱恳到久而弥笃三年学荐二人又四年荐四人皆登第自是科不乏升九载考绩升邵武府学教授无几调徽州府学施教一如星子所至诸生皆从授春秋大比而升者比比善教之效有闻于时其为人纯实和易服用俭素非道之言未尝出口与人交悃欵言出而信其去也皆思之久不忘平生以事亲为切

要得禄必迎就养有欲以理民荐之者力谢却曰今幸在散地旦夕获侍亲侧而奈何欲夺之乃止永乐甲午留北京以疾卒卒时老亲及妻子皆在徽甚贫惟以不获终养为憾徽人闻之为筑室学宫之侧以处其家非积行之诚有以致之乎卒于是年十一月晦享年四十有三葬钱塘之花家原以宁贵累赠至嘉议大夫刑部右侍郎嗜为文章诗雅淡近古所著有拙斋藁春秋正义藏于家配袁氏封太淑人子男二长即宁举进士擢官刑部主事升郎中用佐武功升刑部右侍郎次宜乡贡进士女二长嫁监察御史刘安定次嫁徽州府学训导张昊孙男四其昌其顺其逢其祥铭曰

行莫先孝颢颢厥诚道贵善教羣才以成忠厚之存平直之行天有报施身后滄荣有赫嗣兴峩冠在廷振华履亨既崇以閔钱塘之原归展先莹貽后树碑太史之铭（尚书泰和王公直撰杨先生祠堂记景泰二年三月徽州府新修前教授杨先生祠堂成其徒右副都御史程君富等所为也先生讳升字孟潜钱塘人其学于书无不读而尤邃于春秋其所以教必本于圣贤而不惑于异说洪武丙子领乡荐得星子教谕星子之士前此无与荐书者众皆言学地不利谋徙马先生适来力止之曰为士者不得与荐书此学未至耳非地之过也乃与诸生日夜讲学求所以治己治人者俾身体力行之以其余日肆力于文章诸生感先生之教已益自淬砺既三年荐二人又四年荐四人皆登上第自是相继有显者先生秩满升邵武教授无几调徽州徽州人士闻先生善教皆乐从先生亦乐以圣经贤传为之讲说三纲五典日用事物常行之道剖析精微于义利之间曰如是而王如是而伯诸生晓然知天理人欲之辨而奋志于学十余年门人弟子领荐而升者亦十数人时先生有亲在堂居贫守约而笃于孝养当路者知先生有治理才将荐起之先生力辞曰奈何夺人父母之养而苟欲荣贵其身乎诸公乃止岁辛卯先生以内艰去诸生援范文正故事于学宫之傍别作一斋留先生居之而受学焉永乐甲午先生捐馆而老亲妻子皆在徽遗言痛不得终养徽之士思先生不忘充广旧宅以居之所以待之者亦如先生时先生之子宁宜亦以家学相继登第徽人爱厚之如累世亲戚之家今复广旧斋故址作堂以奉先生像凡诸弟子与先生子孙得以岁时修祀焉非先生之德及于人者深恶能若是哉人之大伦有五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而师不与焉然道之所以明且行者师之教也不然则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有不悖焉者鲜矣是故师者道之所系也任道之重以厚人伦美教化奚可忘报哉古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盖此之谓矣新安子朱子之阙里也子朱子之道天下后世之所仰赖而师法者先生之教亦率是而已而居于斯游于斯门人在是子孙亦在是声音笑貌志意乐嗜皆可以想见精神血气之感通昭明焄蒿之发见当必有慨乎心者循先生之教以上溯子朱子而笃不忘修己治人之道皆驯至其极则可谓善学者矣此固先生之志而后人之所当务也宁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先生亦累赠至礼部尚书君子谓先生之生虽力辞显荣而卒享褒赠以为有德之应祠堂之作费力多出程君其次则侍郎吴宁郎中金宗善按察司副使莊观金事程志学叅议方勉御史张昊许上达知府江

浩训导康懷今徽州府学教授罗伦训导鍾振皆仰慕先生亦相与助成之既完刑部君告予曰先君子之教授徽州一时英才皆愿学因得以奨励成就之今其心惓惓如此诚可谓厚矣不可以不书故敢以记为请且将示宁之子孙俾知祠堂之所以作而思洒扫于无穷予嘉其意乃为书之而使鑿诸石)

武畧于公(聰)传 夏时正

公讳聰字公达姓于氏其先徐州丰县人曾大父而上率有隱德大父海当高庙龙兴仗剑从戎入补羽林出戍新安卒以战没父兴代之以功为什伍长文庙初从下交趾授新安卫百户再往征交趾叛者没柳州公时方九岁闻讣即哀恸不自胜观者感叹少长知自立读书史务通其大义而识度宏遠奉母吴氏孝养备至人预策其不凡永乐壬寅以父没王事进袭副千户洪熙初领屯田百废并举启筑泾县潘村赛公诸陂坝蓄水灌田万顷人利之至今宣德中督运京储立法划弊粮不耗而军无私逋上官取为漕规正统癸亥賜诰授武畧将军管军千户公年益茂事益核尚书周文襄公及诸巡抚者雅知公能有军事必见委公亦悉心经画举错得宜时屯田杂民耕有不便者下公核之公辨正疆畝彼此适均众大感说官僚间有孤弱者必扶持之沈郁被构陷者力拯之得自申乃已声称焯然而公不自为足居常语曰治家与治官一也家之不淑其如官何乃节缩浮费以治生为事男女各职其职而责之成所积遂以万计置莊二十有二跨徽池宁国三郡斥其贏以振贫窆贷而不能偿者焚其券遂作祠堂置祭田教其子明入郡学遍遣从明师勗之成歙县学圣贤像久敝紫阳朱子祠亦就圯公乐助而新之徽孔道新岭箬岭号极险而三溪桥口当水之冲行者告病公或募工斲之或协力为桥虽重费不惜道宫佛舍有以敝告者亦捐金助之部卒壮无室者为之娶凡数百人又买负郭地为义阡瘞死而暴露者下至施槽以济急制药以拯病者活冻馁之嬰而访还其家盖有愿役其门而从其姓者延接寓公过客无虚日于名士尤注意刑部李主事泰左迁卫经历客死公具棺殮还其家山东歙学生江左与明友死而贫公许以孙女妻其子经纪周至其笃于义类如此公年六十即言于朝以职授明端居自适不复问家事然官司有疑难必咨决动中事几乡人久讼者必求质晓以利害或代出金偿使两罢去成化甲辰九月十八日卒卒之前一日衣冠危坐悉召子女前语以大事且諭明曰谨守法度积德以振家风吾无憾矣复召亲友与诀无疾而逝年八十有二遠近闻讣吊送者几三千人

论曰此程内翰所志公墓云尔予不及识公识公之子明于吾少保于肃愍公家耳其言亮哉其有俎豆之习而非纯于囊鞬者也岂公之教然邪肃愍公社稷臣顾其子京尹君乏嗣乃择明之子元忠来继士夫驩然以为忠勲之有后宜也然则公之所积将复因肃愍公而益显于后世哉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四上

（明）程敏政 撰

○行实（文苑）

唐吴御史（少微）传 罗愿

吴御史少微新安人第进士长安中累官晋阳尉与武功富嘉谟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为宗气调益弱少微嘉谟属词本经学雄迈高雅时人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吴富体少微撰崇福寺钟铭嘉谟作双龙泉及千烛谷颂尤为作者推重并州长史张仁亶待以殊礼坐必同榻时魏郡谷倚为太原主簿亦以文词著名时号北京三杰中兴初吏部侍郎韦嗣立荐少微嘉谟同时为左右台监察御史少微卧病闻嘉谟死恸哭赋诗寻亦卒有文集各五卷谷倚后客死文章遗失少微子巩开元中为中书舍人（新旧唐书皆称少微新安人祥符图经亦载于歙惟唐御史台记称渤海志其望也）

王校正（希羽）传（孙明） 罗愿

王校正希羽歙县人词艺优博天复元年登第时年七十先昭宗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诏知贡杜德祥有孤贫屈人宜以名闻特教授官故德祥以希羽曹松刘象柯崇郑希颜应诏各授校正其制云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松舒州人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长时号松启事为送羊脚状年亦逾七十象京兆人崇希颜闽人皆以诗卷及第年六十号五老榜（希羽孙明宋建隆初为郢陵令以廉律身百姓沿五代故例行赇赂皆不受曰但为我买薪刍积某处久之如山因筑堤备水患太祖闻之擢知广州归日仅以衣囊自随乡人号其里曰荣归）

宋舒馆直（雅）传 宋绶

舒馆直雅字子正歙县人南唐时以贡入金陵吏部侍郎韩熙载好接诱后进雅以文贄一见为忘年交在门者凡数十人推雅为首会熙载知贡雅以状元登第内外无异辞归朝历将作监丞太宗于禁中造阁取四库书数万卷藏之时秘书监李至荐雅及杜鎬等入充校理自太平兴国中编纂文苑英华淳化中校史记前后汉书至道中修续通典校定周礼公羊谷梁传疏及别纂孝经论语正义咸平中校七经疏义雅必预焉雅好学善属文与起居舍人丹阳吴敬齐名累迁职方员外郎咸平末求出得知舒州仍赐金紫守职勤恪而恬于荣宦乐其风土有终焉之志舒潜山灵仙观有胜迹秩满即请掌观事东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昭文馆转刑部在观累年优游山水吟咏自乐时人美之卒年七十弟雄端拱二年进士官至尚书郎

吕侍郎（文仲）传 宋绶

吕侍郎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裕南唐歙州录事文仲在江左举进士调补临川尉再迁大理评事掌宗室书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累迁少府监丞预修太平御览广记文苑英华转著作佐郎太宗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患顾问阙人太平兴国八年始以文仲为侍读寻又为翰林侍读赐绯鱼寓直御书院立本官班多以日晚召见出经史令读或就访外事时侍书王著书学葛湍亦直禁中文仲以书史着以笔法湍以字学深承顾

接副王着使高丽复命改左正言巡抚福建未几赐金紫加左谏议大夫淳化中与陈尧叟并为关西巡抚使时内品方保言专干权酷威制郡县民疲吏扰变易旧法讼其掎克者甚众文仲等具奏其实太宗怒甚亟召保言将核之反为保言所讼下御史验问文仲所坐皆细事而素巽懦且耻与保言辨对因自诬伏遂罢职既而太宗知其由复令直秘阁踰月再为侍读至道初上尝草经史故事三十纸召文仲读毕因刻石令内侍赍数百本藏江东名山福地及分赐高逸不仕敦朴有行为州里所称者迁起居舍人兵部员外郎同判吏部铨知银台通进封驳司审官院真宗咸平二年拜翰林侍读学士邢昺为侍讲学士先是侍读名秩未崇及置此职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设直庐于秘阁侍讲更直侍读长上日给尚食珍膳夜则迭宿日具当直官名于内东门进入召对访问或至中夕中谢日赐与如翰林学士受诏集太宗歌诗为三十卷诏书加奖又知审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鞫曹州奸民赵諫狱谏多与士大夫交遊内出姓名七十余人令悉穷治文仲请对言逮捕者众或在外郡苟悉索之虑动人听上曰卿执宪当嫉恶如讎岂公行党比邪文仲顿首曰中司之职非徒绳糾愆违亦当顾国家大体今纵七十余人悉得奸状以陛下之慈仁必不尽戮不过废弃尔但籍其名更察其为人置于冗散或举选对黜之日摈斥之未为晚也上从其言三年迁工部侍郎复为翰林侍读学士文仲久居禁近周密兢慎一日早朝暴得风疾请告踰百日诏续其奉明年改刑部侍郎充集贤院学士未几卒文仲富词学器韵淹雅其使高丽也善于应对清洁无所求遽人悦之每使至必询其出处时吕端吕佑之亦尝为使三人皆宽厚文雅国主王治尝对使者刘式语及中国用人必应以族望如唐之崔卢李郑者式言惟贤是用不拘族姓治曰何姓吕者多君子也后朝廷录其子士永为奉礼郎侄孙从政同学究出身兄孙溱

张密学（秉）传 宋绶

张密学秉字孟节歙州新安人父谔字昌言南唐秘书丞通判鄂州宋师南伐与州将许昌裔叶议归欵太祖召见劳赐良厚授右赞善大夫蜀平选知阆州太平兴国中即除西川转运副使先是士人罕习舟楫取峡江中竞渡者给漕运役覆溺常十四五谔建议置威棹军分隶管勾自是无覆舟之患历官荆湖江浙等道制置茶盐副使卒累赠太子太傅秉举进士仪状丰丽属词敏速善书翰太宗喜之擢置甲科第二解褐将作监丞通判宣州迁监察御史深为赵普所器以弟之子妻之会有荐其才者得知郑州召还直昭文馆迁右司谏会以赵昌言为制置茶盐使秉与薛映副之入为右计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换盐铁判官度支员外郎知制诰判吏部铨知审官院唐朝故事南省首曹罕兼掌诰多退为行内诸曹郎至是用此制其后进改多优迁首曹矣迁吏郎郎中依前知制诰真宗嗣位进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馆时草叙用官制有顷因微累谪于遐荒之语上览之曰若是则先朝失刑矣遂除秉左谏议大夫连知颍襄二州徙凤翔府诉以母老贫窶诏给装钱未行改江陵丁母忧起复知河南府景德初徙河阳换澶州车驾将幸河上又徙知滑州道出韦城秉迎谒境上俾预从官侍食遣与齐州马应昌濮州张晟往来河上部

丁夫凿凌以防契丹南渡召归阙复判吏部铨拜工部侍郎同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司糾察在京刑狱东封诏与知制诰王曾访问所过耆老送阁门引见并具州县系囚所犯闻奏复与周起同试东封路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举人出知永兴军府会祀汾阴为东京留守判官时向敏中以尚书为留守乘出入与之联骑少所撝抑时议过之转礼部侍郎加枢密直学士复知并州将行上作五言诗饯之徙相州九年复糾察在京刑狱卒年五十六録其二子遯逖并为大理评事

洪比部（湛）传 王珪

洪比部湛字惟清升州上元人（罗鄂州志云新安自国初贡士之数盖少至嘉佑裕享诏增歛饶州共四人故遊学在外者即贯其籍以试如休宁洪湛以江宁歙吕溱以扬州之类是也）曾祖勲南唐崇文馆直学士祖寿桐城令父庆元献书李煜授奉礼部补新喻令归宋至冤句令湛幼好学五岁能为诗未冠录所著十卷为韶年集举进士有声雍熙二年廷试见黜真宗既赐进士梁灏以下百七十九人第翌日诏殿前不合格及南省不奏名进士内文采可取者令再试帝复御崇政殿内出庭燎赋淡交如水诗得湛以下七十六人并赐及第以姓名附本等湛以文采迻丽特升第三人解褐归德军节度推官召还授右拾遗直史馆端拱初通判寿许二州归与左正言尹黄裳冯拯右正言王世则宋沆伏合请立许王元僖为储贰太宗怒时沆坐吕蒙正亲党已出为宜州团练副使上因语近臣曰储副邦国之本朕岂不知但近世浇薄若立太子即东宫僚属皆须称臣官职联次与上台无异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有时尔湛坐削职出知容州黄裳知邕州极知端州沆知靖州世则知蒙州容之戍卒谋窃发者湛侦知亟斩之再迁比部员外郎知柳舒二州咸平二年召还命试舍人院复直史馆是秋命与合门祇候韩绍辉使荆湖按视民事条奏利病甚众还判三司都磨勘知制诰又与王钦若同知贡举未几同修起居注时议城绥州邊臣互言利害遣湛与合门祇候程顺奇同往按视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召营葺终以劳人罢之湛美风仪俊辨有材干凡五使西北议邊要真宗有意擢任顾遇甚厚曲宴苑中赋赏花诗不移晷以献被褒赏初任懿以银二百五十两赂王钦若登第后被告上方顾钦若厚懿更云湛湛使陝西还而狱已具坐流儋州官收湛赃家无所有湛素与梁灏善假灏白金器以输官六年会赦移惠州至化州卒年四十一湛时一子偕行甚幼州以闻特召赐钱二万官为护丧还扬州因召命官配流岭外而没者悉给缗钱听其归葬如亲属幼穉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五卷子鼎大中祥符四年进士至度支员外郎直史馆盐铁判官从子中孚（我洪氏之先曰经纶者德宗朝为河北黜陟使议罢方镇兵左迁宣歙观察使始自下邳来居新安观察十一世孙中孚宋龙图阁待制以谏伐辽忤谭稹落职卒赠少师今学士程公为作谱序云唐之亡成于方镇宋之分裂始于伐辽而观察少师两公独于其时慨然以天下为念不恤强臣巨阉之害己而言之君父虽其言不行而谋国之忠万世一日也寬每诵其言而壮之近又得覩先比部传云真宗初与王钦若同知贡举钦若受贿事败移之于比部时方奉

使陝西未归而狱具坐谪以死盖阴中于钦若之谋也呜呼直道之难容正人之难立如此然名垂史册德流子孙数百年来积久弥盛视彼强臣巨阉与夫谗邪之徒得计一时者人方唾恶不暇岂非人定胜天之不可诬者哉寃因书于传末告我后人当以道事君以正律己而不以利害为趋舍庶可以奉忠贤之后为无愧云观察三十一世孙寬谨识)

聂内翰（冠卿）传 王珪

聂内翰冠卿字长孺歙县人（冠卿传云师道墓歙州遂为州人按问政先生传师道家世在歙但没于扬州自扬州归墓耳）七世祖师道杨行密版奏号问政先生鸿胪卿父致尧登咸平三年第赠礼部尚书冠卿登第为连州军事推官秩满以文谒翰林学士杨亿大器赏之于是大臣交荐召试学士院校勘馆阁书籍迁大理寺丞为集贤校理通判蕲州再迁太常博士言天下旬奏狱虽笞杖并覆而徒流不系狱者乃不以闻非所以矜慎刑罚之意请自今罢覆杖笞罪自徒以上虽不系狱亦奏覆从之判登闻鼓院历开封府判官三司盐铁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累迁尚书工部郎中景佑中李照改定大乐引冠卿为检讨雅乐制度故实官别诏与冯元宋祁修撰乐书为景佑广乐记又以警严一奏曲不应再用乃制奉禋歌以备三迭诏冠卿及照造词以配声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冠卿特迁刑部郎中直集贤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诰判太常礼院糾察刑狱奉使契丹其主谓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孙固有昌者尝观所著蕲春集词极清丽因自击球纵饮命冠卿赋诗礼遇甚厚还同知通进银台司审刑院康定二年入翰林为学士毋忧起复判昭文馆未几兼侍读学士冠卿每进读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义以讽一日坠笏上前帝悯冠卿丧毁羸瘠既退赐禁中汤剂未几告归墓亲至扬州卒诏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州宋卿为秘书郎初世卿监延丰仓掘地得古砖有隶书字半浸灭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饵霞栖云高尚不仕累石于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聂又云水龙夜号夕鸡骇飞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见而恶之至是校所卒岁月及其享年无少异者冠卿嗜学好古手未尝释卷尤工诗有蕲春集十卷河东集三十卷子友仲平仲仪仲文仲公仲庆历二年友仲以正字升亲民任使平仲文仲并以太庙室长升正字仪仲熙寧中虞部员外郎通判卫州四年十二月判大名府韩琦言王拱城危急仪仲抱疾驰赴总徒条筑因此病亡特赐绢百匹文仲子循矩登元丰中第世卿天圣中进士皇佑中职方员外郎知莱州信阳军终太常少卿子武仲南仲微仲恭仲武仲登皇佑第

吕密学（溱）传 洪迈

吕密学溱字济叔扬州人（按溱世居歙贯扬州入试说见洪比部传）景佑五年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通判亳州康定中献其所业召试学士院赋及诗三入上等除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坐预进奏院宴饮出知蕲楚舒三州复修起居注依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輒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进

知制诰又出知杭州入为翰林学士疏论宰相陈执中奸邪仁宗还其疏溱曰以口舌论人是阴中大臣也愿出以示执中使得自辨未几执中去溱亦以侍读学士知徐州赐宴资善堂遣使谕曰此特为卿设宜尽醉也诏自今由经筵出者视为例时蔡襄韩絳皆相继出守而欧阳修贾黯亦求郡知制诰刘敞疏论邪正进退之分正臣常难进而易退邪臣反是吕溱蔡襄欧阳修贾黯韩絳皆有真质无流心议论不阿有益当世诚不宜许其外补使四方有以窥朝廷启奸幸之心而殿中侍御史赵抃亦上言近日正人贤士纷纷引去忧国之士为之寒心上悟颇留修等溱徙成德军时方开六塔河宰相主其议会地震溱请罢之以答天戒还判流内铨知和州坐言者分司南京知池州江宁府复集贤院学士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时为京尹者比不称秩溱精识过人辨讼立断豪恶敛迹尝以职事对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医药已而果病改枢密直学士提举醴泉观遂卒年五十五赠礼部侍郎帝悼念之召中书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节絶迹权贵故中废十余年人无言者方擢领要剧而奄忽沦亡家贫子幼遭此大祸必至狼狈宜优给赠礼官庀其葬以厉臣节敕其妇兄护丧归溱开敏善议论一时名辈皆推许之（欧阳文忠公举自代知制诰状臣伏见著作郎直集贤院知蕪州吕溱首登词科素有文学不屑碌碌以希例进请补外郡躬勤政事今蕪州治状为两浙第一臣尝与溱同在馆阁闻其议论服其度量材美甚众非臣所如擢以代臣庶允公议谨具状奏举以闻）

宋显谟阁学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赠端明殿学士汪公（藻）墓志铭 孙覿

建炎绍兴间刘豫据中原羣恶啸亡命相聚为寇于是环四海为盗区矣天子慨然仗一剑出入兵间禁暴除残拯溺吊凶于戎马喋血之余以建中兴之烈当是时显谟阁学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一时诏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诸将感厉战士训飭在位哀闵元元之意具载诰命之文开示赤心明白洞达不出户窥牖而天威咫尺坐照万里学士大夫传诵以比陆宣公居无几何权臣树党除不附已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积十二年更四赦不得还间遇胜日幅巾葛屨登西山循钴鉧潭入愚溪并湘流沉文以吊古人而自肆于山水年益高文益竒诗益工华妙精深与柳仪曹相望于数百载后文章格力与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没诸孤护归葬且致公治命属予铭予与公游四十年知公为审乃序而志之系以铭公讳藻字彦章姓汪氏饶州德兴县人曾祖震太常丞赠光禄卿祖宗颜尚书都官员外郎赠少傅妣越国夫人陈国夫人皆陈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学举子业既成得春秋左传西汉书读而好之銳意欲与之并年甫冠徒步游太学有司第其文屡出诸生上中崇宁二年进士乙科琼林赐宴酒半上方赐冰状元霍公端友属公表谢授纸笔立就如素习之一坐惊叹调婺州观察推官就除宣州州学教授丁少傅公忧忧除授从事郎荆南府掌书记不赴改江南西路提举学事司干当公事代迁至京师会徽宗亲制君臣庆会阁诗羣臣和进喜事者集録为一大卷公适见之拟和一章属词用韵句法清新出众作之右即日传布诸公喜而

称之除九域图志所编修官改宣教郎遭陈国夫人之丧免丧除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符寶郎是岁政和四年也故相王黼顷与公为太学同舍不相中比当国黜公通判宣州州将俗吏公益不乐上书请宫祠得提点江州太平观寓家晋陵凡八年终黼之世不用累转朝奉郎公博学强记自六经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笺疏传注之书兵家族谱方言地志星经历法佛老之众说与夫万里海外蛮夷异域荒怪之序録靡不记览山阴贺铸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晋陵聚书万余卷公日从之遊多得所未见者凡伏腊衣食所须尽以供笔札而録藏之其辞章明于道德达于世务指事析理引物托喻驰骋古今贯穿经传该备众体盖数十万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师川洪炎洪刍有能诗声自负无所屈一日俯见公诗于僧壁嘆喟曰此我辈人也率二洪诣舍上谒既去公曰骚人墨客捻须琢句以自鸣其不平尔乌足尚也至是数年卒以大手笔称天下金华劝讲石室秘书典册施之朝廷乐歌荐之郊庙鸿文硕学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书而诗律高妙兴寄深遠亦非近世诗人之所能及渊圣登极召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旋改礼部进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践祚转朝请郎召为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大驾狩维扬诏中书后省试潭州进士何烈烈对称臣台疏论列非所宜言罢公为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明年复召为中书舍人擢给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院公草高丽答诏上顾辅臣称公得代言之体久之高丽人谢表至上复称公真拜翰林学士以所御白团扇亲书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十字以赐搢绅荣之累转朝议大夫公自登侍从属时多故感怀恩遇凡所建请皆当世要务尝论诸大将拥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极富贵之欲而根据盘互浸成外重之势陈所以待诸将者三事后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诸臣交通贵幸一时误恩官有至银青光禄大夫者台諫极论方就镌褫诏墨未干而建炎恩宥又当甄复盍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论繳数人国论以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来至上建炎之元并无日歴可谓阙典古者有国必有史史必有官汉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监总国之重事愿留圣心上欣纳翌日辅臣请择所付上曰无以易藻矣寻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领日歴如故搜揽阙文叅稽众论遠至闽蜀数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书旁搜博采遠近毕至分设科条以类詮次纔十二三移知抚州岁余罢为提举江州太平观会翰林侍读学士范冲疏言日歴者国之大典比诏汪某纂集更涉岁月稍见功绪书未成而中止积久散逸后人益难措手矣今方就闲可降诏令依旧纂集俾三朝文物着在方册非小补也于是有旨复命公许辟官属二员赐史馆修撰餐钱辞不受书成凡八百册上之上遣使赐茶药进官二等加中大夫除显谟阁学士知徽州公前后典六州先惠爱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迹唐颜鲁公尝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圣皇帝幸亳次睢阳亲屈帝尊临见双庙旌巡遠异代之忠以风厉天下颜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庙食吴兴距行殿不能百里宜蒙褒典以增忠臣义士之气诏从之赐号忠烈诏下公大治祠屋书榜揭之郡有籍録朱勔窻户数十种丹漆之光可鉴寮吏请为州治楼观之饰公曰吾葺鲁公祠可

用也轮奂一新州人大悦徽州学舍敝小方议改筑公尝为文记镇江府学之成州将程迈以白金致馈谢公报曰比葺郡学费无所从出而饷金适至已付诸生令拜赐矣又斥公帑之赢续之落成为一方壮观转左太中大夫十二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搜选禁军之伉健者移州具资粮遣送公曰州并海宿兵数百所以备非常留不遣驰奏驿闻大校怒以语侵公免符下乃移知宣州阅月改镇江府镇江自经建炎之乱岁输上供米率不如数转运使按视计仓粟之在官者尚负数万尽扃钥而去军食不继官吏忧窘不知所出而公适至命破鏹给之贻书使者曰官军张颺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羣黥饥饿无聊虽锢南山犹有隙也輒以便宜开发老守重得罪不敢辞会言者谗公而罢论奏不已落职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风痺乞致仕不许竟卒于永州寓舍实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积官左太中大夫爵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实封一百户没后二年诏复显谟阁学士官其二子又二年徽宗实录成书宰辅奏言用公所著为多诏赠端明殿学士公性乐易不事藩饰以峙声名至居官任职则矫矫然不轻为然诺者也不喜殖财利荣贵三十年无屋庐以居有田阳羨亦不足以卒岁而嗜书学古老且病犹不去手大瑯梁师成用事小人朋附目为隐相武人吴可者师成许以能诗至出入卧内公罢符寶可过公致师成意曰闻名久矣幸不鄙过我禁从可拱而俟也公谢不往客曰吾曹望隐相之门如在天上召而不往何故公曰若我使与可辈为伍邪守湖日朝廷和余米六万斛公视六县民力所堪镌三之一而上书自劾诏勿问居岁余户部被旨降本钱复余数万斛岁适大稔物估相当如数而办例进一官公曰吾尝以减余待罪幸蒙恩贷今岂可复受赏邪三辞卒不拜海舶次泉阁婆国主附送龙脑数百两为公寿公却之或曰异国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郤也公饬送公帑一铢不取公于辞受类如此亦以故多齟齬于世始公在太学与王黼有纖芥后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废斥而言者指公为黼党黜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于穷裔以死虽然朝愠暮喜乍贤乍佞初若一閔然曾未转盼如潦水之归壑而高文大册垂世传后与古作者并列于图书之府圣主亲揽追录故侯复还旧物得丧相除孰与公多公之文有浮溪集六十卷行于世裔夷谋夏录二卷青唐录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阳冰用笔意元配淑人赵氏今配淑人庄氏亦前卒葬于常州宜兴县蔡后坞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诸孤奉公之丧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七人男曰恬右从事郎曰悟右宣教郎新婺州金华县丞主管学事曰恪右承事郎曰愴曰懔曰愷并右承务郎曰悼未仕女适右迪功郎庄珪孙男女十三人男曰文举岩举皋举贤举女适左奉议郎严康朝进士孙廷实庄霆庄霈余尚幼新安汪氏之徙鄱阳盖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学中进士第而公以文章大显于时德兴田园悉推与其兄以郊祀之恩任兄之子悦命未下而公贬元丰己未少传公为泉之晋江丞而公生后六十年公刺泉入境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陈秀公生于镇江后建镇江节筑大第居焉实秀公始生之处山川之灵鍾为人英古今所传不可诬也铭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藩饬万物如岁之春治具炳然监于二代儒先酋酋光明硕大伟欤汪公德配先民学窥圣域文媲皇坟芸省储书螭坳珥笔论经石渠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视草北扉焕发大号雷动风驰持橐剖符出使入侍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风流儒雅慈惠之师六州之氓途咏而思谁私党讎乃谗乃逐投畀荒裔一斥不复斗野之南光气烛天埋藏不没至寶在焉扰扰万生趋死一轨百炼之英有化无死巍巍昂昂命世之儒流传海内公有遗书铭公于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为万世准

宋左中奉大夫徽猷阁待制新安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致仕赠左通奉大夫程公（俱）行状 程瑀

曾祖伯照故赠光禄卿祖母扶风郡太君鲁氏彭城郡太君钱氏祖迪故任尚书都官郎中致仕祖母仁和县君江氏仙居县君慎氏父天民故瀛州防御推官信州贵溪县丞赠左宣奉大夫母太硕人邓氏公讳俱字致道衢州开化人程氏实高阳之裔周成王时伯符封国于程休父为宣王司马后因以国为姓春秋时婴以立赵孤显六国时邈为秦狱吏易大小篆为隶书汉有不识魏有显号名将晋元帝即位命元谭为新安太守百姓悦之代还遮道请留不得去诏从其请比卒赐其子孙田宅于新安之歙县遂居黄墩迁开化北原者公十世祖也公之曾祖光禄君乐恺平易重然诺喜施与乡里称为长者祖父都官君始以儒奋擢进士第治剧邑有德于民唐质肃公介为江东转运副使日特加赏遇以为不任威刑而人不犯虽古循吏无以加也父宣奉君为儿时日诵数千言成童作文握笔立就未冠举进士试南宫为第一廷试中甲科益博观典籍研绎奥义常进所撰诗书论得相州饶州州学教授迁瀛州防御推官贵溪县丞摄令事阖邑欣賴召试太学博士而卒公时方年九岁哭泣哀毁见者咨叹终丧从母氏寓外家母性严公左右承意得其欢心外祖尚书邓公左丞润甫深奇之后其家人縁左丞意奏补公假承务郎绍圣四年授苏州吴江县主簿时徽宗即位肆赦放免秋苗本县复行催理吏持文书通签公即申县请准赦蠲放而转运司牒准省符讲求遗利公申状谓财用之在天下譬之众川之水漭之万顷之陂决漏既多干涸可待乃欲崎岖回远引线脉之流以益之不如塞其陂之决漏而已今诸路之赋入则众川是也万顷之陂则总计是也决漏如江河则无艺之费是也崎岖回远引线脉之流以益之则讲求遗利是也凡无艺之费一切罢之则息民裕国之政具在守而勿失可以有余见者惊叹亦或指以为狂任满辟差舒州太湖茶场以上书论时政罢归时执政者方力持绍述之说以售其私凡持正论者斥以为邪虽被摈废人更以为荣焉大观初监常州市易务八寶恩迁通仕郎政和元年改宣德郎差知泗州临淮县事三年召赴审察以前上书报罢寻主管兖州岱岳观七年差通判延安府以侍亲非便辞改通判镇江府俄除编修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八年兼道史检讨宣和二年转承议郎赐五品服明年除将作监丞时论谓公以儒术世其家今艺学绩文士鲜出其右近臣亦推公长于譔着于是以闻徽宗即迁秘书省著作佐郎赐上舍出身三年除礼部员外郎驾幸秘书省特旨召观书阁下因赐御笔书画迁朝奉郎五年丁

母忧七年复除礼部员外郎以病告老不俟报而归坐谪岁余今上登极转朝请郎建炎三年复为著作佐郎再迁礼部员外郎除太常少卿卧家力辞章四上遂以直秘阁知秀州会车驾临幸有旨赐对公奏事讫即启陈济大业致中兴之说言极剴切有曰陛下盛德日新政事日举赏罚措置仰有以当天意俯有以合人心则赵氏安而社稷固苟惟不然则天之所以眷佑者将恐替人之所以欣戴者将恐离如是则社稷危而天下乱其间盖不容髮上欣然纳之及金师南渡既据临安遣兵破崇德海盐公厉兵守御方力已降省札令公迁避复被旨管押钱帛由海道趋行在始出华亭宣抚使留公有旨趣使津发因航海至永嘉既朝见以病乞归乡听命时建炎四年三月也冬复召赴行在绍兴改元始置秘书省即以公为秘书少监九月除中书舍人仍兼侍讲二年罢职提举江州太平观四年差知漳州以病辞改提举台州崇道观五年复集英殿修撰先是公得风痺之疾朝廷知公步趋拜跪良难特縁兵火之后简册散逸谓公雅精史学持心平实欲使免朝叅坐局充职其意甚厚而公以疾力辞乃差提举亳州明道宫累官至朝议大夫三遇明堂郊祀恩封新安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十四年六月疾稍侵乞致仕转左中奉大夫壬辰卒于寝享年六十有七遗表闻赠左通奉大夫公初娶新昌石氏赠令人再娶同郡江氏封令人男一人曰行敏右承务郎监潭州南岳庙女三人孟以病在室仲嫁右承务郎提点坑冶铸钱司检踏官赵伯旻季嫁右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江振卿公天资端方诚实直言动不妄思虑精切志趣高遠加以该洽深邃之学典雅闳奥之文自其幼年未仕人推为有父风稍任州县即能遇事引义慷慨论列利害及縁上书坐谴湮阨连年饥寒转迫气益坚刚而自信愈笃学业大成伟然有公辅之望然不能以辞色假人颇亦寡徒少侶訛笑随之而与之深交者率名卿才大夫或其丈人行久之名实益孚其再佐著作三为郎仪曹朝廷盖欲用之矣晚登掖垣侍经席凡命令之下竭思毕虑有不安于心者率明白反复言之其进讲若故事必考古验今曲致规鑿未尝有所观望畏避大抵务合人情当事机守祖宗之法度遵先圣之训诰非持甚高难行之论以苟邀名取誉也每忧外难未夷寝食不置章奏数上如所谓国家之患在于论事者不敢尽情当事者不敢任责言有用否事有成败理固不齐今言不合则见排于当时事不谐则追咎于始议故虽有智如陈平不敢请金以行间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财如刘晏不敢言理财以贍军食祖宗之制谓近年禁庭宫邸与夫宗室贵戚之家其享富贵之奉极骄奢侈丽之欲皆自古所无有然其卒也流离狼狽亦自古所无有而怀利封己之人习熟闻见至今犹以侈大为当然以俭嗇为削弱此不可以不变又论武臣转官皆自武功大夫转入横行得者既众则官益以轻使人人皆怀欲得之心无有纪极在于厉士劝功之时其为弊害为尤大祖宗之法文臣自将作监主簿至尚书左仆射武臣自三班奉职至节度使即是以次迁转之官而武臣自阁门副使至内客省使为横行不系磨勘迁转之列既不系磨勘即非皇城使所得转入之官其除授皆颁特旨故元丰肇新官制之时以承务郎至特进为寄禄官以易监主簿至仆射之名而武臣独依旧不以寄禄官易之盖有深意也政

和间改武官称为郎大夫遂并横行易之而为转官之等级此皆当时有司不习典故不思祖宗之深旨率意改更以开侥幸之门故流弊日深且文臣之所谓庶官者转不得过中大夫而武臣乃得过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为大夫以来常调之官下至阜隶为横行者不可胜数其敝极矣夫官职之轻重在朝廷所以用之而已朝廷爱重官职不妄与人则官职重若轻以与人得者冗滥则官职轻官职轻则得者不以为恩未得者常怀觖望他人莫能言也顾任职未几而病病卒不可复起此有识之士所以深为天下惜也公平生著述不可胜纪已抱病犹不辍然忧深虑危时时芟削焚弃今所存者北山小集四十卷麟台故事五卷默说三卷余无传焉其孤卜以九月辛酉葬于开化县北山之原属瑀状公行实将求铭于巨儒硕学以图不朽谨考核叙如右绍兴十四年九月吉日龙图阁学士左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鄱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程瑀状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四上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四下

（明）程敏政 撰

○行实（文苑）

宋资政殿学士中奉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鄱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七百余户赠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谥章靖程公（克俊）家传 家乘

公讳克俊字符吁姓程氏其先本梁将军忠壮公灵洗之后自歙之黄墩徙浮梁之景德镇曾祖讳居吉赠少保祖讳世显赠少傅父讳逵赠太师母朱氏封和国夫人太师登政和二年进士不乐仕授徒里中邈近来者至不能容乃建乡校立宣圣祠朔望春秋奠谒习为礼容相师成俗有易解十卷论孟解十卷五经解题二十卷学者号九龙先生公生而硕伟仪容俊彦太师贤而器之授以易学博极羣书缀文警拔徽宗新舍法以经术取士公应诏入太学月余试有司屢中殊选声誉蔼然出诸士右宣和六年策进士于庭擢居甲科批卷末云实学该博士林传以为宠初调湖州理曹除兴庆院教授迁太学博士权太学正授绍庆军节度判官改勅令所删定官除国子监丞寻授尚书驾部员外郎歷工兵吏部司勳员外郎丁外艰哀毁尽礼服阙大参沈公荐之召对极口论天下事宸听嘉纳之擢起居舍人兼左右司称职拜起居郎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唐末五代之际淮有堰曰瓦梁百余年来废壞不存公奉旨往视沿徐河而上物色之里老得遗址于真州东北会于滁又北至于濠入于和绵亘四州内可固围外可御邻敌金汤之势屹然凡堰之利病条奏甚悉上览之尤知公为有用也公侍经筵陈说古今要务退而未尝与人言谨慎周密类如此擢给事中直学士院时鄱学宫在城东中更兵燹或请于朝为墓地有旨可其奏公封迁制书学得不徙南渡以来大将怙恩僭赏旁午公不畏强御每每裁抑至于论举减民租轻税敛朝奏夕下凡国家之事利害纖悉知无不言专以梏侥幸诋权贵为先中外惮之会金师与刘锜战于顺昌稍有怨艾遣萧殷瞻求和公草

裁制书誓约明审金主读其文以为信不可渝是时朝廷大典诏册号令皆出公手知绍兴十二年贡举考博学宏词科得洪遵沈介洪适以所试制词进读上曰是洪皓子邪父在远能自立此忠义报也遂以遵为秘书省正字介适并为敕令所删定官自中兴以来词科登选即入馆自是科始上初在潜邸留心载籍问安视膳之暇手不释卷公兼资善堂翊善一以道德文章辅承凡有询问随所剖析至如今古治乱之迹必反复言之以相磨砢浸灌故学之功茂焉入翰林为学士十三年冬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同提举编修玉牒所汉州布衣陈靖献中兴统论于朝公率同列五人荐靖请官之以来谗言诏补靖右迪功郎言者屡请复太学以养人才上以戎事未暇公曰东晋设学于鼎沸之中今兵渐息兴学正其时也乃诏太学养士权于临安府措置增展时母和国夫人七十有六矣绀发明眸就养二府公自政事退事奉承颜愉悦缙绅荣之欲置公相位前席曰朕得卿数人可致太平矣公以疾力辞机政章三上得旨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踰年丁内艰执丧尽礼诏赐严报院为香火太上更化宾延故老屡诏起知建康数月改知湖州未几召赴行在奏事辞不获既至国门中贵传宣延劳赐茶药衣带鞍马登时引对内殿太上劳问久之公丐去上曰朕欲卿以身助朕翊日拜参知政事夙夜忧勤振举朝纲中外翕然称之数月以疾不能朝乃上章曰臣蒙厚恩待罪政事重有负薪之忧常恐负先朝无以报塞愿乞骸骨上手札报曰卿暂以微恙遽露封章力祈祠馆勉为朕留保养至和靖期勿药屡遣大官致餐御医诊疾驛使临问相踵公请辞不已乃拜资政殿学士仍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以归公曰人生如吴蚕老当作茧乃自为寿藏于和国夫人莹之溪阳踰年薨享年六十有九讣闻上震悼不已奉御礼葬下寶石公抱经纶之才受知真主励相国家称为中兴硕辅故其薨也士大夫闻之莫不嗟叹公平居下士推轂后进初立义庄以贍宗姻之贫乏者自显位施恩里外凡得入仕者二十二人公入仕不歷州县凡二十九迁官至参知政事又凡八迁至中奉大夫赠官至银青光禄大夫职名至资政殿学士爵至鄱阳郡开国侯食邑至一千七百戶淳熙九年谥章靖有文集五十卷内外制集二十卷易通解十卷公娶朱氏累封普宁郡夫人卒年六十有五葬和国夫人墓右子男六人湜承事郎浙西安抚使司干办公事早卒洸右朝奉郎通判潭州军事涛右朝奉郎湖北路提举司干办公事洧右宣教郎秀州青龙监税淑沅俱承事郎未铨左朝奉郎将作监丞汪公（若容）墓志铭 汪（阙）

公讳若容字正夫姓汪氏自越国忠显锡命之后世为徽歙着姓曾祖士明祖霓潜德弗肯仕父叔敖累赠右朝散大夫公髫龄受训笃学如成人伯父司农公目之为吾家文举登绍兴五年进士第主兴国军永兴簿临事风生不择剧易地产茶巨商榷磨妨民田莫敢谁何公绳其魁大均水利百姓欢从里胥余恃高赀殴平民匿其尸有鬼物赴诉获伸于公人以为神明摄令大治孔道荒残之余劳来供亿公私裕如调鄱阳学官以身表正师道烨然改秩知严之淳安丞豪侠鲁氏子杀人委壑吏受赂欲迁罪无辜公破其奸通县誓伏考满分教西外宗邸转朝奉郎知洪州事玺书召赴行省陞对见上极论士

风委靡气节不立守备崇虚文无以御外侮凡事不密益长窥伺宅牧乏材根本藩篱俱可忧反复数千言皆切中时病除将作监丞是冬金人侵淮甸凭瞰江汴京邑豪右汹汹为避贼计公慨时危主忧未有守节自效之臣私独为念当轻一死以风厉颜行使人人致果讎敌如古义烈之士则恢复计日可待矣遂卒临终书词满幅乃心国家事凛凛犹不死者得年五十有五实绍兴三十一年辛巳十月二十五日也朝士痛愕公少艰苦抚诸弟事亲纯孝于书无所不读手抄踰数千卷强记博识诸老师所不能知叩之则口诵如流为文澹洽典雅字字必闕名教有集三十卷藏于家公风神洒落望之如神与人交表里真诚无纖毫伪当官清严如水霜其惠爱在人所至得其慕悦性峻洁义所必为虽万夫不可夺总角时因寤寐记宿生事甚异未卒前一日斋宿祠庭复感异梦及其歿也殆若所谓形解尸脱而超然出世者异哉配安人胡氏桂帅待制舜陟之女后公七月卒三子璜将仕郎珙玘方志学二女长适进士程叔愚次适承奉郎监新城税罗■〈頽，刀代水〉弟若虚若思与璜等以干道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葬仁舜乡留村栢山东原龟筮曰吉卜五年而后得择之至也呜呼隱痛尚忍言哉予幼学于兄究观遗迹盖特立独行较然不欺者而世不足以知之当从立言君子丐碣墓道备史氏稽采必有能发明求仁得仁之意者故铭其出处大槩告诸幽示无愧词云铭曰

立节堂堂惟我可夜夢云游交旖■〈旖，多代奇〉肃肃灵宫班右左乞以飞霞鸣佩雉溘埃风兮还故我松柏檀栾山紫逻骨闕于兹名■〈拔，马代才〉駮福其嗣人安以妥弟之铭兮肺肝墮（按宋绍兴辛巳海陵王大举入寇国势岌然当是时赵鼎贬窜张浚胡铨遠谪万俟卨汤思退之党犹众公亦尝有言矣身遠位下莫由自効忠愤所激扼腕以卒殆不忍见兵之轔国之亡而以身为殉者邪呜呼鲁连之志屈原之忠公盖慕之而史失书故人鲜知者可慨也予读此志因表出之俾观者知公之所立不独文学而已弘治丁巳秋九月下澣后学程敏政谨识）

鄂州太守存斋罗公（愿）传 曹泾

故鄂州太守存斋先生罗公卒之百三十五年为至大戊申岁其曾孙壻黄仲宣山长以公之曾侄孙前容州文学洪所具生年官歷卒葬之畧来视使润饰成篇待附家传泾生晚不及识公然从乡先生四方名巨游槩知之矣宋南渡后文字有先秦西汉风惟公一人干淳间朱文公周益公视为畏友淳安县社坛记文公自谓不如谓公文有经纬又谓公文止此可惜迩岁汤东涧公汉寶藏公小集每为文必读数十百过方下笔客猝至扃篋惟谨马碧梧公廷鸾久在翰苑身至宰辅里居之日访问公小集愿见不可得至从某转求之然则存斋之所以不亡者有在矣罗氏之先在春秋为小国隶襄之宜城徙荆之枝江因以为氏公之先五季时自豫章避地来歙遂为徽州歙县人七传至尚书公为大家尚书公公父也年十六上辟雍宋政和二年进士由大諫中丞迁吏部尚书赠少师六男子公为第五人讳愿字端良存斋其自号也幼凝重寡言资特颖异甫七岁能为青草赋以寿父少长落笔万言既冠乃数月不妄下一语绍兴二十五年荫补承务郎授

临安府新城县监税连丁内外艰服阕监饶州景德镇税有能名干道元年监南岳庙遂踵世科才望斗着授饶州鄱阳知县不乐往主台州崇道观八年通判赣州遄摄州事寇攘甫定壹以政清讼简化美风俗为务教官刘清之子和官事之暇时至学宫不为倦烦缝掖生淑艾之功居多详刑使者劾闻于朝谓公宜在清要之选秩满差知南劔州陞对第一札主于富民不为浮文切中积弊孝庙大赏异曰卿磊落议论可采必副朕委任从臣亦交口荐之改畀鄂州至郡上五事其一谓鄂为古来用武之地城壁未立下流阳罗正系险要旧尝筑城仅存堆阜宜并议筑不可惮费其二谓民饥以田质谷后日乃为准折非法至于夺田还主宜立中制其三谓所收诸州配隶强盗贷命之人久不问落顶冒实多滋长奸宄乞下有司戒敕诸郡少驻遣发且候问落申数其四谓重湖旷土旧佃每行包占官行新佃又欠存恤宜令标立界至官钞明与指定庶得两便其五谓民间所雇奴婢只凭客人贩到半是诱畧宜令遭诱畧者自言于官官为立赏追捕凡皆论病识源切证用剂一本儒术如古循良他所罢行可类推已贰车刘公清之子澄学行端饬相与劝学劬农甚力所谓令修庭户之间而民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报政纔朞而公不少延矣淳熙十一年甲辰七月十三日也公生于绍兴丙辰之三月得年仅四十九新安续志谓值旱立日中精祷致疾志公之犹子任臣毅臣所共订也鄂人绘像灵竹寺孟宗泣竹处刘贰车为刊小集于郡丧还夫人吴氏卒明年公兄端规自镇江请檄归视窀穸阴阳家以西峯先塋之次为拟族党一辞谓公生而孝奉祖考其安乐之遂葬于是吴夫人祔四月六日也所著书有新安志尔雅翼鄂州小集行世其与小集同类已抄而未刊者尚十之八九年遼事殊并为亡是太息而止虽然豹斑鼎鬲不必求尽姑从尔雅翼漫阅一则社坛记读之百遍公胷次所贮何可量数笔底之文又可以人力企勉也哉公曾祖讳承吉赠承事郎祖讳举赠朝议大夫父讳汝楫通奉大夫龙图阁学士吏部尚书赠少师妣吕氏魏国夫人王氏楚国夫人余氏鲁国夫人兄颢朝散郎吁承议郎俱通判福州颢奉议郎通判夔州颂即端规朝奉大夫知郢州有狷庵集刊布郢鄂二公齐名尝闻家居讲学时东西异窻鑽研各趣饭余酒隙已晚未灯说书交锋讜如辨讼既定怡怡如初兹未可与上车不落之輩同日语也弟颢朝散大夫通判蕲州赠中散大夫子男四人缙臣孝臣钦臣皆早卒睦臣承直郎南康军録事参军女三人其一适吴文肃公之子垺文肃竹洲先生也孙一人朴已上据文学公所具外从人旁搜足之来示于公官阶所歴所止吴夫人封秩为何孙曾实计若干俱欠登载不敢臆度念昔昌黎伯为樊宗师志铭即能似其语陈师锡序五代史王荆公显讥之某何人敢操此笔无韩之似涉陈之庸血指汗颜众知之矣仲宣幸是正之仲宣名宣子自号中山能诗为虚谷方公所称屡摄紫阳山长事二丈夫子世其家罗氏甥也某既自诡为传亦并效顰为之赞曰

彼贵一品或寿期頽负乘幸免夸不偿嗤官止分符五十犹嗇公有不亡众人不识遠而弥芬大也无垠存斋之存其惟斯文（方虚谷跋罗鄂州尔雅翼宋兴二百一十五年淳熙甲午新安存斋罗公愿字端良次尔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淳庚午浚仪王侯应

麟为守始刊布之回闻之先生君子南渡后文章有先秦西汉风惟罗鄂州一人甫七岁能为青草赋以寿其先尚书少长落笔万言既冠乃数月不妄下一语其精思如此以南劔州守陞辞孝庙大赏异俾易鄂州明年淳熙己巳卒今新安志行于世与马班等小集仅文之十一刘公清之子澄所刊晦翁谓文有经纬尝欲附名集后又谓罗端良止此可惜盖年四十余使老寿进未艾也尔雅翼者序见小集世未见其书回访求得公之从孙裳手钞副本三十二卷侯躬自校讎虽度闻隐说其能知所自来可谓后世子云矣回切谓后世学者于天下书鑽研少而剽袭多靡劳余力意义晓然古人有终身不能通者或开卷顷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类有三礼图而陈祥道礼书为尤博考论经传草木鸟兽虫鱼则许瑾陆机张楫曹宪邢昺陆佃不如此翼之为尤悉是书皆前代所无挟是以求为儒易易哉虽然学陋俗坏承弊踵讹以无言道以气言性以知觉言仁以诈谋言智以反经言权以姑悉言恕以轮回言生死以祠庙言鬼神波淫邪遁先儒辟之极其至而士之陷溺者犹不自知也以误本草为世之害而不以误注易为世之大害识者患焉贤侯父子有德吾州尝以石螭直北门是将推所学陶天下俾本末精粗将无不一归于是云)

宋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赠特进程公(玘)行状 吕午

公讳玘字懷古世籍徽之休宁胄出重黎休父与婴卓见经传至晋元谭持节渡江守新安有功于民诏赐田宅于歙遂家焉有灵洗忠义自奋侑食武帝继是蝉聯代有显人为新安着姓曾祖讳自诚里中称长者妣吴氏祖讳会亨强记博识书法偁长苏公妣姚氏考讳文夷故承务郎致仕累赠宣奉大夫妣黄氏继黄氏俱赠淑人宣奉公少以文学称蜚声庠序公儿齿颖悟稍长卓犖有大志十岁赋冰有莫言此物浑无用曾向滹沱渡汉兵之句识者谓必有立于世读书日数千言弱冠与诸老游议论超卓每曰张公栻吕公祖谦人正学醇不寿不大天也绍熙四年登进士第时丞相赵公汝愚典举春官一见公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多士有以道学疑者置牵经第二公论称抑授迪功郎主临安府昌化簿邑介万山士风弗振公至笃意经理不啻父兄之于子弟由是捧乡书预廷对者相望邑酤额重榷禁严有种秫者官必履畝而籍民以为病公言于御史奏蠲其额百里德之凡讼久不决者投牒台郡乞以委公能声藉甚公以明经擢第素工音律复试兼科秩垂满丁外艰居丧哀毁备至服除再欲试词科丞相谢公深甫曰君廊庙材也何必是嘉泰纪元十一月除建康府教授枢密丘公崇留守陪都于僚属中重许可一见公遇以国士开禧二年六月丘公宣抚江淮辟公充准备差遣公处幙中凡所赞画皆一时急先之务郭倪守维扬调民兵万余城守皆占民庐盛暑不释疫病大作公言兵未至何以苦居民如是遂白丘公即释之归去者欢声雷动居者炷香于门伺公出举手加额曰此宣干賜也八月升充干办公事丘公寻开督府公有募兵之命循江而上所选皆精悍时金师南下传言恟恟淮民多渡江公建四策以处之有故土者官给以粮令还本里勇

敢愿为军者籍之无土著者给粮令散居各谋生计有马牛出鬻者官出镪为市烙以火印俟兵退明春给复之毋令射利者容其奸凡区画合宜者公之策居多嘉定二年二月以荐及格改宣教郎知临安府富阳县四年十月公始至代者以邑之豪猾姓字授公公緘而束之高阁曰不愿知其名也使闻而改过足矣秩满启视则靡有一造庭者公先教后政感人动物率若是六年歷二考余治状彰着当路名公交荐几三十疏七年二月除主管官诰院八年三月除宗正寺簿时旱甚公上言曰比年以来灾异不一向也旱今也防侵轶春既告旱夏必伤潦不惟此尔乃去岁之秋月食望日食朔而又金星见昼镇星失行太阴躔高木星度下者非细变也其可不震惕如祸在朝夕哉臣愿陛下刚健辉光日新其德蠲苛赋以培国本去繁刑以寿国脉显忠消佞以厉臣节言听谏行以作士气一政令之设施必曰其事果合于天否乎一人才之黜陟必曰某人果当于天否乎天心何自知之当人心则当天心矣盖转移其象消弭其灾非大有以飭厉之未见其可也寻轮当陛对上言曰臣闻觐人之国者不以其兵之强国之富土地之广而惟以风俗观之西汉之末士大夫崇议论之美而乏经理之用儒者不畔六经之说而流为虚文州县有惠养之名而未有经久之政邊方无目前之警而有不可测之虞譬之蒲楫维舟容与安流一旦风涛未知所届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将有事也必阴求杰特之才储之以为他日之用盖平居无犯颜敢谏之士则临难无仗节死义之人汉之王陵周勃汲黯皆有三代之遗直至若公孙弘輩则如发蒙耳缓急何赖焉人才之生无间今昔上有所好中才激昂惟陛下重图之宁宗温颜开纳六月除枢密院编修官九月差校上舍试明裡公充读册官礼毕宁宗忽问宰臣曰顷读册文语音清彻者为谁宰臣以公对宁宗深器重之九年四月兼权右司郎官轮当陛对公上言臣闻天之道日运而无积圣人之治日新而不穷陛下更化之初嘗登正士以革奸庸伸说言以破谀佞以祖宗之法而塞傲幸之门严责实之政而变欺诞之习风行雷动固已月异而岁不同矣然物以久而故人以久而玩诚能因已定之规模而加作新之功则黜陟所形而天下竦其好恶赏罚所及而天下震其威明搜遗拔异以收彥属之心听言行谏以昭容受之实辟功名之涂而使人人有欣欣不自己之意示信必之权而使天下不敢萌苟且之风则治日隆德日新虽至万世无弊可也夫苟一切安于逸豫则强者必弱智者必晦敢言者必緘黙有志者必退缩天下之治盖未知其所终矣又曰臣闻自天地肇分以来有中国则有外邦由刘石迄元魏而后奄地之广传世之多未有若金国者肆我祖宗请和于金主复有蒙古连岁构兵岌岌之势千钧一发矣然一敌亡一敌生而又中原奸豪与夫乘时奸夫变出须臾患生盘纠风尘翕忽平定难期盖中原腹心也吴蜀荆襄四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独安者其可不重勤圣虑哉甲子之夏辛弃疾嘗谓臣言中国之兵不战自溃者盖自李显忠符离之役始百年以来父以诏子子以授孙虽尽僇之不为衰止惟当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壮国威至若渡淮迎敌左右应援则非沿邊土丁断不可用盖沿邊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为盗其视敌人素所狎易若夫通泰真扬舒蕲濡湏之人则手便犁锄胆惊钲鼓与

吴人一耳招之得其地又当各分其屯无杂官军盖一与之杂则日渐月染尽成弃甲之人不幸有警则彼此相持莫肯先进一有微功则彼此交夺反戈自戕岂暇向敌哉既知屯之不可不分又当知军势之不可不壮淮之东西分为二屯每屯必得二万人乃能成军淮东则于山阳淮西则于安丰择依山或阻水之地而为之屯令其老幼悉归其中使无反顾之虑然后新其将帅严其教阅使势合而气震固将有不战而自屈者又为臣言谍者师之耳目也兵之胜负与夫国之安危悉系焉而比年有司以银数两布数匹给之而欲使之捐躯深入探邻国之动息岂理也哉于是出方尺之锦以示臣其上皆敌国兵骑之数屯戍之地与夫将帅之姓名且指其锦而言曰此已费四千缗矣又曰金之士马尚若是其可易乎明年乙丑弃疾免归又明年丙寅始出师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邓友龙败朝廷以丘崇代之臣从丘崇至于淮甸目系横溃为之推寻其由无一而非弃疾预言于二年之先者所集民兵皆锄犁之人拘留维扬物故几半臣言之崇一日而纵去者不啻万人此盖犯招兵不择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争泗攻寿相戕殆尽此盖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数单寡分布不敷人心既寒望风争窜此盖犯军势不张之忌也十月晦夜金人以筏济兵已满南岸而刘世显等熟卧不知仓皇授甲一鼓大溃又犯谍候不明之忌也丘崇经理曾未三月而铁骑已渡淮矣夫往者之辙来者之鉴也覆而不鉴则又前辙耳今日之事固与前日大异向也一于谋人今焉专于自治九重之所宵旰庙堂之所经理无一日或忘也而臣区区之意窃谓边方事宜诚难遥度伏愿陛下诏诸将使之相度山川形势览观丙寅覆辙上而川蜀中而襄汉下而两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当备酌其轻重量其缓急大纲细目俾各以所见条具来上朝廷为斟酌而行之如其所欲为而责其成功不及今无事之时使之得以尽所欲言一旦有故彼将曰某城朝廷所筑也某兵朝廷所屯也某寨朝廷所修也某池朝廷所浚也力尽于不当为之所而功遗于所当用之地非吾所与知也于是得以有辞矣昔之英主驾馭将帅或面诘或疏问使之空臆尽言因得以第其才能而占其成否皆若是也至若關宗社之大计圖不世之伟功则固有李德裕处回鹘之事而可以弭后患种世衡自任边方之责而不以累朝廷此则未敢遽言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惟至神独断之十二月除秘书丞依旧兼权右司郎官公连岁班朝屡求外补十年四月除江东运判界节乡部时以为荣陛辞宁宗谓宰臣曰程秘岂可容其补外遂复以旧职留公之处都曹也凡郡国狱讞之来上者必审克之每夜分不寐多所平反一时公论独归重焉六月丁内艰十二年九月服除或援旧比勉公以姓字通当轴公曰吾生平所守直道耳况今忧患之余宁复干进哉十月除浙西提举谢表有云平生踈朴既懒趋骠骑之门咫尺寒温亦罕至长安之第于此可以见公之心矣部民投牒旁午公随至剖决靡有遁情逮建台以激浊扬清为已任一道耸然公帑浮费节以制度以余积下属郡增常平廩预备荒札治最上闻十三年十月瑞庆节公以畿内使者随班称寿宁宗惜其去复除秘书丞兼权右司郎官十四年正月除秘书省著

作郎兼职如故六月除军器少监兼职如故寻兼权侍立修注官八月除国子司业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直舍人院公以宿望掌教成均命下之日六馆之士咸以获遂执经为幸九月除起居舍人兼职如故十五年九月除权尚书吏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权中书舍人公持铨衡惟公惟平人不可干以私虽轧以权势亦不为动但应之曰此铨法也十六年正月差知贡举礼闈得人为盛撤棘入见奏谢宁宗玉音再三褒奖十七年七月除守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薇垣史馆兼职如故闰八月初三夜理宗即位十月除兼侍读讲筵肇开公上言曰臣闻人主之学与儒生异与储君亦异儒生之学在于释训诂储君之学在于通大义至于人主之学则不然贵乎力行而已傅说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又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夫知而必见于行闻而必见于事是岂徒知徒闻哉三代而来英君谊辟知以讲学为务者其功业必见于天下至若叔季之世岂无聪明之君惟其不务人君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与臣下较工拙于一觞一咏之间而纪纲陵迟政刑败坏生民涂炭则未尝一过而问焉夫如是又何取于学哉我宋龙兴圣圣相继观尧舜之用刑而深惩近代之密网我艺祖岂徒学乎观周公之无逸而重戒人主之自豫我仁皇岂徒学乎观大禹之勤俭而力非人主之贪心我孝宗岂徒学乎先皇嗣统仰法明谟推其所学而见之躬行用能三十一年之间方内又安旧疆浸复是皆学形于治而治本于学也恭惟陛下飞龙在天万物咸覩既能以讲学为先必能以躬行为急凡经训之垂史策之载事之涉于事亲者必反复讲明而躬行于宁神养志之间事之涉于进贤斥佞者必反复讲明而见于观人察士之际事之涉于严监司牧守将帅之选者必反复讲明而见于博采公言之时凡事之关于治体涉于教条必明辨审思而力行之若夫多闻以为博德见以为富无益也夫如是则智虑坚定聪明益开措之政事功业日隆上天眷休与宋无极玉音称善者久之是月除权刑部尚书兼职并如故经筵进读因吕蒙正论唐末命令出于辅臣公奏曰唐自天宝以后玄宗时天下之富盛不复留意于治故举天下事悉付李林甫德宗付之卢杞穆宗付之李逢吉敬宗以后尤不足道狎近小人举国以听此唐祚所以衰也然唐虞三代何尝不任其臣但问其所任者得人与否尔上曰所陈极是又问太宗宝训云治世少而乱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公奏曰先正有言自五帝立纲陈纪以来至于本朝凡四千余年其间治平仅三四百年尔其余非昏闇之时即削弱之时非削弱之时即危亡之时然治世所以少而乱世所以多者正缘君子少而小人多也然天未尝一日不欲天下之平治也圣君出则君子多庸君出则小人多尔天颜大喜以为极是极是又因进读祖宗文章笔札卷毕公奏翰墨词章固帝王之能事然尧舜之文具存二典寂寥数语无非治要至论书法则太宗之留意词翰实在偕国削平之后真宗之锐情文墨亦在澶渊却敌之余今日所甚急者民力未裕更当择监司兵力未振更当选将帅士习未美更当明政刑区区翰墨词章岂足为陛下进上曰朕每听卿所言最为详明宝庆改元十月除试礼部尚书以身兼二制力辞西掖得请仍兼直学士院兼侍读升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又因进读太

宗谓近臣曰方今四方所入财赋两倍唐室公奏臣窃考淳化间乃天下极盛之时财赋之入一岁止一千六百余万元丰增至五千万然是时三百余州也南渡以后二百州一岁之赋乃六千余万比国初增五倍比元丰又增一倍矣然邊未撤警国用未裕取之以此百姓固知朝廷之不得已也最是州县之吏又从而取赢焉民困愈重矣要须时取其甚者而警饬之庶几百姓其少瘳乎上深以为然时因霪雨公奏雨与水皆阴类也外而敌国内而寇盗皆所当虑则所谓应天以实不以文陛下恐惧警省侧身修行尤所当尽如玩干而自强玩威而虚受玩頤而节饮玩损而窒欲以至法尧之求贤而吁于用舜法舜之達聪而深于恶讒法文王之忧勤而日昃不食法商宗之无逸而享国久长其见于政事者尤当加意今民贫极矣而州县不恤兵贫亦极矣而将帅不恤要当谨简监司以恤民严饬将帅以恤兵然后建重镇以新观听择老将以专节制益战士以壮军容厚犒赏以作士气使吾之根本益壮精神益强则守可也和可也攻亦可也无往而不可焉易歉而丰化灾为祥特反掌耳而又何敌国寇盗之足虑邪且昏墊之灾未有甚于尧之九年者而尧廷之上大纲小目日事整饬焦烈之害未有过于汤之七年者而有商君臣修其政刑儻然若不能以终日古人之畏天一日为一日之功一岁计一岁之效君则断断行之天则断断应之天人相与之际捷于影响上曰踰月住讲不胜渴想今闻卿讲论顿觉豁然二年正月上御经筵命公再知贡举八月兼权吏部尚书十月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修玉牒官仍兼侍读时翰苑自参政楼公钥而后虚其选者二十有一年逮公拜命中外莫不荣之三年十一月因经筵进读公偶为风寒所侵上眷优隆赐汤液赐鬻火赐姜粥天使络绎拊问人皆知上有柄用意而公知有忌者会有长子戚遂决意告归力伸祠请上答诏不允挽留甚力公请至于四五绍定纪元三月上不获已从之除焕章阁学士知建宁府公以祈闲得郡殊非卒心遂再力辞上仍答诏不允公遂龟勉于行七月至郡奉行寬大崇化厚俗期相安于无事听讼烛见隱微豪猾无得逞属邑官赋不事苛迫时参政真公德秀家居以书達公曰人称三四十年来无此贤太守二年汀邵盜作诸台以言论异同由是贼势猖獗汀之宁化南剑之沙邑邵武之建宁光泽皆莽为丘墟駸駸迫汀邵城治七闽绎骚十一月除公招捕使节制军马时建宁承平日久禁卒额虽千余而罕知兵革调遣他郡则皆以城守为辞公遂就本郡禁卒中选精悍者仍剗翼虎飞熊二军招刺强勇三千人择土人知兵者训练统率而前以纾二郡之急且用间谍离其徒党使之自相屠戮捷奏日闻大酋二十纳款投降平定有期而闽漕懷旧恨忌公成功乃以坑降疑羣盜盜素服公威信不以为然公念间从中起何以底绩于是屡上祠请且荐陈公韡以自代三年三月以焕章阁学士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公归途经浦城真公德秀迓于遠郊谓公曰玉堂既去一路失此贤师帅其将畴依乎公还故山日徜徉于泉石手不释卷每以未老得闲为乐四年二月时李知孝在諫坡以公守建日嘗有私謁公弗从遂妄讒毀去职与祠公处之泰然端平纪元上亲揽权纲厉精度政知孝贬斥除公敷文阁学士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公上免牒答诏不允诏词有曰属躬揽于政权尤

匪轻于名器卿夙仪禁近备罄忱恂兹注想于典刑肆亟放于纶綍告词又曰久不见生
谅未究设施之蕴何以告我尚有资启沃之忠盖用公之意未艾也嘉熙纪元四月除知
宁国府二年六月除知赣州公恳辞甚力上皆从之仍奉旧祠三年正月除寶文阁学士
祠廩如故六月除知福州兼本路安抚公上免牒寻拜不允之诏然公倦于出再力伸祠
请遂复以旧职奉祠淳佑纪元四月除龙圖阁学士奉祠仍旧公归自建以宠荣为惧故
频岁以来纳禄之数不知凡几上每答诏不允诏词有曰卿昨告老朕不欲强卿一来姑
畀祠廩兹又抗牒祈遂谢事甚非所以体朕也矧卿尝为朕甘盘矣何至遽起挂冠神武
之想乎其勿出此二年四月洊腾告老之章恳请愈切上方俞其请除端明殿学士依所
乞致仕公累载告休一朝得遂喜形于色第以端殿殊恩詎容遽拜又上免牒上复诏答
不允公遂拜命日以登临自娱六月八日偶觉伏暑越宿已康复屏药却医起居饮食对
客笑言无异常时十有三日忽呼子暨孙列于前语之曰吾奋由儒素受知两朝年几八
袞一无可憾所望者尔曹力学自修则吾虽亡犹生耳无一语及家事言已薨于正寝公
生于隆兴甲申八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九遗奏闻上恩赠特进与致仕遗表恩泽讎音
之传士大夫识与不识皆有斯文之叹有涑水先生集六十卷内制类藁十卷外制类藁
二十卷藏于家公生平以造就人才为己任预荐进者登揆席叅政机班法从居台谏皆
为当世名臣性冲澹无声色奉每戒家人用无过侈服无过华至姻族闾里贫不克振周
之惟恐或后义方训严诸子刻志问学平居暇日常谓其子曰吾他时终于牖下当敛以
时服衣裳之外他无所事也厚葬古人所戒非徒无益适为累耳尔曹识之淑人之敛黄
白缙铢不内诸匱公娶金华王氏封淑人丞相文定公淮之长孙女生于相门不以富贵
自骄简静端庄动由礼法先公一年卒实元年二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八子三人若水
承事郎监镇江府寄桩库若曾承奉郎监两浙转运司造船场计置物料官俱先歿若愚
宣义郎前饶州德兴县丞孙男四人其载蚤亡其厘承奉郎监临安府粮料院其深其仁
并承务郎未铨曾孙二人通孙振孙曾孙女一人公之孤将以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壬申
窆公于休宁县和睦乡万松山之原遵治命也盖尝论贤哲之生气稟必异故见诸躬行
发诸词章措诸事业亦决非世俗所企及惟公天稟清高离伦絶类已见于韶胤赋冰时
其持身介然有守挺然特立名流莫不钦敬竞欲缔交而后学有志之士则皆尊之仰之
以为范模于书无所不读发而为文自成机杼神韵絶出故落笔妙天下援引今昔博学
之士不能究知其词雅健精深追逮古作根本谊理扶植名教有补于当世学者夸传而
争诵之论奏皆剴切当上意虽经纶抱负不获尽展于世而两朝眷渥始终弗替凡此皆
近世所罕见者午州里晚生夙蒙公异知试邑余杭时公为礼部尚书以廉相举故又于
公为门下士岁在乙未孟冬午扶护先大夫归葬方抵里中未及伸致哀挽之请公首赐
长篇以为存歿之荣是岂可忘哉今公襄事有日前期若愚书来曰先公生平出处相知
深相予厚莫若子敢以行实一编丐定次将告诸太史氏以信今传后午何敢以不韪辞
谨具如右谨状淳佑三年十月日门生朝议大夫行监察御史吕午状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四下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五上

（明）程敏政 撰

○行实（文苑）

江东抚干通直郎致仕汪公（仪凤）墓志铭 方回

歙汪氏自越国公以六州归唐其后始大入宋虽仕隐相半而厚与薄取以德自植者久愈益大公讳仪凤字翔甫其先自绩溪徙今为徽州歙县人徙之十二世为公曾祖崇实乡称为长者夫妇俱年八十五祖择善父鹏举承务郎资沉毅诚恪以俭勤审取与愈益大其家者也年八十二母鲍氏封孺人年八十五历世植德并详见公所为圻记盖公祖祚三世而四人皆年近九十公之卒亦八十四公六岁工文师静庵吴公自牧治易公趋向既正而承务公察公兄弟三人皆伟器又为延师得丞相讷斋程公元凤改治诗讷斋居塾九年为南省第二人跻显仕公与二弟治凤鸣凤不更他师盖深得其学云吾州诗大比旧不与选回先君师四明舒公璘礼部符许拔解自先君庆元乙卯始先君入上庠登第而左史竹坡吕公午与讷斋相后先然乡额仅拘于一端平改元甲午公俯就鬻爵以诗中江东漕荐嘉熙丁酉又为漕试第一时四明安公刘有声上庠以同经先内交永嘉陈公淳祖二曹公元发良朋同社结课誓将同登而戊戌榜公独退舍竹坡时为监察御史因客留公于科举外讲义理学盖讷斋发其先而竹坡成其终公于是所闻粹矣所居旁近灵山之下有寺焉归而为李公择山房读书之计意将终老郡守贰魏公克愚龚公应之章公公权访公山中佐筑楼藏书费山房成讷斋为题其扁又为亭泉上曰山泉而世因称公为山泉先生公虽身遯岩谷名震京师江东漕使赵公与弼合诸台以遗逸刻闻谓当处以孙明复陈无已魏元履官而仅与免解公雅不欲逐举子迫于二亲出山又二年淮阍申前奏旨赐文学出身免铨叅注讷斋适当国喜且疑以为嫌参政丁大全欲挤讷斋去而攘其位则伪力赞决而阴嗾张镇缴论其意实不在公也公竇佑戊午景定辛酉又连与浙漕荐凡五上春官会有奏辨大全镇诬蔑者玉音赐可授迪功郎隆兴府司户叅军改辟寿春府下蔡县主簿权淮西制司准备差遣秩满差充淮东安抚司干办公事滁城上功以儒林郎循承直郎升淮东制置司干办公事连丁内外艰服阙添差江东安抚司护视讷斋墓事候任满与升擢差遣公终不自陈丞相信庵赵公葵而下举改官状五及格咸淳甲戌诣部班引庙堂议处以史馆公谢不愿改通直郎致其事绯衣银鱼居里终身尝自称老山居士若老于山不出云者丙子五月兵变盗起屠戮惨甚公之族毙于寇者十一人公言有司罪人皆得庚寅三月盗又起潜口焚四都巨室数十家羣黠于公前后独不敢犯如黄巾迎拜郑康成者则可知公之为人矣回少公二十岁泊休官尝同友人曹泾清父以癸未访公里第登西爽之楼对灵山吟啸竟日不鄙辱赐和篇时公年七十有七又七年乃哭公其生开禧三年丁卯正月十六日卒以至元二

十七年庚寅八月十日状公行者吾清父也言皆可信回闻朱子曰三代以上气数醇醲圣贤皆寿以下反是由是推之周室东迁以入春秋寿者鲜矣然其间有能审于取与之际薄取而厚与者亦必天之所甚佑而有不容不寿者焉其不寿非必皆疾病短折之气为之也刘子政纪弑亡之祸有数而经书杀其大夫者至不可胜数盈与谦之异也鲁季孙行父季友子也僖十六年季友卒文六年行父用事始见于经文宣成皆十八年至襄五年行父卒去季友七十六年行父当近百岁其所以寿妾不帛马不粟也郑子产七穆之一子国子也襄八年郑侵蔡始见于传昭二十年卒行事可考者四十四年歷事简公定公声公献公亡虑八九十岁其所以寿孔子称之曰古之遗爱行己恭养民惠也齐晏平仲之父桓子襄十七年卒平仲以知礼见于传史记鲁定公十年平仲卒言议可见者五十余年亦当八九十岁其所以寿一狐裘三十年又纳邑辞富也吴季札吴王寿梦少子兄诸樊欲立之季札让国年可十五六哀十一年楚子期伐陈季札救陈退兵以为子期名杜氏注襄十二年至今七十七年季札盖九十余其所以寿盖以国与人大矣又能以名与人至于以剑挂人之墓则又无一物能累其心也呜呼此四名卿者于春秋衰世诸人不得其寿之时独能以寿永终则岂非薄取厚与之德有以胜之欤惟今山泉之德亦然科第可取也不可必取则已之官爵可取也或畀之或夺之游幕府通闺籍筋力未也可悬车则去之货财可取也同气柝居田园瘠羸室庐弊卑器物圯欹我愿受之入相出藩我资我师代匱翰墨言不及私乃若名高当世尤士所愿钩取者也公识渊学诣幽讨古汲旁行敷落急就凡将鼓籀鼎刻奇字瘦辞磬牙格磔探玄入微俚语宗真西山韵语尚刘潜夫散语慕江子远妙年初务崛竒至晚节泯圭角削险就夷视后生奋鬣距躡声价恂恂退默若罔闻知混迹于社叟里老泥饮巷歌之间能以名让人不取则尤近世人物所希有也其于族党乡邻升平而变故欢娱而患难孤侄与师授幼女与姻对出粟与下价市物与高估润吾与梁涂吾与髡疾与药殓与槽寒与絮饥与饫索游与资装家世素必厚所与而公于时之既异愈加厚无求不与也嗇于势利而丰于慈惠轻于物欲而重于友弟不足于荣耀侈靡而有余于恬澹洁清行可以交神明则功足以夺造化也公素不饮酒善饭寡疾将卒之前一月稍力弱食减家人异之公自谓无所苦却药饵与医者语必正冠焚香渐不粒食者旬余忽一日令具汤沐盛服索纸书数十字乃口授孙浚纪载千二百四十三言而于末自书曰全而归之原始反终乙夜热气上出如炊掖坐间小咳咽而逝其不怛化如此平生著述充屋仅存山泉类稿四十二卷程文六卷传世娶宋氏先公三十年卒子男女各一人秉阳郡庠生早卒前太学内舍发解进士方（阙）飞其壻也孙男一人即浚业儒好修曾孙男二人源清源深承务公存日祖墓生双竹识者谓文字之祥题咏盈度公治命屡进二曾孙亲为说书双竹之应其在斯乎山房书兵后失亡公重贖求复如故亲校讎遗后人浚将以明年辛卯十一月四日奉公柩葬于永丰乡后村之原回先君乡举舍选遗文赖公袭藏至今且早相赏拔铭敢辞铭曰

约以纳博以施寿斯宜善则祥谦则福理若兹歛之原全厥归观刻辞

庐州梁县尉事天先生江公（润身）墓志铭 曹泾

故庐州梁县尉事天先生江公既葬之明年其子心宇以前进士山屋许公月卿乙酉岁所为行状视曹泾使为志铭泾望轻笔力弱谦弗敢任然知敬爱公旧矣忆春水鳞鬣之后先悼人世萍蓬之闪倏死生亦大胡得无言矧尝涉笔存耕公之墓其可辞乎存耕公讳师夔公考也自存耕公上遯萧公十三世居徙官歴名讳已见存耕公铭内公讳润身字明德徽婺源人生而俊颖异常儿髫鬣时岁旦上元族里歌呼羣饮长少毕出独凝坐一室昼夜读存耕公大奇之于书一覽即解暗诵不误缺一字于文操笔立成据经引传切中肯綮而绳墨具焉景定甲子以流寓领浙漕举登乙丑第授庐州梁县尉明年摄本职兼簿事自兵兴淮为次邊郡曹邑僚半出鷖弁或起卒伍豪民贾竖至以贿权公莅以公廉不为怯慙首黜掌户胥数人无哗者上司若郡委送驂来迎刃輒解讼者至乞从公求直居数月平反大狱者三众以为神于是方议迎母携家忽报制司辟某人直替即以诗辞制置应山李公庭芝应山旧知公愕焉留摄寶应主簿旋奏充瓜洲镇官曰吾知子贫又廉姑用资以筦库毋见薄也朝旨犹以及期而辟非格却之再奏命下而公卒矣呜呼俗吏文法淹天下士如此公貌古而岸峭直轩豁幅巾缝掖辞辨风生少或为矫世之行喜面折人当山屋公初第时尝戏取其绿袍服之己又曰是何足云孔明景略吾事耳晚乃不然恂恂怡怡如也居母夫人洪氏丧哀毁过制丧父一遵遗令以文公家礼从事继母龙氏尽礼遇二季岩困爱而教之不有私财尝大书于屋壁曰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于姻族不肯随俗炎凉好弊后进谋人必忠未第前尝伏阙上书諫三事其治兵条极言三衙诸阨厢禁营寨诸项利病欲以两淮旷土内地荒田给游民贷其资粮籍为民兵然后以诸寨移之松江诸屯移之极邊以襄阨经理京襄以湖阨进守利路皆指切精的诗文少慕靚丽奇辞逸语冲齿颊出不休晚羞其为一主以理壮岁师陆子静门人不嫌已而师北山何公基实勉斋黄文肃公高弟而勉斋晦庵嫡传也造詣益粹戊辰春自庐书示心宇曰吾十岁见朱子祭张敬夫文心慕之癸巳得近思錄丙申得周程诸书旁求于张吕陆氏近始自信蔡氏程氏自太极圖而下之勉斋自四书而上之蔡谓四书梯阶六经近思錄梯阶四书勉斋不谓然吾今专守勉斋学又云佛氏劝人为善本不大畔于儒至谓燃香诵经饭僧一会即涤阴慝实无此理祇足长恶如胥吏輩为欺为虐何所不至每奉佛以自解既恃有此稔恶益甚屠儿刽卒操刀欲割必诵佛号亦此类也吾州佛寺半是黄巢时所建吾邑四月八日饭僧大会其重施者多出于椎埋之徒兹岂非佛氏实长其恶乎公之学问精博议论劲正大略如此既第銳志及物改号民斋然事天云者自少及壮学者习知如诵王彦方司马君实然既卒门人三山林茂春应山祝樾相与言曰必存养事天先生志也用之不究则亦曰天是所谓事天以终身者乎因以为私谥公以己巳十月十六日卒于寶应心宇号跣奉柩浮淮絕江藁葬于无锡之湖埭实依从子一新寓居则庚午之五月二十一日也其返于乡以甲午九月六日其合葬于夫人马氏之兆以乙未十二月二十一日隶丹阳乡瑞亭里吴村之官牌

坞抱亥掘丙卜者曰祥夫人之葬在丁亥二月二十八日其卒庚午十二月八日也心宇于是大事终而形神亦瘁矣公生以嘉定丁丑十月得年五十三公惟一子心宇孙男二人宾王佐王女秉礼曾孙遵善状谓心宇能世其学所著深衣说有据以予观于心宇君博洽不减前人而深潜密栗以为性行纡余峻洁以为文词则岂惟乡之同辈少比而已宾王兄弟皆秀文不凡又将酷类其父江氏世世有人如此亦何必公惭卿卿惭长以倘来之物易无穷之讥哉况所谓劬躬焘后而委祉者又有在也铭曰

以为不遇邪则既第也以为已仕邪则屡千百储之而试者才一二也夫孰匪中枵而外肆此独来之迟失之遽也将天所以命我所以事贵其不贰而流与坎姑置也抑饥而丰天亦至公既嗇其躬后当显融嵬嵬官牌噫玉斯埋庭则有槐其大而家

方总管（回）传 洪焱祖

方总管回字万里歙县人父琢以太学上舍登第仕至承直郎广西经干权融州通判坐广西提刑钱弘祖挟私憾诬劾谪死封州回幼孤从叔父瑛学颖悟过人读书一目数行下少长倜傥不羁赋诗为文天才杰出乡先达吕左史方吏部咸亟称之郡守魏公克愚一见其诗即延置郡斋移知永嘉亦拉以自随制帅吕公文德尤相厚善景定三年以别院省元登第调随州教授吕公夔提举江东辟克干办公事歷江淮都大司干官沿江制干所至皆得幕府誉独与贾似道不偶尝一再除国子正太学博士輒遭诬劾登第后踰纪始改官通判安吉州都堂稟议时则德佑元年矣似道鲁港丧师之后犹在扬州众皆惧其复入莫敢论列回独首上书数其罪有十可斩中外快之俄除太常寺簿又上言贾似道与其客廖莹中皆当即诛王爚不可为平章陈合不可为同佞当去福王入辅之议当寝出知建德府方用兵之际兴建学宫以雅量镇浮俗煦弱锄强赏罚必信邻郡草寇乘间窃发独境内肃然至元丙子春奉宋太后及嗣君诏书举城内附改授嘉议大夫建德路总管兼府尹己卯入覲迁通议大夫依旧任在郡七年无丝髮为利意至卖寓屋犹不足以偿逋代归不复仕徜徉钱塘湖山间二十余年豁达轻财喜接引后进嗜学至老不厌经史百氏靡不研究而议论平实一宗朱文公有璧流集桐江集若干卷行于世又有读易释疑易中正考皇极经世考古今考厯象考衣裳考玉考先觉年谱瀛奎律髓名僧诗话合若干卷藏于家卒年八十一子存心荫授义乌尹（先君遗体惟回一影自先嫡妣卒戊子己丑二年书家事后事以托诸弟者盈四册惟恐回之不能归也又虑其归而不能长也又虑其长而不能成也然则先君之意哀矣痛矣逮回四歲得归赖先七叔父养回以至于长先八叔父教回以至于成回不专为科举之学学性理自真西山读书记入学典故自吕东莱大事记入学五七言自张宛丘入学四六自周益公入而时文之进自州教授天台诸葛公泰始年二十二见知于左史吕公午年二十四见知于丞相程公元凤年二十五见知于端明洪公勳叅政饶公虎臣诗人亦山郑公会年二十六见知于郡守卿魏公克愚郡倅应公弥正郡纠常博张公汝谐年二十九见知于秋崖方公岳踰三十观文赵公与宪提举金公文刚江阆马公光祖制使吕公文德尚书吕公

师夔礼侍刘公震孙相次见知年三十五中两浙漕举登仕郎诰吕公师夔所与而魏公克愚解送年三十六侥幸别院省试第一人丞相马公廷鸾赏其义丞相章公鉴赏其策廷试丞相文公天祥制帅赵公日起叅政常公挺为考官置回首选不遂犹与第一甲歷官随州教授江东提司準遣国子监书库官江东提举司干办公事国子正江淮都大司干办公事再国子正太学博士再沿江制干改官通判平江府改通判常州改淮西帅机监华州西岳庙通判安吉州都堂稟议太常寺簿除监察御史丞相王澹格之兼庄文府教授知建德府节制往来驻戍军马除秘书郎加直秘阁依旧任都督府叅议官于是年四十有九矣小状举主三人运使聂公棠提刑鲜于公应文制帅吕公文德京状举主五人吕公师夔马公光祖制帅朱公穰孙礼侍翁公合制帅黄公万石特荐举主一人工侍程公元岳为回买宅特相知深者郡守府卿宇文公十朋余诗友文人及直諒多闻之交满天下不胜书虽然回何以得此于一时哉皆先君之余泽为之也二三叔父之教养为之也回早游江湖不及娶纳杭人姚氏并它婢生七男四女七男存心正心高心明心余三人庾孙鹤孙雷孙早夭四女禾娘潮娘余二人孿生不举存心娶林氏史馆检阅添差通判建德府士愷之女生女桐娘禾娘嫁贵池县丞程桂鸣呼回之所以名实先君名之自初生即名曰回哥以寓他日还乡之义长而不敢更他名左史吕公午先君之友一见谓回貌肖先君字之曰万里以其归自遠峽而又将期之以遠到云者然自收科立朝内独与贾似道不遇四取 弹誉之者不胜毁之者多将求无负竹坡先生之所以望以永慰先君于地下亦曰强为善而已矣回泣血谨书 先是德佑乙亥治郡退用陈后山先君事状体着为回先君事状刊寫已定明年丙子春二月六日奉太皇嗣君诏书以郡归附是为至元十三年始行在所宰执大臣以嗣君名具表纳土送璽于皋亭山在正月十八日军马入临安府易守在二十日回犹坚守孤城半月余王郎中世英萧郎中郁提兵五千賚诏至郡官吏军民一口同辞恐有如常州之难者回按蜀志景耀六年蜀并于魏霍弋时以安南将军统南郡事闻成都不守大临三日诸将咸劝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必也得后主东迁之问始辛六郡将上表归魏罗宪时以己东领军守永安城闻成都败城中扰动江边长吏皆弃城走宪斩称成都乱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后主委质问至乃帅所统临于都亭三日吴闻蜀败围攻六日晋王遣荆州刺史朝烈救宪宪归魏史臣谓霍弋罗宪保全一方虽非人臣之正义然国亡主迁土地人民无所归为小郡者力不能全国矣全其部民可也建德府大邑户十二万有奇口四十万许全十二万户四十万户亦可也彼列阨连城先下临安未下之先者可罪也而晔士或以不死责回筹帷巨公分钺虜帅不责之死于未亡国之先而以责一内郡太守于国已亡之后乎殷有三仁亦异乎孔子之论人矣今谨附书于先君事状之后伺稍定诸子名数藏之家屈伸出处易有时义付诸后世之公论足矣要之回假守七年无丝髮为利意徽州李世达之变家藏书数万卷一空他物称是在郡倒囊竭廩至卖寓屋犹不足偿逋而一子在燕旅食不继此岂有所贪而然哉持是以见先君于地下亦当有辞矣壬午

正月回泣血再书)

元中顺大夫同知徽州路总管府事致仕赠中宪大夫上骑都尉追封新安郡伯程公(龙)家传 程枢

公讳龙字舜俞初名渊性明好学初从伯祖就学汉东滕氏滕故曾祖母家也其先淡斋先生文公畏友弱冠馆于德兴程村道西坑口董氏又故祖母家也其先叔重先生亦文公门人故公所学最有源委馆东程国谕家尝梦门右石鼓有龙蟠其上梦觉令家人开门视之公方造门以门尚闭因假寐石鼓上国谕大惊出迎知公不凡馆遇加厚而不言居二年秋闱将近国谕始畧言之且请改名龙遂登咸淳七年进士第公先议昏胡氏报榜后胡氏忽戒媒者来辞曰君已荣贵顾家世甚寒愿听别议公不许卒娶之识者知其遠大矣授黄州黄陂县主簿就任除安庆府教授值有迁城版筑之劳调池阳可户叅军随除严州推官与虚谷先生方回同官二年北军下临安太后手诏谕州军降方遂以严郡入附公不肯署被擒巴延丞相以文学士释之辟差同知江西赣州路总管府事勒令之任中道走归隐居养母匿影藏形者十余年会拘刷宋故官不奉诏者族其家威令峻切时太夫人尚无恙逮者及门公垂涕曰安有为人子而爱身弃母者哉因出受命授温州永嘉县尹奉母之官九年除松江府判官又以承事郎除兴化路总管府判官随以奉训大夫宣授奉化知州三年以奉直大夫除潭州路同知湘阴州事五年来归舟所载惟所著三分易图板数十担而已年逾七十告老于朝以中顺大夫徽州路同知总管府事致仕给半俸终身赠考君京六府君中顺大夫信州路同知总管府事妣汪氏赠新安郡君夫人胡氏封新安郡君孙燧荫授将仕佐郎杭州新城县主簿时延佑五年戊午冬也公居官五十余年善政甚多惜不得熟闻而详述之其为学以尚书义成名后所著述有尚书毛诗二传释疑礼记春秋辨证及弄环余说三分易图在湖南时省院以图钁梓板留鹤嵩庄经壬辰劫火庄池有亭曰得寓学士大夫多为记序歌咏名得寓亭集公所作诗文名归田录又会宗谱遠而河南江西湖湘近而休歙饶信开化金华博采文籍考索备至名龙陂程氏世谱谱与归田录枢执事编写今经世变片纸无复存者可胜叹哉公号苟轩又号不不翁读书之室曰不不堂所居之屋曰致政堂生于宋淳佑壬寅五月二十七日卒于至治壬戌闰五月六日寿八十有一赠中宪大夫上骑都尉追封新安郡伯先是河南有谈禄命者谓公寿有九九加五之数至是果验加五闰五月也郡君胡氏寿九十卒于至元四年戊寅正月无子有女二人侧室陈氏一子曰楠早卒无子以从兄林次子燧入继仕止太平路推官公貌高古而长身其性情温和寬厚言不轻发居官爱民在乡睦族与湖南宪使程雪楼友善后虽相去辽遠书札往来相问劳不絕书所言亦多保民睦族之道归田后退居鹤嵩庄以枢可教因留侍焉昼则代应宾客暮则授受讲贯凡三年时枢年十六七学未有成公贻书乡丈人雪砭先生江公曰吾家续一脉之文者惟此子而已今戒其请见敢求开发或寻一小馆俾为童子师庶得收敛其心虽欲不学不可得矣延佑庚申始假馆中平叶氏得执经问道于先生前今能稍知诗书及

文字者皆先生之賜也然則我伯父愛獎之德其又可忘邪天蒼蒼而地茫茫伯父之儀型不可復見矣嗚呼悲哉誠懼後人不知先德始末故述其大畧以詔之如右延佑五年歲在戊午秋八月望日從子樞百拜謹書

曹主簿（涇）傳 洪焱祖

曹主簿涇字清甫屯田郎中矩之裔曾祖然始居歙南叶村涇幼穎悟八歲能通誦五經不專攻舉子業研究經學尤精詣于朱氏之書故為文率皆典古有法寶佑丁巳年二十五歲江東漕解第二咸淳戊辰殿試丙科授迪功郎昌化縣主簿曹氏自屯田至涇正奏凡六人辛未丞相馬廷鸞以書幣聘主教席廷鸞諸子端臨最博學知名撰文獻通考其學實出自涇壬申奉勅充廣西廊階祠官禮成父鎬以高年得封承務郎癸酉充信州考試官甲戌赴昌化簿任尋轉修職郎乙亥權知縣事不久奉親還里元至元丁丑建德路請教儒學戊寅江東按察請充紫陽書院山長招致生徒創辟學宮壬午辭歸養自是不復出州里循理篤行士林宗之與方回齊名延佑乙卯卒年八十二號弘齋所著有講義四卷書文韻俚藁各五卷余如服膺錄讀書記雜作管見泣血錄曹氏家錄甚多次子仲堃能文著書先涇二年卒有詩文講義二卷通鑑日纂二十四卷長孫次炎曾孫宗厘皆能承其學（馬碧梧送曹清甫序休寧曹清甫壯年擢高科遲遠次抱邁往不屑之韻予心敬焉於是館粲于我再寒暑矣予輔政中朝清甫不肯為薛宣之吏予謝病幽谷清甫不肯為翟公之賓予觀世之塗附者不然其趨也翕然為蠅蚋其去也倏焉為風雨獨予備位中書心門俱水特無二者之患焉清甫助我多矣清甫筆底殊有陽秋前此衡文秋浦士之嶄然露頭角者率歸鑒裁今茲又詔求士方將治任東州清甫往來予無以贈惟有得進士為將相以應今世之需予之願也倘得斯人則予之贈言無踰此矣癸酉閏秋碧梧病叟敬書）

定齋先生汪公（一龍）墓銘 方回

自孔子以來歷周二程張始有紫陽朱子昔金人入中原知孔子為聖人猶護視孔林莫敢毀德佑乙亥吾州戍將李銓懷貳作威撤傍城屋為城守斧紫陽書院薪之以辱多士不旋踵天報之罰身殞家滅然書院由是夷為藜棘者四年蓋新安以書院奉朱子祠如魯之事孔子孔子廟徧天下皆原廟也魯為重朱子祠徧天下新安為重興之者郡守上饒恩軒韓公也復之者郡人定齋汪公也彼廢之者一无知之小武弁何足齒復之者與興之者關於名教甚大今汪公亡矣足與韓公同不朽是宜銘之于墓以詔永久而况公學雖博知所宗仕雖淺知所從知己雖眾不輕于容皆宜銘按狀公諱一龍字遠翔徽州休寧人曾祖體仁知房州竹山縣祖汝鑑父茹迪功郎母吳氏封孺人公妙年英發文藪理窟窮研深鉤當魁巨淪喪之後士所為隨時汗下浙學屏息而江西之學猶稍鼓行末既卑而本尤舛朝廷乏儒相場屋循偏私濂洛正論几壅公固守紫陽之傳不少屈淳佑壬子寶佑乙卯年二十三二十六連以經甲鄉荐景定辛酉又領浙漕貢值春官有尚陸而疑朱者壬戌由京庠升上庠咸淳乙丑入禮部丁父憂戊辰廷對賜進士出身所

以发誉早而登名迟者文衡不纯一也初授瑞安县尉改句容当权臣擅国之际达官不惮吻舌粪痔惟公官卑志行尝摄县癸酉五月岁大饥仿朱子南康遗规为便民十条民无瘠殍秩满升从仕郎部注婺州教授乙亥淮阌李公庭芝辟泗州判官留幕时京口瓜州失守公奉母航海南归乡守王公积翁辟判官鼎命革丙子休宁士民推公为宰不就逊朱颖达为之完乡井平寇盗皆頼筹划方事之殷陈公宜中留公梦炎为相有朝为选人改秩暮为州郡监司台諫者予在朝尝独荐公都督府叅议俱退郤不前李铨乃子汉英之变有以白衣领守贰者屡强公宰乡邑终不就皆以母老辞至元戊寅江东道按察鄂通公以紫阳书院山长提学事起公顾书院瓦础尽矣并命者曹公涇叶心疚力得南门外江东道院故郡学基别为新书院焉公知己满世书其大者丞相马公廷鸾求塾客予言公可公已第需次训丞相诸公子矩度严整讲授精切尉缺至不恋相府可速化竟弃去至如予太常应诏特举公一人公若无所闻公于学于事于知己可不谓内之养也粹而外之省也密乎公事亲尤尽孝母夫人年开九袞侍药废食寐前后居丧皆骨立家筑楼曰经畚贮书万卷弦诵之室曰定斋使究老寿浩涉渊诣于道涯圣闕未见其止也生以绍定庚寅四月十八日以至元壬午正月十九日卒年五十三夫人曹氏归公四十年妇道全母道备生以寶庆乙酉五月二十五日以至元丙戌五月初三日卒年六十二子男三人蒙进义校尉建宁路建阳县主簿良德庆路儒学教授巽元漳州路儒学教授男孙八人伯坝孟坚仲簏益社美孙希善孙葆孙女三人曾孙鐔诸子以母夫人卒之年十二月庚申合葬于松萝山豊林之源据兪揖卯公诗文多散落句容策三卷四六讲义各二卷仅存予长公三年擢科偶先六年早同出郡守静斋魏公克愚之门中年漫仕俱不逢晚节休官穷居里中无可与语輒思公而公僊去十余年矣铭谊不得辞铭曰

学失所宗业精易荒仕迷所从名膺弗芳知己常至于误已集不如翔公能察于此三者虽死兮犹有耿光昔岳麓书院废干道中忠肃刘公复之于湘白鹿书院亦尝废矣淳熙中朱子复之于南康彼以十连二千石之力曾何难鼓动于一方繄是紫阳起仆植僵孰爱我而助我突儒宫于战场松萝之冈斯铭不忘亦何异刻鼎彝而书旗常

良轩先生俞公（君选）墓志铭 江噩

乡先生良轩俞公卒二十年其孤若思谱公宦歴出处大槩纬以赋永之岁月属为墓铭父之执不得以不详公行为解公讳君选字宪可世家徽之婺源有繇六馆前序典教乡邦者掇正科终淮郡倅者在公皆为伯仲公曾祖雱祖天瑞父元弼从江阌奏辟幕属幼授公易家学也少长为文跬步规矩景定壬戌第进士三甲选主隆兴府武宁簿自陈母高年乞便迎养改尉饶州余干垂满以忧去服除授扬州司理为应山李公客入淮东制幕已而沿檄径归徽守三聘不就遂终老焉公襟度粹夷其接人和气溢于颜面诗多似太白而自律之严临事刚果直有峻立千仞者初摄宰安仁议新邑学或以公储空乏沮之公首辍俸稍捐家帑人乃欣佐其役不日而成维扬将校姿忠者杀人事觉制阌怜其才欲置末减公争曰人才可复得国法不可暂偏卒正典刑他日阌帅谓机幕程应

常曰吾未见刚者今于俞掾见之癸酉维扬真泰俱歉公建议发府廩赈饥真泰皆襁负而至或议格之公曰率土皆王民奈何以邻州为限白使者均给活三州人凡数十万他如立江都渔湖之租民遂免陷于罪拨安仁衣粮就邑给贍宗室弓兵皆实受赐其猷为卓然可纪者类如此而急义笃交有古道萧闲酝藉不受俗尘用是丞相文忠公丞相番禺公以暨东涧蛟峯诸大老称许如出一口归隐艮轩常曰时止时行艮之义也在我法当止耳吾何为不乐哉所为诗文若干卷曰艮轩小藁藏于家至元丙戌九月日卒生于嘉定八年八月至是七十二矣娶江氏继戴氏皆贵族子男二若愚先公卒若思优于学行有职府庠孙男五人越翁惠翁鹤翁同翁庆翁女孙一元贞乙未始得地永川之南曰西馆大德癸卯筮筑圻之日吉时则有戴君某哀而资之厚塋明年十二月日江氏戴氏之柩实祔铭曰

寬而栗行有德时行止辨乎易猗欤先生后世则宜尔子孙庆无斁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五上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五下

（明）程敏政 撰

○行实（文苑）

徽州路儒学教授唐公（元）墓志铭 杜本

龙集丁卯予遊吴庠识唐长孺时长孺司糾录英誉籍甚恨未知其细后十有七年乙酉辞召江浙归武夷山中长孺子仲设教崇安不特识其父抑知其子之贤远于人噫单居块处悠悠尔思安得与而父子接哉仲寓书币偕善状一通而告曰先君不幸于己丑夏四月卒于正寝临永诀把笔作淡墨字命孤不肖葬而不得杜先生铭如不葬也零丁羸疾不果离苦次足跣以请惟先生诺而铭之按公讳元字长孺新安歙县人总干廷瑞之从孙其上世俱以文章起家谱系中絶考君讳虞又以婺源李氏出后于唐故德宗遗胤至今池曰飞龙桥曰太子以为左验云公状貌魁梧德量轩豁与人无疑咳其于天叙孝友最隆者也初贫屡阨于衣食既长方奋迅劇切以诗自鸣中值朝廷以巍科收多士浸灌经术探蹟史籍挟其所有四战辄北遂屡以明经试有司又不第乃弃举子业以古文鸣于世此学业之可表者也筮仕吴庠髮已纷白五十八省授平江路儒学録再调分水县儒学教谕升南轩书院山长以徽州路儒学教授致仕廩稍率削弱不克自振遇春秋祭祀苹藻洁虔待学徒侃侃讲说无怠此又履歷次第之可考也呜呼凡今之士学业履歷未必加公科举即标甲乙为学官掇青紫迂回沈郁固宜悯悼然天之阴厚于公者人未易晓也康强夔铄以尽交四海王公大人博览淳蓄以成其学以教其子及其学徒犹公之贵且显也遭时承平杖于乡坐上座謁其门者车辙无虚刻圣天子仁化天下崇尚耄耄赐以织文一端再赐以织金龙一端以华其躬以恤其家其荣何如哉较今士德不足以称其位才不足以符其名往往取败姗笑于时者孰得孰失盖易知也呜呼

公之诗文霏霏敷腴不事险涩诗慕陶杜黄陈文入欧曾而卒于临邛有得也诗文五十卷藏于家其平生相知如建德路总管方公回徽州路总管孟公淳中书大叅王公士熙南台侍御史张公起岩翰林待制杨公刚中题品具载序跋其死也中书叅议乌古孙公良贞礼部尚书汪公泽民监察御史张公止秘书监丞彭公炳赙赠千里以致其哀春秋八十有一唐氏之曾祖讳大有曾祖妣朱氏用长子廷瑞恩封孺人祖讳廷隼宋登仕郎弟兄四人曰廷瑞免恩主遂安簿转铜陵丞曰廷坚曰廷秀明礼记请乡举李氏之高祖讳冠之曾祖讳尚礼迪功郎祖讳玘以书魁与丞相程元凤联榜考讳虞也周礼试得待补妣程氏弟二人辉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书吏成早卒配徐氏慈祥瑞重为九族师受恩帛得年八十有二于是年八月廿又一日合葬于歙之藤源男六人长徐卿诗益工次琪次坚次存真次即仲铨南雄路儒学正次芹芳女二人长适吴岩寿次适张球孙男十人孙女三人曾孙男一人愧予老迈文思刊落繁其辞读其状不必存焉可也约其旨读其序不必状焉可也敢不诺而铭诸铭曰

粤稽古氏陶唐善善继闇弗彰百代下道益光具在我用必张时不偶吁可伤年八袞须眉苍帝赐老恩泽霏出云锦双龙翔维父子擅文章名鸿动四方曷告哀铭斯藏序洪杏庭（焱祖）集 危素

杏庭居士集故徽州路休宁县尹致仕洪先生所著诗文也先生讳焱祖字潜夫年二十有六为平江路儒学录浮梁州长芑书院山长绍兴路儒学正调衢州路儒学教授擢处州路遂昌县主簿天历年年六十有二致其事去明年卒于家此先生之履厯也其为学官兴修学舍其佐邑富民不敢踏门土豪强买民田不收税一为正之甲或驱乙濒死反自斃其面以诬乙冀脱其罪先生卒坐甲讼由是息圉圉为空浦城伪钞诬遂昌富者十有六家尉卒持公棨至先生立遣之南有大溪遇霖雨不可涉乃捐廩禄为之倡作长桥夏旱祷于龙湫辄雨此先生之为政也初先生谒宋尚书方公逢辰于建德方公大奇之其后客杭师事建德守方公回建德与先生同郡先生之生父程公建德同舍生也客信从故教授四明戴公表元游至若高邮龚君璠吴兴姚君式南城李君淦皆东南名士则又与之同僚此先生之师友也由是观之先生终始可得而知矣先生既歿其子在述其行以先生践履纯笃为政清慎遭回半生位不充其才为痛予则解之曰前史所载丞相御史大夫大将军名姓相望其穹官峻爵焜耀一世论其所可传则箴如也先生之文根极理要而忧深思远超然游意于语言文字之表彼丞相御史大夫大将军虽尊显宁有是哉然则为在者可以无憾矣先生所著别有续新安志十卷尔雅翼音注三十二卷已刻于徽学其所居有银杏大百围故以为号因名其集云在以门荫为征官今调浦江尉将去京师属予序其篇端乃为之书至正九年七月己亥应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危素序

松江府知事俞公（师鲁）行状 程文

公讳师鲁字唯道姓俞氏其先河间人有讳纵者从晋元帝渡江为征西大将军遂

居于歙至梁安州刺史药六世孙昌始家婺源子孙或仕或隐世族甚盛宋涟水知军伦之后有讳猷仲号西邻老人者最为朱文公所推敬公卓悟秀挺三岁能识奇字知读书日诵数百千言年十二哭母哀绝人不忍闻比壮讲学邑庠深自刻励不让先辈太学博士遯斋吴公某一见异之时公兄有女未字公曰向见诸生莫贤俞某者遂以归之三十遊江淮间名声籍籍户部尚书某郡张公彬奉诏整治东南盐法之不便者以书召公公即为条上方略请立仓以贮盐设官以运盐听商贾诣仓以次交易便张上之朝即日奏可行之由是大为张公所器重大德十年江浙行省荐公行能应茂材异等江东使者涿郡卢公摯亦察公材学可任馆阁荐之召试礼部翰林集贤交章辟署史馆编修会权贵臣欲钩致公出己门下公谢不往衔之章寢公亦以亲老求外遂授龙兴路儒学教授至则籍钱粮选直学之廉谨者掌之斥逐奸蠹凿泮池新斋舍礼师儒增弟子员士风翕然过者叹曰此教官朱子乡人也二年江西行省议举为掾丁外艰服阙家居十年至治中除广德路儒学教授举职如龙兴召人垦废地岁增学粮五十余石教雅乐置祭器以崇祀典诸儒饘之石秩满赴选有贵人识公姓名即除两浙盐运司知事犹以公前张尚书时议盐法便故其子力请父且老不胜繁剧改松江府知事松江莅华亭上海二县事伙如大郡岁赋米以百万计军储海运所须华亭地下水田米多白上海地高米多赤省檄欲一切征白米府尹山东李公某下令如檄上海民大戚公适至叹曰物产异宜李侯误矣然事急不可以请且令即下乃以便宜击羊置酒召三军帅饮告曰将军生长平世无一日汗马之劳而军士坐受国家瞻养恩至厚矣然所瞻养皆仰诸民今上海之民奉省檄欲一切征白米罪且及身而白米卒不可得假今得岁籍为常民将奈何将军幸而聽某请以上海之入给军士华亭之入输海运为百官之禄则将军有奉公之忠小民无倒悬之苦所谓惠而不费者也幸将军图之三帅皆跽曰某等武人先生幸见教敢不聽从明日以文书来收米如他日民间食盐以口计吏并緣渔猎逮及鰥寡公廉问拘其籍焚之初富民失火移其费里中少年林關保率其徒夜窃取之坐以纵火劫掠当死四人瘐死七人械系狱中公阅其牒疑之一日列七人庭下屏吏好问曰汝等得无冤乎皆俛首泫然流涕曰无冤公益疑反复詰难具得情实公喟然曰我职在案牒前人以死罪遗我不能生之是我杀之也抱其牒白部使者尚公某使者立唤七人详之验即为破械出此七人曰活汝者知事也七人号泣罗拜当是时当涂之人无不称俞知事政绩者府中为之歌曰俞公未来案牒纷披吏馋而欺俞公既来官僚怡怡吏饱而嬉惟其黑幘使我心惻公闻笑曰吏尚饱邪吾今使汝饥矣府中事无大小须公一言而决他郡狱不决上省宪者亦交委于公椎强踏奸上下斩斩尝以事怒责属吏吏急求解公诸子诸子从容从旁切谏公良久引起曰汝胡不坐此诸子惧莫敢复言其矫抗不私如此又明年以疾卒官公风骨清秀善谈笑好宾客家故饶财先世好施无余费聚幼师事鄉先生王公太古齐公节初双湖胡公于书无不读至于阴阳医卜亦所通究晚从方总管回学诗文尽得其说方公将死悉取所著书授之故人谓公之学高如王正如齐实如胡博如方卓诡

乃其天性有易春秋注说未脱藁藏于家平居矍然儒者及当官治文书又刻深老奸吏缩手自谓莫及初公之生也父梦皂衣数人拥吴江知县上谒方延坐语婢子走告曰夫人生男矣遂觉及病迎医公追占其梦曰吴江即松江知县即知事也吾必不起比吾死其在生之日乎即以八字戒诸子其六言家事其二言丧葬公生宋咸淳己巳十一月二十一日卒皇元至顺癸酉十一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五曾祖宋礼部进士祖某以隐德称乡里父某弱冠乡贡进士会宋亡筑云隐山房终身不入城府娶延陵吴氏女出宦族有贤德后公若干年卒子六人倚相逢年昌言宜生拜都然明皆能世其家次子逢年尤为中朝公卿所宾接天厯初因大臣入见文宗皇帝亲被顾问将命之官会上崩今为江西榷茶都转运司照磨孙男十人女十人诸子以至正四年正月某日奉公夫人之柩合葬于里之洞灵源将乞铭当代大贤君子刻诸墓以存不朽请为状其梗槩以俟执笔者择焉

潘节斋（荣）传家 乘潘

节斋荣字伯诚婺源桃溪人隐居博学通诸经尤长于史尝着通鉴总论大要以为治天下有道亲贤远奸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赏必罚断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礼义教化顺而已矣明则君子进而小人退断则有功劝而有罪惩顺则万事理人心悦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诚不令而行矣其说反复数千言又尝集苏句一百篇危承旨太朴为之赞学者号节斋先生其歿也桃溪人祀之于社至今不絶

序郑彦昭（潜）集（子居贞） 程文

郑潜字彦昭歙县人同郡程文序曰彦昭诗森然而武库之兵浑然而昆山之璞沛然而春江之涛金石奏而壘洗陈何其能言而文欤盖駸駸乎格高律熟而入于精者矣虽然彦昭博学长才由广东帅府从事上计京师遂辟监修国史掾厯台及省擢端本堂正字侍皇太子东宫一年拜监察御史方将昌其志气以施诸政事之大岂特诗之工而已宣城贡师泰序曰闽海金宪郑君彦昭长身疎髯负气高义读书芙蓉五岭之下足迹未尝一入城府也及出则度浙江上会稽涉彭蠡泛洞庭望匡庐九疑之云登祝融踰岭峤以客于南海然后北走曹卫齐鲁燕赵之墟以官于京师凡其高深遐远怪奇壮丽之观既有以资夫超见絶识而又出入禁近校书储宫峩冠珥笔以清百辟纲纪天下乘风云依日月凡其卓犖奇伟刚方峻特之行又足以征诸事业故彦昭之为诗于行役于揽辔随其所得莫不各极夫趣之远体之正声之和焉然则彦昭岂苟作者哉观其诗可以得其心之所存矣今彦昭方佩使者印按行八郡廉车所至奇袞屏息识见宜日益超事业宜日益广他时播之声诗以鸣国家之治者又不止是而已（方希古送河南叅政郑公序古之所谓贤公卿者方其居乎闾里羣乎庸众人之中其身已隐然负公卿之器庸众人亦皆以公卿望之惟恐其得位之晚也是以一旦起而处乎位任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若行乎家人子弟之间而成于笑谈指顾之顷未尝疑于心而滞于用故士有不出出则必为当世利而当世亦以出处为休戚闻其居位则相贺以为得人自夫古道

之降士之负名实过乎人者固寡世被士之利者尤寡于是上有不胜任之忧而下有不称其位之讥夫以贤者而居乎大位宜也以不贤人而居贤人之位夫岂宜哉以予观乎今之世若新安郑公之为河南叅政盖宜乎其位者也公之先祖父皆尝为显官闻誉甚着公自少尤好学有美才所师友皆当时名人问学操守见称诸公间人望其为贵富器也久矣及国朝兴贤图治由礼部郎中出叅河南之政举措弛张不大声色而数千里之间吏民称颂其美如出一口及其终三年而去咸以弗能留公为憾予由是知士之不可无学而贤者之利为甚大也国家之用公与公之为治何其近古也哉抑吾闻古者宣德泽之臣为吏民所宜者有增秩赐金之令而不忍夺之于他职使此法也复见于今河南吏民其尚可贺也夫洪武二十三年三月某日序 杨学士守陈续构读书巢记古者未有宫室民皆巢居而穴处后世宫室既备而妖僧怪民犹有巢于松巢于海棠者至有高人韵士乃有命其室庐为巢若林景思之雪巢陆放翁之书巢是矣福之瓜山郑氏其先居歙之长龄里代生俊髦在元有讳潜字彦昭者廉访经历绍之子阁门宣赞天麟之孙宋王宫教授显文之五世孙也尝筑楼以为读书之所其乡先生郑师山玉命之曰读书巢而为文以记揭文安公傒斯为大书其扁后官闽海道廉访副使尝于瓜山建义学为义渡皆置田以给其费民戴之故其子河南叅政居贞遂即瓜山而家焉今叅政之孙培叔攻文砥行又昌其费乃于正寝之侧筑楼三楹左实以五经四书与凡性理之书曰师心斋右实以羣史百子与诸名人之集曰乐此轩而虚其中以游息合而名之曰读书巢取文安之扁与师山之记揭之其子弼以乡举高第至京师偕吾友进士杜宗岳谒予文识之惟瓜山之距长龄培叔之距彦昭地与世皆远矣而向之一文辞一字画皆能视若夏璜周鼎世守而不失今筑新楼冠以旧号盖以见先世之流芳而迪后人之趾美也厥子若孙尚无忘祖考之志日厉月策彪炳其文章崇大其德业以丕宣宪副之光则是巢之所出者皆为威凤为祥鸾扬名声于高冈而振羽仪于霄汉将见天光下临巢焯乎其有耀矣)

詹中书（希原）传 家乘

詹希原字孟举婺源龙川人承旨同之从子也以字学名世仕元为供奉监照磨厯善用库大使洪武初授吏部奏差铸印局副使升中书舍人陶九成云希原正书师虞永兴富有绳墨其字愈大愈好杨文贞公云国朝大字希原为第一盖兼欧虞颜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风者弟希恺仕元为台州学正山东元帅府译史调易州同知厯大都兵马指挥从顺帝北去不知所终

前翰林修撰承直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同知耀州事鲍公（颀）行状
唐文凤

公姓鲍氏讳颀字尚褰歙西之棠樾里人也其上世自青齐来歙凡再迁至棠樾世以儒宦显曾祖讳周以子贵赠从仕郎徽州路黟县尹周之父寿孙当至元丙子之变里中盗起贼执其父欲兵之寿孙出愿代父死父愿代子死贼哀怜之不忍杀父子俱得释

人称为慈孝鲍家事载宋史孝义传祖讳同仁以右语出身五转至会昌州同知致其事考讳深讲学郑子美待制之门为构师山书院以延乡里学徒遂领府檄摄山长事公幼聪敏不凡甫成童读书知大义能诗文精字法遒劲方整旁攻篆隶及长从游于张子经胡孟成郑彦昭诸先辈山长公筑耕读堂以延贤士大夫而风林朱允升白云唐仲实石泉周彦明日夕过从相与讲求诵习由是见益明识益高值壬辰淆乱世家大族俱被剽掠劫夺而公之故居悉遭焚毁无遗丁酉我天兵东下克复徽城而主将邓愈索郑待制待制以尝受元官遁去公遂代系于狱索之愈急度不获免待制乃挺身而出见主将抗辞不屈主将礼之释公待制语于众曰吾得死所矣山长公与弟以仁受业师山最久不忍其死公奋然进曰先生既受前朝待制之名虽不食其禄而受其爵岂可屈辱臣异代乎待制曰颀之言是矣吾计已决明日衣冠北面再拜自缢死异时待制得登名于元史忠义传虽其平生学力所至公亦可谓贤弟子矣已而世运平定诏求民间有才德贤良者太守王公以公名闻公以亲老辞不允逼迫就道赋啼乌行以见志至京吏部引见上于西苑诏公与晋王传桂公彦良十人同舍尚宾馆编史传进呈毕赐白金五十两帽履衣各一袭授博士厅典籤明年春监筑太社太稷坛成时初立翰林国史院改除编修官洪武改元学士陶公主敬称公质实有文升翰林修撰承直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上尝御谨身殿亲策问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傲外比南京何如公对曰元承辽金之旧立国在燕盖地气天运各有所宜不可因也今南京兴王之地宫殿已完不必改图传曰在德不在险也上又尝策问久任之法公以借寇故事对皆称善一日上登钟山命词臣扈从上御拥翠亭给笔札即景赋诗公与翰林朱升张以宁秦裕伯起居单友中李某铁冠道人俱应制上亲倡和遊崇福寺锡宴而还时尚书张复初以吏疾儒适陝西内附遂出公为耀州同知州兵戈之后饥馑屡年流民未复乃披荆棘以临政岁大饥朝廷发粟以赈公亲领县民赴孟津给粟宣上德意至秋方稔一新官廨民争趋事不待程督旬月落成博士金华王公子充记而刻之张氏伪官许玉者结党害民有王寅罹其害公不避危险率弓手尽擒之以送行省右丞耿公大加称赏境内获安淳化县与州邻县有奸逼民虚增田土顷畝以媚上父老诉于会府委公核实乃履畝而征去虚增粮万五十石同官县民伪左丞赵某掠平陆县民张氏女年十三诉于县不能直公执诸廷归其女洪武四年秋奉表上京欲顺道省亲九月十四日光禄锡宴越翌日赴礼部辞俄被拘送刑部转送羽林卫乃知西安府经历常达坐事诬指凡陝西一道官吏无虚实小大皆不免至十月十五日狱中上表陈情不报时从叔任留京不忍去为制衣馈饘及死买棺载骸骨归其乡公临终亲写遗文付其子宅相丁宁戒谕文辞明畅字画严整不异平日公先娶程氏宋状元程某之曾孙女性柔顺尽妇道年十九归公临蓐而没继娶宋氏甫一月而公有荐举之行在耀州尝相谓曰设若不幸汝肯守志乎宋泣曰妇人从一而终岂可事二姓公笑曰吾无憾矣闻公之讣哀恸号泣抱一岁幼子匍匐走数千里见者莫不感动既抵家公姑康健在堂具甘旨输孝敬经纪其家政公姑安之视前室之子不异

所生子亦奉之如亲母时户役烦多支费不给宋之父母悯其蚤寡欲夺其志终不聽公姑俱以天年歿宋营丧事尽礼宗族姻戚咸称之里耆老以贞节闻得旌表其门程氏生子一人即宅相女一人适某宋氏生子一人曰长安七岁而卒宅相有子三人长玄英次玄宁三玄复曾孙男若干人公得年四十以永乐某年葬绩溪县之株木岭呜呼天道难谏善恶之报祸福之降何其不以类应邪岂囿于气数而值于命欤将诘诸司造物者其然乎其不然乎申包胥曰天定能胜人人定亦能胜天其果然乎公之罹非辜亦可悲矣三孙念公尝躋门而请曰先祖行实未有纪述当时侪辈俱已澌尽无一在者惟先生独存若有待焉敢请予诺之老淚危迸哀思填胸每一执笔悲不自己侵寻岁月弗克成文乃忍恻而书之尚干当代名公矜悯而铭之谨

状余县丞（鏞）传 吴斌

余鏞字子韶凤湖人其先世自唐至元为休之大族父同知公亮豪纵不羈宦游南北家产荡尽以死鏞自幼力学年十三则寓馆于乡以贍其家事母以至孝闻嫁妹三人抚三弟长而为娶室闾里敬慕之称为善人县令唐公子华杨公文举皆造其门致饷廩焉然为人养高自守不为世屈见富贵者则倔强愈奋是以不能伸其志皇明洪武四年以贤良征为开封府荥泽县丞到官即有政迹闻于京师郡慕其清民感其德后提刑按察至其邑亦以不屑遂枉以法至不屈而死朝廷为雪其枉欲官其子卒以无嗣而止号尚友斋有诗文行于世其诗壮丽顿挫为时之所尚云

金仁本（德玕）传 苏大

金德玕字仁本休宁汪坑桥人家世业儒至德玕而贫好学手自抄録箱帙满家虽饥寒困苦手不释卷六经三传诸史百氏山经地志医卜神僊道佛之书靡不研究世家士族争为西席子弟经其训诲悉有礼度尝以先儒遗书精神心术所寓湮没不传为己任遍访藏书家得陈氏四书口义批点百篇古文倪氏重订四书辑释朱氏九经旁注赵氏春秋集传上虞刘氏选诗补注胡氏感兴诗通三十余般抄校既毕遣子辉送入书坊刊行天下刘用章先生深嘉其志平生著述有新安文集十卷道統源流朱氏录小四书音释卒年七十二赞曰文风既变俗尚商贾视著述若敝屣德玕奋不顾流俗肆志圣贤之学求书之心急于众人之求利家愈贫操愈砺先儒遗书得不湮没后生小子知所趋向皆其力也

亚中大夫湖广布政司右叅议方公（勉）行实 家乘

先君讳勉字懋德世居歙西潜里四世祖讳开先元明经中试江浙省提领扬州高祖讳应午号梅山曾大父讳嘉甫大父讳宏遠父讳永进隱德弗仕先君自少颖敏嗜学年十二三作为诗文如老成人语永乐六年补郡庠生后三年捷乡书十三年乙未登北京首科进士第选入翰林为庶吉士与一时登瀛之士同食大官待用禁垣寻奏回毕姻陞辞命兵部给脚力又锡寶钞为婚礼费十四年赴南京复任十五年扈从北京寻丁外艰二十一年服闋洪熙元年至京除行在太常博士念母在堂乞所食禄原籍關支以代

养宣德三年授勅命赠父文林郎太常博士封母谢氏太孺人赠前配汪氏封继配汪氏为孺人屡进应制辞赋蒙恩赉甚厚五年乞归焚黄省视次年丁内艰起复之任正統二年授行在四川道监察御史劾都御史李仪巡皇城四门审获权奸王振家人即日上闻巡五军教场核奏镇远侯顾兴祖并弹少保兼工部尚书吴中荐举非人正統三年春出按江浙值乡试考官互争首选先君遍阅各经魁试卷惟春秋独优取居第一及开弥封乃桐庐姚夔即今吏部尚书事完回朝力言浙江急务莫急于防倭而防海都指挥张燾年老且贪不堪备御燾乃诬先君尝需海濱之物致生谤言俄而倭寇登岸肆行杀虏报至京始信先君之言明年升湖广按察司僉事往巡湖北等郡诣五开整饬边务问奸吏数十追征侵盗屯粮二万石正統九年永顺宣慰使彭世雄与桑植安抚使向晟有隙诬奏世雄僭窃朝廷累勅往治先君至辰阳密遣人微行观其虚实世雄闻之惊疑欲变先君不避艰险躬诣其境召其属南渭等州并各长官司官吏审讯之果无僭窃之实遂上闻录晟之罪十二年奉勅督襄藩二郡王府十四年独掌按察司事时值浙江福建贼情紧急京师多事忧形于色食不下咽兼以苗蛮猖獗攻破城堡劾都指挥毕通等失机事上命取各官招伏戴罪杀贼是年夏复巡湖南等郡添选军余民壮操守城池设法获伪贼朱贯等差人驰奏处死边民自是知惧不敢为恶九载秩满赴京景泰元年秋授诰命阶勲奉政大夫修政庶尹加赠父为湖广按察司僉事母妻俱加赠为宜人十一月升湖广布政司右叅议食正四品禄二年四月莅任遇连年用兵攘捕蛮夷督运粮储以济大军六年进圣节表赴京陈言二十事曰养民固本曰推举孝弟力田曰审贤擢用文臣曰论功升用武臣曰优待守边将臣曰推选老成化民弭讼曰崇礼南岳神祠奠安南土曰建议行都司镇压苗蛮曰租赋额重量折轻赉等事时英庙在南宫先君所陈言有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其讽谏之意溢于言表天顺元年两考赴京以年衰乞致仕未行二年回任又因旱伤条陈豫备边储三年授诰命进阶朝议大夫四年蒙允致仕之请先君自归家园与世利不相關拳拳以仁义忠孝训教子孙虽当桑榆晚景犹手不释卷八年朝廷优老奉诏进阶亚中大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客有至者先君与之谈论当世务亶亶不倦因呼诸子曰我平生为人惟一忍汝当谨记勿忘是夜疾作甚亟然犹动不违礼至黎明起盥就床而卒生于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二月五日卒于成化六年庚寅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八平生所为诗文有怡庵集十五卷行世葬郡城西龙王山子四人旭暎早晷暎景泰甲戌进士早成化乙酉乡贡进士浙江临安知县

中宪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庄公（观）行状 张楷

明理属词谓之学成已成物谓之道笃行孝弟谓之行三者一理而已能尽此者吾于友兄庄公见之公讳观字居正歛之庄村人年十四执父丧有礼弱冠游郡庠才识颖敏读书过目成诵同辈皆推让之永乐辛卯以春秋应乡贡明年会试中乙榜分教浙之义乌公素明理善属词造就弟子有法歷三科得秀士八人皆为世用满考优等升辰溪教谕一以教义乌者教其弟子文风翕然未几丁内艰起复赴京擢国子学正弟子居座

下者皆知明理属词出而从宦悉能推公所教以措诸用正統改元新制每省以宪臣董儒学治大臣各举所知大司马王公骥以公荐擢陝右按察僉事董八郡秀士以督其成公首立教条次严纪律务期成德达才之效陝西疆里散阔山川险阻公不惮劳苦岁一躬莅必得其实以故八郡士子争先奋励以学成名为期若咸宁杨鼎之中会元与兰县黄谏凤翔刘俊相继赐进士及第皆入翰林有名其它第进士者屡科不缺咸着英誉若都御史王竑任宁之类予尝与公同出行部曰学校以明伦为先文章末事耳郡县遵其化虽孺子村夫皆尚廉耻公德所致也诸生有聪慧出众进益学业者则喜形于色爱养如至宝语予曰西人得此实翘萃者也吾獎之以砺诸子俾各观感以尽力其造就人才类如此九载秩满例得升秩今少保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公时以都宪出镇關中恐公之去而士子失望特为之具奏升擢本司副使仍董学校之政又三载是为景泰改元奉表赴京遂上书乞骸骨既得请则挈其男女还乡公自筮仕即迎其母宜人赴义乌恪尽孝道又升辰溪母歿哀毁踰礼复以其余葬无力者十余丧今引年归老益笃孝义念兄璇同祖同弟兴同相继沦歿诸孤幼穉公斥余俸分给之教育无异己子有余则济里中贫乏及修桥梁道路以利众人而于家庙之制则拳拳焉务胜他族岁时祭祀必备礼物极诚敬亦为他族所称公之曾大父天锡祖廷璧皆隱德弗耀父永宁以公贵赠奉政大夫陝西按察司僉事母张氏配余氏应天府丞同邑士敏之女淑慎贞洁表仪闺门先于正統庚申二月三日卒享年五十有二与母张氏皆贈宜人子男六徽專理家务歛以麟经中辛未进士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宸为商治子母以足用度楚附名县学屡试鄉闈未第吉秦俱长务学女义贞适士族余永寿孙男八道谦道传道彰道暹道英道充道济道桓孙女三泰贞福贞琬贞公无恙时尝见里族中生子迨长昆季皆析食争竞其祸起于异姓相聚乃训饬诸子絕私蓄杜争端共立誓言有弗遵者致罚及训诸子不许轻至公门而已亦杜门謝絕世事凡三年矣忽今岁春三月以来遍歷鄉閭探候亲友及归以疾告俄顷遂卒实景泰甲戌四月十六日也公生于洪武丙寅十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又九呜呼公之学明理属词足以润身而华国公之道成已成物足以辅世而长民公之行笃行孝弟足以化器暴悖彝伦而推其绪余又能惠鲜艰窘利济道途以教子之义方致鄉人之慕效是皆可书者也恨予索处千里生不能共引觴之乐死不闻属纊之言殮不憑棺葬不临穴平日道谊之孚心气之合有若异姓而骨肉者今也邈不相顾如秦越之遐视然是宜痛悼而深恨者犹幸歛以御史出巡不忘故旧访于林下歷叙旧情恍然接公之颜范聽公之言论庶得少伸愤郁也别经一月歛以公讣告不觉老懷作恶血泪交下状言之请岂可以他词拒哉遂拉泪书此以为立言君子取信时景泰甲戌五月既望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慈溪张楷状

可筠吴先生（以恭）墓志铭 鲍寧

宣德正統间新安郡城中以文学老成称者四人曰养正江先生梦草曹先生西清张先生可筠吴先生皆秉志高尚不苟于同俗者也然皆与予为忘年友而有文会之益

无何养正被荐赴京师辞不获授都察院检校西清构别业在宣城晚年迁居之梦草亦先卒独可筠先生岿然如鲁灵光曩年登八十适刑部尚书杨公致政归倡士林赋诗为寿斯文之庆甚可乐也迨今甫二载而先生遽卒邪先生以天顺己卯十二月十二日卒享年八十二遗命丧祭依朱子礼又命其子钝告予别以铭文属卒之三日讣至予往哭吊毕乃叙而铭之先生讳逊字以恭可筠其号也方年少时好问学有能诗声出语清奇不与时俗类尤工乐府歌曲比壮挟货游武林姑苏及金陵所至名士请交声誉藉甚迨年三十余即家居益用心温旧学东嘉史伯璇有四书管窥资中黄楚望有六经补注先生喜其扩先儒所未发皆手录而精究之晚年学问老成为文章有理致士大夫家于礼文稽古事有疑者多以咨之郡行乡饮酒礼先生正宾席肃仪度言辞清洒高下中则文武官僚咸敬爱之僉谓先生于斯文可以无愧矣曾祖讳通祖讳惠考讳添皆有隐德先生娶北闕罗氏先卒子男二长即钝次铭先卒女四金孟春程文度胡福希汪永真其壻也孙男一淮孙女四以某年月日葬某处孺人罗氏祔铭曰

志高兮无事乎翱翔蕴奇兮发见乎词章孜孜好古道允臧是为斯文之光谧斋先生

鲍公（宁）行状 家乘

先君讳宁字廷谧号谧斋世家歙西棠越居棠越传九世讳寿孙当宋末偕父争死于难因得免事载宋史旌为慈孝鲍氏我太宗文皇帝表入孝顺事实赐诗褒宠十世讳周元掌教歙庠以子贵封黟县尹十一世讳同仁历官至会昌同知十二世讳深文学为当代所宗授师山书院山长值元季之变羣小骚攘能以信义服众庇及乡里立社仓以济贫乏既没人思仰之以乡先生附祀于社十三世讳颍洪武初擢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十四世讳相有隐德士之称家风者归焉配安人汪氏内行刑于九族先君考妣也先君昆弟三人少失怙遭时多艰惟伯考当室而先君笃於学以相感励必思昭先德正浮俗铢钱尺帛不入私房暨季父立能協志任经营之责先君生以洪武辛未幼颖悟嗜学甫七岁能赋诗人咸异之然为学未有师授而心地开明于义理独有所得首诵小学四书辄能领其要于是通习经传旁及子史诸书日开月进年十九受徒讲学凡四载乃挟古今书为司马子长遊两经古汴历览齐鲁吴蜀楚之胜归隐以求志明天人之理根事物之源而践其实郡邑文武大夫士之贤者咸相礼焉正统初御史天台李公郡守南昌崔公相与荐之力辞不就永嘉孙公来为郡以清节自高独屈己遇先君每见必谈经史论古今及政务之要出所写墨梅题赠劝之仕终不应退益以道自励自是郡邑举行乡饮酒礼必致请先君亦多谢絶不赴景泰甲戌朝廷下命纂修郡志太守福山孙公礼请而从事焉天顺庚辰年七十辨正天原发微其书凡二十五篇于太极河图二章各着总论其它则随文见义于其下通数万言于为文则不事藻饰辞达理明旁通曲畅而义无不周至论顺天应人尤能发明孔氏之旨以诏后学於理学之余至阴阳地理医药诸家之说无不究竟着正缝针论以明葬术之槩因少感心气疾而留意於医

探轩岐之奥得卫生之理复推以济人远近之疾危而赖以痊者甚众或有鬻讼于官不能决者质之先君必两得其情人咸感服于族党推尊祖敬宗之义其为谱也不遗微以疎亲不附显以借重澄其源清其流志其实且立为定式使子孙有所取法于祀先之礼谓家礼所载固为明备犹以西为上尝酌古制更其式而行于家以为尚右之说由汉明帝始朱子言汉之为礼畧矣又家礼注谓朱子尝欲定义复昭穆之制而未获夫先王之制作有非浅学所能窥测顾此不以中正为尊而以西为上者礼未之有闻且以高祖为尊置其位于堂上偏西之角则无可尊之义而有乖夫事生事存之理尝欲书其槩以俟夫讨论者岁壬午七月拟着笔而疾作竟至大故是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二孺人江村士能君女本槐塘程氏克相先德所抚子曰泰女三长可适黄礼次章适汪亨三素适程俊泰之子二佑佐呜呼先君无一命之禄而惠泽每加于人朋友交之而过失有规子弟从之而孝弟益勉甘处乎林壑而有道存焉故其歿也远近之士莫不嗟悼闻者争相赴哭罔极之恨其何能已塾宾朱士俊览其辞填其讳以学者之称题曰谥斋先生而复赘之曰先生之学成矣先生之行尊矣观民风者必有采焉

槐濒先生程公（孟）碑铭 家乘

昔杞宋以王者之后而孔子犹叹其文献不足征况其余乎程本周之侯国休父则始封者也其后国亡而子孙散处于晋曰婴者死赵事号忠诚君世望河北至东晋有元谭者守新安以循吏赐居郡中由是江南始有程姓者凡数传至梁将军忠壮公灵洗有御盗全郡之功食其乡州庙号世忠程以是益显至唐定氏族而程遂居十大姓之一胤系之蕃几有一郡之半又蔓衍于四方由宋至今其居歙之槐塘者曰元凤起进士相理度两宗号吉国文清公公六世孙曰槐濒先生讳孟以诸程自唐以来谱牒山委莫能相通乃远者走书近者亲会尽发我宗人之藏手自披校穷二十余年为程氏诸谱会通五十卷外谱二卷忠诚太守忠壮三祖遗迹及褒典经元季之乱荡无存焉先生又搜辑而类次之为世忠事实源流录十卷文清公手泽及理宗御书多沦于异姓先生不惜重购之以归为明良庆会录三卷于是新安之程凡数百年文献之传赖以勿坠而先生亦不可作矣呜呼若先生岂非孔氏之所见予者哉先生字文贵槐濒其别号也性诚朴而孝友动必以义终其身为乡党师乡人化之郡邑大夫岁时礼于其庐力学好古愈老不倦其纂述别有黄山小录诸书而新安总志尚未脱藁所自着有槐濒集其卒成化乙酉四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七墓在本里荷塘山之原配汪氏共守儒素人称其贤子男三人景岑景山景微孙五人琬珺琮琤亦皆能守先生之遗书而读之敏政于先生为族子宦居北方不及敬拜床下而数辱手教惠顾讳复盖寤寐之不忘也谨撰铭文一通寄其诸孙刻诸墓上之石以昭先生于无穷铭曰

猗乎先生其弗死兮维古程国之肖子兮笃我宗谊而弗之圯兮阐我先猷而实是纪兮相尔公孙之复其始兮胡宁在彼而不在此兮爰卜斯藏于槐之里兮羌山之崔而水之弥兮猗先生之名兮曷其已兮

韞斋处士程公（玩）墓铭 张（阙）

公讳玩字叔润号韞斋姓程氏休宁人先世居黄墩流派演迤至唐御史中丞都使公澧始迁汉川族益大公六世祖曰洙登淳佑进士历贵池上元二县簿以节死子彻任国谕生二子曰茂曰齐粹然儒者曾王父■〈月盈〉齐之子也王父阐父相三世皆淳谨世其学配杨湖孙氏制行贞静孀居三十年如一日公自幼敏銳肆力于学旁通地理星历卜筮之术暨长郡邑守令继请为师由是名益振缙绅多内交宣德癸丑编统宗谱以书会建昌族太常卿南云得其梓本为全谱六十卷阅九载始成功亦劳矣晚年杜门谢事日究先天之理又号悟易老人公刚毅不阿事亲孝教子严处友信善书法生洪武戊寅三月十三日卒景泰丙子八月十九日春秋五十有九戊寅正月十一日葬里之湖头礪坐子癸面午丁遵治命也配璜源吴梅轩孙女三十一岁卒子世隆继歙西郑氏后公三年卒寿六十五子二世美世充呜呼公以勤苦自励卓然有立于世才德两优未至于用而以隱终惜哉虽然诸子駸駸克肖可无憾矣公歿十有四年无铭其墓者一日三子持状请铭以诏后予忝眷好知公德详不辞乃序而铭曰

岐阜崇崇云溪溶溶猗欤程公德泽攸同卜藏幽宫流庆无穷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五下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六上

（明）程敏政 撰

○行实（材武）

汉故梅烈侯（鋞）庙记 汪克宽

豪杰之士生于其鄉歷千百世而鄉之人思之不忘像而祠之是必有其故矣叔孙穆子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鲁邹之祠孔孟以其德也钱塘之祠钱鏐以其功也济南之祠伏生以其言也梅侯名鋞世居新安之祁门汉初鄱君吴芮以侯为将军俾率百粤之兵从高祖伐秦入函谷關暨天下既定以功封列侯食邑十万户侯故城在邑西十里所居在邑城之东今为洞元观墓在城南二里今为万安寺旧有梅祠在寺之左至正壬辰夏毁于兵明年大梁赵君某来宰是邑亟命重建民讙趋之为屋四楹貌侯其中丹青黜丕照耀炳焕邑氓仰瞻乃砉石而征予记其槩予谓吾郡有古丘墓三唐初汪忠烈墓在歙北之云岚山距今七百年陈初程忠壮墓在歙西之黄墩距今七百余年俱立庙墓道尸而祝之唯侯之墓自汉初迨今千五百余年而鄉之人思之久而愈笃稽诸汉史吴芮始为鄱阳令甚得江湖间民心侯为鄱君所信任其得民心谅矣然则民之思之不惟其功而亦以其德乎其继自今治是邑者亦如侯之得民心则安知他日不以思侯者而祠之哉至正癸巳冬十月望日邑南鄉贡进士汪克宽记

歙浦口重建蔺将军（亮）庙碑 唐桂芳

时至亡隋此何时邪盖天下极乱之时也大则连州跨境窃取名号小则千百为伍

以效鲸鲵为人上者方事盘遊睽睽莫之制然春秋书天王出居于郑甚言乎分之不可一日紊也则夫守土谨节于一时若藺将军者岂非难哉将军讳亮歙人隋开皇九年并黟歙入海宁以隶婺州遂废歙置新安镇文帝爱将军之勇命将兵守之经炀帝淫虐致大业之乱僻处一隅屹如保障抚辑和洽恍不识干戈之苦其植德于人甚厚距城十五里曰浦口嵌岩峭峙歙海宁两港合流奔驶乡人尚识之曰将军屯兵于此旧有祠宇芜秽弗治洪武己酉弥月不雨主歙县簿维扬缪君仲礼沿省檄营漕浦口重念民生多艰微粒食何以给赋税支力役练日斋袂稽首曰苟甘泽随霏以兆有秋愿复神位六月辛巳乃雨丙戌丁亥又雨七月丙申又雨沟洫■〈彳 虢〉■〈彳 虢〉良苗奋兴迅雷闪电白昼晦冥雨必自南来咸曰将军炳灵用答于我簿考工有日紫阳方士黄特敬以记为诤仲为儿时未遭逆燹城西门有藺将军庙金帽锦袍挽弓以射河西五鬼山五鬼山者阴阳家言不利于郡人宜为射像以厌胜则拔山盖世之气亦可概见呜呼新安汪王故国香火最盛将军御大业之乱与王特后先耳馁而不祠岂人情也哉声敲铁骑月明溪上意英雄不死必往来乎其间也为作迎享送神辞三章使髻白岁时歌之有将军兮貌魁奇金花帽兮红锦衣弯弓弦兮月半规神其右兮郁祈祈曾伏兵兮敌岩扉水粼粼兮山巍巍朝而上兮玄猿啼暮而下兮白鹤与飞神彷彿兮来归路漫漫兮畴依

有将军兮藺氏当亡隋兮季世凜英武兮捍乡里神之灵兮洒甘雨电摇帜兮击雷鼓水洋洋兮悉沮洳易荒沲兮为丰稔奠桂醕兮荐禾黍神之醉饱兮我心喜浦之口兮两水间石礧礧兮山巉巉树枝樛兮不可攀虎伏坐兮鬼撼懷儻而来兮忽而还烟暝暝兮雨斑斑走旗■〈方 会〉兮马嘶寒誓慕藺兮心溥溥

唐故长史吴公（任欢）庙碑 张式

有功于国者则裂地而封之有福于民者则立祠而祀之于以笃劝贤之道于以彰旌善之规也其或运庙算而清天步仗神气而翦羣凶道畅列城德符百里存乎信史炳然可观若身出流俗力平险难御寇活民见义懷勇者则有唐故吴长史焉公讳任欢世居新安郡阆门人也其实则泰伯之华裔邑有溪曰阆门对峙巨石夹以峻流或状如门因其名也永泰初草寇集党攻池州破石埭县以阆门之地为控扼之方恃险作固伪置县而据之复曰阆门县民之患也其如倒悬者有矣朝廷殲伐未闻长幼无安居吉凶无常礼公乃默然智殊人神识超天地不假韬铃克全筹略因率邑人数千辈决刺其党或闻语者则应之如响从之如云公于是奋鹰扬挺虎视鄙卞莊之勇笑庆忌之捷青萍一挥赤眉万众少顷悉毙长呼大震川摇谷惊不假鲁阳之戈以献长狄之首所谓上天辅其勇阴德昭其义者也聚党之所俄为坦途则履春冰而无险临深渊而不危蓋以救沸鼎之鱼灭燎原之火岂惜死于身者哉故得民获胥乐地絕疮痍男耕女织樵歌渔唱一方之俗赖公之力受赐多矣寻属郡国奏称请以褒美度其地可置县焉地即黟之西乡浮梁之东乡因而建县隶于新安邑有祁山裘山为名改曰祁门县时代宗愈深嘉叹召而见之曰谅乎十室之邑却万人之敌者有矣旌义勇之士行激劝之风特勅授朝散大

夫石州刺史仍赐金紫示赏贤之道优异者也天下之士莫不欣然归之长史复摄兹邑旋改正命为令终乃故乡葬于县西二十里地名乌头门民之号慕如丧考妣扶老携幼迭足架肩为之棺椁树以祠貌若去兽之政与驯雉之风未足侔也民荷其德靡日不思仲尼谓仁者必有勇公其然哉然则有卫社稷之臣而无效命之志者彼何人哉呜呼子孙所继门风益微官诰户部牒近犹在焉时或多故人罔知之铭志湮灭埏隳摧祭祀之礼缺而不修栋宇之规质而且陋予之为邑也尝极览图籍或询之耆年而得之实緬彼英风依然若存因迁其祠于闾门溪之南由是易茅茨为华屋辟■〈卩 秋〉隘为崇址教民报本达此之义又何必易水萧萧方悲烈士则祁山黯黯惜哉斯人刻石纪之非为佞也铭曰闾门之秀祁山之英中有义士维时而生视死如归赤眉一平民受其赐藹然令名古有志勇公其出羣以寡击众排难解纷凶丑既殲达于帝闻嘉彼英姿赐乃官勲覲祠貌之荒凉痛英姿之寂寞仰义勇之芬香何昆云之牢落蹈水火以无疑俾长幼之有托顾累百之众禽谅弗如乎一鄂始御寇以活民终旌贤而作宰既荷德以思之岂间絶乎年载任谷变而陵迁緬遗烈之长在复刻铭以纪功激天下之慷慨将仕郎守大理评事徽州府知祁门县张式撰乡贡进士曹汝弼书篆额时端拱元年二月十五日建（户部牒先锋兵马使摄左羽林军大将军同正赏紫金鱼袋权知歙州祁门县令吴仁欢右可试太子洗马赏如故歙州营十将试太子洗马拟歙州祁门县令赏紫金鱼袋吴仁欢右可试郑王府司马职赏如故朝散大夫前行石州长史上柱国赏紫金鱼袋吴仁欢右可朝请大夫行归州长史勲赏如故牒得牒具前衔后拟历任前件须缘草窃出生入死躬当战敌贼平后诣阙论功特奉恩命除朝散大夫石州长史恩命见今州无甄奘差遣赋役有同白屋比未蒙省符下州蠲免者■〈夹 卩〉吏部检得报官甲名同又得刑部检报赋役令文武职事官五品已上父祖子孙勲官二品并免课役又云荫亲属免课役者散官亦依职事例者吴仁欢检勘同合牒下所由准式仍牒知者故牒贞元三年三月十二日令史王溢牒主事赵琦贡外郎裴按吴氏又有唐贞元九年宋绍定二年两牒与此大同小异故不尽载又按唐制入衔谓之赐紫金鱼袋此谓之赏者考唐通典鱼袋本施之朝官后四方军兴降出各道充赏凡在朝者谓之赐在军者谓之赏也）

汪司空（武）传 罗愿

汪司空武者唐干符中仕州为游奕使先是州遣罗芟为弦高镇将追寇于铜步以溺死四年遣武继之武乃于武口创镇至中和二年又于■〈汭 要〉滩为营自武口徙判婺源都镇事战守数有功至龙纪初杨行密録其功有云昨者赵干芝残党经过遽能出军战敌擒节级六十余辈杀凶徒二百余人获樊津之素书收熊泰之朱记时行密为宁国节度留后遂补为节度押衙光化三年遥领汀滁二州刺史始武以私财买民地置县城邑以其税入己户左右战守凡数岁迁县入焉因以制置二十余年使其人不为外寇侵扰陶雅为歙州刺史暴增民赋武不为屈以故迄武之世县人赖之天佑三年二月武死雅使衙内指挥朱瓌代之因制置巡辖四县后刘津为都制置使而县人至今祠武

号汪司空子袞天复三年杨氏承制补左押衙长剑都副指挥使检校工部尚书

程都使（澧）世录 程洵

洵生不幸逢时多故出入兵甲之间不知义方永懷先人遗泽及洵之身泯泯如此每每念及未尝不枕戈涕泣思见四海乂安何太平之不易得死亡冉冉之相迫也已矣行年七十位不过岩将兵不能制邻封控于纵横之诸侯因以攘剽之残寇长安何在指日下以掉心剑岭未通望栈阁而饮血有志不遂抚楮何言重念先世旧茔鞠为荆棘故相东阁反成营场平时邻里乡党之人半是梟狐魍魎之物死者郊原暴骨生者岩穴藏身屋漏田芜见鹿已游于町疃军输兵饷驱民未免于租庸无日不兵无时不火顾奔迫之不暇岂简编之或收由是谱谍旧书几于灰烬既无路以报国复何意以辱先聊因战守之余漫缉世次之序自洵而上止忠壮公凡十三世世居黄墩干符五年岁在戊戌端午日黄巢别部入黄墩洵之族人逃难解散贼众遂营本宅攻劫川谷荡涤殆尽至仲秋初黄巢收部犯阙于时清蹕无声鸾旗失色行幸万里自同天宝之游负乘九重更甚贞元之僭洵与兄澧思世故之殷共谋存活之计其后大盗移国方镇勤王甫及一年李克用朱温收复长安所在州县戸口减耗其曾经巢贼所过则又甚焉自从贼后山落老穉稍归乡社兄澧遂谋于众曰黄巢虽没鼙气未除天未悔祸饥馑荐臻以澧度之不及息肩矣一旦如有鸡犬之警吾属雕瘵之余岂有噍类众皆泣曰其将若之何澧曰盍相与依山阻险以自安无事则耕织以供伏腊仓卒则修战具以相庇卫今乡里虽残破然诸君多少年一心可图也众皆许诺于是共推澧为岩将依东密山为寨众不过四百余人未几草寇毕鹞杨僊童李重霸孙端查皋陈儒范珠相继而至众或一二千多或四五万光启元年闰月三日陈儒自黎阳引兵薄东密自午及酉接战再四不克而去时邻近岩寨悉皆破亡独澧率励乡里抚之尽道故能得人之情虽甚疲敝战皆倍力澧既拥众以谓所在皆为贼守俱非王人独立以待无所欸附他部贼兵皆相畏惮景福二年杨太尉行密遣将田頔畧地列郡皆下惟澧坚壁东密頔遣人谕之曰太尉已受朝命都督东南行营今日頔来非贼也澧再拜对曰所以自保者不欲以三百年太平民坐为贼虏尔审如公言吾复何求田司空可得见乎頔因单骑入岩澧具军容甚肃頔曰卿真将种邪澧曰司空见淮南太尉幸为澧言但得太尉府中一亲信人至相与共事钱氏在吴不足虑也会杨太尉有孙儒之孽未果从澧所请即表陶仆射雅知歙州奏澧为歙州副兵马统帅检校御史中丞依前东密岩将兼领马金岭防拓等事以衙内都押衙程阵为副由是兵声大振降下富昨黟山容山丁山等岩寨戈甲旗物于是始备久之澧以老乞解兵权仍请以岩兵付程阵俄而本府以衙内副指挥使程言来领后事澧归府病卒月余程言果与程阵相凌岩兵不辑陶仆射大惧盖歙州连接浙境最倚东密以为藩障故也府咨议陶映言于仆射曰程澧久帅东密人情所归今其弟洵亦足谋畧可更以东密授之于是表洵为东密岩将洵既至众皆相悦洵无他长所守者先兄规畧而已每阅兵帐及戸口版籍见流亡者无算所存不满二百戸每岁又纳租税及峙糗粮刍草之积军需调发

科率百出因窃叹曰后人逢时无虞体胖心佚岂识向上辛苦如是邪更有不懷厌满非上念乱者诚何人哉故因辑家谱之次聊书以示子孙歙州都知兵马使东密岩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陶序（海宁旧志程富忠壮公灵洗之后以勇力闻隋末之乱起乡兵据古城岩推郡人汪华为帅华定有歙宣杭婺饶睦六州称吴王以弟铁佛为左相天珪为右相富为太尉任贵为总管唐高祖既立富等劝华奉六州归唐乡人免于兵燹唐封华为越国公以铁佛天珪为长史铁佛封宣城郡公天珪封淮安郡公富与贵为司马富封休宁县侯贵封歙县侯俱降勅褒谕乡人追感华全郡之德立庙祀之以四人配食富居其一宋追封辅烈侯 唐高祖褒谕玺书皇帝敬问新除宣歙杭睦婺饶六州总管府司马休宁县开国侯程富卿昔经离乱备尝艰险戮力协心辑宁士庶中达几变遥布欵诚念此诚为嘉叹朕君临四海抚有万方事资英杰期安兆庶彼藩襟带统摄不轻元僚之重故以相授宜善加绥御务立功绩使锤鼎传业竹帛流名首冬霜寒比无恙否家门大小想各平安故遣使往宣旨意仍寄信物以示朕懷武德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程氏谱黄巢之乱富十世孙澧起兵休宁守东密岩以拒巢副陶雅为歙州兵马统帅兼捍开化弟湘以工部尚书守婺源子仲繁以户部尚书守祁门浮梁仲节以兵马先锋守歙南节以领军大将军守休宁澧传其弟淘淘传其继子旭旭庙食开化龙山赐额显佑传其从孙淮沅凡五世守东密岩湘传其子全礼全礼以御史中丞兼领婺源都镇传其弟全皋全皋传其子遁凡四世守婺源至宋下江南岩兵始解）

汪端公（瀆）祠堂记 王炎

婺源东九十里曰鱄溪居人惟汪氏一族其始祖曰端公以官称也唐大中间汪氏自歙徙而来此至今十余传矣李氏时盗贼蠡起端公以勇畧选为三梧镇将捍御乡间拒贼死之众慕其义遂立庙镇傍而鱄溪咸恩僧舍亦有祠像在焉乡人奉事甚严春秋祭祀以时岁久庙壞碑仆十世孙叔达谋曰庙祠不存则无以揭虔妥灵然立庙重事祠宇敝合新之于是富者出财壮者効力既讫工来请记炎窃惟汪氏得姓自鲁颍川侯始童子汪錡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夫子正色称之汪氏之名遂着于经史及隋末越国公奄据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之地庇护其民值唐兴运纳欵归朝位至金吾爵上公既歿六州之民庙事之荐以阴功进爵为王而汪氏由是滋大惟端公之贤其忠义似童子其智略似越公惜其地偏位下不克大焜耀于时然而生则有劳歿则有灵庙食不絕亦可谓豪杰之士矣故提刑王公汝舟通判胡公侃俱记其灵异之迹传信不诬则端公位虽不登典祀奉以祠庙宜也公讳瀆春秋三十二岁阶至银青光禄大夫勳至上柱国官至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一子四孙举族二千余指余庆所鍾蓋有所自云淳熙九年孟冬望日双溪王炎记（赵东山知本堂记畧曰宗法之废久矣近代盛时虽号为世家大族者其子孙往往散越与凡民等而况衰乱之世乎同郡汪侯早尝有志于斯中遭多难虽军务填委未尝一日而忘乃即星源大畷里中创重屋上奉始得姓之祖神主中居初渡江者及始来居大畷者又为庙屋南像其祖之有封爵在祀典者配以其子孙之有功德

者四人重屋之下延师其中聚族人子弟而教之时享月荐买田以给费合而名曰知本堂以族人之属尊而年长者主祀事焉别为專祠于浯村故居曰永思堂祀高祖以下四世其田与祭则继高祖者主之盖知本者以明大宗之事而永思则小宗之遗意也自祸乱以来所在大家不能相保大畷之族以侯力独完又作斯堂以尊祖敬宗教示将来其所以遗夫族人子孙者可谓遠矣侯名同始得姓者鲁成公子讳汪父名尝食采颍川初渡江者汉龙骧将军讳文和始居大畷者讳中元有封爵而在祀典者唐越国公讳华配食者曰团练使积官御史大夫讳漬中元其子也曰顺义军使检校司空讳武皆以靖寇捍患有功曰宋西京文学四友先生讳存有经学行义曰端明殿学士招讨制置使立信以忠节显皆其谱实云)

胡仆射(瞳)传 县志

胡仆射瞳者婺源清华人少负才勇为乡人所畏服广明初黄巢犯宣歙瞳起义集壮士御之境上屡与巢兵鏖战贼众败走井里获全都统郑畷王铎前后上其功授宣歙节度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国光启三年升兼御史中丞制词有誓驱戈甲必扫欃枪之褒杨行密观察宣歙复表其劳效加左散骑常侍又进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卒葬邑之洋莪子孙世居清华分处黟祁门甚盛祁门义成都福州及归仁都营垒尚存土人号胡仆射屯军之所又石壁及长洲有江衙将徐先锋屯军之所盖其将佐也乡人慕瞳忠义立祠归仁都古城上宋淳熙十一年迁庙许村水旱疾疫有祷必应大着灵异焉(此据星源旧志如此金仁本新安文辑外编所载唐诰亦云胡瞳惟清华胡氏谱以其事及诰文尽归瞳之子学又追补学传于迁转之际皆用宋大观以后新定官名有可疑者岂瞳学父子官行畧同而逸其事遂误书之邪御史中丞诰宣歙节度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胡瞳右可兼御史中丞余如故勅尔等风云禀气铁石存心奋骁锐于军前立功名于马上誓驱戈甲必扫挽抢迭升霜宪之荣用振辕门之勇可依前件光启三年八月日司勳员外郎知制诰臣崔 行)

唐尚书王公(璧)传 续图经

公讳璧字大猷姓王氏其先自江左徙新安晋丞相始兴文献公导之后也导十三传至唐丞相琅琊简懷公筠生二子长及次义及为中书舍人生諫议大夫鐵鐵生丞相鲁国公抃又生威公所自出也公生而英毅好奇节读书任侠于鲁公为兄弟以世乱不仕干符中巢贼入江东诏天下乡村各置弓刀鼓板备羣盗公以壻郑传负材畧相与倡义集众保州里每贼至即率传等扞御盗戢民安四境赖之时杨行密为宣歙观察使命陶雅守歙雅屡奏公之功历补军职干宁初以弟抃入相请进奏京师会董昌叛浙东诏镇海节度钱鏐讨之加抃右仆射宣抚浙东西抃令公以书遗鏐力王事抃未行而鏐诛昌请以公叅其军事授镇东节度判官光化三年抃为崔胤所譖遇害公得报西向恸哭说鏐以兵问罪值宣州将田頔攻杭州甚急鏐遣顾全武求救于行密命公傳其子传

瓘为质于颍颍还宣州阴叛行密行密遣将击斩颍以公宣歙旧人留为牙将而令公少子思谦奉传瓘归杭州公从李神福西讨杜洪又从王茂章南击安全义皆预有功时行密得承制封拜累授公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行密卒子渥嗣淫虐不道出公行祁门令公遂请老卜邑西百余里之苦竹港家焉以寿终于正寝公子九人曰思聪朝散大夫曰思聪谏议大夫曰思仲中散大夫曰思茂行军司马战没赠越州防御使曰思会宣州统帅曰思惊洪州教授曰思经直秘省曰思谅通议大夫诸子多显于南唐曰思谦仕吴越为客省舍人梁尝赐吴越名马一日毙王欲诛廐卒舍人令卒母姬泣告曰马命儿偿儿命孰偿王叱曰谁教汝姬曰王舍人王怒思谦觉而去之为追兵所袭而死邦人义其事于所居之侧立庙祀焉号祁山祠公墓在僊桂下乡安定都文溪社之弯坦夫人及子通议墓祔焉（按洪武九年经进徽州府志保障乡闾类四人公居第一 公墓地九畝二角三十步令仆陈迪守焉世远子姓散处渐为迪后毁垦宋竇佑间裔孙元义告官复地四畝三角二十步山一畝元季仅存一丘正統中思聪长子敬璋派居高塘曰宏遠彦绍积庆等力复其旧云）

唐司徒郑公（传）家传 郑延光

公讳传字国宝生会昌三年癸亥岁隆准方面美髭髯身长六尺余幼而刚勇独力不羣自干符二年盗发中原跨州连郡转相剽掠搔动乡邦独公兄弟义居当里众皆推服干符四年黄巢寇江浙领三十万人从宁国入泾县卷甲来寇公以吾境山多令人设鹿角栈道以御之当里之民幸不被害未几胡曹犯婺源五福镇啸聚寻寇本县居民悉逃窜山谷宗族随之中和元年王仲隱复自秋浦之赤岭入当县公慨然作色誓举义旗招集义兵保护郡邑不旬日募数千人严加训练与众同劳苦仲隱知而不备袭之大败未几赵言集五千余人屯西乡恣劫掠烧庐舍公昆弟发军士夜令人以吾帜插贼营飞火箭于中于是鸣鼓贼众自相吞灭由是逯迹畏慕中和四年刘乃率八百余人从建德涉榉根岭因假我里公吁众攻之贼欲久驻不得光启元年李仲霸亦率千余人寇本邑入吾里观公之建营曰此智将也吾不敢扰矣即去之大顺元年四月陈孺起会稽从东屯寇当县公屡战屡胜卒平寇难是岁西乡汪章南乡熊宿各鸠土俗亦仅盈千恃势倚强多行不义每因贼军经过之后便为劫掠民间冤诉无门公因愤二恶之不悛也义旗一举首戮章次殄宿当具状申州乞申朝省郡守中丞宪公差人执牒慰谕公兄弟五人各受职事上复褒嘉我公即署为保义指挥益壮公用兵保民之志景福元年孙端自鄱阳来寇本邑公遣先锋百余人押衙方修部领义寨数千人与贼战于水亭设兵击之杀贼甚众贼军既败犇溶口而犹子元范方守是寨率军鏖战端遂溃走浮梁十二月汪淑将兵先入黟后至当县诈称奉上命权辖两县事公密使人索其勅淑仓皇失对公知其诈遣犹子先锋延寿带精卒一千余人御淑淑军败民获安堵干宁四年夏章聚五千余人至榉根岭先遣人来当营假道公发二兄艺谓巡检延光领百余人至彼以观事势章潜懷异心攻剽城邑既见兵少便请索战艺等觉兵寡难御坚请归营章举兵相逐对垒

数日先锋延晖等以秘计冲破贼围因纵兵击之擒五百余人得其辎重牛马以赏军士三月陈旭从浮梁来寇高塘公于险阨处峡山雷湖等置寨先设伏兵贼果来攻巡检延光发伏兵夹击之矢发如雨须臾贼军大溃贼遁出池州界夏五月城门朱庠吴庠等剽窃南乡入吾疆里延晖等统军至溶口镇黄沙滩与贼交锋贼党瓦解获其所虏衣物牛羊稍众分给军士公无私储故人乐为用十二月池州赵仆射差苏統制领军至浮梁查敖峒经过当县见吾邑之民熙熙自若谓我公保护生灵贤于长城遠矣是岁李尚书赴歙州任公招集所管兵士申州奏请乞休退岩谷不复视事尚书以公之言奏上复丁宁曰公以忠义奋身立节柔能恤众猛可除凶慰谕而獎借之俄尔吴王行密勅下补宁国军节度押衙保义军使检校刑部尚书右金吾将军同正光化二年公以查敖峒贼复起为寇乃于日新里步屯军先锋延晖屯日新巡检延光屯溶口忽报查贼入安德里劫掠溶口军先至日新军后至公进两军合战杀贼殆尽九月义成寨总管方揆驯翠寨总管胡满结衅上司频降指挥二人不肯相和公乃遣卒四千逼两寨先遣人谕之曰和同则不进军更自矛盾即当扑灭于是二人各立降旗公仗大义让之曰当此之时爱护众庶如护元气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两虎安得私鬪哉二人请罪公释之光化三年公迁日新里屯军是役也公躬亲临视郭内百姓欣迎于道欢声鼎沸自是四境之内凶徒屏迹众庶咸安堵矣天复元年田相公收钱塘围守三载当营差郑宝率千余人共收之时宝入见田公因问曰唯尔军独整何也宝曰受尚书严令不敢有违干符四年事田公嗟叹久之谓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于是申请于朝制下受池州制置公辞以年高不赴任天佑三年浮梁金安者尚据孤垒遂发军士围守三月公梦一女戴盖头拜于寝前于时公营有异僧号曰大圣释之曰女戴盖头安字也拜于寝前者金安投拜于寝前也勿加兵姑以待之明日安献地而降大圣曰此瓜藤形也子孙居之绵绵不絕名曰新安焉寻奉恩制受饶州副使兼知州事公退逊恩命辞以年高愿驻家山时平乐汪思海口诸岩寨犹有扰民者遂从司空陶相入衢郭破大浪坞口一十寨擒王廷显顾全武等再破婺女获夏侯以为献吴王于是增秩淮南节度左押衙保义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诏曰三秦蚁聚九庙神迁贡章罔达于嗣君行赏虑孤于勲将先帝以朱题御札钿卷纶言倚献替于诚臣俾匡持于大业事无细大泽在滂施前件官媚夺珠灵高分岳秀力学而九流相瞻游心而六艺兼长声响如钟卢子翰辉光于简牘人材比玉嵇叔夜未足以称扬泊乎巢盗乱常邻偷伺隙筑高垒以横遮一面屯义旅而旁振三州故得播以恩威歌其富庶耕奴织婢自有区分乌马鲤鱼各无差谬今则方思尊獎益仗忠劳领前锋必胜之师副掌武旌贤之举雅符輿论显叶前功爰升论道之班兼表统兵之柄可充歙州左右先锋都指挥使兼西南防遏使迨至开平元年民苦疮痍之后渐获息肩之所公以本营事重请命于上自甘野处寻属制下不许辞免加兼右骁卫大将军同正公自广明迄天佑创置岩寨垂三十年握兵三万目覩军兴务加存恤民不失所狱讼不兴时天下未定独我一方之民安生乐业当县自古产茶寻遭乱离竞采杂草

公止絕弊源更以佳名謂之翦草商賈輻輳人賴其利至于官人權貨亦及百余万上下兼足則公之保護鄉閭有功于世豈小也哉開平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薨享年六十有九次年歸窆于田源公凡四娶正室王氏封琅琊郡夫人繼室陳氏孫氏江氏子十三人延暉充左押衙右先鋒第一部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尚書天祐三年戰越州諸暨縣亡于陣延辛充歙州團練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延匡充左右先鋒指揮軍都頭順義七年往撫州投臨川充右軍散押衙水軍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尚書延光充節度押衙左先鋒第三部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延紹充節度押衙前兵馬副使延芳授將仕郎檢校饒州館驛巡官延珣延琚延珣延■〈王方〉延闕延英延升夫洪荒之世部裂封疆創立國邑更名易號何代無之若當州始則新安汪王世華之起建也增以歙州之額當縣本亦鄉土因吳公仁歡之起立也加以祁門之名非獨以創置為功重其當危難之時立庇業之大也天分秀氣岳降靈衷公義相先剛柔兼濟奉上以忠牧民以仁則自先公始公長弟諱魯朝議郎宣州司馬檢校工部郎中知祁門縣二十余年政聲大治次弟諱攻左右先鋒都指揮使歙州中軍使檢校尚書右仆射兼益王府長史總握軍權上下輯睦兄弟三人舉無過事自吳王改保義軍為先鋒指揮悉封親屬為都頭公東收婺衢杭南破洪饒撫信臨陣三十有八戰勝三十四處繼受綸言數十誥勅二十八道莫不四遠欽風羣雄懼服爰自先公薨沒予乃退迹戎旃固守丘園秉持祖業徽饒兩郡稅錢九千貫見有兄弟三十一房骨肉五百余口念先勲將門之後特免戶門差役供輸兩邑苗稅火客三百四十余所屢放驅使許為部助匪先公司徒功勲庇蔭安得後嗣優閑謹錄初終用垂于後銘曰

有焯其行有煜其名其亡如存實乃德馨瞻彼田源為公佳城歸于其間既安且寧保大十三年歲乙卯正月日男延光述

彭王（畬）廟碑 胡炳文

婺源郡西七十里霍口大溪自張公山來旁一派自三靈山來兩溪合處一山雄聳彭王廟在焉王諱畬霍口人唐末黃巢亂率兄弟扞蔽鄉邑死之桂岩思溪高沙諸處立廟此其降神處也凡禱水旱疾疫如響鄉民屢以非道呪咀者神即殛之死宋開慶己未重慶受圍兵交空中見大旗曰婺源彭王圍遂解帥李遇龍上其功于朝加封夫以王之英烈生而為邑人排賊患死而為國家靖兵凶且自江至蜀凡万里光靈遠揚惠愛旁孚其勲德固宜與祀典為無窮也廟未有記鄉之父老陳惠陳穰砮石求予記其事遂為作迎享送神詩俾祀而歌之詩曰

雙溪合兮溶溶廟孤峙兮東峯水秀兮山雄據異氣兮神所鍾丑口微兮賊刃紅張義胆兮戕其躬飛精英兮蚕丛寨大旗兮云中月暈折兮息羣凶日光懸兮照孤忠役潛蛟兮年無凶驅厲鬼兮翺祥風神之福兮龐以鴻神之祀兮宜無窮

戴虞候（护）傳 家乘

戴虞候护者其先自袁州宜春徙新安至护始居婺源凤亭里性刚果有武力值巢

贼乱后草窃蠡起护倡义与乡人团结自守会杨行密都督东南行营以陶雅镇歙州汪武镇婺源雅闻护名荐补先锋突将都押衙兵马使时土贼余公美作乱雅遣指挥使张洪等自衢州白沙镇进讨命护佐之公美就擒进补廩虞候已而汪彖余知礼等以次啸聚武檄护率所部掩击之护戮其渠魁释其胁从一乡晏然时天佑三年也护寻卒雅表其子寿代领其众吴顺义申官至婺源左建威指挥第二将卒徐知训复表其子安为右军衙前总管充饶州左豹捷指挥第一都虞候安守饶甚有威惠南唐保大中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卒于饶州诏葬乐平榔槨山土人感德立祠祀之子孙居婺源桂岩及休宁隆阜甚盛（戴护差牒勅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牒先锋突将都押衙第十将戴护牒奉处分前件官早推忠赤久着勤劳实深奩用之情特举升迁之典俾居重职更俟立功始终不渝甄酬岂后事须收捕散押衙充先锋突将都散员兵马使牒知者故牒天佑元年八月五日牒使检校太尉陶 戴寿差牒勅镇海宁国等军节度使诸道都统牒戴寿牒奉处分前件人素称壮勇久着忠贞咸蕴义以思伸尽饬躬而待用今则特于行伍补署职名事须补散将差充婺源左建威指挥第五第二将十将牒知者故牒吴顺义六年四月日牒使守太师中书令东海王 戴安勅牒勅右军衙前总管充饶州左豹捷指挥第一都都虞候申报本都公事戴安早由武干俾列私门累换岁华颇闻劳积宜伸朝奩式尔旌酬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上柱国余如故保大五年三月日驾部员外郎权知制诰陈乔行）

周都巡（继忠）传 汪子相

周继忠祁门人宋干德间郡盗蠡起继忠奋身讨寇保安乡民邑父老上其事授邑令历九年人民按堵盗贼屏息建洞元观为祝厘之地开宝九年解篆入京授西头供奉官阁门祇候舍人累迁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飞骑尉持节潼川府路巡检使卒年七十八朝廷赐金帛葬邑西高塘长乐源民懷其德祠于眉山左祀之凡有疾患祷之必应

英烈钱氏二侯（岢鬻）传 吴朝阳

英烈钱氏二侯曰岢曰鬻本兄弟读书尚气槩自曾祖大理丞隱之家于歙别墅在淳安之蜀溪宣靖中腊寇甫平余党尚炽二侯起乡兵剿平之浙贼倪从庆寇淳安一战败去建炎三年秋金乌珠入寇将遡浙而西二侯率方庚等引兵逆战桐庐据牛山之险敌人败走功闻补承信郎衢寇张花项犯歙且逼严又败之郡赖以安卒绍定三年歙人上其功郡诣实申省诏立祠歙之乳溪赐额英烈岢鬻惠显侯鬻惠济侯诰曰昔仲尼有言纲纪天下曰神方建炎辛亥敌马饮江荡摇我二浙尔兄弟无尺寸兵在手乃能仗义率乡兵战乌珠于桐江下击舟礮石敌几不能支遂遁去推校功烈当与刘韩并驱而史失其事朕甚悼焉既列庙祠又班侯爵尚其子孙世笃忠贞以承休于前功于戏伟矣

蒋进义（果）传 李以申

蒋进义果字明道居黄山其先世天台人因宦游于歙家焉果性刚明仗义不挠不

屈建炎四年金人入寇分其将马吉以兵自宣城犯歙境果奋不顾身率乡兵于乌泥岭结寨凿壕发矢礮石敌败而退郡上功奉旨补进义副尉且赐弓剑旗马以重之绍兴二年贼魁张琪自饶突入歙焚劫甚惨果奉宪台命复自备粮饷亲部保甲随寓战鬪屡报擒捷乡井获全及贼党压城果又调遣乡兵千余于城西防拓枕戈待旦曾无休暇未几兵寝众皆欲其进为自荣计果曰吾昔厘劳捍寇忠义所激也今偷安田野足矣干禄岂吾志邪终隐弗耀绍定戊子郡人追念不忘咸乞建祠以报遗德范侯锺成之既祠凡里有雨暘水旱必祷祷必应其三世孙应南以儒学传所宝建炎绍兴公牒具存

汪观察（介然）传 汪师泰

汪观察介然字彦确幼失怙恃鞠于祖母倜傥不羈年十八如京师从伯父四友先生学用开封祥符籍领乡荐补文学免解不第从岳飞军补宣抚司干官后从韩世清军杀获刘忠等贼补进义校尉收复襄阳等六县以功迁承节郎绍兴间与侍郎沈昭远使金充上指节使转忠靖郎就添差充本军指使先是洪忠宣公皓陷金高宗用其子适为相屡书求皓金以不知所在为辞及公使金遊城上皓闻笑语曰南音也密附蜡丸书公剖股纳之归闻于朝帝召见公以实奏命于御前取书以进上览之涕泣乃命适拜公为之厚赂和议乃成明年洪公皓朱公弁张公邵皆南还洪公令诸子孙罗拜之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适出知徽郡为公建府第朱文公志朱弁墓得邑人汪介然密附洪公皓蜡丸之功也事见洪公家录及輶轩集是年公罢任以进义校尉授承信郎添差监临江军转承节郎二十年差充户部瞻军酒库二十一年转保义郎二十五年差监泰州丁溪盐场催辖亭户煎盐兼本地分巡检巡捉私茶盐矾转成忠郎三十二年转忠翊郎隆兴元年转忠训郎差充邕州提举右江兵马盗贼公事兼沿溪巡检使提举训练三十六洞丁横山寨驻扎干道五年转修武郎九年转武翊郎转武经大夫淳熙元年宣差东南第六副将赣州驻扎七年移吉州驻扎领军三千五百人九年朝廷令大使检阅兵马先是戚公不肯为公保官臣僚奏公不谙战事训练不精朝廷试公武艺能挽一石二斗弓及走马以鎗提米一石仍其官以观察使主管台州崇道观致仕卒年七十七（李一初泽存祠记徽之属州曰婺源婺源多故家世族而汪氏其一也汪氏之上世祖武经大夫介然当宋绍兴初从侍郎沈昭远使金时洪忠宣公为金人所留音问辽绝大夫以计得窃与公语且得其蜡丸书剖股肉纳丸其中归以遗公之子比公南还命诸子执子弟礼环拜大夫大夫由是显闻于时其后岳武穆王宣抚江淮辟大夫干办公事提举赣州洞丁横山寨宣劳翼驻扎为第六副将以寿终于家其居宅则公之子适倅徽时所筑也凡大夫所受宣勅诏诰并厯仕批书三洪往复书帖至于今具存其七世孙周将构祠于大夫之墓以虔祭扫且以藏大夫之手泽故名之以泽存而请记于予予闻诸礼经人子之所以敬其亲之手泽者若书册琴瑟之类是也大夫之手泽岂特书策琴瑟之类哉是宜汪氏之孙子世守而不敢坠也大夫为国尽瘁不避危险以忠义奋身以功名垂世后之士君子凡闻其风声而得其手泽者孰不愿一快覩以想见其为人而况乎大夫之孙子哉

是又宜汪氏之孙子世守之而不敢坠也然自宋南渡至于今数百年中间凡几变故簪纓圭组之家鲜克自守至有不能保其身者而况乎先世之手泽哉一世二世之手泽且不能保而况六世七世哉世代有迁革而大夫之手泽具完人事有废兴而大夫之手泽无恙谓非汪氏有贤子孙不可也或有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者则将应之曰五世而斩者君子之遗风余泽至五世则泯矣若其手泽之存虽数十世可保也顾其子孙贤不肖何如尔周才学兼着不屑用于时而独拳拳于大夫之手泽若此可谓无忝尔祖者不贤能如是乎后之来者益加谨焉庶乎其不替也

武翼郎差监泉州市舶务朱公（由义）墓志铭 章琰

公讳由义字宜之姓朱氏世居歙之黄墩十世祖制置公古寮唐天佑中以陶雅命戍婺源因家焉而长子拱卫上将军歙州团练使云遂居休阳即晦庵先生七世伯祖也公曾祖瑞潜德不耀祖逢时中大夫父晞孟武略郎母童氏岳之官裔封安人公生而岐嶷长而敏练伯父侍郎晞颜心甚爱之每游宦必与俱丞相周益公一见加重特奏补公右阶调平江昆山醴曹天台港头镇官三山兴化都巡使上饶银铜场与夫福清戎官泉南市舶公之仕其次第可考也方公之仕也市骏瘴乡备尝艰阻公一以恩遇部下皆为之谨牧养时水马数无耗朝廷屡加赏迨巡使瓜期至母安人疾迺吏感公平夷惟恐失公至焚臂以祈安者及任铜场中明利害或压伤部役畀汤药棺具此其惻隱一念发于性真人莫不感慨其它善政未易枚举官泉南仅岁余以疾卒时番商闻者皆流涕嗟惜此公之忠信笃敬足以行蛮貊抑于是可覩矣初侍郎公尹京兆公之考武畧在焉武畧歿于府治朝绅吊者冠盖充斥公护柩归葬长弟蕲州判官由道次弟将仕郎由信极力襄事慈亲在堂定省奉养内外无间言此其孝以事亲立身之大节也公嗜书史每潜玩有所得辄书黏壁间久而满室诗得唐体有集以秀轩名公尝训其子惟贤曰弃文即戎非我素志学以志道汝其勉旃惟贤书绅不忘千里从师皆当世闻人厯游庠序文声颇振侍公泉南尝以文贄仓部刘侯炜叔侯深器之谓公曰真千里驹公有后矣丁酉捧乡书癸卯预亚选寻任安东州涟水县丞知县事孙焘早以文学着绰有祖父风积善有素所以流芳锡庆未艾也公生于干道癸巳四月卒于嘉熙己亥三月积阶至武翼郎娶曹继刘并封孺人惟贤以淳佑己酉十二月辛酉奉葬于古塘之原其山丁离其向子癸元配曹氏葬前山密迳公墓今惟贤状公之实遠来乞铭谨第其本末为之铭曰

惟公德人文武弛张厥施未竟必有余光埋玉于兹长发其祥施于孙子千古流

（芳泉州市舶诰修武郎朱由义右奉圣旨宜差监泉州市舶务替伊宗尹将来到任成资阙札付朱由义准此绍定六年十月日 涟水县丞省札淮安安抚制置大使尚书省札子两淮安安抚制置使司状照对县吏之长曰丞所以佐理一同也况在边徼尤当择人窃见从事郎安东州涟水县丞赵希桥行将书满下次未曾辟官今踏逐到廸功郎新宜差蕲州蕲春县丞朱惟贤老于儒学绰有吏能再转为丞尚需遠次欲辟充前件差遣庶称官使邑人是宜除已将本官脚色家状送委特改差充寿春府下蔡县主簿权扬州司

法王迪功立中点对即无违碍今遵依近降指挥取索本府所授真本付身文字见至欲望公朝特赐敷奏将朱惟贤差充安东涟水县丞填赵希桥将来书满阙仍乞给降付身发下本司给付施行状候指挥閏六月六日奉圣旨特依付本司须至指挥右札付新特差充安东州涟水县丞朱迪功仰恭依前项省札内备奉圣旨指挥施行准此咸淳九年十二月日 右宋训武郎朱公由义及其子涟水县丞惟贤勅札二通公八世孙处士彦荣之所藏也考朱氏谱其先与文公先生实同所出盖其上世在唐有讳古寮者号制置茶院府君生三子长云为歙州团练使居休宁北街次令滔居休宁首村季廷隽居婺源云传八世为晞颜宋隆兴二年进士工部侍郎封休宁县开国男由义之从父也廷隽传七世为文公宋绍兴十八年进士华文阁待制封婺源县开国男由义之从祖也两派皆开国故郷而文公道德之学实被乎天下后世可谓盛矣县丞孙永锡尝编録侍郎公诸房勅牒共九十三通为一帙以传而此二通则出于彦荣者间出相示求识之而前帙有先高祖春坊公之跋不待赘也郷先达尚书襄毅程公长孙坝为予之壻次孙垵为处士孙壻故获相还往而得考见故家文献之详为题其后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传曰公侯子孙必复其始朱氏后人尚勗之哉弘治壬子秋九月望日浯溪后学汪奎书)

统领程公（安节）传 家乘

公讳安节字符亨姓程氏梁将军忠壮公之后也忠壮十二世都使公澧以御巢贼有功居休宁澧四世迪为本县簿子孙定居邑之山斗公则县簿十世孙也少喜读武经好驰马习射以功名自许嘉定四年有诏募雄边义士公出应募屡随主将御金人有功帐前总辖王德和上言程某忠勤宜加奨擢诏授京西招抚司游击义士军副将兼统领时江淮京湖制置使李珣赵方以与金人絶好传檄招谕进讨公每在行恩赏有加卒于军归葬山斗排岭泰塘原子四人长崇补太学上舍次岑早卒次峒为司省掌书次崧从父军中以功补进武校尉进授承信郎诸孙曰寔湖南潭州路分曰传新淦知县曰华郴州判官曰真行院都事曰荣曰英俱太学上舍曰云曰汉俱宣教郎（补进武校尉牒行在尚书吏部三日奉圣旨第一等功特补转四官资第二等功特转补三官资第三等功特转补两官资今札付吏兵部施行准在数内立到第一等功特转四官资并普例三官资通共七官资白身効用淮西义士左军程崧从前项指挥共特转亡官资合补进武校尉年四十六本贯徽州休宁县千秋郷和化里父名安节准勅补充进武校尉右程崧准勅补充进武校尉故牒宝佑四年九月日给 授承信郎勅进武校尉程崧右可特授承信郎朕嗣膺大厯聿新文命之敷施及小臣亦俾武阶之陟既逮事于先帝复钦承于眇躬宜涣异恩各增一秩严惟邦庆既均海宇之欢若序岁勤则有铨曹之格可依前件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咸淳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程武魁（鸣凤）传 汪子相

程鸣凤字朝阳号梧冈祁门善禾人少颖异博学洽闻宋淳佑丙午应武举宝佑癸丑射策居第一乙卯戊午以经学两请漕举初授殿前司同正将除合门宣赞舍人改知

德庆府陞辞指陈时事剴切无所回避上嘉纳之将官适部内山獠猖獗或止其行乃正色曰方天下多事之秋正臣子奋忠之日仗马木鴈吾不忍为也毅然前进未及境奉檄促令赴郡至则条事宜上于帅出奇掩击磔大憝而尸之余党悉平士民咸咏之及代主管建昌军僊都观以归治亭榭于山谷间扁曰盘隱若将终身焉未几起知南雄州朝辞进无逸说上獎諭再三比至州常赋外有折银钱岁输六千缗亟请复之三年解组而归终于盘隱焉公精草书工墨戏有读史发微三十卷诗文二集子美授进武校尉侄克柔任本县主簿（封父母妻勅尚书吏部景定四年九月十四日明堂大礼赦书节文应文武升朝官父母妻并与封赠训武郎程鸣凤故父赠从义郎梦衡右拟赠训武郎准以申闻准奏景定五年四月日）

帅干程公（驥）传 程恕

公讳驥字师孟一字季龙梁将军忠壮公后十七传至讳炳者始居休宁富溪又七传至学正公以明经起家公高祖也曾祖卓祖汝砺父思礼皆克世其学公生而器局宏远伟姿容望之若神人性极聪悟凡诸经子史律历之书一览辄尽其义时元寇日迫公慨然思为国致力遂与诸义士日出习武事兼治七书端平三年勅充武学生寻升上舍开庆元年登周震炎榜进士赴御射勅赐武举出身赐玉轴绶诰锦囊授承节郎分隶鄂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司同准备差遣以亲老乞就近改差建康府侍卫马军行司同准备差遣未几丁内艰服阙补旧任考满转保义郎除权中书舍人时贾似道崇奸误国知事不可为遂乞祠主管建昌军仙都观久之得请致仕于所居傍凿池引泉构亭为游息之所榜曰林泉风月日与名胜吟啸其间不复染指世味也尝书座右曰无毁之谓誉无忧之谓乐无求于人之谓富无屈于人之谓贵人以为名言宋亡元访求旧臣甚急公益屏绝自号松轩以见志年七十三而卒娶西路倪氏侧室罗氏子男三曰文豹文虎文升葬里之和睦干所著有松轩集若干卷（补武学生勅牒行在国子监学生程驥本贯徽州休宁县和睦乡轻财里祖学正为户曾祖卓故不仕祖汝砺故不仕父思礼未仕习七书绍定五年补中当年年二十一岁牒程驥文武二道有国之常经不可偏废尚矣国家自中兴以来宏建太学以育羣材济济相率既底于成复设武学丕承祖宗旧制士之来游日益滋众尔其孜孜汲汲无忘教养之意尚勉之哉准勅牒补武学生故牒端平三年十二月日牒右宋帅干程公驥所授武学生勅牒一通大抵宋患在兵弱故南渡后名士多喜谈兵然当开景之际似道柄国所谓名士者亦多无以自试盖不久而宋社屋矣若公其一也然公之曾孙伯顺能葺其池亭以还旧观六世孙尚质能续其谱系及编流芳集以昭先烈八世孙太珍能建保训楼藏其遗书而又作祠于墓以奉时祀则公之英抱义槩虽不获少见于时登名史册顾其诗礼之业慈孝之规所以施诸家而裕后人者亦不可及矣弘治乙卯夏六月既望休宁陪郭宗后学敏政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六上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六下

(明)程敏政 撰

○行实(材武)

元巩昌总帅陇右汪义武王(世显)传(子德臣良臣孙惟正) 宋濂

汪世显字仲明巩昌盐川人系出旺古族(按汪氏谱越国公第三子达袭封上柱国越国公征贺鲁龟兹高昌有功世守巩昌唐季没于李氏号曰汪古族犹曰汪氏旧家云尔西人方言或误称汪为旺或误称古为骨故元史以为旺古碑文以为汪骨云婺源大坂谱元至正中礼部尚书泽民尝会王之孙袭总帅者于燕京相与通谱)仕金屡立战功官至镇远军节度使巩昌便宜总帅金平郡县望风款附世显独城守及皇子库腾驻兵城下始率众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独固守何也对曰臣不敢背主失节耳又问曰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谁为邪对曰大军迭至莫知适从惟殿下仁武不杀窃意必能保全阖城军民是以降也皇子大悦承制锡世显章服官从其旧即从南征断嘉陵捣大安田杨诸蛮结阵迎敌世显以轻骑驰挠之宋曹将军潜兵相为掎角世显单骑突之杀数十人黎明大军四合杀其主将入武信遂进逼资普军葭萌宋将依山为栅世显以数骑往夺之乘胜定资州略嘉定峨眉进次开州时方霖潦由间道攀缘以达宋军屯万州南岸世显即水次造船以疑之夜从上游鼓革舟袭破之宋师大扰追奔至夔峡过巫山与宋援军遇斩首三千余级明年师还攻重庆会大暑乃罢归覲太宗锡金符易其名曰中山且历数其功世显拜谢曰此皆圣明福德所致臣何预焉辛丑蜀帅陈隆之贻书请战声言有众百万皇子集诸将议之咸谓隆之可生擒也世显曰顾临敌何如无庸夸辞为军薄成都隆之战屡却坚壁不出其部曲田显约夜降隆之觉之世显曰事急矣亟梯城入救显得与从者七十余人出获隆之斩之世显复简精锐五百人捣汉州州兵三千出战城闭尽没三日大军薄其城又三日克之癸卯春皇子第功承制拜便宜总帅秦巩等二十余州事皆听裁决赐虎符锦衣玉带世显先已遘疾至是加剧皇子遣医络绎往疗竟不起年四十九中统三年论功追封陇西公谥义武延佑七年加封陇右王子七人忠臣巩昌便宜副总帅次德臣次直臣巩昌中路都总领歿于王事次良臣次翰臣鄂勒兵马都元帅佐臣巩昌左翼都总领歿于王事清臣四川行枢密院副使

德臣赐名田哥字舜辅年十四侍太子游猎矢无虚发袭爵巩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总帅从征四川军出忠涪所向克获进攻运山率麾下先所乘马中飞石死步战拔外城宋将余玠攻汉中德臣驰赴之玠闻遁去宪宗素闻其名及入覲所陈悉嘉纳赐印符命城沔州沔据嘉陵要路德臣缮治室庐部署官属数日而集进攻嘉定敌潜军夜出德臣迎战杀百人还至左绵云顶宋军乘夜斫营觉之杀千人生擒百人进次隆庆宋军仍夜出与力战尽杀之及马漕沟遇伏兵与战获其统制罗廷鹞又诏德臣城益昌诸戍皆听节制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见乞免益昌赋税及徭役漕粮屯田为长久计并从之即命置行部于巩立漕司于沔通贩鬻给馈饷奏乞以兄忠臣摄府事使已得專事

益昌益昌为蜀喉襟蜀人惮其威名诸郡环视莫敢出斗甲寅春旱嘉陵漕舟水涩议者欲弃去德臣曰国家以蜀事托我有死而已奈何弃之尽杀所乘马飧士袭嘉川得粮二千余石云顶吕逵将兵五千邀战即阵擒之复得粮五千石既而鱼關金牛水陆运偕至屯田麦亦登食用遂给夏获宋提辖崔忠郑再立纵令持檄谕苦竹守将南清以城降所俘城中民悉归之东南戍卒数百有去志德臣揣知之给券纵去皆泣谢未几山寨相继输款宋将余晦遣都统甘闰以兵数万城紫金山德臣即选精卒衔枚夜进大破之闰仅以身免南清北覲其下杀清妻子以叛蜀将焦逵领兵饷之德臣击败逵尽获所饷资粮冬蜀兵二万复至又败之获粮百余艘鱼关至沔水迂回为渡百有八至是悉为桥梁戊午岁帝亲征次汉中德臣朝行在所初诸路军成都猝为宋兵所围德臣遣将赴之约曰先破敌者奏领此城围遂解诏候江南事定如约以城与之帝幸益昌驻北山谓德臣曰来者言汝立利州之功今见汝身甚小而胆甚大不知敌曾薄汝城否德臣对曰赖陛下洪福未尝一来帝曰彼惮卿威名耳赐金带且俾立石纪功嘉陵白水交会势汹涌帝问船几何可济德臣曰大军百万非可淹延当别为方略即命系舟为梁一夕而成如履坦途帝顾诸王曰汪德臣言不虚发赐白金三十斤仍命刻石纪功苦竹既逆命至是攻之岩壁峭绝或请建天桥帝以问德臣曰臣知先登陷阵而已建桥非所知也既而桥果无功乃率将士鱼贯而进帝望见叹曰人言其胆勇岂虚誉邪宋将赵仲武纳款而杨礼犹拒战奋击尽杀之德臣微疾帝劳之曰汝疾皆为我家饮以葡萄酒解玉带赐之曰饮我酒服我带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谢宋龙州守将王德新遣所亲愿効顺以郡民为祈奏如其请进攻长宁拔之斩守将王佐帝东下德臣为先锋抵大获山夺水门宋将杨大渊遣子乞活数万人命引至帝前为请旦日大渊率众降已而运山青居大梁皆降攻钓鱼山守臣王坚负险五月不下德臣单骑至城下大呼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语未既几为飞石所中遂感疾帝遣使问劳俾还益昌奏曰陛下尊为天子犹冒寒暑服劳于外臣待罪行伍死其分也又遣丞相乌珍赐汤剂卒不起年三十有六中统三年追封陇西公谥忠烈子六人长惟正次惟贤大司徒惟和昭文馆大学士惟明以质子为元帅惟能征西都元帅惟纯权便宜都总帅

良臣年十六七即从兄德臣出征每战辄当前锋以功权裨帅兼便宜都府叅议癸丑岁以德臣荐为巩昌帅领所部兵屯田白水蜀边寨不敢复出钞略宪宗亲征军至六盘良臣还巩昌供亿所须事集而民不扰诏权便宜总帅府事良臣奏愿与兄德臣効力攻四川帝曰行军馈饷所系不轻汝任其责自可立功良臣既奉命治桥梁平道路营舟车水陆无壅储积充轍有旨赐黄金弓矢旌其能世祖即位阿勒达尔瑛塔罕逆命劫六盘府库西垂骚动诏良臣讨之驰至山丹置营按兵不战者凡二月俄大举至耀碑山两军相当良臣慷慨誓诸将曰今日之事系国安危胜则富贵可保败则身戮家亡苟能用命纵死行阵不失忠孝之名众闻踊跃而前会大风扬沙昼晦良臣手刃数十人贼势沮众军乘胜搗之贼大溃获阿勒达尔瑛塔罕杀之西鄙辑宁捷闻赐金虎符权便宜都总

帅中统二年和哩叛复讨平之入觐赐燕屡称其功良臣拜谢曰臣奉诸王成算何功之有世祖嘉其能让复赐金鞍甲胄弓矢转同签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宋将咎万寿帅战船二百泝江而上欲掩青居良臣伏甲数十艘其后身先逆战万寿败走伏发几获之三年授阆蓬广安顺庆等路征南都元帅良臣以钓鱼山险绝不可攻奏请就近地筑城曰武胜以扼其往来四年春良臣攻重庆命元帅康图多先驱与宋将朱禩孙兵交良臣塞其归路引兵横击之断敌兵为二敌败走趋城不得入尽杀之至元六年授东川副统军八年兄子惟正请于朝谓良臣久劳戎行乞身代之九年复授良臣昭勇大将军巩昌等二十四处便宜都总帅兼本路诸军鄂勒总管明年召入帝曰成都被兵久须卿安集之授镇国上将军枢密副使西川行枢密院事蜀人安之十一年进攻嘉定咎万寿坚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杀之进垒薄城万寿悉军出战大破之伏尸蔽江万寿乞降良臣奏免其死居民安堵良臣统兵顺流而下紫云泸叙相继欵附还围重庆十三年宋涪州安抚杨立帅兵救重庆者再良臣皆败走之宋安抚张珣遣将乘虚袭据泸州良臣还军平之复攻重庆十五年春张珣悉众鏖战良臣奋击大破之身中四矢明日督战益急珣所部赵安开门纳降珣潜遯良臣禁俘掠发粟赈饥民大悦四川悉平捷闻世祖喜甚召良臣入觐授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赐白貂裘良臣陈治蜀十五事世祖喜纳良臣至成都以蜀疮痍之余极意循抚行省罢改授安西王相不赴十八年夏疾卒年五十一赠仪同三司谥忠惠加赠推诚保德宣力功臣仪同三司陝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梁国公子七人惟勤云南诸路行省平章政事惟简保宁万户惟某同知屯田总管府事惟永征西都元帅惟恭阶州同知惟仁人匠总管达噜噶齐惟新汉军千户

惟正字公理幼颖悟藏书二万卷喜从文士论议古今治乱尤喜谈兵时出游猎则勒从骑为攻守状父卒于军皇侄寿王俾权袭父爵守青居山世祖即位遂真授焉初宪宗遣瑛塔罕以骑兵二万守六盘又遣奇塔特布哈守青居至是瑛塔罕叛奇塔特布哈发兵为应惟正即命力士缚奇塔特布哈杀之世祖嘉其功诏东川军事悉听处分中统二年入朝赐甲胄宝鞍三年诏还巩昌部长呼都克叛民大扰惟正谓将吏曰呼都克今若豺犬方肆狂啗苟一战不利则城邑为墟当胜以不战乃发兵踵之贼欲战不得休则挠之若是者两月知其粮尽势蹙曰可矣与战屡捷呼都克遣三十人来约降即遣其十人还俾呼都克自来因潜兵摄其后出其不意擒杀之至元七年宋人修合州诏立武胜军以拒之惟正临嘉陵江作栅扼其水道夜悬灯栅间编竹为笼中置火炬顺地势转走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宋人知有备不敢近九年帅兵掠忠涪获令簿各一破寨七擒守将六降户千六百有奇捕虏五百会丞相巴延克襄阳议取宋惟正奏曰蜀未下者数城耳宜并力攻余杭本根既拔此将焉往愿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峡与巴延会钱塘帝优诏答曰四川事重舍卿谁托异日蜀平功岂巴延下邪未几两川枢密院合兵围重庆命益兵助之惟正夺其洪崖门获宋将何统制皇子安西王出镇秦蜀召惟正还十四年冬皇子

北伐而藩王图鲁叛于六盘王相府命布色台领兵进讨惟正为副布色台不习兵师行无纪惟正为正部曲肃行陈严斥候凡军政一倚重焉进次平凉简巩兵锐者八十人与俱至六盘图鲁据西山惟正分安西兵为左右翼巩兵独居中去图鲁一里许皆下马手弓图鲁遣百骑突陈惟正令引满毋发将及又命曰视必中而发于是矢下如雨突骑中者三之一余尽驰还图鲁军遂走惟正麾兵逐之三踰山至萧河擒叛将扬珠格尔复进兵图鲁亦就擒安西王至惟正迎谒王历称其功明日大燕赏以金尊杯貂裘王妃赐其母珠络帽衣且曰吾皇家儿妇也为汝母制衣汝母真福人也诏惟正入朝世祖推玉食食之赐白金五千两锦衣一袭授金吾上将军开城路宣慰使十七年迁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秦蜀中书省事赐玉带以省治在长安去蜀远乃命惟正分省于蜀蜀土荐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避匿惟正留意抚循人便安之二十年进阶资德大夫二十二年改授陕西行中书省左丞入覲上都得腹疾还至华州卒年四十四谥贞肃二子嗣昌武略将军成都管军副万户寿昌资德大夫江南行御史台中丞（学士雍郡虞文靖公汪氏世家勲德録序国家龙兴朔漠威行万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尽不能成军山东西之间豪杰并起据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旧陇右巩昌汪氏据高制远统郡县数十胜兵数万号曰便宜都总帅栅石门为金守者二世及我兵攻巩昌则金亡已三世矣汪氏犹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国亡民将安归乃缟素为金发丧登陴哭三日因皇子库腾以自归太宗皇帝察其诚仍以为便宜都总帅镇故地取蜀之役资粮甲兵之赋终始毕给功多之纪他将鲜俪焉此讳世显者所以封陇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孙十九人多居将相官封公者已八人传五世兄弟子孙百八十余人总军巩昌者既世其职余多大官尤显者今御史中丞寿昌也其兄成都万户嗣昌曰世荷国恩功业在盟府褒恤有制诏世次具谱牒行事岁月则先莹家庙之碑文在请辑録刻模以传于世谗诸太史太史虞某曰予观于功臣之家以世业显荣固多得统其军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为将汪氏之德必有大过人者其言信欤予固以为汪氏先人事故主无憾见信国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欤）

便宜副总帅汪忠让公（忠臣）神道碑 姚燧

便宜副都总帅忠让公讳忠臣字汉辅便宜都总帅陇西义武公之冢嗣便宜都总帅忠烈公德臣中书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枢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总帅惟益之考中书左丞贞肃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贤中书右丞惟孝叅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总帅惟和同知宣慰权总帅惟纯屯田万户上万户惟简惟允上千户惟弼知阶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将军便宜都总帅安昌为质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万户朝昌便宜都总帅寿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受谥于元贞二年丙申推至义武卒年癸卯实五十四年祖孙一门三世五公又许连姻王室自余将相使牧为质犹十八人此吾元有国而来所无者呜呼不曰世臣之家谓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彦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义武时即险移巩治石门山犹行天兴

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义为其主后来仍金官官以便宜都总帅俾从皇子库腾征蜀公留质帝所忠烈质皇子所制后令公从征蜀以管军总领从破文阶州大安军从攻成都入其郭义武陷伏中急公疾战杀伤数十人竟卫翼而出壬寅以破土番迭州功赐银符明年义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择宜世帅者意在忠烈谓公曰汝宜世吾欲帅汝弟而得无后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授为之与兄有异邪王高其行授公巩昌元帅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授金符故事祖宗宾天取符节悉收还之故公金符亦归之官宪宗二年壬子偿赐之俾权都总帅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大弟总天下兵既移忠烈一军戍利州会将军南诏馮牙临洮公来趋覲俾督漕嘉陵继利州馈公造舟楫涂水陆兼行足缺兵籍而恤乏民力始益昌不以饥告戊午宪宗自将讨蜀忠烈集诸将问计楼上曰吾州凋伤之余玉帛无所于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贵之臣需求何以为资公则曰吾曹拔身健儿惟有能獎率士众効死前驱何至为是媚人定死前驱公惟恤吾妻子其责忠烈泫然灌酒地曰兄与诸将熏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诸将托者有如此酒大驾至利巡所治楼壁桥隍叹曰使吾非戍此敌先之则四川领喉之地可必能岁月平哉遂移师西南攻劔關之西隘曰苦竹隆庆府治其上西北东三面嶄絕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涂一人侧足可登不可并行敌尽銳御者惟此而帝勅诸军攻未至某地无张汝帜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帜张倡为歌呼六军和之声动天地隘之兵民飞崖如蝶前是获敌张都统仗为蜀导反给帝曰吾能诱此栅令降遣入行则反为敌用且泄吾军何地强弱何仓丰馁教使勿下帝为书系筒箭三射入栅令必生致获之磔以徇赉银为两四百五十潼川府治长宁山攻复先登赉银如苦竹数加以金币为匹二十七复移军东即嘉陵为舟行计輿礮竿巨絙以从公奏无所事此此前涂所不乏者不若载粟数千石盖此去多稻而求粟无有宜豫以廩病者时蓬州壁运山阆州壁大获顺庆壁青居广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东南抵合壁钓鱼山渠江水会其下石邑入云其帅王坚据不即下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槁势不弃去而必拔之故久踣此时暑我师疫矣忠烈卒于军公泣集将佐议曰吾季卒军马革裹尸与国责塞子惟正虽未弱冠宜世众曰公言是公言是愿奉以代为帅其秋帝崩中统之元制以公为副都总帅从所志貳贞肃同戍青居去顺庆平土二十里西北东三面环江北江殊回远不可为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马上无大艰崎其南即合敌出入吾界无时于兵法为交地公又子身受之开屯田练军实遥候斥詞强邻入必摧壞其军木令弃去后诏贞肃还巩昌公独保戍三年玺书褒大之又换金符三年秋抄夔府获其团练使鲜恭知府张甲及路分二人斩刈千馘获遣甲仗宝币不可货计入覲赉以虎符银章银币如长宁之数而加金为两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衰其从者且以久劳于边代以忠惠还之巩昌俾副都总帅由行省受命还得疾秦亭归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从葬古漳先域为性安恬出言质直如其心事陇西郡夫人母包以孝闻友诸季终其身竭力与才羽翼之人无可间总帅府属郡二十四事至殷也身自为与从父副弟副犹子三世时得專杀未尝妄笞杀

一吏一人然至临敌决战上马挺枪离陈先次巧捷若神当者纷披莫有我御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宪庙出畋遇虎命射之一发断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为赐夫人故金兰定西会德顺五州帅张云之女惟益纔世副都总帅二年而卒一女适镇抚帅府张文焕老将之从公者每曰公为人信厚安昌必昌复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铭公碑燧思于公与贞肃所戍之地无不至焉青居之不可恃为固者前所以言杨氏张氏蒲氏皆行帅府大获运山大梁平故地与便宜其时日曰四帅府青居南迫合独受敌锋为三帅扞蔽他日专刘帅戍移贞肃南九十里夹嘉陵东西筑武胜军武德军两城距合为里亦然昼则出逻设伏尝待进战夜则画地分守传警鼓柝篝火照城达曙以防窃入一话一言敌尽知之况敢抽兵邀利他求为哉惟是军当其坚重故三帅反得岁以拔敌栅垒掠敌府库刘其人民逞志于忠涪夔黔万施云安之间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帅立劳之多而是府独寥寥也终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贞肃云青居敌夜大至火民居缚刘帅去鉴夫人之失如此则两公戍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贞肃碑所逸故发之此铭曰椒聊逵条求今之世方汉金张纔有汪氏陇西开国义武肇之义武之为不忤伦彝忠让忠烈忠惠贞肃逶芟川凉力協谋一继继其来将相之多不符垂躬必斧手柯归覲私庙庭笏骈罗公以其序太宗义武于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僇功潜不自张等翊吾家闻命即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尽瘁致子而夭阙归以何戾彼苍者穹监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畴德未报未隆何功三纪后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孙人曰公似虽华其年已践公位古者大组合族恃之祭求其藩尊祖之思胥是冢旁可万家邑表阡有碑车过者式（大学士建安杨文敏公陇西汪氏世谱序世之所谓世臣旧家多矣其能使勲业之盛愈逵而有耀子孙之传愈隆而不替继继绳绳历数百年如一日者又岂多见哉予观陇西汪氏之谱而深有羨焉盖其作于前者既克有功德于民承于后者又莫不励忠孝建勲业有光厥祖宜其垂声振华历金元而逮于今日也然则论世臣旧家之盛者孰有越于汪氏哉汪之先连世为陇右古族都总管传三世曰世显元拜便宜总帅专制秦巩等二十余州事世显子七人长忠臣巩昌便宜副总帅次德臣直臣良臣翰臣佐臣清臣俱有功至大官而德臣良臣尤显孙十有九人多居将相而惟正尤着自其身以及孙曾终元之世百八十余人追封王者三封公者七尚主者二其它列朝着典藩方分符建节聯珪迭组为时显人者不可胜纪于戏何其胜哉忠臣之后曰庸者别讳灵真保元季袭都总帅资善大夫陝西行中书省左丞洪武初以其所守故地版图来归太祖皇帝嘉之授昭勇大将军巩昌等处都总府都总帅后罢总帅府改授安遠将军巩昌卫世袭指挥同知迨今又四世矣庸传义义二子长福字伯升调守滁州卫尝修辑其宗谱次寿字永年今任陝西都指挥僉事掌巩昌卫事俱克绍先绪者也永年间以伯升所辑宗谱来请予序予重其意不获有辞夫谱非但以推本原之逵聯族属之众而夸閥阅之华也盖将以昭先德示后人思所景仰而绍续之也始举其显著者为汪氏子孙言之世显当元太宗时金亡郡县望风纳款独世显为金城守者三年已而度势不可支欲全活

一道之民乃为金发丧登陴哭三日始率众归附元帅平蜀功居诸将右卒赠推忠協力佐运功臣太师陇西公谥义勇追封陇右王此其作于前者至若德臣之事宪宗良臣惟正之事世祖或胆畧威名敌不敢近或所过禁俘掠发粟赈饥或治蜀留意抚循人民便安其卒谥赠封爵俱不减其祖父是皆资兼文武世笃忠贞丰功盛烈烺烺炳炳播诸史传而家乘所载者又不可殫録入我国朝则庸之保境恤民勲迹尤伟此其承于后者也嗟夫莫为于前虽美弗彰莫继于后虽盛弗传汪氏子孙数世以勲业相承愈逺有耀愈隆不替如此为其后人者乌可不思景仰而绍续之邪若然则为斯谱之荣为世臣旧家之光虽累数十百世诟有涯哉此伯升永年惓惓修谱之意而予之所乐告者也是为序)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六下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七

(明)程敏政 撰

○行实(材武)

新安节士俞君(士英)墓志铭 李祁

俞氏为新安世族其初由黄墩徙婺源之长田原凡三徙不出婺源其后自婺源徙休宁之宏冲坦凡再徙乃居溪西是为溪西俞氏俞氏之先自唐三府君而下世有令人有擢进士科登显仕者有以武举得宠秩者又有以联姻贵戚领三镇节度使者其它或以世赏膺爵或以异等入官或丰贖厚产或肥遯高蹈累累具载家乘至节士盖二十有四世矣节士名士英字服膺以大德癸卯正月六日生幼知读书稍长能为诗赋性谨厚事父母以孝闻处乡党宗族称为善良平居终日言不及生产势利惟务教子习学业事耕稼遇姻戚友朋至则款曲谈笑吟咏至夜不倦家事悉付阍内一不以介于懷至正壬辰四方兵事竞起羣盗合党攻陷城邑婺源诸县乡井遭蹂躪荡覆无遗独溪西处深阻得不相及者四年男耕女织晏然如承平时至乙未冬十有二月二十有六日蕲黄寇再陷婺源势且旦暮相及节士攘袂奋臂而起曰事急矣吾可以坐受毙乎于时徽州路府判兼金浙东帅府事汪同领义兵驻开化节士遂裹粮诣其军陈贼形势请亟遣兵来杀贼救乡里且谋复婺源于是汪帅兵以丙申正月十一日度白济岭抵婺源之中平遇贼乘胜肆暴横戾不可支遂卷甲还开化民大失望节士乃率子侄结乡曲募义勇屯于马金岭期以杜贼障乡里十六日贼至马岭与贼交战大捷明日贼复大至凡四战力不敌众遂溃节士仍力战以死时年五十有四以辛丑秋八月葬婺源考川青莲寺之后葬后又五年其仲子荣来镇永新乃请予为铭其墓予观节士当太平盛时逸居而僻处无所营于世恂恂以善良称此固他人所可能者及其攘袂奋臂而起志在杀贼竟蹈白刃以死忠愤激烈见义勇为夫岂小丈夫所能哉况当时之为守为令以莅民者为军帅以司备御者为方伯连率以身任藩阍之重者皆受国厚恩宜有以为报而率不能死战以捍

贼至有望风奔溃不能与贼交一锋者视节士何如哉节士起布衣无一民一社之责特以忠义愤发欲杀贼以保障其乡里且欲因是以复婺源事虽不就而志则可称吾故谓使节士得守一城专一职则必能捍御无有贰志一不幸犹当骂贼而死必不肯含糊洪涩以苟其生而已也节士娶同县山斗程知县传之女孙生三男长天保仲曰荣季曰华天保华皆谨重能世其业荣尤慷慨达事变以材识见用于时尝别建青莲寺于节士之墓左而买田以供祠祀为之铭曰

惟皇降衷若有恒性见义忘躯见危授命嗟嗟节士遭时孔艰邑里震荡烟尘浩漫其来蜂喧其聚蚁集如狼斯贪如虺斯螫腾山蹕空孰窥其踪侃侃节士挺戈与从扼其要冲据我巘阻率我子弟乡曲邻伍战既大捷贼疲困休旦复来集亘弥陵丘以我孤羸敌彼羣丑虽有智能莫措其手嗟嗟节士竟捐其躯功虽不足义则有余古之君子所徇者义成功在天死亦何愧匪爵曷谥匪德曷铭我作铭诗用昭德馨（新安志俞荣字子茂更名茂元末领父众从院判汪同辑宁郡邑后附国朝累从征伐授永新千户洪武初赐诰曰朕用武以定四方建卫以司戎政必选智勇之士以领千兵俞茂早以文名深通武畧新安来附从取婺源即戍其地既收敌寨复捣严陵尝录其功授之以职及靖三衢定德兴克乐平其绩遂着继而江右列郡以次廓清还守南昌力却外侮击鄱阳平章贡连营俱拔安福亦宁十年之间功效为多朕甚嘉焉维此永新重地尔尝宣战守之劳是用晋升俾之往镇尔其均劳佚以抚众士严戍守以赞列营益展勤能以期来效可武德将军守御永新千户所正千户）

程义民（兼善）录 陈俨

程兼善字士达徽之休宁人筱堂道人其自号也兼善少有大志去家二里许筱堂山上有兰若幽门可为藏修地率同志十人读书于此有疑难则质问老儒朱升至正十二年壬辰四月蕲黄红巾攻陷郡县是年六月有孙普哲者其父事元为县尹嫉愤为寇所掳策无所出兼善乃相与起义得里中敢死者数百人直抵徽城击贼不胜死焉兼善幼颖悟事亲孝交友信凡遇宗亲乡里有疾病患难者援之惟恐后善谈论古人成败听者忘倦诗词清新脍炙人口遇害时年二十六有一子仁发方四岁母徐氏抚育之国朝洪武四年邑令礼罗充邑庠训导每得父之遗墨只字则恸哭不能正视尤痛父遭时不造莫遂卒业于筱堂抱恨终天请友人吴和作筱堂图复惧岁久泯没无闻属老友陈新述其颠末以贻后裔按程氏自晋元帝时元谭守新安有功德于民代还百姓请留遂赐田宅于歙居黄墩十三世孙灵洗谥忠壮庙食兹土忠壮公十四世孙澐当黄巢乱乡里推为岩将依东密为岩協力战守吴王杨行密表澐为副兵马统帅检校御史中丞兼领马金岭防拓等事号都使澐八世孙秘登绍兴四年进士第累官端明殿学士致仕兼善内翰五世孙歙之师山处士郑玉元季以节死尝欲为兼善辈撰义民录未及脱藁惜哉赞曰程为着姓子孙蕃衍作郡立祠源深流远桓桓岩将保障州里内翰利民世济其美伟哉士达奋义而死其名孔彰实由贤子绘画为图志同刻木崇祀筱堂有光宗族

吴万户（讷）传 朱同

吴万户讷字克敏休宁忠孝乡人父礼至正末为廉州推官濒海邻郡兵起礼独署事团练义卒保障一州以功升钦州总管海南海北道元帅守钦州十年卒讷不便于言而负才略倜傥不肯下人从父收五溪洞蛮学兵法习骑射至正末蕲黄盗破徽州待制郑玉前进士杨维桢荐其才于浙省授建德路判官兼义兵万户与元帅李克鲁会诸军于昱岭關复徽州维桢以文送之勉以张睢阳事岁丁酉天兵临郡元帅邓愈胡大海等自绩溪进兵徽州守将巴尔斯布哈及讷拒战为大海所败讷与元帅阿勒呼木退屯遂安札溪源巡逻至界首白际岭复与大海遇战败不屈自刎死时年二十七讷诗豪迈不羈与维桢相出入有集五卷（送万户吴克敏統兵复徽城序予读唐张巡传未尝不奇巡之才勇忠义得于天性非一时流辈所能及也当安史之乱天下承平日久士之习文墨议论者不知有名节风尚哥舒翰以潼關降房管以陈涛败巡以一书生不胜其愤率罢散之卒保丈尺之城屹然砥柱中流以截滔天之势非其才勇忠义得于天性者能尔乎至今英风盛烈万古犹一日也方今红巾起淮泗蔓延江淞不啻安史之乱也所过郡县城邑无不披靡任阌外之寄者往往回挠颠顿知翰如管者不少也忠义勇烈如巡者果独无其人哉新安吴克敏氏去年冬谒予七者寮出其所为书诗凡若干首知其有志当世者予奇其人犹未识其善武事适垣府相臣招致名士讲及三關之事克敏闻之慨然有击楫中流之志无几当路者以名荐相臣素闻其人遂命統士若干会诸军于昱關予闻而益奇之其才勇忠义实有得于天性如巡者则知向所为诗皆笔牒之余耳以克敏之文武才勇而又遇知己如相臣者克敏当以古人自期以古人自期舍巡奚属哉于其别予而去予以巡事告之至正十四年三月十有一日李黼榜老进士会稽杨维桢在钱唐之抱遗阁写）

元忠翊校尉十字路万户府镇抚金公（震祖）行状 金符午

呜呼先公之行人无所不知而知之深者莫翰林朱公允升若也尝以公之行实自任顾当■（彳 顷）洞之秋东西奔窜隐显殊途莫之遂耳今朋传凋落已尽无可复谈谨以耳目之所睹记者摭拾一二以幸不泯焉吾金氏自亡府君而至显祖总管公四百余年潜德幽光则有前进士弘斋曹先生东阜陈先生师山郑先生所为先世志铭行实在公总管长子讳震祖字宾赐晚号柴扉幼颖悟母夫人汪氏江南诸道行台监察御史良臣女家法严肃教公必循规矩甫七岁从东阜先生受小学即成诵十三治尚书十五习举业又受易于云峰胡先生继晷焚膏弗得弗措公以讲学寄宿于外忽见妖祟逼近床帟公叱而拒之因失声丧志良医莫治乃移寝朝阳楼调治数载一夕梦羽衣道士谓曰子疾非世匕剂可疗吾以还丹相遗可拜服之又长吟三十六年如梦觉百千万里得官归之句而去既觉举身流汗声已清而神已爽矣至元二年乃思梦中之句幡然走上都朝之贤士一见器荐之太史院从丞相太师秦王达尔罕深入朔漠屡奏奇勲宣授忠翊校尉平江十字路万户府镇抚既领戎枢勤于职事正身率物不雷同不阿比于是廉

者敬之贪者忌矣是时元运将隳纪纲渐紊岁入芦柴三万议隐三之一焉公俛首不言退而叹曰窃位苟禄欺君辱身吾不为也委疾东归后同僚皆以是获谴朝廷以大庆覃恩加赠父武略将军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副都镇抚飞骑尉休宁县男母汪氏休宁县君于时季父太保府叅军亦以疾留家朱紫满门黄夫人年已八十尚康强武略公曰山居无以为养杭有第宅亦犹家也乃与叅军奉太夫人游武林居小清河坊又营别墅于西山一日宴湖舫与浙西廉副九圣努酒后有言公告武略曰视彼辞色必有后忧未几果被中伤愤郁成疾而卒公不遑宁处欲即往直而以襄事未终乃走书故友闻于上随加窜殛而下制褒扬武略之诬公遂无禄仕心以柴扉自号礼聘婺源贡士王伯宣州判朱克正下帷以教子孙汪伯会朱凤林郑师山赵东山诸老儒则相与谭礼乐说诗书以师表后进无何兵起蕲黄蔓延郡县故家大族不能自存公曰太平日久民不知兵若望风逃窜适为贼资甚非保全身家之道乃率乡人教以捍御之法贼至二十八次皆赖公谋画以济又有贼帅项奴儿势尤猖獗所过残灭胁降公子申纠率义旅为官军耳目生擒项奴儿及渠魁数十人献辕门公避兵石门山中后往严陵晦迹安处者五年及平章萨木丹巴勒统大军克复聘公守本郡治中总管郑传翼等保章有云器识宏远智略渊深如准所言相与咨询讲究其于治政之方抚绥之道必有所裨又云练达时宜深谙韬略若令复亲戎务必能展其雄才公虽奉命固辞不就及论申前获贼功授七品秩公曰儿年少暴得大名不祥辞之再三平章嘉之达于朝奉诏命江西行省宣使巴尔斯巴哈旌表金氏忠义之门寻蒙优恤云金镇抚父子捐生报国殄贼安民既施忠义于一时安忍流移于旁郡如将本官常加优恤庶几激劝于将来其见重于时若此后入汪源虎跑之谷引泉为池依岩为屋扁曰樵隐因以为号若将终身焉壬寅二月十一日忽整衣冠仆御以出厯故居由石田抵阳干凡在亲族乍见公至惊喜相迎至暮乃归犹弄孙嬉戏端坐寝榻奄然而逝呜呼公初娶考水胡同知盘溪女资贿甚盛而未有出赠休宁县君葬与姑汪氏同穴再张氏杜氏徐氏三男长符午张氏生袭公爵授千户次符申杜氏生以讨贼功授宁国等处榷茶副提举三符丑徐氏生以贤良孝悌举授山西大同府同知五女长适元贡士句容县教谕戴尚文次适县南朱州判孙彦修三适婺源元财赋总管汪某孙士占四适黟萧县知县汪成德季子思杰五适市南汪文达孙三人赏延楚府典仪庆延可延公生大德己亥九月十五日没至正壬寅二月十一日寿六十四以洪武七年甲寅葬倪干松林下山惟公雄才大略丰功盛德孤不能形容万一但次第其所见者于右以求大手笔而发扬之耳孤子符午泣血拜书（赵东山赠金彦直授官序至正十二年江浙行省平章荣禄公总大兵剿羣盗于常湖进复广德转定徽州而吾邑人前镇守平江路万户府镇抚金侯宾旻之子申彦直以生得渠帅功授官宁国等处榷茶副提举人皆曰彦直少年不出乡里取七品官一时莫及可谓荣矣而不知悬于天者有自非深究夫本末恶可一言蔽哉国家久承平吏民不识兵革徽治万山间一闻盗至长幼相视不知死所侯方家居发乡丁从县令守亭障又募间远行觐贼虚实而上下已无固志矣

不可为也乃遣其二子托于远山而独与中子申微服入官符牒与推恩宣命宵逝惟留诫家人子弟善亡匿无为盗所污而已俄而盗熿郡县劫持戮辱之变不可胜言独不得侯所在其最后拥众来所过不掠民财惟索丁壮为军即盗中呼项明威既对吏自言名奴儿残郡邑四十余所者也奴儿至休宁遣其徒求金镇抚甚急侯不为动潜以告予曰吾义不辱有如万一不可脱当以计覆之祸福非所虑余时亦信其有可为者奴儿知侯终不为屈且惧动众心乃舍之而侯之虑患愈深矣从奴儿来有孙哲者收兵邑南里中为里人吴相言家实残于盗所以不死者欲得其当为父兄报讎尔相入其言以告所善同邑诸故名家子弟及歛一大姓得壮士可二千人期以夜掩盗不备获项奴儿以迎官军既而事不效诸弟子壮士殲焉相哲皆死之始相有谋告人曰金镇抚许我千夫矣故从之者众时事起仓卒侯初不知也于是项奴儿者遂以其众长驱犯会府转陷广德掠常湖而东俄为官军所败弃其众逃来彦直方以义士领丁壮从军因率其乡人起而执之夫以彦直奉亲避寇间闕万状忠义之训久着于心其乘时一奋以摅家庭积愤固宜而余乃以为有天意者诚念此贼不授首于浙西不亡躯于广德而率陨命于吾休宁小邑又生获于彦直之手岂非天欲以此昭金侯父子始终志节之固而谢邑人死义者俾释恨于九原乎盗始蠹起不相服属惟奴儿稍杰黠为乌合所推使不见获于斯则为诸郡之害未有已也既送官大吏夺其功以畀所私不旬日盗复攻陷郡邑遂即侯乡里而甘心焉侯挈家逃难建德城中而平章公之兵亦至矣平章公按墮功失策之由尽得军簿悖谬踪迹复以功归金氏而彦直始有榷茶之命盖首尾一岁而事始白夫幕府书劳势贿交黠此后世用武通患也苟非平章公明断不惑则彦直之事将闇抑不着而并时宣力者宁不解心于效命之日乎是果非人力之所能为矣恶可谓非天也哉彦直思其先所积甚远不以一时功多贤于人人自足当益树勲猷以报国家而继亲志异时名誉日起爵秩愈崇则清朝赉功之典大着于天下而世之为忠义者将不惑于天人之际有所观而劝矣

萧县令汪公（致道）墓志铭 汪叟

呜呼时哉出处之难也惟萧县令汪公当兵革扰攘之际从容周旋克保其家安全乡里之民以归于天朝终又不失禄仕归老于家是盖人所甚难而能优为之岂非操心制行之有素造物者亦阴有以相之与故人陈自新状其行来为请墓道之铭故不辞而志之曰公名致道字成德吾徽之黟人也曾祖讳一龙祖讳元号传岩居士考讳太初俱有厚德隐不仕志其祖墓者休宁陈定宇先生栌志其考墓者前进士祁门汪克宽也母吴氏文献故家公自幼倜傥不羣厥考延倪仲弘先生毅笃义方之训与弟存心成性亦知劝勉元統甲戌公年十六弟年十二即丧其考率先将事哀毁尽礼治丧葬祭禀承倪先生一遵文公家礼事母尽孝道总理家务植立户门乡闾称善越十年甲辰丧其母一循典故壬辰兵变所在剽掠乃捐家赀以保乡里继募义兵从官军复郡邑主帅李克鲁上其功署黟县簿岁丁酉天兵南下宁河王时金枢密院事总兵克定吾徽公即以所部

义兵散归田里而籍其名数于有司邑令贤公之为人具书币礼请至仍牒委以县簿率吏民往筑郡城昼夜尽瘁民忘其劳岁癸卯郡守李纳荐于朝授滁州全椒县簿之官未踰年改监安庆湖池规画有方锡报优异中书省以才干委核镇江之丹徒丹阳金坛民兵单骑而往躬循村落召集邻戚叅询互考实情无隱休役而家居者谕令还戍逃亡而户絕者官錄其产鰥寡废疾者削籍为民既复命洪武戊申升知徐州萧县地当南北之冲累年兵燹人民散逃下车之初竭力招懷礼下贤俊恤孤抑强既踰时民襁负归耕庶务咸理治为诸县最俄有黠吏以飞语中公部使者廉公治行惩吏奸欺而公略不自辨唯求解印南归使者叹曰汪知县忠厚长者乃从其请既归田里日以诗酒自娱散步丘园遇田夫野老笑谈忘倦自号高闲野叟公之出处进退大略如此至于友爱其弟至老不异待宗族乡里恩义无爽接朋友久而能敬初倪先生墓未得地即与其弟谋捐重贖购地于余思坞力为迁墓详见东山赵汭先生改葬志大抵公之接人待物忠信端悫始终不渝故人无贵贱皆聽信之乡里称之曰成德之排难解纷如鲁仲连望庐自讼如王彦方是盖操心制行之有素者与公生于元之延佑己未七月十有五日歿于洪武乙卯之十月十有二日享年五十有七葬邑南五都西村之原负壬亥面己丙是岁之十有二月十日也配李氏生延佑辛酉六月后公五年卒己未之二月二十有九日也子男三人敦礼敦义敦仁敦礼早卒敦义以故家子弟强之吏于邑坐谪寿春敦仁守先业崇拓基绪克承先志女一人适宾州同知金瑜休宁望族也既志之复为之铭铭曰

奚仕之艰自古乃然泾渭混合汨漓曷宣岩岩城闉播播流泉土膏石泐兽潜鳞渊休哉惟公终始克全元之季世兵革寇攘既完厥家以宁其乡天兵赫临民安厥常闻誉已着那避誉扬出核民兵于彼丹阳义声昭矣文华亦鞞升令于萧政化敷美曾未半载民归如市志不终遂遄归故里邑氓号呼如失怙恃昔率义师保聚为宜既乐升平民恬以熙禄仕赃罟波溃于时行义卓卓如公者希寿终于庭生荣死哀桃溪溶溶西村兆宅山峙川流允昭厥德令德允昭绵祖丰泽膏沃光融后胤繁硕勒之贞珉永征无斲

处士诚斋许公（溥化）墓志铭 汪叡

徽郡婺源縣懷金鄉三溪里誠齋許公諱溥化字次誠生至元丁丑十月二十九日自幼穎悟奉親孝及壯值元綱解紐疆宇瓜分遂率義師保障鄉閭續奉省檄命領屯兵戊戌冬太祖皇帝遣院判鄧愈取徽抵邑公乃率眾歸附授院判汪同下管軍鎮撫董筑星源翼城從攻樂平至太陽埠軍潰庚子歲鄰寇作族人被害兄商野亦遭寇執公以財力援脫兄厄會駙馬王公克恭來鎮仍命總戎隨征昌化宣城開設德興縣治越五年沙汰官員定隊伍公願不仕辭歸故里銀溪築室侍兄如嚴父駙馬公聞其操略大書以扁其堂曰庸敬先輩韓仲濂為繪圖記其事厥後復歸旧址創小樓二間扁曰小舫自為之記公蓄書好哦詩仲子貴安嘗編類成帙學者稱焉尤樂善好義以資貧乏助葬娶整輯里中橋道割私田為資建義祠以祭族之無祀者番易朱公迂嘗重其舉而為記原其胄出睢陽太守遠之後遂于住近地東偏設龕立像以奉之每春首率子侄羅拜祭奠集飲

而退洪武壬申以老人应诏面听宣谕回奉督挑堰塘官民咸悦戊寅夏复之京回至当涂之鹤湖感疾于五月二十八日甲戌卒于旅舍其子奉柩归葬里之上塢是年十二月十八庚申也享年六十二公曾祖讳允兰为清华务副使祖讳文福颍州屯田总管考讳元佑故不仕公娶康山锺氏生男三人长新安不寿次贵安钧安女一人适福临里程文贞孙男四人瑜瑛瓌瑛琬瑛球瑛孙女七人其子贵安属友生李公献为状其实来请铭弗容辞谢然观其立心操行若此亦宜表而出之以昭示不朽遂铭之曰

本源深固岁久茂芳岁久茂芳其流则长观诸许氏而知奕世之茂昌也哉（着存祠记着存祠者镇抚许公祠也公世家婺源懷金鄉三溪里之许昌生至元丁丑十月二十九日年甫冠卓犖负豪气值元季抢攘羣雄角逐公帅义伍保鄉间会天兵抚安歙郡因率众内附遂授雄锋奕管军镇抚尝筑星源城开德兴县克复昌化宣城诸处事平谢职退休以洪武戊寅五月二十八日卒葬里之上塢原左春坊司直郎汪公仲鲁志其墓永乐癸未春忽神降于鄉言辄应凡水旱疫疠祷必验鄉之故老交谓其子推和曰尔先府君生能保兹土没能庇其民宜立祠以便子孙岁时荐享抑使鄉人知所景仰焉推和爱咨于众卜地于墓之旁构祠肖像祠甫成礼部祠祭主事余吉祥扁曰着存盖取诸礼经云致爱则存致恻则着着存不忘乎心之义中书舍人程南云大书其额且征言记之按周礼祠春享也说者曰品物少文词多之谓祠又求福曰祷得求曰祠古者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皆得立庙致尊祖敬宗之诚降及后世将相大臣得立家庙而因陋就简之日久类多得为而不为至于庶人势有不得为者先正文公有惕于此创祠堂之制使上下皆可行之其意嘉矣今其书虽存而知尊其制者亦鲜推和诗书之裔斟酌古礼立祠墓侧岁时率子姓而下登降灌荐幽迥寥阔精神之所孚念虑之所及凡先公平日居处笑语嗜乐熏蒿凄怆洋洋如在莫不僂然而有见乎其位肃然而有闻乎其容声斯着存在是矣而况先公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祸福之以食兹土可谓灵也已作迎送神诗遗许氏子孙及其鄉人俾歌以祀公于无穷公讳溥化字次诚号诚斋其文章事业载墓志兹不复述其诗曰许山崔嵬兮许水洑洄孰储其精兮毓士孔才奋兴义旅兮泽彼一垓功成兮不居明哲兮保躯令始终兮裕后灵不昧兮呵嘘屡神降兮莫测御旱干兮疾疫严庙貌兮翼翼斯肸鬻兮无斃子姓兮洗洗士庶兮林林仰遗风兮如在嘅千载兮式钦永乐二十一年癸卯孟秋中澣翰林检讨陈寿记）

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追封漳国公谥忠毅郑公神道碑铭 杨荣

宣德甲寅二月乙丑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郑公薨于大同讣闻上嗟悼辍视朝二日遣官致祭赐棺及赙命有司营葬追封漳国公谥忠毅某年某月某日归葬北京之西山婺里其子能既袭侯爵遂具公平生之槩来求神道碑铭予尝叨总史职不获有辞乃为序次之曰公讳亨世家庐州合肥（按郑氏谱世居歙之跳石元末徙居合肥今忠毅公祖墓俱在跳石岁时遣人上冢不

絕) 曾祖父五乙祖父大凡父用以公貴俱追封武安侯曾祖母劉氏祖母張氏母英氏俱追封夫人昔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淮甸公之先君子自和州率先應募積軍功授平陽右衛百戶升大興衛副千戶歲癸亥公始襲父職公天資剛毅純篤壬申出使漠北至鄂諾河撫輯鞅鞞還以勞升密云衛指揮僉事乙卯秋太宗文皇帝舉兵靖難命公攻薊州時都指揮馬宣城守不下公百計破克之遂生擒宣歸旋攻雄縣討直定俱大克捷升指揮使及遼東軍圍永平上親率諸將援之公賈勇奮進敵遂披靡旋師收大寧升北平都指揮僉事未幾戰鄭村塢克紫荊關復廣昌所向無前明年庚辰取蔚州大同大戰白溝河乘勝遂北直抵濟南升都指揮同知滄州之役公軍北門北門為糧所聚兩軍必爭之地公力戰破之又明年辛巳敗順德軍于深州夾河決戰剿戮尤盛藁城西水寨連戰俱捷遂耀兵廣平略地彰德所至皆下是冬升中軍都督僉事歲壬午从上南向歷取諸縣及東平汶上等堡對敵小河鏖鋒靈壁搗泗州取鎮淮渡江克金川門內難既平上正大統策勲頒爵封公武安侯階勲如前白金文綺裘衣前後賜賚不可勝計永樂癸巳夏奉命出關巡視山川險易撫輯軍士時關外軍衛統攝無紀遇有邊警猝難制敵公因奏調大同前衛帶管東勝等衛措置得宜自是各衛皆從所隸以聽調用尋奉勅領士卒筑長安嶺城規畫有方人不知勞未逾月而城成歲庚寅以來上屢親征北敵公扈從每着勞績仁宗皇帝嗣位念公舊德特命佩征西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大同嚴斥堠固屯守敵人遠遁不敢窺邊居常以清介自將服食之奉泊如也用是下人毋擾邊境輯寧宣宗皇帝倚任尤重屢降玺書褒異之公生元至正丙申至是享年七十有九配夫人張氏子男三人長即能次熙次嘉女二人長適王友賢次尚幼孫男一人孫女一人于戲自古帝王之興必有才雄智勇之臣為之左右以戡靖大難垂不刊之功故其子孫世世有爵邑與國咸休永無窮之聞焉若公遭遇太宗竭誠効力奮不顧身崎嶇戰陣以佐助翊戴奠安宗社迨扈從北征鎮安邊陲其奇能偉績輝映後先者何其盛哉是宜勒銘丰碑昭示後世焉銘曰

于皇太宗有臣忠毅克殫心膂助順舉義崎嶇戰陣奮不顧身祇奉神謀用成大勲皇帝曰吁有臣如是惟天所生皇考所遺從征漠北屢効驅馳出鎮邊陲敵不敢窺長安之嶺其城萬堵營之筑之士不知苦盛福遐齡逮事四朝功成不有位高不驕天不憝遺殞傷元老時論興嗟聖情悲悼聖情悲悼慨念元功式昭褒典賜謚追封婺里之原西山之麓郁郁松楸佳城是卜紀行有史銘功有詞後百千祀視此丰碑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定西侯追封涇國公謚武勇蔣公(貴)神道碑 錢溥

蔣周公之胤以國氏漢末有諱子文者淮南人仕為秣陵尉逐盜至鍾山下而亡大着靈異隆于祀典子孫散處于淮代有聞人而公其裔也然未有如公之顯者公諱貴字大富揚之江都人父從龍當元之季以義勇附太祖起淮甸洪武十一年隸燕山中護衛侍親王之國即太宗也公生有大志恒念父功屈人下甫冠即代役三十一年舉義克雄

县攻大宁战郑村填取广昌蔚州白沟河战胜围济南回取沧州战夹河藁城克西水寨败敌将平安军于肥河战灵壁收泗州遂渡江入京师功成论次自十夫长升至昌国卫指挥同知后征交址四征沙漠败阿噜台于九龙口洪熙元年复至大松岭擒杀贼众升都指挥僉事调掌彭城卫事宣德二年四川松潘夷叛以公充右叅将率军捕之首募乡道从东路险絶处攀縁而进贼惊曰兵从天上来邪一日战十数合以全胜闻赐勅有夺桥斩關如古良将之誉明年升都指挥同知镇守密云诸關番夷复叛仍充叅将讨之寻升左军都督僉事充副总兵公谓夷性变诈非长驱扑灭患未可弭乃大阅士连破黑虎等四十余寨斩首千五百级生擒称是投崖箐死者无算夷遂宁谧赐勅獎諭升都督同知充总兵官佩平蛮将军印镇守其地凡事有利害悉奏罢行之就威州千戸所建州治兴儒学使知所教列屯而耕易木栅以石遠近堡垒相望使知所守廩庾既足人心大安正统改元召还升右都督时西戎伪王阿尔台等寇甘凉边将屡失利命公佩将军印信督率京营五千骑征剿凡陝西及甘肃凉州等处官军悉聽节制兵至镇番出鱼儿海子哨还时部长巴图博啰率众犯莊浪公命将御之生縛博啰等百人又谍报阿尔台屯伏河西遂蹊踪倍道至乱山奋勇冲入且追且杀至石城泉斩首二百余尽获其马驼衣械忽有逃奴来言阿尔台所在公议即往副将李安沮之公拔剑厉声曰汝任边寄肉食且数年坐视其纵横不制尚掉三寸舌以挠我师敢复諫者死乃策马前驰见贼遂整阵而前生擒男妇数十人送营谍复知其不遠令军士疾走至乌噜猝见敌牧马遂约冲马羣以鞭击箭囊声惊之马尽佚敌既失马皆挽弓步战不决即令众跃马挥刀齐入以旗牌手督之遂大捷内擒一卒译审自石城泉败衄止余八百精勇者公得其情乃分为犄角势列五百骑为左右翼纵百骑登高峻疑之既遇贼夹击转战逾九十里阿尔台亦窘死西土遂宁捷闻遣中官赉彩段白金宴劳封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定西伯食禄千二百石给世袭诰券追封其曾祖三公祖八公父从龙皆定西伯曾祖妣杨祖妣杜妣程皆伯夫人留镇甘凉四年召还以云南麓川宣慰思任发屡寇边六年命公充总兵官佩平蛮将军印赐蟒袍银盔甲以行公与总督兵部尚书王骥至云南众谓瘴发不宜进公谓尚书曰贼毒吾民甚可坐视邪遂遣兵剿之贼势稍却师集金齿分三路进而公与尚书从中路合上江兵夹攻会南风大作纵火四焚矢石俱下如雨公乃擐甲鼓勇而前贼大溃斩首十万余级江流尽赤移屯腾冲贼据木笼山为连环七寨又驱象为阵合数十万人于马鞍山公悉破之势如拉朽直捣巢穴荡无遗氛贼父子仅以身遁凯旋诏户部侍郎王质持羊酒迎犒临清至则上亲慰劳遣中官赐金币羊酒于家择日御奉天门设教坊乐部劳平夷功升定西侯三代考妣复封如其爵贼父子既遁闻被系于缅甸八年命公与尚书下缅甸取贼仍宠赐以行时缅人数报送至而潜以金楼船载贼离五十里而不至尚书谓公曰此给我也过江则絶我归路且瘴疠将发不乘此而翦之可乎于是诱缅人聽赏公则往焚其舟大战一昼夜其贼首已先去贼子思机发之在孟牙者亦遁去尽俘其妻孥象马以还破其寨二百余处熨夷遂宁九年还上复亲宴

劳加禄五百石赐白金百两彩段十表里楮币一万贯金酒器二副鞍马一疋以宠异之公之子雄见贼去亟率汉达官军三十人追杀不及而贼已扼其后众寡不敌遂自刎沈于江时年二十四其三十人亦从之死上嘉其忠勇赠懷遠将军彭城卫指挥使十二年卫拉特遣使来朝谍者知托克托布哈及额森俟使回即分兵入寇上命公总兵御之公至境严耀威武贼引去召还嘉劳甚至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忽感风疾薨于家距其生洪武庚申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讣闻上震悼罢朝遣礼部尚书胡濙等谕祭前后十四坛及赐斋粮孝布明器等物追封泾国公谥武勇命工部营兆域于榆河乡泥井里先茔之次而以其年亡月六日葬焉既葬越月而瓦剌复寇遂有土木之变使公在岂遽至是哉其冬以公之孙琬袭爵掌左军都督府事成化初佩平羌将军印充总兵官节制甘凉诸军既而守备南京营中军都督府事忠毅简亮克绳祖武而雅好文学达古今事变为时所倚重公薨后二十五年而隧道之碑未立琬状公勲绩来请予虽不获接公然慕公威望久矣而与嗣侯交且久闻公性淳厚体貌丰伟平居谦退如不能临敌则奋勇敢前以一当百故起自徒步建立殊勲追封三代列爵五等与国咸休也可不载诸声诗勒诸金石而使之显示永久哉公初娶李继李皆赠封侯夫人子男五长义患足疾以琬封定西侯后公七年卒次即雄次谦次让次諫女五长适杭州前卫指挥使李刚次适密云卫指挥使刘容次适后府左都督长子冯泰次适羽林前卫指挥使李秀次适富峪卫指挥使张勇孙男五长璟蚤卒次琬曰琰曰瑾曰瑜女五武强伯杨能会昌侯长子孙琏永庸侯长子徐昌遵化卫指挥使张琦其壻也铭曰

皇明开天六合重辉繁维蒋公世际龙飞起自淮甸继奋燕山义旗所指克济于艰天位既正屡进其职从定交南复征迤北蠹彼元孽扰我邦圉公往御之西凉以宁蕞尔麓邦负固连衅公复剿焉南荒以顺爰自左枢超登五爵貂蝉峩峩为时李郭龙章凤诰三代同封铁券金书世永弥崇公之忠勇所向无敌三边之靖式昭帝极茂绩方殷公忽长逝天子兴嗟有赠有谥有祭有葬有爵有嗣诒孙有谋以燕翼子生荣死哀时孰俪焉公虽云歿遗风凛然榆河之乡泥井之里琢石刻词以彰来裔（公孙琬字重器年十六嗣爵定西侯表谢凡五日命掌左军都督府事英庙复辟命总府军官兵之隶大营者天顺壬午入典宿卫今上嗣位初立十二营命统其一寻诏佩平羌将军印总兵镇甘肃至镇坚堡壁严斥堠请和余积边储佐战守西人赖之壬辰诏还副守南京兼总操江上六事曰足舟师利器械诘奸慝备战船严禁令恤病军凡千余言大畧谓南京国家根本长江为南京藩篱控制之道宜重诸镇甲午召还仍掌左府兼督十二营时灾异屡见复上六事曰预防邊衅曰保障京师曰避任禳灾曰暂息操军曰屯田富国曰修饬戎器丙申命兼总神机营戊戌进太子太保甲辰秋敌人入边边将失利诏佩征北将军印总京营兵往御之至大同自野口门出考按形势授方任能且四遣谍觇敌敌徙帐北走乃檄诸路严警遣兵援威遠平敌偏头關遮斩十余并获其战马以闻复出临大边耀兵而还上言敌益遠边输益困请班师许之乙巳诏修灵济宫命监护未成而得疾有诏加恩文武

大臣即卧内进太保兼太子太傅越明年七月十四日卒追封凉国公谥敏毅葬都城西泥井里先莹得年五十有五蒋氏先世虽居扬之江都远祖实居歙之蒋家坞尝言于朝请下有司还其先墓田所在诏从之自号筠清公暇即临帖赋诗以自适宾客过从觞酌竟日所著筠清轩集十卷奏议二卷杂文一卷)

沾益守陈公（济）传 家乘

公讳济字伯舟休宁陈村人定宇先生栌之从孙也少负材畧元季从乡兵保捍乡里丁酉天兵下徽州隶卫国公邓愈从下江西授百户调守永新剿平羣盗招纳降附公功居多洪武十年请老以子余庆代职十四年新平云南朝廷记其功诏起为云南沾益州知州优畀禄秩抚安诸夷州境大治余庆征南歿于阵诏遣行人成名谕祭命次子彝袭升天策卫副千户二十九年以屡战有功升清浪卫指挥僉事永乐初从征交址卒子忠袭正统八年征麓川歿于阵子节袭升指挥使屡以征苗功升湖广都司都指挥同知卒子景袭武昌左卫指挥使公累世以忠勇闻墓在陈村月形原岁久为里人侵墓族曾孙彦威闻官复之

明威将军沈阳中屯卫指挥僉事程公（恪）墓志铭 家乘

公讳恪字彦彰故赠兵部尚书兼大理卿讳晟府君之中子太子少保襄毅公之弟敏政之叔父程氏世居徽之休宁出梁将军忠壮公之后族大以蕃具程氏统宗谱及先莹之碑其居陪郭者在国初有安定忠愍侯以勲烈闻事载实录其兄之子征君讳杜寿尚书之考也以詿误隶尺籍于河间再世矣至襄毅公与公始奋迹文武以为其先人之光今不幸皆下世公则无憾而为其子姓者何所恃以为归乎于是敏政闻讣为位以哭又序而刻其墓中曰公少为父母所钟爱襄毅公亲督教之然公志武读书之暇辄复私出与少年习骑射及诸戎事业已精而襄毅公始知之曰是亦足以显矣正统己巳之变守臣以将才举于朝少保钱唐于公方督诸军事立公阅武场亲试之能奏予官未上会敌入大同公上书乞自劾从大将往遇贼于雷公山先登陷阵军中以为勇分援代州与贼战城下连日夜解其围又以选兵劫其营于西峩口夺还其所掠授沈阳中屯卫百户天顺戊寅襄毅公视师辽东公从至金复海盖诸州而还敌入陝西公复从尚书白恭敏公出固原时大雪不知敌所在公率探骑自间道覘之于红崖川还报幕府乃发兵捣其营于达喇齐公亦生致部长一人入奏捷赐宴赉升武略将军副千户四川贵州山都掌之蛮屡叛杀边吏襄城侯李公奉诏往讨而以公从时襄毅公督诸军事公不以自骄愿分隶偏裨下其豹尾箐及海纳诸寨而五村峒号天险公复与敢死士连破之俘贼甚众并获铜鼓数十成化初凯旋升明威将军指挥僉事加赐赉初公率练所部士于京营十年至是乃用荐还治卫事又十余年而疾作矣公性易直有懷即吐不喜齷齪士人有不可面折之不恕喜饮乐游遇文人韵士雅歌投壶必倾倒乃已然事两尚书府君及祖母汪夫人母张夫人极孝谨受责不敢措一词居丧泣血比于孺子襄毅公以刚闻天下公事之如父不命之坐不敢坐其待内外亲媼虽甚所不足者栝杓间随释无宿怨其居官

未尝以腴削为事故不以田宅服用不及人为惭此皆敏政之所亲侍而知者不敢溢美以重不敬之罪也公生宣德己酉五月十二日得寿六十以弘治戊申二月十八日卒配刘氏封恭人子男五长敏聪当世公官次敏芳次敏哲次敏宏次敏坚女五长适大同中屯卫指挥钱铎次适沧州守御千户赵瑛次适沈阳中屯卫指挥曹澄次适千户舍人何玄次尚幼忆丁未之冬敏政奉诏考士于南京还取道河间候起居时公已属疾执手歔歔不能语久之岷然起呼酒相慰劳令尽觞曰后恐不复见汝矣呜呼言犹在耳孰谓此别而真成永诀也哉公墓在祖莹西南葬以卒之岁四月二十七日铭曰

程显江南孰阙其逢明威奋扬为北之宗北伐南征克世其武孰浚其祥忠壮维祖纒金曳紫亦孔之荣胡命之淑而不永龄奕奕崇丘瀛东之里公安于斯我悼曷已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八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列女）

歙章孝女双庙碑 郑玉

按新安志歙县人章顶二女与母程登山采桑母为虎所攫二女呼号搏虎虎遂弃去母由是得免刺史刘赞改二女所居合阳乡为孝女乡且复其家观察使韩滉奏赞治状朝廷特赐褒迁事载唐史今郡城之南二十里若桥若村若里皆以孝女得名即孝女之故居也村南五里许有山曰二姑岭亦曰义姑岭者孝女之庙在焉岁久庙废岭仍存故名予尝过其所访问父老犹能历历谈孝女事为之徘徊太息不能去者久之南里洪节夫氏闻风而起慨然以为己任即村傍青山庵之前轩四楹为孝女之祠肖像其中且为买田以供香灯之费而命章氏之孙住庵曰觉旺者掌之予又得请于有司命长吏岁时致祭如我国家故事于是书其本末使刻庙中夫以二女子之微而能制猛兽之暴岂其力之所胜哉盖其衷诚之所感化耳方其母氏为虎所攫二女爱亲之心勃然而兴发为忿勇震动林谷有不期同而同者当是之时二女惟知母难之当救岂知己身为可惜故宁陷虎口而不自顾虎亦为其所化而不自知且天下之冥顽不灵者兽也兽之至暴不仁者虎也虎且化之而况于他物乎况于人乎观于二女之事则凡人有所未信物有所未化者皆在我之衷诚有所未至也岂人与物之罪哉千载之下想而像之二女之英烈犹凛凛生气况于当时乎况于亲见之者乎其见褒于朝廷得祀于乡里不徒然也祠庙湮废若此岂人情也哉然则二女祠庙之复有不可已者矣自今像设方严祭祀时举过其祠下者孝爱之心油然而生妇人女子亦将观感而化矣其关于教化系于人心岂细故乎因为诗三章使歌以祀孝女并以励风俗云诗曰

嗟弱质兮閤閤发至勇兮至仁鬼神兮威动猛兽兮服驯山高兮崔嵬水深深兮湫且洄山高水深兮天宇开双鹤交飞兮孝女来生人兮林林习俗兮日已沈仰遗风兮

如在慨千载兮良心

聂夫人墓铭 李靛

夫人姓王氏歙州歙县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盖富家归于乡人聂君世卿今为南城主簿聂君之曾王父某王父某不仕考某赠礼部尚书兄冠卿终翰林学士凡仕者数人族大以蕃而夫人宜之为妇孝为妻顺为母爱而不弛事姑三十年未尝薺芥既自治其家举有法度于邻里乡党庆吉吊凶以喜以忧若在已然见人乏絶志于调救力不足不能自己教厥子必以礼义荣辱故克有成长男武仲进士及第其次南仲微仲恭仲皆好学女婿程某闵某汪某亦为士季女未许嫁夫人每敕诸子曰亟自立汝后显荣吾不见矣皇佑三年来南城未及安宅梦人告曰尔在此二年而已五年疾病时武仲与礼部籍奏尚克闻之已释褐有书至不能言矣夏四月十一日卒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载其柩还乡以某月某日葬于某铭曰死生命邪圣人罕言之虽其有命其可自知邪夫人教子谓不见其仕及其登科而母死矣岂知而言邪抑偶然邪二年之意形于梦寐彼何神灵而告之丁宁邪武仲有文采诸子颇聪警姑务于德以求扬名则亲之魂魄其不荣且幸邪草露溥兮松风凄兮生者能几时死者无穷期万物皆如斯又何足悲邪

记程叔清女死节事 罗颂

始方腊来寇时歙县人程叔清家避地于城南有女年十七父母计曰我等处此不幸则死独此女年色方盛万一辱于贼何以见族党乃呼谓曰吾州之俗尤以淫为讳尔良家女也足未尝出闺闼贼倘以兵胁尔当奈何女曰儿岂从贼者必不可当以死拒之亲族又从旁审其语女因取所携衣囊负以趋且为见执骂贼状父母喜曰果如是真吾女也吾闻死于兵者用道家说醮九幽则能升济魂魄尔勿虑女笑曰诺明日散处东塘山中女适为贼所遇贼好谓曰吾以尔归圣公毋忧不富贵女曰尔辈欺天害人狗彘之不若何圣公也贼胁以刃曰不从吾言必杀若女曰我知有官府不知有贼贼先断其髻益以好语诱之女且唾且骂贼知不可屈刀乱下溃其尸乃去有二儿隐旁大石下备窥见本末为其家言之皆悲喜因葬东塘山中

汪居士夫人朱氏墓志铭 胡伸

夫人朱氏歙之婺源人其父曰郢大父曰维甫曾大父曰昭元皆以积善称于乡间夫人未生前一月芝产于其母寝室及生遂以命之年二十三归同邑黉溪汪居士绍子传有子二人长曰存公泽次曰仔公■〈弓弓文〉夫人年六十七而终后六年始卜葬吴村岭其终也以大观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其葬则政和癸巳九月十九日也夫人为女对父母不敢嚏咳唾啖父母衣服中帮厕踰皆自漱浣取羊若豚刳刳菹醢而进之父母食之未尝不既也夫人为妇事舅姑弥孝箴管之余时其寒燠甘脆滫瀡以待食之尝否居士有弟七人有襁褓髻髻者夫人即助其姑抱哺冬裳夏葛费取其奩劳出其手春秋享祀取大镬小鼎刀匕樽俎必宿涤濯夜半辄兴肃肃踏踏身作享具汪氏中表时节嫁娶祭葬往复厚薄悉如姑意居士喜儒客有过居士者夫人必议酒食或鬻质家具而居

士固莫知也夫人为母日夜勉其子以学归必问所与游者贤所阅书多即喜或少懈辄怒为不食于是存游学四方贡礼部入太学周礼毛诗尚书皆通其义因诗鸟兽草木遂推寻中国动植各物以至四夷海外瓌形诡状飞走荣枯之由因尚书日星山川遂究风雨电雷霞虹霹雳怪云变气名山大泽瀛海天河消息往来之理自清浊剖判之后推之至于天地未分之前太虚天地之外存既尽得其说乃欣然曰先王制礼一形一器精粗表里存知其端矣又因孟子放辟邪说则悉购百家所著之书杨齐生死何爱一毛墨守清庙何以非乐龙困之剑黄何以坚白何以利耒取何以不竭影飞何以不动钓何以有须海何以有裨譬如发兵捕贼先探其穴故必一一索其言之所从起又自五季唐隋考之至于炎黄以长历甲子聚年月并世盛衰品人贤愚迹其治乱兴亡所以然有不喻则思思不得则问数从予质问所疑仔少存十三岁见其兄精通益奋励陈书篋六经在前子史在后读之声琅琅然夫人教其子如彼而二子皆能力学如此夫人之疾也自度不能起呼子孙环立与诀神色不昏将敛发笥无绮绣靡丽之衣女两人适里中王服之俞美成存旧与长侄偕学相友善孙男四人曰全企弇令全习周易孙女五人予年十四与公泽鼓篋鄱阳今余二十年矣愈益知其为人公泽者孝友修洁人也托其友及上舍弟楚卫彦忠状来为其母请铭于予冀以传其后世予为之铭曰

女孝如何怡声降气妇顺伊何日用甘旨妻顺其夫母诲其子无曰未贵有礼有义无曰逾贫有子有孙即高大之于公之门

尚书吏部员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圻志 朱熹

先妣孺人祝氏徽州歙县人其先为州大姓父讳确始业儒有高行娶同郡喻氏以元符三年七月庚午生孺人性仁厚端淑年十有八归于我先君讳松字乔年姓朱氏逮事舅姑孝谨笃至有人所难能者以先君校中秘书赐今号及先君卒熹年才十有四孺人辛勤抚教俾知所向不幸既长而愚不适世用贫病困蹙人所不堪而孺人处之怡然干道五年九月戊午卒年七十生三男伯仲皆夭熹其季也尝为左迪功郎差充枢密院编修官一女适右迪功郎长汀县主簿刘子翔孙男塾埜在女巽允皆幼越明年正月癸酉葬于建宁府建阳县后山天湖之阳东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远不孝子熹号慕隕絶敢窃记圻中如此昊天罔极呜呼痛哉

汪母夫人吕氏墓表 汪珙

夫人姓吕氏（阙）文仲之后故某府某郡马长女先皇帝简王之外（阙）性贞静不乐华靡父母钟爱之邑中汪氏亦令族（阙）誉谨于择配夫人归之即故将作监丞若容季氏秘书丞若思仲兄也时舅先逝独太恭人洪氏在堂夫人晨夕侍养不少懈补纫澣濯皆身为之尤善候颜色顺适其欢心而太恭人于夫人笃爱亦至夫人以不逮奉舅氏每春秋相祭祀灌奠尽礼或馈之蔬果时饌亦先荐然后食太恭人春秋高而秘监公又各羈宦寓门内男女夫人嫁娶如一不觉有纖毫厚薄御僮媵百余辈使治居第生产皆秩然有序夫人于汪氏亲族婚丧吊庆礼行甚谨然未尝辄自往族有贫乏不给

者遇阴雨风雪辄蹙额不乐遣苍头致缿絮束薪负米往遗之太恭人没夫人哀毁踰节
丧葬有礼而若虚伯仲及除丧又即仕夫人教诸子侄甚严虽隆暑不冠带不许见聘名
师程课之蚤莫不少替已而诸从子居信行者曰珙登进士璜授司法叅军澄授太湖尉
夫人不为无助夫人生于贵族长于富室而归于宦门无毫髮骄吝雍雍如也至于组
织绣之事则率羣婢或夜分不已夫人生政和五年乙未歿淳熙三年丙申享年六十有
二子三人长沆次淙次淮福州福清县尉孙镒锡铸等十一人以歿之三年季冬月日奉
夫人柩葬邑西中鹄乡丛睦坊后山之阳呜呼夫人以孝敬事二亲以圣善训诸子以仁
厚成一门是妇德母仪具美而无愧者矣引而伸之闕雎鹊巢之化岂甚相遠哉予不肖
辱夫人从子念葬已久冢上之石未有刻文谨按叔愚程君状抚其节使揭而表诸墓

程给事中母宜人胡氏墓志铭 周必大

宜人胡氏故朝散大夫致仕程公晋之之室今给事中叔达母也徽州黟县人其先
有名育者仕晋为新安太守因以占籍其后名星为萧梁太常卿既没而庙食族系日以
蕃宜人曾祖德懃祖义璇俱隱迹弗耀父献卿好贤乐善一乡称长者生五女尤怜爱宜
人谓必为名妇闻大夫早有贤誉故以归焉程氏衣冠蝉聯与胡氏世通婚姻大夫祖母
太硕人世母咸宁郡夫人母太孺人皆宜人近属也始嫁翁姑高严娣姒如云宜人恪共
盥饋勤劬宾祭承上接下动有法度中经乱离褚篋一空约身缩用助大夫经理家事秋
毫无妄费至资其子宦学四方则略无所靳给事以是少年登进士第解褐归拜重亲里
闾咨美翱翔仕路风节议论日益有闻入佐天府大夫宜人年皆七十余休沐必娱侍西
湖上间登天竺诸山诸孙先后扶携二老人辄却之曰吾方健汝母忧居亡何长子叔向
季子叔豹相继死宜人始忽忽不乐颇苦微恙给事亟求守通州以便养未行擢登御史
府进左司諫数请外上固留之宜人亦曰吾念二子耳汝之去留我何择焉悉心报主所
以慰我心也给事乃不敢言明年宜人竟不起实干道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寿七十有五
后十四年而大夫卒宜人生三子给事其仲也二女嫁汪允迪黄珏孙男九人璫镕鎬早
世铉从政郎荆湖北路安抚司干办公事锡从事郎婺州兰溪县主簿钰钺鋈未仕孙女
十一人曾孙男五人镇孙子八未名宁孙子六重一早夭宜人初葬县之长遥山大夫以
其地下湿别卜地于北山亭古城培之原淳熙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甲寅葬焉给事之为
少尹也某备官于朝一见如故知每闻宜人慈惠肃敬四德兼懋知古今通释氏书常敬
仰其贤又闻翁媪偕老子孙方昌怡怡愉愉百顺具备未尝不自恨不天不复有此乐也
踰一星终复与给事直禁林侍经帙承华情义款密举朝莫拟给事每云吾父滋老欲
改葬吾母而未敢它日尚属子铭予敬诺已而给事以直龙图阁奉祀归而大夫没书求
践言其何可食铭曰

婉婉肃莊以承尊章俭勤静方以从其良择邻储祉又焘厥子展如夫人不曰贤矣
匪劬其躬孰报之丰谓或不信盍观初终相彼新阡有原膺膺利其嗣人以奠终古

孺人陈氏墓志铭 洪迈

休宁于新安为县于县有滕溪于溪之人有陈氏男尽为名人女尽嫁策策知名士故同里程承事君讳畎娶于陈得今夫人夫人处士与之女也自其幼时实能起孝敬事父母嫁移诸舅姑舅没姑亦老夫人季于众妇独身忠养之调停节适委曲至到二妯良以为弗如姑亦曰季宜我程氏春多祠正月率朔迨晦夫人与鸡俱兴湘濯烹孰必躬亲乃荐宾延师资整训诸子拊卑承尊礼法周备东西家时节相往还人人意满去无一退言有负己者异时用缓急叩门称力为之尽不以前故芥蒂于是闺门之称震远近如一辞承事君申申安安内得奇助见其子大昌名进士底闻成家承事君即世夫人教余子愈益力中女择对未决大昌官太学得婺士杨大法于诸生中归以女曰壻如是何必嫁官人未几杨优入舍选将对策大廷即除官闻者证夫人贤有识大昌由学省入佐著作秘书至驾部郎直皇子庆王讲夫人享恩封安舆就养母汪在乡里年考高辄再岁一归宁他日归驾部拜乞留留少须臾而汪以病告载星徂南胗絮汤饵浹日而永诀爵踊鬻弥如孺儿之初去乳保曰吾不蚤侍母今舍我吾生复何憊时春秋六十有二矣法不致毁竟以病病且笃子妇薪食肉辅病牢不可气息憊然逮于不能病遂以卒隆兴之元年十一月二十有六日也凡六男子驾部君最长次淑昌全昌世昌道昌其最少曰文昌亦以材为博士弟子大女适朱庸季适吴辉夫人氏之丧驾部谒急府王厘尚方珍锡以贖为观瞻者荣驾部吁哀痛中卜宅兆未得去年之秋异人感于宵梦褐衣长髯白云皇父氏来告曰有竈直良在朱之原山川翬翔后其炽蕃而庀而役冬当获旃觉而淬于墓师物其地地与梦協将以祥之明日大葬驾部君哀未尽能自割以礼使来请铭曰吾母亡矣而有不亡者寿能寿吾母者子也予与君知闻十五年久同僚于三馆为甚厚铭何说以辞其词曰

孝敬其身之本诸蹟也乡闾我仪之善斯则也有子实昌之天报格也耄龄不崇之寿胡嗇也卜宅谁朕之神告嘖也矢诗以扬之诏于■〈口画〉也

夫人金氏墓志铭 汪知言

夫人讳妙湛姓金氏徽之休宁人故吏部尚书徽猷阁学士忠肃公之女淑人张氏所出也尚书以儒学起家事高宗为殿中侍御史事孝宗为给事中以劲直名世平日谨许可夫人端莊纯静肖之宜重于求配故以夫人妻同郡歙人朝散大夫通判常州汪公择善嫁时通判之祖朝请大夫司农少卿总领湖广财赋讳叔詹父朝请大夫直秘阁知江州讳若海俱无恙总卿春秋高多子舍日食家百口外内属皆尊行夫人奉事唯谨不见微有亏缺秘阁负遠略长策号有志当世者方从官遠游而通判兄弟终鲜得夫人当家事專致学问于书无所不读通判字从之新安士类于今称数博雅放肆下笔妙言语者必曰从之系夫人与相其善也秘阁蚤世姑太硕人赵氏实循王子性严重不可忤夫人能顺适其意事多有所济阃政缓急之宜族党指以为家法太硕人晚多疾通判自辍院告归忧不能暂去其侧两得邑不赴上暨庙堂起公为余杭辞不获命夫人留侍太硕人于家昼则忘食夜不解衣药饵非亲调不以进以故通判纾其忧以政声闻畿邑而太

硕人亦忘其疾之属己也计夫人无娣姒之助独养姑者二十余年始终犹一日又门大族衍处人之所甚难者每燕闲自如临事仓卒整暇区处不苟无失色于喜怒不挠志于悲乐趣向莊雅服御素约与为等夷者有礼以孚其情逮下无一毫嫉忌残忍之意卒之日疏戚贵贱哭泣之哀皆曰如夫人不可复见也子男五人长时中承直郎知鄂州嘉鱼县次时敏迪功郎宁国府泾县主簿次时发时尹时亮皆进士通判先夫人捐馆五年而诲诱愈力駸駸成立惜夫人不及见矣女四人长适奉议郎知处州龙泉县李允升次适进士程有华次适修职郎新常德府司理叅军朱扶次适文林郎江州瑞昌县尉吕伯闇夫人享年六十有四续封安人绍熙甲寅十月二十八日寝疾于古城里第一日而逝诸孤卜庆元乙卯九月二十五日葬于古城北塔干之源以铭来请知言敬观夫人行事是不可不铭铭曰

名家之娃名门之妇士贤以妻子才成母吁嗟夫人无憾于兹新宫其闕尚永有辞（时中于墓下立祠祀公与夫人割田创庵曰崇福元末僧易庵为寺撤其祠七世孙俊德闻官复之具周原诚记）

孺人叶氏节义传 章如愚

予顷谪南安过贤女祠阅壁记乃南康县吴村刘氏女及笄父母许以适蔡氏已而悔之更适吴氏吴氏卒又欲复以归蔡女曰先使我弃蔡从吴又欲从蔡是重负吾乃自沈于江而死乡人义而祠之又观隋李德武妻裴淑英读烈女传见称述不改嫁者乃谓所亲曰不践二庭妇人常理何为以此载传记乎吁人能悟此理为常则人伦正而天下治岂非世道深幸今吾乡叶氏女许适程氏未及婚而程氏卒叶氏请于父往哭而为之衰冕其亲从之子为其后中外钦服州县上其事于朝特赐纶命曰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此人之至情也尔生于儒门有淑其行方以身许人未谐醮礼而竟以栢舟自誓往抚其孤岁月既深冰霜益厉真有古烈女风朝廷虽尝旌赏之而所以示节妇之劝者礼犹未备是用封之初品表之坊额仍下史馆编摩以传不朽贻我彤管庶以弗坠可特封孺人虽然三月而庙见称来归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曾子问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郑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今叶氏虽着纓之有系而结褵之未尝纒诺婚于程程物故往服其衰抚其孤以终其身于礼未之前闻吁世道衰漓夫妇敌讎者往往有之一死一生交情顿背于前日望叶氏之高风得无愧乎朝廷不吝于爵赏诚有补于风化云迪功郎史馆编校文字山堂章如愚撰

曹季女述 曹泾

弘斋夙与程乡贡一震泽民善咸淳丁卯处其馆以长女许其侄英子飞其秋予再贡明年第十二月十五日辰时季女生命名曰昌以予待次昌化簿也癸酉冬长女嫁甲戌二月之官季女最幼昌也纒六岁其貌厚而资性纯明老少皆爱焉国事急乙亥正月归丙子正月遂革运车马惊怵泽民挈内眷来寓予家与昌女稔喜之既去泽民次子子

鲁希曾戊辰生年相次以是媒亲甲申正月泽民迁居长塘之北濬七月二十四日忽报泽民病革是时昌子年纔十六未笄也二十七日遂行至逾日而泽民卒矣然姑氏贤希曾贤其生母与嫂俱贤无不安者丙戌十一月初三日戌时生男名之曹寿己丑闰十月十一日午时女爱娘生吾女嫁早可怜得男早可喜然去六年余希曾病矣辛卯岁十一月十七日希颜警报至予疾走视之母妻相泣不能言予亦泣明日死矣为之胆落心碎死者固不复生一寡二孤其何以为生也赖姑氏以下俱贤吾女性资明达能识三纲之道而又坚忍故知其必能持节抚孤也去之四年为乙未岁六月十七日伯母俞氏死十一月八日姑氏死将家门之多故抑吾女命薄之遭邪吾女持守愈坚送死恤孤孝慈纯笃至大德八年甲辰正月二十有四日男寿翁即曹寿一十九岁娶矣至大元年戊申三月二十二日申时孙男曰申一生矣女爱娘许藏溪汪节推之曾孙言将结褵而吾女亦四十矣然吾女自甲申出门后十二年之间三年之丧三焉麓衰多于鲜华悲哀溢于欢娱何以堪处夫妇之聚首尾七年而第七年间始之救病继之哭死前之怵迫忧虞后之痛楚悲结何以为懷若此者在丈夫处之尚有不能无变者吾女以一女子铁心石肝而始终一节内外无间言不亦难矣乎天之覆物生物信矣而日月不照覆盆雨露不入顽石则夫自求多福者岂不自斯人之身而培之哉稽之前闻妇人早寡有子而能守者其后昌大欧阳公四岁而孤其母盖三十岁闻魏公亦四岁而孤母年二十有五夫当母寡子孤时安知其后之必昌大至于如此然而卒至此者一则祖功宗德所积者厚次亦以厥母之执义字子出于至诚造物盖深悯焉而以是报之也吾女以二十三岁而寡履艰茹苦有二氏之所无者则天之福其后也宜何如书此付外孙寿翁谨收之世传之以无忘乃母之义而又战兢自持孝敬弗懈庶几获显扬之实以窃附先贤之后然轩冕倘来者外物也人之所以为人求其在我者而已戊申五月十日弘斋老人述弘斋谓谁曹涇清父也今年七十五岁

程夫人齐氏墓志铭 程文海

新安处士程鸣凤之夫人齐氏年五十有八以至元二十有六年五月八日卒又明年十月某日葬里之长原又二十有三年处士命其子复心请铭于巨夫同宗也夫人讳静真世为鄱阳大姓祖某父某母某氏幼孤无兄弟鞠于从父从父怜而爱之析其产半以嫁半以立其父后为父后者弗承厥家家破并夺夫人产以自益夫人既归程氏或劝处士言之邑夫人止之曰从父所以立先人后者顾以承宗祧也不幸而至于此复以我故而罪之将如宗祧何处士曰吾意正尔乃止事后姑尽其孝相夫子尽其顺治丧祭婚嫁赋役延名师以教子常易衾具以济其乏慈俭雍穆仪于内外临终犹戒其子善事其父治丧勿用佛老呜呼可谓贤矣子男二若水复心皆贤而文复心上四书图说将与秩以父老引年以本郡儒学教授致仕时年六十孙男二暹逊女二长适顾某曾孙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铭曰为孝女为贤妇为慈母而早死使存也始与夫子偕八十有四而死也二十有六年吁其天乎

程孺人汪氏节孝传 阿尔斯兰哈雅

孺人姓汪氏讳淑正休宁西门人建宁路教授芴之女也是为休宁县尉陪郭程君隆之冢妇永盈仓副使忠甫之继室孺人生而秀颖喜读书言动必以礼及笄父母为择所宜嫁无可意者教授夫人即县尉女弟而忠甫妻徐氏早世因其请遂以归焉县尉当国初尝倾家赀冒白刃说止屠城之师坐是中圯孺人以勤俭佐其姑何夫人竭力经理家以复振县尉之卒也朝廷录其功授忠甫官孺人益以清慎相之未几忠甫卧疾间语孺人曰先子有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我如不起子将何如孺人曰此君家法我为君家妇当死守复何言忠甫曰若是何憾忠甫卒孺人年二十九号恸几殒者数四时长子一周次方乳中何夫人在堂瞽而痿有监郡者闻孺人容德且孤苦也托媒媪探其意孺人艷然曰我何人女何人妇敢尔相侮即前趋媒媪摔其首搥其面爪血淋漓且大骂曰监郡风化之首而为此等事何面目见吏民乎族党闻之动色叹曰烈哉虽古节妇何以加此孺人事其姑左右扶掖随意所适凡数年丧尽哀祭尽礼二子稍长皆口授之诗书成诵乃遣从塾师各为之娶妇年七十有五而终二子者长观次岷皆克世其业

论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固非待讲之而后明督之而后能也彼名士大夫乃欺君卖友无所不至岂非失其本心而自绝于天之所命哉若程孺人汪氏之节孝谓非出其天性之美不可也而况世风阉德之相成有素哉宜其所立之卓有足以裕后而范俗者矣

孝节黄母吴夫人墓志铭 虞集

皇庆延佑间相国李公孟以旧学得君行政时莫与并黄一清自徽之新安来相国悦之将荐以官一清曰母老不愿仕也相国赋诗赠之如平生欢天下传诵朝之大夫士交为之美颂是时中书礼部用其郡县所上状言黄母吴氏休宁儒士仲礼之女也年二十余丧其夫元珪舅姑皆在家素贫舂绩以为食甘旨无阙教子有法舅没卖己衣具葬姑病常在床或中夜痛楚呼号自始侍病至终数十年每废寝食犹极至爱无几微厌倦及丧之又甚哀今四子六孙皆成立善养宪司廉察得实法当旌表其门下县令表之如章一清归相国终念之以为杭州路教授便养母曰辛苦已分也敢谓见知于时是相国之恩不可忘子行辞谢相国矣宣徽使王公廷献画一清隐居十景图而咏之翰林学士元公明善在诸公中最严许可独至一清母子无讥词时人以是异焉母常病一清梦神人授方须啖蜜疾可已山中蜜非时不可得夜求别村道有虎为一清避去人以为孝感母卒时年八十五子一麟一凤一清一鸮孙曰权聚俊晋绍胜浚为徽州路教授晋为国子伴读母之墓在其蓝田飞凤山铭曰

颍颍新安道义之都教存久深人遵义途岩岩五芙蓉是弱孤艰极名成有表里间闾表其生墓藏其终石有文焉所职允同（徽在江左万山中妇人言不出捆无非无仪吴夫人孝节以其子秋江征君之贤名闻京师生有陶母之风没有韩公之铭盖不朽矣人子以是报亲不既可乎天厯乙巳十一月甲子翰林待制新除艺文少监长沙欧阳玄

谨识)

节妇汪夫人传 程文

夫人名悌婺源下港里程文昌女也四岁父死于兵事母汪以孝闻伯父草庭先生怜之选嫁名家子汪德裕生一女而寡公姑惧其不能安也使问之对曰妾不幸夫亡尚幸公姑在得备奉养何忍更适人或劝之曰夫人年少无子不以此时从良夫后将何悔夫人曰吾闻女不事二夫夫天也天一而已夫死而遂去之是背天也背天不祥或又曰夫人今嫁幸而有子不犹愈于持孤身托冷室乎公姑固不汝望也何乃自苦夫人泣曰虽然吾父蚤世吾母守志数十年至今吾身一为汪家妇知死汪家而已奚恤其它里之富人因媒妁具聘币伺间以请者数辈夫人卒不许家贫纺绩自给课童奴树艺岁时奉祭祀如夫在时公姑卒丧葬尽礼今年七十余矣老犹执女工不倦闾里姻戚称夫人之德无间言初德裕从弟泽民幼附夫人夫人子畜之及泽民长乃立其子梓为德裕后以奉夫人梓事夫人益孝谨如实生己

程文曰予从阁老著书睹春官旌表节义事甚悉率多京畿内郡之民间闾幽远盖罕焉及读陈助教绎曾作夏侯玉珍传许许乡善录载许伯冬妻颇与汪夫人类皆节义卓卓羽翼名教朝廷着旌表之令以风劝天下而有司莫之省使至行郁堙不显白于世悲夫予弟为平江幕官尝言某帅妻诣官自陈愿上所受封比齐民得再嫁呜呼以礼坊民犹有踰者若是哉予故论著汪夫人之事以俟察民风者览焉

程夫人李氏墓志铭 贡师泰

婺源环溪程夫人生七十六年而卒卒五年而葬里之炉源鱼墩葬二十年为至正二十二年辛丑岁其孙致和避地建宁闻予以使留三山乘小舟而下执其乡先生胡初翁所为状来请曰致和祖母故宋潭州通判乐平果堂先生李公睦之季女也因归附后先生隐不仕尝过吾里见吾祖旅舍中与之论学而知其造诣也许以夫人事焉吾祖讳良金字玉渊夫人既归事舅姑以孝遇姻族以礼处内外以和相夫教子克勤以顺年三十余有二子四女长则先君讳万善年甫十三而吾祖歿诸孤戢然在髫稚中门户单薄赖夫人以克树立使程氏子孙有田可耕有屋可庐知诵诗读书以不流于他业者皆夫人赐也夫人晚年尤好施与见乡里饥饿废疾者辄戚戚不乐必思以济之乃己己巳壬申二岁亢旱父老徧祷不应众两请具夫人姓名祝告之果皆大雨今吾里不幸陷于贼而致和又流散至此不得以时展省坟墓顾思祖母恩德实痛于心愿先生志而铭之候时清宁将归刻诸墓焉致和善学而敦行予与其从父礼部员外郎文为通家友而江东所值患难又相同闻斯言也能不怅然为之兴感乎遂铭不辞铭曰

鄙李季女于程之从于母有仪于妇有容副笄童童执奠于宗盛年而嫠眉寿而终维尔子孙孝思无穷既垣既封亦拱其松刻铭墓道庶永休风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九

(明)程敏政 撰

○行实(列女)

蒋贞妇传 宋濂

蒋贞妇德新世居歙之黄山自幼莊静父忠甫为之择配鲜有当意者年二十有八始归同郡罗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诸孙家法素谨贞妇奉尊章处先后咸底礼度中外称之弗置至正壬辰蕲黄妖寇起破州郡屠刘人如割草菅蔓延将至歙宣明散家货募兵保障乡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军复者再三宣明功为多癸巳夏四月元帅沙布迪音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义俾分筑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索于用兵其计无所从贞妇尽售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忧乙未冬十二月祁门黟县恶少年构浮梁剧盗来歙宣明谓贞妇曰我素负杀贼名贼必不贷我汝宜相从军中如何贞妇曰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子独不闻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砦栅颇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爱勿以妾为念也遂洒泣而别丙申春正月歙城复陷宣明请兵江浙行中书贼闻宣明妻孥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大雨雪寨破贼大肆焚掠初贞妇以宣明从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炙行觞命左右醉饱以二子驴儿马儿属苍头奴詹寄詹胜宝曰事势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决矣然不可使罗氏无后汝宜护二儿还主翁也言讫胜宝负驴儿出媵人挟马儿继之贞妇又继之遇贼石崖上贼遂褫其衣贞妇力拒贼攫贞妇发贞妇啮其臂爪其面出血骂曰死狗奴汝何不杀我贼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坠崖而死驴儿见母死哭骂曰贼贼争忍杀吾母他寇曰何等小物敢尔邪横槊刺其背死胜宝遁寄不胜怒执木戟击伤数寇与媵人皆遇害日将夕寇退贞妇从侄蒋志道从积尸中缘崖下见贞妇尸如生傍有衣篋类物窅窅然动启视之马儿在焉亟抱以归宣明云

太史公曰丧乱之余女妇以节著者有矣若歙之蒋氏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竟欲抗如虎之盗自非义激于中视死如归其气不如是之烈也大抵故家遗俗诗书之泽弗替宣明又能奋扬而饬导之使一门之内妇死于夫子死于母而一苍头之微亦能为其主捐躯此殆难以声音笑貌为也然则宣明亦贤矣哉贤者宜有后篋中之儿所以能获全于今也

程氏妯娌节义传 周原诚

歙衮绣乡塌田里程氏妯娌曰郑氏吕氏素柔顺恊一克相夫家至正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官军再复郡治贼遁郡西二十五里岩寺树栅團众力守号曰老砦明年正月十五日官军夜半四出袭之比晓砦垂破而后军总制不至官军失援遂败归时居民仓黄遯逸不能远郑吕匿里之王镇桥吕姿貌白皙不类田家妇负其儿甫三岁败卒至掳之吕与儿大哭伏地不前卒欲拽去郑匍匐救拒不辍卒怒斩之顾吕曰从我则生不从则死吕且哭且大骂曰汝为官军不能杀贼而掳我又杀吾妯母我宁死不愿从汝卒佯举刃吕时犹抱其儿复大骂曰贼汝止杀我无杀我儿卒怒摔而斩之吕死犹举手若

抱其儿者三卒乃投刃去儿今无恙吕名胜弟年三十六郑名春年四十二郑身长而瘦予及识之

论曰变乱以来王侯将帅没于贼而背其君忘其家者有矣其有如吕持节不回死犹知抱其儿者乎世之兄弟同气一体偶小嫌小忿视如涂人而致其死者有矣其有如郑以异姓之亲而以死捍其难者乎节义之大世臣巨族或不能行而田舍妇人能之不亦悲夫至若主帅失律致贼贞良罪固莫赎其亦有位者之永鉴也已然则吕郑之死不亦悲夫

蜀源鲍孝妇传 周原诚

孝妇姓吴氏名息歙衮绣乡蜀源里鲍琪妻也年二十五事姑吕以孝谨闻至正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官军克复郡治明日琪偕里父诣辕门请号或谓贼去未远游卒必下乡哨掠宜率老幼远避吴独不去曰吾姑卧疾吾将安之乎虽死可也既而村墟寂无一人姑忽思美啜吴即懷其婴儿至村曠依苾薄采菘为具俄游卒至执之吴号曰吾姑方病俟吾归作羹续命愿贯我卒欲污之不屈复大骂以走卒怒斩其首不殊蹴其尸入涧中吴犹抱其儿不置并浸死

周先生曰呜呼世之乱离极矣人心天理消蚀尽矣三纲荡然无所底矣吴也于斯能委身至危以事其姑犯身至险以致其养及卒不幸焉复洁其身以死死也复懷其子如生虽古烈丈夫精神果毅者不啻也吾兹传焉盖所以着人心之不死也其亦浩然于天地者哉彼顽乎其无耻者可以奋矣呜呼悲哉

汪氏三节妇传 宋濂

汪琰妻潘氏徽州婺源人年二十八而琰卒潘氏誓不他适以其夫从兄之子元圭为后元圭时始三岁鞠之不啻己出潘氏卒年六十二元圭之子良厘有子燕山燕山卒时妻李氏年二十四无子乃守志自誓父母欲夺而嫁之不聽燕山兄子惟德娶俞氏惟德早死二子甚幼俞氏守节辛勤不坠家业故人贤汪氏之门而称曰三节同郡歙县吴子恭之妻蒋氏年二十八而夫亡孀居五十年年七十八卒至正十四年旌表门闾（此婺源回岭汪氏也）

郑氏双节传 唐文凤

郑国英妇王氏以节见举于乡人将申请间仇家诬以不实于御史台御史陝右韩公重其事即日帅郡守八闽黄公教授天台江公躬诣其乡拘集乡里高年知识历言其节如出一口因诣其家但见中有元史忠义传悬于壁末有其妻闻之君苟死吾其相从地下矣之句愕然叹曰节孝世家并以郑玉妇何氏守节之情上闻双旌其门按王氏名禅歙人也何氏名萱浙人也王于国英何于子美皆侧室国英子美堂兄弟友爱惇睦先后继卒值时荒歉干戈日寻征科日倍负孤农圃计日纺绩三十余年贞操无瑕回视其世母郑昌龄妻孀居六十一年寿享九十有六始终一节者大有光也君子谓王何年相若同门同苦于始同荣其终妇道之冠姆仪之尊因小人之诬引君子之敬不特聯美栢

舟之诗又将得乎拔茅连茹之易邪（旌表郑昌龄妻洪氏皇帝圣旨里徽州歙县申来照得至顺元年十二月钦奉诏书内一款节该民年八十以上迤邐蒙古地面居止者各赐二表里其余州郡之人别无为非者有司旌以高年耆德之名钦此除遵奉外窃见本都八保已故郑昌龄妻洪氏转娘自二十六岁夫亡无子守制至今六十余年始终一节栢舟自誓今已八十八岁并无非违如蒙钦依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实惬舆论申乞照详施行得此据本都体勘相同本县看详所举郑昌龄妻洪氏转娘诗礼之家志节卓异旌以高年耆德之名诚可激劝为此合行下仰照验钦此至顺二年十月二十日郑氏又有孝子名庆师字有年读书每夜分不寝父母或疾常有忧色日夕不离侧未尝解衣父存仁授苏州常熟县丞在狱遭疾孝子奉汤药狱卒叱去之拜泣恳请先尝狱卒为感动父得药而瘳谪戍普定卫发其家往戍所染疫疾舟行至池州幼弟及妹皆疫而母病益甚孝子每夕礼北辰求以身代因割股杂糜粥进其母母稍痊而孝子疾作矣甫七日至湖广嘉鱼县将亡告其母曰庆师且死但恨不得复见吾父母会聚之日以尽孝养之心耳语未终而卒时洪武癸亥十一月甲子也是日葬嘉鱼县旁之原明年叔父访其墓但见白兔驯狎地产灵芝之异至今称为孝子墓）

序王节妇汪氏 赵沔

汉世复除之令盖本于周官乡师辨其可任与施舍者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则又由闾师书其敬敏任恤者而推广之唐之盛时乃命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终身勿事则感讽之道备矣自是以来数百年间虽田里山谷之民莫不知有纲常之重岂可不思其故欤吾邑有汪氏者邑人王天民之妻也年二十七而丧其夫辛勤刻励鞠二男一女至于成立虽遭艰难涉忧患未尝少动其心闾里贤之远近称之凡三十年如一日于是有司援着令复其家表其门诚斯时之旷典矣嗟乎吾闻孝悌力田之科唐人以为无益而罢之割股庐墓论者谓非中道不取独节妇之贞古今表显无异义岂非以父子天性苟能感慨矫勉于一时而无服劳敬养之实与闺门秉志一节终天者不可同日语欤况自丧乱以来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民俗为之一变视秦人德色于耰锄谄语于箕帚又有甚焉则天理几乎灭矣而孤嫠老媪独以女妇之微系民彝之重不亦可尚也哉表其门复其家使之享恩荣于桑榆非徒以报其终身劳瘁亦所以厉妇节于无穷也虽然岂惟妾妇哉感明时优异之渥竭甘旨奉养之诚下以报慈母顾复之恩上以答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则为人子者尤宜知所劝矣汪氏二子长曰有则次曰得奴皆有男女子而汪氏康强未艾天之所以报贞节者未可量也故为推本历代复除感讽之微意而学士君子有感于彝伦之重歌诗以系之

黄仲瑾妻吴氏贞节传 汪叟

洪武二十有一年徽属县休宁令周德成以邑之五城黄致遠母吴氏年八十四贞节闻六月郡守广信何敏中亲临覆实七月监察御史真定许公珪廉之輿言匪异还奏爰树异门表其贞节式昭德音由是里之父老以告于闲居病叟婺源汪仲鲁征文以传

永从按黄与吴皆同里名族吴氏名德敬吴仁卿之女也生元之大德乙巳年二十有二归于黄仲瑾逾二年戊辰致遠生庚午次子士衡生又二年而季子銳生岁癸酉仲瑾以疾卒仅二十有九时致遠方六岁二弟俱在孩提吴氏辛勤纺绩上事舅姑下抚诸幼冰清玉洁以持其身以御童奴女婢岁奉祭奠致礼宗族亲姻训子以诗书庭无间言致遠之曾祖宋迪功郎国监检阅讳弥高由科第起家子孙义居雍睦二弟虽绍其叔父怡愉恭让以孝友称于鄉壬辰兵变屋毁人逃二弟相继先殒致遠子母相依以为生奔匿颠沛几十余载以底承平复于故居吴氏始终不渝厥志已五十有五年矣兹幸际圣皇御极万方宁晏旌别淑慝表厥宅里以训厉风俗而吾邦贤守令宣上德意躬询里民吏卒职循鸡犬不惊鄉无毫发勤动而有感孚欣効之美呜呼为善者由是知所劝矣仲鲁老病山居闻斯盛典喜而纪实为吴氏贞节传庶来者有考焉

鲍节妇传 唐文凤

节妇姓宋氏名礼玉歙北宁泰鄉人也世以赏雄鄉里节妇幼在室專于女红性朴而淳不尚华靡在父母侧愉愉无疾言厉色以孝谨闻择配名族年十有九始归于鲍尚鞶鲍为儒宦宗家庭肃睦凡妇入门必遵礼服勤节妇事舅姑以孝相夫以敬抚育前室子相以慈爱尚鞶能诗文工书精欧阳体篆隶亦可观洪武初郡太守王公以贤良举一时翰苑名流推毂授翰林院典籤寻除编修升修撰莅职甫三载出为耀州同知在任未考满俄以事株连不幸物故而节妇惻惻吊影抱其所生子长安驰马至京师收其夫遗骸还鄉辛苦万状道路见者莫不哀之舅老而姑病悼其子死非辜怏怏缺望节妇去脂泽躬俭约经纪其家政终丧舅姑相继卒葬祭合宜不五年子长安亦夭遇相不异已出娶妇抱孙克底成立今年踰五十有一矣康强无恙盖天之报施而佑其苦节邪先是节妇归父憫其年幼子丧欲夺其志妇泣而告曰曩与吾夫于耀州官廨月下谓曰设若不幸罹祸汝肯守志乎妇具以实心对夫喜曰汝若是吾无憾矣既已许之岂可以死生而异其心乎奉老恤幼以迓续余休庶无负吾夫也父语塞而止其子相事之如所生母恐其名不传乃属予传其事予与尚鞶笃斯文友谊故不辞而书之以俟观民风者采焉

唐先生曰予尝读宋史知鲍氏父子争相死事而以慈孝称前元江妇守节自誓郡邑白于省部将旌表其门不幸壬辰倣扰而止今宋妇亦能厉志以踵江后可谓能继美矣呜呼父之慈子之孝妇之贞何独见于鲍氏之一门岂非观感而然欤呜呼贤哉

金节妇传 沈梦麟

休宁金汝恭妻姓周名月歙邑名儒彦明之女幼承诗书之训婉婉柔顺年二十归于金氏奉姑嫜以孝睦宗族以和尤勤俭笃于女工岁时祭祀相夫子以备内外之官闾里称为贤妇越九年汝恭以事逮狱既而直白其枉归途受疾至家而卒月擗踊哭泣闻者哀之汝恭卒时有女纔数月乏嗣续伯氏以己子曰翁归者为之后月抚之教之钟爱如己出尝曰汝家素业诗礼簪缨未替宜早夜笃志为学毋忘父祖之遗训服阙不御绮紈不施粉黛平居之奉澹如也或以年盛姿容未衰微讽之曰贫苦若此莹莹子立将何

侍焉月頽然怒曰我闻妇有三从之道况夫者天也今失所天唯当辅吾子以绵金氏之嗣禽兽之行我不为也言者惭而退月美志行及今三百一十甲子矣始终无二焉

九十翁沈梦麟曰贤妇隆家人之道贞女励栢舟之诗月居孀守志坚如金石其子又能述母之志使书之彤管以永其令名金氏之后可谓节孝两全矣呜呼贤哉洪武丙子春三月朔日吴兴郡花溪九十翁沈梦麟识（金节妇休宁金汝恭妻也金休阳诗礼族节妇姓周名月歙邑儒者彦明之女年二十择壻归汝恭居九年不幸而汝恭卒无子其兄彦文以子后之月竟以持身抚子奉祭祀为志无一毫再醮之心其所守之坚金石盖有不如也吴兴儒者沈梦麟因为立传且目曰金节妇云嗟夫妇人之贤虽曰本于父母其适人以后贤不贤不以夫之存亡改节者亦有在其夫之身修者以节妇之事观之岂特节妇可称尤见彦明有儒者之实汝恭能修身齐家伯氏之子惧其母之贤操泯而无传求文以彰之且以为人激劝是皆可书遂书是于卷末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吉将仕郎国子监学录同邑陈嵩书）

许孝女割股传 唐文凤

孝女姓许氏名淑玄城东故家许伯玉女也自幼警悟缝纫烹饪无不精絶稍长能书算名数论语孝经列女传母孺人李氏口授辄成诵年十七伯玉病羸弱食饮不进百药弗效孝女依依侍侧忧戚若不能生者或言割股可疗孝女闻之乃斋沐祝天持刀入私室割左股肉和糜以进伯玉闻香气尽啜之疾顿愈举家嗟异闾里姻戚咸称为孝女后二载伯玉疾复作孝女更欲为之未及而伯玉卒孝女悲号终丧不辍年二十一始为上路张以信妻诗礼家也孝女入门事上抚下不少违礼法不幸舅姑先没祖翁介玉翁在堂孝女奉事尤谨脯馐酒浆及老人所宜用者靡不备具咸称为贤妇乡先生江文兴为述其事甚详既没其孙惟达持以示予请为传

论曰三代以前未闻割股之说后世翳书载人肉能愈痼疾孝子争趋之至有剖胁取肝以为孝者岂欲矜其名而为之哉父子天性也亲病在床巫药无功危在旦夕为人子者迫切至情不惜肌肤割于刀刃以期万一之幸非孝诚之至能如是乎盖于斯时知有其亲不知有其身故也若淑玄真可谓孝女矣孝诚根于心孰劝之然哉彼进食怒骂临死不顾者闻孝女之风可以少愧矣

节妇叶氏墓志铭 胡俨

歙有节妇姓叶氏讳德寿百岁而终既葬十有四年其曾孙曰顺孙来北京介其乡人胡思名録其事诣吾庐拜而乞铭将刻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孙辞恚而意诚乃序次其始终而铭诸节妇之父曰迂辅世为歙人生节妇甚钟爱年十六择壻得同邑江莱甫而归之初归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谨罔有阙遗相其夫辛勤以立家克尽妇道既十年莱甫卒节妇时年二十有六无嗣以其兄呈甫之次子荣为后以绍宗祀荣在乳哺抚育尽其心及长教训之以义■〈悞，女代悞〉然闺门之内精白一心以率其下春秋祭祀之典长幼衣食之需亲宾往来之礼皆营于节妇不以烦其姑而人称之元末兵乱奉

其姑避乱山谷中服劳奉养未尝面忧戚之色而姑安之国朝王师平祸乱乃奉姑还督僮孥营旧业土田日广物产日滋而家益富姑卒丧祭如礼人尤贤之洪武辛未年八十有五岁郡邑以其事闻诏旌表之署其门曰江莱甫妻叶氏贞节之门仍复其家于是闾里有光子孙蒙休风俗用劝又十有五年而卒实永乐丙戌十月二十五日距其生之年故元大德丁未历甲子五百九十余世鲜矣以卒之年十一月甲申葬歙北新州之清平里祔其夫之墓子一人荣也孙二人长仁次祥女二人长适孙善古田知县次适吕士贤曾孙三人长即顺孙次义次礼女四人玄孙十一人曰积曰辉曰恩曰忠曰从曰希曰政曰济曰智曰信曰达女六人呜呼洪范五福克全者难五福以寿为先寿登百龄尤难也世之人自身及子孙者有之及曾孙者为难至于见玄孙不尤难乎况妇人之行修于闺门人莫得而知至其终身则可知矣若节妇者自少丧其夫守志以终身始终如一日其享期颐蕃子孙扬休声而垂世范者宜哉天之与善信不诬矣铭曰

金石之坚有时而折冰玉之洁有时而涅呜呼节妇之志不可夺行皦皦兮女士之杰身五福兮名不灭

方氏双节妇传 林志

婺源方氏之妇胡氏郑氏以节称于乡胡氏名壬寿云峯先生之族孙也长归方氏曰顺存者洪武中为赣州宁都司税生刚宁娶同邑郑氏名晋刚宁之孤齐同郑氏其母胡氏其大母也始司税官宁都一廉自将不以家从胡氏经纪其家教子甚有礼度郑氏之归也喜有姑爱乐有夫贤庭帟之间既肃而雍刚宁省宁都郑氏事姑尽礼族称其孝司税卒于官刚宁匍伏护丧归葬寻亦卒胡氏昼哭其夫夜哭其子乡人以为知礼时齐同方生三月而郑氏日抱其孤与胡氏哭于庭姑妇孀然形影相吊号恸殆绝者几亲戚交慰喻之既而曰嗟乎方氏二世不绝如缕惟此孤尔天乎闵予庶傲惠于其先人与其徒哀以死孰若保遗胤图报乎于是姑妇饮泣而誓既终丧屏粉饰恶衣服杜门纺绩以养其姑胡氏今年七十余而郑氏亦五十余矣齐同长而贤孝已娶有二子方氏竟有后者双节妇之力呜呼三十年来寢昌寢替虽奇男子视其先之积遗委如弁髦者徃徃而然孰谓二妇人者于襁褓孤遗乃能自荷其责如是而卒若执左契合右券焉兹非人欤岂必皆天哉予嘉其有以植名教厉薄俗故为之传云（考川胡贞华来求其嫂氏死节诗序云兄名亨华早丧父性敏能文年二十娶方氏名细珍少兄一岁性孝敬未半载夫患疾颇殆方氏百计以疗或祷天愿减己算以益夫亨华度不能起谓方氏曰恨吾不寿误子之归也方氏泣答曰勿虑有姑在堂夫若不幸妾岂有他意哉生死之事有未完者俟妾为之即当相从也亨华死方氏顿绝而苏者数四卜葬里之齐源嘱工虚其右圻以待明年清明命工凿石砌坟祝曰妾事毕矣又托附音于兄弟曰吾苟有事实以义从慎勿见异夫家以负吾志家人防之方氏给曰无他也一日升堂点茶奉姑及诸长幼从容入房欲自经适邻姬来呼门而觉顷间令婢于窗外混以纺声入房溘尔而殁闻者惊叹以为真节义之妇方氏兄弟欲举其柩归墓邻田妇忽见亨华如生呼谓之曰吾夫妇生

死相同不宜异葬汝为我报之言讫不见田妇至言状举室又大惊异举以葬前所虚之圻于乎感慨杀身易从容就义难若节妇者非其天性之美其能从容处死若是哉口圣贤之书身缙绅之流窃禄偷安曾靡廉耻者视节妇何如哉节妇出吾邑方村其先有以双节旌其门者宁都司税其曾祖曾祖母与祖母其旌表者也前海阳令汪早节妇外祖胡氏则皆祖明经书院山长云峯先生是三家者儒宦世胄予深嘉节妇而详及之亦称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师友之意也承德郎户部主事同邑汪敬书)

太淑人袁氏墓志铭 杨溥

刑部右侍郎杨宁母太淑人 寿七十 正统八年三月乙丑以疾卒于家 讣闻遣官谕祭 诏有司营葬 宁奔丧奉行状 踵予泣请墓铭 予哀宁之丧重太淑人令德乃志而铭之 志曰 淑人姓袁氏 钱塘儒家女 归同郡杨君升 升以经术起家 为星子教谕 升邵武教授 再调徽郡 持身清谨 在官理教事 至于馈答 亲识存恤 下人一切家务 皆付之淑人 升所至有贤闻 淑人相成之 有其道也 升历教官 三任俱迎二亲 就养 淑人事舅姑 先意承志 惟恐不及 姑老多疾 淑人侍汤药 候起居 益久益虔 未尝有倦色 升先父而卒 舅独在堂 淑人率诸子 谨奉之 舅安于所养 及卒 尽出装奁 命宁奉葬 钱塘之先莹 升歿时 宁甫成童 余子女皆幼 淑人躬事 丝枲 以助家用 课宁昆弟读书 夜绩书案 傍时具汤饮 以资劳苦 每至夜深 或念宁昆弟 孤苦 辄泪下 及宁领乡荐 宾客过从者 淑人竭所有 欸之 至易簪珥 不厌 宁登进士第 任刑部主事 升郎中 淑人训戒之 辞咸切于理 道宁以考称 得推恩 封太安人 宁从征麓川 有功 升今官 安人加封太淑人 子男二 长宁也 次宜 乡贡进士 女二人 长顺 安适 光州学正 刘安定 俱先卒 次定 安适 徽州府学训导 张昊 孙男四 其昌 其顺 其逢 其祥 孙女一人 呜呼 宁以高官厚禄 方图荣养 而淑人卒 宜其重有哀也 而淑人不歿者 则存焉 是宜铭 铭曰

备妇之德 宏母之教 家用相成 子跻显要 霞佩珠冠 龙章凤诰 恩典荐隆 阃仪有耀 天福其全 用臻寿考 庆源之开 实于斯肇 郁郁高阡 黻水之表 尚宜子孙 永绥厥兆

程征士妻汪孺人墓志铭 吕原

徽之巨族 惟程汪二姓 最着 程祖陈镇西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 忠壮公 灵洗汪祖唐 持节歙宣杭睦饶婺六州诸军事 越国公 华二公 自宋以来 皆封王爵 庙食其土 子孙世为婚姻 事具谱牒 若征士程君 杜寿及其配汪孺人 俱出徽之 休宁亦二王之裔也 征士及孺人之先 簪绂相承 奕世不乏 至征士之考 吉辅 孺人之考 亦仲始 隐不仕 两君子比屋而友善 故复缔姻好焉 孺人性 莊毅不苟 言笑既嫁 事舅姑 相夫子 承祭燕 一循礼法 两族之人 皆严惮之 征士当洪武初 尝应荐 当授官 孺人力赞之 以亲老 辞去 未几 征士坐累 谪戍北行 自沁徙卫 辉孺人与同甘苦 敬事不怠 既定居河间 益加勤俭 业以复兴 子女僮仆 各有所职 内外截然 平居无敢警欬者 见孙信有美质 复力赞 征士遣入学 为生徒 亲■〈尚阝〉或以给费为难 孺人曰 吾两族固未始以贫废学 亲督家人力 女红以资之 信受教 惟谨 遂登甲科 跻显融 晚岁 征士与二子相继物故 孺人哀毁过甚 因失

明然诸妇相率晨昏奉姑如平时凡百不敢少肆盖其家规素定故也景泰癸酉二月十七日卒享年八十有四距生洪武庚戌二月二十日子男二人长晟赠吏科左给事中次昱孙男五人长信今山东布政司右叅政次侑用武功为沈阳中屯卫百户次伦次俭次伟女五人长二适儒学生白瓚王哲次贲田宽余在室曾孙男三人长敏政次敏德次敏行女一人尚幼孺人之丧叅政方督饷于辽东以承重解官而归将奉其柩与征士合葬河间城东金沙岭之原过京师请予铭叅政予同年进士也才敏直谅有闻于时盖不日当显受褒典上及二代以华其族而裕其子孙孺人夫妇可以无憾矣通家之谊不可以不铭铭曰

猗嗟孺人德性厉温由处而归式对高门起家俭勤振其初屯寿踰八袞显有二孙两河之间轟轟莹垣尚有勋恩昭此庆源

孙母程氏孺人墓志铭 方勉

天命我太祖高皇帝继天立极植立人纪自洪武建元迄今仁义礼乐之化深浹人心故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旌门闾书史册者比比矧新安子朱子过化之邦世家右族德泽之长乎此孙母程氏孺人之贞节所以不待教而然不烦褒其门而知于世也孺人讳添先世居休宁桃梅系出梁将军忠壮公灵洗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子善俱抱才弗仕而家政秩然母某氏以贤淑称孺人生而孝敬慈惠年十六适溪东孙氏子希贤孙于程家范相侔系出唐将军万登父安卿兄希侗俱世积仁厚而希贤年甫二十有二疾卒严陵孺人少希贤一岁服丧哀毁励志守节抚育孤子德规誓不二夫初安卿老而歿希贤尚垂髫遗命希侗子之希侗笃友于之义甚至而孺人躬炊爨事纺绩奉希侗夫妇如事舅姑德规稍长教以义方出其余赀俸之经画帑积既充薄于自奉孙曾侍前严于诫飭人皆谓孺人善为妇为母而天之报之必以其福也有司尝欲敷奏以贞节表其门孺人闻而拒曰不幸不天居孀守志亦吾为妇当然也何以旌为亟命德规力辞德规不敢违命遂寢其事此非德之尤贤者哉孺人生洪武丁巳正月八日卒正统戊午夏五月二十六日寿六十有二子一人即德规恭俭能文克绍休绪孙男五人曰守义曰永仁曰显庆曰劳芳曰全斌孙女一人适程纓曾孙男一尚器曾孙女一幼在室德规卜正统四年正月九日奉孺人柩葬于黄石坑口祖莹之左大惧懿德莫闻于后因处士汪君顺以其乡丈吴君以声状来请志其墓予与汪有桑梓瓜葛之好且予长儿妇亦与德规同谱故不辞志之于以见我朝德化之盛世家德泽之长致有妇如孺人之贤而不自彰也志已复为铭曰

天厌元德眷我皇明肇修人纪四海扩清德化久洽被于女妇妇曰程姬贤为孙母孙为着姓世居溪东母氏贞节永扬休风国风休兮宜载信史勒铭诗兮庶昭千禩

恭人毕氏墓志铭 王英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新安程公富镇张掖之明年是为正统壬戌其配恭人以疾卒于家子度遣人诣边告哀且请公求文以志母墓乃以状告予请铭按状恭人讳静一姓

毕氏宋相士安之后也曾祖某祖仲荣父志善世家于歙多隐德弗华母陈氏实生恭人柔顺静颀敬恭女事既长归公慎修阃政相助惟谨公中永乐甲午乡试上第时嗣未立恭人亲择骨肉得公姊所出子抚而厚之名曰度爱育保养如己子而天锡嘉应育一子一女谆谆训戒俾有成舅年耄患风疾三载恭人躬奉汤药诚孝切至事姑尤孝谨遇疾吁天请代刲股作羹疾遂愈事闻乡党可征也翁姑歿丧祭礼仪营备惟谨哀戚之情终丧不辍未几公以才擢监察御史三载奏绩宣庙嘉之既进公阶文林郎复封恭人为孺人公出巡江右翦除大盘之寇皇上嘉其功擢大理左少卿仍赐诰命进阶中宪大夫恭人遂拜今号恭人承褒益励恭谨未几公转今职总戎于边恭人综理家政治装嫁女教子读书勤劳弗懈遂以是致疾奄然捐世子男二长度次镛女惠适同里詹宗文前中书舍人孟举曾孙也孙男琰尚幼孙女细容聘邑人前审理曹从善孙度值岁歉以货易粟赈饥民事闻赐以玺书表其门为尚义给复其家皆恭人家教所致恭人生于洪武丁亥七月三日终于正统壬戌正月六日享年五十六岁以是岁八月十五日葬于邑之古城關先塋之左呜呼恭人相夫受显秩教子成美才理家致阜业正宜安享高年以食其报而乃至此是宜为铭铭曰

毓芳右族嫔庆门相夫教子多令闻良人秉节多大勲封两度承殊恩煌煌命服云锦文被命感激心益勤春秋苹蘩祀事敦旦暮纺绩家业殷方期百年眉寿尊奄然一梦消贞魂有儿昂藏才出羣兰芽玉茁兼有孙移天方受恩命新恭人虽死如生存欲知懿德观斯文

程襄毅公夫人林氏墓志铭 徐溥

弘治八年乙卯七月十日程襄毅公夫人林氏卒于京师官舍其子敏政解官扶丧归襄毅卒时先朝已赠太子少保赐葬于休宁南山之原故夫人之卒止赐祭命工部启圻而窆仍给驿归其丧盖特恩云行有日敏政乃自述事状请予铭墓按状夫人姓林氏讳淑清世为闽人唐九牧之后也派分环珠里号环珠林氏高祖谦翁元宣授进义副尉曾祖起宗贑川録事司判官祖子隆国朝洪武初坐累谪陝之绥德再徙河间遂为河间人考颀妣李氏子女各一子琦为淮之安东簿女即夫人夫人生有慧质孝谨纯至凡事必精习读列女传女戒诸书辄领其要丧父时尚未笄哀毁如礼安东治家严重念夫人之贤必有以称其选者久而弗得程氏之先自新安来徙河间而襄毅在小学与安东同笔砚为侪辈所服后入儒学其家以姻请安东乃白于母曰程某遠大器必为女弟择对无踰此矣既归襄毅之祖若考赠尚书公皆在堂母张夫人有四女一子未毕婚嫁家务丛委夫人独奉两世舅姑至躬操井臼治酒浆不惮勤勩寒暖饥饱居起之节必得其宜数年襄毅举进士授官夫人与有禄养而俭素如故凡遣四姑娶一姒皆手分俸金甚者撤奁具为助前后四经舅姑之丧相襄毅无违礼襄毅历给事中少卿都御史以至侍郎尚书督边储治兵旅领巡抚之寄出入中外者四十年茂着勲绩而夫人独任内政奉家祀施子教待新安河间诸伯叔子必周必至择安东诸子可教者俾就外傅其一芳为

河南长社巡检其一英为山东青州训导皆底于成夫人馭臧获有恩待亲党旧故有礼见邻妇里媪之贫者或解衣衣之虽数不厌其贤如此夫人凡三荷封命景泰初以襄毅给事中贵勅封曰孺人天顺中以都御史贵浩封曰淑人成化中以兵部尚书贵进封曰夫人后其子贵虽累封而夫人秩号已极不复加锡惟享有禄养后襄毅之卒十有六年其年至七十有八而卒谓敏政曰勉报上恩以光祖宗我年已老得从尔父地下于愿足矣言讫而逝子三长即敏政进士及第累官太常卿兼翰林侍讲学士以文学显于时次敏德詹事府主簿改蕲州判官卒次敏行儒学生亦卒女一适忠义前卫指挥同知凌云汉封淑人孙四长坝荫授锦衣卫百户次圻蚤世次圯次堂孙女四长适同邑临塘范昶次适婺源大畷汪玄锡次许适新安卫指挥子朱仪次许适新安卫千户子于恩铭曰

曷征能妇夫为名臣曷征能母子为闻人霞帔翟冠从夫之贵堂居鼎食子养终遂康宁寿祉有锡自天人得其一我实备焉视履考祥于理则有勒铭于幽以示永久（大学士洛阳刘公恤典记夫人林氏故南京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赠太子少保谥襄毅程公之配今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敏政之母也尚书公既卒夫人随敏政留养京师弘治乙卯七月初十日卒宦邸礼部以闻朝廷特遣官谕祭命有司给官舟归其丧合葬尚书之圻仍许其孙锦衣卫百户臣坝随敏政扶柩而南俱超一时常制盖殊恩也臣敏政期襄事毕敬录谕祭文及殊恩诏旨刻之贞珉以侈上之恤典而虚其下方俾臣健记之健惟女妇之所托以终其身者夫与予而已夫显而子贵女妇之荣且幸也而夫人以名家贤裔配尚书公历官中外三十余年位登八座官阶二品克尽内助之道初封孺人再封淑人三封夫人而又生子若敏政以文学才行聯芳仕途金紫辉映故朝廷之于夫人生有褒封歿有哀恤如此其为荣且幸固非寻常女妇之可比矣况今敏政方盛年而文名时誉溢于缙绅他日陟崇阶被殊眷以显亲扬名于无穷有不难致吾知夫人之为荣且幸又将有望于此者岂直如今日而已哉臣健与敏政同官翰林同侍讲幄最久知其父子所履历颇详故谨为书之下方俾观者知朝廷之恤典所以优崇程氏者极其至而程氏一门之为夫妇父子所以迓承之者亦有所自云）

吴节妇传 程信

吴节妇者名俶稳休宁吴清之妻傅筑判官朱子范之侄孙女也性莊敏行贞洁清本唐御史少微之裔居邑治前教学于乡节妇相之岁久言笑不闻邻壁孀姑叶氏常称之曰此妇柔顺非常也清疾卒节妇年二十六子修三岁姑老在堂或忧其少寡力难支吾讽早择配以图慰老稚节妇毅然曰吾夙承世范之教知为妇之道既嫁侍姑谈高祖姑汪氏之节义知守节之道今忍为不义以取辱哉幸吾姑康强嗣祀有托何忧之有遂屏容饰翦发誓不他适辛勤纺绩养姑不缺姑曰吾失子而无忧者以有吾妇也姑尝感风疾四旬寝不起汤药食饮溲泄痛痒昼夜事之未尝少懈疾亟焚香告天愿减己寿以延姑算姑遂愈寿七十二而终丧葬如礼哀戚弥至岁时祭祀必诚必洁抚修长遣从师日课其业修嗜学唯谨取春晖二字名堂朝夕以养亲为事节妇喜曰吾幸获见吴氏之

有后也复遣孙琰入郡庠乡人敬之称为吴节妇白之于官郡守福山孙公遇核实以闻天顺辛巳诏旌表其门今节妇年七十有八且康健乐享恩荣子孙孝养噫天之所以报节义者如此夫予叨侍纂修之末求贞节着闻可采如吴节妇者阖郡仅三人耳既名登郡志备史笔以昭圣化何待区区之赘然居北郭相去不百步与修诗社友故传其目覩耳闻者以俟名公申赞之（县志吴修字仲成县前人幼失怙赖母朱氏抚育及长事母孝谨东西邻火延百余家抱母号泣告天火顿息家遂获免母卒庐墓三年羣鸟来巢服阙连旬雨雪归之日忽开晴禫祭毕雨雪如故人谓孝感所致有司以闻核实旌表）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一百上

（明）程敏政 撰

○行实（方技）

汉洛阳令方圣公（储）传 李孝光

方圣公者汉故洛阳令储也其先自黄帝时有食采于方子孙以氏故方明尝为黄帝御后方叔显周其姓益着至汉有曰赏曰望盖其苗裔云望生子纮为大司马长史王莽僭逆纮南避之吴遂徙丹阳歙东纮生雄建武中仕至西河守雄生储储字圣公博学无不知喜为孟氏易读图讖秘书察知天文五行之微殆若生知章帝建初五年春三月庚辰日有食之诏公卿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遣诣公交车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丹阳太守周歆乃举储储对极言天降菑咎各以类应其言曰君失制度下不恭承臣恣淫慢又曰百姓苦士卒烦碎责租税失中暴师外营经三时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王者熟惟其详揆合于天图之事情早菑可除夫旱者遇日天王无意于百姓恩德不行万民烦扰故天应以无泽又曰雨不时节妄赏赐也又曰民悲怨则阴类强河决海澹地动土涌天子后召见储等寘焚丝诏俱见者共治之储曰凡乱者翦之而后理拔剑断焚丝天子心伟之除郎中寻出为句章令民有书言亡其田器耰锄于野储已得盗田器者主名即使人召致盗盗亦自告人以为神明六年迁阜陵令七年迁丹阳令遭母丧去官负土起坟树松柏万其上居三岁凤凰下之至元和初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举孝廉贤良方正拜博士顷之迁议郎更为洛阳令尚书张林嫉储教功曹宪杀人夜寘储寺门以诬储林具奏收储储觉钩知杀人为功曹乃临鞭死人佯称死者言功曹杀我储行捕宪宪度不可脱叩头曰宪真杀人矣愿毋坐老母储许诺其母得不坐和帝永元五年六月上将郊祀诏问储朕且郊祀天其何祥储对曰其应有咎愿乘舆毋往是日上卒往既祀天无风霾明星灿然祀已驰诏储曰储博学稽古不以忠信而以欺诈非事君之义储受诏曰臣受书先师推步萌兆天降有咎不敢不言今咎时且至愿乘舆疾还使者已去储仰叹曰为人臣耻蒙不忠之名顾奈何爰死遂自杀驾还从官未尽到天俄大风雨雹大如鴈子鹵簿后乘士皆疾驰去上大惊使使召储来储已死天子为流涕而言曰嗟乎储死

矣孰与吾共治天下者追官太常尚书令封黻侯诏护其丧还葬歛既葬世皆传言圣公飞而上天于是民庙祀之即民有菑害神下为驱除民事圣公如事父母从他县徙祠旁居者凡千余家因之为县云兄济南郡太守弟俨丹阳太守其刚果皆类储既歿亦庙食其县始人谓储圣公及见圣公神灵乃追言圣公擿诛功曹残贼及永元郊祀对更谓储僊云其四十二世孙璇家犹藏故唐时遗牒言圣公前为洛阳令数乘白鹤归而省母后坐言郊祀事天子哀伤之诏归其丧妻子发视之则惟遗一履与平生所著履合盖类神仙家所谓解蜕者后予读唐左台御史张鷟文成黻侯碑与其曾孙回庙记盖其言略同然弗可尽考

论曰子不语怪力乱神恶其欺也圣公忠孝而仁事君能尽其诚所谓君子不器者也世乃喜称神僊谓其不死为贤盖近于神怪然尧舜文王孔子未尝不死不害为大圣而谓储愿之乎（圣公博学喜为孟氏易盖东汉之儒者也其言菑异知来物固其学然擿诛功曹与同时周紆察廷椽死人事大相类紆深刻非圣公比然汉世为吏往往皆有其方故所施者同也后世俗吏非惟不本经术并此有弗讲矣传称圣公解蜕颇涉神恠予闻鲁申公与楚元王交受诗于齐人浮丘伯世亦称浮丘伯卒为仙二子所谓列仙之儒者欤先儒不谓无神仙第言不欲为耳二子其亦为之者欤至元五年己卯正月七日史官陈旅书 按刘昭引储策传五行志储则董子夏侯胜翼奉之徒明于菑异五行之说者也史臣乃不为储作传宜乎世祠之而称其为神仙焉乡非张鷟撰黻侯碑少见储事安知其为贤哉予读李季和所著传颇推鷟言为之足备阙遗先师所谓语人而不语神庶几近之时至正四年岁戊寅正月望日白野泰不华书）

唐建安寺主（智琚）传 罗愿

智琚姓李氏其先居冀州赵郡典午世东迁遂为新安人父祜仕梁为员外散骑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尘听坦法师释论未淹灰管频闻精义坦即隋齐王暕之门师也次聽雅公般若又聽誉公三论年二十七即就敷讲无碍辩才众所知识说经待问亟动常伦口不言人服无受色后三屈指逝于常州建安寺武德二年弟子常衍为立碑西阳王记室曹宪为文（定莊禅师新安人牛头自法融禅师传三世旁出十二人莊其一也无机縁语句 茂源和尚歙州人得法于吉州性空禅师平田来参源叹起身平田把住曰开口即失闭口即丧去却任么时请师道源以手掩耳平田放手曰一步易两步难源曰有什么死急平田曰若非此个阿师不免诸方点检 珠溪谦禅师歙州人得法于云居道膺饶州刺史为谦造大藏殿谦与一僧同看次谦唤某甲僧应喏谦曰此殿着得多少佛曰着即不无有人不肯谦曰我不问遮个人曰若此则某甲亦未曾祇对珍重谦后住兜率山而终 澜大德兴唐寺僧名清澜性孤高住丛林九华杜荀鹤赠诗云祇恐为僧心不了为僧心了总输僧澜答诗云如何即是僧心了了得何心是了僧世多传之与婺州僧贯休相善以诗文往还今精舍徃徃有澜所为碑塔在寺后）

城阳山人许（宣平）传 罗愿

许宣平歙县人唐景云中隱于城阳山南坞絕粒不食颜如四十许人行及奔马时负薪入城卖之担上挂花瓢及曲竹杖醉归独吟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借问家何处穿云入翠微每拯人艰危救其疾苦访之多不见惟壁有诗云隱居三十载筑室南山巔静夜翫明月闲朝饮碧泉樵人歌垄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题之于洛阳同华传舍间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览之曰此僊人诗也乃游新安涉溪登山累访不获题其庵云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杖空踟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载余是冬野火燎其庵不复知所在后百余岁至咸通七年郡人许明奴家有姬入樵南山有人坐石上食桃甚大谓姬曰我明奴祖也姬言常闻僊翁已得僊多年宣平言尔归为我语明奴我常在此山中与姬一桃食之而美姬自是增食颜童体轻中和后兵荒相继明奴徙家避难姬入山不归后人时有见之者身衣藤叶行疾如飞逐之升林木而去

聂真人（师道）传（从孙绍元） 罗愿

聂师道字宗微歙县人少入老子法中事道士于方外后得内传服松脂法乃与同志登绩溪百丈山采之夜半峯顶月明有天乐起东南紫云中久之声益近至石金山少止两山相距三十里然顶上相望纔咫尺少时■〈廉支〉小鼓复通奏笙箫金石弦匏以拍节大鼓其音清扬不类人世至鸡鸣止山下居人是夕皆闻之同行者叹曰方采灵药而所闻如此此亦君得道之证也后泊南岳招僊观闻蔡真人旧隱去洞灵源不遠山中时有见之者乃辟谷七日独往日暮有樵者坐溪上告以蔡君所居深遠不可到东有人家可宿樵者因凌水而渡师道目送之东行见草舍篱落主人类农者年可三十许问适见樵者否此蔡道者也因投宿启黄甕合得茶饮之絕佳明旦行有老父问所从来谓曰蔡君父子偕隱此山昨夕所宿即其子也折草长尺余形似姜苗师道咀之而甘因使取水遂失所在自是益精健还观已月余日乃知彭真人亦尝隱此山也后居鄉里每入山虎豹遇之皆弭驯伏拊之乃起或以所采薪药令负还以故歙之近山颇有猛兽而不为害后将复往南岳闻汉梅福梁萧子云皆隱玉笥山中乃三游郁木坑见丈夫布衣乌帽年若五十许人相问劳已谓曰子宿业已淨应有名玉籍虽未即飞升当亦度世我谢修通也本居南岳与彭蔡偕隱已三百余年知子尝遊洞灵源吾适为东华君命主玉笥山地仙兼掌清空观坟土祀今子与吾宿有分故得相见然梅萧日中为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便还非可待也师道跪谢之同行数里忽有草舍新洁命师道坐木马上已坐白石鹿上俄有卬角以汤饮师道神气洒然修通指架上素书令抽取一卷曰习之当得道我有弟子紫芝在九疑山往见之传我语必为子尽其旨矣傥不见者第投书于毛女溪上洞中且题石壁致吾意言讫忽不见师道已在郁木坑外盖七日矣素书言西王母理化众僊之要然不可尽解遂至九疑访紫芝或言毛女溪有一隱者莫知其名人或见之师道累求不获乃投书题石后尝梦神人称紫芝教以疑义岁余还山房田頽围新安师道白太守裴枢夜缒见頽頽为敛兵又为请陶雅为守杨氏据有江淮召至广陵建真元宫

处之使为人祈福号问政先生一旦谓弟子曰我为僊官所召言讫而逝比敛棺有声视之若蝉蜕然因就葬之数日有自豫章来者言见之于道以一小童自随云离南岳多年今当暂往耳所至多宿旧遊观宇半年后又有见之于衡阳者云归通源矣后二十年问政故居之上数有云鹤盘旋众请于杨氏发所藏衣冠归葬自扬至歙千余里其上常有云气兼鸣鹤翔导至山三日而散杨氏加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从孙绍元

绍元字伯初母程氏始孕便畏葷梦天人指其腹曰此子当证道果长好文史尤精玄学尝诣金陵受戒箴是夜梦入一城官府严肃中有朱衣者凭几谓绍元曰此司禄之所也可自阅籍籍上图形旁题云聂绍元十八入道二十授上清毕坛三十六往南岳遂掩卷而寤久而还问政山筑室号草堂事母勤瘁不交流俗自号无名子世多以炼师称之忽晨起沐浴戒家人以伯祖有训宜世勤修炼毋忘太上教俄有四鹤集于屋有光自空而下逺望疑以为火至则无他而绍元已化矣先一夕告母曰胡将军至可备酒果至是若有就坐者诘旦仆夫自外入云鍊师与三道士衣朱绿乘马武士冠带从者数辈飘然南去炼师回首语之曰吾往南岳矣最后一人云为语宅中谢贻我酒果尝撰宗性论修真秘旨各一篇学士徐铉及弟锴称之曰吴筠施肩吾不能过也（黄山谷书问政先生诰后故淮浙宣歙管内道门威仪逍遥大师问政先生新安聂师道宗微少则事道士于方外发迹遊名山数见异人杨行密开府于扬州宗微实辅佐之盖为国师三十年杨氏之末解化而去弟子葬之举棺唯衣履存焉此赠告杨溥私号顺义七年也方外之兄德海为新安太守乃于郡之东山筑屋以居方外号为问政山房问政之名或得于此诰中大丞相守太师中书令东海王臣温徐温也特进守侍郎浔阳公臣知诰李昇也问政先生故翰林学士冠卿之五世祖也）

丘殿丞（浚）传 张铉

丘浚字道源黟县人天圣中登进士第因读易悟损益二卦以此能通数知未来兴废早岁游华阳洞求为句容令秩满以诗寄茅山道友曰鸣凤相邀览德辉松萝从此与心违孤峯万仞月正照古屋数间人未归欲助唐虞开有道深惭巢许劝忘机明朝又引轻帆去紫术年年空自肥历官殿中丞尝语家人曰吾寿终九九后在池州一日起盥沐索笔为春草诗诗毕端坐而逝年八十一及殓衣空众谓尸解光禄大夫滕甫元发为太守为记其事葬于九华山后数年有黄衣人持浚书抵滁州家人启封持书者忽不见书中云吾本预僊籍以推步象数谪为泰山主宰又句容志景佑中浚以卫尉寺丞知县事浚明天文有占星台（宋朝事实云丘浚少隱于华山多蓄异书尝遇异人传太一遁甲法精于易洞吉凶之变周游天下尝至五羊以诗上太守云碧睛蛮婢头纏布黑面蕃儿耳带环几处楼台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因山又云唇上腥臊惟蚬子口中脓血吐槟榔又云风腥蛮市合日上瘴云红太守览之不怪曰今四海一家玉帛万里至于四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自其性也子何好恶如此浚曰诗人之言当如此康定中尝上观风感事诗一百篇徃徃讥刺权贵嘲宰相张士逊诗曰中书壞了朝纲后方始辞荣学退居又

嘲张耆诗曰西鄙用兵闲处坐可能羞见碧油幢又嘲执政曰密院中书多出入不论功绩便高迁金银一似佛世界动便三千与大千执政怒且以其诗多及朝廷休咎于是言于上请诛之仁宗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古有郇模哭市其斯人之徒欤至皇佑中以为光禄寺丞其诗今略载于后三圣艰难平九有纔当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还知否官滥民穷士卒骄太阳日日无光彩阴雾相侵甚可惊臣道昏蒙君道蔽天垂警戒最分明太阴度度临南斗南斗当寅属艮宫月是大臣艮是主何人贪位窃天功太祖艰难恢帝业庚申起厯到庚辰庚辰自是九九数国事边机合鼎新太遒太一临西北便有干戈动此中五将三门如不会漫言边吏尽英雄小遒丙午归东北内外宫中两相来客算虽然二十五其知迫胁也成灾辛巳依前二十五推移入义到东南若论大将并叅将中国文昌苦未堪天玄日朗侔君道两字讳来三十春况是人间瞻仰地无天无日有何因门立正阳因火德而今名号异当时寻思失道由宣德失德须防仁义亏好是四京兼九府人人尽着窄衣裳天垂大意还知否急迫须忧万事忙取士只凭诗与赋谋猷方略悄无声今朝正是求贤际又把科场引后生枉费民财修郡学总言声誉比文翁其中只聚漂浮辈教化根源恰似空)

三灵山人程（惟象）传 程祁

居婺源石墨镇三灵山有程惟象者以方术名于当时惟象字则之与先祖叙世契旧矣往来江淮间亦目击其言事大抵十中八九如今权渭帅毛校理渐未第时则之言二十九岁决登科第又家君以淮南幕令泰兴则之言四十后改官升朝皆如其言以至两丁家艰年月日时皆中又章丞相惇在翰苑则之言后当以事出守东南有水傍州自此不快却有还朝之命则决正钧席后果左迁湖州丁内艰服阕遂领大政又家君在婺源时徐少卿总守歙游郎中通守饶则之言两郡皆灾饶为甚游必不起徐亦止于此未几游果卒徐罢歙竟致政又窦学士卞以书属家君问则之则之云数已极矣与前歙守王郎中同久之王卒于京师而窦亦死于迁谪凡此皆记其实也祁学进士时年甚少每科诏下则之辄见劝未宜往顷逢如鸡戎乃如公志兼姓名少为人所道岁在辛酉祁忝乡书明年南省奏名在第一赐集英第进士乃壬戌也调补信溪掾待次于乡里则之忽过访曰子于我厚者惟象老且死恐一旦先朝露不及相属也因袖出朝贤记赠诗刻并故工部杨侍郎佐左丞皇甫泌理寺丘丞浚所为传序愿子异时为我铭墓碑我实迹有传于后是在子也以姓家旧相还往且其意厚不敢辞然未必其果死也后数月祁侍家君赴建昌任忽一日则之遣仆送书赴葭函伸纸乃叙违之语相继其孤铸以不起报则之托铸不之知也乃以铭问于天台方佐着洵武祁怅然久之为赋挽诗云昔读先生传埋铭属鄙文里门经岁别人事一朝分宿诺成虚语遗言忍重闻伤心吟楚些知我不欺君则之平生见于皇甫右丞之文甚详其略曰侍御史马遵员外郎李康为举人时同问则之则之云马二十四当成名不出十年典南方大邑仍损初妻再婚必征姓贵族后果自台职谪官宣城至仪真见则之则之又云不久复职寻将漕京东数月果还台且云

寿终于四十七鄱阳程廉志其说于壁皆验又云李马必同升官至员外亦如其言吕景仁初自殿中侍御史责倅金陵以父讳欲请易地则之云已有迁书矣不须也数日果徙知卫州俄还台歙王景都官问则之则之云请过夏至言灾福前一日景又尝以丞郎命问则之则之云今方迁谪在南方明年当改官复职矣乃张给事存时左迁鄱阳次年遇大礼恩贰起部遂复职知豫章又张尚书方平镇金陵问一丁酉人命则之云天宝星行初度不可作内职寿止五十四乃嵇频也是年除内相不及拜命而终丙戌年则之游仪真是时三发运使向传式袁抗许元皆问动静则之云二月袁为三司副使八月向亦为省副许亦迁发运副使又言终于两制朝廷故事不由科举不预选御史遂为待制而终杜起自广西漕移两浙则之语杜曰此去一日除三内制数俱尽乃陈执中苏绅滕宗谅也并如其说杜赠诗云有验如有神盖谓此也又沈邁年十六则之云二十二岁必登鼎科范大叅守杭州则之云享年六十四后皆验泌传闻则之生则性乐阴阳年十六丧父在哀戚中夜梦一人云子有道气而喜术数予司马季主之师也后此三年可见我于九华山中则之念念不忘年十九遂游池阳于九华庙中见一人如昔日者梦谓则之曰子乃有信是可教也授以要诀十余年自此洞达幽微知人寿夭矣泌闻之而未及见也甲午岁自右省出守雒阳故人王亿与则之俱来谓泌三十一岁成名有酉生子泌念此人所习知未之奇也又云心灵梦灵此稍异矣泌平生所为多先有验既去留曰此月中旬日当迁是日乃初七日也泌颇不以为然至旬有二日邸吏报云当迁移翼日云除书入递矣又数日寂然无闻至十九日乃到郡顾异其言曰但差一日及取历视之此日乃二十日节气也噫言术者多矣未有如则之之准的又故丞相王荆公安石赠诗云家山松菊半荒芜策杖人间信所如占见地灵非卜筮算知人贵自陶渔最谙郭璞言皆验窃比颜含意又疎只欲勒成方士传借君名姓在新书其为名士所推重如此又欧阳文忠公有书帖往还情分甚款又则之家藏永昭陵御书于宝墨阁朝士赋诗甚多李龙图师中句云心懷婺水身难到事感昭陵淚独伤最为警策云（按罗鄂州志谓惟象占验事多逸考之程氏都官谱中有传甚详今首着之而附罗传于下○程惟象婺源人以占算游京师言人贵贱祸福若神家近三灵山故自号三灵山人英宗潜邸时惟象预言其兆既贵得赐御书王荆公赠诗云占见地灵非卜筮算知人贵自陶渔谓此也而诗人梅圣俞之属皆有诗送之耆老犹及见其家有御书楼者独其占验事多逸或言惟象有子传其术宣和中太守卢徽猷尝泛令占卦成而色不恠问何所宜曰是于占皆无所宜矣独可以兴土木耳曰何以言之曰卦为困于文有木焉其外一横一从若今匠之尺者二所以制夫木也卢公喜曰吾欲大为樵楼为是占也是役也度山而材具工徒无跌其占则从矣而论卦乃尔何也）

新安文献志卷一百上

●钦定四库全书

新安文献志卷一百下

（明）程敏政 撰

○行实（方技）

书歙州郑姑事 苏辙

歙州郑仙姑其父曰郑八郎学道者也家于歙之东岳庙前家有一小阁姑幼与父居阁上客至父见客阁下姑自上捧茶汤下率以为常然人未尝见阁上有烟火父死敛棺中不葬姑言父非死也如是数十年未尝出城门人或见之百里外亦略言人灾福以此歙人大敬之予为绩溪令欲一见会解县到郡谒之闻其旧宅岁久摧坏是岁大风雨夜中屋毁有声邻居疑其压死旦往视之偶有一木斜倚床上床得不压而姑鼾睡未觉人尤异之予问其年曰八十矣然处女也予诘姑年八十而不嫁何也曰吾诵度人经故尔予曰度人经安能使人不嫁曰此经元始天尊所说元始天尊生于天地先立于天地外安得不尔予曰姑误矣安有能出地球上者曰此无他盖亦道耳予曰道则能尔然何与姑事曰君谓道不在我然我身何者非道予叹曰姑乃知此邪明日略访我当具一斋姑曰我随有而食不择荤素明日即至略能饮酒食肉予问以养生曰君今如器已破难成道予徧以术问之如导引咽纳烧炼皆曰非是予曰竟以何者为是徐曰人但养成婴儿何事不了予曰尝有人于百里之外见姑岂婴儿往邪微笑不答予偶复谓曰姑家在岳庙前庙中望水西山林极佳姑亦尝至庙上否曰我道家不信神佛未尝往也予曰道家不信神可也如佛与道何异佛说般若心经与道家清静经文意皆同姑诵清静经予觉其不习佛法因问之曰经所谓五蕴何物也曰五行是也予笑曰姑未尝学佛而遽忽之可乎五蕴即所谓色受想行识是也姑默默而已

雪山子（道茂）传 罗愿

雪山子道茂歙县纪氏子少时每遇盛夏辄以昏暮伏草莽中求以身施蚋者二十年始住休宁普满院时郭公三益为尉间数与语郭公由是好佛法后住通州白狼山晚归自号觉庵未尝为人白推或问之答曰是第一义者可轻以假人邪有妻死求出家者茂终不纳曰被一时所激非为法求也此人再娶已又买妾竟如所料大观中郡守使其乡僧行月住天王院月自言云门下求与茂通法属茂不答及茂去世月言彼非坐灭乃其徒伪为之守使检尸检者踏其要股使伸伸已随结焚之西闕渡顶骨诸根不坏烟所及虽水皆得舍利有池阳百问行于世（宁道者婺源汪氏名道宁壮岁以道者游四方蒋山泉禅师许为法器还家弃妻子祝髮叅五祖演禅师诵金刚有悟演印可之辞去游潭州天宁为第一座寻住报慈开福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沐浴小叅次日告众曰晷运推移日南长至天地一阳生万物敷奥义生死与去来从来无忌讳华藏门开主伴俱备师子翻身象王游戏如今不究根源直到龙华三会某甲作道人四十年为僧三十五夏始作道人时日诵金刚经二十卷在明州育王山烧浴诵至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不觉脚在汤桶脚皴桶破当体获解脱道证本元常无奈彼处宗师募头印证自此徧叅明州诸尊宿雪窦老良禅师过天台叅涌泉觉至开先见心印到衢州叅紫湖诚入庐

山见罗汉英说禅祖偈至圆通叅法镜禅师将住一年渡江到三祖见宗禅师深入旨趣得游戏三昧到太平见靖禅师提赵州狗子无佛性话师资方顺透身便退回至白莲峯下再来庵前见一蓬头老人提忠国师古佛净饼话如削下千片重担自此之后方脱去贴肉汗衫无奈业縁未尽绍报慈开福道场某甲初七日与大众相别脱去壳漏子别有前程出家佛子彻髓彻皮三昧海中游戏自在轮回界内任意升腾所以俱尸城畔椽示双趺熊耳峯前新携只履前人不了累及后来画样起摹至于今日又道吾紫磨金身今日即有明日即无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于此检点得出不唯穿却黄面老子鼻孔亦知报慈落处其或未然报慈与么来满世无相识水月与空华谁坚复谁实住院经五年都卢如顷刻瑞云散尽春风生失却文殊遇弥勒咄至初七日升坐众纔定即已逝矣得其法者月庵道果而郡僧觉文尝叅之文歙县楚氏子与兄道才皆出家游方有声道才叅东林总住威胜军天宁自号海上横行才道者而文尝住苏州穹窿山云)

张承务(扩)传(弟挥从曾孙雄飞) 罗愿

张扩字子充歙县人少好医从薪水龐安时游时同学六十人安时独喜扩后闻蜀有王朴善脉又能以太素知人贵贱祸福从之暮年得衣领中所藏素书尽其诀乃辞去南陵有富人子伤寒不知人气息仅属扩视之曰此嗜卧证也后三日当苏苏则欲饮欲饮与此药必熟睡觉当得汗也已而果然当涂郭祥正子患嗽肌骨如削医多以为劳扩曰是不足忧就坐饮以药忽大吐使视涎沫中当有物视之得鱼骨宿疾皆愈在建业有妇人叩门求医者扩不在其弟挥为诊之及归挥具言其状扩曰第与药如是且瘳矣此其脉当嫠居三年左乳下有志也验之信然尝有调官都下者扩诊之谓曰虾游脉见不出七日当死后五日得通判齐州喜曰张扩妄言耳我适得官何谓死哉又二日晨起进盥仆地即死建中靖国初范忠宣公方召而疾作问曰吾此去几何扩曰公脉气不出半年公曰使某得生至京师则子之赐已遂与偕行至京师奏补扩假承务郎未几公以不起闻董正封知歙州扩以太素切其脉曰承议今岁当奏子正封自以官不应格又非郊岁以为疑适宛陵有幕官至者与语及之客曰是不可信彼亦以此语许吾州守矣会徽宗登极守臣子弟例以捧表得官崇宁中黄浩待淮西提刑扩谓曰大夫食禄不在淮西行且还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谓宰相者犹未起起则有诏命不满岁当三迁又曰大夫不病而细君病忧在九月及蔡京当国浩被召还岁中自户部吏部迁左司郎中而妻刘亦适以九月卒尚书蹇序辰知应天府扩谓曰尚书无官脉旦夕当有谪俄被旨放归田里后见之曰当守州果得杭州汪丞相微时祁门宰陈孺使徧视在学诸生次至公曰君位至宰相然南人得北脉名宦当繇北方起未几登第调北京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积官至中大夫中兴遂为上相谓胡殿院曰君当登第然脉未圆岁在辛卯见之曰不出此岁矣明年果登第扩后以罪谪永州至洪州晨起见帅曰扩今日时加午当死后事以累公帅曰何至是扩曰吾察之血已入心矣退使人伺之及期卒挥字子发传兄业为人纯孝

有常士大夫多爱重之（洪杏庭续志挥字子发承务扩之弟就学于兄尽究其术继以医名家罗公汝楫在谏垣日挥为诊视仅许以官至尚书及如所除复叩以修短挥答以寿满七袞已而果然黜宰赴郡稟议谒挥察脉深以家贫亲老音问久缺为忧挥屈指数日语之曰来早必得家书亲庭无恙但忧喜相半尔宰复叩之挥曰维熊叶梦非喜乎所可忧者嫚藏海盗也翼旦悉如所言为人温静有常尤尽孝道母叶病三载不能兴朝夕扶持一饮一药必亲视之未尝少怠及终哀慕执丧过人绍兴癸酉仲子师益预乡荐后值皇太后覃恩举人父母年八十者皆赐初品官挥夫妇年并应格郡守洪公适欲为奏请挥对以齿迈待尽穷阎分也岂敢侥觐异恩坚却不就识者高之自宣和以来前后郡守莫不曲加延遇如直阁孙公佑侍郎唐公挥待制曾公开内相汪公藻皆就医于挥喜其无柅言蜡貌枢密何公铸尤加敬异四方求医者不以贵贱为轻重一济其急起疾于垂死者甚伙素读儒释二书易箒前一月即不茹葷将终沐浴试衣戒家人无譁诵金刚经终卷而逝年八十四季子师孟字彦醇居岩镇日有病风寒者垂死棺衾悉备而家人号泣矣彦醇视之笑曰此热极证也以新汲水和药饮之夜半必退热能晓人事不妨敲户来报至期果苏及使人敲户彦醇已整衣秉烛而待遂往投以匕剂次日即复生环山方氏有病心恙者持刃杀人医者皆莫能疗彦醇探囊取一药投之经夕而愈且留药语之曰来岁某日病当再作宜再投以此药后三岁某日复作则不可疗矣提刑汪文振未第时彦醇许以登第位至从官后皆如所料挥之孙杲字季明切脉亦精幼诊伯父疾谓虾游脉见不出七日果如期而逝亲党汪氏以疾诊脉年当科举杲语之曰青龙脉见惜未及全全则预正解今当小中尔未几果预亚选着医说行于世扩从曾孙雄飞雄飞幼孤执丧过哀言及必涕张公三英子粲乡先生也大奇之歛令庐山彭公方授以礼记之学得其精要郡学录祝公筠朱文公母夫人之侄也以女妻之嘉熙丁酉亚乡贡即絶笔时文不应举專教授乡社子弟从游常四五十人作家训谓立身自名节始名节自孝弟始不事生产不迹讼庭不欺暗室无故不入城市是非不留胷次喜怒不见颜色行不践虫蚁言不轻訾笑手不离方册燕居必正衣冠道逢长者必拱手立遇妇人必以袖障面先莹近者三五日一省遠者月一至莹傍近有鬻地者族人贫而鬻祖产者必节缩脯金赎之中表子侄誓之曰言行不相顾者吾无取焉皆训励成人从兄子早孤心恙视如子抚之终身族里窶者必随力賑之户侍朱公在表兄弟也御史吕公午表姻也方二公在朝皆未尝以书请托郡新创紫阳书院成堂长举请月一谒祠致馈答曰谒祠尊师也干禄非也却之歿之岁豫撤讲帷逝之前一日沐浴端坐诵全生全归之章家人惊问书孝悌忠信四字明日晨起盥诵瞻礼就正寝而化遗命早葬深藏勿用浮屠晚扁书堂曰明善门人许豫立等私谥曰明善先生年七十七子太初六亚乡贡为郡直学录咸淳丁卯以礼记领乡荐孙炳焕皆业儒）

宗白头（嗣宗）传 罗愿

宗白头者名嗣宗歙县陈氏受业水西寺试经得度年二十游方叅径山睿深见器

重去即龙门遼道林劝江浙庐皖荆楚湘汉之间凡庵居屏处禅林所称者辄造而问之闻洞下有觉首座在大洪山宗寿长七龄僧先一夏服训累年殆忘寢寐觉尝问皓月当空时如何宗云正是恁么时节反复酬答忽有省后从觉于泗州普照觉去遂代之时建炎初也开堂云喝井庵畔似真似伪断足岩前乃精乃粹遂为觉拈一瓣以酬法乳诸方乃知洞下一宗复有人矣寻住常州善权及明州翠岩雪窦尝示人曰大众体究此事第一不得依样画葫芦第二不得去古人背后义手第三不得守株待兔第四不得无绳自缚何谓依样画葫芦如今学者不肯退步休歇一向用心强作道理见古人立个拳也立个拳划个圆相也划个圆相提起座具拂袖便行及至穷究着黑漫漫地何谓古人背后义手学者已是不明日夜商量古人公案这个话又如何那个问答又如何设或会得祇是别人底被他言语搅缚得来不成肠肚岂不见道若要提唱宗乘须是从自己胷襟流出何谓守株待兔有种学者认得个影响祇管泥在一处或良久或退后认着不忘一生无动转长沙道百尺竿头坐底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何谓无绳自缚学者在众中不肯亲近尊宿决择此事但认个自家休歇一向痴坐从朝至暮祇管瞌睡所以道透网金鳞犹滞水回涂石马出沙笼若是本分坐禅人孜孜念念未尝暂时与此事有丝毫隔行住坐卧常在其中不见洞山在方丈坐有赞叹者云僧家好终日无事山云莫如此说僧有僧事俗有俗事山僧在此无翦指爪底工夫且道洞山在方丈中作个什么见得僧堂里亦不是闲坐处若不恁么见去尽是虚度光阴直须念念无间断步步无间断时时无间断处处无间断有僧问曹山如何是无间断底人山曰曹山今日伤杯僧曰某甲不会山曰东西不辨即是到这里作么生体悉久叅高士相证明后学初心各自努力将终书偈全心自照无佛无人诸縁不共时至便行其全身建塔于雪窦而翠岩取其大衣藏于无际庵阅世六十九坐夏五十四宗貌清癯气韵平淡慈忍无嗔恚径山杲少所许可尝赞之曰太湖三万六千顷之渺茫即师之口也洞庭七十二峯之峭峻即师之舌也不动口不饶舌已说今说当说也大奇也大奇此是吾家真白眉

南薰老人吴（源）传 洪焱祖

吴源字德信休宁人号神医自其上世有名谅者本嗜学遇异人于郊授以异书忽不见视之乃金匱玉函之秘遂造活人之妙再传至豫号松萝居士长于诗亦得是秘豫子源以枢密汪公勃保奏引试医之七经百人中独冠其首授入内内宿稍迁至翰林医官疗劳瘵疾奇中邑宰黄法奭妻病剧祷于北斗以祈应梦一少年衣紫长裾戴逍遥巾一人指曰此神医也能起汝疾黄遂遍召诸医独源衣冠与梦符一见谓饥中伏暑三日而愈诊一妊妇曰是儿左手多一指又诊一妊妇曰是当生三男已而皆验尝遇一人仆地诊之谓为虫证针其腹曰已中其头矣病者果吐痰中有虫如蜥蜴头有细窍其人即起谢去神效不可数纪每曰医虽十全不过一艺官至和安不过一医遂弃官隐于儒号南薰老人有南薰集诗词千篇与竹洲二吴先生游作诗训诸子警句云五世活人功已

积一经教子意难忘尔曹好展摩云翮伴我黄花晚节香尝谓功名非必身享当在子孙也干道癸巳冬建康留守洪枢密抱病招中都旁郡医集皆束手相视时漕程公叔达以同乡之好强致之诊视即曰由惊气入心而得洪惊问曰何其神也因言掇焚而得疾服药即瘳留以待春源曰吾无春脉归甫旬摄衣而逝（程约字孟博婺源人世工医其先有号种德居士者邑宰许肋部因改其所居之坊为种德坊约精针法同邑马荀仲自许齐名约不然也太守掌爰尝有疾马为左肋下针之半入而针折马失色曰是非程孟博不可约至乃为左肋下一针须臾而折针出疾亦随愈由是优劣始定马亦名医为辛稼轩客尝赠之词见集中又有程汝清字正子亦居士之后善太素脉豫言人祸福生死神验闻金国归正人郭统领得魏城武师岐泻补过注法往师焉自是疾无久近应针辄愈着医方图说行于世云）

江先生嘉传 洪焱祖

江嘉字明远婺源人以医名家十五世嘉益通儒书务以其术活人则大所居为施药室抗层楼扁以登云远近病者集其下一剂辄差邑尝大疫以大器煮散巡疫家遍饮之邑宰季君子思梦神告曰吾谨避江君病者愈矣既而果然理宗久不豫前郡守范锺当国荐之召至一再进药上遂安自是五日一朝常从容赐坐屡欲官之不愿也禁中但呼江先生丁贾擅权嘉于上前言之无隐罢实田及太乙宫役嘉力居多居京师十年一旦称疾丐归赐宅一区无何理宗晏驾嘉盖豫知之矣子世良浙西帅干孙霭字矢泽登第授兰溪县主簿初娶甲路张氏甚富券拨田若干畝张后浸微霭至妇家谒谢其家惧不能如约霭潜使人归取券对妇众焚之曰吾岂为此者哉性冲澹嗜酒晚自号陶陶翁今年七十九从子世臣母疾两刲股以进辄愈嘉嘉其诚孝俾居登云董和剂忠厚悃幅未尝疾言遽色病者至皆亲视之虽疮疡秽恶手按抑箴砭无难色世臣有子雯读书博学至今居登云比城东三失火延烧民居楼独不毁人以为阴德之报云

金野僊（梁之）传 洪焱祖

金野僊梁之字彦隆休宁人野僊其自号也两浙提刑受长子以荫为奉新尉一旦若狂惑者不满秩弃归自是袒跣垢污走歛之墟落动旬月不食夜卧往往有光枢密朱公朴以谪来一见则曰是八百僊之一也直以金丹动荡故有此态度尔起城南道堂以处之叅政周公葵守东阳以书币招焉报以青山白云等语竟不往好事者庄色辞以问多为褻语答之当涂宋惠畴始授历阳别驾过新安盛酒肴与相对盖踰月野僊醉辄告以兵来甚众慎勿妄书准字宋后摄郡事淮壖倥偬不轻戮一人干道间吾州取科名者野僊多豫言其兆市人密语野僊忽来有所云云皆惊顾以为尽得吾意晚节多求大黄食之栖止无常处每云我当以八月死幸毋焚我淳熙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半起坐挥扇而逝年六十有一葬于城阳山立坛其上后有自蜀中见之为携家问归即其歿之岁或谓之尸解同郡有士人朱南一字德修潇洒闲逸至老不娶喜画山水梅兰竹石野僊曾有诗赠之云寄语月溪朱逸士他年同赏水仙花野僊歿后二纪南一下世士友相率葬

之城阳山正在野僊墓后时山中水仙花正开其前知类如此南一自号月溪真逸今郡城水西兴国寺吕侍郎祠有罗公颂淳熙间所为记南一题额

游君务德（克敬）墓志铭 曹泾

古者学无不通而业必以世壹是以儒为命尧典厯象禹贡水经诗相阴阳诰卜漙涧通也岐黄医宗后夔乐祖重黎羲和代为天文巫史星厯卜祝乃有司马氏父子世也何以通何以世儒也儒无所不知此大学所以首致知格物而斯文与天地并也于戏尚矣道散学絶斯人寢稀予犹于婺源游君务德见之而于其曾孙太冲冲古所为家传读之而三叹焉南唐李氏之将亡也国师何令通先知之曰在甲戌岁忤旨怵诛遁迹来婺源依于妹婿金判游公潜稍行旁县始定休宁县治为县择葬地奇验遂尽以其学授其甥提干公翔至十二世为务德君渐源远矣游氏家故青社金判之父愆仕南唐为侍卫上将军出戍荆湖至婺源道卒金判以葬济口金家段庐于墓家焉是以提干公传舅氏之学日诣益邃种有闻人君名克敬早慧伯父伯珍曰是不凡子吾将以家学试之随疑即问语皆俊警时方竞科举崇理学君励其业而于周程诸老之书熟复深惟必索其至屡战秋闈辄北移其铍锐于青囊来山逝川贤传先集足目所到心思赴之于常得新以奇用正至其妙处如解牛削鐻人不能窥而口亦不能自言也谓狐首经为地理之祖十元之中包涵大备肆笔笺释十年而成海宁端明洺水程公秘银峯侍郎韦轩王公与权歙左史竹坡吕公午见之称善为引为跋使刊布之同邑梁县尉事天江公润身博洽重许可谓其书于厯学数学易学皆精而神即气之云深得紫阳之旨盖天地间即物皆理而莫备于文字君得于经史深于易辨此固宜然犹耻以一艺名家课儿暨孙趋庭而闻皆性命之奥负笈而出必先达名辈之从也君性耿介不为软媚孝友天至盎然春如递而推之遇长为恭在幼而慈无失色者财不求羨以俭而足交不附势惟贤是与藏书之所植桂环之扁曰生桂竹坡公所命也寿藏之所义取退藏扁曰于密君所自名也晚惟以诸曾孙自随吟康节击壤集为日课于人间事若将忘之一夕恍惚间如乐声自空二青衣腰铃而至奄然化矣至元己卯十月十五日也生以庆元乙卯三月十五日寿八十有五配俞氏媿德成家先两纪卒葬三浯岭道子坞君曾祖上达妣张氏祖玠妣李氏考若圭妣曹氏子男三人炳梦龙灿炳质直好义学博词工凡五上桥门不偶士论郁之寿八十二孙男五人嗣建起鳳麟嗣负才识有气节于地理精诣其用奇出人意表得年仅五十六曾孙男八人太冲太和太初藻一初天俊芝椿君未卒时尝效傅奕自为墓志卒之七十二日丁酉之吉襄事方泰原其所（阙）二十二年当大德庚子冲古来乞铭泾惟近世朱晦庵先生喜谈地理而杨诚斋颇讥郭景纯葬书夷考景纯传其所注尔雅三苍方言（阙）经楚辞等皆大儒事既儒矣于葬书何讥其子仕至太守贵矣未知其学之必传与否若务德君承家也遠著书也独为儒也的恨予笔弱言不足耳然先世四墓定于何国师之手前尝书遗冲古昌言之而冲古又世其学儒者也何氏世世有弥甥务德君之后宜益大乃铭之曰

三才一致百世一之 以儒元命斯寄伊人嗜学绪于高曾韦编欲絶况狐首经
平子赋京洛纸既贵白云青山复自为志瞻彼泰原不朽者存儒为专门子子孙孙
新安文献志卷一百下

●新安文献志后跋

右新安文献志分甲乙两集共一百卷文凡一千八十七篇诗凡一千三十四篇今
太常学士篁墩先生旧所编也先生编意肇自齐梁而迄于我大明永乐此后则嗣续编
者宗植盖尝在校勘之列窃谓宜少引而伸之否则近世名卿若亚叅方公宪副莊公都
宪程公大司寇杨公少司马吴公大司马程公及乡先生鲍谧斋吴可筠诸硕儒皆不及
登载矣既而郡侯下令俾六邑先贤之子孙助刊书之费乐从者甚众众乃以为是编也
既公其事于人则先生亦有不得専者宗植乃与高明尹张君旭上舍郑君鹏庠生李君
泛程君曾辈僭取宣德以来诸先达之文五十一篇诗五十九篇以类增入用以满愿见
者之心而一郡之文献益备虽然先生有功于新安若山海然不可尚已宗植辈乃以篁
土涓流助之诚不自量而与人为善之美则先生素心天下所共知者不可以不白也弘
治十年丁巳秋九月望歙南后学王宗植谨识

初予编新安文献志成今少宰郅城偁公适以谪来知郡事许为刊布既而公被征
入朝不久复受诏巡抚南畿遂下令于郡俾置文梓以俟而缮写未竟也乙卯冬予以忧
还里嗣岁春始复葺旧书而偁公所置文梓故无恙因言于同守浏阳彭君哲航至休宁
真南山僧舍召工从事而工巨役繁费无从出值太守山阴祁君司员至乃与彭君各捐
俸金为倡且用儒学生汪祚等言求助于先贤之有后者既而侍御三山李君晔以谪来
知休宁事益用作兴务底于成继守武城王君问通守南海王君惟节郡推柳城王君经
暨歙令丰城熊君信祁门令江夏韩君伯清婺源令宁陵乔君恕黟令长乐高君伯龄绩
溪令鄱阳胡君汉休宁丞丽水李君文主簿商丘侯君晟典史宣平朱君盛各以其所劝
助者来相成之工以克完盖是书之编以字计者一百二十万有奇以板计者一千六百
有奇非诸君子垂意斯文固不能致此而兴道善俗之功实盛于斯不可泯也谨书以识
弘治十年丁巳夏五月敏政书

新安文献志后跋